光緒丁亥六月

徐惟琨書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二八册目錄

文學類

日記

復堂日記八卷（二）卷六至八……清　譚獻撰　半　廣　一
復堂日記續錄一卷……清　譚獻撰　念劬廬　四一　一
復堂日記補錄二卷……清　譚獻撰　念劬廬　七一　一
尋花日記二卷……清　歸莊著　小石山房　二七　一
錢竹汀日記一卷……清　錢大昕撰　藕香　四七　一
五十日夢痕錄一卷……民　羅振玉撰　雪堂　五七　一

勸世文

戒殺文一卷……明　黎遂球著　檀　几　一七九
七勸口號一卷……清　張習孔著　檀　几　一八三
戒賭文一卷……清　尤侗撰　昭代　一八九　一
廣惜字說一卷……清　張允祥著　檀　几　一九五　一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一卷……清　沈捷撰　昭代　一九九　一
戒淫錄一卷……清　姚廷傑撰　昭代　二〇七　一
寵嫗解一卷……清　沈峻輯　屏廬　二一三　一
小雲棲放生錄一卷……清　釋與楷輯　武林掌故　二三七　一
冥報錄二卷……清　陸圻撰　說鈴　二四三　一
果報聞見錄一卷……清　楊式傳撰　說鈴　二六一　一

W495/08

現果隨錄一卷……清　釋戒顯撰　說鈴　二七七
陰隲文頌一卷……清　曹學詩撰　昭代　三〇一
戒士文徵信錄二卷……清　劉鑑撰　有福讀書　三一五
勸戒錄選十二卷……清　梁恭辰著　有福讀書　三四五
慾海廻狂寶訓集說一卷……清　邵志琳輯　有福讀書　六六七
好生救劫編五卷末一卷……清　常存敬畏齋主人輯　有福讀書　六八一
婦女贊成禁止娶妾律之大會議一卷……清　不著撰人　香豔　七二三
自由女請禁婚嫁陋俗稟稿一卷……清　不著撰人　香豔　七二六

遊戲文

璇璣碎錦一卷……清　萬　樹撰　昭代　七二七
廋詞一卷……清　黃周星撰　昭代　七五五
聯莊附聯騷一卷……清　張　潮著　檀几　七六九
擬合德諫飛燕書一卷……清　吳從先撰　香豔　七七七
古今青白眼三卷……清　徐石麒輯　傳硯齋　七八一
倣元遺山論詩絕句六十首……清　張　晉撰　山右　八〇九
問蘇小小鄭孝女秋瑾松風和尚何以同葬西冷橋試研究其命意所在一卷……清　招招舟子撰　香豔　八一三
懼內供狀一卷……清　不著撰人　香豔　八一六
戲擬青年上政府請弛禁早婚書一卷……清　不著撰人　香豔　八一七
代某校書謝某狎客饋送局帳啓一卷……清　不著撰人　香豔　八一八
春人賦一卷……民　易順鼎撰　香豔　八一九

沈芸閣太守同年以活字本中西紀事見貽爲當塗夏燮嗛父撰沈憂耿耿憤發著書條理完密是非皆公所惜管蠡一得篇倘無求賢之方刷恥之要如製船募兵之議榮鹽提舉之法未必遂操勝算然傷心人別有懷抱斯文亦若元氣也芸閣後序流涕而道恐折足之鼎所不願聞讀既卒唾壺盡缺矣意欲舉六策之言申之正之恐當今自芸閣而外塞耳者多

正月二十五日冷攤買得後梁九龍廟述碑拓本首云梁癸酉蓋爲友珪鳳麻元年末帝討逆仍稱乾化三年或號令未徧故僅題甲子此碑諸家未見著錄夏侯龜符文趙

泰正書并篆額額末見　前十行官屬題名十一行書人名十二行題九龍廟述四字十三行題撰文人名體例亦他碑所未有文詞綺縟無體要書體略似李文墓志

吾正月下旬至三月中校水經注卒業今年始合趙戴二本校錄鄂刻官本之上蓋朱筆點記趙本黃筆點記孔刻戴本也

水經注渭水篇趙戴二家讀定精審而後起者勝竊以爲創獲尤難近人汪梅村用此例改定穀水至沅水而溫水篇移正尤猥雖未必爲定論要爲子細讀書寸皆錄入卷

端朱謀㙔箋爲是書啟剔榛楛東潛修飾潤色而分別經注大有功于後來東原氏雖研討益精難易稍殊趙本先

成而晚出行世或戴氏所未見梁曜北段懋堂門戶之爭可以存而不論觀朱箋刊誤則校讐蹤跡具在精勤豈讓東原造車合轍或有是理第自中尉以來皆有他書改本書之失竊謂原本之可通者當存其本來羣書之引經注者尚博識而愼取之至他緒之言可存其說不可遽滅舊跡也朱箋刊誤最繫是非何以大典所錄與諸家先後校讐十同七八則不能使人無疑經注雜糅固是定論但如今本經文未免太簡恐不成書當以質之來喆董方立水經圖說殘本以羣書補錄數則附焉

閱樂府雅詞陽春白雪趙立之去取有意似勝曾慥與四水潛夫絕妙好詞比肩鼎足者其鳳林書院乎

自杭州借高白叔藏歷代詩餘來排日閱之將以補詞綜所未備如袁去華韓淲竹垞所未見者具在予欲訂篋中詞全本今年當首定之選言九雅以比興爲本庶幾大廓門庭高其牆宇

三月初陳鄂士寄意林校本至如獲珠船高仲瀛寄鴻雪軒紀豔四種來閱之使輭紅舊夢廿年如昨日也儻悅久之

校絕妙好詞往時評泊與近日所見義微不同蓋庚午至今十三年矣

自四月下旬淫霖不已安慶六邑多被水潛山蛟發尤漫濫戮城入市水高數丈死人如葬潛山令陳慎容涵川僅

以身免栖山岡三日不得食浮骸叢圵蔽江而下暑雨怨咨伐坡典墜垂簪臨民上者若何怵惕以濟災卹遺黎耶太湖懷甯宿松望江皆告災英山亦灌城數百里閒化魚鼈者幾千人矣

後八家四六不知何人選刻于甬上張壽榮鞠齡序之八家者皋文蕙裳仲鼒笠舫孟涂方立申耆金亞伯也予謂皋文申耆不當入此集如甘亭山尊方彥聞沈西雝姚梅伯及近人顧祖香劉彥清王眉叔皆足名家似不能以八家限也

陶子珍同年淮南許高二注異同詁四卷刻成寄將網羅散失孱守愼言自是漢學家法子十二年前曾爲審定今刻跋語則不出子手當時有卷端隨筆數語已不復省記矣

日六 三

日本外史東國賴襄著前假仲瀛藏本讀過今滬上刻錢繹子琴評本語未離時文批尾曰科賴襄讀中書有意規摹左傳史記雖虎賁中郎似在前明王元美一流之上日本世卿氏族家政陪臣頗與春秋時勢相近易于學左氏也島上片土動稱天下千里共主直曰天王一何可笑

閱方植之東樹書林揚觶持論近正然所舉皆漢學所主而宋儒所未達于宋儒揚之恐不升干經生則抑之恐不沈矯槩過中吾則曰漢學諸公在山過額亦有以召之

寫定復堂詞錄以唐五代爲前集一卷宋集七卷金元一

幾不可識

皖南山行巖泉秀發艸樹嬋僞殆有靈栖或與凡隔將至旌德一重一掩遙識黃山新安江上舊游如夢自旌德回寓齋天君殊不泰然屢爲藩溷間想獨寢得無愧衾

桑根先生書來道杭州之游神往而傷和二絕云依然扶杖問煙雨笠屐東坡誰寫眞留題姓氏雪色壁明日游人疑古人殘荷早桂香復香采菱剝芡忪復忪騎竹兒童不相識青天一鶴來錢塘

高叔遲寄汲古未刊改說文解字至蓋洪都轉新校刻都轉已被譴出塞矣

彗星如匹練不分穗杪非帚形當啟明旁既曙同沒蓋歷

日六 四

數句去立冬五日當電交作

楊思載寄其先公詠春先生遺墨楹聯一說文部目一分鬱乎如出少溫手足使山民御步可謂煥若神明者也

吏途錯迕書生憲緩忽於歲晚檄權懷甯令局脊風塵中行法行意兩無所施以上壬午

與盩厔路岭山甫別七八年正月鑒夕從邘江來下榻官齋香疏憔悴而湖海之氣未除二月十日郭晚香同年至皖垂老握手舉杯談藝塵尾沒案亦不滅少年金戞山人文集盈三寸尚未有定本又欲募刻叢書三十餘種晚香三日即行山甫以二月十七日作鄂渚游矣

閱陳鈞堂大令同年郎潛紀聞三十卷蓋其官刑曹時所

傳家塾

錄意在掌故之學

桐城張照黍乙然猿盡毋聯解足與朱豐芑聲母千文並

春晚爲池上題襟之集代州馮笠尉桐城方柏堂祥符周涑人桐城方滌儕任邱邊卓存以疾不至者善化閻海姓當塗唐子愉緣陰如語白水可盟城堞參差廊階曠奧雨餘風日春服既成酒半笑言古人如接亦一時風塵中清集

丁潛生觀察案頭見宋熙甯二年李流書鄆州新田記拓本八分顧秀絕似白石神君孫夫人二碑展玩不敢褻視不意得之唐以後也

鄭湛侯自黔入晉道出懷甯以遵義鄭珍子尹說文新附攷說文逸字二書見貽新附攷中有碻見足以摧廓鈕書逸字二卷中如六書故太平御覽所引倘未可盡信暇當疏通證明之

常熟陸生作客天長縣癖年四十餘矣夜夢女子以丸藥餌之醒則髮盡落兩乳忽聳人道縮男變爲女矣

閻駢文類苑姚梅伯選本已逸四十餘首遂覺駢體正宗八家四六外無多新篇惜謝夢漁續駢體正宗未行于世王孟高岑四唐人詩滬上新印巾箱仿宋本翔雅可喜塵容熱惱中誦一過如接古人

苦

池上題襟館招管才叔胡稚楓鄒墨賓方宗屏邊卓存周涑人方雋叔爲迎秋之集瓜果筵開在萬綠陰中氛蟬聲裏投閒談藝說有觀空客散庭閒梧月散亂今夕盍八閒七夕也

顧千里說文辨疑件繫不多語皆精碻足爲嚴氏諍友閱徐廷華子楞詩集六卷詞一卷詩華實具情文生雅音也於其鄉足與陸紫封抗手陽湖武進誠才士林淵矣

中宵獨醒起坐移時澹月窺窗光景幽絕官齋山寺可例視也一笑有悟

唐子愉以績溪汪時甫藕絲詞見貽清脆婉秀固是當行

無爲州吳毓麒驛仙漱雲軒詩摘句五言野雲連水凍積雪抱山明小橋流水岸明月故鄉船風勁作秋雨黃華滴碎金千觴豪客酒一醉故鄉心七言磨到千將留俠氣談來劇孟快人情暮春絕句騎馬飛紅陌上塵一鞭花雨渡芳津綠楊千樹鶯聲喚道是愁多莫送春落花絕句姹紫嫣紅滿架新回頭猶憶舊風神上林別後春無主認得楊花是故人吳生窮瘁年卅許耳予讀之悵觸無端題詞云毛羽天高出異鷹延陵才子氣飛騰故人只共楊花語老淚無端灑作冰

閱馬國翰竹吾玉函山房輯佚書緯類就古微書及喬氏緯攟校之互有出入馬書喬勤恪未見又閱子部可廣意林也

碑客郃陽董引之以南漢地荊拓本贈我行字順逆相間亦一奇也檢李子長寄柳州廟殘字合裝兩粵石刻不多南漢亦可附殘唐也以上癸未

榮成孫葆田佩南同年經生也部選宿松令文稟一卷清深有條理可與道古私心喜過望矣風塵中忽得此共學之友佩南有改定三遷記爲孟祠志刪正玉函山房漢人經說重定漢學師承紀稟本

借湖海樓叢書校潛夫論一過惜粗未竟

借鄒篤之同舟至前江口待電線安設記廿年前與蔡子鼎論我輩童幼時信局尚少軍興而後乃如林立以旅人

使人穆然生敬

閏月七日施口移舟抵泊廬州之官合肥檣燕迎人耕夫釋耒入國問俗仕宦當與禮義交修傳舍有司友賢事仁固不樂與陽鱎接也

閱嘉慶合肥志古今劇邑戰爭之世數爲邊疆要當以揮霍開闔之氣御之未可尋行數墨然如束縛馳驟何哉

趙對澂野航小羅浮閣詞功力頗深心思婉密亦嘗染指蘇辛不徒柔膩惟以兼治散曲聲味不無闕入韻雜律疏未能多誦錄七首入餘中詞亦云識曲聽眞矣族孫彥倫

懿士有雲無心軒遺稟詩律幽蒨琢句多姚合許渾家法

填詞不多亦錄一首

閻姚椿　國朝文錄多取說理之文氣苶詞緐不無皮傅
春木墨守桐城而方劉姚三家甄錄亦未盡當近時兩文
錄上高李祖陶固于帖括姚選又部于理障皆未饜承學
之心也庶幾其文徵乎
定遠方子箴廉訪流寓合肥年七十雄于詩文二知齋文
集卅四卷隨筆生意稱心而言不立間架不屑斧藻立論
亦可信者多
陶孝邊編修同年以建甯甎拓本見寄云今年三月山陰
人掘蘭于古墓得之尚有雁足鐙甕椀皆爲人攜去孝邊
云以籍考之其地蓋有朱雋墓云
閻馮敬亭中允校邠廬抗議四十篇斷斷鑿鑿若可見諸
施行而所言保舉裁官兩大端皆欲用鄉董天下事有三
代下必不可復古者如士大夫居鄉一涉用人行政鮮有
不亂
購得吳天璽紀功碑裝冊有張翰風跋云畢氏小玲瓏山
館舊物也又泰山廿九字一紙二碑子舊藏六舟僧本神
完口清皆勝于此徒以二石久燹人間拓本有日少之勢
既遇于目直不甚高故重存篋衍以自豪並得太和廿三
年造象題名漫漶往往錯雜列書造像人姓名諦審之皆
閻姓有印記云光緒庚辰濼河張翼訪得于昌平州石佛
寺
明林鑑堂開闢傳疑四卷開闢古事詳徵三墳林氏固曰
傳疑唐虞三代意主竹書而采獲羣籍不別眞僞非徒古
文尚書也如宏明集所引周書異記近世虛造與子貢詩
傳申培詩說皆如秀之亂苗烏可不辨至其節寫舊文裁
篇入錄無傷著述之例然尚書周志今稱逸周書本不當斐所
芟又不知何義甚有句度疑似者穆天子傳今本具載盛
姬死事林云失去不識所據何本按東晳所記盛姬錄別
合寫耳又若大書分注立例不純既在證明何取緟複此猶
其小失也子初見林氏書以爲于馬宛斯繹史如驟之靳
今究心其間馬書閎整超出尋仞矣馬先生于國初尚以
閻百詩一言欲去僞古文書林氏當漢學大明羣儒輩出
乃猶依違俗學不離免園海濱學士勤力而不明源流者
多未對勘

歟紀年異同表後說武王克殷日記滅國五十考露鈔雪
纂吾服其勇
往年碑客以漢隸求售未審定也以爲洪氏隸釋中無極
山碑今付裝褫稽之翟文泉隸篇爲三公山神碑吳子苾
侍郎始得之元氏者從未著錄隸體渾穆篆勢初變者也
然則無極山碑固不可復見矣
玉函山房輯佚書湖南新刻巾箱本紙板不精孫佩南刪
定目錄索之未見寄糟粕猶狗居大半矣馬氏又自爲複
縟不得謂爲抱殘守闕也偶出篋中張泉文易義別錄徐
璈詩經廣詁校之則玉函山房於近世經學家纂述之籍

行縣霜風砭肌下幃閉甞自派河至三河隴畔叱犂屋頭
噦粉剝棉采菽人在幽風圖證中然新麥已插晚禾猶黃
人事遲速不齊往往如此往來假鍾氏米肆小憩主人鍾
文斌夫婦同庚八十八四子十五孫六曾孫長者亦能屬
文矣老人耳目不廢不杖能行五里此福殆過人間富貴
也

校國語卒業國語自展卷欲校至今五六年矣甫以汪氏
明道本攷異謄入卷中也國語別行不當謂之外傳必出
左氏之前故爲春秋傳采獲或左氏得百國寶書提要爲
此書故世傳左邱失明厥有國語邪文字不出一手左氏
春秋傳亦不出一手姚惜抱疑爲吳起所述最多故獨詳

魏事予觀左傳前後迴乎不侔雖曰文章變態而氣脈殊
別章句文質識議性情僖文以前爲一格成宣襄爲極變
昭定哀則靡矣

閱竹柏山房叢書春秋比事廿二卷卒業林氏合錄傳文
菊采不多大致可觀分卷即違義例

閱績溪胡秉虔氏說文管見三卷其書不完所舉皆犖犖
大者非商量邃密者不能知其分量

徐學使以烏程張鑑春治西夏紀事本末稟本屬校將付
梓人此稟經汪剛木廣文審正必無多謬誤也

林春溥戰國紀年六卷閱畢跋云史記之采國策通鑑之
采史記多失本眞使情事不具首尾衡決年月猶失匀合

參正有待後賢林氏好學而未能深思是編絕勝者正齊
梁遷就之年東西周王公之踳亂蘇張傳會之故實從約
先後之殊異亦可謂犖然矣而要刪舊文不暇諟審往往
失其曲折未盡其回復激射不獨本末亥豕遂乃文采黯
然非善讀書者也纂述之旨在信竹書以台孟子所見最
正不可沒其苦心

國策多寓言不必盡求以事實國策論事多雙照使左右
無間隙故彼我之懷俱盡其言兵也遂與左氏殊軌有奇
而無正世變也者天人合者也

長沙王祭酒益吾選刻續古文辭類纂卅四卷閱一過往
年不樂五子六家之說故日記有談學術一篇未及桐城

家數若以近世學人所見必以不佞爲掎摭星宿遺議姚
矣少交袁鳳桐敬民嚴事邵位西丈入都以後朱伯韓王
少峯孫琴西馮魯川諸先生皆附文游之末諸君固學宋
儒之學傳桐城之文予亦究心方姚二集私心有所折衷
不苟同亦不立異也王氏辨正近日張南皮書目答問古
文流派之失謂陽湖之文源出桐城並非二派與予論正
同此編主張楚才要之曾文正公不愧作者四方名人則
魯通甫得韓最深選之不盡其傳出于潘四農亦不可遺
之龍翰臣以古韻傳文事尚不逮少峯何論伯韓彭尺木
秋士諸君溫恭篤雅文章統緒固當在此楚人之中獨推
曾文正爲作者正以其志在三通六書通漢宋之懷來洞

古今之正變文詞爾雅不事淩厲與其詩絕異竊謂曾公文勝於詩也偶于王氏選文發凡言之如此昨見楊彝珍性農選　國朝古文正的亦主楚人互有得失

合肥王尚辰謙齋詩集七冊屬予審定訖謙齋早飲香名淮南文學有志節之士也與徐子苓毅甫齊名家世儒術銳意爲世用兵間與父育泉徵君號召鄉兵扶義禦寇廬州陷時尚從江忠烈助千擾之役也已而游諸帥戎幕勝保侍郎統師日遣說苗練降數年復畔廬州豪傑突起兜鍪貂蟬百十而贏謙齋以儒冠老故跌宕奇氣一寓于詩五十而後脫略公卿自附于曼倩之流知者猶以爲魯連先生也詩與毅甫皆學杜徐詩鬱悍不參異已謙齋則蘇

陸王孟時掇其勝近歲且慕高譚漸近自然毅甫沒無抗顏行者矣詩數千首落其實可誦者尚千餘篇

鄭湛侯蜀行日記有水經注意思題詩還之

閻林鑑堂竹書紀年集證究心汲書不同影響之談孔孟世表審正雜說辨史記家語通鑑之失殊多碻證第顏子生平孟子居喪齊人築辭數端終不免臆造

閻鄭珍子尹說文逸字二卷子知同小尹附錄二卷頗有金湯之固然庖人說字往往以字林爲說文雖陸氏釋文亦時有之要不能不別白

竹柏山房孔子世家補訂孟子列傳纂外書辨證采家語孔叢之失可言也信孟子外書則其蔽不可言也

李尊華純齋寄固始蔣子瀟詩文集來溯言盤拏倔強河洛間人物自異

閻後漢書諸經師傳家法畫然于春秋頗主張左氏言外可見

定遠方濬益子聽自日本來晤言東國新刻古籍有宋本公羊穀梁論語及玉篇原本殘卷以上甲申

除夕購南昌刻宋本十三經注疏元日整比之亦清課矣

蔣子瀟詩門庭近韓而字句譎麗頗有出于長吉者雜文持論與章實齋相出入而服膺定庵默深容甫不及章氏豈造亞合轍邪抑避而不言也推崇東原則性習所近矣

閻後漢書志至郊祀篇注中馬第伯封禪儀當非完篇漢

書王子侯表王氏讀書雜志補脫文皆當从之
溫理漢書章實齋言史記圓而神漢書方以智求之紀傳
葉似未付校勘急于印行予就其中不愜人代高文唐以
尚微求之表志自敘諸篇則顯矣
後所不能爲者僅十五篇目列後
閻陶子珍去冬死于京邸著書仕宦皆廢中道二千里外
紀昀四庫全書進表　胡天游擬一統志表　禹陵銘
屋梁顏色猶在夢中弟音灌夫長此終古哀哉
胡浚論桑植土官書　陸錄詔吳山伍公廟碑文
張薦卿農部貽予陳蘭甫東塾讀書記讀之頗通漢宋之
吳兆騫孫赤崖詩序　袁枚與蔣苕生書
郵也學術倚伏之理至今日必有此家數蓋源流將自分
漢上琴臺之銘　孔廣森戴氏遺書序
而合矣精純處可謂擇言於璽經得西學之祖奇而礙病
盧墓詩文序　張惠言黃山賦　七十家賦鈔序　孫
夫爲之距躍至于其辭大醋傾羣言之淵液溫如有餘非
星衍防護昭陵之碑　樂鈞廣儉不至說
叫呶以揭蘗者也
徐學使書來云三月間當塗陶人取土陷入古墓多見殉
正月之都會謁大府暮春行縣兩宿桃鎮人如磨蝗游跡
器弩機鐙塔分攜不可見有篆文碑碣僅一孟字可辨有
重尋老於征塗亦倦游耳輿蓋往來何殊獨客吏卒呵從
司旋封土塞之未見拓本學使得斷甎一有鳳皇三三字
倘不逮蠻蝶之趍其長也舍者爭席列饗寇天之人與
當爲吳歸命侯時墓地當龍山或以爲孟嘉墓者傅會之
甘劍侯主講六安書院寄鄧嶰筠督部雙研齋詞寫本來
詞
才氣韻度與周稚圭伯仲然而三事大夫憂生念亂竟似
長夏赴長沙陸蘭生無爲吳驊仙合肥王緝甫王衡甫梁
新亭之淚可以覘世變也
緝軒香花墩觀荷清集以予與謙齋爲客雲容下暮日氣
偶見潘四農駁議云通人一刺雲書蜿蜒有司校藝活東
如烇滿花紅白香遠益清翠蓋擎涼碧蒲簫影青山一角
滿篇足爲不明隸變好作古字者下砭
危亭接空帆度城陰望與之遠文字之飲浪勝聆善諸子
閻駢文類苑十四卷廿四冊畢姚燮梅伯選纂淩雜不逮
有詩中畫畫中詩不負此出郭尋幽也
曾賓谷吳山尊本書又不完闕四十許篇郭晚香嘗寫示
閱孟碧齋集終以周列士傳爲不朽之言雜文明而未融
披訪不知月錄中何以不列張壽榮刻此書先成張皋文
骨堅而韻短者也詩篇不多亦成章而非逸響
讀唐駢體文鈔十七卷海甯陳均受笙纂南海譚宗浚伯
樂蓮裳王仲瞿王笠舫劉孟涂蕙方立李申耆金亞伯諸

裕校刻所錄意趣峻整頗避甜熟而開合動盪之篇較少如燕公之姚相碑鄭亞之一品集欵以及滕閣序別敬業檄武均不著錄恐未足以饜眾目審定卒業尚擬取文粹與四六法海補一二十篇而刪卷中之樸遫拘攣鄙猥諸文以續駢體文鈔之後

唐文上選目

太宗封禪詔　王績與杜之松書　杜之松答王績書

王勃乾元殿頌　駱賓王與博昌父老書　崔融嵩山啟母廟碑　張說西嶽大華山碑銘　路敬淳懷州河內縣魏夫人祠碑銘　李華言醫　呂溫藥師如來繡象贊　李德裕貽太和公主敕書　李商隱爲濮陽公陳情表　梓州興道觀碑銘　司空圖成均諷　劉昫文苑表　韋莊叉乡集序

讀國策取讀書雜志校正乾姚本異同兩家各自成書同時並出不復逐寫鮑本更次處亦有義未必盡非卽姚本恐亦非子政之舊耳

校西夏紀事本末刻樣偶檢沈莊子敦落颺樓彙卷二有宋神宗用兵西夏論深咎將帥之不得人子謂從事西夏者韓范皆誤國之臣也何論其他趙氏一代武功最衰虛辭講學華辭飾治文法拘牽必至於此豈非百代之龜鑑用晚聞居士集補校潛夫論用張敞山舒藝室隨筆補校管子

閱大興劉位坦寬夫疊書龕遺詩二卷筆意沈著字句探重得力于韓蕫暢亦有近蘇者頗與蔣子瀟近子敬之選定徐毅夫敦艮吉齋詩集將與謙齋合刻欒欒莽莽刻意杜陵骨力意氣適厚多而韻遒少子刺取其蒼秀跌宕之篇固江淮間一作者參張亨甫魯迺甫葉潤臣莫子偲季孟之間亦無愧色同時戴子瑞廣文詩未成家亦有生氣有眞意也

周涑人寄沏喜齋叢書四集借觀潘尙書輯刻無巨編祕冊未足當拾遺補蔇也閱竟記數則于後

沙南侯碑第三行辨爲孝廉苗邱烏埒長九字　張孝達詩注

荀子成相篇讀法三字句二四字句一三字句一四字句一字句二三字句一通篇一律其不合者或衍或闕云鄒李

字句二三字句一通篇一律其不合者或衍或闕云鄒李

齋柄編　呂氏春秋先識覽辟遠篇子近姑與息尸子弃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謀說與小戴異　同上　左僖五年傳丙之晨漢律厤志作丙子之晨　同上說文畦田五十畝也圭卽畦之省　同上　獻案未然畦从圭耳　偏是市儈喜通文偏是俗吏喜勒碑偏是惡姬喜念佛偏是書生喜談兵　貧賤時少一攀援他日少一掣肘患難時少一請乞他日少一疚心富貴時少一威福他日少一後悔　朱酉生幽夢續錄　機尊不當從莎音獻音憲讀如木字　獻案非是矜从于从令爲矜从矛从令爲棘矜字偏旁从矛从矜从矛从矜字侵部兩字古今傳寫誤佚其一　顏譽由爲子路妻兄史記與孟子合彌子

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一句讀　并从火廾聲故能
从并消聲　堯典僉曰益哉爲禹曰益哉之譌禽古文
禹誤作僉　夏小正二月雞桴粥傳云粥也者相粥之
時也當作桴粥也者相粥之時也　壁中古文有春
秋與說文敘合　季蘭尸之蘭卽季女之名劉書年貴易經說殘
棄

竹汀先生日記不信羣書治要以爲僞作亦是有見
平津讀碑記首列吉日癸巳此小篆也安得穆王時有之
已遂作已尤可怪唐刻瘞琴銘多心經實出僞造筠軒亦
未別白也
張雪卿農部傳寫戴東原經考予借讀之條舉件繫多采

宋元人之說案語與文集諸篇字句微有異同爲戴氏手
稾無疑然未及莊述祖氏五經小學述載籍足徵錄爲有
家法也攷洪素人東原先生行狀記有經說四卷疑卽是
書與粵雅堂所刻緒言三卷皆出孔段掇刻遺書之外戴
氏勇于著書勤恁不可及也
文獻徵存錄王菉原題名究未安不若從錢氏紀事之名
爲質實也
重九風日如春人意安善祓除愁病嘯侶登高乃有教弩
臺之集明教寺僧設伊蒲供客高臺舒嘯九日堯觴醉把
菜萸遙續龍山故事酒半題一聯贈通元僧云和上是唐
子歸來今日心如古井水居士早春婆夢醒十年浪作宦
游人
數年前合肥東郭有人掘地得古鏡謙齋得之以示予色
如綠玉紐旁十二辰外圍銘曰尚方作竟眞大巧上有仙
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游天下敖四海受倣金石
長保二親子孫篆文丽茂惟省筆太甚然決非後世仿造
也
宿中廟待月月出臨湖覽眺白石詞千頃翠瀾盪人匈臆
姥山中流一螺矧如浮玉望杳然宅矣
十月廿一日夜星隕如雨庚辰龍四年劉幽求之言可畏
也次夕恆星尚搖搖不定此月望後太会有黑子而輪隅
破裂十八九夕蒙氣蔽虧月光一白中不見山河影星動

則民勞尤可惕息
賭棊山莊文集七卷長樂謝章鋌枚如撰枚如故人又甲
子同年也不相見十三四年矣文集刻成自江右寄至文
不分體似以先後爲序亦雜有駢儷數篇枚如尚友東漢
而文則浩浩自寫匈肊不立間架論議眞稿所謂放筆爲
直幹深可異愛予未忘修飾愧對之也論十三經注疏阮
本不逮毛本所見甚正阮本殆骨董家當子亦云然論學
頗持漢宋之平而歸于有用其言明且清矣
謙齋老去塡詞吟安一字往往倚枕按拍竟至徹曉固知
惟狂若嗣宗乃爲至愼予自來合州與謙齋交改罷長吟
奚童相望兩人有同好也

合肥王氏詩徵者王清一甫世襲指揮死難建纂集詩一
首明詩綜錄茂粹羽雍明諸生與湯若士同時脫胎集詩
一首見廬江縣志召康熙優貢生豔雪樓集詩一首杏舒
倚雲乾隆舉人官鬱林知州碎棄拾存一卷有沈著語跌
宕語絲言如順治舉人黃州司李降裕州僉判年艸三卷
詩筆奇崛尙近明末文翔鳳王季木一流綱思齡順治進
士與漁洋牧仲唱酬官通政司參議貶鶴齋集二卷音節
高亮寄託遙深舟泳思宦太平知縣巴吟一卷朗粵近樂
天綍又如順治舉人徽州教授夢游錄一卷情文相生四
君爲昆季行絲子永閱祉仲諸生鹿柴詩鈔一卷不主故
常長於風諭永閱子褒石倉康熙進士商河知縣冰翠堂

集一卷語多名雋戛戛生新褒子元齡九餘爲謙齋高祖
邑諸生守澤居遺墨一卷詩篇雅令江左風流褒季子元
登嘯門貢生編藉圃漫吟一卷穎悟絕俗元齡子會芸馥
馥軒小草一卷峭蒨中致有爽氣其弟會龍珠庭乾隆舉
人謙齋曾祖葵圃偶存一卷岸异俊拔吐弃凡語會龍子
運咸受虛貢生謙齋之祖愛吾廬賸艸一卷氣韻沈雄乾
嘉老輩中殊足名家爲謙齋詩學開先運咸子世溥育泉
貢生咸豐初元薦舉孝廉方正謙齋父也小輞川詩豪一
卷氣盛言宏具體浣花身丁兵革忼槩戎馬間詠歌奇榮
成一家言名父之子如頤有瓌宜謙齋之大昌於詩也
青浦金蘭生藏舊拓大達法師碑虛和勁逸筆轉氣靈絕

非近本槁木形骸誠懸得力在篆所謂銀鉤鐵畫皆與少
溫怡亭三墳諸刻默默相通非此佳楊幾使印泥畫沙之
妙埋沒庸手氍蠟中枯瘠不復有生氣非古人之不幸與
十月初見劉叔孔所藏皇甫府君多寶佛塔二碑舊拓歐
碑清勁較近拓多百餘字鄉人爲之罷社尙完好可珮也
顏碑尙不逮子篋中之萬厤年拓本類記子此
歲除風日晴爽冰未全融迎春東郊昌丰和樂衣冠莊涖
七拜句芷下考自書中年漸老春風被物白日盟心無薄
宦之世情有故山之招我箸書惟有詒癡拙猶可守俗豈能除一物推排于土林人海居然老矣亦
可以自署幸民敢云儒吏乎此上
乙酉

閱盱眙王子和蠙廬詩鈔清逸有骨淮上名家也
閱邑友尹杏農心白日齋集文筆健舉敘事有法詩篇閎
放不局趣所少者精諳耳固當頡頏朱伯韓孔宥丙丁已
戊午間游燕之作太都接軫彼此多散佚顧祠屏幀二十
餘人手書不知尙在人間否
張幼亭篋中有朱緒曾述之續北山集寫本說經三十篇
大旨宗後鄭有在武丁孫子解引湯孫爲句例其魚魴鰥
釋鰥鯤同字昆弟足爲碻證說不濡其翼致慨汙澤之得
食小人之在位抑揚盡致文有義法可傳也
張蔣卿貽我朔方備乘何秋濤願船箸精研輿地堅碻可
信獻書　乙覽復至廢隊僅而後傳緒弼一過體勢閎整

論以私家箸述尚有可合并者圖方精密固是何氏專門
赴瀏河與中閱西青散記倒次蕭寥覺人游瞀殽讌中神
魂不浹意識不親
將去合肥諸君餞于遺園藤陰薄醉春雨如絲招悵檐花
敷吟春酌古懷離緒遲暮徘徊矣登舟日衣冠走送大雨
沾塗晚晴客散行人黯然泛宅浮家頻年習慣鷗鳥騰笑
夕陽無言
舟中閱新序以箸述當諫書皆與封事相發董生所謂陳
古以刺今
閱篆文六經縮印宮本結體多譌偏旁妄配有同虛造又
體類石經義取同文參錯處尤不倫周官寫人較精審

閱洪子齡淯則齋駢文家學不墜桐城方氏七世遺書後人昌翰宗屏輯屬子校正舟行風
雨滯淫乃得卒業　方學漸達卿性善繹庸言各一卷東
游記三卷侍御東林魁宿年輩在高景逸顧澁陽之前是
時姚江末流昌披蔓衍東林出而支離漸掃持守漸嚴方
氏之學多證本體廓爭悟涂徑正而軌轍可循溫然其辭
不蹈語錄緜鄙之習立朝風節亦高可謂儒有體用也
方大鎮魯嶽方氏所稱文孝公也當濫居奏議持福藩賜
地四萬頃事錚錚于柏府巡鹽時論白欃水腳之弊甚詳
蓋留濬語二卷其講學之言也子濟夫跋則稱令語萬歷
季年王學極弊儒者多有切己近理之言粹語錄存人知
室西北隅之爲屋漏不知妻孥臧獲之爲眞屋漏也又不
知大廷廣眾之爲眞屋漏也　與學人語而必存一段祕
密不宣洩露之意此機鋒金鍼之說也孔門無此教法　二
講學既久氣質自化今日屋漏既從容而自得異日彌留
亦可卜逍遥而無憾矣　三　居易之居兼行言行險之行兼
居言　四　學以充其資之所近學以克其性之所偏　五　戰國
策皆狙詐之言然必本諸大義顯別是非必揣諸事情譏
切利害身爲儒者言或不必近義又在戰國諸人下矣　六　驕語巖穴而不能兼善修談經濟而不能獨
善非學也　七　澹甯齋遺文一卷語皆純樸不事深言棘句
尚非明季佻薄之文　方孔炤潛夫智略小言似擬豪未
奏上者語中當時之弊明末章疏多充蔓囂張似此篇已
爲安詳不躁矣西庫隨筆記一時詔獄之冤漢唐以來所
無知生咨問獄中從黃石齋氏論學可謂定識定力有夏
侯黃霸之風者矣職方舊帥前後兩任當瑞禍之盛力持
正論而舉發林之蔭行賕可謂言行相顧然因此見明代
吏兵曹司寵賂滋章而寄以推用文武之權國烏得不亾
撫楚奏帥公牘獻賊撫而復叛路人知之撫臣苦口陳言
苦心布置終歸灰敗三百年後猶爲腐心流賊撫局最不
可恃近世川楚之勦可師豫捻之撫終不可爲訓也　方
張登午莊渚堂文集十篇可當絜靜之目　方以智密之
鄉言一卷當成于甲申乙酉有爲燕京言者有爲南都言

者言如著蔡文亦雄健膝寓信筆時桐城兵燹方氏僑白下猶有承平游燕之風日記小書語多雅馴足備掌故稽古堂文集矛黃之會文多僞體雲間以華桐城以樸差有宗尚陳李之于東漢所得較多方氏志于馬班韓歐所得尚少後來西泠十子陸儼胡輦出于雲間而駢儷之體日雅戴田有方望溪輩大昌桐城而散行之體漸正所謂貞下起元也　方中履素北汗青閣集爲其弟譽子讀史詩序云是又春秋亾而詩作也溪山巖洞志樸摯時有言外意後來劉才甫一篇膾炙文苑未必遠勝論聲韻以四方之音爲宇變歷代之音爲宙變亦新嘗爲古今年表首秦以爲秦以後所用皆秦法曰秦者固後世與堯舜三代所

由中分也素北遺民集中阮季子墓表懷甯阮濬季子吳孝隱先生墓志安福吳甲佩韋皆逸民畸行不知佗記載有二人行誼否記此備攷　方正瑗引除箸方齋小言關中書說答問二種引喻說理卽小見大雜而不越有淮南呂覽遺意亦郁離空同之流匹小言序爲古之心答問序爲石能言疑皆託名也

王松溪自萬安令解組歸里舟過安慶與予舟同泊十三年之別眞意外握手也松溪書生本色應官稱儒吏宦成拂袖且羨且慨絮絮清言如在聽園林榭間矣凡縱談兩夕見其子孟承踰冠有文能讀父書尤可喜

舟中遙望小孤山如徐陵筆架也十年前偕黃溥之秋宿

僧寮望山曾賦長律一首不意來作令長名山管領或者如宋代奉祠邪抵宿松官齋一賦中秋修蛇赴壑宿情日淡客夢非煙聽雨如秋眞同蕭寺此閒吏舍固當年僧院也

閱沈西雝論語孔注辨僞說井有仁焉與子說同記張獻山讀井爲阱大旨亦近

閱張忠烈公年譜順治辛亥公師次蕪湖鄭成功兵潰逃歸海上公間道入閩往往不得其道里行蹤夙昔以爲憾今得年譜注始瞭

張獻山舒藝室隨筆不識鯤鮞爲一字不及朱逌之之說攷古有三前瞶一爲說苑之申前一爲刺客列傳之荼聶

與出公而三也語新而碻

復堂日記六卷訖丙戌五月方自合肥調任宿松莅官半
季疾作請代明季四月歸里商量舊學還我青氈兒童長
大親友彫零有錢唐羅矩臣上舍會於冷攤收得予閩中
同治元季壬戌閏八月至癸亥三月日記手稾一冊出以
見還適當已刻本之前一季正从生仳別萬感叢集時也
是時讀六朝諸史取友譚藝差有忍飢誦經之風薙而存
之日記續錄託始於此

壬戌閏月自龍巖州至福州辭厲研秋學使幕解裝長沙
徐芝泉司馬寓齋司馬爲前學使伯澂侍郎族叔結幫甚
摯賓至如歸居未一月南昌劉覺岸司馬招游廈防同知
官齋島嶼浪迹眞成海漚島矣

閱胡元瑞詩藪持議平正洞見眞際再達一關通比興之
原矣

江子敦叔符丈雪樵均刻詩集伏敔堂集意主生創吐弃
凡豔有木落秋空之气卓峰艸堂集五古七律超軼沈著
絕句清婉高挹錢劉方今詩道總穠是爲雅音敦叔序論
與予水火然實相成第江論於符詩不甚合也

丞廨有快園山石林木蕭森曠邈海光雲气盪胷際眉桑
下之宿此爲最勝

交德清戴望子高爲鋼士先生文孫陳碩父先生弟子也
聞聲相思傾益如故經術辭章涂徑略近海隅嚣旅忽得
俊人所著臨谿集詩文修飭雅有榘度錢唐江別江庭云
握手一爲別悤如江水長煙波風雪裏今夕度錢唐獨舉
傷鴻鵠行歌類鳳皇男兒身七尺空自負昂藏上虞酬朱
紹祖云四明山色接天台回望蒼蒼萬壑開列象似聞通
御气降神願得拜軒臺釣天鶉首酣秦夢橫海龍鱗笑魯
林優擬棄鳳敏金闕攜君華頂采芝來

子高言聞之宋于庭先生老氏之學出于管子管子黃帝
之裔傳其遺書灌初崇黃老以此　桂未谷說文義證緐
引載籍亾裁制大似類書蓋稾本未寫定身後刻者欲商
略校刪其子姓必欲全刻　王蘭陔有說文集解頗摘正
段氏　王菉友說文釋例句讀爲自有許書以來弟一

陳碩父徵君頗不善朱允倩說文通訓定聲
讀明夷待訪錄學校篇郡縣學官毋得出自銓除請名儒
主之自布衣至宰相之謝事者皆可當其任其下有五經
師兵法麻算醫射各有師皆聽學官自擇邑無二師之士
士之學行成者非主六曹之事卽主分教之務夫無不用
之人凡郡邑書籍每鈔印三冊一上祕府一送太學一存
本學時人文集非有師法有心得無裨實用亾補史學者
不許傳刻又曰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天子夫莊弟子
之列政有闕失直言不諱獻東髮以來夫欲尋求治亂之
本約之六經徵之萬物縱橫之三古之陳迹萬里之風會
出其所測識者擬擩學論大要四言曰天下亾私師天下

之不知果未見原本邠抑見全本諱匿以啟名邪

季已箸此議箕子之德何以尚茲甚矣先儒之大也

閻嚴氏說文校議言許氏引書皆偁書或尚書周書者今

所云逸周書也唐虞夏商周及增逸字皆出後人手予未

謂然如言某古文某皆校書人語則予夙持此論其議補

之重文多不必補重文見說解亾正篆正許氏气體博大

處

閻銅士先生妙吉羊室彈改詩存八卷沖蝙夷愉有道之

言

買得萬玉堂太乎經范望注本予夙有志治乎以明易幽

憂多疾喪亂餘生正不知卒業何時耳

潘少梅丈攜仲子鴻鳳洲過訪鳳洲英季頎爽方治九流

夫有志六書之學龍文千里望而生畏

治繹史馬宛斯師浚袁樞而作是書體大思精條件各有

意義殆智過袁氏矣采取極博不免蕪穢有志斐輯之所

必欲芟緯候之尤刺繆者此是初見庚寅九月注六朝小說之傳會

者大者則古文僞書家語孔叢而欲附先正及近代攷正

古事之尤精碻者於注至於爾雅釋詁釋訓釋言三篇要

當補入名物訓詁篇中管荀諸子醫經皆有應補者鰓理

此書致力尚易

偕子高南疆佚史四十五卷原本闕一過李瑶據溫氏舊

宋人校語似未審重複　殿本考證箸之

宋書自序有自注語索虜傳傖人謂換易爲博七字亦自

注宋書中闕字往往可據南史補之李氏多襲休文也休

文爲不完本大者如魯王亾紀及所補各傳乃原本皆有

文文體清圓雖未濟雅次是斐然其于合傳各有意義同
福其禍關國盛衰詳略之故不愧良史其大兵刑輒以始
末備之一傳餘文互見端緒秩然可謂隱密有條理不克
尚友孟堅固已抗手蔚宗

讀齊書蕭氏家難尤劇于顯言之未爲沈痛稍通術家學
論贊屢述之未免蕪蔑太祖紀建元元季二季三書以褚
淵爲司徒而亾固讓不拜之文尋省本傳始得其故族史
帝紀往往有似此者

宋于庭先生論語說誼公羊專門之學由大義以通敷言
論語二十篇子夏等撰集先聖敷言大校明眷烝之旨標
性道之教推變文從質之志知所損益則明堂定王制春

烝合天運皆具于此百家之弁冕六藝之總龜宏推交通
而亾餘蘊偉矣哉

孟子趙注補正粹于閻翟之書中引李申耆說天之高也
節最核王者之迹熄而詩亾爲采詩之官廢而詩亾風雅
頌之體自有一定不得謂黍離降爲國風雅亾一義尤不
得該全詩此解甚碻

偁葉清渠所藏呂西邨泥金書行楷冊葉臨諸碑一冊昨
枉書院得西邨手拓瀼鏡一紙曾侯鍾銘一西邨遵于金
石不枉伊墨卿太守下曾侯鍾卽阮氏所謂楚王酓鍾也

蕭子顯齊書意存險側而文轉平夷喜其激射抑揚不爲
苟作志文簡淨高于休文崇敬傳多表制度以兵爭始末

已具諸臣傳也金書贊語最爲蛇足惟子敷人同傳以贊
表合傳之旨耳文詮體格稍能變化於時風會不尚整栗
也

閻梁書帝紀始末可尋頗勝宋齊

珍倣宋遺書夏時之學冠絕古今莊氏家學皆由春烝而
推董胡毋之遺緒于是大昌

閻陳氏采菽堂古詩選气體博大以情辭爲職志所見既
正說誼多入深邃

爆竹聲中客子已海隅五載矣于戈擾擾日月昭昭不知
明季當在何所以上壬戌

偶閻制義叢語憶枉竹崎舟中與伯澂分案閻是書抵掌
大噱此樂胡可再得耶

遇鄞錢允吉自言明季忠介公裔孫遺訓子孫耕讀不仕
至今二百季子孫爲博士弟子遠祖戒入闈應試往往有
佗故異哉烈士之不朽如是

閻梁書卒業整栗而有事外之致當爲南朝諸史冠

閻陳編修尚書大傳定本嘉慶以來儒者漸講西漢之學
不佞少治毛詩不欲稧後鄭說治易苦孟氏之學敝尚書
一不幸遇秦燔再不幸遇馬鄭不爲十六篇作注三不幸
遇晉人作僞四不幸而伏生大傳北宋後殘闕不完區區
輯晉大義亾失不少西漢之學誰其尋隊緒之茫茫邪前
盧氏後陳氏次止放訂之勤耳

閱東越文苑傳始知汀州張孟詞駢儷文八十篇爲人取
去不傳千世宏子來之五季而不得見也
閱北齊書神武紀殊凜凜有生气
北齊書气體健舉辭旨簡切相其立幹似學班書而諸篇
或有論無贊或有贊無論或論贊俱無觀文襄紀後宋臣
校語知非完本久矣
予治史初欲隨筆條記闕失誤字疑義駁文然廿二史攷
異十七史商榷既有成編百一之補苴夫非所急異日當
專爲表啟之學耳
讀北周書南北諸史多有闕佚甚至爛失數十行者
周文帝始終臣節慨然有制作之志規模宏遠材兼文武
洵遜以來豈易得此護之扶翊少主不可謂非伊周之地
異時專政怙權但可謂之不聞道未遽有不臣之迹也
大誥入蘇綽傳九品官章入盧辯傳固以表制作才矣以
見宇文革故之迹權輿周道無繫魏政者矣令狐史才出
李氏父子上抑夫所本舊文實爲簡要耶
魏書殘失齊書夫然北史雖事等胥鈔體成文簿夫不可
廢矣
明日立夏春事已非浩浩白日悠悠我心寄懋聖憂何天
何地偶得二語曰薄醉易醒春盡雨所歡初嫁客中貧又
得二句云亂後斐琴遲對泣近時文字畏知音
閱十七史商榷王氏推崇承祚予夙論適合錢氏廿二史

攷異體例尤嚴論著述則錢託體高論啟發則王爲功多
安得假三月之力取二書尤要者錄于諸史簡耑然後推
尋其所未及前人云讀書關係福分誠哉是言
夢中得一絕句燭光紅炮鬢毵毵淪落人間百不堪春燕
春鴈似相識眼前風景是江南
十七史商榷於唐獨表王叔文之忠非過論也予素不喜
退之永貞行可謂辯言亂政以上癸亥四月以前
重九出南郊訪李太白讀書臺故阯碑刻僅存荒臺已蔓
艸矣坐南臺寺望浮玉山俛清官潭風日暄暝絕亾烝意
黃鞠亾觴聊當登高蠟屐念亾季教耷臺之集風流雲散
閱荀悅漢紀三十卷仲豫通春烝申鑒之作粹然儒者灋

紀裁割灋書一以治要爲立言宗旨所以陳黼座正史裁
著論數十大義所繫陳善閉邪可謂因事納忠之妙悰之
過未免失班書旨趣不特情事曲折之未周也王鉅序言
不當以班書校所紀開有灋書所無
閱袁宏後漢紀大有气魄殆過仲豫荀氏生東京末造文
泫卽于平夷奉詔修書故溫然而不敢放袁氏所見羣書
今不可悉攷采擷旣廣出以自運又不似荀之不出班書
一醅一肆義泫自殊耳
家語疏證摧廓不盡錢穆跋云古家語廿七篇實在其中
以古文尚書例之似夫可信竊以爲王肅必多改定矣予
夙論以爲徒亂人意夫持之太過鄭刻當出明季本多有

從史記左傳改者而又不盡毛刻夾多譌敓異同觸目而是鄂本有與疏證所引宋本合者

方彥聞萬善夢室文六卷玉坳寄江西新刻方文密栗勝蘭石而貽宕不逮綺藻麗密而未盡簡質清剛者與並世有董閻當拍肩抱神顧祖香稍後起近方王斜未有幽恩近董姚選駢文類苑僅錄彥聞蘭石文序一首疑梅伯未見此集也

溫燾莊先生味經堂遺書復記所見　易說深美閎約如加王心禹可以當浩乎沛然矣　尚書既見精深而有遠恩唐賢學瀼文似未到此　毛詩說推見至要扶經之心古人如面語也楚茨集釋推尋禮經定爲天子大祀必一

字汎設集傳公卿有田祿之言小矣　八卦觀象善言天

者必有諭於人先生當之辭子衡後敘闕簪書之心能提其要卦气解則西漢淮南王東漢高密之言洞然無復障

蔀繫辭傳論依經立誼殆推交通致用之學非經生之業謂正羣言所當者自廢象傳論鬥亂不亂有物有序而言外之旨尤廣彖象論大義敘言同條共貫而于用人之消長宮府之舉屬武事之張弛仁義之本末重言申明若重有憂者古大臣之陳誓豈徒儒者之簪書也哉先生之說易也盡潔于禮春秋故與常之小大密于康成天人之原詳可教學子辨正秦篆譯及許書謂有秦隸有漢隸有八分有章艸皆如金湯之固斷王次仲爲漢人持論太堅鄉珊文鈔扶質立幹自成經生門徑石鼓攷證出于嗷疑此後人之事纂錄管子呂覽以當義疏夾僅題子曰不署本書唐以後籍書自以標楊爲宗鄉珊補輯後三卷倫序尚簡森劄記之流不當名之周官說也　春秋正辭十卷舉例要指先生書多未竟之緒正翻往往有曰有文然而皆可推說宗伯甘盤舊學老成典刑經說皆非空言可以推見時事乾嘉之際朝章國故隱寓其中讀楚殺其大夫卻宛篇於身後大義脫距如有先見得無入告嘉猷有以開明　睿知與立言之效于斯不朽讀先生書而左氏不傳春秋之義益明即公羊之偏至如衛輒父子之論何嘗不講去其非以求其是乎墨守者可以悟矣　樂論二卷

之言悟瑟弦之律吾故曰周秦諸子亾空言精神皆與六藝通也　四書說盧牟六緯毋申四科不當以箋釋求之章法完密起伏有神可入經師文鈔授學子讀

莊鄉珊尚書攷異金縢以下未成大旨謂有夏書亾虞書二十八篇而外佚篇不出于孔門文字亾取不甚勇改謂段茂堂之拘說文孫伯淵之信史記皆不爲定論大都得之珍藝先生爲多然今古文攷證尚采泰誓鄉珊以爲得自民間不入二十八之列尤謹嚴矣釋書名源流晰正變詳可教學子辨正秦篆隸及許書謂有秦隸有漢隸有八分有章艸皆如金湯之固斷王次仲爲漢人持論太堅鄉珊文鈔扶質立幹自成經生門徑石鼓攷證出于嗷疑一家實事求是似修遵未完補冬官取裁纂緒未注所本

而益暢其說汪容父氏之言遭其摧拉不得不畏後生而以書述爲集字而成竟與于二十季持論胎合夫一奇也

妨于漕運一時經費浩緐省數百季歲修振郵之費廓千萬頃膏腴糧賦之地綜覈水道修復古人行水之利則溝洫田疇之治可以次修復舉行沈君溝洫圖具有其說雖小有齟齬而大體已賅足資采納云云

孫佩南同季宰宿松創問經精舍將課人士以經術文藝未舉而去予爲續行之說經雖僅緒弼夫漸識門徑辭賦頗有佳者周生永濟菱沼烁柳句云人老西風又一季張生燦楓樹人句云詠絮仙才已嫁王均可誦也

會稽趙撝夫作令江右刻讀書五集冠以臧鏞堂韓詩遺說由獻傳鈔足本又張皋文虞氏易事夫予與戴子高所訪得于福州者餘多宋寬之士叢殘之槀

許季仁太守碧聲吟館談麈記養生要語曰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算言肺金自全動靜以敬心火乃定龍辱不驚肝木斯寧澹然無欲腎水始足

撰方存老輔仁錄敘輔仁錄者存之記師友之言爲書四卷多可觀感摘記于此　許鼎玉峰曰人有善名最不易副　方士超魯生曰筍初出土便解籜仏于霄之望已樹初拱把便結實仏喬木之望已學問須循序漸進　馬三俊命之曰人當立于風气之先不可隨風气走　甘盤愚亭詩曰男兒但要循天理餓死首陽是善終　張泰來瑞階曰憤時疾俗終歸于薄　朱魯岑曰發潛德之幽光必卻如其分使死者有知亦仏愧乎其言誅姦諛于既死必

務求其實使死者有知夫仏恨乎其言不然非諛則誣也

吳竹如曰王祥孝而不忠夫由全馮气質未嘗學問祥爲孝順用之君臣之間則爲諂媚　何愼修子永曰人之學問須於向來不足處有長進若但于向來好處上長進恐弊病夫因之而長

萬斛泉清軒曰一日居乎其位必求一日盡乎其心一日不克盡其心卽不宜一日居乎其位　程祖植曦之曰向覽隨園詩話愈當時士大夫之言論風旨歎宇宙之亂機早呈露于彼時風气中矣又曰儒者之言不必問其說之行不行當問其說之是不是　賈坍蘭泉曰气稟所拘終身如枉桎梏物欲所蔽到處莫非嚴牆又曰耐不住三

字是有事時的病閒不住三字是無事時的病　吳竹如
又曰講學而不切于躬行似于辭章中添出性理一門與
帖括何以異乎又曰文字應酬既害正學又損元神　敎
冊賢丹甫曰與常人勿談文勿論學彼以爲形其所短
楊仲乾曰細推名心太只是利心太公清濁之分惟胷中
多一轉折耳　胡純伯艮曰天下之苦孰有過於私欲桎
梏時形局脊者乎又曰無聊二字躁動之根也又曰古人
禮文簡重令人率略古人多事所以省事今人省事所以
多事
閱葉已畦原詩此沈歸愚尚書之師也所論精實者十八
迂淺者十二然一傳而後遂苦陳腐或者濫觴於其師之

主張理與事郎不必然矣
十二月讌病受代衣裳在笥印綬辭身文字詮癡性情抱
獨此後儻容寄傲監水爲盟佗年回憶登場搔頭一笑而
已以上丙戌
閱七家文鈔七家不足盡近代之文此選不足以盡七家
之文望谿安雅而失雄健海峰整栗而病枯中梅崖峻拔
而苦蹶張秋士清削而傷單薄憎裒骨力音節足名其家
而胷次爲我法所拘茗柯有韵味而少精神大雲有精神
而短韵味然皇聞溫然君子之風矣
閻勤炯甫選刻同時朋交詩篇曰舊舊集中多相知故人
今則塵有存者敲吟嘯然掩卷而罷

正月之晦解裝安慶已決歸計眞邁廬矣
校定桐城方宗屏廬白室集詩文皆得雄直之气稱心而
言不求工於音節字句而志識卓然扶質立幹如其爲人
明季桐城姚康休邯太白劒二卷皆論唐巢寇時事蓋感
當時流賊而作觀錢飲光序當日有刻本此寫本不知爲
何人傳鈔姚葊史忠正幕下士目擊世亂犇走辛苦不獨
陳古刺今情事適合論議葆莊諧頗恢詭矣傷心之言宜
其過當也
陳鄂士書告王松谿人日病逝臨危有詩題云病亟矣胷
中實無一事作詩留別仲修知君性急數歸程君未來時
我欲行拖泥帶水尋歸路賞月迎風約再生笙崔九天皆
我侶鬱鬱三月待公盟皖公山下牽來別記取千秋萬古
情讀之眼枯心碎
都昌李乘時秀峰妙香室詩才气込前奇情妙理甌北船
山能不卻步
佛滅度日江舶展輪辰巳間泊上海不到春申江上十三
年矣填闤戛甚幻詐日多所異者鉛槧生涯書估竟爲大
宗爲意料所不及望日征人到故鄉矣
攜兩兒上冢後薄游湖水淪漪四山如妝入鏡靈栖込恙
游侶已稀魚鳥親人鬢霜送老得不感槩係之
閱阮亭詩餘一卷與予舊藏寫本歧異嚴修能柯家山館
詞婉約可歌袁湘湲珧瓊館詞秀潤如秋露中牽牛黍也

謁上元何青耜先生自粵東解緺使任作寓公杭州八十
耆英聰明如少壯接襼論文如入古圖畫見高宰平教授
五丈神明夶不衰
吳下新刻定庵文補遺於已刻之文篇目不同複見至六
七首似竟未尋檢可謂鹵莽矣
鄭小尹六書淺說平易近人未及胡氏管見之碻摯
曹仁虎轉注古義攷語無歸宿轉注之說曾文正得之然
夾漈已開其先
葉調生吹網錄溫若有餘想見斯人必有道之士
錢謙盦瓶波亭詞一往情深似謙牧柳惲詩篇也
元和沈四山人詩錄六卷甚高秀所謂山水清音夶有道
之言也葢江弢叔之友

金石聚十六卷衢州張德容松屏鉤刻瀛魏六朝拓本攷
釋文字夶頗精宋學識中下未云詣極證石鼓爲古籀語
最碻至婁山刻石定爲趙武靈王文字皆不類戰國時未
可信也近出之鷹孝禹表逌峻既書甚古季地亦合紀
載之體疑非所疑卽楊量買山記夶非後人所能僞造張
君以景君碑筆鋒如折刀爲精鑒所撫古蹟一以平方之
釈入紙開入鐵側古來渾穆逌厚之法殆盡夶可云妥作
人言太守於近世所出如吹角嘯沙南侯諸刻皆以意增

少子早飲香名翱翔幕府詩近中唐少壯經意之作皆已
散佚宦浙後季輩已老性本沖夷不失故步子悉心理董
大凡清越有笙笛之音文以論閎政術者爲上卷譚藝紀
事爲中卷襍著爲下卷稍芟薙應酬率爾之篇以報世載
文游之契
審定友石齋詩集古民先生遠師梅邨近接穀人而採源
於劉文房王摩詰志和音雅力洗緜豔亢厲之習爾日正
讀樊榭集覺先生五七言古詩相左右紀羣之拜垂世季
夙咎諾責得以讀定遺文亦歸來一快心事也
審定夏薪卿枉茲堂詩六卷畢薪卿逸才天賦少學韻語
寓意卽工子以咸豐六年客京師薪卿父子儀農曾世父
爲小友別七八季故里邁亂定歸薪卿聞關自西安歸
娶已有詩數百篇子爲秀水學官有書規之已而薪卿弃
諸生官吳下仕皖連蹇縱飲疏放家又中落比子罷公車
閒晨夕薪卿舞象之季以詩見質製題結調有成人風引
作令皖中而薪卿遽卒枉吳治水經注亦未卒業今年吳
于修吉士以予歸里出薪卿遺稾匄爲刪正箸錄三百餘
篇音辭高亮差有合於作者回憶當季羲展之游雲欽姒
兵紫笙客姒子儀亦偃蹇需次府同知前浸薪卿名家俠
少才性過人一官落拓沈湎以終衆老故人何忍聞其恍
槩之歌哉爲序一首所感既深其言絕痛以示予修乃曰
審定無錫秦大夫濬如虹橋老屋遺稾濬翁爲小峴侍郎

泓峙蕭瑟要亦亾愧其言子修薪卿中表也
楊大令佩瑗葆彝刻大亭山館叢書未竟數種屬獻校正
張皋文先生握機經正義以經師家法治古籍語多慤至
篋中有明曹允儒集注本諟正文字張氏多與閻合劉海
峰文鈔二卷亦張先生所錄取校海峰集新舊刻本字句
異同往往張本勝豈有所點定耶
東瀛刻本古逸叢書校讀急就篇爾雅論語如佳山水游
頗引人入勝也
讀勰融齋先生孴槃陳蘭甫先生東塾讀書記如飲醍醐
二家皆當補師儒表通儒中也
審定蔡子鼎金石存略四卷子鼎喜蓄碑拓鑒別甚精虛
日七
嬌之論一埽而空陳義甚正子魏受禪上尊號曹眞王基
各碑多致貶雖品隲書孴而眼照古人絕不隨人作計予
爲老友薙髮其枝辭長語稍正譌失當敘而傳之予留是
編案頭三閱月本欲盡出篋藏一一攷論類集中金石跋
一種藉以脫稾乃瘴暑久病不能卒業小料理之猶未盡
予懷也
校吳西林先生說文理董前編四卷後編六卷先生尙志
著書朱霞白窪讀王蘭泉撰傳如見古高士童幼學詩私
淑臨江鄉人非一日矣吹豳錄樂經鬮業不表于世理董
遺編若存若亾衆莫得見此殘槀十卷乃知儒師卓尒獨
照開先後來江戴王段諸大師其書滿家而引喈開山約
略具此矣舊艸師儒表前不及西林後未及融齋蘭甫誠
非定論也
碑客持各拓本來有一紙似瀟刻文曰惟斯新政假貸貧
人監護大夫齊人君卿方正散金義直恩周立石刻辭我
里不亾陽文八分雖云石刻乃倡傳文筆孴頗近孔宙新
政云云疑葬朝而字體似東京也
同季爻孫彥清來以寄龕文存刻本見貽浙東羣英茹古
力學子珍彥清爲職志彥清握手使子益惇子珍矣
俗餘杭褚敦伯所藏意林第六卷補逸爲汪選樓校本枉
周耕厓以前此卷一刻於海昌蔣氏斠補隅錄再刻於貴
筑楊氏訓纂堂叢書而皆胎於此本今日遂寫入卷方與
日七
許邁孫謀刻成善本以貺將來馬氏去取有神怡如入瑤
林往往見琀披文相質範性寫情正復取之不竭今日之
邁儒通義比物比志也
前夕夢中有人論陸務觀可以從祀孔廟甚奇
褚子方太守丈維屋尺牘家書橐百數十通率爾命筆不
修飾而成文語皆由衷見三十季所歷數千里所設施可
當年譜可作語錄天性鯁竺涉世又深此卷頗勝人閒斧
藻文字
胡獻嵇和予詩有捷徑不爭同事諒名山有約室人知筆
亾俗韻偏書獄鑰有餘光傻照鄰老衣已成今作手假歸
未改舊吟身語長鄭重殊愧其言

小住滬上聞宜昌楊守敬惺吾在此相見甚歡惺吾自東瀛歸積書至二十萬卷所得唐以前經籍卷子本及宋元難得之籍甚夥海內未易儷指王謙齋陸蘭生邁拙存太守皆得見於逆旅鳥程凌子與桐城蕭敬夫久客誠一時勝集矣

蕭敬夫三率前與予相見于方存老柏堂別後心目中以予爲髯嘗爲白未言之已而知誤今日以二絕句見投曰昨日人還自皖濱傳君狀兒一時新若非別有陳驚坐定是如來有化身故里詩人高逢夫關心搔首久踟躕爾來尺素如相問先報尊容似大蘇此段可入詩語子瞻世以髯目有石刻自題畫象衣敝有髭耳

往在閩中得陳碩父徵君手校宋本淮南王書珍爲鴻瑰

滬瀆逆旅十日句留中寒驟病淹意馳牘移疾請去官蓋序補舍山邑宰方檄莅官既罷皖游又東歸裝造化小兒日日以毘鬻成案見困芸生而已

安吉吳昌碩詩篇峻削剝落凡語有傳青主吳野人之遺風與故人洞庭秦敝之分鑣齊軌足當衙官屈宋之目敝之詩取徑中唐五言近錢劉七言染指蘇陸大體最近梅邨往季評爲山水清音無假絲竹者也

抵杭州郵亭曛黑入城喘喙回車無佗日之悔免意外之憂蕉萃誰憐沈淪自取入門幾作再生歌也

葉子奇艸木子八篇往往藥箸書能氣不懟匿心民物根極集皆未采入甚矣纂脊之難剔言逃作平理要不在郁離子下無愧儒者之言克謹篇引貢禹言閔

除夕亾一事縈心亾一人入室耳官漸歲肝木未平但塞
吾聰夾鐲怒之要久不作詩匆中似有千言萬語要夾閒
言語耳縱筆書之自午至申成五言今體十二章乙夜就
枕意有未竟復成四篇改歲三日再賦凡二十首以上丁
亥
龍陽易佩紳未子江蘇布政謝病解組以小除日至杭維
舟爲風雪阻道未入城以詩來約解裝俞樾後相見有千
春眼淚無乾處明日相詢此最先之句咸豐戊午未子與
莊中白送予廣慧寺三人相嚮哭失聲後未子與子書曰
廣慧寺三副眼淚可以干怀詩用此語棖觸卅季舊夢老
懷何堪未子長予五季頴澤神充顧慚疲病上元前日榆
園主人許邁孫招同王夔石侍郎汪予用許子社楊春浦

高白叔有齱春之燕子遂拉未子爲不速客談諧百態豪
气如昔如長安酒肆中也上元夔老攜尊觴餞未子入此
歲來雨雪泥塗晴未五日昨猶大風今日煦如柳惠清若
陶潛梅萼未殘雪色如灑心目始有春意故人健在老謝
謽裾圓藤朱履居然畫圖夕陽影澹丁甯後期吾輩萍蓬
離合可識前緣正當眷此良辰不必重牽別緒
藍洲寄崇百藥齋集陳璚說文引經攷證至祁生先生合
肥學舍札記溫粹入道之言左傳音義二卷家塾講授可
以單行陳氏書刻行未久雷浚有引經例辨已摧剝之矣
偶憶鉛山蔣氏樂府有淡月東昇日西墜鍼箱線帖消除
過二語可謂聲淚俱下矣

張樵野星使美國寄書千五百言隱軫回曲文體荏鮑照
江淹閒
偶以羣書治要馬氏意林校淮南書頗有藏本宋本所不
逮治要節刪頗具敘旨意林多改竄夾非率意爲之者
嘉定葛其仁鐵生廣文味經堂集選言不富而植體必堅
摺語必安叫譆楊槩之流當之自廢所謂使人意消者也
游黃山記殊有蕭寥之致廣文有小爾正疏證又與彭炓
士輩游固知瀹雅之士未有不以文會友宅心經訓者也
嚴蓉孫方爲人篹緝小學書時時從予問故予又從蓉孫
傳觀曩詰治說文已刻未刻諸書聲音訓詁日益加密而
傳會虛造之病以起近日所見許夢西讀說文襍識珊林
先生讀說文札記鈕匪石說文校錄王菉友繫傳校錄席
世昌讀說文記苗夔說文聲訂互有短長兩校錄最優聲
訂最劣今日又見江晉三唐四聲韻正入聲韻表古韻表
字母通說所偁古有四聲仍不免削趾適屨所采夾不備
論入聲較有條理竊謂四聲通協晉三已自言小戔一章
再三改韻恐夾彊古人就我
審定詞律拾遺張韻梅校語精密固多肊說夾不少徐君
拾紅友之遺綴羅掇失不無襲謬因譌且生澀俗陋之調
未備殆可廢也
亾友夏鳳翔予儀婁日山房詩四卷丁巳戊午間京邸共
晨夕卽讀其少作題識猶在卷耑已而故鄉兵甲子儀轉

徙至關中改官山右往來河華間詩篇日富念亂憂生風
骨遒上一權監掣旋又改歸吳下比亂定重逢徒有慕歆
犇走憂患嘗病遽卒子儀少席豐厚厥考松如先生爲東
軒吟社中人弱餘堂集猶是杭厲以來老成風格弟鬻翔
紫笙通疇人術業詩不多作高蓼朗詣步武唐賢子儀意
在中晚間學東坡秀發中夾有奇气令子曾傳詩通比興
居然名家夏氏三世知名家以遭亂中落紫笙客死南海
子儀父子仕宦不進語多鬱伊子讀君贈予及哀子陷寇
喜亂後再見之作怦焉心動哀感深矣

朱康壽涤鄉肇棄四卷筆棄記見聞近事譚粹
則商量文藝枉說部中雖近宋人

孫可之集顧千里校宋本有跋云道光丁亥曾爲文粹辨
證不知當時會刻行否予與許邁孫校文粹近一載矣當

偏訪之

孝拱撰詩本詮夏定小雅篇次云六笙詩本未編入瀛世
固恆言三百五篇孝拱自敘云有作詩之詮有讀詩之詮
有太師采詩瞽矇諷誦之詮有周公用爲樂章之詮有孔
子定詩建始之詮有賦詩引詩節取章句之詮有賦詩寄
託之詮有引詩以就己說之詮其言實有金湯之固

閱詩古殼初刻本其言明清而毛傳明義弟二篇尤觀其
夙未寓目郭晚香同年新刻見詒誠通津之筏也

則據義例覆校補以舊唐書及唐人別集二十餘家文粹
原本有意義者皆不欲勇改謂姚寶臣所據必勝傳刻之
籍且恐有裁制譌正者乃有寫人槧工之譌跋蹤跡顯然
刊正一二字不覺色舞又有文粹精當之字句後經朊改
倉卒莫辨者審正百十事益信三豕渡河彼方以爲實事
求是耳

校易林宋本士禮居譌敗不錄今本可從不少也陸勅先跋
云絳雲舊藏本有全注深憎其不傳

見舊拓僞周順陵碑明季石碎今世殘字僅存此本尚少
數百字楮墨古色完好得二千餘字即非孤本海內當夾
無多孫伯淵續古文苑著錄從汪退谷手鈔本後又見舊

拓補校則汪所鈔非孫所校是海內非一本之證

閱江陰孔廣居說文疑語多馮朊所謂鄉壁虛造者矣
閱姚氏說文攷異臚陳諸本似鈕氏校錄爲有別擇也朱
士端說文校定本撮要行世語尚平實由閒過从己之字
定己爲飞古文言之成理而未確

前日收得汲古閣本易林與鄂刻有小異乾之咸女責以
富可知爲女淸之誤今作女貴者由靑而眺繆也

鄂陳餘山竹林答問說詩完密精詣泰興吳師最激賞之
光州趙月樵大令芷雲閣詩鈔五言如殘鐙支夜雨閒竹
使妹風七言只緣性冷詩纖澹偏到天寒酒不多男兒當

學萬人敵才子誰無一字師芳艸自隨人意遠好夢偏向
夕陽明絕句憐儂不及卿飛起猶得隨郎上繡鞍楊夢邨
知肝膽奇男子卻在空山老屋中贈人
風日姓好有雲栖之游棄筍輿循江千一擧空明之趣入
山望叢篁叠翠中一徑通幽精藍修葺八道場瀹山泉滄
伊蒲後拂竹意行坐山亭清話遂時憶亾友高昭伯喜誦
郭頻伽直以一身穿萬竹忽然四面立羣山詩語以爲善
寫雲栖之景此事卅年前塵网网
夏遂卿孝廉會佑紫笙舍人之孤也持紫笙遺詩春暉艸
堂集屬予審定少作差弱丙辰北行以後筋力千高岑出
都避地憂生念亂成就于浣雰已而流寓嶺南吐音高亮
寄興深湛而宮商觧會尤有琴笙逸響一家獻詠三世文
藻人各有集湖山有美數十季閒如夏氏者殊不多見
偕餘杭褚氏嘉靖六季張大輪校刻文粹正譌補敗足爲
善本然增減皆刓板改刻可見刊成後博采校讎必有以
佗書改本書者蕭敬夫書來云紹興九季宋本胡氏所藏
即顧千里所據與金近園同撰辨證者也宋本尚在人閒
辨證成書未刻
購坊刻小字本易林出于士禮居而又有與黃本不同處
校畢乃知鄂刻百千本多可取而汲古本夾有精碻可從
佩珓所藏愛日堂本注卦之複繙最略閒有勝毛本之字
茫茫一枝曾畫春山筆夜雨烑鐙賦悼亾
綜四本合勘奈非來是正不易易林多經師遺說直與

白虎通義相出入每當疑義不可不愼言陶心雲言丁儉
卿釋文疏證中往往訾謷黃刻安得取以進退駁文郎越
旬日心雲寄丁氏易林釋文寫本至矣
吳牧騶太守小匏廬詩話十卷隱秀庸峭所取不蕪穢可
信其自爲詩可信其爲人
孟盧札記八卷嘉興沈銘彝箸談藪述聞洮筆安雅言外
有澹靜幽慨之致庸閒齋筆記不中作僕卽冷廬襍識尙
遜其儒永也
海昌陳仲漁先生簡莊文鈔六卷樸至溫潤經生善士之
文正不易到聞說文正義遺稾尙在人閒吳門莊
之矣

錢禮部笹仙書來得吳門費念慈屺懷寄還予甲子季在
閩寫定董子書稾本此本戊辰春在上海示龔孝拱屬爲
審正遂巡數載而孝拱物故叢殘淪落不可知乃爲費君
收得輾轉歸楚人之弓夫可異矣校治董子原本尙在篋
中佩珓今季過錄一本旣重得舊手寫本頗恩整比成書
矣卷耑子高題簽見之棄欷
亾友江山劉彥清嗣子毓盤子庚有權香館詩頗欲唾弃
凡近五古有近篋中集者尤激賞其詠蘭二語春夢遲莫
逢三月心事馨香又一季
張稚樵悼亾詩有一首云海水難量記恨長悲君悲我兩
茫茫一枝曾畫春山筆夜雨烑鐙賦悼亾

校駢體文鈔是書予二十八歲時初評識於閩中者已亾
失光緒乙亥再評于金陵貢院閱五季庚辰三評於全椒
官舍脈略是正康刻誤字未及發書校記各本異同也先
是戊辰已巳閉家屠交武進莊仲求傾衽談藝仲求讀書
最精密校本盈數篋尤致力者三國志是書則與楊佩瑗
同校讀時二君客楊中丞幕府也人事匆匆欲傳寫未
果分張十五季是書未嘗不在篋再三論文卒未一一讎
勘衰病歸休杜門息影稍理故業時仲求官閩溘逝數寒
暑矣鄭笛酒罏徒有腹痛以同岑之好重與佩瑗游析疑
望益歡若當季戊子秣晚得假佩瑗舊校是編點勘研精
然否異同蠅頭茂密予先僭易林襍校各本人事作輟粗

畢延壽書仍未寫定而已歲餘短景矣是書溫故兼旬卒
業老作長恩病滄特健聊書本末以識因緣冷淡生滔慨
吾仲求天上修文無復賞析聞當季楊雪漁授經節署亦
嘗迻寫一本不日黔陽使車歸來更當取以拾補
刪定陶子珍潠廬詩存二百餘篇高秀肖其爲人正不必
壞謫仙畫少陵也子珍幼學窮經遂巡宦達摧蘭埋玉中
道無季展誦遺文心枯淚涌子珍詞稾刪存百餘章初學
姚大梅傷于碎澀庚午以來予力進以姜張詞格一變通
籍後一意清綺日趨平正有陳西麓方千里筆意似又一
變也
嘉定陳詩庭讀說文證疑一卷卷中精碩語皆王菉友所
主故王氏爲集成
薦士未寅同年未　廷試卒遺孤守隅年十九能讀書
方欲撰說文孳乳表張忻木以女妻之不獸爲未寅幸有
子也
鄧嶰筠督部雙硯齋詞宋于廷序之忠誠悱惻嗌乎騷
人喪回乎變雅將軍白髮之章門揜黃昏之句後有論世
知人者當以爲歐范之亞也
劉子庚以影宋寫本淮南見僧又彥清手校莊刻本顧千
里校宋本與陳徵君本詳略互見彥清博采梁盧孫諸家
校語足爲淮南弟一善本羅榘臣欲撰淮南釋文得此已
十之八矣莊刻所舉御覽未盡可謂粗牳藏本眞僞且

不足辨茅刻本尤可廢矣謀刻是書以竟二十餘季夙
信尋繹舊文實事求是撰釋文二卷碻信爲焦延壽撰戴
侍故事體兼疏證於西漊以後闕入不少然多可信文字
異同每從毛何二本不用宋本辨正顧千里翟文泉牟廷
相三家之說尤持之有故是藥頤志堂叢書有目未刻近
日南壽書院叢書刻之未見也
除日檢篋中先詰論淮南書之說杜門不出殊蕭閒也以
戊子

鄧太守笏臣空一切盦詩五言如泫泫瀟江水城上有高樓（黃鶴樓）官私都莫問煙月暗前汀（閘龍）大廈誰氏居儼然逈旅客纍纍北邙山萬古人安宅（北邙）帆駛河流直雲深塔影尖（禪房）池暝魚爭穴庭喧雀趁巢（秋夕）直率少媚嫵老奈愈傴彆葵七言如彆景模餬雲妒月鶴聲淒緊露零烋又月轉閨干嫌夜短風吹裂衩倩人扶（徨憶）絕句有隱仙庵裏桂彆香正學祠前菊蕊黃落葉打門浩一寸教人那不憶家鄉五古則勉旃篇七古則章臺吟眞气盤鬱皆無愧古作者矣

王懷祖氏讀說文記正定鉉本漏落聲字之譌語皆精碻

王菉友氏校正鈕非石新附攷中言古人段噆有三例甚諦又曰古人皆以耳治今人皆以目治名言也

吳晉王太守處州堯權回以李北海正書葉法師神道碑拓見貽追魂碑行書此正書未見著錄又謝靈運詩刻及宋人題名亦各家未載

許子曼同季自平度寄翟文泉易林校略至予求之方殷可以推正丁氏之然否矣

予聞長白宗山歗梧郡丞名字由侯鯖詞五家中吳晉王爲卅季禧姚鄧芬臣俞小甫邊竺潭歸里後譚藪甚歡而宗許已前年今者校定遺稾詩篇秀逸詞旨遙深徧著文外猶紹之有味且嗣宗至慎頗有見道之語蓋心儀之扁同張坐隅以寄蓬蒿鼠壤之慨

閱陶子珍與綱齋日記二卷劬學佔畢程課如童子證經討史條舉件繫詩文襍纂夾亾虛旬腐心鏤腎欲與造化爭欲與古聖賢人寤恩亾窮必爲傳人然而令名不與壽考期矣

葉槐生貢士績學善病著書未成研精校勘博綜羣書主講上海相見甚歡以爲鄉井耆舊凋喪朋輩夾且闃寂槐生新交足張吾軍今季悼亾歸里過從神情蕭索遽捐館舍可謂有才無命矣此又一陶子珍也挽聯云朋好已晨星方期遠密商量與子論交尋舊學人生若朝露到竟功名幻景有才無命誄登科

俗高子韶滬上活字新印縮本圖書集成文學典作者列傳至千百人學如牛毛成若麏角能廁此千百人已大不易矧不欲爲此千百人乎我曹當謀有餘于千百人之外

字學典後坿文房攷書人列傳夾緐猥矣

秋日淫霖平陸成江浙東西哀鴻滿道矣

校鍾文烝子勤所纂定魯論語襍用諸本不純師洽不若徐新田魯讀攷爲不溢不濫也

程蒲孫言中白有自定內外集寫定本在蒲孫所又言龔孝拱有說文理董棄本在吳下又蒲孫方輯定鱣先生季譚云

校獨笑園叢鈔四卷永樂閒出使徼外記程竝述各蕃部形勢風土習尙今日西北洋猶是也後二卷王尙書瓊守邊經畫之蹟不無夸詡然主守不主戰固以趙營平爲洽後日熊王之失正坐不能固圉耳

嚴章甫者鐵橋廣文之弟著說文校議議云許氏所謂讀若皆說段俗非正音又云重文皆注中語不出篆文後人依注增之又云陸德明釋元應所云說文作某皆說文自有正字經典自用假俗不得以說文改羣籍此其著書大要

番禺葉南雪太守衍蘭介許邁孫以妹夢鱣畫屬予讀定綺密隱秀南宋正宗于予論畫頗心折不覺爲之盡言

近日合學海堂南菁書院兩刻經解取石印本分經類次先正授受淵原淺深大小付後人探討耳然合觀之稗販專輒二者尙鋟可斐者十之四

王夢薇撰說文逸字輯說大意謂許書說解中兼有隸俗通用字不盡本字且不必盡有本字最爲通論卷首論十九文其字當有而不煩補篆可信也

嚴章甫又曰凡言夾聲皆本部首爲聲以此爲獨得而毅然專決一一質言於是許書引經竝亾師傳異讀而全書重文皆可盡刪似非闕疑愼言之學惟言隸變通用字說解不拘注中無正篆之字不必盡屬寫改亦不能據補佚篆此意與王夢薇不謀同辦者矣

嚴氏又撰五音類聚十卷其言曰古亾韻字音卽韻禮記聲成文謂之音是其證古音莫備于說文凡言从某某聲謂之形聲孔通也香芳也字乳也酉就也天顚也謂之諧

聲形聲之賅諧聲猶段偕之賅通用或謂說文詳于義而略于音斯不然矣據其成業撰五音類聚以聲爲經形聲是也以音爲緯諧聲是也四語不安以形聲諧聲爲二六書爲七書矣但取許語亾藉羣經重文讀若次分時代未盡足取自生蔀障有不備者偶一舉之羣經韻語次脗以濟諧聲之窮非端賴乎此也故以聲爲紐同聲相聚而音成焉五緯各屬不相混淆有正變亾通轉云云其目宮類東音弟一商類陽音弟二以上一卷羽類支音弟三支音支以下一司以下二乎以下三少以下四角類蕭音弟四肅以下一乙以下一丁以下二大略以說文乙以下二全以下三

宋本陶集汲古閣毛氏得之顧伊人相傳以爲東坡書者

毛氏鉤刻後傳本不多鄂中覆刻毛本心雲購全板臧穫山艸堂印行海昌吳兔牀本陶集則湯注本文字宋正如桃谿源詩敘之規往詠古詩之田子泰毛本仍作親作春不逮湯注本蘇書之說似未可信

竊願發篋中小學諸書依許書部序有疑義異說各取一則曰六書定論不能定者曰六書愼言大旨歸于簡要前日程蒲孫言許氏之言曰曉學者達神恉今之餖飣毛舉之言如何可識古人之神恉蕭山王氏說文訂補之說劉字庶乎知神恉矣

張行孚子中說文辨疑語多精碻而平實可信

孫月坡選絕妙近體三卷多幽澹怨斷之音可以當中唐人詩矣今奉游鄂交關季蓴乃知集中有僭刻名氏者庚寅八月記

閭中聚紅榴雛集詩言倡揚幸劉之波惟枚如多振奇獨造語贊軒較和婉入律

漢軍文焯卓問疲碧言持論甚高摛藻綺密由夢窗以跂清眞近時作手頗難其匹

故鄉三除夕矣翁尚健飯婦不下車兩季後再遇壬辰藥店尚餘龍骨千載上任予甲乙大樹且容蚍蜉以上已丑改歲十三日南皮張師以武昌經心書院講席相延書院爲公視學日創構課郡縣高才生以經訓文辭略同詁經精舍及學海堂之制師爻風期敬諾戒行

校高子容遺詩往咎笑言酬對如夢如塵猶憶初定交時皆擊節許爲直到古人邶老相見猶語平生一旦分張遂有方回莫贖之歎

張樵野太常海外歸來過訪蕭齋傾談移晷溟勃風濤惟出詩稾見質如南飛此夾無島鶴東坌長江有大風八千里外初歸客十一月中最冷天臨水樹橫臥吠人犬倒行賴長季身手持險得平與使者溪言多可慨息

發舟過超山下萬樹梅夥春風亾恙廿季前諸老清游已成陳跡復堂詎句枉蒼煙野水中矣

序南昌萬劍磵民磵龕詩艸諧鬯情靈興寄幽遠佛染蹶張之輩望而僵走與蔣幼節郭晚香酬和最洽遙聞聲而相慰異茗同岑此行將握手海上次勝緣也

同子長蒙未游范蠡湖落帆亭諸勝柳色依依迴黃轉綠
林亭疏野桑石靚秀泉壑迢遞箐竹暎帶酒家於落帆亭
祀劉靈禹夙非酒人未能頌德茶語而行
滬瀆接吳菊潭萬硼民吳滄石倪雲劬說劒傳杯傾衿抵
掌次可云物外之游矣
吳滄石齋頭拊缶製古雷文致工今日目治之一張樵野
太常寓齋見繆幼岑使俄彙編今日目治之二鞠潭案上
見正書北極寺碑拓題鍾繇書未見著錄疑是集字如周
孝侯一石然何處得元常正書千數百言供其掃撦鞠潭
廿季前得之李笙漁今日目治之三淩子與寫樓出淩忠
介公與子書墨蹟殉國時絕筆尚有別父書分授佗子姓
名公與子書墨蹟殉國時絕筆尚有別父書分授佗子姓
成馨逸
安研書院講舍當黃龍山下訪者舊遺書得見瀼川秦篤
輝榆邨讐書三卷曰冒道篇比事篇冒道續篇論學論治
平實切近首言五倫配五行朋友如土寄王於四時奇而
頗碻其佗精語如改過卽天牖其衷悟惡卽天奪其魄

不可蹤跡今日目治之四忠賢手跡如拜衣冠最爲眼福
再覽滄石元益寓廬詩稍薙一二支弱者竝世殊少此幽
清箔筠之聲也同人勿淺視之
俞成之來訪談海鹽張爾耆揅譬林紀事甚精刻本傳世
絕少記此以來
輪舶風月凜寒過九江風小緩晴波曠邈黃州上下城鎮
縣絡形勢攬結眺覽初接病懷少舒停輪漢口渡江入城
解裝陳藍洲旅邸雲門次來語十八季離抱悲喜交集矣
吳澧園而在又將抵掌高談故人黃土有子溫文相對悵
悵
鄭湛侯皖山二別又八季矣見其三子少者在皖孩提今

已角丱有文會餘庠校日月不居推排老輩湛侯久芬室
詩艸少作韶令皖橐多澹雅律詩作仄調拗體夾疏古游
黔入蜀又嘗赴山海關軍前入晉藩幕中一變而爲矯亢
之格近三季鄂督幕府心力稍積放矣
成馨逸
安研書院講舍當黃龍山下訪者舊遺書得見瀼川秦篤
輝榆邨讐書三卷曰冒道篇比事篇冒道續篇論學論治
平實切近首言五倫配五行朋友如土寄王於四時奇而
頗碻其佗精語如改過卽天牖其衷悟惡卽天奪其魄
天下亾所謂大善也小善積焉亾所謂大惡也小惡積
焉亾　未有家不理而治可移于官者也　教子孫當以
賢詰望之不當僅以科名望之
人人不知我夫無可知者矣　舍平實而言精微不精不
微者也　讀書入眼易入口難入口易入腹難入腹易入
手難入手易入足難　心直者多疏君子每被小人之害
者疏而已矣心邪者多險小人每占君子之先者險而已
矣　管仲者周公之皋人也商鞅者管仲之皋人也王安
石者商鞅之皋人也　言有甚美而不適于用者言有似
偏而可救夫時者性情通達則難處化處境之高才也心
气和平則血脈固卻病之要藥也　鼽病五季矣深有愧乎其言　秦氏又

南皮師坐上孫中容同季談周官先後鄭之學新成周官正義六十餘卷條理完密專門之業也有人哆口左氏進見於陳克劬子勤同季齋中于勤文自適已意必不違之退必據云據經傳疏證不信周官禮以爲司空不掌百工凡三易六詩六書無不用其推拉遂謂孔子作易六十四卦不出文王讀言一至于此古曰飾六藝以張橫議回念疇咨信左氏不傳春秋今左氏春秋不當日左氏傳漶以來師生授受題之　夫非一人手定所謂五十凡者往往非本書之意百國寶書左右采獲何嘗依經發傳又何凡之可言耶茲事體大當博訪通人證成吾說

閱錢先生衍石齋紀事有道之士有本之言不事閒架波瀾而溫然粹然望而生敬敘事頗變化蹊隧目光不落舊唐書以下夾有錘字練采近中唐人駢體者權奇自喜歸告朱又笏補入駢儷文林也

閱桐城光布政聰諧律元有不爲齋隨筆十卷樸至充博兼綜四部此之謂細心讀書擬之其鄉莊援鶉之上

見張崇蘭漪谷悔廬文集气體高絜語見眞際卷首性說平義爲孟鄒郵人中以五德之偏極至卽爲惡洞心之言

儷體三五篇結響道疋志趣固洽容甫先生也有爲人作謦語敘與予論有笙磬之同又見朱月樵詩刻叩玉之音

淩雲之气略近黃春谷道光中大江以北有此作者子夙爺劉未聞知然則平生揚扢之志豈易言髣識哉王句生

止巳光陰蕭然裘屐諸生接席伊吾絕似鄉塾不意養遲尙爲學究終非秀才耶麟比疏窗分鐙走筆看諸少季馮几屬恩悅忽四十季前風味當時朋輩已無人矣少季爲誰泰興吳守訓孝膺定遠淩培篤臣仁和周紹涑梁臣錢唐邵孝章伯綱

積雨旬日夾見新月裘回庭階方喜姓而礎潤如汗雨意未已二更猛雨少選勢衰枕上聞洪北江伊犁日記天山客語終卷睡方酣聞空樓雨聲密灑霆雷如百萬軍聲急起巳牀牀屋漏矣兩炊許時雷雨始息重展衾枕已遲明是洪先生出關車行三四十里時也

子密招同繆筱珊太史樊雲門大令淩仲璇刺史三同季

出平湖門渡江琴臺登眺灋陽令君朱晦之後至集歙晴川閣疏風澹日浩浩江流激盪古裏飄零壯气千煤牙轸一寸心灰罔此襟靈付之陶寫莫季游跡殊覺客負名山耳雲門又拉月夢樓買醉再持觴酌灋陽之碧樹留人一櫂煙波楚國之夕陽無限低昂片席想洞庭之波來杳浮雲柀江城之雨慈游絕勝況遇故人蓋旗葭嘯侶適遇陽湖陸彥頗已卅季別矣方牧沔陽州也

楊惺吾東瀛所得卷子本左傳昭廿七季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諸本不叅三族字莊十九季闕拳可謂愛君矣注楚臣能盡其忠愛所以興各本敗臣字隱九季衷戎師注以過二伏兵各本過作遇山井鼎考文肴注一本作過

張歷民近詩登粵秀山絕句云珠江接滄海一色水如天見有歸鄉客坐子來日船又孤棲綠鸚鵡對玉谿生紅薇詣士進言如諫果回甘憎柱下場時李衛公又手裏深杯自在茶七言殊妙

王子裳比部同季函雅堂詩蓄思隱軫而吐音高亮可以形四方之風洞當世之變者表海壯游開咎人未有之詩境吾曹皆井牖閒語矣

浩乎亾涯者學蕃乎不靜者心此何爲也哉

吾輩文字不分駢柀不能就當世古文家範圍次未必有意決此藩籬也不謂三十季來幾成風气約略數之如謏枚如楊聽廬莊仲求莊中白郭晚香孫彥清褚未寅樊雲門袁爽秋諸遲菊皆素交新知則有朱又篔范仲林近日始見蔡仲吹王子裳之作所造不同皆是物也至趙桐孫張玉珊沈蒙叔張子虞許竹簣李亞白鄧石瞿則主儷體吳子珍高昭伯王子莊董覺軒方柷之方滌僧蕭敬夫顧子鵬朱莘潛則主單行始末易通彼我之懷矣

五月下旬六日又上江裕輪船江上雲山二千里皆如故人祇恐樹石有知笑萍蓬之猶汎機輪捭盪狎浪欺風裁舸猶震撼也

蕭敬夫貽予新安志羅端良南渡文雄不專一格此志爲今存郡縣史之首若滅若沒復顯于世文體清峻猶唐人風軌而于爾雅翼鄂州小集之琢而又不同第八卷仙釋宗白頭傳論禪曰第一不得依據畫壺盧第二不得向古人背後叉手第三不得守株待兔第四不得無繩自縛我繹斯言通乎文章軌範學問門徑將錄示同志二三人

劉海峰詩从別漸欺初日諾長貧難作託孤人誦之涕下見子容詒硯堂詩諮手稟冠奉游從枲舊言歡卷中當日子所題識及子容采子少作覽之皆如夢如夢

自歸里後閱幾旬水潦懷襄千里天津入都水陸阻絕可勝惕惴

沈穀成據重刻日本物茂卿海外新書寄予讀定錢泳初刻僞名不雅予欲改物氏遺書是編辨道爲綱辨名竟同

自注不獨欲短程朱直已譏彈愚孟大旨以孔子不制作爲非聖人孟子道性善不如告子杞柳爲桮棬之說大本偏激至此而所俛幸讀王李之書始指東國先詰非陽明中乎也安天下之道指禮樂言卓矣又言禮樂主于得悟則未識踐履之本未足以繼顏習齋之書閱竟擬書後以詒穀成非辺尚與海外人空言送雖惟以宋代儒術固滋弊滋多鍼砭者不中隩穴則變本而加厲承學者不可不別白也

秦椒之以徐雯山小集見示雅音矜寵片玉特珠自序引予題贈二律十季前皖中會合時作幾忘之矣

七月望後三日又攜瑜兒楚游別同人約歲晚相見滬上

逆旅再與萬硼民吳滄石章菡江章碩卿談燕追歡樊雲門挈家北征解裝相過得共晨夕淚眼離尊重理京蒡別緒雲門待海舶未至乃於酒所取別送子登舟江水趨南而子溯瀠與君揮手此會至近夫十季爲期鬒墮髮摧豈猶是當日洛陽季少鄀龔生懷西三鼓猶來輪舶送行念

鄂渚諸生又屈指相見矣

江夏吳光耀蓼甫詩學韓孟多慅苦之音如滄百合如歙滄酒爲加評識以韵味風骨進之文夾質而未綺癯而未腴略近皮襲美羅昭諫吳生季未三十揖有五代史纂誤補遺杜門讀書亾意于世予於文字目以猶者固未識面揚雄傳洞東賦灑沈薖子潛讀今播九河于東瀕顏注薖

仲冬朔日戒裝渡江仍上江裕輪舶過安慶時許子笠太守夾來告子莊郎子仲云逝蒿庵遺育僅五齡一孫矣可爲流涕

有人持叢殘故書百數十冊來售淩襍無序力疾繙帑整齊之皆別集惟櫂載之集爲足本趙清獻集爲舊刻爾季心目覺別集幾塞天地稍稍厭之又嘗風少俊嗜博涉者曰諸君爭讀未見書盍勿推燔已見書乎古人言讀天下書亦不可偏始亦此意

閱守山閣本宋陳齋俞廬山記云廬山諸道人游石門詩序見匡山集寺中會有石刻云嚮讀此文未詳所出嚴鐵橋古文目夾闕今始得之夾開卷有益矣又錢氏文子校

勘記斷爲文子襲淮南非淮南襲文子此不刊之論
上元何青耜先生壽終杭州季八十二先生莊京曹時獻
入都接席時祁文端以次名憲高文盈肇下今卅餘季淪
謙始盡先生官杭嘉兵備時充丁卯鄉闈提調楊後獻以
弟子禮見而先生則以故交相接折輩行加禮比擢粵東
藩使獻已作吏皖中謙病歸里而先生先乞休作杭州寓
公杖履矍鑠時奉語言推奬之辭不啻口出今季楚游暫
歸時方徂暑匿景未卽起居歲晚歸來卽聞公病稿衰藥
裏中竟不獲再見顏色回車腹痛如何可言
許邁孫新得查夏重槐陰抱郗圖卷題者自竹垞而下卅
人皆同時名輩查氏晚季又一一注作者爵里英辭妙墨
好學詩有雅音有眞气不染輕豔爾來打油釘鉸之流當
之自廢
除日晴好人事蕭閒不欲枯坐拉汪子用意行過高白耒
子韶同出錢唐門湖濱展眺羣山欲笑巳含春意茶語踰
時沿回水曲久之入城分道回尙未葺故山獻侶又復一
季大地回春依然前度得邁孫箋云但願二三老叟歲歲
健在如今日夾有何求老物推排藉以自壯以上庚寅
學使者潘曙琴侍讀陳蘭甫先生弟子也徵文考獻方續
移居黃酷園外丁亥四月歸里至今四易地矣無舟可辜
與燕同徙畫又之錢日少會指之列頗增不耽貧辛但期
輯輶軒詩錄以繼阮文達公前軌采聽虛車以校定見屬

頑健而陳書數十篋雖不讀亦且充目繞榻四男兒雖不慧聊勝於無如此遯廬不殊傳舍眞可合眼處之猶必種樹莊書埽地焚香結習郤抑生气郤不日出門二千里獨作於懷王見疏時非將沈江時作故太史公言憂愁幽思而作離騷云彭咸之遺則彭咸之所居皆謂直諫上洽古人非以死自誓以死懟君也九歌十一章合成章洽皆哀懷王東皇太一大司命指王少司命指頃襄湘君湘夫人隱寓子蘭鄭袖山鬼指讒人河伯謂懷王渡河秦人遮道國殤指丹陽之敗王終客死於秦故以禮魂終篇自新安注屈漸求平易洪氏集注得失相參林西仲李安谿諸人大都以目論爲心得屈言日出數十百家如畢君言一意求明白曉暢要亦言之成理

監利諸生革鳳翔來見初以爲希姓也示以明靖難忠臣黃公子澄事略乃知被禍時四子行遯長愈元走監利窘圻汎之滄湖院築東西兩墻倒植二楊而祝曰楊無隕改姓革楊若亾仍從黃乃更名革廷贊字士龍三百季子孫蕃衍近以光緒十二季楊毀於火監利革氏告於邑宰復姓黃當時又有改姓田明光宗班赦詔田經者已復姓後人有黃表見明史本傳今著籍咸甯又有從舅李姓者直隸棗强湖北松滋皆是當爲愈元弟愈亨愈利愈貞後裔云云記此以廣異聞

諸生課卷有賀汝珩送春詩云我與鶯花同作達人如木石可長生誦之黍秬

攝心自治二十餘季季且六旬不能制一怒字非徒傷生

行舟過嘉興留一日樂親戚情語也至大觀樓看許霽樓之

十餘嘗誰玉師堂五種曲行世近又成後五種曲索子序

山水方滋肴覈芳絜諸君皆有英辭妙墨朱明虧尹季七

注屈漸求平易洪氏集注得失相參林西仲李安谿諸人

大都以目論爲心得屈言日出數十百家如畢君言一意

求明白曉暢要亦言之成理

監利諸生革鳳翔來見初以爲希姓也示以明靖難忠臣

黃公子澄事略乃知被禍時四子行遯長愈元走監利窘

圻汎之滄湖院築東西兩墻倒植二楊而祝曰楊無隕改

姓革楊若亾仍從黃乃更名革廷贊字士龍三百季子孫

蕃衍近以光緒十二季楊毀於火監利革氏告於邑宰復

姓黃當時又有改姓田明光宗班赦詔田經者已復姓後

人有黃表見明史本傳今著籍咸甯又有從舅李姓者直

隸棗强湖北松滋皆是當爲愈元弟愈亨愈利愈貞後裔

云云記此以廣異聞

諸生課卷有賀汝珩送春詩云我與鶯花同作達人如木

石可長生誦之黍秬

攝心自治二十餘季季且六旬不能制一怒字非徒傷生

夾且失行不久作此無味客吾意決矣

武岡鄧獻之比部季七十七矣箸荻訓堂詩鈔一意學蘇而今體意境超詣頗近隨州東坡詩固源出隨州者也

甯鄉程頌萬子大壯長沙聯湘社唱酬如二易何王英英俠少而吾友江夏鄭湛侯以風塵吏蝨其閒刻行湘社集子大鷗笑集填詈婉密蠻語集詩卷才恩不置趨向夾正夜月大好不忍就枕隔院笙歌過江風雀皆壯此涼輝一照中也瀕江民教鬨爭有司窮皇矣

歸安陳容叔同季錄古近賢哲訓迪子姓之文數十篇手書刻行曰裕昆要錄自序雅馴簡遠可入朱又笏駢儷文

今季數千里亢旱訛言四出中外多故亂端萌蘖吾鄉情事與楚北等聞蘇常閒鄉井有避地者矣

程蒲孫客游江瀼晨夕相見舊有瓊州記事絕句百首瓊厓小志也輿嗟吏道網羅舊聞往往有言外意

歙葉韵生以故友仇傳杜月坡遺詩屬子讀定少俊耽吟生丁喪亂遂天天季幽憶怨鄣之音多夾長吉鬼才之流

裔談者或目以藏園兩當則廊廡既狹襟靈不副非其倫矣好句如板橋眠岸闊竹筏劈波平夕陽依遠樹流水繞孤城閒花笑比東山伎好鳥來如北海賓酒气化雲歸海杏劒光如雪倚天孤客來雙展裹春雪簏卷萬山收莫雲與君千里共明月別我半奉無尺書七言單句有烑入戰

日入禾城哭子長句留三日雪涕言歸順風揚帆雨打篷背夾竹山書料矣

潘氏功順堂叢書如周人經說說文古籀疏證廣陽襍記皆夙心願見者王氏經說莊氏疏證皆殘稾劉繼莊襍記吾亾友戴子高傳鈔足本已廿餘季不到眼矣

八月九日張小雲約赴眞率會就許氏檢園列坐眞率云者肴核無多栝杓不事餙畢縱譚乃闌題已喧傳無賴子之口與前戌子己丑略同鄉試關防遂至此可駴怪

汎高氏烑水杭赴白未豁廬之約雨中撥櫂山容如沐遠想元章近愚石谷座客張雨生刺史丹青名家置身煙巒雲水中嘗以自然爲師舟入彎港檥竹隱秀亭橄

不孌哦詩架酒談諧盡歡坐無褻賓難得此雨湖清集
與二三友人談今季鄉榜異聞多可長太息
國家取士士所以進身之塗潰敗至此有道靈長必興大
獄否則成法將廢絕或竟有不可言者
亾友龔孝拱邀書手纂褵用古籀爲今隸倉卒幾不可屬
讀一曰理董許書往往摧拉許書本注之形聲義有以爲
未重沿誤有以爲許沖改竄一曰象篇一之十皆以象形
爲制字之本始卽疇咨所謂形篇一曰詩三百五篇蓋寫
定國風正頌文字卽子所校刻詩本誼之學一曰古器文
錄一以鍾鼎古文分別部居一曰石刻文錄蓻至隋一冊
爲上卷隸釋隸續中采獲一冊爲下卷一曰秦蓻金石錄

文一曰秦蓻金石篆隸記誤一曰蓻石刻文補遺一曰魏
晉南北朝隋唐石刻錄文一曰六經傳記逸詩周書音韵
表易韵表論語諸子屈原韵表其說韵分十二類蓋以六
律六呂爲次六類一黃鍾与類二大呂囟類三姑洗牛類四蕤賓總
類五仲呂侯類六林鍾昌類七太蔟水類八南呂君類九無射著類十
應鍾元類十一夾鍾兀類十二則龔氏家學推究遺經治古文
字未嘗無過高之論要爲洞明古學不讀三代以下書雖
未重大師夾當畏此諍臣以上稾本今爲高子韶藏弆琦

跬步皆是則裹足返耳余杜門寡交游又無從得善本
以是塵封架上幾二十季亾季歸錢唐偶從友人錢唯
然余卽以爲言而錢君必欲招余過其所居又卒卒未
果四月旣望屢書見促余因挾之而往館我於江月松
風艸堂庭樹扶疏綠陰滿屋梅子墮地鏗然有聲校勘
之餘仍不廢詩酒凡十有四日而卒業雖大體不能無
憾然就其所錄已足愜心嗟乎余以進退維谷之身天
假之緣耍讀二十季所不能讀之書不可謂非幸也且
先友之遺著也
嚴蓉孫客臥揚州盛季劬學性行又粹美也方期以餘著
名家中道摧傷爲之雪涕

錢君與余皖左右之又成就之遂書之以識歲月時嘉
慶十七季歲在壬申天中節後一日王槐跋
余校唐文粹詩自十二卷起至十八卷錢本初無丹黃
云大旨用淵洋選本故不錄也皖歸烬鴻館因反覆淵
洋所選益當時欲足十種之刻隨意掇拾成書後夾不
復校如長吉白虎行中白虎誤作白蛇其佗字句之顯
非者夾俱未校正未可爲姚氏功臣又如孟郊游子吟
張籍節婦吟之類不知何以不錄在吳興當日十取其
一未免目迷五色淵洋則較易而尙有此失噫其難也
余取向來所讀略加圈識仍不出新城所錄夾可謂墨
守者已壬申五月二十有一日丹生識於烬鴻館

此紹興九季臨安府重刊本後有知軍府張澄等十一
人結銜吾同季友蕘翁所藏余讀是書三十季苦其訛
脫於世所行嘉靖刻三本偏求得之徐熙本最善然終
不慊屢欲偕校於蕘翁以蕘翁例不偕書未敢驟請娭
以色求之蕘翁慨然偕我損其匣而不之惜也宋本中
譌脫故夾不少然自有迥勝今本者如李謇含元殿賦
寺人大伯大伯出左氏傳今本誤改爲巷伯宋之問烬
蓮賦舟青翰誤舟爲丹張說開元樂章震震誤作蒸蒸
是不知震有平音而誤易之也韓愈元和聖德詩烜威
赫德今本誤怛威赧德孟郊古意願分精與麁今本誤
改麁與精以協韵不知精字複韵麁字轉韵而與上爐

字叶也張九齡龍池頌序大盜狃於得志今本誤盜爲
道皇甫湜東晉元魏正閏論幽王之滅戲今本誤改厲
王之居彘上以圮耿比羣胡此當從滅戲若曰居蒍則
失之矣凡此皆舊本之善非見舊本雖有好學深思未
由意揣而得者蕘翁以不冥俗書見嘗同好然余無一
氓之選枉蒙破例有足感者題其後而歸之
王銍夫偕黃蕘圃宋刊較正今本訛字如上等人大
伯等條洵爲必不可少之論因爲錄出所覽觀焉道
光五季十一月晦蔚亭書
此潘蔚亭偕覽是書鈔以示余者蔚亭旋登戊子賢
書丙申成進士竟不及殿試以沒余翻閱及此不勝

人琴之感云己亥夏五德如手識
臨桂況夔笙舍人周儀暨客杭州聞聲過從銳意爲倚聲
得宋人流別附詳譜夾殊朗詣又示予蘇汝謙虛谷雪波
詳寫本唐予實涵通樓師友文鈔附龍王蘇三家詳今寫
本多唐刻所未見蘇君超超始翰臣少鶴兩先生所不能
撿予采摭入篋中詳續此事殊未已也
十一月十七日友朋親串生徒輩爲予豫祝六十生辰憂
患餘生歟居雪漪假仙林禪房艙客衣冠襍沓觸緒多感

莊仲求遷文數十篇安徐組練文質相宣往時手校駢體文鈔最爲詳審宜其述造雅有岡源序而歸於其子恩誠黃元同來談六書轉注段僞姝有眞見元同箸禮經通詁五十卷論六書以證保氏之職

楊佩瑛朱文笏來斗室談藪移晷抵暮無一語可入世耳佩瑛讀墨子經上下篇信東塾讀書記之言固夥行之詮釋也畢校分句筆路耳夾不可盡信今之西學實祖於此安知非墨家鉅子避秦浮海以所學口耳授受二千餘季而復流播中土而吾中土固有好學深思如鄒伯奇陳蘭甫者讀書得閒漸有闚悟足以關異域之口而奪之气矣佩瑛將推明先哲緒言不佞病廢心力衰葬心知其意而

已

歙程惠泉來告予程蒲孫中風不語暴卒旅中讀等身書作諸侯客四方之游無中人產五十餘歲通進士籍庶常吉士乃未沾一命之祿忽壽徂謝奚以爲劬學者勸乃至蒲孫客舍榻前一慟咽不成聲

近日排類書篋大小八十具閱三旬而始畢凡萬二百冊種複近二千冊然板刻不同校注有異者固可並存唐以後刻本通行綫裝平疊不必夏以卷計宋刻已僅若干策故周止龕晉略直以冊編次夾時所安有此萬冊子姓因材探討四部九流綱要略備非藏書家不可謂非讀書室耳

醉徒倚久之夕陽客散六街爆竹已是人家迎竈時矣同集有開蘇生楊雪漁高子韶以上辛丑所

復堂日記續錄

و

簡策之文莫或先乎日記左右史記言動尚已及學者爲之見被不參安北
日富黃氏日鈔而下亭林一錄最爲平實然參伍精決乃其護短所從
挾名賈貲節記爲宜未有詳燕處道俗之私徵提要鈎玄之審本子夏日知
之謂比右史起居之注如晚近世所謂日記者也蓋匪特獨坐之娛抑亦雅
俗之所共適矣觀記所及湘鄉曾文正常熟翁文恭會稽李蓴客侍御湘潭
王壬秋檢討皆累累挾數十巨册多矣哉前古之所未有而仁和譚復堂大
令獨能識雅人雖曰多乎固可以少勝之曾公事業文章鯨鯢春麗即酬酢
應答之微想精神亦足以落映數人顧其書連篇累牘語觚不詳知人論世
未克衆覽是以湘潭王翁欲學裴松之以注補志而歎文字紀錄之不備至

錫山徐氏輯錄

筆札惝惝無準尤疑若與公生平學問不稱古史尚質此蓋其道意歟翁相
才德遲乎曾公以言所遭又爲未逮慍於羣小暨蹙靡騁然久筦樞要爲帝
王師四十年間內廷之供奉宮壺之禁約親貴之庸人才之濫官婉詞隱時
復一見至如臣力已窮微女君之爲衰世居心叵測諫長素之非純臣胥足
廣益陋閭執譏口又若同治光緒再行婚禮慈安毅宗迭告大喪事異尋
常有關國典而胥史與其役瑣屑舉書補會典所未備拾國史之闕遺綜一
代典成一家言藝事鑒賞抑爲末已第此皆達官貴人賓退隨筆未若王李
之作能使窮士自娛其老云王翁楚騷之修能以文字緣飾經術牧朋勤旌
化及湘蜀乃所作支離無儀雖運而無所積與世爲趣不同曾文正李悉伯
暮年死喪萃于骨肉訪舊半鬼臣質多治經師如南海俞杭幾見頭角詞客
之刺促黔歎而多記博搴奸進之事學人之習固勿如趙綠之足以厚厭矣

如焚山頹市方當盛年視昔日固無復戚子高莊中白其人視今日則康易諸賢一時俱逝章焚而下僅有存者則續記之行不特視越縵二十一冊之尚聞人間尠能釋先生遺憾于九原而已聞人成世之感豈當與天下之士共之惟丈人高文綺如恥爲小儒周瑜荀彧雖曰未能（植儒先生時有周瑜荀彧是何人及周瑜荀彧事見後漢書荀彧傳注引傅子）而以漸而又身兼張文襄所謂刻書五百年不朽之業于是乎爲不廉矣承屬題詞塞產之思赴筆來會不能自休生本南人或尚存膈中窺日之風丈人哂之邪抑許之邪無錫錢鍾書

仁和譚　獻稿

光緒十八年正月十四日汪穉卿自鄂歸往過之趙刻湖北叢書全分百冊攜至挈歸繙閱知尚多然便者網羅嘉惠之盛心亦可云楚固一故實矣

夜大雷電雨乃澈夜蟄虫早振舒而不潛天人之故難言

十六日今年兩兒子不就外傅開家塾自課之安排几案雜陳旬讀書遠吾林美言之所叢也

讀淮南說山夜讀說林美言之所叢也

四十年老學究面目

十九日校茹古齋詩文張復子眞撰甲寅乙卯間吾友高昭伯刻行旋毀於兵去年潘學使錄副屬錄得本于海窗部氏予見之乃屬許子頌課書人錄副什千餘將重鋟爲校正譌別行付梓人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二　錫山徐氏輯錄

廿一日黃元同來談婁子後老擭不堪相對太息

廿七日得陳蘭洲書鄧獻之比部逝矣楚國少一老成人

二月朔高生子衡從游就塾自笑多烘　仲英過談云近歲有人掘地得吳越錢王金塗塔四金明齋嫉其一色如綠玉

二日檢仿宋刻管子與蔣氏斟補隅錄仍有出入　又覆檢校本意林周勤開緝治不易然繁而不殺轉失馬氏簡要之旨

四日雜檢羣籍頗有校寫越絕書用小萬卷樓本吳越春秋用武陵山人本之意新序得錢華館刻尚有可補校處與說苑當據羣書拾補寫定耳

初九日夜坐至三更兩兒赴縣試忽憶兒時與伯兄葛僑同應童子試情事如昨倏然幾不成寐

十六日繙郘小學考石印本譌字甚多疑所據即浙局刻本多誤也

三月初六日曾文正奏稿三十卷閱畢幕下張君房手殆過半可選錄者頗少今全篇可傳者不及十首餘稿舉其兵要治術名論眞言或數句或一二語猶以告尚友之士　剪燭讀淮南汎論訓淮南文字樸厲與徵至有分邃密與宏深亦異今者溫燠窈欲竟其曲折耳

初八日閱曾文正詩二卷雖鏗鏘櫽奇不免一屬字　讀淮南說山夜讀說林美言之所叢也

初十日讀淮南修務訓泰族訓粹然明德親民之言

十一日讀淮南要略自廿五日至是竟一過猶粗悟邪二十年來欲翻雕宋本近日疑計又欲荟萃諸家去非求是以成善本附釋文以表異同讀定之迹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二　錫山徐氏輯錄

十二日審定上元蔡比部子湘珠　遺詩曰荻華堂詩存五古修飾而有勁直氣七古綺密而有清思五七律亦檢點章法熟甫北史運用有法固不愧江東之秀成進士分刑部數年歸未至家死席帽甫離荷衣未老亦云蕉萃者矣詞合寫一卷

十三日審定上元楊復　原名得春　師山柳門遺稿以古近體排次爲上下卷步武中唐有似才調集一派古詩有清婉有健舉七言長篇似學梅村亦有似舒鐵雲處高於蔡子湘矣憂亂伊鬱而意言之表頗有志於劬學屏守抑亦素位君子不爲貧賤患難所奪者

十四日審定金亞匏秋蟪吟館詩鈔卷一曰然灰集附以風懷詩曰歷帷集

燈下又審定北椒雨集之上卷紀金陵陷後事酸辛怒罵不忍終卷殆變風以來未有之詩境老杜鬼妾鬼馬之句尚不逮其奇慘矣

十五日審定亞匏椒雨集之下殘冷集壹弦集古體雜奇長於近體而七律之婉約有韻者亦是大雅殘冷集卷中較無弱矣故讀删者較多

十六日審定亞匏南樓集奇芬集畢卷中前四卷秋蟪吟館詩鈔後二卷又曰來雲閣予定名來雲閣云爲撰詩敘

十八日子用來談訪得董浦先生墓擬醵貲脩治奉栗主西溪與樊榭並祀

亦佳話也頗從臾之

二十日臕文粹評本至卷七十三舊評於釋道文字輒連卷不加評點予以爲中多僞密之證勘畢當補評王丹生跋以爲此評校出樊榭乃評語有明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三　錫山徐氏輯錄

著屬樊榭先生云者則必出厲徵君以後矣

廿九日閱方植之漢學商兌巨刃摩天倘非徐夫人匕首

四月初二日閱有不爲齋隨筆有道語言溫粹無塗澤個飣之習

初三日閱吹網錄漚波餘話此山澤間雅人深致也　閱沈銘彝孟盧札記

喬木故家頗傷淪落男兒識字憂患始終烏衣佳子弟老去猶唐肇有秋氣

所采篇詠都無俗韵

初十日薛師母楊夫人卒於上海訃音至買舟往作弔客越日登舟

初九日倚蘧閱胡石莊氏讀書記六卷一過略校新剏訛字此書與繹志同撰而分序似繹志爲提要是書爲鈎玄邪先生之學亦嘗出入老易未必不留意否則不異面牆雖博通古籍無取也此亦不磨此亦難竟蓋章氏所學之本末如是　訪穀成痛談豫恕堂叢書刻成三數種耳未剏如東家雜記染指釋氏析理無邊見（筆中皆見此病亦譚家分別義）揭文何朗詣明之文儘殆無與抗手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四　錫山徐氏輯錄

十一日王江涇小泊過訪施紹書擁百於斜橋庭院曲敞花竹疎靚几案間多留拓古書梨洲弈硯得一瞥娑清言頗有塵外意贈予恥不逮齋文集青浦熊純叔著純叔賑飢豫州以勞卒文有桐城家法亦姚青木之流

十三日過蘇州與穀成痛談穀成有去年未寄書洋洋千言談藝深創不能爲他人道示筆實齋氏乙卯箚記乙卯箚記屬校

十四日遘窗校章氏乙卯箚記知非日札又論修文籍考要略與邵二雲二書終卷非碎義逃難頗有深識微言雖大旨不出通義而推究本末言各有當往往有之引包慎言說詩如草木金石本無聲有所觸擊而後鳴若無所觸自鳴者則草木金石之妖聞者疑爲鬼物掩耳之不暇矣又舉朱竹君言忠義之性雖優伶亦所自有文人學士胸襟固若輩所不識以證劇場搬演寫本別母可以動人而太白清平調季常跪池則絕少風流倜儻也

論衆經目錄極有條理以爲隋唐之際向歆略錄之書具在故二氏著錄猶得仿效爲之校讐書傳而簿錄亦無法矣論張天如百三名家集人有道篇代有道人（不見大家）書知非卷中泛謚容甫頗中隱穴可謂諍友至曰聰明有餘異謂不足觸緒皆悟大體茫然殷正末婚守志議誠後起者勝矣殷論墨子篇云孔子未脩春秋以前並無諸子著書之事其言銳敏而未釐然當予心也欲仿竹垞經義考爲史籍考立十五例多不磨之論然鞏覓之功以彙綜方志別集官書也知非日札中有言儒生於大臣言行及功令諸書不可不留意否則不異面牆雖博通古籍無取也此亦不磨此亦難竟蓋章氏所學之本末如是　訪穀成痛談豫恕堂叢書刻成三數種耳未剏如東家雜記

陳選孝經集傳熙皇禮說及殿章甫書趣以次登木也殺成擅書有六經農用集傳有用書也殺成厝予審正乃捧之行

十九日乘潮入黃浦解裝客邸

二十日孫生蔣人來久談甚有志於文筆之學與談偶儷原流頗悉

廿一日衣冠入城弔薛母見館溆秣生二孤于苫幃不相見十餘年矣見黎純齋續古文辭類纂是揚經史百家文鈔之波者也過浚嘉六談嘉六言北宋本家語在嘉敬夫所校本齊民要術在蔣穉生所

廿三日發舟回杭

廿六日抵家

五月初六日見朱曼君近詩疏俊頗與爽秋同調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五

錫山徐氏輯錄

十六日審定諸運菊夫人鄧瑜嘉玉清足居古今體詩一卷中多至性語不得以笄珈凡體小之走筆爲作敘

十九日楊佩瑗來談佩瑗撰墨經說一卷稿具矣此絕業也

二十日撰寄袁爽秋五言詩二章次章言墨翟爲西學師祖皆用佩瑗誼

廿四日同白叔過牖甫見案頭有餘杭章生說經文稿其一主荀子融絡謂古者天子朱袞衣諸侯玄袞衣其一說嘉栗旨酒謂栗爲量名其一說纛旗爲絳旗之借字其一說曰云莫矣蓁君須矣爲日暝暝且中之暝非昏莫誼不審稿要爲得聞矣記於此（彥寬按此章生即太炎先生也）

廿七日補校淮南天文訓錢氏補注本多可依據

廿八日審定餘杭褚爽齋大令丈維墉人境結廬詩稿四冊原本編年未分

卷爲分十二卷先有張肖梅吳開莊諸序以季孫懇敭再四爲撰書後一篇大令詩腴秀安雅功力不淺晚年志在冲淡故多和陶之作以文學教授鄉里咸豐辛亥父子同鄉舉里塾美之公車不第從軍皖北得官曾權來安等縣大府中有忌其才者以庚譏齮齕中浮沈數載大府死乃乞假歸時同鄉舉長子成績季常方寧吳縣就養焉年且七十不廢觴詠既手寫編年詩付成績剞劂而逝世遂遘未寫定少子成允季孫書於兵間避地挾乃翁詩稿一篋行肚篋者睨之覺而解示始免今暑湖州訓導將節齋學齋東脩謀刻故來請予編次也楊古醴來談越游近事詩遒健不弱頗有古作者風矣久欲就重定蓋子本剔黏近時刻本重付寫人今日銳爲之

六月初二日復審蓋子終覺手定數條不逮錢泳亭强舉文之確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六

錫山徐氏輯錄

十二日檢宋本淮南閼卷八九葉卷十四之十二三兩葉乃劉本及莊本寫補行字均有不合

十三日補抄宋本淮南本經訓一葉行字不齊究不知異同在本文注文詮言篇二葉似無大出入予錄此用劉績本參用莊本閱薛叔耘京卿出使日記六卷自庚寅正月至辛卯二月所載能舉其大於歐洲形勢及其所學與船車火器阿芙蓉均有稱當之論方欲要删二三十則入復堂日記此本借遞孫書閱竟還之已函致孫生購寄矣點定鮑小孟安素軒讀畫集頗有可傳之篇識語二百餘字歸之蓋其詩頗有言外意也

十五日撰董子目錄敘卅餘年始卒業

廿日作詩紀昨與鍚青白叔諸君西湖之游

廿三日白叔和詩隨邁子韶和詩俊快不虛此清集也

廿五日見子衡和詩亦秀發羣從風雅如高氏亦吾鄉之嘉事

廿七日借小雲白叔漚麖叢書來皆江西刻有異同小雲之棟江小字本尤劣校大字本少西京雜記論衡天祿閣外史而多列子傳子老子方言鄘中記博異記世本

卅日撰鮑母黃家傳出通鑑採寫鮑母傳有巨經幸邁孫眼快指出改之

閏月初三日淮南釋文始事羅書件繫本擬日盡一卷或兩日一卷既寥筆乃知不易竟大約非三月不能卒業

十二日榘臣來談通鑑撰淮南釋文稿本在揚州詢其體製與予撰大殊以說文玉篇正音釋義似非陸氏釋文成規不免蔓衍矣其書依歲本分廿八卷多至四百餘紙亦似傷繁

十七日得穀成書敦美康君僞經考不啻口出此暫暇日當持平論之

十八日鄒生崇伯來與言位西丈證經通論未完文孫當續述成書倘其輯寫當助成之

二十日經稗篇釋文畢許注本題曰開詁幸宋本存其迹也豈非千金一字

廿二日得粟園從廣州寄閻甫遺書快雪堂法帖小端研一方蓋署復堂先生惓惓研

廿四日審定張韵梅綠詞二卷不免老手頹唐之歎

七月初三日閱殺成師訓記三卷皆鍾子勤先生往反論穀梁補注直以春秋與佛經同一義證慫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矣

初七日校文粹百卷鄒畢唐人文章深厚淵懿自然入人言理陳事往往心得固自漢魏挈乳而去齊梁巧構之詞無天水空衍之度今日偶讀李華與外孫賁舒元輿貽從弟碏石命呼兒子指示之以為今日猶如著蔡也　春曉言夜見異星甲夜一人皆見之乙夜又一丁夜又一芒作作可畏

十四日又抄簏中詞綠第四一卷已將十家矣此事亦未能卒業

十九日至戴園訪心雲出示蘭亭唐本鵝異借署字完好宗湘文觀察所藏予持刁遵新舊本及魏代墓志精本又宋鄆州學田記以示心雲

廿一日展心雲穀山論書詩一卷絕句百首暢發南北分隸派別自注至數萬言語多心得於予風恉亦多笙磬之同

廿八日淮南耍略舉正畢以音義略而異同詳乃易名舉正校稱也卒業二十一篇覆檢羣籍庶無踳馳

廿二日雜拉蛾術編將侑石遺書之論淮南注者漏略殊少所據諸家自推高鄭為巨子為功臣然以徐承慶氏說文段注匡繆所列以他書改本書者正不能無千慮之失予已刪削其傳會太甚者餘則羅縠異同庶幾好學深思由此識古書之真僞旦暮遇之　夕遘採札來示我王幼遯書語及老夫啓游悵惘遘採卅年前有湖上訪借閱魏滋伯諸君題詞一卷失於祁門流轉至江西為幼遯所收近來與遘採同聲相思乃以此卷題詞寄南遘採歎躍以告文字因緣亦佳話也

八月初二日閱韋次白梅竹山房詩詞并乃父韋坤靜山桐陰書屋集次白廣文詩安雅超曠是浙西大家餘緒絕無儈父面

目詞亦秀腴如其詞于滋伯仲甫二老有同聲之應也靜山詩簡遠有范陸遺風此廣文家學所自出

初九日力疾校淮南鈔宋本脫失五葉以藏本參今本寫補而行字往往溢出不能銜接宋本行字雖間有不齊然祗有少一二字無多擠者千字者注文則今本往往少於宋本其溢出之故疑不能明說山篇以提行例求之則溢出且二三行如茅本劉本之不堤行又閼一二行如謀重刻宋本此事亦費躊躇

十一日循覽庶氏新學僞經考一過行陳璧墨非方植之所敢望然以當六藝干城九偏正統恐猶未也今年歲徐尚思鎔理之

十二日閱朱曼君文四篇骨格未峻器局尚整結調畧而不斂敷藻繁而有氣相其氣象未得徐庾衛其成就中唐權舒之流去盧駱固遠燕許亦不止堂上下也

二十日校蒿庵文刻本五六兩卷誠足當曠代逸才之目矣

廿二日柬季苻來談以其師友試帖詩稿屬審定此事亦有源流正變門戶廊廡不離古今體法律而法律有出古今體外者

廿三日爲季苻訂定寒松草堂試帖一冊選三十首質月軒試帖三冊選九十首質月軒者宜春宇侍郎振所作侍郎已有蝶喜齋試律刻行爲景慶評本前年李亞白寄至以付琳兒頗有朗秀之篇亦有敷衍陳腐者今見二百餘首取其秀鍊脩整者已刻者不重登亦近時一名手寒松草堂渾健清超往往詩中有我不當以試體限之

廿五日季苻來以予定兩家試帖詩太殿復爲補入若干題

廿六日以衡論假子衡鈔因欲與共討論是書以俟施行於世

卅日撰心雲論書詩序不可謂非奇作　書友袁與甫來談携董子定本去有人謀刻也

九月朔閱焦里堂易餘籥錄羣言瀝液曲直平心冰釋理明之言甚夥與過庭錄伯仲在蛾術編之上如辨柳生之證莊綺語之辨釋靈公紹后之童幼李訓鄭注之改過皆精心讀書不隨人作計玉讀淮南而識墨道之微言由八股而通著書之大戒皆足以矜式學林開牖溝瞀者矣

初二日諸暨傅墨林耆田老學究也身後有雜文二卷紀年詩十冊曰野松草堂遺箸族子傅曉淵持以屬定留案頭半年撏繹略竟卷首題識十餘行文中有論朱買臣非君子陰皇后不得謂糟糠之妻亦爲細心讀書者詩佳者亦百十首不失爲鄉黨自好之士從前杭州施庭午一流也

十三日偶檢守山閣錢氏讀書校尹文子愼子尹文名家完書文章閎碩先秦諸子無深言隸句而氣雄後賢不可廢且不可非愼子或出掇拾然亦言之成理

十四日校愼子錢氏所錄逸文與他家相出入者未悉入卷端但鈔補治要所引知忠君臣五篇爲七篇耳

廿三日高鄭以文子校淮南吾願以淮南校文子文子是六朝道士剿淮南糅竄而成不顧文義者居多

十月初二日審定蒙廬詩四卷畢清婉妙麗近年亦頗有峻健之氣意旨在

晚唐北宋間於近世亦鍼芸仲則之流矣

初五日審定亡友沈子佩昌宇泥雪詞錄存九十首選二首入篋中詞才人失職觸緒皆商音也

十一日徐孝廉維則偕孫持季況函過訪貽禹陵窆石題字唐經幢及新刻叢書四種談半晌此浙東後起劬學之士也

十四日閱守愚日記畢蓋會稽余氏福渭述乃父河南布政炳燾官懷慶知府方守圍城咸豐三年六月初三日賊至八月朔日解圍凡五十七日鏖瀕於危所紀戰守之迹備禦之具不獨盡守土之責亦可爲後事之師前日袁升甫持來審定馬詞簡勁文采翛然可以行世　徐偕孫將渡江來談貽以文粹又章實甫雜稿一冊即往年季況示予謀刻者今偕孫方求全稿刻入

叢書也座間適得章碩卿上海書亦及章氏遺書事

既望雜檢羣書益嘗近代叢書往往勝單行　昨得周生得安書寄澧上題襟集一卷又雜文詞一卷文體有貿至之長韵語亦安雅又言治荀子云哀公篇無取拈下注浙本有脫至二十字者據台州本補正偏檢各本皆同佚脫

廿四日心無所寄合將刻嚴輯古文目八代文粹凌嘉六校記勘正

廿七日袁欣甫來取說文聲律去云有人將刻入叢書固所願也

廿八日爲孫生定文遂作書生以予前書論史記文選各有本末問何者爲本何者爲末乃告以藝文志列太史公書於春秋家者其本文章體例其末也杜詩云熟精文選理唐書儀林傳列文選學曰理曰學其本也文章得失其末也

廿四日又劾出示近詩肩遐情暢結褵清遒屬爲審定諾之

廿七日槩臣來見所謂唐人寫經墨迹

十二月初三日王夢薇有綵鶴詞遺稿生硬非當家不足存也　六橋粉雲

庵詞清婉是其本色淺直猶初入手耳　又閟守典彝齋逸園詩刻三卷一
往疎雋頗有完篇
初六日昨今閟秦檜村平書卒業平實切理優柔歷心但視譬書爲曼衍矣
亦有瑣雜可發語
初十日寅兒以已剋近成婚五載無一孩提少婦泣血何堪使老夫婦見邪
婦於危篤時已刲臂可矜也
十四日作論章公弗文書與春圃自以爲忠告善道矣不識少年人不足已
自封否
翌日檢篋衍國朝文總集又有編訂之意矣有玉朱吳姚李數巨編因足采
擷且旨不欲繁覓不復刺搜專集也
廿三日閟易餘籥錄昨檢文獻徵存錄焦循傳記未及此書
廿六日得穉卿及楊叔嶠武昌書南皮公堅招仍赴鄂游殊猶豫也作答二
君書姑諾之
廿八日閟石印張叔未先生藏本金石文字頗有精品惜印太醲淡不甚明
晰
光緒十九年正月三日內予奄然覺近四十年貧賤患難撇手長辭茹蘗含
辛正恐鼓盆亦不成聲耳差欲木石此心不如坐忘於簡策仍出小學書推
廣六書以澡憂紓不能也
日繙閟秋夢庵詞七十老翁旖旎風華不盡類脫此翁自少壯以來殆

專以倚聲爲寄者也
廿日閟袁爽秋浙江鄉人詩以玄爲體以質爲用頗近唐中極玄二集中唐
北宋間可參位置惟病其存錄過寬耳
廿三日得金淮生常州書寄陸劭閎氏金石續編至前年陸彥欣告予是書
刻成未印爲星農太史校定本彥欣欲予重校後行世乃久未寄滑本來今
見印本略一繙帶唐以前所補甚少需來新出并續訪碑錄亦未盡陸氏是
編又儉於趙氏星農附舉所藏有予所未見者亦有予所得而未具在者深
惜魏稼孫萃編補石之散佚耳　意行遲雪潦同詣禹五丈有所賤研馬尾
冰紋蕉葉火捺雖只六七方頗各有勝處
二月初七日爲蒙叔定蒙廬詩近作有論國朝人詩絕句百首論國朝人書
絕句七十二首定爲外集凡五卷走筆序之
十一日閟邸抄見余侍御請屈大夫從祀孔廟疏
廿二日爲季況定近作皆五言律殊有木落秋空之概
廿五日登舟赴鄂
三月初九日抵武昌
十一日出謁南皮師入見久談歸范仲林來傾懷談藝不覺移晷以詩詞日
記寫本習之並與陳伯嚴總部商榷也
十七日審定星海近詩三十餘首作　梁詩如松石清奇古怪眞氣不磨四
方君子殆未易抗顏行也
十九日易實甫函來貽詩并示詩草一卷叔于賢嗣世以爲擅破烟樓者也

廿日易實甫梁西園陳伯嚴先後來縈談良久客中得同氣數輩傾談文行非他邦所可得也　閱古文尚書私議持矛刺盾殆無以難之昨與子勤書爭古文者僞之亦不廢信之亦不廢考也

廿二日星海又送詩十紙來點閱覓殊有高唱

廿三日易實甫以近刻詩詞經義莛撞讀經瑣記老子札記相貽又尊甫叔子老子解義函牘詩緯排印本王祭酒刻鹽鐵論依張本重校實屬有淮南許注鈎沈專舉慧琳衆經音義與陶子縯輯本相出入暇當補入畧正

廿五日又定節庵詩十葉蓋已五十葉矣

廿七日何石　來示青士先生遺墨書譜古詩十九首千字文百家姓草書逸宕固超超超也

廿八日莊仲恕以新刻述經珍義遺書各種見貽蓋未全葆琛先生考文孝狀元仲淳學士虛齋集則夙昔未見者述經二說未刻者周官記周官說四書說樂說及附刻之卿珊遺著珍藝書之已刻者多小正箋釋附劉氏復時等列說又刻五經小學述古文甲乙篇目石鼓然疑排印珍倣詩鈔又宛鄰古詩錄予擬舉藏書莊氏遺書中未刻者景之全刻

四月初三日枕上作答沈伯華詩來詩有三朝人物推耆舊一代風騷孰主盟句深愧其言

初四日閱節庵第八次詩有綠陰七言律四章小孤山七古皆絕佳

望日星海來還復堂詞錄寫本二冊篋中詞續卷四稿本一冊欲約同人分治諸子通義星海云本有周秦經說之緐音

十七日星海又校詞錄一冊來欲補錄白石淒涼犯醉吟商篋衷中序第一稼軒卜算子尋春作感皇恩此可謂賞奇折疑之友矣　閱唐人說薈頗有採摭會心語之意

十九日貴鐵生太守來談前鄂藩子壽先生之兄爲其子亡後聘婦王未昏適夫家守志屬爲記事之文王蓋遵生部印藝棻之女

二十日閱新校鹽鐵論桓次公之書於今日頗切要王刻是正文字綜　張諸本讀言其非於盧氏奉書捨補多有紐異多可信從

廿一日閱郭鶴仙先生禮記質疑往往糾正鄭注孔疏新義頗多可信可傳作與居敬山札鈔屈原賦注汪梧鳳音義屈賈將寄粵補完新刻本也

廿二日閱居敬山結一宧文詩纖體麗密閱深足爲洪孫傳鉢上窺孝穆矣

廿七日得陶心雲書寄遠子緘手錄章氏書目一函寄來拓本多種有唐賀知章記瑞宮記殘石一紙心雲題記一紙蓋心雲所訪得隋房山華嚴經四十三卷離世間品殘字二紙心雲自北攜回越城可謂好事矣齊天保慧炬等燿道獨等造象題名一紙道潤造象記新出土歲在乙卯北齊無乙卯天保六年乙丑十年己卯何以誤書然非僞造字體可信也窓石殘字云精拓終不可辨心雲又容學則一卷將以示湖州書院諸生屬予審定其言絕美未免傷繁

五月十二日星海爲予審定文續卷二札來答之

廿三日安陸郭仲俠來談蓋即潛上題襟集中人與高生仿青交者年二

十八劬學有文精舍中高才生也攜重定董子稿本去

六月朔日赴南皮先生之招同星海伯嚴穆卿香巖集飲自午正至酉初談

蘇始終雖文酒淸集究非多事封彊之所宜也　出節府至星海寓話別星

海明日又歸焦山舊隱矣

初九日偶閱聽訓齋語澄懷園語亦有切近有得語然富貴氣溢言外也

二十日得仲林函贈廬山詩刻四人各五十餘章皆有擅勝者　吳道甫來

罷官憔悴予以揮麈談笑相對彼方感服究非忠厚之道也淸夜悔之

廿五日審定月樵所藏金石甌拓百餘份鈐小印還之

廿九日見王壬秋評點四書義所謂揚波汨泥也

七月朔日登江裕輪還杭

初四日抵滬換舟

初七日至杭城

廿三日爲新安書院擇定書目爲購藏肆計

廿七日閱陳蘭甫先生東塾文集六卷一過先生文儲絜抱樸不事深言棘

句亦無門戶之習稱心而言融冶漢宋深入理窮兼通治術別集得此誠與

鄙人畧昔之言有實有用者若合符契矣

八月初七日審定同卿龍泉札記八卷冷齋著書文字之福可羨也所記自

經史羣籍隨所開見拾遺訂誤不爲汪曲徵文考獻七八卷多龍泉掌故舊

聞爲志乘所資亦不負此學官矣

廿五日抵滬換舟

廿九日到家

先緒廿一年正月初三日藍洲以樊雲門新刻詩詞示我蓋除夕寄至簡藍

洲索序於我緇帶略覓詩二十卷詞二卷晴文並至略患才多率純客與袁
爽秋合詳品題悉當無以易之雪門庚午以後厳與浙中同人切磋故陶子
珍聖沆灘無間京廛數載師純客友陶袁子與藍洲廬求且二十餘年近年
鄂游共所暮益覩其深文學更治蓋揆友也子珍久遊純客新謝賓客吟燮
山有韵之文蓋禁黃鐘之哭邪
四日撰屡巡撫六十巻叙同官於戒嚴之日諛頌大吏雖賈文生活捉刀者
亦非英雄矣
六日陳伯弢叔通兄弟來談知子衡已渡海年終至臺灣破浪壯游不審有
風胡辞煽之過合否耳　今日撰高宰平先生墓誌銘稱心而言走筆立就
自以爲可傳也

日彤伯札來以明拓史晨孔廟奏銘索考證與予舊藏缺尾葉謂青鈞補
者伯仲之間
十三日閱吳督部脩餘老人叢筆二十六卷餘筆八卷略覓朝奉國故沿革
人文保奏持盈懲前慈後宮闈樞機曹司侍從以逮瑣聞軼事條舉件繫皆
正史志表之端委間有異詞與他紀載不同者正以備同異之考證文採子
脩屬爲校理稿欲稍芟習熟及無謂者而分類爲卷如盛典聖德掌故沿革
異數嘉言宸翰祕書宮閑禁近六曹行省民物詞章佚事舊聞柱下之求於
是乎在檀書之藏得寫目焉徒以戎裝將出未能久留鈎稽明當還之大略
序意以報他日再致詳耳
十四日函過子修還叢筆略言大凡子修謂予言不謬也

十九日登舟
廿三日抵滬晤諸知好張子威來八年別矣乃云予與藍洲廬求且二十餘年近年
一嘆
廿七日留致蘇敬夫一槭蓋敬老病未能相見也瑞安宋約禮燕生來訪縱
談時事并有　議稿見質海內彙俊無不以改法爲救時守故爲失策者矣
旋過穀成談携寫本徐柬亭明末忠烈紀實二千卷登江永輪船穀成有吳
紀功碑傳拓欲予考證并約昨日晚飯乃行人草草竟虛此諾也
廿八日昨行時聞烟台不守蓽澁有警不知作何究竟閱忠烈紀實前車爲
戒不意有若合符者
二月朔日抵鄂垣
初八日張文伯以古劍水送觀銘錫閟藏搖之有聲剡識四行永樂十三年
煞造古劍水一樻淨重壹觔錫鼓重式觔
初九日星海來取別携家金陵漸作歸計合併之日不可知悵恨　秀水新
陸孫君翰香搆別業曰小靈鷲山館有留雲水榭邀窺嘯秋亭香雪巖倚月
吟廊在山泉青芝室藏暉閣諸勝舊居鶯脰湖王載揚徽君藻故園燬於庚
申有三奇石一翰墨林王載揚題字一秋蕉拱露阮文達題字一暨君郭頻
伽題銘今亦移植新陸去冬介劉光珊索詩今始屬高生仿青代賦五言絕
句十一首點竄寫之
十二日見王文勤麗雲石渠餘記類志掌故多衰盛憂危之意與吳仲蕘督
部修餘老人叢筆相出入　昨今評點仿青近日詩文深淨而未盡精微撰

至而未能柔厚爲憾。

上巳日得葉園臺粵華書院寄星海函屬予先閱。蓋以沈伯眉汪玉泉及南雪詞屬予選定將刻三家詞也。卷中先有張酌梅玉珊鈐小印記。還予繼之。

大同小異耳。遂即日加函寄封致衍若。屬達星海金陵寓廬。

初六日得沈萊峯札。以次郎景謨逝先遺詩屬審定。逝先好學有文與予親。去秋北闈下第回疾卒于惋惜久之。今觀其詩古詩有奇氣。今體韵逸八韵詩麗密體頗性靜。無夭折相。今乃從長吉游邪。蓋沒年祇二十八。益爲桑歎。

過章鶴汀談。章實齋遺書目錄多所采見。而敘子弟讀書作文法目亦未具。故予前撰家傳特著之。借黔刻章氏遺書行。

念日校金亞匏鈔詩百篇。語多風勸可傳。

桐城正而不大。未離曰科。

初六日閱伊園談異八卷。陳六舟京尹寮。意存懲勸。筆兼隱顯。近時說部之名僞者。相見時未以見詒。豈以小言爲諱邪。

五月初四日。筱珊假予歲周勤圃意林校注寫本去。來談。携所藏周氏書前卷以下一冊見示。有意林附編一卷。蓋勤圃采摭羣書子部佚書緝書以補馬氏書。予亦約借抄。庶兩家皆成完書。

念七日校說苑。經校補闕前後十餘章。鄂刻皆有之。惟復思也。予校淮南已及之。（藝文類聚二十三屬作誠子御覽四百五十九續記）於衛章未見。已寫入卷端。其各卷異鄂本。與繆校多合。而羣書拾補所引宋本似非繆氏所見。往往錯出。今日繙帶一過。多寫繆本。訖事歸之。錄盧氏校語舊三卷。

閏月初二日見人間文字有云非以今日爲外患之終。而以今日爲內變之始。誠哉斯言。

初十日偶涉書肆。見圈上級古本漢書。不知出何人手。卷末題記已墨塗滅。殊可惜。歸付瑜兒讀。

十二日作札與筱珊樸主。皆借經世文續編。筱珊示盛刻樸生示活字本。仍萬緝溉本也。閒王益吾祭酒亦有續編已刻。未見。

念日有人持文停雲山水。維兩峯佛象求售。皆名蹟。一幀索數十金。鮑眼而已。

六月初六日見公車上書記。會試舉人千數百人上書言時事。沮和約。安攘大計。爲八千言。綱目畢具。爲廉頗藺詘長紮撰稿。即著新學僞經攷之人。

初七日檢所賸舊本漢書圈點。首尾一律。尋之亦有義例。校改字皆依官本。頗有不必改者。注中間有漏落句點亦甚少。可謂細心讀書者矣。

初八日偶以澄泊明志齋靜致遠論命瑜作。因檢蒐志諸葛傳注無誡子書文。諸家所引。未詳所本。作札與筱珊借嚴輯三國文。乃注太平御覽云。沒檢淮南主術。則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則誡子書據淮南。亦小異也。予校淮南已及之。（藝文類聚二十三屬作誡子御覽四百五十九續記）

初九日偕盛洲同過陳容叔。清言至夕。容叔手鈔文選。漁洋精華錄。經世文編。摘鈔先正事略。摘鈔珠璣。溢目久矣。近二年讀全史。又寫史文要錄二十

冊月史記至宋史已畢不獨子畧於秀民去取文詞皆要理裁理潤飾者與
陶閻先生淡惜通裁體例有合老吏劬書文與切理可畏愛也
初十日枕上偶憶春秋夏時冠周月之說當有所折衷起發篋檢諸家之說
雖羣言非一終當以周正時月並改爲確
十一日經世文續戶政以上續帶畧竟還於彼珊風疾漸入實盲方術已窮
之日況痛醫藥進乎容叔摘鈔賀編前編記之卷端殊有意義其次第不悉
從本書也　檢群書治要將分寫入諸子書中亦結習而已
十六日伯嚴函告易實甫爲臺南乞援蕃欲與兵安危實甫在北劃撫郡委
任亦殷云而問赤嵌之戰守非烈士歟伯嚴又言李芋仙之孫爲南洋邁官
此二事皆予詢之
未達
念五日得杜武丞舉博孝感書云將治今水經以洪江北府麻州縣志內府
與圖証明之一隅後列一說將折衷于予則告以水道提綱足以疏通證明
戴東原水地記原委件繫正與所校水經注體例相輔雖不完之稿亦足取
法
十月初二日易實甫來談臺南戰守事壯而危之相向而哭　藍洲來携示
北海李秀峯羅寺二碑舊拓搨本雲麾存字三百餘銘詞殆全果爲元石誠
瑋寶矣匆匆惜未詳審
初三日胡晉樵來一官酸澀何苦乃爾六十六叟萍飄勉繫此亦已徹之一
蓬髮也　實甫西示近詩皆斐徹之昔目曰魂南亦好奇喪氣矣爲題一律
十七日達縣吳季清孝廉來談名子湘家有老親年未五十多男學業有成
可羨也
十九日李煥臣來談予撰孝女墓志惜吾輿書已勒石工整腴深不似惜吾
向來書勢賢者殊不可測
念一日爲惜吾酌定隋書地理老狄證序惜吾年來所撰脫稿自敘駢體閎
博
念八日校說苑農畢書拾補畢又用拾補本錢培名校本治申壑二卷
八月念日易笏老自湘至見過縱談八年別矣年正七十婁宕猶不減愧吾
疲病也
廿七日又閱陳先生東塾文集一過畧人之文譚藝釋經人神智撥開示人塗
軌此別集之難得者也
九月朔日丁乘衡扎至送閻元同新刻文集徵實之篇爲多元同不負當代
經師之目予終愧汎濫無所成就讓老友以專門
初二日中論校畢畧書治要異文多兩通並有不逮今本者
初三日檢新序蔣刻宋本就畧書拾補擇要記之所引亦有小異逸文徇待
考訂別錄郭刻子部校正將編既畢說苑欲校新序也
初七日溫疇衡論終覺言易而行難
十四日笏山游廬山回鄂過之長談游廬山新詩有絕佳者揣其通鑑觸緒
回儂刻十三卷終於建安持論行文不讓船山其論井田頗可爲衡論作箋

風烈振迅杜隱欲飛凜寒如枯冬夜益甚蔽集颯颯候未立冬肅殺之氣已動今年恆煖恒寒相爲倚伏中外政事感召有由五行傳不虛作也

十六日劉孝通廠肆得沈彤歙起膠何義門馮已荃評史通本在黃崑圃劉訒故釋上評語未必高於浦二田校宋本異同已見浦本十九　久欲校越絕吳越春秋發皆檢小萬卷樓剡錄頗札記閻之

十七日得星海鍾山寄藁叟南雪篋聯小字各證背扇面一七十三翁手書遠寄予方廢十指愧此神交

廿一日廣濟龍神廟碑黃庭堅書者金石萃編錄萃編補正皆未載

廿三日得汪子用祖孫書又爲餘杭章生炳麟校叔呈羅文三篇章生劬書善病嘗撰春秋左傳讀有志治經前年揚春圃以所作文字質已略指正之不及十篇竢暨方來乞序也　得藍洲書告沈毅成六月一病二目失明西學僞經考此亦獨照者但以叚鍊行之尙欲平情推究其本末

十二月三日閻管松厓潛帥奏統稿六卷略竟始終河運事蓋以巡漕御史遷歷卿曹涖任督漕故奏陳漕政而外謝賜物各表而已在京實日論他事

初六日偶檢淮南原道訓其子爲光其孫爲水蓋以爲無形之所出此語亦開西學

十六日致兼督諏敬帥書辭還丙申關書

十一月朔章生枚叔來談追暮去

初二日鍾依生六橋同華亭沈惟賢思齊來談藝思齊蓋約齋兄弟行也思齊舊刻西漢匈奴表方注新唐書西域傳究心輿地有志用世者也

廿二日楊建恂來長談建恂嗜碑拓收藏鑒賞有先正風流近游雲泉山流連水石搜訪摩厓得唐宋人題名二十餘種多未經著錄者有雲泉山訪碑記

廿八日評閻若璩潛邱劄記秀發而力不厚嫏嬛而思未沈卷中多七言律從婉篤入不至落平直方便不流

十一月初六日光珊寄陽湖徐佑成涵生補恨樓詞武進李祖廉綠茹懷青

廿五日得朱寄洲書以新出永和元年甎一方相餉並留紫閟講席
十二月三日校雙研齋筆記寫本五卷畢此曾傳之學人條理門徑裨益實多
廿四日夜東南見異星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四日遘孫以笳仙刻箋文曰得酒之歲考其出處札詢予告以太歲在酉乞漿得酒然誤記爲易林語檢得之袁準正書太平御覽
六十七引意林有之周愛棠勤圖輯意林佚文補正書條下涵通樓輯佚子書亦本御覽惟作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販妻鬻子則知災祥自然之理今宋本御覽重出人間即予在閩爲周季況以二百金購之陳氏故家者尙當一究其異同

收燈日閱卷記事年內外了甄別生童文字黃茅白葦至千餘篇不獨爲一隅數八股世界變相至此宜海內皆望變法也
廿一日見沈壽康九十自述詩有直筆擬彈前史事句語極奇摯
廿七日秦散之來談示所錄舊兩集寫本四卷皆朋輩詩
廿八日繙舊兩集一卷爲林屋二卷爲蘇亭三卷爲鴛湖四卷爲西泠予與散老納交禾中故在第三卷中故交六七皆在卷內亦使我微吟生感欲更爲友聲集夙昔擬緝錄後篋衍集叢殘在篋寫定無期愧吾考友之勤篤矣
二月四日歸安崔適恨琛來談昔曾序其詩今讀盥薇通釋大抵篤守鄭義
初八日登舟遵鄂

十一日舉舟閶門過沈毅成毅成失明相對二晴如故蓋肝風成翳高談藝學如往時以所撰大學順文又五言長律百四十韵稿見示回船燈上讀大學順文稿未及半大旨權拉補傳申太學之義又推明紫陽晚年修改定論以爲爲學有序仕學向原近人郭氏大學質疑亦有相出入處當討論之以答吾友他山之盛意秋雨詩一千四百言寄慨遙深兼賦比興之義自注多所啓發亦必傳之作
十二日沈茂初來舟毅成以先世詩集刻本寫本諄原刪定并錄示見詒二律甚工予略言切磋大略先屬茂初歸告并選大學順文稿以未完也
廿三日抵鄂
三月初六日榘庵案頭携揚益豫工部筆談閱之甚拙然紀載多不虛
初八日念劬來談及俄國有注禹貢者證明雍田上上有注史記者於紀傳中戰地皆有圖考形勢求出入禦方深辨是非又有書武梁祠畫象冠履衣服行立於西州制度離合討論精審聞之慨然吾人之不能專心力於圖籍以求實用愧乎不愧乎久欲訂述武梁祠象拓通中西證今古不意海外已有留心於此者咄咄復咄咄
十三日又閱墨子閒詁終以多改爲專輒本文可通者不少
廿日今日士梁聞雷震竹山裂地出鐵錢有二萬貫
廿四日陶栗園來談吳下沈君學之賢貲通中外語言文字醫化機器諸學方譯論行孝經撰益世元音創一十八筆括書體正變孳生不窮海外學成今年二十六歲立志不爲外人用予聞聲近兩年矣中土有此豪傑爲之

色舞飯罷急出訪之蓋栗園偕來將入蜀主書院教也晤談溫克可敬談時
葉荷分汪舜庵鄭叔獻皆在方求益沈君新字法君爲予診視半身不遂言
皆入理
十五日重檢時務報所載盛世元音及重譯富國策此皆有實有用者餘光
緒喉
肩世得此能不動心
廿六日野獲編閱竟秀水沈德符景倩者累世仕宦習聞業故紀錄原第不
可知桐鄉錢枋編載者割裂排類時歷數代已閱數年然事有左證則然論
無偏黨即門戶除習泛染亦不蓋免末數卷繳雜近說部祠甚嗜禪宗亦
名士習氣而已
廿七日閱章生救叔與同事鬨而去此我所豫料菩尼其行塞山子曰修生

之道除嗇去欲嗇神抱和所以無累也內抑其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也先
人後己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善推於人不善歸之身所以積德也功不在
大立之無怠過不在大去而不貳所以積功也仙傳拾遺
廿九日得章生枚叔書亂離擾矣士人不圖樹立無端爲門戶之爭竭心力
而成戰國世界冷眼一笑熱心尤當一笑晚應梁節庵之招座客有丹徒
趙森甫君舉之子桐城姚叔節鑒庭大令子方存之弟子也相見皆經綿敘
舊
晦日姚永概叔節來談貽予家集燕塢先生校鶉堂筆記石甫先生中復堂
集乃翁慕庭棠徐待定詩刻
四月初二日閱姚石甫讀小錄八卷寸陰叢錄四卷粗畢中多名言暇當摘
錄墨子節葬有混字字典來收畢云即寔
葉荷分汪舜庵鄭叔獻皆在方求益沈君新字法君爲予診視半身不遂言
皆入理
十五日重檢時務報所載盛世元音及重譯富國策此皆有實有用者餘光
緒喉
肩世得此能不動心
廿六日野獲編閱竟秀水沈德符景倩者累世仕宦習聞業故紀錄原第不
可知桐鄉錢枋編載者割裂排類時歷數代已閱數年然事有左證則然論
無偏黨即門戶除習泛染亦不蓋免末數卷繳雜近說部祠甚嗜禪宗亦
名士習氣而已
廿七日閱章生救叔與同事鬨而去此我所豫料菩尼其行塞山子曰修生

之道除嗇去欲嗇神抱和所以無累也內抑其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也先
人後己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善推於人不善歸之身所以積德也功不在
大立之無怠過不在大去而不貳所以積功也仙傳拾遺
廿九日得章生枚叔書亂離擾矣士人不圖樹立無端爲門戶之爭竭心力
而成戰國世界冷眼一笑熱心尤當一笑晚應梁節庵之招座客有丹徒
趙森甫君舉之子桐城姚叔節鑒庭大令子方存之弟子也相見皆經綿敘
舊
晦日姚永概叔節來談貽予家集燕塢先生校鶉堂筆記石甫先生中復堂
集乃翁慕庭棠徐待定詩刻
四月初二日閱姚石甫讀小錄八卷寸陰叢錄四卷粗畢中多名言暇當摘
錄墨子節葬有混字字典來收畢云即寔
廿七日閱醒睡錄八卷其九十兩卷未見近事實錄文字雅潔可喜
廿八日閱時務報廿七號有宗室壽富一書甚沈痛得筱珊書寄省志例
目

五月初七日鄭國華子實來談獻之觀察長子述鄖陽槃陀山移準壞舟數百不見一板傷亦千人不見一骸山間祠廟戶壁不損墳塋碑石屹立皆隨山而西徙奇聞也

初十日子勤來切脈處方云已見代脈勸予早歸

廿一日來江裕江輪行

廿三日達上海

廿五日換舟回杭

廿六日到家

卅日鄒景叔以陳思齋觀察淮南正誤許學勤錄本三冊示我無多精確語

往往論韵亦有牽合處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續錄　三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六月十七日高生子衡北歸不相見已五年慷慨從軍跨海折衝被劍甚勇將帥誤機不得已弢鋒藏鍔已而南游白下北攬津沽意氣抑而識力壯日望其奮翼千仞爲吾道光得乃翁嗇致伯父語停雲之思固無日不遐繫也

廿四日閱時務報卅二期麥撰尊俠論閻畯精妙無瑕不懈

廿八日湯震盦仙危言五十篇閱竟近年志士抗論憂危之言以此爲弁冕亦綱目具矣然言易行難者十尙六七緜願增二題曰發憤曰立威其一一條辨者當具劄幅

七夕諸守岡來談見劉愼民碑字體略近爨龍顏然味薄多矣

初八日青陽詹愛禎友石投詩見訪將家子好文章年二十六詩篇奇崛無深情遠韵將徐待其變

廿一日溫州人來得王詒齋一札寄愼一律新刻遁園詩餘詩集剞劂成亦垂老矣閱詒齋詞愼罹欵老泫然已逝病中心緒往往至此

廿八日安慶書來云子英親家於二十日謝世年未五十五月廿一薄暮江船一談遂成長別人生若朝露誠然

八月十三日閱申報知葉南雪翁已歸道山此十年來未識面之老友固逆知彼此暮年相距遙遙無相見則也

中秋閱董東初讀誓提婆稿又閱陶芑田翁園詩錄約略刪存將應索序之請得柵民書言周季況閻獄追償欵至十萬籍沒淹滯非歲月可了宦海變詭震詫何如

廿日守隅來談予新收魏印珍碑未見著錄近日羅氏昆季曾有論識予檢眼學偶得陸　所著書皆未及此

九月十一日雜閱无邪堂答問多探純語

廿日閱散老七十自述五言古詩稿婉秀是其本色

廿六日曉淵諸君衣冠來致聘關訂總修諸暨志聘書

卅日俞曲園來談七十七翁聰明不廢結習未忘天賦異稟不能不生羨心

徐伯澂星使留別餽漢錢百

十月廿三日閱盪寇詞折衷南宋亦深美而未盡岡約之量方展冒鶴亭詞愛其有得於幽憶怨斷之音欲爲論定而魏孝廉汝駟札來索還遂以歸之

廿七日閱湘鄉成權漁本樸樓眞室文詩詞稿文規格老成詩才閎肆倚聲婉秀固儁才也然文當進之深厚詩當進之沈澹詞當進之幽遠如相見當

面論之

廿八日閱稿民中日紀事新樂府十六章倣仿香山沈鬱頓挫有杜陵遺意

成本樸琢如過訪方接談間董東初來促坐談藝二子皆志學有緒琢如弱冠有韵無韵之作可期深造稿本攜去留湘瑟秋雅詞仍屬審定

十一月廿八日世杰振之都轉見過面致聘書總纂修鹽法志事

除日新安書來紫陽主講始別延戚大令予得棄此爲快事

光緒二十四年元旦日食拜年客來謝之惟章生枚叔入室長談

小年朝檜園送盆梅水仙來拜示戊戌元日詩亦成例矣報箋云願再讀三

十首也

四日衣冠出賀正大都望門投刺世習應酬然衡之以禮亦不可少蔣氏陋

門一入拜家廟與將世嫂談

日閱郘先生尚書通義遺稿殘本卷六卷七爲召誥至呂刑中有當年

商榷語如周官禮同後世之會典此因風見與老成符合者也程鴻詔

傳寫歷久將付梓人與禮經通論並傳其人正不以吉光之羽見少

廿六日胡城寄到方宗屏訃又失一老友矣

二月初九日擬續纂鹽志例目草稿將與同局商榷

初十日閱老老恆言五卷一過理語有可銘者

十二日閱新學僞經考康氏書持之有故不無周內史記中涉古文字往往

但力尚弱爲憂賦可謂審類序頗持論多有眞見非沿襲者

廿日康工都有爲有五次上書爲大僚所格未達九重原文傳布登滬上報

章展閱一週言有過于痛哭者扼不上聞固爲沈篤之習然以此爲藥即能

起篤疾尚不敢信

三月初七日許大夫豫生來談將赴蘇督銷以近作八律稿見示詩頗沈鬱

憤悶　得陶心雲書云方建東湖書院通藝堂以史學子學延師學士有俾

紀文寄稿屬審定　汪柳門來談留乙未歲暮絕句四十首詩冊屬閱定益

罷官出都時也

初九日閱瑞安陳蚪志三治平通議并附報國錄畢墊廬匡時之論鑿鑿可

見施行閭政可推鄉邦以及天下委曲立法先治本原改官制設留都皆與

部人夙論不謀而合徙河邊河六十致仕宜有商榷殿刑賞爲救時急著尚

可豈言課士策論當杜空言安得風塵相見作竟日談去非求是以待大人

君子見諸行事深切著明必有宏驗水運之昌拭目俟之但恐吾輩不及見

大一統耳

十三日三日來閱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一過於事理文章皆有闓悟後人

處

廿一日溫癯顏氏學記漢儒通義正相發明而學記師儒言行于今日人言

救時要故如廣致學改科舉汰冗官綱領無不具於此矣

閏月初二日薄甫乞撰母韓六十壽序綢內之言實事不多敷衍篇幅衆願

文字義法經營三日始獲成篇酬酢之文難於著述如此

十八日閱建德胡念修幼嘉問湘樓駢文初稿四卷刻本才清而婉無俗調

初七日繙索子史精華釋道二類遍道源流洞見本末初學記太平御覽不足多也

初十日穫抑寄春秋董氏學六冊繙帀一過門日尚有條理仍病其繁列子日途至割裂重複口說一日不安不若師傳爲確以傳經表亘經說之前尤失次著撰時雜佛家甚至涉及耶穌是何以當言必有倫類之旨康氏有識有筆當張日甚傳會推許至有康教之目吾不知其稅駕矣

十七日閱康氏僞經考一過舉凌非金城湯池姑妍市怪而已

十九日經筱珊來一別又兩載矣今日又走評詒常州詞錄卅一卷　局中送續纂綱運三卷來約略訂校此第一次課程也一笑

廿三日閱朱氏无邪堂答問精理名言持之有故此有用之書頗思一一標識之

四月初四日欲詳校越絕吳越春秋篋無單行本因顧錢校勘完具將錄之繹史卷中大篇已具且馬氏夾注頗有佚文校之十得七八也

初八日適孫來以新刻明賢尺牘成蓋楊詠春太守棄滅舊刻欲傳之晚付適孫屬列叢書中諾而未刊今年銳意成之商序跋以記也

初九日校新序畢庶采逸文有類書誤抄有隨意刪節不盡應補

十九日丹徒友人孝恩綏亞伯寄陳廷焯亦軒白雨軒詞話附所作詩詞來蓋嚴事中白詞話中奉爲正宗而以予附配以爲同聲者也持論堅卓自撰亦雅韵有神惜年四十以乙科終見其遺書已不及遙申商榷矣

廿日作寄爽秋巢湖書昨與閻樸有勘隱雲間之論也

廿三日卜後日遷祖廟巷新居今日書篋盡筒先移往　董東初書來云又游滬上士人君子輒無安居此事亦關世變

廿七日閱邵子湘全集一過吐音高亮譜途愴不愧門戶固雅才也詩勝于文文亦不墮劣

五月十三日石印通鑑七十五卷胡刻之十五六兩頁乃劃印時先後互錯至不能讀當標識以正之

廿二日閱胡嘉鈴叔衡所選國朝文棟四冊所錄皆關繫世教抑亦有實有用者矣

廿四日昨滿如携康有爲孔子改制考廿一卷示我乙夜及今首尾繙閱一過略近似而不足亂眞不意竄言竟至於此不暇摘論但舉中庸記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則誅聖之獄已具

廿七日閱二十二史文鈔塗徑正大可入總集目錄界畫駢散如中山對問而不采不知於當日朝章固有繁慨邪

廿八日閱明史文鈔竊謂當日正論尚多於今日也

六月朔閱五代史文鈔未采薛史殘零寥寥予固不喜歐陽史也

十二日昨建　恂示我建平二年唐嫓淑造象正書吳伯滔舊藏北方俗尚梵字日有新出建平漢後石趙及燕慕容稱號數見　無二年石勒則有四年二年爲癸巳以字體求此當在慕容　時歲辛丑也

十六日閻湻夫文鈔畢六朝史文可入駢儷文林尚不少

廿日鄧邦述仲瑚來訪以隨巢詞稿見貽蒿悽薄暮督部孫芗臣太守子也詞

當行未出色機武家風尙待進境

廿三日又閱無邪堂答問精純粹審言外有無窮之慨足以信今傳後

廿七日二十二史文鈔全閱畢去取有意持論明通殊便學者校讐疏漏訛奪數見史文具在暇當隨筆乙正之

廿八日閱勸學篇閎通純備握機成務言功可以同立者也

七月初五日趙按經鈎厚侃伯來謁詰曾大父文恪公遺著三卅文恪名愼畛號鑑樓筆記爲檇異雜記云文恪尙有日記稿本

十七日閱經世文新編訖采輯洋務論說亦有條理中有深中竅要可見施行者而醜詆橫溢之言大都出自外人然而世變日亟竟至於此有悲憤歟歎不忍終卷者尤多日下江河流極難返二千餘年遒茲劫運上下日講變法往往徒托空言山野病夫以身嬰國紾不知稅駕矣

十八日今日聞有哉官之制山野間久持此論而尤有小官多則治大官多則亂先入之言也

廿六日重閱陳亦峯訓話以沈鬱爲宗旨因人間精鑒也

八月初二日作題忠貞錄五古一五律二並代藍洲也老筆殊不成章心力之頹至此忠貞錄志願處士長庚星伯于江甯陷日不肯以順字題門舉火自焚以殉其第五女幼字袁流亡無耗不願改字曾紱髮以習年三十五矣貞烈殉子鵬後入吉林軍幕將軍長順請以忠貞得邺

初六日欲采于部書類分精言推之有用此願亦蓄之久矣古有意林日鈔今有東塾讀書記皆導師也

十一日駭聞霞筵獨處擾慄彼暱遲者將如之何老夫避人妄議往往後事悉中從此當棘甘否毋徒多此不祥之言

廿二日繹史載孫叔敖碑文見隸釋而點畫有舛悠作攸曾作嵗更不可識

廿四日檢園函告箔仙近世目睹神倏途如枯木比沸零已歷炊許時矣既而審諦知殉以初九日則近日駭詫之國故皆未入斗室見聞且爲之幸矣

九月朔錢念劬告哀書來閱之隕涕復啙書凡五紙以其商及葬禮及家事也

初十日鑑洲札來屬代作宴日本退相伊藤博文詩已撰二七律見示走筆成五言古幷題定鑑洲稿作札復之

廿九日篋中詞未見之王西御秋蓮子詞今甫寄舊本至婉約有深韵當續采

十月四日子用家來報喪久病果不能起又失一老友

十六日昨古愚以中興別記十卷稿見示全書百卷蓋紀粵匪始末也爲夢橘園校書之三又浙江海運見聞略識一卷爲校書之五繙閱之可謂留心世事不徒浪費筆墨　晤許古秀携讀其雜憶詩才思清越又法事論三力主戰歲璋岸有條理

十九日古愚函來述其校書各目亦容心經學小學未易才也　閱郎潛紀聞三筆一過頗有益于掌故之學偶有辨晰亦多可備

廿一日念劬自蘇來治葬下編斗室行作數日談念劬奉召七月廿八日奏劃紀言頗無疵詞

十一月初二日閱碧聲吟館談塵四卷許善長季仁太守筆記也多可采摘
有資借閱
初四日鄒謹叔來談欲緝刻史學叢書以目錄商略
十三日繹史複閱一過仍以校正本爲討論之要綱來立例刪補因未易措
手未必人心所同晚歲病廢將虛此志以待後賢
廿二日鄒宜仲同日本僧伊藤賢道號壺溪者過訪筆談良久留所作詩古
近體九首筆堅辭餽殊不舉爾
十二月初三日胡右階貽彭甘亭繙譯筆記俄廖錄新刻本彭氏書校訂之
學詳審有扶擇身心之學溫清不因陳先正以詞章名家者往往讀書有原
本足以師表後來右階方治駢儷盛年尚文洞見本末傳刻遺書其亦有淑

艾之意乎
十六日又閱陳丹崖孝廉右雨軒詞話推見本末洞達正變倚聲樂府有此
曠古之識于流別一一疏證與予夙論同者十之七八蓋此君深契中白推
爲正宗固於復堂亦爲不謀面之知已一舉于鄉蕉萃早世年尚不逮中白
可悼歎也檢篋中詞前後今集證之陳氏所論多合益惜未得接席深談耳
光緒二十五年正月初八日閱閻徵章堂筆記畫冠至今數數閱之說部之
有益身心者且可稽求掌故并有論西學制器深證遠見之言此小說列子
家之後登著錄而無愧矣
十二日閱滬上新聞報云萬疇盟十二月十八日病卒駭歎掩鴻十年來文
交唱和文痛分張奈何

二月三日守閱見貽脅天統元年張府君起墓志銘唐元和游擊將軍冀軍
邵公才墓志銘皆新出本未見著錄
十三日閱孫仲容札逐有補采入繁露雕龍卷端者
三月初九日閱興國朱浩文星源所著道說天地動靜說堅凝中學確乎有
本之言時事六策亦暢達可行此卷刻于癸巳似其人來游武昌予客鄂日
惜未見之
望日夢庚由上海寄致翼教叢編閱一過有持矛刺盾處頗可擊賞然而沸
騰相煽終非好氣象也
廿三日丁廉訪卒於官潛老家傑之士晚景類唐終以不起追念舊游可長
太息
廿一日至新亭鎮以上水落航船不能達城闉止泊
廿二日城中人與來迎發棨登岸入城詣縣志局晤吳亮工諸君談志事又
見蓉曙所訂志目

廿四日假謁人行篋天演論讀畢西學中之微言大義殊有精邃不敢易視嚴復幾道行文古厚譯者古雅諒作者蒼衍之言未必到此然使歐洲人信從吾教則智開而力將趙弱矣　閱黃芝生情居遺集過半雅朗俊婉作者之林足居上乘與樂生青弋山人詩同聲而不必同調誠兄弟可並傳可特立也郭復庭詩文碌碌又各自成家耳懿哉浣江之賢哲頗以家學盼後人繼起亦由士風敦樸不競浮華故所造若此予纂縣志當以此意著論

廿五日閱半情居集畢填詞修潔雜文老成皆有師法敘數行並欲歸後撰序貽之

廿六日徐陶叟來話舊　且以節母之子純孝之行五年前曾游杭過從二入千酬酢今年六十五母喪十一年以卜葬未得地至今不肯釋服誠

摯至此肅然生敬　午後與行至新亭登舟

廿七日晚到家

廿九日檢園札來有刻諸家詞話之意因檢鵜秋聲館芬陀利室白雨齋及詞辨四種將借之審定

六月十四日溫理左氏傳匡疏本一周畢功業荒怠記性日頹往往不能背誦老境一至于此

七月初九日黃喚秋以所着瓦缶雷鳴詩四卷欵乃餘曲詞二卷無隱積談一卷見貽閱一過詩篇出入中唐及明七子間婉朗有才思塡詞超超麗俊而有神韻殊勝於詩雜志條舉持論駿雄意仿子家詩詞皆後勝前作年方二十進境正未可量集名失雅當諏其改定

十三日得劉語石書寄近作詞五闋多長調此君於此事可謂當行

廿七日楊芷舟錄刻駢體文略於李鈔外收休文撰賜謝朏勅一篇似可不必不錄彌勁興七通珠餘則每類多或十許篇少或一二篇亦便學子

八月初八日閱讀書說與繹志同時成書分篇錄屬通儒之言有體有用足以信今垂後者也

十二日雪漁以所撰李草亭詩一冊屬審定淇深靜逸抗志名家語鄭重而韵流永足當譬喻之曰同人中上乘也欲本此義序之

廿三日檢吳遵文徵閱湯文正春王正月辨明確不易

廿九日六橋來詢悉駐防上書者瓜爾佳氏金梁字息侯諸生年未三十昨舉孔子生日會者即其人

李方伯所由庶蒐者獻類徵也

翌日檢園以呂定子遺稿詩詞屬審定約略閱一過詩格老成詞筆婉約皆可觀

十六日景陸咋以乃翁敦伯墓銘得石太小乞予刪定舊稿強爲創減百十字將來入集仍用原稿

十八日檢園札來商刻董子答之

廿二日閱六橋外王父裕貴乙垣禮部錄廬詩賸詞賸賸淨安雅

十月朔日偶閱常州駢體文鈔中可獨造之文可擊節賞可折節學者

初十日粟香四筆緒檢訖若輿地形勝若掌故若中外若小學新舊學皆有

可采擬談藉其末也

廿一日益齋札告蒙叔病危深憂之檢野禾屬益齋寄致

廿三日益齋札告蒙叔十九日已大去哀悼不可言

廿六日雪漁仲恕來又知黃元同十七日逝於半山蕙廛酸心事相接而至

願游九地與老友同棄惡世攜手無何有之鄉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廿日褚季孫持尊甫奭齋丈歷朝詩選十冊國朝詩選八冊假觀約略翻帶去取殊矜慎也

廿一日悉陳六舟先生彝正月九日壽終于家知己之感痛欲失聲然而完人若此公者平生所聞見殆絕無僅有者矣

廿七日翁臣來談商刻雙研齋筆記

二月二日自元旦以來檢帶九朝東華錄石印本七十六冊一周大略基必有址幾必有兆被澤表徵不徒默識掌故也

五日偶挈兒女閱狗鼠之戲此一小動物導之如人意游戲然則人生何事不可敎但無善敎者耳

廿九日楊佩瑗自海鹽治所來談將以予淮南舉正手稿刻入叢書

十六日審定胡右階靈芝仙館詩詞一過其自言不以清廢麗不以麗廢清志之所在予將序言亦爲其即以此爲成就爲印證填詞未盡曲折可誦者乃遵嚴譜史乘紀烈振古如茲以待論定特同世契合盡傷無已雖尚在疑似我已無淚可揮夜月如晝目不忍視而已

廿二日子韶來言許袁大辟已見初三明降咸名而去夫復何言子韶脈我謂有積滯處方我胸中所積豈藥物所能去邪

廿七日閱求己錄一過爲陶方之次郎所撰以內治爲本不廢外功感時多少

晦日閱鶴徵錄一過前任真下起元之運後則敎養潤澤之時以才識篤至論前自勝後以趨合明備論後亦有超前者矣

廿一日閱平湖蔣元大始人範六卷澹村文存一卷人範究心宋學今日之浮囂當以此種語言爲對病之藥

四月廿四日閱林杭州太守卒官竟失此循良實事求是設施有本末經營森布後來者循守不易爲勝悼歎

廿八日今日溫帶禮記二卷王文王世子正義義疏均緬檢

五月朔日藍洲札告徐伯澂總憲卒于位貴壽考終蓋臣正多遺憾四十餘年故人後死無相見期怵慟如何

五月十六日藍洲以荊溪徐氏子姓貽予思樸齋詩集蓋其先世明末官部郎曾典粵東試出守黃州吉安旋謫宦困閩國亡之際服喪歸遂不仕以遺老終名懋緒字復生選集重刻者再閱一過善學前後七子格律莊潔情文兼到

緝勗證可以俾之千秋告後來學問勗勞之賢此之謂三不朽

十三日閱報章駭愕曷熱出過子韶晤袁郎道冲

十四日藍洲札來云許袁二卿靜言刑辟濟南電音有之益駭愕忠慨建言

七月初十日閱左文襄與楊石泉手書二冊數十篇墨跡石印素心同功志老成

沈痛之言陳古刺今折衷鉅儒少年賢哲之言可陳當宁乃至今日則鍼砭痛切更使人感涕益襟也

八月二日近日仍溫治論語孟子閱四書箋言一過李刻稍精校覆刊而譌字繁衆今日又檢注疏本

七月五日蒲作英畫復堂填詞圖見貽不以斜陽烟柳布色也

十一日至歲志局乃不見一人研農未來局成兵丁駐所予臥室對屋亦住哨長悶悶即行

十九日楊筱弢函來以鄂刻八旗文經六卷以下刻樣屬校閱鄂中則星海校定

廿日白叔來談許袁被害始末淒然痛之亦悚然敬之十三日保定有電袁眷出京行至矣

廿二日白叔來借周僕送子衡室人袁媛赴松江見母成父服爽秋妻孥回南以松江爲家矣老友病歷不能素車赴奠痛念何如

廿六日子衡松江來詳述袁重黎婦子言使人激昂忘痛

廿九日藍洲來談徐氏乾學通鑑後編方議以寫本付剞劂有閻氏若璩校勘記甚精詳

閏月初六日大女自禾中歸寧話許竹眞家事不及重黎遠甚無子繼姪二妾離心袁氏多男長成正室內主雖遭巨變不致渙散重增慨息

十三日李幼梅大夫以家刻耆獻類徵二篋三百冊五百四十卷見貽方尊甫蒲堂布政掇緝是編亦曾見商榷者也

廿一日鍾玉來言前上方生欲來予門下謀刻復堂詞錄以爲贄恐未必成姑付之

廿四日孫德謙益甫不相識貽書論學術似送難期折衷愧之

九月初七日撰公祭許少宰袁太常文欲言未得盡言也

十二日撰贈釋朗珠名繼海嘉興楞嚴寺住持序稿脫文伯所屬作不難而寫難此手已不爲我用矣

望日子衡來談有入中州軍之行奮勇北游從前臺灣之役徵思之此行娩阻之蓋時事日非也

廿五日李秀峯過訪秀峯與易實甫交實甫近日有和杜秋興詩秀峯乃與汪衡舫同游至杭唱和兩月來有二十疊阮宕沈至顏可吟諷

廿日白叔來有二十疊阮宕沈至顏可吟諷孫益甫蘇州書來又澒澒數百言羅列四部殫要竊以爲炫富不盡虛心也

十月初七日昨春圃言集古作對有尚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典御詩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討武檄二語

十二日傅曉淵諸暨來知徐陶叟於九月十五逝世獨行之士不可復見曉淵云志稿年內刻期告成

十三日聞鐘依生三多六橋已歸差釋予懷

廿八日胡幼嘉來談將往吳下以知府需次告予方到嚴陵集又云明年謀刻復堂文續以所爲詩屬審定爲加墨訖

十一月初六日遜孫來談商刻定庵詞。

初九日閱六橋近詩安危一瞬不忍吟諷。

十二月十四日撰翁鐵梅母夫人墓表脫稿不識漏夢華志銘何如。

十九日袁郎道冲來尊甫身後之文如服官歲月及京曹譯署出而分巡政績之可考者尚待嗣賢昆季撮舉綱要見告至行文紀實胸次已有規模矣。

廿二日沈采侯醫來寄刻成乃父墓誌銘張酌梅小眞書甚工今年七十七矣。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　日兩日溫藝概劉先生言一字一珠不獨四方導師亦千載導師也。

十四日許子頌來談辭師之孫早逝少婦仰藥殉烈欲予紀實旌揚不知何日可提筆。

十九日檢校復堂文綴始事以右階議代刻也。

二月望日汪柳門札來欲貽予壽聯云與南極一星同壽先東坡二日而生子韶來談始見袁太常三疏全稿將要刪入家傳。

廿二日袁京卿忠樞自松江來擬廿四入城廿五昭慶寺受弔予委憊不能出遣子代　閱興化李詳審言學制齋文二十八首非必渾灝閎博亦跌宕昭彰矣究心駢儷家數已有準則騷選之遺意行撰序還之。

四月初七日撰李審言學制齋文序成走筆屬草不能工也。

十三日袁郎來呈改定行狀當力疾挽筆成墓碑家傳矣期以十五日始二十日脫稿。

二十日袁碑脫稿將撰袁君家傳以完諾責。

六月七日子韶來診堅欲停藥仍不能也泄仍不已。

餘杭章炳麟太炎演學稱大師治經尤長疏證得高郵王氏法自命其學出
德清俞樾曲園然文章之稱晉宋間學之究流別其意則本諸復堂者爲多
余誦復堂書其幡述固有可尋者而記於章氏前後六見(一)記光緒十八
年壬辰五月廿四日過訪甫見案頭有餘杭章生說經文稿其一主荀子徠
絕謂古者天子朱衰衣諸侯牟衰衣非一說嘉栗旨酒謂栗爲量名其一說
蠶旗爲鋒旗之借字其一說曰云莫矣宵君須矣爲日暮暖且中之暖非昏
莫誼不蘊確要爲得間厥爲章氏見知復堂之始結言符賞樹義銘膺丈人
偉其獨異談士依以揚聲者也其(二)記廿有一年乙未九月廿三日得汪
子用祖孫書又爲餘杭章生炳麟枚叔是雜文三篇章生勁學善病嘗撰春
翊壬辰今日晴窗章生枚叔來談迫暮去不記何年前有朦月三日至二十
六日記疑爲二十二年之仲冬也輸肌論心拱手問業一言投分要以百年
之期歡面成親申之永夕之習奇疑賞析足徵氣類已其(四)記二十三年
丁酉三月二十七日聞章生枚叔與同事鬩而去此我所預料嘗尼其行而
博藏有章氏上復堂一箋其詞曰夫子大人函丈泥滋拜別神氣惘然抵鄂
後未手札想履道貞吉吐言爲經定符私頤麟自與梁麥諸子相遇論及
學派輒如冰炭仲華亦假館滬上每有論或常與康學牴捂惜其才氣太弱
學識未富失據敗績時亦有之直如門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詆以狗曲
(原註面斥之云狗彘雖未遭譔詞亦不遠於韓圄之過責生康寔譜大賢以長素爲
世界冷眼一笑熱心尤當一笑所謂得章生枚叔背者是則(博所藏署三月
十九之一箋也細繹其詞眼冷心熱如我佛如來拈花微笑乃得正法眼藏

念劬廬叢刻

(二)記二十三年秋左傳讀有志治經前年楊春浦以所作文字質已略指正之矣(三)仲冬
(每部二冊二角)浙中風氣未開學堂雖設人以兒戲視
望將書價逕寄報館可也(原注)

而惜乎金剛努目滔滔者之不足與語此也贅言百里唯此老成乎其(六)

記二十有四年戊戌正月元日拜年客來謝之唯章生枚叔來入室長談專

年謝客獨座輸心師弟交親可以概見不審太炎文錄何以遍檢不得影迹

其別錄二與人論國學書曰往見鄉先生譚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義遽以

文史校讐二種教之其後抵掌說莊子天下篇劉歆諸子略然不知其意云

何則直字之曰譚仲修冠之以鄉先生而尊稱之夫子自署之受業胥歸一

筆鉤乙而又詞彙該調其意若有憾焉豈章君治左氏周官敦崇古學而譚

氏誦說公羊好稱今文有如康成之於何休今古學不同之所致耶然吾聞

之也鄉君古學之宗受諸馬融以爲本師而從第五元先習公羊著於本傳

而鍼屢起疾未嘗橫被師門詩有之轉益多師是我師章君獨不聞之乎夫

尊其生而畔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奸人之道而背畔之心也

於歲師弟徙以死生勢能施於問學不踰逃蒙乃在大儒白圭之玷吾於章

君無取乎爾無錫錢基博

復堂日記補錄

序

仁和譚獻復堂日記舊刻八卷入半厂叢書而徵生姊氏適譚因蒐家藏得所未刊汰蕪存英爲輯補錄一卷續錄一卷補錄者讀清光緒十七年辛卯以前之所刊餘也續錄者辛卯以後之所刊餘也始事在民國五歲寫定於今歲之春孜孜十年菁華已竭而徵生疾以革矣嘗索爲序其端以最復堂學術文章之凡卒卒未暇以報也尋而徵生長逝化爲異物音徽未沫其人已亡以此思哀哀可知已宿諸久不償人將謂我死友也故敘其梗槩追酬其旨以吾觀於復堂就學術論經義治事頡頏在西京揚常州莊氏（莊存與述祖綬甲）（祖孫父子）之學類族辨物究心於流別承會稽章氏（學誠）之緒惟通義徵信多取周官古文而譚氏宗尚獨在公羊今學蹊術攸同意趣各寄近人錢唐張爾田孟遴箸爲史徵一書以公羊家言而宏宣章義實與譚氏氣脈相通譚氏論文章以有用爲體有餘爲詣有我爲歸不尙桐城方姚之論而主張胡承諾章學誠之書輔以容甫（汪中）定厂（龔自珍）於綺麗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取華落實弗落唐以後窠臼而先以不分駢散爲相迹爲回瀾五十年來遂成風氣而餘杭章炳麟太炎應運起以有大名故其論文以澹雅爲宗皈依晉宋章炳麟文之所自出也論詩以比興爲體不喜黃山谷（陳三立散原）王闓運論之所略同也至於誦說公羊大言經世則同閻運而不同炳麟惟閻運以公羊言禮制近接後曉榷曙之波而譚氏以春秋衍陰陽遠承董仲舒之學斯則學術文章之大較可徵見於日記者也若使墨翟之言有徵宜室之談無爽巫陽可招魂兮來歸莫逆一笑期於夢寐遇之時在中華人民造國之十又九年十月十六日是則吾徵生既逝之七十有五日也無錫錢基博

復堂日記補錄卷一

仁和譚獻稿

同治元年閏八月十七日福州城外觀賽赴迎神羣娃艷服策馬先後數十人殊令人憶獰中女隊也

九月初六日讀明夷待訪錄摘其至大者要刪入日記中陽明之學末流蔓衍至戢山而正梨洲而大王佐之才讀其遺書使天下後世不敢復以王學爲詬病矣所見樸實平正潛庵先生尚當遜之亭林亦不及其振綱挈領也

得見此錄承學之塗益有標準幸甚幸甚

初九日閱戴子高論語注大段完善尚抄精詣略采四則以見一斑　女尊君子儒毋爲小人儒注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宰我晝寢章君子儒毋爲小人儒注云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宰我晝寢章子謂天下雖亂吾心自治君子樂天知命雖毀棄何傷乎誅傷也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注云作佛上通天道故曰君子小人則務工作力田野下通物性而已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注云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蓋作春秋時語也　又一條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注云六藝四曰五御五曰六書車必同軌書必同文借人乘馬所以善其御也史之闕文所以正其書也其他亦絕無迂曲穿鑿可傳也

十一日子高來告行予錄生平師友數十人與子高子高求賢之志冀如渴也子高蓐以海船未至不果行

廿日偕子高訪孫夢九司馬問其談書曰予撫文史通議歸閱之前在京師注云腐木蔬土諭世亂不可爲治宰我傷道不行故假晝寢以自晦其明夫子謂天下雖亂吾心自治君子樂天知命雖毀棄何傷乎誅傷也　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注云作佛上通天道故曰君子小人則務工作力田野下通物性而已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注云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蓋作春秋時語也　又一條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注云六藝四曰五御五曰六書車必同軌書必同文借人乘馬所以善其御也史之闕文所以正其書也其他亦絕無迂曲穿鑿可傳也

十一日子高來告行予錄生平師友數十人與子高子高求賢之志冀如渴也子高蓐以海船未至不果行

廿日偕子高訪孫夢九司馬問其談書曰予撫文史通議歸閱之前在京師

借讀葉潤臣丈藏本洞然於著作之故文章之流別實自此書孫氏所藏爲錄本蓋當時尚未付刻也視刻本少十之二三又有論課蒙作文法二十餘條似刻本所無又刻本有校讐通議三卷鈔本亦無

廿三日過子高同游玉屏書院管院人有故書求售中毛刻十七史紙版不惡索直頗廉慮其全書虫蝕約再往查閱

廿八日赴玉屏書院視十七史尚完善遂定議以十餅金易歸

十月十九日爲子高作文集序一篇不爲唐以來文字者五年矣及今庶幾小就　閱黃石齋年譜一卷石齋於閻學爲別家非晦菴所能辨無論李光地也

廿五日借得歸安嚴元照修能柯家山館詞一卷讀之能爲雅音高處望見北宋乃晚年復染指玉田何與修能負奇慧文名籍甚深于禪學子高言爾雅考名精核足傳古文亦名家惜其手稿一冊先爲人取去不及見　吾浙問學之事浙東西截分兩途東學樸實而近迂西學隱秀而入瑣吾於浙東推黃氏毘季西河先生不甚服萬氏尤不喜全謝山水經注之功不可沒西學舊推馮山公盧抱經子高言湖州楊秋室最高惜予未得讀其遺書秀水朱氏之考證海寧查氏之詩吾固可折簡使之近日得嚴鐵橋書亦得失參半若當湖陸氏吾浙不幸有此人也陸之學直與袁枚之文等周季貺先生稼軒評注浙東西學截分兩途句旁云二語確尤不喜全謝山句旁云鄙意同又盧抱經稼軒易以吳西林若當湖陸氏吾浙不幸有此人也二句各加有一稼圍彥覓附記

廿六日閱莊葆琛述祖尚書今古文疏證一冊七卷子高手錄莊氏之學既

世方耕侍郎之春秋冠絕古今無二珍蟄宦遺書及其子綬甲所著則多無
塙壁縱心孤往所造往往偉異葆琛先生此書句讀文字有絕與諸家不同
文字則多本古籀義例別有說文古籀疏証一書子高處有其敍目予亦見
之惜未得全書快讀也尚書句讀時有與僞孔傳同者亦不爲無見焦理堂
之說以爲書傳雖僞亦是魏晉間經師二十八篇訓詁章句豈必絕無授受
專緒邪此論明通故吾亦不以莊氏爲過也至如微子篇之亥子顧命篇之
舉卣卒未敢從惟審定周書中屢稱又曰皆重誤上文省寫語創而確予深
服之方耕先生尚書既見顧調停僞經僞傳巽先生作墓銘特爲推原其故
曲體其用心則葆琛亦裕蠡耳不爲幹也尚書之學沈霍千載閻氏篤路藍
縷之功不無小疵其書又曼衍非說經家法惠氏亦語焉不詳王西莊後案
引改宜經文疑誤來學註疏閎博不愧通儒至于禹貢洪範之篇尤爲卓犖
孫星衍尚書馬鄭注是編校之事略可傳信繼刻今古文注疏則紕繆百出
乃至有意與僞孔立異不惜下同蔡沈寧不令人齒冷段茂堂古文尚書撰
異詳于文字略于義訓不輕改不爲臆說能使人思而自得之但得達人抉
酌什一則壁經文字可以垂之國胄矣至於微言大義名物典章不能無待

十一月初十日閱宋于庭先生論語述旨卒業先生又爲歸藏之學言歸藏
爲黃帝易老子之書皆述黃帝坤乾者以地元疑乾孔言一貫李言得一顏
子之不違仁元者善之長也體仁足以長人皆是也其言閎遠雖當晚周之世親承授受度
亦無以遠過條貫件繫中間篤信愈緯墨守何休則不無利鈍然而卓矣子
高論語注大專多出於此
廿一日晚閱宋書至謝莊傳入魏亂世殊不易當時文武才無得免者乃至
貧恐同盡人之爲褚淵江總亦不得已耳此等議論不可令宋人見也
廿九日季況索歸叔畇東溫草堂詞稿叔畇詞頗事生新不爲大雅不能窺
其年錫鬯門戶也然頗自負
同治二年正月廿八日閱梁書卒業諸列傳不在蔚宗下
二月十八日閱陳碩父毛詩疏深識西漢途徑然大體傷繁又意在近人不
免瞻徇如受命作周不能篤信改元之說均爲可惜 閱陳恭甫東越儒林
後傳至方邁傳云其言泰誓惟十有三年春曰十三者連文王九年言之武
王自諸侯爲天子前後不過十年而殂大戴祝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文
事理皆未嘗繆蓋自幽囚羑里以來死生存亡皆未可必失國再復後改元
年三代以下天子諸侯多有之何獨疑于文王若武王宜改元反不改元者
正惟文王已改故武不必復改非獨孝子之道不忍忘親亦以歷年未久無
容變更也多方曰天唯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則武王立五年而即伐
紂其所謂十三年者果合文年無疑也若稱王之說則夫子之言有之周公
成武王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不及文王非武王之追尊獨遺其父夫子之
稽古不及於文也已稱王故也以上博辨明晳不必譏漢人之家法而闇有
合於大義美哉餘論無極太極論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皆足以闡陋儒之

凡而奪之紙閻中學術爲李氏兄弟敗壞不可挽救若邁者誠家傑之士矣

論許世子弒君用左氏傳爲說亦佳

十九日閱左海經辨言泰誓非伏生書所有兒寬所受於安國古文之大誓

三篇錄入也若夫安國之注古文大誓他書絕無比徵史記漢書皆不言安

國注書豈獨爲大誓作訓案劉義慶世說新語注引續晉陽秋曰孔安國字

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以儁素見稱歷侍中太常尚書還左僕

射特進卒東晉李長林尚書集注於大誓篇每引孔安國曰晉書禮志隆安

四年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孝武

太皇太后服宋書禮志通典吉禮又引安國議諦洽殷宗通典凶禮晉孔安

國問徐邈皇太子爲新安公主服案徐邈傳有之是東晉時別一孔安國亦通經

學李長林東晉江夏太守樂安亭侯宜與此孔安國同時故得引其說而孔

穎達誤以爲漢之臨淮遂無能辨之者此條證二孔安國事理當然泰誓後

得則亦信而有徵大傳載入泰誓其諸博士家傳益邪陳氏文言今文尚書

有序其言似是而非詩書序皆各自爲篇伏生大傳就所記憶者說之不必

有全篇故劉子駿云博士以尚書爲備也若學宮明明有序則古文既有目

共見博士雖欲竄同妒眞豈可得哉孔叢偽書所云二十八篇象二十八宿

一事則予舊誤取以證今文無序者誠不足信已隨處改正矣周季況先生跋筆記此條

廿日閱左海經辨證緝緐之纚當作纚緐字說文所無論語古文不應有之

廿日閱左海經辨證緝緐之纚當作纚緐字說文所無論語古文不應有之

詩雪樵丈可與抗衡

初十日閱北周書體勢整粟情事激射深得史法諸合傳均有義法條理獨

道遠公附韋孝寬傳稍不倫

廿日借幼田十七史商榷來意欲摘取王錢二氏書尤要者另存數卷庶於

讀史事半功倍然如新舊唐書紐謬等均不可不備稽核凡治一事輒苦其

孔安國曰一人爲纚證之爾雅纚爲纚字傳寫誤也又云孔子家語不知亡

繁不知前輩博洽是何天才人力

廿一日閱十七史商榷南北朝諸卷平正無刻覈之迹不滿李延壽自是公言

四月初一日閱十七史商榷舉向於西莊頗不滿今檢其考史之籍自是學有原本且以經生而能用力於史西莊於竹汀爲郎伯足以並美錢氏徵實尤不爲泛濫之詞王氏雖不無習氣然推崇范陳譏貶歐宋最爲卓見矣

廿六日閱謝梅莊遺書詩文一冊自是豪傑之士而著述皆不成家

五月十四日蓉以鮮荔清酒餅餌焚香供二故人方寸惻澹欲賦一詞不果

六月初九日遍日與子高辨東原雖博大不得爲第一流而子高顧篤信其原善孟子字義疏證附和前哲必推爲集大成之賢其與升朱熹爲十哲之說或亦詢於芻蕘之意與吾故不欲屏趙宋不得爲代稈朱不得爲人致爲方東樹所訶故於先生之言非必河漢往年爲徐伯澂校朱子全集予曾更易原書面目分別部居究不失爲有道君子之言第畢世未嘗通經其咎固甚于稈也稈氏於春秋於易亦有窺見大誼處得不償失則有之必謂一無所知非公言矣此尤非子高所樂聞子高治論語推究大義吾惟服之朱氏於論語且繆以數百計秉之國胥胎患無窮亟宜有以救正之也

十三日爲內子悉惡授說文先書本文脉之就簉傳本錄兼授侖兒欲其早識小學門徑恨侖兒質稍甚恐不能畀以學術子高昨書來言侖兒星命佳

可證父書不可以聰明不如我而棄之然能久侍予側否倘不可知此中蓋有天焉非可強也

十四日閱潘孝子錫疇鐵廬文集堅苦之士惜汨于語錄大全之學亦欲由大學衍義推求經濟又曾爲二十一史鑒測則非皮傅理學者也

十六日閱毘陵集二十卷畢韓愈創爲叶賡之文風尚一變然會昌以後正聲不絕終唐之代文章師法未盡漓也至之雅才又夙深于玄學故靜深腴暢

七月初四日鈔定庵文先生集當爲本朝別集第一亦唐以來別集第一

初七日晚內子陳瓜果以祀天孫千古有此一種傳聞舊說亦復佳耳

初九日雜閱易堂諸人文開卷往往不解所謂此等文字其信當時而傳後卷海鹽黃韵珊繼之大都黃茅白葦門廬誇多第二黃尚能自運成章于此事小有窺見尚不至如丁之陋

廿八日閱升庵集畢有明一代博洽之士如升庵元美實未易才似在我朝竹垞諸公之上

九月十七日連日閱唐書殊無入處歐蘇宋鑿史家之下乘矣

十八日賦戴生行一篇送子高之鄧武子高適來誦之評曰得太白之神不遺其貌此長句正宗也不可謂非知言然尚隔一塵

廿九日夜校逸周書四卷錄王氏讀書雜志也予素不喜類書然如王氏之

學多由於後本北堂書鈔及玉海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篇學士閒見豈不
貴博
十月朔閱漢學師承記予嘗取學海堂經解別擇爲國朝經義表暇更當撰
國朝經師別傳以正其失在阮伯元江藩之後出者皆在焉慨此事無可商
定中白子高皆舉戴震爲生泉者與予異趣其他更無論矣
初二日閱漢學師承記其謬論多可笑哂然有一事吾甚愧之江明九章予
則如容甫先生望之如洋耳
初六日閱雜書數種如錢可廬跋鄭年花花不知何舉嘉定之舉最無足觀
宜爲萱氏所訶
十一日閱水經注鄰氏於新莽更變郡邑名多載入注足補漢志所未備

廿四日讀李空同集六卷賦亦成章想盧次樞李川父不是過樂府詩實魏
武以下所不能爲
廿五日讀李空同集六卷五古精實無懈響差病其杜習漸染耳末二卷有
近阮者近陳拾遺者至於擬初唐供奉諸體汩汩多可誦山水詩直入謝宣
最擅勝場
廿八日讀李空同集五卷獻吉七言由杜入而超然蹊徑之外大而能化明
震羣然和之不願文義不識是非吾嘗恨之乃讀定庵先生家塾策問亦爲
是言豈欲發難以待後人之正定歟進鶴壽乃曰自漢以來傳誤已久敢爲
此言豈非無忌憚之人又王氏痛詆荊公而盛稱司馬君實史學亦非我所
知論人卷中指斥文中子尤妄
十二月初三日讀荀子賦性諸篇深明聖誼孟子醬遜其粹矣五行等篇論

華繁節何含人鄱陽湖諸作亦可誦七言律當時重推之今頗以學杜爲病
殊有譏議予于七古不錄七歌七律不錄秋興以示後人特標極界究而論
之七律之高者亦僅到杜境耳五絕如獄中詠將諸篇奇特可喜是亦逸品
絕唱如睨睨等篇予所選者雖口口李白何以尚茲
初二日閱空同集七言絕句境地絕高並能樸至爲可寶貴也
初九日閱空同集文筆體矯健甚可觀如三病等疏禹廟碑均於明代不可
多覯
十一日作來孝女傳一篇文似不在西晉下也
十四日借蛾術篇閱之予奮因先入之言不甚崇信西莊今年詳閱十七史
商榷而知其學識之卓故欲取是編一究心也

陰陽之理深明天人之故德刑之原觀其對策宏綱皆在於是大儒之不負所學也

初七日閱夢陔堂詩黃河千里一曲詩意似之索解人不易也其論漁洋詩曰詩不有聲乎非必其聲之至也就其所自爲者之聲而叩之而人亦罕協也詩不有情與詞乎非必其至也就其所自爲者之情詞而叩之而人亦罕適漁洋則于其所爲而能協之適之予即以此論春谷之詩又有與人一書言詩有古情今情之別樹義甚高

十二日閱夢陔堂詩凡卅四卷皇朝爲乾隆後第一大家

十七日子高寄示所著書曰徵言者德行篇大誼辨宋人爲僞儒爲非聖論學以禮爲歸源出荀董情所見雖正致力尚疏未能綱舉目張至於文事氣

散而神不王不爲貴也

十九日游書肆購得黃堯圃校刻仿宋嚴州本儀禮鄭注精刋可喜爾來甚迫促然遇舊籍終有解衣之癖

廿三日閱南史數卷實無史法宜爲王西莊所訶

除夕爲季況購得揚州本太平御覽汗筠齋遞書予購余蕭客古經解鉤沈又假得金洲山人四部稿亦歲事中一樂也

同治三年正月八日詣魏稼孫盡見其都門及江北所得諸石剝以中岳先生題字般若碑張猛龍碑沈君石閣爲最佳予借其北周華嶽頌又見吳讓之胡荄甫篆分書胡號工篆然究不及吳爲考成典型也荄甫書尚出趙撝叔下

十六日閱金洲文奇築自喜其言充沛不似滄溟兀槑也紀事文尤蔚跂仿佛史漢第字句剽竊往往不能帖妥是其病耳於明人中不易得候方域雖於明季負盛名豈能勝之前後七子不獨詩不可詆即其雜文均有志法古雖不無利鈍尚不至以賡義爲古文如今之所謂桐城派者

二月十五日閱包愼伯集論事殊盡委曲有用材也文事所得殊不深

十七日閱庾書宦者滿鎮傳情勢詳審爲勝疑多本舊文也

二十日爲季況市得阮刻齊鐘鼎款識予購得餘姻重拓本西嶽華山碑虎賁中郎耳然又非揚州本有林介人舊跋又不言此本所自當詳之

廿一日閱包愼伯集言夷人數文不勝悟悵明白曉暢如此而當事無背從者此是閱係國脈

廿二日閱安吳四種略畢誠偉才也吾服之師友裘中不能道此君矣

廿三日臥雲來同出詣各書肆偶覩一舊搨華山碑亦不能定其眞贋也然箸錄所言天下兩本三本之說予素不信

廿八日午橋言蘆子中詩草一冊在其所過亂流離倘失倘得此冊本爲予所手定午橋敦友誼如此最可感欲午橋以付予徑授梓人又予欲取吳子珍莊中白戟子高周季貺四友詩合刻以爲他日篋中之先子中或幷列入亦宜

三月初十日閱隋書殊較晉書爲勝

十八日購得泰山殘石廿九字此碑存山頂碧霞元君廟一本尚原石山

下偕廔一本爲重刻又阮文達曾摹刻於研石上聞原石已毀于火未審此本爲出何石候審定又購乙瑛置百石卒史碑拓本尙佳又漢殘碑所謂竹葉碑也稼孫來索贈竹葉碑去

廿六日過稼孫不値稼孫廿一日同予過帖估見天發神讖殘字八九予以稼孫先得一紙十餘字因以此殘字檢與之今日予得一本有二百許字自當以少從多而稼孫便欲强取予所得去稼孫嗜金石是其一生最長之處而骨董氣太甚予於金石本無緊慇而巧儉豪奪亦是雅事所可嫌者市井氣耳又稼孫最貪他人之得而己之所有輒珍祕以爲奇貨同人中所由鄙之者也

廿七日稼孫贈予孔宙碑陰予報以元朔鏡銘前則以殘西門君頌易得北周華嶽頌以竹葉碑易得嘉祥武氏宅孔子見老子畫象

廿八日閻金石萃編考証之語平實者多精粹者少

四月初四日藍叔擕示鄭谷口隸書二十字筆意適逸然不得爲正宗也

五月初六日又謁明爽待訪錄十年所學遂能仰企先儒與之闇合此予所最愉快者予學論不成嘗爲是錄作注　閻戴東原原善孟子字義疏証子高服膺最篤予徇其意乃一究心東原所學校之俗儒信有原本而持之有故尙未足以推見天人之事終不能附和耳

十八日閒居業堂文集王崑繩文章精質雖間架未忘固已漸破八家牆壁誠豪傑之士

二十日過臥老過稼孫同過其寓是日議定以文殊般若碑敬使君碑陰易予魏祭比干文以少室太室石闕開母季度殘本石門頌白石神君碑易予吳紀功碑稼孫篤嗜不惜心力若去其近利之見故是畸人

廿一日過稼孫久談稼孫又以敬使君碑面易予于孝顯碑又孔元讓碑

廿六日以鏡銘致藍叔盾標其文曰角王巨虛辟不祥青龍白虎神而明炎鳥玄武主陰陽國寶受福家富昌長宜子孫樂未央紐旁文曰長宜子孫製作精絕與季貺所得新莽鏡堪誠澳物也

六月十九日稼孫以北齊天保年趙郡王高叡某等碑文屬以審定撿下校正於稼孫錄本中諟正十許字此碑如以楩爲條以洞爲同皆別體字六朝碑刻多有此失

七月廿三日閻荀子畢荀學子最服膺其書則久未縱心其始末也夫豈子思孟子之比非十二子篇卓爾不朽世方以爲詬病豈非下士之聞道文字如精金良玉無滓無玷六藝而外不可多得

廿四日閻管子王氏校管子多粹勝荀子書子高校本詳密中采宋于庭俞蔭甫說多入微可喜也

晦日購得朱拓尹宙碑嵩字全本即以此本易得稼孫朱拓壽不二字全本額銘字及碑中四月四日字名光名字均爛失矣增之緒雲城隍廟碑始成議也又借稼孫所昭仁寺碑歸此碑或云虞書稼孫力主此論疑當然耳

中秋稼孫來談議定以近拓高貞碑加以建昭雁足鐙拓本易予精拓高貞碑又借予史晨碑北周華嶽頌去予以咸通經幢贈之又與以城隍廟碑爲裝潢遷表手工也

九月朔日稼孫購得殘經十餘紙推究本末疑爲風峪齊人寫經稼孫審視決爲隋人書若唐以來當不能到又稼孫藏佛說洗浴經一紙淡拓大小相同筆意亦近亦是物也稼孫以重見者四紙贈我又購得魯公罷堆記殘字亦以重見者贈我可喜也

初五日與稼孫同過梁慧賓見張大鈞雙鈎夏承碑文定故物也又見明人祕戲圖舊研數方有西青洞花然皆有病惟一新石頗可用未試墨不能定也又見山舟正書文定志銘墨本雜見唐碑數種有皇甫君顏家廟皆佳拓可喜梁氏之藏大略盡此矣

初十日購得半逐雲金石圖六冊稼孫旋來檢視乃每冊重見計全書尚缺一冊稼孫言某處尚有二冊亟與稼孫偕訪果得之歸而審合居然兩部皆全矣亦一快也

十三日閱駢體正宗卷七有容甫先生蘭陔軒詩集序一篇不在述學中固非絕作宜在芰棄然聲色情采當世無兩亦儷體之奇作也先生此等文散在人間不知有幾安得搜聚爲餘集邪

十四日作札與稼孫以手拓孟姜尊銘贈之議定以金石圖易其孫秋生造象碑　閱舊唐書代宗以後帝紀已稍蕪矣

廿九日得子高書爲予選定詩九十一篇甚精審也　得趙撝叔等見贈胡澍篆書禮帖十四字曰爲篆作材天不禁除功利念世無爭蓋撝叔集繹山碑字意欲以風予予直受之而已

十月朔日手黏魯峻碑碑面雄偉漢碑中最健者陰尤絕妙篆法居多筆情恣縱包世六朝佳刻誠鴻寶也予論金石不甚貴難得及世所傳孤本正在審定耳目近物得其精要耳此與稼孫大同小異者

初三日桐城吳宜農來談及張皇伯侍郎侍郎於予深有知己之感死事最烈論文貞正與其七世祖素存相國同然而遭際懸絕矣可一慟也又談何生丈亦殉難非病卒忘年至契惻焉心摧

十三日蔣叔夜來携示金冬心先生自寫眞誠無上妙品蓋寫贈丁敬身者貌清腴秀爽想見老成

廿一日昨東街寄古齋後肆火焚稼孫所贈石鼓三紙又茂南書禮帖一副爲之憤慨稼孫過慰又續贈予石鼓二紙

廿六日閱毛河右集詩話中引張杉語謂太白而曾子美門外漢語意者河右不欲自居此論譎託南士耳可謂妄人河右詞章予少最喜誦今復審定浮詭無義法在當時第二流之下者河右之學河右之文皆鶩而不物此後與予高又多一層爭端矣蓋子高深服毛氏者也　閱屈復楚辭注義雖淺近頗有可取似與將驟均不可廢　予近日覺復堂古詩唐詩錄均當改定古詩當賡采徐陵郭茂倩左克明之書唐詩中李杜亦當散入不必分卷至宋詩錄不可不補輯乃不遑後來口實也　昨藍叔爲予買得一金星歙硯頗佳擬刻小象於後爲復堂審書硯

十一月初五日以厚値得舊拓石鼓文一本鶴銘廿五字本一本皆梁氏故物也但與稼孫欣賞之耳石鼓雖非難得然第三鼓校近拓多四五字可喜也

初六日點叔來談得芝老書粵撫鄧鶴仙予京師舊相識期許甚至乃向芝老言某鑷使盛有誹語而予於某鑷使夙未謀一面亦一奇也

初八日今日鈔補通典缺頁畢借陳子鶴太守藏官本鈔之其中文字異同有不如舊刻本者字體亦多鄙俗故知當時校勘諸臣之虛糜廩祿也

初十日星村以吳西林臨江鄉人詩贈我內子爲整理之燈下展誦別此書十三四年矣今得重逢西林爲吾鄉第一詩人極不喜通志畧竟竇齋先生極誕之各有所見耳

廿一日讀繹志大臣名臣篇眞宰相才方有此言非經生故紙堆中眼界也

梨洲老人洞見古初或勝之確鑿可見施行無少窒碍則不及無論亭林之固於漢唐者矣

十二月初六日又爲季況買得元刻通志之半一百廿冊合之前日所得一百本假尚缺二十冊此書爲梁氏故物兄弟析貲併此書亦各執其半以故散失可歎惜也珠聯璧合仍留缺陷季況嗜古之篤爲同好僅見予感其專摯并以新得之宋本中說餉之

十九日爲季況購得能改齋漫錄抄本校刻本多至百餘則有陳繼儒印一印

廿四日稼孫來談始定議以李仲璇修孔子廟碑唐昭仁寺及蒼頡廟鄭季宣郙固三漢碑易予新得之武氏祠畫象隋趙芬碑元魏道興造象宋人重刻漢碼緹碑新拓昭仁寺碑曹魏上尊號奏予以欲得二鄭及李仲璇久故漫許之

同治四年元日已起焚香吉神前首祝升平旅人還鄉學道精進多逢賢哲

十七日薛子振以李申耆先生舊藏褚書孟法師碑相借臥老來同玩褚碑有牖舟跋語實是覆本未足貴也

廿三日偶買得鄉人傅半村螺齋詩鈔半村國初人詩則道光戊戌其曾孫所刻行頗爲雅音其曾孫云詩頗有借刻他氏者不知稗販者爲誰閱稼書堂詩雍容夷愉所謂詩可以觀化者當袁枚時頗不染其惡習信乎君子人也少梅丈意欲予爲敘當即本此意書之

二月初一日閱篆學瑣著至周氏印人傳汪氏續印人傳筆墨雅俗不可以道里計豈眞時之限人哉

三月初三日作明詩一篇賠鳳洲遂案明詩者予學論篇目五年未成今粗引其端異時詮次之入予書也

十一日登舟旋杭州

五月三日始賃居杭城淳佑橋豫巷陳氏園室三楹塵裝甫解計編州束裝盖五十日矣

十四日閱定鉴樂府賀賀之妙可並野人遜其宏麗耳亦豪傑士也

廿一日閱蘇厚子重編張楊園年譜此所謂支離無用之書大地爲架子亦難安插者也楊園之言最謬者曰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讀中庸並祖述憲章字義尚不解可爲笑柄位西丈所爲楊園傳亦模僂不成章

閏月十三日讀鄘雅重刻本點畫益謬念稼孫論金石書以付梓人楷寫爲可久照碑體書傳刻必訛此論不朽豈獨金石書爲然予詩以手稿付工寫

楼刻成之日數四讐校其如落葉若一翻雕當不成字異日當重用世行俗本可廢

六月初八日自淫雨以來越中海塘決口漫衍人民田廬均遭沈沒有年遂成巨災而寒燠蒸悶陰陽舛互桂花大放又閏梅花木夫容黃梅華同時並開可爲駭怪不知何祥

七月廿日得天發神讖文四紙鞫拓佳槧裝裱爲六册借故物由吳仲英訪得之爲歸里後第一得意事雖校全文尚少一段恐石毀後字肉似此已日少矣　得鍰氏舊藏秦碑合册蓋舊拓泰山廿九字一本十字殘本一本宋摹繹山刻石拓本二有顧亭林林鹿原阮文達鼕定庵諸公題跋碑版中有數上品也鍰氏字叔蓋精書畫篆刻嗜金石名家殉難後遺男名式號次行頗能繼起今以療疾死可哀也　稼孫自閩歸廿七日閱畢經平議第十四卷刻本蓋言考工記明堂重屋者凡說經如此類予皆目爲無用之言

八月廿一日携德清江先生毓茎所著讀朱隋梯十四册手稿交丁松生松生與高伯平游有志宋儒之學庶幾付託得人或授梓或傳鈔以不沒宿儒心力乎

九月望日過桑農師同人咸在遂同赴開福居酒樓會飲集者薛師仲英芍洲皇甫子虞蒙叔頌芝玉珊朱亮生許子綬與予十一人酒酣薛師題壁首倡一詩予和之曰一倚危欄夕照秋拂衣長嘯此登樓季鷹莫漫思歸去無浪無風且繫舟于是各一絕句師又成一詩予又和之曰白蘋風起漸成秋

無恙青袍共一樓高懸玉鏡青天外遙憶美人江上舟諸君亦再和先後共得一十八章飲罷讖樓拆聲已四起矣與仲英踏月歸復賦水調歌頭詞曰才上一輪月萬影起遙天碧空如水良夜前有幾千年留得青鞍布襪消受金鱗玉露高步不知寒失意等閒耳擲付酒杯間　拂青衫澆壘塊酒家眠盡殘往日眉嫵怕對鏡光圓浪說無邊風月便有無窮風雨影事記難全鑒樂終難竊憔悴玉嬋娟四更果大雨遂成讖矣（青溪二字今時集作琴譯庵寬附記）

十二月初一日以左忠毅書一幅贈丁松生以般若臺石劉贈高伯平翁之子名行篤號叔持者能爲篆隸

初八日以蔡中郎集校本校駢體文鈔中蔡文十餘篇異同中郎文性所不近不善善誦之

十二月十四日暮大雨雷電交作按京房占曰天多雷地必震又曰歲令擾又曰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閉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多刑致災蟄虫出行不救之則多溫風以其來年疾病其救也率幼孤振不足議又曰雷以十一月起黃鍾二月大聲八月閉藏此以春夏殺無辜不須多刑獄刑冤誅罰災則消矣漢延光四年郡國十九多雷是時太后攝政上無所與寄以爲陰不閉藏陽泄太早小則春多溫病大則郡國失刑政時去立春五日占一方近以月當日五月之內官吏有非辜死者

十八日雪厚三寸按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雷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溫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大雪稽大雨震電己巳夜赤氣曜于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

十九日立齋赴高伯平翁之招爲東坡壽同集者高宰平丈楊枏園丈鄒典三丁松生吳仲英魏稼孫伯平翁爲主人及其子叔遲凡九人文讌至申自慰農先生行後文酒之樂此集最勝殘雪在庭晴日映麗坐無雜賓佳肴旨酒致足樂也去年在陳穎生寓作東坡生日坐客落莫遠遜今集故鄉畢兒勝他鄉邪

同治五年正月十三日戴子高寄予前年所得陳奐碩父傳校管子走蘇州咄咄怪事

二月初二日蔣方伯來方伯買四部書存詁經精舍欲予稟設工役典守又徘徊三祠下欲予詳請補記阮文達公以下皆盛舉也

十二日同星甫諸君至孤山見戴同卿諸人於巢居閣下放鶴亭旁賽文昌

神唱南詞以侑之王謝家子弟奈何至是

二十日今日清明以風雨未見上家人記十六七時有湖上題壁句云冷落踏青人不到可憐閑殺好闌干亦雨中作今則朱闌已朽人何以堪

六月初十日赴高三丈招飲于小天后宮之嘉會堂軒爽頗可納涼湖大吏以千五百金畀估人建此以爲會館此千五百金皆出于賅創商民之厘金也估人之通聲氣者釣而取之東南之剝脂膏以事無益而靡帑之求者此爲太倉之一粟矣與諸君論此慨然

八月初一日撰王中丞傑都護傳自謂近代唐書

二十日代中丞撰重建天竺法喜寺碑記

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朱伯韓先生次子號小韓者來訪初識面也樸摯守其家風願念韓丈完節危城爲之雪涕

六月初四日過採翠西丈談晤文郎仲容年二十銳有志於學可畏也

初九日赴義塾送開館方伯以次均集生徒濟濟可喜予自閩歸三年中以雨學宮落成及復舉鄉學爲快事以皆與聞其事也

七月朔日假得徐謝山說文解字段注匡繆閱大署多可取意在切言段失不無已甚（此下缺八月至十月日記一册彥寬附記）

十一月初二日點誦成容若飲水詞袁蘭生選本風格更高出蔣鹿潭矣有明以來詞手湘眞第一飲水次之陳（其年）朱（竹垞）而下皆小家也求其嗣響殆衞夢乎

初六日秀州市上冷攤買得韋廬詩三册秀州三日留所得止此

初七日誦韋廬詩天寶以後詩讀之輒厭其多讀韋廬詩惟惜其少

十九日見楊元熙諫同文館疏稿洋洋七八千言洞見竅要而廷臣偏執矯誣不恤國是徒成直臣之名耳楊爲忠武侯曾孫不愧喬木世臣也

二十日過湖州朱氏園林故址看蓮花峯石又過蓮花莊故址看三品石爲松雪道人故居也今片瓦無存矣（楊鐵香太守集句書聯見贈曰能文章尤好古學知此人當成大名太守眞廉吏文學甚懿樂奘士類可敬愛也）

廿一日閱陸存齋觀察儀顧堂集庸惡而妄可謂詮癡矣（書肆捃得舊拓張壽碑爲採伯淵故物又舊拓郙閣頌舊拓鄭固碑又郙閣殘虎舊藏手拓磚文數十種一冊甚愉快也）

同治七年正月八日發舟北上計偕同行爲張子展袁爽秋

十日入嘉善城見子佩同遊梅花庵揖吳仲圭寮庵重修未畢工
十八日抵上海
未遇
廿二日偕爽秋諸君入城仿襲孝拱談又十年別矣孝拱昨先見過適外出
廿五日李莼客自湖北來此相見於旗亭晷言近狀
二月初四日發裝上南潯輪船
初九日啟輪
翌日輪舟入大沽口觀南北砲台形勢太息久之
十六日移裝上小舟午抵天津河北街旅邸
十九日買舟赴通州

廿三日抵通州
廿四日黎明即登岸以大車二載行裝分道行積雪泥濘迂回取徑比至東便門已薄暮矣至仁錢會館解裝
廿八日黎明詣保和殿覆試午正交卷出
廿九日在廠肆購得隋大業五年寧越郡欽江縣正議大夫碑當是未著錄者又魏普泰二年路僧妙造像記一稱爲亡夫當是女子而稱清信士亦奇
三月初八日入闈與沈毅成同年同號舍
初九日自丑初至未正三藝稿脫至二鼓謄眞訖
初十日晨出場

十一日入闈與張韻梅同號舍
十二日自丑初至申正五經藝稿脫二鼓謄眞訖
十三日晨出場
十四日入闈與濟南毛叔清祕照同號舍暢談甚樂二鼓策題下即舉筆
十五日巳正眞草均畢
十六日黎明出場
四月初六日至廠肆買得佳拓蠡資子碑又得趙芬殘碑旅橐已罄猶戀此
冷淡生活可笑也
初十日晨起見全錄杭人舊者六人諸知己皆下第同年生舊者九人以沈

穀成秉成陶子方模爲魁榮
廿二日出郡午後至通州登舟
閏月初三日陡行
初六日達吳淞
初七日買櫂歸杭州
十二日到家
五月初八日赴官秀水教論檢行篋上船　夜閱周保緒止齋文篇體清峻
終不逮晉略也著述各有專詣信哉
十一日抵嘉興
十四日游烟雨樓故址今惟新室三楹顏以清暉堂矣十年前同汪移山游此壁間有蔣鷺卿詩所謂夕陽紅上酒人衣者也滄海桑田故人異物重來

觸緒能不惘然

十六日朝衣上官是何蛾蝀臣邪

十七日偶閱越絕書范蠡曰春肅而不生者王德不究也夏寒而不長者臣不奉命也秋順而復榮者刑不斷也冬溫而泄者發府庫賞無功也今年北行時二月下旬猶遇大雪返寒殆春肅邪頃者長夏陰涼積旬矣亦似夏寒嘗見邸抄統兵大帥未有聞命即行者嘻惑矣

廿三日回杭發舟

廿四日抵石門縣泊偶步入城看修城碑記此間刻石文字多出許太守撰書文字規模略同備百年後掌故矣

廿六日到家

念劬廬叢刻

六月十四日閱許海秋舍人玉井山館文篇體安雅不染桐城之陋然駿而不雄柔而未厚也

八月初二日撰藤香館詩集書後文一首非齊梁後人所知

十一日讀古近人駢體數十篇署悟古人多自然今人多強勉

九月初二日讀駢體正宗袁文一卷既已摘論其誤因念予十六七時即欲正楊正衡例爲正袁數卷已而謂袁氏聲光已寂公是漸明寸有所長何事吹索旋毀其稿其全集罅漏百出世多達者不待曉曉獨其詩之失大似明季鍾譚敗壞風教鍾譚以冷袁以熱鍾譚以難袁以易總之率天下人不讀書不求理不師古不循規矩皆五行志所謂文妖也鍾譚陰幽近鬼袁弔詭近狐洪亮吉評之良有懸解鍾譚純陰遂兆亡國袁陰戰陽亦兆東南大亂非文章細故也

十一日閱駢體正宗精能如淵如鼗鼓如皋聞亦何多讓汪孔皋聞篇少未入此集要爲遺珠

十月初二日閱船山讀通鑑論五代二冊又閱繹志十二篇至辨姦凡三卷如讀王氏之駁厲胡氏之溫醇固楚學之大宗也

初四日赴秦濬如觀察招飲坐次觀所藏東坡墨竹卷千里山水大幅松雪行書卷皆妙品

十一月廿日閱南北史招華延壽裁劃諸史每至拙僅一經采摭益形兀臬矣

廿五日閱華陽國志簡遠有文別史之上選也與陳志出入處遂形固陋於此知承祚之粹

廿六日閱蜀檮杌敘事簡要有體倘非商渡以後蕪冗之習一行狀可數萬言者　緡金華子雜編唐末文章有二體其一弔詭雕琢字句始於皇甫湜樊紹述誥若闕史是也其一平夷汗漫瑣屑無別始於劉禹錫鞏若金華子亦其體也至羅江東謬賞乃可通彼我之懷矣燕將錄亦有法度可傳

廿七日緡寶藏論憎其虛機不諳宗門實際易傳燈徒揚先後天之波獨開卷天命人事二則可取言春秋治已往之　事易治未來之人事義甚粹美然又烏知春秋固治未來之人事乎公羊家法蔽膠世遂以春秋爲陳迹然而知易象春秋相表裏者亦鮮矣　緡鄭敷文書說趙善湘洪範統一洪範絕地天通江艮庭先生得其六七若趙氏者循文解義一孔之儒耳然曰箕

予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洪範一書亦庶幾于素王乎此則洞天人之幾矣

繙孟子外書抄撮附會可笑

廿八日閱唐史論斷孫諫議深識之士正議有文可不朽唐史記當可觀遂以不傳惜哉

廿九日閱采石洲鄧亮記敘事生動書生得意筆也

卅日閱靖康傳信錄伯紀舉措不可謂非誤國猶復揚己而歸惡邪

十二月初一日閱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取裁簡要持論平實固是史才舊無刊本李氏得自張綠谷者倩寫錯落幾至不可句讀記在閩爲周季貺收陳氏書似亦有此抄本惜未暇展卷不知優劣以上假閱雲師函海諸集後半喜刻升菴遺著及其自作無可覯采不復借閱

初八日去年在泰興吳師節署偶語及緘登科記事未詳所出時坐客爲董仁甫袁爽秋張子虞及予皆號强記無能對者師又令予以類發藏書求之亦不得今夕偶閱夷堅志庚集下揚州茅舍女子條乃得之洪文惠所記往往傳聞異詞不知更見他書否記此以志開卷之益而吳師已歸道山矣哀哉

初十日閱夷堅志畢文敏喜記科舉小吉凶宋時科目之蔽已深士大夫役志於此可想見也

十二日閱彭二林測海集著作之材所惜平生禪悅不免閑入爲失裁耳

同治八年正月廿五日過徐學使談觀郭熙盤車圖巨然浮梁秋水卷范寬雪山行旅圖皆絕品

二月廿二日閱晚聞居士集樸學無雕繪覺皇文先生猶未忘南豐面目

三月十一日撰武君妻王氏墓志銘脫稿走商施均父爲刪兩行正與吾意同

四月初九日過許益齋談觀錢叔美改七鄰合臨劉松年毛萇煮石圖甚秀偉

二十日申時高伯平先生捐館含大雨着屐往弔此老遂不起東南儒者未見替人也

八月十七日金眉生都轉以白下蕭梁諸刻見贈蕭憺碑校舊拓下半多字蕭秀碑陰足證萃編之譌蕭宏石柱一左行一右行完好渾穆正不減水牛山文殊經也甚業積雨枯寂得此心神爲之一暢

十月朔日閱望溪文集不可謂非學道之士而所見咫尺殆不知世有尊丈以範中材可耳

十四日選江陵叔詩三數十篇終是村裏迓鼓可以動人不登賓筵者也

撰高古民丈行狀文氣盡澹絕近容甫先生非世俗所能知　衛日閱方姚文集知桐城文極口義法甚形塵坌姚賈名家性溫溫不欲自異耳

十二月初八日書肆購述學揚州新刻本也方都轉游頤取注孟慈本覆刻據初刻及阮刻撰校勘記附焉歸就原刻檢視終不如舊槧爲精

十二月廿二日過仲瀛白叔同至小橋辭開成經幢蓋龍興寺遺址也幢已碎裂臥地仲瀛將命工扶植之出錢塘門至經房繙釋氏書久之始歸

同治九年三月廿三日書肆市得新印龍威秘書殘本易名藝苑捃華者又

乾隆六十年歙吳紹燦蘇泉選刻金薤集蓋鈔自古至明歷代詩四千餘篇後附錄聲調譜說宋蒙泉通韵圖說而全書版片散失僅存序目附錄因以單行于架上搜得一冊挑燈歸設持論甚平實絕勝沈歸愚惜未見其全書也

廿七日過徐學使談又見宋拓醴泉銘皐甫府君碑兩歐書精采煥發流傳遠有端緒亦眼福也

端午日過沈恒農談稍見司成公遺書予前數年收得黃堯圃刻周官鄭注十卷闕冬官二卷後別覓殘本補完楮色不似頗以爲憾頃見此二卷在沈氏架上丹黃悉合即予書所闕也喜躍因乞得之殊有珠還之快又檢沈氏藏碑有校官史晨孔宙賈思伯陳思王數種皆蒐拓可寶惜沾水壞爛幾不可觸定武蘭亭題曰宋拓楮墨和雅似可信也大似帖十卷未檢校亦是舊拓今節得此書志眼福

廿七日閱汪鈍翁文鈔安雅有度要自名家

八月廿七日撰文武公祭馬宮保文中丞限以二十許句力爲刊落定著二十四句誦之頗無不盡之辭也

十月朔恒農貽我學海堂經解手爲依經類次重訂目錄付工裝成此十年夙願也

廿一日購得曹眞殘碑裝本此碑近年出土未見著錄王氏萃編孫氏訪碑錄皆未載

閏月初八日校舊唐書二卷后妃傳下西戎傳懼盈齋本與聞刻本不同數處吐谷渾富家厚出聘財脫聘字黨項羌多而拓跋二字上元元年上脫後字波斯國其王初嗣位便密遣子才堪承統者書其名字封而藏之王死後大臣與王之羣子共發封而視奉所書名者爲主焉拂菻之菻開剌作菻當誤新書亦作菻也后妃傳代宗沈后德宗韶中莫匪深衷匪字疑獨孤后哀詞軒轅珠櫃軒疑映誤文粹亦作軒未改憲宗郭后傳車騎駢噎於南內噎當是咽之誤新書作壅

廿六日校唐書三卷舊唐書世所傳本皆出聞刻傳寫不能無誤又不可以新書改之今日校王毛仲傳云其妻已邑號國夫人賜妻李氏又爲國夫人號當爲號字

十二月初九日北上計偕登舟同行爲右軒叔寅兩同年

十二日偕王鍔言同年鼎華同游曬書亭南垞爲泰興吳師修復祀朱檢討北垞荒矣後人皆力田無爲士者繞屋舊種梅今皆種桑巷門夕陽芳草村落竹垞翁舊題也嚴藕漁書曬書亭榜鄭谷口艤舫榜尚存亭上石柱刻阮文達二詞朱述之司馬二詞丁卯重修有許太守碑記詩刻徘徊久之暮抵嘉興入城晤竹垞同赴旗亭飲

十三日借得沈石渠詩鐸是書二十六卷爲張仲甫丈纂輯以有用之言爲宗旨於詩教頗見其大惜以冠蓋之力始付手民曲徇人意分類碎雜殊不稱其大體也

十六日抵松江登岸有二三書肆頗多叢殘之本大都故家兵火之餘也收得姚子壽樗寮詩話錢伯瑜存素堂詩詩話質實學人語故樸至饒詩春愉

承平冠蓋之言多有此派予昔序潘侍御詩已言之矣

十七日舟不行意行入城訪二陸故宅唐以後爲普照寺也求忠書院祀方正學殘毀矣背肆中求雲間遺文僅見松風餘韻及松江詩錄白龍潭老僧導讀殘碣已爲道光間有司堙塞矣西林塔正當機舟處金輪紺柱不鐵而秀南門方塔未及往遊

二十日抵蘇州入城晤何子貞丈飯蔭甫夏薪卿張玉珊許子曼劉彥清吳仲英及叔雲弟季霖又在子貞丈所遇潘玉泉丈同玉珊至其寓廡見新納姬人仲英玉珊爲予購得鄭文公碑有額拓手完備心爲一快歸過吳晉壬舟剪燭校渠行篋中本則額既失拓紙墨亦遠遜予所得矣

廿一日入城僧仲英訪高伯足心夔談回舟李眉生廉訪適來訪不相見已作戎恒犯行旅官軍以千人克之揭首連數十里間始事謹御者指以告予均築堡砦自守此間垣墉亦民間避亂時建亂定徙歸有流人三四百據砦

十三年矣緇塵如夢不免泥塗之感

廿四日雨泊無錫北郭孟璋叔雲權舟至約遊惠山犯泥濘入惠山寺樹石樓閣非復舊觀寺前舍宇闌檻皆未修復己午間游跡已成謝塵問秦漲諸園更無遺迹矣

同治十年正月初九日舟抵揚州僧子奠入城訪吳廉夫於北柳巷拜先師像先師榴實山莊集已刻成甚喜

十日莊中白自泰州來相見悲喜至其寓小坐出示近年所作詩益柔厚匆匆不能悉誦也

十一日午過邵伯埭列肆繁盛蓋江北數百里未被兵也暮泊露筋祠下入祠周覽籠燈回舟祠中米碑蓉自寶晉齋帖中原石之亡久矣眞女姓氏不傳有稱小字荷花而傅會濮洋門外白蓮之句殆不可信祠聯甚多以郭頻伽君子水山木女郎祠集句爲最

上元午抵清江浦貨車定車直四十五金

十六日移裝王營賈氏逆旅理行黎明日登車

十七日辰初發申至桃源泰興集宿行七十五里

十八日四鼓起行卯至仰化集餵正過閻督學孫過境導從雖都絕不以南方逆迎之盧未抵順河集行百十里

十九日三鼓發車甫辨色已抵嗣峪餵復行過一小岡阜北來村集兵起時均築堡砦自守此間垣墉亦民間避亂時建亂定徙歸有流人三四百據砦作戎恒犯行旅官軍以千人克之揭首連數十里間始事謹御者指以告予

廿日五鼓發車大霧前後行不相見黎明過山澗石路縈紆確人馬齊力始得度險夷塗不一二里又過崎嶇矣前行車秩幸無損同人惴惴九十里至青陀寺餵日正午也下昃復行奇石當道熊蹲虎伏輪仄轅危右瞰又懸劣旁人徒有神悚夕照中抵梁莊宿凡行百四十五里自入山東境優砦益治墩堠絡繹於此見丁撫部之爲政若南丁者不堪作僕昨右望琅邪左望鄒嶧亘千里今日望泰山巔猶有積雪眞王蒙畫意也遠峯皆秀桑偕兒孫都非凡骨

廿二日天遲明發晨午抵蒙陰翁家城館途中石磴益奇仄或虔小澗水殆十七皆險甚御者言通年水涌壞道車行多新開山徑予憶戊午雨後過此尙不至登頓況瘁如是過蒙陰城蒙山秀發如畫行岡阜益播邊遂僧諸君安步望羣山合沓雄奇盤鬱足擴胸抱徂徠飛瀑皓如鶴羽過駱陽欲止御者貪程前行五十里許至翟家莊宿今日又行百四十里

廿三日五鼓開車晨抵羊流店館訪太傅祠堂圮後重建新泰令沈善慶撰碑文亦華贍又有江氏兄弟倡和詩刻尙合作旁則李中丞祠中丞名鎬字長源漢軍人嘗以賑事惠于東人祠祀於此者也黎明同伴馬孝廉車覆幸無恙館後復行六十里至崔家莊止宿是日計程九十五里

廿四日黎明發車行五十里午抵泰安西關解裝作半日留欲登岱限於行程未遑館後入城游城中皆廟道士出示溫涼玉圭長四五尺劍首寨刻秘作蒼黑微溫若人肌理刻乾隆年製字殆于闐珍邪西有環詠亭周以綠垣宋元以來題詠諸刻皆萃於此亭中西壁則秦碑十字自山上移置者爲徐清惠公令泰安時事北壁又有重摹二十九字神采似不減阮刻聞山巔沒字碑昔人或秦或漢未有定論山下皆廟亦有之古色深黝員勢如囷上覆以蓋度山上之制必同實非碑形亭林定爲表道故史公言上泰山立石并不言刻文與始皇先後巡游紀載異例今覩山下亦置一表可信爲秦石不必附會漢武而外竢石函中藏金鎖亦可斷爲曲說矣論古貴目驗誠哉是言

廿五日五鼓發山石犖确如箴粒來甚憊于墊宇館申抵張夏鎮宿歌者來皆面作敗銀色可入道予地獄變相中也行百十里

廿六日四鼓發山道漸夷辰至杜家莊館午後齊河待渡歷一時許始過申初抵晏城止宿訪晏子廟僧寺後一茅屋耳土人云舊在大道旁風災毀祠宇乃遷此今日行百里

廿七日四鼓發辰過禹城縣五里館午風益甚轅駒逆風行益疾未後抵平原二十里鋪止宿是日行百十里

廿八日四鼓發黎明行卅里晨至黃河沿館未抵留智廟止宿問所謂留智廟者則泰山行宮也廟制巍壯近亦殘圮有明碑二一爲王象乾撰文一爲萬歷年立撰人名已剝落碑中皆不言留智名義土人亦無知者當更考之

旅壁有溧水濮青耜一律甚工今日行九十五里

廿九日三鼓發黎明過景州城已至漫河館午過阜城縣未後抵富莊驛止宿今日行百三十里

卅日四鼓欲起聞前行楚人車過刼惴惴不發天明始行過獻縣已至高家林館午後入河間府城日下稷抵二十里鋪止宿是日行百廿里

二月朔黎明發車行經任邱縣城館於南關未過趙北口柳色遲青波光寫練帆移木末馬下水村心目恬恍畧似江南圖畫中也至雄縣南關止宿壁問有張芝浦編修丈題詩婉約可誦

初二日黎明發車館於曲溝抵固安縣北關宿樓堞甚雄是日行百廿里

初三日未明發車館於黃葛莊車行沙中甚滯然車中人則如在衽席上也薄暮抵黃村宿是日行七十五里

初四日黎明發車行四十里入南西門關者如鼠狗貧饞不能厭清晝撥金乃任整穀所謂不容此輩何以爲京師解裝於西珠市口仁錢會館井福軒中

十二日碑客來購得雲峯山刻石全拓總冊二事又購漢吳晉魏齊隋諸碑十四事翠墨古香雄奇峻秀谷極其致雲峯天柱古刻日出此時沈趙諸君似尚未集有冊二種之富揚叔人都當補箸錄耶郭休碑分書超秀弈弈絕似太公表根法師碑正書跌宕昭彰在張賈二使君之間在南皆未及見者十七日新得鄭羲上碑箸錄家皆知名未見者合兩分去複重得四十品剪燭作寄魏稼孫書

冊日遊廠肆收得爨寶子碑原拓本此碑都門已有翻本矣見黑女志當是重刻本未審即出何氏否

上巳燈下閱錢竹汀泉鄉人稿題跋羣籍最有助於後

初四日閱湖海詩傳不如文傳予論別見　閱沓渚集詩稿本樂浪侈鎪幸淵著幸淵與翁山交契詩法亦與翁山偪似國初遺老詩或傳或不傳多能吐音峻朗結旨遙深幸淵姓氏闕如而詞章璀璨安得好事傳刻亦可名家

初八日進場

初九日薄暮稿脫甚不愜意

初十日晨出場

十一日進場有江右撫州某君扶病來面無人色扶掖入號舍心竊憂之

十二日撫州生竟死四千里外發此浮名身殉矮屋雖病沒殆不得爲令終也悼恨欲涕草草完繳文四藝

十三日補撰一義辰正出場陶子方同年自浙來散館相見快譚

十四日進場五策題無甚條理

十五日申正完卷與同號陳鈞堂縱談至暮

十六日遲明出場

十七日閱癸巳存稿瑣雜偏詭所得甚少不如類稿多矣

廿四日予輩將爲羣芳小集今夕先貽諸伶各一絕句

四月十一日揭曉被放

十七日與潘瓠洲同車出京出城二十里登舟

廿一日楊村舟次補撰羣芳小集絕句稿別具於是羣芳小集定爲上品三

八麗品先聲四人繼起六人能品先聲四人繼起四人妙品先聲四人繼起二人逸品先聲二人繼起無人凡三十人

廿四日由　上山西輪船南旋

廿七日午後輪行

五月朔日未刻達上海即買舟回杭

初七日到家

六月初十日太白經天

七月朔日偶閱姚鼐塢編修筆記二卷論文字甚有眞見　高仲瀛札來以金陵新刻經論八冊見詒揚州僧妙空倡刻經藏予亦任校字之役

八月初十日校成書來并爲校勘條例語甚悶美以蘇州刻陳工部鶴明紀

六十卷賜我予報書亦撰略例八則

廿四日偶取章氏說論通鑑紀事本末昔者推之尙書之遺予則以例國別爲書可續國語此論可補前人

十月十二日讀莊侍郎四書說一卷精實處且勝孟子字義疏證也

同治十一年正月七日閱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二十卷宗旨和雅持論近正蓋欲補詞綜之書涉獵頗廣其訂正朱萬之書校讐謬誤多不檢出處恐不免臆見參入

十九日作重刻舊唐書跋代湘鄉中丞作自申至戌撰答金梅先生長律一篇雖不愜長慶終覺杜陵健手去人遠矣乃知坐論則易措手頗難

三月十四日偶閱俞編修所刻書說經組經偶及小學間可取其慧思小則又袁枚之與倦

念劬廬讀刻

復堂日記補錄

廿三日閱繹史四卷稽天子傳所有奇字求之彝器古文必有可推說者

四月朔日得玉珊書貽吳叔仲刻洛陽伽藍記附考証閱之竟文章爾雅有事外遠致與鄙中尉如驟蹶矣

廿一日閱戴子高論語注取之劉申受宋于庭者大半間有鄙說然皆不言所本殆欲後世作疏邪首題戴氏注可異也

六月初二日閱王弇洲嘉靖以來首輔傳文縱宕自喜足當疏放豪逸持論不免偏激大段近正

廿五日閱蛾術編王氏說多疏得洁氏拾補之然二君皆氣矜王意遂無戴段洁又揚戴氏之波所謂齊楚交失而已

八月三日閱文徵中三魏及邵青門文皆當時之雄桀也如入村塾如游帝山殊少歎緒

廿七日過益甫談可其平津館叢書殘本適予所缺得以補完甚快

同治十二年正月三日閱宋論十五卷卒業王氏史識精確不獨勝國之冠即本朝儒者未有能洞達深至如先生者宋論尤在通鑑論之上予誦之幾無一語虛設不知何以印合如此論趙普韓范司馬蘇氏王安石蔡京皆亘古不可磨滅如此宅心寬平持論樸實而人以爲苛人以爲創何哉

十一日薄游皋園花發校遲忽得春風來不遠明月照如空十字不知於予山何如

念劬廬讀刻

復堂日記補錄

廿四日與秦秋伊諸君共爲禹穴之游訪碑陵廟覓不見宋以前物移棄何其甚邪

廿七日禾郡書肆得王文誥昀山堂集七卷昀山堂者今予居旁舊塾是其故址遺棍尙存剝落殆盡其後人已絕予欲攜歸存爲掌故矣

廿八日偕秋伊諸君至七星巖登覽巖石摩崪如門如屋路旁一石立如古藤上作盤盂形可日之爲承露金莖也巖壁有彭侍郎畫梅走勢奇幻徐侍郎題詩亦警絕高下潭水清極作紺碧色山陽數樓皆畫家大斧劈法星巖之奇有胡稚威一記寫狀精能不復措語復游蘿庵山寺甚小門前竹徑幽秀此間步步皆入圖畫應接不暇非虛語也

二月廿三日唯玉珊書來言沈韻初已歿臨終盡焚所藏金石友人亟請於

其母已燬三篋淵初有漢石經劉熊諸碑孤本遂付一炬鴻寶蘊失此禍烈也

於淵梧此君思於昭陵矣爲之邑邑

廿四日夏將卿詩稿四卷爲予倩定重閱一過天才亮特銳志學古囧未易才惜其刻意予詩往往持擯太過自得之趣遂少

三月四日校沈端恪勵志錄言亦平實不免寡陋

十一日補正續古文苑各七八字甚矣讀碑非易事也

四月初九日偶閱商部新書李翰言文章當如千兵萬馬而無人聲此語可與李贊皇言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長新匹也

十三日點定同館集凡七家吳彥悅廷鈔塔影樓詞王季旭曦鹿門詞潘季玉瑛玉泉詞汪逸雲士進聽雨詞王蓉洲憲成桐華山館詞曾芍生承齡冰蠶詞刻莊年耀椿海商鼬櫂詞張定庵自珍無著詞以王季旭爲名家定庵

爲絕手餘無譏焉

五月六日雪漁述王觀察改寘予撰忠義祠碑文絕可怪笑雪漁處適有原稿始得一雪醜惡士人以文字自飾可廢然思返於眞耳

日閱徵草堂筆記讀畢四庫書總目提要經進稿欽定則是代言之體而河間每稱予撰云云恐非體今人有陸心源者特著一書駁難提要獻芹指爲狂悖然紀倘書實有以召之予所見陸書駁史部一卷所言堵害佔詰就文論之亦仍不足服紀也

日閱元遺山文選淵厚處眞不讓歐曾

六月六日購得金陵局刻曹集詮評閱之殊不佳評亦膚丁晏之書無足觀也

十九日撰漢鐃歌十八曲集解一卷取陳允倩張翰風莊葆琛陳秋舫四家之說略下己意應蓀洲之問也自晨至二鼓脫稿揮汗走筆如在場屋中矣

閏月十二日閱咸淳遺事二卷畢趙天一叙事多雜駢儷自是唐代文體記咸淳事多載廟堂詔制四六之文而文事厚薄雅俗頓殊亦可以覘變也

七月初四日檢篋刻書目嘉道以來叢書日出續錄正多趙之謙有底本秘不示人可笑也此琴玉齋活字印本校顧刻補一卷僅增學津討原藝海珠塵閱徵草堂筆記而已何其陋與

八月十三日過爽秋出近歲詩文見示裨販與閻誥皆有之然精處不可沒也予平生之言曰盈尺之綺不以麻縕爽秋其縕麻者歟

十一月初二日閱方彥聞駢文所乏者淵致與亮節耳故是高境

初六日閱董方立文一過私衷服膺葉過於方亦性所近耳

十二月初四日李鄴堂中丞見贈近刻均不見工所謂未離袍袖者也

初八日見孫廉訪撰馬端敏碑文於昌黎可謂形似矣如新宅中畫鍾太傅也

同治十三年上元日偶繙釋乘欲以遴敎楞伽楞嚴圓覺法華維摩四十二章金剛華嚴爲佛九經益以八大人覺涅槃必經阿彌陀經足以比十三經也

廿一日二鼓後大風雹下如杯如椀勢烈烈如軍馬聲屋蓋漏北門尤甚途如露處辛未二月廿九夜亦有此變陰凝不舒陽散不欲擬搏而成災殆政刑之應乎

二月初四日登舟北赴禮閘
初九日達上海
十二日移裝上輪船名直隸
十六日輪行
十八日午後抵大沽寄泊紫竹林
十九日夜裝入旅邸買舟北去即日發
廿二日抵通州東關泊
廿四日買車行四十里午入東便門解裝仁俊館
三月初八日入場

初九日已正首篇稿脫未正次篇稿脫申正三篇稿脫暮詩稿脫寫卷至二鼓訖事雖而成可謂以瓦注矣巧拙不自知耳四鼓後聞鄰號粵人言萬里之遙三年之久博此一夕又成唐裘矣其言絕痛使人不歡
初十日出場
十一日入場鄰號適唱長樂謝枚如同年不相見又三年矣矮屋促膝為樂
十二日既明起經義五道申初稿脫寫卷至二鼓訖臂痛大作春秋闈十一試未有如今年之不欲戰者草草不可以告友朋夜月大好賦古意二章
十三日出場
十四日入場
十五日黎明起寫五策至未正終卷
十六日破曉出場

四月初八日為羣芳續集會者二十六人諸伶赴選者十六人監察者六人以覺軒與予為選人色藝姿性都非諸故人之稱約畧錄遺珠二人續選十人又續得二人稿草別具
十三日牓發被放
廿二日既昏彗見西北光已盛矣
六月朔昏時彗星光長欲射斗吁可駭也
七月廿八日卯起詣午門驗到京外大小共一百五十一人每月額有如許官不知大地何以安插可歎
八月十二日寅初起入城辰正乾清宮引見
廿四日觀劇是日顧郎演西游記女兒國故事金貂玉佩替去巾幗竊知端

授諸公即此羣雌世界可以風也
廿六日出都
九月朔日已過楊村去津沽尚一程三日舟中恭閱世宗憲皇帝聖訓三十六卷誤訓洋洋至精至密垂法後王矣
初二日抵天津
初三日移舟卸裝於山東輪船
初五日駛行
初九日下稷達滬上
十一日回杭　舟次閱羅臺山尊聞居士集禪語多其言紛挐殆不可理
十四日舟次讀武進管侍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鈔去取有法門戶甚大為

唐詩選善本予所得閩五律三卷三年來加墨未竟于是卒業也自此下至十一月中旬閱記彦宜附記

十一月廿二日發舟　偶閱陸存齋儀顧堂集昨其弟寄至遂携入舟中跋所藏舊本書語尚有足備考證者

卅日抵滬

十二月初五日上定海輪船次日展輪

初九日午抵安慶西門江城控扼今古兵爭要害吳越山川秀而不雄此間吐納南北襟喉中年胸次海嶽而外始攬此境呼小舟汎小南門入城解裝城陛客邸

初十日遣人持手版咨衙門稟到

金剛經讀刻

十六日謁方伯孫琴西年丈時以廉訪權藩篆也不相見五六年矣談良久又晤仲容同年談頃後移寓東門

廿八日游迎江寺足弱未登振風塔吳方伯坤修及徐子苓二碑文皆可讀字亦端整

復堂日記補錄卷二

仁和譚　獻橋

光緒元年正月元旦大風陰寒午微見日光

初六日大雪又作倘唱二十字曰縞素滿天下江城如許寒愁心何所似併與雪漫漫裂竹絕絃之聲豈徒遶徹不欲存入集中

廿六日過敬夫並約鄭登侯同訪周星譽談人蓋季貺之兄相知名且二十年矣談久之回向孫仲容借得鄧位西比部遺詩中如賀楊性農孫琴西入嶺林二首吳仲雲輯書圖一首皆會爲予書扇尙有送龍翰臣任江西潛恒二首此本已佚祇記有保障江淮會侍郎即恐斧柯交手付二語位翁於予投分在師友之間展誦遺文一泫然耳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一　錫山徐氏輯印

廿九日晉侯鈔示蔣鹿潭未刻詞十餘首甚工百年衆眞無第二手也

二月廿五日散步潘蓉槎軒見商潘伯吳竹莊撰聯云世事如棋人原有命詩爭先著官場似戲我獨何能作老生

三月廿一日閱晉法顯紀文筆有縉氣而力量仍薄譯夾文悚有一種愁悶之色此所以爲晉也終染帖括之習文以藻飾爲齊無義法此所以薄也

四月十一日過涑人夜談見所藏齊永明三年塼硯精又有桓幽二字工秀可把玩又見周氏作塼篆文樸古亦漢晉間物有子孫字

廿一日閱華嚴色相錄許篾連爲惠山諸丘尼作如許君者言愁欲愁寄慨無端大有身世之感也記明僧　錄亦出此公手可謂好事也已

廿二日始達石城泊岸西門

廿三日始泛秦淮雖刼灰之餘而山水古秀目所未經薄晚辭師置酒李氏水榭見曲中六七女郎非復承平之盛而六朝金粉餘韻猶存

廿四日薄暮偕嘉淮飴游登清涼山望江可謂曠絕所歷山水未有雄秀如八字而人間祇廿九字何也

六月初三日書畢取詞綜續編同綠編成於海鹽黃韻甫大令閒創於黃霽青太守也大令女夫宗子城太守刻于武昌二十一卷選予少作詞五首展采幾不自憶惘然而已卷一載丹陽荊擣念奴嬌洞庭詞即張于湖洞庭青草一闋不知何以誤入于湖此詞南宋最有名絕妙好詞且首列二黃公必非未寓目者可異此書刻時諸遲菊同年任校勘事服當作書告之

十二日聘調入文閣敬下

七月十四日發裝上船月上入迎江寺徘徊檻下敬夫相送茗話江閣扶闌看月澄波玉映江南諸山秀絕微吟戀別僅得江晚上明月停妥如不行十字耳

十七日過銅陵縣後北風仍勁舟不能行鄰舟皆赴試士人或篷底伊吾或船唇嘐雜此皆國家待用之士邪胡可勝歎

廿一日過采石磯想當時必有橫江牆櫓之守否則江流數十丈砲火且不及片帆飛渡何以過之

廿二日始達石城泊岸西門

廿三日始泛秦淮雖刼灰之餘而山水古秀目所未經薄晚辭師置酒李氏水榭見曲中六七女郎非復承平之盛而六朝金粉餘韻猶存

廿四日薄暮偕嘉淮飴游登清涼山望江可謂曠絕所歷山水未有雄秀如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二　錫山徐氏輯錄

此者

廿六日陸春江亦以調簾從吳門來晤談

八月初二日監臨吳撫部考簾官文題官事無攝取士必得詩題不將今日

負初心得心字予以申初納卷回

初六日至江寧府署候主試至午秋暑益熾人吏雜沓飢困不可言相率先

入棘闈又聚候至酉始見使者入簾行向暮矣上江入內簾者祇六人江蘇

六人有春江江寧六人有恕齋僕不與向晦掣得外收掌籤

初七日上至公堂公見監臨固始吳公過午又上至公堂偕孫山陽雲同蓋

卷徵分松江海州二屬八百餘卷姓氏之舊相聞者沈祥龍而已大雨如傾

晝晦恐今年公道不甚章也江寧試院規模甚局至公堂不能當浙闈三之

一

九月朔王見賈得曾文正遺書鋪借雜著四冊閱竟公牘之言語娓娓與

陳鎮言最深至水陸軍制可為法然公在時亦不能盡行其言也又略閱詩

集二冊亦欲為鍾鏞之碧而失之獷亦失之矜未免學蘇黃而先得其短功

宗閎達非一世之人也簡篇流布燦若星辰之垂尺寸飯劣猶時作蚍蜉之

撼亦各有所見而已

初三日略閱曾文正奏議十卷補編四卷偉人長德何待言私議者則矜氣

未除宜援太重篤棐之誡偏私之化尚有間耳

初六日出院意行撿閱書肆中買初唐四家集等數種自朔日監臨出闈數

日來大吏均出絕無門禁出入竟不過問矣

初七日遣人買得里乘十卷蓋漢人嘗為予言之序事翔雅近人說部之佳

者附其所作庶姬碑亦頗不俗惟一則及李長吉張文昌杜子美之詩恐人

不知附抄於後殊可笑又許氏字叔平而十卷首十易其字皆取音同更不

知何所取義

十二日送墨卷入內簾看寫榜晚寫閑字二十五號第六名副榜拆封本為

副榜遂易一卷則同考張紹棠閒軒所薦張大令會中副榜亦以更換會中

副榜之人亦第六名因緣之小小者亦可記解元名萬人傑豈張四維滿朝

薦之流歟抑敬新磨李天下之比乎一笑甲夜徹陰堂上正填前五名時層

陰解駮月出如畫而彌天雲氣惟絮南方則天容如墨界畫分明有同刀劉

是何祥也寫榜末終奎不速奪燭至督部與試諸公逃若獸散堂上倏忽明

晦顏殊亦喵喵怪事

十三日撤棘出闈

廿八日過偉堂出藏碑見示惟劉曜碑為予所未有又見戴文節庚戌四月

畫山水立軸樸厚得麓臺法甚精善　金和亞匏來携子甚英英與亞匏談

藝頗得　是日家人自浙買舟至

廿九日束裝登舟

十月朔維舟金陵西郭午後赴薛先生招漏斷言別呼城門出回舟內子舟

同泊為廿年客中未有乙丑歲自閩歸則同舟也　晴得瞎人傳為焦里堂

舊藏

初二日發舟閱錢氏紀事王裁原名之文獻徵存錄意不以為當也

初三日倚枕閱文獻徵存錄十冊畢著書意在備林文苑畧以類從詮次未畢蓋其書不完不可究其義例叙述篤雅時有言外意論亦持平可傳也

初四日閱王句生舍是集憶甲寅乙卯間先生客浙學使幕過訪款款談藝折簡行與交論詩之書猶在篋笥已而予從德化萬侍郎入都比戊午歸里倚相見於湖上屬序其詩時揚州已被兵集版燬失方謀重刻又以雜文二卷付予論定乃匆匆入閩己未秋試倘通一書既而浙中大亂先生倚其鄉人程靚察榮流寓杭州城掐題詩殉節比予乙丑自閩歸大府延撰忠義錄雪涕為傳此集當時曾以見貽繼以謀刻索還遂巡十餘年人事百變復還舊觀山陽聞笛之感如何可言

初五日倚枕誦曾賓谷駢文雖時墮宋調而清剛可味固是名家

初七日過白馬司有姚王廟是南宋殉寇者墓泊鯉魚料有烈女祠壁間題為劉氏同治二年自吳下至此死節里人哀焉乃祠之云

初八日午過銅陵望十里長山眞如橫幛也記石田長卷中有此筆意

十二日抵安慶僦居呂八街新宅

十一月十九日見齊永明桓墓文曰齊永明三年桓幽州八世孫之墓

廿二日閱喬督部羅摩亭札記畢雖略分四部實山讀書掇拾大都習見語多

廿七日過笑逢觀宋拓定武蘭亭叔末先生藏本北宋拓楊義和賈庭內景經二林先生藏本又邢子愿舊藏澄清堂帖一卷皆精品又舊拓鶴銘一卷亦佳惜有描失處又有舊拓道因碑與近時本絕異

十二月初五日借仲容四庫書目校本來一閱蓋從邵位西文本過錄予別有論又借孫伯淵鐵藏書目二冊來皆載宋元舊版本不如祠堂書目之示人矩度也

十九日過笑逢見武梁祠畫象一石有子路遇丈人程嬰杵臼象分書數十字昔未著錄甚快覩也

光緒二年正月十九日閱西游補國朝董若撰極奧曠之致

四月廿三日復閱孟晉齋集不免囿於石筍山房稍遠於柔厚之旨然而豪傑之士矣

閏五月二日看賽會鉦鼓聒耳旌旛眩目聞江濱多蛟患故於盛夏以金鼓震蕩之亦一說也

廿九日太白經天

七月初三日撰陳潤甫夢辭序成未及修飾意境自不在孫伯淵下　太白猶昔見

初七日閱明詞綜明自陳臥子外幾于一代無詞擬略取數十首列篋中詞矣

初九日借鄂刻論衡來昭致篤仍閱記在閩見陳氏藏本有之此書已歸周季貺矣

十九日閱續詞綜廿四卷畢搜苴雖勤舛漏不免去取之意漸求縝密與王

氏之僅識江湖派者稍覺後來居上然宗旨不立本事不備使閱者無可推尋又補入在前不復別白於體例亦未整齊　方伯委勘秋成撤下

八月初六日過莊太守與唐子愉孝廉談商榷安徽通志開彫體例

初九日晨饌敬行一出郭門淋仄葦碕至集賢隔荒落殆不及山東道上大橋一沿塵土塞喉與中展西青散記八卷如木瓜釀如新來禽此味非吾閻硬餅者所知

初十日路轉已望見瀟嶽峯頭峻雄秀拔不愧衡華龍山回首如搏土矣與中詩杜集詩至此老真無一句無義無一字不眞工處可學拙處不可學人間固不能有二變化過於陶精神過於庾何況他家復堂唐詩錄固可燒也

下稷入潛山縣城

十一日赴蔣仙舫大令招飲談秋成事通境有收惟泊湖木田淹沒亦尚居上游至虫傷甚少雨後早涼所稱高岡受旱猶勝以意爲之例災例歉積習久沿仙舫力不足以破除予亦姑徇其意僅祝去年稍增分數而已回寓判牘畢諸

十二日上道入太湖境松竹秀舒漪竹葉花翠色娟娟綠陂被阪尤可玩好峯迴面漱漱澗泉有絕似柯山一角處頗懷越中舊游贊侯作宰此山水窟吏有仙意抵暮月下入縣廨與贊侯別半年矣促膝深談作吏之難民情之幻相與詫歎已而談藝遂至三鼓絕贊侯編竹爲寮蕭然有野意即宿其中

十三日上道抵宿松縣

十四日借黃溥之大令大雲山房初集閱黃司寇樹齋先生行狀溥之即司寇孫也司寇漏厄一疏非徐年大局之所繫京曹皆如先生封疆有二三林文忠芙蓉之毒已盤根株海氛皇惑何至有今日哉爲之撫慨

中秋又閱溥之尊人子幹大令秩林詩集稿本十卷樸老無佻染習可傳人問匆匆未暇審定　邑人王廣文來見言報災事殆即所謂災頭者也士風習隨矯誣不修禮教上爲政治之窾下創農畝之生例災例歉箕斂自肥圖抗催科匿隱民疫耰鉏之民亦何樂有此陽鱉哉

廿二日上道　與中閱樂天詩老嫗解我不解

廿三日抵望江縣

廿五日登舟即發下稷達東流縣

廿六日午抵省寓

九月朔日始校通志寫樣

望日見邸抄知周星詒季貺被劾有追繳巨金發遣軍臺之譴宦海風波可爲惕息

十月廿一日閱文獻徵存錄卒業記數行云國朝學術精純文章爾雅嘉慶以前著作之林蓋十得八九矣循覽于是足以識學問之原流文藝之正變儒者立身本末師友規榘歷歷可指數儒林文苑唐以上漢以下卓絕之賢且抗顏且讓美錢先生吾鄉先哲纂述去取具有微意也安得杜門發篋爲之增注補傳邪又是書所采掇崇奬敦樸之學品藻柔厚之文別白一尊實事求是皆可於言外得之予所欲增補者如莊方耕葆琛二先生附以宋于廷張皋文傳附其弟翰風之類宜補注處尤多擬隨時箋記于卷內

十一月初八日叔明貽我魏武定元年勃海太守王偃墓志銘光緒元年三月陵縣出土篆額畧似凝禪寺正書完好絕似姜篆造象

廿七日過東柯談賚侯事爲之悶悶庚道難爲筆端宜慎百密敗於一疏今非行意之天下也

十二月十一日閱滬上新刻說部十許種惟宣鼎子九撰三十六聲粉鐸圖詠可喜蓋取雜劇三十六以山門始以拾金終各賦長句一首名儔奔赴工於詩者

光緒三年二月朔閱馮氏金石索十二冊畢模勒精審評跋亦無泛濫之詞

周金石家之巨手惜不盡據拓本雜用隸釋等書乃及絳汝帖似體例未純至當時創見之本今日已爲陳迹日出不窮此有待於後之好事者矣

望日又展顧祖禹文沈憂患栗幾不敢以友視之周列士傳可別行孰爲當宁之獻邪

十七日同滑川叔明過丁田生觀察峻門下尚列健兒技擊爲戲小公子皆握刀犀盪決入其室圖書列前花香滿屋待其歸出錢梅溪書冊十餘帙甚精采自臨張遷亦跌宕有筋力也此公可云閒氣矣　偶過小書肆見信州舍利塔已有翻本矣

四月念七日略擷通雅綜卷雖甚駁雜然頗博覽亦有舊解無空言開本朝問學之先者也

天中節閱姚燮大梅山館集造語頗工篇體固不甚渾成也要是才士飲名稍過耳

十二日賈客持嵇大夫康吳門活字印行明嚴衍與弟子談允厚撰資治通鑑補來錢東生氏徵存錄登石氏聚書雜記皆歎想其書值錢辛楣先生養新錄盛稱同時邵二雲太史之南都事略卷帙不至如嚴書之繁重乃爲時未及百年而絕無傳本予癸酉年訪此書度錢江迄無踪跡前年詢唐端甫於江寧端甫曾見活字印殘本則人間必有流傳或者久而復出如通鑑補乎俟之俟之而端甫化爲異物終不及見矣端甫名仁壽海寧州人鞏石廣文弟子也

六月初七日過書肆始定購資治通鑑補蓋以浙刻七經鄂刻史記參以十二千而成

七月十六日檄權歙縣新安大好山水且近故鄉差幸也

十六日過休寧城外見程篁村嘉道粹楔如新其族猶盛

十七日抵縣境

十八日丑接受道字三百七十一號歙縣之印升堂治事

十九日閱城垣堵毀已殆盡四門不能啟閉張文毅公駐師府城棄縣城不守途類廢至此聞朱筱軒令此邑曾計工須五萬餘金也

二十日點更役名簿一巖邑有五六十差東坡之所歎也

廿三日出堂受辭大都浮僞而涉譎索者且十之六爲之矜歎反覆勘導僅一二人尚領意冥頑狡譎者爲多　飯後錄篋中詞補將覓之業不欲報耳

廿七日鮑子年寄贈名墨四一程君房一吳去塵一曹素功一汪節庵

卅日撰小啓謝子禾啓云子禾尊兄年大人執事承惠名墨四錠耀目珠輝襲衣蘭氣即佩堅凝之才性如揽翠逸之文章君房去塵之遺製三百年珪璧同尊易水柒功之良工十萬杵烟雲俱古同此磨墨磨人之感願矢如漆如石之交什襲永珍百朋讓價新染書香此日幸窺秘藏敢僻墨東異時竟懸踵裝

九月初二日敬夫自屯溪來郡見過出新購得戴東原水經注稿本以詫我又出舊玉敦事皆佳談至三鼓幷爲予定墨模

初六日寄湘以滄湄先生舊藏尺牘見示中間頲軒先生論駢體一札實齋先生論讀史一札雲壑先生論辨賦一札又聽禪者談禪二札皆絕妙鴻寶也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一　錫山徐氏輯錄

灘左望黃山風景勝絕得八字聯曰杯浮白也袖拂黃山

十一月廿九日大雪登樓望四山積素欲顏以聽雪樓或曰皓然孟子浩然之氣古本作皓然取流無聲山皓然也

光緒四年二月初七日閱通鑑補唐紀粗畢嚴氏補輯往往重出原文又所增減不及原文之精用力雖多不爲典要甚矣箸述之難也

三月初二日學使詣與陪聽宣講支應處坐自持節大臣輿臺皂隸但見紛來紜發耳一笑

初三日填詞長短句必與古文辭通恐二十年前人未之解也

初十日買得林文忠政書文忠奏議在閩時曾爲公後人屬校理未成此本爲鉛字印行亦庳略耳　又買得墨林今話意在續畫徵錄有紀王蓬心太守永州楹帖云豈易片言清積腋還留一息理殘書亦先得我心語

十一日閱徐杭褚叔寅同年訃叔寅年少儁才偶涉筆爲駢儷小文輒近六朝銳志科名以丁丑中禹部試失血不能廷試而歸未一年終不起修文邪報榜邪亦可謂才人無命矣丁卯浙中同舉諸君經學文章各有門徑一時稱盛許竹簣褚叔寅皆年少策名而皆有志於學術逝者已矣竹簣官翰林久不進又頗有蜚語成就不知何如病懶久未通書也吾家科名不振儒風淺薄先大父嘉慶戊午榜中如張叔未陳仲魚諸先生皆耆年宿儒惜後生小子未得以年家末學撰杖老成每閱前哲詩文集又知黃春谷侯青甫兩先生亦江南戊午榜並識于此不知更二三十年同輩之論予何如近四五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二　錫山徐氏輯錄

十年後來子弟又論予爲何如邪如雲如夢念之慨笑

廿四日閱通鑑宋孝武初即位中軍錄事參軍周朗疏陳得失其言百世可行又有與子學論相發者

廿八日晨大雷電昏雨上烏聊山祀東嶽初生竹林數十百挺皆作花亦一異矣

四月初十日閱二申野錄注云蝗是更貧殘所致頭赤身黑者曰武官蝗頭黑身赤者文官蝗

廿九日閱疑耀二卷題李贄撰張萱序而卷中皆萱語且文法議論平庸安詳絕非贄筆未知爲誰明人此種小書不足異所異者序即張萱耳

六月朔朱博殘石前年青州出土數十字隸體渾健足與河平三年縣季禹

刻石媲美蔡子鼎雙鈎寄示偶付工刻木成因作書與子鼎寄印本往杭州

七月初三日自至新安與寄洲讀碑品畫所見如爾拓白石神君孔宙諸拓皆精畫冊有十洲九歌圖亦稱佳品寄老所藏前明及國朝名人尺牘扇面甚富名蹟不少近日又於故家得見戴文進長江萬里圖卷潭秀超厚直到元人諫人亦絕歎賞徐文長墨書十七頁天然入妙眞足爲老蓮導師此冊方從鄂來故有樊雲門題詩今日寄洲於安慶買得梧園秦儀楊柳冊十六幅精妙有神品之目以之消夏亦可謂墨緣眼福也

廿八日寄洲以燕蘭小譜見示二三十年未見之書甚喜作者題西湖安樂山樵蓋仁和余秋室先生集所撰惜在都時未與王小鐵論及此也

九月十七日開春舫夫婦同逝爲之雪涕春舫固始老乙科大挑作吏至皖記十年前與辭師言州縣富天下將亂矣州縣窮天下無不窮矣此即古人土崩瓦解之說也

十月初六日送印新尹

二十日得鑑洲書言陶子方治秦州傾家振饑可敬也　又得雲門書言南皮張香濤師近頗講理學學術又一變　午得黃竹軒書言初九夜雨中都昌匪衆犯縣擲火藥來城兵役禽五六人訊知約鄱縣同起皆江右之爲木石匠人者前年景德鎮之鬨亦都昌人亂氛未盡復遭飢潦愚氓煽動可憫可憂此事予三月前已知之與太守論及即郡中亦有江西人形迹較異者

十一月初六日抵杭州

十三日自杭發舟　閱後蜀何光遠鑑誡錄十卷文多僞語持義甚正晚唐文士第二流之高者

十五日閱老學庵筆記十卷放翁文士多瑣語不足爲著述也然吾師吳和甫先生最嗜此書蓋才識與務觀近耳

廿八日發舟　閱樂道堂耳食錄文采麗密稗乘中可取者又閱粵人陳基所撰鄰齋雜志則徵樸遜矣

廿五日登舟待發計此行得敘石佳惡五舊墨十許鋌新墨之可用者稱是至財物盈不足之數正相當所謂故我也

十六日閱宅經葬經雖術家僞託其言樸而該亦非宋以後書

十七日翻撿朱子楚詞集注辨證終不能易王叔師也錢杲之及近時龔太守離騷傳箋皆有意爲新說吳斗南草木疏著書之心有爲而作也

十八日侵曉開舟人言虹見雨止復作天時良不測亦殷憂矣周書時澔篇言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天地閉塞而成冬虹不藏蟄不專一天氣不上騰地氣不下降君臣相媟不閉塞而成冬毋后淫泆今日去小雪二十日矣

二十日閱高彥休闕史二卷藻采可玩亦有正議唐說部之雅者

廿三日閱酉陽雜俎訖於右可方西京雜記於近代則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似之

廿五日閱客窗閒話十六卷敘事修潔文藻不及許叔平里乘而晴簿之氣勝之惜其心目終爲蒲松齡所囿亦近年說部之佳者其次則黃氏金壺七墨走可觀墨餘錄桐陰清話等諸自何若齋學裘之見聞隨筆則陋劣不成文理矣

廿六日過錫山驛鄧亭修整亦爲政也　閱燕子箋曲予相公僅堪與苦士作奴

廿七日過常州至陵口泊昔人覽富春山色曰觀此山川形勝要當再出一孫伯符此間有吳大帝葛亦江南陀塞地書生遲暮不敢作廣武原之歎

十二月初三日閱世說新語六卷略畢爲東晉作耳漢魏西晉甚略舊有論說別見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五　錫山徐氏輯錄

初八日閱尚書大傳頗開永樂大典有全本安得見之　閱韓詩外傳此書近代以趙懷玉亦有生齋刻本爲善開泗洲楊氏覆刻予求之未得也

廿三日抵皖坦解裝舊寓姚家口屋

光緒五年正月人日檢懷芳記此書喬河帥爲鞠部作也前年阮霞青示予稿本鄭注侯錄副予爲補注近日傳鈔者多予謀付新安黃氏刻之

十二日閱徐維城天韻堂詩淵厚得北宋法

廿一日閱漢學商兌亦所謂鈹砭不中肯穴者也

五月十三日閱宜黃瘦梅夜雨秋燈錄八卷尚有拾遺記等遣意詞筆穠麗在瑣蛣雜記下里乘之上矣　又閱志異續編平易近人文章多直致　偶借笠翁一家言翻閱一過鄙猥之言無穢褻林前有李漁後有袁枚杭州之垢也

十四日閱夢花雜志殘本五卷李澄練江撰文致殊近魏叔子

十八日饒芷香以留本醴泉銘示我有顧俠君小印紙墨甚恬雅予定爲明代佳拓有朱書與宋本對勘語頗精審

廿五日閱息影偶錄四冊同邑張琬雜輯羣書而成分別部居可以破睡

三月十一日送馬佳方伯行臨岐烏咽不徒離緒亦有遇合之感

廿五日閱楊星吾編定楷法溯原十四卷若得冠以目錄論定拓本增注源流比傅小學則更茂於隸篇矣

四月十二日黃襄男有姚鼐郎中評山谷詩欲爲傳刻贊侯溥之亦喜之評點亦有見地然於詩道何干涉且恐曾直未以爲知已也凡四卷刻已六七

念劬廬叢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六　錫山徐氏輯錄

矣此等書無可錄錄仍目睫於時文批尾之學而已予以襄男贊侯所屬強爲校之山谷去蘇尚遠并不能及半山後人尊事太過又以爲學杜正宗烏知山谷所學皆子美之糟粕且其心眼亦不專屬杜陵也予別有論

十九日還陳人十錯認春燈謎院本此書盛有名稱其實無理取鬧不獨文過之詞　閱劉大山匪我堂集留質之體學道人未成章段者也

廿一日贊侯來言彭帥劾罷彭懷寧一吏之去留白簡之是非皆不足道將軍跋扈意氣囂張非國家好氣象也此手一滑侵官負氣何所不至非獨爲彭懷寧呼冤也

五月十四日奉檄署全椒縣篆

六月初八日之官發舟

十九日抵縣

廿二日上官（此下至光緒六年八月廿五日均閱李寬附記）

重九閱嘯亭雜錄十卷續錄三卷皆乾嘉間名臣言行軍政掌固殊有關係

魏默深聖武記李次青先正事略頗有取於此

廿四日閱文錄劉大紳寄庵謝振定鄰泉陳庚煥惕園三家皆所謂時文變

相耳劉有奇氣陳之地球說可錄

廿六日閱文錄彭二林先生名家妙悟有名理紀述有史法閱趙鹿泉文不

免制舉面目閱蔣心餘文健舉整栗有北宋風格

廿七日閱蠶尾洲文振奇有氣但膚不温馴如其人耳其言多可爲法戒者

廿九日閱劉才甫鐵曉徵文二公皆號名家才甫師法望溪竹汀不滿望溪

才甫文人竹汀學者所見固不同也

亦自成一家

卅日閱姚惜抱紀曉嵐文李氏不滿桐城于惜抱尤剿其虛鋒所錄幾不得

姚氏妙遠之旨而力詆其碑誌欲以紀尚書凌駕之實非公論尚書記誦之

學敘事雖磊落使氣而未離說部故條理有餘閎深不足未能與人爭衡予

亦目笑桐城而姚比部有道之詞雖約而不閎亦言之成理高者有逢原自

才甫文人竹汀學者所見固不同也

卅日閱姚惜抱紀曉嵐文李氏不滿桐城于惜抱尤剿其虛鋒所錄幾不得

姚氏妙遠之旨而力詆其碑誌欲以紀尚書凌駕之實非公論尚書記誦之

學敘事雖磊落使氣而未離說部故條理有餘閎深不足未能與人爭衡予

亦目笑桐城而姚比部有道之詞雖約而不閎亦言之成理高者有逢原自

得之趣正未可以庸俗之見繩之也　校呂氏春秋畢高注是書不及

淮南之精呂覽淮南傾百家之瀝液韜九流之鈐鍵呂氏賓客猶七國之英

槩也擇言既精不繆經教文章之事完密矯揉尤藝林之瓌寶畢校是書多

取資於先友梁曜北先生畢刻行世先生復取勝義成校補二卷鄂刻劉本

無注頗草草予取畢刻及王氏讀書雜志梁氏校補中讀定正文者朱墨遂

錄卷端其諟正高注者未暇及也

十月朔閱邵子湘文記二十歲時借吳子珍青門旅稿箧稿讀竟洞豚折服

於紀明末事如李忠毅閻典史諸篇不覺涕泗橫集回首前塵將三十載重

申佔畢如遇故人平心論之青門文間架太多似提頓轉折皆豫設成心非

所謂不得不行不得不止者也篤夙慧劬學力崇正體雖蹊徑未化而縝密

潞鍊往往有節奏可諷誦二百年間一作者也

初二日閱朱文端文平實有見道之言非文章家也

初三日校淮南天文訓讀書雜志雖言之成理究有輕改本書處錢泳亭補

初四日校淮南地形訓竊以爲淮南類書之鼻祖也

初五日閱孫文定文奏疏誠款洞達數陳之上體也南游記雖非文章高手

亦見生平學識所謂有物之言一代有數文字但後來學之則可笑甚矣閱

蔡閒之文師事安溪文亦安溪一流請學家差不腐耳閱金謝山文謝山文

學子畱有論定過堂所錄又未盡所長所刪節亦不盡當　晚校淮南覽冥

一卷類書之祖亦駢儷之祖也劉子新論規撫在此

初七日閱陳星齋文亦健舉可誦

初八日閱施愚山文有道之言似南宋人非如詩篇之翔雅也

初九日閱陳澤州文樸至無華詞杜詩所謂直幹也

初十日閱張文貞文安雅無俳染之習究爲駑材閱王漁洋文善自檢校不

必遠遜其詩猶少時借觀全集頗喜其敘事之文以爲與錢翁抗手李氏錄之未盡閱鄭靜庵文清瘦秀雋雅才也然其高者差似唐人小品吾少時嘗謂人問有盆景詩此亦盆景文耳閱李安溪文平生學師朱徽國文亦徽國之文整栗有道之言由於學韓浩瀚不及也由於從制舉入手耳

十一日閱宋牧仲文尚無袍袖氣閱姜西溟文予夙喜其朗朗要是趨向正耳閱金會公文長體而已

十四日閱賀貽孫子翼文賀氏著激書包慎伯推爲宋人伯牙琴一流隱顯激射上追呂覽韓非云云不知江南西道有傳本否雜文氣盛筆勢閎肆李遹堂以爲學蘇予觀潔瀚殆欲智過其師錄中篇篇可誦亦難得也閱湯文正文漢廷之侷賈生而已予於文正亦云粹然純雅有道之言如公者四

科備於一身金玉其相卓然有斐此之謂也閱侯朝宗文比之花繡短打非少林正宗差可爭長王子一以門庭大也閱彭躬庵文躬庵手稿失於予家刻本全集前歲得之筱川光緒而賀刱魏氏兄弟所不及然以掃明季之僞體而猖張繁猥變而未成方矣

十五日閱黃梨洲文南雷文予前有論說茲不贅然以爲眞氣之中不免有僞體也

十六日閱陳石莊文陳氏在鼎革之際文名甚盛就予所見修潔不弱以視霞川情韵不及骨力似反復勝邪改宋史文信國傳仍非紀哉之體觀漢書楊雄傳可悟　閱熊次侯文終是時文改頭換面而已　閱顧亭林文務心旨也

十七日閱國朝文錄全畢欲選錄其中數十篇以爲復堂文錄壬編當合吳氏國朝文徵抉擇之

十九日錄藏碑目訖僅能三百餘通然唐以前精華及新出土佳品亦略備

廿一日閱淮南子卒業淮南王書近時以莊刻爲善本其實不然王念孫曰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藏本是各本非者各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不能厘正並有妄刪改恐學者誤以爲藏本而從之則新刻行而舊本愈微故王氏讀書雜志條舉件繫校正最詳獻得陳碩甫徵君傳校宋本珍之篋笥同好傳錄今以逐入鄂刻本凡朱字爲宋本墨字爲莊刻宋本與莊刻顯然譌誤者不具錄王氏雜志校改則標識上方顧千里補校亦墨識於上方閱彭躬庵文躬庵手稿失於予家刻本全集前歲得之筱川光緒而賀刱魏氏兄弟所不及然以掃明季文如乙邦才江天一諸篇予童子時誦之流涕者邵子湘當之殊覺其憤盈矣

廿四日閱獨斷掌故之學禮家之巨子也

廿六日閱國朝文徵已竟四卷汪鈍翁安雅有法良不在歸震川下敘事之上并附他家說淮南數條以備稽覽

廿四日閱獨斷掌故之學禮家之巨子也

廿六日閱國朝文徵已竟四卷汪鈍翁安雅有法良不在歸震川下敘事之文如乙邦才江天一諸篇予童子時誦之流涕者邵子湘當之殊覺其憤盈矣

十一月初四日校山海經二卷浙刻畢本不知何人校刻卷四壞失二三十字又有跳行誤連上文者可慨也

十二日校老子近人姚刑部鼐老子章義持論甚高瀔隨讀定不敢闌入舊本中也

十四日予十二歲得破書中莊子因玩之略可上口家藏有南華經副墨則校淮南兵略訓誠孫吳之精而言不屑描畫浩乎沛然不當以文士繩之

不甚嗣假高昭伯郭子玄注本則年已冠矣比客閩始得十子書刻本已而又得明萬曆間蜀大字殘本郭注與今本異同頗可喜以貽長沙徐君自閩歸得莊子墨縣本終以世德堂本爲完善浙刻據之與十子書同出而無卷端評語之陋鄂刻無注附楊慎莊子闕誤似出明嘉靖本邪予五六年來讀莊今欲盡此月治之釋文自有成書窃欲擇善而從王氏讀書雜志補所述數十條先錄之

十六日讀莊子至樂篇采陸氏音義異文題卷端崔撰多奇字古文不必盡以今本爲是也然崔氏與司馬彪本皆有今本所無之句以文義求之疑即陸氏所云後人增足潮失其眞者矣

十七日乙夜莊子卒業併及楊慎所錄莊子闕誤升庵所見舊本頗有可取惜其未詳繩謂今本之闕誤當不止此

廿六日閱文徵李杲堂清峻名家浙西之朱未必足與抗手

廿九日閱文徵魏冰叔者可謂張厥外楊厥中矣

十二月廿一日雜檢入皖以來六年詩百許篇吟諷一過不欲刪削留待後賢論定矣明年當節醬付刻

廿八日閱史記至蘇秦列傳史記前爲戰國策別具鑪錘當是平生得力處也

光緒七年正月十七日校閱韓詩外傳大小戴記孫卿韓嬰皆聖緒所紫

廿一日重檢澤史點閱之少時酷嗜馬氏書嘗欲董理刪補盡收近代校讎纂錄諸善本爲古書眞僞別白定其以詒學子事繁未就而沈毅成亦持此論他人未有同者

廿七日又閱閱史滄洲鈞詔事與段柯古異同可悟文章繁簡順逆之法

二月初四日黎明雨止凉寒起送孫學使於東郭回又雨午雪作至暮盈寸

使者乘軺不恤人力犯寒再經有司悉索供張小吏皮骨奔走不知於民生國計何裨予於城闕每歲收鬼頭二萬人冒名數者又十之三四也誦顧寧人生員論可爲痛哭

初五日聞昨學使赴潞夫輦有凍死者烏乎作吏無狀上不能感召天和下不能矜全民命又不獨高逵夫詩所云拜迎官長心欲折而已

十二日校鄂刻列女傳據阮刻南宋余仁仲本勘正梁曜北瞥記有列女傳補勘數十事蓋補顧廣圻考證所未及者予未見顧本以梁氏所校錄入卷端其所稱一本則宋本多與之合故不悉著審梁說似顧刻僅據張溥本不必與余仁仲本同邪

廿七日閱老學庵筆記放翁不立講學門戶而純實慷慨志行卓然南渡第一流也詩篇大家老杜後一人而已雜文亦朗詣

三月廿八日西鄉三塔寺有牡丹一樹高于崇垣花時作二百餘蕊殆數百年物今日特往訪之

四月十四日閱楚詞哀時命九懷于淵之作張氏賦鈔道之然激厲作變徵聲如七林之有何仲言蓋變格也

廿四日閱繹史荀子篇馬氏於諸子往往裁事別著當篇辭義不完然爲繹史體例又不能不出於此也

廿五日閱繹史呂不韋篇取春秋之書甚有條理假有裁事別出而不以空格誌之當由寫人之誤非本書例也明人刪節古書則往往如此矣

廿六日閱文徵李穆堂之文世傳其圜研似未盡矣

廿七日讀繹史韓非篇宋本多不可從趙忠毅更定亦有出於臆改者韓非之文極九流之奇勝馬氏采獲於愼完備循誦誠益人智意也　閱文徵至陶釋衷經史說如吾意中所欲言多有與予學論相證者汪韓門懵樗園賦云師者所以學爲君兮豈予其猶遂古之民二語精絕

廿八日閱文徵畢三吳之士韋布之徒未免取之太濫如茅星來李果皆是李天生常言不讀黃河以南之文承學者亦不可不閱此論文徵錄謝山文盈一卷而不及其外編爲殘明諸忠節作者豈當時尚有所諱邪謝山喜記事爲人表墓大都非人所求望慨喜自道前人已有議之者謝山尤甚甚至親串戚友皆指斥其短以自張大其意以爲一入吾文有如信史而其人必傳則與望溪之用心正同文人黨溺不足爲訓予竊謂謝山文不脫稗官氣且有似乎詼諧善周內也江南之文正當溫雅謙退何事於謝山又謝山使事用事信手拉雜亦望溪斥廣山文所謂其穢在骨者

四月朔閱繹史校夏小正用畢本范本莊劉之言專門名家不以雜入（如內則算之類）串本作篹多從說文本字亦近泥　閱文徵惜抱先生翔雅有音節置之北宋亦足名家不可謂非作者海峯氣喘無餘地固當藍謝青耳

初八日有孝於北東門登樓望之記咸豐六年八月彗光最長殆如匹練予夜夜于齋舉道問開車輒見同治十三年七月予在京師彗見十餘夕亦昔昔望之光緒二年金星過日太白經天又同治二年七月隕星有聲如爆竹去年六月下旬流星如火天鼓鳴其於五行事應以時日考之可推說今星變又見能無杞憂

初四日閱文徵羅臺山頗得力於諸子所選不盡毛澤溟者小說時文氣皆深沾肌骨錄至三十篇不得謂非鄉曲之私吳枚庵好聚書傳寫古近人遺著未刻本最夥亂後杭人丁丙湖州陸心源皆得捆載予往年在厥肆亦見數十冊大都說部別集未傳則以爲奇祕一經行世非嗤枯焦即剪綵花耳文徵所錄多有出於傳抄恕而存之者予曾以爲寫刻說部小集可謂雅嗜不可謂爲學問記同治初高先生伯平覽丁氏藏書之槩曰十之六亦可廢也予深服其言丁氏以顯倩挾貲附會雅嗜陸分巡亦巧宦婪貨分其餘蓄

初六日文徵全閱畢枚庵纂輯之旨在節行幽潛韋布宿學而於時賢流派頗無主奴之見但不甚收說經樸至者耳偏徇東南前論已具

初七日校繹史至莊子三代改制質文篇此爲六藝拾遺補闕之文如日月江河者也

十一日繹史卒業錄及彝器銘識法帖書體下及相牛相鶴之經而爾雅釋詁釋訓既不著器物草木蟲魚亦刪落過甚然其移併實有苦心予酷嗜繹史記三十歲前楊臥雲舍人指爲復堂服筒錄四十歲前吳和甫少宰又云讀百卷師友燕笑之言尚不敢當以百家且多疏況六藝具在乎第飲食舟車恆以自隨蓋三十年矣

十三日閱湖海文傳錄諸嘗序文最夥是其用意所在

十六日閱文傳王氏有意收有用之文然餖飣過甚者亦當分別觀之　閱吳山尊抑庵遺詩一冊分體寫錄又有改訂處似是手訂之本風骨未振意境凡近恐溫太眞於第二流尚非高者遠不及駢文爲唐人正脈足自名家也

廿六日閱文獻徵存錄欲考其所本一一注之箋書不具而止然此事尙不難也又欲治水經注此書未卒業蓋亦二十年矣　按檢采菽堂古詩選論陸士衡語稍苛後來包愼伯稱之又太過安得平心折衷之

廿七日閱汪梅村集三江遺江郡昔州水道跋趙校水經注諸篇語有根據釋穀釋鼎兩篇纂春之勞可取既近試場之帖括復多乞食之跡錄亦隱有

師法述學之意而其氣不清句次又坌集李蔡下中而已然寫其自期待則頗高也

釋穀釋鼎兩篇纂春之勞可取既近試場之帖括復多乞食之跡錄亦隱有

孟秋月朔雷雨滿盆溝澮皆足回憶去年閔旱憂端今歲可釋此邑貧而情民氣不易昌而易抑嘗與士人言上因少培養元氣之吏下實無興起恒心之民而竄薄之士夫從而蝕之生殖教訓有難言者不才治此閱兩年矣燭斡益眹措手益拙急閱釋手以待賢哲興之更始

初二日得高叔遲書告洪都轉方刻原本汲古閣說文舊刻詢會舉要近年小學善本似當會通毋串之時矣

十七日閱唐詩選串前以爲嘗選精審但古之三之一更爲肇嚴今覆點誦覺各體應補者尙可百許篇擬增注卷端

廿八日往年誦邵亭詩鈔與戴同卿交推其樸厚徵至予以爲次山孟沈之流後見邵亭遺詩則山谷后山蹊徑未化轉不逮中年之詩抑或前刻鄭君刪正有力遺詩稍泛濫邪　閱蔣心餘評四六法海其言頗有隱刺簡齋之意山尊推簡齋以六朝部意本不謂然

廿九日閱蔣評四六所定十等過繁何不以上中下目之

晦日蔣評四六閱畢若生之意尊庚太過幾欲盡廢齊梁不知開府之文倜調宕詞繁簡多失情韵風骨間有不逮孝穆處蔣氏所見究不及舉軒申者諸君也

閏月朔得楊思載書寄陽湖方子永地理急就篇稿來亦可傳之作

十七日駢體文鈔兩年來重加評定往往攜以行驛讀于村舍今日始卒業

一過以校乙亥江甯試院讀定本頗有異同所見固以時殊邪

初十日交印　閱孜古質疑又閱撫言皆說部之有意義者

二十日代辭先生撰重建醉翁亭記

廿二日發舟　閱望江倪氏新刻古今錢錄富而未精

九月初六日舟次閱莊中白遺集樂府二卷是其最得意者其中點竄古詞覺有不易一字者乃楊李于鱗之波邪精能直到魏晉處誠不可及

望日夜抵懷寧東門泊

十六日入城解裝錢家牌樓宋氏賃廬

廿四日書肆購景宋刻嘗子重校趙氏水經注釋皆新刻佳書

十月十一日閱近人說部埋憂集筆尙翔潔

十一月初五日是夕李世忠正法
十六日過碉笠尉談觀其游記頗有蕭散之致正可與孫文定南游記揣擬者別出
十二月初二日閱春草堂書畫所見錄權場骨董不登大雅之堂
初五日閱彭甘亭文畢極學陳隋能密而不能疏未免墜李義山五里霧中矣
廿二日閱歷代詩餘名氏與花間草堂多不同如憶王孫之四時詞作李甲太常引之作元妓則斷爲詩餘誤也
光緒八年二月初三日過方宗屏索其經拓重幅蓋永安鼓山摩厓維摩詰所說經大段完好乃拓本一二紙爲卷上後二紙爲卷下正缺中卷約畧尙有二紙爲卷中乃持回覆審中卷僅有二尺許一方餘皆重出不知拓工遺落抑係山厓裂蝕無從證之矣
四月十七日檢閱止庵宋四家詞選皆取之竹垞詞綜出其外僅二三篇僕所由欲刪定選中詞質朱氏所未備遵言尤雅以比與爲本庶幾大厥門庭
五月初四日校絕妙好詞往時評泊與近日所見又微不同蓋庚午至今十三年矣
十四日子珍寄淮南許注異同詁至子珍治許氏間詁手稿予舊爲審正隨筆寄卷端今子珍稍鰓理之署子名作書後此類著述徒耗日力無益於古亦無貲于後子所不喜
廿四日鈔詞校者所上知其隱秀軒敬美所謂隱處藏高千秋毀譽兩不得其平也
八月初十日自檢篋中詞似不在釣月公謹下也
廿二日黎明起看彗星光如匹練占者云在大火宋分疑歸瞥間有事也
廿五日聞胡廉訪內召爾來言路齮齕外吏相習成風非必無瑕之釁亦成好噬之風漢唐然事將復見矣
九月廿三日得松溪書寄趙撝叔刻楹帖云上相大猷論語半部司空家法雖落一聲咄咄怪事
十一月廿五日奉檄權懷寧令
十二月三日上官
光緒九年三月初五日閱隙鈞堂郎潛紀聞初二筆畢意在掌故而條理殊少間有主文亦非妙筆雜采說部別集皆鈔而已文人小有規模即思闌入儒家史才要之爲逭東豕也
廿六日閱陶晚聞文集簡樸有則
四月初六日閱柏堂集不失爲學人之言
廿九日出西郭勘洲地水患沙洲漲沒無常人與水爭地誅茅墾土散種豆麥雜糧貪天爲功沈淪之年亦成習見特今昔二載陽侯更虐耳不必以滄桑興慨竊以爲洲不及五里者當禁居民勿貪微租坐視圓顱方趾者寢食鼉鼉之鄉則可以任其生滅無傷地利無病民生也
五月廿八日從大吏後一見衡陽大司馬雖英風未減臣精已銷亡矣
九月廿七日過管才叔案須携近人雙鈎褒隸五冊閱之爲張容園宮本昂

筆皆精審似過楊惺吾才叔珍愛即歸之

廿八日復堂文續廿二篇鈔成清本自校一過頗以爲瀟雅可喜

十月初六出出城迎曾宮保入見百戰健兒無復英英之氣矣

廿九日評點余鐵香文稿亦魯絜非陳碩士一流西江派固脩整

十一月廿八日得蔭棠書寄張觀察蔭桓撰康太夫人壽叙勁秀堅鍊雖僞體亦不易到寇裳中難得此才爲點定四十許字

光緒十年五月十一日交印

廿一日登舟

閏五月初七日抵合肥

十七日接合肥縣箋

六月初六日以絕句柬謙齋乞竹云先生嘉祠多節目賤子剗劃合宮商請分清絕十竿竹倘引遊園雛鳳皇謙齋和云萬竿蔽日閒消暑一葉吟風似引商何幸殘龍新得雨分來鳴谷嘯鸞皇

七月初二日摘繙二知齋文集惜條理而未芬芳

廿九日雨後赤氣又作自去秋至今將一年矣殆赤眚赤祥邪

九月十四日檢顏書醴堆記及隋趙芬殘碑粘冊既並題云昔人云得古刻數行終身臨之不盡旨哉斯言

望日檢北魏墓志手自剪黏爲司馬景和妻李超高湛王偃皆有整拓標幀故以副本粘冊四志書跡各有門庭以高湛爲最工與瘞鶴銘鄭文公碑皆消息相通也一轉而爲龍藏寺碑遂開有唐一代風氣

十六日復檢北朝墓志如劉懿亦高湛之亞李憲稍側出矣董美人工而薄時代爲之

十七日又剪唐李文墓志附魏人四志之後以其體韵最近六朝也

十九日校正楊阜庵白香詞譜箋四卷先改寫定譜字尚須陳書一一讐定是書爲張樵野奉常權皖臬時屬爲正定付刻本非可傳之業以楊君身後奉常勝寄其哀逝之心也

廿八日又剪黏隋張參軍妻陶墓志書體極工

十月初四日閱劉孟瞻文集清整無枝詞舉人之選家世著述江東鉅師矣

初七日閱戰國紀年畢删節處多不成章林氏可謂莽鹵前日致書葛理齋

徵恩縮刻繹史以便巾箱焉書過林氏書遠甚不得謂後起者勝

初十日有估人持東園刻本書十餘種來售說經多講古義中士愧之

十六日購得王翰林先謙選刻續古文辭類纂意主桐城去取頗矜慎也

十八日閱續類纂吳敏樹南屏者揚已太甚楚賢終推曾文正耳

見新理純健伯四體書去完白山人尚容數筆

廿九日閱續類纂姚石甫來女傳予客閩時亦爲之未能過前人愧矣

廿一日閱續類纂畢主張楚才矜詡太甚吳南屏氣橋而才悍不能澈六藝芳潤選言非雅未始非一方榮尉之士未必登千載著作之林至周星叔彭麗笙輩場變相繩以姚氏義法豈有合哉惟曾文正其詩雖不足觀而其文固獨絕耳好言古文有吳大廷彤雲者未經采及猶有公論

廿五日自懷甯至合肥紀行詩久未屬草今日仿錢起江行無題之體格成

五言絕句十六首於興中未必智過其師也

十一月初八日閱四書拾遺畧廣村夫子見聞不足言撰述也

十五日閱蔣子潛七經樓文春暉閣詩開卷淵茂確實經生之上選也盤拏倔強河洛間水土自異

除夕江西餉員安別駕玉知趙撝叔化去

光緒十年正月三日龔生景章寄龍湍毅奏疏小品墳詞制義刻本至倘書文詞未離明季之習不逮其詩也

十八日方俊民有五言廿二韵見貽在退之山谷間雖風清聲存老未必爲老鳳也

二月初二日金陵書來薛先生正月廿二日歸道山矣廿年師事襟抱交推

誼同休戚山類木壞永無見期如何可言

十三日點次王修甫詩卷謙齋次子也題二絕句于上仙子銀濱倚玉笙覽裳學製試高潤梅花楊柳非凡唱便是冬郎雖風聲點筆屏風寫折枝棗花

牖外雨如絲遠山處處修眉樣珍重粧成對鏡時梅花釀酒香繞發楊柳疏狂氣未除卷中佳句也

十五日將寄詩文回杭付刻稍整理之改詩數句從謙齋所定也

廿一日晚招嗣禮卿王謙齋麗南陳幹夫清集禮卿早慧睨世方連捷成庶常而意氣亦有不平者豈知足之難與抑世路之軻岨雖痞梁猶蓄食也

上巳閱漢書王地理志鄉人汪氏校讐成於陳碩父徽君采王段之長最爲詳悉

二十日得周六皆書以李亞白說騷閣詞屬選頗有思力趣向似在竹垞

浴佛日東塾讀書記十五卷卒業近世說經如魏源默深說音均如苗夔仙麓一流無一語及之豈不見其書抑不屑與辨歟

五月十六日新買平津館讀碑記又朱氏著書五種雷浚說文引經辨例皆足資考證者也

八月初十日閱說部水窗春囈於當代巨公皆有微詞然實錄也

十四日閱滂喜齋藏書第三函別雅訂皆鈎狗語許印林遺著校說文義證時與庸妄人辨耳鉦非石日記述所見窘本書遺文索然不可讀亦無精粹

炳燭室遺文江鄭堂著粵雅堂已刻其集經文此卷無足觀潘氏刻近人詩詞如第二函之越三子集所謂盆景詩也孫蓮士陳珊士之填詞皆韋堂之

一序駢體儁逸言外凄遠卷中詩不能悉錄獨錄卷首顧雲鴻朗仲昭君怨絕句云一閉昭陽一十春才瞻天表便胡塵由來錯道君王棄過眼何曾屈一人可云創獲

九月廿六日詣金烈女柩前燃香致敬烈女父某賈蕪湖受聘戴某未婚夫死女有死志俟父歸矢志棄命後自縊以殉年二十六

十月初十日金陵湯明林刻字人來謁中詞印本寄至

十五日至小瀏河謁李筱荃制軍幷晤新吾佑三兄弟新吾出所藏書畫見示頗有銘心絕品奚鐵生臨古山水小冊錢梅溪蠅楷玉臺新詠序陳曼生

蠅楷錄王玉瑛長離閣七言古詩數首尤精美

十六日李亞白以歐書千文求售此刻稱孫定爲宋元人僞作予則以爲晚唐人善學碑塔銘者所爲書勢秀逸可喜

廿四日輔庭來談星變云望後太陽有黑子而輪闊破裂十八九夜蒙氣蔽月一白中不見山河影微垣光開北辰移度恐不獨民勞星動之徵也

十一月朔聞周涑人廿七日謝世之信悼歎滋涕平生故人又與其諸弟通縞紵在皖十餘年同官同差同文字欽新秋一別無相見期老妻猶妾四子皆亂蛇足一官不堪設想

十九日將赴省會謙齋以詩稿屬予撿示方宗屏又以王氏詩徵見示繙帑異不愧爲青箱家世矣謙齋詩集七冊中予題識殆徧欲選錄者逾二百篇光緒十二年正月初三日閱左傳杜解補正音論畢語皆平實但未詳盡耳

宋元人雜畫冊有夏圭李公麟衛憲戴嵩眞迹徐青藤冊子桃花紙四十幅又金冬心花卉冊陳白陽樂志論圖卷又奚鐵生畫梁山舟書扇李聽松畫毛西堂書扇謙齋亦來二鼓乃回官齋亦談事中清味也

光緒十二年正月初三日閱左傳杜解補正音論畢語皆平實但未詳盡耳

後來推闡此爲導師

上元日閱潛丘劄記星閣徵君之研經可謂纂路藍樓且時雜方言未免有不文之誚斷斷好爭最敬亭林亦有徵詞最誕毀峯頗似吹索

廿一日赴箴公招飲夢園坐中張蔗卿農曹有文在手曰才略誤字亦多

廿四日檢校詞錄與周止齋四家詞選同者十九與周稚圭詞錄同者十五而已以稚圭喜收疏爽小令也

二月初二日偶出篋中師友投贈詩詞先後新成八冊冊餘年之縑素散佚者不知凡幾寫錄姓氏存者已如晨星曷勝慨歎就檢中所有凡百冊餘人亦有三五未識面者何時并書札排比之書札則多可汰去者蓋隨手焚餘倘多世俗酬酢不足留棄

心其問乃寫完此百十三首所謂擇言尤雅者將來或合徐毅甫爲泗水二子詩選或舍毅甫而入予復堂朋舊詩錄獨爲一卷與陳少香丈相次蓋毅甫詩集已刻予又未相識不當登諸朋舊也此行六日夜不賦一詩而定此選閱詩選一卷殆爲謙齋出矣一笑

廿九日得鄂士函復堂類集刻成初樣送至

十二月廿八日過方篴老夢園坐古香四清言讖畫觀張僧繇掃象圖卷唐

十二日偶宿小瀏河李督郵潘州別墅閣壁嵌玉烟堂帖缺數十石攷跋語自香光後已五易主矣又有種石山房殘石數方

十三日晨起上賜書樓所陳多官書然能枕眐亦成就經世之才不能以爲資當士鼓也

十四日閱西青散記筆墨幽玄心光悽澹所錄詩篇頗似明季鍾譚一流而視竟陵爲有生氣也

十九日張子開得北齊映佛巖徂徠山諸刻假閱映佛巖文殊般若經即水牛山刻一段文同字形徑六七寸又一大幅有大般若經曰云云後有王子椿等題名字形相等又五紙其一曰大室王佛其一曰般若波羅蜜五大字經主二小字其一曰强琴將軍梁父縣令王子椿其一曰中正胡寶武平元年

其一曰武平元年後有題造象人名字體亦徑五六寸也北齊書勢獨闕一宗此與方宗屏所貽經名佛號可參觀得由分入今隸之正軌子開又有乾明元年比丘靜游趙巡等造象記偏檢篋書惟楷法溯原列乾明元年造象下注山東闕縣名又徂徠刻石訪碑錄未悉載汪研山經眼錄有之皆近時始出之品又訪碑列徂徠映佛巖二目而平津讀碑記洪氏亦無跋也

三月十七日閱亭林文集所謂稱心而言者也所謂理扶質以立幹者也

廿四日交印

四月朔閱瀛海新論上中下三篇粵人張君撰文氣淵茂持論明通有識之士有用之文中間論西學出於墨子陳閣圖東塾讀書記即出於此卓矣

初四日發舟 在城乞得梅平卿所藏朱孔彰寫刻林和靖詩集閱之終卷

誠山水清音也

初五日閱孔叢終卷佳于家語反復勝邪

十二日閱張南山詩附刻花甲閒談中者頗有可誦

十八日舟次誦饋中詞終嫌太繁數十年內當必有刪定者

廿九日抵宿松境

五月初二日受縣印上官

初四日脩之談湖口有碎石中得銅印章編紐純綠徑漢尺六分文曰薛壽私印匡廓剝敝疑六朝即嘗在唐以前也

望日閱馬鶴舫說文段注提要本名讀段札記分別部居要爲有志小學者導師

六月朔日心雲寄所刻篆字甚工不減楊虞椒矣

初五日閱九經古義大都證正文字未及大義微言于古義之目未滿分量耳

十二日閱禹貢錐指胡氏補述水經頗有功於桑酈因出趙校酈注互勘卷中補水大都取資錐指也

望日黏治書札畧竟前後卅年共廿四冊詩篇亦十冊

十七日禹貢錐指二十卷閱一卷閱略竟博辨宏通意在通經致用與地之學亦云體大思精然擇言之功未純於闕疑愼徐之意多達失也于本朝經師亦蕝路椎輪而已

十八日閱萬氏學禮質疑言歷法祭法宗法辨殷商改時月甚確以秦爲改

歲始不得爲改正亦是不幸欲用夏正而未能漢武乃復古言皆可信祭法
論禘禮于惠氏爲陳涉邪宗法言兄弟有後同堂異室昭穆不殊此義尙俟
論正論承重殊諦當郤見則以爲士庶之家恐無重可言唐以後喪服日繁
至本朝定衆祧之制一王議禮原于人心要當分別論之萬氏之時則此制
未定也　學春秋隨筆唐人說春秋日益蔓衍至宋而此經幾于淪喪羣言
淆亂極矣萬氏雖未明家法而於左氏之謬說杜預之陋注差能辨正一二
究爲儒者之言非破道之妄論也
十九日三年前袁生子永以汝帖新搨本詒我隨手置之須兒子檢尋來叩
源流予以爲虎賁中郎亦可寓目遂裁黏與肅府閣帖存偏緒溯所謂賢于
博奕也集帖至今日無可推尋用筆而結體究有可法亦予與魏稼孫夙論

如此
廿五日閱文禹門萍踪絮語殊可采摭
寅旭諸君傳而采摭去取不同者多
十三日許予笠自豫章寄蒿庵遺集寫樣至屬校索敍
十四日坐清心堂竟日校書卷賦六篇與予藏稿合樂府前一卷同予尙有
樂府二編一卷詩三卷與定本大異當以定本付刻而補之以他稿其中有
手刪者有必刪者詞二卷手稿寫本去留不同當詳加審正予所藏一冊爲
中白在時寄示有賦有詞一冊爲郎君信毅寄來手稿有樂府二卷詞一卷

庚午以後詩二卷雜文數篇一冊則自定蒿菴詩三卷倪元鯤寫本最完但
當綴入庚午以後作一卷詞即以子笠寫本爲主稍舊過篇爲樂府詩補遺
蒿菴詩補遺片石詞補遺各一卷可以傳矣
十六日手寫中白稿草前日欲撰蒿菴集序已成駢儷百數十字酸澀過甚
乃毀棄之今日走筆成篇綺節詩云此中有眞意也又成中白象贊語不甚
工頗覺意盡
十九日點閱後漢記袁氏所據當多出謝承華嶠與范曄殊異甚多文氣誅
宕暢以玄言亦未畢儒術荀豫境狹或者反復勝邪二紀脫文誤字譬校不
易
廿一日鈔中白林園客館詩畢樂府詩二編多有點竄古辭如明李于鱗所

爲不免新莽金縢大誥之譏不知當時命意所在
九月初五日閱歸安吳紹箕文蕉四夢筑談文小而潔
初六日閱蟫史亦近代說部之瑰異蓋出江陰屠赤水手又有六合內外瑣
言亦大略相似
十月初二日校方存之柏堂文餘編七卷其言切近平夷要爲上達爲已之
流
初三日校存之文補存二卷老年文字周密而不頹唐存之文字放筆直幹
不識用桐城家數也
初九日閱朱酚芷汀古懽堂文雖未成章段要爲稱心而言不事依傍亦志
學之士計年將八十矣

十一日得沈蒙叔書不通問數載矣寄紙爲四律託意比興不讓名家稍發露耳

十九日得方滌俻書論予詩似不滿於六七兩卷亦是有見

廿日連日緇帤趙刻漢書殆徧益甫自著僅勇廬閒詁一種蓋考論鼻烟者比之衙蟬小譜尤孤僻矣昭代叢書五百種中往往有此類祖龍不出行且寒滿天地予少時與高昭伯論版刻爲著書之下流今鉛版縮印爲版刻之下流其勢亦必趨於此也趙刻題曰仰視千二百七十九鶴齋叢書自序託之於夢蓋以謂居達官之位以厲吏胥令者有此數益甫官江西令尹未補授而死者與予亦相交卅年王元美所謂妄則有之庸則未也

晦日閱碧聲吟館談塵四卷隨筆記錄多有已見他籍者　閱兩般秋雨庵隨筆幽篁固高出尋俤也晉竹多記憶之誤頗欲糾正稗說短書無足措意

十一月望日莊郎子中自揚州來蒿庵次子年二十英英露爽相接次言念故人雪涕欲慟

十九日爲莊郎改課藝一首將以文明日行話別以愼交擇言贈處之

廿一日閱吳選唐詩鈔所見固勝錄恐別裁集也

十二月朔日閱唐人詩數卷鄭滑侯每以中唐人目予何不知果到武元衡權德輿否不覺自笑　見省友函知謝病得代已定

十二月初三日閱同治以來中興奏議即有論議可取殊無文采足觀

初九日閱唐詩鈔八十卷補遺十六卷一過畢約選一千七百卅篇又取管選補吳選所閱百餘篇暇日刪補定本大都以千五百爲率

十五日交印

廿七日求得汪氏新刻樊榭全集雖亦挐整不及初刻已遠

廿八日緇帤樊榭集誠山水清音也

光緒十三年正月廿一日閱七家文鈔惜抱往往有心爲提掇頓宕不免鬼窟文力學子居恢侈同于畫虎此編陸薛去取之旨似亦未精審

廿四日成行

廿九日舟抵安慶

三月十一日去冬姻家子金餘哉以厲樊榭徽君山水畫幅寄贈今日清明裝成張壁甚蕭寥有遠致中菴康泰和詩云前村水綠後山青主伯駢牛學耦耕日日農忙迷節序不知明日是清明句適巧合亦墨緣也

三十日日出發舟艘觀察以鴻運輪船挽導使行　倚蓬閱定山堂小品文格略近雲間

望日未申間抵杭入城賃居故友王松溪宅

十九日陳伯弢世講來久談藍洲之子皆俊發可喜稱其家兒

廿四日校畢日記樣本言念松溪爲予審正相知定文遂爲異物能不悲哉

閱錢謝庵徵波詞幽懷怨斷如聞洞簫人爲傷心機學佛眞傷心語

廿七日過愼卿同卿談得見楊少師韭花帖墨蹟誠希世之珍也又見舊本醴泉銘王虛舟題爲宋拓張叔未跋爲明拓予以張說爲允

閏月初七日錫青新得鄧湛若天風吹夜泉研傳觀賞不甚佳重其人耳

初九日過子用談出王石谷畫冊卷子鄒小山山水觀我十二幅冊子寫潤黔山水爲鄒君使車所經又王虛舟臨褚龍藏法師碑江石如花卉冊皆名冊也

十三日閱吳牧騶小匏廬詩話翔雅可觀錄予哀吳文節詩一篇而推許甚至愧其言也

十七日過邊竹謙借丁杏舫選詞綜補四十卷歸閱丁氏意在備人補王氏詞綜黃氏續詞綜所未及故佳篇不多覯也

廿一日過褚子耘年丈叔寅同年尊人年踰六十婆娑健在叔寅成進士未廷試病卒京邸遺孤守隅年十七方應童子試王父親課之

五月朔日錄丁杏舫詞綜補凡王蘭泉詞綜陶鳧薌詞綜二集黃霽青韵珊詞綜續編已收者皆不錄用補人補詞例搜輯至四十卷可謂勤矣惟以意在補人不無汎濫予補入篋中詞續集者數十篇耳聽秋聲館詞話所采之詞亦有采入此集者

初三日設浙西六家詩畢樊榭古邁筠石遒峻覺四家皆曹倦矣

初九日審定秦澹翁虹橋老屋遺稿畢澹翁詩近中唐而蹊隧不免平熟此稿皆亂後所作年益漸健才力本弱遣窗頹放予爲悉心其間存其清迥有致者亦頗可誦已有何青耜序孫琴西墓誌當力止澹翁子姓剞行時不必

更增他詩文矣　亡友孟蘭經葬其先人衣冠有俞樾修墓志蒙叔書之未刻石今蘭經死數年嗣子稚無知許遒採爲蘭汀親家謀補刻孟公志而屬予爲文記其本末乃撰書孟府君墓志後一篇文章之事亦以義起不必前人所有也

初十日沈蒙叔以留拓褚書三龕碑見示紙墨精良視近拓多字百數十葉

覩也

十二日偕蔡公重同詣蒙叔見八大山人明季所作畫冊戴文節殆難前二年畫冊皆神品倣于檢園今日遒採爲張文毅忌日設祭可謂古之君子

十六日携琳兒出看元帥會故鄉風氣亂後始見綠已官禁多年近四五載始復出

六月初六日閱唐文粹補遺去取不苟具可續姚武功非廣文選比也　閱沈西雍銅熨斗齋筆記大都是正墓籍文字頗有駁辨王伯申臧庸堂嚴鐵橋諸君之誤者　陳伯弢冒大雨貿書回持以見問以定去取少年好事殊不凡

初十日移居慶春橋東禹杭褚氏西偏廳事及河樓先安書篋次問牀几家具雖可十車家人筐篚書然猶昔

十九日定中白靜觀堂文十七卷畢刪定爲七卷又檢篋中中白手稿十二篇補入三首

廿二日審定褚子方太守遺文詩畢詩少佳篇文筆殊健且有眞氣撰敘歸之

廿四日撰夏薪卿在茲堂詩敘所感既深其言絕痛持示吳子修曰湜嶧蒼要亦無愧其言

廿五日題錢武肅王遺象四律似未能度越程周量抗董浦也況古人乎

廿九日高子韶來鈔乃翁我齋遺草一卷持示與談昭伯舊年病狀矣歎相向也昭伯遺文羅隱論原我與譚子論文書三篇翠螺閣詩敘六篇文筆渾健不愧昌黎家數持論亦堅至予少時化去堂集昭伯刻于湖上有敘文一篇當補入遺詩非餘篇與崇福僧杲軒倡和爲多絕無綺羅粧澤之態語多深蔚卓然學人之詩予篋中尚存四五篇可傳益於是擢汗撰七友傳

七月朔撰七友傳粗具梗概鐙持商裳叔遇孫歸已二鼓

初二日重定七友傳補俞之後士升而申白傳別出以諸君皆童冠時鄉黨論交出游後取友則中白爲首當并子高汀鷺稼孫子縝泖生朱廉卿亦總角交死稍後亦入焉爲後七友可也

十九日西樓以眉月顏之眉月樓主予舊號也得小印二分許甚精十五年失去予舊撰琴芳小集懷芳記註皆署此號今乃得廔樓實之已索陳某補鐫一印奚子處贈詩中齋厨近市東門菜水檻通船北墅一聯書爲楹帖以張之

廿一日閱許璉生重桂堂集詩學蘇黃大近心徐文頗直致似未成家然古文筆鈔中亦何嘗無此等手筆予所以重總集也

八月初三日始見南菁書院續刻經解目錄尚不支離

初三日心雲以重出人間之郭有道碑拓本見示奇寶也以河中鷹君表報之郭碑仍取逗

初五日閱何青耜先生必蕃詩洽洽清韵雅人吐屬也

十八日閱古文彙鈔二集遺獻之文往往鬱伊深至無牆壁去取不易

九月初八日毘定孫來談述孝拱身後寥落可歎悼　致錢箔仙書招念劬來長談雖學不純美性又偏至而銳敏有才識固非凡才於錢氏爲鳳毛駒足也

初十日借得鮮水齋詩話寫本一卷遂校讀之雖不見宗旨亦風流映發矣

望日准補含山檄至徘徊廊檻殊不忍阨車再出尤惜別者數千卷書耳

十八日高子韶來談張韻梅子孟爲亦來談子弟循循商量學術老來樂事

廿三日閱秦散之詩草四卷皐託體中唐句格頗不雜糅七言長篇有似蘇陸者大旨得之梅村可謂清迥無塵滓五古有近大曆十子五律句法尤肖錢劉七律佳境頗似程孟陽要之山水清音無假絲竹固定評也

廿四日得心雲書知秦秋伊近矣

廿七日寄王止軒書以研背小象拓入硯幷

廿八日遞孫有人詣之婁壽碑翻本蒙叔誤伊爲古拓汪子淵則知之矣予有譙敏碑翻本同一氣類世有馮緜靈盞夏承元平各種又鄰閣華山留虎賁也

十月初三日毘定孫以公襄所撰詩本誼二卷稿本見示記弱冠時公襄曾爲予略言大惜也

初九日發舟
十一日抵嘉善入城訪舊舍眉老偶閱以無主人不能游亦不忍重經耳
十三日抵上海
十四日發上中丞方伯梨牋引疾不赴皖之計遂決
十六日齋敬甫來談屬鐫一老已成半人
十七日繙閱蜀中新刻八代文粹蓋嚴篆全文目錄刻布有此搜香鈔胥之事本無與于斯文去昭明文選亦可謂終覺淺色予舊校蔣刻嚴錄注于李氏駢體文鈔下有梁簡文戎昭劉顯墓志銘一篇未詳所出文粹本亦仍闕如而又不書駢體文鈔可見其了不異人子于版刻刷印皆草草殊不足觀
十七日繙閱蜀中新刻八代文粹蓋嚴篆全文目錄刻布有此搜香鈔胥之事本無與于斯文去昭明文選亦可謂終覺淺色予舊校蔣刻嚴錄注于李氏駢體文鈔下有梁簡文戎昭劉顯墓志銘一篇未詳所出文粹本亦仍闕如而又不書駢體文鈔可見其了不異人子于版刻刷印皆草草殊不足觀
十八日閱舒鐵雲瓶水齋詩奇而軌于正似勝仲瞿而無樂府詞名類乃使繹襲以後擬鐃歌鼓吹詞皆入頌德樂章而瀆辭入于雜言反厠於後此紕繆之大者　誠齋與予別兩年賦詩不多稍頗放矣示予訪碑圖硯署竹初喬當爲錢維喬也硯材中下圖刻頗精前日持示新得龍氏鏡銘詞古逸文鏤甚工誠可寶磨瑩鏡面而不見青紫古意稍減
廿日爲安吉吳倉碩詩稿題句即仿其體此君書畫篆刻兼擅以簿尉吏隱者也錄其一律以見一斑　東隣西隣携酒壺南枝北枝啼胡盧綠竹滿庭堪讀畫青山繞屋可看書
廿日爲安吉吳倉碩詩稿題句即仿其體此君書畫篆刻兼擅以簿尉吏隱者也錄其一律以見一斑　東隣西隣携酒壺南枝北枝啼胡盧綠竹滿庭堪讀畫
廿一日登舟解纜紮小輪船駛行此來如鴻爪如鵠落稍不自決又墮風塵
寒碧城頭曙色翻雅雛
廿一日登舟解纜紮小輪船駛行此來如鴻爪如鵠落稍不自決又墮風塵
日暮俗青無作飯誰索租眠展蕉陰葉葉大坐聽檐雨聲聲碎夢醒燈火逗
日暮俗青無作飯誰索租眠展蕉陰葉葉大坐聽檐雨聲聲碎夢醒燈火逗
十八日閱古文苑鈔湯文正汪容甫文王漁洋施愚山諸家卓爾大雅不徒侯
魏多虛鋒僞體又豈方姚以來所能掩邪
十二月初三日至宗文義塾季課諸生徒此亦十年磨跡沈司業丈經復義
然撥襞綀不知凡幾矣
廿三日抵杭州
廿四日掃几檢書從此作杜門想矣
廿八日閱舒鐵雲瓶水齋詩奇而軌于正似勝仲瞿
十一月初二日校片玉詞爲丁氏新刻西冷詞萃本薄探校汲古本是正脫
誤不少予病中杜門更爲發篋暫對與遜孫結習同深
初三日校片玉詞盡記歷代詩餘諸書異同徐誠庵詞律拾遺記歷代詩餘
異字有予所校本不異者豈歷代詩餘有別本邪
初五日閱國語正義規模平正僅守通行本所見稍隘　閱洪經畧奏對筆
記斷以爲近人僞造
初八日夜檢樂府雅詞陽春白雪補校片玉詞倚聲小集譬對異同亦如掃
塵旋去旋生謂書眞非躁心之事
十四日金桂生自梧州抄寄謝雪山房唐詩五律斷目求之三十餘年始可
補完欣快亦自呴耳
十七日得金匱鄧漱似周四明書藥辭要硯寫情伊鬱有六朝體格鄧號石
甥語及眉叔子珍殆久客浙東者言外得之亦文士之失職者歟附悼亡律
詩廿四章亦在義山徹之近人中差近仲則
十八日閱古文苑鈔湯文正汪容甫文王漁洋施愚山諸家卓爾大雅不徒侯
魏多虛鋒僞體又豈方姚以來所能掩邪
十二月初三日至宗文義塾季課諸生徒此亦十年磨跡沈司業丈經復義

劉顯墓志銘後自旁注見劉顯傳應查閱記
閻王園運選八代詩鈔前無序例有樂章樂詞

塾予資助心思耳目焉人才雖未蒸蒸要爲鄉里間孤寒之庇但當綿延不廢必有一二拔萃之士即以目前論經書必能上口拜揖必循規矩究非人家童冠所及

十六日張少雲示予明刻淮南注多刪節而正文注文頗有與宋本合者足資讐勘也

廿日緒彭甘亭選六朝文鈔蕭而未當評跋無精詣板刻尤劣訛奪滿目

光緒十三年正月二十日用四庫全書考證補校文莆選甚略又不確四十卷後闕如天祿石渠以此塞責何歟

廿一日嘯嵎約爲皋園之游予先至園中獨坐深竹中觀亭梅未殘從前手植四樹已失其一暮游惘惘名園日荒感慨係之

閒安徽通志成於陸氏體例文采皆無足觀因知公家言不無徇奪恒不副其所見近日杭州志事將以見異誠不敢任不欲任耳

二月初九日閒高伯平丈緒東軒集樸雅無枝詞長語所短者韵味耳　閒四六叢話稱名與所采不悉協

十七日閒形聲類編十干分合未嘗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釐然有當猶未也所采諸家部分似張皋文諧聲譜爲善而嚴氏說文聲類苗氏聲讀表或皆未出丁氏所未見

十八日四六叢話卅二卷閒畢采摭甚富而宗旨無閒大都以宋人說部餖飣稗販其亦光目力及唐而止駢儷之學既知探源騷選而目曰四六稱名已乖正不得以王銍爲藉口也

廿四日閒陸祁孫合肥學舍札記談藝之言溫粹無郤倍所謂常州派也予閒安徽通志成於陸氏體例文采皆無足觀因知公家言不無徇奪恒不副其所見近日杭州志事將以見異誠不敢任不欲任耳

四月十四日點閒許學叢刻說文訂訂顧氏辨疑均有精詣語可匹嘗見

廿八日書定吳子述中隱詩三卷詞一卷詩秀潤近弱有句無篇詞麗而不密傷而未腴詩詞多爲悼己作　得爽秋京邸書寄郭有道碑原石拓本至五月十二日閒周太史日益齋札記又閒郎潛紀聞用意略近亦有一二則相出入　見梁學士書多心經卷子爲倪茹棠藏閒跋多名手蒙叔書吾鄉四五人同覩一行附焉

十四日三日來又閒郎潛紀聞初二筆一過鈞堂標高揭已稗販複經不足著錄惟士夫荒陋者衆京曹暗冗似此淹有文采鈔纂舊聞尚不至割裂支

稚已可謂朝陽之鳳至於行不顧言方以詐敗此有吏議有公論尤不待貶絕矣

廿九日周季況不相見廿六年自越來訪悲喜相見傾談嗣君雲將僧魏郎頗良繼至談至暮別

六月廿一日借佩瑲校本李氏駢體文鈔蛾楮整麗措語精審愧十年評注爲粗略矣

七月初五日農山見示僞周顯陵碑習拓本裝冊頗倒錯亂予從全文校正裝潢之失凡缺一二字朱識其下脫至數十數百字者記總數于旁

十三日出拜中元杭俗之相沿久蓋始於南渡

十九日銘王止軒集視閻視曰石可交彭不失我思古人嘑之欲出千秋之

心在一室

廿六日紫綃長次二子詞元旨元來相見欵歎念厥先人不置携示紫綃道集詩詞手稿十二冊屬予審正後死定文胡能不欵

八月初九日閱趙月樵睡餘錄蓋所作詩話隨筆頗綜無旨趣

十二日過考市偶緒近日石印經策通纂采輯不可謂不富往往全部編入亦一奇也

卷蓋全書七十六卷也意在博采去取無義例而舛午複重尤多頗以爲惡札但記名姓而已

十八日詣孤山趙公祠同人集祭泰和張宗伯露亭夫子會者可四十人數槃俎豆箔仙盥製於吳下敗識墓古出於鍚青一時來觀者頗盛四方於是興感蓋合丁卯同榜及年家子弟又先師視學三年所得士集貲而成

廿四日竺譚以將劍人詞話見示引馮柳東詞律校正語數條因檢諸家校語皆已見惟周清眞煞枝香近增一偏字韵爲新得劍人論詞宗旨曰以無厚入有間此如禪宗多一語頭亦不必可信

九月朔日見曹氏所藏華山碑缺一故字持節作詩世與青溪舊屋集劉氏所得本跋語合疑明代有此翻本存疑而已適孫必雲皆不能考定也

卅日定徐仲玉詞稿年少才弱有句無篇然往往有清氣

十月初十日閱潘麐生日記數種庚申臘夢記蘇臺麋鹿記述吳門寇難游記三種以西湖記游爲雅令歙行日記黃山之游頗於諸前人游記外別有風致

廿七日過答祝安伯太守四壁書畫可觀非俗吏也坐上看張府修鞠川圖

長卷沈石田畫松長卷皆能品蔣南沙花果冊子可稱逸品陸積祥山水冊亦不惡黃石齋出郡詩墨迹綾本又宋迪山水長卷似是元明間人定武本蘭亭當是權壎宋翻本壁懸丁南羽畫佛成親王小篆閱室詩皆佳又在蘭生齋見郭關石小眞書直幅工秀今日可謂眼福

廿八日校丁氏詞綜補已刻十八卷未刻十八卷粗牓閱竟合前見之四十本英華也　徐仲玉來携樂府補題及予手批詞學集成去

初三日復校詞綜補其例凡王氏黃氏已選之人注補詞字乃多漏注又所

補即原選複重無謂中有字句異同不知孰爲善本至五十八卷以後未刻之十八卷則全未注而與黃選重出尤夥殆難一一厘正矣　今日祝遐探六十五歲生日新得蛾眉未沾鶴髮此老興不淺也

初五日安伯所得褉帖肥本欲以當獨孤本予詳審之蓋宋翻耳并非定武原石也抑揚作跋聊塞收藏家之意

初六日鄧太守以鰕筠中丞詞稿見示一卷爲妙吉羊室詞一卷爲精進喜庵詞寫定清本則曰雙硯齋詞鈔有朱于廷敍似予庚申秋見甘劍侯傳寫之本即從此清本出也

十二月初六日閱柏堤山房駢文清深婉約殊近彥昇季友伯言先生以桐城派古文名乃駢儷成就如此賢者不可測也

十二日笏臣來談知明年又開慶榜不知于行政有何裨益前日陶心雲歲杪竹齋開設倫敦則薄海內外無事予應之曰但恐天地合耳

十六日移居與忠巷貨貲松泉編脩宅

光緒十五年人日檢篋中善本諸子書覓以新得景宋淮南爲甲觀予貿得鄂刻子部書銳欲校周秦兩漢之籍各以近代善本迻寫其上今年將補校荀子莊子文子列子孫吳司馬法新書申鑑中論新序又欲校吳越春秋越絕書云

八日子用示予振綺堂詩稿振綺堂書目適採又携示余濬心手稿玉琴齋詞有梅村西堂題識又有顧千里孫伯淵跋語皆手蹟今年多見名籍可喜可豪

十一日代許益齋跋玉琴齋詞

上元過白叔子韶留飲皓月團欒中酒先行山河倒影髣髴禁寒今日携硯得之亮之一眼居中圍如珠顆目白月當頭亮之刻人生幾見四篆字於側片石因緣良辰恰合

二月二日出視汪肖彭生辰衣冠雜沓幾無坐處幕客聲氣如是非善事

廿九日閱諸遲菊瑛齋集活字本詩翔雅詞倜儻較勝

三月初六日過吳晉壬太守長談所居有水石之勝小米峯最奇秀有元祐字旁一石儷僕如拜想見元章風采暇當賦一詩詠之

初十日蒙叔寄示孔廣淵蓮伯兩部鼓吹軒詩餘屬入篋中之選詞亦朗詣然眼光只在乾嘉間于先輩頗近居琴陽　審定張韻舫眠琴詞於南宋名家頗窺門徑

十三日以六十一家詞選校復堂詞錄略竟一過頗有異同毛本所據殊多可取

十七日撰太和張公祠記文不甚工然得失寸心以爲立言有體要也

廿一日得玉珊南昌書寄駢體正宗續編八卷印本至後二卷多朋輩之作去取不苟以當曾氏書前賢不畏後生也

四月初二日過晉壬快談品晉壬藏研有絕佳者校藏碑舊拓韓勅孔宙皆明以前本乙瑛稍遜孔褒亦精品二皋皆初拓晉壬貽我松花石一品又青田新石一方借二研回一黃忠端公研一錢桐人小象研

初五日審定鄧笏臣海棠館詩卷中多堅韌之篇非苟作者

廿六日見史念祖培之俞俞室文稿不事騈儷好爲大言於文事所得甚疏
有聰明而無學術者　又見福清張惕齋春秋三傳定說頗似元之鄒氏矣
六月十三日閱輶軒語眞可當千金一字　閱定庵文補編論六藝部居破
九經十三經之類目甚確不欲以周官爲經亦卓爾
十七日得馮夢漁京邸書寄新刻王南陵說文段注補正十四卷來胡雲楣
觀察得說文集注百餘卷稿本未出此嘻矣耳
七月廿日毅成以鍾氏毅梁補注贈我又寄鍾氏魯論語乙閻錄稿本魯論
語無說誼諟正文字亦粗悄不足當拾遺補藝乙閻錄出入儒釋決隄壞藩
吾不欲覩　逞又笏鄂宰四種天都黃氏本水經注王葉友簡樸有義法所
著緒餘亦頗塙當可鮑理黃本出於朱謀㙔所注校語皆出朱箋

八月初八日閱乙閻錄一卷畢稍次第之
十六日借雪漁校本駢體文鈔譬對予錄本互有同異鳳璜本較詳審矣
嚴以盛琴士來持示毅成手書交寫刻各書皆叢殘秘笈與琴士談所學似
瘟章流派正不必以虫魚少之
九月初三日審定樊雲門樊山詩集朗詣嫵媚骨韵不凡調出嘉隆七子而
情思不匱不徒虛響殆可接武中唐
初五日蒙叔寄示王四篤齋眉齋詞云是周保緒弟子以示俞少甫不以爲
作家今日閱之卑直而入於鈍蓋不欲爲側艷而實無才韻得師說之皮毛
者
重九藍洲爲予畫填詞圖寄至筆情隱秀當壓卷也
十三日楊古醒來爲別殆廿年歸三年往還不下十次皆相左今自京師還
始相見
廿五日閱張嘯山舒藝室雜著直而不能曲樸而不能腴不必以竹汀理初
精口也律呂專家之學畏愛而未能通其意矣
十月五日校董說隨筆一卷遺民而爲浮屠語太斫弛不堪繩尺
初八日校魯論語券齒非經師家法
初十日校魯論語畢一涉騎墻便同聾壁不意浙西舊學有此悠繆之書前
鄭後皇雜糅卷端殊覺進退無據矣
十一日校宋胡澹菴周官解頗綜舉言推究世用非支離之言也
十一月朔日毅成來談所學習于禕可做諷不可以力爭也
初二日閱汪仲連璐松壑閣詩承平世族文采斐然悠悠若有餘味也
初九日撰莊仲求小傳略似常州文格也夜又撰吳蒼石元蓋寓廬詩存敘
文勢奇逸殊自喜
十六日又閱說文補訂閱雅而不免偏徇
十八日評定楊雪漁詩冊可入後篋衍者五六篇詩體清上非院體書也有
數絕句及補衡墓七律皆作家語
十二月十二日偶發類集少壯詩篇自誦數十篇輒憶范蔚宗筆勢詞精實
天下之奇作古人夸詡有先我者矣
十三日登晦
二十日蕭山沈豫補堂蛾術堂集閱畢劬學有文方圓未就說經氣平而語

瑣未見其大率籍亦得塗徑但識力未卓駢偶之文有陳隋章句篇幅尙狹情韵差短詩篇婉而未深文士之抱悃者鮮溷磨肆濯之功實少振裘挈領之識耳學海堂經解淵源錄經解提要亦尙無獨至之言全書雜題猶屑屑殘于箸書義例尤猥率

光緒十六年正月十三日得散之函傳示鄂帥南皮師電音以經心書院講席見屬幷促速行

廿七日發舟

二月初二日子長招攬小艇游落帆亭近歲修建小亭三五高下錯落疏而不整有嚴整意近來吾鄉湖山間無此詩心畫格也入城綴步吾宗五經進士元孩先生子孫建宗祠閎敞堂構深刻家戒於屏使人油然生子弟之心矣

初四日審定戴同卿詩二卷曰冷廬吟者龍泉學舍作曰嘗醫吟者安仁縣丞時作同卿純摯而才筆薄弱不能遒練好吟而未成章間有佳句可摘亦不能多

初六日抵滬

十三日上江裕輪

十六日抵漢口

十七日渡江入城解裝藍洲旅邸藍洲二少子皆潮成立溫文可喜

十八日入見南皮帥宣勞疆寄亦駸駸霜髭繞頰矣

十九日晤張廉卿中書談

廿一日莊思緘至仲求長君也俊爽不減可畏愛邪又晤楊叔嶠銳蜀孝廉情韵差短詩篇婉而未深文士之抱悃者鮮溷磨肆濯之功實少振裘挈領之識耳學海堂經解淵源錄經解提要亦尙無獨至之言全書雜題猶屑屑殘于箸書義例尤猥率

光緒十六年正月十三日得散之函傳示鄂帥南皮師電音以經心書院講席見屬幷促速行

廿七日發舟

二月初二日子長招攬小艇游落帆亭近歲修建小亭三五高下錯落疏而不整有嚴整意近來吾鄉湖山間無此詩心畫格也入城綴步吾宗五經進士元孩先生子孫建宗祠閎敞堂構深刻家戒於屏使人油然生子弟之心矣

初四日審定戴同卿詩二卷曰冷廬吟者龍泉學舍作曰嘗醫吟者安仁縣丞時作同卿純摯而才筆薄弱不能遒練好吟而未成章間有佳句可摘亦不能多

初六日抵滬

十三日上江裕輪

十六日抵漢口

十七日渡江入城解裝藍洲旅邸藍洲二少子皆潮成立溫文可喜

十八日入見南皮帥宣勞疆寄亦駸駸霜髭繞頰矣

十九日晤張廉卿中書談

廿一日莊思緘至仲求長君也俊爽不減可畏愛邪又晤楊叔嶠銳蜀孝廉南皮師弟子

廿四日赴樊雲門招集携其詩詞稿本同

廿六日點次雲門樊山詩一卷

廿七日審定樊山詞稿本刱豕歟遂撮竹垞痴伽之長

閏月朔日移裝入講舍

初五日塵季平進士平來談季平英英志學方銳成進士以覆試停科待補考也

初六日赴南皮先生招仲容先在已十餘年不相見矣午集五福堂仲容季平叔嶠雲門及予五客皆同門座上仲容談周官有條理季平談左氏進退無據成經傳疏證數十卷潤墨虛造聞其本師王闓運本非束脩脊古曰

飾六藝以文奸言今乃破六藝以張橫議吾與雲門寒耳不欲聞此不祥之言

廿日作黃鶴樓詩並敘作七言律可謂犯大不韙矣改題武昌春望

廿二日雜檢洪北江遺書上成親王書已補刻與予所鈔本小有異同

二月初五日經世文編檃栝閱畢南城饒玉成新泉雙峯書屋刻本楮墨草略采輯亦不盡愜尙不逮近歲上海葛氏本

廿三日經筱珊來談藝久之

廿五日開施均父囚耗形神悽惋

廿六日雲門送和詩至長句奇篇轉韵次和如己出以奇氣運殆將三舍避

之蓋洲誦之亦爲聲節也

四月十二日見會試題名錄夏曾佑遂卿捻元紫笙之子薪卿從弟翔步雲衢華年妙選惘然益念薪卿不置

廿七日得蕭敬夫書言郭筠仙王益吾二公謀刻古籍知予藏校宋本淮南王書屬渠紹介索寄去　唔子勁談交篋志居遺書序稿再頓首以謝可以風世之爲人子者

五月初三日王子裳札來贈夾竹扇一握刻伏生象于上

初十日閱子裳道西齋日記一卷丁亥三月至五月自歐洲歸遠游英吉利美利堅日本所記大都以船砲制作爲大宗風土道路次之似尚未逮繆柚岑使俄日記也

十二日校淮南書卒業尚須首尾覆檢此亡友劉彥清錄校顧千里本而附以梁曜北採淵如惠松厓諸家校語顧校原藏本固具勝莊刻所據而校宋本亦有陳校所漏者蓋與碩父先生同出一本乃知陳氏有偶脫處矣

十四日校漢事總錄一過此仲求徐閣偶寄不足以傳仲求也亦無深意視庭聞錄事增文省或有然邪

二十日撰方柏堂墓志銘不無溢言脫稿殊不愜意文氣又背桐城也

廿五日瑞安宋存禮燕生持宗湘文觀察書來訪蓋挾曲園尺牘來于南皮公去鄉之士挾策游人間以稟升斗之濡苟伏案杜門豈不足與古賢晤對

勝軒晃萬萬邪然而爲不擇林姑告子裳屬爲先容

廿六日曙爲歸計暮登江裕輪遲明啟碇

廿九日達上海章石卿大令住此間久矣訪之談舊本源流大令蒐集刻式不如世德堂本又遍錢桐軒見其岳忠武年譜稿本已成八卷

訓堂叢書於鄂刻趙本水經注於蜀者談次出新得元刻本列子多譌誤尚取條理不甚可尋究此本吳中近刻似羊同年辛楣主之觸手謬啟疑錄校尚號第恐採氏原本亦非精采

六月初三日買舟即發

初八日入杭城

初五日舟次閱四六叢話當卷序言多可吟諷采獲羣籍似頗主張宋人去未必工也

廿一日撰駢體文林序脫稿此與陳先生道書序皆今年最經意之文然亦

初八日入杭城

十九日抵上海

廿四日移裝江永輪船子正展輪

廿八日達漢口

廿九日渡江入城至講院解裝

中秋夕市上見羣兒持荷葉作燈插燭作碧琉璃色此向所未見之節物也

九月初七日楊惺吾函來以所藏宋本文粹借校出而察之亦明本耳東國

人以爲朱劉惺吾遂張之不足信也

初十日爲歐氏定詩稿一冊有燈光碰月眠恒早曉日當窗起不遲句老境尋常乃如吾意所欲出

十月廿五日督部招餞午赴之督部以談藝爲息勞實則勞于號令不時起居無節耳

十一月初一日登江裕輪船旋里

初五日抵滬

初九日以飛雲輪船挽舟行

十一日下稷抵杭州

光緒十七年三月初三日移居黃醋園黃氏宅

十四日回鄂

十八日抵上海

廿日吳倉石來談出新詩一卷屬審定又以所刻印集撫成譜附友朋小傳予亦在焉予名之曰石交錄楊見山改爲應求集予仍欲改名嚶求也

廿一日上江永輪船

廿五日抵漢口渡江入城

廿三日汪穰卿以常州駢體文錄示我緡帤首尾正月在杭得莊思緘肇慶書告我有此選爲吳翊宣孟棻與思緘同輯吳君有序稿亦雅令今刻署屠寄潛山名而莊吳入參校姓氏茲事體小度鄉曲傳寫亦不必藉先哲以嗷名乃屈君一序遠仿叔重近學葆緒似以當大箸作者得毋齒冷邪持校又笏駢儷文林或有當補者

五月廿五日撰李剛介碑銘脫稿格不高要爲閎整而有遠思者矣

六月初七日作楊輔卿庶壽室記輔卿會稽人曾得斷磚文曰永康元年八月會稽山陰楊以其書勢僞逸定爲晉惠帝時又鄉人鄭海門贈永壽二年作一甎合之顏其室曰壽康予以二文今日宜避乙之曰康壽楊君有老母故以寓北堂之祝云

十八日腐淮南校勘至十七卷偶檢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條件分明必日洞達當冠其所刻諸書要亦經義述聞繼義開發之

七月朔日上江裕輪夕亥開行

初四日抵滬

初七日抵杭州

初九日鄂士小雲過孫諸君來談忘形心契視他鄉悠泛酬對有自然勉強之殊可以觀心可以通變

望日閱頻迦詩話揮麈精言如入晉人之座

十六日閱說部芙蓉錄所采多古本小說家不盡鄙陋

八月朔日閱劉繼莊廣陽雜記此皆言外深至標寄深博有數之述造也

初八日閱功順堂叢書中潘氏國史考異又閱董覺軒同年詩文又贅言三種皆吏牘也吾黨後人今爲甬上耆宿要爲幼學有志行不爲漢斧之言

廿六日子用來談以曼生刻隸字小壺盧贈我甚精

九月朔日王謙齋自合肥來相見甚歡
初八日讀定郭復亭東塘草堂詩十卷精體老成不墜塵俗亦有才思非僞體也當爲作序以傳三十年故知
十月初十日閱成陽雜記將摘其中深語密語奇事逸事入日記繼莊沈思寇結殆度越亭林平揖梨洲矣
廿日考拱辰箸十冊以十五餅金購得
廿二日借王槐校評文粹本始展卷王跋云出厲樊榭徵君頗有勝處又附有王惕甫通紹興本跋語所采宋刻正誤五處並有予前校未見者亟補入卷并促過孫於新刻補改然頗疑王氏所舉未盡
廿九日爲過孫審定新校文粹綴言

欽定四庫全書刻 復堂日記補錄

十二月朔莊仲求過文曰能懼思齋稿緗帶粗畢安徐組練文質相宣往時手校駢體文鈔最爲詳審宜其文有家數也
初三日黃元同來談久之論六書轉注假借殊有眞見
二十日詣前皖撫陳六舟學使談畏愼清整君子人於予夙有知己之感

一翠芽花卷日記

洞庭山看梅花記

吳中梅花玄墓光福二山爲最勝入春則游人雜沓輿馬相望洞庭梅花不減二山而僻遠在太湖之中游屐罕至故余年來多捨玄墓光福而至洞庭庚子正月八日自崑山發棹明日渡湖舍于山之陽路蘇生家時梅花尚未放余亦有筆墨之役至元夕後始及游事十七日侯月驚翁于止各攜酒邀余至鄭薇令之園園中梅百餘株一望如雪芳氣在襟袖臨池數株綠萼玉蕚紅白梅相間古幹繁花交暎清波其一株橫偃池中余酒酣臥其上顧水中花影人影狂叫浮白口占三絕句大醉而歸寓其明日乃爲長坼之遊蓋長坼梅花一山之勝也乘籃輿一從者攜襆被屐過平嶺取道周灣一路看梅至楊灣宿于周東藩家明日東藩移櫂并挈山中酒伴同至長坼先至梅花深處名李灣又至湖濱名碧山中梅數百株樹尤古多苔蘚斑剝晌日微風飛香滿懷遂置酒其下天曛酒闌諸君各散去余遂宿寺之翠巖房自是日令老僧爲導策杖尋花高下深僻無所不到其勝處有所謂西方景覽勝石西灣騎龍廟者每日任意所之或一至或再三或攜酒或攜茶及筆硯弈具呼弈客登山檢對局仍以其間閒行覓句望見者以爲仙人足倦則歸能仁寺山中友人知余在寺爹攜酒至待于花下往往對客吟詩揮翰無日不醉余意須俟花殘而去二十四日路氏復以肩輿來迎遂至山之陽明日策杖至法海寺歸途聞曹塢梅花可觀雨甚不能往遥望而已又明日往翁巷看梅復遇雨手執蓋而行二月朔天初霽薇令語余家園梅花尚未殘可往盡餘興欣然諾之薇令尚在書館余已先步至其園登高阜而望如雪者未啟也徘徊池上則白梅素質尚妍玉蕚紅梅朱顏未凋綠萼光彩方盛號國淡掃飛燕新妝石家美人玉聲珊珊未墜樓下隹麗滿前願而樂之就偃樹而臥方口占詩句未成而薇令自外至薇令讀書學道吾之畏友顧取余狂興高懷出酒共酌時夕陽在樹花容光潔落英繽紛錦茵可坐酒半酌一巵環池行遍酹梅根且酹且祝已復大醉每種折一枝以歸探梅之興以鄭園始以鄭園終以梅花昔稱五嶽羅浮皆遠在數千里之外無緣得至區區洞庭近在咫尺聊以自娛在長坼遇九年前梅花主人已不復相識蓋顏貌之衰可知矣而世事如故吾之行藏如故能無慨然昨爲薇令述之薇令曰人生逆旅又當亂世九年之後尚得無恙復來尋花已爲幸矣其言尤可悲也已復自念惟當亂世故得偷閒山中耳半月之樂勿謂易得也退而爲之記

邨尉山梅花吳中之盛觀也崇禎間嘗來游亂後二十年中凡三至甲午非梅花時辛丑遇霖雨甲辰以同游者遽歸皆未盡致今年發興重游與友人約皆不果乃典衣爲貲作獨游計以二月十二日自崑山發舟晡時至虎邱遍觀花市舟小寓梅花樓蓋舊觀也夜獨酌薄醉步虎邱石臺時月方中有微雲翳之欲待夜深雲淨遣童子取轣轆汲井煮茗取魚蟹等物共酌已而徘徊園梅之下見花放始五六分萬僧以早閉門請遂不能久留吟二絕句而入臥詩曰鄧尉山梅是勝游東風百里送扁舟更愛虎邱花市好月明先醉梅花樓月午清華落舫池誰家樂部恣羣嬉名山不用喧簫鼓獨上高崖自詠詩余近來七言絕多曰占無意求工殆康節先生所謂自在吟也十三日早起趨夜來一詩于壁余去年中秋所題在焉遂繼其後小飲而入舟于花市買水仙蘭花一盆過舫頭獨游無伴一樽對之殊不寂寞口占二絕云山塘挂席指胥門風利輕舟似馬奔西去煙嵐迷遠浦疎梅新柳度千村梅花猶待入山看花賞春閣與水仙風至清芬爭襲袂灑塵霖霽(?)冬(?)途遇舟自山中來者多載花頗疑入山之晚作訪二友人詩言

在者宣國沈眉生之姪以其父僉憲公已亥之事遇害遂戒蕭酒托跡空門能詞賦著述甚多鏡菴崑山人姓曾氏執手號慟生出諸詩古文相賞才筆驚人志尚尤可嘉紵與吾宗有親今爲靈巖書記十四日急欲入舟進山以宿醒臥不能起起則復小飲別昭法而入舟二僧及光福王公案同載遇逆風至上庵水波惡一葉舟不敢前依岸小泊舟中酒竭望山村酒帘遣童于沽一瓶二僧不飲取所攜枸杞子各啖少許充飢遊山兄味如此殊自笑耳遙望山麓梅花林斜陽照之皚皚如積雪已而風勢小減舟始得前至光福將渡下庵下庵水更洶風浪尤甚思李太白橫江詞即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遂止投公案小飲同訪顧二音韻夜酌以舟中遇厲風體殊不適飲興

行四十餘里後問土人乃知靑取道觀音山則路可減半也至昭法家以詩代刺昭法方作書遣人至崑招余入山相見甚樂適李文中自山中看梅還攜酒至余亦于舟中取魚蟹等物共酌已而徘徊園梅之下見花放始五六分知入山未遲殊慰也訪介白袖詩與之隨同至昭法家夜飲文中初欲入城以余至復留更于舟中搜括酒肴共飲遂大醉醉後步月園中取梅花嚼之芬芳滿口寢時已三更矣是日晤吳開奇及紵在鏡菴二僧于座上吳生者亾友潘力生之弟吳赤溟之門人也二君以國史事被殺家徙塞外故生改姓竄于山中余見生傷其兄及其師爲之

不及昨夜之二三也夜宿黃有三家二僧同焉十五日有三出紙扇求書畫時酒未到唇筆興不發勉應一二飯而入舟至土墟訪葛瑞五瑞五自崑山挈家來居與其夫人同學道偕隱之樂心甚羨之瑞五偶出門堅閉復于其間壁訪李秋孫李南翔人居山中時不在家以其爲通家也呼其子出以行李寄之遂寓焉余因同二僧公宋出步尋花至朝玄閣董墓皆勝地也以體倦先歸臥夜瑞五歸相邀同笻在過之其居面騎龍山四望皆梅花在香雪叢中余辛丑年看梅花有門前白到青峯麓之句即其地也庭中壘石爲邱前臨小池梅三五株紅白綠萼相間酌罷坐月下芳氣襲人不止花影零亂如水中藻荇交橫也後庭在宿李氏自是大抵食于葛宿于李云十六日早飯瑞五爲導余與笻在及茶山僧以靈隨之登馬鶖山山有平石踞坐眺矚梅花萬樹瑣繞山麓左望下崦波濤浩渺虎山橋橫亘浦口光福塔遠矗雲際青芝鄉尉銅井諸山環列如障其東南最高峯則玄墓也覽勝久之而下過王僉憲丙舍及別峯禪院小憩還再登朝元閣過董墓董者宗伯公份也碑有申王兩相國文字讀未終篇而去之還過瑞五時梅花方盛山中主人絕少于是游展麇集于葛氏之門吳開奇自上沙至楊起文自穹窿至王公宋僧鏡菴自光福至余既苦餅餤又恐主人之酒不能給日增之客乃

伏波如西域買胡到處輒止我獨留此矣諸君去後余聞茶山去此僅二里遂令無聲導而前中途雨作無聲云此間有吳居士家可避雨因從之入吳山村塾師爲沽酒味薄僅飲數杯口占一絕尋梅策杖茶山去細雨霑衣展暫駐便將村酒二三杯爲賞山花千萬樹留贈之而出天已向晚雨不止遂冒雨歸石樓其地多竹時春筍未迸無聲爲掘土出之作羹甚鮮涸室頗潔命童于泉水煖之浴而就寢枕上口占一絕題陀去僧亦無幾足倦登臨便留此早營春筍浴清泉佛燈對照心如水因不飲酒麻不能煞十八日五更即起趺坐佛燈之下盡長香一枝而天明書枕上詩于壁遂策杖登山縱眺昨晚煙嵐四塞止見

梅花湖山之色猶在髣髴間玆曉氣頗清極目百里雖東旭之光爲殫山所障而四山雰氣已豁左望太湖波濤萬頃漁舟數點如在空際前則瀙山迤西爲蟠螭而西磧在右皆玄墓之支也而諸山之南爲東洞庭山又西爲包山皆浸湖中余舊游之地能指其處計其里其餘若螺若黛若髮若絃者不可勝數不知其名但知其在七十二峯之中耳因思潭山之麓有七十二峯閣下瞰震澤遥指羣峯閣上有李文正公篆額余二十年前來遊爆竹一聲萬山皆響及辛丑甲辰兩度至則閣已壞幾不可登匾額亦已失之今更不知若何矣覽眺良久還至石樓早飯遂同無聲游茶山茶山之景梅花則勝馬駕山遠望湖山則亞于

石樓蓋馬駕梅花惟左右前三面茶山則花四面環市太湖及羣峯雖在望而山稍低不能如石樓九爽豁耳徘徊久之惜不攜一樽以助游興遂復游銅井銅井絕高振衣山巔四面湖山皆在目而村塢梅花參差逗露于青松翠竹之間亦勝觀也菴僧進茶啜之而出無聲別去余獨步下銅井一路看梅而歸寓知瑞五攜酒同諸君候余于茶山而不相值余倦甚索酒飲二壺而臥夢醒天尚早同秋孫之子出步至天壽寺小憩而還夜諸君歸共飲與主人談偶不合相爭久之已而飲大醉于庭花下待月啜茶而歸寢是日所歷之處昔年皆有詩惟石樓今始遊焉作一絕句翌微平石象高樓煙樹湖山望裏收千介簀簫吳

石欲濯足湖流而不能也無殊年六十餘而登高涉險捷疾如飛余僅踰艾耳而衰倦如此平日慕向于平謝康樂之高致欲遊五岳名山自度此願不復能遂矣是日主人初欲攜酒以爲半道有僧可作主及叩僧房則悶其無人歸路饑劬遂不能窮日之力歸寓早臥二十日與第在起文同遊玄墓山遂中所見無非梅花林也山有聖恩寺國初萬峯禪師居此故人名萬峯山先太僕公嘗讀書于此兒文集中余崇禎間來遊嘗題詩于壁時梵宇猶寥落二十年來創新改舊規模宏敞金碧爛然欲尋余舊題已不可復得況太僕遺跡在百年前者乎住山寺者爲剖石壁禪師時適在城啜茶于四宜堂而出節在別去起文同

步至柴莊嶺亦別去余遂獨行遙望五雲洞一帶梅花亦可觀從梓里至光福赴黃人安之招尚早同其弟有三觀光福寺玉蘭蓋初放也夜無殊瑞五同集余以嬾步遂宿有三齋中廿一日同有三至土墟拉無殊瑞五佈在同遊復登茶山遂上蟠螭至石壁經七十二峯閣至潭東蟠螭者在諸山之極西梅杏千林白雲紫霞一時蒸蔚石壁數仞巉岩碑砌前俯太湖長松萬株風至濤作聲與水波相亂倚絕壁坐長林瞰大澤亦山遊之快致也憶辛丑來遊舍光法師爲沽酒飲于佛院之外余是以有松下壺觴避法筵之句惜今無是也古香上人求余書余卽錄此句然石壁時方迎新塑佛像至道場未散亦不望其破例也茶毘而出過七十二峯閣見木工方支傾補敗庶幾他日猶可復登潭東梅杏雜糅山頭遙望則如雲霞至近觀之玉骨冰肌固是仙姝神女灼灼紅妝亦一時之國色也潭東有顧氏園故封君筍洲先生之別業其孫至今居之林花甚繁密遊望庭中山茶玉蝶見佳主人他出令其閽人啓門入觀久之而出還至和尚舊菴瑞五已先命人具酒相待是日步行且二十里既飢且倦得之如甘露醴泉也歸寓臥久之而同佈在有三飲于瑞五廨以明日出山矣廿二日過瑞五早飯隨別之并別李秋孫之于同佈在出士墟至光福一路皆花大抵梅稍殘而杏方盛間有玉蘭幾株初放登小虎邱石浪亭蠡背作顧封君實始闢而營之今屬

特檠玉牒綠萼紅白相錯如錦山頭惟有青松白石所見花獨此耳因思羅昭諫梅花詩有云吳王醉處十餘里照日此古址也八至方丈庭梅二三十株雖枝榦未老而花野拂衣今正繁夫西子遺跡多在靈巖吳王醉處嘗指此地也豈唐時梅花獨靈巖爲盛耶抑槩指吳中諸山耶夜宿禪院枕上作詩一首驟雨狂風阻我行靈巖雲木半途迎泛湖船擬登山展西子緣多范蠡情香徑界開濃霧色琴臺收得片霞明遠公飛錫湘潭去幾樹梅花伴磬聲洞庭之行既阻風雨遂無復遊興擬以明日遊天平華山而歸矣廿五日早起多霧登高遠望一無所見欲待霧開下山書記因以筆墨事請爲書五至堂額問以五至之義云係舊名以范文正公五度至此耳因憶余自壬辰始登此

山迄今亦凡五至余未敢擬前賢事固有偶合者諸上人知余好飲以楊梅燒酒進午飯後從山後下將遊天平而煙嵐亂飛衣袂欲濕頗愁雨至徘徊山麓者久之終不敢前乃過石壁石壁靈巖之南崖也峭削而雄壯有泉冉冉滴下蹴以口承之頗清涼命童子于靈巖下院取酒至小酌題一絕句絕壁巉巖倚碧天松根仰面漱懸泉山雲作雨停遊屐留得南巖一段緣傍晚仍上靈巖宿又作靈巖山詩和高季迪韻緣磴攀林到上方山頭騁望鬱蒼蒼忽看梵宇雲飛棟更想吳官月滿廊石蘚痕中留古蹟梅花香裏逗春光登臨縱目良佳事苦恨陰霾障太陽廿六日首座曇應自城中歸復相留余不可復酌楊梅酒一大椀

而下山無殊爲導有三隨之從救山范墳而至天平救山爲國初詞人楊孟載所居奇石森列范墳則文正公之先塋也長松古楓殆數百年物天平山石怪奇偉特卓立于山脊者不可以數計以其狀類笏俗名萬笏朝天其上有白雲泉白雲洞蓮華洞石屋皆奇勝石屋尤幽絕皆有僧居之所過輒啜茶殊覺兩腋風生然玉川七椀終不如太白一斗耳憶已卯歲曾來遊其時文正公之後裔范學憲令支道獨垂名廿七日早飯別檗菴而出一路見奇石皆嶙千仞芙蓉似削成門得新蹊攀石便憑髯短杖入雲輕煙中遠近浮圖靄湖上參翠翠嶂橫勝境精藍今有主不因山爲閑池館亭臺之勝甲于吳中每三春時冶郎遊女畫舫鱗集于河干鬻與魚貿于陌上舉步遊目應接不暇至今已二十有八年不惟園林有蔓草荒煙之感余舊遊之處亦不能盡記憶無殊一一爲指點恍惚若夢嗟夫人

生能得幾二十八年乎秉燭夜遊及時爲樂古人之言不爲過也停屐小憩成詩一首天平屹峙五湖濱宛轉橋邊細路分奇石森羅眞似笏汎泉飛湧果如雲已無歌舞娛高館惟見樵蘇上古墳壯歲來遊都不記閒聽老友話前塵遂由隆池至華山自三門以下青松夾道奇石錯列華山主人檗菴志禪師啟黃門熊魚山也與余舊相識然遠公竟不能破例爲淵明沽酒飽伊蒲供遂策杖登絕頂名蓮華峯者華山固吳中第一名山蓋地僻于虎邱石奇于天平登眺之勝不減鄧尉諸山又有支道林之遺跡焉蓮華峯尤陡絕天池亦小山之有名者從峯頂視之如在下地坐臥久之于吳中之山有觀止之歎又自笑崑山至此

僅百餘里今日乃始遊焉顧馳思于遠方名勝不亦空談乎從蓮子峯下山蓮子峯者故處士朱白民居此所謂西空老人者也善畫竹能詩文余少時猶及識之長鬚飄然有林下風致宿于禪院枕上作登華山詩華山地僻勢崢

極不雅馴巷素號賢者不謂有此俗狀也下華山道遇王
周臣以展墓入山周臣少余數歲以雙鬢今入山湖山之
奇花卉之豔已不復能見如余之年衰于周臣而猶幸兩
目炯炯者安可不遊山不看花乎復從隆池至法螺菴徑
深曲幾盤旋而後入菴之所由名也庭梅數株花未盡殘
至化城菴菴有絶壁深澗名千尺雪故處士趙凡夫所鑿
也僧家以石壅澗泉流甚細黃有三爲扶去石遂成奔流
其聲淙淙前至寒山則處士之居也今改爲報恩寺佛閣
猶其遺構體製甚古遂登支硎山山有觀音殿每至二月
士女進香者雜沓是日連陰初霽遊女如雲有三挈入酒
肆同無殊小飲復至上沙叩昭法之門則薛伯清攜酒先

在因共飲復婆娑殘梅之下伯清長余且十年而與猶豪
攀梅而上踞坐高柯余則藉花茵而臥相與藏鈎伯清連
敗童子擊林仰樹伯清以手下接如猿猱狀飲盡之輒
投杯草中皆撫掌大笑向暮別之出主人固留伯清及吳
生助之相與追至余與無殊有三疾走得脫同宿于朱香
菴夜作紀遊詩三絶句寒山云寒山吳地一名區泉石亭
臺近代無今日山僧喧梵唄路人猶說趙凡夫千尺雪云
高崖峭壁有餘清澗水松風細細鳴排石決流飛瀑瀉松
聲更不敵泉聲支硎山云賢勝支硎問酒壚香車隊隊過
名姝惜無畫史仇英手爲寫春山士女圖是日途中見桃
李亦將放矣廿八日遣人子靈巖下院取行李雇船將至

虎邱與無殊有三別有三欲余復入光福山觀桃李余謂
虎邱大玉蘭不可不觀君乃當同我往耳有三觀無殊爲
前卻以無殊興盡思返遂止有三韻士同遊數日臨岐執
手殊爲黯然出所書登樓賦極得意筆贈之而別臨入舟
時訪包朗威朗威送至舟次午間至虎邱復寓梅花樓獨
酌微酣亟叩三官殿觀玉蘭僧初閉門强之始得入眞奇
觀也取蒲團臥于樹下吟成一律名花託古樹百載蔭禪
房天半搖仙風空中倚曉妝潤難需墜露光且趁斜陽最
惜將殘瓣隨風落下方取禿管敗楮書以示僧而出至寓
復得一絶春山旬日恣遨遊梅杏殘來更放舟虎阜玉蘭
如亂雪醉眠古樹醒登樓并前詩皆題于壁下出觀花市

向之水仙蘭梅纍纍數十百盆者今皆易爲海棠人面桃
及薰物候之變如此時雖未卽歸然遊事止此矣是遊也
花則因梅而及杏櫻桃山茶玉蘭桃李山則自虎邱鄧尉
玄墓以及天平華山其餘小山不可勝記所主同遊往往
皆騷客酒人道流名僧無一俗士亦窮愁中一快事也所
憾不足者酒有限又不甚佳詩有唱而無和爲未盡遊興
之與然亦可謂不負湖山花木矣丙午二月廿九日書于
虎邱之梅花樓

尋花日記卷上終

看牡丹記

余素愛花庚子歲欲刻期逐羣芳之勝會病阻辛丑二月體健與蒙遂先遊元墓觀梅花留滯旬餘又醉虎邱玉蘭之下累日歸崑山則東西兩寺新綠可愛時時婆娑其下數候牡丹之信牡丹中州西川爲盛江南不能及吾郡尤少名種願遠者不能至近地不可失也乃以四月辛巳旁死魄先觀於本邑人士家中始杜山人次馬進士醉于花前旋過鄭進士藥刑部葉秀才是日觀五家之花刑部園中爲勝有二種約計三四叢花八九十朵壬午哉生明飲

卯酒出丙舍而西尋花於城中不問路遠近人貴賤交親疎有花處卽入復出南門至栽接之家昏暮而歸迴環旋折約行二十餘里看花十有一處葉進士顧王倆秀才章山人陸巴州五家爲勝大抵皆玉樓春一種惟徐李重齋前有慶雲紅福州紫小桃紅諸種而本甚小開亦未齊栽接家每年境外之花舉集時猶未至余將更逐花于婁東練川不能待也癸未將東行而李光祿徐翰林兩家花昨未得觀復先後過之皆酒飲先是所過花主人留皆卻之恐滯我遊屐也是日兩家花旣勝爲邑中之冠而光祿則廣庭疎籬古木奇石映帶參差翰林之園背山臨流嵐光樹色尤移我情不覺夕陽之沈也同遊者爲徐季重夜遂宿其家甲申天微雨乘小舠而東舟中作看花詩一律午後至太倉先過郁儀臣道所以來之意郁遂導至其兄明經家看花花頗繁密約百有餘小酌而出復導之遊許氏李氏許氏花覩郁差少而肥澤勝之過吳孝廉遂止宿是夜知婁東牡丹吳司成張給事許嘉興三家爲勝乙酉過吳司成花計百數十而布置絕勝縱橫散朗俯仰高下皆有致如石家美人妝分濃淡佩別輕重又如宋家鄰女不施朱白不容增減天然妍麗主人留飲花前各出新詩互觀雖復推激風騷縱談文史而意終在花罷酒復徘徊久之而出過張給事門者辭以他往余曰看花耳何必主人又辭以無鑰固强之許少待乃先過王太學太學亦他出直入其書齋齋前花百餘朵甚鮮美留一詩而出復過張乃得入庭花繁于吳而布置不能及然有猩紅一種絕勝出則將過許嘉興而與之無交又聞其拒客謂得王中翰兄弟方閉人園門尙開乃持一刺先以看花詩一首仍託中翰爲介主人遂出肅客園花三倍于張約六七百朵有三種而玉樓春居多如巫山之雲千層萬朶至薄暮撤翠幕落霞斜映天影高臨光彩爛然有觀止之歎停杯口占一詩將留贈之柴紙筆久不至遂出是日賞牡丹之暇復看張氏王氏紫藤皆盛觀也同遊者爲陸翼王陸以老儒授經顧遂狂客之後余得伴興益發夜仍宿吳氏是日知嘉定之南翔鎮頗有花丙戌將跨驢馳至嘉定以天雨仍

用舟先過王太常庭花晚發著雨殊鮮潤連酌數杯而入舟出東關至蟆塘登岸聞知唐氏有花遂入觀之主人折數朵以贈又過王氏園花可百餘然不堪觀矣常年牡丹開過太學園中花最盛因商則後日遊事丁亥雨不絕張蓋衙泥而行先過同宗彥容家花一叢百餘朵惜庭中淋隘託非其所逢人問牡丹顧城中絕少憶王公對孝廉園昔年菁醉其下遂過之花有四種可百朵紫者已殘白者絕佳素姿淡妝儼然號國夫人也恨連雨色少悴耳中庭太湖石或臥或峙嘉木錯列堂中盆蕙盛開玉蕊亭亭高二三尺餘芳氣襲人與庭中牡丹相對主人方置酒召客余遂坐上座壺觴之暇揮翰奕棋與會酣適夜宿眞際菴戊子

復小飲王氏花前亟呼張生至與同出南門至張太學園園計二十畝榆柳千章濃綠環帀梅桂臘梅天竹之屬皆數十株各自成林牡丹則前後庭二處約計花二三百前庭累石爲山花列其下紅紫相間以積雨漸向離披後庭十數叢皆佳種有水晶毬者色白大幾盈尺絳者紫者甚多主人不能盡名其種大抵粧殘倦態啼痕欲溼惜不及見其盛時也園中長廊高閣池館之勝爲一邑最林間雙鶴清唳入雲有五層樓歸然矗雲表不及登而出遂別張生獨泛舟至南翔偵知南翔寺有花先至喻公房窗前二叢白者佳然已殘矣復至惺公房惟玉樓春亦向殘時已暮遂宿焉己丑同惺公看張氏花花已剪入瓶中主人分

則不減也且必待富貴之具而後恣其遊賞豈可得哉吾以爲三州縣三十餘家者其花石樓臺之勝服玩之珍奇歌舞之妙麗洵不可及矣乃若胸懷無累行止自由恐未有如余者也茲遊不可不記雖然編恐中州西川人見之笑我爲井蛙夏蟲也十一日庚寅逐花狂客歸乎來記于南翔寺禪房

尋菊記

余於花無不愛菊則寒姿晚香尤與幽人節士爲宜顧半故之宮無地可植秋淡遂發尋菊之興先是病胃痛猶未良已不爲阻也自初夏以看牡丹至嘉定及南翔鎮知其地多種菊有名種乃以九月十三日己丑攜妻酒甕詩囊

附陳氏戕外甥舟至嘉定夜宿其家堂中有花數本此爲看
菊之始維厥明移寓族弟家窗前小石旁有二叢後庭菜畦
中雜植數本雖非佳種良亦勝無十五日辛卯以陳氏甥
爲導訪菊于南門外之朱氏彭氏朱氏花約計四五百本
五十餘種中品方盛開上品初放彭氏以主人他出僅見
其堂中一所列可二百本率皆中品間其後庭猶多名種未
得觀或云沈氏天竹奇觀也迂道過之則朱實離離成林
被畝亦有菊數十本選飲于陳而歸寓其明日友人導觀
金氏陳氏葉采臣氏之花皆有數十本惟葉氏皆佳種尚
未放謂須半月乃可觀尋至汪于梧氏汪新安人流寓于
此所居壘石爲山雜植嘉花美木甚多今年看芍藥麗春

密翠會通過之知栽菊七八百本後苦夏旱多萎尚有五百
餘本堂中列鶴翎西施百餘盆穠麗無比雜種則長廊曲
室分布皆滿其名種猶在後苑未放主人出酒飲至暮而
別作看花三絕句明日閶北門外陸氏多菊不憚遠步過
之主人不在而館師則崑山人也延至前後庭遍觀爛然
悅目約計且三百本悉辨其種得六十有四是日汪氏亦
送花譜謂來計八十種余覽劉蒙菊譜序止三十五品史正
志譜二十七品范至能譜種三十有六而云東陽人家菊
圖多至七十種此爲最多矣而今復過之豈今人之好事
過于古耶入耶抑造化生物奇巧百出愈不窮耶又閱近代
王象晉群芳譜則黃白紅紫各以類分合得二百七十餘

種按劉譜序爲維陽劉氏作范史譜序皆就吳中言之豈
天下菊種固多三君但言一方所有而王氏囊其全耶顧
今陸汪兩家之花與古今譜種名多不同又何也今就兩
家之譜具列于左

金紅松子　銀紅松子　黃薇　蠟瓣西施
月下西施　杏花西施一名醉琅玡　金鵝
翎　蜜鶴翎　大紅芑刺　錦芑刺　蜜芑
刺　紫勝瓊　海日紅　麻葉紅　鄭州紅
福州紅　紫超　紫剪　紫袍　紫嬋
娟　南京黃　早黃　早白　白木香
相袍黃　相袍白　銀幢　金幢　古邑超

蜜彩毬　木犀毬　金荷花　錦盤毬
錦芙蓉　小桃紅一名粉紅蓮　銀褒氏　錦芍藥
粉荷花　二喬　老來嬌　倚欄嬌　洞
賓袍　秋牡丹　錦麒麟　蜜攢

以上四十七種汪氏陸氏俱有

紫松子　桃紅松子　杏黃松子　蜜攢
玉甲西施　血牙西施　紫鶴翎　吳江紫
紫盤勝　蜜龍鱗　紫蘇桃　紫幢　紫
荷花　桃紅幢　粉紅幢一名銀紅蒂素蜜　蜜芙蓉　銀芍
粉團　杏花紅一名錦堂春　蜜芍藥　玉
藥　銀荷花　金剪　銀剪　鴛羽黃

一捧雪　玉龍麟
売　萬卷書　麥粟　綠薇　老僧衣　金松
以上三十二種汪氏有
大紅毬　大紅獅頭　金鳳毛疑卽金剪銀鳳毛疑卽銀剪
虞美人　水晶毬　銀盤托珠　太師白
蘇州黃　鶴頂紅　紫芙蓉　粉西施　蠟
褒姒　蜜褒姒　人面紅　碧玉幢　黃木
香
以上二十七種陸氏有

十八日甲午尋花至陳翁家今年不種菊而庭前天竹密
麗鮮潔可愛隨過金公調堂中菊可二三十本皆中品其

上品多爲人竊去堂之旁石坡小山余夏間看芍藥處也
又過其別墅山池竹木尤勝金善醫令脈之書方而出午
後候研德過寓欲觀汪氏花復偕之往幽興漸熟稍爲別
其同異高下循環低徊久之而去明日乙未出城南門附
舟至南翔便道復過朱氏則上品花開者十之三四矣朱
氏故栽接家以花爲利故培壅得宜花視他家爲盛行二
十餘里抵南翔宿南翔寺慳公房余舊館也後庭種菊可
百本以雨不繁多偃臥畦砌稍佳者折
入瓶中夜作尋菊詩明日訪之過張子石訊里中菊花知
隱逸之士可乎哉遂僻仲素余與仲光各出詩古文互觀
相爲欣賞恨相見之晚慳公出伊蒲作供記原于舟中取
酒共酌小酣爲仲光作狂草數紙頃之別去余亦倦臥是
日遂訪之陸君奉佛花數十本列佛堂中甚麗上品尤多

日惟瓶花相對而已二十四日庚于訪沈雨公不值而黃菊數千朶縱橫籬落間蓋甘菊也因思陶淵明東籬下者大率此種耳其言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若近世名種培壅稍失時輒萎安得主人久出而荒徑猶有存者乎又云秋冬食花與根者皆謂甘菊也我將取甘蔕食之以延年而他名種以供娛翫不亦可乎或告余三里之外陳氏有花擷伴往觀花可二百本高下品錯陳亦復燦然還觀陸氏花可百本而松子居三之一娟好可玩自寓南翔寺後凡看花六七處一鎮之菊盡于此矣聞去此四十里地名

嚴家角有嚴氏者每歲種菊千本欣然欲往作書問子石子石報云其家獨今年花不佳又無爲之向導者遂已于寓中靜攝二日兼料理筆墨事自念數日來吾郡人以橫征苛法一時震駭友朋相見皆疾首蹙頞余以無田故乃得恣意尋花良爲厚幸顧獨無花主人其留酒相邀者家又無菊禪房瓶菊一叢終日相對而又禁葷酒惟一日諸僧盡出洞庭金君覘知之餽酒一壺熟蟹牛脯二味得對花獨酌稍適興耳沈雨公來訪極言名種封植之難其先人常于滇中攜得大紅剪絨極力培壅二十年中止三見及菊花露傍晚至嘉定城中仍宿族弟家句日以還尋菊興豪不遑餘力顧見道旁楓林則想虞山之紅葉十里剝花耳人言剪絨凡有四種大紅與白爲上小紫大紫次之盤中橘實則思洞庭之丹苞千樹皆舊遊地而東西路遼未嘗不歎二者不可得兼也既入城覺體少疲乃宴息三今諸種既絕不可得遂以晚粧爲剪絨耳然則余今所見

日十月四日庚戌復過汪于梧昔日之中品菊皆殘委棄堵砌堂中所列皆曉開上品其晚粧二本得之葉氏金紅松子一本購之他家餘數十百本皆圃中物時其家以醮事齋禁方嚴一茶而出復過棄采臣則以恥爲汪氏所賣花多剪葉惟存六本在密室延入觀之皆奇種嗟賞久之以筆記其名後失之花絕艷綻較城中朱氏尤勝有松子一本二花二黃一白如漢宮尹那陳家張孔婷態各呈妍姿悉敵今花譜有名二喬者每朵紅黃相雜而花甚薄小實殊不副不列上品我謂此種乃當移二喬之名名之耳采臣又言頃自往上海購得絕異種花僅一朵昏夜馳歸花遂折惟存根荄然其意殊不恨以爲既得佳種花在明

年矣其花癖如此五日辛亥訪南門外張氏天竹會主人他適不得入乃復過沈氏前二十日至以霜氣未到天竹實猶未甚紅今則眞硃砂色矣閱品天竹者有五美硃砂紅其第一也賞玩良久探囊中有少朱提買得一枝將道西郊歸寓途過徐大如拏過隣家看殘菊復擕酒同過護國寺寺僧亦種菊多中品以人力少開稍晚故尚可觀也遂宿僧舍明日陸冀王約往東郊看菊與天竹冀王者素自號竹隱者也以天晚不果往明日又主寓相拏而汪氏亦招看花乃同冀王出東門先過劉氏看天竹小飲又過蔣氏菊已殘天竹僅一叢而絕佳復快飲至暮乃得入城至汪氏前此來觀皆在清晝是日始見燈下花髣髴朱唇玉面隱映屏間而花影零亂不止藻荇橫水底也來時雖已半酣仍飲二更而歸寓汪氏以爲未盡興明日又相邀午間卽往客八九人余獨先對花浮數大白書寒香二字贈之又題一絕句夜復盡醉花前如宴石家金谷金包玉聲應接不暇又如淳于先生醉二參時墮珥遺簪在前後也尋菊之樂於是乎極矣明日將歸而無舟汪氏又折花相贈明日丙辰始載菊花天竹以歸夜泊太倉西門太倉故多菊然度已後時遂不復登岸舟中小酌賦詩厥明爲月之十一日丁巳清晨到家則崑山栽接家那氏兩次送菊花作瓶供已向殘於是存其十之二三而以攜歸者添入瓶自是度可尋月不杖不舟坐而對花矣余今年于花

頗有緣春則阮墓之梅虎邱之玉蘭夏則崑山太倉嘉定之牡丹而虞美人罌粟薔薇芍藥又皆及其繁盛之時到處追逐今又遨巡一月得遍觀嘉定南翔之菊而天竹亦其土產兼得賞翫亦可謂一時之樂也嘗讀仲長統樂志論庾信小園賦白居易池上篇皆有花果竹木之娛而李衛公之記平泉草木尤爲侈麗然以布衣之士生當亂離欲求如是殆不可得吾則惟辦一杖一屐舉天下之名園皆可到到則其中之嘉花美木皆我有也豈必我自有之園自植之花木始足娛賞哉卽陶隱居之松王子猷之竹林和靖之梅皆取必園宅所有似非能去物我之見者何如余丙舍三楹庭無一莖草而他人之苑囿卉木我皆得

而樂之也作壽菊記

看寒花記

十月中何白嘉定攜菊花天竹以歸養之磁瓶娛玩累日下旬至虞山則楓葉盡落惟寒林蕭颯而已遂歸歸而菊以瓶水竭稍悴天竹則色大變不復堪觀蓋是物經霜乃堅久折時霜氣未嚴故易變耳歸之明日小至度葉生家天竹可觀遂過之書齋前二叢叢十餘穗穗數十百顆離離下垂色如丹砂標映綠葉白石間余語生宜防鳥雀啄網上其以護之乃可生笑謂無事網已令童子集鳥羽作一大鳥如膺隼狀置之枝頭鳥雀宜不敢近生之父與余交厚昔年冬月嘗醉其下不勝物在人亡之感欲折一枝而不忍也出過徐季重齋前天竹二叢朱實鮮麗兩人對酌至夜折二枝以歸十一月丙子朔冬至栽接家送天竹一枝蠟梅數枝至於是稍易去瓶中之殘者仍託之寬水仙偵知顧仲莊家天竹葛穀調家水仙甚佳八日癸未先訪顧不值取道山間寒山蒼涼遊人絕迹獨徘徊者久之因訪葛葛園在北郊殊忘路之遠園中水仙臨池十數叢花頗榮茂以連朝繁霜莖多摧折葉亦離披至于素姿凌波冷香襲袂致殊不減也折取數枝主人復延至城中刖葉看蠟梅入門香氣橫飛花皆磬口老幹叢生殆近百年物因憶東坡詩有云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絕比堂中水仙二盆濃香素艷亦復可愛飲至秉燭而散余二十年前以冬月遊西湖過萬松嶺絕不聞有蠟梅蓋

酬之于是坐待黎明踏霜叩栽接之門屬覓山茶而復托友人訪問城內外有此數種花之處許賞玩之餘以詩字贈之翼日乙酉過顧子豐看蠟梅樓前二株花頗盛而枝榦多傷以主人病足不能下樓兒童婦女遂恣意採摘故也過徐習生看天竹常年極盛茲以移植故小減而後庭兩三叢脩幹密葉竟無一穗則以故非佳種亦不復護惜之遂至此耳登其樓盆中水仙甚佳越三日丁亥呼德下來言城外陳氏兄弟宅天竹可觀欣然欲往然謂不可不賞遂薄攜酒肴同過之庭中天竹三叢約二十穗鮮華無比堂中水仙二盆濃香素艷亦復可愛飲至秉燭而散余二十年前以冬月遊西湖過萬松嶺絕不聞有蠟梅蓋問德下今人多名爲天竹余見嘉定縣志載土產作天燭

未知孰是德下云木草名卤天燭亦曰南燭草木亦曰草木王以其木本而似草也沈括筆談亦以爲南燭草木則作天燭者爲是是日知葉比部家天燭蠟梅水仙皆可觀先訖友人致意明日將過之而友人不報細偵之則以主人未暇耳乃復過顧仲莊天燭在後堂之前客不得入强主人啟門從外遙望之一叢甚茂高可丈許約二三十穗絢爛溢目盆中水仙特鮮整而花高與葉齊問其栽法云非有他謬巧蓋花既放截去其本盛以水筒埋諸盆而覆以苔蘚初非用泥栽也閭山間顧生家天燭頗佳再過之不得入云已盡爲人折去李生家蠟梅亦然越四日庚寅閶城南十餘里橫涇顧氏天燭絶盛爲一邑之冠將約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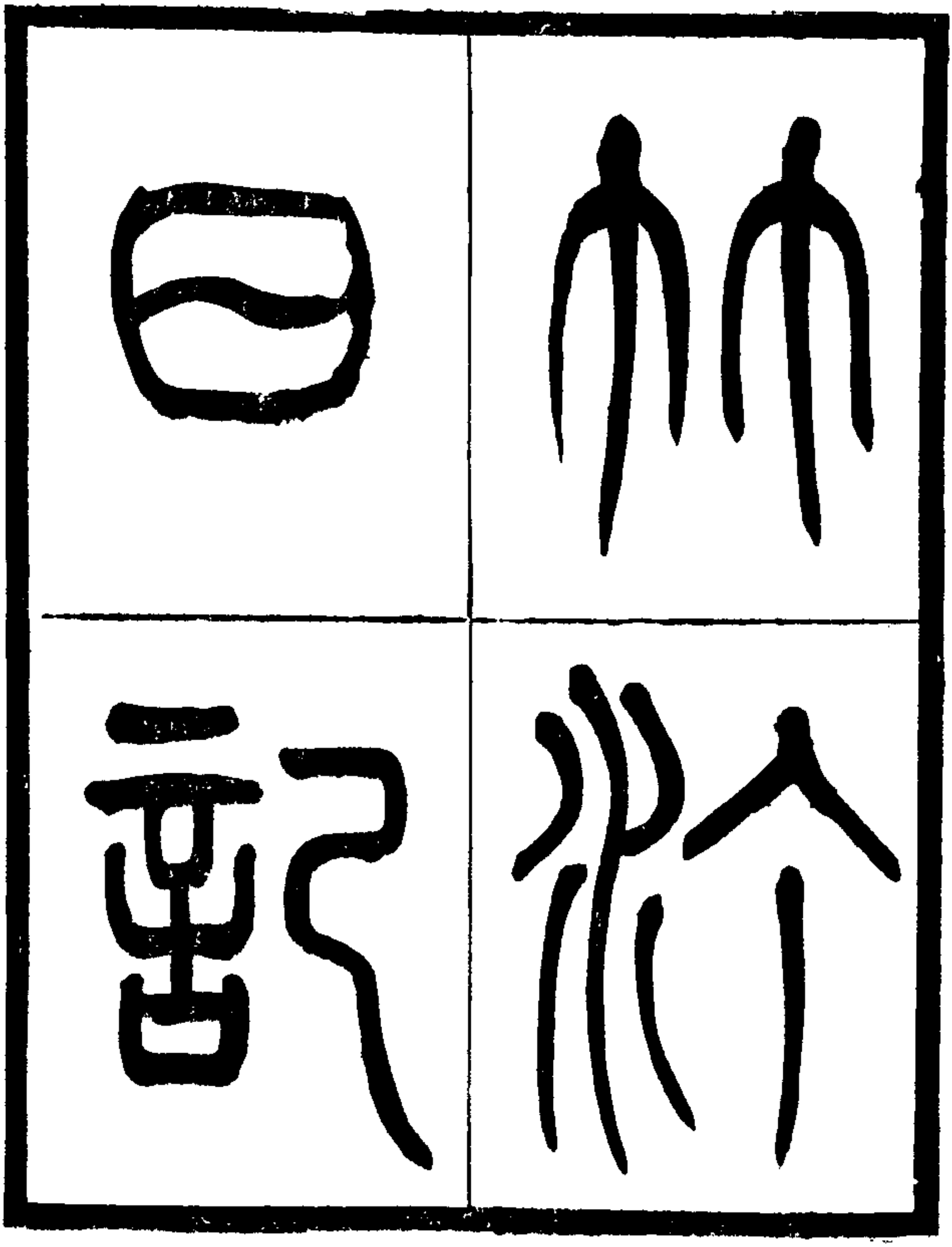
人同往會以嚴寒風厲而止翼日壬辰顧露生招看天燭窗前一叢亦佳種但稍爲鳥雀啄殘耳主人頗好事問余有橫涇之興欣然欲載余同遊卽席賦一絶句贈之以堅其意又爲作大字數幅醉墨淋漓頗可觀越四日乙未露生果載酒檝舟相邀同行者徐蓮生陳易思閻葛瑞五亦欲往而另棹一舟向晚抵橫涇主人甚俗露生爲其從兄弟勢不能拒殊非其意也庭中天燭一大叢高十餘尺約可百穗錯落照耀信屬奇觀頃之瑞五德下亦至復秉燭而觀露生出酒同酌余甚醉將過一僧舍宿德下扶余而行岸狹德下忽失足墮水額觸冰見血余顧得免兩人因遂宿主人之第呂生家曉起復到天燭下朱實著霜朝暾照之光氣欲然露生復治具呂生亦自城中至出酒共酌時天漸晚不能入城宿葛氏之莊瑞五語余李大行家天燭大佳余因思求之遠不宜反失之近李本同社故交以其貴而疎之大城會當一往耳蓮生言昔年同友人入蜀過荆門遍山皆天燭高二三丈穗亦三四尺望之如霞聽其言使人神往明日歸燈下重整瓶花惟晚菊之已殘者去其一二餘皆鮮好如故因思春夏秋之花鬪艷爭妍踰旬則色衰態倦甚且有一日半日而謝者今此種花飽歷冰霜乃能堅久如是歲寒之姿所以異于凡卉也對花小酌瓶罄而止翼日戊戌偶過葉允文因延入看蠟梅窗前一株香韻自妍雷小酌而出越四日辛丑客導余往葉比

部家園園中蠟梅計十叢叢十餘榦花雖疎朗然欲如此成林者蓋少因縱步其園園爲邑中之最竹樹蔚然邱壑皆有致嫌亭榭少耳水仙被岡阜甚多青青如葱蓮花已放十之三三天燭則已盡剪無復遺白梅數十株一株獨先放早已漏洩春光矣徘徊久之而出主人不出余亦不必見也翼日約瑞五同往看李大行家天燭瑞五不欲往余以無伴嬾獨造貴人之家且謂天燭耐久不妨俟異日後二日聞大行將入燕復命度主人意不在花木而大廈華屋又非可排闥而入者遂已而余尋花之興亦闌矣計一月中看水仙五處蠟梅四處天燭八處雖皆在崑山境內然頗得遊覽之娛檢諸書蠟梅水仙昔人皆有題詠惟

天燭無之不可使嘉木有寂寂之歎因約德下共賦詩余得五言一律德下詩思頓發遂得十絕句草木有知得此可以無憾矣十二月哉生明栽接家送楊妃山茶兩朵來又見瓶中蠟梅已殘復持二枝至余喜甚立書大字一幅與之而重整瓶花復于僧舍折得槍枝入之蓋歲寒之友不得少此也意甚樂對之獨酌微醺而止寒花不過此數種案上已皆備冰霜凜冽之日亦不復出門尋花然元墓

尋花日記終

余嘗謂西京雜記載上林令虞淵花木簿排列名目使人觀烏椑木弱枝棗輒與蒲桃盧橘之咸不復點綴片語若歐陽公牡丹志小小譜錄發揮出如許議論古人爲文或繁或簡皆非苟然而作陸士衡曰故無取乎冗長此伐柯之則也不然則甲乙帳簿耳何以文爲元恭今年倦看牡丹菊花紀其遊最詳屬余評定歲暮個塞卒卒未遑點筆姑書此以復之然元恭看牡丹詩云亂離時逐繁華事貧賤人看富貴花此二語可括紀遊十數紙矣辛丑長至日



竹汀日記

此冊是先世父宮詹公日記　猶子繹謹識

戊戌四月朔日於書笥中撿出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

正月初一日壬戌

初七日戊辰　立春

二十二日癸未　雨水

廿六日丁亥　將之會稽　晚登舟夜行過母見子橋

爲鄰舟所觸爭鬨久之

廿七日戊子　早過青浦縣數里至朱家角取道連湖

湖水浩森一望無際俗云連湖三白藏無風三尺浪者

也　晚抵嘉善縣縣人云青浦至嘉善由泖湖道楓涇

張涇匯水程八九若由連湖不過七九今舟人不識路

多回曲未覺其近也晤沈鏡塘孝廉金拱辰秀才宅卽欵行卅六里至嘉興

泊安橋縣西門外

廿八日己丑　早飯金秀才宅卽欵行卅六里至嘉興

府東門外繞北門過西門外至三塔灣挂帆西行四十

里許日已暝矣

廿九日庚寅小雨　去冬已來頗苦旱今春雖曾得雨

殊未霑足今雨竟日眞可喜也　早抵長安鎭屬浙江嘉興州過

壩行卅餘里至臨平鎭有小山鎭西有安平寺寺門外

石幢八面意是唐宋時刻泊舟往視之其幢三層上層

爲屋所蔽未及見中層則唐人所書尊勝陀羅尼經也

下層一面乃唐人題文云唐大中十四年歲次庚辰

其文乃畏吾書今人所謂蒙古字也左方大字一行則

蒙古書今蒙古人亦不能識也又一石則明萬曆中嚴

調御所撰記自此下山還厲飯罷僦夫擔行李出望江

門俗名草橋門　至江濱登渡船江面約十里舟行甚緩登岸

隋捨綾壹匹句當功德主宣遂此七字其旁四面則宋略小

人所記重立寶幢年月其略云此寶幢始自鉅唐大中

十四年歲次庚辰正月廿七日於臨平市西長樂鄉泉

永興院前建立泊乾德五年太歲丁卯八月中爲年久

壞斜凶修整而寡力致損動而傾摧日月寖深五十餘

稔今安平院住持沙門瑞明與同院徒衆發心施錢財

移于舊基東二十步漆繢層口載崇樹之葬古佛舍利

口顆於龍柱海山之下時天禧二年六月戊申重立又

三面則紹興庚辰四月重立題記後列承奉郎監臨安

府臨平鎭稅兼煙火公事李穀等姓名自臨平西十里

至桐扣又西十里至赤岸兩岸梅花盛開閒以松竹雜

樹觀之盡日不厭　晚泊東新關

三十日辛卯晴　早入城泊段河頭往拜彭學使芸楣

邵大守闇谷邵編修二雲與王編修方川俱以修志厲

宗陽宮要子留宿因移行李到宗陽宮談至夜分方寢

二月初一日壬戌晴　金拱辰來早與二雲方川同登

吳山謁英衛廟次至西爽閣扁聯皆陳老蓮書少坐陸

孝廉筱飲閒予至來候蹤跡到此遂與同行至七寶山

三茅觀僅存殿三間殿內有明人碑無足觀出門左石

壁上有明建安李默培陵譚棨等題名又南石壁上刻

紹興二十年勑賜㊞壽觀牒其後有明人刻字予方欲

渡江乃尋路向瑞石洞人寶成寺觀麻曷葛剌佛象石

龕旁有元至治中伯家奴題記旁有一石亦元人所刻

其文乃畏吾書今人所謂蒙古字也左方大字一行則

蒙古書今蒙古人亦不能識也又一石則明萬㊞中嚴

調御所撰記自此下山還厲飯罷僦夫擔行李出望江

門俗名草橋門　至江濱登渡船江面約十里舟行甚緩登岸

到西興已薄暮小住楊二房店主楊朝宗來談屬其買舟良久舟始至啟行已一鼓矣過蕭山縣呼城門久之始啟連夜行

初二日癸巳　早過錢清鎮至柯橋餉逆旅中郎古柯亭也過梅市　午後抵府城入西郭門數里至府廨前登岸有水則亭旁有成化中碑記啟閣之節入火神廟門外峋嶁山銘明安如山所摹也嶁陵亦有嶁摹本晤秦太守復山移行李住府廨

初三日甲午雨

初四日乙未雨

初五日丙申雨

初六日丁酉雪

初七日戊戌驚蟄節雪止

初八日己亥晴　晚登府署東大觀樓城中煙火萬家　午後又雪

慼慼可歎南望怪山如相拱揖東望王家山蓋卽蕺山也由樓後盤旋而上過五賢祠廢址已鞠爲茂艸旁有石甃小池水猶不竭崖上鐫龍湫二字又有嘉靖己酉十二月云云視之未審又西更上數十步有碑康熙中知府李鐸所撰百忍堂也今堂亦無存大觀樓上供關帝象殆卽明守南大吉所治龍首書院舊有吏隱軒在大觀堂後今不可問矣

初九日庚子晴　由大堂後（大堂纂堂九楹名之日思緣堂今止存三間亦殘毀補今新堂今易以公正愉守於）登碓而上舊爲松風閣今無一椽惟石上刻晦翁書與造物游四字尙存又上一層地亦平坦更折而上平敞如前皆昔人置亭館處西爲望海亭與此相值爲廨牆所限不得往仍由向路而下東爲翼然亭舊供紹陽祖師象今供大士象嘉泰志廳之後爲蓬萊閣遺址今不可問秦少游詩林聲槭槭動海亭亭踞臥龍之巔四望空闊直北海氣微茫一綫縈白東南則千巖萬壑青翠疊映西則平疇方畛淺水通舟纖悉可數小坐石闌久之乃下將訪碑城隍廟西南取道過山陰縣廨後入停雲禪院又西更上數十步有碑康熙中石爲崇福侯廟記其碑陰則紹聖中重修廟記也（吳撰王書）左爲昭祐公勅牒其陰則紹興元年賜額顯㊞廟勅殿前香鑪一明萬㊞三十年所鑄周遭刻施錢人姓名惟東閣大學士朱賡題字（別爲廟門外有照牆由西出有碑亭亭中爲明人碑亭左一碑嵌壁閒文多漫漶首行題重修顯㊞廟碑疑亦宋刻此廟向是唐宋遺迹元時更立廟於山麓相去里許土人因目此爲上廟廟之北麓爲包公殿神洲殿　晚雨竟夜

十五日丙午雨

十六日丁未晴

十七日戊申晴　秦公自餘姚回署　夜雨
十八日己酉陰
十九日庚戌晴
二十日辛亥晴　考山會二縣
廿一日壬子晴
廿二日癸丑晴　考蕭山上虞二縣　晚雨　春分節
廿三日甲寅雨　出第一場案
廿四日乙卯晴　考諸暨新昌二縣　夜雨　更餘出
第二場案
廿五日丙辰雨霰　晚雪　雨竟夜
廿六日丁巳雨　考餘姚嵊縣
廿七日戊午晴　早出第三場案　晚出第四場案
廿八日己未雨　寄信　竹太倉差人
廿九日庚申陰　初覆入縣童生　出儀門右旁有元

紹興路總管府推官趙承務及貢承務去思碑各一並李節撰李中立書泰不華篆額明成化中重立又有紹興府地圖碑則明成化中刻其陰則邱瓊山所撰水利記也再登望海亭雨後山色益蔥翠千巖萬壑如披圖讌亭後有徑右出大石林立多唐宋人題名其可辨者云貞元己巳歲十一月九日開山其後續題云後三百年元祐戊辰游臥龍山八分書殊有法其下則提點刑獄呂升卿題名餘未及讀擬募工盡搨之皆郡志所未載也仍至城隍上廟徘徊良久乃還復由郡廨後東行過嶺望蕺山艸射遙遙可辨此臥龍之北嶺也

三月朔辛酉晴
初二日壬戌陰　出初覆案
初三日癸亥早微雨　二覆
初四日甲子早微雨　出二覆案
初五日乙丑晴　三覆
初六日丙寅晴
初七日丁卯晴
初八日戊辰晴　早出正案　是日遊戒珠寺王右軍故宅也寺門外有池池上石幢漫漶不能讀登蕺山上有竹亭謁劉念臺先生及湯太守祠祠前爲書院諸生肄業於此山之巔有白塔俗稱王家山其東麓有大王寺欲往不果出寺南行二里許至開元寺本晉昌故宅吳越武肅王改爲寺寺門外有石幢當是唐宋時物次遊怪山入清涼寺寺後浮圖七級所謂應天塔也登初層倚闌四望目極千里了無障礙塔下有張元忭所撰許公祠記元度官止丞相掾張記題爲晉丞相此不學之過也出寺門右折而下爲寶林寺本與清涼爲一今各立門戶而應天塔遂屬之清涼矣寶林之西爲鮑府君廟與鮑郎山相直山庳小不足觀鮑君名蓋相傳東漢人尸解去又西爲大能仁寺與開元寺並古剎規模尚宏敞而氣象日衰落矣出寺北行過教場還郡廨初九日己巳清明節晴　出常禧門即昌平門登舟西行過何山橋沿亭山之麓而行水波清澈山光倒映人家上家者多以鼓樂前導或云新嫁少婦初上墳乃爾又有龍舟之戲樂甚捷而無鼓吹皆他處所無也行數里乃回至偏門沿城折而東過殉利水門即稽山門南行五六里謁大禹廟廟左爲窆石亭石高不及丈下豐而上削似秤錘然土人謂之秤坨石上有一穿右半隱隱有字似漢隸旁有會稽令趙與㝢來游男孟握侍十二字八分書又有題名二行云員嶠眞逸來游皇慶元年八月八日出廟門左行有坊其上有碑亭大書大禹陵三字又南行二里許爲南鎮廟入儀門右有鄧文原南鎮

廟碑書法甚工大殿像設甚嚴其後殿爲夫人象前廡
郡人祈夢於此頗有驗儀門左右各有夾室豐碑林立
拭苔一一讀之其可稱者於左得元碑四其一爲大德加封四鎭四瀆碑
香記也於右得元碑四其一爲大德加封四鎭四瀆碑
其陰則監郡也先帖木兒所撰記也其一爲南鎭廟官
田記韓性撰并書碑陰則記田畝之數其一爲至元二
年代祀記烏馬兒撰其一爲重修南鎭廟碑泰不華書
儀門之外東西各有碑亭東有元碑一至元五年代祀
記揭奚斯撰并書碑陰爲元統三年代祀記西亦有元
碑一至元三年代祀記也林宇撰并書日將暮乃登舟
怡東郭門至五雲門登陸入城回廨已曛黑矣

初十日庚午早晴　與秦公出偏門過何山橋至婁公
埠登陸六七里至蘭亭亭之前鑿亂石引水流其間蓋
俗吏所爲附會曲水流觴之說殊可笑亭之西爲右軍

祠又西爲天章寺寺門外修竹夾道蔥翠可愛寺僧以
竹筧引澗水入廚聲琤琮四山環抱青松彌望足稱
勝地圖中所謂蘭渚山也申刻肩輿下山微雨至夜益
大

十一日辛未雨　午飯後登舟出西郭門黃昏至柯橋
連夜行

十二日壬申晴　早過蕭山至西興鎭渡江波靜風平
澄泓如鏡入望江門至宗陽宮王都二編修俱不在寓
武林巷伏虎廟西閒瞿澄川教諭庶舍　午飯後登紫
陽山絕頂從天后宮入三茅觀仍從城隍廟前下山
晚大風

十三日癸酉晴　早出湧金門陸筱飲孝廉自造一舟
極精雅榜曰自度航番閒甚相國所題也乘舟到此相
待卽入舟中小坐解纜至六一泉小方壺周覽勝槩回

舟飯訖移舟至蘇隄復登岸沿途雨旁桃花尙盛爛若
鋪錦至小有天園觀南屏司馬溫公摩厓隸書摹緣曲
磴而上未至絕頂興盡乃下山步行過淨慈寺門至長
橋肩輿由萬松嶺入鳳山門回寓

十四日甲戌晴　溫主事芝厓來候卽與同至湖上由
湧金門外沿城至錢塘門轉入昭慶寺游人甚盛寺後
殿有石刻云古然燈佛降生之處不知何所據出寺門
登自度航與筱飲芝厓澄川談少頃登岸入大佛寺踰
彌陀所刻大佛頭卽泰皇纜船石也舟循裏湖登孤山
至放鶴亭及范忠貞公祠再登舟出西泠橋至湖山神
祠及金沙港關帝祠周覽良久泛舟歸泊錢塘門外仍
由湧金門入

十五日乙亥晴　錢公維喬來候座主文徽公弟也甯
波教授諸君莅任亦來候遂出拜巡撫王公味嚴及錢
諸二君鮑上舍以文俱未值　午後由白馬廟巷登吳
山入雲居寺元中峰和尙道場也寺有石刻中峰懷淨
土詩趙子昂行書又外麓房僧藏有中峰象無舊人題
識疑非眞本又匣藏芒屨一雙相傳亦中峰遺物又聞
有中峰手書大士三十二贊子僅見拓本寺故有十景
所謂振衣亭超然臺者今皆無存寺僧導子出門觀三
台石石上有象峰字欲尋一滴泉不果遂出清波門過
長橋入白雲菴卽　御題漪園者也眺覽久之後飲與
余君大觀擊舟至遂同登雷峰至黃妃塔下乃游淨慈
寺寺門石香鑪一乃元至治二年所鑿首題杭州路大
興元寺云云製極精巧光澤可鑑由大殿登大悲壇閣
小憩乃自左廊而下觀五百阿羅漢象其南爲運木井
俗傳濟師遺跡也　晚飲筱飲舟中乘月再入漪園啜
茶畢泛舟過三潭印月亭至聖因寺前泊步月隄上自

平湖秋月亭至西泠橋時已三更天水空明萬籟俱寂
夜湖之游平生未之有也還宿舟中
十六日丙子晴　早過漪園啖素麵舉澄川出城約同
游龍井筱飲以側室方就蓐生一女　不能偕行予與澄川
及金生三人肩輿行過定香橋即第六橋謁于忠肅公墓
遂入山登過溪亭上風篁嶺入龍井寺方圓菴有米元
章碑後人重刻又有董其昌二碑自菴左行爲神運石
下爲龍井泉水涌出涓涓流石罅閒自此而上奇石森
立目不給賞周歷良久乃出逾楊梅塢又下則上天竺也寺門外有汪某大書觀自
爲楊梅塢路甚險峻下嶺
在菩薩五字寺中奉大士象極靈驗三春遠近進香者
肩摩成市出寺過中天竺下天竺俱不入至靈隱山門
游飛來寺石洞觀覃似道等題名次至冷泉亭次觀吳
越忠懿王所立石幢入大殿至客堂小坐寺僧導至借
秋閣　謂之應房　妙觀
又至松露山房　謂之紫竹房　門榜松露二字朱竹垞先生隸
書寺僧復出松露山房六詠手跡行書亦老健日已晚
乃肩輿歸經集慶寺門外亦不入至花港觀魚亭小憩
仍過定香橋由湖南長橋過萬松嶺入鳳山回廊
十七日丁丑雨　飽以文來談巡撫王公回拜約明日
午飣王方川編修來談　晚出候方川編修及石公太
守
十八日戊寅雨　晚赴巡撫署小飲
十九日己卯晴　午後秦太守來致江㊟高相國札延
予主鍾山書院講席前院長盧抱經學士以母老辭歸
故也並致布政陶公　易桓　鹽道孫公　廷枏　會銜帖江㊟府
　襄忠
檄道公　麥帖隨作札復高公並回各
憲帖付江㊟來人約四月下旬赴江㊟　晚即開船泊

初十日庚子晴
十一日辛丑晴　應符往貴州寄宿昭信
十二日壬寅晴　高中堂札來郎復書交來差
十三日癸卯晴
十四日甲辰早雨
十五日乙巳晴
十六日丙午晴　中堂往浙過蘇
十七日丁未晴
十八日戊申晴
十九日己酉晴　託孫繩武寄信與鮑以文邵二雲
二十日庚戌晴　是晚啟行往江㕑候傅公談
廿一日辛亥　過崑山晤柏漢翀父子　晚至夷亭大
風雨霽留泊
廿二日壬子雨止　到蘇州訪平確軒不值晤禮堂談

良久晤瞿秉六　原教得邵二雲汪奐老杭州書郎寄信
於澄川又寄信李南澗　晚開船抵浒墅關
廿三日癸丑晴　早出關　午後過無錫二更餘過常
州
廿四日甲寅晴　午過呂城　晚抵丹陽
筱飲造一船于湖上顏曰自度航製極精雅即用其
韻
批風抹月自由身穩住湖心一隻船書畫久知倪瓚
富食鮭誰道庾郎貧獻嘲且任無名子行樂終歸我
輩人載酒拍浮日來往頭銜同署葛天民
手著書成已等身卻收蹤迹付輕綸壺中日月眞容
醉盡裏田園未患貧白眼不妨看俗客青山只合著
閒人露荷珠綴天然景可有新詞繼澤民
游三茅觀同王方川邵二雲陸筱飲作

越王臺
廿載陰謀國士參臥薪采蕺想難堪背城倘有五千
楯奉匜可憐一介男鹿走異時眞算失狐埋當日太
言甘南陽七術都堪試何事藏弓理未諳
齋西老梅一株盛開
雪後梅初放牆陰枝自橫色香全在澹人境兩俱清
獨樂宋司馬長年商老彭和羹非我事瘦骨自天成
假榻郡齋偶成四首東石公太守
仙居眞箇似蓬萊碧磴層層眼界開南鎮數峯排闥
至東谿幾派入城來青松都學王蒙畫奇石疑經懶
瓚維恰稱風流賢太守詩題側理紙千枚
越州城內八芙蓉獨占玲瓏第一峯紺塔當前尖似
筆青山回抱矯如龍茂林修竹應猶昔玉室金堂或
可逢許遵遺王右軍書自山陰南至
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艸階下石泉清更

白酌來試點建茶濃

高閣崢嶸覩莫追嘉名猶記自微之風雲指顧仍千里（秦少游蓬萊閣詩席上指顧風雲生）金翠橫斜想昔時（張伯玉詩人在月中金翠橫）訪古久迷希銑碣（康希銑碑顏魯公撰并書刑治巖壁今不存）述懷不見洪文惠公守越日以所藏漢石經殘字翻刻蓬萊閣上

雲霞四面翠屏張雪後春風入座涼瑞室擬營何子舉（徵明太守湯公紹舉徵不著）詩勝非無具此度尋詩不

李丹經欲受賀知章平生濟勝非無具此度尋詩不

猒忙便合烏篷呼小艇若邪鈐水縠紋光

顯（閒）廟（俗稱上威陞廟）

龐公有遺廟來訪臥龍西剖竹功堪紀披榛迹未迷

爐存文懿款（殿前銅香爐明萬（厲中丞）名）題額認顯（閒）題

千載牆隍古椒漿父老攜

登望海亭

孤亭直上與雲平北望蒼茫接大瀛曉岫參塗堆衆

皺春田衍沃散千杵休譚霸越吞吳迹大有奇莊逸

許情（孫嗣蘭亭會詩望巖懷遠詩臨流想奇莊）石簣樓神無恙吞詰朝便

請入山行

鑑湖

賀公善吳語兩命登近列一夢游鈞天翻然謝朝謁

黃冠返故居遂得不死訣供奉詩酒仙司戶書畫絕

天台與夜郎流離淚空咽誰能洞先幾惟公全晚節

賣藥戲人間鴻爪試泥雪如鑑一曲湖于今水猶活

禹廟二十四韻

天改傳賢局人成幹父名羽淵終有後石紐記初生

道與勳華大躬仍節儉并二渠能股引四載半泥行

手障江河漢身經岱華衡蛇龍三舍避穗秸萬夫耕

土任金銀貢心忘黼冕榮重瞳歸大寶肆覲到陽城

盡日卑宮坐終朝諫鼓鳴鈞鈐頭自戴參漏目偏明

石訝元妃剖觴辭帝女擎九疇會載錫一沐亦頻更

玉帛諸方會珠魚厥渠迎以休羣作頌不伐本無爭

越嶠攀黃屋稽山寄葛繩墾周難返葬化益未階塋

學步巫如見深耘鳥有情汪茫魂尚讋鐘鐸響猶清

廟食垂千載神功在八紘雖經履奏暴詎改建寅正

泣罪當年淚分陰後學程風雲長擁護軫蓋想平成

古壁峋嶁字空庭竹箭萌偏枯容髣髴試聽慕歌聲

石公以過南鎮詩索和即次韻

雪後春山氣倍澄遙迴五馬度連膝職方第一揚州

鎮文命千秋會計陵梅逗疏花香細細艸抽新甲碧

層層使君守土修禋事不比王猷興偶乘

元日檢篋得此冊距先生作記時已百年矣余於

癸酉正月自里中南行觀鄧尉梅花道杭州渡錢

塘館於蕭山湯氏遂泛鏡湖尋禹穴至蘭亭而返

再過杭州冒雨一游西湖而逆旅喧雜不得臥拂

衣去之亦無人識也游蹤與先生相類恨未一攬

形勢及搜訪古碑刻耳然雨中猶拓得禹陵窆石

殘字也此冊爲潘伯寅侍郎所贈并記之光緒三

年歲次丁丑正月丁巳朔常熟後學翁同龢識是

日大風極寒

竹汀先生日記近滂喜齋刊兩卷式訓堂刊三

卷均摘鑑賞書籍金石之語海內未見眞迹也

此戊戌正月至四月先生是年五十有一爲紹

興守秦石公招游南鎮及蘭亭道出杭州復游

西湖歸途應兩江高文端公之聘主鍾山講席

共百十有四日集中得詩十八首文筆亦極雅

潔無事則記陰晴不涉瑣事日記條例略具一
斑矣先生年及五十去官歸養游覽勝區訓迪
後進文字之福幸際昌期斗山之名自臻不朽
荃孫去官年亦五十後先生一百二十載主講
鍾山而風塵頑洞海水橫流講席詞林一概改
作無論學不及先生即所遇亦豐嗇特甚我生
之後逢此百憂諷詠是詩有餘恫焉光緒丁未
正月元夕江陰繆荃孫跋於金陵寓廬之叢鈔
堂

五十日夢痕錄

五十日夢痕錄

予自辛亥冬携家浮海瞬逾三歲朝市既非　松楸日遠故國之思時形歸夢去年春返國擬展視　先人壟舍比至滬上以漕渠水淺道阻而止乃以今春復歸祭埽又以平生誦習孔子今髮垂白矣尚未得一瞻　闕里頻年考究殷墟遺文而足迹亦未嘗至洹曲乃于展　墓後至曲阜展謁　至聖林廟復涉洹濟洛弔殷墟登龍門仍遵海而反東山鹿廬此行殊匆促往返僅僅五十餘日閱比長夏忽已過半蓋返海外鹿廬者又兩月矣追思此行山川親故曾歷歷在目中而倏焉已失固不異往昔之蘧夢戊戌屈指十有八年矣宣統庚戌以時事日非掛冠誓墓辛亥以來僑居滬上氷霜之節歲寒彌厲讀書以外惟與笠典相伴予避居海外蹤迹不得合併今再見無恙忻慨交集不覺長談抵暮　予與王靜安徵君　國維交亦十有八年君博學强識並世所稀品行峻潔如芳蘭貞石令人久敬不衰前返里過滬初與方伯相見方伯爲予言君與靜安海外共朝夕賞析之樂可忘濁亂指案上靜安所撰簡牘檢署考曰卽此竟竟小册亦豈今世學者所能爲因評隲靜安新箸謂如釋幣及考地理諸作並可信今傳後壺無遺憾推挹甚至老輩虛衷樂善至可欽也予問方伯滬上爲四方人士所輻湊所識潛學未彰之士幾何方伯對以有吳人孫君名德謙者

也因述此五十餘日中之聞見爲夢痕錄歲在乙卯六月十有八日仇亭老民記

春二月二十四日携兒子福成歸國祭埽　先壟是日下午趁汽車赴神戶寓西村旅館

二十五日辰刻登春日丸巳刻開行舟中校補殷虛書契考釋卜辭篇

二十六日巳初舟入門司港午後出港驟熱且雨風急舟甚顛簸幸眠食尙如常

二十七日風雨益甚舟益不穩早餐後乃假臥酉刻霧作起坐二時許復臥

二十八日晴霽午初入吳淞口比登岸已未正矣主白爾路婦弟范緯君家

二十九日晨起訪沈子培方伯　曾植距去年相見時已匝歲矣予以歲首得方伯手書言近多食嗜臥記憶盡失欲將平生文字作一結束予深爲憂之既相見則健談如昔爲之差慰予前請將詩稾先付手民答書謂當錄本見寄但三年羈旅和韻居多龐參軍殷晉安觸目皆是未免有慙晞髮耳至是復申前請且告以此自有泉明先例在方伯乃笑而許之方伯學行槪然爲海內大師長於予十餘年與予訂交在光緒戊戌屈指十有八年矣追思此行山

爾雅能文章予曾於楊子勤太守石橋詩話中讀孫君序雅馴有法度灑然異之今方伯亦云然與予意正同惜行程匆迫不獲與孫君一見也

三月朔上午培老來談並約至古渝軒午餐坐客爲季梅庵方伯 瑞清 午餐後同至季君博生 嗣煌 寓舍觀所藏宋拓潙化閣帖殘本三册後有宋人王淮跋並有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官印又觀王肯堂州藏本宋拓大觀帖三册均極精又見所藏文湖州山水卷後有山谷老人跋畫法從巨然出極佳李君爲春湖先生後人初以京曹改外秩國變後寓滬上以醫術自給可謂不媿門第者矣是日又聞王聘三方伯 乃徵

胡樞堂侍御 思敬 近並在滬上隱於黃冠皆予舊識也予衰歲視學西江王方伯方守南康署齋寥寂如僧舍約予遊匡阜以雨不果方伯爲言官時有直聲樞堂侍御往在諫垣亦以悻直不容于僉壬乞養歸予曾作詩送其行今均遁迹江湖恨不得與之握手一話滄桑也是日遣兒子至蘇接程氏女及外孫家亦至滬程氏女早孀所遇至苦燈下相對慘然不歡

初二日夜子初趁火車赴京口車中不得眠

初三日晨抵京口易小輪船赴淮安輪船左右小舟麕集皆山左避青島兵禍及被水災窮民也皆携家聚一小舟中人與以銅幣一頓刻至于餘有已與而更强索者理喻之輒忿罵不已舟行乃免京口爲赴淮安所必經往年在滬一歲或四五歸未嘗見此今民生日益凋弊民德亦日益喪釋氏所謂地獄餓鬼畜生諸景象一時乃畢現於吾目中可哀也是夜雨甚停輪數時昧爽乃復前進

初四日夜子正舟抵淮安西門外關門下鍵已久乃呼門入抵城南老屋則已丑初矣

初五日晨興則姊夫何益三孝廉 紹瀛 妹夫范湘谷文學 當 諸君已在廳事去歲益三東游主予家逾月今將一歲湘谷則八年不相見鬚髮斑矣年已四十有九屢喪偶膝下僅一女

惸惸可念無以慰之湘谷爲予外王父詠春先生 以照 之孫詠春先生藏書多善本甲於一郡所著淮壖小記淮流一勺楚州石柱題名考皆言淮故均至精密其他遺著多未就予生晚不及見兒時曾見手稿數十册每册或手書十餘葉多者二三十葉皆隨筆疏記者中一册記崔立事蠅頭細書至五六葉其博贍可知先生受知於祁文端公嘗見文端與先生手札至多以先生擬何願船張石州今何張名滿天下而先生名不出于鄉里士之遇不遇相懸有如是哉當塗馬鶴船 壽齡 曾爲先生撰墓銘其稿本 先太淑人藏之篋衍者四十年欲待湘谷長而付之今尚在予家因告湘谷可刻之

淮壖小記之端然馬氏所撰墓誌於先生學術實未能闡發
異日當別作一傳以章潛德　早謁姑母何宜人及李氏妹
何氏姑今年七十七矣去歲臥病數月不能興因就臥榻見
之姑勤儉有淑德姑丈笠卿廣文其厚中壽棄世姑中年得
二子長子子樞文學編辰尤賢且才乃先後喪今撫兩孤孫
遭際至酷歷更百苦故每見輒沈瀾今値國變且臥病念予
甚切相持悲慟不已予無以相慰爲之腸痛其長孫楚侯已
授室彬彬有故家子弟風此則差可慰者也李氏妹亦數年
不見有孫男女各一矣境遇至艱辛苦枝持垂二十年予同

母女兄弟六人今僅存此妹所遇又如此媿無以助之又見
汪氏妹遺男二人襄別尙幼今均長大矣
初六日雨至南郊外五里松埽先伯兄及予首妻范淑人墓壙
盤頗塌卸墓柏亦遭攀折枝柯不茂閣是革命時取以紮綠
門故近郭家樹多被摧折而予家尤甚嗚呼辛亥之變不止
傾危　朝社毒流蒼生且禍及墟墓豈不痛哉因戒守墓
者重脩墳盤約期往復看歸途過龍光閣東北展視幼妹墓
妹幼端孝如成人以光緒乙未冬卒年甫十六　先太淑人
時患沈痾妹侍疾三閱月昕夕不懈以勞瘁染疫　太淑人
幸無恙面妹竟夭折今且二十年矣傷哉午後謁　叔母方
宜人年已七十覩聽不衰見從姊妹則輒斑白有老態有不

能相識者則予之須髯斑白固其宜矣
初七日埽　先王父通議公　王母方太淑人暨　先考通議
公　先妣范太淑人墓墓地在西黃莊距城七十里黎明乘
輿往抵夜乃入城　壟樹完好未得省視者八年矣今海外
歸來世事已非展拜之餘曷勝嗚咽歸途過田家灣展何氏
姊墓
初八日雨弔范弁英先生喪先生爲　先太淑人叔父今年政
八十無疾而逝予三十以前所遇至窮備承慈庇卵翼之德
沒齒不能忘今歸來則德音已渺展拜之餘感痛交集午後
詣朋舊答謁三十年前舊交大半不存其存者僅仁和姚又
巢丈琛及其嗣君鏡芙茂才兆章邱章君庸夫傑炤等三數
人耳剪燭話舊有如隔世
初九日前歲爲　先太淑人十週忌年今歲爲　先大夫十週
忌年去歲爲范淑人五十冥壽爰延僧於三界寺補誦經一
日是日衣冠肅客至夜分　宋以來儒者每以不延僧誦經
爲有家法甚至謂誦經所以懺悔是認其先人爲有罪也此
說予不謂然古者過祭日致齋致思今之誦經亦致齋致思
追遠不忘之意也且鬼神有無之說在今日雖尙爲疑問而
聖人則言之已明一則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再則曰視之
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曰如在曰弗見弗聞

其非確謂有鬼神可知而又曰體物而不可遺者物事也
謂徵之人事而不可忽忘也蓋鬼神之有無於人子之心斷
之使人子而有追遠之念者則無鬼神之說非所忍言也禮
家言夏人用鬼器商人用人器周人兼用之所以使民疑也
疑也者如在之旨也今之誦經必致祭奠所以用人道也誦
經則鬼道也與周人兼用之意聖人追遠之旨未嘗悖也故
于不以禁延僧誦經爲家法　二十年來吾國人非薄宗教
太甚此亦非人類之福古聖人所以宰制天下者道德與刑
法二者以道德立其本以刑法齊其末俾相輔而相成頑
梗不化之徒出於道德即入於刑法夫簞食豆羹得之則生
弗得則死於斯時也父不能保其子君不得有其民必欲使
蚩蚩之氓顧義而懷刑勢有所甚難矣予嘗謂人生最悲痛
之境莫過于希望斷絕爲希望斷絕之人而造出希望使有
所顧忌有所忻慕者則舍宗教家之天堂地獄輪迴果報之
說末由也故宗教者實可濟道德刑法之窮而收互助之益
于中人以下化導之力爲尤宏彼世之非薄宗教而必欲摧
陷之者果能知宗教之微旨與其功用否耶

初十日晨出東門至黃土橋展汪氏妹墓返城後詣戚友致謝
十一日約范湘谷妹丈出南門渡漕河至常莊展范氏舅及范
氏妹墓午後赴河下答拜王研孫太史鴻翔前日來拜予外
出未得見也太史與予有姻好國變以後忍饑閉戶擯棄宇
作畫以贍其生予爲訂潤格並作小啓云研孫太史以木天
之雋望際桑海之餘生管牀既穿陶粟屢空爰乞靈於管城
代采薇於孤竹云云太史爲道三年中近事相對惟有嗟歎
談至薄暮入城紆道至五里松復看墳塋
十二日啓行返滬親友多留行者予八年未歸鄉思至切此次
與朝蒼滄桑再見相聚愷甚日以酒食相勞除初九日蔬食
齋戒以外殆無日無飲食之事情殊可感但以骨肉團謝與
夫民生之顛頓閱見之日非則又去之惟恐不速乃婉謝焉
午詣船步戚友均來送情緒黯然至申初小輪船乃發夜間
發熱嘔噦嗢噎不能語　予隣舊多老壽有至八九十者惟貧
窶日甚鵑衣百結日或不得一飽至可閔念因留三萬錢託
李氏妹分給之

十三日午間抵京口趁汽車暮抵滬
十四日翁印若太守祖謀來印若爲吳愙齋中丞門生曩予在
滬印若方設寄觀閣古玩舖於泥城橋故爲十餘年前舊識
叩以愙齋遺箸未成者云有一種在王勝之同愈許不能舉
其名問所藏存否對以遺物尚十餘箱其嗣孫某尚能世守
云　夕靜安偕樊君抗父炳清來靜安與予有同遊魯衛之
約先予返鄉祭掃約在滬相會今到此已數日主抗父寓中

談至夜分乃散　是日得陳松山給諫 田 消息於抗父抗父言國變後給諫不能歸其貴陽故里有弟商于常德乃往依焉鬻所藏書始得成行給諫博雅如乾嘉朝士在諫院抗直不阿附爲權貴所側目庚辛間累疏劾慶親王奕劻誤國之罪誓必得請乃已而國步潛移所志未遂又曩歲議京曹官津貼時北洋大臣某欲以某官款爲言官津貼實欲賄買以杜口給諫抗議力持不可而止其大節凜凜有古人風予交給諫最晚每見談必移晷語及時局義形于色貧無以自給亂後售其所藏明人集數百種乃其作明詩記事時辛苦搜集都中無賸者乃歸日本文求堂書肆予亟斥他物購得之

倘給諫聞之當以得歸故人爲喜矣給諫介弟衡山大令曾刻影宋小字本文中子其雕板舊在都中予曾從給諫借印給諫許之乃以亂作未果不知今尚在行篋否

十五日避風未出門靜安來談云病目已數日請其加意調攝俾不至遊轍中阻燈下校補殷盧書契卜辭篇竟

十六日命兒子先返東寓趁春日丸行　滬上近年盜賊橫行白晝殺人刼奪日有所聞前日靜安命僕赴市以鈔易鍰爲人力車夫所刦於時則上午於地則通衢也抗父赴越中返滬晨僱人力車亦遭探襲奪金予往居滬上且十年未嘗有此聞革命之際某紳主滬南製造局凡有附繫白布者皆得到局領銃於是浦東匪徒人人有利器又某國小商於滬埠密售短銃於是租界宵小亦人人有殺人之具滬上僑民乃不得安枕矣

十七日外感漸退往看靜安則目疾又加劇已至西醫處診視予乃擬隻身爲訪古之游屬靜安加意將息俟予由豫返滬再連襜東渡西醫言病勢甚猛予不能放懷緩行期數日以待之午間梅庵來談一時許爲予言辛亥之亂南京王統領有宏死難事云革命軍初攻圍督署時高揭革命旗聲勢洶洶王君時領衛隊聞變徒手出奪亂黨銃先仆革命旗又運發斃數人圍立解後以所部兵士至少卒以戰死梅庵謂王君人頗粗率而忠勇敢戰口操北方語情不得其鄉貫予屬梅庵訪詢擬爲一文以表彰之又聞關中變作時渭南令楊公 謂元 殉國鄉紳有武進士韓君 有書 者糾鄉兵與革軍戰斃黨首張士原而葬楊公後革軍麕至韓力戰死之又吾浙革軍既焚官寺囚撫臣有撫軍衛隊管帶趙君 幹階 道隸人與其猶子衛兵趙錦標忿甚各懷利刃謀剸黨魁某未發謀泄慷慨就死嗚呼時至辛亥人倫之道盡矣幸尚有挽兩石弓者畧存綱常於一綫若王若韓若趙諸君子者予將爲金辦香以事之　午後訪子培方伯以返嘉禾祭掃未得見十八日晨詣抗父處看靜安目疾勢又稍進爲之焦灼午詣繆

藝風姻丈 孟琛 丈聞予將編西陲石刻續錄以葉學使 昌熾
所藏甘肅及新疆諸碑墨本見假誼殊可感午後張君菊生
元濟 來談並約觀涵芬樓藏書期以二十一日午前往
十九日看靜安目疾仍未見減至梅庵處答拜
二十日送程氏女返吳門得培老手札言已自嘉禾返棹因訂
以明日下午往談 晚詣劉婿季纓季纓出其尊人所藏殷
虛龜骨相示選得一義字因弄之行篋以補雙歲之闕
二十一日晨看靜安目疾雖未滅然勢不至增進乃定以二十
三日啓行午閒至涵芬樓看書佳本不少而宋槧通鑑考異
尤佳又有洪武本譯回回星命書藏書家所未有也下午詣

培老處談至暮 予欲撰段茂堂程易疇汪容甫王懷祖王
伯申諸先生年譜從藝風丈借得汪孟慈所撰容甫先生年
譜年表雜亂無法不得綱要因移錄一册以供采擇又從培
老假得王文簡行狀乃桐城蕭君敬孚穆 所藏敬老身後遺
書多歸子培方伯此其一也回憶十六年前敬老寓滬上曾
與予約他日將以所藏各種古地志歸予及敬老物化遺書
一時星散前約乃不可復尋今見所藏書如見敬老矣
二十二日培老約午飯坐客爲楊子勤太守 鍾羲 震在廷主政
約 李君審言 詳 趙伯藏太守 于宸 楊君往守江甯曾相見於
端忠敏公坐上別且數年矣品學端粹爲吏廉靜國變後居

滬上境至艱苦閉門却聘近箸石橋詩話十二卷載三百年
閒遺文逸事至詳博實外史也震君襄教授文科大學諸生
時頻相見今亦隱居滬瀆忍飢爲人校刊書籍以自活李君
與化人工駢儷之文所注汪廉甫先生文至精密相知已久
去年始相見於滬上趙君武林人邃於金石文字之學三十
年前即耳其名平生見其手拓金石墨本至夥相見驩甚縱
談不覺移晷 在廷言光緒間漢汾陰后土祠遺址土人耕
地得黃金版大如簞上敷朱砂數寸再上有古禮器十餘儻
一字筆畫至簡爲盛伯羲祭酒所得此言古禮器故事者所
未知也惜在廷不能舉其器名及其文字耳 薄暮詣抗父

處看靜安目疾似少減蓋數日後當銳減矣因留抗父處晚
餐乙夜趁滬寧汽車赴浦口
二十三日晨與易津浦車發浦口天氣燥熱車中讀河朔訪古
記竟抵兗州下車寓實元棧已夜深矣 由寧至津之途爲
予平昔所未經車過滁州時岡阜甚多然率低平歐陽廬陵
謂環滁皆山是矣而又云西南諸峯林壑尤美以予之所經
過實未見一峯也知文章家賦物多不確大率類此
二十四日晨興入市閒覽過九仙橋入城荒涼如鄉鎮無可流
覽午閒趁汽車發兗州一時許至曲阜驛距城尚十八里乘
步輦行八里臨泗水鄉人負予而濟既渡積沙彌望人行沙

上至艱苦如跋小磧矣下午入延恩門寓運陞棧晚餐後訪
勞玉初侍郎乃宣漏三下乃返寓侍郎與予有戚誼且與
先大夫有昆弟之盟予丈人行也同治丙寅勞丈過淮安至
予家予時生未彌月後勞丈宰近畿至辛丑始相見於滬上
則予年三十有六矣又十年辛亥冬任京師大學總監督學
部侍郎予則已避地海東此次刼後重逢不覺悲喜之交集
勞丈於亂後僑居青島破移家曲阜近於世情益灰
冷方爲女公子閱視算草以遣日但精神甚健云能行二十
里不疲殷殷詢予海外近況至可感紉　勞丈言曲阜民俗
樸僿士夫罕知學術然數易代而兵燹不及物價亦廉此可

居也近來世家日貧鄉紳多鬻田宅者孔紅谷先生所居微
波榭今亦懸價待售又言寓此年餘罕可與言者近商雲汀
太史衍鑅將來此卜鄰可稍慰岑寂雲汀爲予舊識予監督
農科大學時雲汀亦監督大學附屬高等學堂國變後音問
遂絕今見勞丈始知雲汀初應德人尉禮賢之聘寓青島青
島陷寓青州今將由青州徙此其介弟藻亭太史衍鑅則在
德京教授東方學術是能不辱科第者也勞丈又言國變時
陳貽重京卿毅以辛亥冬乞假歸瀕行諫止　遜讓言甚切
直今遯世不出陳君爲舫仙廉訪遠之孫廉訪領湘軍有戰
迹今貽重峻然於濁亂之世可謂能繩武矣左文襄公之孫

子異廉訪孝同當江蘇倡亂時掛冠亟去胡文忠彭剛直劉
忠誠後人聞均有清操能自守諸勳臣有後亦我　朝待喬
木世臣有加禮之報也
二十五日辰刻詣勞丈徒步同謁　聖廟廟就關里遺址立之
相傳創於魯哀公十七年初在曲阜城外十里明正德辛未
盜署山東縣城燬詔守臣移縣于關里築城並包之故縣之
南門即廟門城外神道長里許夾道古柏森然乃元時植也
入廟門詣　大成殿行三跪九叩禮禮畢瞻仰　聖象並
見案上置犧象山雷四尊上有漢元和貳年製等字小篆陽
識書二字作貳其雷尊上畫雷神形又以文字及書體斷之
確爲後世仿造非眞漢物也案前復有一案以置乾隆三十
六年頒賜之十器者案上刻十器名曰周木鼎曰周伯彝
曰周蟠夔敦曰周亞尊曰周册卣曰周寶簋曰周夔鳳豆曰
周犧尊曰周饕餮甗曰周四足鬲陳列時依所刻之名列之
其器則藏於衍聖公府不得見也漢四尊之側有陶尊一相
傳是有虞氏著尊其制如圓筒歛口而三足今齊魯秦豫出
土者甚多乃秦漢間物亦非有虞氏制也廟廷屢災所傳古
器多非其朔矣因偏觀杏壇詩禮堂魯壁金絲堂

壁閣金石絲竹之盛處明代脩廟已遷徙非初地　聖蹟殿殿上刻聖蹟圖百十有二石乃明代以衆版拓本上石者今漫滅不可復拓流傳者又爲悉版本矣　奎文閣閣爲歷代藏書之所今不存一悉　故宅

井井已漸涸 碧祖謁廟時汲水飲之然觀其井闕乃數百年物耳 手植檜檜色黝黑如古檜器扣之作金石聲不朽腐相傳樹葬於侍而復生於宋唐高宗時再葬宋仁宗時再葉金貞祐間兵入曲阜廟災樹焚枝葉不存元時復萌蘖明弘治間廟焚樹復被焚遂不生不死以至於今 復至同文門觀諸漢刻則每石皆加封禁拓即 聖蹟殿吳道子所繪 聖象亦加封于肩項間駭其無禮手揭去之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自古爲然然不謂遂至於此爲慨喟不已他一門廡下有漢畫數石聞係數年前治地時得之土中則尙未加封異日當遣工拓之出廟門詣勞丈處午餐午後雨大作薄暮冒雨驅車返寓過廟門時下車徒步足脛皆沒水中如徒涉然 本朝崇尙儒術尊崇 聖教遠踰前代自康熙甲子 聖祖躬詣闕里祭奠行三跪九叩禮禮數之隆爲前代所未有並 命有司新廟貌雍正二年闕里不戒于火發帑興修 命大臣專董其役殿廡規撫悉準 宮闕備極崇奐至八年乃告成即今廟也乾隆十三年 高宗東巡 躬詣闕里者凡八次所以崇 先聖者至矣故能成三百年文明之治今名教式微邪說充塞彼曲學阿世者附會公羊家說以大同爲孔子教旨此固不足以損 聖教之豪髮然鄭聲紫色淆視聽而亂正學安得有以斯道自任如孟子者辭而闢之

生民之害庶可已乎

二十六日晨起偕勞君篤文 健同至陋巷謁 顏廟廟中樹木森然廟貌頗圮出廟謁 孔林出北門即爲神道古柏兩行至 林而止林牆四匝創于明永樂間入林過洙水橋洙水今僅如帶前爲思堂 聖墓在林之中央周以短垣 墓前有翁仲石獸爲宋時製 聖墓南爲伯魚及子思墓墓側爲子貢廬墓處今有室以存故迹林中樹木叢翳其中楷木至多其材可爲杖萌可茹子可滓油伯魚墓東南有古楷一相傳爲子貢手植短垣外爲孔氏族葬處泰山都尉宙博陵太守彪郡曹史謙墓皆在焉三碑則已移至同文門又有二冢已傾損其制甃塼爲墳如覆釜然塼外覆以土中空爲壙壙內有隧亦以塼甃之棺遞在隧以內隧中必尙有室不可得而見矣其一前有小碑半埋土中僅露篆文曰四十七世池□□云云左側楷書小字曰公諱若初字公脊曾祖諱自牧贈吏□□云右側曰宗毅公元符三年登進士第享年□□云乃宋代冢也他一壙中有誌石及蓋蓋書宋故鄉貢明經闕里孔君墓銘其誌字細不可辨聞曾有拓之者乃元祐乙卯年也二冢聞傾損久矣至今不脩整可異也出 林後至元公廟廟尤巳廢殿後斷垣上有漢畫石一上刻周公二字山左金石志曾箸錄云此石初在元公廟廢墻上今移至四氏學故王文敏公漢石存目及近人山東省保存古蹟表並謂石在四氏學不知其至今初未嘗遷移也入城過魯泮

宮遺址積水清泚木石幽靜其地在　行宮之側聞魯靈光
殿故址亦在此車過學宮至嬰相圃觀二石人一題府門之
卒者尙植立完好其題樂安太守厤府君亭長者則已斷折
橫臥菜圃中爲之摩娑太息聞顏氏樂圃雖荒廢所藏竹葉
碑燼餘殘石尙存以時既晏未暇往觀與篤文同歸午飯篤
文出古陶登斷截見示詢爲何物且云得之郭外某處廢隴
中纍積盈數畝皆斷缺無完整者予乃悟其地當爲古之廢
窯二十年前臨淄出三代古陶登及量缶等至多其有文字
者陳受卿太史介祺簠齋中藏弆不少予所蓄亦數百陳氏
不言出土之狀其地殆亦廢窯也惜不及與篤文同往郭外

一觀必有有文字如臨淄所出者異日當移書請勞君訪之
申初與勞丈及篤文別欲出城趁汽車則以連日盛雨泗水
漲不可涉乃賃車返兗州酉刻抵寶元棧丑初趁汽車往天
津　由兗州趁汽車却行至鄒縣僅一驛初意謁　至聖林
廟後至鄒謁　亞聖林廟復由鄒至泰安登岱然後赴津門
乃連日盛雨濕行時尙時作時止　孟廟在城內　林則距
城且二十餘里道泥濘不可行遂止汽車夜過岱嶽時已入
睡鄉即嶽色亦未得見至爲憾事名山之游殆亦有定數耶
二十七日晨起於車中晤張君研雲祖廉學部舊同僚也三年
餘不見殷殷慰問彥雲自言今隱於路局鬱口以忍死不忍

爲今之士夫所爲也知予將爲中州之游因作書致汴洛鐵
路局友以利行旅意至可感中途聞車中客互談北方近事
謂都中賭風大熾某政客以一夜負萬金某某以半日負三
十萬金又某某以一時間負二十萬金聞之駭絕此外凡不
願聞不願知之事則皆聞之知之方寸爲之作惡下午車抵
津門與研雲別寓河北中西旅館訪同鄉方君藥雨觀其新
得古泉貨佳品不少有文在穿左右之隸書漢與及東周西
周半圜等諸圖金又見一圜足大幣背文曰一羊與予所藏
小圜足幣背文正同卽李竹朋舊藏入古泉匯者牢字有从羊作僅見于
殷虛遺文從不見于吉金文字中不意曾見于古幣也又見
業雨新得銅權文曰官槀重一斤十兩文字甚精乃漢人迹
也秦權無言幾斤幾兩者爲漢物無疑其形制則與秦同以
前傳世古權量秦權以外有新莽權未見漢權是可珍也薄
暮閱骨董肆見鐵權一文與方君所藏正同亟購得之又見
漢殘碑墨本三乃近日中州出土者其一存字十二行每行
存八字其首二行存七字末行存六字首行有賢良方正等
字中有元初二年六月卯卒云云及安陽學元孫殘石之上
截墨本上鈐姚氏貴昉藏石六字印姚氏不知爲何許人也
安陽殘石初不能曉爲何時立今知爲元初二年矣其一存
字十六行末行及第十二行無字乃碑文下截行十五字首

行□朝侯之小子也云云上鈐愛古山房初拓印亦不知爲何人其又一則爲殘碑陰題名存字五行第一行存一字次行存全字一半字二三行至五行則皆云故吏某某均漢刻之佳者又一墓碣文曰故左郎中鄧里亭侯沛國豐張盛之墓分書亦佳以署沛國豐考之知爲晉石矣諸墨本索値奇昂不得已如其價許之往予在都中中州出土諸石均不肯售墨本予懸高價求之乃十得二三今乃自知拓墨雖索値

昂究可稍稍流傳此近事之差可慰者也　骨董客某往在都時舊識也爲予言自予出都後凡發見之古物無過問者西人亦不能盡知賭者十二三存者十嘗七八請予入都一行予實不忍重見國門乃重謝之

二十八日藥雨來約午餐聞王孝禹觀察瑑以去年卒往日談金石學舊交也聞所藏書畫佳者鬻之垂盡諸墨本中則魏崔敬邕墓誌得之丹徒劉君者今以千金售之都中其餘尚存篋衍予往欲借觀其舊拓昭陵諸碑孝禹諾之然未果見示今墨本雖在津門而道途匆匆不能往觀至爲悵惘午後至骨董肆見老友高君翰生鴻裁所藏六朝墓塼三一爲武定三年張定女阿蘭一爲齊天保八年高僧保一爲大業三年劉茂妻許存肆中求墨本不得因於肆中借氈墨手拓之

甚精辛亥秋始相見於都門比來海外書問不絕時以墨本互通有無所藏元大字本敖繼公儀禮集說聞至精未得一見藏古塼瓦當至富予輯唐風樓瓦當文字采翰生所藏多至數十品其藏塼則允贈墨本至今不能得安得至翰生家一一手拓之耶

二十九日將赴彰德不欲經都門乃取道保定以往卯刻趁慢車午後至保定京漢車夜間始至乃人城閉覽往歲予視學至此曾留數日今則墨市全非舊觀葢壬子春亂兵由京來焚掠殆盡詢之土人怨咨之聲盈耳於骨董肆中得專誌一曰安憙丞劉分書至佳又得塼印一文曰博陵郡之印陽文甚工唐官印也第以塼爲之殊不可解然實奇物矣又得斷師比一矢鏃具鋌者一師比背有楷書二字書體似隋人師比有楷書亦罕見矢鏃之鋌多斷折鋌短者或具鋌長無完者周官考工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今予所得全長得建初尺八寸七分刃之銛長一寸與冶氏文略同予往欲作釋鏃就傳世古鏃以證考工今得此具鋌之鏃爲玩弄不忍釋手乙夜京漢車至附之以行

三十日巳刻抵彰德寓人和昌棧亟進餐賃車至小屯其地在郡城之西北五里東西北三面洹水環焉彰德府志以此爲河亶甲城宋人考古圖載古禮器之出於河亶甲城者不少

殆即此處近十餘年間龜甲獸骨悉出於此詢之土人出甲骨之地約四十餘畝因往履其地則甲骨之無字者田中壠壠皆是拾得古獸角一甲骨盈數斛其地種麥及棉鄉人每以刈棉後即事發掘其穴深者二丈許掘後即填之復種植焉所出之物骨甲以外蠣殼至多與骨甲等往歲所未知也古獸角亦至多其角非今世所有至一鄉人家見數十具角之本近額處相距約一二寸許有環節一隆起如人指之着指環者然土人謂是龍角往歲曾於此得石磬三與周官考工所言形狀頗不同爾雅釋樂大磬謂之毊郭注毊形似犂鎡今殷虛所出與犂鎡狀頗似意殷周磬制不同郭注云似

犂鎡者意是舊說乃殷制與考工所記異考工所記則與犂鎡異狀矣予曩又得彫磬斷片兩面及側均刻鏤與古禮器同宋人博古圖載古磬二甚類殷虛彫磬亦與周磬殊狀當日定以磬名殊精確予嘗與王靜安徵君言宋人考古之學不讓於乾嘉諸老如定古禮器之名其誤者固十一二其確者則十恒七八靜安亦謂然石磬其一也今於小屯更求斷磬不可得予舊所得又有骨鏃有象匕骨匕有象揥（以骨爲之即詩之揥象）有骨簡有石刀石斧其天生之物有象牙有象齒今求之亦罕見然得貝璧一其材以蠯殼爲之雕文與古玉蒲璧同惜已碎矣爲往昔所未見獲此奇品此行爲不虛矣予久欲撰殷虛遺物圖錄今又得此歸後當努力成之閱覽竟以天氣亢燥思飲亟歸寓少選復入城觀肯董肆得土偶四乃辛亥年磁州出土俗所稱曹瞞疑冢中所出朴而精遠勝芒洛所出隋唐諸俑今晨車過磁州見古墓如陵阜者甚多皆俗所謂曹瞞疑冢實皆魏齊王公貴人冢也曾見一冢頂已陷又見一冢有商人所樹木牓告白邦人不知護惜古迹至此念之滋戚又得古墓專誌五日萬擊曰武定五年相里才曰武平元年比丘尼道洪曰天保七年魏世傌妻車延暉曰天保八年□息奴子聞骨董家言古塼誌多出彰德洛陽以南則無有矣逆旅主人李姓頗知古器物出土之地爲言古

骨貝銅貝均出磁州講武城磁枕出彰德北關外顏家莊左近故窖中磁人磁馬磁狗之小僅寸許者出彰德西六十里王家窖（二窖皆於土中掘出爲宋元間故窖）宋元磁酒甕白地黑花者出山西陽城亦故窖中物連布出衛輝以東垂字幣出彰德古器物出土之地於考古至有關繫前人多忽之良以古物多得之都市估人展轉販鬻致售者亦不知所自出其尤黠者或諱言之如龜甲獸骨雜縣范姓估人始得之亡友劉君鐵雲問所自出則詭言得之湯陰予訪之數年始知實出洹濱使不知所自出則殷虛所在末由斷定矣詳記之以告吾國之考古學者　逆旅主人又言彰德南鄉近有人家治舍得古冢

出古物甚多中有二小碑及甲冑等物載之盈數車懼人訟
其發冢仍掩土中言若往觀者願爲之介予以行程匆迫謝
不往而令購二碑乃至今無消息殆已入肆估手矣　逆旅
主人少在軍中故辛亥殉國總兵謝公（貞勝）事蹟知之甚詳
言誠公勦賊至勤御軍尤嚴以前中州盜賊縱橫公皆躬自
捕治翦其渠魁民賴以安其軍士平日兢兢奉職備禦至密
公嘗多夜私巡部下見某哨巡兵熟睡取其銃以去明旦招
失銃者詰質之惶慄請命乃嚴戒而遣之於是巡夜兵不敢
稍怠其他事多類此亡友汪穰卿舍人（康年）曾作公傳在國
變前公尚未授命也　遜國詔下公北面飲彈以報　先帝

可謂慷慨烈丈夫矣家弟子敬曾訪求公遺事當會最作傳
以昭示來茲　予之知有殷虛文字實因丹徒劉君鐵雲鐵
雲振奇人也後流新疆以死鐵雲交予久其平生事實不忍
沒之附記其畧子此君名鶚生而敏異年未逾冠已能傳其
先德子恕觀察（成忠）之學精曆人術尤長于治河顧放曠不
守繩墨而不廢讀書予與君同寓淮安君長予數歲予少時
固已識君然每于衢路聞君足音輒逡巡避去不欲與君接
也是時君所交皆井里少年君亦薄世所謂規行矩步者不
與近已乃大悔閉戶斂迹者歲餘以歧黃術游上海而門可
羅爵則又棄而習賈盡傾其資乃復歸也光緒戊子河決鄭

之幕中文士力謀所以阻之苦無以難其說時予方家居與
君不相聞也憂當世之所以策治河者如是乃箸論五千餘
言以明其利害欲投諸施君揭之報紙以警當世君之兄見
而大韙之錄副寄君君見予文則大喜乃以所爲治河七說
者郵君之兄以詒予且附書曰君之說與予合者十八九羣
盲方競不意當世尚有明目如公者也但尊論文章淵雅非
肉食者所能解吾文直率如老嫗與小兒語中用王景名幕
僚且不知爲何代人烏能讀揚馬之文哉時君之玩世不恭
尚如此歲甲午中東之役起君方丁內艱歸淮安予始與君
相見與君預測兵事時諸軍皆扼守山海關以拱京師予謂

東人知我國事至熟恐陽趨關門而陰撓旅大以覆我海軍則我全局敗矣儕輩聞之皆相非難君之兄且引法越之役法將語謂旅大難拔以爲之證獨君意與予合旣旅大且旦夕陷也乃未久竟驗于是同儕咋舉予與君齒謂二人者智相等狂亦相埒也君既服閔勤果卒官代之者福公(田)以奇才薦乃徵試于京師以知府用君于是恆然欲有所樹立留都門者二年謂扶衰振敝當從興造鐵路始路成則實業可興實業興而國富國富然後庶政可得而理也上書請築津鎭鐵路當道頗爲所動事垂成適張文襄公請修京鄂線乃罷京漢之議而君之志不少衰投予書曰嵩目時艱當世之

事百無一可爲近欲以開晉鐵謀于晉撫俾請于 朝晉鐵開則民得養而國可富也國無案著不如任歐人開之我嚴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鐵路歸我如是則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予答書曰君請開晉鐵所以謀國者則是矣而自謀周疏萬一幸成而萋菲日集利在國害在君也君不之察于是事成而君漢奸之名大噪於世庚子之亂剛毅奏君通洋請明正典刑以在滬上幸免時君方受廑于歐人服用豪侈予頗以危行遠害規君君雖韙之不能改也聯軍入都城 兩宮西幸都人苦饑道殣相望君乃挾資入國門設振鄙適太倉爲俄軍所據歐人不食米君請於俄軍以賤

價盡得之糴諸民民賴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于人者實在此事而數年後柄臣某乃以私售倉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當君說晉撫胡中丞奏開晉鐵時君名佐歐人而與訂條約凡有損我權利者悉託政府之名以拒之故久乃定約及晉撫入奏言官乃交劾 廷旨罷晉撫由總署改約歐人乘機重賄當道凡求之晉撫不能得者至是悉得之而晉鐵之開乃眞爲國病矣嗚呼賣國以自利世所詬爲漢奸者且不忍爲而當道竟悍然爲之勢不至辛亥之變舉三百年 祖宗之天下而併售之不止君既受竊鈎之誅而彼竇 祖宗之天下者且安榮如故也然則莊生之言常爲過乎至於君既受廑于歐人雖顧惜國權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烏得爲無罪而其所以致此者則以豪侈不能自潔之故亦才爲之累也噫以天生才之難有才而不能用執政之過也懷才而不善自養致殺身而喪名吾又焉能不爲君疚哉書畢爲之長歎

四月朔晨束裝將赴洛鄉人及骨董肆以古物乞售者麕集得瓦鬲尊一舉一土偶一乃山西出土者三代物也予向所見古明器由隋唐逮宋元而止今既得磁州所出六朝明器又得三代土偶及禮器合以襄所得關中出土之俑歷代明器備矣往欲作古明器圖考久未就若隱有所待者爲之狂喜

又見瑪瑙觴一許以重價不肯售已正趁慢車中初抵鄭州
汴洛車已過乃寓大金臺旅舘寫中挾瑟者比戶皆是徹夜
爲之不眠

初二日巳初趁汴洛車赴洛午正至河南府寓天保棧棧在邙
山之麓邙山爲一小嶺遠觀蜿蜒如長蛇近視皆土阜也古
冢彌望有大冢與舘門正相值者司馬文宣王陵也午餐後
入城閱骨董肆古物寥寥洛人言都中某勢家子搜求古物
甚洛陽佔人數十輩於邸中掘邱摸金縞及枯骨猶誅求不
已嗚呼此亦古物之浩劫矣於會友齋得隋唐入墓誌十一
種皆近年芒洛新出土者又於骨董肆以厚價得女年九歲

殘碑一紙僅存三行分書極佳當在魏晉間徧刻龕象仰視既久肩
問石今在何許祕不以告洛陽人情頗傾詐此行所經保定
民俗最良天津次之彰德又次之洛爲下矣　予以辛亥秋
見周臣韓通及夫人李氏墓誌墨本于翰文齋書肆云石藏
一張姓家今方待價予爲名賢遺隴之遭發也欲至汴訪遺
址爲封樹之以國變不果此次到洛訪張氏于骨董肆俾遂
夙願乃僉云不知其人爲之悵惘無已

初三日晨卯刻貨車往游伊闕南渡洛水中途過　關帝陵下
車入謁廟貌尚完整殿後爲　帝陵周以短垣壁上有刻石
可辨者文不可屬讀者幾居其半因與定約凡僅存二三字
者屏之其無年月而文字稍可屬讀者則亦拓之至薄暮乃

記庚子　兩宮西狩曾于此　駐蹕　躬親祭奠寺僧爲言

定議惟二十分期以三閱月乃能竟予不能自攜歸耳返寓已晚餐後凡游龍門者皆以鑑與予初不知以車往道塗傾危顛簸如舟駛巨浪中歸寓備甚乙夜即就寢

初四日晨碑估閻姓來得隋唐誌墨本九紙以藏韓通誌之張氏碑估謂是張十四亦不能舉其名但又云張十藏尚有魏石夫人墓誌及隋唐誌已携墨本赴都中覓售其人今既不在洛則此家仍不可蹤迹爲之悶損午後欲至存古閣畏塵畏熱而止乃訪隴海鐵路工程局長徐君端甫世章硯雲所介紹也面託以代收龍門造象拓本兼謀訪韓慕事端甫言洛人有林齊原太史東郊留心鄉土故實明日當爲介紹相見于局中乃訂以明午往薄暮有持魏宮一品張墓誌墨本至者云石在白馬寺不遠近年出土若欲得此石者議價定即載以至書體甚精乃與議價白馬寺距城十五里約乙夜以石至至丙夜尚無消息乃就寢

初五日昨售石人來言石主傭力至他處數日後乃歸故昨往不得石洛人多詐其言不可信乃一笑而罷購精拓本數紙

午間見齊原告以訪韓慕事始知張固林之戚也謂此石確已入都乞售而慕址恐秘不肯言予告以初非欲究發塚事乃欲求埋碧之處封樹之耳費由予籌不以累地方且予瀕返國時東友有富岡君謙藏者聞予將訪通慕捐銀幣三十

不能知所得爲何物也聞司馬文宣冢亦爲所盜發盜發之技洛人操術至巧乃於近墓處爲隧道以通墓中故壙中已空而崇封如故人不覺也今文宣墓雖已被掘仍巋然高峙恐漢代諸陵亦不免罹此災矣噫

劉佑來出所拓碑版乞售拓墨尚精因令拓崇高三閥題字告以少室題字神道以前尚有殘字神道上一石亦有殘字二處共約十餘行予舊藏黃小松拓本有之署錄家皆未知也又據黃小松洛訪碑日記堂谿典請雨銘其言惟以下一石尚存二字令並拓之並令拓諸畫象與約拓三十分劉佑留手拓當少諸刻故與言頗明了此次洛游最滅興惟此一事差可慰耳予所藏

黃小松拓本爲端忠敏公乞取今爲補牢之計不知能償斯願與否　近數十年間士夫藏石之風頗盛此非古刻之福也石入人家禁拓墨少流傳一也子孫不知愛惜或以鎮肉窶杜二也轉相售鬻移徙無定易于紛失三也然在公地若關中之碑林洛下之存古閣所藏之墓誌失去數石又聞李超墓誌曾爲某學官携去土人爭之乃得復反予在學部時丹馬人何樂模謀竊關中景教流行中國碑贋刻一石將以易原石同鄉方君者其弟爲何樂模通譯阻之不可乃函告方君方以告予予亟白學部電陝撫及學使由金勝寺移入

碑林歐人乃運贋石以去然此僅千百中之一二耳其密輸以出者不知幾許予近時將我國古刻流入海外者爲海外貞珉錄已知者凡數十石其未知者尚不知何限可爲發深慨也

初六日晨林君以所藏唐誌石拓本二紙見贈索予所撰芒洛冢墓遺文允到滬寄贈之趁汴洛車赴開封端甫來送行並爲作書致隴海東路工程局長章君文通且謂由汴至徐路且通矣予初欲於游汴後折回鄭州至鄂江行抵滬至是乃擬改由汴徐仍循津浦路以歸車中見嵩少諸峯去人不遠恨不暇往游午間抵汴寓華商旅館詣同鄉郭君燾臣許燾

臣出示乾隆平安南戰蹟圖及平西域戰績圖銅版二乃近得之都中者鏤刻精細畫皆凹入與日本所刻銅版同戰蹟圖人間流傳至少當時惟近侍大臣得蒙　賞賜往歲在上海徐家匯藏書樓見之壬子春從恭邸許得乾隆時征小金川及廓爾喀道光間征回疆三圖平安南及西域圖則向所未見也諸戰蹟圖版及乾隆十三排地圖版均藏、武英殿同治初年値銅荒工部因諸圖陰刻不能刷印請以鼓鑄相臣某止之故至今尚存不知地圖版今在何許因憶宣統初元內閣大庫書籍奏歸學部時予曾至內閣閱覽見地圖盈兩架欲取閱某舍人言此舊地圖無所用待摧燒者予駭甚屬姑徐之亟言于部與以歸後以庋之京師圖書館又於大庫庭中見題本堆積滿地亦奏明焚燬者子隨手拾取得阿文成公言兵事奏再閱他本亦然依年月類次頗井井皆重要史稿也亦亟告部中載以數十車權置國子監今亦不知所在此二者雖經予言得暫免劫灰然終亦且沈薶散失而已念之滋痛

初七日曇雨游書店街得康熙紹興府志吾郡之志乾隆以後即未續脩乾隆本閒有傳者然已至少康熙志尤少予所藏有嘉泰志明張元忭志乾隆志但少寶慶續志耳十餘年前在上海時嘗與吾鄉徐仲凡丈（樹蘭）言脩郡志事卒不易覩

成盡仿四明六志之例先取宋二志明一志及康熙乾隆二志刻之而附以會稽三賦乾隆以後當爲續志前志有疏失則爲補志若至湘中刻之所費不過四五千緡耳徐丈欣然謂君如任校勘者予將任籌費予欣然諾之時徐丈方養痾滬上乃不久歸道山事竟不果至今日更無望矣姑附前說於此以俟來者　午後詣章君文通許章君在漢陽鐵廠二十餘年辛亥之亂章君尚在彼爲言當日情事及流離之狀有餘痛焉章君又言汴徐間僅數里未敷鐵軌現可趁貨車往晚間雨益甚是日初欲至嶽廟訪汴學石經中庸殘石以雨不果汴學石經今僅存周禮數石嶽廟一石乃近二十年出土者亡友蔣伯斧諮議曾以手拓本見詒云石在嶽廟今不知尚在否又欲往訪明代挑筋教諸碑蘆臣言今其地已成市廛碑石已無可蹤迹恐亦爲歐人載去矣　襄歲聞柯鳳孫京卿劬忞言磁州高盛碑下截已出土但未見墨本予遣廠估求之數歲不得也前車過磁州時不能下車親訪及至洛於骨董肆求之亦不可得今日在書肆中忽見一本且有碑陰爲之差慰又得陷唐誌十餘紙一骨董肆有唐誌石三求墨本不得因託郭君覓工拓之約拓成寄海外此行得芒洛新出墓誌凡四十餘種異日當校錄以爲芒洛冢墓遺文續編

初八日午間趁貨車赴徐州蘆臣至寓來送行章君則至驛路相送車中風烈氣候俄變御三祫衣尚不支乃易以棉晚至距歸德府十八里之朱集路員邵君衡齋導入寨中一小店投止與邵君閒話知邵君之尊人與　先大夫有舊故相款至殷

初九日昧爽邵君送予乘小汽車至牛王堌易贏車行七里復易東段貨車車中人言昨土匪數千人與防營戰于此互有勝負匪所持皆新式快銃其軍械遠勝于防營故頗難敵語未畢見有兵士十餘人來登車又十餘人送之皆携軍械乃車甫發送者將歸則叢樹中銃聲大作此十餘軍士者亦以銃答之蓋又挑戰矣車行稍遠尚聞銃聲防營駐紮牛王堌意此十餘軍士者殆將殲於匪矣近日報紙不載汴中土匪尚猖獗至此惟日日歌誦功德謂白狼已就擒豫省久安謐而聞豫人言白狼固尚在不過其衆畧散蟄伏處耳嗚呼自辛亥以來以國利民福四字欺罔天下而所謂國利民福者固如是也車至碭山又易客車下午至徐州宿招商旅館

遙望雲龍山色不及攬勝也

初十日趁津浦路汽車返浦口予初由浦口趁滬宵夜車返滬予自上月下旬發滬後至是易車已十餘次矣

十一日辰初到滬行李甫慰亟詣抗父處問靜安日疾十愈七

八起居如常矣此行日日轉徙靡有定居無從通音問雖逆料疾必日減而終不能去懷既相見乃大慰返寓解裝檢點所賸諸物尙無損壞戚友屢至談至宵分

十二日晨拜趙伯藏太守太守則已束裝將送眷歸武林行篋旁午然堅留小坐出所畫花鳥見示書卷之氣益然子培方伯言太守山水畫爲當今獨步惜不得見又出示宋龍泉窯器云近年龍泉掘地得故窯一時所出不少且以瓶一盞二相贈云將以一人再來滬手書通函處乃握別復詣楊子勤太守坐側積書如崇墉坐談良久爲言近滬上諸家刻書事甚悉予聞南潯劉氏所刊周易單疏已竣工購之肆中不能

得託楊君爲予求之

十三日晨拜藝風丈爲言宋會要徐星伯先生輯本已由王雪澄廉訪（秉恩）許歸南潯劉氏將分類校寫付梓星伯先生所輯乃長編也又聞廉訪旅滬境況頗艱廉訪與予不相見者十餘年矣劫後聞尙健春間聞予殷虛書契考釋成乃亟訪予弟子敬購求之謂予所箸書其行篋中無不備老而劬學至可欽佩廉訪富收藏近多出以易米欲往看以時促不果乃託知好爲致予意午後拜張讓三觀察（美翊）亦十餘年不見鬚髮皤然觀察爲人慈祥愷弟肫然如佛劫後從事慈善事業並留心鄉里掌故出續前上者舊詩及李景堂先生遺

行舍人言使者已在此容設法却之頗有進退維谷之狀予既至海外惟老卒入都殆不能却使者然尙投書陳此行乃謀刻所箸書非以求仕仍申前請屬爲之序且云即足下鄙其人曷亟念所學乎語至慘切乃不及一歲而還歿因與靜安追談往事爲之黯然異日必當爲一傳以章所學庶慰此老于九泉晚間霧作

十五日晴舟行至穩與靜安談游事已恍忽如夢中矣午後作書致諸戚友

十六日晨入門司港發電致家人

十七日晨入神戶港午後趁汽車下午至京都驛兒子輩已迎

于驛次及抵家日將夕矣

五十日夢痕錄

戒殺文

武林 王晫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潮 山來

戒殺文

淮南鴻烈 遂球美周著

殺之階戒不俟令言矣奈世人遂于殺運。陋爲異端。則豈漁佃聖人獨爲賊賊之祖乎。吾從令之語塞。不避言酸。爰旁左右六則有生意者。望垂察焉。

其一曰。舉動之宜戒也。脅弊不殺。先賢行之。不踐生物。走獸且然。余觀世人。嗜殺成癖。如螻蛩蟲蛾。遇之加靡。撲充其一念。直可以裹而殺之。而無益于已。不殺。而無損于已。亦將曰吾不得不殺。恐同異端乎。持戒者請從此始

其一曰。白養之宜戒也。食無求飽。聖人言之。士恥惡食。未足與議。今人日享雀鼠。以爲得計。爲已之半致。

囊帶。袋腥穢。不亦惑乎。即或業庖儷口。後快意。亦試究觀珍羞滿前。入腹裏已如何臭濁。此皆殺後魂氣攻報于我。何可不戒。

其一曰。讌會之宜戒也。古人烹享以時。非報成功。則享有德。故或不惜物命。然且以昭物力。亦非時不享。戕禮而已。今乃戕物之命。耗物之力。寒燠暑痾。概命庖刀。椒板花枝。皆其死所。今客主之飲。先洁羽毛之血。大酬酢往來。亦人生難廢。然如世人者。不過欲借彼窮朋。暢我口腹。且廣列滋味。以親平生。其于獸畜豕交。有何異乎。王遜少曰。一觴一味。幽懷奚必多殺物命。以爲敬客。倘客非王敖老賊。必當囅然安足爲敬。

其一曰。祭祀之宜戒也。昔之于禮。太牢少牢。厥有攸用。三鼎五鼎。厥有攸分。亦惟其人有功于物。故祭之以物報之。然猶四方獵較。不以之供。岳瀆神祇。不得酺賓。今士庶之家。輒用牲牢。且孝子不寺忌日之喪。而羅珍羞以養歡笑者。有矣。愚民日行逆天之事。而切于死。豈知萬病之源。皆從口入。且味重者其氣亦重。七尺之軀。喫蔬飲者。動思自清。乃必欲使

致敬虔誡亦愈取罪毋曰麪爲犧牲之可笑也儞知
戒其非禮亦何至殺
其一曰養老之宏戒也七十非肉不飽故老子養親
必有酒肉然而亦有戒焉如孟春之牝不滿尺之魚
供之豈足爲孝犯苟非吾親渴嗜則五淨之肉何不
可養故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豈知期頤遐壽調理有
方物生親生兩非相悖若不問所宜輒以供奉是謂
以已之好殺陷親于不仁敢不戒哉
其二曰相嗤之宏戒也萬物並育原不相害古人如
犀象虎豹蝗鱷之類亦惟驅而遠之不便加殺今或
遇一蛇一蜴不思遠避乃殺之惟恐不及是雖恐其
害己且能害人豈知彼之于人豈真欲得甘心不過
殺機相犯時一遭之且人人室中所不經見如彼毒
物正有如許而亦未必殺受其毒害可見吾人機心不
設雖獰龍猛虎狎如鳴鳥如以殺爲意恐未能殺彼
先遭彼殺至于蚊虱之類惟宜放之遠之且不能盡
殺何必殺也
嗚呼殺運不除殺氣日張不殺是佛殺豈是儒請作
儒曰儒者殺不殺佛不殺不生殺一可生萬學儒不
學佛戒殺爲衆生學佛不學儒不殺安得生不生安
至殺生既不即容而殺則可戒我觀殺生人生生相

七勸口號

七勸口號

新安張習孔黃嶽著
武林王晫丹麓輯
新安殷曙日戒校

吾郡幕僚山公著書一帙以勸世名曰山公四十八勸篇各有題多勵意長民者以居下僚而語不敢直匪曰勸也直求而已意固甚善然皆長老宿儒恆語世人聞之久矣久則厭而忽雖多亦奚以爲且今日勸世之書十倍於昔而人心之壞亦十倍於昔此或勸非所勸也誰曰不策馬而策車車敝而行不加疾吾謂止須七勸足矣七勸維何一勸天二勸地三勸閻羅王四勸鬼五勸人父六勸人子七勸著勸世文者人輒不解厭旨因各綴數言言祇欲通俗不避俚陋也

一勸天

古之言天者善記不急性善記久不急不急須後命試觀下古人遠報若明鏡孰善不啓後孰惡昌而盛

統計數百年刑賞終歸正此理雖不爽臣更求天聽人命有幾何何能俟天定滔滔勢要人求多不厭慾掊掠法無剩夾脛與敲指苦逼自誣認冤痛裂心髓砉刻亦難竟氣急叫皇天高高若有應似言且忍耐不必煩爭競俟彼貫盈時吾自誅梟獍豈知受刑者當下陷泥濘苟有急性天即時白晝瞑迅雷碎其械遂殛貪酷罄舉世肆虐者剪滅無一賸更不煩善記帝心亦清淨爲此叩頭勸勿罪臣言橫當觀梟獍輩苗裔恒發祥丕彰植熊後師胎炎更[illegible]下逮衣冠族市井白屋郎兒孫繁美者必自祖父強家傳好身手兼并肆鋒鋩驕奢意氣盛肥白着宇揚問之何因禍祖墓龍穴良亦有本分人硜硜守門牆固無爲惡才方寸不忍傷晚得伶仃兒當晒多羸疚甚至艱乎有數乳輒數殤行必亂所爲弱草偏遇霜斯豈智慮乖葬法應不詳吾聞天祐善惟命不於常今何爽報斯意難揣量人言天雖近地理力更長地既主興廢天心豈能匡吾爲勸地靈勿復憑青囊

善惡聽天鑒如國尊一王積善必餘慶不善必罹殃
俾彼郭璞徒息鴉歸農桑

三勘閻羅王

法吏常退食對婦喜而甘婦詢何所獲嬉笑滿顏面
吏言事多端今又行一善奸甲告良乙謂其謀叛變
刑考已誣服獄成不敢讞叛律誅闔門百口皆血濺
情知事非眞判牘筆爲顫喜其解我意菲夜有所薦
吾爲反獄詞脫去踵不旋分廿酬甲甫尚不及其羨
忆縱死而訴對簿理可援吾何知有乙惡伯奸甲前

甲誣而我雪吾當磔帝覺沒我活人德神目枉如電
請王坐首惡吾自無罣帝吁哉茲論巧似可謝冥譴
吾聞王正直聽斷宏不眩苟非吏懇招奸民豈敢先

食祿職治民安可護憨賤勤王張鐵耳巧語無容掇
罪魁惟誅心厥罰弗差錢倘有再生人幸傳爲鑒諺

四勘鬼

陰陽盛寒暑瘧癘流災屯不知四海遠吾鄉疾何頻
病癆一以遘氣體如絲塵臥榻歲月延染無全鄰
富者或奇矣悲哉此孤貧一室衡茅間室室聞呻呻

人性本易流。況乃庭訓爾不知一朝敗性命等羊豕。從來父子恩。孩提勤哺視。惟其疾之憂。淵冰戒臨履。壯長幸成立。顧乃趣之死。追思覆墜因。家教實禍始。虎尚不食兒。蓼猶衛其趾。我勸人父鑑。多效褒充耳。

六勸人子

父母生我身。罔極恩難酬。欲報罔極恩。立德爲最優。下至世俗孝。服勞供饌饈。豈有勞父力。爲我劾馬牛。世乃有愚父。揭揭剛財賊。吾生靑幾何。祇爲兒孫謀。重有勢要人。身居得爲秋。剝喪不知厭。作孽齊山丘。趨庭數紈袴。攘攘無慙羞。助親陷不義。翻謂堪其憂。吾今勸人子。而父如墮溝。何不蹤沈諫。大人其少休。積金貽我曹。欲爲篋中留。不知幷入貨。名宦開戈矛。兒今願不受。棄去同遺漚。稱家具菽水。不至遺親憂。子能賤財賄。親戚其少瘳。終將致允若。雖孝良其儔。

七勸世文者

善類曰以寡。善書曰以繁。著書勸世者。各種難具論。所言報應理。灼灼事可援。趨行昌厥世。凶德殃閭門。獨其敘介蟲。慘毒驚心魂。或言刑考酷。五毒加彭烋。以致上天怒。凶報當身反。以軀斬血嗣。天記果不諼。此書豈不美。巧吏翻可原。吾行未至是。罰不可同言。吾生稠虛喝。使彼心自捫。愚人騰智小。陰自鑽吾閽。縱有欲不逞。不過鞭其臀。既與大酷別。家禍差可存。吾勸善書者。過欲當除根。並列小惡條。戒貪及雞豚。況被虛喝者。驚哭頭抬垣。無田賣孤子。有婦離新婚。剔肉畏狼杖。鵜崖時欲吞。下痛上不省。譬如撾腸踡。庖廚雖云遠。仁術成賈盆。誰能作此勸。吾寧蒙渴愚。

戒賭文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惠 翠嶺 校

戒賭文

長洲尤侗展成著

天下之惡莫過于賭牧猪奴戲晒公所怒一擲百萬劉毅何苦今有甚焉打馬鬬虎羣居終日一班水滸勢如劫盜術比貪賈口哆目張足蹈手舞敗固索然勝亦何取約有三費未可枚舉既卜其晝又卜其夜不出于馬弔之一途庶足娛賓朋而消歲月獨不思人生幾何其能堪此棄擲乎哉近年以來工巧百出有力之家摯監奴數輩某爲百子某爲某極有其牌者即立其人之後主人不待揣摩已知他人所有之爲何種矣余素不解此每同人醵集時羣賢角技余獨一人向隅覺滿座亦竟無不樂者余未嘗不以迂拙自媿及讀悔菴先生戒賭文則知先輩中固久已深惡而痛絕之矣嗚馬弔之法創自弇州在當日文人遊戲未嘗不佳而其流弊一至于此殆如子思之後嬖爲李斯其可以子孫之不肖遂咎及先人耶夫世之溺于賭者弟未諗其利害耳今得此文讀之共公卿大夫退朝休沐讌會相娛點籌狎客秉燭監奴周同姬妾角技戲侑亦有儒生不悔悟而思返者其人亦可知已心齋張潮識

厭薄章句博奕猶賢詩書没起引類呼朋擺錢爭注
赤脚無成白頭不遇文鬼誰憐脾神莫助富人長者
公子王孫珠玉滿室車馬盈門呼盧白日喝采黃昏
千金忽散一畝無存場間乞食泉下埋魂至如商旅
間關萬里競利錐刀窺審倍蹉火伴誘人牙行弄鬼
囊破尸山身漂越水夢斷嬌妻饑啼稚子其下市人
肩挑步販體少完衣廚無宿飯脫帽逢牀投馬翻案
登場醉飽出門逃竄貧兒驚女盡供撒漫最恨奴僕
全無心肝煖衣飽食游手好閒酒肴偷釀房戶牢關

忙中作耍背後藏奸狐羣狗黨非賭不歡故賭雖百
族惡實一類天理已絶人事復廢蓋以大滅小者不
仁以私害公者不義式號式呼者無禮俛得俛失者
非智分無貴賤四座定位上攀緡紳下接皂隸齒無
尊卑一家弗忌父子摩肩弟兄紾臂閑無內外男女
襍次雄圈拋妻青樓挾妓交無親疎惟利是視陌路
綢繆故人睚眦四端喪矣五倫亡矣身家蕩矣子孫
殃矣賭必近盜對面作賊戰勝採囊圖窮鑿壁賭必
誨淫聚散昏黑艷婦絶纓嬖童薦席賭必釁殺弱肉
強食老拳毒手性命相逼戒之戒之凡戲無益今有
貪夫開肆抽頭創立規則供給珍羞如張羅網鳥雀
來投蛹蚌相持漁利兼收更有賒人合成毒藥歸足
附耳暗通線索彼昏不知束手就縛旁觀咨嗟當局
笑樂人之過也必蘄箴規惟耽賭癖陽奉陰違父師
呵叱妻孥涕洟勇足拒諫巧能飾非貧而無怨死且
不辭及至悔悟靡有子遺嗚呼哀哉誰爲爲之吾聞
此風明末最盛曰闖曰獻又曰大順流賊作亂其名
皆應相公馬弔百老阮姓南渡亡國不祥先識

聖王在上豈容妖氛敢告司寇宜制嚴刑天罡地煞
大盜餘腥誅不待教有犯必殲火其圖譜殛此頑民
聖人設教君子反經慢遊用儆驕樂當懲人心貪黷
何去何存借曰未知請視斯文

跋

湖上李笠翁作無聲戲小說有鬼輸錢故事所敘賭場情狀不減頰上三毫此雖其筆古之妙亦以此中人眞有如是之不堪言說者前段戒賭後段專戒囊家描寫逼眞令人生畏嗚呼今世之子弟以好賭敗家聲者不可勝數其祖父九泉之下亦安得盡如所云三費眞切中要害之言我欲于賭場中人贈一篇未知若輩能不以規爲瑱否也心齋居士題

廣博學說

武林 王晫 丹麓 同輯
新安 張潮 山來

廣惜字說

仁和張尤祥吉士著

武王筆銘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
蔡邕筆端之禍爲最烈也子貢過衛觀人火
文川而出廣即焚字之會亦各廢僧收拾無
[illegible]雜[illegible]聖賢[illegible]
[illegible]云倘然人知惜字[illegible]
有字之後不知惜字於本有字之先予固敬
其意而廣之列爲十則仰同人捆管時倍加
乾惕則於世可以寡怨尤於口可以杜虛枉
於心可以全忠厚其所以延齡福蔭寧有窮
哉爰授之梓以公同志

一案牘如山爲民上者果以公心剖析雖遇盤錯亦
辦迎刃而解倘執已見深文周內則民之冤抑必
多獨孤及曰一字之加勝於三千之刑可不愼歟
凡下筆自紬俱是非使人翻供皆此字當惜

一幸囚本於天性見有參商便當曲爲調護豈可借
一幕客事務機務權勵文移一字未穩即成冤獄
事者宜詳宜慎勿以屢駁而株連善類勿以淺
而殃及無辜古云筆下超生非虛語也凡下筆有
一時快意他人永無生路者此字當惜
一公門最易爲善幾舉筆間即他人生死所係昔定
國治獄面予爲三公安民詘平而子皆登第人知
報施以受賄執如積德以遺子孫耶凡下筆有出
入開人性命者此字當惜

一事關命案情節最多動輒牽連株累解散甚難
弱公道獲伸何得教唆以致傾陷如薛敷以刀筆
營生積財巨萬後家以火燼身以水沉是不論曲
直而盡之到爲十則仰同人捆管時倍加
血粉人評訟之報也凡下筆有代駕虛詞構人爭
訟者此字當惜

一夫婦人之大倫或破人於未成或離人於旣合損
德莫甚焉昔王固休妹婚而全家暴亡孫洪嫂離
落而仍復顯爵皆前事之驗也凡下筆有破人婚
姻離人夫婦者此字當惜

筆舌以離間耶昔甘公政代僧曉女嗣部之章紀非常費無極讒間父子滅門之奇殃最慘凡下筆有離間他人骨肉者此字當惜

一孤寡乃人之最堪憐者遇之即宏矜恤倘乘機漏害孤寡暗受其侵陵而天之報施未嘗或爽凡下筆有陵孤欺寡者此字當惜

一陰私人所隱諱昔韓魏公爲相與於往來文字中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陳君公因好議人閨閫者非有奇禍必有奇窮凡下筆有揚人閨閫發人隱微者此字當惜

一體相不具人生之大不幸也一經品題纖悉畢現昔平原君美人笑殘者而被誅李昭言戲孫文懿而名愧非前車之覆歟凡下筆有詩歌謔而犯人所忌者此字當惜

一傳奇小說最易惑人或寫情郎之繾綣或描麗女之幽懷在作者不過逞鉛利于毫端見者必致蕩佚其心志凡下筆作淫冶艷曲導人邪僻者此字當惜

以上惜字十則不費財人人可勉不費工夫時時可行事雖在於舉手功已極於廣濟願我同志觸目警心不徒惜字於字而惜字於心斯亦存心之更有望於世之身體力行者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心相百二十善小引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一十六字雖屬術士恒談然其中實具至理不然幾何其不以陽貨爲孔子虎賁爲中郎耶無如皮相者多于心之慈而質之弱者咸相與易之軀幹豐偉氣足善談者咸相與畏之相心之說久矣置之不復道矣心相百二十善不知誰氏之緐沈大匡先生爲增減而訂定之王子丹麓繙以示子盥讀一過大都温厚和平誘人爲善蓋所謂借相人身而說法者吾因思夫相也與命相爲表裏術士咸藉之以餬其口然相顯而易見命微而難知若似乎許貧唐舉之流其術易于取驗然其後爹笨能中大率與星士同譏此非相之學耳失貌之慈惡者果來定以定人協未請于心相之學耳失貌之慈惡者吾有以知其心之惡若失貌之善者吾何敢遽信對刻刻體天地生物之心愧此血肖之軀翻不如草木心迺善蓋雖太妍決詐之狀類能飾爲深情厚貌以欺欺尋來及防機汰墟其計伸而被猶儼然哦善連自任者往往有之善安能盡得善相心者如禹鼎之圖神奸乎哉心齋張潮誤

昭代叢書別集 卷三 心相百二十善小引 一 世楷堂藏板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婁江 沈林 熏 翠巖 校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海寧 沈捷 悉匡 著

立身師法當以古人忠孝爲歸便終身韋布亦須堂堂地做個人　絕淫殺意惡於拂態無根的景眼界看得淨宇本紛宜盡的事脚地纔踏得實　愛且惜分陰此心明鏡止水不可槁木死灰得暇手不釋卷長養神智不蹈才多識寡與天地聖賢上下神祇同其是非好惡

以婁子爲屋漏之史官閒行若有嚴刑于旁

邱之禱久對青天而懼問霄鑑而不驚

興寢有節灑掃克勤　一念之善可以及人

心如長者在家百役無不欲戢無疾風暴雨之怒

歷艱難知下情經險阻達物僞

識見如立高崗無遠不見

做人讀書行事俱要成片段

凡事不徒爲忍耐熟思貴得其情審處貴得其當

作事擔當知柔知剛有終有始

路值其窮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不屑徒貧賤節省醫貧苦心醫賤整作透發志氣激

昭代叢書 別集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二 世楷堂藏板

每懷范文正義田贍賑通族不負祖宗付託

遠大自期如百斛重器所貯時空其半

值來如意事但有料理更不煩惱纏縛

敬前輩慕勝己近君子砥礪成善

氣度嫻雅舉止端莊問事來驚張對奴僕無疾言倨

色　與人期不爽約

盡心爲人謀排難解紛不遺餘力

貧窮親友時時在念無米而急人朝飢

不改行易操　文章有首尾

言語有序當人語次不攙奪

不忘故舊人苟有一行之詰一字之美終身逢人說

頭　布袍負暄木牀就蔭

持重寡辭不輕忽言笑行年六半如老吃管子豈欺

我哉

對俗客嗒然無語遇學士有道譚說名理揚榷風雅

昭代叢書 別集 增訂心相百二十善 三 世楷堂藏板

一毫毫秋毫令人不忍遽別

與物無競未好上人　不辱人因不堪

未愧人以未知　未做人以不如

未疑人以未肖　衣履清儉面無愧色

悔過知非以慚愧爲歡豹自制非法

讀書有得不私其著輒引以告人期於同有

不輕信人言令進善者笑我愚非恒責其過者勿
聽甚善
見人家好兒郎亟稱歎羨累曰
滿前教人立志與人家兒郎談論書信亟開拆沉滯
物 附
無益之雜物棄
自足以當窩做家不期事事完足
得意之秋每易愚人當念日短乎自見
和氣若天地萬物一體氣天地之福澤氣也
事非親見莫說忌幸人之災傳人之死
讀史論事必先稱其所長并不輕責人以死
無災以當福 閒無事以當仙
不好修靡關勝好生戒殺自身享用著一箇苟字便
安 默處淡飯著述
酒醉怕謹厚者發狂棋輸怕退讓者發怒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病逆當前須有李沉不較狂生訕詈蒙正不問朝士
姓名手段若事干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豈
容姑息 門多士君子
不念舊惡說到小人恩思負義欲傾己處辭色和平
如說平常事 每閒紡織讀書聲
我雖有君子之操而不挾勝小人之氣更見包容
不貪機械智巧君以漢陰丈人為師
閒人談及閨閫不便掩耳當時若不聞其聲既去若
不識其人 喪祭循禮
不輕出詩文示不知甘苦者
不輕乞假于人必求仁者之粟然不當輒以餽叔望
人而以管仲自比至于盡情竭歡
閒中稱謂如對面有不可者背後不以稱謂
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
凡入人家不可窺看人文字
凡借人物不可損毀不還書籍必為補治
凡與食不可揀擇去取王文正公飲食不潔者但不
食而已 斗秤平準子易分明
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
朋友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

制毒性以化殺機養喜神以延壽氣
活千人者有封殺降者殃及三世
擇福之道不妨與正人君子同禍死忠死孝便是了
生死　男女無博奕戲謔
涵養韜晦與田夫野老一般漸喜不爲人識
家居日用穉而不厭不必離境求淸
平日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
然不留胸中　不薦諂媚
掃地焚香隱居危坐瀟然事外
昭代叢書　別集　增訂心相百二十卷　六　世楷堂藏板
男女婚嫁自有定分不爲百草憂春雨
兒女不在目前便與之相忘如本無有
留心教女爲人家造奕世之福大陰隲事
子弟當以讀書通世故不可以世務分讀書
千人口宰相藪千人指無疾死
富貴暴集之客與生事惡習家人同爲消長
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可憐世上金和
垂老著書悉當有關世道
寶借汝閒看七十年試取兩詩參之是一是二
青山白雲造物特爲我設不爲無益之事何以延壽氣
逍遣之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嘗使有偷閒之趣
愉風寒節飲食減思慮目前浮情佚氣汰而藏之皆
留爲有益之用閙摩未喚不可先自押到
知人詐僞能含容不務淵魚之察
情恕理遣能知下人飢渴勞苦
不因細事輒躁擾不能耐
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閒反生慶幸
昭代叢書　別集　增訂心相百二十卷　七　世楷堂藏板
自己能站定脚跟作事不聽人唆阻議論不隨聲附
和　多蓄美藥以備急施
節省宴會浮費以周貧乏
子弟孝友謙謹能敬祖父親友
闔人謙婉入求見不輒拒絕
出必告反必面使父母尊長明知所在不貽其疾之
憂孝敬之中寓禮法防閑之意
使男女童僕以偷食說謊爲恥可知閨門嚴肅
平心付物不助強欺弱

每見性格不通不近人情者惜其爲薄命之士輒嗅
奈何　三世自成一忠厚家風
舉家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隲
數言少存儒者氣象半字不入浮屠恐爲行業不修
而詭云闢釋者藉口
跋
貌不善而心亦不善者有之矣從未有貌不善而心
善者也貌善而心不善者有之矣從未有心善而貌
不善者也以是知貌之惡則表裏如一貌之善則內
外兩歧故必相其心而後定其人此不易之理也此
編非爲相人而設而吾以是推之可以爲相人之法
吾願讀是編者勉勉于爲善而可也心齋居士題

戒淫錄

歙縣 張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楙惠 翠嶺 校

戒淫錄

錢塘姚廷傑升聞著

仕宦良箴

富貴之家多係祖宗積善纍顯之士或因夙世勤修務必大培元氣不宜有損天良若當得意濃時耽情風月致使人生快處頓隕身家天姿國色喪盡多少英雄玉骨冰肌斷送歷來俊雅傳聞斌媚急欲一見而神飛親覩風姿遂覺千思而夢結兩心既已繾綣一旦冀得綢繆或以勢取或以力求或以財通或以術誘出百計以圖謀不惜人言不顧名分不畏法度不懼鬼神肓萬惡而營幹暫時佔盡便宜誰知結局報應絲毫不爽陽間任恣快樂當思陰律誅殛纖細無寬色斧伐性慾火燃身擲金玉之完膚慘同瓦礫利刃斷筋鋼刀斬骨對無情之鐵面怒起雷霆如疑吾說之或誣豈無前車之可鑒艷曲淫詞屬文人之綺語披肝露膽乃勸世之苦心聊獻芻蕘伏祈採擇

將帥宏規

盛世觀兵因殄小醜朝廷命將爲掃妖氛除暴所以安民出征無非戡亂若借勦賊爲名因而傷殘善類則其爲害何殊欲矢報國之心先當保全民命庶於國事有益是故不殺兼須不淫不焚更宜不掠上體聖主之宏慈下存本身之陰德毋謂用兵之際宜以愛兵爲急不知愛兵之意全在輯兵之中身繫邊疆生死爭於頃刻命懸弓矢禍福判在片時若能憐憫良民斷然感動天意勿拆散其夫妻勿分離其子女盡援據之秋家室魂驚草木軍費興之日閭閻膚破烽烟存亾無定聞鉦鼓而心酸玉石難分望旌旗而淚灑以刃加之何事不從以死逼之何求不得是以皇天震怒神鬼痛傷立令粉身碎骨即償雲雨之獸誰思得弓失弓仍落他人之手一命既殞黃泉後代亦遭絕滅殊足悲矣不亦愚乎永求千百年之將士寮予一二語之愚誠行方便於行間嚴紀律於營寨出一令而三軍遵其制正一身而萬姓蒙其恩爲力既

易造福極宏定享侯封於奕禩守富貴於綿長矣

儒林藥石

士乃四民之首當以知恥爲先更是行淫一事宜以不犯爲主蓋自妻妾而外俱爲牆外之花須知人獸之分邪在淫途之惑豈可拋終身之事業博片刻之歡娛隳一已之聲名害子孫於數世品行有玷何顏入聖人之門陰隲既虧無計對閻君之面況乎潛心書史自多如玉之姿得意科名豈乏瓊樓之貯而必肆志淫邪甘爲汚下巢現報於生前受冥誅於死後

言之可恥事實堪傷錦衾繡枕爲貪軟玉温香鐵鎖木枷難忍形枯體穢其或打破頭顱腦漿迸裂敲傷手足膿血淋漓猝罹荼毒生爲無用之廢人驀被劍銘死作無頭之淫鬼讀書之體面何存學校之規模安在秀士文人何苦蹈此名流儒雅當必慎焉

賓師令範

課徒設帳當成師傅之尊人幕稱賓宜立友朋之體或爲貴客幫閒或作富家辛力或係同窗伴讀或緣親戚附居務必真誠慎毋詭譎何升堂而漸思入室

遂敗檢而頓敢踰閑倘事未成則驅逐猶其小者若孽已作則殺傷豈不悲耶人尊我而我自賤賤起於淫人重我而我自輕輕因乎色以雙親之遺體受三尺之明刑其或小人行險冀徼倖於未彰豈知天道惡淫寧漏斬於已往嗟嗟盍思蘭麝香中雖能骨醉燕鶯隊裏漸致形鴆秋波略盼旋教俊逸沉身紅粉相偎卒使才人埋玉愛煞口脂芳潤玉津促冥路之歸航貪茲滑膩温柔鴛枕是陽間之窀石卽人未汝誅汝仍自殺且汝壞婦節亦被婦傷積惡之殃皆由自已報施之案放過誰人

旅客要經

背井離鄉遠蹈羊腸之險餐風宿露常臨虎穴之危得利則一家飽煖無貲則兩地焦憂或寄跡旅店或投寓牙行或舟楫往來或寺觀棲止務必存心長厚矢志肫誠蓋各處經由風俗不一豈無小窗竇笑紅顏牽客子之魂亦有繡閣凝眸粉黛奪兒郎之志見乎霜晨月夕妻則寂守空閨隣雨尤雲汝則酣情錦

帳倘他人與汝輩同心設故鄉與他鄉一轍是人之妻既與汝樂汝之妻亦授人歡言念及此能不寒心而況暗室宣淫神目如電明遭王法之誅陰受冥司之極或入山而遇蛇虺或乘船而沒波濤種種痛心思之可畏爲商賈者其聽吾言

黎民寶訓

農家作苦無分春夏秋冬惟望年豐可庶祈寒暑雨村夫醜婦守過平生野草閒花休思着腳況用力之夫當思日作夜息炯荒涼之室奚堪劍內醫瘡一有原求生而反以傷生爲人僕從務守良規犯法遭刑誰爲救拔非使皮肉之熬煎卽遭身首之異處且有始則因淫而成盜繼則因盜而潛逃害妻子而害父母累朋友而累親鄰在在舍嗔人人切齒究之杏臉桃腮同作青燐白骨荒郊曠野慘閒鬼泣魂號哀哉哀哉慎之慎之

方外眞詮

托跡空門只可怡情雲水棲身寺觀豈容紊亂清規倘道之中最多匪類形雖出家身出而心不出號曰修行名修而實不修慾火勝於三昧火誰爲冷水澆既蠢蠢而無知遂昏昏而莫息蹈跡禽獸干怒天庭報應只在目前爲禍更加酷烈凡人見此猛省回心

身情根塞於六根中那曉當頭棒喝清磬一聲勾紅
裙而入夢木魚幾下隨緣鬢以魂消尼巷是方外青
樓菩薩作松窠月老誰知世網漏而天網不漏佛法
寬而王法難寬屢見細流羽容披鎖帶枷何如滌慮
洗心超凡入聖知奸即有殺縱色魔纏擾情若死灰
唔色即是空任妖艷紛投心如鐵石從此苦海不入
道岸誕登地獄可無風流之和尚西方自有持戒之
黃冠如仍穢污清淨法壇定爾永墮輪迴苦劫須認
刀山劍樹都由玉齒朱唇因貪翠繞珠圍惹出夜叉
惡鬼驚心膽而皆碎痛皮骨之無存原圖窈窕之同
歡無所不可也詎知神明之震怒專在於是乎以此
易彼何苦爲之惟冀猛省回頭身後無嗟悔晚

竈媼解

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致貪得他日居官
決不能清白
現在之祿積自祖宗受享不可過盡將來之福貽與子
孫節約當使有餘
入百錢貲不百錢守己樂同富足進萬鎰出逾萬鎰求
人苦倍飢寒
人生天地間富貴誰不欲己力不經營日用安能足成
立最艱難破蕩眞迅速貧窮因懶惰借貸遭恥辱儉
用勝求人奔馳莫隨俗男若勤耕種飢不愁穀粟女
若攻紡績寒不慮衣服勿謂長少成光陰如轉軸男
大婚事迫女大嫁期促雙親有老病百貴相繼續臨
期若剛用時須積蓄勉旃復勉旃慎勿憚勞碌
儉之一字衆妙之門無求於人寔欲於己可以養德淡
泊明志清虛煞神可以養志刻苦自勵節用少求可
以養廉忍不足於前留有餘於後可以養福

壞自身亭川著一苟字便安
俗事有宜急了者有宜姑置者了之所以安心也置之
亦所以安心也不了又不置終日縈懷擾擾苦矣究
食服常溫一體皆春心氣常順百病自遯
竟於事亦無益
坐多於行默多於語質多於文恩多於威讓多於爭介
多於泛閉門多於出戶歡喜多於怒嗔如此常貪多
居室如寄使僕如假啟處如在塗飲食如受乞即無病
獲福自無量
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世之人
矣

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猶以爲不足不知鶉衣縕
袍者固自若食不過滿腹羅萬錢之珍猶以爲不足
不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牆
猶以爲不足不知繩樞甕牖者固自安器不過適用
玉杯象筯猶以爲不足不知汙尊抔飲者固自適惟
其不足是以心之放僻意之奔馳無所不至以有限
之年濟無厭之欲何時足耶

怒甚偏傷氣思多太損神神疲心易役氣弱病相繫勿
使悲歡極當令酒食勻再三防夜醉第一戒晨嗔故
養生之道必寡思慮以養神寡嗜慾以養精寡言語
以養氣
胸中只擺脫一戀字便十分爽淨十分自在人生最苦
處只是此心沾泥帶水明是知得不能割斷耳
寵辱不驚肝木自甯動靜以敬心火自定飲食有節脾
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毋
以妄想戕眞心毋以客氣傷元氣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更甚者譬之心坎自然涼爽此降
火最速之劑
寢卧不得多言笑譬五臟如鐘聲不懸則不可發聲
夏月尤宜保輔當居虛堂靜室水次木陰潔淨之處自
有清涼不可當風納涼飲食勿令太飽尤戒生冷麤
硬油膩及勉强飲食渴飲粟米湯菩薩熱水爲妙冬
月最宜密室温淨衾服輕暖仍要煖裹肚腹早眠晚
起以避霜威朝宜少飲醇酒然後進粥臨卧服涼膈
化痰之劑其炙煿燥毒之物尤切戒之

君子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一分則
彼受一分之惠若扼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
噬之禍將不可救
諦觀己之情理有順有不順而欲人之情理皆順者非
也又觀人之體候有和有不和而欲己之體候常和
者亦非也反照對治是方便法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可以容下放行動
必先聲咳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無簾窺君子
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士君子貧不能濟物者過人癡迷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
人急難處出一言解救之亦是無量功德
凡作事第一念爲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人籌算若彼
此兩利或於己利於人無損皆可爲之若利己十九
損人十一即須躊躇若人已利害正半便宜輸足況
利全在己害全在人者乎至於損己利人尤上上人
事願同志其圖之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著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
寒微要思矜體他著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至急之事
愈宜平處疑難之際愈宜無意
凡人正當議論人時一團盛氣若遽阻他反不投機更
伸其辨是增人之過亦已之過也且自繇他待他氣
平方緩與說更於無人處私自化之尙可使改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語之曰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
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已一個不是卽吾之氣
平但說自已一個不是卽人之氣亦平矣

人家富貴如牡丹花今春開盛要當培植爲來春育液
恐爲彫謝之漸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不能訴貧乏不能存而其人樸
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周助
家富不施仁義豈非空人寶山才高惟習綺靡大是暴
殄天物
天下無窮不肖事皆從捨不得錢而起天下無窮好事
皆從捨得錢而作自古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
凡人施恩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感
怨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隨事皆然當官尤甚
善爲至寶一生用之不盡心作艮田百世耕之有餘
富貴之家當有窮親戚往來便是忠厚
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幾千百人處渺
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以一席之地乎
一點慈愛不但是積德種子亦是積福根苗試看那有
不慈愛的聖賢一念容忍不但是無量德器亦是無
量福田試看那有不容忍的君子
只一個耐煩心天下何事不可了何人不能處

寶見得是處便要斬釘截鐵脫然爽潔作成一件事不
可拖泥帶水靠壁倚牆
作天下好事既度德量力又審勢擇人專欲難成眾怒
難犯此八字者不獨妄動人宜愼雖以至公無私之
心行正大光明之事亦須調劑人情發明至理俾大
家信從然後動有成事可久
事必要其所終慮必防其所至若見眼前快意便了此
最無識故事有當怒而不怒當喜而不喜當爲而不
爲當已而不已眾人知其一君子知其他也

僕隸小人昏愚者多而理會人意動必有合又千萬人不一二也居上者往往以我責之不合則艴然怒甚者繼以鞭笞則彼愈惶惑而錯亂愈甚若忍性平氣指便而命之彼我無苦而事有濟不亦可乎

論理要精詳論事要剴切諭人須帶二三分渾厚若切中人情人必難堪故君子不盡人之情不盡人之過非直遮禍亦以留人掩飾之路觚人悔悟之機養人體面之餘

果決人似忙心中常有餘閒因循人似閒心中常有餘忙

累君子應事接物常贏得心中有從容閒暇時便好若應酬時勞攘不應酬時亦扯極是哭累底

人情不便處即要迴避彼雖難於言而心厭苦之此慧者之所必覺也是以君子體悉人情悉者委曲周至之謂也恤其私濟其願成其名泯其迹體悉之至也

感人淪於心骨矣

飯休不啊就嘶路休不看就走人休不擇就交話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思就作

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寬宏

弟受父兄之責尚有所不堪況他乎

過莫大於不體人之私而又苦之讐莫深於不諒人之短而又計之

手段不可太闊太闊則填塞難完頭緒不可太繁太繁則照管不到

機下手便想到究竟處

對憂人勿樂對哭人勿笑對失意人勿矜卑幼有過慎其所以責之者對眾不責愧悔不責暮夜不責正飲食不責正歡慶不責正悲憂不責疾病不

疾言遽色厲聲怒氣原無用處萬事萬物只以心平氣和處之自有妙應

恩莫到無以加處情薄易厚愛重成讐

日日行不怕千萬里常作不怕千萬事

仁人心地寬舒便福集而慶長事事成側寬舒氣象鄙夫念頭迫促便祿薄而澤短事事得個迫促規模

覩世間極惡事則一眚一愚儘可優容念古來極寃人則一毀一辱何須計較

處家制事遭一番厄障益長一番練達御人接物容一番橫逆益增一番器度此皆動心忍性成身成德之境不可輕易視過

細觀理亂繩知性躁者之害事

自家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忍是快活路世上少人行舌柔嘗在口齒折只爲剛思量這忍字好個快活方片時不能忍煩惱日月長愚處世不可太生揀擇麒麟鳳凰虎豹蛇蝎蓄然並生只

胸中不平氣要鳴胸中有得氣要說只是無量以容

去病至七八分即須止餘俟正氣復聽其自除若去病至盡即正氣受傷國家治亂人革弊政正宜得此意

讓古人便是無志不讓今人便是無量

飢土第一補脾聖藥也

如一身清濁並藏若洗腸滌胃盡去濁穢只留清虛便非生理

自己杜門嫌人出路自己絕滴怪人添杯自己哭素惱人用輩只是胸中欠大

禍莫大於縱己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長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詎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不改而善不進也

追思往事自謂無失者過不改師友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託出此際正須返觀速改不可草草聽過

卒然逢人怒罵之時一生病痛有父兄所不及誡師友

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無了如猩嗜酒鞭血方休

瀛嬴解 十八 屏廬叢刻

葬親者溺信風水至侵占他山伐人塚棄人祖父母骸骨怨連訟結抵死求勝至於傾家收業而地終不可得福應尙遑禍應至近何其愚一至此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樣一瓦出行數百里間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爲事不知自己一個元吉主人卻不料理心吉則百事俱吉

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是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辰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卽與之吉凶各持年命而撓於支干纏絓之生尅生者禍福未可知死者暴露堪憐念乎

葬有五慮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合五者之外若斤斤然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以奉親爲後圖而以利後爲急著意孝子之用心

語云擇地不如擇心又云可遇而不可求地之吉凶皆緣人之造作儻吾心有主則天意已在百千年造化從玆定矣

瀛嬴解 十九 屏廬叢刻

掩埋之而櫬奉新柩爲葦舍或卽此稍遠另卜穴或
避去此處另卜地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尙
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爲可憫故甯須我費事無
遽攘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得眞
穴不更有佳地襲穴以葬毋乃不吉乎或營域左近
原有墳墓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鄰人葬有
鄰鬼其理一耳

造物者製人兩其手兩其耳而一其舌意使多聞多爲
而少言也其舌又置之口中奧深而以齒如城脣如
門此嚴乎

郭嶭如樸三重圍之誠欲甚警之使訒於言矣不爾
著瞥勸書拔眾靈超業海雖細瞥應生兜率作綺豔語
導羣盲入愛坑任高才定墮泥犁
閒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甘芳溢頰聞小人諂
笑如嚼糖冰爽美之後寒沍凝腹
人生如守口語言當自考多知多是非少管少煩惱布
德反爲讐施恩成不好相逢但寒温萬事皆默了不
必揚人惡切莫誇己善行人口似碑好歹悉皆見祿

點

人情厚密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
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
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大抵忿怒時最不
可指人隱諱及暴其祖父之愆蓋一時怒氣所激惟
恐語之不深事之不切而不知彼之怨恨已深入於
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俗亦謂打人莫打
臉道人莫道實是也
不妄語不多語不道人隱事不摘人微過不言已無干

涉事不言人有關係事論人毋取短而乘長論己毋
登枝而忘本交淺者毋與深言調別者毋與强言陰
刻者毋與言衷情輕疎者毋與言密事
言語之宜愼正在當快意時過快意人說快意事
而諛之辭有知者未必感背後之議銜之者嘗至刻骨
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較之與人爲善雖有形
迹然對證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
不而斥朋友之失而以他事動其機亦是成物之智處
鳳凰終日鳴卽非祥瑞虎豹終日叫亦不驚人言雖至

當毋甯減之
人生世上那管得許多那能使人人說好
那能使人不說吾不是只要作事十分不差心上無
愧便了
有以名利之說來者勿問大小悉宜應以淡心有以是
非之說來者勿問人我悉宜處以平心有以學問之
說來者勿問合否悉宜受以虛心此大受用寶訣
恩讐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
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對好色於密室逢千金於廣野遇大敵於忽然聞譽人
於垂斃好一塊試金石
罵坐揮拳爲歡之酒爲禍枯精竭髓生人之色殺人故
愛惜精神留此身擔當宇宙昏懵志氣將何物報答
君親
凡夫迷倒有極可笑可愍者昏夜食猴羹以爲犬肉也
則食之而美及明而知其猴肉也則嘔吐夜飲觸髏
之水而清甘明而見髑髏也則大生厭惡一彌子瑕
也當其愛之則見孝親不見獪駕見愛己不見餘桃
及其惡之則見獪駕不見孝親見餘桃不見愛己其
人美也則一過之處有遺香一見之後有餘想其人
醜也則經用之器亦嫌坐卧之處必避男女之身一
也髮則欲其黝然而黑而皮肉則否皮則欲其皙然
而白而毛髮則否男人之巾幗與女子之冠髻一也
當其高時則見低者而笑當其低時則見高者而笑
尊官臨卑是官尊非我尊也而我榮卑官泰尊是官
卑非我卑也而我恥同一進賢冠也在公卿之首則
冠美在尉丞之首則冠醜鶴與鷺同形也見鶴服則

作華想見鷺服則作不華想蔬食菜羹同味也出富貴之庖則作美想出貧賤之廚則作不美想臭穢一也遭之於路則嫌其臭穢惑於男女則不啻香潔愛身也則蚊蚋媢其膏傷鐙火媢其灼迷於利慾也則刀兵水火不顧熬煎油鼎甘心子女一也子則視爲骨肉女或視爲路人兄弟與朋友孰親昵狎則朋友勝於兄弟爭產則兄弟化爲仇讐以一念慈悲故則戕殺子女不及惜肖翹如同一體以一念殘忍故則戕殺子女不及肖翹愛則祝願惡則呪詛儼若我操造化之權阿所

好則譽忌才美則毀豈論人全無人倫之鑒苦而愁明知愁之無益而不得不愁喜而樂明知樂之無度而不能不樂日出而作依然伎倆而夜來謀慮萬端一息不來便無明日而刻下經營千歲迷惑種種聊指出以示人

古人惜陰云一刻千金一年之閒有許多金子既不賣人又不受用不知放在何處只是花費無存可惜可惜

惜

地上有門曰禍門而作惡者自投之孰驅而置之地下有門曰鬼門而好色者自趨之孰引而置之此二門者皆一入而不出者也

父祖作的便是子孫楷式主人行的便是厮僕效法非禮之言切莫內談醉飽之語慎勿外洩處富貴勿聽僕隸之言值貧賤莫信妻孥之計恐妻孥之計短而僕隸之言貪且險也

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

捨事以清心斷欲以甯神便是扁鵲醫不須請他明裏不傷人暗裏不虧心便是閻羅王不須怕他有時不拔雞犬不妄殺便是南無佛不須念他

人作好事不堪再說著說著便不中

欲止奢當念貧及欲止慾當念病及欲止忿當念禍及欲止邪當念謗及欲止惡當念死及

千般營運不如淺種深耕死後披麻不如在生孝順結義他人不如自家骨肉買命放生不如存心莫殺發願修行不如還了宿債千般計較不如本分爲人

討便宜處失便宜此處字極有意味蓋此念纔思討便

宜便自壞心術自損陰隲大失便宜即在此處矣不
必到失時見之也
人在功名路上如馬行泥淖中脚起脚落須有超逸之
足始得絕塵而奔得意場中能長人意氣亦能消滅
人善根
讀萬卷不如識一字說千丈不如行一尺勤修百億功
果不如濟一飢渴窮民廣交天下英才不如近一篤
實先輩
居家爲婦女輩愛憐朋友必多忿色作官爲衙門人欵
舊百姓定有怨言
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作然必寬綽細膩員實商耐一
一從頭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
完得道境後方宜世境涉世深無一可交之人乃無一
不可交之人鍊情久無一可已之事乃無一不可已
之事
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賤不足恥可恥是賤而無
能老不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是死
而無補

老來疾病都是壯時招的衰後罪孽都是盛時作的
閒中不放過忙處有受用靜中不落空動處有受用暗
中不欺隱明處有受用少時不息情老來有受用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往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解官時
思前則知足思後則儉此過去心未來心似不可
無
富貴之家其閨人而目已覺可憎而主賓相對作勢利
談亦覺無味故士君子於此可以無求便宜少往所
謂甯令怪其不來無令厭其數至也
居富貴常憐窮困受快樂常恐災禍見在常思知足未
來常思戒懼冤結常思解脫衣食常思來處起念常
教純正出語常思因果逆境常思順受動靜常付無

人生貴賤皆當勞苦只這一碗飯自勞苦來若不勞苦
何以消之
終日端坐略無勞事未飢而飯至未寒而得衣飲酒食
肉呼奴使婢房有室廬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
於此爲善更且使性氣縱喜怒甚者造罪業豈不大
可惜乎常興此念久久自然寡過
近來學者多是以自家合作底事報與人知如有飯不
將來自喫只要鋪攤在門前要人知我家裏有飯打
疊得此意盡方有進
道

龍媒解

嘗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
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
於度外是養心第一法
凡多積陰德諸福自至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天盡力農
事加倍收拾這一般利是取之於地善教子孫後嗣
昌盛這一般利是取之於人諸如此利俱不用文約
不廢貲本不定分數不用追討不傷和氣不取怨惡
無以譬喻而語盡無以新交而歡盡無以小人過誤而
不招詞訟不致坑陷不怕花費卻正大光明得得久
遠

怒時言語都忘體怒後思之自家鄙瑣肺腸全被人覷
破了
云何是第一等人曰本分人是云何是本分人曰走江
湖不如理田園鍊丹砂不如惜五穀結權貴不如樂
妻孥泰仙佛不如敬祖考
勢到七八分便止如張弓然遍滿則折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問
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先者眾惡之鋒下者百祥之海貪者殺身之刃廉者保
身之符朘剝成家放利兒何曾長世唯批修怨健訟
子無不傾宗
明而晦用之剛而柔用之此經世妙策也孫登謂嵇康
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涉世持身不可不深思
此語
恃才妄作如救火拔蓑守拙全身如操舟帶纜
無以譬險而語盡無以新交而歡盡無以小人過誤而
法盡無以順風使帆而力盡
苦樂無常境得失無定形秀才進學喜不了尚書不陞

惱不了有常境耶塞翁之失馬宋人之產犢有定形
耶人處苦境時望彼境以爲至樂及到彼境則相習
以爲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遞而上在在皆然諺
云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
又有挑腳漢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入而不自得矣
寒風淅瀝雨滴空階雪簇敲窗孤燈清寂坐無煖氣一
衾蕭然當此之際想念行旅修途孤舟遠泊雞聲茅
店人跡板橋又或百事冗集萬無措辦欲出門而打
頭運夜欲坐待而迴腸竟夕無不驚魂悚耳攢

屏廬叢刻

心而今者幸得無事靜坐讀古人書暗言多名理鑪
有未死之灰牀有可擁之絮正熱酒後茶沸鼎開即
此享造化之福多矣而猶不自愛惜更生嗟歎抑何
不知足也

不求甚福乃所以善貧不求甚貴乃所以可賤不求極
榮乃所以免辱譬之賭者刻意求贏則輸隨之不賭
則無贏而輸何自來此谷那律所謂以瓦爲之則不
漏而相國寺道人賣賭不輸方但止采頭者也

學得一分癡呆多一分快活學得一分退讓多一分便
宜

見人不是處只消一個容字處己難過處只消一個忍
字

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常帶得一分秀才氣方
是佳士

少必老盛必衰富必貧樂必哀此天地必至之事也如
何能從中挽回只是留他常有餘其實不曾增益
分毫以其常有餘故享用長久

飲酒不盡則有餘味出言不盡則有餘地居官不盡則
有餘榮受福不盡則有餘蔭

屏廬叢刻

凡人須是有堅忍不拔之操天下事方有幹濟堅忍不
拔俗所謂耐耐之義爲耐飢耐寒耐煩耐勞耐辱耐
窮耐心耐事耐官職總之曰耐久不耐則腐薄輕佻
風雨燥濕皆得侵蝕未有能久者也故識得此土之
爲聖賢定靜之學下亦不失作忍耐漢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莫不有不如意事小兒叫號
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老如意事常少不如意事常
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

如意處較貧人更甚故謂之缺陷世界人生世間總
無足心滿意者達此理而順受之可少安矣
不蹈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處藏物之所非以避
嫌亦以遠禍
淡得一分乃能勝得濃豔一分退得一步方能受得榮
進一步
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豔的滋味短
清淡一分自悠久一分
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
遇處之無事矣
取人時饒得一分神明自慊說人時留得一句夢寐自
安
爭名利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妒忌之念
撐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攀援之
計
退一步前路愈寬緊十分到頭難解
行法到八九分使知警戒便罷漫言滅門刺史破家縣
令使風到八九分留些餘地更穩莫致臨崖失馬船
到江心
凡事宜從淡素食甘蔗先食淡頭曰漸到甘處若一時
便要足意無論勢有不能此後亦無餘味矣
智者不與命鬬不與法鬬不與勢鬬以思難心居安樂
以貧賤心居富貴則無往而不泰然矣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又以銳揣故至人貴渾神龍以
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
深
俗諺有淺水長流之說余深有味其言每見精神太川
者無何而竭矣思意太濃者無何而絕矣勢燄太熏
灼者無何而滅矣受用太豐美者無何而歌矣進趨
太捷疾者無何而跲矣唐人詩一團茅草亂蓬蓬慕
地燒天鵲地空爭似滿鑪煨榾柮慢騰騰後騰騰地煖烘烘
亦正此意
世閒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即動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
過於醉飽使腹中無復餘地眞氣不舒往往致病甚
至悶絕而死者有之世人事事欲盡興愛使滿帆風
一時豈不快心第憂其難爲轉身路耳

能於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溽涼能於淡處求濃則終
身不落枯槁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
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
自然掃去
交市人不如交山翁謁朱門不如謁白屋聽街談巷語
不如聞樵歌牧詠談今人失德過舉不如述古人嘉
言懿行
世路風波翻覆莫測細思惟有讓人爲妙讓則爭者息

忿者平怨者解天下莫大之禍俱消於讓之一字中
矣此聖賢大學問常人得之亦可以免禍獲福
凡人有好爭訟者此不可曉小事開氣往往爭昏累年
不以是非爲曲直惟以勝負爲强弱甚有傾累至死
破產殆盡傷情害理而不顧不慮者此愚人之極也
昔有詩曰些少爭差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
喫打賠茶酒贏得猫兒失了牛最可念誦
九錯還須以精詳沈重爲先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
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脣不止只溫語稱
人一句是便是無限歡忻
世界原自缺陷能忍耐便補得一半自古成大事立大
功者何人不從忍耐中得來語云登山耐仄路踏雪
耐危橋閒居耐俗漢則忍耐之樂受福實有量哉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
止慢疎會以增敬然後故舊可保
人最不幸處是偶一失言而人不察偶失一謀而事倖
成偶一恣行而獲小利後乃視爲故常悟不爲意則
敗行襲檢莫大之患
寃家多緣夙世亦多結自目前欲知未來請看已往嘗
見富貴之家大都寬仁每看貧賤之輩多山慘刻見
食憎厭是福薄相隨寓而安乃有道氣
人生若行路前經險阻則後必通衢亦似園花花盡獨
有兩人年月日時皆同而榮悴各異質之司命者則曰
先則零落必蚤是以達人甯爲庶境智士不羨華榮
生富貴者受用過分應得落翼在貧賤者不曾享福

應得榮壽此天道損益之常理也

有僧多寶老僧借觀之畢拜謝曰未與何謝之有老僧曰爾與我皆只得一觀我觀之而藏之何異

昔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輒憤懣形爲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日澤既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故語曰急行緩行前程只有

許多路逆取順取命中只有許多財

人方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貲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田入於十金之中覓然而有餘及稍稍富聚人益

眾而所求益以不給不知罪己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則愈不供盡反而思之天向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

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此爲窮困人作一慰語亦爲貪鄙人作一退語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爲現在作一安閒語亦爲日後作一究竟語

天地有菲必有秋潮水有來必有去人身一氣有呼必有吸大英雄作事有放必有收此還是受造化陶鑄

處

天但生一物必有出頭時候草極脆嫩當出時即巨石

亦壓他不住

快樂之家輒稱抑鬱抑鬱終及之富貴之子驕語貧賤

貧賤終及之所謂動乎四體天之道也

功名二字好了多人誤了多人其實得失不關巧拙命

運二字達了多人懈了多人此個委順實到智思

事有機緣不先不後剛剛湊巧命若蹌蹌走來走去步

步蹈空

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少壯時嘗盡艱辛未有自少享

富貴安逸至老者丞年登科必於中年離離或仕宦

無論離亦必其生事窘薄憂飢寒慮婚嫁若丞年宦

達不歷艱辛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多

不獲高壽造物乘除之理類如此開亦有始終享富

貴者乃是大福之人亦千萬中一二而已今人往往

機心巧謀昔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以至終身而又

非理計較欲爲其子孫計尤大戒也

人生穿衣喫飯所費幾何此外盡爲長物盡爲他人

天云故得歌嫫童僕飽始知官爵爲他人豈惟官爵

凡一應多積而此身無用者盡爲他人造業而自己
招報也佛經云萬般將不去只有業隨身旨哉言乎
任你極聰明伶俐賣得巧到底藏不得拙故伊川云凡
人妝成十分好不如眞色一分好
優人登場有爲唐明皇者下場便不肯與諸優同坐眾
皆笑之世閒公孤卿貳時至則爲之與逢場作戲亦
復何異而盛修邊幅岸然於親故之中恐未免爲諸
伶之所竊笑昔沈慶之爲三公歸里鄉人見者皆俯
伏膝行慶之笑曰故是昔時沈公知是昔時沈公彼

磐折之態可嗤此倨傲之容亦無味
世路中人或圖功名或治生產儘有正經爭奈天地間
好風月好山水好書籍了不相涉豈非枉卻一生
強項者未必爲窮之路屈膝者未必爲通之媒故銅頭
鐵面君子落得爲君子奴顏婢膝小人枉了爲小人
凡人非會交接之閒人品不齊或行檢有玷或相貌不
全或今雖尊顯而出身本微或先世昌隆而後裔流
落以類推之忌諱甚多須用心檢點一番切勿犯人
所忌令人愧憤亦君子長者之厚道也

大著眼睛看縮著嘴頭說硬著脊梁擔放著肚皮納立
著腳跟做
邵康節會有四不赴謂官府公會不相識會大眾廣會
勸酒醉會又有四不出謂大寒大暑大風大雨有五
樂謂樂生中國樂爲男子樂爲士人樂見太平樂聞
道義有五喜謂喜見善人喜見好事喜見美物喜見
嘉景喜見大禮有四幸謂幸長年爲壽域幸豐年爲
樂國幸清閒爲福德幸康健爲福力有三惑謂年老
不歇爲一惑安而不樂爲二惑閒而不清爲三惑

我無是心而人疑之於我何與我無是事而人誣之於
我何慚縱火燒空何處著熱風波洶湧虛舟自開
蛇虎非鴟鴞之讐鴟鴞從而號之以其有異心故牛豕
非鸚鵡之馭鸚鵡集而樂之以其無異心故是故疑
於人者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
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人
人生塵地名位分數已定非他人能提挈亦非他人能
摧敗把柄在我進退有命小人枉用算計君子無勞
準備

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志不驕人面無德色氣能自勝面無懼色量能容人面無怒色所務在內面無慚色故曰君子不失色於人

世局棋新不著最爲高手人心兵險無求安有敵頭人苟平心便覺有恩無怨徒知有我便覺恩假怨眞人生儘受福人自不知足思量事累苦切著便是福思量飢寒苦飽煖便是福思量病時苦健著便是福思量危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監禁苦放著便是福思量死來苦活著便是福也不必高官厚祿也不必堆金積玉看來一日之閒許多自然之福只因看不破譬喻一譬喻五行以分定似知機便是福終日竟戚戚惟是不知足本是無事人討得惱心山本是溫飽人弄得缺食服本是強健人縱得病拘束本是平安人幹得危險辱本是無罪人惹得入牢獄本是長壽人作得死催促世間有幾人會享自然福我勸世間人不要不知足富貴非力求迷途空碌碌

風波境界立身難處世規模要放寬閒事盡從忙裏錯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此心須向靜時開路當平處行便穩人有長情耐久

能與善人居不能與惡人處畢竟是學力未到夫惡人
如蛇蝎猛獸戾氣所鍾造物猶不能絕第當善待之
使不能爲害而或介介疾視若旦夕不可容多見其
不廣也
傷心之怨莫如攘利沒世之恨無如發隱發人隱私人
誰容我奪人利益人誰甘我出爾反爾戒之哉
人世無一刻不是緣無一人不是緣爲
世間人只好隨緣度日何必强生分別打破緣因
四海和平之福只在隨緣一生辛惹之勞止因好事

之效有未可驟致者安以待之
人有未可遽格者罪以入之事有未可易處者靜以制
應事接物須是以靜待動以閒處忙如水流而境自靜
雲急而月自遲纔有無限光景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遊若常見其短
而不見其長則時刻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不顧其
短雖終身與之遊可也
人要有轉念轉念蚤則愁煩中可覓灑散境界不然恐
俗障沓來祇徒憂而無益人要有餘地餘地留則馳

驟中可存從容趣味不然恐快心事過或涉險而難
收
視天下事皆如飄瓦虛舟順逆偶然葛藤盡掃便令來
去無心視天下人皆爲前因宿果寃親平等望礙都
捐得了多少自在
過事只一味鎮定從容縱紛若亂絲終當就緒待人無
半毫矯僞欺隱雖狡如山鬼亦自獻誠
心無機事案有好書飽食晏眠時清體健此是上界眞
人

瓦礫在道過者皆弗見也裹之以紙人必拾之矣仕襲
而楫之人必盜之矣故藏之人思亡之掩之人思檢
之圖之人思窺之障之人思望之惟光明者不令人
疑故君子置其身於光天化日之下
奇峰峻嶺止可偶一登之國都皆寬平廣大者
吾人身家之累思前慮後有許多未了句當此須以不
了了之隨身有無隨家豐儉隨緣順應一毫不起非
忘之想分外之求則身家之事一時俱了若只在身
家事上討求完全稱意日出事生終身更無了期

處天下事前面常長出一分此之謂豫後面常餘出一
分此之謂裕如此則事無不濟而心有餘樂若扣殺
分數做去必有後悔處人亦然施在我有餘之恩則
可以廣德留在人不盡之情則可以全交
待君子易待小人難待有才之小人則又難待有功之
小人則益難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用人不
可太聽聽言不可太輕處己不可太峻
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則小
人無所間以發其怒
讀書知禮之人不可慢他年高有德之人不可輕他忠
言逆耳之人不可惱他無父無君之人不可近他乍
富欺貧之人不可作他不識高低之人不可採他輕
諾寡信之人不可聽他對面兩語之人不可託他時
運未至之人不可欺他談量人家之人不可慕他飲
酒不正之人不可請他恃力放潑之人不可理他來
歷不明之人不可留他貪窮性急之人不可告他凡
有落難之人須可扶他

此不若聆大聲於夜靜雞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而來乃從祖父積惡中來平日專事苛刻計便宜凡損人利己之事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不戕之甚哉

不肖子不肯作家無論已至如肯作家者十分精緊一絲不漏亦不是好消息其家必有奇禍須是從寬一

分留有餘不盡之意祚方脩遑

宦家子弟凡居室器用僕從輿馬之類俱貴雅淡不宜俗氣撲人

骨肉之好不終只爲看得爾我兩字太分曉

不孝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父母憐憫過甚常順他性驟拂之則不堪常讓他便宜任他佚豫令之執勞則不習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子也子乃敢唐突其父交行藝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也子必欲父之出我下積此驕妒他人處展不出手獨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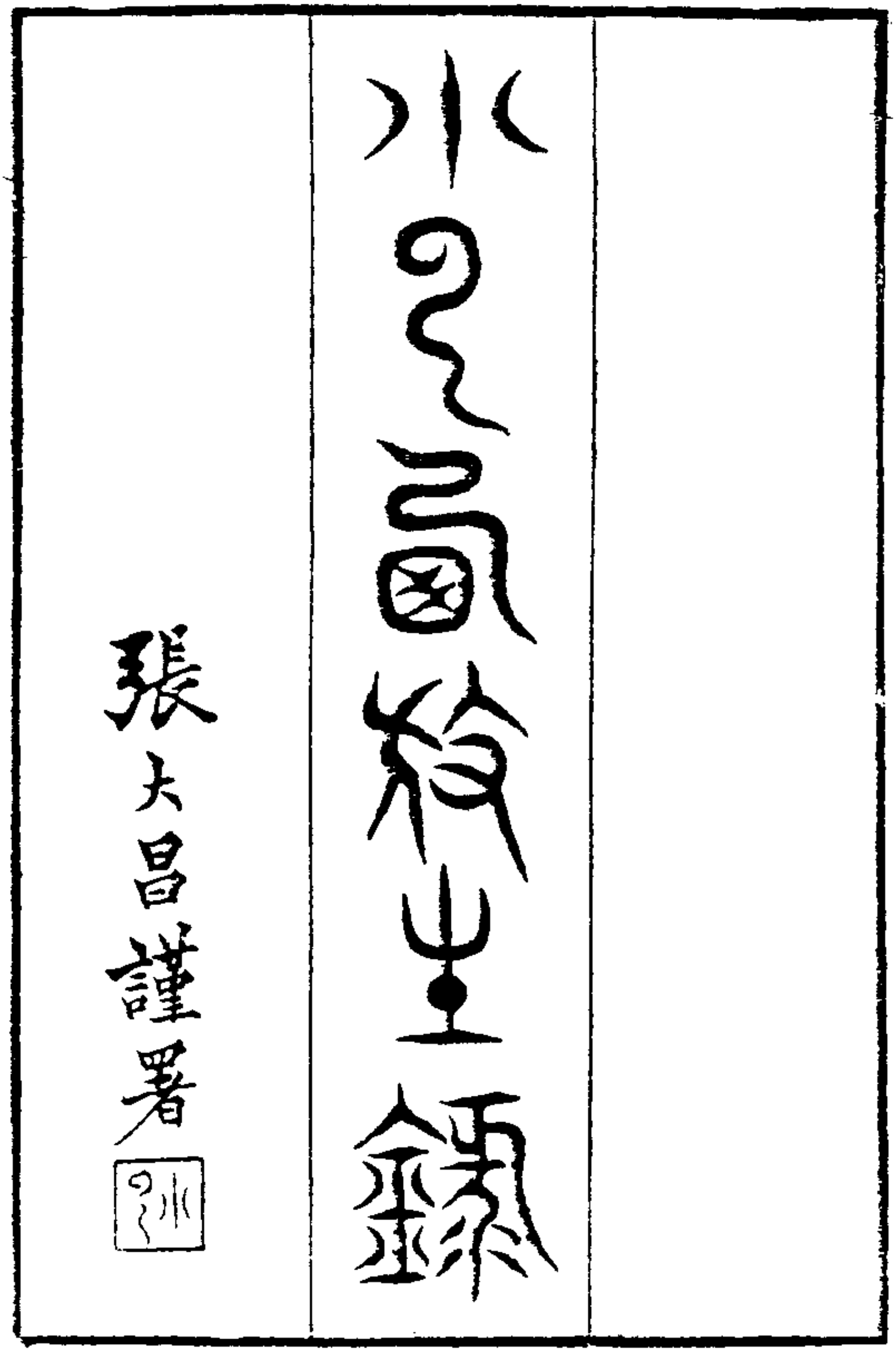
處展得出手遂眞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麤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苦慣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曰棄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雙老而味薄人私室子般趣態映高堂而機窒甚且明以父子兄弟爲俗者矣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愈忘怨習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譬嗾起一施感恩常濟則多寡生一迎面見親累日則猶嫌重況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固然且有憂我而獲拂者矣有譽我而被厭者矣有強預吾事而怒耽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識況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弱質驚魂之痛者哉故人情有至顛倒而不自覺者子之於父母是也此數者皆近人情且其人未嘗無眞性也積久不知其誤耳是宜急急喚醒蚤蚤克治時思沖下時念原本時時入親帥牖中其不爲大孝者鮮矣

孝友如飲食衣服一日不足便有性命之憂其他如錦綺珠玉有之足備觀美無之亦不甚害今人事事要

好卻於父子兄弟間都不加意譬如樹木根本已枯
雖翦綵爲花能有幾日好看
射鵰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行市
則一市之狗皆嗥彼物豈甘就死亡哉而世之悍夫
忍人乃誣物爲無知何也
人生世間愚濁者多而況婢僕尤無柰何便不稱意且
莫謾訶付之一笑心氣平和
賓筵苦醉飽不堪則何不攜杯盂一二以施之飢而欲
死者使足於半菽可生也何不以殘杯冷汁施之於

世人只爲體面二字百事勉强身心爲之疲勞名行爲
之壞裂試問供張應付費從何來饒者既匱嬴餘乏
者遂虧產業若作官則竊帑藏朘閭閻居鄉事居閒
恣漁獵護惜小體面傷大體面而不顧豈不大錯
取不義之財以供不肖妻兒妄費取不義之財以充權
貴苞苴取不義之財以設齋徼福皆謬用其心者也
陰德須如耳鳴前作時蚤有功曹記錄隱惡種成心病
臨終日自然冤對現形

昔白香山作詩令一老嫗解之解則錄不解則改易故詞或近俚若醒世之文惟取警切無嫌淺近儻祇事引據經典塗飾字句作者意爲詞掩讀者勉而思卧期其有裨於日用事物也難矣先大夫嘗雜錄先正格言之淺近者彙爲一編曰寵嫗解理本乎聖賢而詞通於世俗盡人能解卽盡人能行固無煩探賾索隱而振發已捷於朝夕以爲庸言也亦可刊成因識緣起於簡末道光二十九年冬十二月男兆溥謹跋



光緒丙戌
浴佛日刊

小雲棲放生記

楊曰禮

小雲棲禪院者同里諸君子結淨社廣放生而建焉者也先是謀於西湖之六橋以襄復放生古制額諸今巡撫阮大中丞曰可詎格於成議不果行會東城有餘庵初爲余姓所捨宅故名余後顧涑園孫倘士諸先生聯淨社其中梁山舟前輩爲書額易名餘庵庵固有殿有廡有丈室有寮房周迴二十餘間且有池廣長二三畝住僧蓮印無徒而願捨者久之諸君子廉得是庵洵妙因也顧其地鮮曠牛欄羊圈豚欄雞棲布置無所而普濟之心未已於是鄰有巷曰法華其主僧靜學德懷亦樂捨以成功德又有庵曰華嚴久廢供養其僧券而歸之當兩庵之間隔有他庵隙地亦購而聯貫其址又旁買民舍數間駢餘庵舊規宛已開拓過半爰圖以長垣通以石梁翼以水閣蒔以竹木獸禽之不可露處也補葺以屋水族之不宜類居也更闢以池舊者因之壞者葺之缺者增之經歲而落成遂名之曰小雲棲夫雲棲爲蓮池大師重闢道場專事念佛放生橫超三界復創上方長壽二寺於城中便放生者嘗讀其自譔碑記有云引而伸之而又伸之汪然徧域中矣又云不知繼此而興起者更幾池也嗚呼無願願海如是種種二百年來絕無嗣響茲諸君子咸唱善來將使濊濊涇涇呷呷喔喔歌鳴安宅恍過五雲山麓嚮羣友焉將使禺禺圈圈發發洋洋游躍淳泓如入上方長壽覩充牣焉不窮其宇嚴潔是尚不眾其侶誠信是守時而緇白和梵朗澈東隅其面北復構軒三楹供奉師像豈非性相常住於以上祝

皇圖下濟舍識之意與阮大中丞顏其室曰飛蓮所以嘉現前引來茲者至深且厚小雲棲三字襄周忠

介公書題蘇州龍樹庵亦中丞跋而額諸院然當諸君子名院之時蓋未之前知也而適相合其華嚴庵則移龔居士募貲華嚴疏鈔板藏而寶之然當昔人名庵之時亦未之前知也而適相須推此而溯諸宋錢氏之創建雲棲不知有師之重興也師既重興亦不知諸君子復有小雲棲也無古無今因果之現誠不爽銖黍已而或者曰嚴殺戒專放生此佛門功德非儒門事不知顏魯公隨所守郡縣立放生池至八十一所白樂天亦有放生儀而東坡集中多載放生詩是仁民愛物士君子之心與慈氏何異然則是舉

也雖本蓮池大師勸善之意而實卽聖賢樂善之誠
安知不緜緜延延有繼小雲棲而興者或仍復全湖
放生之制者諸君子固不得而前知而因包果海果
徹因源未嘗不可前知而跂之也是爲記嘉慶十一
年歲在丙寅仲秋旣望
吳錫麒

嘉慶九年甲子之夏紫陽崇文諸生張洽等請於都
轉張公日捐膏火一釐爲放生善舉詳明鹽院延公
越二年丙寅敷文諸生童人傑等仿崇紫例請於監
司岳公詳明中丞清公紳士沈舒華等入人總司其

事每月在城東小雲棲寺買放延僧說法諷經上祝
聖壽祈雨暘時若用報
君恩市物如干會同給價登籍開本寺驗收印票歲
終造冊報銷永以爲例嘗考白樂天有放生儀眞西
山有不殺誡顏魯公隨所守郡縣立放生池共八十
一所咸乞御示以垂不朽陋儒淺見乃目之爲釋老
豈不謬乎余樂與多士共登仁壽之域俾知
國家休養生息如是之至也因述其事以爲之記
江步青

好生爲儒者第一義易釋噬嗑上爻謂惡積不可掩
罪大不可解朱子作小學終于敝茭根一語垂誡之
意深矣下士食關難破不日賜生必畜而日不廢釣
弋豈聖人現身說法微旨乎先德云業殺不如丐食
醫家藥肆賢於屠獵遠矣然率多不昌富貴之消亡
雖行義不救其咎安在斯會粥於沈君舒華其族弟
起潛贊之次年暮春崇文課士之明日講堂傾圮眾
無壓覆之患又明年歲則大熟理有固然書之以誌
同志
小雲棲放生會詩　劉墉

獨對梅花笑年來食更疏喜聞多士舉兼得遠公書

樂道眞如見觀心惠物餘錢江久不至有願幾時攄
朱珪

行仁之樂學道之資無媿古德兼濟當時傑步能愼
偉然成規眾子或以爲異大人皆以爲宜是蓋不止
躋於壽考進於顯融而士林時勉於斯
梁同書

焚香敝茶思高節被逮還將寺榜題箇願不隨沙劫
壞春風重播小雲棲
羞恥喫蒼誤平生問噛葛兜大可人但得生機隨處
足鹿鳴魚躍起歌聲

聖狂介貴知撫阨常堅持不信罔者毀此志占泰否

偉哉天眞定寸心能制勝行之足千秋徇人無花舟

風韻春和賦此詩劫餘常在一編持好生我亦高流

輩新韭黃粱得過時　秦瀛

吾幕太常齋鼎俎謝腥汁斷齏香自清招甲露猶溼

憬彼飛躍姿所樂生趣得物物各有情何苦煎太急

長養東里魚哺飼比鄰鴨池通活水環樹積翠陰暑

小雲棲放生錄　五

病瘵總一體愛護如保赤因推慈悲量重爲我佛白

賤吏每放手居然岸儒幘可憐一路哭更甚過河泣

園丁昨挑菜來補山廚缺適逢放生期作詩告諸客

禰幸不唐捐有約早來集　潘世恩

數樣精舍繞菰蒲雲影天光水一隅蘅蓀幽花栽淨

域轆轤深井浚名區忘機魚鳥依人靜到眼林泉託

興孤叢薄無塵生意滿青苔黃葉任疏蕪

芑茶居士示子作　沈舒華

忠厚由來說我家余家世居五杭鄉人
鳩其巖日忠厚沈家長齋課佛產

靈芽先端恬公年十三參碩

祖坐禪有得本貽教也祖宗夙植菩提樹孫子

還開菡萏花裴相勤修因不睹呂公結廬

晨興祝世世食祿　護法後皆貴奉佛德門樂善眞堪羨清白相傳絕點

瑕

循環大字總持門粉骨難酬古佛恩眼不識丁能味

道心如種子自生根波澄月現祛諸妄水到渠成覩

至尊泣語兒孫牢記取莫耽五欲日昏昏

修持何故有餘殃餓口難禁物命戕士被春風多長

養人行秋令易消亡殺業慘報余見不爽雖行善不救況無德者乎一襟漫

比簞瓢樂萬行都緣歙食荒痛哭向人頭不點揶揄

小雲棲放生錄　六

還說我癡狂

儒爲人需世教關如何肆意逞嘲訕譚禪詆外明心

性愛物原非異孔顏倔强昌黎鋒早斂如稱大顛外

勝稱馬祭刺骨血書佛經及須著人間比形骸以理自

夢問原道一篇未足信之屬皆悟後語也風流茂叔

砌休刪才高不幸垂彝訓伊川先生以有高才

先從筆舌閑　能文章爲人三不幸三戒

留閱碩揆語錄知其成就端恪公者雖賢父兄無

以過之兼得金玉如嚴寶成諸大宗匠皆深入禪

理共相切劘以成一代大儒非偶然也再傳敬堂

先生暨配程夫人仁慈忍辱世所希有令嗣舒華

幼承庭訓與婦朱氏注心安養婦逝之日聖境現
前持名不輟咸目爲異事云嘉慶十二年歲次丁
卯仲冬上湖居士董雲標弁識

後記

釋興楷

小雲棲之名何昉乎嘉慶甲子武林諸大居士體蓮
祖遺發菩提願覓地開念佛堂掛放生院商之東
城余舊住蓮印師而蓮公聞之歡喜讚歎遂捨其
舊址一切莊嚴復購左側華嚴法華二菴合爲一
院規模似雲棲而小之故名其時以僧寒灰司牲所
後有易人代之司常住督課誦者則僧宏明馬繼

宏公者爲怡南往歲怡公圓寂其徒普嚴權理一載
餘而以色力不支辭諸放生居士乃謀所以繼之者
以寺本承師祖昔日宏願故東隅特辦蓮室三楹
供祖像而上年捐貲與復演法堂於水陸功德增牲
食銀三兩爲小雲棲解牲養牲之糧原屬一脈映
貫與上方長壽無異也因議以小雲棲歸合大雲棲
延山僧兼理常住呼應捷而聲氣更通商之於衲衲
承諸君子厚愛維護種種雖山中事繁不獲辭遂於
十月十日直院竊自揣慧淺行薄恐不勝兼顧任而
勉爲承乏者以其衍吾祖遺派淨社之結已而十年
惟願諸君子善緣日廣福德日宏有小雲棲則上合師祖
方長壽將來更多闢道場以繼小雲棲則是衲之
自譔碑記所云引而伸之而又伸之汪然遍域中者
又與楷之所歡忻踴躍于無已也因附爲記

小雲棲自道光庚子四明海警當事就其地製
造火藥淨域清池化爲赤燄黑煙矣咸豐初年
粵西兵起蔓及東南旣議防守益事軍火迫庚
申二月二十七日杭垣初陷億萬生靈如釜中
鱓俎上肉有求生不得之慘時戴文節主協防
局事驚聞城破懼火藥轉爲賊用知林君桂山
即逸出東城至同治甲子官軍再復省垣小雲
棲故址仍爲儲藥之所今且營構加廣焉光緒
乙亥同人議遷放生會於孝慈庵魚池豚柵重
復規模今文節早崇祠祀林君亦歸道山此段
遐事更有重於圖社放生者因刊是錄表而列
之以志生遭離亂人物同殘安得不於時清道
泰之際而知所儆省哉丙戌四月八日丁丙

吳報錄

李華宇

海寧縣西鄉石墩村有李華宇者其人務農樸實偶患瘧證見有二吏差從於旁出一為蔡有成一為沈亮以牒票示華宇云汝有名當死但汝平生謹厚俟同牌數十人攝到最後未取汝耳有成等去二日忽有一絕角黑牛從旁出華宇方昂首睇視牛而絕已繫頸間即被牽捧而去神土地石玉廟門前大樹上頃之見有成等絕引數十人袒胸而來詰責總角者汝何物白牛亦來拏人即勞面一掌鮮血迸碎為兩去囚謂華宇云冥司法雖嚴然名稍後者猶得免逃規脫吾二人本懼汝未即行拘不謂此兒先攝汝至我

輩欲送諸現詣土地所喝名俟事畢恐汝魂冷不得返泰何因緣人家祈寄棺木板當風處曰汝幸避此間足相遮蔽比喝名完有成牛即引華宇小曰露行還家恐魂又冷泰何因攜其魂如一紛團狀以紙包裹納之袖中來還華宇家覓棺者裸其間回歸至戶外送擲之華宇方醒云急備紙錢美飯有成輩飲啗後向華宇云吾二人終憐汝不欲累汝去但我輩陰魂每至勾攝生人時苦不得前必須陽魂為導汝能為吾導吾當全救汝命華宇許諾此後每攝人二人必來華宇必爭絕始至人家臨命終時多有親戚圍守陽火暗光高尺許殊難近而將入有限門故作箭插屋椽親不可得知須臾乃可綽衆合聞便已至家躡急千里非若生前成分散審視來門綽取一日有餘始甦子三人皆壯丁恐其父死滯於形有反有照約之苦即見伊伯父濱石公從西廂至責黃氏為言已死狀回將托三董焉乃禍城數日前延一高翁當以冗不

至其時始來診脉已脫醫謂其胸次尚溫姑予一劑覺一滿落喉間餘皆湧出入喉者凍沁心腑如火宅中得水雪一時頃覺快微即聞耳目口鼻中如風如霧從外陸入者不可勝數良久久餘小魂飛來腦耳間忽在忽右求入不得又見魄形亦從身上頂史小魂震天一從腦除遂入而魄已收運不復見矣從是遇故得生至今猶在至買棺爭價及萬旁卧犬三人同夢則又訊之家人一一符合乃知死生成通之理非病中顛倒也存之以資要終之學云

崔四官妻

萬曆末年湖州歸安六區里崔四官妻年可廿歲許於大雷雨時往石波口湖采菱被暴雷震死其夫負其尸於室中未斂時雷雨忽止

又大作香氣滿室其妻遂甦問之則云雷神擊他誤中其身有神授藥一丸因此得活蓋此婦年少有孝行者也

陳文學妻

新市陳文學妻年可三十許於癸巳年歸寧至並地行散忽煞倒絶狀歸即有白鳥隨後於室中飛翔良久鳥去其妻即作判船狀并作鬼語云汝前生船戶也我乃客商負重貲被汝謀死吾於冥司告准許我跟舟報冤歷有年所不意此地相值必不放汝文學以年老無嗣而妻方有孕求緩其期得免身後就死無所恨恩答云彼作孽若是寧令有遺種見他人相見可俾緩須臾耶數日後竟斃

逆子逐母

平望之北有子逐母至姊家姊暴數年一日子復至姊家逢為暴雷震斗米并責令歸慕其子至中途推母下水未至家遂溺而亡其頸其母從水中著淺處辭不死急見子頭念乳開而小人平望王姓者被雷丁誤謂為盜吊拷致死并破其家其母婁投神位號冤悲切厚謝丁亦被暴雷震死時俱乙巳十七同日有此二事亦一異也

僧天香

湖州東林山明往陳太澤者於鴻臚中遇一僧號天香山東人耳二十餘隨解糧船南來寄居東林山勞勤修篤行太澤因為起茅凡飲食衣服一切取給垂數十年天香常云我受陳居士供養如何報答後至七十餘復有一性空師掩關於天香禪室一夕天香

謂彼曰我昨夜夢竭一部院與之分庭抗禮性空曰汝命頭錯矣遠感微疾忽一日將辭陳氏門前環到多人見天香往入其門太澤在中堂亦覩見之即問師欲何為天香但不答直入卧內太澤追訊之而其妻已寂一子趨使人到慈悶天香則已入寂矣復陳氏新生子余亦過日見渠道友平昔所厚者與銀一錠一缺為平昔所慈者捨奉向之足驗其種性之不昧也後在大字型號名建橋中明崇禎己卯鄉榜發於順治己丑乘進士授福建永安知縣今猶現任云至其前生為天香時原無惠慧解惟日課法華經不缺人供養師務必覺脫自來則據眾參飯頗甘淡薄令之科名福報想有自來也

杭州貢生沈自玉名鳴新海洋佑楊相國寺壬辰夏五月因病後
答拜一友登吳山過勞隨路卧即時若氣絕者自玉画時覺身
輕舉如在半空視隨上下歷境爽朗約行百里而還至二
大野更轉道左見紅墻粉界殆百丈來門有一童子前導再進百步
則殿宇蒙崇延衆數十里重門洞開兩廊俱將十三省各省各
有府府各有縣其往來奔走者皆衣緋執手各執簿雜還排擁
我不能前每到一門則有數十力士執戈揚盾棚阻狰狞細詰之
童子曰此武林善士沈鳴新也遂從空中來又進一門其牌曰輪廻
曰乾坤一照見金碧輝煌樂奔從空中來又進一門其牌曰輪廻
生死地人鬼去來開入內陰森閉塞左右有
杭州府門署額道遇到一大室見伊舊友王昭平先生宛如平

生敘寒温畢自玉曰余今病劇至此恐再無生理矣王笑曰不否
近奉玉帝之命每年五月十二月內兩次對簿考覈天下善惡諸
人令閻君查君等行正要加祿添年與海內百餘人同時旌異祿
壽正長何必過慮自玉曰仲晃罪孽安望其他少間閻鳥報震
耳衆肅然曰此閻君將升殿時也各署中官役悉趨而出自玉隨
之出見諸閻君歡簇高坐執牘諸人各趨殿下高聲念云某省某
府某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善事幾件某某於某月某日某處行
惡事幾件對簿稍差閻君即加改抹約有數時而退次日考覈詳
明亦復如此訖下油鍋火炕劍樹刀山每置人於中慘烟火氣
現原身久受一刑慘悴悲號不忍聞見又有旗幟鼓吹迎送不絕
實謂悲酸歷歷可畏時見佛告公等及宋大行紀庶諸君聚坐

一堂自玉過而見之曰諸台翁如此風節世所罕俾諸翁白如翁
慈仁端介獲重閻君亦世人所少有也時王昭平先生從內出曰
弟輩彼時幸爾矢志少待無恙今供作殿前之副矣君稟名謝世
亦可謂無忝所生皆荒帶袍服威儀甚都其自玉長君遲垣亦在
彼作記室遲垣沒時原有上帝命集八人少一人召我補數之缺
自玉又問每日考覈兩省須男子查盡始查女人今二十五日則
浙江省矣自玉亦荒帶袍服逐隊而前無何唱自玉名自玉從衆
中趨出見王陳兩先生及家翁鹿皆旁坐第六殿閻君之側諸閻
君向昭平先生拜曰此非善士沈鳴新乎衆曰然閻君下行賓禮
坐賜茶皆紅礦缽味香烈閻君曰查君一生孝友貞潔不淫一男
不破一女不交一枝事不虧心錢不妄取屢行陰隲不求人知所
以君之文典宇供有福於人間自玉曰鳴新日恐過戾多端方自
祇悔有何德能閻君笑曰正在此議加君壽永為衆式自玉蓋惶
慄不敢當閻君因以薄示自玉皆自玉自少至老行事無不登記
有一二方便事未向人道自玉亦忘之矣挺掌閻君贊賞閻君
固曰君亦知人有一生作惡反得功名者乎正以名位不高則殺
身不烈人有一生作善反得貧賤者乎正以功名不牽則身名自
泰此正賞罰輕移的微權如君勤學一生區區鄉榜屢得屢失止
以明經終者正泰君之身名耳總之富貴電光功名泡影真中有
假色處皆空塵人不悟殊可痛惜但今貴不滕罰善不滕惡無庸
自玉曰方今設運不止皆因人心不回人心不回皆由陰黍無度
想上帝亦無如之何了閻君曰誠然誠然君回陽可向諸人委曲

開壙要擧做好人總不小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八字須要念頭上做起善惡果報昭然不爽此間無密不漏世人百般裝飾都無用處君為生人痛加鞭策勿謂鬼神之可欺也自玉川歿不承命逸歸水晶平諸先生送自玉就道時衆人聞自玉徒榻上忽連放口哨少壯云

凌氏女

杭州文學凌聚吉名萃徵子弟紀庭同寓友也住新宮橋南首於崇禎丁丑生一女初無疾病至癸巳年女長十七歲矣七八月間忽遘奇疾狀若中風目瞪頸旋食頃始甦言見一黑物便頭晕欲倒平復兩三月忽又一發漸漸頻數遍訪名醫有言風者有言伏痰者有言驚癎者有言神氣虛者有言肝虛者有言己身藏神者服諸藥無算而終無一効至今乙未四月間年一十九歲每發念重聚吉依其發時節加審視微覺口中諄諄作靨聚吉始駭然欲與之語輒忽忽答言訣往彼昧有倫次始開有風世寃業之說聚又歷歷可見又或遘善人長者之處則若有微明燈燭煙輝煌寂寂楚楚又至一所則覺如日月開朗池中或開紅白蓮花香氣襲人堂戶皆金碧云是最善者之處此又經歷酬酢之法無不畢修磕邪鎮鬼之藥無不畢授而竟忽作語云我係前世寃家今來仗汝爺作法終不去也聞其寃業所起及何處甚善云是皆同年同寅第一時忌其姓字久有當生人遘未得空缺者此類最多總聚處亦無善惡諸相大三寸親戚中或有見者或不見者或有與言者或不與言者入見前世母氏為平白髮倪前黑面之鬼復押一白面者同來見言明日當晦次現六月十三日除司牌懸赴審聚吉初不之信至明日午後女方坐榻人中忽大呼二鬼又至已將我魂縛去矣遂復掌劃自此不須頭晕赈見二鬼押持株緤不可復脫不復能飲食賦膳每令眠則二鬼爭辯聚吉筆與言思便倩女口應答而女如在冥寫德者於是方知為鬼物所憑乃專求治鬼法無不畢修磕邪鎮鬼之藥無不畢授而竟忽作語云我係前世寃家今來仗汝爺作法終不去也聞其寃業所起及何處甚善云是皆同年同寅第一時忌其姓字久有當生人遘未得空缺者此類最多總聚處亦無善惡諸相大三寸親戚中或有見者或不見者或有與言者或不與言者入見前世母氏為平白髮倪前黑面之鬼復押一白面者同來見言明日當晦次現六月十三

朋自諸獄來審汝命是誰指藥藥是何物須還明白我方承認瑞
龍語稍寬城隍因言汝非有理人命何與汝事但不應貪財受賄
汝既為官受朝廷俸祿如何私取民財雖免罪過尚指瑞龍言汝
作恩六十年真容汝命豈不知即去告伊令汝喪命始責五板因
指衆長儒令說長儒已自脫罪指衆說長儒已自脫罪豈猶言此事小人不知適城隍老令
夾起來見吏卒上夾思使自招公尚有下毒案人因放夾責三十
板審究城隍分付衙門不宜罪十三日仍施夾審去如是遂
出自始至迄約半時頃此則六月初十日五鼓審勘事也城隍紗
貽錦袍燃燭香案殿上諸吏供帶外即備辦事階下俱是綠卒然
立堂陛寬廣殊非人間廟宇也至凌女每對案則仍方巾葛衣朱
履有所稟訴即與使者二犯同於稟事即站立左旁其體與齊民
逈別又審後瑞龍來凌家雖若憤懣然來縛稍寬強粟稍沮即其
子敢爾耶衆吉開之猶疑惟誕難可准信然又念報冤之說世亦
實有計惟訴之本府城隍正神求其剖白是非於是以六月初一
日虔往投詞大意謂果係真冤殺人者死負人者償夫復何辭假
令妖狐野魅故托妄言擾害無辜則祈神聽聽明立賜處決無令
凌女拜祷觀音大士日誦三千餘求其解冤釋結至初八日下
午女果見二公差至云城隍出牌初九日下午又來言明日五鼓
候審而衆是儒者如有恐懼之狀凌女方恰此欲或係此思所成
也至初十日五鼓差人果抑二思至同凌女視赴城隍審理候開
門升堂二人進現堂下瑞龍先言伊在揚州作官既受我賄囑殺害
我命凌女因言據說我受汝賄如今不知有無但我既為官豈能
朋自諸獄來審汝命是誰指藥藥是何物須還明白我方承認瑞
龍語稍寬城隍因言汝非有理人命何與汝事但不應貪財受賄
汝既為官受朝廷俸祿如何私取民財雖免罪過尚指瑞龍言汝
作恩六十年真容汝命豈不知即去告伊令汝喪命始責五板因
指衆長儒令說長儒已自脫罪指衆說長儒已自脫罪豈猶言此事小人不知適城隍老令
夾起來見吏卒上夾思使自招公尚有下毒案人因放夾責三十
板審究城隍分付衙門不宜罪十三日仍施夾審去如是遂
出自始至迄約半時頃此則六月初十日五鼓審勘事也城隍紗
貽錦袍燃燭香案殿上諸吏供帶外即備辦事階下俱是綠卒然
立堂陛寬廣殊非人間廟宇也至凌女每對案則仍方巾葛衣朱
履有所稟訴即與使者二犯同於稟事即站立左旁其體與齊民
逈別又審後瑞龍來凌家雖若憤懣然來縛稍寬強粟稍沮即其

我聞之果然幸修即前恐伏罪又云今日施食極誠法師極有道力故寒林觀身自来但我等既兩長往劉公必須一送女固親拉胃兩出中堂坐視缺口若無病者而江西親見寒林黑面吐火形見驚怖度拜自是之後二兒絕跡凌女沉疴如失云凌女棹後學凡二次以丁酉十二月天亾

按娶吉自序云凡紀籍所載前生宿世因緣果報之說聞之熟矣以是為釋氏之苦心警世之權語儒者所不道也豈知今日近出已身耳聞目見曾非影響事理姓名俱有對証雖欲不信不可得也故不敢隱謹述其事如左○人云子女自乙未五月廿五日至六月十三日計十八日粒米不進目腹不災當其去也則僵卧竟如死人及其甦醒安居仍如平日自始至終曾無一語糢糊其間幽冥擘策之語甚多筆不盡載要不敢增飾一字以墮妄語之戒也因思世人或有恃其勢位負其才力者少得尺寸廣作不良傷心刺骨無所不至豈知現世所不報者即再世之後重泉之下尚有余究隱毒願得而甘心焉者恐其姓名揭其行事不能掩覆儻伊可畏也因將前後始末備載於紀或亦冥冥之中與羣蒙而警之一云爾

湯志高錢塘縣太平坊人年四十歲缺皮為業其人謹厚識字乃杭俗古塘東嶽廟神靈最稱顯赫每歲三月廿八日生辰士民傾城燃香祝拜丁酉三月志高先拉廿六日庚戌進香歸廿七日卯刻忽夢有人叩門呼志高甚急志高應聲啟門見一方巾青布袍白鬚者儼然土地也謂高曰少頃有人約汝語話訂汝在家慎勿他往即冥氣一口拉高面寒冷刺骨陡然而覺此身亦無所苦惟舌不能言矣高起為焚燻索茗澆之但以手拍胸八歲女進茗一甌不解家人驚怖延醫視之醫云鎖喉風也高心知其非索筆書云陳間快利無病偶傷拉言詞行即瘧矣書畢乃夢前土地叩門甚急高從故門見土地率一差官頭帶金盔身衣緋袍雲肩繡龍跨一大馬馬後二伴紮巾金抹頦圍花護

湯志高

欽差實錄錄卷上

陽劉氏家來庭足傳信云

建試三甲六十一名禮部觀政初任崑山知縣丙戌行取四川道戊子長蘆巡鹽己丑淮陽巡按庚寅丁憂甲午補河南道巡按山西乙未奉病庚子起江西道巡視南城巡按福建甲辰順天巡按乙巳陞南京太常少卿丁未奉病自浙萬曆己丑係男身巡按至今癸巳女身見兆通共首尾六十五年又今乙未則六十七年也但履歷止書姓名及字若無別號竟劉應龍字在田者假號玉壘也此外淮陽巡按姓劉者唯萬曆癸丑進士劉大受字貢白湖廣鄖陽府房縣人然任淮時乃天啟癸亥非今陞三十三年又與前說不符也容再考之淮揚表倪二姓及部

二俾大開門一撤尚衣五人形體將組北倍陽世裘聚萬狀即擒尚坎鍊鎖加上械手
仍從後腰捶之其行如飛須臾下馬鎖置一小樓上且持殊死向高云事本司命逮勢
急取犯十二名差官捉拏非比泛常汝正第十三也高見聚滿志高湖州德清人心
疑之云我平昔守分何故有此奇禍且姓氏鄉貫不同得毋有錯誤耶頃之鼓聲三通
果差官云官坐堂矣即縛高去高見朱門碧瓦大抵如官府大第最為雄麗西廡下披枷
杻者不計其數亦如人間解審狀比縛高至丹墀下跪入十二犯隊中差官束得盧犯為
志高已擊到高見廳事高峻殿宇朱紅比陽世尤加鮮麗南面尊嚴而三丫髻年可四
五十許鳳翅金冠蟒袍玉帶形體亦壯大倍陽世有宮二十員皆紗帽紅圓領環侍尊嚴
各職各官分坐兩旁想皆從廟分司也又見西階上有番人十三人上堂拾為男子十人
女子三人男子中有一帶念珠者疑官亦與谷體和顏問曰汝等皆華人漢可高剖時事
問高忽見前四件東與而至云為汝事使我筆受責兩腿痠痛幾不能言降里以實差
送乃實司率重整潔銀錠一錠亦准得陽世紋銀五分若胡爭錫
紙則如紙假銀不可用也送者既去高口尚不能言降里以實差
始則誤拘平民繼則勒視不放牽攙動一公里林
展刻方甦也高甦後乃索筆書柬嵌葉德清滿志高公差誤拏求
令送還視逮倩吳飯紙錢以為送者家人治酒膳并以錫箔紙燒
送乃實司率重整潔銀錠一錠亦准得陽世紋銀五分若胡爭錫
紙則如紙假銀不可用也送者既去高口尚不能言降里以實差
始則誤拘平民繼則勒視不放牽攙動一公里林
展刻方甦也高甦後乃索筆書柬嵌葉德清滿志高公差誤拏求
令送還視逮倩吳飯紙錢以為送者家人治酒膳并以錫箔紙燒
明想亦鑒察歟神微笑曰我知之遂再簡德清籍果別有滿志高
乃真犯也其硃票原寫滿字特以嵌神硃筆點濃點抹葉頭遂誤
滿字而捨德清而葉錢塘人則寔差之誤也即將四件各責二十
棍別令一件送高還陽城云汝歸當作好事高叩頭謝恩而出須
臾始覺清醒其妻子方環聚帝笑盖自廿七日已到死去廿八日
展刻方甦也高甦後乃索筆書柬嵌葉德清滿志高公差誤拏求
令送還視逮倩吳飯紙錢以為送者家人治酒膳并以錫箔紙燒
行令皆果特可速治酒食謝我并每人十兩調理疏不可少又託
我筆供不能筆只須索酒耳高家即與吳飯忌設坐具四件責之
為技特棍整潔寔貲數千一件持布包收銀約共碎銀二四十
金也出門後又來言開汝磨里有一公三若燒去我筆必大受責
可取來焚之楊前高如其言焚竟即見彼件取比一星并收包內
而去土地當面指高曰汝急矣高遂處置後事兩書吳筆至今寔藏

（前行據筆記小說大觀補入）

黃景範

平望黃景範生於崇禎辛未年今寓居南潯於壬辰年二十二歲時六月十九頭覺漸眩至廿二日清晨內室閒坐忽頭中大痛即時倒地昏暈中見一人披髮流血手持大刀喊曰還我命來有款十小兒勸解其人大呼口出黑氣如烟小兒供被沖倒眼前昏暗忽見白光沖開黑氣光中有老僧端坐右手執杖左手持珠喝曰且住且住其人曰我受冤七十餘年今日相逢如何住得僧舉手云阿彌陀佛饒人是福冤冤相報有何了期其人曰是無此心放不下如今不傷他命罷了遂以手取舌用刀割去僧曰罷罷還

他罷其人曰還使還且待我恨氣消遂持舌奔去僧將行顧范曰你還認得我麼范乃當初要栖老人也你如今不必怕百日內自有消息景範醒見衆人環立欲言所見不能出聲以手畫口舌仍在也惟痰與胸膈有空痛別無他苦至夜獨卧恍惚見一女子室外叫曰你好睡也手撒泥沙覺徧身麻痛忽有武士持白傘來迎連夜如是至七月初一夜景範與其妻同卧武士以傘覆身上拂臭而去但其傘甚小止可覆自身泥沙着傘上即滾去有着其妻身上者隱隱如火光三夜如是其妻身發大熱景範心知之乃遷與伊外祖同卧武士又覆傘拂臭而去其沙着伊外祖亦成火光二夜伊外祖亦發大熱自後卧武士復持傘來遮景範心想武士不知是誰武士忽曰我奉王命而來景範思不知何王之人

景範思神明見佑當虧祝省過不宜殺生祈禱反造罪業至于心願別無他事惟正月初曾夢一人云汝夏秋間有誰若者隨我書一道經可免此難曾與伊外祖言之欲書未果既發心而不行亦一缺典遂擬八月初七書起至夜忽覺伊父向之流淚景範亦悲感而覺因想父被擄未知存亡景範方欲書經願歸功父使佛神力存則還卻亡則超昇發此願更擇十二辛亥日是伊父本命日書起限九月廿九日完乃于廿九日午後忽心痛大作恒血升餘一時困倦卧床中痛愈難忍更餘忽覺身墜床下見一老人鬚眉皓白高冠大袖手持一杖同一僧至僧向景範笑曰什麼來由應這苦本你如今冤債已清可同我到玉人處去景範心想武士不知是誰武士忽曰我奉王命而來景範思不知何王之人

說完而心痛忘矣僧止步見一大居當前門燈有一對云諸惡莫為諸善奉為先僧謂某範曰東君在此久留老人曰爾同伴已進去彼已受輪迴不復自知你可求掌簿人為他明說因緣送入內庭庭中人曰今是朔日十王來見爾等且不問也周氏回有不平之言柳氏聞之遣婢送酒周氏飲之遂成腹痛乃以有毒往訴陶氏陶氏素不忧之恐其將家中隱事洩露乃以好言安慰留房中飲酒至夜半忽以刀刺其心埋之牀下明日乃佯尋周氏不見遂揚言隨人私奔去了周氏母家亦起其女竟不之究之實既亡妻與柳氏日厚之麟微聞其風在房詰責婢女陶氏聞之乃私謂之麟曰我近日聞之實在你房中走動你知否之麟言亦罢閒陶氏曰此乃家法大賊人倫大惡遣當生踈戒覩並令如此不肖不如無有我必殺之之麟受計而去陶氏又召之實曰爾宜殺事殺身命不保了之實曰奈何柰何之麟曰你今日佯為出外彼知你出必聚一處飛報我房中至夜深我與你各執器械進房殺之之麟乃謂之麟曰你今日佯為出外彼知你出必聚一處飛報我房中至夜深我與你各執器械進房殺之之麟乃佯言出外陰伏壁間之實又將美酒回勸夜來到母房陶氏遣出婢女獨與之麟議擒之實恐其洩漏或之麟徑醉陶氏忽抵其喉叶之實曰下手下手陶氏潛開後門扛屍至二三里外棄在街上明日路人多來相報大臣收屍歸葬竟不知其縣奴婢在房先動者腎中擊殺或毒藥害之後陶氏訃大臣使柳氏盡之實成婚後家中白日鬼行有能作祟禱祠無應將及三年之實年二十五矣一日有僧手執鉄杖到門化緣柳氏素未識面見此僧逐

僧即舉狀欲擊家人奔告大臣大臣出謂僧曰你何故在此僧曰我要取一顆寶要折一枝柳大臣不舍僧曰我要見你見于大臣乃命之寶出見之寶乃謂僧曰何到此何幹僧曰我來化緣之寶曰爾有何能敢到此化緣僧曰能寶乃引入內問之曰我家多冤鬼師能治乎僧曰治鬼甚易先當治心心為萬類之主心邪鬼至心正邪滅乃問如何是正心之法僧曰當存天理將天理人心四字明白便是正心之法又問如何作為乃合天理僧曰但當平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寶低頭半晌自思深自悔過乃曰人未得遠心隨境轉今偶聞僧言非淺事心已不見矣之寶乃前坐我妻子如何可捨僧以杖點之寶心曰天理人心你捨不得他人如何捨得之寶大驚僧遂推出隨出尋之已不見矣之寶乃前坐自思深自悔過乃曰人未得遠心隨境轉今偶聞僧言非淺事心已不見矣之寶乃前坐倘又聞人惡言便遠沉淪矣不如到五臺訪此僧求自斷出塵欲往父母不許在家三月餘日思跳日盛坐卧不安之寶乃決曰今日如此景界尚不奮發一旦命盡被黑業牽入地獄豈不大悔今只宜成就正果故度二親苟從一時之命苟且度日使同陷地獄是小順而大逆也遂次意欲行京西山有磐雲寺其寺千僧二旨磐岩一日雲松二僧會為之寶前母金氏拜斗念經亦與之寶相識乃到寺尋二僧時磐若已死惟雲松在乃謂雲松曰我欲到五臺幸隨我去雲松曰爾方年少欲見明師我老矣雖死何恨遂同至五臺時有幻余禪師主化徧觀僧衆不見前僧回等半餘間

曰少年雖造大惡終能悔悟出家未曾說法利人今去名人有智慧而無厚福大惡古圓不敢期厚福但一生出家未滿大成頓修長壽以成其志天子曰爾年止該五五令爾願修行其志何嘉增為七七大惠又言我造罪累及父母喜見娘與要我願救此最人令不知皆歸何所願我托生淨境千彼使得化導其心乃命判官告曰爾前母金氏已托生沈氏腹若雲松已為其子爾父大臣以平生之華墮為女身因金氏一緣托生為雲松之女故令再當為其子陶氏受娥見報舉令現為驗身不可得見柳氏托生為猪又生為羊又後為猪方生三月因其食少乃讓與母食而自飢死土神奏聞天子以畜生能行孝道使復人身與你尚有五年夫婦時判官言畢即遣托生令前

實害死之時萬曆八年六月廿二日也故爾今年有此雖本當身死以前生願力得免前妻周氏萬曆七年六月初七日受害舊年曾來為禍但其受害非爾之故無深恨也你今妻戚氏前生以慕酒害他成腹病其怨未消尚欲為雖爾兄之讎寃氣既消亦將托生以平生有孽墮為女身數該為爾妹之女明年癸酉當生爾令宿業既消但二十年來未曾精進今去當日自勞力匆退初心莫為名利所敗莫為欲愛所縛莫為意氣所碍莫為妻妾所毒言畢換一童子取一金盒玉開盒取一花辦置景範口即說吉拜謝畢遂問父親著落未衣乃說曰爾父死久矣景範乃言曾有二書信未衣曰二書書信一是你外祖所造醫生史完白知情一是爾同宗人所為爾今回去當設靈供奉休望他歸景範曰我父何罪乃遭此難今其靈視何在願得相見未衣曰爾父遭難乃六世以前之孽今生立心正直死歸神道三月間隆淮安城隍吳爾堂甚大墻中地下有刀箭飛出穿入人身望書數人名童子指曰此陳九思在此今已出王某當入此周化機陽壽未盡未來其名若何獄若又造重罪更移別所若有善功即為削罪皆于生時先定不得改死乃發至殿前拜對同老人出僧在門外相待景範即拜僧曰承師引此至此請問出處僧曰我乃雲栖大慶當年與爾同事與大淨大善同爾四人往參大智景範曰來時聞師經千徐西疇往石門結願發心痛切此乃甚奇僧曰爾不知麼經言心不可得何可得痛又曰此經爾外祖念成差誤又失一忍字爾何不言景範曰向不知今去當言之又曰今去當行孝道孝乃人之本心若無孝行他善雖多皆偽心不成德且神明忌淫又當除淫淫乃身心真害除淫則諸惡無根修德易成此二字乃升降大關頭修行之手處

卻一人舉家之人皆非貧即夭爾回去數他速了自己正事無涉他人閉務他因前生信力故早年作事膝人今信根已壞為人謀幹不但無功又招他怨爾要以一念之孝頓消淫業得復人身但福力微薄壽亦不永數他急退本免來生重受畜生兩弟聽無大成亦守家之子大畧如是言畢命童子引景範出外遊行忽見罪囚數人至牢獄數處種種苦雜今畧存之有一人反縛兩手肩上柿一小旗旗書犯人鈿穗甫呼景範曰我與爾同鄉里幸救我景範謝不能又一姓某言我當為猪以臨終盡心屯素一月得為狗矣又一金某曰汚濕中言我以平生貪酒至此又一沈某自粘墻上房中穿刀景範心發慈悲念佛數聲其刀自落又一回陽人何以先書于此童子曰除司考生人之罪當入何獄即定堂甚大墻中地下有刀箭飛出穿入人身望書數人名童子指曰其名若何獄若又造重罪更移別所若有善功即為削罪皆于生時先定不得改死乃發至殿前拜對同老人出僧在門外相待景範即拜僧曰承師引此至此請問出處僧曰我乃雲栖大慶當年與爾同事與大淨大善同爾四人往參大智景範曰來時聞師經千徐西疇往石門結願發心痛切此乃甚奇僧曰爾不知麼經言心不可得何可得痛又曰此經爾外祖念成差誤又失一忍字爾何不言景範曰向不知今去當言之又曰今去當行孝道孝乃人之本心若無孝行他善雖多皆偽心不成德且神明忌淫又當除淫淫乃身心真害除淫則諸惡無根修德易成此二字乃升降大關頭修行之手處

爾書行之然須求明師指點往深山巷靜方好若在家被塵緣相浼便自誤了世間居鹿不染的能有幾箇景範曰是是我謹受教正言間又人言大師到了景範仰首見雲中一老僧端坐持珠拜求救海師曰勿無佛處一人曰永師開示何不拜謝景範乃拜之師伸手劈頭一下云記取景範忽驚醒乃天已明所病頓忘遂成衣起與家中人說所見隨以筆記之時壬辰年十月初一日也

景範自註云諸欲中人細訪之時係朋友親戚恐有不便故但存其姓餘不敢妄一字又松陵錢德唯序畧曰景範父瑞卿名古鑑邑庠生即所稱隱雅安城陸者也瑞卿贊於平望徐南川家故瑞卿為平望人乙酉秋瑞卿暍乳兵被執以南景範年十五矣號泣思父至恒血不食南川恐其傷生為作瑞卿書慰焉

蔣仁瑞

武林蔣仁瑞江干人移居塘棲蝸蓋對門於壬辰年五月間客患鼓脹垂危半夜見有上四鄉書石所差二千兩竟拜蔣出門蔣於是香絕其家謂為已死即燒肩與草人等類蔣便乘之以行比至風山門諸賈戚者云我等徒步被安得獨乘轎竟前扮蔣下地旋推以去過江干資福廟即卸二地門前先達母弟及僕皆在岡拉語竟戚者云汝奉何即乘此速

朱衣人

朱衣人所指醫生史宪白知情者也初瑞卿存亡景範未審而問喪自朱衣人始南川則再來書松是也予里人吳文可質娶景範妹即所云劉之麟為兩妹女明年於酉日生今於己歲正月六日於酉始立春大可果舉一女孟足見其不爽云

蔣仁瑞

武林蔣仁瑞江干人移居塘棲蝸蓋對門於壬辰年五月間客患鼓脹垂危半夜見有上四鄉書石所差二千兩竟拜蔣出門蔣於是香絕其家謂為已死即燒肩與草人等類蔣便乘之以行比至風山門諸賈戚者云我等徒步被安得獨乘轎竟前扮蔣下地旋推以去過江干資福廟即卸二地門前先達母弟及僕皆在岡拉語竟戚者云汝奉何即乘此速

朱四

崇德十三都十四圖程長朱四乙未年七月十三日入縣城申時於萬安橋上遇雷雨忽霹靂一殺直擊四身四番絕特見三道帶人殺其肩浮不擊傷腰間猶有雷公爪痕五道累累墳起蓋四千分

金三

金三乞名果千丁酉二月長潭

崇德廿間屋地方農家子金三者於乙未七月得病垂危見有冥是持票至則三冤煞前名也次名范君哥三問曰君哥為予伺主何為亦有名字答即忙其類曰毋多言與汝何與耶欲陽許止十

八箇月汝尚有陽壽刻許耳姑暫令還三甦沱北語畢杳然復逝

兗州婦

樓水垻衛公隄於卜以甲午七月既窩武林鼓樓外南首大街見一婦人年近五旬病勢已極俯諸苦惱死而復生者數次云我痛苦萬端死見杭州府城隍神神云汝係山東兗州人我處無冊籍是無兵孤魂不便收繫婦人固告已極其夫無可柰何因為寫本處鄉貫作一呈求寄魂此處兗城隍見許書呈焚之應時氣絕

陸僕

海寧接瀼村文學陸元夫家僕背主誣訟不法刑枷越二十年乙未六月十一日舊主卻君病故是月廿四日僕到墳焉採卻形見似撲其首者即舍皇疲水走歸發熱叫呼兩日俱瞎

周文學

海寧雄塘文學周某甲午病故止遺一子次年從天文學故名汝治家嚴正素不喜僧尼輩出入小祥後居旁有尼掉舟至宅以腊八膳舍請文學母夫人牡香并及未亡人語未竟忽作北方大吟大利公饒我債血滿地猶作文學語數以無故到家之罪又叩頭作乞命狀母夫人驚皇呼婢煎姜湯灌醒亟扶下舟歸舍啟口追篤不應迄今二十餘日咕囈如故吐血不止

郭天生

海寧趙郭村文學郭天生於天啟丙戌年廿二歲時卧病昏憒見有四青衣圍帽如來召者以牌票有天生名天生疑為督學催考此即陰之夫四人仍從容躍而出天生亦如之四顧本身猶偃卧在床也比至一官衙前甚壯麗前通寬廂數十丈四人引至左首廨宇內周圍木欄如仟狀因置天生其中乳投丈放告牌見會審者肩摩雜沓如人間須臾悅曉便有號燈數十簇如貢院東西文場照曜明亮頃之開隍堂鼓九下四人牽天生出堂階上西階下天生震恐歷階而上遥見南面坐黑面天生始悟為閻君非文宗也因慟哭而前攀桌腳求生甚急閻君回取簿來有判官捧簿進閻君示天生曰汝數已盡試閱之天生又哀懇不已閻君又云取卷來即見前項諸生者庭參畢捧卷本進閻君翻閱再三又呼取卷來人見前黑臉者庭參畢捧卷十冊進閻君又閱再三方首肯用硃批簿上示天生云汝有陰功再加一十八年壽法歸應可愛天生喜躍而出至道充俳徊不忍遽以杖繫菊旋者祖曰吾孫不得歸須君神藥煩為賜之老者即領歸路遥與伊祖遇祖曰汝來安得歸耶正躊躇間見有扁曰酪三柱如硃砂色天生祖首見道旁大宅有天醫院三字默以渴甚不能禁祖即向道上小兒嘱其取水小兒取一碗與天生祖令二兒下即覺心目頓開精神陡復恐然而甦香氣滿室經日不散從此遂痊至除功一事余亦叩之則天啟閒武林大火天生寄寓西湖觀至三元坊觀火遇閨婦負一箱內貯重貲於人家中誤付天生為督學催考此即陰之夫四人仍從容躍而出天生亦如之四顧

原處守候果見向婦偕一女子携手而來號泣尋見天生令其女守箱偕其婦往路旁認夫遂而還之纖毫不染當地此一事云

餘杭秀才

餘杭生員偶於乙未夏月出城至庄佃處見有二青衣云有乘相與其人錯愕以為追糧也當問之僕輩青衣云我乃陰司差人汝在生行善不應客死可速歸待我再催攝四十餘人方來勾汝其人遑遽走還家見二人已在門云汝差有信行為可耳其人即拜父痛哭并屏當家務薄暮果覺去至冥司四十餘人送一冕名至其人應曰生員有冥司云拏者非生員得毋誤耶閻判曰汝有善事可速還其人出門苦求知果差誤即催勾使三十千云汝有善事可速還其人出門苦求判曰一視其不得已為指示兩條云汝曾扶轎者過橋又曾捨買棺銀一兩唯此二事為善此雖時其家已將殮矣

孫伯謀

杭州官巷口孫伯謀善符友入西溪樓下買肥魚過東嶽廟伯謀心敬其神云未嘗得一睹儀仰是日起大早尚四更待廟未熱餃寐即有人喚至一殿前勝日森羅殿伯謀始知為冥司心惴惴不得已直前俯伏聞殿上喚陳自然云前生名也冥司命判曾閱簿有諸判果果而出皆青紅藍面惡狀猙獰絕可駭其中惟一稍皆而前俯腾應式膝上應式駭以袂排之墮地復腾而上大佛之躍入積薪中遂不見時城破外難甚應式參皇出一人頭懸隣舍門近視之有是日下令屠城誅二日降令果懸一頭而應式感謝而去為同行者推醒通身汗下不復更買肥魚煮與孫伏節死外家下民女過令相要以死其後人以為二烈女生禀南昌王子一先生云

潘氏女

塘棲鎮潘因仲女嫁吳家堪先妻民次子沈姐為妻娶天潘氏寡居其大伯沈姐日遂疲瘵之氏歸訴其父因仲原貸沈氏千金政無抵償意欲借女一死可以賴債故激女扶櫬順治而申十月女自經死因仲復詐得銀千金女竟不濟遂抱恨於父若兄千百年二月初十日因仲長孫年十二歲頗聰俊無病潘氏附之口作氏語云汝家賴債詐銀不與我伸冤我今不獨死欲得長孫甘心焉並祝之詞如出一口長孫白晝時時自經家人惶急防閑不啻辟至十二日早長孫索絕帶不得遂疾喘待喉立死通鎮目擊無不股栗焉

二烈女

乙酉四月二十五日揚州城破先一夕外攻甚急餐應式坐庭前建瞄閘八十三礮殺出視一礮穿城過人有缺欲合者著其身去半復穿墻數重應式入急更衣坐忽有縋衣二人公長五寸許躍而前俯腾應式膝上應式駭以袂排之墮地復腾而上大佛之躍入積薪中遂不見時城破外難甚應式參皇出一人頭懸隣舍門近視之有是日下令屠城誅二日降令果懸一頭而應式感謝而去為同行者推醒通身汗下不復更買肥魚煮與孫伏節死外家下民女過令相要以死其後人以為二烈女生禀南昌王子一先生云

海盜馮南為勢家寫大軸許賂氏三百金已亥病死托夢於其子云我生前詐賂氏金今為大猿尾而前至今尚在其形色狀似如夢中所言因名贖歸之後人以馮南呼之此大猿尾而前至今尚在

陳敬泉

崇德陳敬泉為糧衛書手晚年皈依佛教文朗司香周祥宇募刻法華經流通於世敬泉為之領袖已亥六月間敬泉夢四差人至云有一事召君對質敬泉答云就去不妨但我領袖刻經此應未了可遲我時經完而行何如四差人諾而去敬泉次早對祥宇言之意甚快快至庚子上已法華經刻竣敬泉隨于是夜滑病初五日遂亡但不知所質何事也

阮大鋮

阮大鋮以私隙殺雷縯祥於獄清師渡江大鋮迎降以國富貴從征入閩過青草嶺忽頻首曰介公饒我遂跌下馬死介公縯祥字也大鋮凶惡奸邪禍人家國寸磔未足報辜而介公現形立刻殛死良可怖也

曹小蠻

曹小二蠻者漱浦人游惰奸滑爽丁亥春應募為兵征江西戊子逃回辛卯七月初忽卧不起其伴炊食呼之半晌方起至水濱盥洗南面非我一人殺汝何獨尋我遂往屠家借刀屠者不為博貲也故與之钁者小二侍於水濱且罵且語見者收之歸經卧一夜熟睡夢見一人頭戴紫巾身穿素服手執黃旗鳴鑼急入言

王士彥

王士彥海寧人訓蒙為業遇觀音三官牋會虔誠禮拜二十餘年丁酉六月廿九日赴觀音懺會歸五鼓腹內作痛竟成痢症二十餘日醫禱無効時刻想念觀音務要誠心禮拜及罹病之七月廿

晋門大士建奏玉皇憐唯勅降城隍司大張榜文約千除名彦聪
得状病緩步將近城隍廟見往来多人供將榜文者走至廟前有
一青衣漢子挽彦看榜前名即是士彦漢子道汝有將伴我領汝
去交付與汝彦行步遲緩漢子使彦搭肩而行出北門外約有片
時只見門開有鎖漢子道站立門外在此候領漢子開鎖進去領
出一老人與彦相像漢子道將您辦我彦云有銀四錢相送漢子
道誰要你謝你看這許多病人彦將眼看屋内這漢子倏忽不見
老人並立在身竟無言語彦揭衣一看只見大便穢血淋滿衣頗
粘膩彦欲回家苦不識路身傍老人又忽不見正在淚下遥望一
老翁来道欲往何處彦言原從莒縣来不識歸路老翁送至莒
城前而便是咳歌聲即覺乃是夢也伊妻調理月餘

果報聞見錄

活婢全孥

順治壬辰年海賊圍漳州數月斗米至六十金民相食人肉價湧貴守兵每放若干人出城例需肥者殺而食之老薦謝鴻哥攜家出城夫婦相商無可棄者惟一婢年十四與一歲女孩可商去留耳謝曰婢無父母八歲依吾至今日不忍棄寧棄吾女遂置女于地殺以不絕是時同謝出城為兵殺食者甚衆獨謝一門無恙而道姑一人未受少頃抱女孩來云頃見女孩在地兵指曰是吼者為肉煞何汝持去姊慈撫之出城背向十四口相聚無一缺者謝後登戊戌進士

神罰凌遲

康熙五年北直廣平府永年縣衆人李司鑑積惡詐人逢殺三妻問罪抵償監候處決一日解審過市中忽奪屠刀登城隍廟戲樓口稱城隍爺罰你不該聽信鄉黨是非令割去耳衆即自割兩耳擲樓下又責罰你不該批手本發告示寫書帖詐人錢財令去其指即自割二指擲樓下又責罰你不該奸淫婦女令割去腎囊即自割擲樓下自己活活凌遲而死事見邸報

刀筆之報

康熙三年九月法師施完生設黃籙大醮於福城開妙觀是月念九里人鄭大勳要一牛祀而先命自言姓胡川南死刀下今有真人建醮惟若能活我大勳要牛人屠肆者十見大勳四牛

俱號遂約同社捐金買放社友周德新是夜夢黃衣人拜謝自稱昆陵驛前胡國禎以刀筆害人罰三世為牛令報道染解厄耳得度矣同里鄭士敬先生親見而為之記

禮懺不誠之報

崇明張洪時偶玉皇會康熙五年秋禮懺宿罪懺於家張之祖父魂附張之媳呼張云汝為我禮懺　上帝非但不宥我罪且欲加汝以狹張驚不能語時有同會徐某在旁問曰洪時懺會安排甚謹何故罪之鬼曰彼借禮懺為會友招親計耳膳禮　天神之地鼓掌談笑罪莫大焉徐曰僧道禮拜功過如何鬼曰夫人持誦誠心資財論功必歸之主者論過必歸之持誦者久之乃甦

文官好殺之報

許某于順治四年從大兵入粵遂授一令是時新附之民在城中者皆已剃髮而鄉村尚未知　功令也適檄長髮十四人名實皆愚民非強盜也許某以盜申詳上司盡殺之殺之時為正午刻恰于是日許某家眷列舟中途過大盜盡劫行李殺男婦恰十四命未在午時許某口述其事于諸生黃薦時黃受教職粵中也

武官行善之報

金光前正黃旗代子也起身戎伍日不識字然見等必為訓成兵丁不妄殺人不淫一婦不掠一物不焚一屋其妻龔氏識字誦經順治癸巳冬隨征福建道出武林開具德老和尚說法靈隱同妻參問親承開示自此念佛有得辛丑夏還　京駐節錢塘江干金忽示疾龔為延醫光前止之曰我苦與汝親叩靈隱合正欲作轉

身之計求和尚證明耳何以報為籠大笑曰不意光前亦得到此地位命造二棺曰要與金公偕行矣稍遲為公畢後事耳光前問之即合掌而逝龔隱求為兩人棄骸僧順海閒掛錫武林之金剛菴陸沉棄中終日默默至康熙元年壬寅年六十八矣忽命造龕積薪其下七月初六聚衆設齋勸以稱念佛執香別衆遣命燔骨不必塔藏當雜以麥麩拋作魚食日輪正午端坐龕中自放三昧火千人羅拜共見火熾時猶自從容拭汗竟從烈焰中解脫

全人夫婦之報

蔡公諱政僊號嘉陽德清人康熙庚戌科狀元也順治甲午鄉薦時尚無子夫人賢甚私蓄三十金為置一妾妾來垂泣不止公怪問故乃云吾夫以負債故至此公衆夜亟往其夫家語之曰我為爾消釋此事然我今晚不可歸歸則心跡不白即襆被臥其夫家聲言至公曰汝業逋法令不汝較縱券即付金卒亦惟遲感動

果報聞見錄

交券歸金公乃命攜幷婦還其夫即以三十金為贈然後歸後夫人即舉子公亦及第

三遠卜式

陸孝廉諱在新宇蔚大蘇州人順治乙酉夏至虎丘見一幼兒啼元問之曰九歲楊州人姓幹過江為大兵衛夫陸即襄糧送往時儀仗滿道步至鎮江倫覓韓氏舟還之其父母感泣是年陸父病篤夢朱衣神曰爾子有還兒之善增爾壽三十九年父病尋愈陸兄館于他邑一日歸忽有館僮女婢注奔舟欲相隨陸拒之婢將北水急訪其母家還之并告其主速擇良配康熙丙午赴句容途中拾銀一包特賃旅店候失物者至還之是料場中閻至陸卷坊

圓融火化

圓融大師蜀人也少曾為兵性不喜殺見行伍中有妻孥者必殺之遁入婦女燒入房屋必止之後出家為僧順治間掛錫武林之金剛菴陸沉棄中終日默默至康熙元年壬寅年六十八矣忽命造龕積薪其下七月初六聚衆設齋勸以稱念佛執香別衆遣命燔骨不必塔藏當雜以麥麩拋作魚食日輪正午端坐龕中自放三昧火千人羅拜共見火熾時猶自從容拭汗竟從烈焰中解脫

象言

康熙八年六月蘇城通街橋腐店趙德甫有二婦索價二兩五錢未償十五夜忽聞人言吾兩人以犯淫至此今當就戮矣趙夫婦初疑為鄰人之婦女燒入房屋必止之後出家為僧順治間掛錫武林之金剛菴陸沉棄中終日默默至康熙元年壬寅年六十八矣忽命造龕積薪其下七月初六聚衆設齋勸以稱念佛執香別衆遣命燔骨不必塔藏當雜以麥麩拋作魚食日輪正午端坐龕中自放三昧火千人羅拜共見火熾時猶自從容拭汗竟從烈焰中解脫

俗尾犬報

徐氏者於游墅開徐家橋焚修精藍緣錄七兩為其姪聘婦蓼大士青之曰海鼠為尾敝將布施淨資供佛入市一凝狗突來嚙其足視之一徐驚覺私告所親在疑信間偏入市一凝狗突來嚙其足視之一無損傷逾日又入市閘鼓鼓鼓腹痛仆地號七日備諸苦楚石死康熙五年臘月事岑徑山來選科述

灰中佛像

常熟浪澄新庄蒋相近有陸家婦二十而寡至康熙三年甲辰年六十七去世平日持齋念佛與人無競亡後親族化其一衫二裙火氣既絕棺灰入棺忽見金光透露灰中儼然有佛像焉一時驚詫頃刻聚人千數無不親見像漸增多數之整整十尊焚香膜拜者徧滿田間

衣上蓮花

常熟小東門外鄉間有蔡姓者家貧苦守一心念佛却不棟淨穢即登廁亦念不輟後以痢疾而終遺下破裙一條即其平日所用曾無皆換病時用以襯臀吁穢不可近拋之河中即見蓮花朵朵五色燦爛散布水面見者稱異始知念佛果往西方也將裙送

重利

嘉定縣趙吉士于順治二年七月初四日避兵蘆葦中先有二百餘人在焉兵至被殘獨吉士食猴未斷明日復甦但苦饑渴過太飢不能忍欲取帶自絞而無力縢曬見土地嘆之曰汝將來壽長何苦輕生明早即有人救汝但日後勿放四五分重債其間桎梏慘重利雖人明晨果有相熟老媼來急與人扶歸得生時年二十六歲家道漸富謹守土地之語輕息救人今已五十六歲矣

放債延壽

常熟縣朱姓者放債致富偶一日見已故之僕立前驚問之答云吾奉陰司勾命之後吾主姓名現在勾中因受主恩特來相報可速料理家事待他處勾完一月後將同去矣朱念一千惡劫而諸事未了遂將田地一半給親族諸債中有不能償者還其文契能償者亦不取息為于延壽計靜以待命一月後其僕又至曰冥間知主人還券事已增壽免死但吾殘漏天機將歸受罪遂不見此

康熙初年事

二錢舊債

康熙癸丑春常熟横塘屠户劉七買一豬價止一兩二錢載歸操刀倩人代烹夜夢豬哭為人訴之曰汝若肯還一兩二錢我債已完可得人身今少他二錢又要投豬還之此汝若自殺我止吃一刀之痛柔彼不舍用刀多吃三四刀之痛又托夢責備人曰汝責我銀一兩滿少四錢我今要投一次人身不多時特訴命終仍要做豬還汝做不得主但責豬殺豬供罪過勸汝勿做此營生何如兩人互述其事始各改業

逆婦小爹死

常熟西北區有逆婦素悍慢為其姑一日指罵曰恨不得即以刀斬頭須臾頂當真大作雷神提逆婦髮擲庭中霹靂一載其婦屑裂衣服焚燒始盡其身不即死鄰有請仙者或叩以婦事仙云婦素不孝且有此罪孽又問不死之故仙云其夫好打鳥銃真婦屢次勸止一念好生故得不死使為廢人作戒此順治十七年事

天誅逆子

常載西北匪逃于某于康熙元年五月念三日在田捕薛伊於向住女家是日偶歸一看其媳迎之甚喜為泰欵留臨去以米餞升送姑隨場姑速行勿使爾子見之途中母子恰相遇子便發嘆指米為盜母置米在途子竟携婦口中怒罵不絕忽需棍大震此人駭甚獨妻將大缸蓋我妻不從未發提母至家口含母乳而其身已擊死矣

天教孝子

吳二事母至孝一夕夢神曰汝風業明日當遭雷殛吳以母老乞救神曰吳命干天不可逃也吳恐驚母清晨向母云兒將他適請母親暫徙妹家母不許俄黑雲起雷聲閃閃吳使母閉戶自出田待罪後雲氣開霽吳急歸視母猶未敢告夜又夢神曰汝至孝感天已赦風雷

放生善報

吳洲釋修即世能世居陸慕貧祖永椿喜放生逸鍰每早起持籃帶兩岸螺蜬畫放水中有時忍饑搖瑜數里如此者四十年不倦隆慶丁卯侍即赴鄉試夢金甲神告曰汝祖父放生功大從此累代貴顯當令汝入翰林官一品後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品服生曾孫治萬曆丙午舉人冰崇禎壬午舉人六世孫黃康熙癸卯會元狀元

放生免死

康熙十二年五月衢州張龍甫販布得利數倍還經龍游見漁人手持一魚張欲買放身邊銀已用盡呼船户柴一取米給還第六

天已報風惡

放生善報

吳洲釋修即世能世居陸慕貧祖永椿喜放生逸鍰每早起持籃帶兩岸螺蜬畫放水中有時忍饑搖瑜數里如此者四十年不倦隆慶丁卯侍即赴鄉試夢金甲神告曰汝祖父放生功大從此累代貴顯當令汝入翰林官一品後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品服生曾孫治萬曆丙午舉人冰崇禎壬午舉人六世孫黃康熙癸卯會元狀元

犬報德申寬

康熙元年吳江平望鎮有徽商見一店家縛犬欲烹商以銀四錢買放任其所之不焉此犬隨舟而行至錦繡灣有盜數人況舟于河欲殺商商求全命乃以大袋倒置商在內結口況之于水盜去犬見有後舟來如泣如訴嗥號不止犬又入水口銜起舟人群挈之解開救甦商言其故亟控于官先擒店主人物色盜即賣犬諸人也一一得之犬亦隨商至公堂若為質證者然盜皆

義鳥事

宜興陸某遠宅皆茂林修竹百鳥成集不許獵人彈射過雨雪寒
迫之時取米餵散布林中以餌之順治三年一雌家以逆黨陷之
公衙門嚴訊時械係共千人衆詞積案忽百鳥盈庭噪噪震天及
訊至陸一鳥飛至案頭啣所訴首陸詞一紙而去群鳥始散問官
驚異刑訊陸之讎人知其誣而出之陸搆義鳥亭于郡中以識其
異今在毘陵城中

五聖廟遇鬼

康熙三年四月間吳淞所一守鎮官有銀三百兩放與一人其人
持本利來還還訖即去鎮官適為一友招飲留一童子守門門警
旗校即殺童子取銀事露將弁審問汝既殺人盜銀何不走去校
云曾走三次其地有五聖廟本在一處不意昨夜走去之路四面
有廟橫亙千前竟夜狂走終不能脫蒼皃魂繫隨不放也銀還鎮
官校即棄新

穩婆墮胎之報

光山穩婆范氏專為人墮胎未及一年一家十一口俱患異症相
繼而死范忽夢四青衣執牌云拿墮胎首犯逃得疾日夕叫號告
隣人曰今日方知淫殺二業最重大家女婢為主人逼通主母姑
忌必欲墮胎更有閨女婚婦失身懷孕尼姑亦所不免或兒女太
多或生產艱難供來尋吾只緣貪財故手害多命吾做得幾何家
事幣別人造如此惡業凡用吾者若非子孫誠絕定是家業凋零
吾今未養猪其中石私賣之得錢三千朱索之不得日相鬧作祟
非以懼之丁焉其妻妻次早扶綵丁與其魂見之不
捨朱氏物約妻命已絕猶朱夫婦縛死人足鞭之官以自縊不償

溺子女之報

歸氏長洲人曾淹死兒女四人最後懷胎過十六個月不產蓋鬼
胎也醫禱百端俱不效卧病經年乃死死甚慘康熙十四年初死

事

枉死城寄信

鎮江人張大寫居揚州康熙七年五月病死見閻羅王王曰供攝
矣汝既到此可寄一信于陽間命鬼卒引游一城匾曰枉死城匾曰枉死見有
衆鬼披髮尺餘云自縊死者也日日到此時辰必受上帝之苦見
有衆鬼身體衣濕云投水死者也見有衆鬼或無頭或斬喉或七
孔流血云自刎死服毒死者也每至本日某時各照生前死法苦
變萬狀諸鬼相謂曰吾輩在生時謂一死了事不意受苦如此悔

命而朱已被家矣未及一年丁伯忽言頭上不可過鬼魂附之自
提自罵曰汝見我未死忍千不救汝不要我活我肯容汝活乎遂
死康熙九年事可見人雖氣極尋死無不望救況有以死誘人每
每弄假成真可憫也

污穢厨滅之報

順治初年崑山唐順泉其父已死十三年矣一夕魂忽歸家附其
第三娘云余今已為金神事濟侯從者頗知冥間事余家無大罪
正以汝母及童男少女或順溺或大小便不洗手觸即上竈竈
神每于月晦之日上告天帝故特降茲合家疫疠猶幸修整少解
其燄然污穢竈間之咎俱係汝母承當止有兩月在世矣至期果
然

誤犯竈神之咎

崑山朱裕先居于鄉一日雷雨大光統室舉地如要有神曰汝要
產月未滿帶污犯竈以此奏聞天帝罪應震死因汝善勸善建橋
姑恕免死康熙戊申夏月事也

聚經雷擊

嘉定西門外三圖楊巷徐氏于年十八康熙四年六月十四日白
日震死里人無不驚訝謂其素行淳厚惟嗜賭博天罰豈其誤耶忽
見雷火飛發焰去其兩鞋之小底現出金剛經蔽行方知徐氏子
以金剛經糊作鞋襯故也

悞經失舉

鄉上高天佑同二主赴金陵開雞鳴山寺守源禪師講道行靜住
無于

江南吳西門曲子哈九開飲店有江浦人攜銀五十兩見縣完糧
遺于店中哈九追至江邊還之別後得銀者至江浦見大風漁舟
人俱溺水其人忽思譬如哈九不還吾銀且將此銀做件好事遂
呼漁舟回救得一人謝銀五兩漁舟爭救止救得一人問之即哈
九之子也此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事因還銀一念而免子得
免于死天道昭昭報最速矣

還金異報

華寶卜某康熙十年臘月念五日從外歸見其妻以肉食款一內
親乃卜素所憎者怒傾向破菜上供玉皇紙馬向汁污馬明歲從
一書館買筆出格銀包一個急入書館遍問無失銀者忽見一人
寫租人一名卜某方欲行刑忽一人跳下云保卜某者問其姓名
答云袁向未三九堂上判准放出驚醒其婦已潰舂矣

假銀雷殛

無錫彭某曾在南山用銅為假銀二僕助之順治十年癸巳夏主
僕俱被雷碰死三尸卧河濱身形腫脹紫黑青紅種種慘目見者
驚相告云

假銀折壽

范山鄉人張某家頗富于赤能文有教然好用假銀一日持銀至
嘉定買棉花歸向斤鈔歸客商以銀別處買貨出欲於人

還金救子

江南吳西門曲子哈九開飲店有江浦人攜銀五十兩見縣完糧
遺于店中哈九追至江邊還之別後得銀者至江浦見大風漁舟
人俱溺水其人忽思譬如哈九不還吾銀且將此銀做件好事遂
呼漁舟回救得一人謝銀五兩漁舟爭救止救得一人問之即哈
九之子也此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事因還銀一念而免子得
免于死天道昭昭報最速矣

還金異報

華寶卜某康熙十年臘月念五日從外歸見其妻以肉食款一內
親乃卜素所憎者怒傾向破菜上供玉皇紙馬向汁污馬明歲從
一書館買筆出格銀包一個急入書館遍問無失銀者忽見一人

寫租人一名卜某方欲行刑忽一人跳下云保卜某者問其姓名
答云袁向未三九堂上判准放出驚醒其婦已潰舂矣

假銀雷殛

無錫彭某曾在南山用銅為假銀二僕助之順治十年癸巳夏主
僕俱被雷碰死三尸卧河濱身形腫脹紫黑青紅種種慘目見者

假銀折壽

范山鄉人張某家頗富于赤能文有教然好用假銀一日持銀至
嘉定買棉花歸向斤鈔歸客商以銀別處買貨出欲於人

主人追踪至張家求換張不肯認主人夫婦號泣而去未幾張夢
神人責之曰汝子應早中汝少年卦名此今為此叫祿減壽矣
張竟死年僅淌四十能文之子亦半歲順治癸巳年間事

惡口爛舌

常熟西門陸某妻張氏慣能挫造是非挑唆口舌受其毒者甚多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初一同夫夜膳忽自咒其前曰痛極那個割
我舌頭其夫曰人來見鬼舌頭不在口中耶張氏痛不能忍上床
而睡呻吟不絕次早大呼大叫夫視其舌已爛矣漸次吐盡爛塊
而死

罰咒拔牙

青浦李友梅好談閒閒棕工賭咒嘗倩李敬雲銀三十兩來還敬

雲身故孫寡往索堅執已還賭咒云若我未還說還當遭拔落牙
齒之報不半年病傷寒發狂語曰我一生談人閨闈且騙人財物
好心賭誓今鄭都場老爺差役來拔牙齒矣遂以手握去門牙三
枚備現慘狀而死康熙十四年四月中事也

戒食牛報

秋浦僕人合理欲殺登舟將歸忽有自後呼之者視之則其鄰也
復曰汝已死何事至此鬼曰我因家死魂游異鄉無資使登舟閒語久之問陰司設重何事鬼曰最重是吃牛肉
吃牛之人告神避之惡煞隨之我牛人告神隨之惡煞避之復
忽曰我從今誓不食牛語未完免便大哭復問何故鬼曰本欲附
回忽見福祿壽三星拱護兩身我近不得歸不成矣浪游登岸優

錄述北事一御供戒牛肉

偷犬報應

順治十八年夏常熟市橋吳竹軒者偶有肥犬至其家其子打殺沸湯褪毛之犬伏土復活其子不知也抱犬入湯被犬咬去第四指上滴血淋漓痛苦萬狀而死

猪羊索命

陸賀甫直南栅頭人貧無他業為人鼓刀凡肉豆各店猪羊死于陸賀之手者不知其幾康熙十二年夏忽持刀自刺喉間旋轉其刃宛如殺猪之狀其家大駭若有神附止之不能號呼三日血盡乃死臨終曰取鹽水來今有無數猪羊在此索命觀者如市

木槌編體

振梅顏級初販賣牛猪因欵官府牽猪不令氣絕以鹽水灌入口中如此三日夜將死謂五子曰鹽水我不能飲矣汝等各心以木槌編體槌之每日如此康熙七年得疾痛身痛楚令家奴以木槌槌之少止又令鹽水飲之方快二日後不能自飲令家人灌入口中如此三日夜將死謂五子曰鹽水我不能飲矣汝等各代飲三碗五十號而飲乾遍曰我殺猪業重死即為猪汝等幸多作佛事度我言訖大慟究轉如猪叫而死

溫泰變猪

崑山小濱鄔如向御農索條銀償以二猪剛如欠其肉兄沈伯蓮銀亦取二猪抵償之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念八夜其弟鄔右式夢在猪圈逕逕一男子曰我奉某地生前逢一寡婦令罰為猪四

年償他家銀兩今已滿載有一人後至亟欲上船忽警覺撮其帽去其人即轉身逕取渡船已開未半里而覆死者無數其人奔見人詰其故平曰我惟為除行暴而已余曰此非恰帽乃天遣殺汝也因與警卒酣酒結歡而去此亮公諱承謨撫浙時事也范公因風濤溺者多建靖江孝每船人有定數不得多載今永為例

犬報

桐鄉縣烏鎮人家畜一犬每夜天必涉水至河南人家宿一日主人呼犬書之曰我食汝而為他家守夜明日必還汝犬是夜犬見夢曰我實負河南人家錢每夜往守償還其錢今止欠十三文償畢即不渡河警報主人大德也至曉呼犬千前以十三文擊其頭曰昨夢汝云云今往還之可免涉水矣犬乘首受擊遠即銜往鄰其家即不夜去矣未幾主人探女更深醉歸失足魚

池之內犬即號呼御其衣抱上池岸跳至主母家前以首撞門主母驚起見犬往來池邊如指引狀擁火視之其夫尚卧池畔未醒也遂扶入室至曉語其故夫曰前夢犬云報我大德此其是矣越數月家中不戒于火舉家熟睡犬又以頭撞門且撞且吠夫婦驚起視之則火勢蔓前將及屋矣急救得免主人因厚養此犬至死

以棺埋焉康熙年間事

還金之報

明鄞縣南鄉北渡有孫姓者就童子試晨起往它山廟祈籤問府試取否行至眺江橋上見一包袱遂攜歸視之乃批文一角銀二百兩係奉化縣解府錢糧此生以告父父曰爾欲還之抑取之耶生曰錢糧攸關羞身家千係何可不還父曰爾能如此府案必取何用卜為生遂復至眺江橋伺之至晚見一人張皇而來鎖枷號注生曰汝得非失銀者乎其人曰我為本縣差解銀二百兩至府因天早步行負重勞頓天尚未晚暫卧橋上解包為枕及覺徑行到城方記已無及矣遂自投到府主差押追賠妻孥皆死敝矣生曰汝弗懼我收在家即引歸還之差曰既蒙見還感恩同往回官生有難色父曰汝肯還銀官府必獎汝或因此獲取未可知也生遂同至府失銀解差備述其故府主即起立揖生曰汝能如此願汝世世榮昌汝歸肆業出案我必首拔兄年府主即薦之入泮次年補廩貢出除王府教授後四世明經三為王府教授一為府學教諭至今書香不絕

奸尼之報

宋波府南鄉地名沙港口者有尼庵中小殿奉佛像前塑周將軍像尼師徒二人樓其後順治年間雨中有鄞縣兩差因催根夜過其庵求宿尼拒之二差曰此地雖城四十里雨夜荒僻必宿此矣尼不得已且藐伶款之中夜竟入尼室各殺其將明方整衣出門忽見周將軍舉刀一揮二差同患頭痛行未數里同仆于路行人驚扳之口中自供奸尼僧及周將軍揮刃之狀言畢氣絕兩頸俱折遂報官收殮

誦經免刑

康熙初年湖州府庠毛某學問頗優報棄上第偶至于忠肅公廟祈夢公謂之曰汝大限到矣尚堂中耶毛懼庋叩之公曰應大辟耳毛又懇曰可得免乎公曰前生刼數無可逃也憐汝衰切可先痛苦舉案上金剛經授之曰汝日誦之有驗毛遵日誦不輟後為莊廷鉞史案波及問斬臨刑之前夜病死戮其屍焉

偷車變狗

湖州村民有父子操舟而往天竺進香者偶一夕泊村間其父見竹林低簷之下有小車一具私與于言曰此車材料既佳製亦堅固宜香田日與汝竊之子曰特來進香而乃竊人之物于其父不應迎歸仍泊此處其父必欲竊其子固止之而去厥後竟私往竊歸子常見而憾之越二年父死失車之家輒生一狗見夢于子曰我以竊車之故冥罰為狗于彼家一時失見笞入畜生今甚悔恨汝可贖我于彼家與母妻言之于是訪于失車之家果生一狗見其子至跳躍迎繞其家怪之子因備述其故因求贖還其家曰既

有此因果在我家所係甚重竟携之去豈待贖哉
于歸備禮謝罪并償車價主人固辭正遲謝間犬已躍入舟矣予
至舟中與犬言詰日拒諫之事且商所以待之犬則垂頭而聽似
有悔悔之狀舟抵家犬遶投河而死其于衣裙為撰葬焉此順治
初年之事

謀財之報

康熙初年武林有賣菜郎相貌平端為人誠慤每日過一富翁家
賣菜其翁有三女而無子賣菜郎在則與現錢翁出姬云且
待郎即靜坐門外候之不敢輒入窺探如是兩載餘姬倘問曰汝
家尚有何人答曰既無父母又鮮兄弟依叔嬸以居姬曰汝肯壻
我家乎郎不敢應而心識其言歸以告其叔叔曰彼家殷實豈無
良配而愛汝莫負貧賤者乎不過戲言耳即不復前此念矣又一
日姬又問曰再次汝為壻何如郎曰婚配豈可戲設汝歸與叔商之次日叔率姪見姬曰貢宅欲以某姪為壻
有之乎姬曰有之我夫婦無子汝姪誠實思得半子之慈斗叔曰
家資無幾奈何姬曰求壻非求聘也叔姪大喜遂擇日就親娶其
長女翁壻夫婦極其相得不復賣菜矣三年長女死翁私與姬曰
女壻甚佳但日夕悲苦情何以堪今次女長成若別擇壻未必德
性如是即若別娶我二人無倚孟再以次女續配焉遂復壻其次
女又三年而次女又死眾家悉慟翁又謂婿曰六年而喪二女情
孟雞堪今少女又良宜復是其姻緣即姬曰緊已如此盡終與之
庶可脩苦我二人亦得所託矣遂又壻其少女三年少女亦死前
誤以財來在我家所係甚重竟携之去豈待贖哉
于歸備禮謝罪并償車價主人固辭正遲謝間犬已躍入舟矣予
至舟中與犬言詰日拒諫之事且商所以待之犬則垂頭而聽似
有悔悔之狀舟抵家犬遶投河而死其于衣裙為撰葬焉此順治
初年之事

謀財之報

康熙初年武林有賣菜郎相貌平端為人誠慤每日過一富翁家
賣菜其翁有三女而無子賣菜郎在則與現錢翁出姬云且
待郎即靜坐門外候之不敢輒入窺探如是兩載餘姬倘問曰汝
家尚有何人答曰既無父母又鮮兄弟依叔嬸以居姬曰汝肯壻
我家乎郎不敢應而心識其言歸以告其叔叔曰彼家殷實豈無
良配而愛汝莫負貧賤者乎不過戲言耳即不復前此念矣又一
日姬又問曰再次汝為壻何如郎曰婚配豈可戲設汝歸與叔商之次日叔率姪見姬曰貢宅欲以某姪為壻
有之乎姬曰有之我夫婦無子汝姪誠實思得半子之慈斗叔曰
家資無幾奈何姬曰求壻非求聘也叔姪大喜遂擇日就親娶其
長女翁壻夫婦極其相得不復賣菜矣三年長女死翁私與姬曰
女壻甚佳但日夕悲苦情何以堪今次女長成若別擇壻未必德
性如是即若別娶我二人無倚孟再以次女續配焉遂復壻其次
女又三年而次女又死眾家悉慟翁又謂婿曰六年而喪二女情
孟雞堪今少女又良宜復是其姻緣即姬曰緊已如此盡終與之
庶可脩苦我二人亦得所託矣遂又壻其少女三年少女亦死前

明節縣陸世科為諸生時常館于烏鎮一富翁家時值黃霉令館
僮熄枕館僮轉付使女焙之于主妾之房至曙夫帶主妾之睡鞋
而出世科驚欲見之拋之帳頂之上後倘歸家主人入館忽見帳
頂妻鞋即袖藏之不言治世科歸館更深通妾啓門先生之門而
自操刀以隨其後世科問為誰妾欲藏應之曰妾也世科曰焉有
爭夜而女家可見先生乎主人適妾再四懇之曰開門我自有說
曰女家與先生有何可說即有說明日與主人同來如再無恥必
自取辱主人見世科斂然難犯即應之曰小弟在此請開門相見
說入世科見主人持刀大駡主人曰先生無懼遂出鞋示之備述
所以世科曰幸我無私否則汙主人之刀矣明日固辭而去主人
深愧之後登萬曆丁丑進士仕至大理寺正卿是時人多附魏璫
公獨特立不阿以芳名終焉

厚道之報

明節有兩書生與我祝博帶者五人同行中有一富翁而眉目
一書生詰之曰是誰曉曉不已富翁面有愧色一書生曰倘不慎
慎是我得罪矣富翁心感之同行者次第別去富翁頭此生極問
之曰頃間誠覺似非先生而認之何也書生曰諸先生衣冠容貌
非膚腐者流倘此小失敬人俾為不知則亦已矣而數次欲詰明
之其何以堪富翁曰先生用意忠厚真仁人哉方今認恩報過者
不少存心如此當千古人中求之因問生曾聘姻否對曰脫少而
孤與嫡母處家貧讀書未成姻亦未就富翁曰某止一女欲贅君
以終天年足下不棄寒微小女敢備巾帚使我
夫婦彼此有賴也書生歸告于母覓媒為富人為延名
師教之後成進士官至襄州太守人曰書生一事之厚即有此奇
遇富翁善觀心相而得此佳壻人之處心可以劇躋從事哉

馬犬報仇

順治年間桐鄉畜羞溝順溪者包根為事凡軍需課役皆包償焉
一鄉愚有田數畝溝為包管參熙則索其參米熙則索其米絲綿
布帛無不設法取之鄉愚不勝誅求欲恨日甚以致成病臨死曰
我必作惡犬嚙之其家後以畢廷情業花布祀奢雖未發其子買
一犬黑頭縞身黑腳子亦忘其父之言矣及犬壯而差人來索其
子之物犬聞其聲躍出盛其雕不釋百計不能脫遂連人與狗置
之河中以為入水必放矣犬竟曳畚至深處人狗俱斃地方聞
之于官且述此陝究根緣差奚自行收斂而埋其犬
咆聲之報

杭經題異

順治甲午秋伯父立可赴武林鄉試寓僧舍有客備攜經一包置

千凡上佝父因天暑疲倦取經包袱首而卧纔合眸夢佛語數玄合掌或盥膝或修眉或却伸或執搔蚤或持杵戟其狀不一遂驚寤異之以語僧僧曰得非藥我三寶乎始檢視之知是諸經也伯父素不信佛因此皈依敬奉焉

夔神之報

寧波天寧寺旁小土室桑上能年尺泥塑開聖一軀香火冷落有兩少年乘其無僧僻敝就龕陽事畢神降二人責之曰何物狂奴敢在我前溷穢供當立置死地同叉椅而狂叫于路觀者如市其兩家父母至土室神前告罪許愿演戲酬神二人始醒神癡者逾月漸以一板擊乙除衆而覺逾年隸生一子滿月後除衆後生一毒日夜號哭服藥臂椅無所不至將及一年家貲俱費食不充口身無全衣隸抱子而笑曰寃家汝受苦至此我亦家業蕩盡當可以脫矣

吞牛之報

鄞縣南鄉楊境地方有張宜祈者少時以宰牛為業二十年後始改行修善然臨死時以作牛為快又喜床頭置鷹鳴已即將七日而甦可見雖已改行而二十年之快業難遽也其順治初年事

雷擊蜈蚣

餘姚地多田少民以種棉為業順治甲午夏祲熱時雷電大作震棉花地數畝刻花俱燋灼有數人其范如故人異而掘之下有白蜈蚣　條長尺餘背負法華經一頁始知蜈蚣為害天欲誅之負經以免此經為上天所重如此人競取蜈蚣撲殺之

汗飯雷擊

海寧編經庵相近有張姓者家貧母老妻病長子十三歲方執爨其母令滌鍋水帶飯飯滌之時庚照丁未五月初八日也日正午天忽雷擊死次子九歲見天神黑白兩色

甲從家堂柱頭陡下以為盜小門驚喊而其兄已死寤前矣余同周憲宇往視見此子肋下如針刺一眼血流不止滿屋惟聞大藥氣而已家堂上揭去兎數條其柱勞開上下皆焦柱上貼許係經觀音三官經三十卷十餘字其紙條休然不燬許經數字雷神欽敬如此

仇殺之報

桐鄉有甲乙二人素相仇訟彼此訐告不已一日赴審甲與吏隸商曰今日乙必打汝能一板打死我酬汝銀四兩隸許之及行杖隸以一板擊乙除衆而覺逾年隸生一子滿月後除衆後生一毒日夜號哭服藥臂椅無所不至將及一年家貲俱費食不充口身無全衣隸抱子而笑曰寃家汝受苦至此我亦家業蕩盡當可以脫矣子乎乙痛苦一年而死乙甚肯饒汝子言訖大呼除衆遂斃而死錄驚創至脫亦死家中訪甲已于一年前死矣

褒佛之報

鄞縣有一宦裔少年恃才狂放素以詆佛為能一日拳犬搦至一蕭寺取木塑伽藍神為薪煮狗曰鍋中狗肉猶未熟伽藍再請一尊來食畢行至尚書橋上忽然兩眼暴小拱手于臭之左右鮮血淋漓條紫痛苦醫禱罔效延至數月而死大凡有福之人一時即報待其罪極福完然後通盤打算若福薄之人一時未能如此

宰猪之報

餘姚江橋下有一家世業宰豬其子尤善操刀衆中頗充遂娶妻數年無子身體日漸肥胖頭頸亦日短縮眼睛又俱陷非育偕形忽染傷症傷寒時刻作豬吼聲數至第七日發狂爬至樓上大吼三聲投水隨流而去屍竟不得其妻坐產招夫改業謀生益累世殺業報于一人而斬其祀奪其家業其屍憑亦悵矣

工匠厭魅

明都給事中陸浚龍鄞縣人兩世單傳至孫無嗣以遠族繼焉有江西術士呈其家稱善解魔命主人備福物香燭書符念咒吠第焚之符飛舞正梁即于此處鑿之得木刻太監一個故單傳之後無嗣又寒族布政房自明弘治造屋以來時多褻瀆常開鑼鼓之聲後遭洪水城壁見有撞鼓一具又余家有店房三間每以貿出賃成吉宅矣此皆主人造屋陳待工匠或剋減工食之故貽禍不淺可不慎哉

欺婦之報

鄞已有一犀友平素長厚館于富婦之家此婦失火燔舉銀一箱會皇投先生攜託以金飾數事此友見金銀心動携歸已家大燄問之曰昨已為搶火者奪去矣婦容恨欲死友隨舜去成富翁焉未幾婦死此友向止一子年二十為之娉娶未及半年其子膝上生人面瘡耳目口鼻宛然女子日夜號呼旁觀不資其瘡喜貼借向貼上浙省女人合然半年而死家業已罄矣娘更適

人夫婦垂老貧苦異常及其死也為餓鬼而已矣若使此友暗昧不苟獲報必厚福福之基轉于一念可不謹哉

鼠索貢

鳥鎮殷實之家倒于蠹畢收帳一李姓人買舟至鄉索逋夜宿舟中忽有鼠銜其指李覺痛遂起撲殺之從艙底直附于舟人曰我來索汝債反攫殺我汝殺我必殺汝矣狂言至旦不醒舟人載還其家其妻問之曰汝來索債請問等姓曰我姓張我夫欠汝債幾何曰三十兩于是設張公之位延僧禮懺七日齋襯冥資費用計如其數然後甦平後問其病中所言情狀不知也

論決之報

明季李卿有人一貧如洗日食不給僅有小花缸一隻欲售于貴介展起貢缸至門意求易升斗之粟貴介者將許之旁有一門客獻詰曰今者年荒穀貴百物俱貴如此之物千百易得何必急急貢之耶貴介是其言其人飲恨問其姓名貫缸而去出門即墮地破焉歸家見婆孥皆數放待哺計無所出悶坐江干思欲投水適有四五勇夫過而問之其人訴前事且以將赴水對勇夫曰均之死也汝投江作餓鬼何如隨我等作飽鬼乎其人不解彼意因隨之行至晚遂被拉行劫少分贓物以糊口未幾事露其人與勇夫等皆被縛薙嚴刑拷訊不勝其苦遂招板阻貢花缸者亦擬大辟臨刑四鞫問堅供不移阻貢花缸者亦擬大辟臨刑四鞫問堅供不移阻貢花缸者問其貲再

自活當前聞人作賊乎今我之死汝之故也我宰客汝倘出貴逢
與群盜並受極刑鳴呼一言方便即可免殺身之禍客不過一時
語設遇主人之意而執知其禍一至此哉所以仁人用意不可不
厚君子出言不可不慎于此可以為戒矣

還金之報

明嘉靖縣王公福做為諸生時偶赴館過溪得遺金一袋計十七
封回不至館坐而俟之至晚見一人惟遽而來王問之曰汝有所
失乎曰我揭債作本得銀一百七十兩欲過江買米脫渡溪遺
失于此有拾得者預分半相酬王問其銀數物色相符曰幸我得
之舉以還汝若欲其半汝知不還矣其人叩謝而去是年即發鄉
榜中滿壁巳未選士南部屬歷官慈州太守致政而歸事大書

謹斗不敬之報

鄞縣西門外有鉋正賢者其母有病令姊子楊僧官拜斗禱祓每
夜三鼓時上壇禮拜以四十九拜為率以七宵而止拜至第六夜
僧官偶為不潔之事禮至三十拜時忽見極大靴脚一隻落香案
上大驚遂病不起蓋北極天之樞也聖尊之所在也欲格天心必
須至誠齋戒倘居心不淨妄念一起禍即隨之求福得禍往往而
是可不懼哉

侮聖之報

石門縣東鄉水壩村有陳拱明者家事頗殷家識癸字以農桑為
業康熙乙巳夏五八蛟竟縣罪乘獸將觀聖廟見聖像巍峨登堂
其座而撫其膜曰孔夫子你為何如此糙皮物孫的名畢竟不來下

康熙二十年旌德縣十二都劉惟一名英係接塞司書辦向在家
閑縣放債四路逢販涉買驢代步行至東岸地方驢故跌行其僕
痛加鞭策驢忽人言我前世少債不多今將滿矣何必打我劉聞言即
下驢步奔之而走至準國取討帳目俱各從寬結淦師於東岸遇一凍事為行人憩
息之所店家廣行善事今子孫俱入泮矣

現果證

現果隨錄 凡現在因果係親見聞者皆入此錄

一

重隱梅山樵戚顧筆記

陳益修字玉筍山東濟寧州人為諸生時見四川教門楊生花等欲毀關帝廟擾大四川清真寺陳公力救之官衙寢後癸未春流賊攻死州生花等集衆數千百衆擊立斃之且剖去其兩目復糟以灰擲屍於舍陳公自呼衆擊立斃之且剖去其兩目復糟以灰擲屍於舍陳公自見身魂止二尺許守其屍中夜忽見關聖降其家謂曰我分中亦不在此一廟只雖為汝好心致衆汝命然汝陽祿還未盡應有功名分吾當使汝四生陳曰感大聖厚恩但吾兩目已去縱四陽世已是盲人豈能復睛聖曰此極不難乃向空中一喚俄見一童子手携大筐盛以荷葉連莖上大士揭開乃皆羊眼珠也即手拈二枝令取酒一瓶灸之陳公張飲衆衆有驚懼然而醒而兩眶中已得眼矣關聖送大士去乃謂陳曰汝不必復思報佛不久 大清一至此業無慮類矣明後年汝當聯捷果已酉舉于鄉忽一人遞之書轉瞬其人已失所在書中但見陳益修關公默佑聯科九字隱語果中丙戌進士任戶部即中權荊州後生花作亂宗族十三人小像於市

觀音現像

吾嘗請觀音大士來必能賜汝目言已便騰空而去須臾復至曰大士來矣見大士身披白衣如仙姥狀備極相好關聖指陳公代為乞目大士微笑曰此極不難乃向空中一喚俄見一童子手携大筐盛以荷葉連莖上大士揭開乃皆羊眼珠也即手拈二枝令取酒一瓶灸之陳公張飲衆衆有驚懼然而醒而兩眶中已得眼矣關聖送大士去乃謂陳曰汝不必復思報佛不久 大清一至此業無慮類矣明後年汝當聯捷果已酉舉于鄉忽一人遞之書轉瞬其人已失所在書中但見陳益修關公默佑聯科九字隱語果中丙戌進士任戶部即中權荊州後生花作亂宗族十三人小像於市

二

趙志清山東人以孝廉選河間府寶坻縣令居官三年廉明仁愛萬民頌德忽一日至凌聖功太守處告退太守問何故趙曰某以知宿世因緣故不得不歸太守益怪之問宿世云何趙曰某前生於某法師會下為聽經學者法師有定力能通慧余二十六歲以疾臥危師謂余曰汝現力未堅尤去已入紅塵以未曾修大福亦不能登甲榜僅一孝廉知縣耳然止許三年若多一日大禍即至吳可急流勇退入山修行還得見我言迄遂終自入小母胎本性不迷歷歷皆驗今三年既滿決意入山吳太守勉白直指公李灌鉛注不及放歸旋有劉姓者補其闕未半月賊至城大破全家被害余友河間太守凌聖功親說此事

三

麻城西坂劉某隨族叔劉仲堂真定府固城縣為主文魯審救三人命後剿賊至城清縣令出走避難別君抑其家厲田黃逢遇賊兵被殺其神魂返麻城託來嶽帝帝曰汝救三命應得善生帝令取善侍史訪城中善門無子者吏以醫生胎風儀號時雅報帝令取善惡簿案之見趙君當活死五女法當紀胤入檢善簿見其年於大

壹中會施鐵一大與寒乞僧僧乃等謹假裝裹相試人者也帝曰此一錢功德甚大應與其嗣遂遣劉君託生臨行帝語曰汝去九歲當有孝廉贈汝婁某歲入泮某年補廩一生平厚福後趙氏生一子繞出母胎即呼云我西坂劉某也婁薇帝遣我與趙氏為後已不必言但吾生前尚有虛業借貨彼此未明速與吾妻子來趙時雍即請其婁挈至小兒歷歷數舊適合婁子依券索之分毫不爽九歲果為鄧孝廉塔復功名出處一如帝命焉

此事余友梅恩逢有紀事流布戊戌冬余在黃州安國寺患胖疾甚苦遣張龍宇振臺請趙君時雍在著令筮余疾應手而愈余問令嗣生下地即能言真否趙君曰千真萬真余詢其名與宇趙曰特為此故名曰默字弱書而東薇真中種種公案則皆

傳圓通常熟梅里人中年持齋忽奉閻君批大會追攝生人初至冥府見頭門外有一井亭奉荷者到彼着皮襖持大棍戴虎面向井一照身即騰空渡海穿山頃刻千萬里所攜人擐在棍上有如飛行雖一二十人輕如羽也每五日一值班圓通心厭之百計求脫未能也乃出家剃髮為僧依舊供職迨至于乙酉冬同慧天師默坐玄墓刻石老和尚座下稟受三壇大戒畢其役頓除永不充進

魂使矣

書定四老傳名未編平生方正不苟頗信佛老忽一日見二冥使來請使相隨前行至一大宮殿知為冥府少頃閻君打坎陞殿引門者報云東昌府知府進朱君聽是知府心逐不驚上采堦閻君下座相揖寒主坐定閻君曰公在任時判許昌獄母一案停無過當朱君一聞此言前世境事忽然現前對曰許昌實不曾殺母毒殺其母者惡婁也許昌外歸一知消耗即當照婁首官正罪方是孝子乃以情受雖割念棚隱忍循同梳篦是雖不親狀母而以眷綴許世子不嘗藥趙盾不趙境例斷之是與於殺母之慕者也斷曰殺母誰曰不宜閻君首肯曰公言甚當乃拂令下堦勑引過兒地府方送回陽朱君由此長齋修行杜絕世事其子為父判實錄

請子作序故知其詳

字精整真不可解茫判中有數則公案出余手錄文不加點未

江北僧隱圖參軍天寧某年六月暴亡在泰州報到房已就床
矣將殮復甦細言前世曾作令某縣自後庫銀據補庫吏後割被
之以減口吏服極訟之隱君追攝對理冥君勸康吏云彼既出家
為僧汝快意報復何如以法力超薦汝乎隱固承旨遂立願三年
日課千佛懺夜放蒙山以釋風恨吏首宵遁得四生因免一冥使
引遊地府列一大會處榜曰補經壹中有數百僧道乘光輔經須
吏復將隱閻問何處所冥使曰此陽間僧道包攬施主藏經雖持
財而經未補故在此補也又問項刻即將何也答曰以業力深厚
不許使使補完故遲久光現而即放使久處黑獄也隱圖四生
三年酬願舉復參舉壹隱焉

唐天寧寺隱禪師千展向余說情事宿因補經一款世間釋道視因
果為兒戲孰知陰中一一不爽如此與其久處黑陷地獄不得
補經孰若來此日月三光之下為施主了此功德之為快哉說
一偈排壹勝何及矣

八

麻城一富僧臨壽將百金助村民築隄保衛一方使無溺欲受
戒壽不許使夜走至李岕和尚處禀戒而回碧壽一見大怒裂碎
三衣撲破毛鉢當晚方瞑即見韋馱尊天震怒痛罵云汝是何人
敢毀如來法寶耶立欲以寶杵擊之壽叩頭求懺韋天曰念汝修
築有功姑去一臂以杵輕輕向右臂一點壽往叫而醒數日內忽
右臂時消止長七八寸手拳如小橘懸肩上至今師徒皆在焉余

九

率波一小民張斌住崔尚書廊房業織蒲鞋性好修行長齋念佛
夜以蒲鞋剪下草鞋念佛一款珠即記一萬裝竹籠中每盛除夕
焚地藏殿寶座內已幾十年矣逢崔尚書患發背死至冥府冥君
怒目數其平日過惡崔公曰能繞我四陽一修福業以贖罪予冥
君曰汝所蓄皆作業錢此間用不著汝租屋民張斌反有金錢幾
壹在此能易一萬來罪可解矣崔曰但釋我四此事極易第張斌
赤貧何以致此冥君曰凡人齋戒至心念佛一聲亦注一銀錢張斌
斌至心念佛以蒲鞋攢記數積有幾籠耳逢放崔四陽三呼張斌
告曰汝陰府積有金錢可充一萬與我張斌力言無崔公曰汝以
隨喜意乃令書券以實銀一萬易之錯信笑券四向崔疾漸愈張
斌四吾年已滿無用此物矣乃以其銀造一大橋費數千金復建
一庵接眾至今號張斌橋焉

余昔館錢希聲州侯署中希翁昆弟數為余言此事丁丑余參
天童霍老人亦曾過此橋基確實非訛者

十

蘇州一小民姓吳業洗燭故以著名做居婁門一屋子身長癬畫
夜念佛以為人至誠吳閭內外數十大姻鋪皆爭迎洗燭以燭係
供養神佛三寶必念佛數聲乃洗汕一杓一生如此年七十餘忽
語店王云吾積有緣皆本為防老今以念佛功成至某日吾即去

世生善處無用此矣敬以相贈主曰汝所積者乃衆庶物非吾一家物也何敢受乎若必無用處請為汝作福矣君大喜乃以建鎮按主令至所居地窖取出約有千金主為分給蘇州衆大利辯傳及奉院接衆處普分惠作福竟矣君如期合掌合佛端然坐逝矣

十一

太倉上令吳叔貴諱鳴珂家貧殁孝素好善預放生會然不甚通佛法如十餘自言欲脫化忽沐浴更衣至寒府閘若物動靜五戒竟大呼出去者再令掌逝奈順復開目語妻兄王煙客先生曰語畢永絕慶世願勇猛念阿彌陀佛從床下躍出竟是逆子親見立呼漁翁投水模之漁翁嚴銀副處詐言果瞞錢

華世昨自省平日何善乃獲此世人勞力言訖索水自照中夜悟曰今生吳叔寶前生徐和尚復大呼快哉而逝有吳香發于室佛法一也然臨行發願往生極樂不必得力屠者張慕和十念逆得往生毛平時敬心念佛萬千未必得力屠者張慕和十念逆得往生

獵大開殺上鈴響一聲倒地氣絕佛號一聲如大夢初覺大在日大怖切心更無攀緣更無奢願纂然佛號一聲如大虧如泰山崩平時積業不覺陰霾逆散如紫卵粉碎矣尚何地獄不空而淨土不現哉以曾悔劫既有風根臨行又棄

殺戒勇猛念佛蓮華池現者世人努力實乃至言也庚

十余曾同伙賈放生海印菩天奉常父子皆有傳記見聞設確

周秀才諱某青方正家住貧婁門轉東津子屋一間拆舊竈底方磚下得二元寶婁大喜周君曰此不義財也豈可得拿取爭奪銀面云若是我的財須先明白來竟袖余等門外登渡船御史中流而還舟子親見立呼漁翁投水模之漁翁嚴銀副處詐言不見二人大關松之太守太守欲加刑二人吐實乃押漁翁立取銀至見而有字爺貯庫是秋御試周公先中舊例本府小鹿鳴宴每要于前坐坊銀百金置面前書字銀二錢恰在周君前衆共驚異後成進士

此所謂明白來也周公絕世迂濶成絕世方正使染指暗物福深定止此矣安有復一段奇事乎人人知科甲為大利當小利用前人人忍不過嗚呼周公迂濶真大學問真易友哉此周翼宣業師鄉友業師古君子也累為顧言如此

崑山顧瑞屏先生諱錫疇字九疇素禎朝官大宗伯甲申國變後國門悲慟學以死殉父筠洲翁自餓死瑞翁後在溫州丙戌六月

十六日為同事賀君克訢寫況之江華再令張訓導字太美介門生也好詩乩仙忽瑞翁來降太美恪問問老師何時登道山乩回吾於前六月十六日被刖將賀君克何仇乩曰老夫前世乃天台一老僧也因托錄而緣達巨蛇以杖擊殺之賀即蛇後身也克對相尋固宜應受可語我兩兒切勿報讎張公立建人至温州踪跡之一一不爽後君克入海亦為人所殺

余已丑秋在吳中聞元帝硯友吳純祐來晤余以其雪為米嘉荷所經而目擊者也而成六月十六日前談瑞翁事此初九弟所身經而目擊者也而成六月十六日前談瑞翁事此初九弟所身經而目擊者也而成六月十六日前談瑞翁事此初九弟所身

太舍吳體樓晚年以家事付二子篤修淨土專注西方不雜餘業每日念佛幾萬外經則大小彌陀光則往生觀則西方幷終時所寒暑無間如是者一十二年自前觀見憎盒每於下襯錦鋪上堆妙果其架大如田一畝床前七十餘定課不廢西方聖境累現不時白蓮湧出大如石臼童稚皆見乃恰無脫化子孫皆以學佛世其家焉

此顧前母外王父也其修西方每日記課似極拙鈍而又善相也

登科一有二載長久不廢卒以此而得成功可知淨土一門貴在積功累行貴不必津言著相也

黃梅石氏子牧一豬前二足五爪因請道士作醮乃以偕傳與屠人取貲酬道士明晨將殺矣石氏之母急夢求禪寺六祖誠曰汝家所養五爪豬此殺不得者可急贖回不爾有奇禍母問師何人祖曰我即六祖汝家連日在我殿上作醮道士無知矣以三清像蒙在我面前汝還不知耶母懷然而醒念果有此事方為歎異免夜屠人亦夢一豬身服人衣謂屠人曰非石氏貴我在汝家我非豬乃人也不信看我前二足係五爪汝殺不得者可急急建我還本主送我至東禪寺修行去屠人驚覺大驚果不敢殺凌晨牽豬還石氏互相述夢大為於怪乃共詣寺禮謝六祖六祖令去豬即北門望東禪寺救奔至無人引導也主人纔壁

湖州白雀寺納衣律師嗣蘇州報恩茂林和尚寺中建大悲殿少塔石一座主僧姓者捐二十金令完此公業師以衆圖未成衆僧不使僧借塔石作客後施主來見問故師曰吾已另作一好功德再尋餘完塔此施主衛恨後銀師還化後一沙彌忽發願主事者施縛之反鎖一空明晨沙彌忽逸出人問誰為汝解紛開鎖者願備同伴恭和尚此衆疑挺妄師旋附沙彌口曰他非誕實我也固我誤用大悲殿塔石作東淨真府常以大石壓我苦楚不堪疑病危害者眾羅其惡欲控之工部工部勘得實加嚴刑卒可說汝輩徒眾速為我起石淨洗供起集僧誦梵網經吾苦即脫矣徒眾回和尚何以附此沙彌手師曰前此沙彌已顛頭上無大光吾得借彼傳信不然吾受無期也徒眾如命起石并集僧誦楚網經師乃去舉人笑卿在白崖親見口述

欵感怒主命付油鍋厥前平地上即湧一油鍋獄卒人熬煮下鍋戴屬聲吟南無喝囉但那多囉夜即一勻油鍋頓散復為平地地上湧一蓮華宛君謂獄卒曰此人惡極法當加刑然所誦咒刑復不成矣須訪一行惡之家令他先自受報去獄吏奏喜與一府吏姓某者三世為惡嘗打醮長子寅君即勑令去投胎限某時日生吾去彼正其時急家人不得已具舟侍行至嘉興果得其吏遂生于巳三日賀家填門作湯餅會與寅中限日一一不爽訢言工部終身者乃毉于工部以終其身也

昔金聖歎館載宜南喬勲舜無葉朋大師附聖歎薄弘余時往叩之與宜南友善見其手方成童美秀而文雄如秋水宜南指謂余曰此子他日必官江即而狄知汎師竟蔵隱語耶然宜南為信大慈吃坎其子亦童而習之雖疑為病狂而實府油鍋下以大口誦吃而死嗚呼佛法神奇梵吃真蹟裕海中大廿露也

像基在俗時建園為業偶歸家一指食其菜怒以鋤擊之後出家住武昌北門外三官廢夜蓋一黑衣人謂曰我北斧汝幾莖菜使害我命我今已變為虎汝縱往天上必報汝仇也僧窘而恐有計思避皆非善地獨東門外有龍塘磯突出江心壁立數仞非舟渡無路僧遂往栖止忽一日早起小門望江見一狄浮巨浪石來意謂是牛也近前將之忽躍起一虎嗚其僧立斃萬人皆駭係甲午年除夕也

崑山王澄川先生諱永祚官郎陽制臺時買大楠木十餘棵回崑中有三株最巨長十餘丈夫人吳氏篤好佛謂兒子房山視有造大佛殿處必捨此為棟梁乃浸在西關外游園前大節就土公欲遷水車船點兵丁取其木初百人增至二三百人拽之紋不動土公不信親往呈芭點兵五百人拽之復不動土公歎曰此神木也杭州昭慶寺淹建大殿及天潘戚壇缺九架大棟梁僧徒往于房告募于房曰此先母風願也然土公會數百兵拽不動師能拽之吾即捨矣寺僧遠四十餘人牽挽之立行令巍然架在西殿為西湖臣觀子房在江陵護國寺為余親述

趙黃梅汪靜峰居士諱可受官大司馬長齋事佛編舟次沈湖見色將晚忽見萬點頃一木匣浮水面公命舟人撈起置於船頭一夜擊磬踏有聲似有天人朝禮心甚異之早起劈開木匣乃一部梵書金剛經也三十二分每分各篆文一種公走請書家洪公度寫勒刊板自作叙流通以係龍宮物也仍焚香頂禮來送江流至今刻本流傳於世焉

崑山魏應之居真義鎮魏子韶族姪也崇禎庚午春與早朝同揖寢忽夢中狂笑大叔念佛子韶驚問故應之曰我生死薄至余問我在薄否官曰汝另在一薄圈索之乃在猛死薄上名下註云三年後某日當自經書察余笑而問曰我何罪至

此市曰定業難逃問何法可免官曰除非齋戒念佛精進修行庶或可免遥語子韶回姪從此一志修行矣遂持長齋晚夕念佛精進者八閱月後文社友衆咻曰此夢耳何為所惑乎漸漸意改遂開齋戒葷面素無故為書齋門緣死原指舊夢恰恰三年

於百余下惟子韶春祺堂中應之時來聚晉忽一日袖一宋搨蘇黃帖贈余曰此舊館范長白司馬家物也余不受應之固留余累不三日其子披髮蒙面反報應之已縊死余大驚乃售此帖與社友顧仲莊得二金易指與之真大異事

二十四

麻城東郊外齋公王君長齋三載忽染惡瘡周身糜爛痛不能忍

生還悔一親友往問疾慰於病榻諭曰公持齋人也佛天當必祐救王君曰吾持齋三載忽染惡瘡有何益乎友曰汝意不欲此齋貴與我得否王君曰如何費友曰算一分一日三年當得銀十兩八錢也王君大喜遂書券得銀明日將破齋戒當晚忽見二鬼使以鐵鎖曰汝福十箇月前命祿已盡以持齋故延捱至今今乃責其命算反以在汝身矣立勾攝通行王君叩頭流血求緩一夕當還銀聲俟長齋意呼親友索券友曰吾非持券歸便於佛前稽告焚化矣年君悔恨立死

二十五

麻城東宜州市上有一福主神甚靈其廟向河隔河市人不知迎排數十屋租往來人渡涓恰對廟門忽一夜福主運神力使牌基廟背河向野至今猶反壁廟焉

不論僧俗當修細行凡大小便利須擇隱處或面墻壁或僧仲樹斬不可向三寶塔寺及大小神廟即虛空日月星宿等皆宜迴避若恣意洩溺獲罪無量戒律部中極論此事觀反壁廟事可悟

二十六

休寧趙朝奉合伴走海洋回忽患熱病死同伴棄之海山沙灘揚帆徑返趙君被海風一吹復甦見海天浩蕩四顧無人乃撥棒莽歷龍曲上至山嵽忽見平處中有大寺金碧輝煌事曰吾得生矣乃投寺見異相僧四五百無求救卿一僧引至厨下令充大頭一住數月偶問一僧曰但見衆師早飡至午齋都不見何也僧曰赴施食去趙君曰弟子雖未削髮為通人已數月可攜我一舞介僧

曰可次日僧午老僧招至伴處告云我等皆羅漢也汝有風緣吾輩汝去乃令入袖衫大袖中行坐立即騰空大海波濤聲甚洶湧旋聞雞犬人烟知是城郭有一家道場聚衆僧振鈴宣流云奉為已故趙某府君修齋禮懺乃其子為父週忌追薦也趙君動念曰安得一傳信與家人知我尚在乎老僧已知語曰汝欲傳信乎趙君曰諾令出袖置屋脊上回頭忽失老僧家人驚見屋脊有人梯視乃朝奉也一家喜踴趙猶雖喜恨失羅漢又極悲苦乃畫海上寺圖捐資數萬創一大寺額曰建初現在住持事城內乃明初事也

二十七

御史王珙字大美滇長石新州人官蘇松直指初苦無子以祈嗣

請於先師三昧老人老人遣開建黃梅四祖寺因令創醫祖殿於正位必保得子公焉信頓發肯心乃獨力創建備極壯麗甲於中殿成公旋得子又關賊將破靳忽一老僧跌坐公門七日公出見問何所慕僧曰不慕別事止化居士一門剃髮出家公曰吾忝在宦家云何一門能剃盡乎老僧曰稍遲大禍立至矣言訖忽不見公恍然大悟曰此必四祖現身說法也乃聚青黑衣帳悉授盡製為僧帽將百頂一家老幼皆剃髮忽報城陷滿入城北隅四祖寺全家獲免

此余祖現前公業也公建殿本為祈嗣乃一家九十餘口圍此得全所謂貢鐵得金也嗚呼會謂佛法無靈而作福徼人也哉

二十八

余崑山友孝廉張鴻飛韓立濱曾祖虛江先生諱邦憲任雲南御史其父初操一小船為業忽一村翁來催船手攜一黃布袱問何往翁曰余年老無子止一女在某處有田一頃已賣價攜往婿家養老矣到岸已晚村翁竟去舟暫泊原處次早開船見黃布袱在手提甚重張公曰此非老人養老物性命所繫也仍不遠五十里緩舟到泊岸處候至傍午見翁杖而哭至張公曰汝物在敬來還汝也翁大感欲分惠公不受生子虛江先生登科甲為顯官孫聲淨乙丑進士晉江令舉博後亦居高位舉唯癸丑會魁歷任至八閩方伯子孫蕃衍所居地名張浦

虛江先生教養諸甥外家初頒童子試有名欲就府試到舟到

父曰已出業欲往府父驚曰兒有何病出汗耶其德模如此附發一笑

二十九

己卯年余初館州署次年州侯錢希辭肅集以催科勞頓大發吐紅忽夢一垂髮老僧告曰汝欲病愈須受菩薩戒覺請余舉問余曰現有三昧大律師在虎山善華寺非奇遇乎希翁急具催屬余敦請余就道其夫人董氏最好佛每日佛堂燃大炬數十是夜復燃燭熊禱曰若請大和尚授戒大病得愈永現瑞相禱訖見佛前數十炬上皆現蓮華佛像壞髻面目一一精細經時不壞次日昧和尚至捐前希翁一見驚喜曰此即夢中所見也為秉燭授菩薩大戒病斷愈

三十

崑山筍朗玉諱錫琨有子褲堅同心行善好刻勸善書布施集太上感應篇廣流法華感通錄刊板流通乙酉七月初六崑城破父子俱匿後園草莽中兵銜入搜索獲朗玉朗玉任呼雅堅情思救父從草間奮然躍出曰此是我父切莫害兵曰有金銀即不殺褲堅疾應曰有引至梅樹下以所瘞一皮箱六百金與之兵感其意反為守門三晝夜全家六十口無損

初雅堅以二書屬余作序余草就戲語曰喬梓有此大善即有大難無妨矣未幾果應

三十一

嘉善孫蕃字駿英十二歲往嘉興府預童子試被叢人推門壓死

一晝夜魂飛空中經重隱寺過見十八尊僧以手牽提攜其魂送還原處夜半復甦身在黃王廟也後登進士榜到重隱見飛來峰冷泉亭宛如昔所見乃悟番僧皆羅漢也任山西擊憲四復至重隱建過建羅漢殿遂發心塑十八大像并懸扁豎碑以紀斯異焉

康熙辛丑具德老和尚興斯靈隱大殿少一石柱無從購見杭城居士名成鳳夢裁者五人降其家語曰汝家一石柱可施我七閒何用神曰助建重隱大殿問尊神是誰答曰北高峰五聖也夢覺到重隱察探果然其家祖遺一大石柱在三板橋劉家園內立施到寺今殿之西南隅一柱刻五聖尊神勸助者是也

乙酉海地屠戮完鬼充斥婁東紳庶士庶舁余起薦余就大西關外地藏殿建大水陸期場四十九晝夜後為淨土懺壇中堂論華嚴下堂禮誦雜經懺并作法事余夜分觀閉鬼嘯一夕焚流葬鬼歌謝去解市民業華字瑞芝及庠友陶子安僕供以不淨穢觸壇場見神銀擊而卒

龔璋字爾茂杭州籍生長燕京性好善困嗇書籍檢得梓潼帝君勸行陰陽文讀而喜極即發廣願刊施流布為吏部當試困竭力印施通行諸省不下數十萬紙又悔展勉化不數年計至二百餘萬卷第延華山三昧老人齋公從屏後一堂醮回神能代某祈嗣否時老人答曰公家者也淺士釈敢洽齋畢問回神能代某祈嗣否時老人答曰公家福力大必作奇特大福方有感應公請作何書回華山大嚴公第延華山三昧老人齋公從屏後一堂醮回神能代某祈嗣否時老人答曰公家

檇州珠山白雲寺為匡仁祖師道場大殿上有多種靈異萬曆間一僧中夜在殿門外經行有燈大如斗忽現大光僧驚推開殿門見深塑欵腊天王像立在傍剔燈後以天明其僧指北是此位又一夢廉在殿避香張帷天王前裸形僵卧夢一神按劍呵曰汝褻快至凡不合是讀書人當一頓斬汝天曉靜眼視之恰卧在伏劍四天王前夢痛頸流汗俄謝改行

余乙未雪一宿珠山隔十年乙巳以編白圃請說法開建禪堂知事中異事甚衆有龍山倒栽梧為祖師手蹟龍王鑿石成山太井半幅裂縫遍覆五峰成白雲故額白雲寺永樂中賜內帑建殿大盛來探空空無影見四圍皆棟門內到天與天明來探空空無影乃歸心道本禪師并捨賑船助建大殿今雖殿者經者即賑像其遺迹也

銓部李白春號瑤圖兩辰進士素不近禪北上子宿天文敬泉就公第延華山三昧老人齋公從屏後一堂醮回神能代某祈嗣否時老人答曰公家福力大必作奇特大福方有感應公請作何書回華山大嚴方造文殊菩薩二大香像約費二千金公能成就保得子息公諾

概施出一千四百金師先為超一法名曰定習天眛像方就即生一子乳名智即今卻舉也

公自滄桑後即杜門教子不面官府堅持一節年近九十忽見空中旌幢羽葆儀從來迎逐冠帶怡然脫化嘗語顯曰吾經亂破家地窖所藏搜掘殆盡止有華山新修薄墓是他們絕不去底入曰與其昔年有家而無子毋寧今日有子而無家此皆公見到而自得受用處也

三十七

李夢桂字伯馨即銓部璟副公長君也有門下客號朱三翳于與僕筆通謀行事伯公極恨之欲置之死一日以一名刺命僕送縣湯收朱三付獄僕匿刺偽報云已付獄又一日以名刺屢封朱三

竟絕僕復偽報朱三已斃于獄未幾伯公病日見朱三翳于來索命家人以先共檬朧不敢言朱三尚在日為祟鬼伯公服中所見卒不能解竟被朱三捉死

佛經言一切惟心造又言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所以成佛成聖皆由自心縱墮三途亦由自心朱三雖然尚在伯公所見復何物耶朱三雖生于家人之手而已死于伯公之心外究可解心究不可解外鬼可送心鬼不可送伯公以自心之朱三作自己之究對竟是自傷己命非一切惟心造而何哉卒之伯公已歸泉下而所謂活朱三者方鳥乌大抽搐擺街衢不令人于立史云莫打莫打我這窠不疼莫問者絕倒後返里萬志修行日誦金剛經加以箋註深得義趣臨終心遂靈通華藏奈文及偈頌

明太倉周孝廉以家貧不能上公車都門頗富以百金貨之復孝廉成進士於京官多不還卿爾罹橫禍家道耗盡因成病久卧床褥思念貸金心銜恚恨病久不能舉大恨益甚忽憶前事問家人卿爾在否家人具言貧病狀公慶額曰是吾過也立以原銀外贈百金費至林前病人一見喜極吮然吐出一蛇病頓霍

余至友慧天師從吳門歸竟泊舟真義時秋水澄徹見河底一小蝦蟆作水狀延起至水面一爆即成蜻蜓連爆數節次見一蟲延起師戲以青蓋一頂石下陸大勢力延起復一頂而墜連頂三次後此蟲竟不延起乃橫臥上岸爆小便成蜈蚣一念不思議事所謂性具也惡既如此善亦復然奉嚴曰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不於此可廓然大悟矣

三十九

太倉錢炳字伯誼生平極淳善以明經授昆陵學博七十餘隆富陽令慈恕越格一日夠一大盜盜詐言冤家誣陷向公求活公作色曰汝焚燒人屋劫殺無算法應抵命盜奮然躍起一手摩胸却一手向公胸一擊公痛仆地牽吏搭盜毒歐公破起一步吏云莫打莫打我這窠不疼莫問者絕倒後返里萬志修行日誦金剛經加以箋註深得義趣臨終心遂靈通華藏奈文及偈頌

命取清凉水快飲洗腸胃問清凉水在何處曰放生池水也取至飲訖合掌曰我以佛力經往清虛净畔矣熙怡坐逝孫三錫已画提鳥

太倉黃攝六諱翼聖字子羽素為蓮社中勝友雖貴裔博學修潔為好雲樓教一門精修以為碑率蜀之新都治民以慈惠政聲揚著相傳飯僧照堂躬行七晨佈觀施繼以膜拜聞者怪之後獻敗寇西川所過屠戮尸骸山積數千僧感公德擊登城擊板念佛中夜佛聲震天獻賊惶惑問故土人答曰以黃知縣平時好善飯僧僧為打板念佛以守城北賊誠勿擾故得免雖大不驚後歸田堅修淨業已亥陽月疾稍重余與其內兄王烟莉衛寒過其處則四壁張彌陀像為西歸計矣元余丙夜挽菩薩戒余為極談惟心淨觀攝公曰吾神明愈健整頓愈堅自信生西方必矣次晨與言別越八日必行屆期果不爽公亦為余親述之

太原先文肅公王錫爵號荊石明神廟首輔雖貴顯終身不二色其立朝內望規儲元熙載在國史茲略紀者居鄉一二逸事也公僕與人爭隙進前厝想公必回初府一犬人猶易眼視況人乎光責僕公好植菊多至千餘本僕一里人向園丁元菊丁曰明日來明日人入園遣公低頭對菊某某人不知蓋怕公背曰老伯伯非許我菊花咏公樓頭人衛仆從輸口莫聆莫令童子取幾本送出其厚德如此梵宇無大小皆請額護持晚年命工以金銀

汁書大士像手書心經在上施人供養不記數子娛小先生諱衡亦榜眼孫奉常烟客翁諱時敏篤奉佛教增修世德僧嚴肯偶羅官米脈者謝濂民請擬窒開谷大師至要剏興佛法峯嚴陸允升字子潛夢至一大寺六人挑豆至黃豆中雜以蠶豆老僧曰此皆烟客翁前生所積業也大善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凡六擔子就逾告人無不知者今子九人次子挨次分孫原祁皆進士一門厚德榮成未艾

烟翁全福世所希有壑修亦復希有每睹爽即盥漱禮誦聲琅琅達戶外嘗語余曰吾十七歲持金剛經至今年垂八十未嘗缺一日每日持誦有定課皆用鈴記非風雨甚疾未能有此乎余與烟翁蓮社同事四十餘年知之最深

常熟譚憲卿號扶風家頗厚年過壯無子合浙聲言欲來析產憲卿大恨立誓曰吾寧修拾到亦資決不為若輩分析乃賣五千金欲興大悲懺壇小址至玄墓見梵天閣後地敞面湖景致絕勝乃陳願于剖石老人老人許之遂以香泥築地創成精廬懺壞增就隨懺師禮四十九晝夜是年回家倒室生一子衣胞皆白元配某氏素不生產亦發心捐千金建一白衣閣于玄墓立願云若我亦得生育即大士有靈矣未幾亦生一子胞白如初今伯仲皆遊類

德州金鉉唐置縣初便有一神現身為青蛙稱青蛙使者至今顯

重其形頗巨色紺綠身負七金星有圓水不頻凡蛙全在水門廟
每端坐一小榻受人禱祝但降福不悉降禍有相犯者仙多化蛙
亂集頭面或袖中被裡使人驚覺脫遁兵丁剉作二塊立成二蛙
投入沸水蛙遂清鍋厥冬日入淨水碗洗浴隱顯不常多寡無定
重異非一

余以九江文燈嚴通翁謂丙午春仲從球山留心往訪初至水
門廟蛙不在七日後方歸主僧復初金而示我余置左津與說
三版五載寂然不動說竟走墜壁如飛

四十四

黃州南門外安國寺舊有雕陽張公祠正德初太守盧瀋偏毀神
桐誤墓公于烈日中太守一與卒月不撤丁神附其口罵曰蔣以
我為何人敢爾卑僕耶命具指畫走筆書云
皇天生我分男兒君王用我分能盡力板山分風雷氣貫日分虹
氣月正明分坡筋持劍星未落分擊鼓檄旗揚賊寇分笑談樂溺賊
尚分充饑食馬革分裹屍葬分心悲拳與元戰分冲破鐵甲
頭為馬鬼分手執金鉦節義指我為張儀亦莫指我為張飛是張
無分在世與許遠而同時在東京分仲宗都統節分陰司侍進某
分戰死任鄭柳分狄惟景佑真君分人間封爵忠烈夫人分天上
官資浸滿盧而終籍仰世人今皆知太守觀此靈異慚愧惶懼其
牲醴數態拜而昇神歸座焉

四十五

余庚午六月在江陰升試到一友爭裙紗袂雖慢雖陽被神
宣于中戍辰榜進士初授涇縣令考選兵部職方回籍動掌輔
可傳性豈智人也哉

四十六

杭州俞森坟園新砌立願齋僧十萬八千齋至四萬便得子甚年
城中大火延燒四五里火已過其門四僧來索齋俞曰家將燬矣
何暇作齋僧曰但去炊煮我為汝守宅保無事俞從之飯熟僧已
去反風滅火竟得無事俞大感歎復立願齋十萬八千

四十七

朱居士亦杭人也以母好等飯僧無虛日某年一僧受齋次索二
碗款書字在內即對合封函以授齋主命供家堂待有雞過方放
一日杭城大失火獨朱合得全事過憶僧語開視之乃下一碗
盲火字上一欵書朱字也

四十八

嘉魚尹宣子諱民典號洞庭祖太僕卿諱相父因無子廣興福事
奏上帝付一僧為子隨行至中途僧頓足大悔曰吾苦修幾十載
本期出世乃竟墮紅塵耶次然欲返尹公苦言勸諭乃止未幾生
宣于中戍辰榜進士初授涇縣令考選兵部職方回籍動掌輔

奉旨收付詔獄公見生死呼吸心悚足慴乃拉文十二人日夕無
檎禮懺以祈佛佑餘同難者或放浪樽蒲縱意飲啖反笑其迂後
屈指禮懺諸公一一昭雪榮恩釋放餘笑者多不免焉

又倪撲老諱嘉慶因工部註誤亦在獄公日夕精虔頂禮大士
禮懺誦經忽滿壁繡出蓮華不久得釋後出家浪杖人座下主
席青原號蒲峰和尚信乎佛法廣大慈悲能救苦難真呼之而
立應也

三韓張龍宇諱大治協鎮黃州時忽夢一坐相韋馱持杵告曰汝
住華房我反住茅屋速葺殿與我張公問菩薩何處韋馱曰安國
寺盡而立督人請安國尋至廚下果有坐相韋馱在茅屋中傾側
欲倒大為驚異立發五十金葺殿寺在臨皐街係森子聽習靜處
頹塌已極張公司神既示夢數當興興余時開法武昌寒溪寺公
躬造堅請重興安國余以代成秋經始創建殿堂成大禪房考之
古誌南唐時捨宅建寺者名張大用今來復興者名張大治知公
前身後身也余因衰昭舉唱和集表明斯異焉

公總鎮崇川因一大士像海上浮來慈顏靈公請至西郊復興
奇安古刹創殿堂後池沼後築金鰲山成大名勝非乘風願
力何能所至蔚建寶坊如此

太倉衛指揮成善射能左右
州施君惲之乃具牲酒酹於神力手開帝北求中二箭以免責

毋方禱告汪指揮祚至大笑曰為慕白日見鬼乎但以酒肉請施
我教汝射百發百中矣言訖即亂取神前酒肴大啖侮慢而出施
大惡之後憲司下操場汪首北射連三發皆風吹斜不中方寸遂
亂全圍皆脫桃信手射九矢皆中施受大懼汪綢繆六十棒幾斃

黃梅東山五祖係是肉身楚中初亂兵丁踐獨上山一兵欲驗肉
身真偽妄以刀斫下一指兵下階隨顛狂自殺指久夫忽為一村
婦所得以示文學蔣素公諱文素公以重貲易之命漆工仍續上
光好如初壬午秋忽夢五祖謂曰念汝有續指之功令汝登鄉榜
當在八十名也已而果然素公由此篤信佛法力行善事修建平
橋勒宣聖石像刻金剛經印施路口建亭施茶種種功德在人

耳目

等廉張其光蘇州葑門人素好食甲魚榮禎丙子登賢書夜夢一
黑衣人乞命曰明日吾到汝家必祈救我不救有禍臨以語妻妻
白姑俟之遲一個戶補得一巨鱉狀如錫盤狂喜委諉曰夜來所夢或此是乎勸救之其先曰物靈則能托夢
此蠢物也焉有是乎立命烹之盛三大盤其先一日悉餉之當夕
遽祇腹欲瀉不三日瀉死

太倉衛指揮王二初生下能即能言陽世事言前生係山東某府
大卿宦公子家累巨萬最好施予廣獲善表但性克惡誤後僮僕

無救死見閻君罰於金陵聚寶門小城砌下為蛇身既大而性不
孝使惡欲尋死乃夜以身橫城門下五更城啟為衆車碾烟蛇魂
復見閻君閻君曰汝蛇報未滿何得自毀乎當再為蛇抵除風
業令仰首衆類悉陳不願閻君曰汝却作得有福當受福報惜以
惡性冗業未消余又懇苦求免為蛇閻君曰此罪只得帶餘報去
乃命託生大倉衛為指揮家亦豪富但胸前有一蛇皮斑剝腰消
長七八寸潤二十年每至暑月腥氣逼人滿座掩鼻時令家僮以盆
水頻頻揩拭慚恨切齒後死亟得襲職州人稱蛇皮王二焉余先
君時時提此以為訓誡

五十四

漢口僧號弘戒專化人放生一日遇屠者肩擔一犬僧苦勸買放
屠者堅執不允乃語云汝與狗風世冗業吾不能救也令掌禮屠
者三拜是夜屠人宰犬手舉下鍋忽沸水澈心頭爛七日洞穿而
死漢口人感動遂醵金建令放生菴焉余往來漢上特寫此菴

五十五

高郵三垛鎮一村翁養一母豬生育甚繁年久致富忽夢一人語
曰吾多年屯汝舊債止欠一肩盧庵聲而疑之偶報母豬死村翁
憐其有功命其子埋之子特鍬方在河畔掘坎忽一盧庵赶至問
埋何物子以死豬對舟子曰豬雖自死吾尚可吃也竟以盧庵一
肩易之子頂盧蓆回父大嗟歎余西堂卓源親見言之

五十六

太倉建閣鎮一屠户業宰牛從江北買牛回已抵歲暮從妻索肉
食妻答無屠人當然持刀割牛舌付妻煮自往房中坐向妻舐
鏡妻照面以刀修到眉毛慕地而應繼斷墜下頭劈面開立刻命
殞衆人聚口傳述

五十七

金陵華山居道人不信因果貧窶庫物後溺死門前戒公池中未
幾託夢達照開衆曰我已為驢明日當至常住還債天明果然呼
居道人則疾走近前類到庫房索物吠習氣如故也酬債幾年畢
仍死池中

此余華山典故一衆皆知因果的然者益不可畏

五十八

蘇州劉錫元字玉受號心城庚戌進士初為慶陵教授應滇聘道
過黔中回泊舟鄧事婁一長而偉人告曰某宋將曹翰也子在唐
朝為商曾一寺見一法師登高座講佛門四十二章經余發心拔
齊一堂隆聽經一座以此善因世為小吏從不脫官冬宋初升為
偏將軍名昔翰征江州久不下忽屠其城自此以來世世為豬受
人屠戮今公泊舟處乃吾死所少頃第一受宰者即我也有緣相
遇願乘救劉公驚起呼僕視船頭果屠門心項門放一豬出
號聲動地劉喝買載回放之閭門西閭內呼曹翰即應公判因緣
遍布兼載參查備存集中

豬業重性蠢何能現夢其能現夢者仍是聰經餘慧也余幸未
作同公聽講台教於即中堂公口述其事余亦在閭猶及見此
豬身好潔呼曹翰即應與人無異也然曹翰與曹彬兄弟此

武惠行軍不妄殺一人勲業社世曹輪乃終憲府坡致墮畜類
累生酬償慈忍分途苦樂共報如此嗚呼能謂無因果也哉入
王舟麓居士遂生集載劉公蒙中問曹翰平日見汝等受殺時
何法可救曰每當屠割時苦不堪忍惟聞念佛音聲遂解其苦
望公凡見屠殺割裂經湯鑊熬食時乞念阿彌陀佛或準提呪
不獨解苦乃有脫苦之益言訖悲泣而謝去

五十九

吳江南倉橋世宦沈氏有帳船若干命僕革詣卿索租遠一歇商
附舟偶見屠者縛一大將殺商即解皮箱銀贖之不覺露白沈僕
起害心遂縛商人入大麻袋沉之河底船程去矣所放犬呻吟何
岸乃退縮數十步奮身躍入中流唧袋一拖即奔上岸如是者數

次袋漸近岸往來舟子駭絕以為一探即得麻袋見內有人為解
放倒去水人漸活袋上有沈府二字人皆知為沈宦家物也由是
引商奉犬搗袋獻之沈府主人命戚之客至不發宿帳船婦熟麻
袋獨一船少一袋未問故僕曰偶風大落水矣主命閉宅門呼商
與犬出同謀僕六人皆頓口伏辜乃鳴官釘之板門始笑焉此余
弱冠時事也

六十

王公肇基選蘇州府同知過經句容將近昇陽忽見羣蛙數百在
公輿前昂昂跳躑公停輿步田來有完指戒處所羣蛙遂羣集一
處公命人掘下得一死屍口中塞一鞋斬上有脚夫名乃昇陽一
詢而殺之鳴縣令拷問乃一商買蛙放生意白而被脚夫害也立

六十一

儀真王曉江縣太學校邑佐倘朴一候吏忽征者曰吾以富致官
石復以捕賂故刑人盡不顧創予遂棄官學道家貲數十萬悉以
標施頃之四十不再娶暮年豫斷一巨棺置房中夜充牀稍年九
十餘坐化棺中頂如火熱者累日

余新安友吳伯業親見口述楊厥載人死驗其餘熱生處立見鬼
古偈云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豚蓋地獄脚板小稍
定格刑也蓋心存禪寂則輕清而內疑情滯愛憎必重濁而附
物輕者飛越雲霄不下沉重者淪墜石不上衆積之一生末後自
驗曉江居士以五十年修錄而頂上火熱非證聖果必生淨土

吳非曠世大達人故

六十二

一貧家僕遠來人路拾一小銅佛像大一寸餘繫褲帶上每食將
不論魚肉必先抹佛口叶曰佛爺你先與同伴皆笑之忽遭大
盜貧家被殺所三刀身雖流血竟得無患檢出樓閣佛身有三刀
痕賈人大笑叩頭焉叶云佛爺救我也靈隱頂源監寺親見口述

六十三

江寧應府巷有一俗僧好賭博衣物蕩盡止存銅佛一軀高
二尺許質與四千得銀三金叫子夜昇像至家以大鐵鏈擊佛頭
堅硬不動遂出火罩叫子曰想頭頂銅厚乃擊肚臍物忽開口
出鼓大笑四千驚倒叩頭謝罪明日香花鼓吹送還本卷主僧旋

遂得惡疾而死金陵僧俗口述

六十四

揚州一癩子泰興人病癩數十年一日捱到池塘洗澡撲着一塊觀音像遂供樓屋每五更東隱菴打鐘即起禮拜勤苦五年忽夢一老嫗以手按摩其體呼令起來答曰吾癩已久何能起嫗曰不妨令能走矣醒而立地頓能步履東隱一僧為披剃男女驚異捨金錢供養者頃刻得五六十緡江都令君母夫人施以重貲遂用建菴曰香嚴今供像其中為供目侍者與雖揚衆僧親見口述

六十五

明末一嫩人姓汪徽居嵐山王澄老對門持齋三載擬至普陀進香其年元旦已往東門玉龍橋下船矣忽店旁起火悉報促回汪君曰吾齋三年方赴南海豈以一店易吾志乎纔被燬吾不繞矣竟揚帆而往香畢回嵐見四面而店屋及王氏閘閣大門都焚盡汪店樓房獨存萬人驚歎此在嵐目擊

六十六

癸卯余度夏安國七月望日黃州城內外四祿錯綜亂燒不捱街巷黃岡縣庭一塊隆火燒去其半赤壁江心一船亦飛大被燒獨齋公數十家如楊雲峰仕孝先等皆火通陰揀盡安無損惡至有齋公住茅屋在火心者亦逃越過不燬

六十七

蘇州北寺鑄銅像嬌方燒一貧女過解少小所佩一錢投之蓋花櫚隊廣也像成後視于胸之正中對去復現

此雖一錢難于富者千萬劃所甚愛也筆嚴知識安須寒女亦施一實錢供高行佛竟登妙果嗚呼苟發大願心向求佛龍謂一錢少哉

六十八

順治丁亥年燕峰一行僧夜寫聿馱前燈油口出惡語罪死不赦合院僧驚急施救甦而懺悔乃曰若非聞聖垂慈解勸立拼死罰流定香一炷香將完衆扶披上禪牀又呵曰尚有香二寸在厥內依舊反縛貶床上衆捧厥內香果二寸香畢乃放縛虛白老師親見為余說

六十九

余丁未二月將下四祖赴重陰忽一僧伴四人遊冥虛搭篆見中懸一人惡解下乃常住大頭也問何故自縊乃曰見三鬼押我父索債繫我于梁也問何債曰我父吉安人名淦十八為糧長先收此三人銀三百金別用去後遭害此三人故來索債也言訖仍縊葬於顛余為領衆澆淨誦呪後放解食借衆房數大紙錠焚烏僧見鬼拘官領去遂立醒

七十

福州李廉林逐王元升累上奏官不第心甚憤懣一日酣往梓潼廟見帝君像指而嫚罵曰今不作汝奈何為復在此受祭祀乎同上神座書力推像踏狄粉碎二人即家大發熱帝君附體痛罵曰汝二狂生前世上作發小福上帝報汝以孝廉且家資不薄已過

分矣何為狂妄放肆毀壞吾像惡至此極乎立付地府拘治家人驚悸連夕壞趾聖像卒不救而死丙午余在閩親聞此事

七十一

麻城二孝廉一信佛一慢佛同讀書地藏殿忽一親戚饋狗肉至信者麾令去曰莫兒戲慢者曰大人不見小過信者叅皇避至門外慢者反上佛座欲夾肉戲獻菩薩繞衆至空中忽一推搦地倒仆立死少頃門外孝廉亦死同至冥府見慢者拷掠笞楚百刑皆受以頸貫枷枷上火起遍體燒爛冥君向信者曰汝信心不應來矜汝來者証知彼受苦傳示人世耳勑令回陽送與杏元浮和尚及廊門西堂親述

建昌府南門外一小民姓王素行不孝乙巳七月某日買牛肉就淨土寺僧鍋烹煮王與小兒手刮綠瓜小兒忽見一緋衣婦人項負一大鏡入戶以手指王王即跪下旋見一雷神以椎擊之大火二噴隨出外焚薛王身面俱黑立死背有字一行人不能識余是秋適在建昌景雲寺去淨土寺數武侍者無不往觀

七十三

天峰塔在寧波城中某年九月數僧子擔酒肉歡呼其上一人即於塔內洩溺時秋空正朗忽霹靂擊其人墮塔死祟盤壺帶星飛錄人盡擲之塔下塔隨回祿令復修整又四明尊者法智大師塔在延慶寺衆衆手較藝爭一生就塔遶溺旁有駭者曰塔靈不可穢生曰傳去數百年遺骨既朽何靈之有溺竟發狂悖引刀自殺同伴掖之登舟復投水死錢希聲州侯昆仲述

七十四

余州中門人錢登九一僕名陳祥日入內充役惜地屑稍余朝夕苦口切勸卒不改業一日食新河豚毒發痛悶欲死醫人勸食糞漿可救陳祥蛇行至廁遽大唉糞卒不治作狗鼓衷叫而死

七十五

崇禎丙子科無錫顧秀才因鄉試寫長手報恩寺僧舍偶晝寢忽夢作白鶴飛翔空中心甚快樂飛至兩花臺畔見一人家堂房嚴麗廂對精雅一一悉記飛入內庭見數女人擁一婦分娩鶴忽眼花遂墮盆中合家稱慶鶴驚念曰吾本來鄉試若為人後吾必死矣乃縮叶而瞿則僮僕圍炙久矣次日秀才錄扁對命僕尋訪一

二僧在乃中年無子一富翁也弱聞悲恰到寺識認厚饋秀才曰因老身薄福招不起相公耳痛哭而去余亦在南中預試見聞數

七十六

嘉定黃韞生父中年艱于得子力行善事勤誦白衣經忽夢大士抱一孩兒送曰念汝勤苦誦經行善尋得一絕好秀才與汝須善養之初名金耀為名士次改澤耀中癸未進士乙酉成憤世嫉乃改偉公同縉于北門外佛殿中

韞生於試地頻頻見韞生真金玉君子後成名進士而大士只一白好秀才古云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如韞生者才品高出忠

七十七

吳鍾樂字樂稱號震舟毘陵人素為名宿六十餘成進士初任長興令累遷至粵西司臬中酉闈因經國變遁至周山緇白念曰吾門人李仲達同寓馬素修皆死節今年垂八十尚一旦病疫不幾日二公爭吾當先一死所明白乾淨以見知己時公在周山城內寫文廟中先聖新位龕中設高座聞城陷即抱聖牌登龕座命僕縱火頃刻而盡未幾降臣于是毘陵張澄如家言焚身後神明上升為玉霄宮青衣使者作詩數首存世有八十焚軀總為君念及至今猶凜凜之句余丙午八月與公季子公及同寓虔州東蓮寺見紀實刻本

七十八

鍾鈴現果報錄 卷

狀元史大成號立菴前生為寧波鼎寺僧號大成為寺收盡接衆飯桶若漫不至史家取滿四寺以此為常不記年載史封翁素積德蓋一臣强盛飯供佛後用作盛飯已五世矣一日忽見大成僧入戶索之無跡遂出家即名大成持胎齋雖中大魁成行如故前生一僧為道友尚相攜作伴

七十九

蘇州石湖民娃陽初以赤貧為寧審知一老媼薄有所蓄黑夜穿墻入房見媼燈下操紡乃匿床後俟之忽見一青面鬼欺以圖奈其項媼即停紡歎曰何苦為人不如早死遂起身尋繩寧梁作圈登杭于上弔鬼推倒杭子以脚踢其足盜往啟忘已是盜大驚問童子曰吾一生算命從未得此塊大銀此人箱中有多少銀

八十

鈐州御陽縣路口一井亭旁有一荒墳庶子六月一商進亭飲水見二冥命替者與引路童子在內遂令一推算算說商開柱箱取銀相酬連辭幾起並無辭者乃取指頂大者酬之商去不數十步聲問童子曰吾一生算命從未得此塊大銀此人箱中有多少銀

聊童子曰速開幾包當整綻其銀正多耶僧遂絕叫商人云來來吾揣骨相如神更為放一相商返至亭林者即與渠身揣摸嗜痛贊美漸揣至肯頸驀以雙手緊掀抵死不放商立刻氣絕乃與童于拖御荒墳叢草中正欲擺挂箱去忽軍兵一隊亦下馬入亭飲水二兵見草路有痕疾往一探見一死屍通身火熱高叫云此處更無別人必尋者二人謀死乃拔刀迎脅童子曰汝為惡棋財害命乎童子驚悸指僧者曰是他所害非我也衆兵遂亂砍僧身立剁作肉泥取箱去押童子到府亦杖死

箕命非殺人之術尋者不無欲人之心一聞多金殺機遂動殺機一動遂即成身可知人生世間生于善死于惡生與死存乎一念

魏國公曰誠無為戒善惡機之可畏一至於此可不慎哉余法

副元屏鵬子住鄒湖親見果隨錄

八十二

媳吳氏辭家人隨夫唐其至松江初性極剛暴雖好佛年四十三歸依米鎧禪師逢持長齋晝夜持誦金剛經不下小樓者六載至四十九忽告人曰吾某日去矣經云金剛不壞身吾去後可將身三年若果不壞經方靈驗遂說偈曰風捲雲霧散明月碧團圓了然無罣礙池內現金蓮遂命削髮缺坐而逝越三年啟龕果不壞頂髮長半寸提督梁公遂為塑身建菴供養頌曰坐化今在府學宮側

八十三

桐城方氏以事獲罪至軍固塔關門度總歸命佛天朝則持準提

八十四

余友許自俊字子住嘉定籍癸卯同在黃州謂余曰弟前生乃天竺寺掛字紙僧也余問何據許曰閻中夢身是僧號房前置一篋其中一帖決考見同已友吳靖元字順禎亦僧服前懸一廂袋自書前生在某寺打磨供衆也取其卷揭開內有字二行云吳某父許某米一石三斗銀一千兩登賢書後二事皆驗予位庚戌榜中會魁第六

八十五

餘杭縣玉霄宮一道士每日對龍潭誦度人經忽一龍神現身曰老師誦經極妙只弟子一家坐立不安請至殿上誦吾當每日供乳二斤自後供養者十載忽數日不供道士依舊對潭誦經龍神復現道士問何以近日不供乳龍神曰此乳原非吾宮中所有因鄰民董七以十四兩秤賣乳吾得抽其羨餘供養老師數月前董七已死今其父管店用十六兩准秤吾不能復抽故不來供非敢失信也道士大感歎

八十六

荒山王煮字延符戊午孝廉選楚中隨州知州因流寇大至度勢不支乃死節州堂隨身一僕聆城逃難慮大兵過夜匿城下亂屍

中夜間忽見緋衣判官偕數鬼吏張燈至點死籍一一唱名登簿
鬼吏報王僕名判官曰此人前世會積善陽壽未盡尚得還卻何
得亦死於此予竟不整薄鬼使去僕復走回貧病不能便抵家其
妻在家初警坚守後困絕耗親屬勸之改嫁人衆臨門已登轎矣
僕忽到相與咤散迎衆復得完聚焉

八十七

太倉潮音菴僧允修三際瞽法師之徒也在家性惡好毆妻妻臨
死立誓曰我死必為蛇報汝允修嘗舉以語人且曰今為僧年久
離卿又遠寃必解矣一夕法師手摸一蛇呼衆驗出勿傷他允修
臥榻恰在法師牀後次夕夜半燈火猶在允修絕叫云蛇來也衆
排戶視之已斃矣

觀象廬現果隨錄 卷十

自知有定對惟修行追薦方可解寃允修但以路遠年深增可
俾免業報一至噬臍何及哉

八十八

泰州一僧號某隨侍三昧先老人有年為某處地威鼓監院性頗
慳不浪用一錢遷化後每中夜人靜殿中兩禪單僧輒見監院現
形初為兩單僧整鞋面似慈苦次登上佛座以手徧地威事莊復
嬉笑而去衆白先老人老人曰此業障必有遺物在華冠內故繫
戀不捨也令舉梯上探果有銀八十金立命修齋作追薦法事訖
自此永不復現先老人屢為顧口說

八十九

杭城市民王仰泉初為客羊行首屠殺無算後因病見群羊索命

觀象廬現果隨錄 卷十

心懷怯懼遂翻然改業長齋事佛親誦金剛經三徹晚間誦經
迨復並夜禮拜決華年八十一先見符使來追抗違弗拒云我待佛
來纔去又過五日果見大身佛現垂手接引乃怡然而逝見聞莫
不感歎

此所謂帶業往生也然張善和止臨終十念而此則積修數十
年縱有重業如多年暗室被赫日照破矣世間造業者此屋皆
是孰能如此君斬截改過勇猛修行也最有此榜樣足做佛言

不妄矣庚戌五月總憲師說

九十

鎮江京口渡一嶽商附漁船過瓜州見網一巨魚遂開箱揀銀買
放中有整銀不貲遇漁翁逆計謗商云欲放此魚須至無網船
處放之乃揚帆北向至無人處纂以大網裹商人舉之江中網順
流而下出沒波濤至守汛地處其中兵丁忽見大魚浮空一擲竟
來攫網解出乃人也尚未氣絕向兵丁白其故立拘漁翁至將
軍府殘之銀仍歸商人此即庚戌二月事也世一稱嘆二公自鎮
江來目見口說

九十一

江北沈生幼厠贅宮恃才妄作讀書蕭寺中見六祖壇經妄舉硃
筆塗抹回家暴七示夢於父曰吾以塗抹壇經現在地獄身帶火
枷苦楚難忍父為我到寺讀書處尋出壇經洗去塗痕庶可脫苦
父悲痛不勝入寺搜訪果見原本急洗去舊痕併發心重刻一部
流通為予懺罪

平湖給諫馬嘉植字培原甲戌進士操行清正內外淳潔奉差任
外時因某衙門解犬糧陳明南二吏至囑扑死馬公從之元旦掃
墓忽見二鬼陳冤馬公曰此某臺意非我也鬼曰此罪我二人偶
為替身原非本犯若老爺賜一駁問我即辨明以雷霆之下不容
置辨故負冤而死今我二人雖不索命老爺不久亦當謝世為蒲
訴城隍矣馬公聞言大惡之遂持齋戒禮靈寶石奇老人披削法
名行旦號傳祥清淨修持已十二年特寄靜東湖化城巷與主人
慈岸師友善忽一日以小恙食雞子夜分復見二吏現前告曰老
爺以破齋素數不能赐果日當赴蒲坻矣馬公悔恨至期目見候

陰陽交媾

欽縣曹學詩震亭著

文昌帝君勸行陰騭文云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名姓曾懸上界仙僊從宦海降塵緣梓潼百戰干戈國吉甫千秋孝友筵現出宰官頻說法修成密果始朝天化書歷劫流傳遠接引蒼生種福田

未嘗虐民酷吏

慈雨和風灑訟堂奎光執簡奏循良曾留撫字琴邊韻忍裹飢寒杖上瘡五旉憐民歌愛日一錢斬吏慘飛霜誰分天關甘棠影化作桃花百縣香

救人之難

魂飛羅剎慘肌膚忍惜羊腸隻手扶鼎鑊保全由口舌死生呼吸轉須臾何妨複壁藏張儉自向重關脫子胥祇此衆生猶可憫況憐豪杰困危途

濟人之急

嗷嗷十口泣溝瀆仰面臨門貸斗糧漂渚至今傳一飯麥舟曾見助三喪門陶亮言詞拙閉戶袁安僵臥僵想到漫天風雪處歌筵舞席定彷徨

憫人之孤

雪撲麻衣五尺童珠擎掌握未曾終最憐避難逃荒塚誰念歸田匿故宮榻下撫兒悲莫極巢中望母恨何窮垂髫備歷伶仃苦孰是張堪俠烈風

容人之過

豁達江湖量自深搜瑕索垢最難任憐人恐爛翻羹手拔士寧存食卵心要使焚書安反側何妨解網縱浮沉由來一眚休輕棄奇杰還從跅弛尋

廣行陰騭上格蒼穹

金閨莊嚴衮冕躬當年積行本無窮恒沙誓願都圓滿帝座馨香始感通一念好生彌宇宙萬神仰聖拜齋宮掌持祿籍三台重誰識眞修動太空

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

靈臺運寸本無多效法應須仰大羅側隱一脞通造化嘉祥萬念釀天和監觀赫赫何曾爽積慶綿綿竟如何

於是訓于人曰

一片婆心覺萬靈空中天語自丁寧赤文綠字輝

三極玉檢金函比六經指點迷途分黑白流傳汗
簡照丹青潮音灌頂眞無盡試聽松風響鐸鈴
昔于公治獄大與駟馬之門
幾年寃血野田焦犴狴陰燐一旦消東海已空新
貫索南薰不愧古皋陶花聰帶月歸珂里甲第連
雲出絳霄始信好生陰德重綸扉累代冠金貂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淳風瀛海頌燕山庇士曾聞廈萬間縹緲鳳雛連
翼奮婆娑蟾影比肩攀分忒盡化華胥國舞彩都

聯玉笋班七寶玲瓏修已就天香分向月中還
救蟻中狀元之選
老鶴初從壞垤啼巢空宂演笑醯雞誰憐苦海均
堂北會渡慈航弱水西花萼樓頭宣紫誥槐安官
裏報金泥遙知兄弟登魁首應有蚍蜉賀枌題
埋蛇享宰相之榮
虎乳孤兒出海濱空山曾記斃修鱗昂頭毒霧愁
腥血蛻骨蠻烟化野鹿鉏基安艮留厚蔭毀家紓
國見名臣祇今令尹忠勤在優孟何須歎負薪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膏腴莫羨水雲遙子種孫畊寸地饒一粒金丹藏
樂土百年生意護靈苗胚胎善果原無盡醞釀天
和自可招願爾滋培勤種藝掃鋤秫莠豈容驕
行時時之方便作種種之陰功
善念堅修到白眉何妨芥子納須彌循環要使同
天運圓滿寧容與月虧證果眞心隨地盡焚香清
夜畏人知錙銖積累休嫌小一簣曾爲太華基
利物利人修善修福

物與民胞痛癢關菩提片念豈容慳曾將血肉憐
蠕動忍使恩膏吝寡鰥碧藻銜開寵負印黃花飼
飽雀啣環試看濟度功成日多少飛昇玉籍班
正直代天行化
扶綱振紀肅臺端殿上霜生繡豸寒請劍何妨金
鑄瞻埋輪直以錢爲肝焚香淸獻通仙闕執法閻
羅作宰官但使此心如皎日人間安敢有神姦
慈祥爲國救民
和風善氣自蒸人縹緲慈雲古佛身濟拔蒼生歸

樂土挽回元氣答鴻鈞百靈默賀無私雨四海同
歌有脚春最喜兵刑俱息盡番番黃髮救時臣
存平等心
世界三千佛眼窺空虛芥子納須彌還將骨肉憐
童僕敢向毘田笑乞兒蟻食何曾分貴賤蛙鳴豈
必辨公私胸中畦畛俱消化到處襟懷自坦夷
擴寬大量
海濶天空氣可吞人情一任雨雲翻面甘受唾何
須拭腹自能容不待捫破飯已忘當白晝絕纓直

宴到黃昏馬前笑謝書生詁相度休休孰與論

報答四恩
兩造君親保太和師門苦口費磋磨生成已覺恩
施重教養應須感變多毋歎涓埃無可補未知報
稱竟如何但能循分酌高厚電火微軀莫浪過
廣行三教
教化眞同覆載含乾坤鼎峙已成三六經道煥星
樞北二典功流震旦南豈爲求仙思姹女非關佞
佛禮瞿曇遺文澣誦勤宣播要使羣靈佩服諳
忠敬君王
食毛踐土感恩膏況復登朝擁節旄報國赤心會
默誓鞠躬黃髮敢辭勞風雷自覺臣心謹天地寧
容大義逃咫尺天威長在目肯將諧媚負官曹
孝順父母
入室金身古佛存哀哀難報百年恩悲歡孺子留
啼笑喜懼慈親入夢魂一飯豈能忘乳哺三公寧
肯換晨昏白華朱萼琴音在鼓向蓬門愛日温

和好兄弟
大被連床夜不寒關心肥瘦喜團圞何妨灼艾分
餘痛自向推梨想舊歡拊背曾憐人易老焚鬚每

歎病難安試看風雨原鴒急顧影雙雙振羽翰
信交朋友
割宅高風世所敦流離最感故人恩三生自可盟
千古九死何曾負一言寶劍黃壚悲舊墓素車白
馬泣荒原從來金石傾肝膽試弔空山烈士魂
或奉眞朝斗
肅肅霧旗靜捲風角冠星月夜朦朧三淸秘笈通

遺簡七宿瑤光入紫宮壇上步虛聞磬歇山中注
籍待棋終遙瞻司命眞君出絳節霓旌下碧空
或拜佛念經
慈雲一片落伽南濟度羣生大藏函灌頂潮音聞
花呗低唱花雨禮瞿昙貝經白馬流沙遠說法青
貌寶氣含試望紫金光聚相妙明淨性有誰諳
說道義而化奸頑
風雷大義肅心胸敢惜青蓮妙舌慵一語驚聞塗
毒鼓萬靈悲渤澥樂鐘巨柄忠孝留聞普卜肆神
昭代叢書 別集 陰陽文頌 卷二十六 八 世楷堂藏板
仙盡動容要使奸人毛骨悚何妨王麝偕孤松
講經史而曉愚昧
魯壁遺書已渺茫白頭輟耕水雲鄉龍門黎火三
更照鹿洞松風萬樹蒼剖腹靈丹開蘊奧點頭頑
石悟與亡河汾見說絃歌盛金匱瑤函聚講堂
濟急如濟涸轍之魚
豫且魚服脫重淵潑剌求生最可憐升斗自堪甦
尺鯉泥沙忍使困橫鮑枯鱗入肆神魂泣勺水分
波性命全自古窮途皆似此桃花春浪莫遲延
救危如救密羅之雀
決起枋榆控地飛無端罝獵遇危機翠毛洞落哀
鳴慘黃口啁啾喘息微但使一羣寬漏網何妨三
矜孤恤寡
伶俜隻影自堪矜骨肉飄零恨不勝最怨履霜欺
破屨應憐聽雨泣孤燈衣廬曠野肌膚凍晝荻深
宵血淚凝要與乾坤填缺陷熱腸莫使冷如氷
敬老憐貧

廉頗閉戶思愆有繆形橫逆何妨三自反猜嫌頓
使一朝空但能修省無瑕玷石借他山玉可攻
措衣食周道路之飢寒
他鄉漂泊孰呼號溫飽寧誇一室豪誰解綈袍憐
范叔自應饘粥設黔敖翳桑最望壺飧賜衣葛那
堪風雪遭敗絮殘羹延喘息朱門可忍吝恩膏
施棺槨免屍骸之暴露
荒墳誰護百年身掩骼埋胥惻隱真忍使泥塗拋
白骨何堪陰雨泣青燐入腸螻蟻爭藏土啄肉烏

鳶亂逐人無數髑髏宵戴月泉臺已感化陽春
造漏澤之仁園
纍纍荒烟盡亂墳誰鋤一片北邙雲青山到處能
埋汝白骨何人不感君但使松楸封七尺須將蔓
草讓三分梨花麥飯知無主杯酒猶堪奠夕曛
興啟蒙之義塾
吹罷牧笛著漁蓑貧薄何由脩脯多要使垂髫知
禮讓須令比戶習絃歌農桑不惜勤延聘玉石都
堪受琢磨童子請師花裏屋醇風自可釀天和
家富提攜親戚
嫻姪崔盧誼最濃女蘿力弱倚喬松朱門但使垂
青眼白社都教化素封分潤河流通百里待炊爨
火遍三宗義田贍族高風在忍獨豪華擅鼎鐘
歲饑賑濟鄰朋
蒿萊彌望最堪憐飢雀哀鴻嗷野田願與九州供
飯飯忍令百竈冷廚煙枌榆且洗生塵釜秫稻頻
通泝粟船留得溝渠殘喘在好將耕鑿待豐年
斗秤須要公平不可輕出重入

章程盡一本昭垂適市成童敢或欺豈忍錙銖藏
詭秘寧容糶糴逞姦私低昂取利人難測刻剝存
心鬼自知見說陰謀多後禍子孫蕩費盡無遺
僮僕待之寬恕豈宜責備苛求
休憎役使性庸愚此亦人兒痛癢俱劍擔琴裝供
靜室霜鞍月鐙效前驅煩勞最厭王褒約笞詈何
堪顏士奴但願包涵留大度慈雲遍覆自歡娛
印造經文
靈鷲馱來白馬勤金身古佛現慈雲繙經不惜青

遵舌副墨誰傳貝葉文一卷梵音花雨墜三乘大
藏妙香薰天魔地釋都歡喜散遍恒沙震旦聞
創修寺院
風飄碎瓦雨摧垣鐘磬何由報佛恩揭諦已虛傳
法座須陀孰拾給孤園修成突兀琳宮壯造出莊
嚴寶相尊五百阿羅幡影靜黃金布地與誰論
捨藥材以拯疾苦
龍宮肘後繫仙方悲憫應師大藥王但願結廬隨
衆奉何須入市問韓康客至肯望救窘容緩痛瘵相

關未忍忘見說青囊能壽世神農百草自堪嘗
施茶湯以解渴煩
赤日炎炎正滿空解鞍人喘驛亭中瓊漿試飲神
先爽甘露初嘗氣自融縱使一身拚逐日何愁雨
腋不生風勞勞多少征途客最愛清泉汲未窮
點夜燈以照人行
山深日落亂雲平路暗揮鞭尚問程茅店但能分
夜炬板橋何必怯宵征遙知斷澗殘星滅自有郵
亭候火迎飲馬寒塘人未倦迷途不待水螢明

造河船以濟人渡
舟子招招竟若何盈盈一水隔烟波誰知斷岸褰
裳望已喜慈航載客過鴉逐殘雲雙槳穩馬嘶斜
照亂流多柳陰尚有行人歌遠向蘆花聽棹歌
或買物而放生
忍看釜裏泣殘魂一點膚中惻隱存谷口投弓歸
野鹿橋頭解網縱靈龜同胞自覺多悋惜異類誰
知亦感恩但使慳心俱破盡願留飛躍遍乾坤

或持素而戒殺
一羊未忍喚庖官伯見魂飛湯火殘霜韭翦堪供
夜膳露葵折可給朝餐應知甘脆腸多腐何似清
虛胃自安下箸萬錢戕物命誰憐腥血已盈盤
舉步常看蟲蟻
撼樹蚍蜉最易驚百蟲號野報秋聲簾鉤自愛蠕
蠕動屐齒還應緩緩行願與幽人尋素履須爲造
化惜微生倒拖花瓣牆東去好結槐安夢裏盟
禁火莫燒山林
鬱蔥佳氣滿神皋鼎沸誰知烈燄遭石裂挂猿藤

己斷烟迷奔鹿濶空逃那堪一炬焚巖壑正值三
春蟄羽毛試上陸渾山頂望忍聽爛額盡呼號

勿登山而網禽鳥

悅性山光紫翠交啁啾競聚白雲均張羅忍使無
完卵縱獵何堪見覆巢已愛羽毛欣有托誰憐骨
肉忽相拋願留解網仁風在依舊呼羅客樹梢

勿臨水而毒魚蝦

浩蕩江湖自可忘清波勺水亦堪藏潛蒲最喜能
揚尾飲酖旋悲盡腐腸已歎生機戕丙穴何由樂
罷易結讐願化彌衷爲大度憐才相聚自休休

勿宰耕牛

叱犢春田力已疲啣刀乞命最堪悲釜中尚泣烹
餘肉鞭罷空留瘦後皮紅杏雨飄筋骨憊綠楊風
靜寢訛宜如何百穀登場日延頸翻教鼎鑊炊

勿棄字紙

鳥篆遙從苔蘚開須知珍重比瓊瑰銀鉤鐵畫輝
三古璧彩奎芒燭九垓潛濯宜焚拋後罡飄殘忍
散拔餘灰零星拾取泥塗裏宿世應爲大辨才

勿謀人之財產

問舍求田不少閒勞勞晝夜費機關鯨吞自覺心
偏毒蠶食難窺術最姦百計牢籠藏巧秘多方鈎
餌誘愚頑誰知沃雪消都盡天道由來本好還

勿妒人之技能

英賢排擠恣陰謀口蜜誰知腹有矛奪稿生讒憎
嫉尚焚書溺士笑齊邱名高絳灌多招忌交絕孫
龐易結讐願化彌衷爲大度憐才相聚自休休

勿淫人之妻女

名節何堪受玷污貪歡枕席只須臾蛾眉窈窕寧
容羨紅粉骷髏未足娛任使東牆窺宋玉休從南
陌誘羅敷迴頭試向閨房看果報昭彰定不誣

勿唆人之爭訟

化盡睚眦力易勝一言頓使釁端興鷸蚌競鬪竭
兒國蚌鷸都歸漁父智偶爾翹雙潛煽動紛然雀
鼠互爭凌激成兩造陰收利利口由來最可憎

勿壞人之名利

鼓盡如簧毀詬加簡慢蕙妬恨無涯蜚自古能

污豈短蛾于今易射沙頓使黃金成沃雪還令白
玉起微瑕寃誣每出讒人口瓦裂難全最可嗟
勿破人之婚姻
誰向銀塘拆彩鴛鴦媒多妒恨難全釵分白燕何
由合鏡碎青鸞不復圓洛浦空留遺枕夢秦臺莫
續舊簫緣赤繩雖與長牽定保護楊家種玉田
勿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

積忿無端蓄毒腸孔懷從此頓參商曾因貝錦讒
同室遂使荆花怨閱牆析箸總緣工下石操戈何
忍鼓如簧分梨讓棗宜調護但願歡聯聽雨床
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
恩深毛裏本難離萋菲能傷烏哺慈巫蠱禍端因
趙虜地墳寃詬白驪姬霜寒綠野孤兒泣瓜摘黃
臺怨調悲誰識讒人奸險甚偏從骨肉簸南箕
勿倚權勢而辱良善
貴倨炎炎衆所趨氷山傾倒在斯須低頭詎可輕
韓信拉脅何堪虐范睢莫訟豪門誇炙手應知國
士隱鉗奴由來履滿多驕泰折節終能亢悔無
勿恃富豪而欺窮困
朱門漫詡鼎鐘開忠厚應從積善培豈有乞人廿
啐蹴那知餓士恥嗟來銅山縱可驕藍縷金穴終
須化劫灰數馬醇風傳萬石謙和纔是保家才
依本分而致謙恭
冲澹曾師道德經謙光自覺夢魂寧溫溫集木詩
人訓抑抑循牆考父銘謐讓醇醪和可飲膠葛確圭
角德長馨高風願接荀陳會太史遙知奏聚星
守規矩而遵法度

飲水居鄉愛讓廉典墳終日誦黃庭方圓願比圭
璋潤尺寸寧踰禮法嚴翠竹虛心清修原自直芳蘭氣
味本來恬羹牆到處師賢聖靜夜焚香告玉蟾
諸和宗族
百忍堂開孰與齊家規還羨浦江西淳風遍感同
牢犬善氣潛通待乳雞仁里卜隣欣合巹義田贍
族好扶犁桑麻綠滿桃源洞黃髮垂髫共杖藜
解釋寃怨
報復仇讐罔汝曹人間鬬角用關如毛但期黃蘗婆

心悟敢惜青蓮妙舌勞虞芮自今安揖讓越吳從
此息弓刀天風鼓盪仁魚出已覺鯨鯢靜海濤
善人則親近之助德行于身心
直諒良朋可樂羣琴書願與接殷勤好從夜雪門
前立自有春風座上薰密室黃瓊消鄙吝仙舟郭
泰挹清芬但開三逕延三益求仲花邊踏夕曛
惡人則遠避之杜災殃于眉睫
莫向權姦說盍簪應虞阿黨禍端臨僨門詎肯交
陽貨割席何妨拒華歆最畏豺狼能反噬寧堪蛇

蠍結同心薰蕕臭味原難共匿跡雲山恐未深
常須掩惡揚善
匿瑕寧礙瑾瑜名察察從來忌太明百斗留歡吹
燭滅一言合道降階迎容茲反側書應毀表厥幽
潛宅可旌大度包含同覆載英才同日感生成
不可曰是心非
眞宰靈明詎許寬美言可市未爲難江花漫說生
喉舌秦鏡終須照膽肝要使丹心懸日月休誇妙
語倒波瀾醇修表裏須符合一片氷壺瑩徹看

常記有益之語
片詞珍重比瓊瑤盟罷薔薇露未消苦口自知同
藥石書紳寧敢忽匆蒭還應警目銘刀劍豈止虛
心問鐸鞀高論箴規長誦法湯盤孔鼎未爲遙
罔談非禮之言
榮辱樞機不自由須知慎默杜愆尤三緘力守金
人戒駟馬難追玉塵羞莫以詼諧誇雅韻休將戲
謔逞風流願君且閉懸河口出悖來違易名譬

翦穢道之荊榛
路歧已恐惑東西況復藤梢橘刺迷履齒踏罔愁
詰曲衣稜牽後隔高低誰鋤坦逕開松極莫使行
人據蒺藜最喜荒蕪芟削盡白雲樵斧澗中攜
除當塗之瓦石
頹垣斷甓恐周遮古徑秋風日易斜叱馭渾如經
九折鞭牛何自認三叉黃泥路掃樵人屋青粉牆
通處士家沙礫已空成坦道行歌好踏雨餘霞
修數百年崎嶇之路
危途曾歷幾氷霜磊石誰開蔓草荒兎窟已欣成

坦道羊腸到處化康莊何須風雨愁函谷一任烟雲險太行不待五丁填缺陷遊人快意縱鞭韁
造千萬人來往之橋
津梁豈必待黿鼉雁齒初成利涉過斷岸一鞭驅
巨石長虹百尺落清波楠風沐雨謳歌遠擊轂摩肩絡繹多擁蓋自來題柱客入雲華表已嵯峩
垂訓以格人非
點頭頑石豈沉宵聾聵應須急喚醒虎榦著書傳
讀論拈花微笑誦遺經長從癥結通三昧要使提撕覺萬靈接引迷途生感泣敢辭苦口代箴銘

捐貲以成人美
功虧一簣詎能全力薄何由種福田最恐艱難頹
末路須令踴躍振前緣黃金願濟功修滿白璧纔
教願力堅助得衛公動業盛虬髯俠氣古稱賢
作事須循天理
翼翼常存事帝心規行矩步始堪欽迴頭大地防
蹉跌舉足皇蒼鑒臨正路須從緣皆合危途休
向覆車尋由來履蹈師賢聖非禮應知棄四箴

出言要順人心
真將口舌逞波瀾善氣迎人沁肺肝最愛吐詞清
似玉何妨吹氣淡于蘭折衝樽俎紛爭息剖斷鄉
鄰曲直歡語到和平纔蘊藉由來輯懌自爲難
見先哲于羹牆
遺韻流傳通德鄉蒼茫風雨魯靈光一杯似飲鹽
梅量數仞如登絳竹堂彝鼎周旋新禮器章縫揖
讓古冠裳遥知私淑心長在目想神游未敢忘
慎獨知于衾影
暗室森嚴指視生無人窺處返觀明青綾被息行
雲夢白玉環敲弄月聲閉兩踏同鶯可認希夷醒
後鶴堪盟此心愧怍都消盡清夜焚香告玉京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人獸分關只兩途薰蕕擇地好前驅逡巡荆棘叢
中避猛勇梅檀國裏趨斬斷邪魔須慧劍修成正
果入仙壺萬端淑慝知難盡照膽應懸孽鏡圖
永無惡曜加臨常有吉神擁護
胸中醞釀太和春自覺精誠感玉宸發一言曾

退舍祥雲百道已隨身定舸舍譽環脩士豈有羅
睺崇善人翠益覓旌司命降德星堂上顯爲鄰
近報則在自己遠報則在兒孫
仁風自可感天閽積慶疑休未易量鶯鶯一身能
名瑞鳳鳳五世卜其昌躬登蓬島仙緣遠手種槐
陰德澤長作善原無求福想由來遲速聽穹蒼
百福駢臻千祥雲集豈不從陰騭中得來者哉
眞修培養在心田上帝偏垂福祿勸權證消神駒爭
羅地旻陀花雨漸飄天鼓清定證瑤池客忠孝都
昭代叢書 別集 卷二十八 陰騭文頌 三 世楷堂藏板
歸玉籍仙多福自求知不爽箕疇欽錫已完全

原跋

陰騭文之行於世久矣閭里小夫閨藉是可以貿
福也大書深刻持諸十字街口執人徒而贈之與
臺臧獲之不擇雖萬紙可立盡然而盲者得鏡或
以蓋屁至乃取而拉糜摧燒之艮可歎也香雪老
人抱覺世婆心懼寶訓之流傳漸同芻狗爰吐青
蓮妙音爲之作頌證鼎古今恒幅道義分章局句
文約音該洵善域之梯航詞壇之珙璧也今因舊

本漫漶復爲開雕完好俾子之者無溢蚫受之者
彌珍吾知是書所布定聞諸天讚歎以香華散滿
其上處處有祥雲擁護也懿夫茂士晨夕取而諷
之不勝於龍樹十萬偈柱史五千言耶並山居士
吳玨

戒士衣徵信錄

帝君曰今歲取士不止一端
昆明諸生趙師普力學士也屢困場屋遇神祠輒禱焉夜
讀假寐夢入一第見帝君上座旁一人命拜階下帝君顧
吏取冊示之俄吏捧冊至凡五束一福命姓名籍貫列右
一孝行一陰德一祖德一禍報五束俱無已名遂寤以所
記數人錄而藏之後福命者登顯位禍報者雖由科第得
官竟賫奇禍趙亦以諸生老焉

沁水孫六狠戾成性其兄暴亡見一官廨縣榜問之曰天
榜也皆新貴名分爲十科首孝弟次正直次陰德餘皆善
行終列文學者數人而已榜尾大書永不中式者若干人

首曰暴戾恣睢孫六兄遂甦私與妻子言之是科果復見
擯後以事誅

薛公玠弘治壬戌登進士第先一月夢父同二老一半小
一絕小同謂之曰汝只說中舉中進士容易要先考我們
陰隲途間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顯達吾兒尙積陰德以
遺子孫也公問二老爲誰父指半小者曰汝祖父也絕小
者汝曾祖也公嘗言之以戒人云

要在得人以副衆望
羅倫少時郡守奇之周其貧乏不受三十舉於鄉赴春官
試至蘇州夜夢范文正公來謁曰狀元屬子矣公遜謝文
正公曰某年某樓之事已感動上蒼矣公憶昔拒奔女於

此樓夢當不妄又宿山東旅舍僕拾一金釧匿不言行兩
日羅憂無費僕以金釧告公怒返而還之僕曰往返恐誤
試期倫曰此必婢僕所遺倘主人拷訊致死是吾過也盥
不及試毋令人死不瞑也竟返其家果婢傾盆水而失主
母笞之婢數尋死夫又詈妻妻亦欲自盡一門如沸公出
釧與之合家感謝觀者以狀元期之抵京已二月初四急
投卷入試果大魁天下

宣德中曹鼐以貢授代州學正不就願得劇自效改授泰
和典史因捕盜夜宿驛亭從者睡熟有女子甚美欲就公
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焚之達
旦詢其母家領回後由典史登第大廷對策風(諷)刺片紙於

前有曹鼐不可四字文思沛然狀元及第
一以陰功孝行爲上

弘治辛酉山西和順縣一糧戶因事至省夢縣尹到止一省
青衣捧馬謂糧戶曰汝可隨我至會議府因從行至一省
府州縣官皆集俄有符使賫文書遣案曰天降山西新舉
人榜至開榜旁一官唱名曰第一名李翰臣大同府學生
大同府縣皆起應曰其人孝友多爲方便至第六名陳桂
卽和順縣人縣尹亦起應曰其人遵父命事繼母能孝至
三十四名縣官應曰其人舉放私債逼死二人中座者舉
筆名上打一叉至四十一名縣官應曰其人不孝且逐弟
爲人傭中座者又叉至五十九名縣官應曰其人捏寫詞

訟害幾家死幾人中座者又又唱畢諭各舉所知衆凡舉二十五人中座擇九人寫記付符吏而去糧戶醒記之次日回遇陳告曰公中第六矣因述其夢陳不信榜發果然燕山竇公禹鈞事母至孝三十無子夢祖父曰汝無子又不壽早自勤修禹素長者由是益力於善先有家僮盜錢二百千慮事覺自寫券繫其十三歲女臂曰永賣此女以償遂遠遁公命善撫其女長擇良配嫁之僕聞之還感泣謝罪元夕於元慶寺得金三十銀二百候於寺失物者泣至曰父犯大辟貸此求生昨因酒失去父不能生矣公驗實還之復加贈焉宗戚有不能舉喪者公爲葬之凡二十有七不能嫁女者公嫁之凡二十有八貧無業者擇其子

弟而貸以金帛俾求生理活者幾數十家四方賢士賴以舉火者不可勝數治家儉約無金玉衣帛之飾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師訓人由之貴顯者頗多後復夢其祖曰上帝以汝數年功德浩大名掛天曹延壽三紀五子俱大顯後爲洞天眞人矣又告曰陰陽一理善惡之報或現世或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公愈積陰功官至諫議大夫年八十二卒五子俱登第儀尚書儼侍郎侃左補闕倜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八孫俱貴顯

次以處己謙和爲賢

江陰張公畏巖甲午鄉試不中大罵試官旁有道者笑曰

還是公文不佳張叱曰野道烏知之道者曰文貴心和氣平公心氣如此文安得佳張屈服因請教焉道者曰命若該中文不工亦中命不該中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己做箇轉變始得張曰命不該中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功而又加意謙謹以承天休何福不可求哉張曰予貧儒行善積功如無力何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量且如謙虛一節竝不費錢公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感悟折節自持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丁酉夢見試錄一冊中多缺行問之旁人答曰科第三年一考較中所缺者原該中式新有薄行而去之也指後一行云汝三年來改過自新當補此蓋一百

五名也及發榜果然

句容笪巡按重光氣象謙和世有隱德未第時夢其父曰汝功名在朝天宮某道士身上覺而訪之訂交焉及順治辛卯闈中卽此道士填榜試官拆卷至笪名訝其姓欲易之而道士方唱名時已疽書其姓名矣遂得不易

趙裕峰光遠童年舉於鄉久不第其父爲嘉善三尹隨之官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文趙不怒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

苦學者則酬其勞

豫章吳士謨少孤母婦居家無以治生爲人牧羊挾書坐草坡而讀主人詈之曰汝欲亡吾羊耶士謨嘆曰大丈夫

肘後不可無金印腋間不可無綠綬乃棄筆而歸晝則織履奉寡母夜則讀書後竟登第官至列卿

宋梁灝八十二始中狀元謝表有云皓首窮經尙少伏生之八歲靑雲得路已多太公之二年

明孔侍郎傭爲諸生家貧饔飧不給每詣學買一餅充饑五聖閣道媼憐之謂曰吾家日有齋夜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之遂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媼已卒公服斬衰送葬

滇楚孝廉李璋姿質魯鈍幼讀書日僅三行長爲諸生鈍亦自若古文制藝俱於先師位前跪誦三年不輟性忽聰穎後登辛卯鄉魁

戒士文徵信錄上

昔人厭試不第嘆曰愈讀愈不中我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我何因潛心力學風雨無間後竟獲售

高才者則遂其志

張九成字子韶八歲能默誦六經十四遊郡庠嘗閉閣終日比舍生潛窺之則儼然斂膝默坐對簡編若神明後舉進士第一爲名臣大儒

黃雲岩有魁天下之志自序云余家劍潭之濱斗牛之光上下相暎風龍之迅有時變現元豐中南劍州譙門一柱忽爲雷擊作詩云風雷昨夜破枯株爲問天公有意無莫是臥龍踪跡困放開頭角入雲衢次年果魁天下

王沂公布衣時以梅花詩獻呂文穆公云而今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公云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矣後果然

范文正公少有異才有鎔金在爐者見公令賦之公立就中有聯曰如令區別嫱妍願爲金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後果兼將相之任

滇楚孝廉李珏幼聰明穎悟博學高才一目數行俱下初落第深自砥礪或曰君才必高第李不謂然後舉鄉試第一

戒士文徵信錄上

傲忽者未免點落

唐宋濟性傲慢德宗微行西明寺濟方抄書上曰茶請一杯濟曰鼎水方煎可自取之上問姓名答曰姓宋名第五

傲之反爲謙謙卽對證之藥然非徒外貌卑遜須是中心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

王文成公曰今人痛病大段只是傲千罪萬惡皆從傲生須與聞呼官家濟惶恐上曰宋五坦率也後禮部放榜濟

謙讓常見自己不是眞能虛己受人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

輕薄者姑示勑懲

項副憲原名德棻夢已爲辛卯鄉科以汗兩少婢被主科名神削去遂力行種德事痛自改過刊廣善書十餘年且拒奔女二人後復夢當中第八後中會榜第三殿試二甲第五合之果八數

孫侍郎洪少遊太學同舍生得父寄書云昨夢至一官府見登科錄汝與孫洪皆有名但孫名下硃批示某年月日不合寫離書當除名生以示孫孫愕然曰向過某州見夫婦如讎相詬求離倩予寫之實無他意不謂受譴如此及就試同舍生果中而孫下第孫急訪其夫婦尙俱未偶述前夢復勸合之索離書毀焉後亦登第居官力行善事有離婚必婉轉調護歷官侍郎

文章假之以定其去留

台州舉左蹕赴會試卷甚佳房考擬爲第一忽夢神告曰此台州左蹕文也頃居鄉受賂若干爲請託致有枉法而死者陰遣滅折祿算幸勿取遂黜之及榜發對原卷果左

蹕也未幾蹕客死燕山

徐杭趙昕嘗爲主考云已酉鄉闈閱卷時已二鼓偶一卷起句便不慊意遂抹之忽怪風驟起窗開燭滅疑而就寢卷置案上明晨起視夜所抹毫無痕跡異之因拔置末卷乃淮安許致和也渴欲一見竟不過晤未知何緣得此

康熙癸酉秋海鹽徐容赴試詣于墳祈夢夢神問曰汝祈何事曰請問秋闈中否神顧吏取冊閱之曰汝中式矣示以冊上批清斷二字又曰歸告汝祖吳三桂事當報汝甲第榜發果中硃卷批詞竝無清斷二字乃主司刻進呈卷取其經義一篇果批清晰歸告祖問吳三桂事祖亦不記人之乃曰向有僕姓吳婢名三桂因姦汝曾祖治之吾力勸以三桂配吳已三十餘年貽福於汝誰謂無陰果哉容字介臣丁丑進士

神明司之以公其予奪

宋歐陽文忠公將知貢舉自恃眼力誓拔名士一夕夢金甲神來換其眼珠修駭問答云以俗眼換卻慧眼好去場中閱卷及入闈取文入格者常覺後座一朱衣人點首始疑侍吏及回視了無所見俄又復在故俗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撤棘後夢神將原眼來換及閱所取文俱不愜意

眞宗時陳州郡守母病召道士作醮伏壇奏表終夜不動至五更方醒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十守問何去之久曰天

門放春榜觀者駢道以故檐醮詢狀元姓名曰姓王二字名下一字塗黑旁註一字遠不可辨次年榜發乃王拱壽

御筆改拱辰

人不自省明示訓言

明季有召乩請仙者言多中人爭以禍福叩之求詩文無不立就諸生以大比在即擇潔地延卜之俄降乩乃文昌帝君也遂判訓士文一篇醻傳於世

嘗謂惟士無能苦學爲能

五代桑維翰緼衣褐褻穿結類平鳳尾人謂之鳳尾袍嘗赴試主司惡其姓桑與喪同不許入選維翰鑄鐵硯堅其志曰硯敝則易業後卒及第致通顯

宋范文正公蘇州人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讀書蘭若砌下見埋金一甕約數萬金仍掩瘞之三日煮粥一盂畫而爲四日啖其一食無蔬惟嚼齏數莖而已後舉進士眞宗朝參知政事寺僧以公曾讀書於寺赴京師求修禪院公無所贈告以砌下埋金僧不信歸啟之果見金寺爲一新

居貧不富成名卽富

甯越中牟鄙人也家貧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其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學十五歲遂爲周威王師

李景讓母鄭氏早寡性嚴明家貧子幼身訓諸子小過必撻之景讓雖貴不免捶楚嘗治牆得錢一窖婢妾奔告母母不悅曰此汝父埋以遺汝輩汝輩不學成名就此財非力掙義不敢取焚香告天曰但願諸孤學成名就此財非力掙義不敢取命掩而築之

士無分於貴賤

李宗諤父文正公秉政時遠嫌避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異一日途遇貴人前騶不知爲公子遽叱辱之嗣後每見斯人必自引避恐其知而自愧也

楊守諫以洗馬乞假歸驛丞不知爲何官與之抗禮笑問曰公官洗馬日洗幾何公亦笑謂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報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跪而起居丞乃蒲伏階下睨御史他顧向公百狀乞哀公笑而領之毫不較焉

王章爲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不已妻呵之曰京師雖多尊貴在朝人誰踰仲卿者今當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抑何鄙也後章仕爲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前言固是此則非女子之所知也

台州應尙書初讀書山中夜聞鬼語曰某凡客不歸父母逼嫁其妻妻縊死於此吾得代矣公因賣田得銀四兩作其子書寄銀回父母得書謂兒無恙婦遂不嫁未幾子歸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應秀才壞我事不得代矣旁鬼曰盍禍之曰上帝嘉之命爲尙書矣吾安得禍之公

由此爲善益力歲饑賑濟親戚有急事輒助之遇橫逆反躬自責官至尙書子孫科第不絕

人在切於勤勞

順治年間糧驛道熊高少年由詞林外轉時嘉興令高登雲語同僚曰因果之說勿言其妄今熊道臺卽予從叔再生也熊與高同里世爲姻婭從叔積學不第一生勤苦年八十而志不衰一日見二青衣入門掖之往熊宅時熊無子妾將產堂中親友聚飲從叔曰吾爲二役持至此諸君不爲我解耶飲者不答二人掖之入內見一婦方臨盆二人共一推不覺已在盆中周視嘆詫熊家以爲怪惡之從叔遂閉口不言至七歲不語一日隨衆遊至前生高宅適

其壻在門兒即捉其裾責曰相別六七年不一顧我耶且見婦翁而無揖禮可耶眾大驚始知其老儒後身自此能言讀書過目成誦十八舉於鄉十九聯捷出爲監司公亦不自諱嘗以告人曰吾所以名高者此也

滇省科甲石屏州爲盛士子結社講經課文維日不足籌燈夜讀滿城聞絃歌聲偶不讀書鄰右必問曰郎君何恙夜不聞書聲子弟咸恥之相戒勤讀每科榜發石屏中式獨多讀書三代末有不登科者

凡大比先較德業之短長

金陵朱之蕃爲人愿謹未第時夢一神人語之曰來年狀元當是鎮江徐希孟但彼私一奔女黜之汝家世陰德與彼相等次當及汝但彼三世不食牛肉汝父子獨未戒此但能早戒狀元屬子矣覺語其父父笑曰夢境渺茫應天府前牛肉遠近聞名可不食耶及夜父夢亦如之大驚父子焚香告天誓不食牛明年果狀元及第

明錢昕初習舉子業從張節之遊其外祖思菴吳訥作詩遺之曰阿昕近喜習科場百里從師日夜忙老我會聞前輩說一憑陰陽二文章後登正統乙未進士仕至知府

故有司始定文章之優劣

休寧儒士程學聖師事洪甲立心無詔中年後神遊冥府爲雷部判官言事不爽洪深服之洪素與潘靈公祝石林善潘洪皆積學不第洪以之問程曰潘中癸未榜祝尚未

以養生可以濟人一藝成名爾父夙心也後於慈雲寺遇一老修髯偉貌飄飄若仙予敬禮之語予曰子仕路中人明年進學胡不讀書予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數學當以授子予試其數悉驗遂立心讀書孔爲予卜數縣考十四名府七十一名提學九名明年赴考名數皆合復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某名某年補廩某年貢某年選四川大尹在任二年半當告歸壽五十三八月十四丑時當終正寢惜無子予錄而識之此後凡考較無不立驗獨算予食餼九十一石五斗當貢及食米七十餘石屠宗師即准貢予竊疑之後爲署印楊公所駁至丁卯殷宗師見予備卷嘆曰五策皆奏議也豈可使薄洽淹貫之

士老於窗下遂批準出貢連前食米計之果九十一石五斗予曰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淡然無求矣貢入燕踰京一年歸遊南雍訪雲谷禪師於棲霞山對坐一室凡三日夜不瞑目雲谷問曰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無一妄念予曰吾爲孔公算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無可妄想矣雲谷笑曰我待汝爲豪傑原來只是凡夫予問故曰人生信有數但凡人則囿於數若極善者數不能拘極惡者數亦不能定汝二十年被伊算定不能轉移豈非凡夫予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立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爲明訓教與中言求名得名求壽得壽求嗣得嗣求富貴得富貴夫妄語禪迦大戒諸佛菩薩豈

誑語欺人孔公算汝終身若何予以實告雲谷曰汝自揣應得科甲否應生子否追省良久曰否凡科甲中人皆有福相子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且不耐煩劇不能容物才知凌人直心直行輕言妄談皆薄福相也豈宜科甲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予好潔宜無子一和氣能育萬物予好怒宜無子二愛爲生生之本忍爲不育之根予務惜名節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三多言耗氣宜無子四善飲爛糟宜無子五徹夜長坐不知葆元毓神宜無子六餘過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汝既知非即將不登科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此義禮再生之身也義禮之身豈

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孔公所算不登科不生子此天作之孽汝所可違今充廣德行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作之福也安得不受享乎易爲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則吉何可趨凶何可避耶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猶爲明白示人汝信得及否予拜受其教因告天將往日之罪盡情發露先求登科誓行善事三千以報天地祖宗之德雲谷出功過格示予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予初號學海是日改稱了凡蓋悟立命之說思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終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此皆悠悠放任此後有戰兢惕厲景象暗室屋漏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恬然

容受明年部考科舉孔公算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悞或見善而行之不勇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爲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己巳至己卯歷十餘年而三千善行始完復起求子之念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汝儼予行一事隨書之汝母用鵝毛管印硃圈於歷日上一日有至十餘圈者癸未八月三千數滿又起求中進士念頭許蔫善未及滿而戊己登第授寶坻令到任後置空格一冊名治心編凡行事纖毫必記夜焚香告天汝母謂予曰居家時日日可以隨事方便今公餘閉門無事可行深以爲憂予思居官行善極易極大即錢糧一

節若細心清檢其善無限因力請上司清查侵牟飛詭減
至大半又因時潦救民沒築水不災更留心刑獄辨冤救
死全活甚眾日久仍爲萬善夜夢神告曰君減糧一節萬
善之數已滿孔公算子五十三歲有厄子未嘗禱壽是年
竟無恙今六十九歲宍書言天難諶命靡常又惟命不于
常皆非誑語凡人世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若謂禍福惟
天所命則非矣子之命未知若何卽命當顯榮常作落寞
想卽命當順利常作拂逆想卽人相愛敬常作恐懼想卽
學問優長常作淺陋想遠思揚祖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
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人之急內思閑己之
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卽一日安於自

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天下聰明俊秀不少
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爲因循二字躭閣一生雲
谷師立命之說皆至精至邃至眞至正之理汝其熟玩而
勉行之勿自曠也子儼後亦聯捷

豈可以宿緣而自忘操修

廖公德明朱夫子高弟也少夢一神題其謁刺曰宣義郎
後登第果授是職因思前夢恐官止此遂不欲行朱子諭
之曰人與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琴止能爲琴
不能爲劍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人則不然虛
靈知覺萬理兼備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有惡人而齋戒
沐浴可祀上帝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
言也今汝赴官起心動念當廣充德性力行善事自可挽
回定數前夢不足芥蒂也廖頓釋所疑處心行事一如師

敎官至侍郎

名雖曰士初無士行之寸長

廖沖廣西臨川人初爲廳掾以犯法被笞遂勵志讀書入
泮頗有文名然性多奸狡武斷鄉曲敎易其妻人皆薄其
短行未幾竟登鄉薦眾謂惡報不果遂數年沖舟次柳江
感時疫熱不能勝自入水死聞者稱快

蘇州歐某積學士也每課文諸生無出其右者爲人不務
名節任情自恣聲色貨利猶所篤好每試名輒殿後逢大
比必點額而歸鬱鬱終老識者謂有文無行所致

身雖曰儒徒爲儒服之觀美

李文節公廷機有仲弟布衣也公旣相弟入都候公方巾
鮮衣以見公詢家事及寒暄慰勞後訝其巾服因詰以所
自曰遊泮乎納粟乎三考乎皆曰否公曰旣不出此則
誰不知李九我弟爲布衣而乃衣冠服乎詰以原帽何在
曰在袖中公曰仍冠此無徇俗也弟隨易之了無難色

山陰諸生羅某有文名鄉里咸重之羅亦自修衛儒冠儒
服循循然若言行不苟者每應試入闈輒手痛不能書或
幡然不成一字一友怪之察其人頗多失德

不敬天地

趙清獻每夜焚香若有所祝者或問之公曰吾自少迄今

日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以自防儉欲知所畏懼不敢出
諸口者不至見之行事也公舉進士仕至參知政事
胡昂落魄不遇以屢舉不第灑酒罵天一日出遊中途忽
見一幅黑紙飄落馬前取視皆黃字天篆昂素精篆籀讀
之皆上帝責昂之詞怒曰何浪語也批碎擲之躍馬而去
俄雲起雨作霹靂震死僕夫急奔前店則仍風清日麗矣
薛黃門書陰君之言曰晝之所爲夜必記之於紙不可記
者不可爲也

不信神明

酆都有閻羅廟山鄉又有九蟒御史祠傳有御史遭蟒而
死士人祀之甚靈異靖靖間祠旁有楊生者每過必下馬

揖偶因急務騎而過夢神責曰爾前過我必步且揖今乃
騎豈簡我耶爾欲中除非日月倒懸楊謂神尤己悚然自
失凡遇神猶加敬禮己而秋試經題如月之恆如日之升
遂中式

御侮老成

吳江一士敬老如父母見長於己者肅然執弟子禮後大
比入闈同號見一老鬚髮皆白病臥坐席爲之覓治湯藥
慇懃服侍且以所攜入參授之老人稍愈方入席作文已
過午矣老人起視題提筆疾書七稿方成病益甚生往候
之老人曰予文已就頗慊意病不能書無福所致也承子
厚意今以相贈必獲高第士受而錄之扶老人出榜發竟

輕慢前輩

正統初常熟楊浩然常爲縣學生齋詔至三山巡司例有
款贈銀五兩同行二生皆高年取其金止以筵品送楊楊
以其前輩心雖不平而無言向江濱獨步而去二人躡其
後楊濯手於江笑曰巡司齋詔豈志哉願此輩常享例贈
也二人聞之從後推楊入水楊兩手下拒入沙中持一物
起視之銀也白光如磨重亦五兩二人駭異楊後登景泰
五年會魁兵部觀政上書救章綸除安州知州
杜一元與常允恭爲生死交常爲兵部主政沒於九江其
母張氏年老無依至金陵訪一元而一元死矣子杜環以

父好友之母留與同居呼妻子出拜自環以下皆以母事
之張性褊少不愜即出怨言環戒家人事之益恭居十年
病將終舉手謝環曰累君已久願君子孫蕃盛榮顯環殮
葬如禮後及第官至太常卿

違逆父母而邀樂度日

太原忻州生王用予與友俞麟同社俞素以孝謹稱正統
庚戌除夕用予齋戒宿文昌宮甫就枕聞帝君升殿不覺
身起出視見諸神抱冊立柱前王潛問何冊曰鄉試榜送
帝君書押耳問有王用予否曰無問有俞麟否亦曰無俄
而帝君披閱有押有不押神退閣呼王用予入見帝君曰
功名至祕因汝至誠十餘年如一日故召汝析之汝註上

榜鄉科因汝平生遇神佛輒求功名如意妻楊氏白頭相保婿母在堂竝未祈佑一語以此遲兩科在下榜五十三名因叩問俞麟命查之云俞麟應得一科因事親用腹誹法故斥之王問何爲腹誹曰父母語言舉動麟心不以爲然但勉强順之眞性日漓僞心相與視親如路人最攖神怒子須慎之

王襲齡年四十七歲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閨詩聞禮可以此示之

王祥事繼母至孝弟覽繼母所生勞苦與祥俱母以酒毒祥覽知先取飲之母懼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均服役卒五人所以益治深得尊君之意宜首薦上大喜冒禁遂寢而置兄之生死於不問甘嚴遂反丙午北上丁未狀元及第

感其母回心後九代公卿

黃士俊廣東人敦孝弟赴試途聞兄病嘆曰豈有急功名傲忽師長而放蕩無時

杭州鄒達自恃聰明受業塾師多以古字微文問其師不能答卽去之凡事數師皆謂師莫已若詡詡自矜年四十不第鬱鬱不樂日放蕩於西湖山水間不復以舉業爲事

友諍之鄒曰吾不屑科第耳遂以諸生終其身

錢塘都姓者娶顏敏受業張某每逢課藝師直筆刪改都卷在案細視復點之夜又夢嫗告如初且言其夫嘗活二罪因故其孫預鄉薦幸勿逆天早起明後二場論甚佳因取之揭曉後閱其卷則論亦無甚高也

宋彭汝礪受業倪天隱及官保信卽迎天隱至署執弟子禮甚恭天隱死母未葬明年妻亦卒公葬其三喪嫁其女於同年進士宋濮

試不遂則罪有司之不公

明稽山章禮以文章名於時屢困諸生棄之走燕得入試主司甫閱卷有巨盤鼓甲而前主司異之眞第一眾以冒籍攻之問於世宗問何謂冒籍內侍曰他省人以順天籍中者名爲冒世宗曰普天下都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試題舜有臣五人一句上詰主司曰此卷何以當元對曰各卷但言五人之賢惟此卷言大聖如舜原足治天下又得五人所以益治深得尊君之意宜首薦上大喜冒禁遂寢

榜初張則謂庸流之濫得

滇省一士觀榜謂同列曰第十名者吾知之素不能文者也今亦見售耶語畢其人亦至顧已中式垂淚涕泣或曰君已高列不喜而反悲何耶答曰嚴親注望求一第不得今雖微倖親不及見是以悲耳後訪其人最有孝行

宋黃鏞景定中爲泉州試官校一卷不佳遂棄之忽體倦假寐夢一老嫗哀告謂其孫今歲該舉城隍司令妾入闈謄卷今被黜請收錄之遂以所棄之卷呈案上夢覺見其卷在案細視復點之夜又夢嫗告如初且言其夫嘗活二罪因故其孫預鄉薦幸勿逆天早起明後二場論甚佳因取之揭曉後閱其卷則論亦無甚高也

責人者不能責己

浙江一士素以文行稱屢困不售祈夢于忠肅公廟夜夢神責曰爾好臧議人敢望中耶士曰某素能謹言竝未道人長短神曰爾於古昔賢人及當世知名者好求其短而評騭之文之佳者汝必求其隙而議之徒自快其筆舌而不知含冤抱屈者不少尚敢謂其無耶士悚然驚悟後痛自改轍以貢終其身

議人者所以議天

張璘若好訐人陰私鼈至戚亦遭其媒孽正德乙卯行過南敎場空中飛一石彈丸正中其額遂家流血斗餘舌出數寸而死

戒士文徵信錄上

康熙中江南榜發羣論譁然某生猶道之最詳曰某某以賄中也某某不能文也某某薄於行也凡遇人無不告之一夕夢金甲神責曰某某先世積德某某事親純孝某某有隱德汝皆毀之豈神明之不公耶汝名已注下科爲此不特科第無望壽亦不久醒後猶謂夢境渺茫閱數旬竟以舌病死

或恃己之見而過人之能

江陰縣修志一廩生有才與焉有二節婦無實蹟可考遂去之城隍廟道士夜聞二婦泣訴云某等一生苦節死載縣志某生不訪聞而表之反削氏名神云此生合登黃甲既輕節義當削其祿道士告之生斥其妄明年考劣奪廩

或衒己之長而攻人之短

周師厚與張商英素交好師厚有所餘官酒托商英賣之商英奏於朝周坐貶後商英以舉子某囑舒亶亶曰是嘗訐周師厚者亦繳奏其柬奪商英官

令狐綯爲相時會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以爲訕己無學遂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坎坷終身有詩曰固知此憾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

或矜所學而忽略一世

沈承字君烈高才博學聲聞藉甚而矜才傲物一鄉達先生以所作詩文請敎沈閱畢盛稱其政事鄉達曰某以文請政而君稱政事何也沈曰知公留心經濟那有問心檢點及此鄉達默然深愧沈屢困場屋年三十二病癩而死

戒士文徵信錄上

萬歷壬辰袁黃人覲見夏建所爲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告友人曰天將發斯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慧心一發則浮者實肆者斂夏公溫良如此天啟之矣開榜果中鄧至爲師至誠敎人不敢稍有忽略神宗殿試進士長子綰爲翰林學士侍班俄唱名至其弟績綰下殿謝又唱至二孫綰又兩下殿謝上顧而笑王恭公奏曰此其父至誠所致也上嘉異之

或恃一解而輕視眾人

雲南一士會試同號遇黃煇首題知及之一章七藝已就煇來閱其卷曰雲南巡撫子亦知重仁守耶後與煇同榜爲其父母官煇之母舅犯法竟坐以死煇母亦痛絕

陳山毓素不能文同學皆輕之然世多陰德萬歷戊午夢神語曰成不成平不平綠水灣頭問老僧及科試竟置劣等徒步歸過蕭寺少坐一老僧捧茶進曰解元請茶陳忽憶前夢問此何地曰綠水灣已而果元方悟成不成平不平爲戊午二字也

立身不正則以曖昧貪饕爲能

嘉善徐生少負時譽而武斷於鄉多行曖昧嘗讀書光德

巷一夕夢神曰與汝今科解元文七篇在座下可熟記之明晨果有文在焉朝夕記誦無遺及入場題果不爽和墨思之一字不記信筆終場出闈仍無遺忘揭曉遂落第覓元卷閱之即所記七篇也生寥落以終

明江州朱原虛有詩名父亡時二弟幼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匹二弟流離居外屢試不售偶召仙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雁行中斷谷悲涼吳綾越錦藏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惶恐召二弟均分勤勉之後俱登科

嘉興金子白康熙癸酉夢迎天榜一朱衣者迎入文昌殿前子白隨入見一一唱名至張某帝君曰此子不當中擇下科應中者易之朱衣曰此子應中榜已定奈何帝君曰如嘉興學修文昌閣此子侵用物料以修私舍即不敬矣竟易之及往覘張友三場甚得意自謂高第榜出竟不中至今尚困青衿

用心不臧則以機巧變詐爲勝

崑山鄉人張某家頗富子亦能文有聲好用假銀一日持銀買綿花數百觔歸其客用銀爲他人識出欲訟其客客追踪至其家求換張不肯認客夫婦泣而歸夜夢神責曰汝子應早中汝少年封君也今爲此削祿減壽矣未幾張死子亦隨夭順治年間事也

盜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循模李素乏行檢多機變以計攘得之王弗較也李入京就選竄緣入嚴嵩門求得順天府司訓未掛榜即至府學窺伺眾呵之李詈曰吾數日後至此即治若等罪眾譁於吏部前選司大駭即易一廣西小學恢恢就仕與其子俱死於瘴王因得順天訓導

較短論長而不從公道

李熊以文行著名婿壻何時亦能文有聲李有疾不起時夜夢神責曰汝欲奪造化之權耶文之佳者其行未必善揚言曰此郎素負能幹今日如何未幾時亦死康熙中有落第士揚言曰文之佳者弗中中者弗佳眾皆嘖嘖嘆息德之優者不必責其文故主司之棄取正造化之權衡也汝自揣汝行事果盡如文乎士悚然驚覺自悔其妄

奪彼予此而弗恤人言

陳祈有幼弟三人慮其長而均分田產乃先取田私典與毛烈弟長以見在產均分後以錢贖所置田烈受錢而不與券祈憤訴之東嶽二人皆死既而祈甦述其對審時烈惟持券爲證王指其心曰券何足憑止憑此心耳烈乃伏罪付重獄祈以兄剋弟滅祿耳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而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以微價取奇貨常買一別墅與售者反覆減直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少增數金兒輩他日鬻之亦得善價也掖憮然而嚮背毀而求苟合於人

楊詢性巧媚善迎人意以得其歡丹陽尹楊開性暴橫與詢厚每事訪之開偶於盛暑杖四十餘人二人死詢明知其非不敢忤猶爲稱快詢夢金紫者責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應同罪數日二人俱死

宋尹穡有名譽士論多歸之及仕附湯思退力詆張魏公遂除諫議人皆惡之後貶嶺南追悔前事謂周益公曰吾三十年名譽一時不審遂至破壞掃地悔無及矣周嘗舉以告人

曰是心非而絕不容於物

庾道季困厄不第久病不愈設醮祈禱夢神告曰汝平生爲人心口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罪惡已定死在旦夕

佞神求免得乎數日果卒

外貌雖慈祥徒巧言而美語

唐李義府貌極柔恭每與人言嬉怡微笑然陰賊無比人號之爲笑中刀後竄死於嶲

蔡元度對客滿面春風雖所憎者亦親厚無間言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後亦不得其死

中情多忿很好潛賊而陰謀

浙江米信夫奸狡便捷里有大家兄弟二人父死爭財因唆弟訟兄復助兄訴弟結合官吏破其家兄弟俱抑鬱死信夫由是富後招誣謀叛牽連到縣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磬其貲沒焉忿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兄復抑

令招承與妻女子媳八人俱死於獄

乾道間省士劉生與同里徐生同社課文在棘院中互相檢察劉見徐卷勝己乃佯撦人叢中墮於地紿徐曰已失矣徐泣而求之一吏出諸袖中還之曰頃有人擲之遂收置耳是歲徐登科劉終身不得一第

不擇乎友而交不義之朋

萬歷中關白未靖吳人戒嚴王鳳洲子士驌與秦方伯耀弟澄喬憲長敬懋子相俱自負貴介士驌能文章澄善談相工書翰各有時名互相往來時有奸人趙州平引諸公子自重佩劍相隨凡酒樓博場皆與俱州平乃投刺諸富人貸金曰吾曹將平倭立功暫借充餉富人或貸之百金

或數十金否則怒目恐之曰爾爲我守金不入我且剿若
矣富人懼聽言州平及王秦諸公子謀叛巡撫朱洪謨擒
治之聞於朝下撫按勘問州平及澄問死士驌戍相配
不和其室而淫非已之色
劉以平初聘邑關處士長女未笄而女病廢及婚乃以次
女行合巹之夕劉疑詰之媒實告劉悵然曰吾聘者病女
也棄之不義且恐速其死然次女歸吾家無復還理卽爲
吾弟以寬室更迎病女女果涕泣求死兄弟同日畢姻後
登萬歷庚辰進士女病亦愈

江盜岸生郭某康熙己卯入場未放榜一揚生謂曰我近
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諶及會孫錫皆登進士歷顯官科第
爲陰府判官知君該中五十七名因汝某年月日江北收
不絕
租與一田婦苟合於星月之下又汝家一婢爲汝收用而
受氣不得其死屢來赴告勸之不解以此除君名矣郭聞
之慚愧榜發後閱原卷已呈堂謁同考言主司已取五十
七名後得一卷更佳因不獲售
康熙乙亥冬福府林生名濤少年美貌下鄉取租宿莊甸
家偶出而歸見案上蘭花一枝不知所來明日見一少女
出窺問之昨書案上花枝何來少女曰吾姊所贈問汝姊
年幾何曰十六矣曰可一見乎曰試問之俄出曰於東廂
相候至晚而出林一見魂銷因共談約明夕從屋後入內
房焚香論茗以待林如期往室甚清雅調之亦不拒林忽
念曰我有妻彼未嫁亂之傷德科名何可望乎一念轉移

如冰雪澆體婉言辭出連夜入城絕跡不至聞女思之病
林亦不顧丙子遂中
太倉陸文量公容少美丰儀天順中應試館人女善吹簫
夜奔公公辭以疾與期後夜女退公作詩云風清月白夜
臆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
如明日托故遷去是科卽登第
姚三韭本姓卞博學善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卞不顧
一日晒履於庭女作詩納其中卞得之托故辭歸怡杏翁
作詩詠之有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句卞答
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諶及會孫錫皆登進士歷顯官科第
不絕

舍己田耘人田失云多矣
弘治中南京龍霓善爲文中壬子經魁乙卯代都御史金
澤子達入試浙闈又中第八及會試復代作同中甲科時
人爲詩以刺之盛傳都下二人遂不容於清議今科場辨
認士子面貌自此始
萬歷丙辰吳江沈同和倩同邑趙鳴陽代筆沈中會元趙
中第六爲言官所劾逃問褫革有丙辰會錄斷么絕六之
謠
蘇州某生聰穎有文名下筆數千言不起稿每入試輒爲
人代筆科歲試無不利大比之年倩之代筆者無不中式
而生卒不售無何歲試代筆爲巡吏所執督學重責枷號

革去衣衿
作無益害有益損孰甚焉
陳艮謨遊學廣德本庠張掌教謂曰歸安武大尹今秋必
入簾吾導君拜其門場中當留意公唯而出私念窮通有
命進不以正識者所鄙遂不往是歲恰中武公門喜曰當
時誤一拜則彼此俱無以自明矣

預鄉薦者自謂志得意滿不復進修

高汝白幼時叔父教以舉業及登進士叔以書戒之曰此何足喜正憂汝從此不免墮坑可置一簿記每日過差寄我汝白自謂我終日侍叔父何不相信如此試問其僕答曰比在家漸不同矣因此懼置簿過不勝書益懼刻苦用功後漸少久之無過叔方喜

入省闈者則曰功成名遂直可唾取

嚴學思高明平步村人弱冠補秀士意氣傲岸謂掇科第如拾芥而久困棘圍年四十始舉於鄉又復自負謂南宮之捷唾手可得末幾下第由此惘惘若失厚自損抑聞洪

聖廟甚靈往禱夢神告曰汝欲成名須俟麥而炫乃同榜

驚臆徧訪無其人偶於城東塾師館遇一童子問其名曰麥而炫學思佐其窘火越十餘年炫舉於鄉復資以行李偕入京同登崇禎辛未進士

特才傲物

越州僧處默賦聖果寺詩云路自中峯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羅隱見次聯詫曰此吾胸中句也乃爲此僧所得耶聞者鄙其輕狂羅終身不第

山西郁從周能文善言與王用予結文昌社求名王夢神告曰郁從周生卑異才二十六歲應成進士三十餘仕至中丞四十五進司空司農五十四以少保致仕六十九善

終因爲諸生恃才傲物諸謔譏彈語多湊巧冥司錄其口過已二千四百七十餘件若不知悔過滿三千條將奪其算矣汝輩慎之

挾長欺孤

雍正癸卯科二場霜字號一生繾死於席閱其卷不成一字同號者意其人必不能文者愧憾死也及出闈其戚友乃道其詳曰其人高才博學蔑視同輩族中有弟最富年三十而殂遺一子已五齡矣其妻以有子誓不嫁此生心豔其產令嫁不從日遣媒婆往來其家邪言嬉語以動之婦竟他適子已八歲牽衣泣諍母終不從母去此生爲主其家政八歲子忽以疾終母聞子死悔失節夜亦自縊死

生之死殆爲是歟

常交貫結援而每誇等流

彭伉湛貴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湛姨也伉舉進士擢第湛猶縣吏妻族爲置賀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座盡傾湛至命飯於後閣湛無難色其妻忿然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尚復何顏湛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先是伉常侮之報至伉方跨驢遊郊外家童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

以隻字片文而蔑侮同輩

李賀字長吉年少能文章元稹聞其名願與交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稹慚而退未幾制策登科稹爲

禮部議賀父名晉不得舉進士賀竟不第

在市井則和合貿易以覘其所有

漢口一士聰明善言人書林閱其書歸即錄出下筆多新穎同學者咸推重之然家貧鬻蠅頭惟往來於行肆間爲人說合日有所獲家稍裕猶貪利不已或諍之曰以君之才得潛心力學科第特易事耳不聽日以利爲事與人言無非貨利年五十餘猶爲諸生康熙末火災生平所積俱爲灰燼悔而讀書非復向之强記矣與人言輒流涕

洞庭山消夏灣蔣學人屢試春宮不第遂棄去日夕執籌居奇算利雖至親不拔一毫不數年積貲漸高忽被盜攜一空盜喜赴小雷山神賽願山在湖中斷岸無人居盜

祭畢酣飲恃邏兵莫及不虞舟師截繫去盜無所歸嚴冬凍斃無一存者

遇州縣則關合爭訟以滿其所求

休寧一蒙師家貧力學兼喜讀律村中有兄弟爭產者其兄將厚儀求寫訟詞辭曰吾讀律爲他年判獄地耳豈肯爲人興訟備述手足至情相爭共販之事以驚惕之兄感悟其弟亦來亦正訓之弟亦感服歸家和悅事兄兄愧吐所使還歡好如初俱以富聞後兄弟同販木木上刻蒙師姓名兄弟共驚異貨其木歸以價奉生生方食麥粥貧不能應試二人持金至不受其父勸受之往應舉遂登鄉薦居官敎化大行

不忠不孝

岳飛志在恢復秦檜息其成功一日發十二金牌召班師以遂和議飛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遂回京檜子孫絶滅

明兵入燕京危素與黃晫音許約共死難晫投井死素走報恩寺亦欲投井僧挽出之謂曰公死是死國史也由是不死太祖仍命爲學士然心薄其爲人常呼曰危狗一日上御東閣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朕謂是文天祥耳何不赴和州守余闕墓去蓋闕忠於元不屈陳友諒而太祖嘉其節爲立廟祀之故遣素往

作司香以愧其心不逾年以憂死

平陽周震恃才無忌甫秋試日者謂其必中震偶語父曰吾貴子非汝所生父忍之已而雙目俱盲作驢鳴而死

溫嶠初詣建康求名母崔固止之嶠絶裾而行既而屢求歸養朝廷不許後母卒不得奔喪終身抱憾朱子謂嶠毀滅天性

甘心冒法而喜爲

宋楊丙所居近河歲積蘆菱幸河決賣以取利因誘奸民隙隄郡官趙昌言知其事值秋潦隄吏告急昌言命吏取丙家蔂以充用將丙送獄及勘伏罪

浙中一孝廉有友窺某妻色殊欲計得之孝廉爲畫策飛語入其夫耳謂妻有淫行某欲出妻商於孝廉復力主之

爲作離書既脫稿其夫手錄去適賣筆者至購選毫以脫稿納管中越二年爲順治戊戌會試攜筆入闈亡其脫稿在內搜者得紙以功令故荷枷杖責革去舉人非禮非仁

海寧茶磨山史壽康熙丙子欲赴鄉試貧無資商於父曰嫡年少而寡恐終不了何勿嫁之父以爲然囑媒嫁於農家而鄉俗再醮者里中皆得染指史僅獲五金挾之登舟專厚息貸於富室券中俱有鐘聲纔絕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一瞑目卽還也於是私募僕夫十數輩飾以珍異袍帶令伺宅旁俟其出擁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華美日會京師眾無賴幫閒酒嘗言盡此逸樂者惟我而已至信卒時家財已去什之六七其弟甫四齡乳母抱之詣府陳訴奏於朝餘財悉付其弟竝除供奉班籍遂貧困無所依乃代獄卒搖鈴警夜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猢猻爲戲供奉委質焉公侯之裔一旦至此悲哉

常德附生羅元科字席珍娶婦吳氏連生七女皆溺之癸卯鄉試入闈夜將然燈忽有無數小手持其手不能動遂驚悸成疾以白卷被黜

直情徑行而弗顧

明鄞縣有兩書生同數人行中一富翁洩氣一生譏之富翁甚愧一書生曰偶不謹愼是我得罪矣富翁感之眾別去翁獨隨此生問曰頃洩氣非君何認之生曰睹先生衣冠容貌非庸庸者偶小失佯爲不知已耳而做友詰之其何以堪富翁曰先生用意忠厚眞仁人也方今皆認恩推過君存心如此當於古人中求之因問生會聯姻否對曰少孤家貧與嫡母居讀書未成姻亦未就富翁曰某止一女欲贅君以終天年如不棄竝請太夫人過舍我夫婦俱有賴也書生歸告母後移家就婚富翁延師教之成進士官至蘇州太守

遊畋無度

宋滄州節度使朱信以軍功起家繼嗇聚斂於京師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在不敢自專厚息貸於富室券中俱有鐘聲纔絕本利齊到之語蓋謂信一瞑目卽還也於是私募僕夫十數輩飾以珍異袍帶令伺宅旁俟其出擁掖而去鞍馬服玩備極華美日會京師眾無賴幫閒酒嘗言盡此逸樂者惟我而已至信卒時家財已去什之六七其弟甫四齡乳母抱之詣府陳

訴奏於朝餘財悉付其弟竝除供奉班籍遂貧困無所依乃代獄卒搖鈴警夜又以疎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獅子猢猻爲戲供奉委質焉公侯之裔一旦至此悲哉

沈康富家子也靈敏能文師友皆以大器期之康不擇交日與匪類相往來非遊山玩水卽博奕宴飲父責之終不改秋闈入號夜夢朱衣神呵之曰子今科榜首也忤逆嚴父令伊終日鬱鬱上帝已黜去功名矣尙望中耶康瘖慚沮不能成一字白卷貼出

博奕廢時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好奕棋每令奴執燭或倦睡卽加笞楚奴曰郎君豈父母求仕宦若讀書未成姻亦未就富翁曰某止一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日

夜奕棋豈赴京之意甚珠慚悔力學遂得通籍

丁湜應試遇一相士謂曰君氣象極佳定奪大魁卽書於壁上今年狀元是丁湜後丁延同榜二獨士賭博勝獲六百萬又數日相士見之驚曰君今氣相大非前比得非設心不良有負神明乎丁悚然以實告曰然則還之可乎相士曰既發心冥冥已知果還之尙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丁悉還蜀士後唱名徐鐸居首丁湜第六

萬歷間京口張生有文名七試不第禱於文昌夜夢神怒責曰天罰至矣尙望中乎汝歷年居館東脩頗厚汝不能敎其子弟反爲改作文字欺其父兄悞其終身爾資用服食皆取給於人亦已足矣猶聚徒賭博破人身家爲師者當如是乎張驚寤方圖改過忽其徒至洶洶報曰某生因賭而鬪爲某生毆死矣張株連訟庭刑辱不堪財盡快快而死

耽飲而自喪其神

眞楚一生力學能文而性躭麴糵每夜讀書攜酒一瓶漏下數十刻不倦酒後爲文益覺高華典麗雖宿學亦推重之年四十不第益放飲不羈竟以酒醉死

浦江鄭氏家規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沾脣有沉醉者捶之在賓客惟務謙謹不强以酒婦女不許共飲年過五十姑從其便故能累世同居

遲威而乃敗於德

陳良謨曰正德乙卯謨北上至郭縣王家渡同泊數舟皆舉子俄聞毆啅聲則余家童與人鬬余責家童論遣其人去坐中一同年新淦人也前怒罵曰鼠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船行劫反謂我舟人毆爾耶縛而搥之其人叩頭哀乞乃叱去在坐皆稱其能新淦公亦自得語余曰兒何迂哉今之爲官者天理人心四字用不著矣余憮然不答其人後爲紹興司李惟憑胸臆虐民以考察降調疽發背死無子

致屢困於場屋安敢望於榮華

李登年十八魁鄉薦自謂狀元不難後竟沮滯十餘年困詣葉靜法師問終身師爲上章良久告曰適至天門問諸

判官言君生上帝賜玉印十八魁鄉薦十九作狀元五十三作右相緣公鄉薦時窺一鄰女事雖未成而繫其父於獄坐此降爲二甲二十九名又侵兄屋基降爲三甲三十八名又長安邸中淫一美婦懼其夫知先陷以罪坐此削去祿籍今又挑一室女爲惡不悛已除壽算何望登第登聞大慚沮愧憾而死

長沙國學生吳岳字志南博古能文猶精刀筆家貧屢困場屋遂就幕席人爭延之家漸裕雍正壬子應試卷頗得意將出忽作失驚狀取磁碗擲破持犀利者刺喉鮮血淋漓仆地人皆謂其刀筆誤人云

況三年初無伏案之功而一旦遂萌登科之望

宋秦檜與中舍程山字子厚善一日遊至府第入內閣一室蕭然獨案上紫綾縹一冊寫聖人以日星爲紀賦後書學生鄉貢進士秦塤呈文彩豔麗程獨坐靜觀反覆成誦酒發問勞酋至及晚檜竟不出乃退程叵測後差知貢舉始大悟卽以此命題推此賦擅場塤遂首選未幾夭死程干清議得罪死

南昌李孜省有寵於明憲宗爲太常卿江右巡按出都孜省餞之以壻正弼爲託曰吾壻素有才名閣中幸爲留意御史許諾故事各省試臨場御史有堂考遂拔正弼第一實爲正榜地也及入闈唱名正不至御史傳呼遍索無踪越二場將晡正弼踉蹌歸人問之曰初赴闈恍有人引

至城隍廟像後凡禱祀者我見之了了而口噤不能言足痿不能動竊記今日已過二場默禱求歸始能舉步耳稍無成直歸於命運

明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同發解一就鄂州教授一黃州教授無不相同未幾任黃州者死任鄂州者祝曰子與公同命同官應同死而公先死何也其夜夢云我生於富貴享用過了公生於貧賤未嘗享用故死有不同耳

福建二人同年月日時生一貧困一家富讀書登鄉薦爲顯官迥不相同獨其鄉舉之年貧困者亦於秋間爲官吏略似耳

黃岡王同道少落魄不羈鄉人揶揄之遂發憤讀書再試不售爲文禱於城隍夜夢神曰汝志固可取如命運何同道再四懇之神曰性有一事可通融汝命中有二子若減一子可得一榜甲榜不可得也又懇曰所願在甲榜誠得之雖無子無憾次日復詣廟禱之後中萬歷壬戌進士入爲御史巡按廣東罷歸竟無嗣

纔有力專務於禱祈

岳州楊大方性耿介好學負氣紹熙三年赴舉過一廟入謁致禱擲筊以資得失三擲皆陰筊以爲神不許神側塑善惡二判楊被酒指惡判鬚批頰叱曰汝判略無靈驗虛受香火何似請我爲之引其足撲之去行十餘步忽蹷仆呼之弗應掖赴人家少頃移時方蘇謂僕曰酒之累人如

此吾入廟實無禮祓二卒追去將責治幸善判力解云伊是一好秀才前途遠大只爲一醉所誤若置大罰恐過當不如允其請使充判官庶得謝過上帝聞知亦爲用賢也王首肯再三顧二卒押出暫得囘我殆不免矣急索紙筆作書與妻子付其僕擲筆而逝

不知天憲之難逃

崇禎時東昌某進士父某翁以假銀致富子登第翁悔曰吾家富而子成名足矣奈何仍蹈故轍遂誓不復用無何進士病目盲家亦漸落翁憮曰安所謂天道哉向用假銀乃日富子且顯今易之乃日貧子且盲遂復用如初逾年進士目漸愈謂選得秦中令翁大喜挈家隨焉秦寇起於

是閽門遇害

隆慶癸未禮部會試舉人葛楚輔與江陰顧待問連號試後顧來訪葛曰吾見春榜矣葛問之顧曰昨夢至仙府見榜末有顧待問而墨塗去叩所以一眞官曰好食牛肉姑示罰耳方窘迫間旁一人曰盍禱之予卽謝過曰自今以後不敢再食眞官喜取筆仍註姓名因借榜細觀覺而忘之惟記君名在我下耳榜發果俱中顧謁房師言初薦時主司已登草單後忽汰去後閱一卷有疵乃以此易之失而復得一如夢中二人自是戒食牛深恐人心之愈惑

嘉善一士素不信神其子病禱於里中小廟許病痊酬祀未幾子死士卽毀其廟忽病死至冥司知爲廟神所訴冥府查簿云此人陽壽未終且生員不便施刑命鬼判於其掌中書記責十板四字命放回遂甦視手內字跡宛然摩之不滅又數年歲試劣等果領責如數手內四字方滅

李蟠字仙根徐州人孝廉時夢神人衣冠甚偉付一盒子中有黃金絲結如字形視之乃狀元二字康熙丁丑果狀元及第

劉子壯字克猷崇禎庚午舉人生平力行功過格制行不滅古人順治己丑赴會試入京居黃岡會館夢神人自空而下如魁星狀連呼狀元劉遜謝驚醒是科果狀元及第仕至少宗伯卒時命家人洞開戶牖曰天樂迎我吾去矣

進退子奪之間神所司者

松江金維嵓康熙丙午孝廉也戊辰會試初場交卷天未明於明遠樓下遇宮詹沈繹堂先生曰先生何以在此曰吾以生平無過上帝命爲文昌錄宰司科甲之職忽不見而主考徐健菴先生取令嗣宗敬卷於夢中亦見繹堂嘉善孝廉陳嚴乂老於公車康熙壬戌會試北上其妻夢神語之曰汝夫數世不葬家中累十餘棺今科本當首選因此削其祿矣是科果擬元以微眚見落陸宣公主試以不遷怒不貳過策士韓文公卷點不取次年宣公又主試仍命是題文公書舊文一字不易宣公驚賞首薦

豈容倖取

崇禎中劉克猷登鄉薦夢人告曰朱之弼做房考爾方中進士及到京時偶出見一童抱書甚秀與語閱其書上寫朱之弼大驚隨至其家贈以筆墨數事後遭流寇不赴春官順治己丑會試朱公已爲禮垣分校得首卷卽克猷也康熙壬戌金德嘉在楚作敎不肯會試夢劉以門弟帖拜之因北上朱果爲總裁金中會元科第之前定如此

海寧楊少司馬雍建家世積德甲午北京鄉試闈中夢一人持燈籠照之燈上大書兵部二字是科中式聯捷尋以行取授兵科嘗曰功名得毋止此耶或曰兵科非兵部君勿疑後仕至貴州巡撫嘗以先夢爲疑夫人曰安知不更

遷兵部耶果遷兵部侍郎

興化李石麓春芳幼時初入村塾一負薪者偶憩土地祠門閾忽聞廟中云今李狀元上學當灑掃街道負薪者起視廟中無人遂復坐頃之又聞曰李宰相來矣忽疾風吹街衢潔淨俄而一人攜一童捧書而至遂同至學中問姓名深相結納以女字之後爲縣小吏縣令異之令與子伴讀應試入泮人有諷其解負薪之姻者李堅拒之登魁選位宰相子孫科第不絕

明歙縣人淩瑁未第時夢人謂曰君主司袁元峯也既寤不知袁爲何人嘉靖乙卯領鄉薦始知袁爲詞林心自喜屢上春官皆不第且袁已歸不勝咄咄迨辛酉入都袁以

詔起典會試果登第

弘治中徐經等賄主司中式給事華昴等劾奏俱斥革不可計求

一生科舉詣于墳祈夢夢神以始生葫蘆示之落第後每應試輒夢葫蘆漸大落第已七科後應試又夢神以人大葫蘆示之生不悅及入闈夾號兩少年一胡一盧放榜俱中蓋初夢時二生方生待其長方同中式耳

一生每試必夢油漬其首輒落第後試畢放榜之夕恐復有夢偕友人飲酒達旦其僕睡而大叫眾問之曰方見一人提油壺注我主人頭上夢與之爭故叫主聞之大痛俄而哄傳中式吏人不戒填榜時漬油點於其姓上向來之

夢始驗

太倉顧盦人言夢入文廟見豬一羣幾及千數押之者烏紗大帽若廣文狀中一豬獨人面近視則其姊夫孝廉某駭問何以至此泣曰生前因行賄得中累罰爲豬以祀先

苟有行業之可書奚患飛騰之不遂

同安劉望齡武進巢震林俱博學篤行世有陰德劉中鄉試三十四名巢於順治壬辰中一百二十六名爲鼇家所忌磨勘革去後乙未科仍中一百六十二名

萬歷辛卯江西鄉試陳幼艮與同舍友二人皆失曉不得

入試相與啼泣院前適送水菜畢監臨從門內封鎖三封而庭鶴三啄去監臨詫曰豈外有遺珠乎命啟門視得幼艮三人視之皆佳令藩司給卷入試榜發幼艮解元一第三一第七十

董大參樸居家適直指爲公門生監試秋闈時密封經旨授公公發書焚之曰上欺君下妨人才吾不爲也是科子竟中式

邇者營業相傳之後屢有聲名

仁和趙汝揖營業人也康熙壬午上元夜夢登山遇一老揖曰汝非趙子乎對曰然曰汝勤儉起家不私己有一生不愧孝友二字天榜列汝長子名矣食報不止此尙勉之

趙叩姓氏曰余葛仙翁也言訖不見望山下燈火燭天下山而寤是秋子殿最果中癸未成進士追憶夢兆率殿最登葛嶺與夢境無異瞻拜仙翁卽夢中所見

儒冠世守之家反被黜落

歸安茅鏕鹿門先生子也逸才曠世微有驕矜偶同諸友談及傳奇鏕曰世有一人百遇皆妙麗更奇及借閱鏕曰兄以春缸沃我當奉觀衆期明日鏕實無此書暮歸卽鳩工匠及書寫百餘人危坐廣廈列火炬或以口授或以手授隨筆隨刊百回竣而天方曙序目評次裝訂俱備諸友觀之曰此風流之董狐也相與嘆賞不置後訪知鏕一夜作成無不駭服然鏕潦倒棘闈終身不得一第蓋口過所

試者注意取之意不中尋夭死西涯無後

萬歷丁丑張居正子嗣修榜眼及第庚辰嗣修又登鼎元有人揭詩於朝門時論譁然後俱削籍

神明公取專激勵於輕薄之流

宋南豐劉徹累舉不第祈夢於神神告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平生竝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令死杖下非虧德乎徹以弟不肖爲解神曰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械繫者云欠青苗耶行獲爲善之報矣徹覺訪軾曰向見械繫者云欠青苗二千五百余憐而代償之不意神明已知軾三子皆貴

陸仲錫生有異才年十七隨師邱某至京對門一女甚美

仲錫與其師屢窺心動師曰都城隍最靈汝往禱當有合否遂禱之夜夢與師俱爲城隍所追大加訶責命查其祿位陸名下註甲戌狀元邱某下無所有神曰陸某當奏聞削其祿邱某抽腸夢甫醒而館童報邱先生絞腸砂死矣陸以貧賤終身

天道左旋用奬予於純樸之士

趙彥霄兄彥雲好遊生業廢半彥霄諫不聽遂求分產五年而兄費盡除夕霄置酒語兄曰弟初無分爨意以兄不節特爲兄守先業之半亦足供朝夕請歸仍主家政即取券焚之更出所蓄以償兄債次年霄與長子同登鄉薦

張士選幼失怙恃叔存待如己子叔生七子一日分產叔分爲二選曰不忍諸兄共得一分請爲八叔固辭選固讓竟以八分之選年十七應試一衙士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耳同行笑之衙士曰文章非所知但少年滿面有陰德氣故許之耳後果登高第

若能自悟晦迹韜光

唐李泌七歲能文賦長歌言志見者嘆賞張九齡戒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泌感悟泣謝遂不復自衒爲時名相

吳許升不修名節詡詡自矜妻呂氏勸之務學少有差失輒涕泣進規升因之感悟閉門力學自勵後竟登第

欲望有成勞心苦志

宋郊宋祁兄弟同業太學胡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當科甲又十餘年春闈後遇之僧謂大宋曰公手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曰貧儒安能如此僧曰凡物皆命也郊曰前水侵堂下蟻穴子編竹橋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固當首取公亦不出其下及唱名祁首捷章獻太后謂弟不宜先兄郊改第一祁第十

蔡公啟僔德清人康熙庚戌狀元也順治甲午鄉薦時尚無子夫人賢甚蓄三十金爲置一妾妾來涕泣不止公怪問之曰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公卽至夫家宿一夜明日還其婦以三十金賠之後夫人亦舉子公及第

蘇州孝廉陸在新順治乙酉夏至虎邱見一兒啼泣問之

九歲揚州人姓韓過江爲大兵衝失陸即裹糧往送還其父母是年陸父病篤夢神曰爾子還兒之善增爾壽三十九年父病即愈陸又館於他邑一日歸館鄰女婢泣奔舟欲相隨陸拒之婢將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竝告其主速爲擇配康熙丙午赴句容拾銀一包候失主至還之是科場中閱陸卷見陰兵無數又現金書三還二大字房師異之即中式

明鄞縣陸世科爲諸生時館一富家冬夜令館童烘被童付使女焙於主人妾房晚夾妾之睡鞋出世科見之拋於帳頂偶歸主人入館見之袖以入世科來館主人逼妾夜館主人延地師葬母士以二親未殯泣下主人囑師卜之至一鹿眠地記曰此金鎖玉鉤形吉地也士憶前夢甚喜

遇前與金人至問之即其地也即邀至家厚款書契與之且助工營葬數年後士聯第官至都憲

會稽陶石公張芝亭同遊見鱔魚數萬陶謂張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弱兄盍倡募成之張曰諾遂先出銀一兩衆湊八兩買而放之至秋陶夢人云汝下科方中緣陰功大得早中榜發果然嘆曰爾時得芝亭方贊成功胡獨歸我數日南京錄至張亦中知者謂陶之隱德甚多

務存忠孝之心

宋神宗慎於選士前一日焚香祝曰願得忠孝人中狀元及唱名乃得鄭獬爲人素忠孝故謝啟云何以副上心忠孝之求

宋御史中丞黃洽質直端重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必求福祿哉

朱榮經湖北人性至孝康熙庚子緣事爲本縣詳革問罪出夫罪急遽失金夫其死矣元之驗實而還之次年父子俱登第

無流末劫偷薄之俗

趙方崖祖次山公嘗家居一販夫以贋銀三兩易穀去越數日公以數銖買一豕既而別有所售方知其贋亟命訪豬豕者以良金如數償之竝索假者投之江曰勿留以誤他人豬豕者來謝公曰吾方懼汝之憾我也又何謝公享年八十餘及見方崖舉進士官御史累封贈至二品

吳獻臣與羅玘同在太學玘僕染疫死玘亦染疫獻臣爲煮粥藥負之登廁晝夜十數次玘痊同登進士

家主人館餐甚厚令子暫歸視家室適部檄催調選遂赴都中途稱病而返比歸而身已死含殮皆主人經理之至今飲憾泉下故不願也帝君顧吏取簿籍檢之良久語王者曰以高氏代楊可也及榜發則高宗礪中式楊果黜侍郎李仙根嘗言之

返乎上古淳樸之風

曹州于令儀性長厚家富盜入其家擒之則鄰子也令儀曰何以爲盜曰貧耳問需幾何曰得十千則衣食足矣即與十千既去呼囘曰恐爲人所詰留之主明而去盜感愧竟爲良民令儀又延明師教子姪之秀者子孫皆舉進士

衢州范元之貧士也一日盛暑浴於江岸旁拾遺金一袋

雪州朱承逸爲孔目官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偶聞哭聲
視之有男子攜妻及小兒哀啼叩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
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護以歸
見債家悍僕羣坐於門朱以好言諭之日汝主以三百千
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見亟歸告若主彼無所償
迫之何益吾代還本錢可亟以原券來債家聞之惶懼罷
命如數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
資之後值歲饑作粥救貧曾孫名股熙寧登榜第二人仕
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

謙和處己氣象如初

明滇楚周進士氣象謙和初赴春官試與同年遊僧寺有

書生三年默坐足不踰戶眾往致禮書生閉目不答眾惡
其倨周獨留虛己訪之凡三致禮書生見其誠起敘問勞
則田一儔也命題課藝題爲湯三使往聘之周立成田抹
之命再搆凡就六藝俱抹之日湯三使往聘之題重尹能
致湯之聘君六藝從湯著筆此所以誤也周大悟益敬服
因詢會試擬題田日今科題爲由誨汝知之乎一章周精
思爲文田批抹如前凡就五藝日君文可售但名數低耳
田以舍元自負抵京入試果前題榜發田中會元周中二
百名外

萬歷辛未袁了凡同袍十人計偕惟丁賓年少謙和袁謂
費錦坡曰丁兄必第費曰何以見之袁曰惟謙受福丁兄
狀元爲兒婦呼公醒曰神明告我也夫婦同起謝天明年
生子宏十九舉於鄉二十中狀元官至宰輔公生受封少
宰

餘干陳生善醫有貧工病怯幾危陳治愈不責報後偶宿其家姑謂婦曰爾夫曰彼活無以爲報爾往伴宿婦夜往陳曰如尊姑何婦曰姑意也陳曰如尊夫何婦曰夫身君賜也何有於我陳曰不可婦强之陳曰不可不可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後幾不自持取筆連書不可二字最難達旦辭去後陳子入試主司欲棄其文忽聞呼曰不可不可最後絶意去之忽又聞連呼曰不可二字最難主司因取之榜出問之乃知此故子聯捷進士

光緒庚子年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勸

戒

錄

選

勸戒錄選序

福州梁敬叔先生孳孳好善萃四十餘年耳聞目見實筆之於書垂爲勸戒次第編成九錄錄凡六卷都五十四卷共一千三百廿餘則洵足以振聾聵而警愚蒙其有裨於世道人心也非淺鮮已余於廿年前寓京僅睹四錄十年前在甬獲窺全璧愛不忍釋時欲選刊以俗冗忽忽中止今年夏偶值餘閒披覽之餘稍事刪汰臆分勸戒各六類每類一卷訂十二卷選八百卅五則刊入有福讀書堂叢刻續編閱是書者分類參觀或以篇帙尚非繁多弗生厭倦是則余區區之苦心殆不至有違敬叔先生好善之雅意乎

光緒壬寅年秋七月儀徵吳引孫謹序

勸戒錄選目錄

福州梁恭辰著　儀徵吳氏選刊

卷一　勸忠正四十六則
卷二　勸孝友六十七則
卷三　勸廉明三十九則
卷四　勸仁慈一百九十八則
卷五　勸貞潔三十七則
卷六　勸敬信九十八則
卷七　戒貪詐八十四則
卷八　戒忤慢四十三則
卷九　戒暴虐一百五則
卷十　戒忌刻四十七則
卷十一　戒淫邪五十三則
卷十二　戒褻侮十八則
共十二卷計選八百卅五則

勸忠正四十六則

山陰史漁村先生致光原名步雲字鄒師乾隆丁酉選拔貢廣文登鄉薦後始易今名其祖母周太夫人早寡喜行善事族人因有爭葬墳山幾至釀命太夫人聞之卽質衣飾出資爲之解和事得寢先生於乾隆丙午科登北闈鄉榜丁未入禮闈先一夕夢神語曰爾祖母救活人命陰德不輕故列爾名於榜首以示果報汝若再能謹愼承家則前程不可量矣揭曉有名及臚唱果第一先生性極恬澹雖歷中外而循循如書生後由雲貴總督內召總憲入都時家大人爲荆州知府接見於郊外行館因請教居官之要先生曰我輩勿論

京外但須做二等官切不必見好一見好卽有不好伏其中願高明人審之家大人深佩其言踰年家大人擢淮海道時先生已引年子告出京復見於淸江浦殷勤握手曰猶記荆州城外絮談之語吾家大人曰謹謹不敢忘先生曰我昨亦以前語告蓮翁竟似如水投石可若何蓮翁卽張蓮舫河帥文潞先生之戚也是冬高堰失事蓮翁出塞於此見老成典型瞻言百里未可掉以輕心也

栗恭勤公毓美爲河東總督歿於工次卹典優渥有持躬端謹辦事實心之褒近年河臣中所僅見也嘗夢入河神廟見三神並坐公問何人廟祝云中爲某大王左爲某大王其右一神朝服便頂尖鞾以帛蒙面問之不答旋有人語公曰爾勿到胡家屯工次行館也公唯唯而出行至胡家屯見一片波濤洶湧遂驚寤後逐年防汛來往河干總不宿胡家屯庚子年值有星使赴河東查料公隨行工次各行館皆已備星使供帳不得已小住胡家屯方午食忽嘔吐痰壅遂不能言時隨行者惟二僕一弁倉皇無措公執弁之手自指其衣弁知其欲更衣也亟開行笥檢之朝服悉具時方奉　大行皇后國諱且工次亦無用此禮服似公預知其不祥而備之者於是便頂尖鞾僅用朝服一襲而斂蓋昔日夢中所見之相卽公之幻相也踰年祥符口決城垣岌岌將圮忽有少年大呼曰當拆南城樓甎瓦填塞某處如法行之見金甲神湧大溜改道旁走人皆謂公之靈佑公生平治河得力於甎工故身後

顯靈仍令用甎也家大人曰治河用甎前無所承自公朔行實有裨於修防而不利於料販於是多方阻撓衆口沸騰朝議幾爲所奪丙申余由京赴任粵西道出開封公從百里外策騎訪余於旅店時公方以甎工在危疑震撼中知余在南河時頗不爲牙儈所惑且欲探知中朝輿論何如余告以東河甎工卽南河碎石工南河有石可採東河無石以甎代之有何不可黎襄勤公初用碎石時亦衆口交攻大半皆爲料販所使襄勤嘗早起於船頭見一對聯云秦始皇抽梁換柱黎世序碎石填河襄勤一笑置之浮議旋息此余所目擊之事今去襄勤已十餘年碎石並無流弊東河做而行之正所謂前事之師君但堅忍持之勿爲瞽說所動利口所搖可耳

公聞余言乃歡然曰余志已定君脫我實多遂鄭重訂交而別終公之任甄工亦並無流弊卽今東河屢決糜帑無數參官無數未聞有一言歸咎於甄工者則公亦可含笑九原矣相傳黃河工次金龍四大王每幻蛇身出現河上官民皆能識認近年有栗色者各官環拜或免冠於地跪禱曰如公有靈卽上吾帽乃盤旋於帽少頃卽不知所往此衆目所共見者蓋如公聰明正直其殁而爲神也宜矣附記於此以諗後之治河者

姚伯昂先生元之嘗述其同年張琦者爲山東館陶令死卽爲館陶城隍將卒前一夕其子請以身代焚書於館陶城隍廟無一人知者署中惟一瀝埽夫素爲走無常者知之云我

太翁陽壽雖未終無如舊城隍已升濟南府城隍只好請太翁前去陽壽另有處分也張到城隍任後忽於演戲日擒一生員跪神像前於是衆目不觀戲而觀城隍則儼一張太翁也生員常以唆訟受責於張者七次縣中皆有案可稽是日蓋責其怙惡不悛云 按前熟聞家大人言官山東臬使時有張漢峯琦者最爲循吏古貌古心善於聽斷學問亦好當時甚賞異之每舉爲諸令長欽式初不料其殁後爲城隍也聰明正直其爲神也宜矣

廣東東安縣梁國平一生忠厚正直急人之難多所矜全殁後見夢於其戚曹盈中者謂蒙天監爲他省冥官死生路隔難忘故情特來作別云曹醒疑信參半踰歲又夢與國平晤

此大聲疾呼曰若敢無禮定斷汝頭曹畏而釋之後韓竟以軍功授職今且專閫矣

岳州雷某富有家財道光六年病篤時知其子不肖密以黃金百兩交其鄰李某代收平昔至交也李某貧甚布衣蔬食不改其素後雷某之子果蕩廢無人朕李召雷子至家責之問以知悔否雷子伏地悲號自陳愧悔李卽以存項付之原封猶未動也今李子旋登甲科司銓部李某躬拜榮封楚人每嘖嘖樂道之

湘潭孫某與文某至交也孫某之父貿易漢口令孫某在家奉母而母病甚危適得漢口來信父亦病篤孫某欲赴湖北則母病難離欲不往視則父側無人寸心如割商之文某文

愴然曰於此而不助一臂焉用朋友爲且我無父母家無他累可以代君前往遂附舟而去舟過洞庭遇風覆舟死文某忠於爲友此行衆所共知而偏獲此報皆爲惋悼不已孫某猶未知也一日忽夢文某綸巾鶴氅而來曰余以前生罪孽至重已應覆舟之劫今日之死分也然以區區一念之忠於爲友上帝憫之已證善果登仙籍矣子亦孝於事親子父恙已愈可無慮子其勉之孫後得漢口家書果如其言

盧陵王茂才家貧訓蒙爲業盡心講貫手口交疲惟恐誤人子弟雖親族中有冠婚喪祭諸事悉謝人婉告之不親慶弔寒暑不輟疾痛不廢自十九歲課讀至五十九歲四十年如一日雖大比之期亦惟恐有荒館政不肯赴試人多笑而迂之所授徒入膠庠登鄉薦者接踵相繼不踰時其家亦皆相繼以科甲起家今且有爲顯宦者先大父嘗舉以誨人家大人亦津津樂道之

陝西胡某幼從學於陳某之門陳終老一衿胡由舉人官知縣洊升郡丞引疾歸里適陳某病危胡親侍湯藥陳子早沒僅一幼孫陳沒後族中有欺其孤寡者胡力爲保護並爲經理殯葬籌計薪水令其孫至家就讀親爲訓迪其孫已能文胡督責不少怠一日其孫出游偶未告胡胡引至陳靈前重責其孫繼以大哭篤於師弟之義如此踰年胡子登賢書第一陳孫亦同榜舉於鄉

揚州城中百貨般繁咸萃於轅門橋道光丙午余到邗之前一月轅門橋忽被火災大店高樓悉成焦土而中間一雜貨店巍然宏無依附相傳火勢正熾時街人皆望見此店瓦上有無數黑旗擁護火不得入火熄後詢知店主人係汪姓已開張三十餘年店中叟約六十許人眷口均先行避出店貨亦不過稍稍搬移毫無所損鄰里老幼咸稱此店別無奇異但與之聯居多年從未見此叟作一欺人事出一欺人語也嗚呼是宜獨蒙天佑矣

山右栗恭勤公年十七狀貌英俊氣度從容家貧將廢讀業師明經某賞其慧卻脩脯而留課之與其子共讀明經有女甚端麗屬意於公含之未發也比鄰富戶子某亦請業公與明經子同房異榻而以對屋舍鄰子窺見明經女欲聘爲室明經意久屬公拒不允鄰子懟辭歸一夕公與明經子飲明經子醉臥公榻撼之不醒遂易榻臥鄰子以拒婚故出自公思殺之未得間也是夕越牆操刀入徑奔公榻斷頭去次早公起見明經子臥血泊中駭極而號明經起視大痛疑公殺控之縣令以公不類殺人者一時無主名獄不能具長繫焉鄰子瞰公入獄仍以厚幣求婚擇日迎娶琴瑟甚敦年餘生一子一日醉後微泄其事女研詰之不肯吐女曰但實言今既諧伉儷恩義並重何諱爲鄰子遂以誤殺告女乘夫出絞殺兒赴縣擊鼓鳴冤事白論鄰子如法女即公廨自剄死公得釋明年補博士弟子立主祀女焉公貴後占夢多奇驗初以縣令需次河南病數月不愈夜夢白髯翁手挾兩龍

騎一羊于于而來至曉某太守薦醫至問何姓曰楊住雙龍巷觸所夢服其藥立愈按獄滑縣夢神告之曰此非福地盍亟行明日遂以公務進省登輿見地內騰黑氣高尺許異之呼問從人皆不見已而有李文成事滑城破强忠烈殉節及督東河祚工決口大梁城不沒者三板居民見雉堞懸鐙千萬皆總河部堂粟官銜城卒保全開封民尸祝之　按公東河德政已見續錄茲則少年逸事係其弟毓杞向余所述因並載之

湖南劉雲房相國之祖家貧嘗業農人極循謹佃種主人田數年來從無挂欠以好行善事而愈貧逢母喪貧無以覓葬地知主人山最多因往懇之適主人與客爲葉于戲問何事

答以母喪無力買地求賜一山營葬主人有諾意諸客從旁慫慂何不指一山與之主人問爾欲何處劉答以欲求韓家坡因送鵞一隻酒一罇以爲山價並乞主人給一字免致將來口實主人遂書一紙與之曰韓家坡韓家坡給與劉公葬劉婆子孫不得有異說收得罇酒一隻鵞葬後二子相繼入翰林卽相國之伯父與太翁也相國少年科第官至大學士其韓家坡葬地對韓家湖水退時露一塊土形方如印左右青龍白虎兩沙拱起眞吉壤也相國爲于蓮亭觀察庚申座師嘗以此事述之觀察觀察轉述於余云

長白麟見亭河帥因道光壬寅歲河決挑工被議發東河效力隨錘雲亭河帥同駐工次夜夢黃衣武士持牌如校尉狀召赴試卽乘馬隨之至一處朱甍黃瓦類帝王居宮門外約集二十餘人有孫給諫素所相識相與屏息以俟俄聞啟扉唱名以次而入殿廡下列坐矮几如延試然題爲毋自欺論各就席揣思論成繳卷退出門外一時許聞鼓吹開門一朱衣人擎榜出所取三人第一孫次某部郎次某部郎次乃麟也繼而傳呼雷動數力士掖孫入須臾出某部郎次入最後麟入跪丹墀下仰視上坐頎而長髯者爲關壯繆傍坐一人豐頤偉幹鬚白如銀勉勵數語令暫歸俟命麟遂出既醒異其夢不知何徵及以京堂需次都中偶憶前夢往訪孫闇人以病對登輿欲行忽聞人急奔出曰家主已卻大人至有要言請就臥內面談麟入見孫曰頗憶同考事乎我先赴召君當繼至麟又越二年而逝

福建汀漳龍道文秀壬子年任浙之甯紹台道以迴避浙藩椿壽到閩按部甫四月廉正有聲郡縣咸慶癸丑四月初九日海澄匪徒破城入縛諸樹將殺之罵賊不屈力竭殉節且曰任殺我一身毋傷我百姓鼠輩上干天怒吾將爲國家埽滅妖氛也陡然府堂大樟樹墮折一枝壓斃匪徒巨魁十餘人二日後餘匪有自戕者有跌倒者有自縛伏誅者有血湧立絕者皆曰文大人來矣我輩不死何爲既斃千餘人越十日城中肅清民人卽以所折之枝刻爲公像焚香迎神供奉

於三忠祠哀至敬也比年靈櫬出郭哭聲轟轟塡人誦之曰我江漳龍矯矯文公日星正氣山海英風

蔡東軒 英 外翰戒子弟云做人以居心寬厚氣度和平爲主讀書限於資質不可强能而做人則人人可學處處可學學得氣質陶鎔變化此是讀書第一眞實工夫終身受用不盡須將古人之平氣大度底好樣子時時懸爲榜的則自能日有進益此一路上我自身經歷過來深知其中好處非以空言教人也須學到他人無故犯我我能談笑應之此卽是我本領過人處不是我不及人處又凡市井粗鄙習氣切須用力除洗洗去鄙俗一分卽勝俗人一分能除他人所不能除能容他人所不能容能忍他人所不能忍方能到他人所不能到方能勝他人所不能勝自古大英雄大豪傑都有此種本事上等之資不學而能中等之質力學亦無不可其能惟庸愚下流祇知與俗人爭小意氣動輒出言爭鬧揮拳相毆此種道理當與後生人時常警戒可也

汪龍莊日州縣一官作孽易造福亦易天下治權督撫而下莫重於牧令雖藩臬道府皆弗若也何者其權專也專則一一則事事身親身親則見之眞知之確勢之緩急情之重輕皆思慮可以必周力行可以不惑求治之上官非惟不撓其權抑且重予以權牧令之所是上官不能意爲非牧令之所非上官不能意爲是果盡心奉職昭昭然造福於民卽冥冥中受福於天反是則下民可虐自作之孽矣余自二十三歲入幕至五十七歲謁選三十餘年所見所聞牧令多矣其干陽譴陰禍親於其身累及嗣子者率皆獲上朘民之能吏約三十四五年間事也其嗣子有罹辟者或流落浙中爲農氓乞養甚爲富室司閽人猶呼某少爺以揶揄之至遺櫬不能歸葬者不一一姓名尚在人口余不忍書而守拙安分不能造福亦不肯作孽者閒亦循格遷官其勤政愛民異於常吏之爲者皆親見其子之爲太史爲侍御爲司道卽如檢討二李公 調元 驥元 海甯令諱某子也侍御一戈公 濤源 歸安令諱錦子也司道三一故浙藩孫公 舍中 秀水令諱爾周子也一楚藩孫公 玉庭 錢塘令諱擴圖子也皆由翰林起家一四川道劉公 清 吾邑令諱復仁子也海甯秀水錢塘蕭山四公余皆親見其爲治至今民不能忘歸安公去官余幕江南未及身遇已四十餘年頌遺愛者與四公無異天之報施捷於影響如此

羅將軍 思舉 四川東鄉人少時任俠負氣以事拘禁嘉慶初川楚教匪竊發東鄉縣侯張公 儁陽 奉上官令招集義勇張侯深悉將軍忠勇有幹才乃出之於禁並出將軍所有案卷盈篋悉舉而焚之囑令辦義勇勦賊將軍感涕受命輒立奇功十年間位至總鎭及各軍凱撤張侯已故將軍思有所報不可得擇日設筵上供張侯位牲牢酒醴畢具將軍灑淚祭奠忽解佩刀割臂肉一大臠就火炙熟匍匐薦之血盈襟袖侍者莫不震驚駭絕淚汗交流而將軍從容成禮若無所苦

初將單爲偏裨時率鄉勇百餘人逐賊於老林窮追數日賊竄無蹤山徑紛歧時已遍暮視所裹糧又盡相顧躊躇遙望一峰高插雲漢攀藤附葛力竭纔半途喜得有茅菴可免露宿甫入一古衣冠叟出迎鬚眉皓白狀貌甚偉羅前致敬叟曰山中無盜賊虎狼將軍可暫宿此旋出包穀一筐曰荒山無菽麥聊以充飢命衆分食須臾立盡將軍食其一腹亦竟果及曉將行叟謂之曰將軍不久建節從此荷三十年封疆重寄當爲一代偉人勉之因指示曰由此出山且得大捷叩姓字曰徐庶將軍時尚未識字即蓍菴前插箭誌之下山遇賊生擒渠魁賊平將軍駐老林要隘以緝餘匪覓土人導往舊宿處則人菴俱杳建廟祀之又聞將軍爲大理提督愛恤士

卒衣食與同嘗與家將賭跳爲戲某地有兩崖對插雲漢一崖略見人蹟其一壁立萬仞無徑可登一日將軍令卒荷三百二十斤鐵戟視人蹟所登取路直達崖巔少憩將軍卽解戟出鐵尺二委之地一手持戟聳身至對崖掘坎植戟仍跳而過率衆下山焉後將軍調任別省出已節縮廉費銀六千儲藩庫以備公用雖古名將不是過也

仁和唐沛蒼公諱琳以孝廉揀選湖北應城令權武昌司馬移廣西桂林司馬攝郡守歷仕二十年卒於官囊橐蕭然士庶助歸葬時乾隆丙寅也有二子長邵祖次振祖一孫曰偉邵祖出也邵祖遠館四川長媳郭在家病劇適廚舍二僕角口媳罵忽皆暈仆房中病者遽起坐謂其子偉曰偉來前余爾祖也上帝念余居官清正敕爲武昌府城隍今有公事之山左歸經故鄉暫回家見汝母病勢沉危廚下僕猶肆爭鬧使竈神不安是何家規偉與叔振祖均卻受訓飭幷求救護病人曰斯婦勤儉賢而好善余固思挽回之然亦不能徇私姑商諸竈神汝先至獅虎橋喚婁媼來病者遂靜臥不言振祖招婁至婁卽杭俗所稱活無常也問此病汝能禳解否曰我奉冥司句魂時限已迫何敢縱今且俟城隍爺來如何言謹唯命問爺此時何在曰方與竈神說話卽又往冥府去矣逾時病者復起坐曰冥中念斯婦生平無大過惡見貧苦人輒施與不少吝且持大士齋甚謹已許延壽一紀若勉爲善壽更可增因命婁去冥司銷差振祖跪請

云父既爲神應預知休咎兒孫輩將來窮達如何公厲聲曰做好人行好事自有好日何得預問我去矣病者自是漸愈廚下僕亦遂蘇後郭持齋益虔好善益篤壽臻七十三乾隆丁未卒距病時所增壽二紀有奇按浦蒼公爲 延綸曾伯祖余攝守紹興時 延綸爲府教授故得悉其詳如此

于蓮亭曰黔省袁鳳階太史嘗主講貴山書院余官黔時常相過從相得甚歡後太史由御史擢守甘肅平涼不數年遽聞仙逝黃印山來金陵言其成神事甚詳印山嘗受業於鳳階言辛丑會試闈中晤一平涼孝廉述太守嘗溢吾郡居官廉謹待士尤爲肫摯每月課終日坐講堂批閱不倦兩年來合郡士民無不感戴庚子年護平涼道篆冬初無疾而逝卒

之夜同城都閫某方就枕即聞傳呼擺隊送耒陽縣城隍上任都閫戎裝領隊出郭外見儀仗嚴肅都閫唱名叩送舉首見輿中即袁護道私揣文武不相統轄且鳳階太守平素謙抑何以若是之倨正在疑訝忽聞叩門聲驚醒則傳報袁道臺仙逝大爲駭愕由是喧傳袁公歿而爲神不數日夫人繼之道光廿二年奉命督治南河適被疾聞命即馳往時方隆冬滴水成冰公日坐河干監視隄工已成八九寒風凜冽有飾故問何物答以寶石公曰寶當藏之於心不在冠也以協揆致仕咸豐甲寅重赴鹿鳴年九十餘卒

帥同在工求見公僅披羊裘各以貂裘致餽公卻之曰彼河兵夫役非人乎如此嚴寒赤足立水中辛勤畚鍤夜以繼日工不敢緩稍息則鞭扑隨之余服重裘雙手縮袖中而猶寒乎蓋已目覩貂裘者之多而深恨工員奢侈也將脯以燕窩進勿食曰余辭之屢矣何必此珍物耶顧河壖市麪饊炊餅者命取數枚食之左右曰恐不堪下咽公曰天下之口相似只須食之能飽人可食我何獨不堪耶旁觀皆太息夫役益踊躍用命剋期合龍大功告成矣既歸覆命值海疆厭兵上勞之語及和議公垂涕操秦音爭之强既退撫案不食斷斷辯樞府中旁若無人憤發或大罵同列不悅 上亦若無聞一夕公暴卒卒之前一日公自爲遺疏置袖中多所指陳或曰此疏未及上中外惜之一日靈案前奉乩公至家人泣叩求書無一字久之則上下左右皆作二小楷爲十餘人字中作二大楷爲一人字書畢乩筆一揮燭爲之滅觀者悚然湯文端公牲儉樸爲三品京堂不畜僕入朝則賃諸市一僕跨轅而已京官子弟多從閱文一日退食後至某徒所談文稍久爲具小食知公不喜豐肉一柈胡餅數枚公問曰食肉乎曰然問幾何曰不過一斤公攢眉搖首曰此胡可未免費矣有緩急求助者視親疏量爲應之其權輕重之數必浮一二星曰甯稍贏勿絀也最惡裝飾來子庚觀察入都見其冠

道光初督撫中具經濟略而又公正廉明謙和寬厚則葉健庵中丞可屈一指惜在位日淺未得多見設施耳中丞名世倬江蘇上元縣人由乙榜大挑令蹔開府一生未嘗挈眷初分發浙江補海鹽令丁憂改發四川洊升知府准升來閩自言由邑宰至握道篆家丁限數祇用八人服役日久故八人皆頗有囊橐不致意外希圖射利令署除幕友外上下十餘人而已自奉日二百文爲率黎明即起二更屏息門內清閒一如學署其在蜀中多舊政典郡龍安十年民情樸茂少盜賊命案惟文風衰敝國朝無列鄉榜者茂才祇寥寥數十人亦無書院會鄰省有苗警一夜出巡見陋巷破屋中一鐙熒然三人共讀問之曰生員也視其所讀則各守殘缺啟悟集

一帙索閱舊藝各呈數篇皆短幅不及四百字在可解不可解間師所改削處亦庸腐不堪曰此閒有名老廩貢某也明日招之來示以國初諸大家文詫爲未見之講解亦稍能領悟爲選二十篇各手錄一冊令舍舊讀此熟後再選三月後又招之來文果讀熟命題試之覺稍有進於是另選數十篇囑其朝夕潛心誦讀並將五經溫習不必旁騖他書三人皆領命惟謹越一年鄉試三人中居然一人出房由是彼此相招時來請業公事本不煩得以不厭不倦太守兼作教官矣更爲之延名師重興書院定考課肄業章程又越一年則破天荒中式一名薦者七人內堂備一人合城驚喜若狂共相鼓舞遂爭向學計十年中得孝廉三人副車三人可見文

風不振皆地方官不能教育之也中丞常向人述之猶津津有喜色云

蔣勵堂相國歷任封圻最久待屬吏恩威並用舉劾公明尤善訪察細事任川督時有大挑令數員需次無事輒聚爲葉子戲客過訪之恆拒不見一日偪常參各員晉謁畢相國獨留諸人令少坐笑語曰諸君無案牘勞以葉子偶爾消遣未嘗不可然頻頻爲之則傷財失業作無益害有益且因此疏慢朋友來輒拒之似更不可諸位行將握篆與其爲無益有損之事曷不先將律例留心觀覽乎今與諸位約俟一二月後余將問焉能對者方委以民社否則未敢以地方公事漫爲嘗試也諸位以不佞之言爲然否皆面色如土唯唯而退

從此不敢葉戲矣兩月後謁見擇一二端以問能對者即委缺以去其茫然者又諭之曰必能詳舉數條方子委署否則終身不用也從此咸講求例案無敢嬉於博此亦大府整飭吏治之一法也

陸心蘭方伯言爲先伯父已未同年又與先大人同時外宦頗交好故知之最悉其爲御史時參劾本省巡撫學政科場舞弊巡撫乃其座師降調修學政遣戍由是聲震天下出爲運河道以不諳河務爲河帥論劾左遷知府來守漳州清廉耿介不特僚屬聞風而懼上游亦加意檢束幾如楊綰爲相在朝皆懍懍及莅任贄儀節壽並弗辭遠近誹然曰陸心蘭亦受陋規耶公聞之謂人曰余在長安本有夙道今又添

長途貧斧且查本郡辦公費不少故暫取一年明年卽有受有不受矣甫一年擢宛沂曹濟道以去嘗自言終身守一儉字作秀才時景況甚苦爾時教讀館金僅卅六千文益之以三書院膏火及遙從數子百零千仰事俯育頗不乏翰林俸優於秀才然常形不足自爲外官廉俸雖更優而人事應酬縱不甚豐亦不能不酌量從衆至里中親友貧乏求助者亦不能不應之是以每思格外撙節乃籌計一番實無可減省祇有余晨起小食日必百文似覺過費屢思稍減而幼子童孫伺余食皆爭來親媚或背誦書或以小拳競來搥骹背余顧而樂故仍未減也並言在漳不得已受陋規事因曰漳稱優缺者因多陋規也若卻之祇養廉二千餘金俯牖火食船

工捐款應酬皆出諸此欲事事無闕非另有點金術不可所言皆爽直率眞非不近人情者世俗事事皆取吉祥元旦爲一歲之首仕宦者一物一事占驗吉凶尤多留意然有不可憑者公左遷漳州太守時值元旦五鼓朝衣朝冠自內出將赴　萬壽宮慶賀過辦事處室內向懸大玻璃鐙一盞製爲蓮式花葉離披焚膏重十數斤公適過其下繩斷燈傾碎爲數段衣冠被污從者咸失色公恬然不怪向縣令借衣易之二月報升兗沂曹濟道年餘洊擢沛藩廉俸益厚公於足用外皆存貯爲地方工役之需及彌補州縣之實在因公賠累者通省皆稱其公正廉明兩年餘忽一日晨起索衣冠甚急聲稱城隍升任余當代親來交印望空作遜謝拜揖迭迎肅

無疾而終守廟者於是夜聞騶從呵殿聲云迎新城隍莅任矣

乾隆丁酉八月初六日子二十九歲因泄疾猝死書館見鬼役執票攝至城隍司過點有二青衣童子引至一峻閣扁曰文昌上宮堂上呼名入跪階下帝君端坐隨聞呼傅研泉責以平生如何做三樣人命童子以善惡簿進善簿上注有小具靈根四字惡簿上所載閨房衽席之言動作細微之事無一不備覩之慙汗交流帝君曰汝第一樣人自十歲起至二十歲止罪惡深重不可勝言姑舉大者論之十六歲三月十三母命換米不去母怒摧汝汝乃反手掌母面頰注三千惡之功自入泮後忽又變第三樣人物汝在親朋處飲食便破戒食爲我特殺之雞已一十六隻此外注惡甚多語涉口過更欲逃走他方賴汝友鄧國平勸止注國平三百功汝惡其注五千至二十歲汝妻黃氏悍惡母怒撻其背黃氏將汝母小指咬齧汝雖未在家然平日見妻無禮默怒而不能教誨今日之咬母卽是汝之喝令也當時天雷已發要擊死汝夫婦適速報司奏汝夫婦有悔罪心故收回天雷寬三年容汝改惡自新注汝二十三歲惡死於道汝妻產戶而亡死後化作畜類永不超生後緣汝又做第二樣人自二十歲後得人所施文昌孝經及勸善諸書讀之翻然悔悟立志遵行袁了凡功過格又讀孝經無故溺女爲大不孝作有戒勿溺女歌又孝經云不惜物命於孝有虧作有戒勿殺生歌又作有不聽婦言歌又作有感應辨論見諸善書者母不欲舉女汝私

救二妹不陷親於惡比救他人女其功加倍又聞土中有嬰兒聲與友國平同救起後雖養至數歲而亡於汝等好生之心無媿也又汝不信命書八敗鐵塲帚碎破等邪說救人女五命又族鄰聞而感化因而不溺女者八命雖非明救卻是暗援及汝善簿上注救諸蟲蟻頗多庚寅四月二十日汝母將火焚蟻汝力爲勸止共救一千三百二十四命不忍損親之福功不與尋常放生同論又戒不食牛犬鰕鱔等物每筵席上不食爲五功他如戒淫行敬字紙謹口過雖多勉強然亦修身爲善之基故注汝二十五歲入泮以獎汝悔過自新之功自入泮後忽又變第三樣人物汝在親朋處飲食便破戒食爲我特殺之雞已一十六隻此外注惡甚多語涉口過

已滿三百條病根總由不書功過格故但此猶是滅其福祿
獨於某日晚飯時父因索錢者急迫心焦怒將請酒簿折碎
言不請客汝乃逼日父不請酒可發一誓父欲杖汝汝避往
書館明午館未還父大怒汝不孝將所供元天上帝訓及陰
騭文經版劈破焚於寢中汝陷親不義即此一惡便當橫死
死後墮地獄受罪但因汝滅妻子口腹使父母諸弟得以維
持家計此心略可告天又母病虛弱服寒涼藥不效汝百計
思索告醫云吾母口愛食熱恐是中寒醫悟換以溫劑得愈
姑以此二事折贖注汝今日虛脫而亡云云予涕泣叩首以
家貧父母無依求再還陽服事父母以全子職帝君不許又
固哀求願到陽間將此段公案告之衆人夫婦情願請父母

到祠堂上受責使世人咸知敬畏久之帝君乃諭曰凡屬不
孝之罪本無可消我姑開一悲憫門放汝返陽但有數事苟
能遵行或可減罪第一件世人謬撰異書誣天神降生及仙
妃下凡淫穢等事茲降雪穢行化章汝當熟視謹記以便刻
行曉諭第二件因世人藉設壇降筆壇自刪改聖經如子文
昌孝經化育萬有改作胞與萬有自妊及字改作自字及妊
或將六章改作十八章或將原韻改作艱深俗調甚將全經
寶呪刪去不知幽明感格非誦此呪不可汝下凡其惡知之
更有如文昌本願經應驗經首尾皆有寶呪今竟刪去無一
再生子亟歸家以安親心將所授雪穢行化章一一記之俄
存者豈知吾原統儒道釋三教汝等既有信善心不宜又生
而疑以為幽冥神鬼之事恐涉幻杳且隱惡亦有不肯對人
言者延至九月初一日時覺神昏體倦見一金甲神將子攝

去死在歸家路上後問者皆云足不在地其疾如飛子見帝君升堂大怒曰赦汝回陽何爲敢食言子叩首云恐人不信帝君曰汝未言人誰信且汝身歷猶疑夢幻何怪人不汝信我問汝汝不孝忤逆果爲無罪乎爲善不終果屬虛事乎畜生汝怙惡不悛當令陰雷擊之俾見雷從屋角而下頭上痛楚異常哀號乞命帝君云汝惡恐人知不肯宣揚不由汝不肯言再令三尸神打汝一百方許返陽汝三尸神在已數罪打汝矣打畢將子一推忽驚起醒來但見父母哀悲兒女號哭頭頂腫痛首額叩碎觀者問所言罪過所受杖責迷昧不曉子始痛悔食言之罪始信帝君之威靈赫赫誠非不孝者之所敢犯也爰急將此段公案詳加筆記將帝君所授諸章廣勸親友醮

金刻施以勸世子雖不孝見責於冥猶望世之君子鑒子之罪毋蹈子之覆轍則子之罪庶稍減乎光澤縣十三都豐瑞坪傅研泉謹記 謝恩焜曰傅研泉與予同邵武人子家建甯每考棚必聚首相視莫逆自回陽至今茹長齋人如木雞無時不懷神鑒稠人廣衆中每出言必謹愼不輕放坐必端正人咸敬之以爲盛德君子云時道光二年元夕後三日傅君已七十四歲也

湯敦甫協揆之封翁嘗載貨往來南北雖隱於商賈而輕財好義有古俠士風偶自都門歸止於茌平逆旅聞鄰房有少婦泣聲詢之寓主有老翁攜女入都至逆旅而病病久喪其資斧將賣女以行女不忍離故哭翁惻然命寓主喚之來詢

令亦至傳監臨命促赴宴不得已至省謁座師時主考爲南匯吳宗伯見即謂曰子文本好但和相國嘱也速入都三元可得協揆艴然曰生鄉曲下士何由見知相國且以夤緣進身義勿敢宗伯默然及出監臨復召之去詢曰尊公於茌平道中曾救一窮途父女否曰不知也撫軍曰歸詢尊公當自知是女入都復爲其父賣入和相邸寵專房以尊公大恩告相國而言子當秋試也故相國以囑主考場中覓子卷不得填榜時至偏拆落卷彌封又不得復尋之中卷始知已中榜首此中自有天命然相國於子固拳拳也子宜速入都勿逆其意協揆婉辭而出歸詢封翁始知其事然竟不赴禮部試及己未始入都是年中進士入詞館如封翁高義其有後也

固宜至和相當國時炎炎之勢炙手可熱凡士大夫希榮慕寵者孰不恃爲終南捷徑而協揆以一諸生獨不爲之屈立品之高如此數十年來正色立朝專攘夷險一節爲海內宗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協揆之謂矣卽彼一女子能亟亟於大恩必報視世之冠紳而負義者賢否何如哉

伯兄吉甫公道光乙酉秋試文爲主考激賞卽翁文端心存師也擬元已數日以五策稍短改置第二揭曉往見頗蒙器重每謁多留絮談師累世寒素雖通籍後貧如故常熟宅隘常居吳門世兄藥房中丞鄉薦最遲貌魁梧器宇閎大謙謹可風余兄弟會闈中屢見之卽私議其日後不凡及伯兄官吳師愈貧無以自存以己屋質諸伯兄卽今盤門吉慶衖屋

也常自述先世苦況故知之最悉蓋文端封翁任某縣廣文一日夢客來謁名片曰心存生子遂以命之適水災發帑賑濟大吏委封翁襄辦邑令欲分肥侵蝕封翁不可持之力曰此何事也而心存何地乎由是悉以事委諸封翁任勞任怨舉動掣肘跋涉水潦中數月旋以疾卒邑令銜封翁甚多方指駁誣以短欠官項宜繳故文端幼時貧無立錐以館穀自給而猶時受荅追之累文端後得某省試差其地多富人緣文端之師某欲通關節師迎於途極力聳動但一允諾累萬可致也文端婉謝之曰師此來大約爲貧窘故差竣後當解囊以贈前所諭自是戲言耳師慚而退及揭曉多知名士與論翕然是夜遂夢獨坐廣廈中前楹大繖一柄正躊躇閒見

繖中落大魁字數枚小魁字無數公駭愕遂從後戶出見其額則養濟院也公乃自念若萌貪心子孫必入此院矣益自策勵立朝剛正無私爲權貴所陷幾不免今子孫皆大魁新得第宅適與養濟院爲鄰亦奇驗也

道光甲辰江梅卿時官儀曹偕同輩數人在松筠庵每晚扶乩一日王小秋因其父秋卿侍御病未痊竭誠往祈乩忽大書曰此何等事不與人謀而與鬼謀大謬汝父行愈矣可速去又書曰梅卿汝來前汝係讀書明理之人何竟入此魔障我適過此見妖狐淫鬼羅列於庭不速撤禍不旋踵梅卿悚慄叩留名姓乩草書定九二字始知爲蒲城相國

漢陽宋翁佚其名道光辛巳孝廉正直好義世居漢口鎮人

多仰之緝多外來大賈持重資競蠅頭利劣衿猾吏每伺其隙有事到官必多方魚肉視之翁素落落鄙寀所爲往往持公論脫人於戹有粵東黃姓者因事被詐禍將不測翁過市適值其事爲持平之論事遂寢翁去不問賈何許人也賈深德之翁後遷武昌適與賈鄰壬子冬髮逆陷鄂城翁閉門將舉家以殉賈穿壁謂翁曰寇亦粵人我爲粵語保無恙否則自裁不晚也翁姑聽之賈派粵夥爲翁守門用是無擾翁從容於幽室爲複壁藏家人並收匿戚屬未兩月粵逆棄城遁翁家得全於複壁中皆賈力也翁子亦登賢書大挑知縣現宦山西

江山節婦林氏監生王耀南之妻也幼讀書頗知禮義年二

十四歸王門六家赤貧而林氏妝奩甚厚無驕矜色事姑以孝聞不數年夫死無子氏守志靡他戊午賊竄江城氏胞兄教職林寶森闔門殉難僅遺幼弟甫七歲被賊擄去氏聞耗盡鬻妝奩金珠詣親戚范某家哭訴曰林氏闔門殉難僅遺一藐孤今復被擄惟君入城能贖此子以續一線之延范慨允竟以重貲贖得之後氏姑棄世氏竭力營喪葬事姑遵一幼子氏撫養之復攜養某氏室女數年後爲叔成合巹禮林王兩姓宗祧皆賴氏手存之平日清操苦節閨邑周知氏室前有大古柏參天邑乘載明季有鶴曾棲其樹女自號柏鶴居其清介如此

自古用兵將帥畏葸亦所恆見未聞有咸豐三年揚州之異者粵匪甫至九江各處防兵皆聞而退走揚州書儒江壽民竟與賊通允送犒師銀數十萬兩設席百餘卓請其入城宴飲許以假道絕不擄殺其時江北防堵之大員某不但不將江壽民正法且欣從其議漕督某亦慫恿其成某爲防堵二三品大員竟出乎此且面諭遷徙之百姓爾等不必驚慌長毛賊不過一過而已試問一過後何所往耶　朝廷土地竟可容其一過耶律以叛逆情實罪當竟得保首領以歿幸哉賊入城後所有運庫之銀義倉之米以及紳富資財不下二千萬胥爲賊有所被愚之百姓死者計十七萬有零助逆賊之鴟張損　國家之元氣莫此爲甚某死後其家宣有未可以言語論者報應已甚於拏戮矣

道光庚子科第二場場中淡字號有歙縣鮑君於黃昏時坐號中忽有婦人搴帷旋去因思場中焉有婦人必鬼也遂出尾之婦人見其相逼而來遂入號底糞房內鮑亦直入婦人無可躲避面牆而立鮑呼之曰爾必鬼也搴我號簾胡爲者婦人不應鮑以手拉之婦人曰君既知爲鬼何相逼若此搴簾是妄之誤祈諒之鮑曰尋我爲誤想必有不誤者在此號中何妨告我爲爾排解婦曰干卿甚事鮑强之曰妄夫以木工爲業與某爲鄰某向處館一日夫以銀十兩託某帶歸不意某生乾沒妄一子二女全靠夫之接濟是年水災米薪騰貴寄銀不至家遂斷炊夫亦於是年卒於外音信杳無久之妄餓死一女亦餓死如此害我能不報乎鮑曰爾尚有子女

乎曰止一子一女鮑曰何在曰日行乞耳鮑曰以君之怨不過索某之命足矣於爾子女何裨據我看不如以子女屬某使其領養俟爾子女成立方許卸責並囑某爲爾做道場立木主焚金帛豈不較勝索命萬萬耶婦曰如君言豈不大好但某負心至此安能忽動天良鮑曰某雖不肖能不要命乎有我代爾排解且看光景如何鮑遂引之以行由底號向前且行且呼某生姓名至一號聞呼而出婦見之怒氣勃勃有欲得甘心之狀鮑以其子女相屬某生自任惟命是從婦曰口無憑頭求救鮑以其子女相屬某生自任惟命是從婦曰口無憑某生乃書之於紙交鮑轉交婦不接曰須焚之乃去是時夜深他人文俱成鮑自知多事回號收心養氣預備作文忽又

見婦人來前鮑曰何又來擾婦曰爲君報喜已獲中矣鮑曰我不信婦曰誠然凡索命必奉神旨今方能進場事畢仍當繳令昨日妾領旨時本欲索命神見妾如此繳旨神異而問之妾以君排解爲對神乃嘉君之善適今科一百零七名以惡當換乃將君名填寫在上故來賀也鮑曰汝妄言之不足信也是時場中傳聞甚廣均記之以待榜發及閱題名錄鮑中一百四名想揭曉以前又有被黜者故鮑又上數名耳

栗毓美山西渾源人曾官東河總督居處出入必攜一木主一赭衣自隨主無名稱但書恩太太初栗少孤貧富室某翁相攸得之招至家令與子讀同室臥起兩無間然居數年將夫也夫固有栗在也而首仇人以雪夫冤奇在業陷身於虎穴耳其事固甚正也然則女可無死乎曰宜可無死譬如女

爲盜劫失身於盜不得以盜爲夫也王亦一盜耳可謂女夫乎女惟未達此一間故言仍歸王則冒殺夫名栗亦有所未達故謂分已絕而名無可正我不知其所謂絕者果孰絕之王絕之也在栗諒不思矣女亦謂栗未絕之故挺身以雪其冤使絕自女則栗如路人既絕分於栗必將正名於王夫雪路人之冤好義者或勉爲之若致夫於法以雪路人冤則何貴有是女乎故曰女之事奇而法者也栗之祀女則是其不節微異故兩存之

無錫余晦齋自幼力田中年始知向學以訓蒙爲活遊庠後尊甫棄養卽清齋刻苦淡於進取謂生前未盡菽水之歡天

地間一罪人耳何營營名利爲且古人言學必曰存理遏欲飲食爲人生大欲卽以此爲遏欲之一端何不可者嘗有詩云各行志願各修持於世多違我自知一樣春花與秋月持齋何礙太平時其命意概可想見又嘗謂近日訓蒙者皆墨守成例不以講解爲事讀書二三年全不與講一點做人道理致子弟終身夢夢習於下流此宜可謂之教書匠耳按律定罪當墮喑啞地獄故其爲教雖初學童蒙必日與講孝子悌弟及善惡果報一二條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師道不立宜乎惡人接迹也家無儋石喜集刻善書所刻皆俚俗常言謂我鄉里人只會說家常話高文典冊性理經義自有當代名儒主張大局我何敢再贅一詞故其書雖爲世俗所傳布而自顧歉然嘗以能說不能行虛名失實適滋內疚爲歉又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衰然後閻王之說作夫詩未嘗亡詩而無當於勸懲則不亡而亡矣如此論詩亡二字似較直捷春秋褒貶尙爲中等人說法若下等人不顧流芳百世不怕遺臭萬年雖春秋亦無如之何也曾口占四句云春秋作本爲詩亡今日春秋道又荒賴有輪迴參筆削那堪更說閻王又嘗以江蘇多溺女之俗卽於所居鄉仿蘇文忠公黃鄂救嬰之法量爲變通倡行保嬰善會始以三百六十文爲一會一時樂從者衆先後集捐田二百餘畝凡鄉里之貧戶生女力不能留養者準每月給米一斗錢二百文以五箇月爲止五月後如萬不能養方爲代送嬰堂全其性命實則

五月後小兒已能嬉笑非特不忍再溺亦必不願送堂矣其所定保嬰會規條刻有成書曾爲前大府檄取數百本通飭各屬一體照辦一時遵行者甚衆又嘗以鄉約勸善人多厭聽因勢利導莫如演戲而近日黎園每習爲誨淫誨盜諸劇又大都帝王將相名門大族比擬太高以之化導鄉愚藥不對證奚啻隔靴搔癢遂作勸善新戲數十齣詞白淺近一以王法天理爲主集成一班教諸黎園子弟學習試演一洗誨淫誨盜惡習雖非陽春白雪頗爲鄉里所樂觀費及數千金幾致不能顧其家而君寃如也又嘗因保嬰局勸禁溺女演戲自題戲臺楹聯有云演幾回舊舞新歌試看善勸惡懲現世洵多眞果報害

一命驚天動地若使有男無女收場那得好圓圓又有一聯云你娘亦是女你妻亦屬女胡獨你不肯養女他生也何冤他死也極冤只怕他總要伸冤嘗於演戲時衣冠登臺講說果然又某次入閘簾內諸房官聚談有同事某言作官利術甚詳比出闈已登白簡矣後乃謂人曰已則不廉而導人以貪是麴糵也烏可容之其惡惡如仇率類此

李武愍公卽紅樵公長子孟羣也咸豐四年紅樵官湖北按察使城陷死難停喪百二十餘日面目如生賜謚愍肅武愍公年十八領鄉薦次年成進士官粵西初纂靈川有政聲隨大軍討賊卽以戰功顯既而金田事起奉檄會辦自是馳驅嶺嶠及湘楚江皖間所向有功後授皖藩攝巡撫事以偏師阨長城糧盡援絕被執不屈僞帥陳玉成卽四眼狗卑禮勸降公厲聲罵之求死不得遂絕食既念弟孟平亦被獲如可救不妨暫緩死乃告陳知陳爲徧查各營至第四日遣人告曰公弟已尋獲釋之歸矣乃作絕命詞四首有生無將略酬時望死有忠魂報主知九泉拜父應含笑兩代清名萬古垂之句會陳邀與共食公遽持盌擊之遂遇害時咸豐九年二月公生年三十有二

奏準通須禁燬亦已躬逢其盛樂觀厥成戲一事實係世道人心大局擔子太重非區區寒賤窮儒所能獨任只好仍俟仔肩世道大君子一肩挑去永定章程垂爲後世法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其議論往往如此語甚近俚而其心則良苦矣

帥仙舟先生承瀛清名冠天下用人各當其材亦各曲遂其欲而明察如神屬吏私語嘗若有鑒之者緝次園太守言公撫浙時已令石門嘗謁見問公事之暇作何消遣對以或看書寫字或邀人鬬牌公慰之曰君在彼甚好地方無事游戲尚自不妨但勿過耽好耳否則徇於所嗜雖經史文章其爲廢公則一也因笑曰某次收局曾失一牌否對以忘之遂探

蔣叔起廉訪超伯揚州人其封翁存心忠厚素服賈與西蓮和尚友善西蓮曾存千金於封翁鋪中生息未立券越數年西蓮卒於普陀崖封翁知其歿遂至西蓮庵中覓其法徒某問之曰爾師父在生與人交財有帳簿否對曰一字俱無遂囑其徒約其師叔等輩來朝會談於庵翌日封翁攜帳簿銀票到庵會諸禪友詢其法名皆屬西蓮同輩遂對諸禪友曰

西蓮在日曾存千金於小鋪今西蓮已歿其徒無知故紿爾等同來算帳交還存款於是出示帳簿照年分本利一并算清還訖親授其徒而去隔一二年生叔起前一夕夢見西蓮來無語入室因知叔起廉訪乃西蓮後身以報封翁盛德也如此

揚州王小汀徐嘯竹皆與子言如此趙景賢浙江湖州人故刑部侍郎趙炳言之子也由舉人選授宣平縣教諭改官內閣中書未及供職咸豐三年奉 旨籌辦本籍團練遂專湖防之任三解圍城每戰輒數晝夜殺賊不可數計先後奪獲賊船以千計分兵四出赴援杭州協勦嘉興並克復安徽廣德州及浙江長興德清安吉武康孝豐等縣以功累擢至福建糧道咸豐十一年冬杭省再陷四之奚帝存什一於千萬也然累朝培養之恩士氣民心固已略見一斑矣

郭太守志融字藕船廣東清遠人道光甲午少年登科後出爲太守生平正直自勵莫能干以私嘗曰讀書萬卷不如先正一心君子小人之分只在公私之間而已初公之未遇也在省城捐修虎門礮臺時縣差何孖二等在縣西門外濠基開設白鴿票廠日收票卅餘萬白鴿票者賭票也勝者給票赴廠取銀扣折甚重無敢與爭有友談賭風甚盛公曰我必稟究友曰公何言易也彼等廣通吏役牢不可破積習多年驟難轉移公作色曰此害人之尤者較劫盜爲甚村愚無識見利而趨入其機中若知風不可革而任之是縱虎傷人矣郭某平日讀書既知大義今見風敝若是何忍坐視乎當日通稟大憲痛改傳公立拘何孖二等到案重辦縣主梁某撤

參捕廳紀維鈞革職地方一時肅清至今甘餘年未有敢開白鴿票者公之力也公禁票廠後甲辰年在省城捐辦義倉一日往濠畔街見相士李希賢牽曰公陰騭紋大見前程必大顯矣勸以作速計偕時不可失公自思無大善事何至遽見陰騭紋且義倉事未了時已臘月中旬爲期太促意不果行適有候選官葉基願接手承辦遂稟明大憲批准給咨作速就道乙巳果登進士清遠一邑自順治至今二百餘年未有發甲者郭公之捷洵有故焉後分發四川補大邑知縣大有政聲累薦升知府去任之日士民立清官亭誌之咸豐二年官安慶府九年任蘇州府十年二月卒年已七十矣聞者咸悼之夫設局聚賭害人之阱也貧者莫能償往往自盡夫

以資產償賭債妻孥無所賴亦多自盡者故誘賭之人凶於劫盜蓋一縣中未必數被盜盜之行劫未必遽死人賭之日陷人於死而人莫悟故嚴懲之當首及者也何孫二不遇郭公地方官畏事者多愈煽愈盛後不知死幾許人郭公此舉功匪淺鮮宜陰騭紋見於面也

武林張朗齋軍門曜由軍功起家保至道員復改武職在豫省轉戰數千里豐功偉績彪炳一時旋隨左爵相出關疊復堅城威望頗著並辦新疆善後事宜井井有條百廢畢舉軍民交口頌之昨有友自關旋述軍門威名數千里聞之無不股慄俄人與回黨畏之尤甚憶軍門於十數年前曾經回杭居下城賀衙巷汪宅日與鄉父老閒談恂恂然有儒者氣象

祠夜夢王延入後殿高坐者爲張桓侯王指謂蓀曰汝內姪張曜乃桓侯後身畀以助汝是時賊圍固始七十餘日力戰解圍曜有功焉先後在豫二十年轉戰數千里皆曜當先信陽剿賊望風盡降生全者廿餘萬凡曜所過都邑皆王昔日力爭之地夫以王誓清中原固無在不昭靈矣況在南都受命之區乎蓀於辛未年陳臬是邦署卽王免園故址也近於王家廟初地復建忠顯廟以祀王落成謹誌遭遇之奇志在生民俾奏膚功者皆神賜也卽賀蓀謹識觀此則軍門實爲桓侯後身廉訪之夢正神欲示以端倪耳

甲與乙爲善友甲貧乙富甲將遠出貿易託家室於乙乙諾之甲去而月表以食用不給遣子往乙求助酌給之逾時又

往少給之未久又往乙佯笑曰曩與而父言特戲耳若眷口多人將仰給於我來日方長若坐享之銅山亦易崩也請別爲計子聞言觖望不得已又哀懇之乙拒益力子怏怏歸返命於母甲妻歎曰今天下所謂金蘭友者類如此矣米罄薪絕舉室愁對計無所之忽乙老僕來妻數其主人之非僕亦義形於色且曰人情反覆如此焉用友夫人第請息怒老奴自有妙策老奴聞夫人一家皆精女紅曷不以鍼黹生活乎甲妻曰汝言固善奈無貲何僕曰果爾老奴常爲會計各店頗蒙取信可以取物俟鬻物償貲可也甲妻大喜遂央僕貸得鍼線布帛等類日督妾女子婦諸人刺繡不肯少休每成一物僕即攜去代鬻而乙家賞其精巧不吝厚價甲一家賴

以不乏久之漸有贏餘舉家甚德老僕而益不直乙乙自甲去後亦絕少過問甲出門三年客囊充裕既歸見家室無恙衣食豐腴意是乙所賙恤妻唾曰君休矣君若徒恃金蘭之友則一家之骨不填溝壑也幾希乃痛數乙所爲並頌僕德備述覩縷甲不勝詫異乙見甲歸大喜執手敘闊情誼殷拳甲忿不能遏作色曰別後以家室相累今幸不致餓莩今無須君惠矣乙笑曰君恨我耶然我代君家經營者皆暗中籌畫也一切問老僕自知鄙意如夫人暨諸弱息皆在妙齡君既遠出舉家無主若使坐食偷安反恐逸蕩生事故藉鍼黹使之作苦閉束身心不有以難之則有所恃而業不專又高其值而利誘之則更有所貪而忘倦我之爲君謀者忠矣豈

案上庋官封數百套一面曰人部大堂封一面曰同治某年某月日時封發某縣令某開拆囑其按封標硃標畢導之歸如是者數次心竊訝之一日試啟其封黑衣侍其側急止之後與侍者漸稔始又一日欲與鄰座通姓字侍者又急止之後與侍者此閒惟句魂及標投告以所判者爲投生人世之公文并言此閒惟句魂及標投生之封均須生人爲之藉其陽氣也叩其輪迴之說曰生人有十分外人氣者便成聖賢仙佛有十分九分者來生皆大富貴八分七分者死則爲神期滿之後留任投生聽其自主矣投生亦不失爲有印之官六分五分者來生皆不失男身四分者來生尚不失人身惟從童生和尚道士出身者雖無一分人氣來生總不失男身其有功也富貴壽考其有罪也

轉生卽死然後按罪孽之多寡定轉輪之高下若三教之外別從一教者以齊民視之惟四分以上之人總使其轉世先爲三教中賤人或爲三教之奴人氣有限使其皈依正道自贖迷途再按其人氣之多寡分別使爲之至投生江浙者較之投生邊省之人人氣已加出一分矣故各省城隍江浙人最多以其前生人氣必較他省人爲多也陰司諸事與人世相彷彿惟治罪與人世迥異陽世論迹陰司論心刑罰則陽世殺一人與十人者無二致陰司則按次以抵故有十八層地獄也汪姓正居上海卽舉一他國人詢之曰此西牛賀州十分外人氣之人故得流寓江浙猶中國十分外人氣者來生得爲聖賢仙佛也醒後好以炫人遂成瘋疾五日一死如

故也詢之侍者曰不能使子之不言故使子有此疾以使人不信子言也汪生囘蘇後瘋癲益甚逢人說你不過幾分人氣弗要希奇哉或戲引一方正之人見之卽五體投地曰十分人氣之人也一似有眞知灼見者余聞竊異之拉其親串往見之並詢之曰吾有幾分人氣便正容端語曰好好能去做人末哉做到幾分就像幾分做十分外亦弗難做得一分無得亦容易箇箇隨便你去做末哉白白能問我退而思其言癡者不能言之不癡者又必不肯言之其癡耶其不癡耶吾不得知之矣以上係蘇省不妄語人來述余按汪生之事雖寓言八九未必實有其人而其勸善懲惡之心要不可沒故亟錄之藉以警世聊作暮鼓晨鐘耳

張生行六忘其名湖南南鄉人在巡院充書吏有戚在甯邑四都每年公事之暇輒採之咸豐二年粵逆正竄湖南省城戒嚴逆黨遣探分布有弋獲者訊供賊探均有暗記或刺字或刺圈圈或刺花紋無論手足肩背有此者皆暗記也大令如是懸賞有獲奸細者賞銀若干役貪賞分頭踹緝圖索近省鄉俗凡少年嫖蕩賭博及吸食洋煙經父兄嚴責挽保悔過者輒於皮膚閒自刺存心痛戒等字以儆之鄉愚往往有無罪死者五月閒張適採親囘省將及河抵魚翁市輿夫息肩店中一席數人痛飲有素業草屨之老漢鎖縶店外樹閒時有蟲蝕松葉墜下沿徧頂踵見張下輿大呼曰六老爺救我張故識老漢問曰爾因何事拘縶答曰某少挑腳患肩疽

醫者以鍼蘸墨周圍刺之愈後墨迹不滅頃赤膊作活差役見之以爲賊採縶之若帶入城則阜白難分有死無生矣張知老漢頗有資蓄差蓋爲詐索起見遂呼差與語曰我張某見充巡院某科書吏經過此地二十餘年習見此老終日拋芒織屨足不出戶果有奸細爾輩稟覆有我承之差詢明店主知張非誑遂唯唯聽命已而詔差曰我與爾輩均公門中人苦差難辦今日爾輩之酒我作東可也乃出行篋青蚨雨串以遣之復謂老漢曰我知爾有蓄此地輿馬絡繹幸遇我爲爾遣去若不速遷恐垂涎者正不止此也是年七月閒賊驟至直撲南門城外男女紛紛逃命張之家眷適居城外碧湘街張與長子均在城家惟妻與一媳一女及小孩二倉忙

閒計無所出攜帶幼小前赴河邊相約有船則渡水以逃否則賊至卽同投水誓不受辱及抵水濱船俱滿載遙見一舟攏岸張妻卽大呼相救駕長者曰此刻生死須臾宜多給船錢張妻許之俟過對岸厚酬及舟至江心駕長問爾等何處人往何處去答係甯鄉竄提街夫張某在城未出我輩婦女倉猝出逃前路茫茫過岸尙乞指示駕長乃大喜曰爾乃六奶奶耶六老爺我恩人也當竭力救之遂備述魚翁市一節後再有風波遂改業漁船度日今早因賊至人多舟少船戶有一朝發富者我亦謂乘機可多得錢耳不意得逢恩人家眷正天使報恩之日也渡過對岸安置粗就以賊警陸行防有疏虞因換船順水送至靖江進口泝流而上抵陀市又聞

小河水淺且上流梗塞未欲前行踱岸閒觀見有巨宅詢爲蕭姓固素封也老漢謁其家訴避難之由並商借旁舍兩間作暫棲計蕭頷之遂舍舟就焉翌日張妻率女媳入謁房東內眷談次極相洽蕭見張女幽嫻貞靜尤愛之彼此恨相見之晚由是朝夕過從無閒一日謂張曰余有子年十七矣見頗聰慧論婚多不就詢悉令愛尙待字倘蒙不棄能結姻否張亦曾見蕭子人材俱儁遂許之訂盟後迎入內室月餘卽擇吉成婚先是張某在城聞賊踞城南繞城由閒道歸及抵家則門戶蕭寥惟向之守房者在焉家眷則查無消息時以行人路絕無處查訪終宵悲悼念不欲生幸族黨更番守勸得不死迨冬月聞賊已下寬方欲仍返省垣忽一日船戶來報知家口無恙且得佳壻不勝驚喜卽日接歸並留養老漢以酬之始知向救此老者適以自救也天道報施何加是之巧且速也

吾邑方復菴封翁孝友剛直樂善不倦四十無子父命助遴秋試金陵在媒媼家見一婦人舉止嫻靜頻蹙而淚異之研詰媒媼乃知此婦欲質身殮姑無貲贖身故時隕淚封翁嘉其志爲出貲贖歸其夫越歲生子卽麟軒太守也夢神告曰汝救江甯孝婦今賜汝子他日當爲江甯宰至道光己酉太守果宰江甯封翁年已八十家居寇至以刃脅從屬聲叱曰我家世受國恩豈降賊耶以杖擊賊賊怒虐報之罵益烈賊魁歎爲強項義而釋之既而太守擢太倉牧迎養任所以壽終初太守宰江甯時會封翁病劇以身祈禱夢神賞其賑災有功增父壽一紀恰符其數生平忠義大節爲里黨所稱大府上於朝建坊旌之太守名錫慶曾知松江府事

陳子莊云吳少村中丞昌壽少負奇氣跅弛厲風發魁碩類武夫與余居相距不里許晨夕過從相與角藝論文閒有不合必反覆爭辯時或攘臂大呼驚動鄰里嚮所稱大爲之叫絕當鶯湖書院課時每與沈西雍筆山昆季及余醵錢數百文至酒肆飲噉杯盤狼藉必罄盡以爲樂如是者有年道光甲辰余銓金華校官少村亦成進士以知縣分發廣東自是不相見矣有人自粵中來者傳其政聲卓然有吳青天之號比擢撫河南時百姓號哭罷市製萬民緞相送至干

有餘柄卽乞句亦爲製織好官之名滿天下然余懶於作書二十餘年不甚通音問同治丁卯余以州牧提調松滬釐局適少村奉廣西巡撫之命來上海附輪舟赴粵是日余在寓中僮僕皆他出忽聞庖人於門外若與人斷斷然呼之問故則曰有一類武官者欲求見向索手本名帖又復無有但言與官是多年前好朋友余急令延入庖出曰官喚汝遂引之從側門入則少村也相見大喜少村謂余曰足有風疾請長揖不拜可乎余戲之曰豈有令中丞叩首之禮少村笑曰呼之入走角門豈有不行叩首禮者遂彼此大笑曰本欲卽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訪帶來三僕方打疊行李不令隨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又笑曰卽攜拜帖而廣西巡撫手本迎赴任可速具筵款之家人聞之疑信者半乃設羹飯祀之

亦未具也縱譚良久余問其在廣東何以得民如此曰無他伎倆惟實心任事不要錢耳別去之際相訂年逾六十卽歸里同作洛社之會乃抵粵未半載遽爾騎箕國家失此賓臣朝野惜之相傳少村歿後其幕友紹興俞君方家居正欲午餐忽拾箸起立若爲接物者繼又作拆信狀戚然曰吳中丞書也中丞以任所公事殷煩仍邀我前往襄理然昔在南方合家眷口齊至揚前訣別諸子惶遽以爲疾作將呼醫則怒帆檣甚便今非我所習奈何其家人曰中丞歿矣安得來請日我且死豈醫者所能活乎比家人齊集舉目周視一過汩然而逝與半月前所剋之期絲毫不爽於是蘇人曰錢公作城隍神請其代辭平曰渠官甚尊非城隍所能企及然我往我郡城隍矣常人亦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今松江常州二府思其舊德皆呈請祠名宦焉先大夫嘗言閭中同官言可必得某廚侍我耳是夕俞君卒次日某廚亦無疾卒嗚呼如少村爲人儻所謂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者非耶又云錢

慎庵名德承浙之山陰人居心仁恕律身廉謹胸中肫然粹然不設城府以簿尉起家歷官州縣所治有惠政同治二年適少村奉廣西巡撫之命來上海附輪舟赴粵是日余在寓中僮僕皆他出忽聞庖人於門外若與人斷斷然呼之問故則曰有一類武官者欲求見向索手本名帖又復無有但言與官是多年前好朋友余急令延入庖出曰官喚汝遂引之從側門入則少村也相見大喜少村謂余曰足有風疾請長揖不拜可乎余戲之曰豈有令中丞叩首之禮少村笑曰呼之入走角門豈有不行叩首禮者遂彼此大笑曰本欲卽行登舟因知君在此故特走訪帶來三僕方打疊行李不令隨行忘持拜帖乃致此窘又笑曰卽攜拜帖而廣西巡撫手本迎赴任可速具筵款之家人聞之疑信者半乃設羹飯祀之

大門外大門距內室遠慎庵室中忽怒曰四人皆官遠來接我奈何待以野鬼之禮促向中堂設席以享乃可衆懼從之祭訖屈指計曰廿日太促廿二日辰時可矣越一日又言山會二縣城隍神爲之餞行待以上官之禮辭之不得云云自是十餘日舉動如常亦無病狀至廿二日辰刻呼諸子令催合家眷口齊至榻前訣別諸子惶遽以爲疾作將呼醫則怒曰我且死豈醫者所能活乎比家人齊集舉目周視一過汩然而逝與半月前所剋之期絲毫不爽於是蘇人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常人亦曰錢公作我郡城隍矣今松江常州二府思其舊德皆呈請祠名宦焉先大夫嘗言閭中同官言可必得某廚侍我耳是夕俞君卒次日某廚亦無疾卒嗚呼如少村爲人儻所謂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者非耶又云錢

處亦復陶然以爲去來自如嗚呼若愼庵之自定死日可不謂之去來自如耶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勸孝友六十七則

吳中徐少鶴侍郎翹其封翁蘭石先生江南名下士性尤篤孝中年孺慕不衰值母病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及病亟涕泣無措計惟願減己年以益母算乃刺指血寫疏焚於竈神前求其上達母病頓痊先生壽沒年纔五十人方痛孝子不永年也無何少鶴以嘉慶甲子舉於鄉乙丑聯捷成進士榜眼及第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乃知孝子之不永年者天所以成其志而至性所感不旋踵而報即隨之矣相傳江南甲子闈內監試張古餘教仁夢古衣冠人告之曰今科有山公羅山人遞此時但云其鄉前數年事疑即羅山縣案也蘇州吳嘏甫先生鍾駿庚寅辛卯間余隨任蘇藩與仲兄同

江南意良不然次日同考某令薦一卷主司賞其淵博已收之某令以卷中所引用故實多非經傳數見語爲疑遞張登堂預觀亦悅其博奧一一爲之數典卷遂定及填榜乃少鶴也某令蓋山東人云

江南河帥黎襄勤公世序言其鄉有村翁其子出外貿易留媳於家媳素賢日以織紝佐炊翁坐享之無所事事每出與村人賭博負則取償於媳習以爲常媳亦不較也一日媳小病停織語翁曰我手力所入有限以資菽水則僅可以供博負則無餘翁以後可稍節賭否翁默然是日微雨飯後攜傘徑出至夜不歸媳疑之既三日不返媳愈疑慮乃向鄰里告以故囑代覓之值連日陰雨河流暴漲有鄰媼來告媳曰頃

受業師也藩署書屋故窄小仲兄與師隔屋余則晨夕筆硯相親者二年有餘見其器度渾涵絕無疾言遽色聚談時間有戲謔未嘗不軌於正生平無他好惟喜聚書至借貸以購學問甚好而外貌不揚或可得教官耳辛卯冬師將計偕北上遂辭館出家大人賞其行無何師之兄於歲杪物故家無餘財又逼歲暮幾至不能成禮遂盡出行篋斂之而索屋租者旋至窘迫困苦之境無以自存余兄弟在署不知也新正師入署顏色慘沮余兄弟驚疑詢悉其故師泫然曰計偕已無望館地又已辭斷生計將絕可若何余亦怏然時先母鄭

夫人歲暮畧有所賜俗所謂壓歲錢也余兄弟議以此再助之同受業者尚有余姊夫邱黎輝林慶祐兩君聞之亦欣然樂從因集成洋銀一百圓因此得行四月廿九日遂得吾師大魁之報其事遽聞於外吳中以爲美談余謂由困而亨理固宜然未有如師之捷如影響者脫使靳其所有不以斂兄雖得行未必捷雖得捷未必元也甲午師以修撰來閩典試乙未又典試湖南丁酉遂督閩學近已由大司成晉宮詹閣學近聞又視學浙江天之報施善人正未有艾矣

本朝以三元及第者自長洲錢湘舲公棨始爲諸生時初名起因功令避前代名賢之同姓名者易今名幼以孝聞其母高太夫人病篤割臂肉和藥以進應手而愈大魁後以修撰

直上書房敬慕匪懈值和珅當事欲羅致之堅不爲奪和銜之故詩文楷法並精屢司文柄終無由進一階和敗後始連擢至內閣學士時諸近侍黨於和者皆有所罣礙公獨翛然事外時論高之

袁簡齋先生新齊諧中載裘文達公典試福建心奇解元文榜發後急欲一見晝坐公廨聞門外喧嚷聲問之則薪解元與公家人爲門包角口公心薄之疑其貪禁遏家人索詐立刻傳見其人面目語言皆粗鄙無可取心悶悶因告方伯某方伯云公不言某不敢說放榜前一日某夢文昌關帝與孔子同坐朱衣者持福建題名錄來關帝躍額云此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何以作解頭文昌云渠官階甚大

孫多登科第者同里陳恭甫編修爲之傳

浦城張陟巷孝廉翹祖墓爲江山黃姓所佔已刨棺棄體矣張合族中子姓控於郡郡伯趙某受黃賄勒張誣服張堅不從至熬刑夾骸暈絕不少悔時值辛酉鄉試張求赴省應試郡伯不肯丐人再三請勉從之曰看他到省中解元去是科吾閩主考爲姚文僖公至八月杪尚未得元一日睡中聞堂前履聲橐橐又聞嗟歎聲起跡之實無人時同考官皆披衣起因飭各覆檢落卷有同考官丁曰恭者是夜夢有人偷其印心甚惡之丁每閱卷錄取者必蓋用道心惟微小印爲識適得張卷講中有道心惟微語大笑曰此殆偷印之徵乎急薦之姚一展視卽大激賞先將張卷別錄一紙徧示同人曰

此我擬作乞諸君子正之諸同人曰若得似此精理名言以
堪壓榜矣姚乃出袖中張卷示之卽日定元揭曉後郡伯以
事罷去訟亦得直於是浦中人皆稱爲張孝子未幾張之
弟夢魁 張之子 廷書 相繼登鄉薦皆當日同在訟庭受威嚇
者也此事姚文僖公爲張之封翁作壽序曾述及之夢魁廷
書皆曾在南浦書院受業於家大人者故聞其詳如此

德化縣女林長娘及笄未字父鰥弟幼家資累萬父遘疾彌
留憂子幼長娘泣曰父無憂弟雖幼兒不幼也父瞠視之矢
終身不嫁以保弟保家父遂瞑弟既長授室夫婦德長娘欲
厚嫁之長娘聞之恚懸父影神於中堂號泣曰兒何忍食言
賣弟曰而姊有不肖爲弟所窺耶何敢議此弟夫婦泣謝不

敢曰姊天人也弟以人測姊罪當萬死後長娘卒死於林家
其弟上其事於有司得禍祀焉嘉慶丙辰邑大水祠中壁牆
四倒長娘神龕不壞人皆神之

浦城史華庭秀才 文邦 言道光二十二年其子某在建甯府
季存仁典鋪內夜夢與素識聶 逵弟 者遇於大市街詢何往
曰我到城隍廟投公文卽趕回水吉去詢到水吉何事曰我
有小血食在彼某初不解血食二字爲何義愈愈不暇細問
別數月後回浦城見華庭始知聶於上年以微疾逝問何爲
小血食華庭曰閻死後託夢於家人曰我往水吉作土地小
孫不爲逆子冥冥中挽回非猶是生前一腔慈愛耶世人於
親族稍疏者每謂去祖已遠視如陌路豈知由子孫觀之枝
分葉散由祖宗觀之一本同源也後嗣於賢不肖有異視先

代於後嗣賢不肖無異視也觀此可油然生孝弟之心矣

嘉慶壬申廣東新甯縣某村兄弟二人有妹已適人兄四十未娶弟曰兄不娶將絕嗣盍贅弟娶婦兄曰得婦失弟不可爲人不如無婦也村中有富翁聞而義之語兄曰吾正需傭今與若三十金若弟爲我傭而當其息弟得食若得婦不兩利乎他日有金可贖也從之新婦入門久之竊疑夫故有弟今何在夫泣語以故婦曰得婦失弟不可爲人不如無婦也婦謀諸父囑轉得三十金藏諸笥將促其夫贖弟既而索之亡矣憤自縊葬日其小姑哭送之忽雷震棺開婦活小姑死金擲諸地蓋小姑歸甯知嫂藏金處陰竊之嫂不疑也遂以棺葬小姑以金贖其弟事見吳鴻來孝廉應達雁山文集

蘇州城隍廟向有道士住持乾隆間有袁守中者杭州春圃方伯族裔也工詩詞善小楷其徒皆敬畏之有某徒私出游山半夜始歸不敢叩院戶即坐殿上假寐逾時聞一鬼曰奉牒拘某婦乃戀其病姑念念固結神不離舍不能攝取奈何一鬼答曰精誠固結以戀病姑此孝婦也與强魂捍拒者不同不可率夜又去宜稟請東嶽帝議延其壽慎勿孟浪語畢似偕入內殿去即寂然其徒惶懼急叩院戶而進朱漆圖曰世人未有不思延壽者孰知孝之延壽蓋有不求而得者哉

徐樹人觀察官泰安合時家大人陳臬山左曾以循良薦舉觀察遂執贄稱弟子並述其先德甚詳蓋其封翁松門先生名蔚年十二而孤值母陳太恭人病篤封翁侍奉湯藥刲右臂肉入藥奉之乃瘳人書塾中不能作字塾師責之及歸太恭人又責之託言瘡疾終不以語人太恭人壽至七旬有餘封翁始入庠食餼以母老多疾一弱弟已殤因絕意科名授徒里中以便侍養及門中成秀孝者至百十餘人皆封翁培植也嘉慶年間海門廳沙民與通州爭學額求撥二名各自立學歷呈督撫學三院封翁率同人力持之卒未能奪至今士林感之觀察於嘉慶庚辰成進士其仲弟宗勉以是年廣額補諸生殿於末在補額二名之內一時輿論咸謂封翁爭學額之報也宗勉旋於道光乙未中副榜癸卯中舉人闈中皆夢封翁至號舍中訓戒之觀察又言其母季太恭人最信因果觀察兄弟三人幼時自書塾歸有寫完影字一本必索焚之曰毋使留存致爲婦女夾花樣婢僕糊窗拭桌也仲子宗勉季子宗祥先後補諸生其坐號同爲果字四號咸族咸以爲惜字紙果報云有僕人夜開啟櫃竊米將鎖翅用線束住偵而知之次日請領莞鑰仍舊與之而以他事卻之去曰我自不用耳何必暴其惡使之無路謀食也觀察嘗迎養至泰安縣署署中惟一老嫗夜不遑使或自取攜嫗曰何不喚我曰爾老矣吾兒若非做官與爾一般耳又曰家慈兄弟姊妹本十人今僅存干城舅氏一人（桓）因外祖母哭子女失明菩薩素求母目復明一日舟行至焦山邊暴風大作將舟柁撞破舟人皆哭束手待斃舅亦昏聵不知所爲忽夢中有匠人一手執三角木尺一手執斧踏浪而來以木尺架於船尾

曰念爾三十餘年不食葷腥保全物命甚多以斧擊柁頃刻舟隨風入港是日溺沈者甚多獨此舟無恙人皆異之舅氏亦不言其故也

嘉慶閒吾郡鹺商好行其德者首推薩露蕭農部茲閒王丈蘭逕暑錄中又得一人焉其言曰乾嘉閒吾鄉論孝友好施品行端謹者羣稱閻縣何氏翁翁名蔚然字秀巖生六歲而孤母教之學家貧無書借人閱市雪鈔露纂右手胝而弗輟作文無速藻嘗與陳滋田太守同應郡縣試有何通胄陳達旦之目乾隆乙酉冠郡試籍諸生是秋舉解後因食指繁勉就鹺館代館東承受商名後遂獨任奉母與兄極孝友愛某氏尤極兒悍陰毒日事譏搆封翁事舉肘隱忍順受者數十年家本殷富析箸時諸弟俱擁厚貲封翁所得不及每股之半家漸落封翁素節儉生平不妄用一錢嗣父歿後諸弟與人搆訟累年已益肆淫蕩禁之不止遂覓屋異居後諸弟與人連天其三餘亦死喪豐耗家貲之半長者夫婦暴卒子四人連天其三餘亦死喪豐鬼生蓄簪纓封翁兩子俱登科第官清要夫婦齊眉孫曾林

簪冗夜必歸覲母膳母年九十二卒凡母所嗜物皆不忍食三兄皆早卒撫從子慈篤備至門多雜賓三稟故舊賴以衣食嫁娶喪葬者數十家素不相識者凌人求助無不如其意居城西築西郊草堂購書十萬卷進郡中寒畯與諸子同硯席飲食教誨之多得科第以去歲大饑爲粥以食餓者與工作以資民無業者所全活無數西湖書院濱水易圮翁三度葺之他若坏城垣修廟學成橋梁所費多貲而樂爲之不倦自奉如寒士不買妾不嗜酒不耽博弈並不營生產嘗語諸子曰吾本天仙化人暫謫人閒忽來忽去不能爲子孫計也姚舜賓無錫人忠誠篤實鄉里目爲長者家貧而孝母年七十訓句讀以養極婉容愉色不敢懈缺菽水乾隆五十年歲大饑生徒既散日不給饘粥焦勞拮据未幾病死不能殯瘞

於屋後隙地求日見土上忽生一草形似山藥結子纍纍香甘而糯妻採食之終日不飢遂以供姑晨採午生取之不竭草長四五尺母撫而哭卽伏地搖搖如拜邑中播聞觀者如堵皆嘉其孝各出甘旨以贍其母孝心所感生死不回此經所謂不匱也

吳中屠者劉四有膽中年積貲數千金遂納監列衣冠雖放下屠刀未能成佛日與諸惡少飲博惡噱無所不爲士林羞與伍也然事母孝一日其徒語及郊外某舍有厲鬼人莫敢居遂與劉四約如敢止宿當醵酒食以啖劉四欣然獨往衆恐劉爲鬼困率伏戶外以覘霧色蒼茫月光黯淡烏啼鬼叫之目久之知其先代有隱德蓋墜巷所居爲甌甯龍灣距郡城百里墜巷祖處士公名孔行者耕讀爲業雖不應試而禮賢重士如不及遠邇翕然仰之生子甫彌月手槌杉樹於隴首語家人曰俟吾子成名用作華表歷世三年子歲貢果以此樹爲棋杆於祖塋上舉一子卽一軒廣文榜書少與從兄同居共產從兄分爨時計所積贏不下數千金欲均分之一軒力辭不受只收回本業所應得者合鄉稱善讓旋以歲貢司鐸侯官初一軒十四歲入庠後長子文卣亦十四歲入庠次子文中三子文瑄四子文登及孫曾若子人無不少年入庠者文瑄且以名進士出宰歷任繁區皆有政績今已擢恒隸州家大人嘗語余兄弟輩曰黃墜巷不特爲循吏其一家孝友實足以風閭其昆季文卣文中二君來署見墜巷坐衙用刑亦不樂屢阻之不得喟然曰我不料老三近日如此很

夜夢神命周將軍拍其肩背遂勇力絕人於是馬皮條之名大著市豪洎綠林無不避其鋒者有一人郤行遇二盜轉疑其僞以械擊之始笑而受再擊之乃怒曰始吾以汝爲戲耳乃掄甲乙盜對撲之一舉而二盜斃矣後母死力頓減如初時家大人曰神非可妄子力非可驟假乃爲孝思所迫神亦不難徇其所爲迫母死復初神又未嘗漫無限制孝能感神固如是哉

余隨任粵西時權首邑者爲同鄉黃墜巷進士文瑄有循良之目久之知其先代有隱德蓋墜巷所居爲甌甯龍灣距郡城百里墜巷祖處士公名孔行者耕讀爲業雖不應試而禮賢重士如不及遠邇翕然仰之生子甫彌月手槌杉樹於隴首語家人曰俟吾子成名用作華表歷世三年子歲貢果以此樹爲棋杆於祖塋上舉一子卽一軒廣文榜書少與從兄同居共產從兄分爨時計所積贏不下數千金欲均分之一軒力辭不受只收回本業所應得者合鄉稱善讓旋以歲貢司鐸侯官初一軒十四歲入庠後長子文卣亦十四歲入庠次子文中三子文瑄四子文登及孫曾若子人無不少年入庠者文瑄且以名進士出宰歷任繁區皆有政績今已擢恒隸州家大人嘗語余兄弟輩曰黃墜巷不特爲循吏其一家孝友實足以風閭其昆季文卣文中二君來署見墜巷坐衙用刑亦不樂屢阻之不得喟然曰我不料老三近日如此很

心我沒奈他何只好接老母來此謂飭之兩人同回閩鄉試
璧巷以百金貲之又嘵然曰由此至閩不過數十千錢可達
何用如此多金此老三由三木中得來的我實不忍用此很
錢兩人僅挾四十金去近閩其太夫人至署以不慣聽敲扑
聲即要回閩璧巷不久亦將乞假奉母回去似此一門孝友
求之古人中亦難得宜其家門鼎盛也

丁巳科禮部主事 文瀾 舉康熙丁卯科此後孫曾逢丁年成
名者踵相接至乾隆丁酉順天鄉試蔣氏一門有三世同榜
者時少司馬 元谷 自江西學政任滿還 朝朝士賀之公曰
此吾高祖母一言種德之餘澤也或請其說公曰我先代副

憲公改葬貞山時堪輿家云此穴誠吉惟大不利於長房時
公家媳盛夫人聞其言即呼子榮祿公之達 告之曰子姓至
多若僅不利於我無妨榮祿公素孝即以母語達各房定爲
副憲公改葬時盛夫人弟侍御公 符升 曰此一言已種陰德
堪輿之說且將不驗論時日生剋當於丁年發長房後果如
其言

余家與長洲彭氏世有交好三叔祖岱巖公薄游吳會與尺
木先生 紹升 以禪悅相結契四叔祖九山公官翰林與鏡瀾
先生 紹觀 以學問相切劇三叔父曼雲公與遠峰先生 蘊輝
同年同入詞館家大人官京師時與修田先生 希濂 爲道義
交又與葦間先生 希鄭 同入儀曹談藝最相得余兄弟與詠

莪副憲 蓀章 更稱莫逆副憲又與家大人先後匾樞廷敦紀
羣之好故知其家世最詳聞其隱德亦最悉家大人嘗在吳
門購得扇面葉冊中有彭璇一幅字極挺秀舉以歸余不知
彭爲何許人偶示詠莪副憲副憲肅然曰此余先六代祖也
字一巷又字雲客嘗舉京兆試謁選留都忽心動急南還父
病正篤閱五晝夜而沒人以爲誠孝所感服闋補長寧令潔
己愛民以民事與上官相爭被誣幾不測子南畇公 定求 聞
難赴粵焚香籲天事得白公脫然回籍殯葬父母畢懸親遺
像於書室中寢興出入必拜告終其身後南畇公中會元狀
元先曾祖芝庭公 啟豐 亦由會狀官至大司馬三傳至今科
甲簪纓不絕皆一巷公遺澤而世鮮有知者故因吾子之問

敬述之如此 按彭氏惜字之報余已詳載錄中此一巷先
生逸事世所鮮傳因更錄之

心齋云李鐵橋廉訪未遇時有所用工人王文虎廉訪既仕
稍潤助之初與其兄文龍就市頭設地攤攤賣果菜繼積資
漸裕賃鋪屋販京果南貨迨廉訪歸里復貸千金遂置業開
行居然稱富賈山陰城中有火神廟久頹圮文虎獨力修建
落成於道光八年秋維時兄弟二人開張三大行店曰萬祥
曰大有曰恆記鼎峙於城中大江橋街是冬回祿各店鋪皆
被焚且有隔河延燒者獨王氏三行店屹立不燬或嘖嘖稱
其獨修火神廟之報余聞其人雖市儈頗誠慤重然諾且兄
弟極相友愛然則所以獨免鬱攸之災者非僅獲報於修廟

矣

道光廿七年七月雷賜嘉與農家孝子米一專傳播一時言者失其姓名謂是張叔未先生佃人也極貧苦孝子與母妻止三人食常不給因與妻謀以飯爲母饘與妻食粥如是有年至是母飯亦偶不給以粥進母性卞急不食傾於廁俄而雷殷然作母懼跪於庭子婦趨視之詢得其故亟如廁取出以水潔之相對食訖隨同跪叩引慝爲母解免俄而雷又一震自天降米廿四石堆積院中村鄰環睹驚歎天之哀憫孝子如斯也驚喜既定孝子視米囊所書字號卽叔未先生囷倉之物也驚而往告其主欲返歸之先生曰此天賜孝子者非吾物也堅不受人兩義之

武林胡氏女名淑娟爲總憲文恪公曾孫女敘庭觀察女孫循陔觀尹第五女也觀尹任揚州東臺場道光十二年丁艱察憂歸治喪憂勞成疾女聞父病劇願從母返里未得請遂密疏城隍神祈以身代臨登輿囑家人曰我去後請從節省衆莫解但唯唯旋歸入門面色如紙匿奔寢榻衆謂中暑進痧粒女第仰視須臾血透重襟揭衣視之胸際耆然而佩刀猶在手也急敷瘡藥僵臥四晝夜忽甦泣曰父豈眞無濟耶昨有白衣人以楊枝灑余胸曰從爾請母已三日抵杭得見爾父命在不可强也次夕夢父衣冠來曰爾母及兄弟各無恙爾且安焉女牽衣哭失聲曰父眞無濟矣越六日凶耗至女瘡自合初女許字於錢塘名諸生朱鼎華爲室朱母聞

廢業貧無以爲生除甘旨供母外日食糠粃數合後母登上壽家亦小康孫且登鄉薦矣

金陵周石生廉訪先代皆孝友廉訪高祖忠厚樂善施與不倦昆弟凡三人嘗推財讓兩弟每歲暮檢白金自數兩至數十兩纍纍盛以囊親挈之策蹇出遇有窮迫不能卒歲者叩扉授之不告姓氏而去數十年如一日家業漸替再傳遂貧乏嗣誕生其祖中翰公幼岐嶷聰穎年十二卽遊庠十六食餼未幾登拔萃科乾隆三十年恭値南巡召試授中書適樞庭中翰公有二子長爲甲寅孝廉官縣令者次卽廉訪封翁年二十登己酉拔萃科以體弱早世時廉訪纔五歲太夫人守節撫孤賴舅氏家延師訓讀教養成立道光癸未以第三

人成進士入詞館歷科道出爲監司擢按察使居官慈祥仁恕當更有以善其後論者皆以爲先世厚德之貽慈闈苦節之報也閒縣令公嘗語廉訪曰吾生不及見曾祖而幼爲大母所鍾愛髣髴與臥起一日夜寢偶覺瞥見榻前一老人倚案鬚眉歷歷猶在目後度歲時懸供先代像瞻會祖眞容如會經見者熟思之卽曩夜見之老人也彼時雙眸光炯炯遠射殆殁而爲神矣

桐城方氏因南山集一案遣戍者十餘人恪敏公父亦在遣中恪敏閒歲至塞外省親恆隻身徒步往返萬里嘗流轉至

浙往甯波訪戚某比至歲已逼除某公門前諸奴皆貂帽狐裘甚豪倨自顧襤褸彳亍不前乃於其巷中賃屋以居欲往投刺恐遭訶逐遲疑未決顧以資斧將盡進退兩難日於門檐下探聽某公居鄉若何對門一屠見之奇公狀貌展詢邦族並問來意屠搖首曰我與同巷二十年未見其恤一親族去恐無益公聞言深悔輕至屠問先生既係士族必能書算帳目煩先生結算代開帳公曰略諳之屠曰時將度歲我有帳何如公見其意誠遂往屠單以便索欠寒舍不遠便請下榻何如公見其意誠遂往屠呼妻出見款留甚殷爲之握算持籌半日已畢屠出索款三日得錢較每歲獨豐除夕具酒肴延公上坐與其妻分坐左右作守歲宴屠女五歲亦隨屠姊側坐元旦公欲行屠曰雨

雪載途願小留數日已囑荊人製絮袍相贈庶長途可禦寒公爲勉留五日至期屠捧絮袍婦攜襪履至奉公服訖見公帽破碎乃脫己氈笠易之并贈青蚨二千遂別去至杭閒步西湖見數十人圍星士談相星士嘗見公撥人叢出揖曰貴人至矣公疑其揶揄曰我不求相何遽相戲星士上下諦視曰此非深談處遂收卜具邀公同入小廟延坐曰子某年爲何官某年至總督惜不能令終今官星已露可速赴都圖機遇公曰無論罪人子無仕進路卽有機緣徒手何由北上星士曰此不難開箱取廿金贈之曰速行勿遲并出一名條囑曰他日節制陝甘有總兵遲誤軍機當斬千萬留意拯之此報我也叩姓氏含混以對遂行至直隸行李爲人簒去至保

定訪素識某行抵白河大雪凍斃古寺旁寺僧啟戶見虎臥白主僧出視果虎偪之乃公儷臥雪中扶入灌救始甦頗相契留數月始行先是寺中老僧蓄金石極多老僧圓寂後無講此者因悉出所蓄澆公公之捆載至保定就督署前設行肆制府出前導瞋公收肆遲叱加鞭朴公憤甚棄去赴都至東華門拆字以資旅食適平郡王輿過見招帖善之呼問知爲公書延歸掌記室甚蒙禮遇久之藩邸楹帖盡出公手

世廟臨幸見之詢何人筆王以公對卽召見賞給中書從此受知由監生至建節不過十年公既貴招屠至贈三千金令改業並爲其女許嫁士人遣人至白河重新古寺總制陝甘督餉嘉峪關外總兵某違誤軍機當斬力爲開脫星士乃其

父也公思晚節不終之語愜懼不免及總制直隸迎星士至署求解免法星士曰定數也惟大善士救千萬人命或冀感動彼蒼公偏查案牘見直隸通省報流民路斃者每歲多至數百起思設留養局以拯之方定見而未發也早旦往見星士星士賀曰公滿面祥光必已爲莫大功德不特獲免刑戮并可望累代貴顯果何事而致此公詳告之遂奏行焉後陝甘軍營事發兩督撫一將軍皆罹法公亦應坐奉　特旨原免　按公家世已詳前錄今則備載其出身原委並遭際困頓及宣隸功德之盛正可與前錄互相發明憶余童時隨任家大人淮海任時有老幕方鐵門潮爲公堂弟嘗縷述其家事甚悉並言公掌封圻後蒙　高廟隆遇曾賜以宮女後得

子嘗出入禁中　高廟置諸膝玩之曰此一小總督也即爲其子勤襄公　維甸　公之猶子諱　受璿　者亦爲總督一時三總督萃於一門實爲寰宇所罕見治傳字輩者若傳穆傳穌傳和皆以科第登顯秩其後雲礽簪纓相接正振振未艾也

董文恪公　教增　之父名以學字敏修上元縣廩生安貧厲節壻學工文伯兄以道遠賈折閱歸而臥病仇家誣以非罪控諸邑時邑宰某號嚴猛差役執銀鐺鐵鎖至其家欲於牀簀間强曳之去敏修乃請於毋願代質邑令坐堂上大怒曰爾特矜抗法耶詰不數語即詳革褫矜納諸囹圄敏修在獄日外斷之遂暈仆恍惚有老姥撫其體曰兒苦矣以丸藥敷傷處遂甦烹奉姑疾頓瘳姑見氏舉動恆以掌護脇下屢詰不答薄而觀之創痕宛然惶駭問故具以告姑慟曰子以我至

一片根可除矣氏信之即以利刃刺肋下肝長數寸許垂於外斷之遂暈仆恍惚有老姥撫其體曰兒苦矣以丸藥敷傷處遂甦烹奉姑疾頓瘳姑見氏舉動恆以掌護脇下屢詰不答薄而觀之創痕宛然惶駭問故具以告姑慟曰子以我至

此我心何忍哄傳遠近觀者踵相接氏深匿不出族長呈邑令李君集欲驗視氏不可曰妾因姑病篤故不惜餘生非希表揚無煩過詰眞僞也李肅然起敬聞於大吏請旌焉乾隆己亥六月事

程喬年光椿東陽夏塍里人年十八登鄉榜母宜人孫氏久病不痊博習醫書聚同胞九人商曰治病之道分任則疏易致誤事獨任則專可望見功親病惟我是問汝等各事其事可也調理數十年不少衰父母俱登上壽子毓蘭大鯨克承先志家如懸磬常終日絕粒怡然進饘甘旨無缺父母不知其絕粒也里人稱爲色養毓蘭子春嵐銓嘉慶戊辰掇巍科甲戌會試場後夢神告曰汝已中第三名蓋汝祖父二代孝

友之報也果成進士由刑部郎中官至藩臬以內閣侍讀學士終今其子茂坤知山西祁縣亦頗有政聲

仁和胡司農學士敬繼母丁太夫人性至孝其在室也祖母以老病困頓牀蓐扶掖須人家貧無婢媳凡盥櫛澈濯縫紉抑搔悉力任之者九年嗣以壽終父聚源公因治喪積勞感疾瀕殆孝女晝侍奉湯藥夜焚香禮斗冀延父命一夕忽痛哭暈絕羣趨救踰時始蘇泣然曰適拜禱時恍惚見祖父立我前語曰知汝心誠但汝父壽數已終毋徒自苦故不覺哀痛至隕耳學士太翁對唐公適斷紘聞其孝遂納幣焉既歸以孝親者事舅姑以友於兄弟者和娣姒復推孝友之誼佐對唐公投縞贈佩賙貧恤寡歷卅年如一日身則布衣蔬食

宴如也壽至八十三齡學士覩學皖省時板輿迎養色笑親承諸孫繞膝者七人任滿復命乞養歸侍猶眼見諸孫登賢書捷南宮遊泮水獲福之厚亦純孝之報也

曹孝子名美謹母孕時父出遊十餘年無音耗母食貧撫養年十四兒鄰兒埽父墓問母曰父安在母泣語以故卽流涕欲尋父母憐其幼阻之孝子中夜嗚咽而起視窗告祖慰其母拜而別母持之哭孝子跪曰兒或弗見父歲必一歸慰母心雖稱齒獨不苦步年日長力且日增東西南北皆天地也母素食貧兒無慮兒之歸必與父俱於是短褐芒屨肩薄裝徒步金陵歷吳越淮揚夜則和衣涕泣遇老叟告以宜北行乃渡黃河過濟南資用久絕日或得一餐枵腹投逆旅無容

之者暮行曠野臥霜露中夜則望北拜焉淚枯津涸跣足無履至河間府遇雨叩土屋有頒白叟聚徒教授見孝子操土音驚問爲言尋父至此相問里居姓氏則父也相抱哭見者感其孝爭助之贐父年已五十餘將至家孝子先報其母曰父歸矣嗚咽悲喜後廿餘年父歿孝子隱居不仕年九十餘無疾而終

乾隆丁酉七月十九日大風雨海沸十餘州皆沒海陵有跛媳衛氏姑虐之獨負姑走避水水及胸捧姑於背倚槐飲泣不仆有槱浮至乘之得不死媳方受笞血痕在背未平也姑有三媳寵其二水至號二媳不顧升於垣垣崩皆溺死姑病將死持跛媳手告諸婦人曰爲姑慎毋有偏也救我者乃在

跛媿乎

金華程廣文幷告余曰蘭溪東溪民人杜有餘者與姪同居欺姪弱私其產姪與理論不平並控縣姪路憩鎮亭見一蛇上樹下拖數尺旋墜地少頃又上樹墜地如是數次身東變爲巨鼈心訝之比入城叔隨至攜一巨鼈即鎮亭所獲也固知叔素嗜鼈急阻勿食幷告所見叔不信姪遂偕至訟師家將鼈尾釘柱上試之半日鼈身復長陡變爲蛇叔驚感撫姪自責曰我本欺汝占汝田不意汝不恨我反肯救我我何對汝哉遂息訟回盡出田產還之和好如初

侯官楊穀堂茂才 錫善 誠樸而孝出必告父或父方寢即友以急事相召不敢遽出其至性純懿如此夏清冬温慼戚年逾不欲仕吾乃越二千餘里而干祿乎三克讓四克家庠生五

如一日朋輩以其迂多訕笑之楊不顧益自勵家貧甚以館穀供甘旨外悉以行善汲汲無倦意道光甲辰課蒙於西關外某家館近義冢年久尸骸暴露爲風雨侵者比比甚至爲狗彘所食寓目慘然卒無謀掩之者楊奮然曰是吾責也每課餘輒持筐往將暴骨檢歸納之灰桶久久積至十餘桶之多繼而某家多見鬼知其所爲告楊棄之不允某家促之急遂出脩金買山瘞焉時楊尚困童子軍越年應試甫入場倦甚隱几臥題出久矣未醒忽有人撫其背曰時不早尚戀戀黑甜鄉耶遂驚覺見題難且非素長大失意乃一提筆文機湧發疾書不已若有神助心竊喜出文示同志見者詫之疑其宿搆楊因縷述場中情狀羣謂積善所致必售也未幾果

入泮

金陵東花園側有地名五塊瓤陳氏居焉灌木擁翠書聲一樓陳氏兄弟六人伯兄克廣字容園乾隆戊申舉人官江華知縣江華俗悍鄉民挾仇聚衆械鬬容園捕兩家爲首者置於獄太守訛聞以爲叛欲興大獄諷容園張大其事以爲功容園曰兩家相鬬誰爲叛乎拒不聽太守怒劾罷其官然叛案竟不能定仍以私鬬結案容園灑然歸里以教讀自給諸弟皆有文名次克明嘉慶戊午舉人善事其兄偃會試年伯兄偶疾不赴試曰論語引書云孝乎惟孝友子兄弟聖人不遑事父母其兄孟皮有疾聖人之家政莫大乎事兄雖在魯不欲仕吾乃越二千餘里而干祿乎三克讓四克家庠生五

克廣嘉慶丙子科舉人以教諭升國子監典籍亦不赴六克順曰諸兄俱老吾最幼宜習醫諸兄或有疾謹湯藥晝夜不解帶容園年八十餘諸弟先後撰杖白鬚朱履望者以爲洪崖偓佺也圖中有紫荊六株春風爛漫又有丹桂三株秋香紛郁朱幹臣中丞 桂楨 扁其樓曰桂遺荊茂之樓

茗溪鈕氏先世多隱德聞之未詳不敢妄述第知其數代以來忠厚傳家而已近日科甲迭起諒不虛也松泉殿撰太夫人尤慈善六十誕辰諸子謀所以介壽者太夫人聞之笑問曰聞爾等謀壽我果以何物脩觴博我一笑乎諸子囁嚅未對固詰之則曰已備二千金爲祝嘏費將往吳門召名優張樂開筵半月徧饗捧觴壽客願郡中鮮佳般亦擬往虎林選

覓必內外賓客盡暢而後已太夫人曰嘻此我所以爲之躊躇不已也夫費二千金供耳目之娛誠不少矣推開筵半月必戕物命縱肥甘悅口采色娛目亦不過霎時過眼繁華必不可諸子曰然則往杭州靈隱淨慈天竺諸名剎各建水陸道場飯僧十日可乎太夫人曰飯緇流作佛事固善然僧衆未必急於得食佞佛邀福尤倘悅難憑孰若以二千金製棉衣分授寒者使有挾纊之樂不更善乎諸子謹受教太夫人僅許設帨日宴客各一日夜前後數日均託病不出諸子乃不多靡費即此一事可徵母德矣又其家每於冬令日以米五斛淩晨炊粥以食匄者夜中前後戶待食者恆滿故從無守歲詩有須勤辛苦然藜志莫負艱難畫荻慈之句潘夫人孝敬慈和於斯畢見其他淑德見於行事者尤多宜其相夫人之句後其子患病夫人寄外詩有回思慈母老何以報深恩之句又有我因兒女累君爲利名難之句後入都同夫子

成名教子並貴坤道如此眞史所稱梁妻歐母者矣聽舫於嘉慶辛酉成進士入詞林官至詹事厥後長子同懌次子懷三子炳恩同榜中式道光乙酉科順天鄉試懷卽於丙戌連捷亦入詞林迨辛卯四子陛恩亦登賢書五子承慶見官河南經歷英賢俊乂會萃一門殆由先世之德聽舫之孝夫人之賢相積而成其盛爾

某孝子忘其姓氏家杭城東園以肩挑謀生母年老病廢而瞽娶妻生子女咸豐庚申春賊竄杭城將陷之頃某語婦云吾將負母渡江避寇恨不能揭眷同逃以子女累汝生死非計也婦泣諾母亦以身既老疾死可無憾等語哭斥其子令稍子以服稍代其勞衣敝履穿將何時補綴耶聞者咸太息嗜茗几設一瓦甌朝自起斟曰如此方有味耳離署廳事宏敞紫荊一樹花時爛漫滿庭時且久中丞扶侍出觀笑語歡恬過諸幕眷小語一刻而去睟然和氣有他人所不及者年七十終於廣西廉使署跌坐口宣佛號無疾而終

錢塘汪明府輯之號聽舫秋畬先生之孫也世有隱德聽舫復以孝聞聽舫夫人山陰潘石舟刺史女孝姑敬夫罕有其匹長於詩夫婦時相唱和多勉戒語家素貧佐夫課子甚嚴乾隆己酉聽舫發解北上時夫人送以詩有臚唱須聽第一人之句後其子患病夫人寄外詩有回思慈母老何以報深恩之句又有我因兒女累君爲利名難之句後入都同夫子守歲詩有須勤辛苦然藜志莫負艱難畫荻慈之句潘夫人孝敬慈和於斯畢見其他淑德見於行事者尤多宜其相夫

而馳將至望江門遇賊隊十餘人忽一賊呼曰爾非某耶負者何人某應諦視識爲當年同業染者遂以負母避難告賊云後黑衣隊麕至嗜殺人奈何某泣求共賊遂率黨護之行某竟得與母安然渡江流寓蕭邑越七口張壁田軍門收復杭城某聞信急回見牆屋已毀意妻子必不免因撥瓦礫冀覓遺骸聞井中啼哭聲某遂發覆則妻與子女俱無恙引之出詰其故蓋賊至時婦以子女累不能走知無全理家故有井先驅子女入而己亦溺焉時天久雨井水漲婦入井後水漸涸得偕子女伏處飢則食井濼無所苦屋傾時櫟橫架井上以是得無害迨某撥瓦子女故得號而出焉似有陰庇之者殆孝德所感歟

江邑潭源姜孝子諱騶乾隆末諸生也後母病癱家貧在近村教讀適館時每飯自甘藜藿舍肉遺親攜歸以承歡焉將去囑細君晨夕潔膳其妻亦善養志唯唯聽命越一二日又攜肉餽歸始終如一數十年孝養無閒其母得孝子賢婦仰事遂忘其病癱之苦一日步月自館回見路旁淩泥中忽騰光燄視之滿瓶白鑞也手歸起家五子俱致巨富登武闈者數人孫曾輩聯步膠庠迄今簪纓不絕噫孝子之後必昌其然歟蓋孝子一生懿行詳載家乘未獲全窺即所聞者而爲之志

貞烈女者江山北鄉鄭壽喜室女也戊午四月賊搜山捻壽喜將殺之女在棘叢中突出以身救護父僅受一傷賊見女

反怒爲喜手擒之不從甘語亦不從恐嚇強拉仍不從賊忿甚故以刃輕傷其手女無懼色端坐父旁父受傷撲地賊提刀欲戕其父女抱父首罵不絕口賊又撫摩勸誘女終不從賊夥俱怒交斫數刃斃命賊退父帶傷回令家人掩埋女面色如生嗟乎惟孝故烈惟烈克完其貞所謂庸德之行也其此女之謂乎

吳蓮芬曰三伯父奉政公幼極貧苦以本生祖父故後家中落時伯父年十九棄儒業爲餬口計蹋蹶數十年僅免飢寒一生溫溫悶悶無計較心坦坦蕩蕩無歆羨心大伯父後饒於貲不之顧三伯父亦如無聞見也者性愛潔每日必親自舂埽晚年手一編不釋史書極熟其子舉秀才孫潮成進士入部曹年逾八十無疾坐逝孰謂天道憤憤耶

海昌祝仰山茂才名嶸明孝廉宛甲申難開美先生之後家貧假其戚偏廈授村童子讀以去家可一里晨昏得奉母焉生平硜硜自守取嚴一介族某監司南河每於士之貧不能自存者投必厚遇之井有拂拭爲博一秩者聞茂才行誼亦深契之有勸其往茂才曰封鮒之豐不如菽水之儉吾不能離母以行道光丙午春母病卒茂才視含殮畢一痛而絕

婦名嘉名爲雨生將軍女工詩畫適某貳尹方北上依父居金陵癸丑春賊逼城父促家人走獨婦不忍去既而父躍池死婦從遺命纍瘞之乃赴水死

江邑汪秉乾自述其伯母事後姑至孝姑病瘓據牀性急躁

少不如意輒暴怒不可遏伯母孝養維謹見姑怒發每伏地請罪甘受扑責絕無怨言同伴見如此私問曰汝事姑可謂盡禮矣又甘受扑責何耶答曰姑患沈痾困苦已極設逢彼之怒其氣鬱不舒不更苦中加苦乎甯受責毋使老年人心不快也其養志如此聞者憬然久之姑亦允若遂相安無事而家道從此殷實則天報之也

江都某生少與鄰女有嗾臂盟既而負之女賫恨歿生懼爲祟絕意進取後生子某少聰慧冠即遊庠某科鄉試初九夜三藝已脫稿忽有人揭號簾視之二八女郎怒目視某自念生平無虧行事乃正容莊坐以覘其變女忽舉手批其頰某憤曰余與汝素昧生平何妄來作祟女厲聲曰某秀才非爾

父乎爾父薄倖背盟致我飲恨以終我俟之廿年不意伊竟絕迹場屋我無從報復不得不取償於爾某固微聞父前事因急起立曰然則我娘也娘要兒死不敢不死然肯容兒一言否女色稍霽曰爾試言之某曰兒年幼實不知詳細若早知之娘嫡母也春秋享祀生辰忌日皆應致禮然父半生辛苦惟兒一人今既知有娘敢詢柩停何所場後即迎入先壟敬立神主兒苟有寸進當博封誥以報娘恩娘若致兒於死於報怨誠得矣然於娘並無益處女默然良久曰爾言亦大有理果如是我又何求但恐爾亦似乃父有口無心耳某指天自誓且延之入號曰既爲母子可無避嫌疑外聞冒風露娘儘入號小憩女許之瞥眼間已在號內左右對坐號舍寬好封翁尤儉約身不衣帛食無兼味不異寒素親友見之咸

宅歎稱美體氣素弱年至九十神明不衰無疾而逝孫會掇魏科登仕版至今書香勿替非封翁貽謀之善耶子甥當效參軍述其先德因錄之

丁世才秦州關子鎮人後家於鞏九歲失怙母何氏續紡度日撫子成人娶王氏夫婦皆孝謹母臨終謂曰我以多病累兒今辭世兒可安枕矣又曰墓閒荒涼夜來怕人丁對曰母勿慮兒當爲母作伴葬之夕負杖出城家貧不能造廬曠野孤身衣雪餐風拱立墓所終夜誦經天明方歸又作餽口計也自正初至四月凡百夜邑孝子朱照齋聞而嘉之因爲講說字義漸知書有道者李姓居蓮峯山丁訪之授以醫術獲小康子亦入學

路先生　朝　盩厔人聞生太史兄也友愛甚篤每食螬命弟取黃而已嚼殼曰吾所喜也久之弟亦以爲兄所喜後弟病先生獨食不覺取黃棄殼弟北上先生同車己常居內謂坐臥可自便遇風雨則又使易位曰吾悶甚一出豁目也先生卒太史爲之狀其事聞有此云牛省齋曰瑣屑之事一日千古豈必在大哉先生愛弟而泯其迹弟知之而傳之嗚呼不可以風哉

王肇基監生秦安北鄉榆木川人性孝嘗怒其子罰跪久而不釋父聞之大怒披衣曳杖往曰吾孫犯汝何法如此寒天半夜在地吾今爲汝替跪矣生急不知所爲投杖委地頓首無數曰阿爹阿爹我不得活矣翁起生扶至臥所而視之寢

蒼者無阜白也

張制軍之萬　號子青丁未大魁直隸南皮人任漕督時太夫人病禱之清江普座寺大士前堅跪不起太夫人見大士來前身披白氅手執柳枝灑水汗出病愈因函令人喚漕督歸告之故子實之剌史所述特書之爲天下爲人子者勸

何如璋貢生漢臣名傑曾祖也兒時即有至性父好博每質其褲璋不爲意旦晚供食服事勤謹久之同賭者曰若有兒如是猶與吾輩同業耶遂拒不納璋既長由負販起家嘗借客人康姓三百緡錢康回家而死十餘年其子來璋具本息歸之其子以無據不受爭論不決白於官乃還焉妻亦賢長子出痘已危醫者曰必服藻乃有望耳以重貲購煮之姑

談飢藥具傾倒無餘姑遑遽失措妻曰姑勿驚阿翁來言兒已飲訖不可耶姑無奈從之須臾疫色頓好醫曰藥力乃如是耶何氏子孫繁盛衣冠不絕至今爲秦邑大族云

牛樹梅曰道光癸巳二月在京有一孩可四五歲持瓢乞食憐之問有父乎曰有在何處曰西邊去何爲曰要飯問有母乎曰有在何處曰在家有病既而生徒盛飯一盌食之不食受之以瓢問何不就食曰回去媽媽喫余爲泣然與之數十錢而去又道光四年八月歲大祲餓莩相望隴西汪家衚衕有乞兒年十二歲從父乞食後父病臥破窰中遂獨乞以供父一日正向人家乞食忽同伴報曰汝父歿矣乞兒擗踊哀號人憐而與之食皆不受曰吾父已死吾何生爲急趨歸抱足大哭一慟竟絕

咸豐三年九月賊匪至天津當官兵初敗之時賊匪從後追趕鄉勇中有王萬年者事母極孝傭工得錢悉以奉母雖極餓時母不食不敢先食也逢人爭鬬多方勸解嘗代人陪禮人多笑之亦有感化者性仁慈見貧苦必資助之遇乞句必給錢時萬年雜同隊中二人奔逃賊七八人追之斫翻二人將及已忽見一老母扯其袖向東行右手指賊向西一揮四賊一齊跌倒及賊起老母不見萬年已走遠賊不追而返錢新眼見述其事

休甯程士英平日存心慈善雖蟲蟻微物不忍傷之嘗買雀魚放生自悲父母早亡每逢忌日及已生日痛哭流涕更勸爲有父母者勸

強復進衙見閻君出語書吏曰情已上達汝速去毋少留書吏叩頭謝復詢句姓名里居曰我懷遠縣某庵前乞句也書吏回陽後即到懷遠某庵詢其人庵主曰此孝句也事母至孝乞食奉母母食飽方食殘食夏日暑氣甚惡句先負母至庵前樹陰下安息然後沿門行乞乞歸事母如孺子然母死葬庵前大樹下哭母哀痛以頭搶樹尊亦歿士人重其孝葬句於母冢之側題碑曰某孝句墓書吏聞言祭奠句墓而返夫貧賤至爲句尚能生養死葬極盡孝道哭母以終人重其孝而題其墓神敬其孝而待以禮視世之爲人子者生不能養親死不能葬親而反忤逆親者此孝句之罪人也書之以爲有父母者勸

山東福山王大聘孝廉會試殁於都門同人以七品服殮其
家未之知也一日妻與子方聚食有縷帽布衣一人來問此
王老爺住宅否未及應孝廉入蟒袍補服直至書房坐平日
讀書處妻子以其官也笑問之不應亦不語方駭怪都中訃
音至并將衣物及詩文寄回家中人急返問徧覓不見先來
之一人亦不知所之未數日黃縣城隍廟廟祝告曰孝廉已
到任夢中屬問各物有無錯訛仍有字帖一本存同鄉某人
處後訊之果然問孝廉人本樸誠事親極孝宜其殁而爲神
也

周自立山左萊蕪人也頗忠厚嘗負販至瀋陽界遂家焉生
子二大周性狡猾娶妻杜氏以悍名自立夫婦相繼殁二周
尙襁褓大周遂襲父業作小經紀以自存置二周於不問鄰
人憫二周無依抱而養之既長痞不能言會鄰人遠去二周
無以爲計將行乞大周欲收之迫於閫命終不能決或招至
家與以飲食輒遭婦怒擯斥二周於門外百端詬詈大周亦
無如何自是兄弟竟成陌路焉然二周雖痞心點甚苦不能
訴於人每見大周御已無狀常銜之會冬夜大雪二周凍餒
甚欲懷刃弒其兄已登屋脊將踰垣忽憮然曰兄雖不仁骨
月也骨月相殘不祥孰甚況兄以不仁御我我今弒兄是我
之不仁較兄滋甚幡然自悔又恨無口勸兄蹲而痛哭踰時
緣牆而下覺胷際奇癢有物突然大吐而出脆骨如錢試語
言覺刀匕之新出於咽無此矣大喜款門呼兄兄問何

人及見面乃其弟備告以故兄嫂驚喜皆愧不自容惟向壁
飲泣翌日徧招鄉鄰兄願以父產悉歸弟弟不受願以歸兄
鄉鄰乃代爲析之昔以痞而不娶後乃爲弟納婦同居夥爨
自是弟有事必商之兄兄有事必謀之弟一日無兄不歡
兄一日無弟不樂娣姒並號賢淑兄弟稱友子焉

許叔平曰邑諸生左泰年少才貌雙俊若無行鄰翁某走無
常性方正喜規人過嘗謂生曰昨至陰司竊覘吾邑士人祿
籍君貴居極品壽享期頤子孫昌盛以會挑某寡婦致失節
又與某處女有私干怒冥王已鐫錄秩二級減壽二紀君宜
自愛後福尙未可量也生聞駭懼迹少斂未幾故態復萌蕩
檢益甚翁見之愠曰前老夫爲郎君言將以爲妄耶又見君

籍不但淫惡甚多且又唆某甲健訟某翁傾家兼斃多命冥
王大怒鐫君五級壽僅花甲不速悔痛改之不可挽也無何
又遇翁於途責之曰君不聽吾言冥王以積惡多端罰僅以
布衣終子孫亦不能顯達是眞不可救藥矣生俱漫應之既
又遇翁宣唾生面曰孺子眞不可教今死期至矣可若何生
始大恐跽叩其繇翁曰昨見冥王稽君籍令鬼吏權衡功過
吏檢君惡籍每惡以寸紙書之紙片纍纍堆積如山冥王立
叱句攝君魂削君壽祿且斬嗣續吏稽左某尙有善籍可抵
王頷之命稽善籍須臾吏呈寸紙大聲唱曰左某生平奉事
繼母至孝僅此一善王令試權其輕重見吏持一天平至將
惡籍紙片數百張堆置於左復置善籍寸紙於右權之輕重

相埒王色頓霽曰孝之爲德如此其盛乎旋命吏但削君祿
壽於某年月日時句擬結案姑念事繼母孝留一子延宗祧
生聞報汗如雨自言願痛自改過尙可挽回否翁曰悔已晚
矣掉頭不顧而去後生果如期卒三子僅存一焉

黃仲鸞觀察封翁名楳生者幼服賈公正寬厚爲鄉里所推
地方有大興舉必諮訪之咸豐丁巳創辦釐捐延爲紳董從
事十餘年不告勞不言祿當事廉其爲人亦不以薪水屈之
生平尤純孝性成終身孺慕蒸嘗祀事不輟與家人言先世
輒泣下數行數十年如一日壬戌夏腰患巨癰俗呼腰搭十
分危險姊翁謝蘊如良醫也延之診視私誡曰患生輭肋之
上消之則毒深攻之則膜破不可爲也闔室跪求療則謬以

當緩緩移至硬處然後治之可也明日復診甫開視卽拍案
大叫曰是何神也昨乃設詞相慰耳今果移矣癰在硬處較
從前部位差數指許色甚紅計日可愈非有大陰隲不至此
當明以告我公曰無他夜夢先人羅列徧身撫摩耳聾曰此
君之孝思所感也愈矣不數日果愈閱六載以壽終又其夫
人勤儉持家克盡婦職事舅姑並得歡心舉一女後不再索
餘又以刀劃其舅介軒抱祖益力號去時介軒已昏夏久比
醒視祖無恙喜甚裹創而行若不知痛楚或其中得神佑者

章亦不愜意榜發竟中式可知孝友大節冥中最重雖有玷
行亦不苛責也

杭州樊介軒宮允恭煦微時值赭寇陷杭城介軒奉祖倉皇
奔避途遇悍賊將以刃加其祖介軒跪哀告曰願殺己莫殺
祖賊若不聞卽舉刃斫介軒以身障祖賊怒連斫其頸深寸
餘又以刀劃其舅介軒抱祖益力號去時介軒已昏夏久比
醒視祖無恙喜甚裹創而行若不知痛楚或其中得神佑者
明年壬戌　穀廟登極開科介軒卽舉京兆辛未成進士入
翰林出督陝西學政今已擢左中允介軒子亦於癸未入泮
誰謂純孝無美報哉按介軒之太夫人與先慈爲中表姊妹
介軒又與伯兄子通鄉會同榜余曾親見其頸鼻傷痕宛然
來浙途中復以侍疾故舊病復發延至十一月謝世果符二
年之期去女嫁卅六日也

王旭初曰余友陳璧巖孝廉名鍾錡其父心田太翁天性純
篤內行克敦生平以訓詁授徒勤於教督璧巖少承庭訓遵
循維謹事親以孝聞道光己亥璧巖與余同赴省試聞其述
夢云本年七月朔夜夢在試院考試堂上坐數十人東西兩
廊各坐百餘人渠號在東廊聞人語曰坐堂者已取定坐廊
者尙在去取之間正欲開卷作文見彌封甚固有巡綽官至
曰卷不可開今日是不考文章評語已在卷後矣翻卷閱之
果見評云孝友傳家尙有玷行鄰號亦晉江同岸士所素識
者見其卷評云屢次受罰口過未改不覺悚然驚悟當壁巖
述夢之時亦自謂所夢評語先揚後抑難望獲雋及入場文

勸廉明三十九則

湖州姚秋農先生文田爲曼雲公己未同年是年元旦其同郡某夢至一官府閽喧傳曰狀元榜出矣朱門洞開兩緋衣吏擎二黃旗出旗尾各綴四字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醒後不知爲何語及臚唱姚第一人有以此夢告者先生思之良久瞿然曰此先世高祖某公語也公提刑皖江時獄有二囚爲怨家誣陷死罪公按其事無左驗將出之怨家獻二千金請必擬大辟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得金而枉殺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旗尾所書得無是歟嗚呼公庭片語天聽式憑百年後卒使雲礽享大科之報司民命者可

以興矣後先生應官至大宗伯諡文僖

屠琴塢嘗語人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然有時出人擬議外而亦未始不在人意計中記得庚午冬月儀徵任內有湖廣回空糧船夜出瓜州大江三更入儀徵境被盜余連夜赴舟踏勘即就本船水手究出端倪旋將水手可疑者三人帶回署中鞫訊遂得首從主名八人蓋即本船水手通同勾引也儀邑捕役懈弛已久余到任後捐賞自募健兒數十輩遇有要案重賞緝捕無不立破至是乃選自募者八人以一家丁一捕役領之不分畛域凡糧船所過西至蕪湖太平南至蘇松杭州迄無所獲復折而北始於邳州宿遷沛縣濟甯先後獲四人又於揚隸武清獲一人其一赴水逸去其一甫被縛各糧船水手圍擁數百人方將奪犯適漕帥許秋崖先生至停舆查詢命中軍協拏衆始散於是招解到省蘇臬發首府督同首縣覆審長洲某公忽欲改盜爲竊竊易供詞具稟臬司詳巡撫飛札調余晉省會審案情甚重若誤入數人死罪未決則黑龍江之行已不可免家人咸咎余辦事太拙本來有級可抵雖不獲盜亦無礙今以兩年之久往返數千里重賞踵緝賠累二千餘金案雖破反致獲咎奈何余笑曰人人能似余拙天下無患盜矣若顧慮後患吝惜捕費誰爲國家任事者遂赴省會審相持五一月未決同官有爲余二人調停者謂將案情改作起意行竊臨時行強則余與長洲皆無處分蓋起意行竊則長洲翻供爲有因已可出數人於死罪

余次日即以此情面陳大府且自認原辦情節太過大府遂命余且回任家人復咎余案情既無可疑奈何不力爭而遷就乎余笑曰曩盜犯到案即伏以盜定案是盜死於法今有人必欲活之而以避處分故必致之死是不死於法而死於心矣死於法公也死於心私也書曰罪疑惟輕今余不疑於案而疑於余心之介於公私也故從輕後月餘省中信來知臬司過堂盜仍吐實臬司大驚復照原招定案蓋巨盜惡貫已盈不能倖逃國法過堂時供出實情有若或使之者可見稔惡者雖已出死入生仍不能倖免也然死於法死於心二語竊願刑名家詳味之

仙游縣有王監生一案時縣令爲嘉興宋某素性方嚴以包

老自命某村王監生姦佃戶之妻嫌本夫在家乃賄算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遠遊他方庶免厄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貲本令貿易四川三年不歸村人遂喧傳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宋素聞此語欲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旋風起轎前迹之風從井中出遣人淘井得男子腐尸信爲某佃立拘王監生與某佃妻嚴刑拷訊俱自認謀害本夫遂置之法邑人稱爲宋龍圖演成戲本沿村彈唱又一年某佃自四川歸甫入城見戲臺上演王監生事就觀之方知其妻業已冤死登時大慟號控於省城臬司某爲之申理宋知縣以故勘平人致死抵罪仙遊人爲之歌曰瞎說姦夫殺本夫眞龍圖變假龍圖寄言民牧須詳愼莫恃官清膽氣粗此家

大人讀書仙遊書院時聞邑諸生所述蓋乾隆四十年間事曹懷樸（諱）河南解元竇應朱文定公及陳恭甫編修所取士作令吾閩有循聲爲吾鄉近來第一廉能之吏宰閩縣時値新廉訪莅任故事閩縣與侯官分辦署中瓷器侯官費至洋銀千圓曹以百圓了之闔人不納且毀其器之半曹乃懷器單及各碗式親呈廉訪曰以大人上下人等計之無論侯官所辦若干卽卑職此一單已足敷廚房茶竈之用今爲閻人毀其半亦願補行送入若必求多且精只有取之於民非卑職所敢出也廉訪無如之何轉獎慰之一日於途中遇兩人爭辨執而問之其一人曰某拾得銀一封約重五十兩持歸家呈母母曰銀數太多倘此人急需此項失之恐有他變亟

應守其地歸之某因到此守候果遇此人尋至卽以原銀還之其人熟視許久曰尚有五十兩汝應一併還我謊其人卽欲藉此訛詐也曹詰失銀者曰汝所失銀實是百兩乎曰然又語得銀者曰渠所失係百兩與此不符此乃他人所失今其人不來汝姑取之復語失銀者曰汝所失百金少頃當有人送還可仍在此候之其拾銀者持銀竟去失銀者嗒然不能復置一辭途中圍觀者咸稱快曹之斷獄明決類如此酋面貌枯槁少鬚眉相者謂終身無子今五旬外已舉一子且擢淡水同知論者謂廉明之報云

乾隆間吾鄉葉毅菴宮詹（觀圖）以儒林丈人屢司文柄廉勤盡職至老不衰嘗愼學時諸城劉文正公適奉使至見公喜半爲校士清勤半爲官廚冷淡不愧吾門下士矣在粵西時值乙酉選拔之期有某生爲巨公婿挾權要手書諄諄相託得書立焚之不置一辭榜出其人竟不與闔屬翕然按試各郡約束丁役無額外縻費比任滿代者以地方供應事釀成大案竟罹重辟撫臣劾奏學臣某按臨之處較前任學臣葉某多派人夫至七百餘名在安徽時年近七旬大省卷帙繁多無一篇不過目嘗夏夜校閱盡屏僕從惟留一幼僮在身後揮扇忽扇風滅燈飭僮取火宮詹每閱卷必據大几將卷居中央取者置左不取者置右當滅燈頃宮詹以兩手各壓兩邊卷上乃暗中有一卷飛壓左手背及燈至覆閱之則未

過目之卷其文實不佳乃將此卷另行批抹編示幕客不言其故於是署中驚以爲神平生凡四任學政皆弊絕風清心安理得四十歲外始連舉丈夫子七人長與三皆以優行貢成均四與五皆以舉人大挑知縣二與六與七並成進士二以榜下知縣分發廣東六與七皆入翰林游出爲監司郡守孫數十人有由翰林歷吏部出爲監司者其成進士舉人拔貢者尙指不勝屈吾都曾纓之盛一時莫與京也同時吾郡出爲學政者不一人而清操雋望惟宮詹與瓶菴吏部爲伯仲之間吏部督學四川時總督某廣納苞苴值其壽辰公手書楹聯爲祝不受公以巨磐雙款爲壽仍不受且云並非整壽他處送者悉不敢收不能不一律相待公卽日攜一椅坐

總督頭門外凡各屬有送壽儀者悉爲簿錄而卻之曰大人並不收禮我送微物且不收何況所屬有混行饋賂者我必立揭部科凡堅坐三日而去於是總督亦爲屏息至今蜀人能道其詳蓋非公壁立萬仞不能如此同時有督學某省者雖滿載而歸不數年卽罄盡則等之自卻無譏矣

陳望坡尙書若霖本吾閩盛族世居閩縣螺洲江流環抱沙土華滋生其間者每多巨人長德而公尤傑出歷中外數十年皆以樸誠結主知以仁恕孚人望嘗語人曰吾儕生當盛世循分供職有何奇才異能惟能以人事君則收效自遠又曰吾儕治獄不能惟明遽云克允惟念唐虞之世以堯舜爲君以皐陶爲刑官而一則曰罪疑惟輕再則曰寧失不經仍不售乃決意輟業爲商結伴同往蘇州販布已登舟矣螺洲距省城卅里舟至洪山橋必小泊值連日大風不能解纜忽見岸上急足到爲公遞家信云昨學轅牌示卽於月內趕辦科考囑公速回應試公笑曰此所謂蛇足也漠不爲意其同伴皆促之回亦不動乃數人被之上岸將行李拋置路旁時風已轉徑揚帆去公不得已怏怏入城旬日間遂入泮是爲乾隆丙午科九月舉於鄉次年三月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刑部甫補缺卽丁憂歸家居八年始再出公之澹於榮進如此公貌簡口訥不喜趨承在刑部時惟日坐司堂理牘堂官從不識面公亦不求人知時和珅初伏法其僕劉秃者已擬遣戍故事凡遣犯由提牢官點交差役解往順天府衙門

發配司官弗與聞是日適公當月念此係重犯親身押往索
取順天府收文回旋有科道參奏遣犯劉秃聲勢尚赫臨行
夾路餞筵擁擠不絕以致發配三日尚未出京　上震怒立
召刑部堂官斥以所司何事各堂官囁嚅無以對碰頭出郎聯
騎入署立傳各司官詰之司官亦皆茫然時公方貿貿入司
堂問何事喧嚷有老書吏告之故且請公上堂堂官查出是
日當月之員已厲色相待見公玉大聲曰汝於某日當月乎
曰然曰劉秃之事發矣汝尚不知乎曰頃適知之但咎在順
天府與本部何干與當月者又何干劉秃於某日出禁司官
即於是日親身押交順天府衙門並立取本日收到印文爲
據尚何懼乎因就懷中出一紙呈上各堂官皆矍然曰是不

難覆奏事遂解於是合署上下無不知有福建陳老爺附錄
之以見公之遇事詳愼有益公家如此望坡尚書亦常勸人
惜字每言其無錫同年顧式度（鈺）入禮闈時夢見一人來索
卷大書一惜字而去覺而惡之題紙下三藝援筆立就及謄
眞又自嫌首藝太短場後意殊不慊榜發竟中會元始悟卷
中惜字乃其封翁勤於惜字之報其族人皆異口同聲也望
坡尚書撫滇時其夫人卒於官署令長子景福扶櫬歸閩瀕
行帶一副杉木壽板爲公所見飭之曰汝帶此回去何用景
福不能對公笑曰以汝身分不配用此自然是爲我預備且
問汝直以我爲能終於里第乎果爾則如天之福吾閩木材
亦不惡何必多求如當終於督撫任所又何難得一美槥乎
因舉一故事諭之曰昔有張翁最精心計年六十時自備一
槥旋嫌其材太薄訪有貧家治喪倉卒不及辦棺者借與用
之約還時但索加厚一寸以爲利息如是展轉數次居然槥
厚九寸藏廂房內一夕鄰家火起恰及廂房急入打取其棺
業已被焚忙投之水塘中火旋熄拖起刨之依然可用但尺
寸之薄亦依然如前張翁乃歎曰此我命中祇應得薄槥也
夫槥之厚薄尚有定數又何必費無數之貲求美材於萬里
外乎聞者皆服其達觀

永福江心葵邑侯（景陽）於余家爲世交以乾隆己酉舉人大
挑分發雲南補宜良縣官聲甚好值撤委運京銅離任紳民
皆依戀不舍合製一楹帖贈之云不負國不負民不負所學

能爲父能爲母能爲人師紀其實也銅差竣仍回本任候陞
有一命案死者之家勢弱而兇手饒於財欲賂以免心葵不
爲動值臥病其親暗納其賄遂以誤傷結案而心葵不知又
數月乞養歸起造園亭就山伐石令其親督工竟爲大石壓
死心葵慟甚有所親知在滇納賄顚末私歎曰此人死晚矣
爲心葵所聞不能隱其事乃播於外而心葵之痛亦遂紓矣
會稽梁文定公（國治）其封翁某嘗官刑部司獄向來詰獄者
獄官輒有所索遇官犯所索尤賒公獨屏不受一無所染督
獄卒灑掃潔清一切可以方便者必多方調護之數十年如
一日洊擢刑部主事一日就訊壇詢宦途所至批曰司獄有
功前程達大曰然則可外擢道府乎曰不止然則遞升兩司

或開府平皆曰不止然則內躋九列平曰尙不止封翁大笑曰然則拜相平則批曰眞者不能假者可得後誕文定公由狀元起家官東閣大學士封翁果贈如其官

長牧菴閣老麟巡撫浙江時訪得某邑令頗著墨聲一夕微行遇令於道公直衝其前導問將安往令降輿答以巡夜公曰時方二鼓毋乃太早且巡夜所以察奸今汝盛陳儀衛奸民方避之不暇何以察爲無已其從寻行乃悉屏從者攜令手偕行數里至一酒家謂令曰得毋勞乎且與子飲酒遂入據坐問酒家邇來得利何如對曰利甚微重以官司科派動多虧本公曰汝細民也何科派之有對曰父母官愛財如命不論茶坊酒肆凡賣買者每月悉徵常例錢盡役囚假虎威擊而死案到官吳以其寒士並壯其志氣欲加憐恤劉爲謀

加倍勒索是以小民殊不聊生因縷述某令害民者十餘事不知卽座上客也公曰據汝言上司獨無覺察乎對曰新巡撫號稱愛民然一時不能盡悉小民亦何敢控訴公笑飲數杯輸直訖出謂令曰小人多已甚之言我不敢輕聽汝亦勿怒也復行數里曰我今夕正可巡夜盡分路往令卽去公復回至酒家叩門求宿酒家對以非寓客處公曰汝今宵當被橫禍我來此非爲寄宿蓋護汝也酒家異其言遂留之至夜半聞剝啄聲甚急則里胥縣差持朱籤拘賣酒者公出應曰我主人也有犯我自當之與某無涉里胥不識公瞋曰本官指名索某汝何爲者公强欲與俱遂連拽以行酒家喪魄不知所措公慰之曰有我在無恐會卽釋汝至則令升座首喚

冠叩頭公升座笑曰吾固知汝必逮酒家耳遂懷其印以去曰省卻一員楠印官也

山左吳邑侯敬森知貴州桐梓縣因案進省與幕賓劉某者同住楊家客寓一日吳赴飲遵義縣署二更時歸寓甫入門聞搏擊聲疑誰與劉幕鬬也推其寢門視之揮拳如雨腳亦飛揚捺之使言嗒然若喪固詰其故則曰某氏卒其女將與我爲難也先是桐邑有童生某贅於岳家衣服飲食皆資於岳於是婦有驕色雖生女已三齡而反目之端已非一日某日其妻虐遇之生恚甚持鋤柄擊之死其女哭而呼之並一擊而死案到官吳以其寒士並壯其志氣欲加憐恤劉爲謀

刪去其女俾得稍從末減劉正繕此稿而冤魂隨之耳夫人命至重律案難誣劉不過以一念好生僅求末減且受鬼譴況以贓私出入人罪者乎此貴筑周石藩際華目擊之事

林于川先生自西域釋回人益輕健仍在福州授徒講學日與家大人過從談藝並旁及時事之可驚可喜者一日語家大人曰乾隆庚子寻公車北上附王總督 實 眷船由衢至杭有一僕守船寻偶問大人有幾子答云止一子初生甫數月因述大人原有兩子巡撫山西時有縣令出適一騎前行前導呵之不下令揮捶之其人卽抽佩刀以拒刀爲前導所奪詢之則轎下武進士令以刀誣控大人遂論死臨刑其魂卽到巡撫署內大詬滿口稱冤扼殺大人長子又欲殺其次大

人懼懇曰我爲令誤何不仇令而仇我乎曰令何能殺我殺我者汝也我必絶而嗣又扼殺之曰我今且殺令遂到令署亦大詬稱冤謂令曰汝冤殺我我必殺汝令伏地乞命久之乃曰汝行當獲罪姑饒汝遂去無何令果以罪去官遣回家眷甫出郭門令之妻女忽發狂自褫其衣至盡赤體呼冤萬衆駭觀其爲厲如此以傳載伯有之事觀之非不可信也予嘗述以誡人及余到新疆同事王君篤菴全椒人有才學與予同寓州學官舍唱酬甚洽談次余爲述及此事王獨默然予又述其事於河南李君時景李曰汝未知乎此卽王某事也予撟舌久之曰甚哉世路之仄也予向固嘗爲王君言之噫予之聞是事也固不知爲誰何之人而漫述之以爲戒耳孰知遠到萬里外邂逅相遇偶述數十年前傳聞之語乃適親爲其事之人乎益知事不可妄爲言不可妄發王君之事往矣乃我面暴之以觸其所諱我述王君之事廣矣乃適述之於王君而悔其所難追甚矣言行不可不愼也然非李君言則亦不知爲王君之事矣此中若有天焉以戒王君並以戒予也

余於甲辰春應禮部試闈前以制義質馮景亭　桂芬　先生因受業焉景亭師言日內新到一大令孫公渠有一大因果不可不記因爲余述曰孫蘭皋　翹江　貴州黃平州人乙未進士癸卯十二月選授直隸肅甯縣於二十日履任視篆甫三日覩一白衣女子相隨不離晚卽暈仆於地久之始甦時各幕友聞之羣趨入視孫泣言曰是殆夙業也女子爲阜城人許聘某家因患腹痞堵家疑孕辭婚女故烈遂自經女父母訟於官余前生姓黃亦爲肅甯令以腹墜竟斷爲失節貞魂合冤相尋五十餘年矣幕友勸孫訴諸城隍神孫作牒焚諸城隍後於廿七日夜又暈仆如前蓋女鬼自被牒後訴諸府城隍攝孫生魂對質神亦爲孫排解言孫過出無心前世做官甚好今世事親頗孝不犯淫戒未便索命且查祿籍官至四品今將所得官祿全行削抵姑准改教以奉雙親餘年女鬼不得已而允孫醒後卽促幕友作改教文書幕友遷延未作鬼知之來促孫自作稟稟成後又以驛中壓滯未發鬼強孫同往河間府守河間者爲熊盧谷　守謙　江西新建人丙戌進士孫晤熊以情告熊曰渠不過欽表揚名節我輩雖不能闡諸朝廷然爲之作傳表章亦可傳諸不朽以此勸之或可解釋君甫到任何必遽行改教孫商之鬼鬼不允曰汝仍戀此一官是不遵神判予今仍索汝命卽授以黃帶追其自經孫卽作自縊狀衆人婉勸始止而孫公頂髮已揪去一綹黃帶亦現在人皆見之鬼曰若不速改教仍索汝命孫因偕熊同見鬼鬼附孫體稱熊爲大人熊復面爲勸解鬼曰過雖無心若非神斷豈肯饒他請問大人此案若陽律失入應得何罪豈止改教已乎熊詢其何以稱大人鬼曰大人他日當開府惟武備須留心並有一鬼詩語甚俚熊不得已遂爲轉詳改教孫在署檢得乾隆五十一年一案與此恰符官果姓黃署

中有老吏能詳之　附錄稟稿云敬稟者江前世亦爲肅甯令有良家女子誤擬以失節致伊抱不白之冤茲伊冤魂特來纏擾口稱係北直人已請命於上下神祇必不使江復作此官去歲十二月廿三日夜江與伊對質於城隍神前蒙神攔册示江云查江生平稍知盡孝頗不犯淫注江教授終身准免飢寒之苦而已嗟乎誤在前生孽隨隔世雖已當場出醜並非今生之愆牧民者愼之哉現在合眼即見一白衣女子或笑或罵以手按江便自不能言語若許以不官此地形影即消伏乞大老爺迅賜委員往攝肅篆江實不敢回署恐有性命之虞江家貧親老如蒙大老爺即日代江出詳改教職俾得稍遂仰事俯育之私感且不朽並祈將此段罪案發刊示衆庶幾慰彼冤魂恩同再造大老爺將來位至開府最宜留心武備江在下風敢布腹心不勝惶悚待命之至肅甯縣知縣孫翹江謹稟　又一稟云哭稟者江昨夜二更後神情恍惚眼能睜而口不能言倏見冤女以手提江頂髮言曰好了你好了你你不在此爲官我又何多求江隨詢其姓氏並示以大老爺之意要與你詳達上臺題請旌表以慰貞魂而爲天下後世聽訟不愼者戒冤女搖首云我事迹早已明白無勞熊大人如此費心且我來意並非求名江又許以誦經超度女又云我非求和者爾前生以不明不白之事誤我我今亦以不明不白之事誤爾言畢怒目相向實在可怕須臾退曰我去矣江此番情願改教求升斗之祿以奉親伏乞

大老爺格外成全不必飭江回任恐此後神氣憒亂辦公錯謬雖逃陰誅又遭陽譴反辱貢大老爺一片培植慈心也江到任數日一切倉庫錢糧詞訟均未經手統祈俯鑒讀書二十年奔馳七千里上有父母下有妻子痛哉余謂此段公案衆目共見衆口喧傳可戒而兼可勸一以見讞獄之不愼雖隔世而無可解之冤一以見小孝之感神雖夙孽而亦可從未減也

霍邱縣民范壽子者家貧父爲別村雇工范贅於某村顧媼家爲壻媼惟一女家亦貧賣餛飩爲生范入贅幾一載次年正月十四日忽不見媼使僕輩子楊三及鄰人各處尋覓無蹤顧媼同村人也詢其知媼壻事否曰知之聞之鄰家似是因姦致命王因此有成見在胸曰以重刑嚴訊據稱范顧氏與楊三有姦楊起意與其母女將范壽子殺死滅口詰其屍所在則云當下將屍支解入鍋煮化潑入土坑將骨剉碎以期滅迹數人異口同聲案情遂定招解至府亦無異詞是時秉皖臬者爲夏邑李書年先生　奕疇提勘時見犯供皆順口而出若默記熟誦者屢詰駁之均矢口不移然不能無疑因此不敢詳院首府因逾限請詳甚力否則請仍發府審先生不聽因另委高青書太守　廷瑤復訊並囑云此案據供肉煮骨劉而肺肝腸肚尚無著落似可從此跟究或另有端倪高從

之犯果愕眙皆稱不知語甚支節先生又命提原差嚴行拷訊據供初奉縣票查尋范壽子時知范有兩家親戚先尋至其姨父陳大鳳家據云既係正月十四日被害何以十五日尚在我家嘆元宵又尋至其表伯母家亦云伊十八日猶在我家住歇何以稱十四日被害彼時小人已疑范壽子不死擬回縣即稟明此節値案已問明私告之司閽者反遭斥罵謂小人不應混稟因此不敢多言先生已微聞之慨然曰此案眞有冤斷不可詳院宪早作夜思惟飭屬責令范父再行追尋案遂延擱不辦者半載時嘉慶十二年十月事也嘉慶十三年十二月某日突有人至臬署大堂啼哭喊叫自稱范壽子從前因賭欠債被人逼追潛逃外省昨遇鄰人告以家

難故趕來自投先生即親提確訊再三無異置於別室隨提獄中三犯隔別詰其謀殺情狀并諭以明日即招解上院爾等皆當伏法三犯仍各自點首並無戚容及召范壽子與之相見衆始錯愕范顧氏首先上前扭住哭云你到底是人是鬼一向在何處累我們至此哭聲震天顧媳曰我已拌一家性命斷送汝手汝今日又何必生還一慟欲絕惟楊三仰面哈哈大笑一時堂上堂下無不爲之掩袂竊視先生坐堂皇中亦嗒然若失不發一言久之始詰三犯曰既係如此奇冤前過堂時何以並無一語翻異三犯齊聲泣曰小人因此案歷過府縣堂已十餘次諸刑備受此供悉是縣差所教並云倘上司回翻供駁審一回汝等悉照前此多受苦一回小人心膽已碎惟望早日結案何敢再求伸冤乎先生正在嗟歎忽見府縣兩人踉蹌自外闖入伏地嗚咽曰惟大人救我先生乃好慰之曰君等平日但笑我多疑不斷今亦知此案恰係我多疑之力乎若悉依君等所爲則顧媳母女及楊三皆應伏極刑范父誣告府縣失入皆應擬抵合計應死者六人而撫臬還成又其小矣時沈冤驟釋城中萬口稱頌如披雲霧而覩青天以爲是大陰德必有厚報是年先生五十餘矣尙缺嗣次年舉一子名銘皖以地誌也後又連舉數子共六人銘皖中庚子進士現任刑部主政銘舒中癸卯舉人銘霍銘棨等皆有聲庠序論者謂是獄平反免死者六人而先生得子之數適相符合果報昭然天道不爽如此豈不奇哉先

生本乾隆庚子進士銘皖恰於道光庚子成進士是科先生年八十餘父子先後相隔六十載而作進士同年藝林佳話舉世無兩先生以重宴鹿鳴重宴瓊林皆蒙　恩賚駢蕃晉銜官保天之報施善人正未有艾也按先生由詞林改官儀部家大人俱步後塵先生巡撫兩浙時家大人曾謁見於武林節署已微聞先生有平反盛德未得其詳今歲余觀政杭州與先生令弟見齋邑侯　道融　晨夕相見見齋爲余備悉言之因謹蓄於錄以誌欽仰云

熊鉛山先生語家大人曰理刑貴明尤貴斷然惟明然後能斷兼之者惟吾友金蘭畦先生相傳先生官部曹時有同僚夢至一所燈燭輝煌侍衛森列正坐者爲金菊坐者二人不

相識門外有數千百人呼冤之聲俄擁一龍至階前訴曰孽龍行雨漂沒居民無算求伸理旋有一吏趨進曰據天條當斬金不應旁坐者曰然則依例乎金拍案叱吏曰行雨因公漂沒過出無心法當流徙吏以例爭金怒曰汝等舞文宜斬命卽釋龍龍忽躍上天去呼冤者羣詈金金推案起遂寤後同僚以此夢微諗金金但笑而不承踰年金以公事渡江驟遭暴風舟將覆俄有一金龍翼其後楫浪頓平頃刻達彼岸矣

黎襄勤公 世序 宰江西南昌令時有李姓控其子出就外傅被師謀死集兩造訊之則老青衿租土地祠設帳授徒李氏子與焉每屆年節歸省其家率千日至館此次逾期老衿使人問之李姓以節後起館如常期彼此相執久覓不得遂興訟黎公熟視謂老衿性似迂執然無害人之貌詳問李姓居址與土地祠相隔里數備誌之將老衿暫行發學懸案以待李姓者先世操舟爲業及身爲農家小康只此一子頗聰穎望其讀書既失去痛不已屢呈催一日公赴鄉勘丈詢所經地則土地祠與李姓居皆必由者勘畢將及李居飭儀從先行過土地祠里許以俟公率一茶厮便服偕行過李姓門將循徑至祠半途有一尼庵在焉遂入之一老尼數少尼中有面黃腹膨者茶厮問之怛怩入室老尼代答曰脹病也公復至土地祠令守祠者指引李氏子讀書處徐視壁罅得牢尼數粒恍有所悟歸署命賙所雇本地僕婦飭爲富家牀擱銀錢

往與面黃少尼款洽旣密遛遂得其實縱李氏子道過此庵頻見少尼悅之彼此目成遂相暱就竟以暴病卒於庵老尼以已之壽枋殮埋後園尼亦孕數月矣傳至公堂一審而服公問幕賓曰此案應如何辦幕曰有法在何難處置以尼發官媒俟其分娩凡姦生子女例得歸宗此尼折贖杖罪發官賣黎公曰法則然矣而吾欲仿東坡法外意參用人情李姓四世單傳李某老年夫婦得一子十五歲卒於尼庵今尼有孕苟得遺腹子亦可延宗卽或生女尼克盡婦職亦可養老且此尼五歲入庵今已十六雖事涉淫污猶然伊願守節於李氏亦屬從一而終遂具文移學開釋老衿以孕尼給李姓領歸完案尼孕及期果生男其家呼公爲恩官迨公升景德鎭

同知進京舟近鄱陽湖口忽大風驟起巨纜折斷顚簸中一時不得入港見遙岸兩老人一少年執斷纜牽入小港乃得安息公與其僕馬升似夢非夢見舸首一少年跪言曰大人斷案情法兩參使我有守志妻又有延嗣子今是以報執纜之兩老人一我曾祖一我祖也及嘉慶二十年間公已爲南河總督河溢不能合龍公親往督工湍急無策竟投水中其僕馬升入水抱主而登黎公得生馬升在水中似亦有人扶掖之者回視卽李氏子少年也人咸以爲冥中兩次報德云

按余隨任淮海時黎公適督南河先君常述其在南昌斷案盛德一事未得其詳今此節得之沈子璞子璞之弟卽公之壻常在其署讀書故傳聞尤確馬升亦沈家舊去之人最

誠實依公幾卅年屢爲子璞述其盛德如此

張曼生大令 同福 曰謝春臺刺史官名時和浙之餘姚人入直隸豐甯縣籍由乙科令關中歷任繁要廉正有聲以丁艱歸起復後改發安徽奏補鳳陽令地瘠民貧清苦素著邑當九省通衢供張籌劬賠累不貲淮此任者向藉辦賑以資補苴上憲亦即以賑爲調濟蓋已歷有年矣公曰官爲民父母豈有忍視子弟餓殍而自享溫飽之理吾不食賑吾不食子孫飯也力挽頹風親歷各鄉查勘戶口設廠賑濟比竣事尚餘數百金即備文繳還藩庫分毫不染同城文武以印官認眞辦理亦皆不染指有生員高大川者素恃辦賑爲務出而撓之公即具詳褫其名他皆震懾畏服不敢言邑民實受其

福歡呼稱頌咸歌來暮公又廉得渠魁王大維等十人羅而置之法地方由是肅清久之大吏察其賢密以奏聞升補無爲州牧調署宣城縣令時公年已六十二矣一日身偶不爽聚家人環坐笑談忽而兩鼻玉柱下垂視之已逝有餘姚邑紳周蒲堂明府任來安令夜夢其邑通衢騶從旗幟人馬喧填詢問何事曰迎新任城隍謝某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公之莅官居心行事彰彰如是歿而爲神信不誣歟

蕭山名幕汪龍莊 輝祖 嘗撰佐治藥言學治臆說諸書一時卿大夫奉爲圭臬幾於家置一編心竊嚮往之及余權守東越龍莊之晚子 繼壕 來謁晉接之下得悉其家世之詳龍莊天性淳篤事母至孝幼秉兩萱闈之訓守身如執玉非禮勿

踐也初因家貧以讀律爲治生計幕遊幾三十年平反冤獄不可勝數館平湖時閱定獄中多可疑遂囑主人多方覆訊內誣服者八人得以昭雪而正盜旋亦就獲是科歸應鄉試其母先感夢徵言其必售果登賢書旋成進士出宰百里繼擢州牧所至有循聲今其子若孫皆以科第文學顯矣人率謂習申韓者多積孽似此則獲福無疆實足爲凡爲幕者勸

禱禱畢命大鵬開揚並叩首階下大鵬神氣自若開揚四體戰栗色甚懼余更疑兇手不在成氏矣然不敢有成見也相驗回時已丙夜復禱神鞫兩造於內衙迄未得實忽大堂聲嘈嘈起詢之有醉者閙入爲門役所阻故大譁命之入則閻喜也開揚大愕跪而前曰此子素不孝請立予杖斃余令引開揚去研鞫閻喜遂將聽從父母擊開祿至死顛末一一吐實質之開揚信然長洪等皆俯首畫供燭猶未跋也次日覆鞫閻喜投縣之故則垂泣對曰昨欲竄匿廣西正飲酒與妻訣有款扉者呼曰速避去縣役至矣啟扉出一頎而黑者導以前迨至縣門若向後推擁者是以譁夫閙喜下手正兇也牘無名而其父開揚方爲屍親脫侯長洪等供吐拘提已越

境颺去安能即成信讞款扉之呼其爲鬼攝無疑也殺人者死國法固然懵昧如余得不懸案滋疑則神之所庇不信赫乎到處有鬼神洵然

民命至重名節可貴遇案苛求者固非欽恤之心若惑於救生不救死之說憑該犯一面之詞恃宋曾氏一案尤可堪爲戒宋曾氏之夫宋鶴慶其母舅王久忠俱富室宋鶴慶素行不端屢被王久忠訓斥心懷不甘起意將其舅致死以五百金雇一幫手一日王久忠趕集路遇鶴慶慶欲邀王至家王許以趕集回再去迨趕集回以不得暇覆之復遣幫手邀之遇諸塗兩相口角其幫手即持刀欲斫王之僕即趕回家糾人來救則王已斫死矣比到官宋初供王久忠欲與雞姦起意謀殺官以王年七十宋年三十餘情節不符又無確據駁斥之宋遂改供王久忠與伊妻有姦前後供既不符復思嫂妻滅罪情已顯然乃承審官郡守傳宋曾氏到案逼勒供姦不認則非刑熬審蓋爲救生起見也又曾傳其父曾某勒令指出其女與王某通姦情節並斥其不能訓女痛責之宋曾氏以憑空誣陷受此非刑又見其父被責受屈無伸即袖剃刀劃喉自盡其實情如此承審官竟以疑姦具詳晉撫某據情入奏並言山西婦女往往當堂自戕爲挾制官長地步等語時御史謝方齋閻邸鈔見此案情節支離種種疑竇因思嘉慶年間閻閻恩虎一案梁侍御

曾具摺伸冤今乃云挾制是將從前貞烈婦女一概抹殺尤非所宜因具摺層層指駁有云宋鶴慶改供毫無確據難保非避重就輕宋曾氏與王久忠如果有姦平時不知廉恥豈肯臨審輕生且承認姦情亦罪不至死何至當堂自戕若實無姦情該婦心知名節爲重因而憤激捐軀安知非逼勒認供所致如惑於救生不救死之說憑該犯一面之詞恃宋曾氏已死無可質證卒以疑姦定案是死者男女含冤而復各污名節貞邪出入所繫匪輕而宋鶴慶因此得以輕縱尤不足以昭信讞等語　上以原摺付晉撫另委升任臬司馮桂山（德馨）審訊全行翻案依原摺審辦宋鶴慶置諸法宋曾氏請旌案乃定夫該婦名節已爲表揚貞魂可稍慰矣後有從晉省入都者向謝御史談及此案晉省大吏疑本處人走漏

消息不然何以御史所奏洞見如此不知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都下奏駁距晉撫所奏不過十日何由知消息也又聞承審者前府某卽御史同年宋曾氏請旌後署中猶示現鬼形好官故大小差務較他人節省甚多居瘴地而能免虧累實從來所未有在任三年不求調劑不言瘴苦上臺將保舉調繁明府力辭曰予以寒士一行作吏於今三年幸免隕越今筋力漸衰祇堪向田園中尋討生活庶還我窮秀才本面目余家本小康三年薄宦少有所得黔中倘儉好度日也遽引疾歸若明府者可謂知足知止急流勇退善刀而藏者矣視戀位殉財者奚啻霄壤

中丞某公性傲岸矯異不特遇同鄉戚族有意違嫌卽骨肉閒亦然任皖撫時其子以貳尹需次吳中先致書撫藩不可不令寓內署其子遂不敢輕言求助事侯父出署於毋處乞得百金回吳其嚴毅如此一生最重操守矜名節慕海忠介爲人由監司至開府所歷各任大堂有不字禁約八條曰不收門包不受餽遺不取平餘不通請託不薦幕友長隨不赴無名宴會不呼梨園不准署中人等私自出入其關防愼密又如此但人多以怪癖目之予不以爲然以視近之貪婪輩放誕自恣奢侈無度者相去霄壤若中丞者實可風矣門包之名由來已久各省皆有之凡新莅任者司閽及各項人等必索甚至有雙分者或一明一暗者合多處併計之已數百

金矣未抵任而先有數百金之累冰清玉潔難言之矣收此陋規者皆以爲散之僕從耳夫瘠人肥己仁者不爲瘠人以肥若讀智者豈爲之乎無怪此種不農不工鮮衣美食游手好閒欺主殃民者日見充塞也惟吾閩來子庚錫蕃觀察居官清廉尤不肯出門包先爲石牛巡檢歲入不及百金擢貳尹代理將樂縣篆赴任各署索門包書四語示之曰石牛無毛可拔將樂地皮未刮所有各署門包祇可隨後開發後竟不與亦無如之何在任年餘不名一錢交卸日鄉民十數輩各攜米一石送之欲勿受鄉民曰今歲倍有秋年來稍有積蓄皆公賜也委諸舟中歡笑而去孰謂閩省無好官哉孰謂閩省不能做好官哉

吳蓮芬曰余官國子監時同官法朗阿助教言伊戚官刑曹會定一案一宦室奴與婢通主人見之逐奴後奴與婢定議開門納奴手刃其主先是問官以奴爲罪首法戚執婢爲罪首議以淩遲案遂定數日後法戚回宅甫入門即昏跌夜半醒云下車時見一隸持帖向請即不知事隨隸懵然前行至一官署簷內官云某案係汝手定何以定婢爲首法戚答曰婢不與謀必不開門婢不開門主何由弒主死奴抵皆婢肇之釁也冥官是之呼原告來見四人舉一巨籮肢體腸胃紛貯其中一女首置其上嘵嘵爭辯冥官叱之令押入無間獄歲其爲小案兩造願息則望眼欲穿無如官若幕每醉飽安眠日復一日毫不動念遇有上官札飭小民呈催亦知代爲飭隸送法戚歸法戚醒後即具呈引疾曰刑官安能無一舛也按是特據情據理斷以罪首其不服已若是若徇私斷之其怨毒不知何如主獄者顧可存一毫私意哉即使絕不徇私而見偶誤斷稍偏亦必有報此刑官不易爲也

今之官蔵不外清慎勤三字清者廉介官本不應貪錢慎者謹飭官本不應大意人皆知之至勤之一字動視官爲可樂而自便於逸者多矣豈知只此自便一節其造孽已無窮余謂不官則已既官必先除卻嗜好振刷精神做一日官即任一日勞縱未能造福亦斷不可造孽語云半世爲官百世慈誠有所見而云然也余需次杭省已卅二年每於夏秋觀省會首邑監牆外掩屍不勝計惻然傷之省會且然何論外府縣撥其原皆積壓案件之故官不理事罪有攸歸幕享大俸高坐衙齋忍心害理厥罪惟均奈何羣泄泄以從事不知所

變計哉試思一案到官羈留多人一爲審結何等清爽其爲行方便積陰功孰大於是當官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宜三復斯語耳今之積壓案件大率藉詞人證不齊遂至拖累班館私設不究監屋破敗不修隆冬凍餒失所盛暑則炎熱逼蒸其不轅轉瘐死也幾希而盜案拖斃尤多向使勤於審斷所補自非淺鮮余自咸豐紀元來四屆握篆統計約二年餘行之本屬卽已不易事權一過何能爲力若彼久於其位者斷當求免此罪過耳其爲大案求審無由則度日如歲其爲小案兩造願息則望眼欲穿無如官若幕每醉飽安眠日復一日毫不動念遇有上官札飭小民呈催亦知代爲轉行每批一候字一宕延閒又置之度外經年累月瘐斃獄

中居多勿論吸煙酒酒輩不宜爲官卽好葉戲好奕棋好詩畫者亦恐廢時失事自謂享福冥冥中已造孽耳彼未久於其任者尤有詞可藉大半存五日京兆兒矣然則無法可施乎曰有既不費力亦無流弊卽使一向惰者一行此法卽不能不自勉但令照雨水糧價式按月一報某日審某案某日結某案某日審若干案某日結若干案或某日直書未審案斷無連日多日不審案者或連日皆書審此案斷無連審積審不結案者同城縣丞教職等官責令同報其刑友姓名籍貫並曾就館若干次於履任時先須報明臬署於去任時查其結案若干該管道府按月卽其新收舊存銷除實在四項覈之考其勤惰行其賞罰似此則清簡缺案無留牘必可自

了其煩難者或派一二幫審之員以分其勞將見日日做官日日行方便日日審案日日積陰德矣此事惟在臬司信賞必罰一意主持蓋專掌訟獄州縣之擘皆其擘也以一官之擘分其三成亦如藩司之代賠廚項以七十三外縣計之誠擔不起巡撫爲臬司上官其擘自不減於臬司居上官顧易哉今居官者多好逸惡勞能以此令咨行各省做爲可望政平訟理固空虛官民長享無事之福所裨實多處得爲之日操有爲之權敬以此爲勸

居上官者往往以不參屬員爲和平以不提控案爲省事養癰貽患不但民不聊生甚至身受其殃邪上有爲粵西方伯者其先世有積德泉知其冤故直定爰書科以惡叔重罪云據前所見

坐閻室中量柴數米其子早經淹斃孽孽無已殊可憐亦可笑也咸豐六年正月病歿二月聞粵匪有復來揚州之信遂趕緊淺屑乃逆匪至儀執士人詢方伯何在對曰不知卽殺士人不得已告之逆匪剖其棺戮其屍而去不知何以結怨於彼若此後有自賊中逃回者細詢始知該逆曾受縣官冤抑奔控方伯方伯仍批原縣該逆愈受捶楚始跳身入賊使當其受控時卽親訊其是非判其曲直官如不職劾之以警其餘或其人不至爲匪卽少此一股賊衆矣乃但博和平省事之名而貽害已死之身何取乎爾

近閱上海新報云李德泉南海南鄉人居心正直爲按察使掌案吏精熟律例深明治體多平反冤獄歷任官皆器重之往疑案必虛心考覈是夜偶步出外各處俱熟睡惟德泉房有燈遂微步其窗隙望之見德泉危坐疑思左坐一翁背立一婦人臬使細思渠輩亦有眷在此忽德泉秉筆疾書久之翁有喜色又另取文書觀之塗抹再四婦亦甚意得臬使嶽排門入將詰其何以挈眷及入則德泉一人耳問頃所定二案一案乃香山人因爭田水毆傷回家得病致命苦主告以故殺必欲償命拖累多人德泉以誤傷經風致命擬爲首者遣罪餘勿問一案乃順德縣竇婦守節族惡叔利其家貲強逼改嫁婦不從淩逼過甚自縊身亡惡叔復担稟因姦畏羞自盡德泉知其冤故直定爰書科以惡叔重罪云據前所見

翁乃首犯之先人婦卽完節鬼共相歎異可知下筆閒常有鬼神鑒察特有知有不知況人命至重者乎閻德泉之子已於前年丁卯登賢書矣

張晴湖 開雲 直隸南皮人以舉人令湖北嘉慶丁卯需次省垣會安陸大旱百姓數千排闥入署擁官求雨並令跣足行赤日中及壇所行禮以柳條蘸水打官首民情洶洶勢將爲變大吏謂非具有膽識能當大事者不足資彈壓特檄公往攝篆各寅好謂去恐不測曷弗辭公毅然曰盤根錯節所以別利器稍遇艱阻卽行推諉天下事將誰屬乎星夜就道至則數陳大義諭以禍福立懲倡首者數人民情帖服遂將地方災荒情形稟陳請賑大吏因先以豐年入告 此前令所爲故民怨入骨

未便准行三上三駁公慨然曰目睹凶荒如此安忍坐而視其死乎因普勸捐穀先自捐八百石爲之倡設廠賑濟是年麥秋大熟民始有更生之樂前任積案如山數月閒清釐殆盡署中時虞斷炊公惟急於公務毫不致念百姓感活命之恩致送米薪爭先恐後並有應城縣紳士齎金三百託儒學代送不見一人而去卒亦不知其姓字也去任之際百姓哭聲相屬如嬰兒離慈母有前被嚴懲者亦復焚香道左叩首泣送縣治所屬均供有長生祿位居官若此可以風矣宜乎其子以翰林繼起後嗣科甲至今不絕也

楊余田先生 九畹 浙江慈谿人嘉慶己卯榜眼靜庵士民與吏役有大獄時公任慶陽府與各官會鞫各官以事經京控忌同投鼠仍欲袒胥役公執不可獲成信讞衆忿以伸地方積弊亦剔後公自省赴都過靜庵士民遮道攀轅擁隨不捨公爲留別詩慰之詩曰二月春風拂錦鞍滿城士女馬前看長官身樣書生面箇裏婆心畫出難從來爲政切民艱幻迹浮名一例刪曾笑王喬仙去後空留鳧舄在人閒漫云折獄信持平敢徇私情負爾氓留出本來眞面目不須更寫鐵錚銘殷勤謝爾送行旌四野丁男半在城望到一犂甘雨透莫因好事誤春耕詩云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公其有焉書此爲居官鞫獄者勸

李復齋先生 文耕 雲南人生平莊敬自持言笑不苟壯年喪偶以其同苦不獲其甘也終身不娶始任山東在官廳斂身端坐與人寡偶及輪補鄒平以舊有虧帑辭不就上官不許乃告病筆耕度日至無應門僕或勸之起病仍補鄒平苦節以彌其缺食無兼味衣垢如漆其愛民也疴癢相關每單騎下鄉所至父老兒童奔走而聽其教或有所爭就地剖決縣庭虛無訟者人呼爲李聖人王定九相國出使道經鄒平採其風以聞早有京信至省其大吏乃亟保之 上批云朕知其人久矣今爾保升膠州足見公正云由是洊升至貴州臬司仍以不合上臺去官在家杜門卻埽督撫以下來拜者罕得見焉所著有喜聞過齋各種皆粹然儒者之言後入鄉賢諸省名宦祠按李復齋官山東都轉家大人適陳臬茲邦同寅極相得故知其梗概最詳云

池籥庭先生 生卷 雲南楚雄縣人道光戊子典試陝西年未三十人稱其言笑不苟取與廉介未幾授廣西學政於陋規一無所受謝士先德行後文藝特取小學舊註參互損益手書刊發提撕肫懇多所興起未終任病卒身後貧窶之狀見者哀之其鄉人士云先生童時有富紳置義學嘗以散錢撒地令童子爭取爲紙筆費因以爲樂先生獨端然不動云按道光丙辰家大人撫粵西池爲學政同官甚得頗推重其耿介告余輩曰此近今學臣之僅見者也

粵東楊徽香 榮緒 同治開前後兩任吳興太守清廉不苟人所其推與紳士亦相得於本地紳周觀謦 學濬 尤相契一日謂周曰吾年十有五嘗夢至一處溪橋幽雅戀戀弗忍去忽見一老僧謂之曰汝將來必到此今尚未也叩以何時再來則出手五指示之又示以三指醒而夢境歷歷如繪意謂五十三歲必將死矣而竟無應今夏得病知不起囑後事甚詳家人問之曰吾十五歲時僧即示我以五十三非其時乎吾其不起矣後果然臨終遺囑成一對附於訃後其詞云此後眞成大自在他生須略減聰明則於所出處亦不甚得意耳於子有一面交實近來澍省僅見之清官也周觀謦述之金少伯少伯轉以告子可知人之生死早已數定至大善大惡或倘或短即有不能必者矣少伯又曰人咸傳其爲湖州城隍理或然歟

錢塘張東甫之杲 知泰州事十年愛民如子兩袖清風政聲

並潤給族親之貧者服闋以同知署漢中府屬員某某皆以辦公虧挪爲數甚鉅將有參追之命公爲具稟藩垣劃所存銀如數抵清餘銀終未取也公嗣子振基號仙舫亦以縣令起家不數年觀察粵西旋擢豫藩曩三人者一故絕二淪落距糧臺時未十年仙舫在粵亦辦餉嘗述其事勉勵僚屬云

劉蓮舫 衡 江西南豐人牧忠州時鄰境有民出外貿易歷年寄銀於其兄置產契券咸入兄手後弟歸兄賴不以分訟經累年有司不能決弟徑詣州訴於公公曰爾非吾治奈何來此投牒對曰民冤非公不能白是以來也公曰如此且耐之當爲爾理焉公乃移檄鄰縣謂兄某人爲巨盜所扳關提既至峻詰其家產所自來叩首曰某良民不窩盜有弟貿易某

處節寄多銀故起家較速問爾弟安在曰尙在某處問寄銀有帳否曰有未帶能記否曰記得公命開單以呈既具呼其弟出曰爾識此爲何人耶曰斥其賴產事其兄俯首伏罪嚴訓之斷分其產焉又觀察爲巴縣時有夥盜六人役捕獲其一公熟視之曰此人頗似良善其人稱冤再三問終不承盜役跪抵寶公怒命杖役慰其人曰汝良民被此誣累誤汝一日生理矣賞錢數百而去密令一人躡其後數役隨之有五人迎問相慶卽以其錢置酒肉正飲間掩捕盡得之公笑謂役曰汝數日得一賊吾頃刻得五賊矣按此必先問獲盜情狀而知其同夥不在遠也公故後曾入祀四川名宦生前政蹟固赫赫有聲矣

汪調生曰許玉年先生余伯母舅也博學工詩畫性復伉爽無城府急人難如恐不及尤愛才見人有一善譽不容口以道光辛巳孝廉出宰甘肅環邑調敦煌升安西州所莅地皆處極邊其民多誠樸無內地刀健習先生治以靜穆遇訟事卽日判決無滯獄持己極廉暇則進士之秀者爲之衡文校藝又見地多桑特於家鄉雇蠶婦往教之養蠶繅絲法所至頌聲大作去則民咸尸祝之年甫五十以疾卒於安西官舍先是敦煌縣城隍廟道士某所爲多不法先生作令時驅之出境及去任道士復匿緣爲廟中住持不法如故一日道士晨起忽捲其行囊欲遁色甚倉皇或問之道士言昨晚睡後夢中聞殿上鼓吹呵殿出視之見新城隍到任威儀甚整方在旁窺伺忽聞堂上傳呼速拏某道士二役持鍊鎖至城隍前仰視之卽前任本縣許邑尊也厲聲叱曰汝經我驅逐出境既窺我去任潛回卽應安分乃怙惡不悛今日本應促汝命姑念係莅任之初量予薄懲卽飛籤下責竟叱令卽日離廟毋再逗遛取死遂命皁隸驅我出及階傾跌而醒兩股痛不可忍今不敢復居矣竟攜行李踉蹌去時敦煌人尙未知先生歿後探之則道士見先生莅任時卽安西易簀日也正直爲神豈不信哉先生長子彥直爲余堂姊壻作令粵東次子緣仲現任江蘇泰州有循聲已擢廣東肇羅道三子潤泉五子冶金先後舉於鄉官部曹知先生遺澤孔長也

尹公下車江南爲微服循行郡邑至嘉定城隍廟靈苑中時方春遊士女雜遝公踞坐磐石冷眼閒觀鏡濤適至遇婦女則側身避之有遺敘者鏡濤拾得亟訪其夫還之其夫感謝且叩姓氏不以告拱手遙去尹公追而擧其祛曰先生一舉有三善不目色一也不拾遺二也不徼名三也觀子於微知非矯飾所致某閱人多矣未有高誼如先生者遂與訂交已而延之幕府尹公總督兩江賢聲大著章奏悉出其手 聖眷特隆後以大學士建節兩江十餘年閭禮遇有加惟尹公能以心相故邂逅中遂見器重如此

許榕皋乃大 直刺史緣仲胞伯令上海時頗著循聲治獄尤神有黃浦江船戶呈報其兄及姊夫聲在舟被殺詞列夙仇

十餘人皆邑中殷富公往勘驗屍傷各止一二處公以既殺一家二命其仇必深何以屍傷均少且屍親無哀痛狀心疑之摘提所控數人到案略一詰質齊聲呼冤公亦知其冏因集訊於邑廟夜訊令各役作鼈鼈聲燈燭易以火酒色皆慘綠先提屍弟及其姊嚴鞫冀神褫其魄也更深時果陰氣襲人眞有冤魂欲語者二人股栗不覺盡吐其實蓋姊與人姦甚密賄屬弟使殺本夫適兄與其夫易榻臥弟施刃後燭之始知其誤因再殺其姊夫耳詰以凶刀已棄於水泗取之驗與傷合遂拘姦夫並置之法闔邑稱神明焉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滇南張靜山觀察其仁由進士爲蜀中令所至興誦洋溢計典屢膺上考道光乙巳夏以逢州牧擢新安太守甫下車有兩姓爭墳互控者稽核舊牘自嘉慶甲戌年興訟至是已卅餘年矣公詣問書吏何遲久不能判斷書吏對謂此案每新太守莅任例來互控綠兩姓俱無契據無從剖決只合置之不理公叱曰天下豈有卅餘年不結之案立命傳諭兩姓五日後登山驗看聽候判斷翼日公沐浴齋戒祈禱城隍夜宿廟中求神示夢五日後親自登山訊斷兩姓俱至一姓係望族其人納貲以郡丞候選衣冠華美容止甚都一姓係老諸生年已七十許貌甚寒儉公大聲諭曰汝兩姓爲祖興訟歷久不懈孝思可嘉惟閭自經具控彼此阻祭爲汝祖者毋乃倭而汝心安乎兩姓皆伏地稽顙唯唯請罪公笑曰吾稽舊牘見汝兩姓各執一說皆近情理所恨兩無契據耳既思天下事有一是必有一非有一眞必有一僞非求神示夢究不能決昨特沐浴齋戒禱宿城隍廟中果見神傳冢中人至自稱爲某某之祖被某某誣控求我判斷我已許之矣顧一經明白宣示眞僞既分是非立決此後是其子孫方准登山展祭非其子孫即不准過問吾憐汝兩姓皆係孝思勞苦多年執眞孰僞孰是孰非皆當別祖過此以往不能並至此隴矣汝兩人以爲何如兩人皆稽顙對曰謹從尊命於是閽拈老諸生居先郡丞次之老諸生乃勉整微冠次且走伏墓前草草三叩首畢起身乾哭顏色忸怩口中喃喃不解所謂公笑謂郡丞曰渠已別墓次當輪至汝矣郡丞聞言滿淚泫然乃側身伏拜墓前大聲泣曰子孫爲祖宗興訟多年不辭勞苦

勸戒錄選卷三 廉明

今郡伯禱神得夢一言判斷究不知眞僞是非可否不謬倘所夢不實爲子孫者此後不能與祭與念及此能勿悲乎言畢痛哭臥地暈不能興斯時觀者如堵見之無不惻然太息公笑謂衆曰觀兩人別墓情形眞僞是非汝衆人當共喻之倘待吾明白宣示乎衆人等羅拜對曰微公言小人等皆喻之矣因共贊郡丞爲眞孝子而不直老諸生公命衆扶郡丞起拳拳獎慰老諸生惶愧俯首默無一語公謂老諸生汝別墓情形衆目共見撫心自問倘有何說老諸生汗流滿面自稱知罪公笑曰汝既知罪吾亦不汝咎但自今以後憑衆剖斷山歸郡丞毋得再訟汝心甘乎老諸生唯唯聽命誓無反覆公乃親筆書判令兩姓畫押卅餘年難了葛藤一日斬絕

衆口稱快蓋此山本郡丞祖墓老諸生偵知其久失契據意圖騙占初與郡丞祖與訟至郡丞已歷三世歷任太守皆意郡丞家爲望族未免欺老諸生式微咸有矜憐左袒之心孰知腐儒叵測以樸陋文其奸詐向非公巧以神道設教黑白何由昭晰耶是年秋公舉行郡試延予襄校試卷公固善飲酒酣嘗爲予述之頗自得意予叩公祈夢城隍究竟果得夢兆否公笑曰此姑妄言之耳吾思兩姓既無契據只合令其別墓以察其情形果係眞予孫自有纏綿難捨之狀否則出於勉强倉猝間難以掩著矣大抵人即無良於稠人廣衆之前斷未有甘心厚顏眞忍以他人之祖爲祖者天良未盡牿亡祇在此刻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吾懸揣此情姑託言神

夢以微察之不謂果以此而竟決是非眞僞也合座聞之無不歎服予特筆而識之凡蓄心折獄者遇疑難事亦可以此爲法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又未可泥而不化也

王芑華先生 耀辰 由翰林出爲福建鹽法道道光初年屬署泉篆有邵武府光邑女德姑者年及笄將嫁其繼母與伯父通惡其窺見陰私共役之以滅口女叔父貴潢訟於官邑令張君 夢齡 係初任驗訊詳報以傷供參差爲大憲所駁芑華揆度情形卽決其非自刎邑紳高雨農中翰時因修志在省訪之更得其實於是密稟大憲提省審辦已而卸臬篆首府陞委審各官竟以自盡定讞劾張令相驗不實落職張恚甚於庭堊自刎芑卽救蹙芑華先生恐沈冤從此莫雪復具稟

兼值炎天而德姑面色如生比會審突有五采蝶光豔殊常飛繞庭際其妹大呼曰吾姊來矣諸兒悚然悉吐實讞乃定張令亦得開復吁蝶其女魂歟不然胡堂上見爲蝶堂下見爲女也奇矣此吾閩喧傳事又長興張小軒閣學 鵬與芑華先生垂髫交視學閩中時過從甚密一日學使署忽有舊僕請謁其前伏地不起問何故僕囁嚅不能語固詰之曰昨望見署臬憲王大人心頗戰慄恐再來必不我宥故求援耳咸以爲此顚狂語越日芑華先生往學署僕竟拔刀自刎後察知其人素有隱慝鬼蜮不敢見正人殆有先攝其魄者後相傳

汪道鼎曰包丈巽權子內姻少隸諸生籍後棄去挾申韓術遊豫章者十餘載二月杏花八月桂久度外置之道光丁亥客贛州縣幕有盜數人爲前令捕役所誣將贓其罪嘗汎規脫處分沮令令將爲所惑包引義力爭竟昭雪之明年戊子正初忽夢觀天榜有己名以春夢置之越兩月復夢見前榜旁有人曰天榜已定宜速歸醒仍置之越日令忽來促之赴試包訝曰君與巽權交有年巽權棄舉業君宜諗之何忽爲此言令笑曰余非不知先生抱高尚然疇昔之夜余夢若至文昌宮行香者有吏導余入廡下見牆頭張榜人名甚衆各分省會吏告余曰此本科秋榜也余諦視所立處上書浙江省第一名馬姓先生名在三十餘余亦念先生向不赴試妄

得中榜吏曰是因上年辨釋盜天特報以一科余瞿然而醒故敬來勸駕包聞所言名數與己夢合意不能無動而猶狐疑令素精六壬復爲之卜得吉兆曰此占必中先生往返川資及半年脩脯余請獨任之何如包不得已遂束裝返然荒疏久不復能爲八股閻中三藝皆散行房官已棄不薦忽主試者以所薦無散行必欲取以備格編覓得包卷主試以爲音節入古竟取中名數與夢同解元爲馬昱中包後大挑一等官閩中某縣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勸仁慈一百九十二則

吾鄉伊墨卿太守秉綬在刑部日以覓恕稱有後進請教者必舉阿文成公故事告之文成未貴時父阿文勤公克敏方燕居文成侍立文勤仰若有思忽顧文成曰朝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文成謝未習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十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使輕重公大怒罵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遣索杖文成惶恐叩頭謝曰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夫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二分之罪尙足問耶其後文成長刑部屢爲諸曹郎述之太守蓋而受

其說云按文成子那文毅公彥成家大人受知師也長刑部日家大人以軍機會審事常到部每侍談文毅會以此語相勗故余得轉聞其詳庭訓官箴一以貫之宜其柱石相承纘未艾矣又聞家大人曰乾隆年間有馮廉訪延丞者嘗爲大理寺丞大理爲三法司主平反自刑部權日重大理不得舉其職馮在官於罪名出入數有糾駁多所矜恕諸司皆怒適大學士劉文正公總理部務獨心善焉後馮亦由刑部郎擢至江西按察使入覲大學士于文襄公問馮以治獄之要馮曰夫獄者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文襄曰適見一人負去僕曰何以不呼先生曰其人已負去呼之奈若人何於是舉家竊笑先生爲不了事先生負儒林重望

乾隆五十餘年春巡畿甸突有邨民犯蹕手攜兵器爲扈從侍衞所格立被執詰之曰直隸人　純廟震怒曰朕每年春秋兩巡累及近畿百姓固應怨我然兩次所免錢糧積數十年計之亦不爲少竟不足生其感乎是殆有主之者矣時總督方恪敏公觀承已於卡倫門外接駕一聞此事飛騎追上而乘輿已前行公疾趨伏道旁大聲呼曰臣方觀承奏明此人是保定村中一瘋子也　上聞稍回顧而乘輿已入宮門甫降輿卽傳軍機大臣入對　上曰頃犯蹕之人據方觀承奏是一瘋子不知究竟如何軍機大臣碰頭奏曰方觀承久於直隸據所奏是瘋子自然不錯　上曰既如此卽交爾等會刑部嚴訊作瘋子辦理亦可軍機大臣碰頭謝出卽日在

行帳中定案當時衆情危懼不知此案將如何株連乃以恪敏公片語回天其事驟解如浮雲過太虛眞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今恪敏公子勤襄公維甸亦繼武爲直隸總督國恩家慶其原有自來矣此事薛福辰廉訪堂節相爲家大人所述並云恪敏在直隸功德甚盛此其逸事行狀墓志所不載我輩宜筆之於書也

吳穀人先生鼒初通籍時其家適以七月放孟蘭會事畢老僕搬攜雜物進內有供寒林大士一半桌尙置門外偷兒乘閒竊負而去僕出求桌不得詢諸家人先生默坐廳側應曰適見一人負去僕曰何以不呼先生曰其人已負去呼之奈若人何於是舉家竊笑先生爲不了事先生負儒林重望

此其一端小節已與青氈吾家故物同一風味後儉成均享耆壽喆嗣或登鼎甲或入樞廷謂非厚德報哉先生與先叔祖太常公爲乙未同年家大人以所聞太常公者爲余述之如此

儀徵阮芸臺閣老余先伯曼雲公己未座主也兄之師弟例亦稱師故家大人亦執弟子禮道光壬寅余隨侍家大人寓邗上三閱月閣老方予告里居時來燕談余得從旁竊窺道範因私詢家大人云似此福慧具足一代偉人其祖德宗功不知若何致此家大人曰汝未讀吾師揅經室文集乎集中載吾師封翁有昭勇將軍者名玉堂字琢菴以武進士起家侍衞內廷外擢游擊乾隆初以湖北苗疆九溪營游擊領九

溪澧州洞庭常德四營兵隨征湖南叛苗身先士卒轉戰皆捷會總督張廣泗檄公進勦南山大箐屯賊公以正兵佯攻於外自率奇兵由間道攀緣越嶺入遂大捷餘黨八百戶退據南嶺糧盡出降總督慮賊詐不允公力辯其誠以死任之保全無算後又進勦橫坡搜獲男婦數千人總督欲盡誅之公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請曰壯丁能執兵抗拒者戮之婦女及男十六歲以下者必宜宥免所活又無算九谿有北山周數十里向爲兵民所仰給有明季指揮豪姓子孫訟爲祖傳舊地委官勘訊幾爲所奪公慨然入省垣力陳大府之前曰地卽豪姓地亦前代事今久爲數萬家葬麥樵牧之利一旦奪歸一家如數萬家何大府乃省悟此非武弁內事公

夜見廳事前有匍伏黑暗中者燭之鄰家子也怔忪言曰某不肖好賭博負人纍纍今除夜索逋者甚急不得已欲乘夜行竊既被獲乞饒命翁憫之曰若干得丁諸負曰十金翁曰何不早告我命之坐出二十金與之曰以半償負以半作小經紀願汝戒賭勉爲安分良民我誓不以今夜事告人也其人泣謝去後十餘年翁入山相一墳地未知爲何氏產就村店沽飲店主拜於前卽前除夜所見鄰家子也蓋其人得金後感翁德來此爲旂亭業頗獲利娶妻生子矣見翁大喜款留下榻翁亦喜因詢以頃所卜地則曰此某所買欲以葬先人者恩人以爲佳請獻之翁不可再三懇允乃厚償其值而立券焉堪輿家見之無不以爲狀元宰輔吉穴葬後不數傳

榕皐鐵華兩先生先後成進士至癸丑芝軒先生得大魁乙卯榕皐之子世璜採花及第今芝軒先生子又登科甲彭詠莪曰芝軒先生爲人寬厚僕有過惡宜驅者不面加呵斥但貽一紙於僻處令其自知辭去余謂卽此足徵相度矣

趙甌北翼曰尹文端公節制兩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者在嚴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以腳費爲名率一斗準作六七升公初巡撫江南奏明每石令業戶別納兌費錢五十二文斗斛聽民自概有遺粒在斛之鐵邊者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後桂林陳文恭公撫吳胡文伯爲藩司皆守成規弗使絲毫假借有某令戈姓者每石加收一升五合輒被劾坐絞漕務肅清者四十年皆文端遺惠也宜吳人思公至今不替云家大人曰文端公治獄被澤者在江南而文端公被澤者且在天下後世凡強盜律不論首從皆斬自分別法無可貸情有可原兩條免死者遂不計其數余在吳中與程梓庭先生清釐盜案先生深以此條爲非以爲自有分別辦法而犯案者益多非正本清源之道余謂此例實發自尹文端公仰蒙　高廟允行至今遵辦數十年合計各直省免死之人不下千萬此天地好生之德國家寬大之恩我歲見農夫無力卒歲以耕牛售諸屠肆乃倡義邀紳士集貲於城外闢一園如所售價買牛牧之春作時聽本人取贖每歲活牛無算觀察旋成進士入翰林轉御史爲郡守監司次第登顯書人皆謂封翁應得此善報也　按道光癸未吳中大水浙儆吾鄉林少穆先生適爲廉訪亦以冬買牛春驗贖次年農事藉以補苴遠邇頒之其法蓋仿自董氏云

廣東布政使胡公文伯幕中值土司以爭廕襲相訐告驗之

折常以未登甲科爲憾今平叔宮保由詞林登制府受美謚宮保之子又由進士出身則公之貽穀大矣

吳門董介亭封翁琴南觀察國華之父也觀察與家大人爲素交亦昔年宣南詩社舊侶後家大人官吳中復時從觀察採風問俗往來無間稔知其家世積善爲鄉人所稱嘗以歉歲見農夫無力卒歲以耕牛售諸屠肆乃倡義邀紳士集貲於城外闢一園如所售價買牛牧之春作時聽本人取贖每歲活牛無算觀察旋成進士入翰林轉御史爲郡守監司次第登顯書人皆謂封翁應得此善報也

錢塘屠琴隣 倬 負文望有吏才以嘉慶戊辰庶常出宰儀徵官聲甚著儀徵渡江赴龍潭向只小舟猝遇風往往覆溺屠莅任捐貲製二舟仿鎮江紅船式以濟渡人咸賴之丁丑六月屠以引疾赴金陵請咨即乘此舟午後抵黃天蕩暴風陡作時尚在北岸即泊舟繫纜下碇以爲萬全矣俄頃雨益驟風浪搏擊纜中斷舟漂出江心大溜中如箭箬脫鐵鹿亦浮舟人僕從皆號泣屠危坐艙中祝曰余造此舟濟人即以此舟溺恐不足勸善若有神理幸返吾舟祝甫畢忽見水手及輿夫五人躍入巨浪中竟曳斷纜瞬息抵岸復下碇舟始定時浪高於山一起伏可數丈舟人曰少緩須臾此舟散矣詢之五人咸稱躍入巨浪時各不相謀昏昏然若有人掖之者

夫造舟濟渡非爲己謀而適以自救信報施不爽哉後屠丁憂回籍道光初由本籍奉 特旨擢守九江

余隨任桂林與水部郎李芸圃先生 秉綬 過從最密芸翁先德亹誠封翁本江西臨川人少時極貧困嘗除夕避債族人家值其家爲歲盆溫火爲奴輩所斥負氣出以一袱一傘謀食於粵西稍得贏餘素性任俠隨手輒罄所有後隨客賬轉至交趾市肉桂歸售於兩粵間往返數四得八千金而歸途遇太平郡某丞素所善也見其顏色慘沮詰之泫然曰我權某縣時因公挪移庫項八千金今爲新任所揭被檄至省行將參革監追身家性命恐不能保翁曰吾所攜橐中金適符此數君可將去無戚戚也丞曰君半生辛苦始得此金今素手而歸我何以安翁曰我無此金可圖再舉君無此金身陷不測將有不忍言者矣竟委金於丞疾馳而去丞得金事遂解翁歸乃改爲猗頓之術不數年富甲一郡連舉丈夫子十餘人芸翁其最少者其長孫春湖先生 宗瀚 早歲成進士以翰林出身官至侍郎嘗典試吾閩督學浙江

儒林丈人天下仰之

吳江有顧老紹者以釀酒爲業一日見酒缸中死一赤練蛇心知酒已被毒飲之當害人而吝惜貲本不肯棄去仍與其夥嚴姓者分開十餘甕置牆下將出售矣忽震雷擊酒甕盡碎無一存者人俱無恙顧始大悔每向人言之以爲俾逃天誅也夫酒甕不以他故碎而赫然碎之以震雷使人不疑爲

適然偶然而後發其儆懼之隱酒未售人未傷此人原可不死且必留此活口以證其事之根由又以見事雖未行而一念不仁已上達天聽天心仁愛陰律森嚴嚴胥於一事寓之亦奇哉此係十餘年前事甚近且確家大人聞之黃霽青太守

太守聞之潘壽生 眉 壽生博學多聞即作三國志補注者家大人多採其說入三國志旁證中

朱酉生孝廉 綬 在家大人幕中爲余言其友葉某某嘗在某學使署中閱卷有一卷文甚佳葉失手汗墨幾半學使見之不知爲葉所汙也竟置四等葉恐學使怒其粗率不爲剖辨聽之而已後傳聞考四等者自縊死密訪之知其家甚貧藉授徒餬口自考四等後生徒皆散去幾不能自存遂怨憤而成

短計也葉自是甚咎悔後凡鄉試兩次皆有所見皆以污卷
黜逐不敢復應舉每語人曰此余無心造業無心結冤而衙
恨已如此當日何難一言自認爲此生解免哉
道光戊子己丑間余隨侍江蘇藩任時署中書記友爲湖州
沈巽帆茂才一咸嘗述其族祖沈東甫先生炳震一事云公
當晝寢書齋中夢青衣者引至一院立鏡高丈許請公自照
前生則方巾朱履非本朝衣冠方錯愕間又請照三生則烏
紗紅袍玉帶皁靴又非儒者衣冠有蒼頭闖然入睢叩頭曰
猶識老奴乎曾從公赴大同兵備道任者也以文卷一冊呈
公問其故曰公前身在明嘉靖間姓王名秀今日青衣召公
乃地府文信王處有大同任內五百鬼訴公請質問耳老奴
兵不爲民可也說總兵不爲國不可也此事耽擱二百年總
等怨氣未散又不能託生爲人我想以此事狀上奏聽侯玉
帝處置惟兵備道所犯甚小且有手書勸阻爲據可放還陽

記得殺此五百人非公本意此五百人本劉七案內敗卒降
後又反故某總兵立意殺之以杜後患公曾有手書勸阻總
兵不從老奴恐公忘卻此書難以辨雪故袖此稿奉公耳公
亦恍然記前世事與慰勞者再青衣請曰步行乎乘轎乎蒼
頭呵之曰安有監司大員步行者乎一輿二夫甚華掖公
行數里許前有宮闕中坐王者冕服白鬚旁吏絳衣鳥紗持
文簿呼兵備道王秀進王曰且止此應先喚總兵旋有戎裝
金甲者從東廂入公視之果某總兵舊同官也王與問答良
久語不可辨隨喚公公揖王而立王曰殺劉七黨五百人總
兵業已承認君有書勸止吾亦知之然明朝法總兵亦受兵
備道節制君令之不從平日慊恧可知公唯唯謝過時總兵

在旁爭曰此五百人非殺不可況詐降復反不殺又將反我
爲國殺之非爲私殺也言未已階下黑氣如墨聲吸吸遠來
血臭不可耐五百頭拉雜如滾毬齊張口露牙來噬總兵兼
睨公王拍案厲聲曰斷頭奴詐降復反事有之乎羣鬼曰有
王曰然則總兵殺汝誠當又何曉曉羣鬼曰當日詐降者渠
魁數人復反者亦渠魁數人餘皆脅從何可盡殺且總兵意
欲迎合嘉靖皇帝嚴刻之心非眞爲國爲民也王笑曰說總
兵不爲民可也說總兵不爲國不可也此事耽擱二百年總
爲事屬因公陰官不能斷今總兵心迹未明不能成神去汝
等怨氣未散又不能託生爲人我想以此事狀上奏聽侯玉
帝處置惟兵備道所犯甚小且有手書勸阻爲據可放還陽
覺驚醒汗出如雨見家人環哭云已暈絕一晝夜矣
他生罰作富家女子以慈懦弱之過五百鬼手持頭叩階曰
惟大王命因命青衣復引公出又至鏡所呼曰請照今生不
家大人官儀曹日適金溪楊邁公中丞護由浙撫降三品卿
堂再降部郎入儀制司同官知其素精風鑑羣聚叩之公微
笑曰此自少年狡獪尚且離合參半今老眼昏花已甚敢復
自欺欺人乎家大人詰之曰君在浙撫將離任之前曾攬鏡
自相乎公曰我明知此案既發必至失官屢對鏡揣摩並無
咎徵晦氣不知何故家大人曰以封疆艱巨之任忽弛重擔
仍還清班豈得謂咎徵抑亦有何晦氣然則先生眼力仍不
差矣公拱手曰足下此論甚精誨我多矣足下既明此理何
備道節制君令之不從平日慊恧可知公唯唯謝過時總兵

必復論相且相隨心改命由心造本非一成不變之局亦何可刻舟以求吾儕但當强善以迎之居易以俟之而已時孔荃溪方伯 昭虔 在坐瞿然曰相隨心改屢聞其事命由心造竊所未明願先生畢其說公曰命與相相連而及未有相佳命醜亦未有命好相乖者也君不聞李敏果公衡之事乎李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計較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腳所墮江死李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再拜謝救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君貴人也週厄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又拜曰頃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

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即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生才朝廷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歸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君其誡之後李常述此語戒人又山東國中丞 秦 嘗扶乩問年壽若干乩判曰不知問仙人豈有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則不可知修短有數常人盡其所稟而已若封疆重鎮操生殺予奪之權一政善千百萬人受其福壽可以增一政不善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即司命之神不能預爲註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頲誤殺二人減二年壽裴師德誤殺二人減十年壽乎然則年命之事公當自問不必問人矣此言皆鑿然中理與前說正相發明也

嘉慶戊午吾閩鄉試適新城陳鑑亭先生 觀以鹽法道在貢院頭門點名並監視搜檢有應試廣文某懷挾一包裹被兵弁搜獲獻之先生時衆目駭觀咸爲廣文擔憂廣文已慤觫

家大人與溫朋梅學士 敬鵬 同官儀部申之以婚姻溫本山西太谷巨富近稍減家大人偶詢之曰山右多富族邓君家者尚有幾姓學士曰余家不足言吾鄉所稱本以太平縣王姓爲最相傳其先有一諸生言信行果家極貧教讀鄰村歲暮撤館歸輒將所衣藍衫質之典鋪以資度歲新春必贖回披以上館歲以爲常一年持藍衫往質店夥嫌其敝不納生堅不可拔因拾道旁樹枝刨土挖根根盡其中有空坎白金

見焉檢以歸正月焚紙鑼其處以謝坎中藏金頗多盡取之乃開小典鋪於前所質鋪對門開張日仍披藍衫祀神閒店前喧爭聲出視之有人裹一死孩來當店夥呵詈其人爭曰汝家主人曾親口許當心知爲某鋪所爲乃云語實有之欲當幾何答云一兩如數給之店夥無不怒且笑者生持人後圖中掘坎埋之坎底粲粲皆白金也因以致富甲於通省遠近悉稱爲太平王恤窮周乏終身不倦子孫皆守其訓閭至今披藍衫尚存

嘉慶戊午吾閩鄉試適新城陳鑑亭先生 觀以鹽法道在貢院頭門點名並監視搜檢有應試廣文某懷挾一包裹被兵弁搜獲獻之先生時衆目駭觀咸爲廣文擔憂廣文已慤觫

無人狀先生取包裹置坐椅之右大聲飭兵弁曰既有懷挾
應仔細再搜兵弁不敢違復將考籃及衣裝重複檢視跪稟
曰無之觀察咈然曰汝既說有懷挾如何又言無之仍飭再
搜如初復跪稟曰實在無之觀察目廣文曰既實在無之
不進去何待於是廣文頷卷徑進兵弁乃瞠視無一辭旁觀
者皆暗地稱頌不置夫科舉搜檢自前代即有之然功令不
得不嚴而奉行者不可不存寬大之心以全朝廷待士之體
以養士子廉恥之原如觀察者可謂知政體矣後觀察歷膺
顯秩官至倉場侍郎　按江西新城陳氏先世極寒微有在
富家傭工者樸誠直諒爲主人翁所倚任人咸稱之爲陳長
者厥後子姓繁昌家道大起如前少宗伯石士先生用光前

少司寇鏡溪先生希曾前侍御玉方先生希祖今大廷尉子
鶴先生孚恩皆鑑亭倉侍羣從行也當乾隆末年吾閩廚空
案發自督撫至州縣無不獲咎由京線發道府十六員到閩
補用時撫署有老幕客精風鑑每於屏後伺十六員來徧相
之私語人曰新到道府率多刻薄之才鮮渾涵之度其精明
兼渾厚將來能終保令名者僅三人而已謂慶蕉園制府保
李蔭原藩伯長森及鑑亭也而鑑亭最稱仁恕云

鎮江鹽商支姓者其家雄於貲然富而好禮余隨侍家大人
寓居邗上時錢梅溪泳主其家蓋鎮江揚州各有一宅余與
梅溪爲忘年交數相往來於揚州宅因識支見其純謹敦篤
絕無豪商習氣時英警履報鎮江紳富多先期遷避莠民乘

機搶奪者不絕於途支家方擇日令婦女帶輜重將爲江西
之行有莠民百十人約屆日攔門劫之支於上塗日始聞其
事欲請官彈壓已弗及突有乞徒三百餘人攘臂登門將莠
民驅逐淨盡俟眷屬行李盡數登舟始各散去蓋支家平日
恤貧爲務待乞徒尤優有求無弗應者故終得一日之報云
廣西陳桂舫鏸余丁酉同年也余於榜後即到桂林省親故
三次計偕皆由瀟湘泛洞庭至汴梁渡河北上每談及洞庭
桂舫輒怦怦色變或笑贍怯曰非但贍怯幾乎膽碎幸有天

道也因述前數年隨叔由河南歸路過洞庭因風不利泊同
泊船不下數百適有流民小舟十數隻舟中人多死於病桂
舫舟中帶有藥丸如藿香六合之類投之輒效叔甥求藥者不一而
足後藥所賸無幾有不能徧給之勢叔曰藥原救人靳而不
與非義也乃傾所有給之計救活者已數十人次早風轉各
舟不約同開波濤掀天四望無際傍晚離湘陰尚有十餘里
風忽息衆心稍定船戶惴惴然謂恐轉風也勉强趲行約離
口岸不及半里逆風已起俄風力漸猛兼以船大招風不能
攏進不得已約衆水手及全船人由小舟登岸用雙條大纜
牽之船戶囑桂舫將柁握定勿令偏向衆甫登岸而颶風怒
發船一起伏約高丈餘人力難施竟有飄至中流之勢正在
倉皇忽聞山後一簇人喊曰快來相救七八十人隨纜而泅
一吶喊間船已收口矣衆方慶再生詢之即昨日流民也蓋
流民船小未起風時早已到岸此若有神使之者救人即以

自救良不誣也

家大人陳泉山左時考課濼源書院有海陽佟生者文頗佳冀其姓因詢家世則讀書舊家其父佟符者曾中解元並述父來省赴試時途次遇夫婦二人攜幼子哭甚哀詰之將鬻子償富家債者佟乃計其數傾囊與之人闈題爲孔子於鄉黨句屢思未就忽夢一老人告曰此題若作兩鄉黨必元驚覺即以宋魯分股出闈後遇一人泥首於地視之即將鬻子人也堅請過其家甫入門見壁懸繪像與夢中老人宛然無二詢之謂其父遺像也榜發果首選吾鄉數十年來紳耆負重望足爲國人矜式者莫如孟瓶蒓公起然公掌教鼇峯八年家大人及諸伯叔皆從受業公家

世寒微封翁某充蒲署書吏醇謹有士風祖傳戒殺之訓奉行惟謹兼勸儕儔多信從之署中譙客廚下宰殺無數封翁必遠避不但不忍見並不忍聞方伯聞而喜之亦以此化導家人爲之滅殺無數封翁知公善讀書加意培護之公每往友人家會文日未晡封翁必篝燈候其門並囑出入人毋使某知恐擾文思後公自知之每會文輒不待晡而畢鄉試揭榜日封翁隨官入內簾緣至解元名不覺大笑衆官詢知即其子乃各起立拱賀先送之出公聯捷成進士入翰林改吏部典試粵西督學川中封翁尚健在甫報政還朝即乞養歸子若孫皆聯翩舉於鄉公守先志至今合族猶以殺生爲戒云

福州曾霽峰刺史暉春以進士官州牧其祖本寒儒嘗與戚鷹某姓爭墳地地故曾物爭辨莫決將斷諸官而某戚頗有力預製墓碑先一夜瘞諸地次日官至掘得墓碑遂勒曾起椑改葬焉曾隨亦聞其計無如何也後歷數十年兩家科名仕宦皆相埒風水之說固不謬矣今某氏顯者漸替子孫亦寥寥曾氏則繼起書香愈盛長子元基乙未舉人次子元炳己丑進士三子元海壬午進士廣西學政四子元燮戊戌進士現官主事五子元澄辛卯舉人魏麗泉中丞製五子登科扁旌其閭孫兆鼇旋登庚子進士科名之盛一時莫之與京可知人不患爲人所欺但求爲天所佑耳又聞曾氏自刺史父又盤公新戒殺已歷三代百有餘年抑亦好生之報歟

閩縣廖氏積有陰德先母鄭夫人常稱之先母爲廖家表姪女知之最悉每談舊事述廖氏兄弟之父羣稱廖太翁者曾於臺灣充郡署吏書於某年私焚海盜案一冊活人以千計生平又敬惜字紙每自背一籃於窮街僻巷檢之其受汗穢不堪著手者亦必拾回洗淨焚化行之數十年不倦蓋文人學士之所難者其累代待婢女甚寬恕恆及時遣嫁凡俗所爲試放回門禮皆不廢人問之曰婢女亦女也忍異視乎其厚德又如此此皆乾嘉間事先母所目覩者彼時廖家尚未發祥今則兄弟相繼登科第長鴻翔嘉慶戊寅舉人廣東知縣次鴻禧道光乙酉舉人次鴻苞嘉慶丁丑進士江南同知次鴻藻嘉慶己巳進士江西糧道次鴻荃己巳榜眼現官尚

書鴻苞字竹臣鴻藻字儀卿鴻荃字鉦夫三人皆由翰林出身亦近代所希有矣

侯官許蔭坪進士 德樹 自述先代本籍晉江曾祖母鄭孺人攜子女從父居侯官棄田廬之在晉江者盡與夫之兄弟泉州守義之書門曰巾幗君子家日貧偶念族中有男女二人流落異鄉者力措金贖之值其絕糧已數日矣子端木 崇楷 乾隆己卯舉人山西翼城知縣孫繼之 謚善 乾隆辛卯舉人廣東陸豐知縣皆以治譜相嬗有循聲陸豐君尤闊達好施與姑某氏貧生二女將溺之收爲己女時君家已有五女

矣又某氏姑有二女因貧將鬻爲婢公復攜歸代爲撫養婚嫁壻家皆各能成立時城中稱女貴者必推許氏曾孫鶴舫冠瀛 先成進士入翰林蔭坪亦成進士又慶瀾繼登鄉薦家大人與蔭坪少同受業於鄭蘇年先生之門癸卯回福州訪蔭坪則蔭坪兩子兩孫皆在所僅見也

楊雪椒先祿嘉慶甲子登鄉薦至庚辰始成進士是年以公車過蘇州因乏行資往道至乍浦因鄉誼集得洋銀五十元遲蘇小住旅店見鄰有賣女者哭甚哀一念不忍出洋銀廿八元贖而完之有同鄉憐其貧復湊集十餘金遂孑然抵都拮据入場竟得中式觀政刑部爲大司寇陳望坡先生所賞

識不數年得京察一等以郎中出爲監司旋隨皋湘中開藩歷下復入爲光祿卿此事雪椒先生並未自言江蘇有刊本勸戒近事輯畧一書載之吾鄉人始知其事云

孫補山公士毅 先世有業農者家小康鄉之虎而冠者以其愚弱有財謀所以傾陷之適有盜案攀入其名拘訊屈招定死罪矣乃有鄉人僞爲矜憫救援狀向其婦曰雖斷死刑尚可謀贖婦方哀夫之不赦請託無門也聞之大喜盡鬻田產付之數日後業農者釋繫出禁踵門謝之詢所以解脫之故答曰將爾罪嫁與某人爾方得生我倖以有救得生渠轉以無故致死是可傷更甚於予況渠代予死可不謀救之乎懇再爲設法其鄉人曰非財無以爲也農歸與其婦謀復將祖上祭田並住屋盡棄之爲營救資不知悉飽鄉人橐也其忠厚惻怛甘受人欺如此後公由進士出身內歷翰部外掌封圻晉封公爵賜謚文靖其勃興也宜哉

孫平叔先生久宦吾閩有遺愛由汀州守洊晉連圻身後亦謚文靖故世稱數十年間江浙有兩孫文靖公有無錫幕客吳勗亭者言公有二子尚無孫時二子亦日以得子爲急欲以慰乃翁心然以公之德性卜之其必有後無疑也相傳公未釋褐時鄉鄰有老嫠婦不戒於火延燒十餘家嫠婦以無救焚死家乏餘丁燼餘之屍任其暴露其十數家被燒者旋復營造將殘甎破瓦悉堆砌於嫠婦遺骸之上公見而傷之獨出數十緡令匠人移去甎瓦起出遺骸買棺斂埋之又值

邑中荒歉糧價騰湧餓莩載途官方議行平糴而富戶吝出
穀互相推諉公時家中落將古瓶一對售得數百緡於前後
門各設一廠平糴由是殷實之家感愧競相設廠開糴藉以
存活無算次年公遂成進士入詞垣

開化戴簡恪公（敦元）家本貧其封翁年五十無子僅有田三
頃值衢州河漲溺斃人口無算翁以地契質富家得錢若干
救活者頗多事過而田已去其三之二逾年生簡恪五齡能
寫大字書籍甫過目即成誦時號爲神童翁攜之杭州時齊
息園先生家居稱博雅耆宿與之談藝不能相難早登科甲
值出痘未殿試次科補試入翰林改刑部丁艱歸居天竺寺
十年儀徵阮宮保撫浙敦促入都簡恪之先德人鮮知者其

同郡余朗山侍御（本敦）始爲人述之

甘泉羅茗香茂才告余曰君前集載吾師雲臺公之祖昭勇
將軍以不殺降功德篤生平章甚足勸世不知公本身功德
亦復不淺從前蠢子數皆言公壽不滿七十必爲樞廷宰相
此係卅歲許所推後公撫浙督粵澤被東南從前浙江災歉
並無辦賑之案浙賑自公始其時一賑所存活已不下數萬
人後撫浙者踵行之又不知存活數十百萬人今公壽屆八
旬精神彊固雖百歲可期即未入樞廷而宰相固已得矣此
亦可補入勸戒錄也按雲臺閣老在浙功德尚多其兼筦鹽
政凡鹽務陋規一概不取責令補苴舊欠行之數年浙鹽日
有起色督粵時撫馭洋商機宜悉協一塵不染十年宴然今

英人追恨前政語多齟齬惟公無一字牽涉非足以服其心
何能致此又閻家大人言嘉慶十九年江北旱災流民充斥
道路公時爲漕帥由淮城催漕至袁浦中途有飢民萬餘擁
輿乞食勢甚洶洶時漕艘銜尾而北水淺船遲公立發令箭
傳諭各押運文武官令每船添派二十人幫縴適江南十餘
幫在境恰有五百餘艘俄頃間萬餘飢民皆安插得食歡聲
雷動此所謂猝然臨之不驚者處置裕如已隱成莫大陰德
他人當此鮮有不張皇失措者矣又公有表弟林報曾者爲
中州末僚言閻老封翁湘浦先生信善人也屢行陰德不可
殫述有友人買一龜重數斤方欲宰而烹之翁適往見龜畜
於盆昂首視翁者良久異之謂友人曰此龜值若干盍爲予
轉買乎友曰汝喜可持去不必論值翁曰予明日治餐相邀
即以此奉敬翼日翁以紅線紉龜足爲記詣江放之他日語
友曰予已烹龜食之不獲奉邀懋罪乃償其值以歸越數日
翁復見紅線龜懸諸市仍買放之越數月又有持龜鬻於市
者翁熟視紅線猶存復買而遠投之深淵是夕夢有黑身戴
尖帽者稽首於前曰予奉命巡江三次遭劫幸蒙數救賴以
生全今脫難矣後當相謝及閻老告退時心切救人嘗創製
紅船多隻護送渡江者活人無算一日閻老往鎮江遇颶風
折桅舟幾覆正倉皇莫措忽一大龜帶數十小龜擁舟至岸
而免此其所以報歟

道光乙酉家大人在淮海道任督運淮南滯漕二百萬石時

連平顏惺甫先生檢爲漕帥日有交涉公務無暇不晤接清
帥嘗撫吾閩其弟某又與家大人同登甲寅鄉薦本相契好
燕談之頃述其祖德甚詳蓋顏氏本出吾閩龍巖州遷居粵
之連平州其始祖秉亨翁年百有四歲羣呼爲百歲翁素精
堪輿術距城廿里土名鴻坑有人送墳一穴百歲翁用錢數
千買之因葬其祖臨時掘土數寸即見一棺翁曰此地前人
已葬何忍遷移使前人暴骨急命掩之夜間夢有古衣冠人
來謝曰掘土見棺者即我也我葬此不得眞穴致有此厄其
眞穴在左畔汝何不擇某字向葬之念汝見棺不還仁人用
心特爲指示但使我墳能春秋附汝祭埽無闕受賜多矣翁
覺如所指葬之仍樹碑於右畔立約後人附祖塋春秋祭埽

不絕厥後翁家漸起至元孫瀞亭中丞希深由同知起家仕
至貴州湖南巡撫中丞長子即惺甫先生由拔貢仕至河南
福建巡撫閩浙直隸總督再起爲漕運總督今先生子魯與
先生伯盧由編修仕至雲南巡撫繼爲閩浙總督其旁支之
成進士入翰林由縣令歷牧守者踵相接相傳百歲翁尙見
瀞亭中丞爲臬司云粵中國朝二百年來衣冠之盛未有如
連平顏氏者也

孟蓮友茂才經國曰潘芝軒相國祖某翁業醝家裕每臘月
中旬後取白金二三百兩各稱小包三五兩不等身被舊褐
衣走鄉中僻巷察其無計度歲者量與之人不知爲誰也奉
行感應篇終身不倦嘗獲吉壤地師謂必發鼎元翁乃語人
曰風水在心不在地感應篇即風水書奉而行之無不可期
子孫昌大也

孟蓮友曰茹古香尙書棻尊人三橋先生爲縣令時設自新
所專羈邑中竊匪按名日給口糧一升鹽菜錢三文以典史
總其事不時親往稽查或提至訟庭諄切開導十年如一日
多知感悔審擇爲良民者不可勝計古香由大魁官一品其
食報也隆矣 按閻春臺太守人熙與尙書爲同鄉親誼嘗

語家大人曰三橋先生素有隱德嘗在京中遇某異人相得
甚歡將南旋往別之某忽問曰君得子否曰我有天閽之疾
不作此想久矣某曰相君神采煥然滿面陰騭紋發現不但
得子並應得賓子因詢水陸行途先生曰我缺盤資擬搭運
河長船歸去某拍手曰得之矣君登舟即靜坐行左右轉睛
法每日無論數千轉愈多愈妙比抵家必有效驗如其言及
到家陽事忽舉遂誕尙書然止此一索止矣

蕭山湯敦甫閣老金鉷爲先伯父曼雲公已未同年又爲家
大人甲寅同年與家大人以文章道義相切劘雖在禮部有
堂屬之分而略分言情交誼最篤嘗聞人述其先世寒微曾
大父某翁開一小店於鄉隅生意微薄而勤於伺應客多樂
就之一日有客遺銀包而去檢而藏之久不來取因啟其包
約有數十金偶借用之輒得利旋積足其原數封貯之數年
是客復至詢悉奉還之並告以借用得利積足歸完之故客
大喜譽之曰不還不足以爲仁不用不足以爲智子所爲殆

仁且智也如此大才豈區區所能盡其量復付以三千金俾得擴充其業翁恐倘或失利數大難償再三卻之客不允竟委金而去十餘年間遂至巨萬蕭山學額本廿名乾隆間恭逢　皇太后南巡特恩加增五名以部費無出未得奉准時翁家雖稍豐尚無子弟應試見紳衿退縮不前奮然先題千金爲倡其事始得舉行時翁以家計漸充謀營屋宇爲鄉里迫無暇更改爲辭某請於大門大字上添一點爲自犬門入且言某仰體恩憲平日好生之心並無一毫私弊官悟從之得免死者十餘人卽此一事已應食報於後人矣後聞徐樹人宗幹觀察所述同此李與徐皆通州人當得其實也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時雖破敗有文曲星降臨得以化凶爲吉文曲星蓋暗指邑尊邑尊聞而釋然謂翁曰有大度者必有大福固非凶神惡煞所能災也　孟蓮友曰湯氏世有隱德敦甫閣老督學江蘇時其封翁令在蘇捐貲設局施藥計三年所活不下萬人當時藥局事務皆以鄧縣名醫張又新主之人多不知爲學使所施後封翁年踰八秩膺一品封

家大人曰余初官禮部時大宗伯爲通州胡西庚先生　長齡相待頗優蓋先生與吾鄉游彤臣侍御爲已酉同年余初上公車與侍御同寓遂得親炙侍御嘗私語余曰此人必大顯我不知相術但見其耳白於面如歐陽公語耳審視之果然時先生方爲修撰不數年遂躋九列余嘗詢先生於同官李

雪巖芳梅　李曰此公家有陰德宜其貴也蓋其封翁某嘗爲州吏承行盜案犯供糾衆自大門入已定讞矣某知各犯皆因貧苦偶作竊非眞巨盜也言於官曰此到案卽承認盜情必非平日慣爲盜也慣爲盜者無不避重就輕今此案用不論首從皆斬律似失入矣官以招冊皆已繕成上臺催督甚迫無暇更改爲辭某請於大門大字上添一點爲自犬門入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衣襟淋漓商憫許之引入艙易以縕袍給以酒食其身外無長物恣意飲噉商亦畧無厭倦數日後忽有盜十餘人持械登舟肆劫舟人皆哭計無所施惟束手待盡忽搭船人大呼曰有我在毋恐也躍出船頭連擊數人落水盜遂引去其人珍重一聲瞥然登岸不知所之桂林周熙橋孝廉目擊其事作俠客傳紀之夫客固俠矣而某商之遇險不險者則不忍之一念爲之也

余前錄載徐辛菴侍郎與其族兄科名互換事時浦城令郭少汾邑侯與侍郎爲兒女親家尙未知有此事頗以爲疑茲余復從福州聞浙人述侍郎事情狀又異因並錄之其足爲勸則一也浙人云今少司空徐辛菴先生嘉慶戊寅科浙省解元也秋闈前偶與族兄遊城隍山適有婦人入廟求籤以

簍文求道士指示道士令請教先生先生詢其所問何事婦人曰予夫病重醫言須服人參方有轉機予家貧不得不重息稱貸以爲參價計夫病能挽回償債自易否則累上加累身實難當故決之於神相公爲我剖之先生以好言慰之而去其族兄忽於神案旁檢得一布包解之有銀約廿餘兩笑向先生曰今夕不患無酒資矣先生曰此必頃婦人所遺汝既聞其言忍取之乎族兄以爲迂談竟自攜去須臾婦人踵復至尋覓不見銀包號咷大哭曰予此物遺失與吾夫性命俱休矣先生解之曰物已落他人手不可復得汝告予言予深知汝苦予不能力止人之攜去是予劣也今願代賠故在此候汝汝可告我姓氏住址我下山爲汝設措下午當如數送至汝家婦人始不肯信後思無可如何只得先回侍郎立向各親友借湊成數親送其家付之是科發解次年己卯會試連捷入詞林躋九列壬午科主試江南本年又作會試總裁江南學政不可謂非厚德之報矣

吳江有漁者李正所居一港甚僻一夕得魚沽酒獨酌俄有一人立門外李曰子何來曰予鬼也溺此港數年矣見翁獨酌欲分一杯可乎李曰子既欲飲可入坐鬼遂對酌後因常至越半月鬼謂曰明日代我者至我將去矣問何人曰駕船者明日伺之果一人駕船來並無他故而去及夜鬼至李曰何以不汝代曰此人少年喪父養一幼弟吾害之彼弟不能生矣故釋之又半月鬼又曰明日代我者至次日果一人至

岸邊徘徊數次而去其夕鬼至復問何以不代鬼曰此人家有老母死則無依故釋之李曰汝如此存心豈久墮泉下者哉又數日鬼曰明日有一婦人代我我特來告別次日伺之傍晚有婦人臨岸意欲下水復循岸去鬼又至李曰何以又舍此婦曰此婦懷孕在身若不阻之是喪二命予爲男子投水濱數年尙無生路況此孕婦何日超生故又舍之任予魂消魄散於水中誓不敢喪人二命也潸然淚下別數日鬼忽緋袍冠帶侍從甚衆來簡李曰上帝以吾仁德好生勅爲本方土地言訖不見按此條載感應篇旁證蓋嘉慶初年事後評云甯自忍不忍人一而再再而三此心不變善根定矣噫

鹽廠一日有相廬諸生投之初不相識留住數月始知其被雠陷害緝捕將至封翁急挈之歸家藏夾牆中年餘其妻子亦通逃繼至封翁並收之聚居年餘事平始送回而陶村得館選矣

金陵有數十人共一舟渡江者中流風驟起忽聞空中語曰黑額人中有黑額者自思空中既指我何爲累人遂跳入水舟隨覆無一得免者惟黑額人先附一巨木漂水至岸獨不死

嘉善縣城隍廟神座旁分塑書役像皆生前肖形所爲有庫吏張南珍者亦厠其間一日以事偕友入廟友指像戲語曰

爾尚未當差耶張曰老爺不見喚耳散後越日張手倦倒枕
曾見皁衣人來若促其趨公者起隨之行至一衙署穿石牌
樓過池上平橋越廳事到後堂不知爲何地也伫立良久皁
衣人曰官升座矣見矮身白髮藍袍短褂頂戴者據案坐旁
一吏傳張膝跪叩頭官問爾張某耶爾謂我不喚爾當差今
來此何如張始悟爲城隍神以昨戲言故也意頗惶窘復叩
頭稱願執役但有心事未了額貌寬限神詰何爲張以三世
尚未葬訴神頗似不懌曰爾年已七十三此事不應早了耶
張復以家寒無力訴神旁顧吏捧巨册進略一展帙遽色霽
點首曰爾尚有一點好生之心合多活十年屆時來當差可
也麾之出遇故隸馬丹書者謂之曰爾何不速歸耶拍其肩
拜去入謂家人曰余不死矣上帝以予本日行一陰德增算
我爲若殯乃導輿之空地悉以所備喪具賻之且贈金卅兩
令扶櫬歸婦泣謝去尉歸家復飭辦喪具如前盟沐更衣端
坐而俟人定後忽聞叩門聲甚亟啟之揖以入坐語移時再
拜去入謂家人曰余不死矣上帝以予本日行一陰德增算

遂醒僵臥已三晝夜妻子環泣以心頭尚温未卽棺殮耳張
爲人和易筦庫日有靈夷夥造僞串冒徵事發會爲設法補
苴額求當局多方開釋卒免駢誅得從末減蓋其力也神所
云一點好生之心其謂是耶

一紀此人頃來相告耳後果無他

乾隆五十三年蘇州荒疫飢民路斃者徧道路傭溥暑淫潦
血水橫流有李連玉者捐西郊高壞百弓爲義塚以瘞之工
甫竣一夜自鄉催租歸不及進城姑泊舟近港夜半忽有盜
三五輩登舟搜劫公然行强持刀相向方危急間開岸上有
數百人叫囂詬詈羣盜驚疑很狽而遁其實叢莽蔽野無
一人也心知爲義塚鬼報德異日具酒殽赴其地酬謝之
紹興某以部吏考滿爲京城尉夏月以事出城休於道旁樹
下見一騎西來亦息此詢所自曰奉帝命將往攝人出牒示
之尉名與焉驚曰殆攝我來耶曰未也首城東老人次爲山
左人三爲女子君其四也言已遂失所在尉踉蹌歸以告家
人詰旦至城東見一老人方啟門呼買菜踣於地不起乃信
前言不爽急歸飭家人辦喪具翌日復至郊外聞哭聲甚哀
尋其蹤見一輿尸撫之哭者少婦也就問之曰吾夫世居濟
南家貧訪舊京都不遇反暴死無以斂故深悲耳尉惻然曰

挂曰無謀聚資我當獨治具延諸君於舍閒小酌可乎衆不得已應允乃將牛價交割送牛至西禪寺放生並將餘金付僧囑其隨時照料歸即謀諸閭中典衣飾爲簪挂曰宴飲費以踐前言次年郡丞即入泮旋登鄉薦由大挑知縣升海門司馬加知府銜權守蘇州云

四明袁道濟家貧乏貲不赴秋闈七月望前猶在家有戚友贈以三金勸之往乃行路遇一棄嬰莫肯收養啼飢垂斃袁惻然即以三金託豆腐店夫婦善撫之至省同鄉友憎其貧不納獨舊識一僧勉强留之僧夜夢各府城隍齊集以鄉試册呈文昌帝君內有被黜者倘須查補甯波城隍稟曰袁生救人心切可中帝君命召至見其寒陋曰此子貌寢奈何城

隍稟曰易耳可以判官鬚貸之僧寤駭甚次早正欲告袁及相晤見其向本無鬚一夕間忽兩頤萌動笑吃吃不止袁問故僧具言之與袁夢合互相驚歎後榜發果中式 又河陽王烜家赤貧遇考試輒賣卜於市妻張氏性慈善鄰有生女欲溺者强抱養之如是者再乾隆甲寅春同鄉某生夢神告曰今科本省解元是有嬰醒以爲異及揭曉領解者王烜也某生細詢烜恍然於神示不爽云

桃源縣秀才陳宗洛秉性慈善家極貧其鄉舊有育嬰堂因缺資久廢陳欲募修就里中勸捐有一守財虜不特斬解囊且對陳謾罵曰一介酸儒殊不量力我等之錢豈是銃打來者肯與若修五臟廟乎陳氣忿歸對家人曰愧吾志不能行於一鄉願一家中妻妾子女及弟姪等體吾志行之皆應曰謹受教陳曰自吾父派下男女世世子孫共守今日之誓凡得人遺棄之女必收付有乳者養之若有乳者懷中已滿不得已付無乳者以蜜餅餌之蜜餅養成者已七名且體氣充實非若俗說欠乳者多孱弱云至週二三歲時有貧乏而忠厚者或願取作童養之婦聽之只要將本姓上加一字曰陳某氏蓋欲如陳氏所出紓此女長成仍要分乳不育之女是以緜緜滋蔓救活甚多陳舉行時年三十六前年九十壽誕子孫富貴雙全所稱陳某氏者都如親戚稱觴滕下已有一百七十六名陳對客大笑曰古云爲善最樂不信然乎人情愛拜乾兒女能如寒家所稱陳某氏否惜當時罵我者已死卅餘年欲拜謝其激成之恩不可得矣客曰前罵君者自係謹守之家未知今其後人尚能保富否陳曰說也可憐此人五十外三子盡天疾病死亡訟事盜賊接踵而至家財耗散貧乏不能自存某年余館綠蘿山因與同鄉乞爲館僮余亦不念舊惡憐而收之卒之不甘爲人下至十月而去後竟沿門覓食客曰倘當時反謾罵之意轉爲樂善之心後雖貧乏君亦必謀所以全之陳曰不然夫富者天所以助人爲善倘此人樂善天必不奪其富又奚待余全之客曰非君見不及此願長持此說勉人法陳君之貧而富無若罵陳者之富而貧也

湖州鈕氏世有陰德樹槐封翁之瑜壽逾八旬樂善不倦里中義舉無不竭力首倡累代施衣棺放生戒殺各善事不勝

故舉其會孫平齋儀部芳治始中辛酉進士平齋弟詣津芳超賡雲芳圓先後登賢書晴嵐明經芳鼎精岐黃術貧不能醫者恆不吝重貲合藥濟之邑文廟傾圮獨自承修積德樂善克承先志其子松泉福保遂以戊戌得大魁屢典文衡昆季輩甲午榜同捷者二人已亥榜同捷者三人松泉子承筠又登癸卯賢書或又傳其先世有爲藩幕者遇鄉民巨案株連千餘人隱爲裁減卷册消弭全活無算至今雲初繁衍甲於浙西咸謂食報由此云松泉得大魁時嘗語人曰豈吾之學問足致此哉乃阿爹所爲之事發覺耳遠報在兒孫諒哉

余於甲辰會試後往謁彭詠莪京兆適其族弟名蘊煒者亦在座新科會試者也京兆告余曰去年吾鄉鄉試余弟寓中有鬻其女償債者余弟爲之惻然因竭資助之其事得寢詢其祖秀才也後榜發余弟中式第四名人謂救急之報云

湖州蔡君遇龍壯歲游幕遠方與東人春司馬極投契未幾司馬卒於官司馬係旗籍家京師眷口俱未隨任身後僕從星散柩不得歸君獨殺然身任不憚數千里送柩回京晚年家小裕性好施濟開一米肆盡以其錢米貸給鄉人不取息有鄉民負君錢數十千一日君偶至其家鄉人喜容可掬曰今歲豐收家有餘穀可先償君十餘石矣坐未定忽有鄉豪數人亦來取債者將其家所有藏穀傾筐倒篋而去鄉民舉家號咷君惻然淚下即將自己帳簿勾去並將己家所收租米周給之觀者皆爲感泣其行事大率如此後壽至七十六

次子瀛升已登庚子科鄉薦矣

錢塘許滇生尚書家四世科第每屆鄉會試支屬羣從必有人登科第者相傳其封翁樂亭先生爲申韓老手即滇生尚書曾祖也初就幕陝甘兩省後督部方恪敏公厚幣延之公辦事精敏時平涼慶陽數府洊饑臥薪相屬封翁聞而憫之私具一摺稿請公入告並請發帑銀廿萬兩賑濟平涼等府飢民運之數日摺尚未發封翁即礱被辭館公親至問故曰待先生並無敢慢今忽辭館想爲請帑廿萬之摺遲疑未發耶封翁曰此摺果發必不辭館公諾之即日拜發去後公意終惴惴謂所請過多恐不能邀准一月後奉回　硃批乃大蒙嘉獎並以廿萬兩恐尚不敷加賑廿萬兩公大喜過望即

詣封翁謝過於是平涼等府數十萬生靈得免轉溝壑不數年封翁喆嗣即領鄉薦文孫學范學會均掇巍科接踵成進士迨乃字排行益復昌盛人謂許氏陰宅甚佳詎知封翁功德會活數十萬生靈所致哉戴君槐谷爲許氏姻親所述如此當得其實也

吾閩臺灣林爽文之亂福節相　康安來平之隨帶軍機章京二員一爲方葆巖維甸一爲范叔度　鍇節相倚之若左右手命方專司訊鞫范專司文奏收復諸羅日在番山中搜出逃民千餘人節相欲盡寘之法姑付方訊錄供詞方逐名細加研鞫則皆被脅從者欲併釋之節相不可方持之益力後竟得盡活此後搜山所得悉仿此辦理所全殊多時論謂方之

功德甚大宜有報後果數歷封圻終於直隸督任謚勤襄家
大人曰葆巖兩世爲直隸總督其父恪敏公積厚流光嘗以
片言釋保定瘋民犯蹕之案最著人口事詳前錄又聞姚姬傳述
公五十外尚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金陵買一女子公之女
兒送之至杭擇日將納矣公偶至女兄所見詩冊有相知名
問知此女攜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女祖以詩相知
安得納其孫女乎卽還其家助資嫁之時公年六十一矣是
年室中吳太夫人卽生葆巖今復爲尚書總督繼公後嗚呼
此恪敏公陰德人鮮知者聞勤襄公嘗言家門鼎盛乃皆不
由翰林出身爲憾今公子傳穆已由詞林出守滇擢監司矣

鄱陽胡果泉克家先生爲家大人乙卯會試薦卷師相待極
好初擬揀發吾閩道府相訂同出京謂有還鄉省親之樂也
旋放廣東惠潮嘉道乃命家大人留京夏課不必出京在刑
部以仁恕爲主不肯稍涉私心得觀察謝恩之日夜起尚早
坐而假寐見一青衣來請入署胡曰頃當進內不能去青衣
曰去來不誤因命駕輿答言已備不覺出門登車疾馳而去
過一門黑如漆而有光再進則光明綠瓦大殿矣入則中坐
者三見其來皆起而拱先生上前揖畢階下跪二人兩臂潰
爛上坐者曰此人當暑應緩杖控言未緩而決因傷潰死是
否胡答以杖罪係某照例審斷決則其已病假不知也遂檢
查冊子其時果在假中又一人捧首而前言罪當緩決誤入

情實胡答以斬緩係我所定情實則堂官所改於是上坐者
乃命設坐好語勉慰之既出仍登車回路遇舊吏某乃數日
前死者輿前叩首稱某母老家貧殯不能歸書室字紙簍亂
紙堆中有銀冊兩乞檢付其家人又某吏曾用銀三百兩以
相好故無券無利今將不還求飭其速行歸結時先生忽憶
遞摺誤矣吏曰有人已爲奏請病假無慮也先生乃醒次日
自至吏家向紙簍檢之果得銀冊兩更召某吏至語以故某
吏大驚不數日卽將前項籌還眞眞固不可欺非先生仁心
爲質亦不能整暇周至若斯也先生由外臺數歷開府皖中
每爲人述前事如此
彭詠莪宗丞云吳中鄉飲大賓彭惕齋諱正乾者芝庭尚書
弟翁也嘗因造屋聞有礎東鄰風水命匠人斷柱木各短三
尺其屋甚卑不稱巨室里人稱其盛德後膺一品封夫婦皆
躋上壽閱數十年而東鄰之屋盡入於彭爲其子孫所分居
矣　又云吳中朱廣文應潮之父名宏基者居楓橋賀易嘗
有偷兒入室視之鄰舍某也其人懼執跪求免朱出白金十
兩給之曰持此自覓生計毋再作賊其人竟改惡從善朱亦
終不言其姓名後應潮於乾隆乙卯試順天鄉闈房官已擲
其卷恍惚夢一人云請再看房官覺勉強覆看仍不愜意擲
卷就寢忽有人推其牀曰起起再看卽驚醒隨收卷加圈次
日呈薦主司卽取中後官桐城教諭
江山縣紳戶近日以王家爲最盛相傳其先人某居貧門外
只有茅屋一間爲其祖業一日早起打埽茅屋見有小包裹

一个檢視之內有五十金知爲過客所遺堅坐門首待之俄有一人踉蹌號哭而來詰其故卽遺金者自述金係假貸而來緣其戚爲人誣扳入獄擬以此金分賂守者始得釋今不得金某戚行將斃獄妻與子皆無以自存我無以對某戚又何敢獨活此金實關係四命故如此倉皇耳語畢復哭某卽出前物還之其人詳詢姓名拜謝而去逾年某葬親屆期扶柩而行距穴地僅半里許適大雷雨水暴漲柩不得前卽安放中途隙地而兩愈暴水愈大走視墳穴已被水衝破不堪葬不得已卽就隙地累土成墳逾年其家驟起入泮宮登鄉薦者接踵而來僉以爲某還金之報今已成城中巨族矣

凡人煙輻輳之區遇吉日嫁娶恆十餘起一日兩家俱嫁女

一巨富一極貧至中途相值兩甚至舁者各以綵輿置郵亭中四散爲避雨計貧女於輿中哭甚哀久之富家女亦心動遣媵婢問之曰女子適人離父母遠兄弟誠大苦然何至傷慟乃爾貧女曰我母家故窮所適又乞人子明日卽不知何若以是悲富家女爲之惻然俗於嫁娘兩袖中必置墜重物謂之壓袖富家女袖置荷囊二各緘金錠一約重廿餘兩乃出使婢納諸貧女之懷語以萍水相逢無可爲贈持此謀饘粥或不致遽凍餒貧女受之正欲問姓名適雨霽輿夫坌集雨兩分路去貧女嫁後出所贈金俾其夫權子母逐什一利遂臻饒裕乃行大賈家驟起廣市田園然所置產田必兩莊屋必兩所本資與所獲利必相埒衆莫解其意所在性好施

予一鄉稱善人顧艱於嗣息逾十載始生男視若掌珠撫乳媪哺之媪來時諸婢僕指示屋後樓三楹云每清晨主母盥洗畢卽捧香屏從人詣其上汝愼勿登違必不恕也問何故衆言我輩來此有十餘年者皆不知但謹守條約而已媪所嘗失聲哭衆聞聲告主母爭訊之媪伏罪言小郎欲登恐其蹉跌恩促問不及細思致干犯應如何示罰惟主命問何爲哭媪又揮涕曰適見其中所懸荷囊與我嫁時壓袖者相似是日行至途中並所置金贈之嫁娘爾時母家夫家皆極盛初不介意亦不知其可貴也不圖今日落魄至此語罷復泣

諸婢喝之止主問汝嫁爲何時媪以某年月日對問是日遇兩否媪曰不雨則我之荷囊固在也主聞而默然亦不之罪但尋其夫來媪以爲將遣己也益悲不自勝次日主家張燈彩召黎園若將宴貴客者并召族人皆至屆時堂中排二席設兩坐旁列二几推簿籍高尺許媪之夫在外廂命四僕引入四婦自室中擁媪出令各按二人上坐勿使動主人主母倒身下拜拜已起而言曰曩蒙贈金者乃我賤夫婦非媪無以有今日蕆庋荷囊示不忘也日日頂禮冀相遇也財分爲二不敢專利也今侔天假之緣不致負恩沒世此田產簿二分願存其一以一歸翁媪並示族人不得有異說翁媪慌遽惟同聲連稱不敢不敢而已主乃促坐定奉酒屨進開樂作

至二鼓挑燈送歸所居東院宿凡凡案衾榻與主居無少異翁媼本富家出身亦安之若固有媼初生女寄養他人而身出爲傭至是迎歸後長成遂以字其所乳子兩家世爲婚姻如朱陳村焉世或疑翁媼坐享其成幾於倖獲不知皆其贖金時惻隱一念所感召也貧女暴富卽矢圖報心宜天陰相之矣造物豈妄予人福澤哉

吳縣許也秋進士大鉞以進士需次在籍見親戚中有買妾者曰以肩與擡女到家視一日見兩女有大家風詢之父係貢生某兄亦孝廉爲之心惻乃醵金以贖認爲義女先後擇士人嫁之事在道光庚寅年再踰年也秋子達泉源卽領王辰鄉薦丙申成進士出知某縣已大著循聲矣

伯昂先生云舊友楊天玉嘉慶丙子秋赴金陵錄科前一歲丁本生母憂是時降服已闋學官未申明格不能試附船歸及燕子磯風浪大作舟覆同舟十四人皆沒於水江故有救生船因浪大俱袖手坐視潛山柳舍人際清寒士也時爲諸生赴金陵應試適見之泊舟懸賞募救者獲起七人楊君與焉柳爲之解衣贈路資七人由是得生柳之試資已罄竭踰至金陵稱貸以畢試事是科獲雋連捷成進士授中書柳之釋褐在救人後實陰隲有以致之也　按柳後以中書改就知縣在廣西頗著循聲適家大人爲巡撫奏調宣化縣並專摺奏薦以州牧擢用實嶺西一好官也

上虞顧華亭大年初在戶部則例館忽遇一似舊識者謂曰子壽不過卅六今止四五年盍早歸摒擋家事欲與語倏不見惘惘如夢心甚惡之迨館滿議敘揀發福建年正卅六途中患病危於呼吸醫者咸縮手日夜瞑然若死但四肢溫輭魂搖搖不定所見多冥中狀恍惚有人撫之曰噫億矣亟服白虎湯遂自呼家人速市白虎湯來以其數日噤不語衆皆大喜醫者又謂是湯與脈症不甚宜以其呼之急姑調劑以進卽漸愈乾隆閒尚官汀州竟無恙聞其先一年有梓鄉某應禮闈試落第館京師娶妻生一子家有母屢欲歸苦囊澀後某死妻將自醫爲人妾以貲遣幼子歸依孀姑有人以華亭與鄉故乃以子託之華亭卽往告其妻曰果欲子歸延宗嗣奉遘姑則非不能守節者毋自窮也母子扶櫬歸里之需

余當肩任之其妻大哭曰天乎未亡人豈不知禮法哉因無父母兄弟自維年逾卅多病恐不久溘朝露彼煢煢孤子流落數千里外不爲僕隸卽塡溝壑天實爲之聽者莫不酸鼻華亭以已將得官雙親在京方欲先送南旋遂慨然白於父攜其母子并某旅櫬返里更周卹之有此盛德宜天增其算矣

錢塘王翁逸其名家雖貧樂善不倦年五十無子里人有伯道之歎清明掃墓歸夜坐室中忽見故父杖策而前謂曰我德薄應絕後賴爾廣種福田向鏡山寺求子可得也言畢卽不見因如其言次年果得一子幼穎慧十二入泮十六舉孝廉再試禮闈不第有戚官部曹者留之讀書一日忽語戚曰

吾鏡山寺僧也修持戒律大道垂成惟心豔少年登科未盡華富之慕尙須兩世墮落明日吾當託生富家了結業案乃作別父書囑戚寄歸其畧曰兒不幸客死數千里外又年壽短促遺少妻弱息爲堂上累然兒非父母眞兒孫乃父母眞孫也吾父曾憶昔年與鏡山寺僧茶話乎兒卽僧也兒與父談甚洽心念父忠誠謹厚何造物者不與之後一念之動遂來爲兒兒婦亦是幼年時小有善緣鏡花水月都是幻聚何能久處父幸勿以眞兒相視速斷愛牽庶免兒罪戾云戚勸慰之答曰去來有定障限有期冏轉生何處曰順承門外姚姓也明日鼻垂雙柱而逝訪之姚家是日果舉一子媿翁富甲里閒樂善好施晩年得此子竟如天賜異哉貧而樂善不

倘富而慳慨好施何患晩戚無兒自有高僧奪舍也

安溪龜塘鄉張某翁家素封樂善好施乾隆乙卯年大饑貧家窮子女以易食甚有絕粒死者某愴然軫懷思一急就計周濟之附近鄉里歡呼共指爲續命田也初諸家禾稼尙介青黃生熟間惟某一派腴田已成熟至是分里諭知約於明日齊赴田間刈穫每人攤分粟十餘斤自行取去鄉人賴此數日糧得果腹不死是年其孫際青道登鄉解

同安諸生楊宗潮爲人誠篤可風尤倦倦誘進後輩一時遊庠食餼者多出其門同里有曾姓名德基者家極窘性嗜學友曰馬長角馮字也姑俟之後爲子娶婦適馮氏女得五丈夫子遂開大族今子孫蕃衍且賢貴世其家不替云

授儒學皆謂楊公相士有識云晩年上郡渡江時有某溺水楊疾呼曰若救得此人謝銀四元衆爭救之某得不死一日病篤時年六旬矣夢入冥遇一判官謂楊曰汝壽數應盡幸有陰德可救卽將冊子付閱見己名下硃書云曾救一人增壽一紀閱完被判官一推而寤病漸差後果如數善終

吳天爵字槐尊南安龍水人爲人誠實愼取與家貧舌耕餬口乾隆六十年歲大祲外出覓館拾遺橐於路內有五十金重重破布包裹知爲貧人所遺坐俟之須臾見有夫婦號哭至者問之曰某惠安人歲荒負債不能償賣女於某鄉爲婢至此失之天爵遂偕至某鄉詢問不爽出銀還之主人驚異問先生何處人何因至此答以覓館主人因留課子弟府試道其年遂入泮覆試日有同案者病不能完卷囑代筆其人

謝金適符五十之數云

黃明經文卣曰建陽梁謇圖家本素封好施與遇人急難輒貲助之每年臘底取數百碎金分爲小封見貧苦人路過者潛擲路旁欲令拾去有廉介不苟取者遂於黑夜陰置其門下務使窮人普得之而後慰年六十餘苦無孫祈夢佛寺夢一馬生二角及覺愀然曰馬頭生角其必無之兆乎以告友友曰馬長角馮字也姑俟之後爲子娶婦適馮氏女得五丈夫子遂開大族今子孫蕃衍且賢貴世其家不替云

黃廣文登曰甌邑西鄉張某夫婦好善尤不輕殘物命一是學業日進遂入南靖邑庠旋登道光乙酉拔萃科廷試考

日有獵者驅一麋走至其家張婦急以舊衣覆之獵者三
不見遂去張婦見獵者已遠因放麋走麋似有知首肯數四
而出次年春忽見是麋走入中廳將張幼子用角犄去張婦
跟蹌出逐至田坪中醫見麋將幼子放下而麋不見張婦始
抱子回方疑此物不知報恩且不知此麋即前所救否甫入
門見家中屋棟被屋後大樹壓倒牆頹瓦碎雞犬皆斃而是
婦母子以逐麋而存可見一念慈祥雖微物無不知感矣

黃廣文又曰吾鄉迴龍村葉煥金家好行善事生平撐渡爲
業於人衆往來隨其給付概不刀索素習水性每有溺水者
輒赴撈救活人無算不索謝亦不居功一日溪濱坊遭回祿
火勢炎熾雖峻牆之屋皆被焚燒而葉屋桑戶蓬樞救火者

但見火燄至葉屋壁便覺存數十人撓水救之火熄後四鄰
皆成焦土而葉屋獨存

費炳文曰吾閩近年稱富貴舊家者首推安溪李氏永春黃
氏不知其先代積德之報非偶然也安溪李文貞公之祖遷
商江南馨其貲本佐官販饒又借官庫繼之事畢委員同其
回家取銀歸庫其實家無餘貲正躊躇到家如何措置乃其
嫂於數日前園中鋤菜已先獲窖藏遂得立還官鐲今百餘
年來科甲不絕簪仕者接踵於途也又如黃鏡塘之祖黃公
常在永春販布經營適州中大饑公將所帶資本呈官助賑
行將空手回家矣主人觀其馨本施捨必非負心之人自請
將布賒公販回其時一路饑民搶劫奪食喧傳黃公馨本賑

濟貧非已資睪相約誓縱其來往不劫而他商一概斷絕販
歸一次賈盈三倍輾轉數次間遂成巨富以子貴得二品封
天之報施善人不爽如此一貴一富豈無因哉

吾鄉廖氏以陰德發祥前錄已詳述之近廖鉅夫尚書由京
旋里過浦城與家大人讌談之頃復述其祖母王太夫人本
貧家女歸吾祖隨任臺灣飽歷風濤之險時時以濟物爲心
家居每訓子姪以莫作自了漢後余表兄鄭蘇年師每述此
語以授門徒謂出自王太夫人遺訓也平日嘗謂家人曰妝
等怕雷我獨怕風衆莫喻其故然每遇非常大風太夫人必
齋肅長跪庭中口喃喃若有所祝即深夜寒宵亦必披衣肅
跪默禱不輟直至風息始起家人有竊聽者似云儂家內外

親串現在並無求利求名浮江泛海者而在江海舟中因風
驚恐死生呼吸者天下定不乏人願風神及早息怒以全人
命云事後問之亦不言所以蓋行之數十年如一日家大人
聞之肅然曰此眞聖賢立達同人飢溺由己之公心不謂於
女流中得之漆室魯女之憂不是過矣不再傳以科第起家
簪纓輔世宜哉

仁和汪姓世業醯家道殷實一日爲子完姻親朋咸集三鼓
客散閉門主人持燈赴各處照看火燭至二廳廂房閨門橈
中悉索有聲移而視之有人藏焉燭之茶司也其人惶急無
地家人皆云縛而守之明日送官究治以儆將來汪君曰不
可渠不過爲貧故偶爾小見送官則終身不可爲人其人叩

頭而已默無一言汪君又曰若天明放汝回去衆目共覩亦難見人我給汝大錢千文以救汝窮將來斷不可復蹈故轍事可一不可再且未必人人如我也其人感泣自誓汪君卽給錢令歸且囑家人毋漏言數年後所娶婦生子冬日樓居以銅火爐烘焙小孩物不料火多銅化燒穿樓板落於廳屋一家睡熟絕無知者前所放茶司在別姓家筵散而歸路經汪宅見大門未閉並無一人亦無燈火不解所由大呼管門人詢之茫然不知何以忘卻關鎖也茶司云夜已深矣恐有小人藏匿卽以所持燈籠借往各處查看至二廳見地上炭火一堆甚旺仰視之樓板猶紅乃大聲疾呼舉家驚起急救滅之汪君細問原委不禁驚歎管門人之忘卻關門茶司之適經是路殆有鬼神否則不先不後能如是巧合耶一念之善一事之厚福及一家擴而充之道在是矣

某甲素封放債私質頗事盤剝年六十餘妻妾既喪僅一幼子病亟瀕死漏三下有人持錫贖物怒其夤夜剝啄人曰迨天明吾物不得返虧折數緡錢吾故羅雀掘鼠以副限期某甲憮然念兒死焉用多金悔剝算籍沒之病民也明日悉舉各家所質田產衣物召而給之債券亦焚去兒旣死夜半猶擗踊飲泣突見一人排闥入識是負欠者謂某曰勿悲此討債者債償自死念爾無後吾蒙焚券高義請爲爾子以奉餘年忽不見兒竟漸蘇病旋愈訪之某家某乃是夜死知借軀託生也此福建南平諸生姚格亭學信所言吁結怨施恩皆

人自作一念之悔遂使已絕之嗣復續討債兒去還債兒來卽在一身借因結果善惡之報捷於影響如此

劉士可封翁卽寶樹高祖也樂善好施每隱其事不欲令人知嘗於歲暮遣誠實家僕周歷僻巷中探訪人家有無急迫不可解之事適某甲負某乙金甲謀諸婦欲鬻妻以償婦抱幼子終夜泣甚哀僕歸以告翌晚封卅金使僕僞叩其戶以金擲其戶閾中某甲啟戶見金僕已遠去由是夫妻仍得團聚於償債外尙多十餘金以謀生云生平所爲大率類是後其子爽齋廷楫箸村廷梧兄弟相繼登賢書箸村聯捷成進士擢刑部郎孫雪堂由進士入詞垣慧性生雲光又相繼登賢書爲浦城甲族云又其子濬菴明經源遠亦以濟困扶危爲

務每於歲暮將通年租穀所入之金內有零件不計多寡輕重別置一盤俟臘月廿三夜祀竈將所置之金默禱諸神以明周恤貧乏之意祀竈畢分作百餘包每包二三兩不等用紙封固察看往來行人有窘迫無以卒歲者將包暗擲戶外拾者見金有執而問者恆答以不知此事行之廿餘年遂至闔邑周知蓋恪守士可翁家教今寶樹以孝廉歷宰浙東西厥興未有艾矣

太倉李氏科名鼎盛蘅塘太史精制義時操選政藝林奉爲圭臬授徒甚廣藉此掇巍科者不知凡幾或謂其先德式微至太史始振殊未覈也錢梅溪履園叢話中載太倉李學字仁山父維德以清儉起家力行善事仁山有父風見人緩急

必周濟之尤能推誠相與以積德行善相勸人多化之延師課子必敬必恭生五子長卽衡塘名錫恭中嘉慶丙辰進士官翰林次錫信乾隆癸卯舉人錫瓚己酉舉人錫惠錫晉又於嘉慶辛酉同登鄉薦今推爲江南望族然則培植家泓積累已久梅溪及交仁山所言當不妄矣

吳縣東洞庭山嚴氏明季以貲雄於鄉順治乙酉以賑濟難民傾其家至其孫嚴曉山者家業又裕乾隆乙亥歲大祲曉山倡捐穀米同諸善士放賑四鼓卽起始終經理其事從不假手他人忽夢神告曰汝家乙年種德當於乙年受報至乙未歲曉山子福中會元入翰林乙卯歲福子榮亦入翰林官至杭州太守道光乙酉歲榮子貢薰又中舉人貢裴胞弟貢宮保文集中積德宏深故有此福報歐陽文忠謂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孫信哉

訓又於辛卯王辰鄉會聯捷入翰林今貢訓已陳臬甘隴矣

安化陶文毅公以巾卷寒門驟致通顯余前錄中但述其微時一事而於其先人陰德未之詳也後閱于遵亭觀察克襄聞見錄始知其積累之厚不可不詳載之以勸後人云

文毅太高祖伯含公多陰德當前明之季鄉里多嚴自衛有縛竊匪就溺者適公過賊哀呼曰公救我我誓不復爲賊公爲請釋於衆已慮其故志復萌乃施小舟於渡口使濟人以安其生終公世施舟八其人俱改行爲善公每出攜小筐遇碎瓷瓦礫必拾之以利行人及卒之年空室所積碎瓷瓦礫與屋齊矣又其曾祖文衡公亦長者嘗有雪夜入室盜米者跡之得其居乃其所素識者寂然而返終不言其人沒後卅

必於其子孫信哉

吾鄉孟瓶菴先生家傳戒殺一事已載前錄中前年回福州復閱其封翁軼事甚可勸世也封翁出身本寒微饒有才智手邊積貲不過廿餘金而急人之事如己事惟殷殷以濟物爲念一日偶以事宿某鄉店聞店鄰媼媳二人哭聲甚哀封翁私詢之得悉鄰媼有子某數年前賈於外去時約以三年必歸後無音耗今過期又三年矣有傳其已死者媳之母家欲奪媳改嫁之刻日事成卽迎娶矣媼與媳不忍離媳亦誓不肯嫁計無所出而哭耳封翁因詢悉其子作何生意賈於何所何年出門遂僞作其子家書並以十金封入函中云三年屆滿正擬收拾行李因生意正旺未肯遽歸茲因某人經

過之便特託帶家信並銀十兩家中如有負欠俟我秋間歸來易清也是夜將信親送其家即避去其媳得書示媳母家聞之前謀頓寢不敢復言另嫁矣是年秋仲其子果歸在外作買事悉與書中語符合母語及此書及寄銀事其子茫然不知所謂母歎曰此神人暗中保全也因合家望空泥首以謝踰數年封翁復以事過某鄉則舊店已易主店與正宅通宅極整潔中間有小龕龕內有神位其家人日日供香燭每朔望合家人俱來拜禮甚恭封翁偶問何神主人將神代作書並送銀事敘述一過封翁莞然曰此非神也乃我一時作用而轉受主家如此敬禮折吾福矣恐其不信爲誦書中語一字不差請速撤去神位主人始泫然泣恍然悟急請其

母呼其家人皆出曰恩人在此矣咸羅拜之蓋其子歸後家道小康遂買客店併入已宅封翁不知也次年爲乾隆己卯瓶菴先生遂發解踰年庚辰聯捷成進士由翰林改銓部歷司文枋引疾歸封翁尚健在迄今家門鼎盛科第蟬聯爲福州望族大約皆食封翁之報矣　按數年前余聞李石舟觀察國瑞言其鄉儀封張清恪公微時軼事與此相仿佛清恪公事在康熙年間且所言不詳瓶菴先生家事則家大人所及見也故舍彼錄此

顏軍門　鳴皋　粵東梅州人性豪雋喜讀書時有相士謂其他日當以長槍大劍取功名顏嗤其妄攻苦益力年屆卅歲急於進取居父喪禫服未終應試入學爲鄉人攻訐被斥或謂

士殮埋封識而去比入場顏固文士武備非夙嫻而策論則洋洋數千言場中莫與埒同考官以其小場僅列單好姑置之夜分假寐恍惚見案上發奇光起視之顏卷也挑燈細閱不覺擊節曰此人異日爲將帥遵羊祜之薦也薦於主司劉文正公并述其異遂登上第後歷任海疆至福建臺澎鎮署水師提督以功名終

錢塘許氏陰德前據許之姻親戴君槐谷所述樂亭先生游幕陝甘賑災一事已載三錄矣茲余需次浙江奉家大人僑寓西泠重訪君家之事則先生曾孫許季傅廣文所述先生在楚省幕中一事陰德更大亟補錄焉據言樂亭先生諱堯堂乾隆初年於湖北某府幕司刑名值教匪專起太守緝獲

遞首數人並搜獲同黨入會姓名總冊以屬先生敘稿造冊通稟上憲先生閱冊蓋數萬家皆鄉愚無知被誘脅從者惻然傷之欲救其難寢其事籌思竟夜毅然面起竟取冊焚之詰旦以告太守太守聞之始則怫然繼亦感悟遂命但以逆首數人通稟徵辦其難遂解未幾子石蘭公鈺中乾隆戊午舉人官至司馬孫學范中乾隆戊子舉人壬辰進士官至治中曾孫乃來中乾隆癸卯舉人官至直隸州崇祀廣西名宦祠乃大中嘉慶辛酉舉人官江蘇海州乃濟中嘉慶戊午副榜庚申舉人己巳進士入翰林由肇羅高廉觀察入爲太常少卿乃穀中道光辛巳舉人官敦煌縣乃普嘉慶癸酉拔貢丙子舉人中庚辰一甲二名進士入翰林值樞廷值南齋賜紫禁城騎馬今已官大司馬屢掌文衡乃釗中道光戊子舉人乙未進士入翰林今官侍讀乃恩中道光癸卯舉人即季傅廣文也其兄弟七人並科甲而鄉科始自前癸卯終於後癸卯傳爲佳話故杭人有小郭汾陽之稱海內言科名之盛者又有錢塘許乃固始吳其之對而乃字輩以下科名尚未艾也乃濟子桂身道光乙酉舉人乃普子彭壽道光甲辰舉人乙丁未二甲一名進士入翰林乃釗子培身道光丙午舉人乃來孫之瑞乙酉副貢其列膠庠綰簪紱者更指不勝屈皆樂亭先生本支之裔也又聞石蘭司馬於乾隆庚寅歲歸里覓地葬親有精青烏術之李浙山得地於裏桐鴈不得其穴所在遇顧君善卜告以某月日清晨有紅衣人立此地上所立處即穴也屆時李君蚤起候之果有紅衣人至乃鄉村新婦至山拾取柴草者相所立處果係吉壤因葬樂亭先生於此而先生弟華海公諱塾及石蘭公昆從諱鏡諱鈞皆合祔焉故鈞之後如藕舲庶子乃賡敬齋廣文乃裕馥園孝廉立身金橋主政謹身蓮甫孝廉葆身鑑之後如吉齋太守乃安驄樵孝廉乃寬科第亦不絕　許季傅孝廉又言石蘭司馬既擇地桐鴈矣同時又得一地於赤山埠爲族中無力者葬其先術家言其地更勝不如易之石蘭公曰彼我一體也倘得更吉何分彼此奉不易族人葬後其裔入籍粵東名其光者與錢塘乃字輩兄弟行中道光丙午科廣東經魁亦盛事之由於盛德也　又言尊公京兆公初官滇南雲龍州州城外山壁夾豎中有迅流急湍艱於涉濟此岸產鹽必於彼岸貿易趨利者多覆蹏公於石壁間施以鑽鑿聯以鐵絙覆以土木遂成懸橋自是往來無患時公長子以大挑赴粵舟覆鄱湖尾洪濤巨浸中浮沈十餘里竟得無恙蓋有默佑之者矣　又言公作牧黔西時其處之鹽課於有司常有子矜輩受鹽於官弗償厥課身被扑責甘受無辭相沿成習弗怪也公曰我子孫亦有讀書者豈可以蠹序中辱同阜隸每寬其責人亦感激樂輸無虧額課以上三則皆其家乘所未及載者並爲記述足見君家世德相承積善餘慶不勝紀也　又言乃穀以孝廉出爲甘肅知縣初任環縣沙漠不毛之地瘠苦荒寒以辦災之法治之并捐廉爲之經理鑿山得煤浚井

得甘民賴其利有訓俗十八條皆信之地方日阜記訟日簡繼任山丹開渠得地百頃勸民墾荒九處繼任敦煌亦教之於水利農田所泄之處邊民咸受其賜以勞歿於任歿後其弟滇生於西江學署中奉乩知君已爲敦煌土地神矣

江南黃某家本中資樂善好施不少吝惜偶因人雨新晴偕友人散步郊野見古寺中積柩纍板破骨露者甚多爲之惻然遂捐高田廿畝施爲義塚兼出資勸人營葬凡年久無力者皆葬之各爲之立碑記備人尋覓共葬四十六棺似此掩骼高義澤及枯骸義舉甚多後其家科甲蟬聯冠蓋不絕人爭頌之　按此見寄雲書屋因果錄是錄所載但書某姓概不標名然此是南昌黃俊民觀察家事觀察名中傑係家

大人壬戌同年其弟範亭編修申模其姪在會太守維烈皆同時由甲科官中外皆與家大人摯好故早聞其事頗詳

錢梅溪曰乾隆五十年天津有徐北山者以雄務起家後漸中落嘗除夕避債委巷聽黑暗中有哭聲甚慘以火燭之一寒士以負債無償欲自經者北山告之曰余亦負人無償者爾何必遽尋短見問所負若干曰二百金探懷中銀適符其數盡與之其人叩謝去後十餘年北山貧如故而長子瀾次子淮申文武兩進士三子漢中嘉慶戊午舉人孫文焯中道光戊子舉人今爲津門望族矣

錢梅溪曰吳中夏源泰者居齊門西匯開木行家道甚殷其先本成衣匠開一店店旁有茅廁一日在廁中得遺金三百兩待其人還之乃木商夥計也其人感喜告其主主奇夏爲人乃招之家中令其成衣數年亦作商夥遂發財傳其子若孫至今猶盛

錢梅溪曰無錫縣東門某姓居克寶橋素患扁證鄰里呼爲腸翁一日偶入茶肆拾得包裹開示之皆金珠也竊自念曰吾死期將至安用此爲因不攜回家坐守之少頃見一老嫗匆匆來且哭且尋問其故乃還之感謝而去回至家中忽目眩惡心吐出硬痰一塊堅如牛皮以刀斷之旋合爲一咸驚異遂自此腸證頓癒後以壽終家道亦漸起

吳江黃皋隸石魯贍居心甚慈無事時輯取所用竹板磨之極細或浸之糞缸中使竹性盡化能使受打者不痛不傷有私託其用重板者石嗚咽不能聲曰吾不忍爲也如是者五十年至今尚在年九十五矣四代同堂兒孫繞膝陳海霞爲余述之

劉秀才名天佑字約齋長洲人累舉鄉試不售所居在察院巷城守署之西署南有高敞明季兵燹後瘞塚纍纍乾隆間城守某將盡徙其遺骨而築照牆天佑聞其議爲之惻然而窘於力因告貸親友得數金就其骸之藏於瓶者倩人善埋之計埋二百十具而金盡矣天佑雖憐之無如何也是年秋應省試仍薦未售益鬱鬱不樂臘月廿四日夕天佑祀竈神具疏自道其平生雖無大陰德然掩骼一事當可挽回造化何神聽不聰也辭色頗不平越夕夢至城隍廟中神升座呼

有循吏名奉諱後絕意仕進掌教暨陽書院者廿年大江南北翕然人望家大人任蘇藩時常相過從有文字交悉其先德甚詳

段鏡湖廉訪曰吾邑隘口莊羅姓富而好禮濬郁觀察其親房也其先人每置田產不甚與賣主較值嘗言曰吾今日置業使賣主多得若干錢異日吾子孫賣業或可多得若干錢也其子弟皆讀書循理毫無浮華氣習每應試輒數十人赴省花街柳巷總不見有羅姓一人憶家兄入泮時認保卽羅金鑲先生次年赴鄉試先君子與之同舟因問曰一家飽煖千家怨君家久富而鄉里無怨聲是必有道先生曰然吾先人有言分外之財不可欲分內之財不可足先君子曰噫宜乎君家久享其富也夫分外之財吾輩讀書人豈有欲之之理而分內之財亦知其不可足焉是卽布帛之有幅也其保富不亦宜乎

安徽樹林沖尚書李錫民振祐先生其父木三先生由傅臚仕至方伯且父子俱掌文衡錫民先生之弟振鈐海初己丑殿撰也其時已一門九進士矣先未發科第時一門食餼者居一邑之半梁相國衡文安徽時見李姓廩保之名皆有聲字問曰李姓廩生皆屬一家乎有廩生名聲振者前揖而對曰俱至親伯叔房兄弟相國贊之曰好箇人家溯其封翁家富好行善舉翁恐在家善舉無以及人以公門中好行方便乃至省買一院房書缺遇事極力周全陰受其惠者不少偶遇鄉里大荒挾資出外遲糧以濟是年適家有公山堪輿家呼爲虎形族人議葬某穴定價若干而堪輿家所定爲眞穴族人又不許翁家添葬翁乃用一道士言適葬得眞穴當日堪輿家與族人所不用者也此中蓋有天授云

儀徵厲氏自順治乙酉開科烈士公士貞中式江南踰二科成進士公性恬淡不樂仕進築室城東爲讀書所親課子弟雖家無儋石宴如也百年來多列膠庠未有接起者公四世孫孚若封翁朝容邑諸生生五子家清貧就館邑西郊某氏諄教子弟化導鄉氓排難解紛里中有義方之目一歲於祀司命日放館將歸營歲事囊中僅二萬錢未至城三四里小憩於素經郵店有以霽粥爲業者生計淡泊負城中豪錢萬

二千經十月子息無歸責以歲暮爲期如負約必以閨女爲質女已受聘於前郵某氏子亦公所素識者惟時鬻粥者夫婦作愁歎聲不絕公異而問之以實告泣曰彼以我女爲質者將以占我女也屆期恐三人將有不能同活之勢公聞之惻惋囚慨然曰爾所　者不過萬二千錢耳他無能爲力此尙可爲爾償也爰解囊如數與之夫婦泣謝曰公寒士舌耕餬口今以多半施我公家仰望又何所敢用耶公笑應曰我城中親友多殷實者自往貸之子毋爲我慮也言訖而去明春重過其處夫婦與女歡迎於門曰得公所施幸無事一家皆賴公救也留以酒食親送三里至女之夫家告之皆頌厚德銘不敢忘公得此名館中就學者日增一鄉中皆以善人

魚作詩末句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頗得意後入鄉試詩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苦結語意不佳忽憶自作放鯉詩因以末二語作結主司嘉賞遂中式

仁和吳築巖編修福年爲諸生時於道光乙未年四月初二日清晨由所居缸兒巷行過水濱口何干見老婦方投水急喚輿夫二人自水中拯起救醒詢之以言勸釋出資喚輿送歸是年即膺秋薦旋成乙巳進士一甲第三人入翰苑丙午主試貴州

莊南邨先生柱爲其封翁繼室董太夫人所生甫彌月前妻子出痘太夫人以果餌哺已兒以乳哺前子家人駭之太夫人曰吾尙年輕子失可復得前姊僅此襁褓物痘後家貧又

乏湌苓調理節乳與食冀早得復元耳太夫人五子四登進士一以明經貢成均南邨先生殿試前呈第一後改二甲第二時有幾乎狀元及第也算五子登科之諺其後方耕本宿兩先生兄弟先後一甲第一二名太夫人親見之至今科第不絕觀存心之厚知其後起熾昌未有艾矣錢鑄庵先生入贅莊中表也莊官浙之溫處道適所屬大荒人相食莊蒿目災黎稟請發帑十萬赴臺灣買米平糴賑饑大府駁斥謂臺灣遠隔重洋須候潮汛往返稽時萬一船多飄沒帑歸何著正深懊悶適鑄庵先生來訪莊心緒惡劣神情索寞錢怒曰至戚遠來未必分憂官橐何遂無中表情莊告委曲卽求良策錢曰然則君固身家念重而視民命輕也既爲監司大員

視有便於民者能辦則辦何必拘拘稟白君果能出庫項我當爲君赴臺君既不惜功名我亦何惜性命莊計遂決敢庫出銀錢連夜起身泛海去莊移宿城隍廟禱於神曰幽明同有民祉之責如不忍數百萬哀鴻就於死地願賜帆風俾米遠到起此溝壑果未半月而錢返米十數萬悉集所屬賴全活似此功德甚大食報自豐正不但太夫人存心厚道已耳錢後生文敏公亦以大魁出仕其雲祁至今簪纓相繼與莊同稱盛族

常州三何口李賓賢先生樂善好施鄉里推重歲正旦天甫明翁起過廚下見數人方酣臥趨視皆朱墨塗而不可別識喚訊之則同里無賴子乘夜共商竊劫適見酒饌羅列大肆

飲啖遂醉臥不知東方既白也翁贈錢數千悉縱之去終身不絕觀存心之厚知其後起熾昌未有艾矣錢鑄庵先生入贅莊中表也莊官浙之溫處道適所屬大荒人相食莊蒿目災黎稟請發帑十萬赴臺灣買米平糴賑饑大府駁斥謂臺灣遠隔重洋須候潮汛往返稽時萬一船多飄沒帑歸何著正深懊悶適鑄庵先生來訪莊心緒惡劣神情索寞錢怒曰至戚遠來未必分憂官橐何遂無中表情莊告委曲卽求良策錢曰然則君固身家念重而視民命輕也既爲監司大員

足告之曰有足爲蟲無足爲蟹皆爾翁數十年培養所致是科以第一人登賢書聯捷成進士散館改知縣令鳳臺一時

天佑謂之曰汝讀書人豈不知功名富貴遲速自有一定何得自矜埋骨一事妄瀆神聽若再不悛當褫汝衿矣冥中念汝究有善根苟能行善不怠何患不登科第耶天佑唯唯而覺自此不敢稍有怨尤越三年中鄉榜百餘名後官中書舍人

高郵蘇某夫婦年皆四十祇一子愛同拱璧一日小婢抱出外廳因雨滑足將兒跌於階下頭破而亡蘇某見之即囑婢速逃回母家自抱其子入謂係己失手跌斃知其妻性急而暴也迨其妻急尋婢而婢已不見未幾蘇某復舉一子　按此事載因果錄中昔年家大人官京師時曾聞之朱文定公士彥公本揚州人嘗述其鄉里美談未竟其緒今亦不知蘇氏子如何以理度之必昌厥後無疑也吾鄉前明馬恭敏公森亦有是事係除夕婢抱兒在門首游戲兒誤搶投鄰家爆竹盆中死恭敏之父亦令其速逃遠方向妻婉轉寢其事兒身故有疤痣後一年復生子疤痕宛然知爲故兒投胎再來即恭敏也恭敏以戶部尚書致仕家居嘗以數言定民變屬紓鄉里之難事詳徐興公榕陰新檢中然以今蘇氏子縱不能如馬恭敏而其父厚德則與恭敏封翁同將來亦必有所表見於時吾將洗耳待之矣

揚州賭風最盛近日有搖攤之戲官與商每合爲一以貲財角勝負意氣自雄南北委員往來是邦者鮮不沈溺其中樂而忘反甚至有誘賭之局外張筵席中蓄裙釵名曰擺攤盤尤爲人心風俗之害聞此數年來此風益熾仗西歌吹之外局面又一新矣近有商賈某甲者家設攤盤誘人子弟破人家貲不可數計其子爲秀士正應秋闈一夜忽有喜報到門人多不信翌日取題名錄觀之居然某甲子也衆皆謂似此人家有此善報天道殆茫昧不可知余亦聞而疑之一日晤羅茗香告余曰某甲家喜事人皆詫之而某甲近事人所不知也某甲於攤盤中每年必購一二少婦居中作餌去年購一中年婦人入局初到時覺其神色不怡細詰之知係宦家婦其夫曾官邗上死後家無丁口不能自存故隱忍到此然自入局後經今數閱月頗能自持並無所染也某甲忽動矜憐之心立送之入清節堂並極力爲之道地俾得其所此婦者臺山相國後人也素惘鼠不畜貓年四十餘忽於春日患噎證至冬益劇薄粥不能下咽自分必死長夜不寐燃燈枯坐適几上有炒米半瓶羣鼠欲竊食而不能入口俄有一鼠銜一箸植瓶中以口咬箸又一鼠銜其尾而曳之瓶遂倒羣鼠爭就食嘯呼爲樂葉叟觀之不覺大笑咯出一赤物如新生小孩之拳頓覺胸前清爽遂能喫粥旬日全愈又四十餘年考終　按此事甚小然不可謂非適逢其報也

吳門周生存喜放生每次放生輒以小詩紀之嘗因放大鯉

稱之未幾公長子長年謂彭乾隆甲午舉於鄉次長森以武
生官松江衞千總次長青長松長庚皆入邑庠謂彭公長子
杏芳庠生孫恩官庚子翰林擢監察御史今官兗沂曹道長
森公長子同勳以庚午副車由兵部郎中擢廣東廉州知府
孫雲官以庚子舉人官湖南衡州府清泉知縣今以勞績升
直隸州次子同治以武生官江西衞千總長松公長子秀芳
以壬午舉人謄錄議敘官山東武城知縣在任六年修理文
廟建絃歌書院捐廉置田助諸生膏火創節孝總坊重修縣
志政績循聲上游引重因親年七十乞養歸里今子寅自已
入邑庠次子信芳亦官衞千總毓芳庠生長青長松兩支其
子孫入膠庠者甚夥簪纓繼起皆由孚若封翁一念不忍之

心所致也因思陰隲之事不必多費金錢當時不過萬二千
錢富者視之曾如一毛自公以寒士出之慷慨無吝色爲人
計曾不爲己計是以爲功尤大獲報之厚且遠又何疑哉此
儀徵吳梅孫嘉孝廉所述梅孫與厲氏比屋而居其見聞故
確也

湯芷卿曰萬封翁望乾隆某科孝廉嘗偕友陸孝廉以南赴
禮部試道出山東陸病不能行止旅舍萬亟覓醫藥既而陸
病益不支恐萬久留誤試促之行萬不可陸且死泣曰受君
之惠今生已矣願矢來世遂卒萬貨裝爲治棺衾攜櫬歸竟
不赴試時萬夫人年已望五忽有娠臨產夢陸入室而蕩門
方伯生萬以故人轉生不甚督責性絕慧凡音律書畫及彈

棋六博略試涉歷無不精妙年十六七頗好遊蕩萬心憂之
見於顏色方伯心動叩之夫人夫人曰皆由子不肯嚮學故
兩大人深以爲憂耳方伯遂詣父自投由是閉門攻苦明年
補博士弟子員連掇科第入直樞府宇閎封日始奉諱歸時
封翁及太夫人皆八十餘矣余遊大梁時舉此事問方伯方
伯笑而不言陸二孫皆在署仍論世交呼方伯爲世叔云

段鏡湖廉訪之祖僅六歲曾祖母撫之成立其祖母朱姓富
家女也然勤儉持家常親手縫紉拾諸孫衣履之敝者以水
浣洗補綴如新冬日以償鄉里貧乏者嘗勸人戒食牛肉每
謂傭工佃戶曰耕牛農家之命也夏夜必以烟驅蚊蚋冬夜
必使圈中乾淨又自備一倉所儲糧食名雖零賣以備一已

私用實則陰濟窮急諸孫每應鄉試回家必問曰今年刊刷
善書送人否人有以善書送爾等否年八十四無疾而逝廉
訪父夢齡封翁忠厚與人嘗有奚姓佃戶夫死子幼自料不
能再佃段家之田封翁囑之曰爾但安心撫幼田仍歸爾佃
可耳其後子亦成立婿年至八旬外舉家感之封翁於道光
辛卯正月初十日卯時無疾端坐而逝自云銅陵縣有人來
請余往視事當時不知其何謂也廉訪於乙未年中式聞報
前夕夢銅陵署中差人至家報喜云已中式冊名其家猶疑
與銅陵縣素無往來次日報至中式名數適符及廉訪將至
京會試親友至園中乩卜乩仙判云夢齡公自銅陵寄詩來
送廉訪赴都中有一聯云歌樓對客休呼酒旅館逢春莫看

花問之乩仙始知封翁已爲銅陵縣城隍矣然其家猶在疑信之間乙巳五月廉訪至皖城領咨來浙一日在首府署中赴席適有新委署銅陵縣事王君在座廉訪卽囑其至縣探訪銅陵城隍果何神也後王君有信來云某年月日銅陵人皆見新來一官儀從甚都至城隍廟內不見某年月日卽其封翁去世時也所遇新官形像卽封翁在日形像也生英歿靈接王君來函益信封翁持身清儉食不兼味冬不重裘夏不細葛氣甚和平不與人校常訓子姪曰爾等讀書人正氣原不可無暴氣必不可有每見爾等與人相接氣具胸中稍不如意非氣形於言卽氣形於色是氣之發不以心爲主也吾願爾等戒之其盛德如此宜其歿而爲神矣

通州珠媚園主人王如會有子無孫家資頗厚見一句將一錢放地口中念云開眼求你來閉眼帶不去頃之句忽不見王因有悟力行善事嘉慶十八年里中大饑捐萬金助賑育嬰堂嬰孩失所亦獨捐萬金以全幼穉不數年生孫二人功成名立遂爲通州望族

北平湯芷卿用中曰刑獄至我朝欽恤備至無枉濫者願往往輾轉駁詰由縣府司院定讞幾經歲月罪名仍無出入案外拖累死者不知凡幾丁酉冬某太守攝開封余爲入幕之賓承詢通省要務有益百姓者舉三事以對一濫派夫馬須設法禁革以杜州縣官役分肥欽使大吏過境所需車馬有數而州縣按里科派折價入橐肯役駛援分肥一積欠應豁免者亟宜清釐以寬小民敲朴時方嚴追

積欠河非三府州縣有仰承意旨追徵全完者大一暫繫待吏以爲能超擢之而民斃杖下鬻田產者多矣一暫繫待質平民宜專員設局經理其事並寬爲捐給口糧以免無辜拖斃太守於前二事多見施行惟暫繫一條謂兩造皆官爲養贍是導之使訟非息事安人之道余默然適王登川參軍在座閱稿善之攜去後余來兩淮事閱十年太守已歸道山前說久已忘之今夏聞太守子孝廉某遊淮安失足落河死卽重今王登川已將此稿俾梓汝速印萬卷流播人間庶少方痛良吏後不振如此扼腕久之月前太守咸薛君道出邗上細詢近狀薛愀然曰太守遺櫬尙留大梁長君眷口羈京邸幸家星散因述其夫人曾夢太守自言生平居官清正閒有倚勢功過相抵惟駁湯君所論冥司責其見善不爲罪罰卽重今王登川已將此稿俾梓汝速印萬卷流播人間庶少

被墮落薛不知所論何事舉以問余余檢篋無存稿郵書河南錄得一通附記於此畧曰國家以民命爲重幾於梟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有犯必懲明律具在而於平民暫繫待質未有專條伏思臬司爲通省刑名總匯倘案情重大司不親提研鞫無以昭公道而服人心惟案經提省則一案千連人證不能不與之俱來此輩或情節牽涉或挾讎誣扳非皆有罪之人其在本邑已被胥吏追呼里保逼勒迨至隨同批解冤苦塡胸羈管公所既不能營趁自給又無人爲之送衣具食所恃每日官捐之十數文此十數文入腹與否尙未可知惟聽典守者恣情剋扣非意陵虐夏則人多穢積疫癘熏蒸冬則啼號切膚飢凍交迫有目不忍覩耳不忍聞者試以

遊蹟所到言之於杭仁錢二邑縣門不時有屍擡出初以爲
獄囚詢之始悉其故計一歲瘐死者不下四五百人至皐館
梟署每過懷甯橫屍待驗或二或三大約與浙上下及入保
定刑獄尤繁歲幾且七八百河南稍善然亦不下二三百人
誰非赤子乃令無罪而就死地如是其衆耶我 朝祥刑普
化從無枉濫惟此等死者大吏不知本官莫問案內正犯或
且事雪生還待質者旅瘞孤魂長塡黑獄嗚呼冤慘極矣國
家每歲大辟不過數百起今以目覩情形合各省計之袘幾
者奚止萬人其何以慰 聖主如傷之隱乎按罪囚入獄例
有玄糧病則醫藥死則殮埋孕則停刑令典昭然有加無已
而此獨聽之地方官捐辦具文坐令困阨至死無冤可鳴無

傷可驗或屍親領回或就近瘞埋從無告發之事首府縣及
委審諸賢亦遂習而忘之余以爲其弊有四一由於泉司審
斷不速結一由於州縣解犯不齊全一由於捐辦經費無正
項開銷一由於司事官役無責成考覈蓋審斷不速壓積必
多提解不齊重淹歲月經費紬勢將敷衍刻剝苟且塞責稽
覈弛甚且禁卒囚役高下任情果能案提到省泉司隨即審
結遇有牽連無關緊要之人立時省釋即由泉司明定章程
凡解省人證遲至一月不齊作何參處至經費宜從藩庫撥
款酌定數目按季支銷仍派委同通一二員專司其事月具
清冊詳載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一有疾病立即醫藥取保猝
有死亡詳院司年終覈計多寡以定功過督撫定議入奏仍

請通飭各直省一體遵照 聖明在上無不允行事非難成
而生殺人之轉移在是矣嗟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士大夫
抱已飢己溺之恢居大有爲之地操能挽回之權果能起而
行之造福不公且普哉

旗兵豐昇額童時當逆闖既殄隨都統駐防西安大難初平
戰骨翳莽豐心傷之壯歲閒居日以掩埋爲事數年遠近郊
絕少暴露未肯稍懈也初豐負陝客銀廿金不能償時將裹
糧入山盡埋遺骨適客來索負且肆辱之豐曰勿輕視我
縱貧有四子在勿憂也遂呼四子出拜雖皆童稚而魁梧奇
偉不類常童客奇之不索負且勸令就塾所費大焉豐遵其
山遇齒骼甎癗搰土漸深見二洞以石封口試舉鎚擊之石

隨手落黃白滿中運歸漸置田產不數年富甲秦中四子以
次入仕皆登八座豐年九十餘無疾而逝今向舊總累葉皆
豐積德所基也

溧陽縣焦某刑書也立心正直排難解紛爲鄉里所愛敬鄰
子某少年好勇鬬很焦常左右之心甚德焦一日焦籠燈自
外歸遇鄰子於河邊就水磨刀霍霍作聲焦覩神色有異問深
夜磨刀何爲鄰子曰頭從友人飲酒歸不意吾婦與左鄰某
秀才共坐調姦爲我所執已縛閉屋中欲斷兩人頭耳焦取
刀視之佯嗤曰此何能殺人設殺之不成兩人或逸其一爲
禍非細我有苗刀係先世所遺血人無算借子何如鄰子喜
偕歸焦出酒令少飲以壯膽氣密使其妻入鄰子家解二人

縱之比鄰子操刀入室寂然無人知爲焦所殆盛氣奔回焦
笑曰癡兒何爲其坐並未成姦殺之且抵卽幸獲無罪殺一
婦復娶一婦所費幾何今汝婦行爲如此留之無益視其稍
有姿色何不鬻之旣可得價爲再娶貲且免辱門戶計亦良
得鄰子氣稍平納其言適有西賈欲娶妾見婦美以二百金
購之鄰子亦別娶事閱十餘年焦已忘之後偕其戚幕遊陝
西適川楚教匪滋事焦挾資南歸中途遇賊劫掠一空流轉
至晉境經一巨鎭見佛寺方賽會焦匍匐寺外冀乞些少錢
米救飢忽有健奴數十騎鮮衣怒馬高呼夫人至羣僧袈裟
出迎見鉚車至門婢媪數十簇擁一麗人入聞號救聲回眸
睇視覺甚熟問係何人曰溧陽焦某麗者驚而熟視曰胡爲

至此亟喚其蒼頭至耳語囁嚅不可聞已而蒼頭掖焦至鎭
中一大宅呼入客房具湯沐易衣履進酒饌款接甚豐焦窮
途一旦至此不解所以夜分兩婢攜紅鐙導麗者至拜伏不
起焦錯愕亟跪請故麗者曰妾卽昔日所救刀下人也當日
與妾共坐者乃前夫之夥前夫好疑非有他故也妾改適夫
姓霍會爲京卿擁資數百萬無子得妾連舉兩男適婣妻卒
扶爲正室今兩男長者十六已成孝廉少者十四亦遊庠矣
遂呼二子出拜閱日夫歸婦詭焦爲叔云少失父母賴叔撫
養成人夫厚酬之慨贈千金焦喜出望外捆載欲歸婦夜出
以二箱助裝灑泣而別抵家發之珍玩燦然醬之得佰萬由
此營運遂爲素封其子挾資遊漢陽醉後誤推一客跌地

且病兩子皆未成立婦爲人傭是日力疾至主家負工錢二
千以歸見而惻然曰起起錢已返矣遂呼衆先援老嫗次援
子媳皆起傾囊與之曰千錢不足買棺今有錢二千可遂汝
願矣嫗率屬謝之不顧而去時久雨初霽陋室多坍是夜施
與兩子其臥至四鼓睡正酣有自門外疾呼其名者施令幼
子啟視忽兩扉如鑄力竭不少動長子往啟亦然施無奈自
起門旣闢與兩子共出視之闃無一人方駭怪間忽響聲甚
厲住屋傾矣施病旋瘳乃悟向呼其名者救人三命鬼神亦
救其三命也報應不已捷哉

山陰縣柯橋融光寺殿宇壯麗道光辛巳燬於火未燬前數
日寺僧夜見赤面紅鬚人在寺相度知爲祝融因大殿有前

明湯太守紹恩所書扁額相傳太守係水神凡越中有罅隙處從無火厄遂將扁移置山門以爲外火無從燒入可保無虞不意火從大殿起延及各屋皆燼祇餘山門而已時寺旁民房悉成灰燼惟小屋一間巋然獨存乃打鐵店某翁廔也鄰人云翁廔甚貧生平亦無他善惟地當孔道行人輻輳每夏常挑清水煮茶餉人數十年不倦夫柯橋富戶多矣巨商亦多矣而善舉獨出自貧民故卒食其報云

窮治之二公聞有妖書就請借觀皆勦襲佛氏禍福之說爲孫淵如觀察星衍洪稚存太史亮吉未遇時同客陝撫畢秋帆先生幕中適有長安縣生員某揭咸陽縣生員某僞造妖書陰結徒黨捕置獄中搜得妖書名册幕中刑友慫恿奏辦

其身價因與妻商曰我與若均老且無子蓄財何爲盡如數與之俾完聚如初妻頷之卽晚召鄰某與之錢事遂已越日雨霽就塗車過牌坊下忽聞空中呼曰已免劫急下車遁而

媒說合於某家子然終不忍相離也故互相痛哭劉亟詢知

活姑命母子固不忍爲此舉顧念不如此則又無生理已求

相依度日恒苦不贍茲迫歲暮計償逋須廿貫乃逋固無償

母且不得食失若婦計無所出婦曰計惟鬻妾可救夫急且

人主人曰鄰某者母子媳三人子鬻食物養母婦佐以緘褚

計既就途以雨阻久羈旅店夜靜聞鄰居哭聲甚哀以詢主

江西劉廣文某夫婦年逾六旬無子積俸錢數百緡將爲歸

大富九十歲終子成進士云

牌坊倒矣劉夫婦咸感歎自是力行善事後婦忽經通逾年生一子夫婦壽登九秩無疾而終子爲顯官今且子孫蕃衍矣惜忘其里居名字

湯芷卿曰從叔湘南司馬鼒以遊幕起家生平俠腸古道赴人之難惟恐不及次孫昆生年十四忽出痘危險異常暈絕一晝夜而甦云恍惚至一處殿宇巍峩雕檻碧瓦類王者居中一人據案坐金冠絳服白鬚頎顏氣象威猛見昆生至檢案頭簿籍曰汝本應死於痘念汝祖年來懿行甚多特放回以爲樂善者勸汝果立心做好人行好事功名富貴不汝靳也遂蘇蘇後其魂往往自竅脫出一日遊行至巷口遇朱衣襆頭者駭曰汝何爲至此捽之歸擲堂上卽往乃祖齋中連

呼不應見方展十六國春秋第十七卷默記之及歸寢見已
白身臥乃大驚極力附之始得合遣人至齋中探視所閱果
十六國春秋十七卷也痘愈後改字再生親爲余言
揚州會館在都門菜市口創始乾隆初年有歙人鄭公某人
籍儀徵績學能文南闈不售入成均就京兆試將十科年五
旬矣因慨然與同鄉居京職者議一會館願捐金二千以爲
倡鄉人允諾各有所捐仍以公督其事庀材鳩工經五月餘
粗有規模公因以勞瘁致疾遂卒於館之蒼屏樓同鄉代爲
含殮未幾輿櫬返南矣館既成鄉人春秋試者咸如歸焉無
不歎公之義未數年公之弟姪與孤及同族中名棠名槐名
士柏名兆洛名玉繩者接踵登科甲矣近如名煥廷名杰名

士達亦登賢書猶方興未艾焉或謂公近支遠族皆由倡義
一念所致不但同鄉者食其福也信報之遠哉或曰樓爲公
當日厝櫬之所今於鄉會試有鄉人獲雋者公必有顯異處
鄉人亦以爲祥不以爲怪云
儀徵有兩刑胥一趙某年踰四十一周某年卅二素相朋比
趙屢生子不育周之婦從未解懷二人閒議爾我所爲或有
未合天理者宜戒之從此遇事不生非分之想道光廿九年
邑大水漂沒田廬難民甚多因稟於令爲搭棚棲止之所又
見有漂流棺槨枯骸無算遂鳩集同志十餘人設普澤局專
爲檢拾掩埋之事不憚辛勤頗爲誠篤踰年趙生一子周亦
生一子今皆苗壯長將入小學矣天蓋嘉其悔悟之速好義
之敏故報亦速且敏也改過自新聖人美之有以哉
上舍生某家貧棄帖括入幕矣就皖撫幕頗自愛尤好行
方便其年值鄉試六七月間夢父謂曰兒今歲必中宜回里
秋試某無志已久醒後自笑胡有此奇夢漠然置之越數夕
復示夢曰兒讀書一場竟甘爲幕賓終老耶若不應試今科
無元矣某以兩次入夢心大異之俄中丞來議公事談畢某
笑述之且謂凡夢皆生於想余於此事絕意已久乃不想而
夢何也中丞正色曰功名遲早得失原有一定君好行善事
今科想應高捷故太翁有此夢示且君年甫逾卅原不應名
心頓淡既有此佳兆不可失也並引同年某某亦因久困場
屋意念早灰後爲同年苦勸勉强再踏槐黃今已捷南宮爲
比然也君果願應試現在地方安謐並無緊要案牘請以兩
月爲期託某兼辦可也某頗心動既又沈吟曰稍爲摒擋馳
歸恐錄遺不及奈何中丞曰貴省學政爲余同年至好當爲
君函託補送即日治裝齎中丞札由徽河回浙七里瀧阻風
五日抵錢塘江口已八月初三夜閒又大風不能解纜忽聞
鄰舟有哭聲窺之文士也旁有書箱考具疑而問之答曰余
衢州生員館於閩因回浙秋試沿途風阻迨抵省文宗考遺
已畢呈懇補考胥吏索卅金余以寒士遠來焉能措此不得
補錄旅費無多又被竊垂橐而歸是以悲耳某因慰語之曰
君勿憂余亦應試者當爲君竭力一謀其人收淚亟問曰今

又遲二日恐更不能辦胥吏倘再多需索余又何敢累君耶已矣君自爲謀可也某笑曰君請放心但得風止渡江余自有妙法因將學使處函託密語且曰函係未緘之稿將君名添入此方便事余當來與中丞言之亦無害也其人乃大喜須臾風息二人同舟渡江日方午遂同寓繕函投遞學使備文移監臨以兩人績送三場竣事榜發某僅中副車衡州生員竟得元始悟不赴試省無元之說鬼神已明明示之矣衡州生員感某甚遂訂生死交未幾成進士入詞林某後就職州別駕某生員已登清要某入仕後願得其力擢至司馬此亦科場佳話惜迹者均忘其姓名

方敏恪公逸事前錄已再及之有續聞者今補之公未遇時曾聘某太守女貧不能娶適太守壽公往祝見其襤褸寒溫數語而已迫坐席置末座同席者問及太守曰此故人子也公不終席而出無何在城隍山測字一日大風雪薄暮無所歸趨至一家門首衣薄發寒顧居者一老婦閉敞門聲急敢戶則頹然倒者公也老婦駭問曰汝何人公曰余測字城隍山因雨雪所阻願暫駐於此老婦憐之商諸子乃留公下榻室祕隘公安之曉出募歸習爲常適撫署某以公善測字識公薦諸上虞令掌書啟脩不過數十金鬱鬱不得志署中有術士施姓者善相見公狀貌曰君非久困者他日必大貴但宜北行乃有機遇公曰手無寸鐵何能行相者曰無慮取所藏金百兩以贈然須君一紙書公曰謂何曰君某年任經略

夫人公所聘某太守女另嫁富豪不數年中落悔恨以死任經略時有武弁某罹法當斬武弁執公當年所書紙以獻乃脫其死任浙撫時招老婦子畀以數千金其子改業營運居然成富室矣任直隸總督時有事入都過崇文門門者攔輿索錢公曰汝等皆吾子民何得强索曰凡官員過此無大小均須錢官愈大要錢愈多公曰若干曰四十千公曰身邊未帶許多錢乃命從人向順天借取至則官役拗杖俱來即命每人各責四十並枷號示衆次日見　上並陳門役不法狀上曰打得好自是門者索詐之風稍息公會孫某任上虞令見公昔日爲書啟時下榻房依然如昔乃謹誌封鎖焉嗟乎公爲一代偉人世固企羨公遭遇之奇亦知公存心之厚

行善之勤有如此者此正可與前錄所引大同小異互相發明也

六安徐鏡溪司馬啟山曰壽州有諸生趙翁者素好善一日在道旁見一客臥地呻吟問之不能語至歇店詢之店言此人進店月餘房飯資罄病已殆矣恐有後累令夥扛出趙翁向店主言孤客無親可憫煩即扛回令夥調養飲食等費我爲代理可也旬餘稍愈能扶壁行店主告客活命之由客求店夥扶持詣謝翁亦喜甚問何許人客言家在口外來謁包孝肅公蕪湖覆舟遇救家人行李俱失單身至此病莫能興非翁無命矣翁留住令家人伺應客固壯年不日全愈翁好手談客亦喜奕於是禮爲上客贈數十金以行並遣人至廬

求孝肅像與之蓋口外尊奉孝肅如內地尊奉閻公客此來並求像也越十餘年翁因報災聚衆鬧署案有名株連斥革充軍出關後不及站無處覓宿見有大門閭解役即思在門外借宿閭人出逐之翁曰我江南壽州人無處栖息求方便閭達主人主人聞壽州人令問姓名翁告之少頃中門洞開見少者藍頂出迎肅入老者寶石頂候於門內揖讓升堂按翁上坐少者伏拜於下老者旋行賓主禮極口稱謝翁倉皇失措凝神諦視其少者即前客也款留宅內致信將軍即算已到戍所給文與解役銷差三年赦回贈五千金時翁已中落得此復振子孫昌熾有掇巍科者報應之神天作之合奇矣此亦桂丹盟爲余述者

秀水京兆姚思仁一日患熱病五晝夜不蘇魂竟離體任步而行見城郭車馬人物一如人世惟陰霧無光氣象慘淡至一宮闕前多罪人桎梏遂闖入宮門歷階而上鬼卒列階左右姚上堂至殿見是閻王冕而上坐長揖未拜王舉手拱之姚因請爲己校勘善惡王命主者持簿示之姚名下所注惡即一念之動皆書姚曰此並未爲何書王曰未爲爲過已爲即爲罪不可解矣幸子生平酷謹無大過惡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山左水災中州開鑛奏疏一具錄至某歲畿南大荒姚上疏請世蕃賑濟列爲大善姚謂王曰此疏佐僅具名疏稿乃賀燦然筆也善當歸賀王曰疏出君名萬一得罪賀當之乎歸君爲是姚索賀籍王曰賀無子令與三子足報之

矣王即揮之使去姚遂醒次日起居如常賀久無子來歲果舉一子

桐鄉蔡蛟門太守封以名進士出宰丹徒愛民重士隨處留心尤不輕用刑嘗言刑者有司訊奸民猶匪不得已用之也可漫爲嘗試乎方扃試童子軍有幼童年甫十三四善倀文畢加面試不爽置之前茅且決其必達唱名時閱三代冊白戶也惟父在因詰其名一日里胥呈欠糧冊請照例嚴比父各在焉諸玩戶各量予杖畢幼童父獨未杖呼近案前問曰幼童某爲爾子耶對曰然太守曰抗欠國課久不完納本應杖以爾子故免其速將欠項交納倘爾被杖將來爾子發達輕薄者必曰爾曾以欠糧故受杖豈不大玷家聲其人感泣

叩頭去越一日卽將欠項全數交納太守復面諭曰爾旣有子務勉爲好人毋作惡孽殃及此子也其人唯諾連聲捆不敢再三叩謝出其子果於是年入泮越五年鄉會聯捷入詞林迨太守典郡正定已洊升御史執弟子禮甚恭太守三子長次皆官郡丞季子以甲榜爲郡守人以爲不輕用刑之報魏健齋先生贊卿太僕襄之父也精岐黃術爲人治病遇貧者每贈藥貲一日赴鄉治一大戶子婦疾枕邊有金簪亡失疑魏次日魏至家人迎問之魏問是何式樣重若干笑曰實我取因款式特佳借去仿製忘於告白耳歸覓金製如式付之婦固知非已物疑其故匿舊獻新耳未幾婦病脫體理粧摹金簪宛然大懸入城還簪並謝言昧乾隆乙巳歲大饑葬

翁積米不過百石卽門前平糶以數升爲率頃刻而盡衆譁然封翁指囷示之曰此特行吾所安耳一夕有移屍懸其門鄰人謂此某所爲及官驗翁默然事畢翁語所親曰予與某無仇怨累我特十數緡耳又何必更累以移屍之罪證佃辜涉耶比鄰不戒於火翁居獨無恙子以乙丑成進士得膺褒

卦年八十四卒

金亞伯廉訪先世業饒頗富後因虧課賠累家中落其封翁性好善有告急者卽匱乏亦必典質稱貸以應之能償與否弗計或告以某人近況頗裕昔假於君今久弗歸是有心相負也盍索諸翁輒置之不問求者益多無吝色家愈貧某歲除夕至不能舉火畜一貓向其妻嗷嗷求食妻歎曰人尚忍

飢焉能飼汝貓遂去少頃衙一釵來珍珠纍纍值數十金鄰有質庫翁曰此必庫中物當藏以待詢不可累守者搜索牀衣數件質錢勉強度歲久之竟無問者鄰庫亦不聞有失釵事乃貨得五六十金附其族人業雛者小爲營運二年獲息三倍更於戚好中稱貸漸爲擴充未十年竟復其舊時廉訪已十餘歲聰穎善讀少年成進士入詞林屢掌文衡出爲直隸臬司乞病歸自此銜釵之貓日以魚餌之冬則以絮爲茵蓐生不已不肯與人聚至數百杭人稱爲金貓兒

秀水唐益庵曰平湖張熙河誠孝廉席素封之業專意詩書登鄉薦後棄去帖括放情詩酒與諸名流遊性好佳山水嘗挾貲徧謁五嶽歸而就家園中疊石爲五嶽形名嬰山小園

生平放蕩不羈於錢財尤膜視之游五嶽時道遇窘乏傾囊出卅千一票置匠人工作處匠拾之喜甚孝廉佯代稱處他如以洋銀潛置暗處故爲人竊去者不計其數親友中咸目爲癡云孝廉歿後其子笠溪湘任先以南巡召試蒙賞大緞復中嘉慶己卯科舉人孫五人長海門金鏞道光乙酉拔貢本科舉人辛丑進士入詞館升內閣侍讀視學湖南次仲山銓汾次葆甫萊桂次鹿仙炳堃亦由甲科官翰林院編修次某由供事議敘縣佐不願仕進以醫學拯世其書法在

兩兄太史之上咸豐己未海門之子憲和又登賢書累世科第方興未艾嗚呼翁豈眞癡耶蓋將以施於前者獲報於後也余與張氏爲舊交故知之悉其旁支居官多有善政茲不具贅樂述之以爲發祥之非偶然也

益庵又曰咸豐癸丑臺灣亂余佐徐樹人觀察裕子厚太守操籌軍務迨首逆就捡南北路以次奠定余將理歸棹時小刀會匪倡亂滬瀆廈舍弟升菴均以上杭知縣隨瑞仲文瑣都轉率兵平廈門心頗憂之適有輿夫四人舁一巨龜求售先至經愿廳索價洋銀四元經愿張君給半值不允舁至余寓余適外出內子給價如張輿夫舁之走而龜淚落潸潸其體忽重似不欲去旹內子憐之照原價留之次日雇小舟選誠

實僕人方姓者赴海口放生龜似甚輕兩人舁之出門因向龜默祝云汝固靈物耶我弟在瑞都轉軍前汝爲我銜得一信來庶無負我買汝放生之意時九月八日也至海口投巨浪中龜回顧者再似作謝而去越一月弟書至則九月八日發也夫昂藏介物雖係蠢類而其形巨則性亦靈其始下淚也因憚死乞憐其繼之體輕也以得生就舁一紙家書而時日適合沿途無阻安知非龜受我默禱隱有以致之也較之古人雁帛傳書不尤足異乎述之爲放生者勸

蜀有鄉人子十二齡家貧砍柴赴城市賣之中路見牆根有鮮菌一叢割取之售與一富室得青蚨六十文而歸歸見割菌之處復生菌矣訝其生之速再取之姑撥開其土則一赤

練蛇盤繞其中始悟怵之所化也急入城告富室勿食並還其值而富室已付金騫矣詰得其故試以銀器色果黑飼貓貓斃於是重賞鄉人子合家慶生全感不去口遂時來去其家逾年富室病革無子族人無可繼者富室長歎曰我命固鄉人子所保全也田產廣有與其付託非人盍思所以報乎召鄉人子及其父至榻前將簿據悉行交託告以故鄉人父子固辭不獲姑諾之而富室遂奄逝噫向非惻隱一念曷由易貧窶而驟享豐饒其難在十餘齡童子而能具此大知識也此嘉慶年間事孫啟東旭齡明府常爲人言孫誠實人令蜀廿餘載所見蜀事新奇者甚多當非虛爲此說也

楊太常泗孫之祖忘其爲高若曾也力田起家饒於財凡拯珍愛之一日立門外突有人奪其筒折之並肆罵焉善人避入門內見其植立不去乃徐出謂之曰爾此來必有急事何不可商者邀入坐茶訖其貧乏無以存活取銀付之其人流涕欲急去曰吾已服毒將死矣善人留之亟爲調治得生並爲之籌畫一切其勇於爲善奮不顧身大率類此今後人科甲競起非積善之報而何太常於戊午年主試吾閩有知其先世好善舉以質之其自述大概亦然夫煙筒被折而避其善於忍辱已不可及更付之以銀可謂盛德之至得不逢凶化吉乎

吳門吳翁濤方伯之封君販鹹肉爲生雖涸遘市販而樂善好施孜孜不倦衣食外稍有餘即以施貧乏者鄉里咸稱爲善人生二子皆登甲科長即方伯名俊次樹萱由部曹典試陝右仕至監司孫蕊鶴入詞林官至侍講封翁屢受覃恩蓋盛德之報云

蔡小霞先生屏藩陝右屬令某以老疾乞休虧正項三千金爲後任所揭時功令甚嚴挪數百金以上即籍沒監追限滿無償罪至死令居官廉不名一錢又耿介寡交游同寅中無可通綏急者惟靜聽嚴參束手待斃蔡公聞而憐之翌日召令入屏人謂之曰君所虧三千金吾知君無力繳完可具一解批來當爲君掣批完案令愕然不敢應公笑曰非戲君也

我憐君廉介且因公被累欲以應得養廉爲君彌補然事非一日能了故欲先掣批迴免君羈旅累耳今出不意感極不能言頓首趨出即具批呈送公手自填註收訖月日鈐印歸之令具冠服入謝叩首大言曰某荷公再造恩今生老矣圖報無從死後當乞生公家以報大德遂歸後十餘年蔡公亦致政歸里晝坐廳事朦朧間忽見某令入無異疇昔公念令歸久矣何以來此正惶惑間某令遲趨入內公驚寤則內室報生公子矣公曰是再來人也當振吾家因名振武字麟洲未冠即冠童子軍以丙申進士入詞館觀察粵東有政聲屏藩開府指顧間事也

龍山顧氏世有隱德每遇歲除視鄉里之貧而有行者輒攜錢米伺天暝人靜陰擲其戶內而去有蔗村翁者好義尤篤鄰叟某貧而死爲棺殮之並資助其後人一日翁獨坐中宅時方午隱几假寐見叟人急蹤之不復見未幾壺內報分娩得男矣

馮介庵觀察曰蕭南潛大令名鴻逵黃陂縣南鄉望族世不涉訟事鄉居時爲無賴子所辱衆代爲不平密屬公曰君姑聲言鳴官向北行十里我輩計出矣從憲再三公始勉爲衆行十里翹足以待衆攜無賴黨與俱至作追挽狀公遙謂之曰待久矣來何遲也衆啞然無賴黨與亦感歎君之厚德遂相與和解後公由穀城廣文升保知縣年八十餘二子克承其志孫良城癸巳翰林歷任浙江主考湖南學政侍講學士

曾孫延福丙申庶常世代簪纓不絕

錢塘袁公簡齋由翰苑改授上元縣令風骨錚然不阿權勢引經折獄有儒吏風時民間娶婦甫五月誕一子鄉黨姍笑之某不能堪以先孕後嫁訟其婦翁越日集訊於庭兩造具備觀者堵牆公盛服出向某舉手賀某色愧俯伏座下公曰汝鄉愚可謂得福不知者矣繼問婦翁汝曾識字否對曰未也公笑曰今日之訟正在兩家不讀書耳自古白鹿投胎鬼方穿胷神仙荒誕固不必言而梁嬴之孕逾期孝穆之胎蚤降有遠載於史冊總之逾期者感氣之厚生而主壽蚤降者感氣之清生而主貴主壽者若堯年舜祚爾等諒亦習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即如僕亦五月而產雖甚不才猶得入

掌詞垣出司民牧謂汝不信令汝婦人入問太夫人可也某唯唯卽命婦抱兒入署少選兒繫鈴懸鎖花紅繡襖而出婦伏地下曰蒙太夫人優賞許螟蛉作孫兒矣公正色謂某曰若兒卽我兒幸善視之他日功名勿使出我下可耳繼又顧衆笑曰爾衆中有明理之士幸諒予心勿以前言爲河漢也衆齊聲附和於是兩家之羞盡釋後兒讀書食餼於庠奉公長生祿位朝夕供養不衰

某宦少時貧甚常累日不舉火里有日者推算精確謂本年白露前當死於非命某宦深憂之試期將屆同學數人邀與偕行某以日者言不欲往辭以無資有王生者富而尙義與某宦素相得力挽之行且曰彼日者言何足信若憂空匱弟

請任之因手持十金以贈曰以此作安家用行李之資予取予求無患焉某宦感之遂偕行至金陵閶承恩寺有相士談休咎多奇中某宦與同寓六人並往相士徧視六人或廣或附或具慶或永感歷不爽中惟一人本科可得副車餘並言不中至某宦先問家何邑距此幾程復屈指曰速行尙可及異而詢之乃曰子貌枯而神浮天庭晦紋已見法當後五日死於非命宜急歸王生及衆皆駭曰先生試再詳審之或有解星否相士曰生死大數非大陰德不能回天倘六日後此君尙在人世某不復談相衆默然歸寓某宦謂王生曰蒙日幸遇先生不然幾誤致謝而去某宦亦行返舟時已暝色蒼茫行未里餘不得路躑躅間忽見有屋數楹頹扉敗壁知爲枯廟不得已棲廡下待旦默思曠野無人倘遇狐鬼來攫得無卽我死所乎無可如何旋卽睡去朦朧聞聞呵導聲出兄力挽死固非我所懼然死於此諸君受累不淺不如急返冀得幾於牖下同寓皆以爲然王生憫之爲具舟楫復遣之親見殿上炳耀光明兩傍侍從森立中有王者據案坐隱約

辨爲閻帝忽聞帝君言今日江津有一救五命者宜察其人子之福報卽有紫衣吏持一牘啟曰頃已據土神申報係某邑士子某帝君命檢祿籍復有緋衣吏持冊上曰某祿命俱絕應今夜子時於本廟爲牆倒壓斃帝君曰似此何以勸善是宜改註祿籍昨准桂宮知會本科江南解元以淫污室女除名其卽以某補之復有人言某金係王生所贈輕財尙義使某得成善果王生亦宜見錄帝曰善命檢籍王生當中下科五十三名緋衣吏前請曰本科五十三名某生以口過應罰停一科尙未定人請卽以王生易之帝君曰可正傾聽聞忽耳畔疾呼曰出出大驚而醒身仍蹲踞廡下四顧黑暗一無所睹但聞牆上泥簌簌墜地驚而起甫趨出牆遽倒正壓

所坐處及明瞻仰果闕廟肅拜而出回船默念神言如是當必有驗因謀諸榜人仍返金陵順風揚颿逾時卽達衆異之某宦但言風阻不能行因復來此衆問五日情景某宦託詞以答同寓者皆言今已七日而君無恙盍往詰相者之謬排衆而入相者目某宦訝曰君非吾向者言當死者耶衆曰然相者曰不死矣數日不見骨相大異氣色亦頓佳君必有非常善舉故能挽回造化某宦曰先生何言之謬也余貧賤若此何能爲善相者曰爲善人亦好說假話今滿面陰騭必掄元必聯捷由詞館官登一品壽在八旬外又笑曰事非偶然半月前相一秀才學堂光彩殊常決爲今科解首昨復見之光采頓隱是必有大陰隱削除祿籍不意君當代之蓋僞銀

求飲媼問姓名驚曰君乃我家恩人也急呼其夫出見始悟伊父前年所救投井之人也因款留止宿繫驢屋後是夜大雪驢失所在循迹覓之見山上一處獨無雪驢臥其上堪輿共異之少山之子隨手折彫枝插山上祝之曰此地如該吾父也枝當榮花迨交春復至其山見手插彫枝放花五朵因商主人買之主人首肯不受價且云此山吾呂氏先人以五兩金買之昔君先人以五兩金救吾命今何敢再受山價子遂以父柩葬之子孫成進士者二人點侍衛者三人舉人茂才十數人爲善獲報信有徵矣

江山北鄉大陳地方汪氏聚族而居其族長卓夫先生富而好施老而彌篤於族中貧苦者尤加溫恤江邑素有溺女刀

風先生力勸鄰村貧戶勿溺女每育女嬰一口月給錢六百文以廿四月爲滿自是鄰村竟無溺女者平日施棺修路一切善舉方便時行弗怠邑自庚申兵燹各姓祠堂被燬先生常念祖宗靈爽無憑耿耿於懷爰倡捐數千金重建祠宇煥然一新江山近有望風而造祠堂者皆師先生敦本錫類意也先生年逾周甲身體康彊尙艱子嗣同治三年嚴郡桐廬建德等縣皆被蹂躪後飢民垂死甚多江山同善局紳董稟奉上憲辦米賑饑向浦城廣豐各處勸捐集腋成裘先生慨捐數百金慫恿迅速往賑全活飢民無算同治四年十二月先生繼室居然生子時年六十七矣先生平日陰德甚多茲舉其大略以耄年得子可爲艱於子嗣者勸

嘉善地瀕水多支河斷港偏僻之區莫喚卯須藉瓜皮小艇以渡艇無槳買一索以達兩岸索以草爲之閱時卽朽往往舟覆中流救援罔應有黃退菴封翁者讀書樂善行方便事惟恐人知每於隆冬風雪時自製新索詣各處易之歲以爲常其他類此者正多嗣君霽青觀察名安濤亦有至性嘉慶丁卯鄉薦已巳傳臚入詞館出守江右粵東洊至監司所至改續炯然人以爲退菴先生樂善之報云

高某家嘉善世里鄉有田數頃歲以所入租故廉其價於所居設肆以售遇貧困告糴者必數倍其值以與之以是業日微或止之高笑曰亦行我心之所安而已不如是其如一鄉之貧困何道光甲午科鄉解名錦者其後人也

余於壬子權守東越嘗與陶堰諸紳來往已聞其多行陰德事未得其詳後於其鄉人轉述以聞因並錄之云會稽陶堰村邑庠生陶補雲先生諱辰生平濟困扶危好行其德在村中設立義塾培植寒微其善行更僕難數最足異者道光已丑暮春爲幼子納采攜百金夜舟入城道出皋步村已二更矣遙聞村婦哭聲遂命榜人泊舟登岸獨行勿令僕隨至村尾茅舍數椽乃哭泣之處卽而聽之莫解其故遂推門入見貧婦攜一稚子相對泣且有屍橫陳大駭異急詢之婦曰良人素習君平業旣鮮親族又無弟昆僅遺四齡弱息前日忽病逝無以爲棺衾計鄰婦遷爲作媒力勸贅身殮夫明日將埽僕以其主舍己從人心竊異之不敢言次日卽春明禮闈徨矣陶聞之不勝歎息因傾囊金儘數予之曰此款爲爾夫瘞葬外餘貲尙可養贍勿再嫁也婦率子跪謝問姓名不以告舟中僕久待滋疑往覓之潛至戶外耳其事爰登舟命返棹曉時也越數日得泥金報其次子廉生太守諱澐成進士翔步木天一時里巷傳聞咸信果報不爽云

陽羨萬荔門方伯之封翁彥齋先生爲諸生時家甚貧方正不妄取而勇於爲義遇人有急難必委曲賙卹之雖自汗勿顧也嘗館鄉閭歲除步歸途逢一婦行且泣異而詢之婦不答固要之怫然日行道之人各有心事何暇逢人絮述公見其詞厲色哀慰之曰我非漫然相問果有急難試告我或能

爲霸諜婦乃曰吾夫里正也虐官銀卅餘兩禁獄追比日受箠撲前往探視夫言被箠憊若復違限必以刑死家有幼女囑我還貢以銀交官我從夫言以女託媒媒乘我急抑其價僅得錢十千念失女而夫仍不免沈思無計將賣身以益之吾痛吾夫之困於刑也吾女之辱爲婢妾也吾身之不能自保也轉盼間一家星散是以悲耳公曰卅金亦非大事汝夫豈無親族知好可告貸者乃至出此下策婦歎曰先生何言之易也彼親族輩貧者自給不暇稍有餘貲者求一面不可得言已嗚咽即行公止之曰子無然我雖寒素卅金尚易辦第汝女已賣得金尚可贖否婦曰倘蒙哀憐女未立券交銀可立取歸公因出懷中十二金遺之曰子先持此去明日俟之明日當早來毋自誤婦泣應曰諾遂持金去公歸至家夫人索脩銀易米公囁嚅曰我於城中某處婦出不意泥首泣謝詢公姓氏里居且日明日往取女歸當送至府服役公笑曰我憐爾骨肉分離非欲果捷領鹿鳴宴歸族長爲之開祠受報公後官通州學正生二子次爲荔門方伯人以爲好周人急之報爾女也不告而去行數武復謂之曰明日當早來毋自誤婦嘉興于氏巨室也市房甚多有朱某者販魚爲業租于氏屋屋即在府旁爲子太夫人贈嫁產每歲秒太夫人遣婢來徵租不假手僕隸朱便而安之朱雖小負販然性豪曠能急人之難嘗於市中遇男婦二人攜一子約十齡相持而哭朱詢之曰淮安人遭水戹流亡至此聞今歲大稔將歸而無資欲賣妻志既不可奪欲賣子情又不忍離徘徊無策飢火中燒故相持而慟朱詢其需錢幾何曰但得二千文足矣朱不忍而出貲之咸友得十餘金尚不足數邑有放利債者非以物作抵雖至親不能通一錢默念事急矣舍此別無所謀第倉

寶筐筐中兩人扛之入內力若弗勝者嘗言曰今日掘藏矣以是爲來年富厚之兆然特閭巷小民行之士大夫家不屑也是歲朱夫婦祀神甫畢適于氏徵租婢至二人延之飲曰祀事方竣財神即來來歲定當大發請飲此福酒再持房金去歸以實對太夫人當不而責也婢笑曰我比已再來矣初來正當賢夫婦掘藏時不敢驚動歸以告太夫人行年七十金寶珠玉常見未見藏銀欲借觀之以新耳目故令復來暫假即歸幸弟吝朱笑曰此禾俗過年口采非眞獲藏也安所得銀奉太夫人婢嘿然曰若眞小家氣太夫人豈肯睞汝一錠銀者而飾辭拒我朱夫婦力辨其無婢大怒曰此屋本太夫人產藏銀出此屋中汝何得據爲己有歸白太夫人當令無全功蓋粥廠雖有救人之功其中亦有九害筋力已衰龍鍾就食一遇擁擠昏眩墮之不死於家而死於廠其害三也

司事者問汝拂衣竟去朱夫婦相對驚詫有頃婢復將命持元寶二以予朱曰太夫人知掘藏者忌嘵用則易盡今請以三易一爲若將來營運獲利必倍之兆幸毋再卻朱尚欲有言婦視之以目謂婢曰既承太夫人諄諭何敢終祕但請飲孟酒當取以奉獻遂招夫出予以一錠銀曰速鎔火漆和泥塗之如其言色黝然黑土色斑爛望而知爲出自窖中者舉以予婢曰太夫人銀本不敢留顧俗忌既爾敬當暫領婢喜攜之去旋復來曰藏銀太夫人留以示子孫矣命以二寶及今年房租爲贈朱夫婦皆大喜過望既意外得五十金遂棄販魚業將設小雜貨店以自贍因持于氏所贈寶開單赴行批價行主即于氏族見而哂之曰汝大財星尚作此小買賣耶還其銀十倍其貨以子之辭不獲命顧念計亦甚得遂別賃門面擇日大開店則存銀者附本者合分者紛至沓來應接不暇竟不費一錢而百事俱集所居貨獲利恒數倍不數年富並于氏

乾隆丙午江南大饑天中節蘇州粥廠告竣衆善士設醼於葑門外文星閣扶鸞長春邱眞人降乩因問吳中各廠諸董紳士功過優劣眞人曰昨同諸眞校閱蘇州粥廠諸冊乃各府縣城隍會同嶽府糾察司上奏諸眞靡對各廠功過大約以九功未過爲最上至六功四過而止此由策未全善故亦無全功蓋粥廠雖有救人之功其中亦有九害筋力已衰龍鍾就食一遇擁擠昏眩墮之不死於家而死於廠其害三也

童男童女或依父母而來或附公婆而至一到廠前男赴男廠女赴女廠各不相顧因此掠賣無處找尋生則淪落卑污死則輾轉溝壑其害二也大雨淋漓雪風凜冽泥塗蹣蹶寸步難行雖得一餐已同九死其害三也男廢耕耘女拋縫績偶因本年秋歉兼釀來歲春荒其害四也飢傷帶病之人跋涉不勝其苦而粥又溫寒不等遲早無時不能救飢反以速死其害五也懷孕婦女或因損以墮胎或滿月而將娩飢傷血虛湯水誰憐感冒風寒終身致疾其害六也日候闌籌夜棲孤廟風篤打眡溼地權眠穢氣薰蒸染成疾病其害七也或有無識婦人遭逢淚子既喪名節且致拐逃悔恨莫追遺孩啼哭老母悲酸夫歎斷絃妻同覆水其害八也蟻蝨滿身

垢膩徧體散處已堪掩鼻合聚更覺難聞惡臭不堪染成瘟疫大荒之後瘟疫流行其害九也爾等未得善法故未能邀全功耳衆叩盡善之法眞人曰人心不古纔過荒年農家忘水旱之憂市井忘饑饉之苦併紳士亦忘賑濟之勞道人雖熟籌有三策恐未必能遵行也然甯可言之而不行不可因不行而不言第一未雨綢繆策凡府州縣各有鄉都圖甲地方大小煙戶多寡不齊每圖舉殷實老成者爲董事一人副董十人同心協力捐辦倉廒除五六分年歲不捐外每夏秋雨熟豐收之時副董查有實田十畝者起捐每畝冬米四升夏麥二升實田五畝租田五畝者每畝捐冬米三升夏麥二升其收米麥若干登記明白貯倉封鎖如遇青黃不接之時

出陳易新或倣社倉例出借有田之人酌量起息無田者不准情借若遇大荒查明實貧飢口造冊毋稍遺漏五日前發票注明村戶大小幾口大口日給麥六合小口日給麥三合麥完大口日給米五合小口日給米三合十日一給米麥足敷五月之糧則從十一月半給起四月半爲止僅敷三月之糧則從正月十一日給起四月初十日爲止即著首副董專司其事其有窮鄉無告鄰近富圖務須協濟如此則男不廢耕農婦不廢織既免九害并獲四益矣何爲四益　聖上愛民如子每遇偏災　特旨輒發帑金數百萬兩民捐三百兩以上者概准議敘其百金數十金者給獎有差較之捐職納監給米票每口給米八合遇稔乃止後遇謙母元君授以大丹其榮倍之其益一　上帝好生凡救人者其功大於救物救宗族親戚者其功又大於救人獨至救荒不論親疏遠近皆爲莫大陰功況乎綢繆未雨更爲上契天心後起榮昌龍堪預必其益二每遇荒年局捐圖捐俱不能免官吏催呼紳士勒迫因而賄求情囑以冀少捐不惟無功最爲造孽況彼已遇歉勢必取盈捐多嫌少力已竭蹶此乃豐年而數有定額積少成多力尙有餘其益三每遇荒年飢民結伴成羣强求力索非特無心獨飽抑且禦侮無由若用此法則貧富俱可兩安雍睦積成風俗其益四爾等何不勉而行之第二臨渴掘并策或逢大歉之年紳衿善士鈔錄設廠九種之害呈明府縣知縣傳諭老成練達書役告以神鑒非遙實力辦公予孫榮貴先令該房查鄉圖城廂完糧細册及有無生理並密傳

各圖廂保不拘士農工商呈報上中下三等殷戶選舉公正董事協同地保查各圖各廂實在貧窮飢口勿稍遺漏註冊然後出帖邀請各廂圖三等殷戶並請諸紳士於城中設局勸捐或此圖捐戶多而飢口少或彼圖捐戶少而飢口多總須畛域不分有無協濟以廂圖大小酌舉正副董多寡或錢或米五日前給票十日一給發滿日彙冊呈縣覈存則飢民免九害而沾實惠官紳衿善士俱準全功第三捨子留母策須大力好善者爲之昔旌陽許眞君富而好善每遇豐稔糴米數萬石約三年以陳易新如遇大荒減價平糶貧者私給米票每口給米八合遇稔乃止後遇謙母元君授以大丹晉太康二年八月初一日全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今天下

殷富者不乏其人各量力爲之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或數千石數百石卽三十五十石俱可行此法所費不多爲功甚大也道人嘗此三策爾等刊印流布敬謹奉行普濟無量自然百福駢臻若不能行此三策則於城中每廂設粥擔以廂之大小爲擔之多寡桶上設蓋每擔可給飢口二十名備大盆二十隻用過洗淨醃菜一小桶兩擔同行此擔未完彼擔已熟鄉村亦照此法亦可免九害而濟然眉否則熟視飢民輾轉而死與其忍心害理爲鬼神深惡痛絕之人毋甯仍設粥廠雖不免九害尙可有功也道人與爾等有緣坐談已久爾等能自修自證功成行滿焉知不同作十洲三島客耶勉之勉之若疑此語難憑則貧道人一片婆心矣

李封翁 悅禮 順德上村人在佛山昇平街開大生染房性慈祥正直樂善好施所染布工伴或錯交與人而後來取者要回原色物卽賠償之並無爭辯嘗誤接銅銀十兩遽投於水曰不可以此復衆人也或曰彼混來我混去亦事之常公曰各行其志安能每事依人如果混去如受者何眞能學喫虧者也一日往大濕墟近晚歸夕陽西墜矣見一婦坐水邊哭極哀公問之答以賣布得銀四圓乃銅洋也家貧無以爲活苦極欲自盡公惻然不忍探囊以好洋換之婦起謝去公運途遄歸所謀生理多不遂後入陳某一股合伴貿易每爲陳某所欺公生數女子嗣多艱晚年生子 文田 卽若農先生也年十七以案首入泮中咸豐丙辰歲補行乙卯科舉人己未會試登進士探花及第時二十四歲也現官侍講同治丁卯典四川副主考庚午典浙江副主考旋任江西學政按公心仁慈而人以爲愚也公性誠篤而人以爲譎也謂爲善得福何以求財不利得子之艱若是當時親友皆歎息之莫不笑爲無用矣豈知酷櫟之至積久而大發其華有子克家如李公者豈亦九泉含笑矣

郭階三太翁一生存心忠厚不與人競同時五子登科人爭豔之其次子遠堂中丞 柏蔭 仁恕爲懷循循孝友尤能克振家聲光緒元年二月以病乞退來遊西湖一日絮談甚久子爾請曰行善事以何者爲最則對以施棺助葬最好據云其弟薦秋孝廉於咸豐九年大病入冥昏迷之際見其太翁乘閒請曰行善事以何者爲最則對以施棺助葬最好據云又自述道光戊子正月偶因祭墓見道旁無主一棺多年朽壞幾露屍骨甚不忍問墓客此棺似此暴露葬之需錢幾何墓客告以五千文卽可營辦因向親友處湊集己亦以千餘文合成持付墓客家故貧而樂善不倦大概如此四月時有本族中叔姪不睦姪將完姻叔毆辱之已成仇讎莫解之勢中丞向其族兄婉勸開導代爲排解又赴姪處告以叔姪名分自在斷不可不睦以傷和氣一日中丞正在其姪處相勸而族兄忽到蓋動於中丞之言也先向其嫂陪禮卽其姪之母嫂卽相說以解從此兩無違言則中丞排難之功大矣是年八月初九寅時正酣臥號中忽見有戴纓笠公差數人持

紅燈籠來向其號曰此亦宜與以一燈並示以題紙即時向紅燈一照題爲說之不以道三句心中輾轉遂驚而起並無題紙亦不見有紅燈遂步出號頭題紙正下而未分亟欲翻視號兵不允因乞其稍示首一二行果爲前題益異之天尙未明過鄰號然燭先是挈入白燭二十枝又紅燭二枝共插一袋遂私祝曰此次若中則抽紅燭及得燭果紅又私念甘一枝燭中祇一紅燭矣若再抽得紅燭必中無疑又抽得斯科果中壬辰成進士入詞林轉御史授甘肅甘涼道未久以失察案去官家居十餘年掌教蒲只直至同治初年保薦還朝未十載洊升開府迭署總制天之報施善人爲獨厚矣

郭中丞又自述在鄂撫任內嘗出城拜客歸時見儀從中雜一豕相隨初不爲意比入城豕在輿前及返署豕亦同入輿至大堂豕亦欲直闖夫役嗾之遂由旁進直至二堂豕墜晚不動逐之亦不去中丞向喜放生因思署前有放生局遂命將此豕放之如有來認者以三千文償之令夫役挈去仍不動逐令武巡捕以土音告之豕躍然而起此時事已喧傳豢豕者入署領賞叩謝夫豕乃畜類至蠢者而畏殺相隨至撫署事有異矣

袁笛陔侍郎希祖浙之上虞人僑居湖北漢陽城十三歲時其封翁病篤招表姪倪姓來屬後事並令侍郎從習賈言訖而瞑越二日家有十齡小童忽於靈前仆地作封翁語謂太夫人曰兒當令讀書勿習賈太夫人曰家寒如是何以供讀

曰筍中有某借券四百金此人素敦古誼雖力不能償可按月付息以期兒成太夫人問讀書成否曰是在兒矣果爲善顯仕何難吾櫬且勿歸可殯月湖廣善庵其方位詢之老僧後當葬於大別山又云吾壻後日可抵家惜不及一訣言畢童已蘇太夫人卽檢笥中果得券以告倪倪曰習賈爲表叔易簀時所親屬不能信鬼語太夫人曰鬼語誠不足憑當以吾壻歸期卜之時長壻丁君赴浙歲餘無音耗應期果至一家皆驚遂奉旅櫬於廣善庵老僧謂庵前有吉地指示殯之持券詣某果以歸息爲約至侍郎入庠時某始亡侍郎往奠焚其券後舉丁酉鄉薦丁未入翰林戊午冬已陟少司徒先是癸丑聞兵警請假歸漢已卜葬封翁於大別山封翁多隱

德靈譏自當不爽杜小舫與侍郎同客漢陽郡幕侍郎向小舫自述如此

蔣燮堂號梅村西洞庭山人服賈湖南往來吳越閒一日舟泊九江夜閒舟子呻吟長歎聲悶其故舟子曰我好賭欠鄰舟人賭帳五十千文明日期到身無一文萬難過去只得以死了之蔣曰勿死我明日代爲排解償欠庸何傷舟子感謝不作死想蔣早起過鄰舟爲舟子講賭帳代償卅千文了此一重公案後數年舟子時運大好發財生子遂以卅千錢還蔣此道光初年事也其時蔣未生子迨至道光廿年蔣子芝田年已十九歲挈眷奉母移居長沙時逢大水五閱月始抵漢口川資已盡思往漢陽會館告貸時值狂風喚渡不應正

喧嘩聞忽來一船戶揖芝田曰君姓蔣乎曰然曰君之尊人可是梅村曰然芝田怪之曰子何以知我姓與父名請明以告我某曰君之聲音似尊人故此知之因述前事芝田始知其顛末遂告以川資罄缺渡漢借錢舟子曰無須渡漢錢米油鹽一切奉上後到寶號算還可也言罷遂以錢十千米數石油鹽魚肉一一送至芝田得以抵長沙見乃父述其事父曰小子識之救人之急即救己之急也後數月舟子來長沙納緞莊蔣感其意倍償之時爲同治七年戊辰閏四月事也

李士震南海華平人祖父皆好善家中落公性尤好施讀書明大義弱冠廣居佛山棄儒習賈易嘗歲暮持二金歸遇季有悲天憫人之意民胞物與之懷滿腹慈悲一點心可食無窮之報吉祥花發蘭桂騰芳捧誥命而疊受榮封想在天之靈當亦撚鬚一笑也

梁省吾主政葆慶廣西崇善人自言癸未北上湊資六十金太翁又固遣一人從之賃舟起程同舟有客二三人又有夫婦攜二女長者十一二歲幼者十歲許過南甯夫人城訪友比歸則夫婦及二女相抱痛哭一人怒色其旁問之乃知夫婦本甯人向在太平經紀已而大窘質二女於其人至是又思以重息稱貸而贖其女詭言本鄉有產及親友可靠令其人從已同來取償今已至甯而計乃無出其人逼取二女母女相持將爲投水計耳梁告之曰且勿哭容躊躇乃背召債主聳以利害勸舍之其人執不肯梁憮然爲間曰易也汝質以明心迹衆義而許之先是鄰鼓封江禁不出境芳捧官文

此事生平承歡第一事也今年其中矣及既中太翁寓書曰汝常存南甯船上心較汝中進士吾喜多矣

婺源西鄉李節保橫行鄉曲劣迹多端一日閒行見藍布袋袋中有錢十四文遺於道左拾而懷之少頃有小兒可八九歲哭奔而來徧尋布袋不得便欲尋死李見之問故兒曰我是孤子後母遣兒持袋並錢十四文上市買米半升袋亡錢失歸難見母鞭撻之苦不可當也不死何俟將欲投水李憐而還其袋與錢兒叩謝雀躍而去越一年村中行瘟死者甚衆李亦病危夢寐中見閻王坐堂審事李到堂王呵曰汝在世積惡匪淺當責而錮之李曰我雖不端好事亦做不少如與人成會與人排難解紛將功抵過或可免罪王命稱功過功輕過重秤終不平俄有老翁持一籃布袋投下功秤頓重大勝於過王見之遂宥李罪加李壽十二年李病遂痊心知投袋老人即孤兒亡父口述其事爲世之拾遺者勸此同

治五年丙寅四月廿二日事也

鎮江鄒公眉觀察少孤太夫人青年守節教子成名賢母之名無間遐邇觀察十一歲時鎮江大旱府尊請城鄉富戶捐輸賑濟鎮江最富者二三百萬金觀察家財僅一二萬金太夫人命之曰兒日後能成人萬金亦可度日倘不成人雖百萬家財亦奚以爲今乃荒年正好行善今日到府尊處輸銀一萬兩可也觀察唯唯及到府廳以童子居末座寫捐時羣相推遜久之不定以觀察幼童姑令先寫捐數遂貿貿然寫

捐足銀一萬兩咸詫之府尊曰聞君家財不過二萬金今寫捐一萬毋乃誤乎觀察對曰奉母命安敢誤寫府尊不信衆均以爲疑遂同觀察造門著門上老僕稟知堂上寫捐到底若干其母著老僕出回復府尊捐銀一萬不誤於是合都稱鄒太夫人盛德大度不置因此各富戶踴躍捐輸皆鄒爲之望也後觀察官至淮揚道太夫人年逾七十孫道源祖培家產數十萬金湖北行鹽余於道光廿六年寓邗上與觀察時相過從尊酒論文暢談書畫咸豐四年西寇犯鎮江其孫道源全家得脫虎口避地江北家道中落而人口平安非太夫人福庇何以臻此

山東福山縣古峴村王陽倘書母太夫人入門時大腳步上

門中石石頓斷家人以爲大不祥咸勸其父封翁退婚封翁曰勿爾換一門中石何難之有成親後伉儷情深歲逢大荒飢民五人門前乞食家中只有穀三斗封翁欲將三斗穀分濟五人太夫人曰三斗穀能活五飢民乎不如蓄之家我夫妻二人日出採薪挑菜售之亦足養活七人矣俟來春年豐可送五人回家封翁諾之於是養五人過冬來年送歸皆係大族之後村中有張姓服賈闕東妻在家與人私通有娠夫回家知之欲殺姦夫淫婦來請封翁助焉封翁勸曰君服賈何患無妻饒他一命免受污名豈不大勝於殺耶張然其言遂不殺復往關東另娶成室焉封翁與太夫人一生行善不可枚舉略舉一二概可知矣自倘書以下科第縣縣大官顯

爵代不乏人現其孫王西泊太守兆琛于六匾離尹姑丈也
曰述其事故特書之爲行善者勸

許叔平曰徽州黟縣余公夢巖名毓祥徵時授徒館穀甚菲歲除無貲祀先夫婦枵腹愁對太息公身僅著一敝縕袍一舊羊皮短褕雞鳴而起擬趁早墟貰短褕可得三千錢市牲酒薪米之屬聊以卒歲獨行五里許路經一嶺隱約見樹林中有人影叱之不答固疑是鬼迫而視之一男子投縗樹杪也大駭急解縗放臥地上移時頓蘇詰其自經之由其人怔怩泣對曰小人負佃租若干主人迫索倘不急償便攫取妻相抵妻去兒在襁褓失乳必死小人既不忍妻之生離又不忍兒之短折左右思維不如先塡溝壑爲得也問租值須錢幾何曰三千足矣公乃以短褕付之曰速將去貰錢償主人其人崩角在地叩問姓名公麾令速去勿多言吾不責爾償問姓名何爲者其人叩頭起攜短褕去公日晡歸家夫人問衣已貰乎曰否吾不自愼爲人竊取去矣夫人亦無怨詞反以笑言相慰時夫婦年俱逾五十尙無子未幾夫人竟有娠生辛伯司馬兆元甥也爲嘉慶丙子科公領鄉薦丁丑聯捷成進士觀政禮部擢郎中在官有政聲生平不苟取予不輕然諸鄉人以賢者稱之後投縗男子貿易小阜欲報曩德苦不知姓名徧訪鄉黨懸揣非公不能姑備儀詣謝公峻拒曰若誤矣我無是也公年登大耋告歸林下易簀時辛伯叩問是事曰此盛德事吾何能爲大抵鄉人以我平日迂方或擬議及之子與辛伯交最昵問之果然嗟乎觀余公已事歎造物試驗賢者可謂至巧至酷彼索逋者必須錢三千若暗中計短褕之值恰以相抵少一錢不可多一錢亦不可在凡人處此豈能一錢不留竟如公慨然持贈空拳而歸直行所無事乎夫人聞之絕無怨言反以笑語相慰亦可謂難矣世謂行陰德事不使人知余公有焉後吾友漢軍徐公可司馬同善言其尊人鐵笙觀察爲孝廉時歲暮存館金卅兩歸家途中值索逋鬻妻事價恰符館金之數亦慨以相贈徐公平生樂善不倦筆難盡述以此與余公相似故連類書之徐公諱榮丙申進士由縣令起家浮晉福建汀漳龍道抑予聞之我朝黟縣進士自余公始廣東駐防漢軍舉人自嘉慶丙子科

徐公始余公五十後始得子且多孫焉考終祀鄉賢名宦等祠徐公居官善政不可枚舉其最著者守紹興時創修壩堤活數十百萬生靈萬世利賴公嘗曰吾所在有功德於民子孫必昌信然公督兵新安殉難黟縣之漁亭　賜卹甚厚凡建專祠尸祝者數十處今長子伯安慮善權浙江金華知府次公可同善即選通判加同知銜次春潛傳善現官四川會理知州孫十人皆能以詩書世其家按余公未及見徐公則余任紹興正與交手誠循吏也

湖北漢陽皈元寺門外有放生池廣數畝畜龜鼈以數千計遊人餌以餅餌爭出嘬喋池面爲蔽道光十二年三月間每日輒浮出龜板鼈甲無數莫測其故適蘇商姚氏作道場

飯僧一僧自外來貌眇小操南音告主人曰檀越知她中介屬將無嫌類乎當亟救之乃令具大籮長繩繫以鈴僧坐籮沈池內半晌鈴動起籮則僧踢巨黿立其中大如五石瓠戒曰是不可殺當縱之江中問師何名住何剎笑不答齋罷竟去

南通州孫遜庵進士存心仁厚知某縣事除夕內衙家宴甚歡曰我等家人團聚豈不快樂牢獄中犯人誰無父母誰無妻子獨處獄中誠苦惱遂令放囚罪輕者還家過年約明正初三日歸獄及期少五囚未到上游知之孫因此撤任後雖齊到已無及矣後人非離郎中廷元知縣銘恩翰林侍郎宏徵學政登瀛翰林郎中五代進士其仁心積善之報乎

張伯約贈翁名維陝西醴泉人中年艱嗣以百金買妾頗有色翁寓客邸去妾家不數武聞哭聲念母女訣別未之訝也嗣聞哭甚哀若重有痛者驚問媒妁辭無他密探諸鄰知女家負某人錢責償急鬻女不足方貨屋俟女夕出閣晨即撤屋耳翁聞之默不發語召媒妁及鄰令溫諭母女願寢前議遣婚券不責原金並出橐償屋價眾堅請以女歸翁不可曰吾非惡此而逃惡夫乘人之急而利其色吾去矣好爲吾謝母女也竟弗置妾終舉四子三子允中以拔貢仕山東武城令翁得贈如其官孫景崎皆官四川因得聞其詳云

慈谿馮氏浙之巨富也相傳其先世僅小康而持身極厚祖翁某尤好善曾挾三千金往豫章營貿次玉山縣休於逆旅值夜雨不成寐聞鄰婦哭甚哀夜不絕聲次晨往詢哭者爲發婦其夫素運海貨以囊空向土豪貸銀千二百兩約一載倍利償還置貨後遭夥附舶出洋遭風飄沒夫聞之嘔血而死故與姑泣別耳翁聞之惻然傾裝助之償豪銀如數焚其券餘以贈婦令依親故題他處免睹睨者別肇釁端婦家泣詢姓名不告而去後還居郡城購趙氏宅每夜恆見一白衣老人出院中家人懼翁以既不爲患聽之次冬浚荷花池忽得窖鏹巨萬始知白衣人爲藏神自此營運成巨富

女來者傾囊與之雖忍飢不悔也後爲衆妾所譖失愛於夫每月米一斗無閒錢氏自勤紡織而周濟如故生子華精於文年少遊庠官訓導孫保民道光丙午經魁會孫薦齡咸豐辛酉舉人連捷進士蓋林氏好施使衆妾能承其意丈夫亦與同心如取如攜行之甚易惜也不爲將伯之助反爲庶子之憎樂善不倦其用心良苦矣宜其子孫科名踵起至今頌賢母不絕云

鄉潤清觀察仁溥云此皆家鄉近事的確可信者同治壬戌秋淮軍由蘇進攻無錫賊踞縣城未能竟薄城下去城十里外紮營其時官軍雲集髮逆不敢四出打糧故各鎮貿易頗稱輻輳北鄉長安橋一埠將自織布一疋赴鎮易錢鄰寡孀

亦懇附售布二丈皆將易薪米度日者嫗固老悖給以銅洋而不知迫持洋購米米主以其僞而不納嫗反之布肆布肆主曰此非予故物速將去毋廝混嫗進退無主哀哭於途適一武弁乘騎過問之嫗曰予與寡媼皆恃此洋以生今若此何以復寡媼寡媼不得錢易米必死吾不得米亦死吾不忍視寡媼之死行將先死耳武弁心憫之以一洋易去其贋物曰嫗無苦也嫗喜而起拜問客姓名弁哂曰速持銀易米去罷竟策馬而逸後數日與賊戰槍子中其腹竟無恙回營時解視之不禁悚然蓋弁常以布兜裹腹前日所得假洋因無用便置之兜中不料槍子適中洋上得不大腹噫弁以洋救三命天卽以此洋救此弁報應之巧不誠昭然哉此武弁親舉以告人者

咸豐八年全椒金笛生茂才避亂居深山中夜聞婦人哭甚哀開戶視之一婦攜少女坐巉石間詢之爲良家眷屬寇至逃於此無所歸欲覓死金令妻延入供饗飧託人尋其夫俾攜以去甫半月賊猝至金逃竄榛莽間回顧火光大起喊殺聲漸近復越嶺狂奔一晝夜約去家已百里外妻子不相顧逃路不得出適嶺畔有一莊廬虛無人遂居之遺有宿糧藉以療飢逾數日望烽煙已熄返巡尋路將欲歸而莊主已返攜一婦一兒至卽金之妻子相見各痛哭失聲莊主大駭蓋殯殮又慮彼人口實倉卒葬於田隴後有形家過其地見之歎曰此吉穴也必熱葬易於得氣子孫發祥乃速且貴不可不知人有可延之壽乎去去遂負牌而出余目送之乃廔雞已明矣從此立意戒殺放生以期延壽一善念起冥感鬼神爲人子者可不愼歟自今思之倏忽已歷卅年矣人壽可延其言不妄

江西新建程太封翁性耿介躬耕自食其力娶太夫人某氏井臼親操家業蒸蒸日上後漸致富夫妻益行善事所製升斗俱有複底羅則加板一層羅則去之晚年盈貲累萬兒孫繞膝雙慶古稀是日戚黨畢集太夫人受賀畢忽入房端坐含笑而逝時方暑月舉家惶慟無措以天熱不能備禮草草殯殮又慮彼人口實倉卒葬於田隴後有形家過其地見之歎曰此吉穴也必熱葬易於得氣子孫發祥乃速且貴不可

言不數年間其孫晴峰先生弼采辛未進士官至兩湖總督
蔚棠先生楙采甲戌翰林官至浙江巡撫霽亭先生與采庚
辰翰林官至江蘇藩司兼攝巡撫其他曾孫科第仕宦至今
不絕益知其受福有自也按晴峰先生與家大人同官京師
又同外宦相交甚密家大人蘇撫後任卽爲晴峰先生兄弟
在京時嘗自述先德之賢宜其報之速也

齊子治曰族祖夫舟公積數年之穀賑饑不足又買田米賑
濟而家遂貧此乾隆甲子年事其家人丁衆而絕少書香其
曾孫康卽以嘉慶甲子登賢書旋成進士子孫繼起天之報
施善人固不爽也

秦衢泉修撰大士初其父某曾爲刑房吏年半百無嗣已絕
望矣邑有某甲坐法論死其妻少艾有姿伉儷綦篤欲失節
而救夫謀之秦曰妾夫不幸罹死罪倘能救之妾不揣陋質
當夫之秦未之對婦以秦拒哭不能仰秦見而哀之曰汝姑
去當竭力圖之其濟則已不濟亦有以報命婦去秦力爲謀
其夫竟得活又年餘釋歸夫偕婦往謝秦並欲留婦踐約秦
正色曰吾救汝豈利婦乎力拒之遣與俱歸邑人聞其事相
傳語曰刑房刑房救一成雙何以報之生狀元卽明年生大
士其少時氣宇已自不凡迨大士及第秦年已八十餘卒爲
封翁數年而沒孰謂公門中無善士哉按秦殿撰事前錄已
見此則另一情節故並錄之要皆足爲勸耳

殺止一端耳

張海丞 擴庭 晴湖公子也以翰林散館令蜀升同知敦本務

光緒四年十月有西商某懋遷到滬樓遷逆旅貨售楚蕭開
無事閒邑廟有精風鑑者四人結伴前往相士次第品評談
言微中至商不發一語固請終不言三人默詢之曰此人數
日內當死非命焉用相倘吾言不實吾不復談相矣三人支
吾數語而返半途實以告商曰修短有數聽之而已回寓料
理帳目並修書貽其子夜半聞鄰婦哭聲悽然動聽詰朝詢
之鄰屋負人八十金逼於追呼鬻妻以償已書券矣婦不忍
別是以哭也商曰吾可代償其債汝輩踵門告之移時偕夫
至商遂如數給之並另付數十金俾作小經紀其夫婦欣然
領歸還債焚券告妻曰承彼大恩沒齒不忘今夕盍先備肴
酒以申意方酣飲時忽聞轟然一聲同座駭聽不辨何處席
散西商返寓見屋梁傾塌適壓已牀衆聚觀相顧失色是夕
可謂盛德之至宜其逢凶化吉見佑上蒼也備筵相招非冥
冥中使避此厄耶惜述者忘其姓氏

道光庚戌三月大颶風和州之瞽魚磯泊三十餘舟悉遭覆
溺一舟獨存客爲劉姓貿藥材眷屬十一人據云風起時均
已昏暈恍惚見舟首有繡甲神持金牌書一免字遂得無恙
苑子彥參軍 楨次日過其處親見其免難情形詰其家必有
厚德云無他惟素不殺生余謂充其愛物之心施仁必溥戒
殺止一端耳

張海丞 擴庭 晴湖公子也以翰林散館令蜀升同知敦本務

實所至有循聲初至四川時嘓匪方橫彭縣密邇省城尤爲猖獗匪徒嘯聚動輒數百人劫掠四起行路梗塞大吏特檄公往公選集兵役並調鄉團旦出暮歸設法擒捕民閭公至亦人人自壯協力用命旬月間渠魁殲盡人獲安枕矣其去任也如太翁之去安陸海丞嘗自述日丁酉吾在籍長子葆謙鄉試未回兒輩扶乩降壇者著名湖北安陸縣生員張安問以試事批中字問何由知云適自閫中來問入閫何事云報乃祖救荒之德先君放賑一事已隔卅餘年兒輩幼小均未知也爭來問余曰湖北有安陸縣乎曰有之祖父曾任安陸平曰然在任有救荒事否余遂縷細告之兒輩欣然曰大哥中式矣爭以乩語對揭曉之期漏已三下又請張仙降壇

勸戒錄選卷四 仁慈

仍批中字兒輩以此時無消息尚可冀乎云即到乩甫停報錄人至矣又述云吾母王太宜人天性醖篤內外無閒言幼時常患心痛年廿五歲一發四十餘日寢食俱廢咸謂不起鄰邑有東岳神甚著靈異每春日結隊發駕徧行村落閭其夕宿門外廡下僕婦就禱焉宜人恍惚見古衣冠人入室曰子之病蟲啟心也授黑色藥末少許令服之頓覺胸中作惡吐出紅白蟲一盤皆七八寸許其人曰愈矣遂寤病若失此後亦永不復作矣又宜人六十二歲時肚腹膨脹飲食日減兩月餘矣一夕夢攜幼子蘭孫至一處竹木蔥蔚山鳥互鳴東向石扉雙啟北向一室老人鶴髮童顏趺坐藜牀上前安鑪鼎兩耳貫鐵索懸置梁閒鼎上藥膏滿貯每熱氣上騰輒滾出紅丸粒粒一童子收貯之老人見宜人至以意授童子遂取膏藥三匙刮置盤閒宜人受而服之入口輒融清心沁骨尚有一匙未服童子遽接盤去出門踏石板傾欹驚而寤覺餘香在口腹中空快無比朝進飲食頓倍曩時蓋宜人屢獲神佑信而有徵始知作善降祥之說不誣也海丞先生因前聲其口述

乩仙事癸丑仲春又以紀夢二則見示故並錄之

鐵嶺楊杲樓先生書續

忠厚慈祥嘗聞其官大嵩時衙署瀕海魚鮮之屬不絕於庖一日忽聞門外人聲嘈雜往問之乃漁戶網得一大魚四足有尾獨無角耳重數百斤衆議市無可賣欲殺之熬油先生命扛之入署聚眷屬觀之時夫人方有娠見魚乃謂之曰汝雖非龍然亦當是神物何不自慎而困於豫且今則性命莫保奈何語未已此魚兩目汪然出涕遺地斗許先生固喜放生者亟出十金畀漁者而縱此魚於海魚入海乍沈乍浮至中流震雷一聲風浪大作一回頭遂振鬣去乃龍種也未幾其二子簡侯能格生官至江蘇布政使先生之孫名霽者近又以第二人及第官廣西學政子孫蒸蒸日上盛德之報也

李封翁文安

道光戊戌進士世以忠厚起家生平篤於天性躬行君子也其先本許姓出嗣嘉慶閒屢議回宗復姓未果故族人向不與許氏議婚而與李姓不同宗者世多姻戚俗例然也娶李太夫人其父騰霄公公正篤實爲鄉里推重太夫人生自寒素幼失恃事繼妣以孝聞洎來歸封翁遺事祖

父母廿餘年而封翁以少子蒙鍾愛並愛太夫人之賢祖母晚年臥病牀蓐太夫人井臼之餘晝夜侍養親滌厠牖凡事先意承志封翁天性孝友事諸兄必盡禮太夫人視兄子女如己出早年家口即浩繁上下將滿百焉雞食貧作苦一家和霭鄉黨交稱內助之力居多生子六長爲筱荃制府次爲少荃相國諸弟亦各躋顯仕女二人皆躬自撫育當制府兄弟幼時就傅夜歸封翁篝燈夜課治家以禮御下以寬盛德所感內外肅然封翁爲人廉介好施與喜賓客遇緇衣服官刑部提牢時例各囚每飯一勺封翁散飯必期滿勺生熟必親嘗又自捐米煎粥以濟晚飯後收到人犯多獄中瘟疫易作懇切爲文禱於神囚病俱起又預制藥材以濟急夏則捐

頒葵扇每秋各司捐棉衣於每所更添棉被十二件以備病犯發汗養病之用蓋其居心最仁厚也封翁著愚荃敝帚二種上卷貫垣紀事後人果踵而行之功德眞非淺鮮所謂好生之德封翁有焉按封翁子於戊戌閩中相遇適有同號徵人語余曰此吾鄉李善人也他無所異但見其善氣迎人耳此居中頗甚窘封翁售焉太夫人經理內政量入爲出自奉儉約無錦綺珠翠之飾而營重闈之喪葬完兒女之婚嫁以及親朋往來饋遺慶弔豐嗇適宜封翁在京謀置廬郡會館廬鳳二府義地將捐貲爲倡苦無從措太夫人質簪珥助之其他義舉凡有濟於人者無不爲固由封翁好義亦賢內助有以成之也軍興以來封翁奉命辦團誓期滅賊未竟而殞

而制府兄弟能讀父書各以科第起家不十年致身通顯竟爲國家堉除諸寇洵克承封翁生平之志矣制府身長而軼麗在浙頗青眼於余其長子十二稱神童浙中有與談文者多爲所窘相國余未謀面聞饒有相度樂獎人才出於所性兄弟不待薹蓋而同時兼圻似此家勢優隆動名鼎盛實開國二百年來所僅見也憶咸豐八年廬州再陷賊氛徧地太夫人挈眷由京歸里諸子奉板輿倉卒遷避聞鬧烽火屢瀕於危而竟化險爲夷蓋太夫人福澤有以致之迫制軍伯仲皆任封圻太夫人鬢髮甫霜康健如昔就養各省人皆羨爲盛事而時以盈滿爲懼每誡家人仍守寒素家風誠有福有壽之賢母也現有孫男廿餘人均以書香世其家已邑二月

初三日爲太夫人七十大慶余正蒙筱翁制府委署衡巡呈以長聯約二百言上聯就各兄弟說下聯就太夫人說皆紀實也從此相待益厚是年冬大巡未竣即擢督兩湖次年七月爲制府五旬大壽又製送長聯亦二百言寄到鄂城制府甚喜前年太夫人八旬大慶又寄呈長聯制府回書道意諄諄余以一官需次又十三年職守所羈無由遄赴鄂城相見爲恨耳

道光庚戌四月廿三日首逆李沅發就擒生致逆匪一百七十餘人交杜小舫錄囚皆直供從逆無一狡展者愚民被惑至死不悛可哀也夫內一清江苗年廿餘面目黧黑搏頰乞命言被裹從纔月餘父已亡家有病母不知存亡淚落如雨

小舫察其情非妄許以生則叩頭謝因收之外禁夜半小舫睡醒覺屋廚外有人影披衣揭視則一苗跪牀下時殘月熒然衣帽可辨轉瞬旋失度此苗感恩或生魂來謝也抑或苗父樂其子之得生而見形來謝也余謂幸而許以生若稍不措意而殺之則冤魂將何如鞫獄者愼之哉

許叔平曰吾皖望江倪封翁爲濂舫方伯之父次郊大令之祖也嘗客金陵有星者善觀氣色決吉凶多中相公面謂氣色晦極不出月壽終促早歸部署公聞之殊不信薄暮舟歸過蕪湖檥舟江濱登岸見一少婦抱嬰兒垂涕意欲投水者公問汝欲尋短見乎婦拭淚曰妾生不辰良人嗜博昨賭敗將鬻妾以償博徒妾上難捨姑下難拋子展轉思維不如一死公問身價幾何曰言定廿千矣公曰此亦細事汝第抱子回家我明早攜錢給汝夫償債可也婦猶豫不決公力誓不誑並問姓氏及里居知甚近公歸舟戒勿遽解纜天明懷數十金訪至婦正盼望見公至大喜顧謂姑曰此卽江干所遇人也公急命其夫招博徒來爲償其貲且戒以後勿再同局兔生意外僉諾諾公又出銀卅兩付其夫曰此給汝聊爲生計汝好爲之庶不致凍餒汝婦賢孝子愛而敬之願寄爲吾女歲常上下往來過此必來問訊也一家聞之環拜地下叩公姓名公笑曰久自知之後公過蕪湖必往探之舉家奉公如神明其夫已戒賭善權子母居然小阜矣越歲公再如金陵訪星者詰其言何不驗星者驚曰公陰隲紋滿面不惟延壽後福且不可量問作何善事公默思豈卽蕪湖救婦是耶

再十二年乃終年已八十矣次郊大令爲子總角交嘗歷歷言之最詳按濂舫嘗官江蘇糧道家大人時正撫蘇余曾見之知其父曾行大善事後於同治戊辰五月在輪舟與筱巖中丞相遇中丞曰此同伴者卽濂舫子也聚談連日中丞與濂舫交厚挈之同行代爲謀官云

葉春者幼讀書不成改習武凡習武者多以爲食牛肉能助氣力春見勸世文有戒食牛犬之言遂誓不食幷勸人戒食又刻戒食牛犬文施送生平正直嘗排難解紛遇賊匪三人圍之春見勢不敵脫身欲走三賊追來忽道旁一牛突出將三賊撞墮河中春得走脫乃知牛報恩也

温侍郎汝适號簣坡順德龍山人乾隆甲辰登進士殿試後一日天未明聯班入內聽候臚唱有同科進士楊邁峯江西人同鄉友知其善相戲問曰今日狀元是何人楊偏觀曰無之有頃衆曰畢至矣又曰無之時殿角有一人面壁而睡衆指以問爲楊以火照之曰在此矣須臾傳呼第一名狀元茹棻卽面壁人也此事已見前錄温公深服其術暇時往楊處拜訪叩以終身前程楊曰君一生官階文學侍從名場順利當以四品歸田温公信之後授職編修丁憂回籍值乾隆甲寅年桑園圍崩決桑園圍者枕南順兩邑袤廣百餘里廣東至大圍也數十年來多遭水患公居龍山鄉在圍中目覩流離知修築非易向例稅畝起科公曰不必盡依前法婉勸願

殷富格外捐資師同人合力完築全圍鞏固永無水患復在鄉創義舉濟人無算服滿進京楊一見訝曰君回鄉其多積福田乎何以骨格大異也可得二品矣公告以故楊笑曰相隨心轉前程不能限也公後入上書房行走再官侍講侍讀歷任廣西四川山東主考又爲陝西甘肅學政屢司文柄洊至兵部侍郎後歸田復請大吏奏准借庫銀八萬兩發商生息以備水患至今除還庫款外已承得息銀作歲修利賴無窮焉公所生子承佛道光丙戌登進士入翰林官刑部主事按溫公嘗告人曰吾母太夫人任氏事吾祖母暨太夫人凡飲食甘旨之奉出入扶持之節莫不小心勤謹曲意承歡暨太夫人甚愛重之嘗訓汝逵等曰自吾見汝母而知吾家忠厚之持藥歸母食之愈展視其書皆充散藥方治病所用疑劑必是仙人其方定多效驗遂精心如法製之以濟人自此陳行賈藥肆日由省渡回家渡中一客並坐彼此問答客自言李昇佐與君鄉近者也亦以藥材貿易渡到岸陳先起行到家方悟失銀一百遺於瘦處即走問李有拾得否而李已

積善以昌其子孫非偶然也昔汝曾祖惺庵公有活嬰之德汝祖適齋公有睦族之誼汝父又能好施每歲捐米數百石賑其族黨凡族之孤寒無告者月朔之粟歲以爲常今族中孤兒寡婦賴以成立者甚衆蓋至是五十餘年矣汝父終鮮兄弟晚而子孫蕃衍服習詩書非明驗與迨後汝逝中嘉慶庚申舉人官登州同知汝進中嘉慶癸酉舉人汝遵官詹事府主簿公居第六底出也任氏太夫人慈祥寬厚常拜鄉之觀音甫出襁褓被搶去金簪衆追之太夫人呼曰骨簪耳無庸追也後常戴骨簪人稱爲骨簪二太夫人每訓子孫孫婦等曰汝等生長高門珠翠羅綺習以爲常豈知吾家一燈紡績苦耶至於恤寡憐貧力所能爲者未嘗少吝厚施而薄享於心稍

安耳又謂婦女閒事賭博誠非所宜閨門有賭風卽敗象也願子孫永戒之

陳體全南海河清人家素貧性純孝早失父事母極誠撫愛弱弟嘗因母病旦奉湯藥夜則走往西樵山星露跣禱其四十夜凌晨遇採藥翁謂曰君有憂色何也公以母疾告翁曰君有孝心吾採藥與汝井授以書一卷轉眼間失翁所在異之持藥歸母食之愈展視其書皆充散藥方治病所用疑劑必是仙人其方定多效驗遂精心如法製之以濟人自此陳行賈藥肆日由省渡回家渡中一客並坐彼此問答客自言李昇佐與君鄉近者也亦以藥材貿易渡到岸陳先起行到家方悟失銀一百遺於瘦處即走問李有拾得否而李已

攜銀來送復矣留飲盡歡竟成知己遂合伴開張號隆李濟此其由也二公以世情多詐藥丸製造易涉欺瞞誓不稍假相處以敬相待以誠平居怕怕如骨肉也卽有錯處亦不介懷及李公棄世陳公召其二子泣謂曰昔叔向有撫孤之仁晏子篤久要之誼吾友雖沒敢忘斯義乎爲之延師訓讀俾玉成立田園廬墓皆代爲經理嘗對人曰吾非以邀名但以慰吾亡友耳陳公年九十無病而終自開創至今兩姓子孫男女不相拜契不結金蘭不相嫁娶序分昭穆誼有尊卑或以叔姪相稱或以兄弟同派秩然不紊兩姓婦女不通來往有大喜則送酒四席而已兩姓子姪如有虧空數目亦僅在股分攤扣決不准將股分頂與外人故子孫不至失業至鋪

中捐貲恤孤寡置祭田濟貧窮賑乏絕置水車爲街鄰之衛設文會爲作育之方種種善舉又美不勝錄焉今兩姓子孫中舉者有人食餼者有人遊庠者有人俊秀挺生正未有艾其獲報亦綿長矣

東莞新沙何氏代有積德乾隆閒有又泉翁者性仁厚樂施捨承先人產貿易虧本負欠纍纍誓不負欠盡變其家財償之絕不求減也賸數十金仍作小經紀人嘉其信樂與交焉於是生理日盛財用日裕歲遇饑荒則攜錙米暗置貧者門不使人知也遇善事必多出貲其不敢先發者密囑他人倡而已爲之助生子景瞻能體父志翁既沒景瞻以葬葬地因病棄世遺二子幼瞻妻吳氏精明慈惠行善弗倦夫有丈夫

氣鄉鄰爭者每藉其一言而解素惠及於人人服其德也教子以先品行後文藝及二子長成而家又困長子鑑謙和孝友睦族敬宗不幸早沒次子鯤亦遵母訓中道光辛巳科舉人以正風俗扶人倫爲己任邑中貞節者爲之表揚患難者爲之排解邑中仰如山斗鑑生二子長仲山以府案首入泮授訓導次仁山中道光己酉科解元仲山子慶修中同治壬戌科舉人仁山子慶裔復以府試冠軍一門中男婦老幼六十餘人循循焉以禮文相率至今尚未析箸蓋祖德流芳者遠矣按名鯤者官粵西明府有政聲家大人巡撫粵西時頗賞之其先世積德亦其所自述者余聞而記其大略如此

婺源戴福元娶妻有年未得子其母苦節長施乞匄以米一

日有帶陰差戴某向福元說昨夜陰曹點簿註汝絕嗣不久於人世矣吾與汝善故來告其母聞言忍而不哭夜靜背人謄行至村廟神前禱告願以身代兒死求免絕嗣以存祖宗香火越二日帶陰差某奔告福元曰昨夜陰曹因汝母禱求以身代子死免子絕嗣陰判細查汝母積年施舍長生米其善可嘉其子可免絕嗣遂責我瘝溷陰閒事情痛責數十板又以我在世行事無善可取令替汝死特來告別數日帶陰差無疾而終福元今有二子四孫衣食頗足此同治丁卯九月初事余曰一施米之善足以補絕嗣之過況博施濟衆其德報爲何如哉書之爲世之樂善好施者勸

張三榮春婺源西鄉大坑人少孤繼母撫養成立生子四皆適髮遵下山逐童婦投河甚衆張見之急命以船就之救出投水婦女兒童廿七人是夜飯難民飯苦無薪張命船戶劈船板以炊當以新板償童婦德之次日船至鄉鎮鎮上局董某孝廉來查船疑其爲盜指揮殺鹽販焚其船已縛張並船戶將就戮有垂髫女奔呼某舅爺此張客人與船戶救我們投水者多人斷不可殺某孝廉聞呼聲知是甥女口音問故朋友即訴原委孝廉因請張入局款以酒食頌盛德不置並遣鄉勇數名持局護票送出江是役也鹽獲倍息而船戶男婦卅餘人皆免害若非一念之善則次日焚船戮販何以得免天之報施善人何如此之顯且速也噫張年已五十一身

健如壯年一子三孫家雖不豐而天倫足樂知其昌後之未艾也

張耿堂新會人孝友樂施歲饑出粟振濟鄉閭多賴以存活告貸必應甚至變產以救人難志不求償遠近皆以義稱之生子偉仁中康熙癸卯舉人能承父志慷慨疏財初雷州有黃三者攜家眷往別邑經新會妻女爲賊搶去索金許贖苦三無以應知先生仗義踵門求借後以僞金償之先生不知也久而覺之亦不復問或曰君待以義而彼以詐負之能忍此乎先生笑而不答某年土匪嘯聚綿嶺咸鄰恐行劫掠鄉民畏其鋒咸徬徨無措賊更無忌憚先生念然起曰鼠輩何敢爾卽集鄉老呈請督院劄捕地方得以安居先生力也先

番禺劉封翁古樸厚重事親極孝販米起家乾隆丙午歲大饑翁有穀數十石俱賤價賣與貧者同鄉某欲納翁婢爲妾已出百金而鄉中有傭工者聞婢善欲娶爲妻止得廿金難與翁言託婢之父母言之翁慨然許諾或笑之翁曰多此數十金不過隨手用去今此婢得爲人妻又與父母相聚豈不較勝爲人妾耶有房屋租與所親租銀久欠翁偶問及所親反以惡言相詆翁不校而去後生二子一子入泮一子中嘉慶丙子科舉人連登進士官顯秩

陳孝廉元實直隸清苑縣人任青縣學博初其父某翁年五十無子買妾入門泣不止細詰之知已字他人因母家與壻諸他人耳翁曰吾不要若償銀卽粗具妝而完婚不亦可乎皆窘甚商而轉賣之也翁大驚遂送女於母室黎明呼其父母及壻及媒責之皆以實對且曰事出無奈公不受亦將賣

左棻亦以選拔任學博同年清苑王冶峯述之冶峯又曰孝廉既歿庚子鄉試屆期吾姪德溥諸生也夢孝廉來問所自日奉文昌帝君命查諸生善惡且曰幽明一理也尋有紅帽人至與孝廉問答則門斗狀也姪以科名自問曰不必說君家須添丁進喜醒而異之時家有孕婦姪曰必男也已而果然

梁溪鄉人忘其姓氏遠道訪親戚戚家議殺雞以待某知之急謂主人曰我食三官素無煩殺生主人待以素餐而返河

千過渡已登船岸上有白髮老翁呼曰船上有假喫三官素者呼之首藝題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題乃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題乃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題乃

舊衣數襲破書數本而已衆索然失望陽曰君貧何在曰我貲具在此不汝欺也曰然則一人百金之說何謂也太史笑曰我姑妄言耳爾曹如謂我食言所拯諸人具在生死惟君既援之上岸再推之下水何如衆譁然曰君儻也耶天下祇君有救命那有戕命之理太史笑曰若然爾曹即當行一善事請不必再較錙銖矣遂取錢十千給衆曰姜姜薄敬聊以塞責衆相視無可如何瓜分其錢而去是科太史登賢書第一名

江浦吳解元家楣有女年十八于歸有日忽下體腫痛臥不能興翌晨自以手捫之忽然變爲偉男也庸通和尙飛錫滬瀆會親見之時年已及壯且娶妻生子多年矣並言其兩耳

尙有釧孔兩足纖瘦不能納履終年但著吉莫韡中實以絮大不過五寸許予聞而異之謂非作大善事不能致此後聞解元家因臨江行人來往恆苦無渡乃倡捐於兩岸各製舟楫創設義渡永占利涉萬口交頌時解元齒已垂老殊苦無子一旦化雌爲雄足見天報善人爲不爽也

元和石蘭土廣文竹堂殿撰第五孫也幼隨父敦夫太守歷官浙皖夙秉庭訓樂善不倦咸豐三年髮逆陷金陵蘇常震恐遷徙靡止適川沙廳寶山蘊泉刺史與廣文有舊延致幕中遂攜家川沙之趙家村居焉時紅巾賊小境芝方據滬城勢燄甚熾有趙某者亦趙村同族素游蕩不正至此入紅巾之黨未幾小境芝滅官捕餘黨甚急先是某姓與趙氏積不相能竟以合村謀叛聞於大府以屬寶公查辦寶公密商廣文廣文力白其誣請以實情上達寶難之謂案關叛逆即不必盡法窮治亦應將單內爲首數人塞責廣文乃索名單閱之佯爲大意舉手翦燭引燭花墮紙竟焚其單寶公駭愕又未便復請於上其事遂寢而趙村終不知廣文亦即遷去廣文有子四皆能讀書庚申歲江南大亂長子在都候京兆試次三四皆避難至松江據入賊中妹一次五覽覽野田豐草間苦不可支乃各解絮帶接結爲一各縛左臂投江以殉欲屍身不散失也久水未久有近鄉富豪張欽汀家佣婦經過見而援之甫救六人五人即隨之俱出力勸勿死舁至張家張固伏義又饒於財詢係世家女另舍舍之遣婢媪服役時張倡

辦團練悉出己貲鄰近鄉民俱樂爲之用故頗有聲勢賊竟未至其地不數日被擄兄弟先後逃出二人尋至張處賀再生之慶其第四子年甫十六隨賊之豫之皖兩年後轉徙至淮徐間脫後亦得官同知卒於皖次子鯨以鹽經歷仕浙三子祖芬以縣丞需次東甌自述其家在蘇城殉難自伯父嶽生孝廉峻華以次男女十餘人獨廣文一支廣灝於危而幸保全未傷一人謂非陰德之報耶

湖北大冶令林佐廳短庫項鉅萬業經撤任正查辦參追間廳省三方伯際雲由鄂臬擢湖藩甫交替柏篆行將去矣而與林君向無瓜葛憫其決裂身家可虞國帑仍歸無著首先伏助白金兩竿似此勇於爲善不多覯也同寅聞風踊躍爲

集腋之舉竟獲瓦全誠莫大陰功也傳聞鄂省江行每遇神沙湧塞船必沈若舟子能預防其害用大板壓下或可無妨庞方伯攜眷赴任坐船至江心忽爲神沙所困危在呼吸適林君追送趕到請方伯喬梓過林舟方伯坐船旋即沈沒鄂省向設救生紅船惟相距已數十里緩不救急倘方伯無此善事林君公私交迫之際未必追送江水滔滔情形尚堪設想耶彼蒼報施之巧且速未有過於此者眞可爲行善之勸云

秦暉齋茂才向以教讀爲業去冬滬上諸君措資邀同江北辦賑茂才樂與偕行半載以來實心實力旋復往山左賑濟於五月初五日由沭陽起身同伴十一人共三套大車三輛雙手車十餘輛轎車二輛秦君坐三套大車上裝銀九千兩並有行囊食物等件車上坐共三人約重千有餘斤行抵陰平地界秦君未諳乘車正行間即下車小便未及停車率行跳下爲邊騾索絆傾倒車輪從背至肩而過在車諸人無不驚駭面如土色車夫亦毫無主見衆人意謂九死一生趕即停車下視秦君竟安然無恙據云倒地時輪由背過彷彿有人將車擡起毫不知重身上亦絕無損痕豈非神明默佑乎足見賑濟事不獨爲國家所最重冥冥中亦默有神佑也樂善者盍鑒諸此光緒三年夏閒事

銅陵大通鎮前濱大江商賈雲集鎮佘姓巨族也有佘翁設旗亭於江滸過客就而啜茗日繁有徒一日客散後翁於座上拾一布囊內貯白金三百兩知客所遺姑藏待之少頃一客遑遽而來東西尋覓翁問客胡爲者得勿有所失乎咨曰然頃遘一布囊內有白金若干兩翁見之否翁以其言旣符笑曰君言不謬幸是老夫拾得璧合奉還遂攜囊出並請驗封識件數而後歸之客曰翁眞長者願分半相酬翁堅辭不受客感激拜謝稱歎而去將渡江適過大風見申流一舟簸蕩欹側勢甚危急客惻然心動以失金幸返不如捨此儻來物作一善事迺孚持白金大聲呼曰有能救來舟之急者當重犒之岸檣漁舟甚多貪利爭破浪往將來舟衆人扶登漁舟來舟載輕得以無恙旣達岸客出金分犒舟人同聲稱謝內一少年挈客袂曰小人危急脫不遇君子斷無生理請至

舍閒當使合家拜德稍伸謝忱客再三辭之不得及至家少年亟呼父出見客其父非他卽佘翁也翁年六旬僅此一子向非還金已葬魚腹矣還金而救子尼天道亦巧矣哉

余生青北方直至十九歲始返閭應鄉試頗留心人物並及官場聞有最肯喫虧者江大令錫謙浙人任南平年壯才明立志爲好官毫無習氣而精力又足副之生平不畏難不取巧在任甚得民心誦如父母南平爲延郡首邑地當孔道差使過境者絡繹郡城高居山脊春夏閒常有上游大水驟至故行舟有時每繫於雉堞行人可跨而過城也道光十三年大水爲災大令振刷精神一面稟陳大吏辦災並請發帑施

濟城上飢民留宿者已滿日夜聞叫號聲飄流之屍觸目皆是婦孺嗷嗷待哺者已數萬餘日將舟渡餅餌以救濟苦不足且勿論各轉溝壑行將搶奪釀成大變大令目擊心惻不事趨避未候大府批准竟開倉發賑救活民命不少費至一萬餘金事後大吏皆不以爲功詰何以不候批示擅動倉穀雖不即加參劾而官若不與聞其事令其自行彌補噫冤極矣此時尚賴有此寶缺官可以籌畫巨款未幾新任方伯鄭公龍琛至大令爲其妻舅倒應迴避方伯固引嫌者一派官話謂不候批示總是你錯我無可爲力只有認賠一事我代從旁贊助一面張羅一面交卸大令交情頗廣多方借貸竟得勉强賠補而家計已中落矣時有糧道托墨山托布軍交情最深代賠千金大令奉部改掣廣東幸以實任迴避尚得以官階口惟大吏遇此等官不能代爲設法令其得以便宜行事而靦然人上竟使好官終於賠累勿怪巧宦之善於趨避而泄泄從事之比比是也後其子清驥善讀書文筆敏贍精篆隸克承先志以名孝廉官江南觀察署廬訪辦軍務筦糧臺得花翎晉二品銜並軍機記名而觀察孝思性成以養親告退可謂不戀利祿獨行其志者長孫歷任直隸州縣次孫出守山東克振家聲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江氏福報正未有艾也安見非南平賑事喫虧受此美報哉

同治初年蘇城葑門外同里鎮有醫生嚴姓字惕庵素喜放生每見龜鼈之屬不惜杖頭錢悉數買放一日鄰村邀往看

脈舟行甫半風雨狂至泊船以避憑窗眺矚偶見菱蕩內一龜浮於菱葉上菱葉滋蔓固結忽如刀劃四面散開浮龜泗入深處嚴醫悟其理必係龜溺菱葉因是消散憶及凡食菱角傷醫經不載並無專治之藥雖大黃芒硝枳實檳榔亦不能剋化因目所擊默識之相隔數月鄰鎮有富室女病延諸名醫皆莫識何疾投以消導之劑劇轉甚訪得嚴醫出重貲求問之一字盤詰左右得之小婢緣此女喜食菱角不論生熟非大飽不止一日飽食後倦而假寐醒覺飽脹異常便欲飲食不思擗擗一病至此其父母初不經意以爲女常食之物疑有他病醫詢其故舉前悟索龜取溺加以荳蔻砂仁末令病者一吸而調理其病若失由是醫名大噪雖謂醫有十年運然亦未始非放生之報也

山陰安昌鎮易君之濬治岐黃家言曾述有中表沈景福邑之霽川人從岳家居馬鞍向在唐棲吳姓染坊生理東人素奉乩仙一鄉稱善士賊退時積尸盈野糾貲掩埋命景福董之福竭盡心力至觸穢患痢痢後轉瀉瀉久轉脹時發時止如是數年至丁戊益劇不得已回里養病腹堅如石骨瘦如柴滿腹青筋飲食不下臥牀半年僅存一息九月閒滑往視疾自言已無生理且家無儋石尚存祖遺屋數椽已變賣成契價洋百七十六元十六元爲埋葬費卅元交族弟存息代

理父母祭埽冊元與妻嫁守聽便百元擬作晉豫賑捐之意
病中囈語但勸靜養而已至日竟翩然惠顧曰別後自
問必死由局將百洋寄上海捐局越二三日夢中有人語曰
爾疾可治只須烏魚一尾由頸中肴去腸雜納大蒜數片陳
茶一撮不去鱗外用酒墁泥和醋包裹以桑枝燒炭用炭煨
熟食時嫌淡用醋蘸之愈後宜永戒烏魚量力放生初不爲
意次夜復然遂如法製食胃口稍動至五鼓大瀉數次遂覺
神爽連服二尾欲食漸進不及二月竟能行動同時同患者
依此方獲愈不計其數按烏魚健脾去風溼黃泥運脾得醋
能輭堅平肝肝平脾自健運又妙在用桑炭蓋桑得箕星之
椅去風通絡內外兼治洵爲神方又沈君自病愈後人服其

篤善競爭聘之昔爲一小夥今則當手矣家業之興正未有
艾天之報應豈爽也耶

晉江李孝廉逢時道光庚寅家有一婢病甚篤爲延醫調治
朝爲熬湯藥使他婢手以進婢病累月始終無倦及歿厚殮
之擇地以葬越年辛卯李入闈屢見婢侍左右榜發中式
吳縣吳惠崇字柳溪以居積起家誠於爲善嘗隆冬遇一人
側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裘衣之扶歸救甦是夜夢神曰
汝虔心救一人命當付汝兩貴子後生長子俊乾隆壬辰進
士山東衛政次子樹萱庚子進士四川道孫蕊鶴嘉慶己巳
進士官侍讀
仁和宋小茗咸熙其尊人茗香先生大樽樂善好施於救難

物礙命僕燭之無有也及寐復然如是者三考官疑此卷必
有陰德許以薦復寢悄然次日薦其卷果中式
陳孝廉國棟字楚材晉江人與其友某爲莫逆交友無兄弟
妻子嘉慶庚午友病累月楚材爲延醫調治湯藥皆親奉之
始終無倦色友臨終時以首叩枕謂楚材曰感君大恩死後
有陰德許以薦復寢悄然次日薦其卷果中式
當爲結草銜環之報及歿楚材又爲經理喪葬是秋省試房
師閱楚材卷不愜意棄之後以篇幅太短爲闈中所罕見者
姑薦之而三場策卷誤入他房房師以前場卷本不甚取遂
不檢索迨各房卷薦畢有某房師端謹人也以其房中多一
卷偏詢同事楚材之房師乃曰此卷乃我所失因首次場所
已薦主司不調取後場卷知必見黜故不爲意某房考曰功

名攸關何得如此玩忽正惟前場既薦則此卷不能不薦也房師謂遲之久矣不敢往薦某房考爲邀各房偕往主司見十二房齊到合薦一卷意必有因檢首場卷覆校已批駁矣既疑此卷或有關節即使央各房師代求情亦彼該中也乃勉强換批取中焉報未至楚材毋與妻皆夢友來賀喜及楚材晉謁房師知取中之由益信其友之陰爲力者後楚材每自述以告人云

同安周解元濱海而居嘗延堪輿家擇一穴將葬其父及擴地先有舊葬棺在焉或勸移之別處周曰地理遷須慮天理不信之事吾不爲也仍以土掩之既又念是穴會言甚吉安必無食其吉而遷之者遂爲修築立碑曰周氏故人之墓並

歷年爲祭埽焉嘉慶癸酉閭題君子以義爲質一節周在號舍夢一丈夫告之曰是題宜重頓君子周意中以爲題首本是君子重頓君子但恐局易鬆散尋思良苦及晚未成二字不覺神倦復夢其人曰我周氏故人也感君虛德特來相告今科倫元必須首頓君子主司有成見矣周醒後知其來報德欣然從之援筆立成三藝不加點若有神助榜發果領解

夔逆時有甯郡某甲忘其姓名亡命鄉閭夜伏積屍中忽聞阿道聲窮晚之有古衣冠人隨數吏逐屍點數以次至某皆詫曰此江邊徐七麻子手中貨胡在此耆已不見某自知名在劫數中意欲他適然不過江則他處皆賊窟且數定難逃不如就死爲得因趨至江邊天氣尚早先有男女數口望洋

言之如此此人以一念之善轉禍爲福可知人生斯世何地不可爲善亦何劫不可消釋哉惜彼橫臥道旁者不及知此耳

陳子莊云新昌俞君煥模貧士也道光己亥科鄉試俞欲往而窘於資因憶往年曾爲某村息訟事姑往謁之至則村人歡迎爭爲設饌贈以廿餘金且作投轄之留俞無事閒遊村市見破屋停十餘棺將朽腐詢之皆無主者俞惻然盡舉所贈爲掩葬焉親視畚築至暮歸途於小肆中見鈔本文十餘篇以數文錢購得之橐裝既罄踉蹌赴杭寄食友人處比大試闈題爲季康子問仲由一章適鈔本內所有因稍加改

此官才之一法也俞以官才字音類棺材改作官人不知即是掩葬棺材之應自來作善獲報未有若斯之速者原琴齋亥同年在杭嘗相過從轉以相告如此又云前浙江學使吳和甫先生存義同治丁卯考優閎至仁和姚燕卷忽假寐見羣鴨飛鳴座前似若乞恩者然醒而異之疑此君必有因果遂拔取之榜後來謁詢其所因云已三世不食鴨矣杭人鬬傳爲鴨兒優貢云戒殺茹素近於佛教然未始非君子愛惜物命之仁心如此一端姚君已食報至癸酉又舉孝廉

吳縣韓履卿崇桂舲先生少子也余於道光末曾與往還每以書畫相質謁然可親家大人在蘇藩任常與共太翁有詩酒緣敘羣紀之交甚篤聞庚申變四月十二夜四更時分髮逆已入城費阿玉闖至韓宅從牀上曳出水關逃難過江北寓居海門茶店內逾年疾終費阿玉者槍船之頭目也初費得罪坐法當斬韓力救之得免於死臨危之際費亦救韓而出難知恩報恩中有天焉韓之家屬存亡則不得知矣

京口劫餘生云平生碌碌無所短長惟戒殺放生垂數十寒暑今已五十歲前月初旬夜閒忽覺腹痛不得已起如廁甫出戶外牀後甎牆即倒因思此中有若或使之者爰即湊聚百金交直賑公所以贍飢民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

錢塘沈文忠公名兆霖道光辛卯鄉試卷入縣令疏貧房疏爲甘肅人閱其卷不甚愜意未擬呈薦遂閱他卷而此卷復列在前仍即棄去移時又得是卷漏三下燈火黯然隱隱有男婦數輩環侍案下意其有陰德隨草一薦條主司何文安公得卷奇賞之列第二名揭曉後進謁垂詢前狀謂非無因文忠憮然不能答疏令旋因公褫職病歿浙中庚子冬文忠視學陝甘試及蘭州將竣心念師門繼起何人問之郡中無知者道里遼闊勢難親往正躊躇閒有遞衙名請謁者即疏公哲嗣也大喜延見留宿道舊疏君備述當年扶櫬歸後家產盡絕課蒙餬口是以兩世未葬無可爲計文忠惻然分千金與之屬以早營宅兆並置屋畢婚此君泣謝以去始悟闈中所見疏氏先靈冥中早覺而文忠高誼尤薄俗宜放法云

鍾笠雲聞葛植初司馬云其祖母年七十餘性仁慈喜放生雞相傳數之適六箇相與訝異悉放之去向聞石蟫善遁且詼化蛇其能感夢乞命者尤異矣

子耳許星臺名久矣知其家世之隆科名之盛爲海內冠顧以各仕一方未得聚晤今春赴吳門一見莫逆遂訂交焉次日蒙移樽飲之並賜書籍多種情意拳拳迥異恒泛談談之下並悉祖德之厚蓋其祖拜庭公厚慶者爲穎圖公第三子黃太夫人所出夫人壽八十三親見元孫極壽生五代同堂七世同居一門男女丁七百餘人蒙恩賞七葉銜祥扁額

銀緞人榮之拜庭公生而卓越少時才器異衆析產時黃太夫人謂公曰我知汝能自立何必分產公仰承親意悉讓各房勤儉維謹家漸小康他房乏者公必資助如未析爨又數年家益起會海盜張甚公慨然曰上繫朝廷南顧下爲井里憂者其海盜乎夫兵貴隨宜今水濱之民老於海視營卒其生熟相萬海艘利於涉視戰艦其精銳又相萬所以久無成功者官兵官船不得力耳制府百文敏公知公能進公問策公意在多集紅單船廣募水勇文敏命其主事其年敗賊於大洋未久盜寇自縛獻者千百數海氛遂平無何洋米不來米價騰貴洋米不來由洋艘少至故事洋船載米入關者不稅然其去也亦無利以故洋人相戒無販米者公白大府請

蠲稅仍聽其貨之出永著爲令由是數十年來洋米大至粵無饑祲公之德也道光十三年山水暴漲北門不沒者三版凡居者避閣上搖蕩如舟一日中推牆倒瓦聲與哀號呼救聲不斷公急募船救渡從窗櫺引出千數百人廟廊爲滿公曰此正可行善矣日炊米十餘石全活無算此功匪小公龐眉廣頰有道之貌見者肅然與朋友交有面諍無私毀尤以至誠待物用人不疑無拘小節雖務倉場用人數百歲納課餉數萬而公種花養魚庶務井然惟篤愛菊綴菊爲屏編作香分三徑色占九秋八大篆集諸名流賦菊花字屏詩公逌然笑曰陶隱士何嘗無富貴象耶有子十一人次子祥光嘉慶己卯舉人道光壬辰進士至光緒己卯父子周甲登科七

子登科廣西鹽法道升廣西按察使子裕光咸豐壬子舉人廣東徐聞縣教諭孫廿八人長孫應騄道光己酉兄弟同科舉人刑部郎中三孫應鑅道光癸卯舉人癸丑進士江西贛南道現任江蘇按察使六孫應騶道光己酉兄弟同科舉人庚戌聯捷進士歷充福建浙江正考官甘肅學政庚辰科會試總裁現任吏部右侍郎九孫應鏞同治甲子舉人湖北知縣候選知府十孫應鑾同治丁卯兄弟叔姪三舉人同科十三孫應鑅同治庚午叔姪同科舉人十六孫應諧光緒己卯同懷兄弟同科舉人曾孫同科舉人十八孫應鎔光緒己卯同懷兄弟同科舉人曾孫四十四人炳燾咸豐辛酉補行戊午科叔姪同科舉人兵部郎中江西候補知府炳暐同治丁卯兄弟叔姪三

舉人同科戶部郎中炳杰光緒乙亥科舉人工部郎中炳章光緒丙子科舉人內閣中書元孫二十一人業儒來孫四人一門男女丁口七百餘人七代同居此誠海內無兩者星臺廉訪與夫人同庚膝前子女及孫男女曾孫男女外曾孫男女共七十人時正周甲初度俞蔭甫同年賀以聯云聚兒孫內外得七十人登堂共拜生辰昔日汾陽無此盛合夫婦唱隨成百廿歲轉瞬再周花甲今年吳會是初筵星臺夫人於十七歲舉長男後連舉二女又得一男又連舉二女自此三四五六四男皆一男二女相間而生得男六人女十二人其如夫人二人各生男女四人共得男十人女十六人蔭甫又誤此聯壽之云奇偶合陰陽算一男二女相間而生得十有

八人每歲必添丁其餘蘭夢分占各弄四回璋瓦富貴亦壽考從六旬初度遞推而上到百又廿載大年再周甲長此華堂聚順坐看七代雲仍附記於此後當統入聯話中

樓子云夏子松少宰同善弱冠通籍未強仕即蹐卿貳今上登極奉　懿旨在毓慶宮授讀清德碩望海內仰之事繼母以孝聞官翰詹時太夫人迎養在京畏安居素不易少宰獨能先意承志太夫人好施與雖當極窘迫必多方掱擋以應無何太夫人病卒少宰哀毀骨立恐病之情有非尋常所可及者督順天學政時值杭城乍復貧民半多失業故鄉戚友無家可歸多往投依者少宰盡力資助有病死者葬其柩恤其孤夫少宰以半生清苦甫得學差不爲身家計而爲窮

乏籌養葬宜其身享隆名蔭垂後嗣今其長子庚復以己卯庚辰聯捷成進士授戶部主事次子敦復以廕生授刑部主事少宰卒後復蒙　恩賞舉人幼子楷復奉　旨俟及歲時帶領引見書香簪笏正方興未艾云

張益生臨川人家寒微以力田爲業十餘齡從族人某學錢號生意勤謹篤誠某甚愛之某年老有二子俱業儒生意無人經理遂付益生開設而年必贏餘以爲某合家事畜費某二子讀書亦賴以成不數年錢號益起色久之獲厚資歸里廣行善事本支外貧老孤寡無不賙恤合村受惠遇戚友告急無吝色他如造橋修路立廟葺城助義學增考棚有來勸者必出貲又育嬰會係李松麓司馬倡首賴益生累年助捐

察寄示者據云此的確不虛事亟應載之

從來爲善莫要拯貧拯貧必期徧及然博施濟衆自古爲難推貪解衣常憂不繼聽之不忍助之不能則於無可籌辦之中酌一變通之法誠莫若借錢局之善宋揚州借錢局之設其法與印子錢相訪其意與印子錢迥殊總期便於貧民而已凡貧民以小業爲生苦無資本者果係勤儉安分無吸煙游蕩氣習局中訪察的確酌量借與貲本自數百文起至數千文止每錢一千文按日收回十文五日一繳以百日爲滿但將原本收回不取利息在富者還珠合浦不須多貲在貧者借水行舟已能度日法良意美惠及無窮出錢出力均有功德計自開局以來將及三載凡來借者大半鶉衣百結藍

纔不堪乃皆如約歸償從無遷延短少等事且暗訪輿情頗爲稱便是雖所借無多竟有得之則生弗得則死之意世道艱難可爲浩歎當創立之始同人湊集一千串先行試辦現已愈推愈廣借出四千餘串而實本僅增至二千串蓋以每日收回之錢循環流轉故也以現在借戶計之共有二千四百餘戶每戶作三口約計七千餘口所費者不過每年局用四百餘千文以四百餘千之費養活七千餘人眞可謂惠而不費矣尤奇者今正有意停借數月略試其心及收至三月除病故兩戶少去七百五十文外餘皆如數歸還不少足徵貧民具有天良可無借而不還之慮茲特將一切章程刊布或由一邑推之四方或由暫行傳之永久遠近舉行庶貧民

勸戒錄選卷四仁慈

各安生業不至流爲匪類地方宵小亦可漸化爲善良不獨爲周急陰功也並附稟稿云爲設法濟貧稟請立案事竊以小業貧民本貲無措不得已以重利借貸俗名印子錢往往困於盤剝更有肩挑手業貧苦不堪者雖出重利告貸無門強者流爲匪類弱者斃於飢寒尤堪憫惻曁等目擊心傷濟施無力爰聚合同人湊集制錢一千串設立借錢局其法與印子錢相仿其意與印子錢迥殊總期便於貧民而已凡貧民以小業爲生每苦無資本果係安分無吸煙賭博游蕩氣習局中訪查的確酌量借與貲本自八百文起至五千文止每錢一千文按日收回拾文令其自行送局五日一送以百日爲滿但將原本收回不取分文息錢議立章程權行試辦

一借錢之人須要有家有的保或有居住一處者連環互保互借均可先行到局掛號將姓名住址生業及保人姓名住址生業說明註簿司事詳細往查的確實係在本地向做小本生意者方准借與初次做生意者不借防其以不甚愛惜之錢姑爲嘗試也若兵勇丁役及游蕩賭博吸食洋煙抵債不習正務等人概不准借無家室者不借無保又不能連環互保者不借　限地之外者不借　倘尼道士不借　屠戶不借　瓦木石匠不借　剃頭修足不借　如開店者須要妥保若在浴堂須要開堂者保似可借與　日日飲酒者不借　裝水煙者不借　著名不孝親者不借　屢不謂然者不借

局中有三人同

一按日送收本錢加收字戳記收入帳簿並立摺亦加收字戳記交借戶收執以免訛錯

一司事薪水每月以二三千文爲度每於初二十六兩次分支

一諸君有事出外必註明帳簿幾次以便查核如晚間不回局住須註明免得守候每日定於辰開戌閉

一總理者最難其人須要不徇私情不辭勞怨逐日整齊嚴肅督率諸人認眞辦理使窮人均沾實惠庶不愧總理之職也

一管帳者帳目逐日逐清早間將上日所繳之錢復行串過目

一查戶者逐日將所查之戶眞莠虛實是否應借及錢數多寡註明號簿以備稽考凡開張小店來借三五千文者必須考較妥保訪查的當方可借與若借數百文至千文者無庸十分拘執以示體恤之意然亦必須看其爲人習正不習正耳

一總催者將上日過期之戶逐日催清不得漏催一戶如過期之戶設因疾病陰雨等故情有可原者即將號簿上加一有故之戳一則以備滿期再借便於查覈二則亦可從緩催取不得私自徇情袒護

一收錢者須將送來之錢逐日收清串頭封好不得多少分文簿揭號頭姓名均須逐一寫清勿錯免得司內賬者

擊肘

一百日滿期還清再借之戶如未有過期遷延等事則前借一二千文者准其酌量加借數百文設有過期遷延等事亦須看簿中有無故戳或有故戳仍照借與不得加增如無故戳再看遷延日期多寡有無不端等事或減數借與不借均宜細心酌覈總之毋濫毋苛

附借字格式

光緒　年　月　日立借帖人　家住　號　向係　爲業今因無本總借局中制錢　文自借之後遵照局規每天還本錢　文五日一繳憑此簿加印收字戳倘一百天還清不敢延期拖欠倘有此情甘愿送官究治無辭

憑保人　家住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勸貞潔三十七則

浙江某科有溫州某生在號舍中遇女鬼索命甚急鄰舍生頗負膽畧往詰其故某生噤弗能語鬼附某生代應曰我本無邪念彼百般挑我正撐拒間爲夫所見大遭詬辱實未受污彼不但不爲剖辨反以風流自命故作得意狀使我無以自明遂成短計鄰生曰此人誠可惡但能容我一言否鬼曰我自索命彼自抵命與君何干鄰生曰我平生專喜解冤釋恨凡事總求有益於人鬼之情狀與人當不懸殊徒以抵命爲快又何益乎鬼曰然則君將何以處我鄰生曰汝有子否鬼曰我有一子今年十八又問彼有子否則曰彼有二女已

及笄矣鄰生曰今我令彼將女許汝爲媳汝願從否則曰此固所願但此人無良難保其不翻悔此次若放他去則再遇又不知何時鄰生慨然曰我願以一家保此事如有翻悔汝即向我索命可也鬼沈吟良久曰姑從君命切勿食言鄰重而去某生頓甦鄰生告之故遂滿口應承惟恐鬼復至也是夜鄰生甫就寢即夢前鬼來謝曰蒙君爲妾調停此事已達神聽彼生本應此科中式今已移與君我特來賀但一出閘請於霽亭竟去之少年遇色即以禮自持宜其早登科第矣

當霽亭祖母在堂時鏡洲已生羣謂五世同堂世所希見今則霽亭健在鏡洲得孫又居然五世同堂此不但爲吾鄉美談即薄海內恐亦不數見也

道光戊子科順天鄉試首場有按貢某者入號後垂簾偃臥

比部所述時比部方隨任浙中也

晉江陳筍湄太常大玠爲諸生日里中有婦陳衍娘者夫出獨居中夜暴死太常鄰知爲不從某甲逼奸不能行復語諸衍娘諸官吾當爲爾具狀其夫懦以無左驗不能語鬼附某生代應曰我本外家已受某甲賂太常忿甚久之至福州告分司某某亦以事久不能爲力也信太常語書火烈冰清四字扁送其家尋甲辰鄉試應舉首題爲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太常素豪爽不喜作理題構思甚苦越日晨起見有揭其號舍簾者一婦人衣藍布襖曰吾陳衍娘也攤卷不覺文思沛然是年中式

侯官高允培城與家大人同結誠交社文課有年又同舉於

鄉交誼最篤家世忠厚初以開煥章號緞匹店發家城內外皆稱爲高煥章其同懷弟霽亭封翁騰尤質直好義凡里中有善舉無不與者霽亭子鴻湘中嘉慶己卯舉人孫鏡洲明遠年前翁冠於甲午乙未聯捷成進士眾皆謂厚德之報又聞鏡洲完娶後房中有一操作之婦頗有姿欲去之白霽亭霽亭曰心中無之但留何妨鏡洲意謂留之終覺未安乃再請於霽亭竟去之少年遇色即以禮自持宜其早登科第矣當霽亭祖母在堂時鏡洲已生羣謂五世同堂世所希見今則霽亭健在鏡洲得孫又居然五世同堂此不但爲吾鄉美談即薄海內恐亦不數見也

道光戊子科順天鄉試首場有按貢某者入號後垂簾偃臥

不飲不食詰朝題紙下已久日且高春亦無聲息號軍及鄰舍疑其病也更迭覘之見其欻起撤所臥板移矮杭向內坐始諵諵語不可辨繼自批頰號軍慮不測稟巡緯官入號看視其瓠言貌如常官去仍垂簾寂然矣有頃伺之已自絞死所縊繩兩端懸於壁釘絕無圈結僅項而已而項間則爪痕稠疊深陷若遭痛掐者然時有識其人知其事者云生幼孤寒伶仃無依拾馬通換胡餅以延喘而質頗聰慧時於村塾間聽羣兒讀瓠能依樣記誦其鄉有某翁者家小康憐而異之招至家給其飲食具束脩命之就傅且以女年相若遂許字焉生成童遊庠及冠與投萃科聲名雀起生與女素不避面得意後乘間偷合翁不知也嗣入都久翁信問婚期生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自負才名不思無富貴烹良姻而顧與田舍翁締婚乎竟萌悔意覆書言其女不貞難怪背盟之語翁接閱恚甚詰責其女遂吐實復挽媒宛轉而生堅不可回翁無奈煩嘖於室女竟銜憤投繯此其辜恩負心之報乎

千五百餘人之多微特世所未聞亦古所未有也時家大人在江蘇藩任襄辦其事因念法屬創舉慮各宜省不克周知請宮保將此全案付梓咨行各直省照辦復慮各省雖奉咨收掌仍在吏胥未必能家喻戶曉並囑各牧令照刊一册廣爲分送乙未重過吳下果有曠典闡幽錄一書通行爲之欣慰不已夫各直省待旌者不可以數計寒閨簪婦編戶爲多國家愼重科條維持風化法良意美至深且遠而胥吏郎藉爲需索之端一婦得旌費須百餘金視所領坊銀加至數倍窮簷苦節其何以堪今則普天下官府閭閻各有此册紳士牧令即可據此册照案請行不虞吏胥阻隔將見兩間無鬱而不宣之氣名節日尊風俗日美則此册功德詎有涯哉余

侍居浦城適周芑源廣文 啟鼐 亦總建甯府七屬貞孝節烈婦女雷李氏等二千一百餘名口合爲請旌如江南例余亦勸其俟奉覆准後卽爲刊冊廣頒蓋總祠之成總坊之建皆尙需時日而祠中牌位旣繁坊上姓氏尤密殊不便於覽觀不若壽諸棗梨俾得人人寓目因備述此事緣起以示之廣文性好善事合浦邑千萬人中所熟視無覩絕口不談者不憚采訪筆墨之勞不惜州府吏胥之費以獨肩此義舉聞廣文年過五十無子自舉此事踰年卽得一男其亦可以勸矣

江懺君又言江南某科鄉試某生聞鄰號譁聲視之一生碎盆劃面流血滂然某問其故則有鬼附其體言妾夫婦貧賤攜子傭此人家此人窺我色屢調我不遂陷我夫客死復陵之並求教之以字石藩憐之惟念廣文泠官欲從孽海航人大不容易姑叩其贖身之數非百金不可乃述其事於縣尉陳君復廬陳亦心動許以五十金贖之班長不可急挾之遁

逼我我遂投繯今來取其命耳某曰然則烈婦也可敬若子今安在鬼曰我死後丐於路耳某曰若取其命而子丐如故恐不免溝壑奈何苟貸其死命以田產若干結爾子俾娶妻生子死者有祀生者有後可乎鬼曰如此甚善但彼未必從且我奉冥牒但追命也某曰彼畏死必從我爲若成之否則仍取命可也鬼曰甚善君爲我要之鬼去其人遂蘇某問之信且告之故其人唯唯旣出闔至其人寓其人作二議焚之曰我歸卽辦此事俟君來證也某三場甫終卷忽見前鬼現形明靚有喜色謝曰賴君一言死者得所生者得安才德士也妾爲君請於神早登兩科今卽捷矣勉成吾事可也某歸詣其人家則已求得其子分產授之且成其家又合窆其夫

婦某是科果捷明年成進士此亦王明經樹穀壬申年爲予所述俱有姓名今忘之矣 按此與前編所錄浙閩與鬼說情一條相類但彼是浙江事此是江南事彼是乾隆間事此是道光間事可見天下無不可解之冤也

有孔生某者在黔中爲黎園子弟時周石薇館於太守趙蘆州幕中值署中演劇見之駭其姓因詰之據言祖籍山東其先代官都閫沒於黔遂家焉門庭漸落因歲歉鬻身價青蚨一千四百文今十四歲矣恥隸是役欲脫無緣言次涕淚隨之並求教之以字石藩憐之惟念廣文泠官欲從孽海航人大不容易姑叩其贖身之數非百金不可乃述其事於縣尉陳君復廬陳亦心動許以五十金贖之班長不可急挾之遁

滇中適昆明太守見而異之並得其顛末慨然曰百金易事耳呼班長立致之班長又欲倍其值太守怒曰大府迫之以刑乃得贖制府伯公以屬通海令使課之蓋其山東同鄉也有明經張君者自薦不取脩脯而爲之師期年卽讀竟四子全書並朱注悉熟又三年旋黔從蒲孝廉學爲文亟講石藩執弟子禮石藩又爲達於遵義令張君岱菴張月給三金資薪俸復陳前狀於胡梁園學使 按遂入泮制府伯公喜甚俟之千金爲購薄產癸酉已登拔萃科矣石藩曾記其事或曰是不可記恐爲孔生玷石藩曰渠始十二三如赤子入井少長卽恥求去其志氣已足子古記之所以哀其志幸其遇也何玷之有予曰此生以克自振拔不辱其宗正宜急述之以

爲人勸諸君子所以扶植之者其功尤不可掩今石藩家門鼎盛張明經蒲孝廉皆已成進士不必言果報而果報在其中矣

沈秀才成言昔年自京來杭訪親途次武清旅店月色甚佳獨出散步遥見一小招提門外有十餘人席地賭博隱聞喧呶聲俄招提內似有人提燈出望博者即鳥獸散時萬籟俱寂四夜蕭寥有三四人奔來互詰曰何處不可開場要鄰近倪節婦一曰彼處開場久爾等不喧嚷倪節婦亦不出來相距咫尺語畢倏滅知爲見鬼遂返旅舍次日詣招提訪問乃一尼菴果有尼之祖母倪媪寄食菴中夜聞人聲嘈嘈疑有火警因出視無影即閉戶安寢倪媪自言卅歲而寡鼻姑欲嫁之以死自誓即遭怒逐攜二子一女織草笠度活流離困苦嫌不可言幸子女皆已婚嫁而子若壻又皆不才賴女孫度爲尼乃依棲於此年已八十雖雞皮鶴髮猶耳聰目明也嘻匹婦矢節無賴惡鬼猶知欽敬如此惜其湮沒蓬蒿不能上邀旌典也

廖儀卿先生曰凡作地方官殺人不可枉而有關婦人名節者尤宜愼之余爲江右監司時某縣有本夫告妻被殺並述妻將死時言與某有姦拒之被殺云夫有姦何以拒之曰本夫在家也既因本夫在家而拒之至奄奄將斃時又安肯直言無隱其中情節大有可疑後其姦夫自縊身死案亦議結萬一此婦人守節被戕即據本夫言率定爰書是此婦人不

裁棄去湯總裁極賞識乃得中此中豈有緣耶袁以己丑成進士果後一科冥中重守節如此但母嫡居時年近卅歲推其祖歿時年方四十餘朝廷例不與旌冥中即以苦節稱之甚矣守節可貴也

山陰陳某逸其名赴省試舟泊蕭山西興驛忽聞街市火起登岸往觀見避者紛紛火光中一女子身無半縷蹲伏於地羞懼無以自容陳急取一袍擲與之女得衣蔽體而家人星散號泣無所歸哀陳求救陳使宿其舟之頭艙終夜不交一語晨起訪其母家掖之歸陳即渡江去及入場題紙既下文思甚澀一字俱無正窘迫間聞鄰號呻吟聲親之見一生病甚篤謂陳曰余病矣文成不能寫惟交白卷求出場子其爲

我檢點考具感且不朽陳爲之料量畢生問君文如何陳告
以故生日余文已無用感君義卽贈君陳既受文遂扶生出
歸號全錄其文揭曉竟中式亟訪某生無知者久亦置之後
陳以大挑分發安徽晤一候補令似曾相識諦視之卽向日
患病某生也各敘往事乃知某卽蕭山人是年出場後病旋
愈次科亦獲雋昨甫到此陳謝之偶一回首見簷下有曬衣
則前贈女子之衣在焉不覺屢顧某疑而問之陳言其始末
且詢得衣之由某恍然曰信哉君所見女子卽內子也遭回
祿時尙未嫁及歸余笥中見此衣內子爲余言昔遭火厄幸
遇一士子擲一衣得蔽體而歸彼此恩恩不暇問名姓衣亦
未還每呼負負故夏日必曬而藏之將以報也蓋君遇我我

贈君悉君陰德所致冥冥中假予手報之非偶然矣語畢呼
妻出謝從此來往如通家此嘉慶初年事

顧小韓方伯 學潮 言楊秉時溥無錫諸生文名甲於邑奈屢
試輒落孫山年過五十所育非男閨中但有五女因娶妾焉
娶之日賓客譁賀者未散主人入房見新姬嗚咽鏡簽次尉
之不止詰其由乃曰憶兒家阿父爲南潯通判時嘗置多妾
後爲阿母不容鞭箠極楚逐出後甚有流爲娼者阿父聞而
不忍使蒼頭持金嫁爲厮養婦或送空門今不幸父兄俱戚
黔疆母妹早年喪失子身異路遭媒儈居奇侍巾櫛於君子
撫今追昔不覺悲從中來楊爲之泫然曰毋泣我之祧嗣有
命存焉何忍以宦家女爲媵妾爾其爲我女當爲擇一佳壻

一時團聚遂爲之合巹辦裝而歸

嘉應州顏提督 鳴漢 祖母楊夫人年廿而寡守一子紡積度
日足不出戶限其室北窗外有荒圃亂石堆積聞明季士弁
於此爲殺人地每當天陰雨溼冷風一起石隨以飛交擊空
中砰訇可駭楊夫人出手窗外麾曰勿如此驚我孤兒寡婦
石立寂然一日其表妹來值石復起擊表妹昂首窗外詈曰
是何妖怪當聚糞火燒之言未已空中擲一石下傷其頰移
時不能蘇楊夫人聞鬼語曰吾以爲夫人止我不知是爾村
婦大膽耳速奉一千大錠來乃饒爾如數焚之乃甦夫人聞
後每曰吾家當有興者後兩孫皆貴鳴皋爲臺灣總兵鳴漢
爲福建提督

同安李姓寡婦某氏家富累萬金性喜施濟勸儉有度常端坐詞色無所假失所天時兒纔八閱月及長娶室次年弄孫氏始有喜色時氏四旬矣一日盥起觸見族人某潛蹤內庭蓋某飢寒迫體冀以剽取儲粟也氏驚愕叱問某始愧恧繼以實告氏心戚之有留爲供役意因與語某辭曰幸蒙宥罪茲復畀我生路焉敢方命但某肚歲餓夫倘日近侍婢有不可言處某有虧行事爾亦蒙不白之名氏憬然爲改容卽命某出明日遣其子往贖卅金勸其營爲正業某果赴廈門置貨渡洋其地適值瘟疫諸貿折本求售某獨以藥材攙估及梨棗什物多爭購之獲利無算而歸遂致富往謝氏時氏六十餘矣臨終顧子婦曰寡守三戒一不可令外戚出入次不

可畜奴僕三不可自暇逸遊寺觀汝曹其傳之斯言簡而切中有關世教故備錄之夫全人名節祗此防微一念繇則某有善心應享善報氏亦女中人傑哉

丁虎臣上舍廷樞言從楊殷孝廉翼赤第時其家每值元旦必向黃公山祀黃侍中一歲廟祝謂其先德曰汝來欲卜長公子科名乎吾夜夢侍中填榜長公子已列名旁批云殷翼以紅線繫蛋暫停一科今秋當不得第也其先德歸怪問孝廉孝廉自述前歲館於某家其主人婦孀居與殷約俟得間當以紅線繫雞卵食汝以是爲期越日果然殷初甚喜轉念以爲不可遂逃歸一念之差孰知冥冥中已詳記之使非轉念豈不自棄青袍乎可知神道亦終與人以爲善也

嘉定秦簪園先生前曾詳其因孝致大魁一事今又聞其厚德一節因並錄之先生少時貌甚劣質直無文合巹夕新婦閉坐垂涕先生詢之曰余雖不才忝名庠序家雖不豐尚可溫飽今日吉期何爲若此情狀新婦云幼已字有壻家父母嫌其貧遂悔初盟先生詰以何人新婦爲述其姓氏乃同學友也先生立卽避出並遣人將同學友招之來告其故且謝誤娶之罪幸未成婚卽以己之洞房爲同學友洞房次日將匳飾衣物悉行贈與同學友而送之歸嗣於乾隆癸未科登禮榜當未傳臚時前十本已知爲褚廷璋蔡履元商衡李調元吳霽董潮程沅馬丹香齊翀張秉愚其第一名褚公乃長洲人與同郡某宦素有隙適諸城劉文正公將所定前十本

進呈某宦思欲中傷之因語文正公云外間早已迎新鼎甲矣公本公正無私不知機詐聞此言勃然曰難道我有弊乎既有此言盍改諸遂將第十一至第二十之秦大成沈初韋謙恆董誥孫玫曾費南英祝德麟李家鱗孫良慧曹焜十本進呈而簪園先生竟大魁多士

嶺南患大痲瘋雖骨肉不與同居防沾染也南海有巨室子某年甫十五六翩翩似璧人忽患是疾另搆山寮居之家人問日省視所聘室係邑中巨姓女父母欲另字人女泣曰未婚而壻擯惡疾女命可知且從一而終婦人之道也義不能他適與其養老閨幃貽父母憂不如相依於棲風苦雨中少盡爲婦之道以畢餘生兒之願也堅請再四誓以死父母不

能奪其志遂卒歸某氏爲婦未幾女亦沾染成篤疾空山中形影相弔聞者傷之一夕明月在天四山淸絶露坐松間石上其夫撫之曰以卿麗質而狼戾至此我之罪也女則毅然作色曰早知有今日其何敢懟正在淒然相對間忽見溪中有一物翻波浴浪似兎而小趨視之鼠入松林而沒女披頭上簪誌其處明日發土視之則千歲茯苓知爲仙品剖而分食之甘香沁入心脾不覺宿疴頓失瘡痏全消其父母聞而往視不啻一對玉人相映於蘆葦叢薄間喜而迎之歸重爲合巹成禮莫不歎爲貞節之報此事家大人聞於同年謝澧浦太史薦生謝固南海人蓋目覩其事云

乾隆間有錢煜者住居無錫城北門外以數百金開棉莊換

布以資生理鄰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嬌豔絶人常以布來換棉花煜常多與之女子亦微覺然兩家並無他念也不二三年煜本利虧折遂歇閉慨然出門流落京師十餘載貧病相連狀如乞丐一日行西直門外忽見車馬儀從甚盛有一綠幃朱輪大車中坐一女珠翠盈頭煜遙望不敢近其女見煜亦注目良久遂呼僕召至車前曰君何至此也煜已不識認渾如夢中唯唯而已遂命從者牽一馬隨之入城至一朱門大宅見女進內宮門去蓋某王府副福晉也頃之召煜進謂之曰余卽鄰女某人向與君換棉花感君厚德故召君因認爲中表兄妹出入王府三四年煜得數千金上館充膳錄官以議敘得縣尉旋陞內黃縣擢直隸河間府同知署太守

印篆此紀文達公所述厚德之報家大人謹記之

仁和趙鹿泉總憲佑五歲失怙其母潘太夫人長齋以十指供蚕夜資力兼教養兄皋思公年廿以瘵疾亡太夫人左目爲之失明益勉公力學公甫弱冠卽名噪文壇嗣蜚聲翰苑一生任衡文之職

睿皇帝御極召見垂詢家世歷任有爲人正氣辦事小心學問不苟之恩諭著有淸獻堂全集並文稿海內幾家絃戶誦天之憐憫苦節成就孤兒者識不爽也子介亭公日照以廕生任江南州縣有循吏才特擢江西臨江太守孫祖玉編均官兩淮曾孫效曾領辛亥鄉薦其遺澤正未艾云

得貞婦王氏事獄具爲之請旌於朝旣又立石墓所以志顯末貞婦丹徒人嫁同邑趙維興之子星彩姑陸嫗與道士潘致雲私通趙利其財陰縱焉致雲見貞婦少艾與嫗謀欲污之嫗以語貞婦貞婦泣誓不從嫗怒日肆虐見貞婦志堅乃假他故出婦母憐其少欲使改適婦矢不二年餘嫗陽爲好言謝貞婦仍復歸一日致雲私匿婦牀側俟其寢突出犯之貞婦大呼奮擊致雲懼走嫗益怒刺以錐掊擊無算貞婦度不免乃乘閒閉戶沐浴更衣衣裳三襲皆縫紉檢維與平日所蓄生鴉片吞之立斃嫗佯以急病聞其家婦族懦雖鳴諸官終莫能辨會有調人遂罷殮婦時甲午八月十九日也余既訶實密遣幹員捕得鞫如律嗟乎一鄉里弱女子耳非有

禮義之訓漸漬於平日而能毅然於污泥中以自完志節可謂烈矣余觀貞婦所爲與歸震川所載張貞女事相類益以歎人心義禮胥本於天理民彝之正卓然自守者甘受荼毒至殞身而不悔蓋古今同一揆也貞婦死於羣奸之手爲稍異然張貞女之死眾目昭著而官吏反覆行賄舞文久而後定豈若茲貞婦之死獄無異詞也哉抑臬司雖爲刑名總匯往往卽郡縣已成之獄爲之詳審定讞鮮有獨得其情者貞婦覆盆立雪非余之能察殆貞魂不泯亦神靈有以默啟之耶因思天下窮陬僻壤如貞婦之獄恐或時有必待訪問而後知則訪問所未及者將若之何予用是滋懼特表而出之以告世之聽斷者

勸戒錄選卷五貞潔

乾隆五十七年揚州轅門橋有歙人程姓者開洋廣貨鋪其同事汪生年甫冠而文秀性誠樸一日程將購貨於粵挈汪同往至惠州境將市貨暫寓客邸程詣各行顧視汪獨在邸因散步於閒靜處未半里至一樹木亭榭之所意謂必大戶之園也繞垣而行後戶開焉竊窺之見一少女甚美光彩奪人偕一媪遊戲花下忽見生迤邐亭角而去生悵悵遲留須臾有老婦攜數婢出笑迎之曰貴官何處人因何至此生告耳生恐懼求策女曰此不貞之事亦不忍害君故歷歷直告君誓不他適惟有重贈於君而去可也既而曰屋隔數重放君不易待明旦見吾母時君固請攜眷回揚吾母不許再固請固爭必厚贈君可坦然而去也雖然爲君謀固善何以處妾妾不過三年必死君待妾三年亦不敢自主婦曰無慮不須聘禮聞得堂上人俱已仙逝君

後再娶君之姓名住址及鋪之名號親書一簡與妾既爲將來絕婚計亦爲異日尋君計也言訖嗚咽生撫之曰敢不如教遂寫一簡付女女搜篋中出金釧一雙曰此重五兩餘可攜回稍助資本二人遂和衣而臥明日生求去母留之生固請攜眷回毋不可遂厚贈而去生還而程以老且病喚子來揚命生輔之未幾程沒子信任生生亦出資協力生計日饒將三年有友勸之曰君今當室面舊約已償可謂無負此女矣生乃娶某氏婦亦賢淑且勤儉相助又踰年突有一句蓬首垢面氣味蠢人貿貿入鋪仰視久之手出一簡問鋪中老者此人可在否老者見簡詰所由來適生自外入老者指匄與簡示之生視句不辨爲女女已呼曰郎君幸在此不柾我甲子詞本或未編傳故錄其大略以備勸誡云

敬千里辛苦也生始知爲女爲之泣下急導入內內卽生妻住室也生先以告其婦婦聞之卽出呼以姊女報然不及答生告以三年之約昨巍納婦耳女唯唯既而曰妾今之來只爲身已屬君就君以棲殘魄耳此後無多累君但求別一室臥已兩頓而已生體其意使一老誠嫗侍其起居日爲洗盥疏剔漸復人形女性嗜酒晚餐必多置始快鋪自貰京江紹興與揚之土酒積罈累累每晚任老嫗自取無禁也室角有一巨甕已開頭而加以覆司酒者因前歲見一烏梢蛇蜿蜒而入以酒多不忍棄而亦不市於人故特置閒處嫗不知也每取酒乘便以供女女飲而甘之半月來無恙忽一夜覺渾身浮腫面上痂厚處漸裂猶涵水而腥襲人女驚泣使嫗呼生

俄聞撼門聲乃僞睡作鼾呼狀復聞恨恨悄罵而入次日稟太夫人言貓夜捕鼠由門隙至齋傾翻燈檠徹夜不安門不可開且須嚴杜其隙乃呼匠重加扃鑰焉從此非叔在家不往有時遇之怒容切齒似以薄倖爲恨叔捐館後妾遂竊貲歸毋家今思之猶覺當日可險也或曰太守非有此懸崖勒馬手段烏能少年黃甲哉太守並歷舉同窗某某皆翰苑可期乃少年不檢潦倒一衿深爲惜之

勸戒錄選卷五 貞潔 十

貧苦不猶愈於視其死乎遂諾之及節婦長美而慧父母悔之索女歸家洪不肯曰既許我爲媳今撫育十餘年而悔之必不可父無奈與之田十畝以助女焉無何父死母以愛女故終不舍復召洪婦及女至家商之洪終不肯母乃謂女曰汝願歸家衣綺食肉乎抑願歸洪氏敝絮藜藿乎是時節婦年十四遽曰兒既幼許洪氏固洪氏婦也貧亦命爾母禁不使返數日伺閒逃歸俄而母又死兄弟七人以門戶故殊不願召妹至家時方夏節婦粗布敝衣而往兄嫂爲之易服留不遣闔家勸之節婦終不移至冬歸洪之意愈堅兄嫂怒曰汝既願歸洪氏勿再入吾門所服不得將去也節婦度不破顏面終不得決去遂解衣擲牀上服原衣而歸其姑喜曰吾以汝爲絕矣而仍歸耶節婦曰我生爲洪氏婦死則洪氏鬼耳不逾月翁病姑曰恐有不測不如卽成婚且使彼兄弟息念遂命節婦成婚是年年十有五次年舉一子不久姑亦病死及年二十一而夫又死遺田十畝節婦乃刻苦操作自理農務閒爲人作鍼黹得值以撫孤子子長取婦生一孫子又死咸豐八年孫甫九齡髮賊至衢避亂者紛過其家俄而賊已集門矣節婦急攜幼孫及媳挾蓑衣三領米二斗帳一具徹衣什物數事而奔賊若弗見也者當是時節婦不自知其何以出亦不自知其何以能挾諸物也回視後來者多被賊戕矣先是前二日節婦量去見二老人鬚垂至腹引節婦至門外手指右而示之則刀豆一堆又指左而示之則絲瓜三棵具獲全今節婦年六十六孫名新有年廿四種田八十餘畝頗自給焉余至衢聞其事因歎節婦之能爲其難而天固有以相之遂書之俟採風者

校曰汝明日愼毋往刀豆處行往絲瓜處去可也言畢忽然不見恍惚如夢次日左行遂得脫力走七八日匿深山中媼孫具獲全今節婦年六十六孫名新有年廿四種田八十餘畝頗自給焉余至衢聞其事因歎節婦之能爲其難而天固有以相之遂書之俟採風者

上海城隍靈威最著道光丙戌邑有採訪節孝之舉凡無力請旌者彙其名上之有司建總坊焉方事之始設總局於蕊珠書院以紳士數人董其事衆議是舉爲風化所關不可少參私見乃舉城隍行像於局中司事者皆於神前設誓以期一秉至公一日有舉報節婦者詢其家世則穩婆也董事王生笑曰安有穩婆能守節者衆以爲然是夕王生夢爲青衣

喚入邑廟花廳見城隍便服端坐厲聲責之曰後生小子不
辨眞僞信口雌黃謗誣貞節宜卽示罰姑念事出無心詰明
至文廟傍有耋而擁篲迎門者詢之可得其詳後宜愼之再
若此不爾恕也王叩首伏罪神命前吏引之出及門而醒卽
披衣起坐以待旦天甫明急詣文廟前果見一老者持帚埽
地視之文廟齋夫也生因以穩婆守節事訪之老者瞿然曰
相公幸問我他人勿知也此眞烈婦眞苦節我四十年來與
之比屋居其家世業收生婦有姿色少寡無子翁姑父母勸
之改適誓勿從以姑年邁不能爲人接生婦承其業以養翁
姑頗盡孝嘗爲巨家子豔其色逼姦之誓死勿從
以詐猊歸巨家子復以多金啗其翁姑翁姑皆勸之婦割

耳以獻始得自全吾與比鄰多年自少至老未見其與男子
戲謔似此節烈未知應得旌表否王旣聞其詳急至局以夜
夢及老者所言徧告同人而登其名於册節婦爲神所敬若
是可不重哉

烈婦梁氏象山人年十七嫁慈谿金某爲繼室居城隅無比
鄰夫爲人賃漁常出外姑龔氏素淫穢與質庫湯姓者昵湯
豔婦色三年不得遂乃啗其姑番銀百餅囑誘婦弗從固强
之婦乃斷左手中指以示決姑憤裸其身毒肆鞭撻仍不屈
乃密營地窖布以瓦礫赤婦身跣足寢其中上覆板僅露首
以鐵索鉗之貯飯於旁使一手可攫食日夕以火爇鐵杖焠
其身婦惟日誦彌陀佛號忍死不從自五月至八月備受諸

慘毒終毅然不爲動姑無如何謀通之死中秋前一夕將以
沸湯沃殺之有乳婦爲哀求會天陰欲雨雷聲隆隆作懼而
止乳婦出白諸人各憤然伺其姑他適集鄰嫗鬨而入視婦
已蛆生滿身臭不可近奄然幾喘詢之尙能言爲滌而衣之
舁以板扉詣縣署鳴之官觀者如堵逾時婦死時咸豐三年
八月廿日也邑宰宋檢尸徧體火烙焦灼痕鞭箠傷痕瓦礫
破痕蟲蟻噬痕已糜爛無完膚矣立拘龔氏刑訊堅不吐實
乃置立桶曝日中差役舞弊日飼以飲食夜則置諸梧屨訊
終不得實供邑中紳士訴諸官乃斃之杖下遂各出資爲烈
婦請旌表葬其柩於城北湖上崇封歸然豎碣建坊題其楔
聊曰慘境萬般嘗問烈火燄中幾箇鬚眉傲巾幗貞魂千古
在看清泉石上長留風月伴松楸嗚呼婦雖死不死宋公道
自在人心貞淫之報不顯然昭著耶湯某雖暫漏法網其能

逃天譴乎

朱烈婦江山人原任臨清協副將朱紹榮簉室也咸豐戊午
春賊氛逼近江界風鶴之警一日數次烈婦恐賊至爲所擄
私市鴉片食之病作家人予以解藥堅不服囑其夫及家人
曰我死速葬我遂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越數日賊至氏已葬
矣又有黃烈婦者張村儒童黃茂英之妻戊午春賊驟至英
率屬避兵去甫里許賊騎追及之氏告賊曰妾遇大王誓不
逋請先釋氏夫妾家去此近願偕至故廬而委身焉若欲野
合有死而已賊信之相隨至家氏復囑賊竢於外僞云妾更

衣即來賊待之久不出遂入視已縊於牀急以刀斷其索氣已絕賊歎息而去倉猝開具有萬全之策可爲難矣

婦王姓忘其氏山陰人居紹郡試院西偏幸酉秋賊陷郡婦與其夫某匿閣下屢婦夫自爲避賊計以存家室夫復應之婦於是時已有死之心矣越數日夫被擄婦隨向賊涕泣求脫夫賊不從踵至福祿橋近賊館婦知不免投於河賊倒戟救之猶仰首語夫早爲行計語畢自沈嗚呼烈矣

烈婦上海陳家巷人爲董養媳於某氏操作勤慎能得舅姑歡咸豐壬子秋始成婚會木棉登場烈婦從其姑捉花於野日晡姑餒甚先歸烈婦以花捉未淨獨留惡少某甲與其徒乙丙三人同行過其旁見烈婦少艾乙與丙戲謂甲曰能與之野合當釀金置酒相賀甲笑曰是何難哉遽前抱婦調以遊語婦出不意大驚狂呼甲見四無應者遂捽婦於地碎其裙婦瞋目大罵聲益厲甲怒以土塊塞婦口將去其小衣婦竭力撐拒移時不動撫之僵矣乙丙懼而奔甲亦將遁屢起屢撲初不知辮爲婦所持也有同村人過者見之驚告其家之邏逅夫家弟亦觀察居官積善有以致之歟

其舅姑及夫偕至觀者一時麕集執索將縛甲見其辮猶在婦手劈之不開舅與夫泣而祝曰某甲不良致汝死於非命今我等皆在不能遁矣盍釋其辮當鳴官伸汝冤而請旌爾烈祝訖手不劈而自解觀者咸謂烈婦之靈雖死不爽遂縛甲送官復捕乙丙至三人皆論如律

于蓮亭觀察居官多善政湖北人至今稱道之官刑曹時尤

來謁院司衆以告即接回將與論婚展轉未能定又二年于氏有在京者同席遇程賡廷詳問觀察並及此女始知爲女也翁者欷談之下憐而敬之同人釀金遣子就婚以成其志夫以弱女子陷入穽坎堅苦自持保全名節臨危遇救復使屢撲初不知辮爲婦所持也有同村人過者見之驚告其家之邏逅夫家弟亦觀察居官積善有以致之歟

儀克中番禺人道光壬辰科場前有友邀飲妓館俗所謂潤筆也座中四友而妓僅三人少頃來一少婦云是今日新至者傍公座甚羞澀與他妓殊酒闌就寢婦掩袖泣公問之答曰妾命薄若亡夫在亦結隊潤筆矣公愕然問爲誰答云亦秀才作文嘔血而故身後家貧母老子幼負債難償不得已到此耳公即趨出呼友重酌至天明命轎送歸陰隨其後至

文明門外某巷婦甫入門姑曰汝回來得好是呱呱者待汝久矣公入語其姑曰吾與汝子友善奈何令其妻淪落乎姑具述債迫苦累公問所需幾何曰百十金可矣又問有親串在此否曰橋腳賣檳榔者我姪也公呼至爲證脫簪上金鐲質銀復與友借貸以足其數召各債主至羣感公義願減收了結公臨去謂姑曰汝姪亦在此此婦合立券賣與我姑錯愕公曰吾非取汝婦吾慮其復失節既賣與我無他故矣姑感其周旋備至寫券與之及入闇寒熱交作昏昏沈睡自分遞白卷矣夜半忽有捲簾入者自稱鄰號生與茶一甌公飲之病稍減復授以文詩而去公昏迷中謄之次日覓謝徧問號軍無此人場後偶與友談及有友曰得非此婦亡夫陰報

乎公往其家詢子牀貌姑曰我子混名孖指誰人不識公恍然悟蓋其人以稿交付時見其枝指也榜發果登高第夫花柳場中臨崖勒馬勇也全人之節委曲捐金仁也恐再失身要其寫券智也三者而一事兼得之公自作文亦必中式鬼以文與不過盡報之心耳

錢塘沈兆霖應道光辛卯鄉試卷在武康令阮公房閱視不甚愜意忽於房中有所見亟呈薦主司遂中第二後謁房師復餽柑感公嚴正遂從此矢志改行矣是科辛酉入闈赴考英氣勃勃榜發果中次年壬戌登進士入翰林授編修然後知無情鬼三字出於少婦私忿之言而天地鬼神共聞其語矣世人感於情之一字以爲男女私合彼此纏綿謂之有情不知此是浮情風情柔情私情非聖人所謂眞情深情也人有至性然後有至情淫亂之污失其性矣情安在哉今曰無

前夢赴考點名在八十一名卷面爲欽旌節孝徐太夫人八

情鬼此婦怨恨之詞也謂吾殷勤致意買柑奉汝而汝再四推辭無情甚矣惟此少婦也同枕有夫食夫祿住夫家用夫財享夫福忽見他人美貌而起邪心厚待私夫必背本夫矣待私夫情切對本夫何以爲情是天下之最薄情最無情者此少婦也尚責人之無情哉余謂人孰無情惟其用之當耳

陳子莊云嘉慶戊寅福建鄉試聞藍樵先生充同考官題爲既庶矣一節主司閱文合意者少至十八日猶未定元藍橋適得一卷薦之主司大喜以爲獨得驪珠傳集諸房考示之合座傳觀咸嘖嘖贊賞內中一人獨曰文甚好記從何處見之主司駭曰是必鈔刻不可中矣然此文君究從何處見來某凝思良久無以應聞乃前謂之曰每科必有解元我房中

即不得解元亦必房元然君無確據而以莫須有一言誤人功名未免不可耳某大慚因向主司力白謂其文劇佳讀之有上句即有下句故似曾經見過實則並未見過也主司又令各房官於刻文中每加搜索竟無所得遂定解元比放榜後某公於落卷內隨手翻得一卷即己前所見者與解元文一字不訛共相驚歎謂此君必有陰德繼乃知其母撫孤守節卅餘年子又甚孝其解元固天所以報節孝也

王旭初云康生方禮順德人慷慨好義弱冠時遊肆招妓飲酒一妓相對默然康曰卿已在此何必作此無情面目妓潛然康曰爾有隱情不妨直說子非登徒子流也妓曰妾本良家夫亡子幼翁姑老不能度活被奸人勾引來此正恐一墜

塵緣不知流落何許是以悲耳康曰卿所需幾何妓曰妾得廿金可以度日以數金爲薪米資十數金放息妾工鍼黹餘息湊合可無飢矣康曰果如是吾不汝污遂以廿金與之妓泣謝曰相公何姓名令妾知之異日高中當遣兒子爲僕以報大恩嘉慶癸酉元旦康夢有人謂爾中五十四名當由書院進身其叔得夢亦同後來康遂赴考粵秀書院以圖科舉八月初八日頭場號舍中復夢一鬼跪告曰吾以報恩特送喜信相公今中五十四名康曰吾何恩於爾而言若是鬼曰全吾妻子志節九泉不敢忘也康亦不知所謂榜發果中式如夢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勸敬信九十八則

余以公車抵京始屢晤彭詠莪蘊章蓋詠莪與吉甫伯兄爲至交故與余兄弟皆契好稔知其累世科第甲於吳中閒詢其家門鼎盛之由詠莪曰吾蘇彭姓與武進莊姓世皆稱爲積善之家雍正丁未科余曾祖芝庭公諱啟豐與武進莊公名柱者同榜莊母太夫人夢三神人議是科鼎甲一神曰論先世陰德莊與彭相埒惟本人惜字一節莊不及彭一神曰果爾卽改彭爲第一可矣臚唱後始知莊本擬元而芝庭公以第十卷改爲第一此事當時熟在人口莊因此益專意惜字後兩子俱中鼎甲長爲方耕侍郎存與乾隆乙丑榜眼次

爲本湉學士　培因甲戌狀元此余兩家惜字之報可據者如是世人不察輒謂子家專奉文昌則信有之筆篆事如探囊取物余家自國初以來虔奉文昌則信有之筆篆事近渺茫本非可以爲訓未敢爲吾子告也　按彭芝庭尙書雍正丁未會狀其祖南畇侍講定求　先爲康熙丙辰會狀祖孫以會狀相繼者海內無第二家其後嗣科第尙蟬聯不斷僅就余所稔知者如修田侍郎　希濂　曾典試吾閩蓽閒太守希鄭與家大人同官禮部遠蜂編修　蘊輝　與曼雲公爲己未同年今詠莪亦成進士入樞扈擢少京兆其少子又於庚子中北闈副車知其先世積德之深食報之遠似尙不僅惜字一端也

余與陳慇言其故詢以有何陰騭自陳春夏務農秋冬訓課不惟無暇爲陰騭亦不知何者爲陰騭固問之乃曰幼受文昌陰騭文廿八歲時每晨漱口焚香拜讀一過今五十八歲行之已卅年不倦生平惟有此事他無所知余曰汝能讀之卽能行之卽此已是陰騭矣踰年公車到京見其人樸誠無文吶吶如不出諸口其言或不誣也

朱坎泉者錢唐諸生客游他省有某官延課其子見其居民不知惜字糊窗抹桌踐踏穢污惡習相沿恬不爲怪乃力勸居停捐貲收買或有不潔之紙必手自洗滌焚之逢人勸諭竟移其俗不數年閒所收之字以百億萬計及其歸也長子名瀾以嘉慶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次子瀛亦以某科登鄉薦

夫一人惜字爲善有限能使人人惜字則其善大矣宜其獲報之隆也

蘇州吳太史 延珍幼聰穎喜讀書苦恇怯十餘歲時夢神人語之云子無功名分且恐促壽雖讀書無益也吳泣請曰數可逃乎神出金字陰騭文示之愕然而醒自後日課功過格不敢稍懈辛未探花及第癸酉典試滇中

持誦金剛經之靈異自晉宋以來備著傳記至唐益顯段成式家世持誦歷受其益有金剛經鳩異摭拾至廿餘則皆當時目擊情事非子虛也余少隨侍京師見翁覃溪先生年逾八十猶每年於先人忌日必用精楷書金剛經全册分送各名刹及諸交好家大人時在蘇齋談詩亦乞得一册每疑先生生素不佞佛何以亦乾乾於此先生嘗言金剛乃佛家木強之神黨同伐異有呼必來有求必應全不顧理之是非曲直也故佛氏坐之門外爲壯觀禦侮之用

里中寡婦某氏家極貧以女紅鞠二子素持大士齋甚謹初其次子病目久不愈勢將瞽矣婦日夕禱所供大士前一日夜夢一嫗曰汝欲兒愈盍誦大士救苦經乎婦以不識字對嫗教之念醒而了了不忘明日誦以問人果救苦經也遂日夜持念子目漸愈由是持齋益虔然日中有所爲夜輒見金甲神譙訶之嘗過鄰家見其烹魚魚躍釜外婦從旁曰盍蓋之是夜夢神盛怒責之曰人家烹魚爾不勸之放生罪矣又教之加蓋罪若何遂於牀上起跪兩手反接哀號痛楚若被杖狀良久乃蘇後其子漸長能營生營於齋日買油一斤熬熟沃瓜食之是夕甫寢即聞神大詈曰爾稱持齋有如許受用者乎即捽婦髮以匕取沸油澆其項痛不可忍號聲徹於四鄰其子力呼而避首尚痛不可耐稍定復寐則見神將復擒治乃急走之草閭伏焉旋見白兔數十成羣爭舐其首不覺爽然項痛盡愈徐出視則神已去有一老嫗立其旁指成羣者曰汝知此何物乎婦以白兔對曰非也此白猿吾驅之來救汝也自是不敢他有所嗜然偶有言語之過輒於夜間受鞭撻日以爲常今猶健在不知其究竟何如也按此林樾亭先生雜稿中所載蓋乾隆末年事未詳其何里何氏先生早歸道山無從質證然足見持大士齋者甚非可率爾從事矣

家大人曰葉健菴中丞 世倬由吾閩監司廉訪海晉巡撫道光元年入覲京師於宮門外待漏時與余晤談良久舊閭中丞持誦大悲呪甚得力因叩其說中丞曰余廿許歲時嘗患瘧甚重其寒熱交戰時苦不可言醫言下次當更重憂懼幾不欲生忽見書架有大悲呪一卷自念持誦或可稍減病苦且藉以卻瘧鬼遂發心次日焚香禱誓佛前攝心虔誦廑恰以是日頓止於是連日誦之瘧竟不發故自通籍以來數十年持誦不輟按大悲呪列於密部卽陀羅尼經層層譬喻曰觀世音菩薩告梵王言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無爲心是無染着心是空觀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無雜亂心是無見取

心是無上菩提心是菩薩已將八十四句呪義詮釋明白持誦者須將慈悲平等無爲空觀等心十句細心參繹身體力行卽可到應時身生千手千眼地位極之八萬四千陀羅尼手眼皆不出此十句妙用故曰當知此呪猶如妙藥名阿伽羅一切諸病無所不治也今人多信奉金剛經而不敢輕持大悲呪輒謂此呪妙諦眞詮在語言文字之外持之不謹反恐致殃則亦未嘗篤信力行之過耳

吳中江鐵君 沅 艮庭先生子也始棄儒爲僧後復返初服家大人藩吳時與爲文字交嘗聞其雜述數事一爲婁東王明經樹穀言其鄉人某閭門燔死少長無遺並來未半月之婢亦與焉鄰里以其生平無橫暴行不測其何隱惡而天罰之酷且及婢之初來也適有請乩仙者以其事叩之乩示曰其家散棄五穀太甚縱小兒女食且弄嫗婢亦共爲污穢每擲棄之上帝爲其無惡也擬俟其悛以小灾警之十年矣而狠藉如故乃付雷部雷部覆奏以爲輕又付瘟部瘟部亦如之遂付火部婢本不在劫中三日前主與殘食拋窗外落糞舟中而祕不言故並殛之　又言有書賈周某端且謹田納不苟一日語子曰某賈書市中有儒生攜一少年求小說所謂肉蒲團者某正色言曰君讀書人所攜者非子弟卽學徒也奈何問此何以訓後生何以作士子乎吾雖市井不屑售此也君勿復爾其人愧甚揖謝曰某失言謹受教當書紳也踧踖而去子曰此人聞法言而受必改過矣亦善士也因憶有朱姓者以鬻書家漸起後忽自刻小曲售之子謂之曰爾鬻書因與我輩往還若售此則與負擔廝役往還矣後毋如是朱曰我貪好價耳予曰爾貪目前之利以此壞人心術必有冥誅可速改之不聽未及一年其子竊資淫於外乃爲之娶而分室畀之子旋死幼子亦然家遂罄屑賣書鬻於市旋死街亭　又言慈溪非鄉有鬻者貪欲遣其妻妻不可鬻者曰若去則俱活若不去且俱死矣不如我先死若自可去遂欲自死妻不得已改適謂其後夫曰舊者無所賴吾當月再往爲之縫紉洗濯不宿卽歸也後夫許之舊者因得賣妻洋銀以其贏夜弄之有聲旁壁童子黠之盡竊去舊者遂縊越日其婦至驚哭亦縊後夫次日往視之痛人與金兩失也赴水死其母聞之又縊某日天大雷雨震死塾中學子十六人蓋與聞其事均分其銀者塾師不與知故免時道光庚寅某月也　又云勸善懲惡之言或書本或單片流通於世功德無量卽有棄擲或輕褻者得一人奉行便燈傳無盡一人驚覺不在席乃東西散步到一書房值其醉憩小牖頹然粉融脂散喜極睡近忽觸壁間小軸墮地取視之乃戒淫文也語言危厲讀之悚然汗下疾趨而出雖此少年本有善根亦全賴此當頭棒喝矣

廣豐徐伯舫吏部謙奉持觀音大士經呪甚虔嘗輯海南一
勺內外函數十卷備述靈感之迹中有近事數條尤信而可
徵茲特錄出如云海陽周武堂明府嘗言高王觀世音經及
大悲呪遇難默誦卽能免厄嘉慶六年八月初八夜余偕明
府從陸路兼程進省至惠陽始登舟舟人滿挂蒲帆從月色
昏黃中行至番禺鹿步滘適狂颶覆舟余墜深淵覺水底有
物託余足而上明府及同舟者亦俱墜而獲救其衣服文書
全行溼透惟所藏高王經外溼內乾吁亦異矣　又云桂林
栗孝廉楷之父某客維揚以七月七日渡江怪風驟起時同
行舟半覆溺其舟亦蓬轉江心某惟默誦觀音寶呪不絕並
設願印施二萬二千卷俄而飄住關口得無恙自蘇旋揚時

屆重九甫出鎮江口濤頭撲舟舟子力阻旋舟某亦默誦觀
音呪亦徑渡無恙　又云滇南陳太守鑑素奉大士最虔日
誦大悲呪雖忙迫不少輟道光癸巳秋以同知權永昌守由
漢江入都一日偶出船眺望適榜人轉帆失足墜江時值風
駛瞬息間船已去里許自言墜江時浪花掀天水僅及膝兩
足如有物夾持莫不能動惟袍襟飄蕩水面而已急誦大悲呪未三徧而救者至身以上未嘗沾溼也　又云
是年有浮梁程孝廉昭者以公車報罷返櫂至大江怒濤覆
舟隨舟漂蕩至十餘里倉皇之際惟一心虔誦心經忽得抱
舷於覆舟之下若有物承其足者轉藉得微坐及聞人聲喧
嘩乃急呼救遂登岸焉　又云上海陳茹征爲余言乾隆壬
寅十一月其里人俞宗妻忽寒戰譫語云我婆媳兩人行路
經此飢甚必以酒食餉我喃喃不已審其音無錫人也邀其
鄰醫郁在中就視診之無脈曰此不可藥治疑有祟蓋延觀
音堂僧誦經解之俞卽延僧爲誦心經大悲呪金剛經甫一
週卽聞病者諭讓云我初不肯入汝必欲來此今何如偏體
皆飛刀刺我痛不可忍其速去媳唯唯已而寂然乃不復寒
戰惟神氣稍呆越宿而起則已愈矣
長洲朱生兆庚自述其妻程氏素有肝疾上年正月疾大作
兼病暑時作鬼語乞予誦大悲神呪以資超度予爲莊誦七
徧病者神氣稍寧予問鬼與病者有夙冤否曰無然則病無
妨否曰無妨至誠念佛可卽癒耳異日余赴塾爲友言之凝

信者各半余爲晨夕誦大悲呪氏病竟痊今歲八月初旬前
疾復作仍譫語然病至廿餘日水米不入口氣息奄奄而口
中仍喃喃念阿彌陀佛至千百徧氣盡力竭不敢少休延至
九月初五日酉刻忽發狂叫云人喚我去矣船已在門前矣
奈何遂不知人事惟念佛不絕聲良久自言曰此何處卽復
作老嫗聲口應曰此東嶽也遂作進見禮拜狀形色股栗須
臾又至一處復作老嫗聲曰此地少立且俟開門旣又作阜
隸喝道聲鳴鑼放砲擊鼓聲頃之又言南面者登座矣冥王
冕冠紫袍兩旁判吏自堂上排至廊下皆長桌子階下軍隸
站班者約二百餘又見書架無數上置簿子幾萬本另有卷
案似陽間手卷式審問事件甚夥審畢將案卷發出所審第

一起係秀才著藍色衣腰拄秋香手帕從中門進俄而出衣衿悉穢垢面蓬頭徧身皆血體無完膚問之吏乃云秀才好食牛肉故受拷掠第二起是一乞丐攜斷竹破籃下體僅遮敝席一片傴僂上堂略問數語卽下笑容可掬口惟念佛聲不絕聲冥王嘉其篤志將歷劫罪障酒常念阿彌陀佛夢中不以喜形於色第三起見四人舁肩輿至悉除茲徑往西方是以喜形於色第三起見四人舁肩輿至中坐一媪冥王出座一揖而別輿後有鰣魚十三擔又田雞螺蛤蝦蠏無數旁吏謂諸犯曰此婆婆年八十三歲自廿三歲念佛持齋至老不倦隨輿者皆生前所放物命也第四起見羣羊腥羶雜近一人裸身而前羊齊嚙其足吏云是人在生爲羊販者每審一案形甚慘號咷之聲震於外氏私問吏曰今日所審何只問殺生事其餘不孝不慈及謀財害命等情豈無一人犯者耶吏曰他案各有掌管衙門不在此審訊且忤逆劫盜陽律可畏犯者猶少惟殺生一節世人肆貪口腹恬不爲怪但嗜已之肥甘誰顧物之冤苦豈知一到此間生前殺孽絲粟有報汝若還陽須將今日所見一一說與人知候至第十六起始喚程氏乃從第七層階前跪下自稟程氏姓翁巳故姑六十二歲父母俱亡夫業儒年卅二五月生其日時全不記得堂上者喝曰已知之不必多說見案上簿子長三尺餘闊二尺餘字如人世洋錢大所注朱門程氏名下有五行半大字紅圈二個旁黑面判官曰汝幸少殺業故案

二時漏下三鼓矣遂索粥飲卽睡至曉寂然病勢亦漸減此予與薇卿五弟及女子僕婦同在牀前歷歷在余耳中卽不啻歷歷在余目中因序其顛末不敢增減惟願善信者悟陰陽一理惕果報難逃痛戒殺生之孽免墮輪迴力行念佛之功往生淨土卽以冥游確記名其篇徐柏舫曰此道光十三年的的實實新果報是年予客江蘇林少穆同鄉招之節署其門下士劉秀才嗣龍貽此帙朱與劉同年友也因亟錄編

中俾世人共見共聞之

林少穆先生則徐曰余友錢塘屠琴鳴太守於辛巳秋得危疾醫者悞投藥幾殆自誓以利人濟物爲懺悔地他事一不繫懷一夕觀音大士應感入夢謂太守夙世爲楚中某官遇

事公而刻殊傷仁厚雖無私亦減祿位又多戕物命宜得短命報幸病中誓願堅固念念以利濟爲懷無毫髮怨尤冥中以他福德折除當可益算陰律惟救生可延生且加祿當益勉之寤後遂舉家戒殺且買物放生是冬疊拜袁州九江太守之命卽蒙起用邀不次殊恩明年春病亦頓愈太守念佛法以自利利他爲大願欲人人咸獲戒殺放生福報而又慮人人不盡徵信也故爲放生錄一書後一篇第暢明吾儒不殺之理而於感夢一事未嘗及之其於立言之體固當而於覺世之意或有未盡余故復爲詳述之使人知感應之故非荒幻也近時風俗奢靡無故飲食酬酢刀几必赤惟歸安張蘭渚中丞獨守此戒前撫吳日嘗爲戒殺文註釋以勸吏民

有議之者曰大臣行政以已飢已溺爲量照照之仁似非急務聞者疑之獨太守折之曰惟仁民者乃能愛物未有愛物而不仁民者吾方以中丞爲師法何疑焉蓋太守篤信非一日矣余又聞太守先德封翁中年始得子卽立願戒殺放生冀其子以文學科名顯太守果以翰林起家今太守復於病中感夢大士蓋福德種子有自來矣願覽其文者人人勉行之則於變風行太和翔洽於世道既有裨益而文學科名之報與夫延生起疾亦正有如響斯應者在也 按此條見徐柏舫海南一勺中

長洲毛春門吏部鼎亨之次琢軒封翁六歲而孤家素奉關帝像甚虔封翁因貧棄儒依舅氏習布業念孀母守苦節積勞成疾期早自振拔以寬慈懷乾隆己卯春赴閶門外普安橋關帝廟叩終身菀枯得第九籤有望渠消息到長安句廿餘歲挾貲商於鳳陽懷遠等縣虧折過半尊丁母憂歸因戴星而行霜露侵肺患痰咳至十餘年醫治罔效於是發願誦觀音大士呪覺世眞經宿疾頓愈信奉彌堅卅一歲始得一子卽春門吏部工書翁令書覺世眞經廣施復刊板隨時印送吏部在官因無昆弟急欲迎養祈籤正陽門外關帝廟亦得第九籤翁悟籤旨允迎養於壬申六月抵京見其子洊升郎中受正四品封壽至八十四一日預戒治後事無疾端坐而逝

彭尺木先生紹升曰近十餘年來現優婆夷身虔修淨業者推南濠鏡智道人道人汪姓歸李景禧爲繼室年廿六而寡發出世心以菩薩戒倡導鄉里嘗刺舌血寫法華經阿彌陀經梵網戒品各一通年卅八病痢一日起沐合掌趺坐念佛而逝時乾隆四十九年也後三載同里何氏女病熱見其亡叔某亦體披髮言在生種種作孽死後拘黑暗地獄八年日受惡鬼鐵棒近幸觀音大士降臨跪求慈拯忽得離暗而出適有道人自西方來爲冥王師卽上年念佛坐逝者也因與吾家有舊乞暫放還急爲我修福俾得生人道兄子性三爲持佛名一萬仍許請僧誦經薦拔乃去是夕初更何氏女忽悶絕至三更而蘇言有羣衆執紅燈以大轎舁我去路迢遙詣一大廟出轎趨殿下見一旒而王者中座傍有小鬼各執

銅叉銅鎚左右立便命取鎚打我慌惘之際忽見金童玉女
持旛幢自內殿出中擁道人離地丈許握白拂躡雲履嚴潔
無倫視之卽萬年橋李姆也往嘗一宿其家髣髴可識然光
彩迥絕矣姆聲言止止王遽釋我姆垂手援我引入內殿光
明洞然几席靚整案上供佛經令設茗果餉我果似蘋婆香
甚烈云從西方來引我歷觀地獄先見血河浩渺無涯有諸
女人或倒浸河內或蓬髮上指或側身橫臥腥血流徧體復見
刀山高蟠雲霄百萬雪刃互相撐拄中有罪人橫斜刀上旣
死復活活而又死更令左右攜燈照我入黑暗獄見衆鬼皆
盲頭大如斗頸細似管鼻液長尺許若醉若寐從黑獄出見
旋磨中血肉下墜雞鴨啄食黑風吹餘肉復變爲人鬼卒寸

磔其肉重磨作粉化蠅蚊蟻子一一散去我心酸淚下問姆
何不救之答曰罪大障深安能卽出汝知怕否人身難得可
勿持戒念佛求生西方哉汝能一心念阿彌陀佛吾當攜汝
直往西方汝意云何我未及答姆曰因緣未到姑俟異日來
此已久恐家中驚惶可速歸好好持齋念佛一意西方時至
迎汝勉之勉之仍命轎送我蹶然而覺翼日汗出病良已性
三親聞其事述於予爲書而傳之徐柏舫曰此姆苦心接人
同修淨業諄諄如此慈悲化導眞天人師也地獄罪苦諸囚
若生前各早回首安有刀山血池之設哉
南豐武舉章開元嘉慶廿五年以騎射課徒三月十九日試
期赴教場爲徒發馬用力太猛仆地衆扶反篤呻吟牀蓐見

一吏執硃票銀鐺而貟梃者突前曳之方倉皇無措忽身後
一人挽而呼曰勿爾此人奉行敬信錄持觀音經甚虔嘉慶
廿三年曾於敬信錄內摘出易犯者數條抄寫十餘本給人
解說且許心願刊印若仍短命何以勸善役曰奉上官命安
知其餘曳如前而挽者益力役釋手怒甚以梃掠章足而去
宛轉呼痛莫辨晨昏甫交睡役又來曳身後人復挽而爭心
念挽者何人得無神明垂救乎回顧則或左或右不可見役
旣去謂章曰渠雖去明日係廿八卯期必又至汝其殆矣吾
指汝到南海求救大士章慮蹣跚難行曰但合掌端坐誠心
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寶號
倘覩可好者切勿動心章如教覺身如風籟飄空而起未幾
奔濤接天海立眼前矣海上有島往來皆道路了了可辨章
伏岸傍宣佛號良久見兩三白髮叟攜一人下山貌肖已身
後人謂曰此汝魂也速禮菩薩叩謝忽前役又至掠章足而
去身後人曰汝勿悸今蒙菩薩赦宥矣盍游陰府徧觀善惡
兩途遂導至一所見無數瘋癱乞丐及人面獸身者內有數
人爲章所熟識又至一廳中多鶴髮翁媼握念珠趺坐逡巡
開簾至大宅堂上皆貴官冠帶尊嚴階下披枷帶鎖剖心拔
舌備諸慘刑最後一舍有童男女環走身後人言此爲善此
爲惡此無善無惡此爲罪大惡極汝今歸去當堅持前念
自修以訓人毋怠厥志章唯唯頓覺奔波神疲遽然而甦身

仍在牀一燈如栗鄰雞喔喔矣天明卽披衣步門外足疾頓失同舍咸驚異不日精神如舊然終不悟挽而救者爲何神也

永福黃琴農義爲余言其祖海濤封翁係莘田先生猶子隨同懷兄心菴邑侯在江西高安縣署料理一毫不苟心菴引疾回閩封翁將所挾餘銀購東茶奉兄其友愛如此嘗製一大神布袍飯後卽出沿街檢拾殘字日以爲常污穢中有字尤必細檢回家親自洗滌常檢有銀物錢票等件仍以易錢雇人幫檢值李方伯廣芸莅閩呈請嚴禁靴鞋中貼寫字迹大蒙嘉獎自江西歸時年方五十無日不以惜字爲事壽至八十二而終蓋卅餘年如一日也未幾其子養九公由舉人一揀一等改教職壽亦至七十餘兩孫均遊庠一卽琴農余廷在家授讀所述如此　琴農又言福州惜字社最多而緣此獲報者指不勝屈其尤速效者如介石社首事林星航錫褒家甚貧每質物雇人檢拾字紙並力邀同志鳩集工貲每日以收得百斤爲率不及數必於次二三日力補足之行之僅三四年而星航卽於癸卯科登鄉薦甲辰科連登進士方入鄉闈時有某友知其失館貧困爲之指引爲某生捉刀因號軍阻礙不果冥冥中若有主之者同社內如楊姓吳姓方姓亦先獲雋云　琴農又曰吾閩永福縣文廟久破損道光戊子閩邑捐修甚崇麗報部後邑令加級董事子弟多入庠者壬辰癸巳乙未三科連中進士三人二黃姓一林姓武舉

一榜共中三人蓋吾邑從無此盛事更余嘗隨宦連城學署親見該邑鄉新文廟辛巳鄉榜中至六人道光初蒙　賜聖協時中扁額有童姓者獨力精製金扁懸挂卽於乙酉科得拔貢生可知敬聖者一人獲吉卽闔邑亦與有榮嘗見有力之家每於淫祀野廟無不勉力捐修爲求福計獨至義舉當爲之事推諉不前宜其子孫不振欲求一衿不可得也

姚伯昂先生曰門人湯海秋侍御鵬之夫人唐氏以產難殁是日適有招差回湖南湯作家書時迫草草數行致其外舅不及敘病之顛末其外舅鄉居去城遠得書痛女甚悲而不得病原是夕設乩問焉少頃乩動女至言海秋前生爲四川綿竹令渠爲幕友賓主極相得曾用主人銀將及萬今世應轉男子身以主人銀未還而情未答也特現女子身以報今緣盡當死不可留也病之原委敘之特詳此道光甲午年事也世謂人世妻子有還帳者有索帳者余因憶前有妹五歲痘危呻吟甚哀數日夜不絕聲張太夫人謂其何不早去乃大言曰尙負八千文未曾償清我卽去耶先贈光祿公遺余告之曰必以此錢爲之棺殮再加千文爲焚楮鏹是宜速去何茹苦乃爾余告之是夕卽死然則還帳索帳之說不爽也

又曰河南彭德營參將忘其名得奇疾醫不知爲何病日惟自語詬詈若索債者其屬穆守備齊賢有口才往解之病者大呼曰我前世爲四川總督某爲總兵負我萬金不償物色之數十年今始迹得之某負心實甚不能解也必索其命

穆曰參戎負債不償無怪大人之怒但隔世事今參戎一貧至此焉能償卽索其命去於大人有何利焉不如令其備冥鏹如數焚以奉償可乎病者許諾乃購冥鏹焚之病者曰銀色太差平亦太短不能抵也穆乃集貲購金銀箔屬衆摺爲錠焚之病者曰此次銀色大好惟尙短平若干穆請再補病者曰不必君此番亦辛苦短者卽以酬勞道謝而去參戎病亦愈然則冥鏹其可抵眞銀乎

盛孟巖中丞 惇棠 言某鄉有某甲幼子爲鬼所憑索酒食冥貲無饜延道士符呪不能禁某豪擁金百萬人目爲財星因邀以制軛被穢詈適有老儒過其門進詢之鬼避舍去老儒出鬼復來或以問鬼答曰老儒雖淹蹇寒衿已五世爲人三

魂六魄俱全若某豪初輪迴人道吾何畏之近世孽生太繁魂魄全者甚少故愚蠢乖戾者多凡蔑三綱夷五倫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皆甫脫毛角者也讀書少卽了了乃前生讀過今生溷故而已或又問梨園子弟數齡卽能演唱殆亦前世習之乎鬼曰鶯歌燕舞非其本質歟言雖惡謔理或有之可見人之秉性善惡實由本來面目也

蔣味村 承培 杭城人言某甲種菜爲業小有家貲平生惜字藏名爲棺亭則棺下有一坎雙鯽潑潑於中意得地氣之靈也悔之欲仍舊顧穴已洩露雖佳無益竟他徙焉溧泉美而多文

嘉善潘溧泉孝廉 棟 悼亡後其妻厝棺於田數年矣嗣篤室得子艱堪輿謂厝地不吉因決意改卜及拆亭 吳下洋厝者每築數椽庇

聽前僧在地下曰我以一念之修伽藍許從解脫君夙業沈重但自懺悔可不墮惡趣姑安寢且毋多慮也至曉回家終無他異以是因緣遂薙髮報恩寺云

嘉善潘溧泉孝廉 棟 悼亡後其妻厝棺於田數年矣嗣篤室得子艱堪輿謂厝地不吉因決意改卜及拆亭 吳下洋厝者每築數椽庇藏名爲棺亭則棺下有一坎雙鯽潑潑於中意得地氣之靈也悔之欲仍舊顧穴已洩露雖佳無益竟他徙焉溧泉美而多文

黃霽青先生曰潘孝廉修文赴召或限於時命不得專以移厝咎之況暫時渴葬終須入土爲安耶顧以艱於嗣續而欲乞靈枯骨未免惑耳予夙聞家笑士先生言小華殿撰與閻

學諱騰遠叔姪也譽擅竹林雲衢聯步依流平進鼎台亦意中事乃以青烏家言謂祖塋挪移數武遷改某向公卿可立致如其言未幾竟相繼徂謝云近時湖北陳秋舫狀元暨大雲御史兄弟並登甲科對掌華近此人世希覯之榮也乃秋舫旋以風疾殞大雲繼以左官卒說者亦謂其遷葬所致榮之陰地宜靜而不宜動魂爰佳城神棲幽宅陳人安則生人亦安即謂貴賤貧富壽夭衰旺係乎風水亦既通籍顯榮則其吉可知居易俟命焉知來者不如今乎狐埋狐揚人類訾之試思閻若牛眠巍然焉馬鬣夜臺長臥方謂安且吉兮而乃鋤鑺揪泥松揪拔本抉黃泉而見白日此舉果奚爲者更張覬覦談者固妄聽者實愚矣況乎弈視先人之骸海量後昆之福是謂悖德天下焉有悖德而天降之澤地效其靈者乎噫嘻怨恫誰知方作啾啾之哭昏癡若夢徜冀欣欣之榮以順逆推之必無是理前鑒具在盍亦反而思其本矣

海登陳天簡慷慨好施爲人傭賃藥材生理其主家亦陳姓富甲一邑乾隆間紳士謀新文廟諸同事以陳某巨富囑天簡向某勸爲捐首天簡詢以公酌數應若干衆以千金答天簡即請冊署某名白諸某某惡其爲人詆愚且自專決不坐帳天簡不與較論慨然改署已名自罄物產如數交清遂以第一名勸石是年科試其子入泮明年登賢書羣以爲敬聖人之報如此其速然自是家日窘諸富室素耳其爲人鳩金四千有奇使爲北上薈客有汀郡故太守子某扶櫬回江蘇沿途或前或後或同止宿由是與天簡相得甚歡某中途忽止夫馬天簡問故某以囊金盡告天簡聞言即以黃白湊合四百金付用及抵家邀天簡道謝并還璧始知某爲巨富家適京師有庫藏三箱發賣民間天簡念本短有憂色某偵知之悉爲納財結清天簡東裝回閩時薈價昂甚爭市之除繳還江蘇某項及諸主家外尚獲利十倍遂暴富現家漳郡城子孫繁盛同時遊庠食餼者多至卅餘人夫敬聖人本萬古同然之理乃一念眞誠食報若此可以勸矣

楊啟元原籍同安入臺灣嘉義學課讀治生初一寒士耳嘉慶庚午適重修文廟元自詣公所請以是年館金百圓悉數捐題衆皆以戲言視之蓋稔知生本寒素家不應爲是意外之事且疑其誑也元以本心告曰善願由人曷可拘拘貧富間耶衆義之是科秋闈報捷今年六旬餘其子經復受知於學使者游邑庠家計亦漸裕矣　又道光庚寅彰化重修文廟梁濟時以重貲倡首修葺完繕是年即劉次白觀察主科試時與其選先是彰邑揭正場榜時文以額滿見遺明日覆試時方嘵然不言而咸友勸慰者貿貿然來也日已西倏飛報至一座錯愕問之乃知時升補革號皆爲轉喜驚賀明年辛卯時中式第五十二名夫至聖咸知尊敬然至揮金倡義每觀望不前此關參不破到底非福人又何善之能爲耶

吾邑有木匠陳姓者素樸誠以小藝積有薄資年四十餘始授室生子七延師課讀陳以自非讀書人於上學日一見師

面即他去非有事不敢入也師頗好客某故敬師因及客每
伺師有客到即命家人治酒食備極豐潔去市頗遠每親提
竹籃往市如是者數十年弗衰厥後孫曾同時與小試者十
六人邑侯爲武進楊清輸循吏也每獎譽之拔前茅者四五
人一時以爲盛事翁沒時年八十餘四代同堂子孫登賢書
者二人入泮者五人現與試者尚有十餘人家亦小康人皆
以爲敬師之報云

百菊溪先生百齡與先大父資政公及先叔祖太常公爲乾
隆戊子鄉試同年在春明時有唱和之雅家大人於嘉慶初
公車留京過夏曾以年家子禮修謁一見而已迨公揚歷封
圻以公事鐫秩賞六品頂戴發吾閩支督撫差遣時家大人

由京員乞假里居與公寓館祇一街之隔過從始密家大人
在張蘭渚中丞幕中公與中丞敘同宗之好家大人嘗疑之
公曰汝不知我本漢軍張姓乎我先世係江西人自元以來
積德累世人無知者某公精堪輿嘗卜一地葬其先人葬畢
歎曰吾子孫如不墜先業後必出三公有鄰某私聞之謀佔
其地以祖骸裝一小罐偷瘞墳前公知之語鄰某曰分我美
蔭所不敢辭但願稍遠而偏使兩家並享其利則幽明均感
矣鄰某感公盛德一一如約而行其家人有誚讓公者某公
曰此大風水地恐我家不克獨當必有暗分之者庶幾其應
愈遠其發愈長耳葬後生子五人長曰振次曰賢曰昭曰簡
曰鐸分居五處其一居湖廣後爲江陵相國居正諡文襄其
一居四川入本朝爲遂甯相國鵬翮諡文端其一居江南爲
京江相國玉書諡文貞其一居安徽爲桐城兩相國英諡文
端文端子廷玉諡文和其一居長白山入漢軍即吾先代也
按公於嘉慶十八年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諡文敏合計
一支五房出六宰相江陵一房最先發長白最後起最盛者
爲桐城一房今尚科甲蟬聯卿貳接踵其初亦以盛德坐獲
吉壤世所傳爲竹立城者事已詳三錄中諺云福地福人來信不誣矣

蘭州秦曉峰先生雅嶽乾隆庚戌進士由翰林御史出爲監
司其弟某亦由孝廉官山西知縣其封翁某自幼出門謀生
爲某中丞所器使掌出入日積月累家頗饒裕年過四十無
子忽自省曰吾以家資數萬將與誰耶遂攜萬金至京將捐

道員又自念曰官場如戲場一朝下臺皆非我有不如不官
之爲美也盡以橐中金購買書籍捆載而回一到家先立義
學以教鄉里不能舉業者每朔望親詣學舍輒以筆墨紙研
給與諸生以鼓勵之並立行仁堂以濟貧乏凡施衣施棺施
藥之事靡不周至未幾連生二子長即曉峰先生後年踰九
十親見舊纓繞膝也家大人官甘藩時親悉其事時先生所
居距蘭城尚卅餘里家大人以館後輩禮往見采風問俗相
得甚歡惜封翁甫於數年前考終但熟聞其嘉言懿行而已
鬼神情狀不外一理其感格不外一誠佛教有盂蘭盆施食
法俗名放燄口最爲顯應主之者不可不虔佛岡直隸同知
治大埔坪本清遠英德二縣山僻交界地爲盜賊逋逃藪嘉

慶十八年奏割二縣六鄉專設廳治民社之外兼轄營伍故衙署甚寬敞有東西兩箭道爲訓練考拔之所其三堂五大間左右廂十二間亦頗軒豁惟下多古塚居之者輒病死相繼道光十三四年間合肥王君（世麟）巴縣王君（大受）先後以試用通同署篆皆病不數日死丁酉春余戚龔韞山來視事前任劉持正（提）告以勿寓眷口於正室宜居東偏之說龔從之惟初履任幕友跟役甚夥他屋皆滿獨三堂空閒遂令親隨十餘人萃處焉竊謂陽氣盛則陰屍消既而病歿者頗多甚有白日見鬼者羣疑莫釋龔因自諸焚香默禱以此地既爲官衙使鬼而無知則魂升魄降早應自忘形述使鬼而有知則幽明各別更不宜混處此間與朝廷守土之臣

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三十二

爭舍宇嗣此倘能斂迹傳居之安則每屆中元時當爲若延僧施食否則當牒城隍盡行拘治祝畢而病者漸愈家人亦自是不復訛傳鬼怪矣是秋七月卽選戒律僧設壇虔酬此願次年仍循舊設壇值風雨首座僧微有懈意忽燈燭皆滅頭痛不可忍比下壇歸寺此僧復半途無故傾跌其供獻器具皆磕碎臥病十餘日乃瘥蓋以不虔而爲鬼所揶揄也

按龔戚名耿光字韞山吾鄉海峰郡守之孫余姑夫小峰邑侯之子祖父皆循吏韞山官廣東能繼家聲聞余方輯勸戒之書手錄數條寄示皆粵東近聞也

嘉應李肖巖秀才（汝舟）言道光戊戌渠館粵西容縣楊梅墟有國學生孔三者名學傳福建汀州人在墟業菸賃店屋四進挈小妻居焉嘗送子弟附李館讀書賓主意甚洽次年新正孔以春餉招客李亦與焉坐次序齒適與孔同年生因戲以求見同年嫂爲詞孔欣然諾呼其妾出見妾居第三進屋甫出至二進廳前而三進屋轟然壓下主客皆驚倒趨視之三進屋樑因年久蠹蛀而塌也閣上積貨室內匿函皆雜殘氈斷瓦間狼藉滿地而孔妾適出無恙孔向坐客述其妾常虔奉大士狀謂房中掛像一幅朝夕必淨手焚香學膜拜僵齋期必跪誦觀音經萬徧閉門獨宿今日使非李先生請見其不斃於巖牆也幾希殆大士假手李先生示顯應歟於是奉持益虔墟閒婦女知其事者咸爭誦觀音經矣（杭州張仲甫中翰嘗語余曰先大夫倉場公素敬奉觀音自言嘉慶

十年莅任蘇藩時在淸江浦舟中聞談韜華觀察（紹綏）言上年出京在天津鹽政珠隆阿署中聞珠自述其先世奉觀音惟謹母氏奉觀音呪尤虔余亦持誦無間寒暑前在廬鳳道任內因宿州戕官巨案親往督拏身被刃傷數處又被矛戳喉右方戳之際自問已無生理猛誦觀音大士呪矛傷竟未透膜醫治旋愈至今瘢痕猶可指也是日單觀察適同到舟亦述伊祖母奉觀音最篤家有狐患禳除罔效一日有婦人叩門約年卅餘自言能治邪祟持淸水徧灑牆角而去狐果寂然別時問何時再見約以十二年因於門後黏紙條書記屆期亦久忘之一日忽有老僧來化齋齋畢卽不見始悟前後皆大士化身也

粵東酬神演劇婦女雜遝列棚以觀名曰看臺又曰子臺市廛無賴子混迹其間斜睨竊探恣意品評以爲笑樂甚有攫取釵釧者最爲惡俗屢禁不悛道光乙巳四月廿日廣州九曜坊境演劇搭臺於學政署前地本窄狹蓆棚鱗次一子臺內因吸水菸遺火遂爾燎原燒斃男婦一千四百餘人焦頭爛額斷骨殘骸親屬多不辨識官爲攢殮焉先一夜梨園掌鼓者看守戲箱假寐場上見有數紅鬚赤面人又有無數披頭折脛人叱之寂然甫交睫復恍惚如夢又見有似差役頭戴纓帽手持鎖鍊者卅餘人擁入戲棚捉人驚懼面醒心知有異質明以告掌班轉請於司事欲改期演唱司事弗許及金鼓甫作大鼓忽震裂掌鼓者覺全身發熱如坐甑中汗出不止適扮加官優人亦言其戴假面登場時視臺下看戲人面目皆異常焦黑二人遂相與託疾去未幾士女如雲肩摩踵接不移時而災至矣是日也西關有王姓者家小康翁媪素忠厚爲族黨鄉里所稱祇一子已授室矣忽告翁媪欲入城觀劇囑其婦某氏爲之櫛髮婦於辮頂分四縷辮焉甫出門遇友人約往佛山鎮置貨初猶以他故辭不欲往强之乃偕行比災作是子已在佛山鎮而翁媪不知也聞戲場火發亟率婦往視烈焰燼餘有屍似其子者哭而殮之招魂設靈於家其婦自往視至畢葬竟不哭翁媪皆訶之謂其無夫妻情婦第順受不與辨未幾其子與友自佛山歸翁媪愕然稱其婦智因詰其何以確知非夫也婦言當日係四縷辮髮諦

於火也如此聞是日男婦闖入學政儀門由考舍扒牆遁避者尚千餘人意或不在劫數內者乎更有奇者番禺長塘街有寡婦某氏夫死無子撫六歲幼女守志甚苦是日此女隨其嬸母觀劇其嬸母已燒斃某氏度其女亦及於難也廿一早備小匣往收屍屢尋不見忽聞其女呻吟聲出自數重屍下駭極倩人將屍逐一移去其女尚有氣息祇燒去半邊了髻抱負而歸詰其所以女言當時并不知火發祇似睡熟夢覺者然覺身不由己弗能轉動醒而號呼耳

彭詠莪副憲繼室朱氏連生五女八年不孕副憲固多子皆係原配所生故望子甚切性仁慈尤敬重字紙隨京宦多年見有以字紙包茶葉等物輒隨手棄去甚至爲人揩糞者因

出錢計斤收買遇有汙穢者必洗淨焚化行之有年及四十餘因病延醫診脈則云有孕而天癸已年餘不至斷無受胎之理不以爲意已而腹中輒動始信是胎得一子夫惜字善事也得之於巾幗中尤爲可嘉蓋婦人知惜字則下至子女奴婢均知奉以爲法所得不益多乎得子雖奇要歸於惜字之報可耳

常州某學究者以課蒙館爲生有子纔三歲其妻忽死乃攜子於館舍中哺之至四五歲卽教以識字讀書年十五六四書五經俱熟亦可爲蒙師矣每年父子館穀合四五十金稍有蓄積乃爲子聘姻正欲行聘忽大病垂死大呼其父之名父駭然曰我在此汝欲何爲病者曰卻前生與我合夥負我二百餘金某事除若干某事除若干今尚應找五千三百文急急還我我卽去矣言訖而絕此眞世俗所謂討債鬼也大凡夭折之子無不是因討債而來特如此分明說出者十不一二爲人父母者反爲悲傷不已亦可嗤矣

乾隆末吳門有韓生某能文章其嫡母有所愛僕婦新寡與他僕通欲嫁之嫡母主其事無人爲作婚書命生代作生以恐傷陰騭辭母固强之不得已爲創一稿令他人代書時偪歲籤榜旁有一人唱名自一名唱至十四忽見一神參謁曰張某家現充社長捐穀濟貧自認出穀六十四石書於簿並未捐出應除名文昌再四躊躇曰其過尚小可遲一科仍中十四名張茫然不知歸家後向其父述之父大驚曰我充社長曾允捐穀六十四石未經捐出不料冥中已加譴責急取

蘭州民張家畜一驢善走日可二百里然好蹄嚙生人惟張父子三人乘之調良就馭他人莫能乘偶行醫趙姓者欲應狄道人延請姑試借之帖然馴伏遂騎以行旣歸趙夢黑衣人語之曰我張氏家驢也前生借君錢三百未還今當償昨乘我至狄道界往返纔二百八十里尚未滿數速借我再騎二十里則吾事畢矣問汝欠張氏錢幾何頻蹙曰多不可說趙醒而異之果復借以他適旣而忘之去路稍遠忽奮躍掀趙墮地計程不止二十里矣趙益異之攬轡祝曰吾知其故矣但今距吾家十里不乘汝如何得達歸當以十錢買芻秣飼汝何如驢竚視良久復馴伏就騎嗣後趙故欲試之甫據鞍作欲乘狀卽蹄嚙長鳴矣夫變畜還債見之說部甚多

此家大人在甘藩任內聽署中書吏所口述近事可徵信也李石梧宮保言西蜀有張臻者巴縣人陶雲汀先生庚午典試所取士戊辰年春閒張往田閒閒步遇一田夫迎謂之曰相公今年高中矣張不信田夫曰吾夜夢見天榜相公名在十四張一笑置之旣而放榜不售又遇田夫斥其誕田夫曰是有故張詰之田夫曰我又夢入一大廟見文昌帝君坐而籤榜旁有一人唱名自一名唱至十四忽見一神參謁曰張某家現充社長捐穀濟貧自認出穀六十四石書於簿並未曾允捐穀六十四石未經捐出不料冥中已加譴責急取

穀捐入社倉張果於庚午仍中十四名張爲人誠篤自是跬步必謹不敢少肆後官保任四川廉訪張年已七十餘以廣文來省驗看宮保留入署中盤桓數日乃去此事即其所自述也即此可見人之一舉一動鬼神時時默爲監察人自不覺耳

儀徵程伯華光治告余曰吾家素奉文昌帝君陰騭文甚有奇驗今舉平生親歷靈著爲君言之余年近四旬乏嗣發願誦陰騭文寒暑無間並重刊陰騭文善本行世甫三載連舉二子隔年又舉一子宗祧得以繼續一驗也又余先伯父中之公年八十四戊戌歲病痢垂危延醫罔效已不治矣虔禱帝君座下願施陰騭文千部裴釘甫成勿藥自愈迨後身體

康强壽高九十二驗也尤可異者壬寅秋余修葺門衢掘幾丈有石出於宅門階下端平完好拂拭讀之乃康熙壬寅所鐫陰騭文也筆法圓靈秀逸惜無姓字可考歷三甲子閱百八十年而重顯人間適爲余所獲其或神靈呵護待人顯彰與抑或以篤信脗誠堅余恆久之念與爰將所獲石敬嵌於帝君殿西壁以垂永遠並鐫獲石記以誌緣起云　按伯華與余爲世交丙午年在邗上時相過從見其持躬不苟和平有度誠得力於陰騭文而本爲圭泉者宜其獲報捷而遇合也

衣婦人言我在生欲印玉歷百册爾堅阻我無益累我死後陰律難追劉駭視之即舊時僕婦鄭媽也驚歸臥病屢見鄭來纏擾劉妻姜氏請許加倍代印分傳學潮作鄭媽聲曰或仗佛力超拔亦不可料姜氏即如數印訂分送寺院半月後

山陰劉學潮於乾隆丙申孳眷赴京候選途中白晝見一緋

夫婦同夢鄭媽拜謝曰藉此善書行世幸有四人懺悔已准
僕婦往生且將功德分歸主母在後好報無窮矣夫婦醒後
夢事相符劉病遂愈
江甯裴復初父母在日奉養甚孝妻亡獨子大榮亦頗孝順
但不信有鬼有地獄乾隆壬子春往蘇貿易得五歷一本與
子同閱復初言稱荒唐遂置高閣大榮每捧誦甚敬信欲覓
印傳送恐父責中止甲寅復初病篤向子歎曰覩面奇形異
相之鬼叢集戶庭作祟今知鬼實有之其地獄亦必有悔不
改信玉歷大榮聞父語遂立願印送三百册復初聞鬼語曰
他雖應死竈神在他額閒已扁順遵兩字又云玉旨即到吾
等可快散去免受冥罰病果霍然

江西壽某以申韓術餬口自言夜則治冥獄每夢青衣者導
之登輿去至一公廨魏煥特甚入大門徒步而進案設廳事
側有皁隸數人伺立旁一老者陳册簿羣置案上遂請座
執筆判斷知流不假思索或但以筆點名自有所可否醒而
不自知其所爲也嘗舉以示人曰果報歷歷不爽惟負欠錢
債一事陽閒以爲細故陰律譴罰甚嚴至有投生六畜以償
前逋者所不解也又曰夢中數見廳事兩旁懸挂楹帖一聯
曝而焚之灰積大甕中滿時載以小舟傾於洪波年或三四
擘窠大字記憶甚清其聯云百善孝爲先論心不論事論事
貧家少孝子萬惡淫爲首論事不論心論心宇內無完人
撫州貢生祝士撰名天柱髯直樸誠無欺人語日課功過格
歷十年不少懈一子家珍年十七已游庠矣篤實嗜學每挑
鐙誦讀至四更就寢書舍一日士撰晨起見內外門皆虛掩
惟子舍扃如故疑夜遺偷兒檢點器物無所失隔窗呼子不
應推寢門入失子所在徧求不得士撰慟甚七日家珍隨族
叔某歸言疇昔夜坐窗前見一古衣冠舁持小詩箋置几上
詩曰星斗旌旗光炯炯蛟宮龍戶路悠悠從今汝好騎鯨去
不食人間煙火愁吟咏一過欣然隨老人行家中門戶初無
隔閡既出大門聞見皆生平所未經信步而前旋覺月明風
清碧空無際又里許洪濤巨浪噴激如雷正惶懼間忽一金
甲神向老人曰視家珍來乎曰來矣曰適奉敕此子陽祿已
終宜歸水府惟其父善人也善人不可使無後今且仍護之
歸倘能修德福壽可增老人遂相引復循舊路至一所示之
曰此青嵐湖也西去七十里爲進賢縣汝得問歸途矣恍如
夢醒身臥水涯衣履盡溼時東方既白因憶族叔曾客進賢
遂附便舟之進賢投叔叔故偕之歸
儀徵程榕門大令寶名中江南甲子科鎖榜舉人時以末名
榜其父渥楚先生堉以諸生教授鄉里諄諄惜字每出必攜
一布袋跬步留心見字必拾儲其中有污穢者以清水洗濯
曝而焚之灰積大甕中滿時載以小舟傾於洪波年或三四
次雖至老無倦也大令於甲子科入場因天氣尚暖食物致
腹疾數暴下無暇構思三藝皆以簡短取便此科主試謂諸
同考曰江南人文淵藪極選才華空疏苟簡之文毋薦也大
令卷以十七日入某公房嫌其簡置之夜夢一蒼髯叟手攜

一袋謂之曰公日中所閱短文何不薦應之曰文太短主司不喜叟曰文雖短字字皆金但薦必中某公覺而異之晨起復閱再四欲薦輒止仍置案側夕又夢叟來曰文何不薦應之曰究竟主司不喜叟曰公加以佳批特薦之必中此文字字皆金不可棄也次晨某公果如言薦之主試視其文甚短不悅曰前所言者君不聞乎豈江南兩省無佳文而必取此乎某公以再次得夢告主試曰君取彼二場卷來某公急取以進主試者曰氣充詞沛理解明通此人宿學非以簡短文其固陋者定榜時遂為後勁閱墨中刊其三藝焉大令聞報赴金陵謁見某房訊以有何陰隲告以夢中叟狀大令聞之曰如公言正某故父也某公欽其惜字之報贊歎久之大令

子小顧 愷中己卯副車迪之 恂昌邑諸生孫蘭陔 畹亦補博士弟子員云

感應篇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種種皆有罪惡聖人風雷之變卽此意特常人忽之耳儀徵城為人煙聚集之所廛市相連比屋而居毫無罅處嘉慶十七年間一日不戒於火延燒數百家中有一小鋪以市枕席緜線麻索等本資不踰百千屋亦甚陋內有以蘆荻為隔閒者自前至後三進蹌然獨存火滅後家人倘在後園中團坐以待火至將改戶出也人皆異之訊彼有何陰德而感神如此鋪主乃一叟并妻子女五人曰吾窶人有何陰德但吾家自祖以來每傾淨溺器不敢向日光處及婦人小兒褻衣洗濯後必於有風處晾乾亦不敢面日耳衆人相謂曰止此一事人所忽者叟能謹之其獲此報宜矣余因思丹桂籍所載持繖叟求雨一事某邑令因大旱禱雨不應夜宿城隍廟夢神示之曰明旦西門有持繖叟入城求之可得雨當挽之勿誤也旣曉卽命吏偵之果有持繖叟貿然來令邀請求雨叟曰吾郗氓也焉能幹此令以神夢告叟欣然諾之遂登壇張繖須臾雲集沛甘霖五寸矣令異而訊之曰吾自幼知敬天凡遇便溺必以繖蔽之或在此乎噫匹夫一念誠敬天神感之況大忠大孝大仁大義有不能回天者歟是可勸矣

重慶祝春海孝廉生而能言八歲盡十三經九歲遊庠十四舉於鄉父母欲為論婚堅辭不願固詰之曰兒前身實山左菏澤丁蒔鄰也年十八以刻苦力學嘔血死妻眞氏年十七世家女美而賢臨死誓來生仍為夫婦今兒臂上朱痣妻所誌也父母駭曰果爾妻年倍於汝且世家女豈肯改適祝曰客俟計偕便道訪之不諧再議父母未能強試事畢詣菏澤訪丁見家中人細詰往事無不印合眞避不肯見令婢持一帙出問曰試言之祝手書願矢來生仍為夫婦八字付之果丁臨終時手筆也眞乃大哭祝倩冰人媒合遂為夫婦如初眞年雖差長望之猶似十七八女郎有兩世緣傳奇行世

王蘭溪維垣孝廉秀水縣新塍鎮人本非士族至其父藉微資經紀而已並無他善德獨好尊師延某課子讀特加禮焉通鎮不乏富戶凡延師必計較束金多寡供膳亦薄王每食

豐潔無少懈東脩外別有佽助一時爲師者以不得館王氏爲恨後蘭溪中嘉慶庚午舉人今其子小溪亦登咸豐閒鄉榜居然世家敬師之善獲報如此

咸豐戊午科浙江鄉試中式九十七名舉人王濟泰字湘舟會稽縣附生先是其佃戶於本年夏夜夢天日晴朗空中懸黃紙一大幅上多字迹旁有人指示曰此今科浙江鄉試天榜也佃故識字見榜上多名不知誰何榜末一行大書第九十九名舉人王濟泰會稽縣生員心甚喜次日適有事入城遂詣生豫賀述其夢湘舟大笑曰浙榜祇九十四名今有九十九之夢是孫山外第五人矣叱其夢之妄自歎今科又無望矣詎知浙省因捐輸踴躍奏准加額五名榜發湘舟中九

十七名不知何故升前二名必新有罪惡者黜落二名故提高二名也湘舟家計不甚寬裕好行善事倡舉惜字會糾集十八人出貲寒士居多年約費一二百千湘舟主其事章程內刮磨瓷器字迹最難湘舟竭盡心力爲之不倦今十八人已中六人矣謂非惜字功效哉

汪雲鵬原名日章衢州開邑人幼弋縣庠以醫自給道光十三年年五十四歲是年四月十四日染疫證不省人事至廿一日昏憒中夢見一吏緑帽紬衫乘肩輿至指所挾空輿向鵬云請速去不得已登輿隨行頃刻至一署先見大門聯云陽開作惡人盡道沒有報應我者再裏早定下遠報近報順報逆報暗室虧心你且莫密無知覺那時節已難瞞天知地知

怒令掌責突見鬼役從地中起手提皮掌長約尺許掌上細釘密簇側面受一掌痛徹骨髓右車牙打落二箇因伏地不敢辦上坐者曰此處不容强飾命將黑簿檢閱見所犯淫過逐條註明句姦某婦何日起意何日遂欲所犯貪過逐條註明或借或騙或索或吞銀錢米穀一一備列鵬自覺無顏細問將原簿呈還上坐者喝云可將所犯各款朗誦總算大小罪過若干鵬此時驚愧無地承命讀畢總計貪過淫過口過共三千五百八十五款上坐者曰罪至一千即爲貫盈汝溢三千五百有餘罪不容誅且汝更犯殺人重罪汝知之乎鵬泣訴無之上坐者冷笑曰汝習醫卅餘年不肯濟人緩急一殺也緩人收功二殺也醫分貧富三殺也延汝入門即便危

言恐嚇以圖利活則居功死則卸責四殺也避寒畏暑不以救人爲事五殺也藥不見效不使更延他醫耽誤病家六殺也指人夫轎累人重費七殺也眞方假藥索財代製十殺也眞方脈不明以藥試病九殺也自謂盧扁詆毀他人八殺也此十殺罪與殺人取財者等天下殺人者豈必持刀剚人之腹然後爲殺乎鵬叩首哀告曰生亦知醫可救人奈貧苦何上坐者笑曰財祿有無視人善惡而定世上貪財之徒視錢如命百計營求損人利己至親不顧後來結果究何如耶且凡人罪咎貪財之過居多地獄中亦無非財色兩種人色犯少年爲甚財則無論老少眞貪至死不知佛家以施捨爲根本仙家以清淨爲眞修能施捨則視財一空能清淨則見財不愛人能於財字看破便可成佛成仙大則利世濟人小則隨緣施捨父子兄弟不起爭端親戚友朋互相關恤利心一動但利己不肯利人居官則貪贓枉法富室則重利剝民窮苦之子忍心害理昧己欺人或明瞞暗騙或詐死賴生强取强求毫無廉恥仁義盜殺穿窬無所不爲種種惡業皆從財字釀成者也查該生卅年來所取非義之財已累三千餘金如果非義之財得有受用該生應已作一小小富翁矣因汝齷齪齷齪得來仍叫汝乾乾淨淨送去妻亡子喪得不償失自作之孽於人何尤言訖命驅之獄鵬時驚惶無地哀號乞命曰罪生實因不知因果自取罪戾倘蒙赦宥誓革前非如再不悛願甘陰律言之又言頓額無數良久上坐者顧判吏曰查該生可有善行否吏檢出紅柬呈上上坐者閱訖露顏曰汝亦有善行五次嘉慶十三年逢民廖一梅控楊世清霸女不還嫌貧悔婚汝從中勸息助貲完娶錄汝善事一次嘉慶廿年張映川無後婆媳雙寡汝爲理諭其本家立繼延嗣錄汝善事二次嘉慶廿一年正月以舉火之錢一千文助華田寶買棺殮伊故弟華七寶錄汝善事三次道光三年募棺殮埋九里橫裡倒斃桃夫余大生屍骸保護塘質布帖招認錄汝善事四次道光十三年在七都孔山莊倡捐置土名八仙墓山議立義塚錄汝善事五次因將紅柬遞鵬自閱鵬曰前四事生偶行之後置義塚緣山主指雜未成焉得爲功上坐者曰陰司定人善惡在心術不在事迹汝倡捐義塚雖因

山主揹阻然汝一點善心不可隱沒故亦錄汝善事一次如
汝黑簿上所記罪過三千五百餘條豈誼事事爲之惡意一
萌陰司卽爲登記汝今果知悔悟暫放回陽速將本司判語
及汝半生罪過毋許自文徧告同學遇愚頑者廣爲勸說俾
知陰司報應一絲不漏從此誠心向善便可消除舊惡再能
堅永修持老來仍有一子一女行之十年原壽可復如敢怙
惡不悛則不測之殃近在眉睫矣汝其勉旃鵬叩謝出復召
鵬近前曰汝以我爲何人我乃汝業師遂安汝南鄭瑗錫也
仔細一睇攲眉宛若生前鵬轉驚爲喜又以師生禮卽見頗
疑先生庚子副車何能遽膺此秩先生曰我家三代貢善我
一生守己外無二色謹言愼行惟以舌耕爲業上帝嘉余謹

厚命掌浙省都城隍陰陽不得輕洩念汝前生有善根又有
師生之誼前奉東嶽考校合省善惡行文見汝列名始知汝
卅餘年未能修善故特召汝來此誠勉鵬復求庇護先生曰
不能此黑簿上罪款是汝三尸神所奏簿有三本一本案存
天曹南北二斗是司查人善惡註人生死一本案存地府東
西兩嶽所掌考校善惡分別治罪一本案存余處以便承辦
三本黑簿案均符合無能易也鵬猶哀求不已先生曰汝苦
求我何不一求汝自己乎鵬遂請自求之法先生曰汝可記
當年課業時乎余每日清晨盥手端坐淨心虔誦文昌陰騭
太上感應等書一舉一動必時時檢點身心皆如鬼神在旁
不敢怠忽自壯至老始終如一此余自求法也汝今還陽須

要一心向善邊走一切濟人利物事力量能行的卽速行之
卽力量不能行的亦必殷勤懇至婉轉倡導務使一團善意
圓滿周足切不可預設一不能心凡有財物交關宜人負我
勿我負人此皆自求之法汝能依此奉行久久自獲福慶言
訖轉指左吏曰此吏汝識否鵬未及對先生曰此汝窗友劉
起鵬字翔雲者一生品行端方少時出就外傅卽能堅拒女
色吾保舉司吾左判與子聯牀友誼此會不易得也卽命劉
送鵬出劉謂鵬曰兄今還陽望轉囑次男在邦令其早退縣
胥回心守分如若不聽災難在卽勿謂父子無情也出至頭
門見十餘鬼卒鋼叉鐵鍊帶進鬼犯二名後隨一名視之皆
七都孔山人一係余雄才一爲余世貴弟媳徐氏其後爲余

言之共相驚異未幾雄才染病五日死八月世貴弟媳徐氏繼亡余成病數月不愈久之霍然此二驗也又夢中晤劉翔雲囑伊次男在邦速退縣胥於十月初三日詣在邦家婉勸邦不之信次年二月至音川又以所夢告戶房張瑞成託伊轉勸邦復置若罔聞八月邦在戶房繕寫徵册若有人背後奮擊回寓嘔血數斗百藥不效至十五年正月十八日午刻血湧而死此三驗也鵬夢受冥責右車二牙並落血流被面續妻徐氏爲言病憒時扶至牀上見余口屢哆以手探之握出大牙兩箇右車瘡潰與夢受責時合此四驗也鵬夢中聞扣除道光乙酉科舉人之言嘉慶十九年課蒙音川二月間續妻病故自思家無內顧欲重理舉子業未果同友朱佩臣

受業於楊涑川先生之門五月初三日涑川先生夢報馬齎單報門人汪日章中道光乙酉科四十三名舉人醒時大爲欣喜次日向余與朱佩卿兄談及因道光未及改元逆意鄉闈題目恐有道字光字也囑鵬仍改日章原名時以爲先生噩夢不敢深信道光七年佩卿兄忽向余曰道光乙酉於今驗矣促余同束裝應試余以學業荒梗詎敢以先生之夢爲然又不能不行由今思前先生之夢與已夢復合此五驗也謝明谷曰余姻親丁默耕嘉慶十五年六月十五日未時病篤而死初覺魂升於上淩空中有金甲神握其臂呼下曰爾知前生爲河南人姓王名勉乎係一麋生十九歲死孀妻二子現在今已有孫緣爾今世生父子霞好善刊布感應篇達

到陰司須用錢不少我問某娘借錢呼其某娘至則其姪媳素行善事者也曰我問汝借錢十五萬某娘曰余赤貧從何辦錢顧曰汝錢在木匣中某娘知爲六字經南無阿彌陀佛計之適得十五萬蓋其平時念佛所積也允之目乃瞑於此可見念經之力世人見喫素念佛行善積德鮮有信者故其爲惡每不關心不知人當將死之時雖榮居極品祿享千鍾家豐無價之珠室貯傾城之美悉皆拋下非我有也所有與之偕行者平日所作惡孽而已萬般將不去惟有孽隨身世人終不悟可哀也

浙江戊子孝廉某自述改過獲福記曰余自十五歲出考後凡淫殺口過無所不犯至廿八歲小試九踟一日於舊書中

見敬信錄一本知善惡之報懍然自思功名無望矣及閱感應篇見有貧行惡事後自改悔久久必獲吉慶等句於是窮而思反誓改前愆時道光乙酉五月初三日是夜又於竈前焚香立誓由是孝父母戒邪淫寡口過放生命丙戌歲試鄙俚戊子鄉試前就于墳祈夢竟夕不寐俄聞座上呼名余即起視見一藍袍者踞坐謂余曰爾命本無功名兼獲罪已多將以貧夭罰汝因汝見敬信錄即改過從善上帝嘉之倘能不倦何須預問前程言畢將袍袖一拂余遂驚醒乃知呼名起視已入夢中矣是科又僥倖獲中故錄此以告四方同志者切勿以勸善諸書置若無覩如果能時時展看敬信力行縱有前愆可望科第又況素無虧行者耶

錢塘陳岱字魯望爲諸生時蓄陰騭文句解以便童蒙誦習講說嘗謂童子未讀四子書之前必須先授此篇可使善性不失善根易培陳於嘉慶辛酉科中浙江解元次年聯捷進士選授衢州府學教授聞陳公未中之前詣于忠肅公廟所夢以卜科名乃夢人持一人頭相示兩目直生遂驚寤及發解方知爲萬人中之首後選得衢州教授係兩目在其中所夢悉驗

江都錢大尹 國珍號子奇與子相識於京人甚誠篤嗜學辛亥子至邗上訪之未晤戊午在浙相見自述家中兩次被難甚悉其事略云咸豐三年春賊竄揚州子父預令子媳避鄉諸王弁王故豪爽少年頗有俠氣慷慨許之子方喜子之得歸而轉悲夫姪也詢之鴻謨云鴻賓姪早溺於水鴻吉姪在

鎮江猶南見後不知何往安夫以數齡孱子陷鋒鏑中屢轉流離猶能於三年後認之以歸固吾宗之幸亦遇之至奇者已非神默相能若是乎

欽縣程道平世少習舉業不信去而學賈生平最敬字紙每行街市輒注目四顧恐有字紙棄地也人以爲癖程樂此不疲倡惜字會雇人助拾砌爐焚之灰則附舟至江沈之如是五十年八十餘歲無疾而終歿後旬日託夢於其子曰我前身乃文昌座下白騾也宿根不昧惜字成癖今往浙江託生爲士人早掇科第食其報矣特使爾知此一段因果耳此乾隆五十九年事

姚薦田曰高王經或云僞未列藏經或云眞內典未嫻姑勿勸戒錄選卷六 敬信 四四

論之可也

深辨子奉持廿餘年親驗者二道光癸巳長子冬兒出痘危甚一夕交四鼓大作鬼語子就牀頭朗誦未三徧兒大聲曰勿擊也彼已逃矣後雖殤命也越四年丁酉子挈眷由省赴芝城春水漲甚泝流而上舟灘不前過黯淡灘洄高丈許水悍急狂奔舟用雙股蝦鬚纜繞能後十數人挽之行至灘半纜一股突斷舟退如箭巨石齒立水中略觸之齏粉矣舟子已呼救家人面色如土灘頭匝頰河內小舟咸打號叫呼揎衣攘臂將乘機搶掠矣子急誦高王經聲亦齊聲朗和萬分危急之際忽巨木一枝橫浮灘面當石前閊定舟倒駛而已又言今日之災天地震動非比尋常我　皇上尚且日夜焦勞凡食毛踐土者孰不當爲國分憂亟速立願改過或弊纔得過灘木於擾攘之中亦遂不見既不知其何自來亦

可免難若仍縱情放蕩任意歡娛全不知摸摸心頭發個善願只說他人長短不顧自己罪惡日復一日毫無做悟遇數難逃眞可憫也正說間見一官員捧册置几而去潘公曰已過者不妨知之此湖北省彼難册也數以十餘萬計各有條款除忠臣孝子義夫烈婦正氣彌天另用標籤死後成神其餘大抵罪孽所致其怜父逆母者爲最重之惡各憑因果注定年月日時各樣死法淡然生更問江蘇薄潘公曰看不得此地不可久留千萬回去救世遂仍隨青衣人而行回頭見兩邊有聯云地可弭災到此始知爲善好門開立願幾人肯自把頭回正中一扁爲生死權衡青衣人拍肩曰快走罷遂驚醒知是一夢甚奇因將所歷細憶錄出傳告四方云當三

年二月合大江南北遭難者不知幾十萬人試思一樣江蘇百姓一樣有父母兄弟一樣有妻女兒孫此數十萬人偏遭此大苦並非地方風水不好全是平日不知不覺自造許多罪孽良心不好負義忘恩不孝不忠姦淫邪盜奢華太過不信因果所以罹此災殃禍到臨頭悔之晚矣其中竟能逃劫者亦復不少孫先生一事爲最著孫先生者名雲際居金陵聚寶門內年五十三一生忠厚正直三年二月三日飲戚家倦而息於城隍廟前但見廟內燈火輝煌人迹不少遇一老者向孫曰來得正好遂挽入跪神前神曰日內造册甚急頻來相助孫暗思此閻羅非陰司何可來此神似已有所知者著查孫母壽即在本月四其子至孝格天爲母求壽已准延

壽六年又查孫壽上帝嘉其孝心已敕南斗六司增壽二紀死期尚遠神曰既如此暫助我七日待城未破前三日送其一家秣陵關避難可也此七日中自有值日神護衛斷不有礙凡身耳忽然而醒身坐盤陀石邊所持鐙燭依然頗覺奇怪忙到家向老母稟知情由分付家中不必驚慌七日還陽神必不我欺也是夜睡去果不醒孫不自知何時已入廟矣但見册子高堆已聞判官高聲點名令孫對册因將册內之人細看注明某地某人爲作何惡孽應該遭劫在某年某月某日某地身死於某物惟死於水火並餓死者多中有已經查報注銷免災者均用紅筆圈去寫明現爲何等善事善心免災云云正在校對忽報各方土地來啟事惟見各呈册於

几神一一親視親批又再三詢問而退各神散城隍向孫曰此次大劫不關國運實爲下民作孽太重所以魔王大起刀兵以應劫册早造定因東嶽府總册房監察主者潘公接辦特懇上帝開一線生路將目前劫運減輕十分之三行文各府查辦如有改過立願之人悉准註銷款目甚煩請速校錄孫曰潘公是否蘇州人神曰不必問遂日夜不遑按簿考校其中相識人姓名甚多難以徧記惟閱一城北土地稟內云該境有陳三慶者業煙店不惜飯粒不敬字紙已注合門十二日同死於水幸伊常以父母爲念想到時勢不好如何扶他逃難每憂形於色因此爲神所覺又聞得衆人傳揚潘公託夢免災之說遂合家齋戒自今後如遇飯粒字紙不敢輕

褒又以煙包字記易於作踐邀集同業在文昌宮勸約惟大包用店號兩字小包約用花樣似此發心向善兼有孝心應請免災城隍已批准即著土地神於二月初十日託夢其家囑到滄波門外避難又水西門土地神稟中言該境有張安齋者向充府書吏心地險惡溺愛妻子近日亦為潘公託夢所動會卒子天禍在關帝廟叩頭立願印送公門修行錄一千卷並常行方便永戒殺生更勸其至戚兩家一同立願惟其妻林氏素嗜肥鮮不肯戒殺常强其子同食蠣鱔應如何發落城隍已批定張安齋父子二人著巡察神化作老翁於十三日引其出城到棲霞逃難聽勸之二家待該處土神稟到再行發落其妻怙惡不悛著巡察神令其病走懈行逕巡

城中被殺孫看到此一陳姓是親戚一張姓是朋友心中代為暗喜難得他兩家早能省悟免此大難實為可幸此外免劫之人尚多至第四日據各神先後稟報城中已約有數十百家城隍批准注銷後均著本地土神保護或託夢或引路多使死裏逃生後又看到一稟乃清涼山下一蒙師名高敬字慎齋在文昌宮邀集廿七人同為蒙師者孫本亦以教讀餬口因係同業大半是相識者因此格外留心高為閻訓學一旗上寫瘟司免進其一在燕子磯地方土神稟稱該境小民多以屠牛打銃攔鰾取龜為業習為殘忍因逢世亂多想乘風打劫已著瘟司降瘟其地有蔣大法者獨安分耕種常理至孝弟忠信等事則自己嫺講只說蒙童不懂至其稍長又謂其已知日復一日不加講究至入於下流為非作惡誤不以殺生之業為然喜向人說好話常向亂民勸諭其遲遲未發者亦即感動之故也又有女人周梅氏勸其丈夫不可

想發財隨人打搶財之多少自無自注定也其夫周阿玉爲妻所感自此有少年來引去鬧毒總搖手曰犯法事不可做轉說多少好話勸人此去夫婦二人本應在數今如此存心應請免劫城隍批蔣大法不做殺生之業尤能說好話勸散衆人准延壽四年周梅氏以女人能以好話勸夫更爲可嘉著土神保佑亦插青旗其家並賜生五品貴子周阿玉肯聽妻言已賜有子統歸免劫可也此外免災者頗多不能悉憶比及七日孫念老母是晚即向神告辭神言目前不可洩漏一句事後方可傳揚神又囑曰此閒事本不宜洩惟劫太重不能不稍使人知也君返後即將所歷默記一番並速作出城避難計已備金甲神護送矣此時但覺通身板重微聞家中

人聲不覺醒來即高叫母親家人早已環伺竟日各相疑慮悲切至此大喜隨即取筆將所歷者一一憶出祕而藏之不一日即料理出城竟到秣陵關親戚家避難直至金陵城陷後方舉以示人云此咸豐三年二月事近有刻潘公免災寶卷與此大同小異耳

陽湖吳沈姓者夜夢其友蔣某亦卒之已故者謂之曰烏煙局現造劫册簿籍煩多乏人謄寫我已薦君代充是役君可隨我至局辦事遂偕行至一公署正殿琉璃瓦高接雲霄殿上並坐五神或古衣冠或本朝服飾正中一人白鬚冕旒儼然王者階下列巨缸千百中貯黑汁諸鬼紛紛入輒令酌少許而去沈私問缸貯何物曰迷魂也即世稱鴉片煙凡應在

劫令飲少許入世一聞此味立即成癮冥中因國家 列聖相承政平人和已二百年地廣物博滋生日繁悟熙相習人心日趨澆薄從古無久治不亂之理若盡降以刀兵水火恐傷好生聖德故藉此烏煙劫潛消陰陽疵癘之災使淫蕩者促其生驕侈者破其業流毒數十年剝極而復生民經此惡劫創巨痛深自當洗心滌慮重趨儉樸世道可冀一變今劫運初開名册浩繁日集三萬人書之尚須三年而畢因導沈歷諸司見數百屋均滿貯册籍中有一樓貯巨册用紅黃標籤曰此皆王公卿相入劫者故另貯之沈欲抽看蔣不可曰子可速歸料理後事某日當往奉邀此事辦完可望得一優獎授職地下無苦也沈遂醒急處分家事一日暴卒

溧陽馬孝廉豐未第時館於西村李家鄰有王某性凶悍素捶其妻每絕其飲食妻餓莫忍竊鄰雞烹食之李告其夫夫方被酒大怒持刀牽妻至門得實將殺之妻誣雞爲孝廉竊爭辨莫白羣曰關神廟素著靈異同往擲珓卜之卦陰者婦人竊卦陽者男子竊如其言三擲皆陽王遂投刀放歸其妻從此頗厚待之孝廉以竊雞故頗不理於人口失館數年他日有扶乩者自稱關神孝廉記前事大罵神之不靈乩書灰盤曰馬孝廉汝將來有臨民之職亦知事有緩急輕重耶汝竊雞不過失館某妻竊雞立死刀下我寧受不靈之名以救生人之命上帝念我能識政體故超升三級汝屈抱不能自有意外好事償之乃遷憤憤耶孝廉曰關神封帝矣何級之

升乩曰今四海九州關廟以數千計焉有許多關神分享血
食凡所立關廟皆以鬼之正直者代司其事眞關神在帝左
右何能降凡耶再叩之寂然矣自奉此乩後羣知孝廉仍不
失爲正人且將來有官可做不但館無虛日卽凡所謀無不
如意孝廉常語人曰神明畢竟神明

甘泉宋大令 登紫 未成進士之先道光丁亥冬患寒證纏綿
半月病劇而兩骸不仁眞至戊子正月未瘥十三日俗所謂
上燈節將晚家人皆在外設供祭祖宋一人偃臥在牀見二
人入房坐發上其一人手牽一繩纍纍焉繫死鼠十餘枚其
一人趨牖前曰二先生猶識我耶審視乃其醬坊中司事蔣
姓已死數年者宋訝問君胡爲乎來蔣指坐者曰渠奉差來

拘先生吾恐先生受驚故偕來語訖出封函一如俗文書狀
惟紙則黑字則白有似碑帖上書卽刻拘舉人宋文榜聽審
宋曰吾不良於行奈何蔣曰無妨也恍惚與俱由揚州便益
門外進城沿南北河下街至鈔關向西路漸寬亦非熟徑矣
約里許見一官署蔣令宋坐門外一室屬曰少頃卽見官宋
曰吾未著衣冠太不成事蔣曰已晉矣宋反視居然濟楚坐
食頃聞內傳呼蔣率宋由西角門入沿西廊至北首第二間
上坐一官問曰宋文榜汝因姦致死人命一節可供來宋愕
然傍見一婦屍其狀係溺斃者又一枯瘠男子跪於側宋曰
屍與人皆不識其男子曰我畢辭也你因姦我婦不從推入
河中卻推不識耶宋曰汝畢辭是可言矣因訴曰畢辭乃

吳門向稱重師不獨丱第世家卽尋常士庶力能延師者皆
然嘗聞某氏婺婦撫獨子不惜重脩訪求良師課讀其子年
十二三粗解作文師教法旣善母亦懃撫姑息是以竿頭日
進五經三傳三禮誦畢八股成篇師息咯血需漆遼蔭半兩配
藥婦出之無吝色師請藥肆照時價抵算脩金婦堅止脩仍
照送師病旋愈感甚每夜漏三下讀勿息冬後嚴寒一日講
解甚久婦屏後靜聽僵凍難支師笑曰此時安得白酒醬腸
一飽禦此寒氣乎又刻許罷講忽見婢捧出熱酒一甌醬豕
豬腸一簋熱氣熏騰香味流溢師大喜卽謂購諸市肆繼思
時已深更未必有此詢之婢果出家庖自釀蓋其家本畜豕
婦聞師語卽潛至廚下督伤婢媼執牢備刀咄嗟而辦也師

慚愧不安次日即肅衣冠虔詣　至聖先師前焚香矢誓曰某所不盡心講授致誤人子弟當爲覆載所不容神其鑒諸後二三年徒益精進旋入泮師乃辭去婦猶挽留師曰賢郎已成之學可以自讀遙從閱文可耳後五年師徒同登鄉榜未幾先後成進士噫巾幗中能如此尊師洵不愧賢母矣惜人躁妄不能安貧者戒

粵東連平州李阿崇者精岐黃爲人誠實人咸稱長者家小康設藥肆於州城年七十餘尚健視聽不衰道光癸卯春其友顏堉高一日於州衙後途遇阿崇問曰阿崇先生何往答云往江南邳北廳耳堉高回家旋聞阿崇已故因悟頃所遇者莫非李魂乎適有江南之遊即便道往邳北探訪則邳北通判顏爾懋側室於前月是日正生一子始知阿崇之魂往

彼投生也

宜興吳生知名庠序試屢薦不售其姊壻某於除夕夢邑廟牌示生爲次年解元旋復易去驚詫開使傍有吏曰是將於新正爲一大惡事故除其名某曰尚可挽否吏曰當求主者引之入見城隍南面坐某匍匐爲生代求神擲一册下上載吳當三元宰相以口筆孽盡除之所載本科事亦如吏言某叩首哀乞且曰往者已矣未來事尚可防某願以全家性命保其不爲此事神頷之命吏引出則牌懸如故矣醒將以語其妻妻正大呼如夢魘推之醒叩其疾呼之故則見有報其弟解元者旋爲人奪去曰吳某已除名勿誤報因而驚喚某亦以夢語之彼此驚異謀所以處吳生者妻曰是無難吾弟方

鰥居無子塊然獨處若誘之來家扃之空室而告以故宜可以警惕而保全之詰明某卽衣冠詣吳拜年後誑以姊暴病思一見弟挾之至家姊語以夢急引至密室閉其扉而加鎖焉吳詫曰意誠有之然尙未爲鬼神遽示罰耶姊夫婦曰室中動用俱全吾弟可藉此攻苦勿出也及試期始啟門郎舅偕至金陵除入場外跬步必與同行揭曉果中元

某廣文曾司鐸石門一日語友曰此次余與太倉城隍司造報册徹七晝夜而成甚憊友愕然叩其詳廣文悔言洩曰此妄言也越十日以無疾卒又十日太倉復矣蓋同治癸亥二月事

鄭元麟云嘉慶癸酉麟省試買舟歸遇蒼然古貌者詢知王姓上饒東北鄉人年七十餘王因言某自弱冠應童試今歲蒙學使王省崖先生拔取半生憔悴一領青衫而已麟爲慰慶比聞本科年例適符　恩賜副舉人乙亥麟授徒饒邑北鄉館距王家十里餘詢之諸生僉云王先生固最惜字紙人也書案側嘗庋一瓦瓶每檢字卽貯之滿卽焚化埋淨土或訓蒙遠村則挈瓶以行將散館時必躬埋字灰而後去如是者有年見人污棄隻字力爲勸止老而食報豈偶然哉別來十餘稔遽忘其名爲歎然其惜字不懈感應不爽固灼然昭人耳目聞者

嘉慶己卯春三月倪孝廉延壽僑寓金陵報恩寺有老僧談冥間果報事甚詳其談閻羅審訊不惜字紙輕棄飯粒兩案尤奇據云嘉慶十二年七月在四川重慶府時病甚恍至一處殿宇崇深見故徒曹福在焉曹見其來訝且喜曰我職司判官知師壽未終明日當送師歸今日王審案盡隨往觀須臾聞傳呼而來王升殿殿前衣青衣者帶領九人跪階下王向左曰汝二人竟將字紙作還魂紙有時賣與箔鋪爲紙花婦女不知一時乘便揩抹污穢罪莫大焉利息雖好終受惡報人財兩空何一愚至此今汝知悔乎答曰知悔王曰果知悔姑放汝還陽可別謀生業儻更能留心敬惜字紙許贖前愆且使汝富若仍執迷不悟必遭火部神將焚爾居蕩爾產子孫爲瞽語畢又向右曰汝二人爲人收字紙何得貪利賣與奸人作還魂紙明知故犯誠居何心本應剜汝心姑念初

犯且放汝回去自後不將字紙竊賣又知敬惜必獲好報至後五人係平日糾會敬惜字紙者王露色向語曰公等皆好善君子知敬惜字紙卻不知收字紙者賣與賤丈夫作還魂紙亦是失察今概從寬宥令公等還陽可徧告人將字紙親自焚化積久灰多收貯潔淨器皿中送諸巨流壽爾戈毋顯爾功名昌爾子孫種種善報絲毫不爽毋疑毋怠九人退出余悚然懼慨然歎曰世間或用字紙糊窗裱簿或裹甕包煙竈硯鞍底或燃成燭心或窖戶細書盤上或於盥鑪輒貨鞍轡木套上刻字號或濫刷招帖於便溺處或婦女用字本夾鞋樣或用神前有字帳幔爲衣種種未知敬惜較之作還魂紙者相去幾何正躊躇間忽紅光一片從西北方來見衣綵

衣者二人幢幡引一老者至王拱立以待老者上殿余細視即左鄰孫某向有善人之目王曰公一生無他善惟敬惜飯粒歷久不怠常分付女眷不時至廚下察看見有賸飯即給與乞匄或餧犬飼貓或置屋上飼雀不令廚下任手拋棄上天感動賜公子孫良田千頃公廚下惟何某一日將公幼女一口賸飯拋在陰溝公知之乎對曰未也王曰此人已發在乞匄道中矣顧謂衣者命之來未幾見蓬頭跣足者一人來向老者求援王曰此人輕棄五穀罪難末滅即公亦因此人輕褻一口賸飯冥中減公五日祿陰律甚嚴子不敢私老者逡巡而退王亦倏忽不見回視故徒曹福仍在殿前曹曰頃兩案師見之乎作善者如彼作孽者如此師歸後能廣爲傳播不但延年必證佛果余方欲再叩忽寢啼聲劇瞿然而醒病亦尋愈

同治四年冬十二月廿八日如皐東鄉雷擊死一男一女震活一嬰兒初聞其事不知其故今年六月五日聞高蕓生述趙芝林定邦太守從如皐來見一奇事云如皐東鄉某家有田百畝有錢千貫夫婦二人一生行善膝下無兒過繼猶子爲嗣嗣子成室嗣父年五十餘嗣母年四十餘忽有娠將分娩嗣子往百里外貿穩婆銀五十兩囑謀害嗣母所生子歸告嗣母曰某處穩婆最穩當兒已倩之嗣母不疑聞子有惡心曰好後數日嗣母分娩穩婆收生墮地無聲男孩氣閉埋之田塍嗣父憤極赴城隍廟鳴鐘伐鼓哭訴城隍某一生行善五十餘歲纔得一子生而不育天道無知神心何忍還我靈應心始甘休日夜哭訴不休第三日片雲纔起雷聲大震穩婆手捧賀銀一錠與嗣子並跪田塍同時擊死震活嬰兒呱呱而泣觀者如堵嗣乃知前事也余曰貪財害命生者殺之行善得子死者活之善惡之報呼籲之靈如此昭彰特書之以爲世之行善者勸作惡者戒

梅某甯國宣城人也當髮逆竄擾時舉家陷入賊中某單身逃寓如皐幾於乞食迨賊氛肅清即回本籍昔之屋宇一片焦土無力起造遂賣其地基於戚家得其所有作小經紀於九江蕪湖閒數年來頗爲順利自顧年屆不惑形影相弔且數代單傳一線之延有關宗祀急謀續絃一日於九江謀之友并云但求宜男面貌門第皆弗計友曰事有適值其巧者適有人欲鬻一婦年卅許貌僅中人聽其口音似君同里鄉姑往見之即其妻也相視默然不作一語友從旁觀之曰是合意矣代爲主持身價銀卅金交訖肩輿載之歸復爲夫婦如初悲喜交集同人置酒爲賀席中有一友自漢鎮來問某有子乎答曰有一子失時已五歲今當十六歲矣友笑曰天下奇事恐萃於君一門也子在武昌城中某儲鋪內見一習業幼童狀貌頗肖君問其姓亦宣城梅氏得非君之血脈流落他省耶某聞言心動擇日與友買舟往訪至儲鋪認之形軀雖長面目尚約略可認細加盤詰子亦恍然憶是其父

相與抱頭大哭店主憐之囑其帶回某謝以金不受由是父子偕返九江半月間夫妻父子共處團圓人咸謂梅某有陰德之報此同治七年冬月間事友人言之鑿鑿諒非虛語況亂離之後此等事亦所時有也

戶部主事簡宗杰雲南昆明人同治壬戌進士甲子年正月廿九日偶感寒疾延同鄉友人診視方內用麻黃三分清晨一劑汗出如雨悟然囘覺夢見二隸以練繫其項而去至一署門上照都城隍理事廳額入門即見兩婦人各撫掌笑曰來矣再進數門歷級而上遇刑部主事葉守矩簡君壬戌同年也一見即向前慰問旁又見刑部主事吳養源顏色慘沮默無一語簡頗感葉之熱腸深訝吳之冷眼也葉與吳皆本

朝衣冠忽殿上一人來微鬚短視年四十許藍袍圓補冠烏紗無翅簡即以無辜被累告其人云當上殿查之尊下殿持一冊來翻數頁見一行書單功六品頂戴簡泰良湖南岳州府人簡即大呼曰我名宗杰非泰良也其人曰誤矣遂掩卷命去其練則一紅藍布兩面帶子紅一面畫圈無數圈內皆有簡泰良三字其人問簡籍貫官階曰然則是廣東司前後詧君已未年到衙門宜我不及見也簡亦叩其姓名則曰姓路異日自知之耳即命綠送歸不復見來時門徑矣恍然夢醒時已日晡查檢所服藥料方知藥肆以麻黃三分誤付三錢調養數日而愈二月初九日葉守矩之母壽辰簡君往祝守矩即是日下世矣聞之大駭即訪吳養源亦四日前病故

人愛之傭值既厚又友人時借往治庖頗有所積乃為人計誘一旦盡耗於賭無心刀匕技亦拋荒歸家仍入盜黨盜術未精被獲就誅陞自言其村百餘家不耕不織專以劫掠為生每冬初西北風作佔客舶貨載回即挂帆出洋以捕魚為名名曰討海遇巨商大賈羣駕小艇圍而攻之無得脫者有時並據其船假其牌名為盜拒則殺之或縛而投諸海如是數次登岸瓜分無物不有從此安居無事醉飽嬉游約一年所擄財物將盡至冬又相率出洋習以為常覺盜外無事可為亦無有樂於為盜者遇巡洋舟師嚴亦捕獲多人殺之梟示海濱而其徒黨愍不畏死一夥誅盡一夥復生焚其巢穴不難營立官兵亦無可如何蓋其人自幼至長所見所聞

惟此一事不知其他有戒以不當爲者羣起而譏爭矣此眞聖賢不能教仙佛不能化刀鋸加之而不畏雷霆擊之而不驚不知是何戾氣生此一種凶惡之徒閩粵沿海各郡鄉村大率類是或曰此等人轉世仍爲盜所以生生不已予曰輪迴之說理必有之若在生爲盜縱被誅戮已苦少樂多轉生仍爲盜似太便宜曰然則不入輪迴耶予曰縱輪迴未必人身凡世間水陸所產一切禽獸鱗介昆蟲及至微極細之蛙蛤蜆螺供世人口腹難逃宰割烹醢之慘者必此等遞降而轉生也其人陰惡無異於盜甚且浮於盜者所罰亦同此科斷恨無有知冥法者將此理質之耳若能將此等因果報應明白宣示儆戒一番庶人世盜賊並種種作惡之徒或稍能

猛省耳

餘姚張石蘭方伯　志緒未第時延星士推造略排四柱矍然曰此大貴格本年必提客細推驗餽以貲不受榜發果中賀客滿堂星士送命書至自入泮至館選　月日次皆備並何時生男育女何時秉臬開藩言之鑿鑿至末頁則以巡撫督師陣亡時封翁方聞而索觀方伯忽貽老人憂隨手將末頁裂去後入仕升調及子嗣分毫不爽道光八年由四川藩司入都陛見　召對時已升晉撫不意跪久麻木不能起傾跌三次遂以原品休致優游林下多年英人犯餘姚公年八十餘尙爲鄉里籌防堵未幾考終星士之言何以驗於前不驗於後命之理微矣哉或謂星士推造固精而必遲數日送命

陵遲完案所奇者伊自供出妻女所在毫不隱諱提到妻女嚴鞫亦一無供詞時江甯府錢愼庵太守極欲究出實情爲公雪恨乃殫精極思研訊兩月之久卒不得要領而外間謠傳愈多尤奇者是月有湖州人費君以畫師流寓上海患瘧疾甚劇公被刺次日上海即得信而未知賊主名其同鄉沈姓爲布捐局司事者往告之費瞿然曰賊必張文祥也沈問故費曰數日前瘧作昏憒之際忽見一隸手牌票上書一百廿年前之事今當完案所有人證合行拘提云云共計一百五十餘人首名即馬總督我名亦在內方擬細視忽妻持藥至隸遂不見彼時自思與總督無一而之識何以連及殆噩夢耳今乃有是事我其死乎數日知賊名果張文祥費亦旋

卒噫此夙因耶

光緒元年三月蘇省招商局福星輪船裝運江蘇漕米七千石赴津內有江蘇海運委員補用知府蒯君等廿一人浙江海運委員石君一人暨董事僕從等數十人行至山東煙臺地方天起大霧覿面不能見物猝遇英國澳順輪船相衝福星船竟被撞沈於是委員董事僕從人等共溺斃六十五人其遇救得生者僅江蘇候補知縣江君等三人而已事聞李爵相據情入奏朝廷震悼死事各員均加銜照陣亡例議卹廕子並命於天津上海二處建立專祠董事僕從等咸得附祀江蘇大吏復籌庫款各予死者家養贍以十年爲期英國官員亦罰澳順船賠銀作恤死事諸人既厚邀國恩復得中外優卹存歿均無遺憾矣就中有候補縣丞長慰一事最爲奇絕長君係滿洲人以佐貳需次蘇臺久矣光景困甚上官憐之給予津運一差俾得薪水以顧其家長君奉委忻然別妻子去去未旬日其妻晨妝竟出戶操井臼忽倒地大呼作長君語曰輪船失事我已死矣可速延我好友某某來友至則緬述船破事始末時蘇城尚未得信也衆皆大驚長又曰我死後已得差使心念家貧子幼故曉夜奔馳而歸因囑某友曰我子年甫十歲無人養贍乞君念交情挈之去譬如家中多用一小僕耳言訖淚下某亦哭而允之長復曰我妻如此命苦在人世亦無好處當與之同赴冥閒於是衆爭勸曰爾子尚幼若非有母撫育如何得以長大請勿作此想長思之良久乃應曰諾遂作謝辭別而去其妻乃霍然醒問以附

奕山奕經二名子問何事吏曰奕山至廣東奕經至浙江遂醒次日語樹齋前以奕山爲靖逆將軍至廣東辦理洋務矣今日又得此　旨故樹齋云然又御史盧毓嵩於壬寅元旦夢吏呈一冊問曰御史許汝恪汝字應寫水旁耶盧曰人名自應寫水旁因閱其冊見已名問何以有我名吏即攫去曰既有都老爺名勿閱驚醒語妻妻與軍機章京彭詠莪妻兄弟也賀年以語之彭因傳其事予時在澄懷園亦知之旣而都察院團拜於鐵門文昌館許御史正觀劇忽欲歸同坐者留之不顧而去御史住果子巷去鐵門一牛鳴地途中促車夫驅車已而自靴鞭驅車已而下車疾走到家直入臥房纔脫一衣氣絕矣由是都中盛傳此夢馬比部吉人同年請客

盧在座客方共詢夢盧言次忽似凝神而不聞者諦視無語就之氣絕矣　按許盧二君一在觀劇一在赴席絲毫無病頃刻而死則俗所謂上時不知下時事者誠然

福州薩虎山者翰林薩龍光之兄也薩氏爲福州巨姓世業嗜虎山舉孝廉大挑得知縣因總嗜網遂不赴補虎山人極平正悃慨喜結納官紳多與交好一日聞有人言其死去與交好者往探其喪至門寂若無事姑入焉而虎山儼然出衆愕然虎山笑曰諸公以某爲死耶衆不能答乃曰死誠死矣生暫生耳固言昨午坐而假寐忽見一吏似相識詢之故曰少待自知之俄頃神升座隸引我入神謂曰有一事須爾對質某年月日送一私販到龍溪縣杖死尚憶之否言未既則

鹽販跪階下呼冤索命回思之對曰彼時某在鹽公所鹽快緝一私販至某呈送到縣事實有之然並無囑令杖斃之事夫鹽快緝私販例也公所呈送私販到官亦例也其是否應杖斃當問彼時之官神曰固知爾無此心但冥律必須兩造對質乃能完案前因爾壽數未盡故遲之今爾數已盡是以傳來一質案已結君可休矣迴視私販者已不見我乃知應死遂前懇曰某有二事未完神問何事對曰一則友人託孤仍焚如後日台輔其兆於此夫

咸豐八年四月十五日桐廬縣弟子等齋沐祈鸞敬求神聖救劫之方維時表文焚後衆伏在地誠心默祝忽聞沙盤震動鸞筆飛舞大書曰善哉善哉爾欲知救劫之方乎吾乃觀音大士也今天下兵戈四起瘟疫流行水火盜賊紛紛不已凡諸衆生父子兄弟夫婦男女肝腦塗地莫能相保號泣悲

哀耳不忍聞死於刀兵死於水火死於餓莩聞或免彼終莫逃此悲哉悲哉此莫大惡劫也惡劫之來皆由世人不行善事不信報應種種惡行種種惡念以惡召惡釀成惡劫此時猶不知悔悟是自速其死亡也欲知解劫莫如悔過遷善四字一善可解百惡百善可消大劫吾在江西曾降救劫勸善文今復降筆於此爾等衆人若能遵守從此力行善事自然惡劫可免更能印送勸化於人則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縱急難之時吾必夤聲救苦暗中保護也胡不勉而行之救劫勸善文曰　敬奉天地　禮拜神明　孝順父母　忠於朝廷　敬兄信友　時睦族敦鄰　矜孤恤寡　安老憐貧　救危濟急　利物利民　捨藥施茶　不貪不淫　解紛排難　勸善樂羣　惜字惜穀　拜佛念經　累功積德　崇儉習勤　時行方便　正眞公平　不欺暗室　不履邪行　勿貪口腹　勿殺生靈　放生戒殺　魚鼈獸禽　捐資成美　垂訓詳明　胸懷仁恕　心氣和平　回心向善　改過自新　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　此文在處　神鬼皆欽　人能遵守　可免刀兵　更能印送　勸人遵循　消凶聚慶　福祿來臨　現前果報　如影隨形

書已沙盤復大震又書曰悲哉悲哉今惡劫已成吾憫衆生再申勸戒吾救苦救難尊聲感應靈應久著而世人猶有不信報應者此狂悖之夫死不足惜即如現在惡劫刀兵瘟疫人皆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也又曰惡人帶累好人也而不知皆非也雖當此干戈擾攘冥冥之中自有昭昭之報善惡兩途禍福攸分絲毫不爽如有一念之善一事之善生平無甚大惡者雖處萬分危急之中吾必夤聲救護俾脫惡劫如不信現有江西陳鳳儀鳳來弟兄二人身穿藍布衫在門矣問之可知時友人張泰來者方出門果見二人坐門外衣服如乩言出問曰客係江西陳姓弟兄乎二人訝曰吾弟兄初到貴地何以即知吾等姓名籍貫也泰來曰室中正在祈鸞佛旨批示也請二位進內去尚欲請教二人遂與俱進即焚香默祝叩頭有聲少頃復見鸞筆大書曰爾二人更力行善事不可始勤終怠方不負吾垂救之婆心也勉之　與鳳儀同船者有浦城縣人程懷平日敬惜字紙愛惜五穀腳痛得

人傳方治好即照方製藥施送嘗以格言善書念與人聽其殷殷勸善如此咸豐八年二月賊破浦城焚屋殆盡程懷時病臥在牀忽見火光沖天自料必死不意鄰牆與己牆架成人字形人在牆下竟得無恙夜約四更忽見一老婦人至牀前呼其名曰速隨我走即拽其左手行走如飛約二三里放手指前途曰從此走可保平安矣定睛看時老婦人已駕雲而起方知是觀音大士現化也望空叩謝畢頓覺身體健旺病患若失正愁未帶盤川覓懷中重墜取視則素日所積洋錢十五元不知何以帶在身也念誦佛號不絕遵所指之途前進逢人問之去浦城已九十五里矣

吳縣陸其才者亦在徽州其人信奉感應篇買賣公平從不

欺人一日路上拾金三兩洋錢四十元即坐其地自早至晚
等候失物人來還之酬以金不受又嘗施送藥材約人共立
施棺會救生船義學義塚諸事時與一弟及相識五人同被
賊匪十餘人追趕將及諸人聞空中語曰賊徒不可傷陸善
人忽旋風塵沙大起賊徒眯目不能追諸人得脫於難皆感
其才之德

咸豐七年賊在鎮江時有太倉人李榮者平日常念陰隲文
每以禍福報應勸人人多感化遇人急難雖典當衣服必救
人得所而後已時與鄰居王姓者同行王姓素日曾暱一寡
婦榮知之多方勸戒王不聽三人奔逃之時忽遇賊多人將
二人捆綁在地殺王姓而搜其銀錢正欲舉刀殺李忽見一

神自空而下賊衆驚走榮亦昏迷不醒官兵遠見之大爲驚
異近前解其捆榮漸醒皆稱歎神靈護佑焉

咸豐八年賊擾衢州有徽州人王永清者自四月返徽於咸
瀆蘆渡河失足落水然身落水心不亂見兩岸無人自分必
死忽記起金剛經時身在水中飄泊幸頭不入水念經至第
十八分佛問須菩提如來有佛眼不須菩提曰如來有佛眼
突有一黑影將清託起置沙灘上距落水處已五六里更奇
者身伏於趙清獻公祠內神案前耳邊似蜂聲云汝鈔馬兩
繳在灘上離此廿里猶得取
回眞叩佛天之護矣其所以然則不知耳及至徽叩徐村洗
心壇蒙九天應元雷祖天尊命雲天尊神降乩云三卷金剛

法力多任他隨浪又隨波始知佛法眞無量履險如夷彼岸
過方知前日是觀音過命金剛神救之故一時在灘上也

道光癸卯海氛初熄清江浦治善後事宜於小蘭寺設局製
火藥夫役數十名日夜不輟鄰居櫛比一兒約三四歲其父
常挈往遊囑二月廿二日復往兒驚啼不絕聲歸詰之云局
中夫役皆鐵索拘攣旁有紅衣人狀復猙獰可畏輩謂其亂
語耳不之信是夜藥碓火發轟斃廿九人始知大劫有定數
非偶然者局之前楹爲神殿屋瓦齊飛神座無毫髮損亦奇
同治四年宜興東鄉卞瀆張鳳岡養豬賣與屠戶得錢數千
文宰剖後見豬耳上有范天球三紅字詢張姓有欠債人名
范天球否其家等舊券果得范天球欠錢十千未還此事陶

士寅親眼見之

五穀無不知惜獨至漿洗衣服之麥粉則否何也習而不察
耳試思普天下禁用麥粉漿衣一年中民間即可積麥數十
萬石昔有鄰里失火延燒數百家而一家獨存究其故則數
世不用麥粉漿衣者因思巨家大族每一漿洗所需粉漿盈
盆盈盎即編氓小戶亦然夫以盈盆盈盎之麥粉而傾棄之
誰不曰罪過獨不思衣服穿後再經洗濯此麥粉水又誰不
傾棄於地何非罪過乎且婦人女子裹衣褻服無不用漿此
尤造孽之甚或曰洗而不漿服之不便而余一向之衣非惟
不喜漿且最怕漿偶遇誤漿者必使落水重洗夫不漿則布
較柔輭何反不便於穿即漿亦不過一二日結燥耳豈能久

乎嗟乎粵匪再竄杭城餓死者不少斯時求麥粉充飢從何而得平定之後又復浪費不惜恐非積德迎祥之道然則禁之當何如一家必有一主其主躬先倡率所洗衣不用漿後及僕嫗隨時勸戒一店必有總理之人亦先躬自倡率交人洗則明告勿漿後及夥友後及學生如是由一人至千百人一家至千百家一店至千百店所省麥粉甚鉅不致造孽矣麥居五穀之一本各知惜漿洗一事特積漸爲常無有警覺之者遂拋棄不顧耳再有粉紬漿布及有一種絲紬名曰粉胚兒貨本稀鬆用生熟小粉塗上以炫買主看似細白一經落水便形稀薄此不但利己欺人有虧天理其暴殄天物又孰甚焉粉胚兒造時竟須桶計豈不作

孽戒之當自機上始買者勿爲所欺使絕消路此又因漿洗而推類相勸者也

杭城某翁富埒王侯艱於子姬妾甚衆卒無蘭兆翁年逾半百自念無嗣何需多金遂矢行善事且不求人知逾年某姬果舉一雄方頤豐下賀者羣稱英物翁心頗慰兒七歲就傅御齊殊衆愈珍愛之無何兒環唇生七疔痛徹心髓證甚危凡精岐黃者皆羅致家中翁署券患愈酬白金三千鎰諸醫涎其賞商榷立方卒無效創且日甚水漿不入醫謂唇疔最毒難治此多至七枚徧稽古書皆無此證羣謝無能相率辭去翁愁思無策惟率諸姬環榻相向而泣兒僅存息一絲坐待其斃而已忽有媪匄於門關者以少主垂危譙訶之翁聞

江浙人心巧詐有大劫往稽册籍再詢之不答而去此道光廿八年事也今江南浙江爲賊匪蹂躪死亡無數竊計册籍中人當已蔑羅殆盡天心厭亂其在此時乎

仁和金參軍某嘗入冥歲或二三次昏然睡去數日始醒家人習以爲常不之怪冥中事祕不肯宣咸豐己未春入冥忽見一册係兵劫簿揭其首頁杭城遭劫者十四萬餘人次頁蘇城遭劫者廿餘萬人方揭第三頁忽聞冥官傳喚恩促而去醒後向其戚張懌齋言之懌齋以爲怪誕不之信也庚申二月廿七日杭城失陷七日而復蘇人往杭收屍約計十四萬餘人懌齋始以爲異且恐蘇城之禍亦不能免迨四月十三日賊入蘇垣男婦老幼死無算則廿萬人之說亦信

夏子松少宰名同善而辰翰林仁和人立朝有風概性純篤推誠示人周人之急惟恐不及坐此常不自給時議多之其值毓慶宮侍　今上讀誘掖獎勸不以嚴厲爲能庚辰殁於江蘇學政任所其僕張某憤然言曰主人一生厚德不獲享大年何必做好人行好事耶是夜僕夢少宰來言爾旦晝之說大錯我卅九歲時病幾殆惟其做好人延壽一紀語未竟張僕同房一僕忽狂呼張僕驚醒問之其僕云適見主人進房不覺驚悸而呼兩人各述所見同張僕每舉以告人足堅人爲善之心矣此金少伯員外所聞於人者後少伯質此事於其子某某曰此事誠然次日蚤起卽聞兩僕所述如此某又曰張僕者來未十年其一僕則又後來者

太倉張誠一以販賣骨董爲業初至南翔知交頗寡僦居森羅殿一日忽發寒熱汪少府燕石夢伯往視之張臥亂柴中旁立一獰鬼迫視蓋泥塑者汪爲之悄然以數語慰藉而去張瞑眩中見一曹官南面坐貌頗白皙卒役盡如常人無一醜形者曹官謂張曰冥閒官吏悉陽之正直者爲之貌與生日無異自宋玉造爲地獄變相於是貌必極險惡刑必極慘酷冥中竟成築紂世界其實地府境雖幽暗理卻明決更有塑爲牛頭馬面之形恐牛馬而矜裾者惟陽世有之我輩之上尚有冥王僧道家竊取地數十之義造爲十殿孔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土之上無二王土之下有十王耶今陽世一縣一宰佐者一二人故事權統一設以二人爲之議論必

許叔平曰合肥趙梧岡孝廉鳳舉住西鄉大潛山與吾友王謙齋善謙齋嘗過訪趙小極見之喜曰君來大好我正有要言相告謙齋叩之曰昨在陰曹至一公廨一吏捧冊請畫諾謂目下公務旁午冥王已派予司事恐不能久與諸君相聚矣謙齋慰之曰小極何遽若是囈語曰非囈語也並見公廨東西各列公案數十每案皆有一官稽冊冊堆積如山尊公東序西嚮坐見予略一點首予就問起居尊公舉足示予謂予叩某是何人尊公笑曰此五兒乳名君不知耶五兒乃謙齋也予驚曰自公去世謙齋仔肩綦重何能至此尊公沈吟久之曰無已七兒來亦可恐君之七弟亦不能久存矣時謙

齋尊甫育泉徵君下世已二年謙齋乳名固無人知聞之毛髮森立又强慰趙曰君言固爾安知非妖夢之幻何遽認眞趙笑曰我亦豈願認眞如五日內胡二水無恙便是幻夢君試識之胡二水與趙同里相距里許五日內忽無疾逝衆益稱異謙齋迺謀於衆曰據此趙君之祿已盡我輩不忍坐視試聯名具疏焚諸司命各請減壽以延其算或可禳解僉曰諾聯名具疏者凡十人謙齋七弟頎焉就竈焚之不以告趙越日趙謂謙齋曰諸君雅誼假年情殊可感如能過某日某時或可無慮然七弟大名固可不列尊公相需甚殷已定命其某日前往矣衆聞之益驚至某日某時同往視趙趙晨興談笑自若及至其時忽起立別衆曰時已至矣請與諸君永

訣便命家人爲具冠服拜別太夫人謂兒不孝不能事奉以終天年善自頤養毋以兒爲念又謂其繼室曰結褵多年尚稱靜好惟未得子女未免抱歉此後尚煩爲我奉母課子吾目瞑矣毋與妻相持慟哭趙强笑而慰勸之又命其子當善事大母無違母教又徧託諸人言訖拱手端坐耦上衆試探其鼻已無息矣迨至某日謙齋七弟果卒此謙齋爲子言者按咸豐紀元吾皖合肥王丈育泉趙君雲抒廬江吳丈蘭軒舉孝廉方正赴省同寓館舍趙係故人時相過從因識王吳兩徵君既粵寇起吳以團練殉節功在桑梓王趙亦相繼徂謝今王丈已膺冥秩吳丈與趙君當俱執事天曹聰明正直謂之神亶其然乎

七和尚者紹郡一無賴子橫行里閈無惡不作獨於女色則毅然不敢犯咸豐初年忽投大善寺削髮爲僧以所積貲交主僧爲衣食計不誦經不禮懺日則坐茶坊談人穢褻事夜則趺坐禪牀習靜而已人謂之曰汝已出家出家人不作妄語何可談人閨閫事曰余所戒在色談人正所以戒人或聞吾言翻然改悔是亦佛家迴向之意數年後積貲漸罄主僧命自食其力從此閉戶靜坐口誦經卷若素習然他僧驚問之曰我入定時有佛來傳教也而遠近善男信女爭向七和尚買經因以所積除衣食外概施乞句辛酉秋紹郡被陷大善寺燬於火七和尚不知所向同治紀元克復紹地七和尚偕一老道工住戒珠寺琳宮梵宇半已彫殘爰翦荆榛禪關

靜守醫友孔有翔來投止宿七和尚夜坐觀音閣有翔從旁瞷視見其坐處空中有二明燈高照因謂之曰我師慧光已出泥丸不久當證佛果應曰汝能見我慧光亦非凡人自是不飲不食周十四日天色黎明老道工聞異香撲鼻登閣則七和尚鼻垂雙柱圓寂坐化轉瞬間幡幢昇空七幡幢圍繞七和尚鼻垂雙柱圓寂坐化轉瞬間幡幢昇空七和尚趺坐蓮臺再入雲而滅無何孔有翔死老道工亦死此說得之周君緝香曾與七和尚講道者也第七和尚以一無賴子改悔爲僧居然得成正果殆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耶意異矣

海鹽徐小雲鴻臚用儀初官戶部主事因於場屋咸豐己未鄉試與錢子密吏部應溥同寓場事畢錢索閱其文小雲以

屢次被落心志甚灰不復默出因索弗予一日錢笑謂之曰子文靳不吾閱今吾乃熟誦子文矣因默背起講提比無一字誤小雲大驚固詢勿告索盛宴亢之乃言曰吾前夕夢至一處宮闕巍峩大殿上設公座五氣象森嚴吾不敢登其對面一殿亦有公座三座上人皆絳衣紗帽前朝服色若閱卷然吾因歷階而升潛從其後窺之見中座者手取一卷卷面則君姓名也閱者執卷吟哦吾亦將君文强記之閱竟見取筆圈點訖乃反其卷面上批曰第八名忽回顧見吾詢曰爾何人答曰亦鄉試者則曰爾不中指門外一處曰爾卷在彼吾因下階至其處見卷皆以紅紙束之方欲取卷突有數人叱曰爾安得竊視吾因指殿上者曰是伊等命我來其人曰

爾不必閱將來自當送與爾閱也遽揮吾出遂醒醒而君文歷歷在目君必售矣比榜發小雲果中第八卷中校勘圈點與錢夢中所見無異錢則挑取謄錄其卷由禮部咨送吏部果是送來閱者亦奇矣哉子密夢事其姪伯聲太守歷爲人述如是

杭州汪渭字熊臣幼跛一足非杖不行庚申粵寇圍杭奉母避難紹興苦無肉食家蓄四雞欲烹之母素奉佛戒勿殺不聽適逢母齋期以亂離尚何齋戒竊笑母愚背母啖雞意甚自得四雞尚未饗盡賊猝至被執刃傷其頸者四恰符雞數賊以爲已死委之而去瞰賊去遠乃匍匐歸取帛裹創處以避亂無處覓醫藥檢所攜鈔方謂龍眼核去外黑衣研極細

末敷刀傷可止痛試之果然誠仙方也又言方被執時心甚了了賊所斫四刀惟先一刀害然有聲力最猛後三刀較輕亦不甚痛楚素誦高王經創時嘗夢一老媼謂之曰汝欲創愈必虔誦太上感應篇方可徒誦高王經無益也爰加誦感應篇創漸愈遂自號曰再生子後逢母齋期一遵母教惟謹由名孝廉官諭訓廿餘載道光季年任景甯時金華府城隍廟有老道士潛眞修養道行頗高其徒忽夢神召諭曰吾將上升天曹繼吾職者景甯朱老師可告汝師速帶同人前往繪圖塑像並言屆新吉期醒告師師以妖夢置之復夢如前

仍置之三夢則赫然震怒杖臀百云如汝師再不奉行當以責汝者責之既覺滿臀青紫臥不能起師始畏懼急延畫工塑像匠偕往至則學署正張筵讌寅僚紳耆示離別意閽人稟白公卽命進見曰吾已奉上帝誥敕升授金華郡城隍司本卽履任因吾子遠在海鹽已諭令兼程馳來料理後事更申請上天展限一月云於是摹形圖像畢肖如生而去令嗣簪香茂才得諭馳至屆期公衣冠謝闕羣不爲意無何氣絕是夜金郡廟內喧鬧兩邑士民闗傳殆徧滬亂時郡城告警一紳夢公語曰大劫將臨在數難逃寇氛甚惡吾將避之汝等舁吾像至西鄉置複壁中可免卒如其言蓋公聰明正直歿而爲神靈爽昭然固其宜也惟簪香四旬不祿未及顯揚

先志耳其孫丙壽太守登甲乙榜分授銓曹由主事陟郎中外放廣州遺缺知府補潮州知府政聲卓著有召父杜母之稱勳業功名蒸蒸日上非公厚澤所貽曷克臻此按此節海豐陳康齋廣文以余樂言因果轉以語余據云乃咸豐初年的眞極確事並非涉影響縹緲者誰謂世間無鬼神耶

王旭初曰侯官郭遠堂師名柏蔭累世長厚福州稱積善家太夫子諱階三嘉慶丙子舉人太師母亦湛深經術能爲詩詞文章平日以批點箋註代女紅師兄弟五人讀書皆太師母親自課督後皆登科第師性淡泊高好誘掖後進道光甲辰掌教清源書院主講五年日課詩文詳加評點得雋業諸生倩意深切於寒士尤愛惜之加意培植泉郡人士多被教澤至今咸心香敬祝焉師嘗言道光戊子應鄉試初入之夕夢分題紙見題爲憲章文武夢中亦不悟中庸句爲次題也詩題僅記有一好字寤後已五鼓同號皆起因徧覓題紙不得始悟爲夢正與鄰號言之而號口喧傳題紙至師情急親至號口索一紙甫到手卽見憲章文武四字詩題係月色隨處好因題紙橫摺亦但見一好字是科師遂中第五名經魁旋登壬辰進士由編修擢給諫出爲甘涼道師又嘗言其兄辛卯鄉試於黃昏後見有人持燈掛其號前心喜爲吉兆旋聞又有人曰子誤矣此是後科者是科果不售次年壬辰乃中式信科分有定也今師子穀齋大世兄名式昌已登咸豐己未正榜與余爲同年矣

晉江南鄉丁姓有販蠔爲生者於道光甲午四月十五日挑蠔至南安學口忽見天門懸榜字凡尺餘大書第一名林廷祺第二名吳文下一字渠不識歸卽徧告其鄉人丁不甚識字故不能詳述及秋闈榜發果解元福州林廷祺第二名南安吳君文璧也天榜之說信有徵哉

南安李葵南誼伯名崢嶸嘉慶庚午孝廉官雲南同知道光丁酉分校滇闈閱一卷不愜意已批少扣實發揮時夜已四鼓神疲就寢胸中跳躍不止因念此卷或有屈抑起書明日再閱四字黏於卷上遂得安寢越早覆核覺詞旨明暢庶端粧亟換批條薦之中式後來謁爲昆明鄉滇詢其有何德德答云祖籍江西祖父來滇貿易少有積蓄見人有死葬事傾囊相助以此罄其所有初鄉嘗夢至省署前看榜名列其中然向來鄉試榜皆掛撫署前卽省兼署撫爲監臨榜亦仍掛撫轅是科伊文敏公里布兼署撫篆忽命掛榜省轅鄉恰中式與夢相符誼伯和文敏公閱中卽事有詩云更闌不寐搜羅徧迷目場中有鬼神蓋語此也

周槐山曰咸豐辛亥吾閩鄉試二場有閩縣某生患痰病昏迷不省人事不能完卷比出場至龍門邊問巡綽官曰我家在水部門外姓某名某曾誘某室女爲侍婢偵見我踢殺二人汝知之否巡綽官駭愕逐之出遂登藍榜王旭初曰許少山同年名祖醋世居晉江萬厚里積德相承科名亦相繼有諱謙吉者以舉人爲江華令有惠政孫世模亦登賢書卽少

山高祖也少山之祖諱繼元復以名孝廉樹鄉黨望事節母以孝聞開館授徒喜成就後進其子爲菜山年伯諱邦光自少聰穎過人年十四爲諸生文名大噪由嘉慶辛未翰林官至光祿寺卿人品學問並爲世所推重年伯母龔夫人極敬神明年耆香火資以數百金計少山同年亦年十四遊庠旋登道光己酉拔貢考授刑部小京官咸豐辛亥應本省鄉試初八夜在號舍中夢天榜其名在第六陳同年隅庭名亦列其中最後逆數第二有與其名同一醅字者餘不能記憶少山初出場即偏告同鄉諸友及榜發少山果中第六陳同年亦中式最後逆數第二乃范君希淖也夢之奇驗如此

江南壬午科解元林介弼榜發後謁座師許星叔少司寇言

是年元旦其叔某夢至一所殿宇深邃復又登樓見案上有名册一本詢之旁人曰此本科鄉榜也其叔亦諸生因諦視之並無自己之名第一名爲林介弼復問旁人何以此三字獨大答曰此即本科解元也又問旁人何以我名獨無答曰尊名在對門廟中可自閱之下樓出門果見一廟廟內牆上掛一榜榜內有林某名下注某縣人年五十餘歲忽然驚醒次日告其姪曰汝今科中解元矣我雖終身無望然尚有十餘年可活亦足以歡林君亦不甚信之至七月閒林君患瘡甚劇擬不赴試其叔復夢登樓名册仍在案頭第一名上蒙有薄紙問旁人何故答曰此人近因患病欲不赴考尚須斟酌耳醒即走告其姪曰汝病必無害促其登程及抵金陵病

公子以妻新娩戒家人勿遽以凶耗告太夫人痛子愛婦恐傷厥心遂如戒祕治喪事及妻審公子僉託入直爲辭三問三如之乃不復問兒既彌月妻忽晨興命婢具湯沐穢妝結束珠冠霞帔向北九拜畢令左右請太夫人至延諸上坐自伏地斂衽曰曩夕公子命之矣妾本上界女星夙與公子有緣今既有子合與公子各歸舊班不得久戀人世但妾不能奉姑終天年且以呱呱者一塊肉累老人教育妾罪實甚此子骨相是富貴中人異日定能代兒盡孝此皆天意母亦庸戚勸傷懷又起坐徧諭家人等善事太夫人共撫孺子好理家政我去矣言訖瞑目含笑而逝初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戒貪詐八十四則

錢南園先生　澧　劾山東巡撫某公賄賂通行穢名彰著　上命和珅馳往查辦和與某素相比欲化其事爲子虛奏請與錢偕行沿途備極殷勤錢弗爲動比至濟南以衆證確鑿不能不據實奏覆和益銜之錢旋出爲湖南監司和密囑本省大吏媒蘗其短久之不得間最後浦霖爲巡撫亦與錢齟齬乃以鹽務陋規附會成獄褫錢職卒於京啟殯南旋路過柴市正值浦霖押赴伏法之時靈舉與囚車相摩擊而過竟若預刻其時而巧使先生親見者錢之交好爲筆其事於書云前兩江制府安化陶文毅公與家大人爲壬戌同榜進士同

官京師最相契厚兩家內眷時有來往先母鄭夫人嘗語余輩曰陶家年母右手背有凸起一疣問其故璧然曰我出身微賤少常操作此手爲磨柄所傷先母亦不敢追問其詳後家大人聞於楚南知好云文毅少極貧初聘同邑黃氏女有富翁吳姓者聞黃女姿色謀奪爲其子繼室以厚利啗黃翁黃頓萌異志迫公退婚公不可黃女之母亦不願而女利吳之富意已決又其父主持甚力遂誓不適窮生家有養婢願以身代女之母許之文毅亦坦然受之初不相疑即今之贈一品夫人誥命者也後吳姓恃富又佔曾姓田兩相齮齕吳子被毆死吳翁亦繼卒族中欺黃女寡弱侵吞田產殆盡時文毅已貴顯以丁外憂歸里始悉其顛末憐黃女在窘鄉贈

華憐之令停船相待舵工搖手曰此地匪人最多免累爲幸華固欲相待船工不得已迎客宿後艙將抵丹徒客負囊出曰余爲訪戚來今已近戚家可以行矣謝華去頃之華開箱取衣箱中三百金盡變瓦石知爲客偷換懊恨無已俄而天雨且寒風又逆舟不得進華私念金已被竊無買貨貲不如歸家摒擋再作計乃呼篙工返櫂許其直仍如到淮之數舟人從之順風張帆而歸過奔牛鎮又見有人冒雨負行李淋漓立招呼搭船舵工睨之即竊銀客也急伏艙內而令水手迎之其人本不料此船仍回天晚雨甚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躍入艙見華在焉大駭狂奔登岸失足落水衆以篙築之遂沈華發其行囊原銀三百宛然尚存外有珍珠百

十粒價可數千金而華從此富矣

平湖徐辛菴侍郎士芬以嘉慶己卯進士入翰林躋九列未達時偕族兄士芳同應戊寅鄉試逆旅中檢得一包裹知爲過客所遺驗其物爲婦人首飾辛菴曰此宜守而還之意外之財勿得也其兄漫應之詭謂辛菴曰弟但行吾當守此辛菴信之不疑遂先行其兄卽挾包裹竟去先後至省辛菴問之設辭以對無從質證其虛也既兄弟同入揚辛菴文不愜意已絕望矣及填榜日其兄士芳卷已擬中方寫至芳字草頭忽燭花適爆落卷面亟拂去已焚去一角羣謂此人必有惡業盡易之或謂榜中姓名已具如何監臨曰此卻無妨可以洗補乃急取備卷易之及拆彌封則辛菴卷也於是衆皆

喜曰是宜無事洗補於草頭下添寫一分字可耳善人獲報之巧如此

江陰俞生乾隆末鄉試入頭場於初十黎明卽裹具欲出鄰號生知其未謄眞也怪而問之色甚慘沮力詰之始告曰言之醜矣先君宦游半世解組而歸彌留時呼子兄弟四人泣囑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惟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冤殺二囚昨詣冥司對案法當斬嗣以祖上有拯溺功得留一子單傳五世貧賤終身吾地獄之苦已不能免倘或子孫妄想功名適增吾罪非孝也汝兄弟其各勉爲善人言訖而瞑後兄弟相繼死惟我僅存鄉試二次悉污卷昨三更脫稿倏見先君揭號帘指責曰汝既不能積德累功挽回天意違吾遺囑致吾奔走且重獲罪隨以手械一擊燭滅砚翻遂失所在

子三登藍榜不足爲恨所痛先人負疚地下耳今入山學目連救拔亡靈耳衆聞咋舌同號陳扶青作歸山詩送之

山左李皋言 毓昌 卽墨人嘉慶戊辰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蘇奉委赴山陽縣查賑至則徧歷村舍覈實稽考殊多浮冒侵漁將據實通稟已具稿山陽令王伸漢大懼使閽人包祥以多金啗李之僕李祥顧祥馬陞等說其主且許重賄李堅弗從事甚急伸漢忽謂包祥曰此事期必齊聽汝輩爲之包祥遂與李祥等密商於茶內入砒夜深進之李君毒發顛撲狂吼尙不卽死李祥等復以腰帶扣頸懸牀上作自縊狀遂絕

淮安守王轂者本貪酷吏有王老虎之號先以賑事得伸漢金竟以中惡自縊驗報具詳返其柩於家人亦無復疑者數月後有李君同學荆翁者老諸生也一日於郊外見李君儀從導引前來遂憑附至家呼家人具言受害狀且云已得請於上帝憫其清正强直死於民事授棲霞城隍神家人痛哭環聽啟棺視七孔血痕猶可驗於是李君之叔士璜赴控京師事遂上聞將王轂王伸漢等俱拏解交軍機處會同刑部嚴審先是伸漢堅不承一日熬跪倦極忽乞茶飲命左右與之伸漢執茶杯瞪目良久遂吐實王轂亦款服獄具奏上李祥發李毓昌墓前淩遲處死餘皆棄市 睿廟有御製詩冊韻憫毓昌加知府銜 賜其子舉人一體會試天下聞者皆

額手稱快　按王轂先任德州知州時有二童子一年十二一年十三在塾中戲相雞姦爲人所見兩家父兄羞憤互控轂竟問實律凡姦十二歲以下無問男女皆論死十二歲以上僅科姦罪於是十二歲童子以薄責發回十三者論如律瘐死獄中後數年十二歲者已及冠出赴試爲十三歲父兄所控阻以爲彼嘗受污於我子我子已問罪如律彼何得復玷膠庠十二歲者羞不自容竟自戕死其實兩家童子當時皆知識初開不必果有其事兩家父兄迫於人言嘲笑憤而具控亦不樂官之證實也使當官者以兩兒嬉戲驗訊無據呼其父兄自行領回訓責不爲縱法所全不已多乎蓋轂天性刻薄如此時孫淵如先生星衍爲德州糧道目擊其事甚爲不平後聞山陽案發慨然曰若王轂者雖無此事死亦晚矣

揚州卞竹辰方伯士雲云乾隆間江都某令以公事將往蘇州赴甘泉李令處作別面託云如本縣有屍傷相驗事望代爲辦理李唯唯已而聞其登舟後夜三鼓仍搬行李回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報驗屍者商家汪姓兩奴口角一奴自縊死汪有富名某令以爲奇貨命停屍於大廳故不即驗待其臭穢講賂三千金始行往驗又語侵主人以爲喝令重勒詐四千金方肯結案李令見而尤之以爲太過某令曰我非得已適欲爲兒子捐知縣故耳現在汪銀七千已即日兌往京師上庫署中並未藏一金也未幾其子杲選甘肅知縣擢

河州知州因贓私案發處斬兩孫盡行充發家產籍沒入官某令驚悸疽發背死按此事與吾閩廈防某丞事相仿而其報更烈矣

道光辛丑家大人在上海防堵與黃霽青太守安濤相遇昔年宣南詩社舊侶也太守喜談因果述其數年前魏塘太守所居鄉名有周蘊超者死時徧身青腫作拷痕陰囊腫如斗大自以錐刺潰爛若蜂窠始是多日垂斃手足俱合如桎梏狀口呼冥卒及地保包爲榮名哀號泣憐作悔恨聲不絕室內外鎖鍊聲琅琅然其居與余鄰余亦聞之詢其戚黨是人生前究作何惡業有人附余細語曰是不可枚舉第就一二事言之可知其人矣里有姑嫂二人皆孀居稍有薄產周初誘而姦之數年後復將二婦誘賣兼吞其貲二婦皆鬱鬱死數日前周已自言爲二婦所控拘魂就鞫矣又一尼菴有田數十畝尼亦粗有姿色其田爲乾隆初施主所捨勒碑殿門外周陰使人磨去施主名而易己祖名外塗泥沙以掩鐫迹旋使其姪誘尼姦自率無賴數輩密掩之遂以不守清規逐尼奪田墓碑呈官冒稱施主子孫官亦無以難也其他事率類此欲不受其報得乎太守又曰包爲榮者生前曾充地保人尚樸愿未嘗魚肉鄉民不意其死後仍克是役也

泗州某生薄游粵之瓊州府寓僧舍中先有一客在焉詢知爲江西劉某與新太守有舊因新太守未至暫寓以俟偶題詩壁上牢騷惋惻泗州生頗有憐才意邀之小酌相見恨晚

因與晨夕晤對唱和甚歡未幾新太守已下車促劉往謁踟躕不去疑其衣敝履穿羞顏干謁卽假衣冠僕從慫恿其行至午後去而復返詰其故慘然曰旬日來深感知遇之厚屢欲誠告恐駭聽聞事難克濟倘須鼎力成全不敢不陳心腹余訪太守實欲雪仇耳太守前因挂誤虧帑余爲之借貸彌縫復罄產爲之捐復既得官零陵令余往理索頓遭白眼不但不承前欠且以惡言相逐使我進退無路瘐死他鄉數年來屬欲得而甘心奈渠出則吏胥爲之排護入則門丞戶尉爲之抽豐客試往一拜余當藏身扇匣中但得進宅門卽無阻矣泗州生大爲不平旣而驚曰然則君其鬼矣劉曰然試於燈前月下驗之時已薄暮卽秉燭相照果無影泗州生大懼枯坐神喪默無一言劉慰之曰勿怖日來蒙惠垂青孤魂藉以不餒頃復求仗鼎力豈敢祟君良久神稍定許以所求明日如其語進謁片刻卽出次日忽喧傳太守暴疾終矣泗州生恐洩前事構禍亟他去劉亦不知所之

吾郡城隍廟本屏山地層案而上形勢巍峩香火最盛余周歷各省所見廟貌無此壯觀也少聞莆田縣有王監生一案王素豪橫見田鄰張嫗田五畝欲取成方造僞契賄縣令某斷爲己有張嫗無奈何以田與之中心甚憤日罵其門王不能堪買囑鄰人毆殺張嫗召其子視之卽執以鳴官誣爲子殺其母衆證確鑿子不勝毒刑遂誣伏將請 王命登時淩遲矣總督蘇昌聞而疑之以爲子縱不孝毆母當在其家不至此乃檄福州泉州二府會鞫省中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見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綁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爺爺我家奇冤極枉而神全無靈響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西廂突然傾倒當事者猶以廟柱素朽不甚介意及輦出最下一層廟門則兩泥塑阜隸忽移而前以兩梃夾叉之人不能過於是觀者大噪兩知府亦悚然重加研訊始白其子冤而王監生伏法城隍香火從此益甚頭門兩阜隸前進香者亦不絕此先祖資政公目擊其事爲家大人述之云

閩縣陳瀛仙庶元戊辰進士選山東臨邑縣陳本豪士縱情詩酒又不善理財遂以計典去官短交倉庫正款至萬八千餘金若能限內完繳便可免罪且准捐復原官而妙手空空別無計策時方伯爲訥近堂 訥爾經額 新撫軍爲陳心畬中丞 孚繼鍾 爲濟南府者爲家大人同年楊蓉峯 惠元 中丞與陳爲素交日思所以解脫之濟南府鍾雲亭 祥 爲陳戊辰同年家大人與之極力摒擋縮其數至一萬以內實虧九千餘金應擬大辟已收入府獄中道光五年家大人陳臬山左方伯皆與陳厚而楊則陳之姻也數人同心極力爲之部署適濰縣缺出僉商接手之人家大人乃謀諸撫藩調署一人令其於半年內補苴臨邑虧數濰縣爲通省第一優缺於本人毫無所難而陳大受其益且幫項不至久虛一舉而三善

兼衆皆以爲至妥適中丞選一某令並面告之故某令極口擔承謁家大人及諸上官亦無不再三諄囑之並無難色無何家大人擢蘇藩訃近堂擢漕帥楊蓉峯回泰安任陳中丞卒於山東某令已莅任半年餘見原議上官無一在眼前者頓翻前說一毫不拔陳遂以阻滿無完照例議罪卒於府獄同官知此事者皆爲不平而無如何也未幾濰縣以逃犯故將某令奏參革職逃犯本不必卽去官蓋上官聞陳事惡其虛詐故因案去之耳踰年某令始捐復改發南省過蘇州藩署修謁家大人徵及前事某令羞慙滿面至不能置一辭云嘉慶初有進士作令吾閩者貪與酷兼才復足以濟之初任肴江縣適大吏以巡閱過境距縣尙數十里卽有村閭民婦提簞跪獻道左者問其何以知我來則曰小民那知有大人過此昨聞本縣官將到官愛我等若子又素不受饋賂計惟田園中所有蔬果可藉以展芹忱今適遇大人因思縣有好官皆出自大人之賜理應先獻大人後再補送縣官也大吏笑頷之如是者絡繹數十起乃悉令隨輿至城中領賞及至行館見某令大獎異之因籌所以賞提簞者某令已代備銀牌百面隨傳命分給之各歡聲雷動而去大吏又大稱快而不知皆此令所預爲也不數月卽擢廈防同知爲吾閩第一優缺莅任日適報一命案有本轄富紳捐部郎者因起造園亭親督工匠白坐一間椅旁置燈火以供吸食鴉片煙之用俄一匠亦攜潮煙筒向燈吸火富紳叱之甚厲匠負氣去乘

僕從不在側攜斧劈其背立斃匠旋被執送官自認不諱卽謂人財兩空者此令之謂矣

慶儀卿言其家舊在城北之夾道坊對門江西人開茶食店一日有人裝束類衙署長隨入食食畢悤悤出店主人斂食器案上遺一小布包解視之當票二紙錢票五百餘千密懷入內少頃其人踵至徧覓上下顏色沮敗謂主人曰我本某公館家人今晨本官付我皮箱二隻命我質錢我在長生當店中質得錢五百四十千並當票包在白布手巾中忙遽遺此求主人賜還沒齒不敢忘德主人作色曰此地人山人海知誰檢去其人泣且跪曰我若不得此物將何面目見本官惟有投水死耳時觀者如堵咸注目主人主人指天日誓曰我若拾得不還亦必死於水衆乃釋然其人起垂涕逕去

主人以其資稍稍營運販漆器於延平往來大獲利踰歲攜
其子罄所有置貨往延平貿易滿載而歸過南蛇灘舟撞蛇
頸立碎片板無存父子並溺死水之言竟驗
孟瓶菴先生云吾鄉乾隆己亥鄉試首場有三惟事其一人
首場交卷畢忽發狂出棘闈入市中遇人輒搏擊其一人甫
領卷入號舍忽狂叫曰我只能爲呈辭使人相攻陷胡強我
作八股藝爲尤異者推字號泉州某生日將夕大叫疾趨出
號舍號軍四五人挽之不得但呼曰覓汝五年今始獲遇汝
汝不得他去既乃奔出庭中監臨命以水沃之如故尋跳躍
不可制則縛之守於二門內門閉乃移於貢院宦廳目直視
兩手與鬼搏盡腫余兒子與鄰號親見之歸以告余且曰大

人舊稿中不宥癸酉筆記平余曰閱廿餘年已失之矣因憶
癸酉第二場余亦坐推字號甫入號號軍相與偶語微怪之
次日將出號軍曰昨欲告官人恐驚懼也首場有外郡人已
完卷忽據案攤卷危坐若作校閱狀者某視其神色有異曰
卷已完可以出矣不應濃墨自圈其文訖尋又塗乙之愈益
怒則拍案扯破之奮然出若有驅之者此非鬼爲祟而何夫
作不善者方自謂無人知覺幸免刑誅孰知冥冥之中乃於
大廷廣衆顯示其報可畏也
丙申春仲兄挈嫂祝氏由省垣歸甯浦城嫂氏多子女故所
帶乳媪亦多有江氏者其夫江國寶亦隨行途中病卒仲兄
出貲使二役買棺斂之二役者卽閩縣所派護送之差也將

其斂貲侵吞過半棺既惡薄並其隨身衣服剝去殆盡余兒
與嫂皆不知也二役本當回省故國寶之柩卽與之同回未
到省時一役之父夢見國寶云汝兒很忍已極渠所蓄套褲
子物也予當訴之地下矣國寶父亦夢其子云兒已死惟二
役忍心害理必有以報之國寶父得此夢後卽來余家探問
及差回知其子果死矣一役見父父詢所蓄套褲何來不以
實告其父曰予早於夢中知之國寶在地下候汝汝必不免
役始惶恐隨於是夜發寒熱卒其一役亦於旬日內相繼亡
此事子家內外皆能道其詳其事至小報應最速忘最顯此
鬼神幽明之道確然示人以可見者亦可爲下流說法矣或
曰天下劫奪人財者不乏此何以必宜死余曰觀此一事二

役良心早已喪盡其爲素行不義可知非卽爲此事而死此
事特其一端耳
吳江金文簡公士松少日寒苦恆隨其封翁外出讀書翁嘗
館同邑某氏一年至除夕始放學主人評其遲翁曰明年正
月下旬爲子聘婦恐稽時日故於今歲預補不足耳又曰寒
士舉事不易納幣賀實無所出欲採支明年兩月束脩可乎
主人如言付之歸屆期備禮延賓冰人趙某舊交也飲酒歡
甚齊幣至女家徐姓號素封見趙色變憤然曰幾爲君誤今
而知金氏赤貧吾女奈何適窶人子乎趙謂君業已許之豈
能食言徐堅不允詞氣俱厲趙無奈還白翁時賓朋滿座見
事中變咸默然翁慙甚謂趙君作蔓修而事至此奈貽笑何

趙俯思久之乃曰我與君舊交家有息女年與郎君相若卽以締姻何如翁喜諾立涜座客執柯以幣納趙應期成禮焉後文館官至大司馬趙封一品夫人而徐女不知何往矣

吳江舉人周某者素無賴陽施陰設噬人以填其慾壑者不知凡幾某年冬將爲人都計邑令慮其生事餽金勸駕可成行矣未幾得風癱疾縱飲歌哭舉止改常家人防閑之久而漸懈一日曉起於屋後見浮屍撈視周也頸上隱隱有紅縷若刀劃然究莫知其死狀若何先一夕有縣役於初昏時聞聽差傳呼聲意色署比較也往返趨視廳事寂然及諦聽則聲出自城隍廟囚赴廟遝索識術士於門搖手止之暗中共閱見堂上燈火照曜階下鬼影叢叢神視事處分茫昧不可

辨繼聞呼周某名鬼卒捽一人前鋃鐺殷耳神拍案怒遣命曳出斬之覺陰風颯然拂面而過洽沁毛骨而堂上影響滅矣駭異歸比曉聞其淹斃先是富家某姓正室死有疑其妾致斃者周與某姓素無交誼因是往弔以危言驚其座人某姓惶懼澆餽以塞其口顧聲聞四播從而覬覦者衆破誣入官及檢驗無故事得白而家半破又某氏婢死不明周爲之強制其親屬致有銜忿自沈者就此二事其被冥誅也宜哉

起盥沐見盆水中頭插小旗大驚時欲藥死孤姪而吞其產乃亟棄其藥而愈善撫其姪後竟獲免此可見陽律有自首之條天誅亦容人懺悔王法或幸可漏網神目則如影隨形而照可計取也乃請緩圖而謬其證與藥以愚某乙弟死醫

除夕忽驚啼告母曰有青面獠牙人自天降下以小旗插爺頭上而去未幾雷震甲死於通衢猶手執用賸銅銀親鄰有知其事者緣郊外某農以雞蛋售於市偽爲卒歲需甲以銅銀向買農子貪其價貴孰知無可兌錢歸被父責投河自溺蓋甲雖未殺農子而農子實由甲死國憲不及加天雷殛之耳

嘗聞父老言被雷殛者陰司先有小旗插其首曾有人因晨

也

徐觀察曰泰安有某生文才極優而工刀筆衆皆呼之爲狀

師入場之日神思昏倦懸號板而坐燈光下忽見魁星立於前曰爾來年狀元也伸手令寫狀元及第四字生欣然濡筆方寫一狀字魁星遽以手拂印其卷面因被貼此後遂不復應試以潦倒終其身或曰魁星即冤鬼幻相也

福建漳州府城隍神相傳即李許齋方伯廣芸威靈甚顯戴昆禾太守嘉穀知漳州時延刑名友沈小隱紹興人相處數年極稱相得及戴調福州要沈同往沈不可戴頗偃之一日語家人輩曰沈師爺幫我數年甚好我待之亦不錯我今調首府事更煩多自以相信者同往爲放心乃竟不肯同去殊爲可惱有一家人徐答曰沈師爺不去主人之禍也戴愕然問故其家人乃以所知得賅枉法數事對戴密訪不誣及啟

行日戴潛於書房書一疏自告誤用匪人並白其一無所染之情謁城隍廟焚之是日沈尚未移窩也晡時即病其家以爲虛弱所致煎高麗參湯飲之不效更延漳之名醫某診之某至甫及門遇一人自內出卒然問曰汝來醫沈某耶曰然其人曰是人不可治醫之若效爾即不利某惶然熟視不見某知其不可治入診之不爲立方其妻急欲煎人參飲之至外室見三人一頎而長二微短其長者手執鐵索再視則以紙爲者其二人一持牌一持扇逕入內其妻急反而燈驟滅沈已卒始恍然所見三人即閻中所謂走無常也神之不緩須臾如此

山西解州關帝廟在西門外靈應異常廟中舊存香火捐資

銀二萬兩有胡州牧者知是州假用三千欲不歸矣及罷官新任者至胡移居館舍夜有人扣門問之答曰西門外姓周者向官索欠如是者三夜每夜如是者三胡心知其故而終吝之漸行前夕又至且曰此項將有公事須用宜速還否則未便辭殊委婉胡懼乃如數歸欵未幾劉松嵐大觀觀察河東將莅任行至平定夜夢關帝至前有紅旂大書漢壽亭侯劉倜伏前迎神謂之曰河東吾鄉里也行將有難汝宜善視之劉寤不知所謂歲甲子乙丑丙寅間解州大旱劉請於上司設粥以賑賑廠即設於廟前公費將完欲請奏益又須時日心甚憂之夜夢周將軍語之曰賑費不足何不借廟中存款耶劉覺乃借廟中存銀三千備用即胡州牧所還原封也

人乃悟前索胡欠言有公事須用即此劉因修廟作文勒碑記之夫人不可欺而況神乎倜不可負而況香火資乎周將軍可謂處置盡善矣俗傳周將軍氣多剛猛於此事辭氣委婉殊不類其生平世人冠帶以索欠而負氣相對反目成仇者亦可愧矣

蘇州史家巷蔣孝廉東吉有子娶徐氏仳儷甚篤一日忽欲坐視其死一日行醫鄰縣中夜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航利之故誤人九命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九世服砒死今將赴轉輪我賂鬼卒來以解砒毒方相授君爲我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業報若得徧傳利世君更獲福無量言訖涕泣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則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並無他

藥南城鄧葵鄉異談可信錄又載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幸善知識心存普濟也

錢金粟學士林每年常入冥判事衆所共知道光甲申嘗與同年宮辛楣洗馬煥閒談宮方以大考爲慮錢曰無慮也考得者即妙後宮至七月物故九月始大考當宮病時錢未往視及病亟始至臥榻前袖出一紙焚之而去宮之子從火中攫之只存燼餘外籤有某時封三字宮即以其時沒也大考擢官後又有聞其入冥者問之則曰只八月廿七一度耳問何事則曰勾人名耳問何所據則曰憑其册注大抵昧財者居多然亦昧有至盈千累萬而不勾者問何故則曰亦不自知但其時覺其可不即勾耳閱册時有吏在旁指册中二人

應勾者余惡其多言復疑其有弊獨不勾事畢有衣冠顯者據案收册者因獻以册其人閱畢言所勾極合惟漏卻二人耳即前吏所指也余請補勾顯者曰奉旨請爾來辦此勾由爾饒亦由爾不能補也時家大人與程春廬先生同文同在盤山行帳中親聞學士述此是冬學士即歸道山矣程曰疑吏有弊獨宥兩人殊不知即墮此吏計中也然則幽明殆無別歟其所謂昧財至盈千累萬而不勾者當必別有大處分不第以一勾了事也吁可畏哉

吳中郭鳳岡言有某甲負其千金持券往索甲醉以酒而竊其券越日甲遽言債已還鳳岡知醉酒竊券也乃誓曰吾雖失券若債已收而復索則世世妻女當再醮甲亦誓曰我若負債則妻必爲娼以償月餘甲妻死不復繼娶知其事者以爲天道無知竟至漏網也逾十餘年鳳岡薄遊白門適有妓黎雲者豔名噪譽爲煙花冠烏衣公子日拜石榴裙下鳳岡一見傾倒互相愛悅黎雲絕不以潘郎鬢絲爲嫌即出私蓄千金密贈之約向鴇兒買爲妾鴇以爲錢樹子執不肯黎雲遽無疾而逝鳳岡懊喪即以贈金營窀穸封阡樹碣極其美煥一夜忽見黎雲來謝曰兒家某甲妻後身也所蓄纏頭原爲某甲償債今蒙澤及枯骨當又結後身緣以報矣倏忽不見嗚古人以誓明心近日狡獪之徒比比以誓爲飾詐文過之貲孰知報應昭昭無不與誓膠合者倖免今世不免後身如甲誓妻爲娼以償債或其父有隱德不應有爲娼之媳婦

乃速甲妻死以其後身應爲娼之誓彼蒼者天豈憒憒哉

嘉慶年間永春州有賣小豚者至一孤村有婦人以二金買兩豚已付金忽聞兒啼聲入室抱兒出賣豚者徑去婦追呼曰若取我二金奈何不與我豚其人佯答曰豚兩頭欲賣四金二金不賣也舉步如飛婦追不及路側有水碓即其小姑親春婦置兒於碓室復追之小姑方篩米聞言未及接抱兒爬至碓下舂如泥須臾小姑同視見殘骸委蛻狼藉驚悼欲絕哭曰我何以見吾嫂哉遂解繩自縊嫂還方歎恨財物兩失忽見兒死碓下小姑懸梁上驚地不知其由亦縊於碓室

賣豚者行未數里白日無雲爲迅雷震死矣

江都史望之宮保登賢書後文名噪甚曾爲揚州珠太守蜚

伊幕上客一日在家午寐恍惚一青衣持帖并舁輿來請夢中以爲太守也遂乘輿同往至一公廨有官降階相迎古貌古衣冠乃一素不相識之人私計既到此未便遽退古衣冠者執禮甚恭堂設一席遂分賓主坐定肴不豐美而甚冷話甫畢遂有司籤者請主人出廳事問案古衣冠者曰先生請少待某有公事暫少陪幸堅坐毋妄動也宮保口雖唯唯乃潛躡其後以偵之暨見一老婦襤褸蹣跚而進手持一紙若投狀控告者語不甚了了古衣冠者在堂上拱立有敬意久之但聞堂上者云此事交與我處分老婦退堂上者乃復坐俄而聞鎖鐐聲兩少年至匍匐階下敲觫萬狀視之乃鄉榜某房師一子一姪也子服秋葵色夾衫姪服玉色夾衫心異之以爲如此服色何須若此有何罪犯而鎖鐐又若此忽聞堂上古衣冠者擊案大聲呼堂下衆役嚴刑并下宮保不忍卒視退歸少頃古衣冠復向宮保云先生前程遠大幸自愛遂醒覺後夢境歷歷在目宮保頗不自安又未便上書某房師詢探此事時某房師作令吳中宮保因藉請謁之名兼訪此夢由遂駕舟渡江前往甫至署門司閽者云史老爺來得甚好主人因少爺姪少爺同時暴病而亡尚甚憂悶正可與主人排解宮保奇之入見房師云世兄臨終時是秋葵色夾衫否房師云你如何得知宮保備述夢境時日并同究不解老婦控告何故某房師因詳細稽察乃知有一富室飾婦請旌少爺姪少爺勒索重費數次批駁不准致未獲邀旌

表宮保於是代爲詳請并列入志乘焉宮保長君頗生大令丙槃囑羅茗香茂才士琳代撰宮保行述故知其詳茗香爲余轉述云帝君曰勿壞人之名節況於其中取利乎宜報之速也

乾隆中吳門有顧某者南雅先生遠族也曾官河南商邱縣邑中有富室寡婦族人謀其產誣以姦情且云腹中有娠前縣官得賄欲據以定案寡婦上控委顧某案其事既不能平反而又得賄以護前官寡婦自知冤不能白竟於上堂時取所懷匕首自剖其腹立時殞命顧某以此削職歸數年安居而已有齊門外楊姓者貿易蘭陽路過一村卽寡婦舊宅也宅已售他家開張飯店店後有大樓三間素有鬼人不敢居

是日天暮楊急投宿主人曰今夜客多然大樓又有鬼不敢留也楊自恃膽壯遂投宿未二更果有一女鬼仌亍而來問客是蘇州人耶吾有冤欲報非禍君也楊曰我非官安能雪汝冤鬼曰倘能帶我去必有以報大德楊曰惟命是聽其如何能帶幸示我也鬼曰但於君啟行時呼我一聲及一路過橋過船俱低聲呼我至蘇州日以傘一柄我藏於中到顧某家一擲其門中足矣鬼又曰我所以久不離此樓者有金珠一簏偪千金藏於某處今卽以報君言畢而去遂寂然至天明楊如其言尋之果獲一簏遂回吳顧某是日方演劇請客色夾衫否房師云你如何得知宮保備述夢境時日并同究不解老婦控告何故某房師因詳細稽察乃知有一富室飾婦請旌少爺姪少爺勒索重費數次批駁不准致未獲邀旌

矣衆客驚愕無所見是夜顧自緣此案顛末一紙黏於壁間
遂自縊死故吳人至今皆能道其事南雅先生亦曾爲家大
人述之

山陰沈曲園游幕河南爲光州陳刺史所聘甚倚任之光州
有老貢生某一子遠游數年不歸媳少艾有姿色育一女僅
五齡翁媳相依紡績度日其子出門時曾貸鄰某錢若干久
未償鄰某窺其媳美書一僞券言以妻作抵狀託署州吏目
朱景軾黃緣賄囑具控本州曲園判以媳歸鄰某貢生不從
發學戒飭辱以夏楚憤甚遂自經其媳痛翁含冤身死也知
必不免先將幼女勒斃亦自經越一年陳刺史擢開封守去
朱景軾遂署州篆曲園亦別就杞縣周公幕又爲朱景軾謀

幹勒令杞縣尉戴師雄告病以景軾補其缺乾隆丙午正月
七日曲園夜見一戴頂者攜一少婦幼女登其牀教之咳嗽
旋吐粉紅痰自此三鬼晝夜纏擾偏身扭捏作青紫色或獨
坐喃喃自爲問答時有知其事者未敢言也至十四日黃昏
曲園有大小兩僕取粥進督見牖下立一長人身出簷上以
巨掌打大僕其小者亦見之同時驚仆口吐白涎不省人事
灌救始醒被掌之僕面黑如鍋煤莫不駭異十五日署中正
演戲曲園在吠房大叫一聲而絕其尸橫撲椅上口張鼻掀
鬚皆蜷立兩目如鈴見者無不反走朱景軾爲買棺殯殮寄
西門觀音堂不一年景軾二子一妻俱死又以風癱去官杞
縣尉仍以戴師雄坐補

陳漢題 國桂 杭人白手成家其子寶齋於廿五六歲時患病
兩月餘終日臥牀不醒時作囈語愈後自言前生爲某縣城
隍忽有城隍來拜言有一案係君任內事須往會鞫不覺隨
之俱往案乃一孀婦生一子家巨富有夫弟二人欲謀其產
詭稱婦不貞例應離婦控縣邑宰拘其夫弟同訊案無指
實夫弟某行賄五千金宰納之告其妻妻曰此昧天理事不
可爲極力諫阻宰大怒詈責妻自經死宰受賄後將婦斷離
婦憤懣卒子爲叔害死其產歸夫弟瓜分婦歿後控於冥因
宰陽壽未終案未結今案犯俱歸冥奉帝命會鞫宰與婦夫
弟二人俱論斬婦轉生爲孝廉官邑宰宰妻爲其正室婦子
仍爲其子其姓名居址俱不肯言蓋冥中不許洩漏也寶齋

年近卅恂恂如處子現尚讀書此足儆世之貪酷不仁者
銅陵張灃南先生自言其祖在日有對河居住之佃戶癱瘓
三年忽呼家人曰吾非病吾負章宅銀冥罰作他家豕以償
其貸吾雖爲人實乃畜也爾等往請速宰此豕以了前愆或
可冀轉世爲人耳其妻詣章門訴以原委章翁曰家畜肥腯
留備大事鄉鄰負吾者不少詎必獨於某負而施報乎然聽
其妻言念是佃因病之年與畜豕之年相若冥報殆非無因
吾當宰之宰之日豕就刃大啼佃在牀亦大啼儼同豕音潸
湯刮虐豕不啼而佃又大啼且身起白泡恍如湯火傷分彎
時佃又大號須臾聲微斃矣世載冥報者多矣大半在影響
之間惟此事身猶生養於家魂已變豕他所世之得財喪心

者猶云假貸不同訛詐負亦無傷其亦鑒此而有悟哉

張某者六安人年少美於才又富於資有鄰家王姓者羨其貲才以女妻之但此女前已許貧士高某張未之知結縭夕見女哀泣詢其故女云吾前已許高姓今又許子是二夫也嘗聞烈女不事二夫君其謂我何言訖遂尋帶自縊張力救得免即於是夕覓得高某拉至其家爲之合巹次日高某措得聘金送還分文不受後家愈富饒次年張遂登鄉薦踰年復捷南宮鄰某王宅不戒於火家業一空論者謂王氏奸詐幾敗其女名節其得此報宜矣

山東傅某年卅餘矣十應小試未得入泮遂欲納監應鄉試苦無貲因念有族叔母李氏經營力作積有二三百金李少

年苦節勤力撫孤者也其子尚幼傅告以淮北票鹽利息甚大李惑之賣田質產得銀二百兩交傅爲辦票鹽計傅得銀即赴省報捐監生回里李屢問本利傅一味含糊後問之急傅以翻船淹沒爲詞李大失所望因哭訴於縣城隍廟夢神謂曰汝族姪本應中乙榜今若此當削其籍並奪其算矣是年傅初入闈三場俱得意而闈中卷已入選忽爲雨漏漬毀臨時換他卷未踰月傅果暴亡

揚州趙氏女素以孝稱父患哮喘女年甫十四朝夕侍奉衣不解帶因是得寒疾恆秘不令父母知道光辛卯歲年十八病益篤四月十一日方午倚枕危坐忽曰孰與我言汝尚在此者家人愕然詢之已昏矣咳聲逾時而甦自呼吸作痰聲逾時而甦自

言前世由科甲爲貴州某縣令邑有節婦宋王氏里豪思漁其色啖令以金誣衊之節婦遂以身殉談次女忽厲聲曰來矣即瞑目作愁苦狀醒而復述昔數四十三晚女忽狂叫騰擲壯婦數人不能制是夜列炬如豆女作呵殿聲呼痛聲乞憐聲少時又作揶揄狀痛楚狀情景不一而於公庭決獄胥役擾攘之事無不逼肖次晨女頰赤腫臀肉盡腐女昆季有不信因果者詰以何再世而後報曰先世根基甚厚次得男身今始爲女家人爲代乞節婦貸其命當永奉香火曰爾等親見自然代求歷久保無廢弛予已歷訴冥司奉牒尋至此今不能汝宥也言既舌引如蛇家人力護得無恙自後齋醮女悉知之就牀作頂禮狀既而曰此等大冤終難懺悔俟六

月四日人齊結案矣歷五月其父母仍以藥食調治遇珍貴物輒委於地曰汝罪人安得食此偶談禍福事皆驗並囑其昆季曰我今世本無惡以前生一誤歷劫至此惟兄等善事父母勉爲端人可也至期奄奄而歿

徽州霍姓亦巨族家有節婦賢而懦往往爲鄰族所欺淩從弗較也城中有胡某者酷好堪輿術技亦不精饒於貲偶見一田地以爲中有大穴詢之則霍節婦懼願以此田歸胡而以立賣契揑造中證投牒公庭霍節婦產也買之不可遂僞夫無葬地爲辭胡欣然以瘠田數畝易之而不知其所謂大穴者無穴也其所謂瘠田者眞靈穴也霍節婦不得已遂卜葬其夫於瘠田中而卅年內子姓科甲連登矣胡某自卜葬

大穴後家漸零落費盡心機非徒無益而反害之豈但技不精之咎哉

高州馬瘍科術甚精遇有患者先用藥潰成大孔再與議價有不滿欲者置之不治以此殞命者不一其人馬家積資幾及萬金忽患人面瘡自不能療展轉以死其妻無子僅一女妻醜而淫以多金博諸惡少歡門庭如市淫瘡徧體女年十七醜如其母亦間倚門焉夫母女俱醜何以其門庭如市若非多金之故何至如此宣淫哉自是城中業瘍科者咸爲短氣云

萬藕舲 青 蔡侍郎於咸豐二年視學浙江余適權守東越初次進謁卽極款洽敘年誼甚篤迨侍郎丁艱寓居杭城余亦有稿本余家居時曾聞得的確一事從知天人感召之理斷不誣也因爲余述曰鄉居有夫婦二人者家道僅堪餬口參豕一口待賈而售久矣一日夫他出有二人來議價輾轉出錢八千婦諾之交錢後二人卽繫豕去婦入室匿錢於被無何豕忽繩斷逸回二人趕入並呼婦助繫豕見其主亦遂馴服遂重牽之去比夫歸婦告以原委夫曰價亦良得恐其中小錢多矣婦曰吾汝試觀之及往取則烏有矣婦愕甚夫曰置他處而誤記乎婦曰無之徧覓不得夫熟思良久曰是矣此必汝繫豕時房中無人被竊去也婦恚甚夫曰我亦不汝告失財命也夫何尤婦心終不自安明日歸甯向父母告知其事母曰我家與汝比鄰今汝夫出汝適鬻豕安見非汝私於我而匿豕於我家乎且安見非汝詭作被竊而匿錢於我家固知婦死由自取也相助市棺殮埋而已未數日夜大雷雨夫睡中聞剝啄聲甚急審聽之婦音也夫大懼呼曰汝自尋死與我何干而讎我乎閉門不納婦曰汝以我爲鬼乎我並不死亟開門納我雷雨中叩門愈厲夫戰兢終拒之相持至天明夫方啟戶婦竟倉皇闖入夫卽逸去急叩岳家門告之曰汝女大爲厲來擾竟夜今已入我家矣羣隨壻觀之女果在焉恃人多且天已大明不之畏並責以不宜如此相讎女曰兒並不死兒於夜間爲雷雨驚醒而身卻在野地是以回家避雨不解我夫以我爲鬼而不納也衆大異之亟奔癆尸處視之棺已震裂有二人各負四千錢跪地而死背有字蹟則買豕竊錢云云夫爲惡昭著者未必遭雷此陰惡而人不知者故雷殛之此道光十餘年閒事的眞而非誣者惜忘其地址姓名耳

姑蘇閶門五方雜處行路肩摩作市大街有脅口則別居冷靜處是謂浮店亦曰寸金地焉乾隆年回祿時以人煙湊集火一晝夜不息有青蓮室紙鋪五色名箋價頗貴先一夕主人已歸留人値宿兩僮仕樓上夜半未睡聞屋瓦作聲疑爲盜從窗隙窺之見朱衣人導從甚嚴手執丹筆似巡察狀須

曳冉冉往鄰家屋上去兩僮駭甚詰旦俟主人來具以所見告主人訶小子無妄言心知有祝融災亟取鋪中佳貨徙於家至夜火果發青蓮室燬焉主人自以佳貨具存創不至鉅出金起造舊鋪更新取所徙紙捆啟之每捆中悉有燒痕如杯蓋大直透千層一文不值矣又有潘鳳梧者盛澤鎮人也其父以販紬爲業至蘇郡投趙姓行未幾得暴疾歿貲千金俱爲行家中飽鳳梧年始弱冠聞耗來迎父喪棺在破寺中訪既實乃索遺資於趙趙不承將告官而苦無據姑賃居破寺傍更求良策焉是夕火起距破寺不遠急往探視見勢已燎原撲救者人多於蟻街坊水滑足不可停忽見一女子手捧木匣倉皇而來失足蹉跌即有人欲攘奪其物鳳梧狂喊其人遽奔因扶女起擁衛以走至所賃屋中坐少許喘息稍定女子整衣言謝諦視則芳容旖旎可撩人問其姓答言姓許鳳梧乃烹茶煮粥慰藉良殷出戶遠眺其燄益甚幸所住荒僻可免延燒無可爲計仍闔戶與女對坐細訪家世女又言幼失怙恃依舅氏居詰其舅氏姓名則趙某紬行負生債者也鳳梧錯愕良久女子因轉詢其故具以實告女子曰舅氏性素貪此事容或有之今君拯妾於危歸家代訴舅氏必當有以報命也生亦言謝款語既深兩情彌洽鳳梧拂榻讓女少眠女不肯曰妾驚魂未定睡亦不穩君切不可以妾故致受宵寒推讓久之因復促膝共話雖語無狎昵而綢繆懇摯盡露眞心天既明引望則煙灼如故鳳梧炊黍作羹與同飯訖下午火始滅鳳梧出外探聽知趙氏居已燼共傳其親屬數口悉皆被焚無一活者蓋人並不知女尚存也女聞之不勝痛楚鳳梧曲慰之女收淚言曰妾不逃必死逃不遇救亦死今已煢煢無歸竊願委身於君婢媵無悔鳳梧曰吾固未聘妻得娘子唱隨曷勝欣慰家中惟有老僕嫗可免漏洩之虞不如呼舟歸去再來迎父柩女諾之更令問舅氏尸骸被焚之家官已悉爲殯瘞矣鳳梧及買棹連夜返里修飾房櫳安頓已畢再至破寺扶柩回籍窀穸事畢然後諏吉成合巹禮焉女出舊匣中金珠得財盈兆家以豐裕再吳中舊例凡失火後每家以竹籤表所居地址五金之鋪化者各就其中披瓦礫求之毋許越界爭旨有黃姓兄弟共開鏞行分

居雖久而屋回毗連兄爲人極良善諸事爲弟所欺客商投止者弟悉邀去以故弟日富兄日貧是年火兩宅並焚及插籤搜括兄於基址中掘得白金五千兩蓋其弟積資小樓樓塌適倒人其兄院內弟以爲已物欲與爭衆咸以爲例不可破卒歸於兄由是弟漸貧兄漸富矣嘗聞大街孫春陽店其先世作室時築牆俱七八尺厚或問之對曰吾家人手雜處有火焚此閒人居稠密倘殃及鄰家吾不忍也嗣後每遇回祿惟孫氏宅如魯靈光殿巋然獨存生產亦隆隆日起可知一念之善堪保百年之家而營營者剝人肥己惟日不足究之一炬之餘終歸焦土可哀也哉

乾隆丁亥鎮江修城隍廟董其事者有嚴高呂三生員設簿

勸化一日早雨有婦人肩輿來袖中出銀一封交嚴曰此修廟銀五十兩拜煩登簿嚴請姓氏府居以便登記婦曰些微小善何必留名煩記明銀數便了語畢去高呂二人至嚴商如何登寫呂笑曰登簿何爲無人知者瓜分何害焉高曰善嚴以爲非理止之高呂不聽瓜分之越八年乙未高死丙申呂繼亡嚴未嘗與人談戊戌春患疾見二差持票謂嚴曰有一婦在城隍案下告君我等奉差拘質問告何事答曰不知遂同行到廟至二門見一帶枷囚叫曰嚴兄來耶視之高生也向嚴泣曰弟自辭世迄今四載受苦總皆陽世罪譴眼前正在枷滿可以託生不料又因侵蝕修廟銀兩一案拘此嚴曰此事已隔十數年一旦發覺想是彼婦告發耶高曰非也

彼婦今年二月壽終凡鬼無論善惡俱解城隍府過堂彼時城隍謂之曰爾一生好行善事上年本府修署爾獨惜費何耶婦曰記得當年六月廿日曾捐銀五十兩係一嚴姓生員接去自覺些微小善册上不敢留名故尊神有所未知神隨命瘅惡司細查原委不覺和盤託出因兄有勸阻之言故拘兄對質耳嚴問呂兄安在高歎曰渠生前罪重在無間獄中不止爲分銀一事也語未畢忽二差至曰老爺陞座矣嚴與高隨差立階下有二童持紅彩旗引一婦上殿又牽一枷犯即呂也城隍謂嚴曰善婦之銀可交汝乎嚴一一從實訴明城隍謂判官曰事關修理衙署宜申詳東嶽大帝定案可速備文書申送仍令二童送婦歸二差押三人出廟過西去一

路見有男著女衣者女著男服者有頭罩鹽蒲包者有披羊狗皮者紛紛載道耳聞人語曰乾隆卅六年儀徵火燒鹽船一案凡燒死溺死者今日業滿可以轉生二差謂嚴曰難得大帝坐殿我們可速投文已而疾走呼曰文書已投可各上前聽點嚴等急趨立未定聞殿上判曰所解高某竊分善婦之銀其罪尚小應照該城隍所擬枷責發落呂某生前包攬詞訟坑害良民照擬枷責外應命火神焚毀其尸嚴某善士也陽祿未終宜速送還陽嚴聽畢驚醒身臥在牀家人皆已挂孝曰相公死已三日矣因心頭未冷故爾相守嚴將夢中事一一述之家人不之信後一年八月夜呂家失火柩果遭焚

蕭山汪龍莊官道州時有別縣民匡學義者本陳氏子爲匡誠乞養迨誠生子學禮授學義田八畝令歸宗後學禮病不起又贈學義田五畝囑以家事學禮遺田二百畝子勝時妻李氏勤儉持家歷十七年增置田百餘畝歲息日阜一日田主贖產會學義他出李氏令子檢契則載李氏與學義同買各契皆然詢之學義堅稱產原公置租亦公分詳記租籍李氏懇縣不直懇府發零陵亦以產契租籍爲憑懇本道發先生提訊先生以學義爲李氏治家田皆學義交易李氏執契而不識字契載自不可憑但舍契以斷不足關學義之口且分租有籍李氏不能以口舌爭因亦照契斷爲同買李氏再三哀剖先生麾之去而獎學義善經理學義忘先生爲鞫事

矣問其家產曰有田十三畝歲入穀卅一石得米十六石問其丁口曰一妻二子三女問其生業曰某代李氏當家惟長子方能力田先生曰據汝言食尙不給何外人皆言汝有錢耶曰自苦自知耳先生拍案大怒曰然則汝與李氏同買田之資必由竊盜來矣命吏檢報窩舊案曰某盜贓銀甚多尙未就獲亦陳姓也殆其汝乎學義大窘叩首曰某未嘗爲盜價皆李氏契實僞書同買欲俟李氏物故與其子勝時爭產故歷年租入並無分文欺隱先生呼李氏慰諭之契塗學義名毀僞籍產歸李氏求究學義先生曰學義誠可惡然汝夫頗知人設所託不當原產且廢安能續置倘逐年乾沒租入私運至家汝亦無從跟追惟其貪心甚熾僞爲同買契

據意圖瓜分田產卒至事敗一無所獲天道惡貪亦足懲奸矣乃免其罰勒令歸宗

程仲蘇有本家名宗號廣庭道光戊申官金陵南捕通判自言伊岳家楊氏寄居宿遷素稱富饒其岳母楊太夫人有銀十萬兩黃金千兩均存地窖上年因家計漸蹙命家人掘窖各缸金銀俱化爲水於是堆積院中適有傭工求二缸醃菜許之傭往移缸頗重因覓多人擡出及出門二缸水忽化爲銀傭馳告主母令家人復出觀之仍化爲水於是任傭取去及到家仍化爲銀廣庭之僕僅得工銀一錠於傭于蓮亭曰金銀化水之說予習聞之然皆渺茫不足據今觀廣庭所言乃其目覩者可見財物皆有定數如其家當貧則有者可

俾一飯卽出廿元貸之嗾令速入城句當我爲汝婉探陸某蓋亦心疑陸某當時見其不承未便道破隱情也次日詣陸緩頰陸仍誓稱無有只得置之陸父忽於一夜夢有朱衣神訶之曰汝子本科應發解以廿元賣與張姓宪醒而大疑正欲呼子告之至廳事見稗春與子適論茶肆失銀事卽將夢事祕之而責其子言汝果拾此銀不妨交出此亦游戲之事張兄汝至好必不縱汝短也陸終堅口不承乃於送稗春出門後嚴詞責之並告以夢且曰看試後放榜如兩人俱落孫山我不汝責設汝黜張焉不汝貸也陸有悔心猶以夢事虛無置之迫事後揚曉張果第一陸無名宪其父恨極欲治之賴親朋勸止至今爲老諸生

桂丹盟觀察云嘉慶初年幼時聞吾鄉有村農周姓者生四子二女長女早嫁以幼女許汪汪聘子往浙種山十餘年音問不通女已及笄有陳監生子欲續絃利其聘金許之娶有日矣一日周倚門立有少年乘小車來問其名云我汪某子周某是我岳父今攜區區禮物來成親事拜見後出布帛聘金等陳之周與諸子商謂陳監生一鄉之豪也焉肯退婚又須還其多金奈何父曰我幸獨居山中汪來人未必知也以酒醉殺之乃可無事於是傍晚灌醉送而臥諸前室父子五人在後堂議夜間如何殺如何埋其女竊聞之自思本許汪姓今致之死地於心何忍乃密往前室喚醒云現要殺爾尚酣睡乎汪子驚問告以故汪子求救女云出山十

里有我姊家可暫避與子同往可也時已四更遂亟行周父子至夜深持刀入室不見人尋女亦亡去料女知情同逃其父曰女不知別路與姊好必到姊家速往追之女偕汪子回顧見火知已追及云不可往姊家去矣登山伏林中女見父兄多人持燈疾趨如狼虎狀與汪子並戰粟失色乃踰山背而遁見山下三四里閒有人家遂趨之迹似拐帶爲更夫所獲縛而送之即陳監生村也羣傳一女一男女本鄉人男異鄉口音顯係刀拐監生查問知女即聘媳解其縛並汪子好言慰之細思女已與人偕行且其原夫現在不便強娶姑藏在家以覘動靜周力農亦頗殷實藉以索詐爲得也周父子追至姊家堉外出女私一僧在牀叩門遲遲不開以爲逃者

姓憑中調處或請官斷以女歸汪以禮還陳何致家破人亡

李倬者福建人乾隆末以貢生赴京鄉試路過儀徵有並舟行者自稱姓王名經河南洛陽人赴試京師求李挈帶許之同舟言笑甚殷出所作制義亦頗古雅惟篇幅稍短耳與共食必撤飯於地每舉盌但嗅其氣無納喉者李疑之王亦解其意謝曰某染腸證致有此病幸勿相惡既至京師將入門王長跪請曰公勿畏我非人也乃河南洛陽生員累列高等當拔萃爲督學某受賕黜落憤激而亡今將報仇於京師非公不能帶往誠恐城門有阻需公低聲三呼我名庶無礙也其所稱督學某即李座師李大駭有難色鬼曰公黨師拒我我只有與公爲難非我無良不得已耳李無奈何如其言入

寓後即往謁座師其家泣聲達戶外座主出曰老夫有愛子年十九頗聰秀夜間忽得瘋疾特奇持刀不殺他人專殺老夫莫名其病年兄此來少招呼耳李心知其故請曰待門生入視即君言未畢其子在內笑曰恩人至矣吾當謝之然亦不能解我事也李入室握即君手相得頗歡旁人駭之李言其故於是舉家求李代爲關說李向其子曰君過矣君以被黜之故忿激身死畢竟非吾師殺君也今若殺其即君絕其血脈殊非以直報怨之道況吾與君有香火情獨不爲我地乎其子語塞瞋目曰君言雖正然貴師當日得賕三千豈能安享吾敗之而去足矣指某室有玉瓶價值若干者爲我取來玉則擲之地又呼取某箱有貂裘數領至則索火焚之事畢大笑曰吾無恨矣爲君故赦此老奴拱手作去狀其子病霍然矣李是年登第歸行至德州見王君復來前驅巍冠帶尊嚴告李曰上帝以我報仇甚直命爲德州城隍倘有求於吾子者德州城隍爲妖所憑纂位血食垂廿年我此去彼必抗拒吾已請神兵三千與之決戰公今夜聞刀槍聲切勿出視恐有所傷邪不勝正彼自敗去但非公作一碑記曉諭居民恐未能示信耳公將來爵祿亦自非凡與公訣矣言畢即轉瞬不見是夜果聞爭戰聲五鼓始寂李連夜作成碑記詰朝往城隍廟焚香其道士早已相待云昨夜大王到任託夢教相迓也李爲鐫石立碑今猶存德州大東門外

廩生某建州翹楚也工填詞妙解音律容貌俊雅談吐絕俗制義書法俱可觀咸以翰苑期之家本舊族裙屐翩翩居然烏衣子弟兄某爲汴中令族姪某因貧往依之留司筆札性謹儉二三年積五百金將歸忽病某適赴汴省兄姪病加劇自知不起聞某不久當歸垂危伏枕涕泣叩頭以積金求帶回爲母妻養贍某諾之姪旋卒迨抵家匿其金僅以衣物歸之妻泣曰夫未死一月前信回云有金五百求叔帶歸今傲篋空空金烏在某叱曰爾夫以筆墨依人歲得硯租僅百餘金連年已陸續寄歸安得復有多金且兄方負官項縱有金亦官物也並詈其不知攜帶篋笥之勞反肆誣賴婦女懦弱無能嗚嗚飲泣其母隨以凍餒終會某以他事懲僕僕乃自沐偕回者恨之洩其事某大怒送官責處其事愈彰年餘後半失足蹈空狂呼求救同人奔往已墮落深崖之下明日繞道覓其屍野獸食之過半矣

嘉慶丁卯王利南私雕假印盜用庫銀一案州縣伏法廿餘人此畿南一大獄也王利南者藩庫吏貪而狡詐作奸犯科不一而足愿任方伯倘任之骫法營私家資巨萬與某令本嫖賭交結爲婚姻令侵蝕官項三萬奉文提解逾限即挂彈章商於利南利南爲畫策先解五千金再求展限每月三限解五千金每限一千六百餘金解時具兩批兩詳一批一詳蓋用藩司假印帶回附卷其銀數任意隨銀投交一批一詳蓋用藩司假印帶回附卷其銀數任意

混填以少作多二三萬金之數已足其存司批詳於發房時
利南隨時可以改換其假印則利南西席吳人陶某所雖陶
素謹慎畏事一日利南向之長跪問何事曰遺失要稿本官
索之急懼千嚴譴非先生莫救我即出懷中方硯一枚故牘
一紙曰照式雕之畀我一用可無事陶大駭曰此大辟罪也
胡可爲利南曰事出萬不得已且惟君與我知之用後即毀
懇不已並出五千金爲謝陶貪利允之刻就堅囑一用即毀
利南曰當碎而投諸井勿繫懷也利南初意原只爲某令一
人而不肖州縣聞而各思效尤漸有定價予利南五百金可
得千金批回從此辦者愈多利南贍亦愈肆未及數年吞蝕
正項地丁不下數十萬有藩幕老友頗有所聞且見利南家

計日裕開質庫放利債起華屋娶美妾子弟五六人皆援例
疑其一旦何以驟富如是其如何舞弊處則未深知也適新
方伯莅任友仍蟬聯一日賓主談及吏胥之弊方伯曰庫吏
王利南聲名甚大子甚疑之友亦以所聞具述方伯在戶舊
久積於會計乃曰其弊總在批解錢糧恐入庫數有不符耳
於是弔取各縣批迴與庫收簿覆對數年中批數多收數少
者廿餘州縣嚴訊利南弗吐實適某縣有僕被逐來省控其
主人如何與利南句通作弊侵吞地丁盡情傾吐監提利南
夾訊水落石出實共盜庫銀四十餘萬籍沒財產猶不敷廿
餘萬數年中花消已過半矣一面委員四出提解州縣有某

孫滅等問擬歷任失察藩司均罹嚴議而雕印之陶某事未
發覺時已旋里門提解赴宣卒於路利南子弟均被罪妻妾
有流入青樓者
揚州徐叟家小康二子一女長子從母來歸從姓徐氏次子
及女皆自出次子甫冠好嬉游父嘗切責之道光乙酉春父
爲女製嫁衣三月朔旦次子手擊銅鏡口喃喃作誦經狀父
惡其不祥次子不遵教訓父以手奪鏡固持不釋兩手相奪
誤以鏡觸父額父益氣惱罵詈次子逃出晡時方歸適其父
方飯見子來投箸遂罵並欲加以箠楚子避杖投父懷求免
不意父甫果腹積有忿恚登時痰湧氣閉逾時死其兄素黠
父產乃賄其姑之夫並餌其妹許以贈送匯資共誣徐二被

父狀鳴於官甘泉朱某勘驗無傷惟額有擦痕研鞫再三屍
戚及女皆力證次子本頑蠢不能置辨遂定讞解省臬司發
蘇州府會審於滄浪亭次子呼冤朱令徬徨無措乞於蘇守
另日復審仍喚其戚及女對質皆矢口不移乃以擦傷定案
淩遲處決未幾其戚歸家暴病見徐二來索命旋死其女
既出嫁不一月亦見徐二來驚悸成疾而歿朱令旋卒任所
而其役隸潘某促畫供者亦同日暴亡其兄及嫂皆以惡瘡
徧體皮肉潰爛而死所得家資早以訟事用罄鄉鄰均知爲
徐二在陰冤冤相報也夫徐二不遵父訓罪有應得但以異
父兄希圖占產賄囑干證使罹重辟心何能甘故冥律亦在
所不宥也

王植三茂才言仲姓把總管理高郵各閘時陶文毅公初莅任訪求熟悉河道者仲因言七閘口通江宜以木易石開閘導水入某河可達江陶公信其說遂拆七閘閘工最堅固相傳爲青田先生所築仲姓因以石易木隨時啟閉既潛竇石於人而年年修建可以獲利不一年大水作沖去民居無算仲姓已於拆閘年犯邪自投於水蓋早已伏冥誅矣

道光初閻省觀察某有優待幕友之稱人多樂就之惟性情豪侈善揮霍清俸入不敷出研租多不給或探伺其寬裕時透支數月頗亦不吝第匱乏時多有餘時少幕中遂不免有藉於苞苴者觀察欲禁之不能特詣城隍廟默禱自言守土數載小大之獄無絲毫苟且倘幕友不守廉潔或顚倒是非徇私廢法枉縱命盜有心出入致負冤愆請殃及其身官不受過也時刑友方抱病禱之夕即加劇鬼語驚人冤魂不一自夜達旦鍰鐺聲徹屋上聞者震悚日將午而命殞矣刑友子仍習父業亦頗有羅致一日肩輿拜客爲道旁巖牆壓斃幷及輿夫二人此則不知其父餘殃未盡抑子自作惡業耶

按是時有錢穀某友素有劣名偕其徒二人受聘龍巖州主僕五人同舟夜泊適村中防寇團練演習鄉兵誤以爲盜齊跳避入水僅一僕得生未幾另有刑友年踰八旬懸車數載一日自煮豚蹄火作夫婦並懷孕媳俱焚死故當時有一聯云就龍巖主僕五人同罹水厄燒豬肉祖孫三代共被火災或曰刑友嘗惑妻言薄待後母自殞其身人皆不知宜受此慘禍也

道光年閒慈谿令傅某貪污黷獄謗聲載道數年調署定海一如在慈谿所爲未幾病卒殮以富陽石棺姬妾多而無子一一從人而血漬污灰灰中火發焚燒尸棺姬妾多而無子一一從人而走存歿均不能歸故鄉其受報慘矣

同治辛未聽鼓杭垣時剛夏五即酷熱非凡望雨倍切忽於十五晚得雨雷震次日即聞雷擊一人事後細詢顚末因備錄之以資懲勸蓋十三日華光巷口大街有某姓子奉母命持衣赴質庫得洋六元過酒肆小飲而去洋竟遺酒家爲酒夥拾得旁有二人亦備知而不告也某子歸家始知洋失母責之復到酒肆理論酒夥堅不承而在旁知情之人亦代爲支吾不得已而歸其母仍痛責之已而無以爲計即投河死母只此一子痛甚亦自縊此十五卯時事也迫時及午雷將酒夥擊斃又將代爲支吾之人震裂其脣久之而蘇向人說其情節如此後聞破脣者口不能食不久亦亡

吳蓮芬曰乾隆間有甘泉令某巧於貪婪時淮鹽正盛某令豢養不逞輩數人日事羅織凡商家每一舉動必百計驅之陷穽爲生財地揚州徐甯門外河東有二寺其僧素以富名一日一少婦豔妝扉與而來僕從如雲僧見之恭敬有加少婦入方丈坐定曰供獻未來且少憩僧側坐陪侍正坐閒突有大漢擁進曰和尚藏妓在密室何其樂也僧曰毋亂言此某商家太太也大漢曰此某妓也何太太之有再覘其與夫

僕從皆無矣遂以索共輦之官某令如得奇貨償厚賄之乃已因又傳詢商家何妓不別姓是託而特汝是託可見平時有婦女入廟之事商又賄之如此者不一其事故有剝皮混號在官以暴疾死家口流寓揚城未數年室如懸磬未適之妾尙有二三人并其兒媳室女相率爲倡此光祿公親見其虐而親見其報者嘗述以爲戒云

華亭戶書張明德奸巧善舞文黃緣爲漕胥益肆行無忌鄉民貢懦者橫遭吞噬與人有睚眦怨輒中以危法以故皆側目視之弗敢抗有阜役陳大忠者性伉直明德積不平思有以中傷之壬寅春漕事將竣明德以糧串數百石囑大忠赴鄉催收折色時每石折收洋錢五元六角大忠既行明德遂

白官增其價至六元三角及大忠回如前數收繳明德遽曰是尙缺三百餘元得無汝中飽耶大忠驀然曰我行時祇五元六角城中騷增價我安得知與之爭而散明德竟以大忠侵蝕告官官拘大忠責令賠補抗不承遂下獄坐侵用官銀遣戍河南大忠有屋數楹田十餘畝盡賣之爲安家及行資已署券矣明德聞之往告買主曰大忠侵虧國帑其產應變價償官爾等私售犯產當與同罪買主懼厚賂之請計焉明德故爲躊躇曰價已付乎曰未也曰未付尙可挽爾速取契及買價來我爲爾呈官大忠來索價令其赴庫請領則爾無患矣買主從之盡以價與明德大忠之遣戍也已預報家產盡絕閭之怨憤而已竟不敢領價是冬大忠赴戍號痛出

駭白令令下明德獄入獄門已昏聵矣凡服生鴉片者忌熱茶大忠在獄聞明德將入喜極預儲熱茶以俟見明德入迎謂之曰明德汝亦來此乎手捧茶勸之明德昏亂中遽飲之飲竟即撲地死死後其家欲攜尸自監牆出大忠與同監者不可曰必反我售產資而予同監者千金乃可當明德在時恃其巧詐淩鑠同類人咸疾之大忠之事人尤不平及其死也莫不稱快玉是竟無有爲解紛者凡千二百金尸始得出蓋距大忠之還僅十日而明德死死又兩月大忠復赴戍瀕行以已及明德先後獲罪下獄始末屬人敘其事而鐫之版徧送四方報施之巧且速無逾此者天豈專爲一陳大忠償其冤哉特大忠一事其險惡尤爲顯著耳陰謀積久自墮網

羅君褰君矛古今一轍陰隲何益哉

浦江朱氏始以積穀起家稱巨富翁媳皆上壽生二子長黜次愿父子累代忠厚受欺弗能校也二子先後授室和睦無閒雖妯娌間後稍離齬以媳御下嚴明弗爲患翁以長子有才幹令出貿易且以長已得四孫次未生育因以次主家政次忠厚極公允一家安之無何翁逝長以奔喪歸遂令長主家政次本身弱天性極篤痛父而亡媳以晚子最得歡心痛極切遂愈憐妯娌亦極盡孝道迫媳耄年妯娌漸多不和一家知之不敢白媳也媳微有所聞嘗語妯曰娌幼寡可憐此苦味吾深嘗汝宜善視妯諾之實則漠不爲意耳遂擬將產析爲四一爲己膳一爲諸孫一爲長一爲次均以爲允長弗可勉爲孝婦或免報向娌曰汝節孝可敬速轉生去勿種惡嫂八百金不償此所以報也惟妯施於汝稍過耳向妯曰歸娌以孤寡無可告訴遂鬱鬱有心疾妯固視若贅疣長亦置若罔聞其多年含忍不發實以娌尚知大義頗知盡孝恐媳不徹耳娌母家故貧暗有些微周濟妯偵之遂以白媳媳曰誰不知有母能孝母乃吾媳也此菱菱者捐吾家幾何況卽其本分應得縮以與母也汝輩勿太迫人妯愧甚於是益銜娌外似甚和暗則無不媒孽其短矣方次病革於諸姪中有素愛者媳知之命繼爲後媳又以娌太寂令歸娌撫養冀日後能孝其母此正辦也長亦以母言爲然妯故難之因嘵娌曰吾命固繼汝特汝命太苦防剋兒娌曰吾命固苦既剋夫何至剋之不已今既將兒繼吾果何日來繼也妯曰再商之

於是年復一年有繼之名無繼之實媳以年高未知底蘊相與因循而妯勢日盛娌勢日孤娌嘗曰吾名爲富家婦實一苦人耳何樂生爲不久抑鬱而卒卒後家中切切私議代娌不平媳亦有所聞頗悔析產不早也一日妯暴卒口中喃喃致辨既而長歎一聲甦矣人環問之則曰爲娌訟於金華城隍神以吾欺陵又隔絕其母子並貪其財將有惡報吾無以辨娌益恣肆不服神向娌曰此前世因也汝前世與妯爲姑嫂汝謂嫂於母逼嫂逐歸母家隔絕其夫婦者二年更負兄嫂八百金不償此所以報也惟妯施於汝稍過耳向妯曰歸可勉爲孝婦或免報向娌曰汝節孝可敬速轉生去勿種惡因也妯自甦後變爲純孝每告人曰神亦敬寡婦吾等切宜留意恤寡勿似前之憒憒任意也

杜小舫曰揚州某甲於江陰下游一縣爲司閽本官擢任高郵州甲以病歸里病中作種種異狀初似被人旬攝繼則張口呻吟似受掌責問之堅不吐次夜又作款客狀所應對似一尊客一儕輩並呼童具茗具食物喁喁私語良久作送客狀旋自歎曰案中人已盡至且奈何再詰之仍不吐問茗物供何人則云自啗是夜交手作被桎梏狀匍伏號呼若受重杖五更氣絕矣家人爲之含殮冠服整潔納棺時首忽左捩帽已蛻落帽紲二宛然刀截揚俗專治盛殮之人名司殯匠相顧駭歎詢之云此受冥中大辟象不知何所據也甲病時

延比鄰助守余僕與焉諸狀悉目覩但知有惡業而不知其詳後遇某甲同事者述之憬然曰報應若斯不爽哉邑中先有謀財害命一案甲與幕客某受番銀二千八百餅爲之上下營謀設計縱其凶某某旋先後物故今以其狀證之殆此案發覺矣余謂得贓枉法令死者含冤其伏冥誅宜也且一息僅存尙不肯稍露惡蹟其陰險爲何如此咸豐年事

觀察某公年垂暮矣監司省會公私應酬不遑刻晷每黎明卽起二鼓方息退入內室自言辛苦勞瘁筋力不支幼女甫八齡依依膝下撚叉鬚言曰爺既如此辛苦何不告老回家婢媪等曰作官豈不大家快活何言告老女曰大家自然快

活獨爺一人太苦大家何不替爺辛苦耶父聞言撫其女淒然淚下年餘後滿洲某制軍莅任不喜衰老屬員勒令休致此所謂知進不知退識見反不如幼女也後此女適士人由詞林出爲太守年將六旬卽引疾歸急流勇退善刀而藏或亦出夫人之意歟

王和尙者京師無賴小人奸狡百出要案漏網遂披薙黃緣鑽刺得出入公卿之門大僚有佞佛者被其蠱惑共相推重致有活佛之稱凡大小京官宅中亭纖悉皆知故信奉者愈衆自大學士至司坊各官願共締交者不下二三百人其皈依座下稱弟子者四五品翰詹京堂居多朔望皆虔誠叩謁和尙高坐麥拜者紛紛皆合掌閉目受之不答禮但云勉作好人毋庸向我膜拜云云翰林某亦在弟子之列家貧忽得某省學差喜甚夫婦臥榻私語云聞此缺尙優三年任滿除清逋負外贖取典質若干餘可買屋置產矣次日以得差往謁和尙卽見怒容滿面厲聲訶責曰爾以寒士今蒙　皇上恩畀以文衡重任不思爲國求才以圖報效昨與爾妻所言全是一片私心恐儒佛兩門皆所不容今姑薄責示懲如能速卽懺悔佛門廣大勉爲姑容倘再執迷我亦不能救汝也言畢下座親取界尺責手心十下翰林毛骨悚然伏地不敢仰視叱去之乃蛇行而出又令轉回大聲訓飭曰爾如不遵吾訓誨卽屏出門牆從此勿復相見翰林唯唯聽命面色如土舌撟而不得下聞者益加敬服餽遺絡繹惟恐弗受和尙非數萬金不可今未有半尙須大慈悲者慨解義囊庶能仰副我佛慈命耳於是捨者漸多日積月累和尙遂暗擁厚貲而人不盡知也時嘉慶丙寅丁卯之際川楚白蓮教遍平未久和尙既蓄多財遂動彈冠之念謂諸大老曰余以撇卻紅塵不復攖心世事惟佛家總以救拔衆生爲心今觀三楚地方教匪雖滅厄數未完不日餘孽復興仍有刀兵之劫非余親往以國法治之佛力除之不能消弭此厄尙須假以方面威權庶可相機行事自念世外閒身亦徒有此心耳言罷深爲太息諸大老深信其言起立拱手致敬曰吾師惻隱爲懷

垂救一方民命功德非小某等自當努力玉成以副吾師宏願和尙俯思良久乃曰承諸公共以救苦爲懷同一盛意祇可勉爲出山惟修利一事須待二三年後歸來再了此願於是遂蓄髮還俗一面衆爲集貲援例捐納知府候選復函囑兩湖督撫奏請揀發道府和尙遂出守楚中旋補襄陽署武昌聲氣廣通又宥被其熒惑拜爲師者矣御史石公承藻本深惡和尙詐僞以庇之者多且未得實據未遽彈劾迨和尙赴自後訪其劣迹知有徒在京刺探時事乃設法誘致之並多方暗訪悉知其飲酒宿倡無所不爲特祕密耳至各官宅中大小事無不知者皆不惜重貲買通婢僕隨時密報故雖夫婦私語亦能聞知並得其往來私書數函乃臚列種種款

迹密摺參奏　睿廟震怒立發星使審訊不誣革職查抄本欲罪擬緦首因僅詐誘取財朦混捐納尙無傳教等情從重問擬遣戍永不釋回和尙遂死於戍所石侍御旋因案鐫級乃衆人恥受和尙之愚遂遷怒而排擠之耳此事偏見邸鈔迫癸酉年姚芙溪入都戚友老於京者縷述如此故得其詳或曰和尙倘不動凡心未必卽敗其禍乃自取也然而小人詐僞終有敗露之時和尙旣富而又圖貴故其敗尤速耳世之不知止足如和尙者豈少也哉

浙江富室乾隆時首推趙氏本仕宦舊家多田積穀後更廣開質庫益見豐饒質庫多在蘇松等郡貲本皆二三十萬有十餘處又善居積故日增月盛有子八人女十六人一子生

則以二千金權子母取一分息積至千金又加之母比及冠笄可萬金矣婚嫁多未見損也後八子分析各廿餘萬生齒日煩自爲京外官家業託人經理不善且服食漸趨奢侈不若老輩儉樸出多入少至曾孫輩已蕭索不堪矣嘉道以來在鄉則蔣氏在城則許氏許以鹽務蔣以力田各號稱百萬論者皆以爲商易消而田可久乃蔣之子弟不安田舍家風而慕城中華麗棄其耕鑿專事嬉游又好與當道往還通融假借不吝解囊未及卅年祖父所遺悉歸烏有許氏雖素習豪華而家長操持有法每日黎明卽起料理內外各事井井有條奴僕多人不能作弊懈玩漏下二刻卽關鎖門戶不准無故出入子弟家人有要事出外至夜不能早歸者必先告之否則不納賞罰公明衆心悅服平日用財不濫亦不刻其尤不可及者待人接物禮貌謙和毫無恃富驕矜之色亦無市井猥鄙之形至今百餘年子若孫守成不敗商之中最久者也閭其平居常訓戒子弟曰欲知人家興敗當看子弟勤惰欲知子弟勤惰須看臥起早遲歷觀數家其方盛也合家無不晏眠晏起迨其衰之甚也主人眠起皆遲奴僕眠遲起早至婢僕眠遲起早而其家不可問矣此言確有道理姚蔗田嘗曰自天子以至乞匄未有不當早起者或謂帝王百官士農工商固當早起乞匄無事正可酣眠何必早起不知人廟燒香清晨者多匄欲乞錢不早則讓他人矣子與氏曰雞鳴而起爲善爲利

皆然既欲爲利自宜早也子又嘗訓兒輩曰試觀禽獸其稍具靈性者無不天微曙卽起猿與馬且不睡惟豕則終日臥最蠢最惰人奈何效之耶先輩有言多食令人病多睡令人昏此不易之論也昏則諸事無所用心清明之氣旣已梏亡故不能爲善亦不能治家一生悠悠忽忽委靡不振身體與草木同腐家業與冰雪齊消若此者視息人世甚無謂也

閭中孝廉某才華倜儻弱冠以第二人登道光戊子科鄉榜會富人某爲豪强所傷幾興大獄富人不惜重貲求助於工刀筆者以期必勝人滿一室孝廉與焉公議一詞孝廉不以爲然授以己意衆以其幼也忽之詞上而當事提之急禍且不測不得已如孝廉意易之訟立解自是膾愈大術愈工名

認方研鶩聞賊已驀至甯郡失守劉遂脫歸於是起華屋置良田弟與子姪均娶婦添海船爲販私計岱人嘖嘖羨之蓋察嚴拘提抗不能得乃遣弁勇捕獲之而劉願狡甚堅不肯知之不代爲謀某與甯道張觀察景渠素識也函往訴之觀夜啟某箱籠取其貲重盡易以石某君不覺也比至甯舍館定啟箱篋則十年官橐盡羽毛矣遷人至岱詰訪問其鄰里皆道路不通取徑上海雇岱山人劉某船數隻浮海至甯劉固岱山販私鹽者行至橫水洋風色不順泊舟島嶼中數日乘

邱容帆與其子同號舍四鼓卷竣後閒談因果其子欲獻述之如此

咸豐辛酉粵賊擾浙之際有蕭山某州牧自四川引疾歸以

所攘獲不下數萬金壬戌秋劉及弟若子姪各司鹽船六艘至蘇松海口售鹽易米滿載歸至橫水洋陡遇颶風六舟盡沒無一生者家中諸婦聞之瓜分所有均別抱琵琶去頃刻閒灰飛煙滅此陳康齋寓岱時所目擊者岱人咸嘖嘖以爲有天道焉第不知蕭山君於甯郡陷後何如耳

河南汝甯府居民有寡婦某氏爲索欠一千三百金欠戶强吞不還因而結訟將借券呈之某太守訟久不結一日太守勸實卽代收本利而寡婦無與也寡婦無可奈何投繯死後一年太守昏迷自言貪汙各事發了分付家人快擡到毛大人衙門欽差營中去審行至頭門曰來不及矣有多人已動手打我共見太守渾身紅腫立斃是咸豐年間事噫貪官汙

吏現報有如是夫吾願天下後世爲民父母者當以汝爾太守慘報爲戒

江西葛菊人言太湖西洞庭山有村曰後堡人煙輻輳多以織緜紬爲業緜紬以繭綢爲之謂繭面第一層茸絲其薄如綢也先是有湖州某叟每年蠶熟輒舟載繭綢至後堡販賣村有某媼其子外出傭工家惟孫女十二歲外孫女十四歲相依過活道光十三年六月某叟來販繭綢擔貨到村子十三歲留以守舟二女恆至舟與叟子戲日久益密無猜叟售貨既罄將歸以風逆不能解纜斂佛番十二元納囊置舟中仍攜揀賸殘綢到村貶價賣訖旋舟索囊不得怒詰其子鞭之幾死岸人僉爲緩頰咎叟疏虞不能專責乃子叟無詞含

淚剌舟怏怏而去是月廿四日某媼將午炊以石敲火不得出門乞火忽烈風暴雨雷電大作村民某甲見媼宅火起趨報媼媼罵曰促狹兒無妄呪我敲火不得始出求火家中那得火發甲曰此何等事敢作詐語謂予不信可自覘之媼急冒雨趨歸果見火焚屋內哭夾村衆撲滅火頓息雷雨亦止入視二女手扶瓷罎踣死院中兩太陽穴各洞如鍼孔血水涔涔然流出面不改色衆甚訝之罎故盛爆豆試共發之則豆下叟之槖貲存焉村民多與叟善急遣人馳送湖州至則叟與妻已於昨夜投繯死矣蓋叟歸途復痛責其子偏追投河到家妻詢得其故既痛子死又以失貲無以爲生夫妻交謀半夜俱自經云村人同始知雷擊兩女爲有由也吁可畏哉

皖城懷甯某媼孀居一子年弱冠某甚樸愿爲某官傔從服役勤慎能得主人意同治七年三月十八日夜漏二下其子啟戶爲主人瀹茗忽暴雷一聲擊死僵踣戶外媼聞之來撫屍哭曰吾兒素樸愿天乎冤哉何罪而遭此慘也雷又震震有聲若戒媼勿妄語干神怒雷乃止後有人言其子曾盜販陶器某甲錢五百文甲夫婦詬怨無以營生俱投繯死事已隔一年雷始擊之尙是怨也吁以五百錢斃二命天怒之烈不亦宜乎按此子盜某甲錢豈其母不知耶觀母之呼天鳴冤且言無罪是其平日貌爲樸愿不惟欺人且匿欺其母矣而以五百錢斃二命致干天罰諺謂雷憤擊老實人信然哉

沈旭庭自少幕遊四方爲諸侯賓客年四十有四客吳陵宗湘文源瀚太守館中湘文與汪琴川太守在小閣上扶鸞時旭庭赴友招飲回館乩云沈某來曷不到壇宗遣价邀之至乩畫鬼面眉低齒露惡狀難看云沈識面否沈答不識乩畫刀云識此何物沈曰刀也何用乩云將以殺爾以雪吾冤機上不便動手下樓以待宗與客俱代沈求解冤不許財帛不貪齋戒不要祇要索沈命耳宗與客虔請土地詢其姓名宿冤未代爲排解生地去半時復回云鬼面姓曹名天喜山西介休縣人業屠沈前生爲介休縣令時天旱祈雨禁屠曹索爲人所憎惡紳董賄銀五百兩於令誣曹犯禁曹遭杖斃冤未克伸不樂轉生今與沈遇先報訴城隍神神批縣官得

贓罔民者當殺准曹天喜取沈某金曹故執意索命無法可
救此事非求城隍不得了結試稟城隍再看分曉去二時許
來云可喜可喜城隍聞稟即著判官細查沈今世行藏幸無
罪過因勸曹另法處置免其一死曹因說既承神諭安敢不
遵速若沈當壇朗誦心經一卷此後排日朗誦心經五十徧
五月爲度庶寫心經五十卷焚之吾始甘心否則仍取其命
毋多言沈誠心遵諭當誦心經一卷而散明日敬書心經如
數焚之又日誦心經五十卷因事煩誦經稍懈半月後許陰
庭與宗載之扶鸞士地降壇畫刀示沈云認得否汝允曹念
經五閱月以解宿冤我匿曹刀居中排難今汝負約怠不念
百公承命向肆中買金每兩十六換齎金開價投入總督不
受自是指瘢索垢訶責多端已擬即挂冠矣會總督爲言官

約決不敢爽從此虔誦心經不敢懈云

某明府以進士宰當塗性庸闇縣濱大江衝煩難治凶歲倍
形拮据某履任恰值大水田畝漂沒殆盡官庖突煙垂絕而
飢民日塞署前嗷嗷求哺某書空嗟歎謂幕友曰我貧甚矣
自謀不暇何能顧及若曹幕友笑曰公何太迂大水民困若
此誰不知者據實上狀請賑大吏必許可得四萬金何憂貧
某大喜稱善亟具牘申請大府果發帑金四萬某半侵肥已
囊以半分犒合署幕友暨紀綱人等而飢民沾惠未及十分
之一死者枕藉於道慘不能狀某視之漠如也無何某父子
與幕友俱病疫死所吞蝕賑金耗費無存某之子婦與二女
並幕友妻女俱流寓當塗竟不能扶櫬回籍典質既罄無以

倚市門矣道光丙午冦化萬鼇峰夫子官斯土招予幕府邑
紳蔡翁招飲以予少年喜談風月謂某之雛女甫破瓜豔而
善歌將召侑觴予亟止之曰君休矣此女流蕩不偶固乃翁
居官作孽使然然物傷其類小子雖不肖實不忍與見也蔡
點首曰君言是也乃止

陳子韭云報施輪迴之說豈無憑哉先大父毅堂公嘗爲子
孫言高祖薌南公諱鑣官雲南首府時總督某公貪暴無藝
稍忤意旨即登白簡諸官奉令惟謹一日飭雲南守購金二
百公承命向肆中買金每兩十六換齎金開價投入總督不
受自是指瘢索垢訶責多端已擬即挂冠矣會總督爲言官
列款糾劾奉　旨命諸城劉文正相國來按是獄公迎謁相
國以首府必總督私人拒勿見而使緹騎圍督署搜索得通
賄簿某若干某若干朗若列眉而於雲南守名下則大書曰
某日送金二百開價十六換發還等字遂大重公總督拘於
請皇昔時趨附輩無一人過問者公乃爲之納橐饘供衣履
比奉　命鎖拏進京又餽白金千資其行總督大感愧搶首
於地曰某無眼不識君此行若得生必矢報倘罪不赦來世
爲子孫以報君比入都則賜自盡越十餘年公以養親歸里
久忘前事矣一日坐書室假寐忽見某總督來方起迎之總
督已至前珊冠蟒玉如故狀向公跪曰來報恩正擬之已
亟走入內室驚而醒疑訝間報生第四孫矣即先大父也彌

月後乳媼抱之出見即莞然笑公撫其首曰兒他日不患不作官但不可再貪耳即嗷然哭先大父自言平生莅官行法瞻極大獨一見貨財則此心惕惕然或懲前世之夙根耶夢南公晚居石門見近鄰二童子奇其貌招之來家俾與先大父共讀即陳學士萬青侍郎萬全也故名大父曰萬森　又述先大父嘗言少時讀論語每不服孔子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二語謂人老則一切皆淡何須戒得比官滁州時年逾六十有獄事以萬金餽者已峻拒之去向者每睡就枕即酣臥是夜忽輾轉不寐初亦不解己乃自批其頰曰陳某何不長進若此遂熟睡如初旦語人曰我今乃始服聖人言也其居官也清謹自持道光元年權泗州事州地處下游每年夏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三十五

秋開城外半成澤國例請賑卹然當賑卹之地民皆轉徙無可稽覈恐以虛冊報銷故皖省有南漕北賑之謠公獨不肯辦觸怒上官幾致參劾遂解州事人皆以爲愚公但笑應之而已嘗謂余兄弟曰我雖不得此錢而以清白吏子孫五字貽爾等不亦厚歟此事遍州白小山尚書載入公墓志中前年余代理新陽縣事吏胥有請少報熟田多徵米者余曰祖不喫賑孫乃喫荒可乎戒得可忽乎先大父年登八秩嘗言服官數十年閱歷十餘處見官貪墨者其終未有不潰敗者也然總無逾於侵賑報應之速且酷也彼敗露而膺顯戮若王伸漢輩者無論矣即倖逃法網大都必以急病死以惡疾死子孫亦俱絕滅再不然爲盜爲倡作眼前報者尤不少其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三十六

巨族焉湖南蕭狀元錦忠之封君道光時官直隸知縣會秋月被水已逾報災期限不能奏准封君乃將徵存之銀悉以賑撫其未輸者亦焚串免徵民大感戴而封君則以虧帑監追上司憐其愛民被罪令通省官代爲設法彌補比額清出獄而錦忠狀元及第之報至矣此二事皆果報彰彰在人耳目前者天道甚遲可不感動警畏哉又述曾叔祖雲巖公諱孝昇性慷慨喜交遊弱冠時手散萬金結客官甘肅平番令揮霍益甚置驛延賓有鄭當時風會有某都統以謫戍伊犁道出公境公憐其遇厚待之復贐其行都統感甚然公於此等事甚多不之記也作官十年虧帑鉅萬落職待勘適都統復起用洊擢陝甘總督未抵任即遣人往詣公公已忘前事

驚不知所出司道奢官聞之亦驚既悉其情乃爭出資爲彌其缺總督既至待公如上賓疊加奏保隆隆驟遷不十年官至雲南布政使公自勉愈甚人有急難求之無不應者錢塘陳香谷中丞桂生時官某邑令欠課五千計無所出欲覓死公聞之召令入見訶之曰五千金細事耳乃欲以性命易之乎袖出一紙給之則五千金藩庫實收也陳感激涕零以其曾祖句山太僕與文勤公同朝遘譖誼遂以叔事公公雖喜結納獨不肯阿權貴時和相國珅勢張甚公不與遘相頗銜之會福文襄郡王出師征苗取庫金廿萬公與之而文襄薨未及補牘大吏劾公浮銷著賠和遂追公赴部對簿不得辯在獄兩年嘗受恩餽贈盈萬公度所虧太鉅不能償悉

以所贈者周同繫之人其慷慨蓋天性也未幾沒於獄時和已敗乃得援赦免追後香谷中丞撫蘇招公子赴署中待之同兄弟人亦重中丞能報德焉余弱冠時見中丞親爲余言猶以不能如某總督脫公於厄爲歉也

朱福保舉人吳縣人日以詐騙橫行包攬詞訟爲事道光廿年間被人告發革去舉人長禁獄中咸豐元年大赦出獄故態復萌無惡不作吳人憂之庚申之變蘇城失守朱爲賊羽翼設計害人同治二年蘇城克復朱逃至東洞庭山人見朱來駭甚聚衆擒而殺之投屍太湖中吳人快之

江南少年某隨官服役於西粵獲貲頗豐悉供遊博未幾官及某以道遠乏貲不能歸久則典質殆盡蒙袂輯屨貿貿於途偶遇一老翁稍周之逾數日忍飢故翁復過而問曰困頓如斯意欲何爲某頓首自悔哀求拯援願爲廝養以報翁攜之歸日供兩餐視如客居數月忽謂曰觀汝已悔艾余有寡女願贅爲壻以侍老夫婦餘年汝意若何某驚喜逾望搏顙以謝遂倩鄰老爲媒即日成禮每使其壻到各店購物頗誠篤以故遠近咸信越數月翁以夫婦年老擬豫製附棺物付以數十金令往某肆購紬絹某照數買歸翁喜甚次日付縫人量各短數尺大恚曰相待不薄僅此一事相煩況爲飾終之衣何染指我價而少之耶與媪交詈不止某無以辯愧忿欲死妻勸曰如自問無欺赴店理論當不難取償翁媪怒少解次日黎明即欲往理翁止之曰且早餐去不得償勿歸

也具食遣之某至店計較店中稽帳無所短斥爲圖詐某與抱屍大慟謂止此一壻將倚以終老不圖爲店中所斃幾不欲生即日報官店中溷人以千金賄和翁赴官攔驗言病發自死遂爲完案越兩年餘官調任鄰封復有一案與之相似傳訊屍親即翁也名姓雖易令固識其面大疑傳視其女無恙因加嚴鞫始知女爲青樓中人與翁合謀共分其貲激壻往理早餐先已置毒忿躍時毒發死後無大形迹耳令廉得其實照謀財害命例悉寘法嗟乎世情險惡愈出愈奇始周之繼壻之厚誼如此即善疑者亦不料其賣我孰意戕其生而因以爲利哉事終敗露益信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耳

常州陽湖東洲村任兆敬者爲縣役年卅餘賦閒家居咸豐二年忽發羊癲瘋病三日見女鬼索命云是前身騙伊銀八百兩幷負絲羅結好之約謂之曰汝眞負心人取汝心以雪我恨剖心而死庚申之變衆人在任金寶家聞其口述如此

兆敬卽其從兄也

邵伯民有伯仲析炊而同居者伯素樸愿病瘵濒死召仲泣謂曰我病殆將不起矣先人遺產不憂餓殍奈無子息何顧汝嫂賢弟所知也今將産男也佐嫂善撫之成人必教之讀書女也亦善視之爲擇一快壻不使失所汝後日子多當分嗣我佐汝嫂守節吾目瞑矣弟如重骨肉情須識之勿忘仲慰之曰兄弟安心調攝當不至若是萬一不幸敢不如命伯乃諾之爲嫂接生時悄以花鍼納兒臍中而他人不知也至是仲與壻被擊各手持元寶一枚臍鍼則拔插壻額其半入骨血纔纔猶未絕也噫誰謂彼蒼者憒憒哉衆議以伯與兒

點首再不日尋卒仲爲治喪殊草草嫂雖不慊猶以奢不如從儉曲諒其無他也是夜嫂分娩視呱呱者儼然男也心大快慰仲亦慶兒有後兒狀甚英偉但苦善啼乳之不哺百方呵撫之不止延醫諦視指紋僉謂無病而哭則未嘗一刻輟也嫂甚憂之甫次日竟以不乳殤嫂抱屍慟泣幾不欲生戚黨再三勸慰乃啜泣召仲謂曰亡人寄託之言歷歷在耳嫂所以忍死須臾者戀此一塊肉耳今已矣復何望哉汝如重骨肉情必厚其衣衾棺槨待此藐孤以成人之禮俟殯殮畢吾亦將從汝兒地下所有貲產壹以付汝汝如不違我意我夫婦九泉亦必默佑也汝意云何仲不得已允之爰市美材殮兒權厝兒墓側嫂復延僧唪誦經呪所費不貲仲心快快不敢言事畢嫂遂絕食粒米勺水不入口終日嚎啕慟哭血淚俱枯鄰里聞之無不寒心時方冬月朔風怒號黑雲四合氣象慘惻忽霹靂一聲天頓晴霽人言伯與兒棺均爲雷擊聞有二人踞墓側不知何故嫂聞亟力疾趨視見伯與兒俱生而踞者則仲與鄰村某嫗也急令人舁伯自抱兒從與俱歸進食進乳居然各慶再生矣先是仲以伯既死慮生兒不能幷其產以某嫗素爲人接生重賄之曰女也則已男也則爲計戕之願以五十金爲謝嫗初不肯請倍之嫗利其賄乃諾之爲嫂接生時悄以花鍼納兒臍中而他人不知也至是仲與嫗被擊各手持元寶一枚臍鍼則拔插嫗額其半入骨血纔纔猶未絕也噫誰謂彼蒼者憒憒哉衆議以伯與兒

棺殮仲嫗卽同葬其穴後伯夫婦壽至八十生四子憐仲無子以一嗣焉後舉孝廉此咸豐二年事

世間父兄教子弟必寓嚴於寬使子弟無一事無不稟商庶可就此鍼砭若馭之太嚴適長其欺一至潰敗不可收拾是誠洞達人情之論揚州王翁其一證也翁止一子愚而蕩家頗殷實拘之極嚴偶有急需不敢白諸父私向鄰人呂七袁大貸銀二百兩呂袁挾其短立券後另書券二百金言如欲期以此爲息王竟受其愚踰數月以情告母措銀送還卽索券呂謂其妻歸甯券在笥中他日檢還可也王欲攜銀歸呂叱曰吾以二百金相假汝一紙不相信耶王不敢爭與之後屢索券不還不敢言諸父也一日呂袁二人持券詣其父索

四百金父召詢焉子備述顛末呂袁怒曰汝兒非孩提豈肯加倍書券又豈肯還銀不還券者翁知子被愚因曰生子不肖尙復何言但此中有疑慮請詛神明銀券互易可乎二人曰謹如教因訂翌日同詣郡廟焚香致祝呂袁設誓曰如有欺詐卽得急病死翁遂如數付之焚其券甫旬日呂七無疾驟亡袁始懼一日方午餐忽停箸曰七哥來耶遂斃此道光廿六年事余在邗上揚人常述以爲戒蘇明允論易曰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誇後世耶蓋無死生之說以神天下人之耳目則我虞爾詐之風將更有不堪問者矣

光緒六年五月晉門內某姓鰥居無子止生一女年已及笄月初爲之擇壻過東所受聘禮悉交女收藏未及信宿失去禮物兩事皆金飾也翁以女室旣無穿窬蹤迹亦無女伴往來憑空遺失非其女懷他志卽係女有外私盤詰未已繼以扑責女含羞懷忿無可置辨乘閒方欲自縊忽風雨驟至雷電交加同室某氏媪自室中趨跪庭心手持金飾自言金由我盜今原物尙存願卽交還勿枉死人家性命也言畢媪則如夢初覺翁與女俱得完璧亦卽不更深究惟當時見者以爲天威咫尺毫髮不爽云

余以書局事癸酉赴邗上閒喧傳江都令暴亡一事知鬼神顯赫無處不彰彰也據云鎭民某聘烈女未娶而卒烈女矢靡他父母勸不從遂如其意過門守節某家業染固素封也不少而誤殺人者亦集貲賄官堅言的係奸細郡伯聽信幕丁進言與縣中夥同一氣委員亦飽得所欲同口一詞遂以

奸細定案未數日委員死於中途府縣兩署死者不少均云見鬼來捉郡伯當未死時每言有人告我時正夏令自去其瘡令人敲扑無敢應之言之不已始以葵扇扑之未數下瞥然青腫或云郡守並未得錢想係在陰閻審之也凡在兩署預此案者大半死亡更無論中途委員郡守雖不得錢而迄不能代爲伸冤故同受罰也

沈茂亭言渠鄉富人精於權算有鄉人某借錢十二千已還忘未取約遂重索之某不得已即再還之越十餘年富人死某家生一豬甚肥膘將宰而貨其肉是夕屠人某夢富人哀訴云我不合重收某家錢十二千冥譴爲豬償其債明日請君往殺之豬白質黑章者即我也乞君勿殺告我家往贖之

勸戒錄選卷七　貪詐　三十一

感且不朽次日某果邀屠殺豬屠至驗其豬毛色果信遂不肯殺某觸前事忿且喜即牽豬呼其名誚之豬人立而啼某大驚仆地病月餘始愈傳聞遠近富人子遂備價贖歸

金少伯云錢塘西鄉葛某平日務農有兩子其鄉近地有項氏墓久無後人葛某私賣與朱氏爲塋地朱氏不知竟葬焉時爲光緒五年末及半載葛某兩子故七年春葛某亦亡地價僅五十番而葛氏坐此濫盡朱氏無恙足見有心之惡天必罪之朱氏無心之失故得免禍也

齊子治曰宜興王少枚明經善古文宗姚惜抱早年好爲刀筆年近四十始懺悔前愆生二子皆能讀書作文有二女著有文集百餘篇行世世居鍾溪橋余於咸豐三年避地宜興

和豐橋芙蓉圍因馬小梧孝廉始識少枚少枚曾爲先大夫作墓表刊在先大夫集中又曾爲余作詩序庚申之變宜興失守賊擄少枚命爲鄉官令斂錢收稅鄉人恨之俟賊目歸城便聚衆黑夜到少枚家先殺其妻與二子繼殺少枚辛酉人日余從陽湖東洲村買小舟回宜與採弟妹消息舟過鍾溪泊岸訪問少枚蹤迹土人言其遇害如此有文無行或好爲訟師之報云

蘇州某氏女賣爲巨室妾暇日其妹往省之見姊妝奩旁有元寶一枚乘無人時竊以歸而告母母恐累及其姊促令還之其嫂從旁止之曰是不可還還則自承爲竊矣乃已巨室索銀不得疑僕婦僕婦無以自明遂投繯死不數日雷電交

亦未可謂遠也

潮州上水門有鄭秀才歲試拔列前茅散步至市見衣鋪斃一線縐袍藍色鮮妍愛而鬻之值學使舊花蕚以應名出至校士館身重急歸寓所脫袍置諸帳內至更深人定忽聞窗外窸窣聲問之莫應遂就寢正在朦朧聞聽戶外吟詩問其姓名答曰姓吳名新廣西人也幼業儒幸列膠庠家貧親老棄舉業習經營往來洋面已五載矣行抵臺灣被盜劫財斃命孤魂無寄聊附藍袍君今收買祈推同類之情送至肇瓢之鄉矣之室柩骨雖沈渤海汪洋之境殘魂得依祖宗邱墓之鄉矣鄭半睡半醒似夢非夢因思此冤魂也不與寄歸則魂終附此袍矣廣西不遠所費無幾吾當決此一行以副所託翌日

出貲訪至其家只一老母因子久客不歸積憂成疾常親牀褥鄰里有持湯藥進者日一過之而已鄭將藍袍託鄰付其母並贈以銀是夜夢吳謂曰蒙君帶某魂歸家並承厚惠君本大器來科當中高魁會試連捷授職編修閱二年放福建學使時有黃蘊奇持刺來謁即斃子之盜請君留意鄭鄉試中式第五名後會試亦高魁閱兩載果放福建學使按臨三日適巨商黃蘊奇來謁鄭以並非科甲鄉紳敢來謁見將欲嚴飭因憶黃蘊奇名乃數年前吳君所告者傳之使見鄭正色危坐黃進跪叩曰爾作何業曰當商曰幾年矣曰四年矣又問由何業起家曰作水客鄭厲聲曰汝即在臺灣劫財斃命之黃蘊奇乎我已知之久矣認則作自首免罪辦不認即送法司拷栲研求黃聽言事皆有因知難隱諱即伏地叩頭一一承認鄭即咨中丞拏送按辦並一一面敘買袍附魂夢中訴冤情事中丞將黃蘊奇依律正法籍沒家貲入官念吳新母老無依賞給銀五百兩咨粵西中丞飭領完案

陳子莊曰盜寇營水師參將戴兆熊字夢璜湖南人辛酉余於富陽江上識之兆熊爲人質直勇壯屢督礮船與賊戰未嘗敗北嗣杭城陷軍潰散走爲賊執不屈被殺兆熊嘗爲余言伊戚趙副將因病入冥見大廈一區列坐者數十人皆僚友陣亡者也詢其何以羣居於此衆答言凡力戰死綏者忠勇之報大率爲神我等雖得神道而以平時侵用勇糧故須

聽勒校羈滯之苦所不勝言趙蘇後每舉以告戒統領等官

兆熊緣此故與士卒同甘苦不敢有所私云先大夫嘗訓余輩謂農夫服田力穡沾體塗足終歲勤動所積不過錙銖之贏獨士大夫居則高堂大廈出則結駟連騎衣錦繡食粱肉與若輩苦樂奚啻天淵即令盡心民事不敢荒已恐折福況復驕奢淫佚貪饕無厭廣積金帛謂可遺之子孫昭昭在上決無是理觀戴兆熊所謂戰死沙場者冥司尚勘校其侵冒則安富尊榮而貪贓虐格之人恐未必能逃閻羅老子之一算

費宏國行三餘杭東鄉后楊橋屯上人隸軍籍管運杭三幫漕糧時以領款支絀欠輩竭力承運家計中落宏國接辦善於營謀漸覺生色行年四十營運北上道出山東因事趕前

另雇小划獨坐艙中覺坐下有物礙股取視乃一帳包中有濟寧京錢票一千串意必前雇船者所遺急往該莊照票如數取回孰知遺票在濟寧紳富夥友沿途跟追尋獲前船問得後雇船者確是費姓竟造杭三幫指詢宏國宣承不諱再四情懇願分其半宏國曰失票運蹇得票運亨我亨君蹇亦數定也何分爲夥友畏勢不敢置辨悻悻而歸東主數責懟恨交集抑鬱而亡宏國得此意外之財營運倍廣利益倍獲杭三幫稱巨擘焉而滿極懼盈日久悔生每於神前喃喃囈語懺悔無何妻孕臨產夫若妻各夢操山東口音者請作東道主醒卽誕兒名曰阿互自幼小及成人嬌弱多疾父母愛如拱璧百般依順不遂其欲不已年至十六爲其婚娶延師訓讀冀其蹻籠忽一日先生解館阿互在書房以髮辮繞椅自縊死費嗣遂絕及今河運雖停杭三幫中遺老猶舉此爲戒云太上感應篇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當夥友向宏國索票之時慨然如數給還一念轉移造福無量及身不食其報子孫必得厚蔭乃見利忘義徒以巧言取禍後雖自悔亦無及矣身殞嗣斬豈非孽由自作哉

同治甲戌湖州荒於旱嘉興某賣其女與富家爲妾女不願縊而死父母心悔之然不以之尤富家也已而學中忽有數子孫必得厚蔭乃見利忘義徒以巧言取禍後雖自悔亦無及矣身殞嗣斬豈非孽由自作哉

同治甲戌湖州荒於旱嘉興某賣其女與富家爲妾女不願縊而死父母心悔之然不以之尤富家也已而學中忽有數劣衿訟縣謂此女之死由富家强逼之父母懾於勢不敢言縣令信之遂親至女家驗之並詢其父母涕泣自陳不得已之故案遂結不數月一劣衿病此女忽附之言曰富家因無

方知寶係某人所竊堉冤始白此同治年數輩談及此事咸謂七十餘歲老人一夕於街上納涼少年數輩談及此事咸謂天道無憑老人曰汝無以此疑天道也其人少時貧甚曾於此開點心店與我比鄰而居一日我猶未起聞其人詫曰若何慁忙至此乃遺物我店中而不知也當俟其來還之旋聞其婦曰若所遺何物已而唾其夫曰此天富我也奈何還之遂細步上樓去迨日將午忽有人狂奔而至曰吾清晨誤遺腰纏於此中有佛番五十枚君檢得否其人已爲婦言所惑對以無之失銀者曰吾措此不易且有急用是時店中尙無

他人君如檢得乞卽付還此莫大陰功也吾必有以相報懇之不已其婦在樓上大呼曰汝食畢卽去卽有所還吾店中來千去萬安知不爲人帶去顧乃以此誣我乎失銀者初猶哀懇已乃憫憫去後其人移居他處漸以小康今乃遭此劫則其致富安知不藉所匿之銀以爲營運而彼失銀者之於去後又安知其不有憤恨輕生之事乎老人之言如此始知此人後來之向善亦非無因特一念之差已入大惡區區小善固有不足自贖者耳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鬼之情狀與人無殊可以情動亦可以理遣也浙江某科有趙生應鄉試既入闈飯後假寐一婦人揭簾入曰誤矣非某人也言畢倏隱趙生默記其姓名時點名尚未竟趙乃倚號口柵欄逢人詢問旋遇一人與所記姓名相符語以故且諷其出其人初不省憶久之復問婦人年貌衣飾趙以所見對其人乃曰果此人吾弗懼矣曩吾家有一輿夫甚懦爲妻所制日被毆辱弗敢較一日兒嘆夫被毆敢面吾怒斥之曰汝夫綱不振一至於此彼毆汝汝獨不能毆彼乎輿夫以二言激動還毆其妻其妻大恚以爲天下之大有妻毆其夫而已

今乃反是此天下大辱也哭詈終日至夜自縊此婦可謂至愚極悍倒行逆施者矣吾持公論以斥其夫並非迫此婦以自縊乃欲執是以讎我天豈容乎於是同號士子閻之共起爲文向空焚之剖說其理使悟而自去且曰如再夜出爲祟當同詣明遠樓訴諸關帝押汝入無間地獄也是夜竟寂然

林翰雲先生楚中乾隆甲寅副榜於家大人有同年之誼後以甲子舉人大挑二等歸時家大人陳臬山左邀留署中授余兄弟輩讀工時文等講貫聽者忘疲惟膽過怯尤懼雷一聞號號聲即神色俱變獨坐室內戰兢而已若在稠人廣衆之場必跳往空處告衆詰其故笑曰我卅歲前尚不至如此

之懼一日由福州至連江坐一舟同舟者十餘人中有父子二人相詬詈者繼子聲益厲其父遂走後艙避之尚啾啾不休同舟者相怒以目忽一聲霹靂從船桅下擊其子立斃桅爲之斷舟旋轉浪中幾覆時余已驚絕半晌始甦自是膽爲之碎其所以必跳立空處者尚恐爲人帶累耳

耳乃不轉瞬竟什百償之死者其果可欺乎

竹葉亭雜記云卓某漢軍人以資爲太守分發廣東貸一洪姓財數千兩許其人司閽隨之登舟一夕其人登跳板大解舟子撤板其人墜水羣趨救之得不死卓慮其受寒以己衣衣之羣謂主人過厚也舟至高郵小僕及婢在舟中方侍夫人食雞子忽聞雷聲從空一震僕婢皆昏仆及醒卓與妻俱死矣舟子先亦震死移時而蘇乃言某之墮水係卓以百金賄我死之也言訖復僵其謂洪尚未死其謂似重比聞卓夫婦皆不孝卓舊爲佐領有母在堂先於本旗册檔將己名改竄於伯之夫妻俱歿名下爲異日匿喪地也將行向一戚稱貸云爲留其母日食資得財乃陰作假票與其母去始知天譴

蓋爲此不爲彼矣若舟子者實有貪甲之財必致乙死之心
蘇而復死亦誅心之罰也　按此事記在道光九年閒時余
隨侍家大人蘇州藩署初傳聞王蘇衆皆莫測其故以爲未
履任之官何至有此重罰卽負財害命一節何以夫婦並受
其殃及高郵牧王蘇謁見向家大人言之歷歷如繪皆出諸
僕婢之口乃鞏喟然曰此人之死晚矣高郵牧之來爲鴆賻
資故得悉其詳

家大人在軍機日熟聞富陽董蕉林閣老家一老僕王某性
謙謹善應門數十年未忤一人嘗隨公齋宿署中月夜據石
納涼遙見一人倉皇隱避一人遨遊止之捉臂共坐樹下曰
以汝生天久矣乃在此相遇耶因先述相交契厚次責任事
不死何爲言訖忽天黑風雨驟至一聲霹靂聞者膽碎某已
震死面有小字云不孝極惡之報此道光八年四月事也夫
孝可格天則不孝斷不能逭天怒況如此極惡乎

勸戒錄選卷八　忭慢　十四

負心歷數某事乘我急需故難其詞以勒我中飽若干某事
欺我不諳虛張其數以紿我乾沒又若干凡數十事一事一
批其頰怒氣塞涌欲相吞噬俄一老叟自草間出曰渠今已
墮餓鬼道何必相陵且負債必還何必太遽其人彌怒曰既
已餓鬼更何還債叟曰業有滿時則債有還日冥律凡稱貸
子母之錢來生有祿則償無祿則免爲其限於力也若酋取
誘取雖歷萬劫亦須塡補其或無祿可抵則爲六畜以償一
世不足抵則分數世仝夕董公所食豚非其幹僕某十一世
身卽其人怒器平釋手各散意叟是土神也程春廬曰此事
記得說部中有之似是文恪公事擬乘暇面向閣老質質其
事忽忽未果而閣老遽騎箕去矣家大人曰文恪文恭相距

不過數十年此事無論執前執後均可爲戒也

一日自外醉歸渴呼茶孫故閹之不至且隔房叱曰爾欲人
事爾耶其如爾于亡矣且爾孫媳爲爾刻責而殺爾又何揚
孫孫素悖逆某鍾愛之稍長授室無何孫媳亦亡某素豪飲
氣爲某聞之忿極因焚香當天跪訴曰某若有不孝於祖父
應獲此不孝報某何敢怨某若無不孝之事雷而有靈請立
殛此孫某不惜也言方已大雨如注電光閃爍霹靂自空下
孫懼面失色誓改前愆匿母懷求救其母代爲懇於翁翁念
似續之故且以其孫知懼怒稍緩復禱天求免而雷聲漸息
此道光廿四年五月事夫雷神物也鈇鑕之使去抑亦眞誠所感耶向使其孫怙惡不悛其被殛必
矣及其悔罪亦卽赦之皇天誅惡不加悔罪之人覩此益信
于蓮亭聞兒錄云潤州錢爲林孝廉乾隆年間設帳某紳家

某弟子甚聰慧不肯讀書錢督之甚力弟子曰某如石火電光明年卽當歸去讀書何益錢驚詢其故答曰某本係菩薩侍者以過謫人間不久當仍歸本來矣錢因問爾既自知能知我否時錢未有子並詢以何時可得答云師前生乃明季周介生今生應以孝廉作邑令命中本不應有子如能廣積陰隲可得二子一孝廉一拔貢也次年某弟子果不祿錢自後遇有善事努力爲之不少怠後選山西邑令邑在萬山中盜峙險峻爲虎狼出沒之所錢後因事下鄉息輿山中輿夫俱熟寐道旁忽見白鬚叟執一小旗插某輿夫首錢怪之潛取匿懷中少刻有一虎咆哮而至似有所覓不得遂去老人復來又插旗於輿夫首錢又去之虎復至含怒意徧嗅各輿將兄遞年產業作爲己手所進一股全吞致兄垂老蕭條無

夫似欲有所搏噬後竟去錢急喚輿夫醒告以故輿夫亦言夢見虎欲食狀甚可怖錢因促返署至則細詢輿夫有何罪業輿夫自言曾經毆母錢怒曰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命重杖卅杖訖輿夫叩首言求主人賜以百金爲養母資伊卽出家爲僧矣錢如數應之輿夫卽飄然去後錢果生二子長名之鼎赴京鄉試時錢已歿未揚曉前忽有一行腳僧至求見閽者不納僧言有某堰相識閽者呼堰出卽脫厄輿夫也因與之見之鼎言卽君今科必中然有失德不能成進士須力行善事方可延算語畢遂去之鼎果獲雋後壽竟不永其弟某以拔貢終均應其弟子之言嗟乎錢以夙世奸慝宜得惡報轉世猶得以孝廉官邑令其從前根柢之厚可知乃命應絕

嗣以行善獲二子可見彼蒼許人自新也至某輿夫者不孝其親罪莫大焉一旦悔悟遁迹空門竟獲前知非其中有所得而能若是乎

嘉慶年間封圻大吏才猷卓著者首推百文敏公當時朝廷稱之曰能身後謚之曰敏非虛美也余少時隨宦荆南屢聞公宦蹟而未得其詳昨從漢陽友人偶談一事已不愧神明之譽兼可爲勸戒之資矣因亟筆記之云方百文敏公總制兩湖也有江西客民在漢口經紀數年積有餘貲回家置產漸臻完美因年踰周甲思終老於家以免奔馳之苦有一弟在家誦讀僅博一衿誰知弟心不良特田園契據盡在手中將兄遞年產業作爲己手所進一股全吞致兄垂老蕭條無

可控訴不得已挾其微資重赴漢口爲賈遲延數載生意甚微鬱悶吁欷無以自遣熟聞百公精明屢伸民間冤抑遂作詞呈控訊出其祖父寒微一無遺蓄弟年甫冠向賴兄撫養得以讀書成人情事時公已洞見此案大概收呈後不加批發卽手交江夏令諭令設法辦理江夏令以案關隔省既難傳人又無從察訪延至數日莫展一籌轉求教於制府公笑曰此易易耳卽在盜案中列其弟爲窩家斯得矣江夏令因遵諭其詳公卽飛咨江西中丞刻日嚴拏其弟到案不由分辨卽押解至湖北諮案質訊公隨卽親提至大堂厲聲呵斥曰秀才家應守名教乃敢作盜竊家致富千金其實可惡法更難寬速令供招定案時其弟魂不附身只求苟全性命指

天誓日供稱家產係兄作賈所成實無與盜逋寫情事問以兄現在何處答言現居漢口立傳到案質訊明確斷定革去生員薄與笞罰即將家產仍歸兄管聽兄隨時贍給不准分外妄干弟亦俯首遵依完結毫無異議案關兩省事閱多年不過數語間而眞情畢露頃聲載道冤氣全伸非甚神明孰能與於此乎閩近日陳望彼先生次子貫莆邑侯景會作令山西即仿此斷結一案大著循聲使天下折獄者盡如是也上以是勸下以是戒又何憂民之能容於世哉

羅茗香曰道光九年在京師閱邸抄有部選雷州知府某行至高郵遇雷震死滿洲人禮部司員出身因詢之禮部主事劉申甫丈據云此人係刑餘死晚矣初選知府時惟挈妻出都置醫母於京師託言資斧不足俟到任即遣人迎養且言所住屋已給房租三年並有經摺可向某錢店按月取錢數千爲養贍其醫母無如何亦姑聽之乃去甫一月而房東即來催租某錢店亦不復發錢始知房租僅給過一月錢店亦止存錢數千也母飢寒交迫晝夜哭泣此等逆子不死尚有天理乎及南旋過高郵詢之舟人知某尙有山西債客同行至高郵湖某令僕商之舟子介撙價客於湖中許酬以錢舟子不可某大商之水手水手許之是晚將下手而雷忽至先提知府印船擊死並燒其艄之身僅未死一舟惶恐舟子始吐實以告山西客山西客仰天焚券並於淮安府雷神廟演三日酬神而去鄉閭雷擊不孝事甚多始則出於二千石且所選適值雷州是天誅早定即無謀害債主之事不發誚高郵亦必擊諸雷州也　按此事已載在三錄實即一事而顚末微異故兩存之

秦心齋守恆云會稽陳中丞大文里第對河有小民張姓母子貧苦其子賣餳以養而母以縫紉佐之積有微貲娶二婦冀代母勞孰知婦驕而惰屢欲出之以母諭留且經有孕而止一日婦產兒值子外出家中乏米其母以工資十餘文易米爲粥和餳以飼婦婦斥其不具厚味厲聲呵罵之母屏息含淚出婦怒猶未已竟傾粥於淨桶中斯時天氣清朗忽黑雲突起霹靂一聲攝婦出房跪而擊斃於中庭淨桶亦攝攔其前粥粒雜糞污焉雷神以入產室故觸穢不能去集於

陳中丞旗杆斗上似雞非雞似鷹非鷹觀者如堵直至所擊產婦彌月之期始大雨雷電騰空飛去此道光三年七月事吳門蔣榮祿公塋道在陽抱山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大風潮墓前華表倒地中一逆子腦即時殞命公曾孫古愚封公曰先榮祿生平純孝見重於湯文正公歿後猶不容此不孝之人偷息人世也

乾隆己酉十一月閒熟東南任陽鄉有不孝婦欲殺其姑者置毒藥餅中自往他所避之其姑將食忽有一乞人來求其餅姑初不肯與乞人油中出一綠衫與之換去及婦歸家姑喜以衫示婦婦又奪之初舊身忽仆地姑急扶之不能起忽變成豬鄰人咸集視之婦猶作人語曰我本應天誅以今

生無他罪過但變豬示人耳言訖遂成豬叫獨其前腳猶似手也　又同時山東定陶縣一農家婦素虐其姑姑雙瞽欲飲餳湯婦詈不絕口乃以雞糞置湯中姑弗覺也忽雷電大作霹靂一聲婦變爲猪入廁上食糞一時觀者日數百人歲餘猶不死

陝西城固縣鄉民有不孝婦平時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日一日姑不理而往別家拜年有頃不孝婦入房關門而臥久之不出但聞房中有聲如牛馬走迫姑回欲入房視之而不得急呼他人踏門入惟見此婦臥地一骸已變成驢矣越數月方死

山陰秀才某年卅許入鄉闈文頗得意至三場篝燭對策同號生聞有婦人呼某名者某獨不聞呼之數四號軍大聲曰呼某者究竟是誰某乃聞呼而驚旋見一婦人走入號舍曰爾可認得我否我是爾母答以我母現在何復有母答曰我是爾嫡母爾是繼出爾何忽忘爾有姊孀居貧苦爾謂非同胞所生全不相顧爾於心何安我畢命時爾父不仁不與繪像令我遇祭祀不能入座旁立以待其餘爾何忍哉答曰姊氏失於周濟咎無可辭至母像今無從繪起且陰間之事亦不得而知曰我雖沒而爾姊尚存與吾形甚肖可就其形繪之俾我與享又須頻頻恤姊我始釋爾我爲嫡爾母爲繼爾讀書人此等名分豈有不知乃日懸爾父遺容而獨遺我毫不省憶此得謂之有人心乎自今爾能遵守我言方合道理否則休想功名矣某於是叩頭悔過一一泣從倏忽而婦不見矣次科某始獲雋因復昌言其事於衆俾家有嫡繼者咸懍知焉

河南房芝田爲浙江仁和典史東吳朱錫璐爲布庫大使同官爲婚朱子房女遂締姻焉道光某年房以監犯越獄鐫職鬱鬱以亡身後蕭然妻子無以自存時朱已引疾歸里居於洞庭山家饒裕房之妻以貧困攜二子一女往投告急并以力不能營婚嫁送女於朱聽其及期配偶錫璐太翁憫之囑錫璐取百金以贈錫璐剋減大半以四十金使其子貽之其子即房壻也又剋減廿止與廿金房夫人太失望計資斧且不給再囑壻謀諸其父父復以一券付之曰此揚州甘泉令某假吾三百金之券可持往索之即以助汝資斧之外有餘蓄矣房妻不得已取券而行途中資竭又以其幼子質於人乃得至維揚即命長子持券赴縣縣令並無負朱銀之事以爲無賴謊詐怒加訶斥呼吏役將縶縛之駭奔告母方知其券僞也念已無生路即自經死其長子痛母又無計處此因以刀劃指血書冤狀寘於懷亦自刎逆旅主人報縣甘泉令驗屍見血書大驚始悉其受紿慘害之故即攜血書至署命吏敘稿備案將移咨長洲查辦吏方繕稿未竟食頃不見血書疑他人取之而查詢並無見者羣相驚訝亦遂置之逾旬傳聞洞庭山朱宅一事即於吏錄血書之日錫璐方飯霹震

一聲椰血書於其前即捧跪庭中雷楯釘其兩額其子趨出又釘其足並擊死蓋瞬息間神取血書越數百里而去報應之速不終日而千里應之可畏哉此道光廿七年四月事

太湖于某年六十二歲種田爲業家僅二子長子年廿八次子年廿四貧甚皆未授室于某適病痢甚篤長子孝甚日侍湯藥不稍離次子性游蕩漠不關心延醫立方囑須煎好後承露一宿次晨飲之立效長子日侍父側並無刻暇因將藥煎成露於院中囑弟守視弟與鄰婦有私是日鄰婦之夫外出潛就宿焉不料藥爲蛇所遺毒次早其父服藥即中毒死其父死雖非子殺然當父病急篤之時尚作爲淫惡之事以致藥有蛇毒父以毒亡則不孝孰大於是後父喪尚未出殯

次子已爲雷誅死矣

吳門沈某居葑溪家本小康其叔擁厚貲而無子死遂立某爲嗣某數無賴不善事嗣母又日浪游全不顧家及嗣母卒草草殯殮停棺不葬者至十餘年並歲時祭祀亦忘之一夕鬼嘯某秉燭出忽見其叔祖母以梃擊之大呼逃避復追之立時死家貲蕩然又當誘諸生有鄭宗臣者生一子年纔十五六習爲不善宗臣惡之子亦苦父之拘束也乃取墨匣改爲小棺掘泥像置其中蓋曰清故邑庠生鄭宗臣之柩埋於庭前其僕見而諫之不聽埋前畢而足忽騰踴痛哭不已一拍案喝曰此乃誦天大罪在陽世當凌遲處死在陰世當墮地獄五百年後方得超生陽世之罪另有處置汝若能將此一段罪案普告世上一人得知免汝地獄一日之苦汝切記

戒申六月余由温州守任回公進省叩謁廉訪周石生先生聞慶並將近著勸戒錄呈政廉訪温厚和平尤喜講因果頗與余同契越日叩辭燕談之頃廉訪云吾鄉有一事甚眞確余所目擊者當爲爾述之因云金陵城內寡婦某姓者老而嘗僅一子一孫子娶婦某氏兇悍異常人皆知其不孝孫亦娶媳頗知禮義常不以其姑爲然無如何也其子與孫時以小經紀出外家中惟婆媳三代三人並應門僕及竈下婢均無之悍婦固虐待其姑者一日因事口角婦恨極逼姑於暗地踰時竟被勒殺婦意謂外人固不知也其孫媳難以相瞞因告媳曰我有一要緊事告汝但汝須終身勿向人言言則於汝不利媳見神色不妙亦微知大概素畏其悍只有首肯

而已因告以故媳嚇不出聲並囑以翁回問及但言得病身亡可耳因此一家內外絕無知之者踰月悍婦忽夢被攝至大殿綠瓦高甍堂上神像森嚴燈燭閃閃臺下阜役肅立聞喚不孝婦某氏進因戰慄跪下旋復喚至後殿神之尊嚴與前殿等階下齊聲喊報不孝婦某氏到忽聞殿上者曰有人在此控汝矣婦見階下跪一老婦即其姑也因記前事未及答又聞殿上者曰暗地勒殺汝姑是汝一人自爲事乎婦自揣不能賴因答云事誠有之殿上者曰汝當何罪知之乎因拍案喝曰此乃誦天大罪在陽世當凌遲處死在陰世當墮地獄五百年後方得超生陽世之罪另有處置汝若能將此一段罪案普告世上一人得知免汝地獄一日之苦汝切記

之又告云此事汝夫雖不與聞但夫綱不振既不能制於生前復不能發於死後以致母死非命應與斬決汝回去便見分曉也階下皁役同聲吆喝大驚而醒因歷述前夢如繪未三日婦即得惡瘡徧身潰爛自頂至踵幾無完膚叫號四晝夜而死其夫同月亦旋患斷頭瘡而亡

徐惕庵太守武進人由部曹出守山東萊州府剛毅不阿到任時所屬平度州有蔑倫案民人羅有良與其姊夫張子布素不睦羅凶悍多詐子布出外密鬻其姊子布歸索婦不得鬨焉母趨勸有良毆子布仆地問絕懼殺人罪蹴母腹斃之大呼曰布殺吾母鄰人至布甦恍惚不能記憶羅先赴州呈告子布毆死其母平度州某以毆死妻母論罪徐覆鞫曰吾

訊子布鬬時方跌足而有良納鐵裹鞋今伊母腹有鐵器傷是有良蹴也以蔑倫覆詳徐素讎直官部曹時中丞亦京秩與徐有隙謂其有意見長故翻成案大怒仍照州詳定案而以徐固執己見失入蔑倫重罪特參革職拏問徐聞信星夜赴州私訪實係有良踢死州士子及羅張左右鄰亦具切實甘結保案無枉不三日委員摘印至置徐濟南獄徐遣子培京控而以州衆切結附入特差大司寇胡季堂侍郎姜晟赴東鞫治抵省中丞稟司實告案誠如徐第平反通省承審官皆須反坐星使不得已施告於徐許案結後令諸君集資捐復原官仍照原擬定讞而有良出獄矣甫出時方晴晝無纖雲忽空中雷聲隱隱有良仰視若有所見回身欲入門者阻

之有良曰尚有所白於是入供殺母狀歷歷如繪乃繫羅釋徐既出軍民觀者數萬遽呼曰徐青天擁之去

山陰昌安門外某村有某氏子者素詈其母咸豐壬子春子染病甚劇母日夜扶持目不交睫子感且愧誓曰我若再詈我母當白日殛死厥後疾瘳故態漸作是年五月初十日復辱詈其母時天朗氣清忽赤日中起片雲震雷一聲攝某氏子於通衢跪而殛萬目共覩咸爲咋舌云

咸豐元年七月望日四明地方某姓妯娌二人議姑之膳上下半月輪供其日小房當中元祭祀其姑過去幫忙至午推姑往長房去膳長媳以今日小房有事便不留飯姑飢極復到小房見孫兒輩食飯即將菜蔬撮喫孫大呼姑奪吾食小

媳往視之果然遂於大衆之前衝撞其姑姑不勝憤懣遂至堂後僻處縊死後至廿一日堂中作箋場簞匠聞臭方尋見其姑屍已將腐當日成殮至下午天雷擊死兩媳婦暨次子於庭前

毛葩堂曰浙東新渡北滕華郡趙二自幼頑劣長更驕橫素不孝母酒後更甚一日雷電大作攝趙二至庭前即求痛改前非幷乞其母代籲母以後嗣惟此一子對天哀告求免雷轟一聲復將趙二擲入室中從此堅信母之當孝痛改前非矣至今近鄉之人尚呼爲天打阿二云此道光五年六月十八日事

回道人曰吁天下不孝何紛紛也求其略知順親者亦復寥

寥汝亦知今日揚州城雷誅朱氏子乎子三齠喪父母寡撫孤茹苦窮年及長業成衣常忤母母病篤不惟不延醫調治反罵母曰爾只推病嬾炊竈下耳詈不絕聲而出母伏枕望子可憐舉目無親思一勺湯水不可得氣憤而絕子歸見母死了無半點悲慘狀異哉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子哉時雷府天君陡起霹靂擊逆子於門世閒不孝子見之亦心悸否乎吁孰無父母試問身從何來竟不回頭各想耶人心愈迷天心愈怒吾不禁淚下千行矣時道光己酉六月初五日

進賢東北鄉某媼有三子俱納婦家漸饒夫沒再醮於鄰邨子亦三後夫復沒生計蕭索婆媳常覓食近邨前子莫之顧問一日前長子他往婦憐其生夫之母也不忍以匄待私與米一斗錢百文適子遇諸塗詰母錢何來母佯曰某叔貸我歸問之叔曰無之問妻曰無之再三逼詢妻無以應遂撻妻復來追母母見來狀凶橫密置錢米坐塘側子奪其錢米詈母曰汝豈吾母哉父死時割心再嫁不顧吾兄弟今若此吾亦難顧汝母搥胸流淚躍塘死時道光己酉三月明日子耘壟上雷掣跪母屍前大震一聲殛死徐白舫曰母雖再適總是爾生身之母怒奪錢米時陌路見之亦復裂眥

道光乙酉史望之宗伯督學閩中按試泉州天晴無雲忽聞震雷一聲疑有異少頃競傳雷擊一婦於東門外婦素不孝此日午刻方雷初起隱隱有聲其姑向天呼曰天阿天阿我自晨餓到此時媳婦尚不與我飯言甫訖雷卽下擊腹中兒手穿婦腹出蓋婦方娠未娩也人有冤屈事當雷動時泣訴俗謂之擱馬告故其應最速謝方齋 榮埭 時在試院襲理親聞其事

孫汝舟 濟 以癸未庶常選授安徽太湖縣有循吏稱以湖邑四面沙灘逼河每年黃梅雨發水漲入城募築一隄爲障邑人因名孫公隄至今便之道光八年有邑民劉黎者以其兄

旺生被人殺死具控不知兇手爲誰指驗則屍在一山竹林內山係富民黃氏產因拘黃氏兄弟集訊茫無頭緒而劉黎催呈指爲旺生偷竹被黃氏殺害爲詞公未之信再三研鞫終無確據因齋宿城隍廟訊必以夜正集訊聞神座前琉璃燈繩斷落地公疑正兇即劉黎或因黃富自戕其兄而思有以誣索也然事關逆倫無舍兇手拷問屍親之理屢審終不得商且暫緩之遂通稟緝兇案乃閣越歲餘劉黎忽作竊賊爲人拘送縣中公覩其姓名知爲某案屍親因示差役於二更後帶訊是夜月濛微雨風特厲公甫升座即問以作賊幾次供俱含糊籠之以刑劉黎忽開目直供曰太老爺小的哥子是自己殺的公同神燈示兆懷疑已久至是招承爲滿堂

所共聞因置竊案於不問令其一一訴說遂得此案情由甚矣城隍神威靈顯赫報應昭彰宜其享一方血食也緣劉黎者業銅匠兄旺生素癡駭仰食於弟有嫂某氏將出之給兄赴黃氏山中偷砍竹作擔物用已隨其後比至山兄已將竹砍倒削去枝葉劉黎即謂兄髮生蝨我爲兄捉之兄因伏懷中引首向之劉黎拾砍竹刀連砍其頭而斃棄屍山中又以黃氏般富遮在衆佳擾向縣中呈控事隔兩年冤魂不散因神明洞察吐露真情當其問目直供時安知非旺生陰魂被神攝到故問以籍案而供在命案也公得其情即釋黃氏兄弟而訊神爲夫爲民父母伸冤理枉本其職分然非公一誠之感齋宿神廟則神亦未必遽行示兆此案當稟報緝兇時

甘受無能之誚卒得水落石出以慰冤魂即謂鄭重民命不肯草率了事可也或曰劉黎戕兄寘以與嫂有姦則公亦聞之特不欲節外生枝再敗一名節而增一案犯則其存心忠厚處也今其長子吉門兆枚孝廉已中辛亥順天舉人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次子元枚三子延枚俱以讀書世其家云

秦州黑林溝萬山環抱中多虎患有夫婦偕老母幼女築茅舍以居種田爲業一日侵晨鄰婦來乞火甫推門入見其母仆地下一斑白虎踞其旁鄰婦失聲疾走兩扇扉仍閉蓋門掩敲側故扇自闔也歸告家人於是糾合鄉人持械往捻先穴牖窺之見男婦並死東牀上其西牀惟幼女骰血污淋漓知虎在室中爲所食也顧扉閉虎不得出衆亦無敢入亘久計無所出遂報官飛傳獵戶鳥槍繩網相將馳至乃取網蒙其戶牖外以長竿刺其扉扉闢虎躍出網亦陡落虎在網中糾纏顛覆四足陷入網目愈肆咆哮移時力盡而踣乃縛之得生捻焉然後入室檢視男婦皆齧吭死幼女則虎所食餘惟其母子無傷痍詰救復甦訊以原委蓋子與婦素忤是夜虎入院婦覺恐食其猶遲推其夫出視夫已醉酒不欲動因趣其母視之母病痢未及答婦乃怒罵幼女促其母出母不得已力疾啟門而虎已突入以故驚倒昏不知人卒竟無損也是時觀者數百人僉曰衛母而殺不孝此俠虎也殺之不義官乃比照擅殺罪人例杖虎八十縱之深山時乾隆四十

八年八月十五日事也

道光初年閩有兩明府通省皆稱其無父無兄無父者荆州駐防以大挑令來閩署某邑父以參領年老乞休攜所愛孌童就養于舍父每出門呼與夫閩人必先稟命於子領之方能駕輿而出否則必罪閩人一日方鞫獄父急欲答拜過客閩人弗敢上堂稟白父即命童往呼與少頃父事畢查問何以不先稟知何人爲呼與閩人以童對大怒立命執至即訊因所叱責廿父遣僕再三乞情勿許厲聲命褫褲杖將下父情急出阻之某拍案大喝曰誰敢吵鬧公堂令侍班者强扶之出竟杖童廿父大哭帶童出署即歸楚合署喧傳上官亦知之無兄者沐中乙榜候補令某權某邑其胞兄由原籍來

勿納兄霎無一錢寓客店襆被外無長物店主疑其詐僞欲逐之不得已跪宅門冀弟收留某峻拒之兄忿欲投繯闔者白之某亦不在意諸僕斜錢十餘千始涕泣徒步去一時徧傳余以爲告者過也述此事者亦云初聞人言亦不甚信後過其幕友某云確有此事聞某未第時曾受兄白眼一朝得志故報之耳然此亦小人之爲也未幾無父無兄者皆因案罷歸無父者中途溺水死無兄者墜車折臂後成廢人

儀徵汪近垣上舍客漢鎮爲汪福茂主蹉務道光某年夏月方與客博飲忽陰雲晝晦大風雷電交至舉坐皆驚諸轎役正聚席而飯忽一巨霆有轎役蹲縮卓底衆以爲懼雷之故舉之出昏迷不醒見其半邊有烟熏黑色並有古篆數字不可辨識洗滌不去人咸訝之移時復醒但自悔責而已後細察之方知此役向不盡孝道是日清晨父以無米向索役方與父爭詈而出故立時示警以懲之又同時江中鹽艘亦爲雷擊木寸寸截數萬莖皆光澤如刮磨者祇一霹靂既示警於人又示幻於物天工神巧殊不可測此汪君在漢口目擊者

姚芙溪曰某太守原籍會稽寄北籍由編修出守閩之延平旋權首郡調繁泉州聲華藉甚駸駸乎强臺直上矣太守胞姑適某氏孀居在籍道光丙午夏患癆頗劇其母卽太守祖母歿已多年病作時忽附病者之體言曰汝病無害交秋自愈毋亂服藥也惟某孫在閩居官任性妄爲輕聽匪人之言

禍將作矣某孫者太守小字也且言其爲翰林時舉家寓都門原籍無人逢年節並我忌日從不祭祀姑念其貧也今爲外官仍復不祀累我屢次奔波遠涉栖腹而回似此薄棄祖先其官豈能保乎未幾果有某貲郎過郡與人爭寓相毆之事貲郎巨富在路張紅蓋乘四人肩輿太守聽信幕丁論其僧妄索詐數萬金貲郎恃有都中大僚爲之奧援堅不與以致激而互控被劾解任贓未入手而吏議礙職矣由此觀之祖宗祭享之事不可不信子孫追遠之意更不可不誠按此事余館芝城同事陳君午莊爲余言之蓋太守之姑特囑其夫姪某來閩視太守與陳有舊密詢太守居官究竟如何因述及附體事其時貲郎一案甫兆釁端太守素荷憲眷揆度

案情極重不過降調未必遠干嚴譴也不意貲郎拚費多金密置郵傳將焚索情形屢次走達都下上臺不能袒庇祇可據實嚴參以致牽涉多人太守削職外幸無餘罪旋容死粵東年未及五旬耳

吳蓮芬曰吾邑程甲爲遺腹子賴其太夫人艱苦撫育以至成人入泮中舉以大挑試令蜀中當其挑後竟不回家即由陝入川余已覺其非是然猶得謂寒士路資不易措也及其太夫人患噎膈證卒程丁憂回余聞其回當即奔趨往唁意其悲慟必有不欲生者乃伊見余略言伊太夫人病死情事即縱談川中宦況心大非之謂此人天良喪盡斷不能保厥終也服闋後補金堂令以濫刑褫職回家後數年病卒遺一妻二子二媳咸豐三年賊陷揚城妻子及媳皆淪賊中餓斃已爲若敖氏矣

江邑甘七都吳佛殿寺前有朱某夫婦樵採爲業朱殁遺三子長甘餘歲次甫六齡婦因家貧無依聲陸某爲夫焉陸無子前勤勤懇懇撫朱子如己出迨稍成立遽忘養育恩兄弟黨惡欲將義父迫之使去父弱子強其生母力爲勸解置若罔聞亦無如何一日掘山遇兩避入蘚蘿叢中一聲霹靂二人未見閃所未聞王阿二者宜興東鄉人也母猶在堂妻丁氏時罵其姑待如奴婢如是者十餘年一日忽然仆地兒二鬼卒拽之行黃沙迷目至一城中有大宮殿上座一王者嚴刑審訊聽之皆不孝罪案訊至丁氏言其生前忤逆該罰轉輪爲牛鬼卒乃以牛皮加其身令拔生部勝全家其色全白蜷後詳語其夫並屬伊死後須急往部家買歸阿二應允遂嚼痛哭之見者皆稱快焉或曰此人忤逆罪固當誅然猶顯著者也當不若是之速且慘以衆所聞尚有密謀欲殺義父之意故天不稍容耳此語諒足信同治二年六月初九事

舌死旣檢阿二尋至郤勝全家果於是日產一白犢遂以十
八洋買回畜牧已三年矣前歲夏閒天熱阿二納涼於牛棚
之左朦朧睡去夢其妻至與之交媾而醒其白牛逾十月而
產一男狀貌魁梧惟頭有兩肉角不類初生者好事者稱之
重卅六斤半鄉里皆以爲妖勸阿二殺之阿二不忍遂鳴於
官官查其與人無異仍令養育不必擅殺俟長成再行安置
此事與昌黎事同一生子於雷擊陷地之時一生子於冥罰
變牛之後或同一所爲亦前有可取者故令其變牛之婦仍
爲生一子以延其後歟抑其奇也此見天道公而恕也
不孝之人必欲撲之以示戒猶有一綫可原者猶必巧爲之
圖以勸將來必欲使天下不孝之人皆化爲至孝之人而後
已此天所以爲天也人可不自勉勵以仰副天心仁愛哉

沈旭庭曰江陰鄉人某男子平日無惡不作一日提籃買菜
回家行至家門空場上腳如縛不能行旋陷土中數寸一時
開陷沒至膊人拔之痛欲絕鋤地更痛口不能言三日滅頂
而地無痕迹可尋亦地滅一證也此同治初年事按鄰渭清
觀察云同治庚午秋在汴垣見地陷一婦事甚奇舉之足爲
世戒汴城南卅五里某村婦待姑素不孝夫以貿易外出家
惟一姑二子一女一日姑與婦在家午膳門外忽來一句媼
係同村同族老年貧苦者姑心憐之欲與飯又恐觸婦怒因
乘婦赴突室即潛以己盂中物盡與句媼自再盛之婦見姑
竟霹靂隨之雷鉞從肋下貫右足心而出背有硃書數字入
莫之識佩劍飛蕎屋壁數入拔之皆不出發辭自拔則應手

大風忽不見此婦而地如故余幼時嘗聞諺語有天誅地滅
之說後見雷殛以爲天誅是矣然未悉有地滅事今述此節
不特可戒世之不孝者且可徵天心仁愛而故示此顯報也
合觀之可知地滅之說誠然

蘇賈張發祥有孫素忤逆私僕婦而殺其僕事祕無知者發
祥知之盛怒逐孫孫因厲一劍常佩腰閒若將剚刃於大父
者癸巳六月孫外出距家里許遇一白衣老者謂曰子非張
某耶子家有急事還我速子於路宜速歸詰之忽不見張急
奔歸喘吁入門解衣驗視老者何人家中無知者語未
竟霹靂隨之雷鉞從肋下貫右足心而出背有硃書數字入
莫之識佩劍飛蕎屋壁數入拔之皆不出發辭自拔則應手

而下嗚呼雷神顯赫如此此道光年間事

某甲嵊縣人遷居餘杭夫婦二人僅生女二以農爲業種田六十畝一夜居廬失愼四壁本多茅茆造醒已無可救甲將二女曳出而身已被火又返曳其妻妻曰我早欲逃不能轉動誰將我縛之翁姑亦在此諭不許去勉拖至院而火隨之甲無可如何遂逃而妻焚如甲體已多火傷兩臂焦黑痛苦萬狀惟未死耳宣言曰人謂我向無大錯惟不孝人多不知父母固衰遘我聽其力役不之恤率以宿食進猶不能飽父母之財我不留餘地窖以貼補用盡此尤我二人大罪我妻不但不諫且加甚焉今我二人罪定燒死神明以不孝之罪世人多不留意命我遘日嗾言不孝種種令人知之俾各改

悔以蠲滅我罪我初不信我多嗾則人多聞知身痛頓減不嗾則益痛呼號五日夜而死其女大者亦死一女十二歲爲其父甥收養乃向舅工做田者光緒六年十一月江小雲觀察向其買米卅石甲與其甥送至留下玉其家被焚情事其甥達於小雲小雲責以不應言舅氏惡其甥泫然曰我舅氏遺命如此云若不轉言其死後之罪尙無已時也小雲爲之悚然回轉告於余云

潔州楼子鎭有王叟者以鬻菓爲業子名馬頭年十九素極不孝所爲多不法事父母倘爾勸戒不惟不聽甚則反遭毆罵故事果藏地窖每夜分別生熟之等差最熟者先售最生者從緩爲可暫蓄不致壞爛也同治甲子二月十七夜漏二下叟與子入窖選果甫出陡見火起黑煙充塞窖中急同下撲滅皆爲煙熏昏仆於地鄰舍趨救將父子先後舁出須臾父甦而子殭矣是蓋天之罰不孝也葛少莪司馬所目覩因面寄予筆之以爲不孝者勸

嘉定民有叔姪分田而耕者其中適間他姓田二畝叔姪皆欲得之或謂其叔曰某姓田四十金可得叔許之又謂其姪曰某姓田汝叔已許四十金矣姪許以六十金則又謂其叔曰某姓田汝姪已許六十金爭買矣叔又許以八十金展轉至百餘金卒售於叔其姪銜之適寶山獲海盜姪賄盜誣扳其叔正懷金出戶衆莫知也天忽作欲雨色霹靂一聲擊其足親戚探視之謂何罪遭此天譴某但連稱活佛其姊壻

某謂之曰凡雷擊者有虧心事輒對衆宣告則不死乃自吐其實今其人尙在右足已斷挾杖而行其姊壻子則舟子也

程文學默軒自城歸得之目覩者此咸豐元年五月事

紹興山陰縣屬余渚鄉有盛翁者以力田起家頗温飽生二子授室矣妯娌甚和然皆凶悍無人理輒以厲色對翁姑姑臨沒時懃曰汝二人將來必同死落棺材且定遭雷擊後翁有族姪某喪婦棺費無所出翁爲代賒一具約其姪以秋收後歸還而二逆婦不以爲然日詬誶之翁以語子子亦屢次禁止然子皆業農朝出暮歸二逆婦是以無憚翁偶夜渴思茶進以鹽滷翁積不能堪日日欲短見二逆婦不惟不懼且罵詈日甚忽一日翁命其孫駕舟赴柯鎭買生鴉片數錢就

茶肆中吞之歸家孫以語母母尚未發言其婦亟前詬之曰童子何知再言當死棒下孫故童穉嗜毒發矣子故在田呼之歸以爲中署號泣棺殮而已又旬餘天忽大雨霹靂二逆婦死其子尚謂二人素無大惡是必驚死非擊死姑俟其醒不爲移動詎知夜未二鼓雷又大作復將二逆婦燒爲焦炭其長媳則錐自頂穿至喉而出其次媳則錐自腦後穿至耳根而出羣視大駭細詰來由其孫遂將始末一一道之二子亦恚甚欲將婦屍焚棄經衆勸阻然以溺愛故恐其冥中受苦爲延僧道誦經懺罪誦至夜靜忽起微風繼且大作燭滅風定壇中陳物一無所損惟不見二逆婦木主及接魂幡此事在庚辰四月朔日翁服壽日距其姪

媳死纔二七二逆婦被擊日距翁死亦適二七造物若刻其期以相報者深可畏哉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戒暴虐一百五則

楊雪芙曰粵東某總戎虎頭燕頷辟易萬夫而說禮敦詩居然儒將工擘窠書所到名山輒有磨厓大字有滌研圖卷名流題詠殆徧每出必以自隨惟性嗜狗肉廚中無日不烹狗如常人之饜雞豚所過輒有羣狗嗥噪之官建甯鎮時以巡閱至崇安登武夷山適日晡宿於九曲舟中嘗弁殺狗以供遂呼艗大嚼次日登天游觀甫入殿門瞥見金光一道遽仆地不語衆舁掖之起則渾身癱軟如無骨者視之氣已絕矣觀中道士蔡元堂曰此座上王靈官顯威也凡食狗肉者從不敢入此殿某以大人故不敢阻耳舊傳被王靈官鞭者全身骨節皆碎觀此乃信

甘肅藩署有大堂而無二堂大堂之後爲大院院前卽大庫每年西北各省協濟新疆餉銀數百萬皆由甘肅轉輸故藩庫規制崇宏甲於各直省庫前有鴿子數千每月支庫中銀若干爲餇鴿糧間有深夜無故近庫門者鴿必叢集其身碎其頭面而後已其遺卵或墜地皆相戒不敢拾取相傳爲守庫神鴿不知始自何年也家大人蒞任後聞老庫吏言乾隆末有方伯某值元旦朝賀早起其朝衣朝冠在大院登輿適有陣鴿屎污其朝冠及補服旋退至內室滌冠易衣而出則怪殄滅之時故喜而相迎且囑曰少頃怪當盤見但須以寶劍揮之某更相助無不授首矣朱大喜謝而遣之須臾靑面者白面者以次沓至朱以劍斫之皆應手而倒最後有長牙掷下既又銜其朝珠散委於地最後乃失其印大索兩日於鴿櫥中得之如是喧擾者月餘日而方伯遂病又踰月竟以賊敗家大人曰此鴿屎之污人或知其將敗而警之或乘其衰氣而弄之自非偶然乃不知恐懼修省與物爲讎庸有勝乎又曰此鴿去來無定聞我未到任之前藩篆係伍賈生廉訪兼署伍在臬署接印鴿卽隨印而往其留守藩庫者不過百十頭迨我接印之日乃全隊歸來然則不但守庫而兼守印矣

家大人陳臬山東時司刑名者紹興岑可樓老幕也爲述乾隆末在平縣有一奇案云山西平陽令朱欒者性慘刻所莅之區必別造厚枷巨梏案涉婦女必引入姦情杖妓必去其

小衣以杖抵其陰使腫潰曰看渠如何接客妓之美者加酷刑其髡其髮以刀開其兩鼻孔曰使美者不美則妓風絕矣語同寅官曰見色不動非吾冰心鐵面何能如此後以俸滿推陞此間別駕挈眷至莊平旅店店樓封鎖甚固朱問故店主人曰樓中有怪歷年不敢開朱素愎曰卽開何害怪聞吾威名當早自退妻子苦勸之不聽乃置妻子於別室己獨攜劍秉燭登樓坐至三更有叩門進者白髮絳冠老人見朱長揖朱叱何怪老人曰某非怪乃此方土地神也聞貴人至此正羣怪殄滅之時故喜而相迎且囑曰少頃怪當盤見但須以寶劍揮之某更相助無不授首矣朱大喜謝而遣之須臾靑面者白面者以次沓至朱以劍斫之皆應手而倒最後有長牙

黑臉者來朱以劍擊亦呼痛而奔朱喜且自負急呼店主至告之狀時雞已鳴家人秉燭來視橫屍滿地所殺皆其妻妾子女也朱大叫曰鬼弄我矣一慟而絕店主報官立案後兩年余佐荏平幕時曾親檢其卷閱之

吾閩乾隆末虧空之案發於福州將軍某公司章奏者爲吾郡林樾亭先生喬蔭 士林耆宿也時閩省吏治極敝倉庫皆空某公鎭閩日久盡知其詳而先生文筆既雄敷陳詳盡奏入大動上聽立授某公爲閩督使窮治其事遂成大獄踰年某公以丁憂回京先生亦赴部謁選見故太傅朱文正公先生本文正公高足公於其來謁私叩之曰某公與大獄汝何不阻之先生曰勸之不從奈何彼謂虧空於理應辦不料清

查決裂至此耳公曰汝代人捉刀固不得已若某公好殺斷無好結局且靜觀之時樾亭先生在內城主某公家在外城主先叔祖太常公家此語親爲家大人述之無何某公授四川總督以教匪偷渡嘉陵江失機伏法樾亭先生時甫選四川彭縣調江津旋被檄委辦藏務卒於西陲邊外

仙游辛生者素有文名並工刀筆凡邑中健訟者皆歸焉以此積有餘貲每遇歉年咸嘗待炊者不能沾丐一粟衆忿之年過四十無子禱於神願以畢生福命易一子夢神叱之曰汝所作訟牘變亂黑白破人產詐人財多矣逃禍不暇尚望子乎辛曰業此多年悔之已晚如何神手書放下廚刀立地成佛八字示之辛覺而汗下立誓改轍雖陷以重金不顧反爲人排解息訟前後竟如兩人如是者年餘復禱於神夢神諭之曰汝近來所爲甚好但汝生平尚有惡業獨不自知乎因手書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出蚌胎十四字示之辛心領其意悚然而寤而不知此二句所從來時先祖資政公掌教金石書院辛故院中高才因以夢質公公曰此黃山谷詩句神若曰果能分粟濟貧自不難得子耳辛乃罄所藏以施濟平糴如是者又年餘乃夢神告之曰汝年來積善已達天曹觀音大士行將送子與汝矣踰數日果夢一白衣婦人抱一嬰孩自對岸來正思往迎突有大牛橫亙於前白衣婦人遽回身去懊恨而醒悟爲平日食牛肉之故因合家誓戒食牛後果生子且游庠矣

孟瓶菴先生戒殺本於家傳嘗輯古今戒殺事爲一卷名曰廣愛錄中有數條皆吾鄉數十年間遺言近事因彙錄之云張惕菴先生甄陶 有家政須知一卷中一條曰古人不常殺生亦不皆食肉觀戴記無故不殺之文知不常殺生也觀文王七十食肉之政知不皆食肉也今市肆品味甚多何必更多宰殺以求備物食者甚甘死者甚苦縱云敬客亦當稍存愛物之心也按此語通達和平可使飲食之人無所藉口今先生長嗣經邦 巳中解元成進士矣又云何念修侍郎 逢僖言蘇州有一鱔魚麵店獲利數倍於他店其法以鐵鍼環釘蒸籠上使鱔魚環走自刺出血以和麵味甚美後數年晚出忽不歸其子沿河岸覓之行數里已死於水將負歸見鱔魚

數萬環繞其腰腹間此亦報應最顯著也又云陳劍城給諫化龍言吾鄉前輩張死悶先生遠有和曹秋岳開籠行序云秦景天自連江籠鷓鴣寄曹曹悉放之作開籠行余和之結語有開籠放入青霄去還爾悠悠天地身之句余俾讀而慕之世人既以雞鳧爲常饌而於野雀鴿子鷓鴣鵪鶉之類復掩取無遺以爲適口或謂之山味又謂必生拔其毛方得淨盡慘酷不可名狀登俎無幾而罪業有邱山之重矣給諫爲此言時旁有哂其迂者今給諫二子皆聯科登鄉薦又云余已丑歲在成都得疾醫云必得鹿胎合藥方可速愈巡檢潘某謂取之佥潘半月可得余函止之後復患痰喘醫者欲製霞天丸以牛肉熬成膏合半夏粉可立效余以

家世不食牛亦不從然余病亦尋愈也大凡諸殺戒中耕牛最重余曾另編戒牛集覽一卷昔程子嘗謂客曰甚矣小人無行也資牛之力老則屠之客曰老牛不可用屠之猶得半價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蝗蟲之災皆俗不善所致也此言從本原上說來大有關係有世道人心之責者不可不知又云先君子於畜犬冬寒必爲擇窩處之地死必以錢雇人埋之壬辰二月先君子病亟犬忽奔突入牀下驅之出流淚不止此侍疾諸人所共見者孰謂畜類無知而殺之時木濱賣花人顧姓在旁搖手戒勿殺曰物有知也安可與之結怨對耶予聞其語異而詰之顧因言數年前伊戚王姓者嘗以花木易米往來湖廣一日搖艣船漢陽村落間見一螳螂飛撲奴子笠簷上雙螯怒皆若欲搏擊然奴將捉而殺之時木濱賣花人顧姓在旁搖手戒勿殺曰物有知也安可與之結怨對耶予聞其語異而詰之顧因言數年前伊戚王姓者嘗以花木易米往來湖廣一日搖艣船漢陽村落間門見西城某衙衙鬻驢肉者云傳之數代然面狹而長宛然驢形也至馬肉則皆病而不堪乘騎者始就殺食馬肉者往往患馬疔瘡又瘟疫盛行之年得病死者皆係素食牛馬之人何苦爲口腹而受此苦報哉又云余官京師生日有同宗某餽一羊廚人問殺以宴客乎余許之遂出門泊歸僕人告曰羊已殺腹中有胎余甚懊悔遂不能下箸壬辰歸里爲兒子成婚時先君子早已戒殺舊交十數人公送羊酒先君子曰此不可卻受而畜之豉山湧泉寺先君子慈心及物處置得宜如此又云有好食鼠者家甚饒故納鼠於倉廒中恣其食肥甚乃掩取之炮炙以爲美味此暴殄五穀而兼殺生者也後其人死於水先祖朝議公一生持殺戒常勸人不必畜貓一日立門外有數鼠疾走衆欲撲之朝議公力阻而止衆

譁然笑以爲迂闊書生也先君子偃臥時鼠或窺牀簀間器物一無所毀嘗謂人曰吾家百年不畜貓我不害鼠鼠甯殘我物乎此雖小事亦所當守爲家法者也又云少閒長老言有一縣尹喜食鵝掌者熾火於鐵片之下籠鵝令跳躍其上久之兩掌漸厚乃取而烹炙之又繫羊於橛令庖人封脇以手取其心後患惡瘡展轉牀蓐乃死時人以爲報應無爽云黃霽青先生嘗語家大人曰道光丁酉夏予於南園觀疊石見一螳螂飛撲奴子笠簷上雙螯怒皆若欲搏擊然奴將捉而殺之時木濱賣花人顧姓在旁搖手戒勿殺曰物有知也安可與之結怨對耶予聞其語異而詰之顧因言數年前伊戚王姓者嘗以花木易米往來湖廣一日搖艣船漢陽村落間

忽來一小青蛇沿跳板作叩頭狀王異之急縱陸入頭鼽泥中而蟄因其非毒螫者聽之後返棹至江寧之浦口繫纜則蛇出仍緣板登岸回顧叩頭如前狀益詫異隨其所之蜿蜒半里許瞥入道旁人家籬下匿不復見越日聞有人爲蛇嚙斃者心知其異往視則一少年衣冠甚都倒前蛇匿處似營縣奉差人也其僕方往來無措叩之知斃者策騎過籬下鞭忽墮勒馬將下拾之一小青蛇突出嚙其指噉然失聲僕地呼痛良久始絕而蛇跡杳然莫覩其所嚙右手食指青黑而腫但中毒甚深者王不肯歇異歸以語顧者如此顧因所聞推以做奴子耳　按小青蛇即俗所謂青篠蛇我鄉人家屋宇及田野阡陌間所在都有非如赤練寸銀之毒也從未

聞有嚙人至死者漢陽小青不遠千里顧求附舟擇地潛匿若早知其人必由此路有噬鞭之事欲得而甘心者苟非積蕃庶胡爲而適然遭逢耶盍亦思其故矣

新安富姓某者商於江右性淫暴嘗偕客游松門途遇浣女婢好命僮僕促入護休溪處欲污之女滾地哭罵抵死不從去而死後有人從江右來言劉客於某月日自刃而死甚慘正某死前一日也徐栢紡曰庶女一呼雷霆下擊此女正氣噴薄百折不回可憐可敬猶恨強暴之報遲遲竊謂未快人心也此嘉慶年間事

嘉定西城外三里曰青岡墩其旁有土地祠相傳爲宋梁狀元顯常著靈異時城西有應童子試者其妻晨起盥沐失金

指環意婢竊之鞭撻數四此而逃之祠匿神座下夜闌聞叩
門聲老嫗出啟之一叟也嫗曰歸何晚曰頃在城隍司註弟
子員册四方各舉士人以薦我將以城西某生進踐踏未果
司訊之我以某縱妻枉婢竊環對司仍命註名於册曰待某
不悛除之未晚也嫗曰然則環果何在曰爲鴨所吞耳婢聞
之喜狂奔至家以實告遂剖鴨得環某生悔而謝過是歲果
遊庠

江西有某縣令王姓者酷烈任性禁賭博尤嚴有富家孤子
方十五歲爲奸徒誘賭輸銀一百兩索取甚厲孤子之祖母
不得已鳴於官王以重刑責奸徒訖將責孤子其祖母願以
金贖王不許卽以責奸徒者責孤子斃於杖下其祖母見孫

已亡觸壁而死孤子之母聞之亦繼死未幾王得行取將登
舟忽自呼曰我已離任不須叫冤衆視無人王曰二婦人一
少年王旋患頭痛口鼻流血而死王亦一子方迎柩於家亦
患頭痛其母令藏於塘萬某家萬與同牀臥至半夜覺有手
入被中其冷如冰旋縮出曰誤矣萬亦大懼送之歸至中途
亦口鼻流血而亡夫犯賭非無罪以童子被誘薄責之可也
然一時固執任性其受報如是之慘況用刑而誤者乎竊謂
尊長首子弟被誘賭博者審實免責其子弟法良善也

徐觀察又言令泰安最久所治與兗沂交界山莊多窩匪者
一日緝獲窩犯某提訊之曰爻某祖某補佐雜有年升縣令
有年升州牧復捐升郡守有年現有祖母在堂親戚亦多紳
宦有現任爲寅僚者卽前任茲邑者亦其至戚伊亦曾進署
中署中人亦尚有能識之者次日其祖母踵至詢其子曰某
某現有職銜託其妻子於友而之楚游矣妻妾尚有五人子
女七人終日仰屋匿類竊得贓物利其可以窩賭而俵分之
所起贓物甚多輦梯繩鞭刀械悉具問其何來曰竊盜某某
之物向藏寄吾家至有不忍究詰者豈其先代爲官卽如爲
盜而獲此報歟抑縱盜害民亦合有此報歟否則治盜或不
免枉屈報及其子孫歟署中有老幕賓曰吾曾親見其父由
首劇升州牧緝捕最有能聲想多枉濫故有此果報云

莫譚饒州人家計頗裕年四十妻已生五子因廳識字學星
命之術凡本家以及近鄰生女時卽邀查其八字女命不佳

者俱勸人溺之人信其言溺死其女者已不少無何己之五
子連夭其四存者亦瘖目未幾莫死於痨絕而復甦哭告家
人曰適奉拘至陰司冥王大怒曰古無命學亦無義敗壞祿
之說自漢唐時因外國請和親而難於辭絕故託是說以塞
其求各命書中已論及爾全不識乃敢妄言況此女卽使將
來果敗亦是注定者縱能淹死一女又要生出一女故凡算
女命者但當以好字應之免其遭嫌難嫁纔合天理豈可我
於簿上放生爾於口中判死乎姑押回陽廣傳此說庶世人
咸知改過或可略減罪孽也徐柏舫曰此余近年眼見之事

徐柏舫又曰乾隆四十年乙未長沙農民米上西晨出見
道旁置一小籮內貯女嬰併布一匹銀十兩附生年月日一

紙此蓋勢必難留作此曲全之術令遇者或收回撫養或送
入育嬰堂俱可詎料米竟沈女於河取銀布以歸未過百日
爲雷擊死吁殺人取財自不上干天怒者乎
家大人在浦城作停葬錮婢厚殮三說以寓勸懲沈蔭士師
見而喜之嘗謂恭辰曰此三篇文字大聲疾呼不但有益浦
城偷俗頹風到處有之特浦城爲甚耳然余聞浦城溺女之
風亦甚於他處憶道光丙戌公車報罷南旋至浙同舟中有
浦人忘其姓氏談次詢其家中眷口云有一子三女因歎息
曰吾浦窄有二女之家若余之三女同邑每詫爲異事蓋浦
俗嫁女必用蜜浸菓品以多爲貴至少亦須數百瓶此物無
買處必須家自配製又極費事嫁期數月以前卽須備辦殫
見海甯張令言父臺救我細詢之始知其祖嘗爲顯宦父現

日夜之勤窮工極巧天時人工一不相湊色味便差增家往
往以蜜浸精麤卜來婦吉祥與否貧寒之家慮遣嫁之難而
舉女不敢多留皆半由於此予婦行居次生時亦將溺之適
其母舅至再三勸解乃勉留之因是感誓生女雖多不棄云
予告之曰君舉於鄉行誼卽當爲一鄉表率今旣育女不棄
足以勸慈將來嫁女務先捐此蜜浸陋習以塞禍胎爲一鄉
示倣則功德必非淺鮮也其人聞之頗以爲然今不知此風
尙仍舊否余曰近日浦城溺女之風稍差而蜜浸之習未革
然余長姻祝東巖太守本有不用蜜浸之議余伯姊卽其家
婦近日嫁女孟家獨排衆議不用蜜浸省卻許多葛藤近
聞有嫁女之家其家長亦立意不用而婦女輩仍於背地偷

送者陋習固結如此今浦城大小讌集以及新正款客新賓
登門無不需此家大人但捧杯一拱從未沾脣蓋亦本無滋
味可貪也大抵溺女之風起於吝財之弊由於厚嫁蜜
浸特其一事而作無益害有益舉國趨之若鶩實不可解且
近聞有一新婦在家因竭力配製蜜浸致成痨疾者是誠不
可以已乎

嘉慶戊午科浙江鄉試二場次日有士子發狂疾監試蔣觀
察令供給所李照磨押令出號狂生自言本年元旦夢一京
兆人披髮浴血言爲其父枉殺報在子孫鼎其科名不許應
試今甫脫稿此鬼卽來作祟言次跳躍叫號無所不至適顧
見海甯張令言父臺救我細詢之始知其祖嘗爲顯宦父現

作令逼隸該生學業素優者也乃帶出號舍飲以米湯漸就
清爽求復天號李照磨引至公堂爲朱倅者所阻求之至
再始准入而蔣監試忽大聲曰遲矣出示其卷已書廢卷墨
蹟猶未乾也遂扶出次日主司調取二場卷殆首場已中式
矣一事枉法遂致後人不振爲民牧者可不愼哉

新建漁人獲一鼈特巨背列八卦形觀者異之勸釋放漁蠢
而很曰猶是鼈也竟烹食之越日復漁於江鼈羣無數繞舟
浮游衆漁競前捕捉遂致爭鬬前獲巨鼈之漁斃焉而鼈羣
散矣噫鼈而有文非凡介矣顧不能避像且之醢豈智有所
昧哉老杜義鶻詩云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漁者見報於
其族類可爲妄殺者戒徒矣怨毒所歸也此嘉慶已卯冬事

乾隆末蘇州忽傳有飛蟲夜傷人互相驚惕譙鼓未起家家閉戶兒童見莎雞蠭蛾輒嗷然啼泣既而畫圖傳視好事者指爲射工以是妖由人興黃鸝坊有張媼者寡宿妾遭腹子時年十五因見螳螂驚癲而死媼悵悵日購螳螂搥殺以祭一日所市螳螂千百置籠忽聞籠內作兒哭聲媼駭異開籠審視忽見兒現形曰娘勿殺蟲蟻傷戕生命今母以兒故又殺螳螂至萬計罪業深重罰兒化螳螂五百劫矣語罷牽衣大慟媼撫之乃一螳螂在衣側首凝視而已

李鼎和云臨清黑巨川祖業甚富有質庫陸陳諸行巨川性侈而復色荒時招青樓至家命其婦巡酒婦不勝忿歸毋家住室其家人勸之曰家已如此所恃者只此室可值數百千錢耳再勿浪費或尚可終餘年巨川曰謹受教但性嗜食未戒自禁衆曰徒食尚可給也自是巨川每日必至王老餃子店食餃子其食但取其餡少許餘則棄之王老每拾其餘暴於日中令乾以米囤聚而藏之無何囤滿再易一囤無何巨川之屋盡入於腹矣遂爲丐每乞食至王老門王老卽以所暴之餃子食之無何而乾餃亦盡巨川遂餓死夫巨川以一小人暴殄至此死其自取而其敗家毋亦其祖致富不以其道歟獨王老拾其所餘儲爲他日之食其用心殊可嘉矣

姚伯昂先生云某太守廣州人鬚多連鬢人稱之爲某鬍子

綽號雙料曹操兩任徽州太守其初任財尚不豐再任人傳其有納賄故入人斬決一案其人處決之日署中卽見其人羣放爆竹以嚇之某亦尊告歸其歸也赫然一大富翁矣至家鬼亦至某日呼其名而丐其恕罪焉鬼不去擾之甚常命家人具酒肴饗之鬼或醉乃不擾少頃如故某固多鬚一日得怪疾鬚之孔生瘡一鬚一瘡百計不效於是糜爛及頸及喉而頭脫家中以金五十倩皮匠縫其首皮爛不受鍼線乃以猪皮聯之及入棺頭復脫無可如何但納諸棺而已出殯日旌旆耀目道必歷大浪坡二浪坡三浪坡出巷而後至大街三浪坡有磴道道固寬而平也殯至此紼忽斷棺墮地若轆轤疾轉直及巷口棺止蓋開其首復出巷口至大街尚有一箭之遙其首忽又若球圓轉至大街乃止觀者如堵豈冥冥亦有梟示刑耶此乾隆末年事黃兒楣安泰親見爲予言之猶懍懍畏人也

蔣伯生大尹 因培 云山東試用薛大尹 定雲 無錫人一日坐公館中方食湯麵忽有一卒至前問曰爾姓薛乎曰然卒曰我老爺令我喚你薛曰爾老爺爲誰答曰見便相識薛欲俟食畢往卒曰歸食未晚也薛遂不覺隨之去至一座落見一官衣冠與州縣等卒然問曰你爲薛二耶薛應之心方怒其官相等何乃遽如此相呼上座者訶曰見我何以不跪輒令牽下掌責廿薛又念能責我者官當勝我然不自知所觸犯何事乃大稱曰大老爺乞查明卑職以何事犯

責上座者亦大言曰爾何人敢稱卑職耶薛乃述現爲試用知縣上座者推案起遽前謝過因問何人相請至此前卒跪以對乃大杖其卒卅令送薛歸出門回視則里中土城隍祠也比到公館其麪尙未冷而兩頤遽腫旬日乃愈是日薛之鄰居僚友有長隨薛二暴卒蓋緣誤勾踰日而土城隍祠忽燬於火薛未半歲亦卒蓋其精氣已委頓俗所謂火燄不高故鬼卒得以近前而上座者不暴其罪遽行施刑致無辜之人誤被掌責聰明正直之謂何宜其旋受冥罰矣

徐受天吳中閶門人嘗於市上遇擔糞者傾污滿身徐念擔糞窮民諒不能賠其衣履舍忍欲走擔糞者反誣其撞翻揮拳大罵掙脫而竄猶追逐里許衆爲之不平徐狼狽至家更衣浣體妻孥怨悵以爲不祥徐亦怏怏無如之何至半夜忽聞叩戶聲甚急啟視之則擔糞者洶洶而前囁嚅不語徐訝曰吾不責汝賠衣履毆我罵我忍而避之亦可已矣奈何又禽夜而來答曰吾與君有宿世仇日間以君相避我恨已消今我已死我家貧無槥以殮君能殯我請卽解此仇若得更協我妻子且當報德矣言罷大哭燈光慘碧相對寒慄徐已戰慄聞其爲鬼益懼因曰當如汝言擔糞者遂告其姓名里址大嘯而去徐次日往訪果如其語遂厚殮之并貽其子十金營小貿販以贍母嘗以此事告人曰苟逞一時之忿不忍辱遠避則擔糞者死於吾手吾已纍首市曹矣

漳州鄴山書院卽前明黃石齋先生講學地也院門前有六

堆廢墳夾雜當衢乾隆間掌教黃某子名衍賦性桀驁年幾弱冠矣出入閭以廢墳礙行走嘗以靴尖踢諸墳上久之踐如平地白骨暴露一日適友人見之急以善言勸阻衍稍知悔無何歸家娶妻竟不復記憶明年產一男遍歲餘其妻又胎孕生男如是連舉六子衍喜若狂及漸次長成日習賭蕩始猶盜取小物賠償戥債繼則搶奪強分無所顧忌衍反懼其兒終不敢一言叱責家貲破耗殆盡子由是多病亡其存者亦莫知所之矣戚友勸衍蜈蚣一子衍泣言從前毀墳夙孽適符六子之數宜受此報養子恐亦無成未幾夫婦相繼歿矣夫無主之墳有力者崇而封之無力者從而掩之乃矜恤同類之道惡可以枯骨無知視若草芥耶卒之我能使鬼一死再死鬼亦能使人有嗣絕嗣鳴呼報亦慘哉

焦孝廉妻金氏門有算命瞽者過召而試之瞽者爲言往事甚驗乃贈以錢米而去是夜金氏腹中有人語曰我師父去矣我借娘子腹中且住幾日金家疑是樟柳神問是嘷哥兒否曰我非靈哥乃靈姐也師父命我居汝腹中爲祟嚇取財帛言畢卽捻其腸痛不可忍焦乃百計尋覓前瞽者數日復遇諸塗擁而至家許除患後謝以百金瞽者允諾呼曰三姑速出如是者再內應曰三姑不出矣余前生姓張爲某家妾被其妻某淩虐死某轉生爲金氏我所以投身師父爲樟柳神者正爲報此仇故也今旣入其腹中不取其命不出瞽者大驚曰此乃宿孽我不能救遂逃去焦懸符拜斗終於無益

每一醫至腹中人曰此庸醫也藥亦無說且聽入口或曰此良醫也藥恐治我便扼其喉藥吐而後已又曰汝等輒求我尙可若用法律治我我先嚙其心肺嗣後每聞招僧延巫金氏便如萬刃刺心滾地哀叫且曰汝受我如此煎熬不肯自爭一死何看性命太重耶焦故南昌彭文勤公門生彭聞之欲入奏誅瞥者焦不欲聲揚求寢其事而金氏竟以此斃矣此乾隆四十六年夏間事

許畫山靑陽堂文集中有江西某傳一篇蓋近事也故諱其名傳曰江西某積惡兩世矣成進士家居需次念所以自饜者乃改行期年而雙目盲憤然曰吾積惡而第積善而盲是天果不欲吾爲善也不然何天福淫而禍善也卒爲惡如初

蘇州富翁某性兇暴妾生一子愛護甚至娶媳時演劇宴客者累月偶怒一廚子以足踢傷其小腹是夕歸自縊家惟一母畏其勢敢不敢較後其子成婚未踰月忽見廚子立牀前自是得良醫而雙目豁然矣某素以文字自雄者也以瞽廢及復明故技畢作終以爲某壽序坐蜚語棄市時乾隆甲寅四月十一日鄧苑華云鄧江西南豐人許子曰當其第也是禍之基也及其瞽也是福之堂也天將以瞽薄其罰某不悟卒以兩目易其元悲夫書之以爲稔惡者戒

杭俗嘗有不葬其親死以火焚之收其骨置於缶而瘞之晨起忽以雙手掩額呼曰啄甚痛未幾掩其頸又未幾掩其肩背後偏體交掩旋作呵呀聲手足攣拘類鳥將死狀數日而歿

嘉定南翔鎭民蔡六自浦東來居白鶴寺前以屠狗爲業乾隆末年春薄暮屠一犬盛於缸以水鼓氣去毛而犬頭忽豎起盡力齧臂遂委於地呼痛不已或以棒格之齒堅如鑄不

可起至死後釋越數年里之岡南有曹昇元者亦常屠狗一日狗於盎中猝躍高尺許齕昇元項潰爛二三月晝夜叫號乃斃

浙江平陽縣村民某夫婦二人素行善事中年無子禱於神甫得一男其婦未產之先一月村民以事須出外留洋銀十元付婦備生產之用婦藏之廚中次月婦娠得男延穩婆收生穩婆向婦乞一舊衣爲謝婦曰我不能下牀汝自向櫥中取一領去穩婆開櫥適見銀遂暗竊其五而去次日其夫歸檢銀失其半婦知爲穩婆所偷第三日穩婆以洗兒來向之索銀不承遂至口角穩婆懷恨暗以小鍼插入兒髮際兒啼哭不休既而奄奄一息婦憤極而繐幸鄰婦急救而甦是日天氣晴明忽陰雲四合雷電交作收生婆某與某姑同時被雷擊天以二命償二命天之報施不爽如此然則平陽之收生婆甚可畏哉此廿四年七月十四日事也

泰州鄭姓者其父工刀筆積有貲鄭世其業性素乖張無惡不作私一婢有孕其妻知而責之謂事既如此只得納爲妾鄭不承且辱打婢並云其孕不知從何而來遣之去婢歸其家爲父母所詬謂行此無恥事仍爲人所擯棄何以爲人婢念極無以自容遂自縊而鄭自若也其妻知婢之死責天昧良喪心泣告曰吾此後尚能靠汝乎鄭厭其絮聒以腳踢之適中其腹妻亦有孕痛楚之下亦自縊其妻父在揚州鄭以其女產亡報妻家亦不之疑一日鄭到揚州經紀隱爲續絃幸鄰婦急救而甦是日天氣晴明忽陰雲四合雷電交作收生婆某與某姑同時被雷擊天以二命償二命天之報施不爽如此然則平陽之收生婆甚可畏哉此廿四年七月十四日事也

泰州鄭姓者其父工刀筆積有貲鄭世其業性素乖張無惡不作私一婢有孕其妻知而責之謂事既如此只得納爲妾鄭不承且辱打婢並云其孕不知從何而來遣之去婢歸其家爲父母所詬謂行此無恥事仍爲人所擯棄何以爲人婢念極無以自容遂自縊而鄭自若也其妻知婢之死責天昧良喪心泣告曰吾此後尚能靠汝乎鄭厭其絮聒以腳踢之適中其腹妻亦有孕痛楚之下亦自縊其妻父在揚州鄭以其女產亡報妻家亦不之疑一日鄭到揚州經紀隱爲續絃幸鄰婦急救而甦是日

手實則某姑殺之也越日晚雷電交作收生婆某與某姑同時被雷擊天以二命償二命天之報施不爽如此然則平陽之收生婆甚可畏哉此廿四年七月十四日事也

泰州鄭姓者其父工刀筆積有貲鄭世其業性素乖張無惡不作私一婢有孕其妻知而責之謂事既如此只得納爲妾鄭不承且辱打婢並云其孕不知從何而來遣之去婢歸其家爲父母所詬謂行此無恥事仍爲人所擯棄何以爲人婢念極無以自容遂自縊而鄭自若也其妻知婢之死責天昧良喪心泣告曰吾此後尚能靠汝乎鄭厭其絮聒以腳踢之適中其腹妻亦有孕痛楚之下亦自縊其妻父在揚州鄭以其女產亡報妻家亦不之疑一日鄭到揚州經紀隱爲續絃幸鄰婦急救而甦是日天氣晴明忽陰雲四合雷電交作收生婆某與某姑同時被雷擊天以二命償二命天之報施不爽如此然則平陽之收生婆甚可畏哉此廿四年七月十四日事也

計也住興教寺是日午後大雷雨鄭適在乘除聞雷聲卽面有戒色忽霹靂一聲而鄭死矣時同在寺者一賣畫一小道士均被震而蘇此道光廿六年六月十三日事余正隨侍邗上故知其詳如此

咫聞錄云廉州合浦南康墟有宰豕爲生者曰於臨宰時見豕之畏就刀斧大聲呼號心起不忍愈欲棄而不爲然一家八口舍此無以爲養罷而止之迨後子已成童令學別技得藉餬口卽輟業茹素誦經聞雷聲起每食必輟箸漱口跪誦雷經俟雷收聲而止如是者八九年未嘗稍懈一日早起正出門忽鄰居老婦向屠手招似有事相告屠乃過去閒無人焉但見旁舍母豕產畜哼哼喁喁正欲呼老婦問以何事頓

時頭眩目黑仆跌於地覺魂入於小豕之腹欲言不能思此乃殺生害命之報轉世爲豕從何解救圖想世俗念經可以消災於是默念雷經四十九回忽聞雷電交加霹靂一聲將豕身擊斃魂轉於身老婦驚而出視曰堯已產矣鄰屠何睡於階也呼之不應老婦曰頃被轟雷擊死乎胡爲不擊死於其家而擊死於子庭乎亟呼其家人至方大哭問屠已蘇而起詢其故備悉前由老婦曰子何時來吾並未招子也無不駭異比嘉慶四年事今已閱廿年適有自廉州來者述其事回頭忽見黃黃亦熟視蘊輝若不相識者蘊輝意以爲必是虧空案破故累我也頃之呼蘊輝名上坐者曰苗人張有一案次所辦耶蘊輝始豁然記其事供曰大凡刑錢兩席辦案總聽東家做主如此案當時原勸過東家不從非我罪也上

坐者曰汝屬稿詳上官豈能逃避相持者久之上坐者遂目一吏曰暫令還陽若能出家行善亦在可赦之列蘊輝不敢再辨但見黃痛哭已上刑具矣前兩人復掖之出忽黑暗不辨道路且雨雪交加滿地泥淖一跌面醒遂於次日收拾行李買舟詣高旻寺削髮爲僧蘊輝與錢梅溪相善嘗自述其顛末於梅溪求爲筆記家大人在揚州遊高旻寺亦曾見其人

錢梅溪曰余姪媳楊氏于歸後生一子一女忽發狂登牆上屋如履平地一夕作吳興口音云大娘娘我尊汝卅年乃在此地耶婢嫗駭之因問尊神從何處來有冤孽否答曰我本某家妾主人死時我方懷孕大娘娘必欲以內姪爲後及分

丑進士蘊輝嘗從受業讀書不成遂出門習錢穀游幕湖南

倒抑鬱而終竟無後

僧允中俗姓張號蘊輝長洲舊家子風

娩是男也大娘佯喜不意於三朝洗浴時竟將繡鍼插入小兒臍中卽啼哭死我因兒死亦自經方知其故已告之城隍神不日來捉汝矣言訖乃大笑不數日楊氏之狂益甚伏地呼號若被刑者然未幾遂死余家尊長云如此案情亟應早與了結乃遲至卅餘年可見冥司公事亦廢弛也余曰案雖遲久不至漏網鬼神公道自勝人間少年性情浮動賭力賭食稍不自愼往往自戕其身不可不戒也嘗聞吳門有饒團一物饒和糯米衣以芝麻以油札之但滯膈膩脾不能多食有某甲體極壯實自詡善食饒團某乙見其氣盛言大因激之曰汝能啖至百團當於虎邱備燈船相邀某甲諾之任意大嚼食過五十餘團毫無難色旁觀者或爲詫異或爲擔憂某甲意氣自雄及食至八十餘團已覺勉强漸有不能下咽之勢某甲因必欲踐言竟將百團食盡當時止覺胸腹膨脹通身爲之不適繼則愈脹愈大堅如木石苦不勝言同人見症危亟召其家人至彼時有名醫薛一瓢者字雪白與葉天士齊名葉以天分勝薛以學力勝薛著掃雪堂二人兩不相下實莫能軒輊之因共扶掖至薛處告以顛末薛診視逾時曰是不可治也六脈均伏腹中凝結已如銅牆鐵壁攻之不力則不效攻之太猛正氣必立脫而亡卽速回家料理後事可耳衆謂束手待斃盍姑再求葉天士薛曰吾所不治之症葉亦不能治也但姑往叩之衆復扶至葉處葉言悉如薛亦辭以不治衆嗒然卽退將出門葉復招之曰汝曾叩之薛士咆哮奔來曰止欠汝息銀二千何必更令管家逼我某尙

嚇嚅其人卽大肆罵詈毀壞棋局某溫諭之曰汝欲告免乎卽濡筆付免票其人急謝去坐中客皆歎某盛德某曰此人貌兇言狠恐激成意外之變故寬免之及日晡忽報是人死於厠時客尙在坐共詰其故乃知其人因債逼無措服毒而來意欲圖詐因感刖刻之意急歸冀清解之而藥性暴發已不及解矣某乃對天謝客亦大加敬服或曰此翁非眞能悖貧忍辱者特能以智免禍耳癡者固如是乎

錢梅溪喜言孽報皆近事也嘗云常熟黃草塘有須姓以屠牛爲業每殺一牛必割其舌食之以爲美味一日將屠刀安置門之上方忽聞二鼠相爭仰面看之刀適落其口中斷舌死　又云魚行橋有一獵戶打鳥無算後患病醫藥無效輾轉牀褥忽夢神告之曰汝要病愈須將稻草紮一人用汝平日所著衣冠披之中藏生年月日挂在樹上將鳥槍打之病便可愈也及醒乃以夢告其子命如法行之詎鳥槍一發大嘑而絕　又云余近鄉有薛慶官者以屠羊爲業家頗饒年四十餘忽得病病愈後面成羊狀嘗以三百金往安徽糴陽羅米死於江中不得其尸以空棺歸葬一兩月後有人見薛背一包持一傘從後宅周打鼓橋自行自哭蓋鬼復還家云

又云楓涇鎭有沈二者好食狗肉生平殺狗無算乾隆丙子歲沈抱病甚篤昏迷中見羣狗繞牀爭嚙其體號呼求救臨死時自投牀下兩手據地作犬吠數聲而絕　又云東有無賴楊姓者以攘雞爲食其術甚祕人莫知也其後楊背

貴州黃兌眉上舍云貴筑有某某性嗜鱔每飯必具年近六旬矣一日赴市買鱔擇肥大者賣魚者令其自取某揎袖裸臂探手缸底摸之忽羣鱔湧起競嚙其臂幾滿痛絕仆地羣鱔纍纍懸臂間齒皆入肉亟呼其子至擡回家中以剪斷鱔身而鱔首緊嚙不放一一敲落而臂肉盡脫長號而絕合市聚觀咸以爲異有爲之戒殺生者

高維城曰嘉慶乙丑年子家雇一工人會稽縣東關人也年

約五十餘以其姓徐僉以老徐稱之性頗勤一日忽日高未起怪而呼之良久始啟扉兩足踹蹋若不勝痛楚者詰其故老徐頻蹙曰我廿歲時在東關市開麪店麪之名色不一而鱔麪獨擅名閙閙閒閒每日殺鱔數十斤如是卅年積三千餘金後值桐油大賤傾資囤積爲居奇計不料購未數日遽遭回祿資本盡喪不得已歇業爲傭昨夜夢鱔無數內有二大鱔怒目直前分齧左右膝痛極而醒比曉欲起不能動履以故遲遲視其膝紅腫如癰時子家製送萬靈丹治癰疽及蛇蝎傷皆驗取而敷之腫漸消痛亦漸止以爲妖夢不足憑特兩足適生疽耳一日又閉戶堅卧如故呼之不起破窗入問老徐泫然曰吾其死矣夜夢兩大鱔復至各於舊處很齧今

大痛徹心不能復生矣再用萬靈丹治之不效遂呼舟送還其家旬餘遣人往視已潰爛見骨又數日死

乾隆末年重九日未曉潤州沙陷人皆死於夢浮沈如萍前五夜漁者見黑衣吏向江檢一黑籍問之曰殺報也宜速好生投黑籍於江而隱沙窓皆曰此地居人好殺產女多溺之日摘螺螄子學持刀剖蛙蚌者父母獎其能有孔嫠者戒殺年七十猶鬻績放生於姑勸慈於媳勸孝見人則諄諄曰壻將他盜案二起亦捏作該犯糾劫歸首獲於馮具文詳辦奉准部覆凡粵東盜犯行劫三次以上例應斬梟者雖病故亦須戮屍經廉訪委員至縣會同起屍斬訖將首級懸竿示衆時諸某僅一子年十餘歲愛若掌珠甫數日其子忽患惡疽即俗所稱脫頭疽也初如粟粒漸大漸潰自言某盜爲祟後

師爺處皆積案被刑怨魄也未幾顧死數日後朱猝噤其舌亦死

道光甲申山左鹿明府逸其名在廣東順德縣任內緝獲盜犯數名時方奉 功令首先拏獲迭劫盜首一名準其引見選官會候補縣馮某因案降爲巡檢正在順德緝捕刑幕諸某與馮同鄉急欲爲某復官適首盜瘐斃諸某請之居停將他盜案二起亦捏作該犯糾劫歸首獲於馮具文詳辦奉准部覆凡粵東盜犯行劫三次以上例應斬梟者雖病故亦須戮屍經廉訪委員至縣會同起屍斬訖將首級懸竿示衆時諸某僅一子年十餘歲愛若掌珠甫數日其子忽患惡疽即俗所稱脫頭疽也初如粟粒漸大漸潰自言某盜爲祟後

自頸潰至喉閒脫然而下如刀截然諸某悔恨欲死已無及矣施即舍幕而官任蜀中府經歷未久卒於官嘉定庚午一次罪止斬決既伏冥誅即得保首領今添捏糾劫二次致與妻反目兒媳有過詈與撻俱曾不少貨既而衣食益窘乃悉鬻家產又從親友告借共得百五十金令子出門作賈臨行囑之曰利不倍無還家一去逾年杳無音耗翁詣卜者卜之卜者曰行人在外保無恙推翁數中不吉家中恐有事宜從慎翁聞言愕然時當歲事將闌鬱鬱過除夕元旦各寺拈香順與親友道賀姻家留飲薄暮始歸所居固在陋巷中入里門忽覩一紅裳女子冉冉前行翁方疑比鄰無此人急尾之即已推扉入己室促步相隨見妻與媳同在廚下作羹湯徧覓紅裳了無蹤兆翁心愈疑既乃前剪燭進餐翁嫗共坐忽

酒肉一日瞥市米摸索青蚨已盡飛去矣疑婦攜去即至其家詈婦婦泣且誓天已晚瞥者不能久留婦送出門婉慰之瞥者再瞥者至家憤妻財兩空哽咽無訴遂縊死婦聞之匍匐來省未至扼吭死道旁或奔告士士眙婦徬徨比得耗搥胸痛恨曰予孤寒舌耕娶先人不祀勉積脩金而有室家乃因此連喪二命罪歸予一人氣塞而絕館中黃生振聲憫三人接踵死謂同學曰錢祇數十千耳而死非命者三天乎天乎盜錢者乃很戾若斯乎時四友有慚色恐事洩露計詰朝回家是夕大雷電擊死四友其師傷雷火黃無恙方知盜錢者即四友也師不之察故雷火懲之瞥者家龍津三邑接壤或云臨川人又云崇仁與樂安其師魏姓時道光癸巳七月

萬翁忘其名居吳郡角直鎮以營販謀生因運蹇多失利家以漸貧有子名福來者年甫弱冠已授室矣萬翁性最暴常與妻反目兒媳有過詈與撻俱曾不少貨既而衣食益窘乃悉鬻家產又從親友告借共得百五十金令子出門作賈臨行囑之曰利不倍無還家一去逾年杳無音耗翁詣卜者卜之卜者曰行人在外保無恙推翁數中不吉家中恐有事宜從慎翁聞言愕然時當歲事將闌鬱鬱過除夕元旦各寺拈香順與親友道賀姻家留飲薄暮始歸所居固在陋巷中入里門忽覩一紅裳女子冉冉前行翁方疑比鄰無此人急尾之即已推扉入己室促步相隨見妻與媳同在廚下作羹湯徧覓紅裳了無蹤兆翁心愈疑既乃前剪燭進餐翁嫗共坐忽

階下劃然作聲則其媳所捧盤匜失足盡碎媳素懼翁嚴面色如土翁絕不介意命嫗助之埽除且令媳共席而食故爲歡笑以安其心媳殼觫不安意仍惴惴飯既畢媳斂具入廚又命嫗攜鐙送之嫗纔返室復聞廚下劃然有聲媳嗚嗚泣趨視知滌器於釜釜與器觸手皆破翁笑曰此鍋用已久固當易新者極意慰媳詞色愈和媳初不料得此於翁也感泣涕零奉侍倍謹越三日翁又瞥見紅裳人飄然啟戶去追視之已入東鄰薛氏家翁驚詫不已明旦遙聞哭聲則薛氏婦與夫口角於五更自縊死矣翁自是痛懲前性面無遽色日無疾言未幾福來亦回因所置貨適逢價昂獲利無算由是父子互爲經營家庭雍睦不數載富甲一鄉

保定賀氏子應童子試場中以代倩事發被縶其父禱於乩神乩言爾子今歲合得一矜因去年偕其母章家索債咆哮助虐口肆惡言至章家婦幾欲自盡以此折除并當受官刑也父問之信然夫一矜甚微陰曹且以此爲黜陟誰謂功名不從陰騭中來耶

嘉慶辛酉科江南有李生者應舉不第與其友王生叩於茅山睡和尚和尚不知何方人與之語輒睡言人休咎皆中旬月間日間之不言無人時或自言曰可憐可憐兩生素負才屢遭擯斥將老矣登茅山大哭跪和尚前乞一言而後起和尚開目徐顧李生曰子婿三溺女弗禁壽且殀析得男亦殘疾不才尚念富貴乎謂王生曰子刻於財盲於色者生自陳有吳中貝某自川中回言川中某縣某邨有一女年及笄遊

無之和尚曰貲金於人息乃加五生不承和尚曰貪者特遲於外爲魅攝至山寺塔頂上家徧尋無獲半月後忽自歸家人詰其由女曰魅攝去時迷悶不省魅去始知身在塔上無門得出繼而魅以果餌酒漿飼我曰與汝有夙緣不爲汝害身犯哉窺之目淫也戲之口淫也詠之筆淫也思之意淫也特所犯小耳和尚遂閉目不復言

嘉慶沈某爲四川遝州牧後洊升太守其人素稱慷慨親友得見熟人呼救見西邨口爲三叉路來往人多魅居其中見輿人或揮其幅或拘其裳揶揄爲樂而人不見也未幾有一叟攜幼兒蹣跚而來魅避至十數步牆隅下復向幼兒四拜俟過十數步乃敢出俟其歸細詰其故魅曰我所戲者皆居心不良之人彼老叟者三代誓不食牛犬神且敬之我安敢犯此小兒將來爲大官有政聲可不敬乎我聞言之下遂私心默祝自今誓不食牛犬且勸合邨同奉此戒既而魅色變

奢侈如此晚年飲食烹調尤較費於前十數年後家景中落

曰我無害汝汝何變心我曰聞汝不食牛犬神且敬之之言特向佛誓此願耳魅曰凡緣盡矣欲送汝歸今不得近汝可自返也指示塔門一嘯而去我由是禮佛再誓神志頓清由塔而下倩香火人送我至郡也家人由是奉戒此郡竟無復有食牛犬者

刑友某在雨湖制軍幕道光中年趙金龍之亂事平逆黨盡誅殺遺嬰孩四百皆在襁褓中一日制軍問某曰此皆叛逆子孫照例應坐然俟及歲後遣戍難久待奈何某方與客爲葉子戲漫應之曰俟及歲遣戍爲時既太久且叛逆之種留之亦慮有他患令制軍悉於較場撲殺之呱呱者宛轉號啼目不忍睹或謂其辦理太過某亦悔亟止之已無及矣未幾

接家言獨子年十九已入泮某月日暴卒計其時正誅戮叛嬰之日也後廣置姬妾卒無嗣

道光甲申乙酉閩中蹺綱大壞南路某幫虧課尤劇商人斥革監追無人願接某幕友方司泉郡刑席積有硯租加以稱貸姑違例合夥認充因幕兼商半藉聲勢量裁谷畧規費漸有起色其鹽斤向由泉郡運永春州夥友又係永春州委員多年需次州牧一切委任故兩處歲省頗多不數年已獲利至十餘萬窺幫務將做乃設法辭退各擁厚資歸里幕友子且登賢書同人莫不豔羨方購鄰壤充拓舊居掘土數尺露白骨纍纍不可勝計或勸其掩埋另覓隙地某憤然作色曰余以重價購地並非毀滅他人墳冢何害焉且多年朽骨未必靈設有再買仍然余屋遂不葬耶盡棄諸野版築將興其妾方抱病大作鬼語音聲嘈雜詈其忍心害理屋成必不容爾安居某竟不以爲意體素健自此精神日形憔悴往往無故作地家中細弱亦多呶嘵不安其子孝廉先卒某亦旋卽物故屋雖落成人口寥寥鎖閉不敢居矣

浙人某以甲榜任江蘇某邑頗著循聲其封翁戀田園之樂厭官署煩囂雖近便不願就養鄰有供冥役者俗謂走無常翁與交好無閒力懇其探查子祿鄰初不允繼念翁素緘默勉許之曰但册籍有主掌之吏不易竊窺請勿限時日久之得報且賀曰昨浙江司册籍有所改除吏他往未收竊視賢嗣官階至大五十後由廣督晉冢宰十年致仕前一名卽署

中西席某由鼎元累官大學士幸祕焉翁唯唯西席本名諸生兼厥誼翁由是函囑其子勉爲好官且囑西席益加善視年餘後忽向翁稱可惜翁不解叩之戚戚然若有難言之狀翁頓徹悟笑曰得毋余將死耶死生有命人孰無死且余已周甲何諱之有鄰曰否否壽正長無慮也曰然則何謂鄰欲言而止者再翁固詰之欷曰賢嗣今不妙矣語又止翁大驚再三問鄰終不言翁不得已長跪以請鄰扶起擗蹙而言曰襲以語君故幾獲重咎若再言恐彼此皆不利君必欲知其事速往賢嗣任所密查汪二命案可也翁乃輕裝微行至子任所不入署就東門假寓細訪之誠家人勿使子知密訪數日果有汪二者一母一妻貨餉爲業恆擔往縣前一日因

與西席之僕爭價口角僕故無賴又恃官勢既毀其盈擔之物且自碎其衣捏作傷痕哭訴其主翁子不察虛實遽杖責汪二押令償衣汪二以貧餓博蠅頭養母妻猶不給安能當此无妄之災情急赴水死母妻不知所爲相繼自縊通邑咸代抱屈翁子聲名由是頓損翁既訪確潛回與鄰晤商欲覓高僧作佛事懺悔超度鄰曰冤重無益也於是亟爲函令子作退計適有薦擢司馬之信戀棧未決翁無可如何未幾西席之僕白晝爲鬼索命自戕翁子與西席皆知是前冤憂悸悔恨先後咸患心疾不治而死鄰人亦不久遽卒想終由漏洩所致噫輕聽膚受之愆卤莽折獄以三命抵三命誠爲平允而兩一品亦並削除鄰之所以連稱可惜也

非方多孤祟然善遇之亦不害虐之則爲禍甚烈會稽某以讀未成入都依其舅爲部胥者謀考供事博微名舅寓有小樓狐居之彼此相安有年矣舅以某初至恐不知而觸犯也預爲諄戒如見有如貓者幸勿捉搦蹂躪蓋小狐常晝出游行狐與人兩不忌也某漫應之一日舅他出某倦倚於牀突有如貓者過其旁兩目睒睒然四視某因夜來牀頭竊窣有聲不能寐疑即此物爲擾恨焉某素殘忍適煙具在手猛擊之碎其首而斃舅回家人白之舅大加訶詈即命奉詣樓下令稽首謝過求宥某雖不敢違心益恨焉舅囑將小狐瘞埋某潛剝其皮投諸溷舅回則以埋告越半月舅往部一叟造門操紹音云與舅同事有事相訪問某何時來入京何事某具告之叟頗致殷勤且誇其少年誠謹考就必善能當差此時尚無傳考消息當爲留意另覓機會以免守候無期談半日方去某俟舅回述之都門同類甚多舅亦不甚在意越數日舅又出叟復來談次問某到京曾游覽名某答言無伴不識路故尚未出叟言　皇都勝地不可不遊異日就供事後恐無暇今日余無事盍同一游某欣然遂偕出歷數次並邀館中小食某辭叟笑曰將來游處正長彼此同鄉勿客氣力邀共食又至一處亭臺壯麗叟言此處最佳登樓眺望尤妙遂攝衣而上恍惚叟不見覺所登非樓如履屋脊又聞人聲喧沸某霎時昏迷寸步不能行但癡立衆以鉤連槍拖曳而下乃在阿哥所屋上也嚴加訊鞫語無倫次忽啼忽笑遂以瘋癲突入　宮禁問擬斬決入獄後醒時自言如是舅知之惟駭痛涕泣懼干連未敢認三日後正法始知狐爲報讎嘉慶十一年見邸鈔

仁和陳溥會新洛氏云人物一理生死同情好生惡死不獨人爲然物亦然也余惟記先府君秋裳老人素有腸紅證因無他苦姑且不治道光壬午冬疾復作適有人傳一方方用鱔魚數條活剖取血以素米饘和尤吞三次無不愈者老人聞之欲覓鱔時天寒不得逮次年正月病增劇神形委頓諸藥莫效因急欲覓鱔試之余偶立門首忽有賣魚者過視擔中竟有巨鱔一尾既買進忽轉念曰此巨鱔實不忍死之奈某潛剝其皮投諸溷舅回則以埋告越半月舅往部一叟造門操紹音云與舅同事有事相訪問某何時來入京何事某如老人之恙何因私祝曰爾有靈能佑我老人疾就痊余即

放雨姑畜廚下次早問疾乃曰不覺已減其半又次日竟全愈二鱔尙畜缸中一日驟雨二鱔躍出無從尋覓越半月余夢有人告曰鱔已從簷出急須放於河不然恐人見而殺之不惟傷彼命且食之害人也明日忘之晚家僕蔡福患急疹余診其脈六部俱伏疑爲中毒旁一僕笑曰彼不聽我言故至是是將巨鱔烹而食之矣急取紫金錠及靑果汁投之僕病漸痊余乃大悔忘卻前夕之夢懊恨竟日是歲五月余忽得奇疾痞癉並作臥牀如死諸藥莫療自揣無生也一夜又夢人告曰前簷中尙有一鱔不早救之恐不免於殺及覺亟覓得之遂放於河時癸未年五月杪也病不覺自此漸蘇至甲申春癉證竟愈行步如常惟痞疾難瘳終日兀坐心如死灰眠食看書外無一事也一日偶檢秦頭龍舒雲棲淨業合編知念佛能起沈疴一句彌陀可滅八十億萬生死重罪遂猛勇一心念佛日夜默誦無閒夢中每每念醒日閒除念佛外翻閱淨業合編中有師子峯淨業文與蓮池大師戒殺放生二文默念無輟並立願將此三篇鈔寫多本徧送同人因名之曰正助淨因六月適予卅歲誕辰卽以此書散之親友旋又患時證病危急甚老人已爲余具後事矣惟一息尙存復往仙壇虔禱蒙降乩云急服誠應允卽見其證之名其時已諸飲不受惟此藥則下咽三四錢至次日忽口中吐出一蟲如蛇狀口眼悉具頭圓尾尖一時首出便能言又次日復嘔一蟲如前較小由是神氣漸淸胷次開爽癉疾寖而外慾

又轉爲癉更月餘新舊疾並痊噫三年疾苦一旦霍然方知放生念佛竟可起死回生予若信心不堅恐難望生矣老人云仙方內有雷丸一味專治蟲因是蟲出而證愈云

杭州邵氏巨族也有僕婦某氏來傭工其箱篋內多金銀飾物衣服亦新潔不類貧苦小家婦異之一日天氣寒極內外已臥移時樓窗有煙熏氣主人驚起查檢至僕婦臥牀見婦已燒死徧身黑如炭兩手若捆縛狀而牀帳及衣褥皆無故不知火何自來也急喚其家人來並無異說皆曰該死賞以棺殮細詢之方知此婦曾爲某家傭主人作宦在外家有主婦積蓄頗厚此婦陰以火焚其屋主婦亦被燒死乃竊其衣飾而去人不知也故未死前數日常自語云冤家來了神蓋

疾其陰惡藉寒夜熏籠之火以自焚而死云

嘉定張某有名醫之號信之者多慣用石膏誤殺一人深以爲悔然亦不便語人雖妻子無知之者逾年張亦患病延徐某診定一方而去臨買藥時張自提筆加石膏一兩何人加耶其子曰爺親筆所書何忘之乎曰頃所服藥內竟石膏乎曰然張歎曰吾知之矣速備後事可也作偈語云石膏石膏兩命一刀庸醫殺人因果難逃過午而卒

解元徐建策陰險鷙毒爲諸生奪詐取財無惡不作人戚畏之既領解愈貪很隨地生波不可測度嘗至衣肆欲以賤值强市貴物肆人語稍侵之恨焉越數日使其僕持番銀百元

諸肆選衣詭云某主人欲購此以足疾不能來故押衣去看定議價肆中以銀有餘也付之徐隨將各衣領拆開鈐以名號圖章仍還之云尺寸未合俟足愈親來選也又數日進一紙於縣報被竊開列衣服數十事縣委捕衙勘驗裝點宛然候差緝半月後復呈縣云贓物現懸某肆驗之已確余衣俱有圖章暗記可拆視也縣提驗良是遂坐衣肆通賊消贓事雖白而所費不貲矣又某戚薄徐爲人偶自言一生懷刑畏法足迹不至官府徐以其誚己也思陷之僞爲錢券數紙使其黨伺戚入茶肆與同卓飲悤悤遺於地戚果檢得之則先爲藕銀恐女發之女實抱不白之冤子早有寵妾亦明慧以爲千金之子斷無此事向夫主力辨其誣大加呵斥而退女歸甯多日欲返其子堅拒之不獲卽囑其弟代作休書與太

曰懷刑者乃拾遺不還取殃耶戚始悟徐所爲諸如此類害人不可枚舉後以包訟斥革遣戍死於戍所

湖南某觀察以舉人大挑江蘇知縣初到省暮甚後官鹽城與余戚楊秋嵐先後任蹤迹頗密故知之最悉蓋自任鹽城後宦況蒸蒸日上歷太守至觀察辦糧臺賞戴花翎署兩淮都轉加二品頂戴數年間不但宦途順利擁有巨資僑寓邗上遂以票鹽大得其利膝下多男一家眷屬席豐履厚人望之眞所謂富貴神仙戚余於李采臣都轉處同席見之正四十許人也其長子爲同鄉黃太守壻後聞觀察及其數子均暴亡頗以爲異其知之者告余曰此中有因果言之誠堪警世也因觀述云觀察長子某早保候選府三品銜鹽務一切轉運事悉歸主持籌劃家務算無遺策觀察愛其才言聽計從聘太守女以年幼未成婚太守人素忠厚一日郡署失銀五百查知爲老僕某所竊遂被斥逐旋懇太守推薦太守曰念爾多年服役爾自尊主但能收錄薦之可也老僕卽以觀察爲言遂薦之往亦甚信用無何其子與太守女成婚已歷數月老僕以蜚語密告其子曰小的在黃家多年女之不貞頗有所聞各顧聲名爲是並云先令其歸甯斷不可再接回也女已有孕子亦不以爲意深信僕語不疑而不知僕特爲藕銀恐女發之女實抱不白之冤子早有寵妾亦明慧以爲千金之子斷無此事向夫主力辨其誣大加呵斥而退女歸甯多日欲返其子堅拒之不獲卽囑其弟代作休書與太

守言其故太守憤極卽往理論無如觀察以子言僕言先入不能挽回又相持數月女誕生男向觀察家報喜且云彌月必回家觀察一家置若罔聞女彌月後知事不可爲一夜扼殺其兒遂亦自縊身死而觀察未之知也其蚤卽逼到觀察家爲鷹觀察見之呼曰你們說不接大少奶大少奶已回來矣女卽借觀察言曰我只要大家到案耳此時太守處人來已傳說昨夜事知女已死遂排香案告曰此總是我家誤聽人言之故現先爲爾立木主奉祀卽接爾柩回來勿論何房得子先爲爾嗣並爲爾大作佛事超薦雖萬金不惜也未幾觀察倒地女卽借言曰此全用不著我的心迹須明也連日觀察長子次子相繼亡其老僕早病在牀但呼口痛不止又

次日其三子死則從旁下石者也是夜觀察忽得暴病次早身亡又數日其次媳亦死惟老僕遲至月餘而死日夜哋叫不絕徧身膿爛說者謂先受冥刑也大約觀察不應絕嗣故以幼子延其宗噫亦慘矣余謂老僕固爲罪魁禍首其長子亦太悖慣背謬輕信讒言或曰女實貌寢尤不應薄德似此其次子三子以不干已事冒昧妄爲不能勸兄又不能引避會其妄之不如故妄獨存而二人莫恕若觀察者身爲家長實可破除衆論獨斷獨行先接其婦歸來痛責其子嚴懲其僕爲婦陪罪何事不可挽回哉而乃以先入之言爲主以致不堪收拾故陰司亦莫寬其罪也此爲同治十一年事相傳

揚州速報司極其神靈其信然乎

丹徒安港江面有老龜聚族以居生息蕃衍沿江漁者嘗捕得龜大如盆以獻富室趙某趙甘之厚予之値漁者益百計捕龜得卽獻趙恆獲重利以歸如是以爲常越歲餘趙忽夢至東嶽廟與一人對簿鋭頭肥軀自稱江中老龜訴趙以口腹之欲殺其子孫不少嶽帝問趙趙具服漁者獻龜狀帝因責趙曰老龜窟宅於此有年素不爲行旅害彼漁者何知爾得龜大如盆以獻富室趙某趙甘之厚予之値漁者益百計素封家不知放生惜福乃反縱其饕餮多殺生靈陰律不能爲爾貸趙哀求改過且發願如蒙釋回當戒殺放生凡牛犬及不常見之物永禁不食以贖前愆陳乞再三乃命薄予杖責以洩老龜之忿杖訖復諭之曰一念之善鬼神福之爾果能戒殺放生永禁牛犬自有善報若仍恣肆如前不爾宥也

而丁史則其意在爲能吏陰律之辨公私蓋如此其審按潘木君後游升中丞死於雲南回匪之難

粵匪跨江踞瓜鎮大帥集舟師於焦山以堵其由江入海之路有李某者本艇船舵工積勞得把總行恣肆恆有南塘夜出事丙辰冬有翁媼自揚州攜家南渡駕舟揚舟旁李招致其舟託盤查爲由率其徒入艙搜緝傾筐倒篋得銀二百餘兩金銀首飾盈匣盡沒入之翁媼不伏爭索再三李惕以威翁懼請捨首飾而還銀不可請盡捨之而薄給行李資又不可翁勃然曰世界反覆豈遂無天日乎反舟解纜李慮其控己也因爲好語以紿之曰吾特與爾戲耳然日暮攜取不便請俟明晨盡歸原璧遂維翁舟於舵樓之下至

晚鑿空以沈之翁全舟及兩子溺斃者十一人當是時李同舟廿餘人其不預謀者五人耳餘皆從而染指焉有水勇某甲素奉三官道教非遇戰陣即日夜跪頭艙底諷三官經聞是事以爲非私念曰此必有顯報耳其黨皆誹笑之翌日李訪友於他舟驟患頭痛急喚疫歸至江心忽停撓不前李詢之舟子指李船曰君不見船頭有雷神怒目而立乎李大怒叱爲妖言毆之舟子不得已鼓楫而至李甫登己舟霹靂一震而斃同舟人見雷發船頭皆趨避於後艄雷復大震劈舟爲兩截其後截及人皆溺焉前截仍浮水面時某甲尚誦經於頭艙聞雷聲屢震出視見李斃而船僅存其半因呼前舟救之前截亦沈其不預謀者五人早爲雷提至對岸沙灘

移時始醒詢之曰當雷震時亦隨衆奔匿恍見金甲神挾之以行如夢如醉初不知其何以至此也而辰夏丹陽北門外有卒五人同行赤日之中雷震驟起斃其三人其二人皆無恙或詢三人平日所爲二人惕然曰今日始知雷震可畏也此三人者平日從軍所至專以發掘墳墓爲事不虞其上干天怒也白粵匪擾亂以來弱肉強食比比皆是攘貨物如採囊等人命於刈草如某弁者豈少哉況一舟之中若者善若者惡又洗從而辨之異乎雷霆一震涇渭立分同惡畢誅無孽留及雖謂天夢夢哉

同治癸酉秋張子青尚書來遊西湖其在蘇撫任內曾推恩載前錄若也河間守駁曰數十年冤鬼尚靈爽若是此亦一人命也可含混了事乎遂背前言將案詳出而趙妻入獄矣是時直督爲訥近堂先生謂宜照例嚴辦欲置之死地褫諸及先代又敕同年甚篤頗蒙垂青一日與高辛才江小雲兩觀察合謀之湖舫夜以繼日談論頗歡固述其所聞往事云陝中趙藹南大令壯年無子以道光戊子鄉榜大挑一等補直隸河間知縣妻某氏陰很而妒有妾不相容幾於無日不鬧藹南將妾遷外另居妻雖不願而無如何其屋即與但司馬宅爲前後鄰眷屬常有往來適正月初旬藹南赴省趙妾往但太太處拜年但太太知其久未入署謂拜年必不可已慫恿其去但借以己車送之往比入署妻出見亦頗歡寒暄久之款待備至並留飯焉又久之酒肴至遂請入筵隨從僕婦願點間有變即擊趙妾後衣教以戒飲蓋已知置毒焉故每舉杯僅及脣而止趙妻再四強之責以無禮迄不肯飲遂直前將妾之髮捽及地怒不可遏頓手以榔頭很擊其首血出擊猶未已經家人勸止趙妾已暈去其僕婦遂扶歸輿輿夫以滿身血迹有難意令將己衣兜至頭面既免血污又可避風一氣馳回但府而但司馬慮有人命不令下車押令還其己屋及夜而妾斃命矣幾藹南自省歸妾家已控府藹南欲寢其事遂赴府署求商以己意謂妾家自可以貲妥頓求免辦案郡伯允之踰日忽有蕭甯令闖入府署言女鬼附身迫令告病謂其前生居官斷案人命無償冤冤莫大焉惟念我今生尚孝貸我一死否則索命蓋即孫翹江大令一事已載前錄指也河間守駁曰數十年冤鬼尚靈爽若是此亦一人命也可含混了事乎遂背前言將案詳出而趙妻入獄矣是時直督爲訥近堂先生謂宜照例嚴辦欲置之死地褫諸

律案尊長置卑幼死只得遠戍凡在婦女於案結後例得取贖故凡祖其妻者皆以不死可贖之語慰之並言不過獄中遷移數時卽可出而無事耳乃久之未出趙妻忿恨所不待言一日以手搥胸自罵每一搥胸卽有血自胸溢出左右拍則左右血出未幾痛死獄中咸謂死時狀極似其妾則冤鬼附身索命無疑也

西洋人火輪船出入通商各海口裝運人物船各有名而命名最喜誇大有名五雲車者有以省爲名者如山西直隸四川滿洲之類余均坐之以窘於川資不得已也甚有名爲總督者且有名爲皇帝者其後改爲黃流雖換其字猶襲其音以爲雄然要皆貿易取利而已獨有所謂拜佛火輪者其輪

機上標有銅物隨機俯仰如拜佛狀因以爲名辛酉冬髮逆陷紹興各邑竄波人皆逃避郡城東門外瀕江左右爲商賈貿易大馬頭東曰江東西曰江廈列肆房屋以數千計拜佛火輪瞰各肆皆罷閉無人過問縱火焚燒江東江廈盡付一炬所燒店屋民房及屋內什物其價不知幾百萬金矣渠意以賊至後此地皆爲所有而其船不數月間在大洋中失火焚燒淪沒羣知當日喝令燒江東江廈者獨不在船謂倖逃天譴矣迨甯郡克復後其人常跑馬城中恣肆自得一日於府學前躍馬過橋橋忽斷人馬俱墜而死孰謂天之獨恕元兇耶

家大人曰嘗聞阿文成公與和相待漏閒談偶言日用之費文成曰子每日庖中所需魚肉園蔬非四車不可和曰予亦如之此外尙需肥牛一犧不如是不給也夫太牢至重之物非大祭不用和相歲椎牛三百餘計柄用十餘年非萬外乎卽此宜其敗也聞有高僧嘗勸其取諸市勿特殺和亦從之數日庖人告曰市上物皆注水易縮味淡遂殺如故蓋特殺則皮毛骨角皆利也故以此紿之和相之愚而可欺豈泥於不察雞豚之言歟亦足見當日豪侈矣

蒲城令某公久戒殺生而夫人性暴戾復貪口腹日以屠戮衆生爲快時値誕辰命庖人先期治具庖人致羊作隊雞鶩成羣延頸哀鳴盡將就死公觸目憐之謂夫人曰爾値奎辰彼居死地尙祈夫人種福夫人詬曰若遵佛教禁男女戒殺

生則數十年後人類滅絕天下皆禽獸矣汝勿作此老頭巾語我不受人欺也公知不可勸解歎息而出夫人一夜熟寢不覺身入廚下見庖人磨刀霍霍衆婢僕環立而視忽魂與豬合爲一體庖人直前縶其四足提置大木櫈扼其首持利刃刺入喉際痛徹肺腑又投入百沸湯撏毛刮骨痛徧皮膚既又自頸剖至腹下痛極難忍魂逐肝腸二時迸裂覺飄泊無依久之又與羊合懼極狂號而婢僕輩嗤嗤憨笑若無所見聞者其屠戮之慘又倍於豬已而割雞宰鴨無不以身受之屠殺已徧驚魂稍安乞僕攜一金色鯉來魂又附之聞一婢喜呼曰夫人酷嗜此正在熟睡速交廚中剁作魚圓以備早饌有人遂除鱗剔膽斷頭去尾其除鱗則如碎剮其剔膽

則如破腹及置礎上錚錚細剉此時一刀一痛幾若化百千
萬億身受寸磔矣極力狂呼始醒小婢進曰魚圖已備夫人
可早膳矣遂立命卻去回思怖境汗如雨下明日屬罷宴公
細詰之具述前夢公笑曰汝素不佞佛若非受諸苦惱安能
放下屠刀他夫人但搖首不語自此斷葷茹素同守殺生之
戒云此嘉慶中年事

同治六年夏江山有東鄉樵夫入山採薪路見一嬰孩身邊
繫布二疋包洋十元年庚一紙樵夫明知私產遺嬰取其布
及洋竟將嬰兒生埋之晚告於兄兄責之翌日同兄採薪復
到埋嬰處兄嗟歎未已忽雷電大作兄驚伏樹下霎時不知
弟所在須臾晴霽覓之擊斃巖下矣

江山城南路陳地方有農人性嗜殺戕物命最多同治六年
五月荷鋤至田野見巨蛇目瞪舌出農人追殺之農年已四
旬外止有一兒甫八九歲是夜兒夢蛇咬驚覺晨起寒熱交
作舌出寸餘作蛇狀半日卽殤

陳炯齋曰英德令陳寅不習吏事莅任數年簿牒堆案漫不
省視民有來訟者命隸繫之不詳報亦不審結兩造人證苦
於拘押守候先後波累竟斃四十餘人其間罪應死者什之
二三而無辜者含冤入地矣後有被案者逸出赴省訐於大
府始覈實定罪擬發軍臺事聞 上以所擬乖謬著將陳寅
於省城枷號三月滿日發往伊犂充當苦差以爲草菅人命
者戒命下衆皆以手加額頌 天子聖明倩法兩申而過陳

縣署擊鼓持刀不省人事以檻車舁至省不識妻孥自言有
冤鬼隨之與之食不食隨處拋棄時至街市攫食爲人毆傷
如是月餘竟斃於路乙本抱病同日亦卒先後祇數刻耳此
咸豐二年事特不便言其地其人耳

蘇州有某甲不孝其母辱詈毆打習以爲常又有某寡婦積
銀百餘兩將寄店生息以度朝夕爲某乙某丙所窺竊而瓜
分之寡婦失資鬱鬱以卒人皆知乙與丙所爲畏其無賴不
敢言而某甲母亦竟爲子磨折死三人者皆藩伯執事夫役
壬寅夏敵氛惡大帥自浙至蘇當道設軍需局於滄浪亭亭
鄰郡文廟李藩伯以事至局執事人役散憩文廟前大樹下
時赤日一輪青天萬里忽風雲怒捲雷電奔馳既而霹靂一

聲甲乙丙同震死是年余正隨侍在蘇撫任次日即有人哄傳云

汪調生曰壬子秋旋里應試經吳江申塔鎮舟子指岸上人家曰是家一月前父子爲雷同日震死今絕矣詢其何以致干天譴舟子曰是家亦操舟者今春自外歸忽有多金問舍求田不復理故業有詢致富之由者詞多悄悅久之其事漸露是人父子駕舟往來於松蘇閒去臘有客件二人自上海雇其舟至蘇囊頗厚其子頓萌惡念密與父謀道經泖湖中夜殺之棄其屍攜資歸自謂蹤迹詭祕人無有知者而不意天鑒不遠也死之日萬里無雲其子在田其父在市相距里許忽霹靂一聲自田中提其子至市門父子對跪於地視之有某司務者宿庵月餘每往庵中採花見之數日前大鬧而

死矣背上皆有朱書篆文十餘字人無識者

海甯東門外一尼庵師徒七人多不潔巨室厨役某鬻焉買笑追歡揮金如土久之力不支厨於柴米多所侵盜遂被逐某固異鄉人也海甯無投足地念與尼往來久因攜行囊往庵中爲暫住計尼見其行囊尚厚允之未逾月衣履盡歸質庫囊空如洗大遭白眼某度不可留忽然辭出一日清晨適值連夜持燈出東門未及數里遇一人惘惘來迎叱之曰是某司務否曰是也倘之搜其身得厨刀一柄衣褲皆有血迹鎖之歸命尼視之果某也質明帶訊如夢初覺曰我何以在此既而歎曰冤孽纏身休矣遂不待研詰盡吐其挾仇凶殺之由且曰此冤孽也復何辨我自尼庵出寄身城外破廟中昨殺尼後即思遁至乍浦下海行未數十里迷路不得進遇

一人拖之曰汝欲往乍浦須從我行隨之狂奔一晝夜遙見燈光其人曰向燈光行去即乍浦矣從之遂被縛非冤孽而何研詰再三矢口不移案既定某照殺一家三命以上例陵遲梟首其二尼以賣姦故的決還俗而賞義女之父此道光壬辰夏間事

某生者浙杭諸生從蔣一亭學申韓術小有才放誕不羈道光丙午蔣君就上海咸雲崖觀察幕某生秋試後謁師於道署出其闈藝徧示同人意甚得也會署有請仙者降乩爲夏淵如先生某生叩問功名大書前程頗遠惜爲口孽淫孽折除盡矣速改行尚可延年否則冤鬼將至尚冀科名耶某笑曰仙人乃作此老頭巾語耶旣云冤鬼請問是何因緣乩復云

書曰汝必欲明言耶十年前荷池洗硯事尚憶之否生色頓變叩首默視又書曰冥司申報桂宮黜爾名減爾算故予知之從此力悔前非尚可挽回萬一徒事禱祈無濟也衆視生面色如灰乩停後有詢生以仙所云者生憮然曰挑達之行慚負人鬼故以相告願有志者以予爲戒耳先是某生嘗讀書姑母家姑有豔婢生淘之未得閒夏日偶攜硯滌於荷池適婢以採荷踵至四顧無人遂與調笑婢亦不甚峻拒入池畔小亭而私焉自此得閒即會而婢孕矣歲暮先生解館生亦歸家及拜年往姑留之宿人靜後婢忽至謂生曰蒙君厚愛紅潮不至者三月倘始終眷念得以長抱衾裯君之惠也如將見棄亦不敢怨但求速覓良藥以免敗露感且不朽生

慰之曰我已以情告母將從姑索汝我必不爲負心事汝勿過慮婢泣謝是夕復留與亂而不知生無意娶之也及歸竟置之亦不復至姑家婢朝夕懸望音耗俱絕未幾腹益大爲姑所覺不勝拷掠始吐實姑素愛生遽令人召之至將以予之生堅不承且曰淫婢不知與何人亂乃敢污衊我拂衣竟歸姑信生言復嚴楚婢無以自明及夕自縊死生亦不以爲意不虞仙之發其覆也旣以語詢者因謀所以自戢衆多勸其折節爲善且延高僧爲婢追薦生頷之自是豪氣暫斂然未及一月故態復萌信口雌黃怡情花柳仙語度外置之矣明年竟以吐血狂死死時侍疾者咸見一女子披髮立牀前

丙辰秋大軍雲聚丹陽大帥向忠武公薨於軍怡悅亭制府自常州赴軍護帥事有廣西標弁六人奉翼長令迎謁而歸道出呂城所坐船與民船競六弁倚勢持刀躍入民船以刀背毆一人下水並搜括舟中銀物民船人號呼求救呂城團練民人方麕集兩岸接大帥未散聞水面號聲遽奔救六弁持刃死鬬衆疑爲盜併力禦之格殺三人其三人已就縛時萬衆騰沓刀棍齊下不復可以理喻遂卽殲之惟長夫二人得乘隙逸歸奔訴翼長翼長大怒嚴飭丹陽縣緝犯擬抵時令丹陽者爲某司馬攝事一年瓜代已有人矣忽遇此巨案且責令獲犯結案方准交卸司馬懼甚懸重賞以購犯不二旬獲犯五惟金阿德一犯未獲時翼長必欲一命一抵缺一

不可而阿德兄本充呂城里長以解犯在城遂併下之獄與
五人皆同正法於市案結司馬交卸旋省甫至省寓卽病寓
中大小皆見一無頭鬼隨一長鬚人往來廳際易簀日有僕
婦某自司馬臥房出見長鬚者攜無頭鬼直入臥內僕婦大
呼撲地守視者聞聲驚救僕婦醒而司馬逝矣事起倉卒司
牧皆能據理以爭爲民請命上也卽不然調護上下化重爲
輕使生皆無冤死皆折服猶其次也若置民生於不顧惟權
勢之是徇哀此小民控告無所馴至駢首就戮身雖死而心
未死其爲厲也宜哉

太倉沙溪鎭陳大開豆腐店爲業連溺四女所生四子長者
廿三歲幼者十三歲於道光廿三年兩月之間皆出天花而

死出花時陳大夢中見四箇小女索命其妻發狂而死陳大
被賊殺死一門竟絕又上海大東門外王家觜角海運局門
口張句頭之妻腹痛難產十餘日不下至六月廿一日腹中
兒破門而出怒目而視仍舊縮入母腹中張句頭妻大呼痛
殺至廿二日死據云張句頭妻生七女皆溺死故有此顯報
此同治十年事也

醫家張祥麟字玉書有聲於時求治者踵相接日得金無數
家頓裕而供饌之盛可擬貴官尤好殺生雞鴨魚鼈特殺以
充庖者無虛日蝦蛤等更其小者凡遇時鮮異味必以先嘗
爲快一日出見河豚責問廚丁何不市庖謂此似越宿物或
不宜食張怒曰此我素嗜爾何知迫往市得六尾烹以進張

呼弟與子同食食時極口稱美獨盡一器有頃子覺脣上微
麻告張張曰汝自心疑耳我固無他也遂乘輿出診診至第
二家忽謂輿夫曰速買橄欖來河豚果有毒果至初尙能嚼
頃之口漸不能張輿夫急舁歸入門但呼麻甚扶坐椅上僅
半時許氣絕矣初死面如生旋聞腹鳴如雷徧體浮腫色卽
如青靛繼而黑則七竅流血焉同治丁卯二月三日事也弟
與子食幸不多張歸時均已吞糞水得不死初以其餘饋戚
之同嗜者顧某時正欲食聞張耗卽命棄去工人某曰生死
數也食何害遂私取食食且盡少頃自覺舌如鍼刺口漸收
小知有異急自飲壺中溺飲已大吐遽昏絕閱二日始醒時
有一貓又食工人之餘卽腹膨如鼓死按談苑言河豚瞑目

切齒其狀可惡治之不中度食多死棄其腸與子飛鳥不食
誤食必死登州瀕海人取其白肉爲脯先以水淨洗復浸之
暴日中上壓重物須四日乃去所壓傳以鹽再暴乃成有李
太守者製不四日卽去壓俄見其肉自盆躍出其性烈如此
以故毒甚漏脯東坡謂得一死之言本是一時戲語人奈何
以口腹易軀命哉若張醫則由恣意殺生所致耳昔人言食
肉不食馬肝末爲不知味余於是物亦云

余筮仕武林卅餘年專向人談因果娓娓不倦誠以人有生
死世分陰陽此乃必有之事不知者每不相信良由放誕恣
肆任意妄爲多不經意也不知人生善惡一一受報而出入
生死爲尤甚余於勸戒各集中歷載之皆確有可信者光緒

丁丑南昌梅筱巖中丞啟照來撫浙相信其說一日出此紙示余曰此何青邨都轉兆熾自錄病中情事一則卽此知人命應愼重也據何云道光戊申四月一日病中夢至一所殿有王者上坐呼余至案前擲一巨册介閱册面大書刑部主事陳玉麟七字余夢中自以爲陳玉麟卽余也展册一閱恍然記憶册中王二和尙一案是余定讞者王者問王二和尙是從犯何以擬斬余曰王二和尙已入室雖未拽賊而退出把風事後又復分贓是與正犯無異所以擬斬王者沈吟半晌云且退再議余遂醒余知王二和尙在陰世不服斷矣可畏哉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江南蘇州僻鄉有一富者酷嗜田螺一日螺眼適掩於食氣噪管口噤食難延請名醫所費不貲迄無效驗不食者七日矣奄奄一息舉室惶惶禱神立誓一家永戒田螺並戒殺生迫猶留之際俗所謂走方郎中卽祝由科是也經過其門家人邀問告其得病之由醫云此極易治也向取鴨數隻倒掛飯頃受取鴨唾半杯煖送病者飲盡口開其病若失後遂戒食若非家人禱神誓戒焉能不期而遇此祝由科設祝由科不至性命危乎殆哉人有善念天必從之誠非虛語

山東六客賈於蘇歲暮雇王姓船作歸計由海門發猝遇盜舟一客躍入水中死餘五客及船戶母妻子女皆殲焉盜駕其舟去榜人王姓當承攬時以探親不在舟中廉知其事赴常熟縣呈稟緝盜杳無蹤迹忽海門旅店有六人投宿一人起甚早赴海門廳自首劫殺山東客事海門同知審訊縷述原委無稍隱且云旅店有盜黨五人同知乃發兵役捕之五盜尙宴然高臥也拘縶至署方欲狡飾自首者大呼曰我爲鬼物所憑事當敗露矣遂各吐實俱置重辟先是山東某客家中有一妻二子夜靜聞叩門聲起視固無人某子忽作父言曰吾與五人俱遇盜吾赴海死五人都被殺截頭斷足死甚慘五人約予同附盜體以發其奸子不能久留盜卽日可獲矣言已遂甦方疑信間而江蘇捕盜咨文已到東省其事大白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鄒滑濤云錫山某副戎貌甚秀傑羣以大器目之庚申髮逆陷城某副戎避居蕩口鄉時城逆四出擄掠各鄉皆集團勇禦之蕩口鎭團勇尤爲強悍善戰髮逆畏之不敢犯因是四鄉之民歸如市然須與鎭民素相識及有外人作保者方得出入其間否卽近村之民亦必疑爲賊閒而斃之團首某公頗恣殺戮其中死非其罪者比比一日某副戎帶勇出巡見有鄉民四人村外過卽擒之來以賊諜報團局某公不加細鞫遽命斬之四人極口呼冤且稱有人可保不之聽某副戎持之急且迫某公須速殺勿惑於衆口時惟旁觀多人代爲嗟救而已後某副戎投營效力官至副將因多病告歸家居十餘年頗得林泉之樂室惟一婦一幼女年逾四十尙無子嗣己卯夏其女忽告某副戎曰門外有凶人四將持刀入殺爹娘告吾甚明某副戎以爲魅語批其頰數下其女仍哭辨

不已明日午刻某副戎之夫人忽狂呼心痛死又明日辰刻某副戎亦呼心痛死家惟賸一七齡女子耳女之所謂四凶人卽昔日誤殺之四鄉民無疑殺之權雖操自團首某公而擒之來以致死者實某副戎之力某副戎官不甚顯而又絕嗣冥冥之報已爲不爽不意夫婦同時得狂疾死又於其女口中歷歷道出則鬼神之欲人信而知戒也

鄒渭清又云義興某生軀幹雄偉有英發氣工詩詞帖括時以才子目之家惟一妻一女境寠甚然飲博自放且待室人甚薄妻某氏恭順承顏傾其橐以遂所欲猶御之厲庚申避亂居欽溪仍這性所爲家苦無給甚至鬻婢以供擔蒲戲妻亦無怨言值歲荒生計索然妻謂之曰一室相守同歸於盡又慈溪駱駝橋某甲在門首買楊梅忽被震死端跪不仆手用刀斷其一手是人猶能一手牢攀又被一刀始墮波逐浪而去迨六月初四日四人與夥聚談忽霹靂一聲將五人攝至庭前兄弟四人先時擊斃惟夥直言前情不諱言畢亦死意將船橫駛致將出口船擋覆內有一人漂浮水面手攀船沿求救船中一夥問諸四人此四人恐救起後必多支節令滿載貨物而來恐被相撞預爲聲喊某氏兄弟偏不肯讓故口駛至鎮海關外崑亭洋面相離數十丈外遙見一出口船

不如君渡江謀館館可歸妾亦可繼往是妾與女均可望生也某是之妻又盡脫簪珥助之行臨歧囑曰家無升斗儲君審之矣君去苟得生幸早來迓毋任妾作飢死鬼某唯唯既過江設帳於鎮吾某家境稍裕竟忘其妻有便足南下慫恿其盡室以行亦不之省所餘館穀惟日嗜杯中物蒸呼盧喝雉消耗之而已並不以潤家中數月絕音問妻女竟窮餓死某又續娶於鎮吾伉儷甚篤不似前之很虐矣甲子秋試金陵死婦託夢某狂號欲絕賴執友某極力勸解許爲立主禮佛事始免又恐礙後婦旋置不問死婦復尋至其室附繼妻身大加責讓繼妻自縊死某亦患膈疾不食數日死當其續娶之時夫婦年俱壯盛望嗣頗切數年不能舉一雛人人謂若敖之餒是負心耶惡報矣不意神重其罰且夫婦雙死以昭厥罪也可畏哉

鎮海鄉有某姓兄弟四人皆出洋捕魚爲業前月杪船將進口駛至鎮海關外崑亭洋面相離數十丈外遙見一出口船滿載貨物而來恐被相撞預爲聲喊某氏兄弟偏不肯讓故意將船橫駛致將出口船擋覆內有一人漂浮水面手攀船沿求救船中一夥問諸四人此四人恐救起後必多支節令用刀斷其一手是人猶能一手牢攀又被一刀始墮波逐浪而去迨六月初四日四人與夥聚談忽霹靂一聲將五人攝至庭前兄弟四人先時擊斃惟夥直言前情不諱言畢亦死又慈溪駱駝橋某甲在門首買楊梅忽被震死端跪不仆手擎一紙包雷火弗熾驗之乃砒霜也俄而其妻聞信出外對天大罵雷又旋轉頭上始戰慄跪告曰是嘗欺弟婦少寡姪幼弱將圖吞其產逼令弟婦再醮因不從乃設計誣姦婦無以自明當夜雉經死死後家產又不能到手昨又忽萌惡念市得砒霜欲買楊梅拌之將毒胞姪也言畢雷乃收聲又江東大河橋某甲向撐駁船爲業日前下午在招商局對江所泊餉船避雨露窗白空而下甲卽砸死掌上洞穿一穴衆皆莫明其故驗其搭膊中有英洋六元洋票數紙正在驚疑之際江邊忽浮出一屍傳得此屍卽某餉行之學徒是日早起出外照票查對搭膊中洋票店號圖記相符始悟此學徒必被甲所害也又西河營地方一老嫗在門前看兩幼童拋錢

相戲旁置青蚨一千戲畢恩恩去嫗拾之而仍在門前倚立
少頃一童奔回不見錢詢之老嫗嫗置不理童一時情急恐
爲父母嚴責遂躍河而死次日便霹靂一聲將嫗攝出門外
手擎大錢一千登時氣絕以上皆庚辰六月閒事也

咸豐初年東臺縣鄉民某姓一兒甫四歲父遠出母之胞兄
吳某時來往其家一日兒忽失所在徧覓之已溺於河衣服
及臂上金鐲均失去母赴官呈報屬吳守兒屍及驗屍飭埋
吳已先颺去俄傳某鄉飯店捉一殺人賊則吳也蓋吳於素
所愛甥一時覩其臂上金頓起盜心以兒能言遂溺之遁至
某鄉腹餒就食店中爲設二盌筯吳曰我止一人焉用兩店
中曰現有小客同坐豈不食者耶吳驚問其狀正與甥同悸
歟

平湖縣乍浦鎮有巨紳從木業起家擁資二三百萬勤勤懇
懇能脫市井氣有大家風惟於飲食素所講究無論宴客及
自奉珍味交錯尤喜購覓諸雀置諸鴨腹食時以箸撥開鴨
腹諸雀羅列其味鮮美異常名曰百鳥朝王不知傷殘多少
後患發背生一巨瘡四圍小瘡無數延醫診視咸曰此百鳥
朝王也雖扁鵲復生恐亦難治晝夜呻吟延數閱月瘡潰竟
不起其食報如是夫所食與所患名正同冥冥垂戒可不儆
懼乎

齊子冶曰三弟學斗號小麓少時好射箭家居買小窠懸於
對堂屏門爲射的射死無數戚之不聽庚申之變賊陷蘇城
三弟以首飾金珠寶石價值數千金藏於臨頓路陸氏廢園
陰溝中上有蕪穢瓦礫覆之弟陷危城苦守不出多半爲此
閱數月園地忽出一窠仰天不走忽來兩小長毛賊年幼見
窠便欲捉之窠走入瓦礫中兩賊撥開瓦礫不見窠復起石
板搜之不得乃得珠寶攜之以去三弟因此窮乏嘗謂余曰
乃吾射窠果報也兄其記之

咸豐戊午四月初賊至衢州西門外某村執某甲不卽殺牽
至村外半里許一土堆欲手刃之有賊夥勸止某甲恍然有
悟蓋年少時伊鄰家有一犬欲噬人伊牽至村外半里許一
土堆殺而烹之是廿餘年事今牽某甲之賊亦廿餘歲疑此
賊卽此犬轉世念循環報應於是持齋念佛戒殺成善士云
愚謂此賊前身是犬今身是賊賊身與畜身無異所以此仇
終不能報噫人謂某甲之幸也吾謂某甲之能悟也

土堆殺而烹之是廿餘年事今牽某甲之賊亦廿餘歲疑此
賊卽此犬轉世念循環報應於是持齋念佛戒殺成善士云
愚謂此賊前身是犬今身是賊賊身與畜身無異所以此仇
終不能報噫人謂某甲之幸也吾謂某甲之能悟也

無錫蕩口飯店中有客人身懷洋銀四十元飯罷出店遺失
銀包在店店夥某見而匿之客轉尋不見因向店夥索取許
以十元酬贈店夥答以不見留客喫點心出買毒藥潛置麵
中客將下箸忽然腹脹方如廁天頓昏黑霹靂一聲店夥手
捧銀包跪在客前已被雷擊死矣麵變黑色始知其置毒殺
客也同治元年事丁錦帆口述

蘇州元和縣鄉名鄧巷蔣姓聚族而居有蔣某嗣母素嫉蟻

每逢夏月覩蟻聚處輒以熱水澆之家中搜滅無遺鄰里聞有蟻穴亦必持水往灌不憚煩也年逾六旬肩上忽生一瘡並無頭腦時痛時癢若蟻蛀者醫家莫名何證後瘡忽自潰內有蟻無數皆蠕蠕動以手拂之即痛不可忍輾轉衽席者廿年以迄於歿此咸豐七年事

嚴槐亭 恩忠 鎮江進士官浙江有政聲同治庚午知嵊縣事有盜夜入衙署先殺其一妾一女嚴覺呼從人聲未已而刃刺於胸矣芙明盜仍踰垣出左持刀浴血行市中遂被獲問之曰我只殺二心人問何以入署曰騎馬出入問何人指使曰數歲時有和尚教之問其姓曰龐新昌人向以剃頭爲業問有何仇曰向不認識亦無仇隙並拘內外廝僕認

世之爲官爲役者鑑

安慶某氏女年十五頗有姿色父亡母守有鄉勇某以軍功保舉至二品者見女愛之娶爲妻越數月又納二妓爲妾入門後某使妻爲婢服事二妓少不如意三人撻之身無完膚割肉釘頭無刑不施妻尚未死再以火鐵條通其陰遂斃時鮑將軍過安徽省城夜夢一少婦渾身血污跪訴冤鮑寤訪查並無此案里人謂其母曰安慶省城大吏皆與汝壻通聲氣告狀無益今有鮑將軍過境遠去訴冤母從其言馬頭告狀鮑即親往驗其傷慘不可言定讞立斬其夫二妓逃遁追而斬之時同治七年五月廿七日事也吾友余澤夫攜眷過安慶泊船適見此事與余言其顛末如此惜未知其姓名也

同治癸亥我軍攻紹興諸將屢奏捷每俘賊至輒發善後局委員訊之果屬老賊即行正法如實係被擄被脅者每給照

常州府城外地名褚家橋有墓塘數頃瓦雀棲焉村中王姓者作大網佈置羣開放鴿鴿之雀羣入網中即收網而歸用大石壓簽舊之市中掇其業者數年其人甚悍有觸損其網者即毒詈竟日以是人皆惡之後得一疾徧體疼痛醫治不效

令回籍殺者不知凡幾釋者亦不知凡幾矣一日者訊賊有人喋喋自陳確係被擄涕泗交下情景逼眞問者惻然已欲生之矣忽肆中童子送湯允入署見之驟呼曰此賊是殺我一家者官驚問之則童子父向設肆於紹城中亦賣湯允城破時此賊殺其父兄而繫童子去爲之服役賊中所謂小把戲者也童子乘鬧逃出乞食至甯遇父之同業收留之今適遇之耳相質之下賊俯首無詞當卽驅出斬首嚮使童子是日不入署則此賊遂倖逃顯戮矣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斯言信然

勸戒錄選卷九　暴虐　三十二

媳夫力農者也某年六月十八日偕其鄉人力於田天忽陰雨霹靂一聲從空飛下驟而伏雷止起視一人長跪泥中知已爲雷擊斃則村人施其方也散髮突睛舌拖出數寸面目黝黑可畏背爲雷火焚焦隱約有磺字兩行不之識其妻聞信奔來審視哭而訴曰爾死固已晚矣先是去歲有陳某者年四十餘家甚貧盡將衣飾鬻於市糴米粟以歸餘資將作小經紀爲養贍計途遇施見其荷擔獨行知可以力奪也詭曰老者負戴不易盍代勞陳對曰素之相知之雅子胡爲者強之堅不肯與施怒出刀猝刺之斃盡擄所有棄其屍於亂岡中陳某食指四人妻母某氏養於登者也妻某氏爲繼室年尙輕子女各一皆幼候陳歸舉火日晡未至頗驚疑且餓甚貸米以炊明日妻忽作寒噤則愈驚夜夢陳歸渾身血污哭訴被劫至死狀倏醒夢益甚又明日倩人徧覓得其屍審視致命處刀死顯然顧無力鳴官祇得乞棺斂殯而家無生計朝夕不給於供妻母痛甚急不擇步躓於道不數日死女字於人爲童媳其妻悲慟過情私念此呱呱者何恃以生取薊刺喉死子無乳字旋僵連斃四命慘不可言其方初尙遠颺繼聞其家已無人莫子毒也安然回里歸後鬼附其身病大作譫語時歷數不法事妻聞之竊計曩所攜歸之物與之符恨其不良時相怨詈其方怒飽以老拳者屢矣今被雷擊死妻雖不肯明言而事已傳於外葬後雷復擊開其冢棺前和脫於地屍骸竟爲狗食零肢碎骨拋棄道旁妻未終喪卽再醮去

四香筆記云吾邑桃溪某常屠牛道光元年四月初十日正午忽陰雲蔽空藍電著人雷火繞身面焦肉捲號痛垂絕火灼處蛆動肉中自抓其肉片片啖之大聲曰牛肉好喫否肉盡聲嘶遠近奔視數月乃斃此殺牛雷焚其身之報吾邑五都葉某業宰牛暴病死越日復甦臀膚青腫大呼病甚蹶然而起將出戶妻女止之不聽至村市刺刺向人曰問君命我苦勸世人切莫作惡似我冥府酷刑不比陽世語未終嗚咽淚下沿門告畢踹躚而返其女候於戶遠見之呼母曰來來參歸矣何牛而人身也母訶其譫語趨視之某已踵戶首仍人也登牀復死此道光初年事吳錫蕙云嘉慶廿五年上高縣大旱禱雨城隍廟有請沙鶯者神示云天降旱災由溉田用牛骨燒灰故旱繼以蝗若能禁止可回天怒衆於是勸石

永禁甘澍立沛此燒牛骨灰旱蝗疊災之報劉大昌述云嘉慶十四年十一月廣豐巷村劉姓二人見人郊外埋自斃老牛掘而烹食之突患惡疔滿身腫潰前後狂叫而死徐蓮麓述云豐邑四十八都農家徐璋兒强有力半生不知湯藥能肩穀三石而行了不見重一日飽啖牛肉腹脹死時嘉慶十三年八月王念莪述云道光十五年豐邑浯溪某酷愛牛肉適里人約拜靈山李眞君祠甫出門外見水濱牛腸一具拾而烹食之乃逐衆去行未半突患絞腸痧斃於路戒牛錄云宣城庾本淑祖父不食牛至嘉慶歷有年矣一日庾嬰疾醫以牛腦合藥向有餽牛肉者則以給僕自謂無罪夢冕服緋衣神叱曰汝豈食牛者耶何膍闇若是庾以未食對神命從

與殺牛等汝亦知多噢多殺少噢少殺不噢不殺殺牛者著即打落地獄汝在陽世好食牛肉且誤用方藥醫死十一人罰汝爲牛十一輪迴償藥死十一人命孝感林嗣麒還陽述之此嘉慶末年事陳半癡述云道光廿年發源某隨衆朝九華山見殿壁粘戒食耕牛圖咂然笑曰我卻不能不食牛肉言未了仆地流涎不止衆知干神怒也禱地藏王座前頃稍甦然已神癡矣四顧狂觸衆賓輿中過天寶村憩其族人館中館師適歸因鍵其扉其夜脫縶室中書几葉榻狼籍徧地似角觝蹄蹴狀比抵家家人齋醮齋戒不食牛肉許每歲七月晦日神誕虔拜九華逾旬神斷復懱然起曰我苦矣我犁田十餘日矣蓋神攝魂附牛體距謁廟時恰半月也

造福錄云樂至縣羅某幼卽戒食牛瘝火證藥餌罔效醫者勸戒食牛肉持朔望齋羅曰牛肉已戒廿餘年矣醫復授以大士救苦經羅信心持誦病尋愈一日衆約往寺拜佛中有勸食黃牛者謂牛補脾吾儕只戒黑牛黃者是祭祀肉況寺中馬王會年例殺黃牛汝不聞上山齋下山開平羅從之寺旁有牛屠專殺牛不辨黃黑拜佛者回家必市肉羅亦市歸食之是夜疾大作復延前醫備述之譬歎曰疾不可爲矣常人戒牛後且不可再犯況拜佛持經者乎罪尤難逭速懺或可少延此道光十九年冬月事次年春羅作牛吼死

道光二年五月閒有住溫州郡城附郭上河鄉牛販忘其姓名牽一水牛路過小南門外雙蓮橋下牛忽怒目而視販遂大怒曰牛竭力耕田以養汝汝忍殺之食之究竟食牛之罪

逃避牛尾追之勢甚猛追至虞師巷下岸南畔小衖內邱姓家牛用角觸販遂腹破腸出人已倒地牛遂從該巷東畔草橋下而去忽走回復至販被觸處見販尙有氣息用角再觸數下而去乃牛恐販觸未死去而復來耳牛雖蠢然亦有知也嗣聞土民將牛送養於仙巖寺寺僧嫌其老而無用售於大羅山破賊竊宰分食之寺僧病時日喊牛來索命兩腳爛斷而死此當日溫郡紳耆所共覩城鄉百姓所共聞者一時傳爲奇談至今溫州老輩能道之余於光緒丙子禁殺牛人爲逃如此

陳子莊云桐鄉沈茂亭司馬寶樞早歲乏嗣好施不倦晚年得二子人稱作善之報嘗爲人言伊叔曉滄先生炳堃作令

時因公赴省發審局有盜案未承太守命往鞫之盜一見先生卽呼曰公非會任新陽縣沈青天乎曰然賊哭曰吾家門首堆積稻草不知何時人以揲匣藏吾堆中今官以搶劫揲差指匣爲憑入吾死罪夫吾果爲盜搶得揲匣當藏之家中卽不然亦且燬以滅迹安有置之門外草中示人共見之理先生研訊再四知爲被誣卽白之太守請爲昭雪太守以原問官張某持之堅不肯置力第曰子能平反斯獄甚善然嗣後不得眞盜當惟君是問先生遂謝去不復再審越一年先生在蘇適當午飯有僕人自外至曰今日市中決囚搶揲差之盜犯已正法矣先生聞言不覺吐飯滿地次日乃知是日張某亦當午飯忽無故立起大呼仆地死

楊國棻四川人由大挑知縣分發湖南署黔陽縣官聲甚劣髮妻早逝妾周氏賢而勤知書達理生二子一女又娶駱氏本某剃頭之女店中有一小夥駱與通姦嗣依楊爲官親卽其弟也人以舅爺呼之楊奉委他邑會審駱與其弟在公館與姦夫詞戲周適撞見駱强拉周共坐談心周正色斥姦夫而返由是積恨愈深適有老僕母死未殮泣向周求幫周念其爲兩代老奴不忍卻之雖火食尙質衣以供不得已取手中金鈏借給楊歸駱先以周與老僕通姦並金鈏亦給之爲言楊不分皁白瓢呼其舅令石匠砌成土牢將周活埋其中久始停棺城外教讀某見二子含有淚容向其盤詰深得實情作檄文徧省城傳貼徐廉訪 澤醲 聞其事傳楊進署以詞挑之楊詞色甚厲結請開棺相驗有傷願甘坐罪無傷決不干休還請大人愼之等語徐固忠厚長者聞語未免猶疑迨送客轉身適見大蛇繞其堂上頭下垂若呼冤者徐遂私祝曰如果周氏冤魂頭卽向上我爲伸理蛇頭隨卽上向是夜復夢城隍神帶一女鬼前來遞詞開棺之意始決次日回明陸中丞 秉璋 一面派員將楊看守押往城外屍場是日天氣陰霾愁雲四起棺材本薄斧落旋開觀者無不潛然涕下徐廉訪指楊曰手握石灰裹腳踢散鼻孔流血眼不閉睛此非活埋而何旁有一小女屍楊答曰周婢也蓋日日哭泣其主亦被駱毆死者大憲皆厲聲向楊曰忍心害理如此尙有何

辭比卽差提駱氏適已先期自縊內舅乘隙潛逃卒爲冤魂
纏住行至湘潭被獲楊擬砚職駱定纔首周氏奉　旨旌表
嗣二子聞俱發迹教讀某登賢書楊歸家未數年窮苦無聊
抑鬱以卒

邑有瘍醫某技甚精遠近爭就之一日有老媼挈其子到門
求治危證也某出視之曰事急矣索青蛛千始肯授藥媼曰
我窶人倉卒豈能辦此倘荷矜憐俟子愈令其爲傭以償否
則先子我藥我歸設措決不敢負再四哀求某堅不與乃涕
泗去多方乞貸如其數復來求治則已不可爲矣謝而遣之
未幾死媼既痛子死復自悲年老無依斂子畢亦自觸柱死
後數日某方爲人治病忽雷聲隱隱起空中俄而辟惋一聲

煙氣滿屋驚視之已震死座上矣夫醫而索逼原不爲過近
今之世求如柳州所書之宋清何可多得然如某者則太忍
矣慘報固宜

鍾笠雲曰家僕周仁仙游人嘗言其鄉事三因代錄之與泰
鄉董姓業屠牛娶妻舉三子矣人勸改業彼以鄉中業此者
僅一戶善獲利忍而弗舍未幾董卒家遂貧妻至行乞二子
相繼殂妻攜其少子改適後竟無耗鄉人以爲戒迄今無敢
所以知之而復蹈之者大半爲下所頂撞耳昨閱邸鈔廣夏
二公奏結成都守令刑責紳士龍雲一案龍雲幼喪父母全
賴胞兄廷獻教養成人乃雲既登進士爲縣令築室買田而
其兄廷獻失業向求佽助雲既不允遂控府縣官斷雲給兄
養贍雲又不從以致再控夫以雲爲紳士賴兄成立乃竟忘

恩負義府縣據實詳參雲豈有不畏之理乃逞怒一時縣既責其手心府復加以掌脊反致雲子京控各得部議豈非咎由自取乎又閻近日京控各案往往有亥刑年老之人以致氣忿身死地方官因之得咎者又有友人昔爲浙江縣令醉後嘗至澄刑一日有嫂叔互控家產者適在醉中怒其嫂之言忤掌脊二十嫂曰吾守節廿年未遭此辱今無故被責心實不甘我死後必有以報太爺回家遂自縊官有二子頗聰慧一歲之中相繼而死卒竟無後此咸豐末年事由此觀之急於用刑顧可輕用耶大抵世之急於用刑者不過欲案能速結而刑顧可輕用耶大抵世之急於用刑者不過欲案能速結耳不知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其畏刑誣服多矣嘗見老吏斷獄於命盜各案亦嘗熬審數晝夜不輕加一刑及定案後招勿輕用刑不但免禍且可求福也豈徒有職年老婦女三者宜戒哉

浙東鄉某氏媪巾幗中傑出者嫡出子明府某以拔貢官江蘇知縣頗有政聲庚申髮逆陷某縣明府殉於任得優卹媪以子貴亦加級請夫人封邑之墳神先生皆重其子以及其母焉某氏宅適當邑孔道媪巧於營利因搆精舍數椽便行旅棲止又廣置青衣沿客沃飾以餌過客往來巨商達官皆樂就之有婢丹桂豔名噪一時媪居爲奇貨欲借以作錢樹成龍然大物鄰婦偶過戲呼曰某老太太猶哼哼搖尾作躑躅狀似人之相問訊者此同治初年事

由是結大賈聯貴介聲稱益盛會邑令又屬年家子里中搆訟者但乞媪一言馳書於令便可如意數年間擁資巨萬結納衣冠且販夫走卒皆以媪言爲重遠近數十里無不知有某老太者當郡城未復時媪已雄霸一方凡婦女逸自賊中子莫敢有違然有父兄先白媪欲領歸而媪果諾之雖經强暴迫取媪亦能保使完璧此其偶示義俠有足多焉一日者媪夜由外歸忽見數人奉曳之入門即跪拜曰爺毋動手便隨去勿苦我又號哭曰丹桂爾亦敢虐我耶如此縶縛我實不禁乞爺少寬家人見其聲淚俱下知其異即扶使登榻終夜呻吟喧叫呼痛乞哀不絕如是十餘日始就死半載後嫡

之仲子忽夢媪泣謂曰我福澤本厚且當生一貴子以樂暮年因惡迹俱削去冥律科以油鍍刀山諸苦惱必身歷一過再付畜道轉輪三次方得消愆幸生前尚有完人名節數事可抵更賴汝兄力求冥王始減去二世爲畜今罰生某村某家爲豬有白帶繫腰足閒者即我也子速持回免再受屠戮苦感子孝念矣子寤而異之試往某村覘其信否則某家豕欄中果於是夕產豬六內一頭四足及腰有白毛一縷如環見子至即伏足下不去子遂以重價購之歸朝夕飼之今已成龐然大物鄰婦偶過戲呼曰某老太太猶哼哼搖尾作躑躅狀似人之相問訊者此同治初年事

王旭初云吾郡某生其族强大生把持武斷多行不義縱其

鄉人截途搶劫而生坐地分贓嘉慶戊寅入闈與余毋舅陳禮畊先生同號舍禮畊毋舅爲號軍所侮某生爲不平挾歿氣持銅煙筒奮擊之適中號軍額上血流不止昏仆於地號軍火伴禀監臨因召生至堂上諭之曰爾是讀書人吾不刁難你號軍如不死吾亦不究若死則命須爾坐也仍令歸號作文後號軍竟不死是科某適中有名填榜時拆彌封監臨見是某生謂主司曰此人若中式必多事也遂抽起以他卷補之聞者咸謂天道不爽焉後屢試不中復緣事褫革衣頂不能開復而卒

余於道光丁未攝篆温郡其時温處觀察某道府署相去數武內眷亦偶往來府署司閽於淦者杭人最善趨承觀察甚喜之求薦於觀察未之許也余以憂去任觀察署都轉一再不已至於三署不久升廉訪子雖起復官運蹭蹬比咸豐丁巳某已升方伯於淦求內子薦於方伯夫人甚信任之於淦本開錢鋪遂與其同行中開阜康胡姓者出入藩署向方伯領出銀三萬生息方伯用度本奢隨時取用按月不下二三千金數年後於淦錢店不能支持又私向方伯夫人處挪出以應約有二萬餘金之多而方伯不知也後夫人屢向於淦索之久無以應應年餘方伯忽奉召入都合署倉皇失措常時有賣花婆孫姓者交易首飾玉器等件至是孫姓者逼取欠錢而方伯夫人於次日吞煙身死遂喧傳方伯太太被一賣花婆逼死而不知其中更有他故也先是在温處署有婢

秋菊被責無以自明吞煙幾死氣息僅存夫人曰此最可惡不可救他其實一灌得吐可活也久之徑死夫人亦頗自悔至是日吞煙羣聞呼秋菊聲不絕豈竟來索命乎夫人故後方伯喪沮就途逾半年更授西安方伯又調中州皆優缺也未久與某藩司揭參而去復又授江西方伯未數年病故總計廿餘年外官所入頗豐大半敗於揮霍至今其家潦倒無以自存予卅年前已知其必至此地也今年甲戌冬余仍需次道缺忽閽人來報曰某大人姨太太來拜蓋曾素識面者以女流業經登門只得見之絮談及去任情狀知方伯於浙藩將行時向夫人云我們此次入都費用不貲所存銀均歸爾究竟共存若干夫人言語支吾比開廚則僅存八百金又問其餘則諉答以每箱四百此數十箱皆是也而不知已爲於淦陸續騙去此夜已服煙次早救之氣已絕矣其事合署無人敢言而於淦竟得置身事外此戊午冬事至庚申春於淦以錢店倒閉亦吞煙死則某夫人之爲厲也明甚其姨太太之來則爲謀篕穸故據云當時受恩者不乏人湊集若干即可回京不知事過境遷兒已歷數十年大劫之後其舊好幾如晨星零落即有其人而世態炎涼轉眼不顧良可慨也錄之可爲居官好奢者戒有二子均劣一爲郡守現均身故後嗣不振不待言矣

光緒壬寅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戒忌刻四十七則

李許齋方伯賡芸之獄王持者汪稼門制府志伊激成者涂
瑜莊太守以輔左右委諾者王畹馨撫軍紹蘭當獄急時李
本可自明而涂承汪意指必欲周內其事當堂拍案訶斥聲
色俱厲李不能堪遂自裁奏入　上震怒發二星使勘實其
事李清望久著聞吾閩人感其德政有副貢生林光天者倡
義合數百人訟其冤星使據以上聞獄遂白涂謫戍汪王皆
罷斥爲民閩人快之王一生宦蹟不離閩省自知縣至巡撫
皆汪一力扶持而上故感汪至深過於迎合以有此錯汪則
自命甚高大有喫兩廡特豚之意而一意造作羣稱爲假道

學自以此案敗聲名驟衰將去任時署中至白晝見鬼云
陳海霞標吳江人歷司桂林撫署刑名在家大人幕中最久
與余爲忘年交嘗言其同里某氏適邑中趙某趙私一僕婦
有身氏故有子知其故乃匿僕婦於內詐爲己孕俟其產而
留撫之人鮮知者後僕婦所生子名平章中某科舉人選嘉
定教諭氏得封如例而已所生子則天亡久矣向使不留僕
婦子宗祧不遂斬乎天所以報不妒者如此　海霞又曰有
浙中皇甫某乾隆某科進士爲某邑知縣罷歸來主吾邑笠
澤書院皇甫故長者授徒有方吾邑人士亦親愛之暮年殊
困頓有一子已登賢書暴卒惟老夫婦兩口寄居吳江亦相
繼沒嘗語人曰吾平生有三快意事而因一事錯誤致受惡

報此生無復他望雖悔曷追言之可爲戒也吾少年時步游
郊外見一麗人心殊愛慕後娶婦歸卽曩時所遇之人快意
者一會試放榜日隨衆往觀苦短視不能及遠又人衆擠不
得前瞥見地上遺一眼鏡試帶之與眼恰合一舉首見己姓
名正巍然高列快意者二其年吾子初應鄉試卽登賢書快
意者三迨吾爲某邑知縣有門生某有才無行中鄉榜後嫌
已聘妻貧誣以有外遇此女適病鼓脹指爲有孕控於吾乞
斷離吾信之拘此女訊於公庭不容置辯女性故烈袖出刀
自剖其腹急救不及遂死於是事上聞某門生抵罪吾亦坐
是失官心殊惴惴無何吾子白晝覩女來卒死今吾夫婦老
而無依行見爲他鄉餒而之鬼報亦酷矣聞者無不酸鼻當

官者輕信之弊至於如此可畏也哉
乾隆末年吾閩虧空案發州縣伏法者廿餘人藩司以驚怖
死臬司以冤殺七命爲人舉發時甫擢陝藩已起行復奉部
文追回正法道府俱褫職督撫並奉　旨逮問入京　純廟
震怒廷訊日施大刑越日押赴市曹以正國法一時觀者如
堵則皆傷重橫臥車中奄奄一息矣此家大人公車在京時
所目擊也當日總理淸查局者爲某方伯素來天性峻刻勾
稽出入皆就現虧爲斷又以迫促了事就中應劃應抵者皆
未及詳愼分淸撤局後總計庫款乃浮出數十萬金而死者
不可復生矣有古田令塔倫岱者由滿洲文舉人出身官聲
本好虧項皆有款可抵當時未及查出遂擬絞決人尤冤之

方伯旋以丁艱歸已過嶺將上江山船忽見船頭約有官衙
緻燈七八對最前一對上書古田縣正堂字可辨心訝此閩
員何以送出浙界又何由徑入我船及登舟乃並無一人問
之僕從亦無所見由是得心疾鬱鬱以死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三

林于川先生雨化 先祖資政公戊子同年也性剛直司鐸甯
德有某生家頗裕所爲多不善先生屢戒飭之某生銜恨誣
先生以他事控於府太守全某與某生比先生面訴於太守
詞又慷愾太守恨之某生欲因此逐先生乃獻洋銀五百於
太守控先生得贓送省委審委員又袒護全守訶斥甚厲先
生曰此事若不得眞我當京控亦訶斥委員甚厲大府聞而
惡之上下鍛鍊成獄遣戍烏魯木齊此乾隆六十年事踰年
全守亦以遣罪至時先生以嘉慶元年遇赦釋囘戒行之日
全守適到先生具舊屬手版到門問起居並稟明卽日東行
於手版中夾呈一詩牋云五百花邊亦小哉忽將名教埽塵
埃好還天道君知否我正歸時汝恰來全某正早餐閱之且
噎且吐擧倒於地幾至不起

勸戒錄選卷十 忌刻 四

常州某觀察富而多吝嘗買一菜園反覆播弄欲減其價賣
者情急愈加刻剝其子在旁甚不過意乃大言曰大人可稍
曰汝若救我我必救汝醒而忘之午後見漁舟以一大赤鯉
求售索價二千某許以千錢不諧而去忽憶夜夢急令舟人
增價售之先爲鄰舟所得已斫其項批其鱗矣同人皆誚讓
之某由是驟得心疾遽卒於京師家大人曰凡爲民物所託
命之人其器量未有不宏且大者此魚坐不知人而遂無以
蒲城吳世熹式丹祖舫齋尚書母舅也尚書家本有恆產其

自救魚負人歟抑人負魚也

南雅先生曰吳中李滄雲會譽以貲爲官分發浙江將赴任其子之乳嫗忽仆而起坐呼滄雲曰吾名場不利貲志黃泉爾捐官亦好貪廉之辨爾自知之但須知爲官而貪民尚有生路廉而刻則民之生路絕貪固不可廉亦宜廉於己不可刻於下古今淸白吏子孫或多不振正坐刻耳滄雲唯唯受命嫗甦茫無所知其聲口絕似乃翁可見前輩義方之訓死尙拳拳也

有闢中某孝廉久病不起日臥牀褥一日忽夢關帝告之曰汝明年中矣明日卽可起身詰朝遽能起商之母曰縣中水腳銀先已領用奈何徐思之曰父在日有某人欠銀若干父許其不追矣今無所出盍控縣追之於是呈縣理前欠縣爲嚴拘追付旣上公車放榜不中疑之往前門關廟求籤籤云我曾許汝事和諧誰料修爲汝自乖等語大抵神無誰語所以應中不中皆是强追許免之銀爲傷天理而結人怨也

長洲蔣鏡齋容茂才日講性理侃侃硜硜無一語與人阿合其書齋臨河因鄰有少女隔水而居欲避嫌疑齋窗終歲扃閉雖炎歊鬱蒸終不啟有同學彈破其紙將窺之卽赤頰訶規之口喃喃若辨葬地事駭人室奔告衆人趨視已仆地氣絕矣有弟游幕浙江龍泉署未半年亦亡此事有戚何氏先慫恿之一年何氏子亦亡一念之忍至於此極人其可徑情

粵東仁化縣有羅氏雙節婦例應入祀廣文需索不遂屢次阻格邑令洪某詢其故廣文曰祠在文廟婦人不應入也邑令曰向所祀者皆非婦人耶遂入祠越日邑令赴鄉催科止羅氏村午後把門役卒見二媪飄忽進索之不獲邑令適夢

二媪來謝從祀乃知貞婦之魂不能泯也未幾廣文暴卒

番禺某甲家素豐出外貿易惟其婦獨處孕數月矣有從叔嬸異居而貧常往來及分娩邀嬸接生既產嬸告婦曰育一女氣已絕不能活也其婦疲乏之中亦不及審視嬸以絮塞口將竹筐置之棄而歸忽家所畜犬嗥跳入房口銜婦衣似欲其外出者婦異之強起隨犬行里許犬忽躍田塍下以腳爬地露藍色布一嬰置筐內肉溫而動男也驗布知所自產抉口中絮抱歸遂呱呱發聲陰念嬸惡意不敢揚越數日嬸偕叔同至始入戶犬撲向叔很嚙之傷足正呼急間忽霹靂轟然婦出視則叔嬸均斃於庭各有字在背篆文不可辨遠近喧觀或知叔夫婦謀產絕嗣倘非天誅或別將肆毒殆巨測也

廈門蓮坂鄉某者年廿二性謹厚力穡人也門口一井出泉不涸鄉人待食此井者數十家道光丙申天不雨幾九閱月聚汲益夥某厭喧呶壘次哄阻衆皆以水火細故不與辯亦不怪也貿貿然往來如故某倏生惡念將牛糞暗施井中蓋使食者惡此味而他取也明日潮退時族中二人招某赴海同漁忽平地起雷擊某死而同伴俱無恙一念之毒卽禍及身吁可畏哉

福州有張姓者佐幕有年於道光辛丑十月應霞浦令董公堂先生景文也言有要事奉告不移時太守至詢稱某年山西事發有某某在此地省城隍于忠肅公前控告公命人來請對質不能不去蓋某年山西省查辦虧空我時為隨帶司

員議以虧空一萬者限一月繳逾限卽擬正法其不能繳而
尊短見死者以我立議不公虧空一萬者只子一月之限虧
空十萬者反寬十月之期致令短見而　心實不甘故來此
控請質訊我因一時之錯遽至於此我死後託將我眷屬妥
送回籍並望徧告同人遇事體重大者切勿混出主意言畢
而逝張鏡容銑本雲南人時適在省聞齊觀察忽死詢得其
原委如此

無錫鄒劍南媳顧氏娶三年矣有妊生子不數日顧氏病下
體潰爛日夜號哭忽自言曰姑娘恭喜首產麟兒今日特來
索命毋見懼也聞者驚詫強問之顧曰余病不起矣余未出
閣時與嫂本無嫌隙只因藏過其金鈿一隻以致嫂呪罵不
止後吾母許其賠還嫂欲必還原物適因嫂小產服藥暗將
鹽水撬入血暈而死今事隔數年嫂亦乘我產後來索命且
日夜坐我牀中藥餌皆被其吹噓豈能愈乎及將絕復醒數
次自云已到陰司訊問撥兩手夾兩足痛極難忍矣家人啟
視之手足青紫如被刑然此乾隆癸丑五月事錢梅溪聞而
筆記之

馬禹平浙東賈人也挾貲周行蘇揚漢口佛山間數年間雖
無所虧折而所得亦無幾見同邑張賈生意日盛踵門請曰
賤意欲與君合本共作以學江湖經濟何如張曰吾雅不慣
與人合作難如尊命馬曰吾欲借鄰壁光以照漏室合作不
可附驥而行若何張許之遂約日同詣佛山因物少出色價
亦過昂張曰捲裝空回則損往來行費惟有洋錫一項途中
不怕風雨且可稍沾蠅頭利以抵川資於是各置洋錫千五
百塊買舟分裝開則同開泊則同泊誰知過十八灘馬舟擊
破藉張舟人力拯其命搶獲行裝而洋錫已盡沈於水矣張
曰他物失水多半無成錫無礙也倩人沒水撈之卽得矣吾
候子同行焉馬曰吾此驚不少得失已盡付之於命子爲我
耽延心實不安且未知何日可以蔵事請先行遂自登岸賃
地鳩工編篷結廠固請張行張不得已揚帆去馬與灘上人
約有能取灘底錫一條者酬金五錢衆皆躍水沈取而獻三
日所沈之錫已如其數而灘上人猶紛紛入水撈取馬仍納
之七日乃盡檢其數多踰四倍裝運至江南售之盈資五六
萬先是張早歸里告之馬家舉室驚惶越日馬亦欣然抵家
細陳苦中之甘令勿聲聞於外遂詣張告慰自後馬無往不
利富竟十倍於張蓋十年前有巨商過十八灘擊破巨舟客
及舟人無一生者所沈洋錫不少鄉人不知值馬亦破舟故
儘撈儘獻耳夫馬遭沈舟之劫心已灰矣孰知劫之來卽運
之至孰使之沈新錫於舊錫之上且不沈張舟而獨沈馬舟
可知富貴利達之事有數存焉彼癡心妄想者亦可憬然有
悟矣

乾隆丁酉科龔懷青太史大萬姚佃芝主事梁同興廣西鄉
試首題爲斯民也二句某房考得一卷欲薦之忽夢人曰此
人三破人婚姻不可薦某以夢不足憑遂薦之主司亦頗賞

其文某夜復夢曰此卷係抄襲陳勾山舊文陳勾山稿中現有其文鷹而不售衣巾尚在鷹而或售據新倒必除名汝雖無大處分何苦害人耶某以兩夢告主司謂我輩識得陳勾山文字足徵眼力之佳若置之前列恐遭譴斥附之榜末或無妨也主司竟中之及到部磨勘官亦夢如前遂以抄襲除名蓋不中無由除名中而不入夢亦不至除名法司報施至於再夢三夢不已亦可謂不遺餘力哉

嘉慶初某制軍督兩廣民有結社滋事者制軍欲以逆案定罪與刑名某商之某以多殺無辜力陳不可制軍意不懌旁有主奏摺者迎其意曰欲辦此亦無難即爲草摺呈上制軍稱善擬於明晨拜發矣其人歸家方入臥室忽仆地曰中吐血家人往救始醒曰適見金甲神以鞭擊吾背不得活矣速達主人令毋進摺也及至衙署已二更時內宅鑰已下候明往告摺已行矣其人越宿死

李悔齋名誠丹徒人初號竹虛以晚年有所悔於心更號悔齋也悔齋以申韓學游雲南歷佐大邑刑名性苛刻凡治爰書不肯少開生路嘗語人曰生者漏網死者含冤如之何可輕縱蓋其心必欲置人於法而後快無何三子夭其二所存一子年十九甚聰慧忽患目疾遂以瞽廢悔齋歎曰予何罪而至此時有徐恕堂者向與悔齋訂蘭譜聞其言規之曰閻下手中一枝筆最宜慎此筆作孽易種福亦易救生不救死之罪太守駭甚欲留之廬有人知欲拒之亦難免疏縱之罰會垣耳目既多又好任係緊要之途尤易漏洩然竟大義滅

情乎滿月補枷通情而不曲法何不可者而必以此立威忍矣後張調令南匯坐浮收漕糧擬絞句決蓋即其治懷挾一事其他慘刻可知天道好還捷如桴鼓故法有一定而情別千端準情用之庶不干造物之和

某太守貌魁梧年十八以資郎爲巖尹旋改捐邑宰選某令偽職太守原籍被賊攻破眷屬幾被擄賴兄多方護之得無恙且爲衛送來閩又年餘兄脫身逃歸徑投太守希免叛逆之罪太守駭甚欲留之廬有人知欲拒之亦難免疏縱之罰會垣耳目既多又好任係緊要之途尤易漏洩然竟大義滅

親公然出首捫心亦覺難安展轉籌思毫無良策而署中左右已有切切私語者太守疑懼益甚知此事斷難兩全與其兩皆有害也不若先圖脫己之害於是以二百金與之再三陳說不能容留之故令其趕緊逃出閩境一面密語首郡孫于失察之咎首郡立即遣人掩捕於郊外弋獲訊實隨即正法臨刑知為弟所賣誓必報仇索命太守素肥健食量過人自其兄被戮神貌沮喪有異常時未及一年值除夕飲讌忽稱胸膈作痛欲臥入戶大聲叱僕稱其兄在此何不送茶僕入無所見太守已神氣昏亂就枕即瘀湧醫至氣已絕矣以上所敘據事直書太守殺時情形亦係傳諸隨侍之僕論者以太守此事雖若忍情然既身列仕途即不能顧念族誼報

答私恩此舉亦屬無可如何鬼似不得而讎余則以為太守之以怨報德其心實欲脫己之罪遂不顧兄之性命而陰假他人之手以殺之居心如此險詐人可欺鬼可欺乎鬼之怨毒實在於此然亦幾經審度事勢知己罪無可逭而太守之謀尚有一線可原所以雖索其命猶不致陵虐也此咸豐七年事

桂丹盟言聞諸金陵汪芝亭觀察 熾曰乾隆末杭省有某制軍者幼貧賤鬻果餅以生時至某翁書塾遇講書輒竊聽西席怪問之能述大旨言於翁留伴兒讀并出資養其母不十年蜚聲庠序聯捷入詞林拜和相門下揮霍逢迎悉出翁橐翁已故其子但博一衿家計用數萬金矣洊升廣東巡撫時翁子

道中落詣署求助萬金義無可辭居數月將歸乃云萬金攜在途中不便恐招盜不若向浙撫兒會為便其子曰甚善寫成兒票當面看明囑與籤固封付之及攜歸投謁浙撫辭不見傳諭即代薦館其子詫云我有萬金兒票如何以薦館了之遂鬧至宅門撫軍怒發縣付學戒飭乃知發封時已易函矣其子憤甚數至杭州城隍告狀三年無應驗鬱鬱而終乃粵撫升兩湖制軍晚駐舟鄱陽湖口衆官稟見手版內有杭州城隍某申飭巡捕次早上手版時已經留神檢點及送上時又復有此於是請見大舟旁有一小舟竟有一官員出來上制軍船稟見行禮坐定制軍問杭州城隍到此何事云有人控一案被告姓名與大人同問所控何事城隍備述之問此真否制軍云是真如何辦法城隍云是真就要拏問登時制軍七竅流血死城隍亦不見矣抑此制軍氣燄正當盛時鬼不敢近而城隍親拏之理或然也

某學政性嚴毅清刻視學江蘇有富某童兼祧三房者倩人頂替事發學政照例嚴辦提調學官再三求免不允疑其私賄也荷校轅門其妻恥之怨懟其夫夫無顏撞柳而死本生母以痛子故自縊妻悔恨吞金死三房遂絕嗣學政祇一子年將冠已入泮遽卒竟抱伯道之憂顧可恃清而刻哉

謝方齋曰考試一事有心之過固不可為無心之過亦當自檢夫無心則已不能知何由自檢亦惟於言與事慎之而已前在泉郡試院閱一童卷頗佳擬取第四時督學史宗伯依

原擬取焉及覆試宗伯攜卷怒曰此卷係汝所取文理與正卷不符查此童曾於歲試時取進因覆試不佳扣除今科試暗中摸索復取之可見此童尙肯用功心甚喜乃覆試又不符必須又扣除也汝於備卷中擇一卷補之余思此童兩次不符必有故又思取進兩次皆扣除若無弊恐有性命之憂因接卷詳閱則紅勒帛縱橫皆滿余曰此硬傷也題爲其心日童爲康安敦此童上下文全然忘記故所說皆不著題但正場卷甚佳姑請再試一次以定去取何如宗伯以余言爲然而疑終不釋卽傳詢該學教諭據云該童係兩代守節上次扣除其七旬孀母三日不食該童曾發癡願今若扣除不特本童喪命其母亦必不能生若謂槍替傳遞必得有錢可

辦該童一貧如洗自上次扣除無館可就不能謀朝夕何能辦槍替可以力保其必無然則何以不符曰該童覆試下文不能記心恐復扣矜持過甚文愈糾纏不清耳宗伯遂不另易而該童從此得館聘妻俯仰有資居然成家矣向若扣除一言之閒兩命莫保豈非無心之過耶此亦默有鬼神祐之先是諸幕友到試院謝獨後各住房已滿甚有兩人共一房者獨賸一大房謝卽下榻其中心竊疑此寬敞屋何以見遺迨試畢同事問曰住房安否謝曰甚安一友曰上次歲試居此房者皆見紗帽紅袍白鬚老人出見故此次均不敢住謝曰余實不知非膽壯也十目十手鬼神無乎不在豈獨此耶一宦家子遠遊滇南與中丞某公有舊留居於署款洽頗優

夏日苦暑偶與諸友談及鬼事以銷炎悶正喧笑間中丞適至曰諸君喜談鬼乎曾見鬼否曰未也中丞曰吾曾見之昔吾在粵西郡守任時同鄉同年某公爲鄰郡司馬情致綢繆音問不絕未幾司馬病歿我卽解囊厚贈遣僕送柩及其眷北歸方將兩月一日陰雲慘淡時已申未忽外投一刺上書司馬名大驚問之司閽對曰某亦心駭已自屏後窺見某業立待於堂簷下余思幽明迥隔不能相見今既過之必有因也卽開門請見形神笑貌恍如昨日曰世上人在情在兄則生死如一運我骸骨遣我使各安故土眞有義也特來拜謝余曰君已應修文之召何由至此對曰上帝念我一生不欺簡爲江右某郡城隍茲由此去感君特深故不避嫌疑來見

余曰聰明正直爲神閻下誠無媿庸碌如我者終當何如對曰兄居心行政可質神明將來壽逾七旬功成萬里節鉞之任夫復何疑但嗣後心無過細用無過儉以養中和是弟所望於兄者余曰敢不終身佩之言次茶至嗅之而不飲立身辭去送之大堂揖讓上馬從者如雲行至儀門大風陡起轉瞬不見卽專人赴江右某郡訪問知是府城隍廟大殿見新開光未久詢之土人云極靈顯嗣後無聞焉余今七旬有二屈指計之已廿年自忝擢封疆以來恆思心無過細用無過儉二語實爲居官良方故勿論廳堂私居及旅傳舟舍必書此二語於座右上下內外不議我爲刻者皆良友箴規之力也中丞去後一友曰夙聞大貴之人鬼神避之今白晝鬼相

周旋豈中丞不得謂之貴乎宦家子曰鬼神可概論哉陰陽無二理邪正分兩途使司馬而爲邪鬼將避正之不暇何敢分庭抗禮相與話舊乎如司馬者既以誠實得受正神之位我中丞居心行事不愧鬼神陰陽雖隔正宜自同故得此二語卽爲終身藥石是其來卽以報中丞之德也又何疑焉次年冬中丞以疾終於節署宦家子爲之清理公私並送柩其家焉

統兵大僚前總督四川時華陽令恒裕爲其心腹欲擢資州而是缺未出適州吏目以擅受得財爲人所控臬司逢督惡令鄭知州往訊不實其贓不止遂將吏目擬絞州牧鐫級資州於是出缺恒裕於是升官吏目之罪本爲應得倘不因騰

缺而然似此微員不過略繩以法其餘未必皆以法繩之謂之過當可謂之冤枉固不可若此則謀缺害命直與强盜同科矣乃恒裕赴都甫引見卽得痰疾未一月客死旅店中小人枉自爲小人也

歸安費公起家縣令官至臬司公正而廉不受私謁既司憲柄遇事執法無所委曲老而無子致仕後自反仕宦數十年而清白一節何以得純嗣報遂具疏城隍廟自訴是夕夢城隍神遣吏請去至則見神降階迎入坐定謂公曰頃見公訴詞頗悻悻故特請公至一決之公不愛錢不徇情此心實可對天然公司憲有年平日所恃以尊王庇民者何事願以賜教公曰無他惟事事照例辦耳神笑曰公之無子正坐此照

例辦三字公愕然曰然則例不可用乎神曰不然公儒者獨不聞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乎愚民無知誤陷法網若事事照例民何以堪且公總司憲柄能保州縣必無誤入耶況又自信太過案有近於疑似者公一斷之已見其中豈無無辜被戮撈之聖人罪疑惟輕之旨似不若此水至清則無魚公太刻因而無子公所自作無怪天道也公默然頗自悔神復慰之曰公一生清公正直將來與余有同官之誼祖豆一方何藉子孫爲因復遣吏送之歸公寤後求子之念始息竟以姪爲嗣臨終見臥榻前似有呼冤者叱問之則陳臬某省時有匪犯六人罪不必死而公執法以入之者公自知不起遂索衣冠服之而卒後相傳爲某郡城隍云

揖狀口喃喃若與人爭繼復作相搏狀又以兩手自批其頰頰盡腫良久忽曰我不合得盜金眞汝以死我該死我償爾命又以手自扯其髮復曰無扯我去我去遂以頭觸廳柱腦漿盡出而死一時無不知爲協鎭索命逾年盜忽至山東巡撫衙門投到歷供在江南被獲行賄得脫狀東撫不欲興大獄誅盜而諱其事惟揚州守竟以功名終蓋太守素正直其審此獄也非有意迎合制府徒以任京職久諗聞外省緣營遇事畏葸好誣良邀功且以偏執之見致成冤獄其過實出無心然功名卒不顯且楊死之歲太守生一子榮傲不馴竟敗其家是亦報也太守與余有年誼常見其自敘年譜猶以此案爲平反云噫辦案顧可存成見哉

有巨族某君赴都謁選自江右挈妻子奉太夫人至揚州適族兄某司馬爲南監掣同知因寄其孥於署而身自入都未及選卒於京邸時太夫人年已高其妻將臨蓐多病凶問至矣子姪輩咸謂司馬謀暫祕之俟某妻娩身彌月後再行以聞司馬妾某氏自正室沒後以房老專內政聞是議獨持不可曰各分門戶安可以凶喪久住人家遽往以實告且促令賃屋另居以便設座成服司馬雖咎之然業已言之而事已行無如何矣越數年司馬以薦擢大郡隻身赴任留屬於金閶俟進止當是時太守年逾強仕循良之考冠於三吳開藩陳臬指顧可期某氏既攝內政儼同敵體是歲爲某氏卅歲生辰至期方張燈設樂徧受親戚賀儀自鳴得意不知太守未及履任行抵

袁浦遇疾暴卒先某氏生辰一日而凶問至矣子姪輩咸謂宜俟過明日再行揚出而選君之子適在蘇獨持不可曰此何等事安有弔者在門猶可張樂受賀者乎竟入內以凶信白某氏而身首先易服舉哀眾亦惟有除燈綵易服舉行大事矣是事口語相尋不過數年間耳至今猶傳爲口實嗟乎女子小人不明大義往往好假正論以自便其私彼受之者一時雖無可置辭而衡心刺骨亦已久矣投種於地待時而發語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信夫

道光庚寅年江北大荒有司以賑撫請戶口稍多撫軍疑之因飭蘇藩司於州縣佐雜中選廉幹者十員往會地方官覆查與斯役者頗極一時之選顧皆承撫軍意務爲刻覈澤不

徧怙節省帑金巨萬時惟鄭君祖經與某某所查獨寬以是忤撫軍意不得保而以精覈蒙上賞者七人次年七人者相繼無疾卒鄭君以前海運勞自南匯丞擢尹江都二子以孝廉入中書某某亦俱無恙時先中丞正在蘇藩任余隨任在署故知之悉先中丞嘗曰辦賑二事以無私爲貴與其能刻不若能寬蓋此時何時也性命呼吸之間稍一從刻死生因之顧可迎合上司膜視民命哉

嘉慶時有林判者潮之漳林鎭富人也自幼饒心計所居濱大海常運牛酒糗糧出港遇盜艘即互易所劫貨物歸而售於通都大邑輒獲厚利如是者數年積鏹累萬乃自造巨艦輶重舉帆遊賈海外諸島國後至一國酋見之偉其貌與語

大悅因以女贅焉生一子判思歸省女爲請於酋夫婦因得偕來瀕行酋以國中珍寶贈者甚腆女約歸見判父母當復返中途判萌異志一日蚤起至舵樓呼女出觀海上巨魚從而擠焉女落水死判歸不復往於是良田廣廈肆意經營復循例捐監司職銜以貲雄里煊赫一時官其地者皆垂涎焉兵備道某遣以紈扇馳一介致書從貸金十萬判弗與遂成隙日思所以中傷之而未有閒會其家屯積貨物甚夥因謀加以私通洋盜罪招之飲就座執之急發兵圍其第盡室所有悉抄出之附會成獄其兄太守伍亦波累焉事聞 上發星使來鞫某道適權廉訪使以前書在判手懼其訟冤亟詭辭請於大府曰判鬻甚衆勢洶洶將劫獄不便宜行事恐中

變大府頷之遂請 王命斬之比星使至判死三日矣誠虧心之報也後某道子無故忽客死粵西擯屍大路隅里長斂錢以葬某不久亦去官卒無後

武進令某爲南匯縣時値己亥庚子鴉片煙禁嚴吸食者死地方官一月獲十五起者立予升階時裕忠愍公巡撫江蘇督辦嚴厲令迎合其意兩月閒報獲百餘案裕大喜爲之請加同知銜時以半年戒除爲限限內無死法而所獲既多大半斃於獄越數年令自武進調元和得卓異赴都引見駸駸有躡五馬建雙熊之勢舟行至清江浦其家人在前艙聞令大言若等有話好說勿動手時所坐爲常州花船船妓與令素有染疑其相謔也繼復聞呼叱聲又言我輩尚不應死何忍置之死地家人異之同趨入視見令顏色沮喪作手撻足狀衆入始定曰幸汝等來不然殆矣問以何事又默不語或勸請病假折回不可至王家營病大作所言皆與人憤爭時其子從行遂決計奉之南歸晝夜趲行及常州之奔牛病已瀕危忽以兩手自摳其舌大叫而死汪調生曰藉人性命以益功名於心何忍若盜劫人則王法所不容捕而誅之果實心爲國除莠安良誰曰不宜又或地方捕盜官吏因案搜擒在官爲舉職奉公在盜爲倩眞罪當盜死於法何敢仇執法吏然爲民父母不能教養其民至窮而盜則從而駢戮之哀矜勿喜仁者猶有憾焉若境非本轄官非有司事非因公徒以覬覦遷擢越境購拏就使贓眞盜確一念之私盜已得

而仇之況其中更多不實不盡或張冠李戴或鼠竊狗偷本無死法而羅織成之遂至負屈含冤俯首就戮死而有知不於獲盜遷官之人是仇而誰仇乎卅年來所見以此遷擢者大都貿貿者在室弔者已在戶書之以爲有位貪功者儆

泰州某生年廿餘娶妻極悍妒生與媵婢通有孕妻疑而驗之婢不能隱詰與何人私畏不敢告裸跣拷烙體無完膚號叫聲嘶旁觀皆爲楚惻生如不聞也者値妻倦臥婢求一言爲解生憚河東吼置不顧婢不能堪乘開投繯死生鬱鬱不自安攜僕赴揚州寓興教寺時値盛暑與寺僧對弈天忽晦冥雷電交作某神色大異推枰疾去甫至後殿霹靂一聲已震死觀者如堵僕始言其隱此道光丙午年六月事也余謂

婢雉經自亡按陽律某無死罪然忍人之心同於虺蝮能無干天怒哉而悍婦孀後於咸豐十年遭賊亦拷烙備至而死杭州沈雋甫明府有口才錢東平表親也錢薦沈入雷營營當文案沈有才能雷器重沈以恃才擅改章程錢斥之一日沈譖錢於雷曰錢有異志不殺將不利公矣雷與錢議事不諧雷退竟命張小虎刺殺之逾年沈自嚼舌頭說話不清到上海就洋醫醫愈又逾一年沈復嚼舌根而亡人謂譖殺東平惡報也

鄒渭清云丁丑夏錫山北鄉季姓子年十七讀書城塾二夕大雷雨中忽覩火球一團瞥在書室衆皆眯目而季子不知所往塾師急遣人覓之見其跪於後園中雨淋漓衣履盡溼

近曳之不能起細視已氣絕頂髮蓬鬆中有洞一如豆大猶縷縷出白漿左手有刀圭一握驗之鴆也急報其家父母踵至母哭曰癡兒眞爲此耶予前言戲之耳爾眞爲此耶泣不已旁有知其事者因爲衆詳述之先是季子之父有一叔家頗裕抱伯道憂季父涎其資百意承順叔有意以之爲嗣所有家財悉付之季父藉以營運頗稱小康數年後待叔情意漸衰叔覺之以季父爲不可恃將別圖焉謀於戚某代覓一姬季父夫婦頗有慍色以叔意所向莫可如何未期年姬竟產一子季夫婦遂視姬母子如眼中釘叔又因有子不能不作日後計遂屢向姪索還所與季父意猶可不過胡賴支吾耳其婦則常很詈曰非此妖婦老狡未必如此無情會當鴆殺此甯馨看老狡尚能快意吾季子習聞之心以爲可行也遂日向對門藥肆中詳品所藏百草藥肆人謂其欲習神農因詳示之一日見白信必欲乞少許肆中人堅不與季子曰吾家鼠子毀物甚欲借此毒之耳給些子何害遂與之不意其竟以此喪命季婦本懷妊因痛子情切歸卽墮胎至今尚無嗣而叔子則已頭角嶄然眞成甯馨兒矣豈非天道哉

劉文正公統勳見事每高人一等而持正不阿故相業稱隆焉相傳嘗大考翰林題係僻典通場無知者惟一卷知之公未置高等衆皆爲異公曰殿廷之上肩比膝接其人又皆同館素相親好一人知題苟一開口衆人皆知而竟祕之是何心術考文原爲取士此人可令得志乎卽此一事識度可見矣

陳子莊曰海甯查公映山先生以吏科給事中督貴州學政科試苗疆取一土司子入泮撤棘後土司率子謁謝美如冠玉公有一侍者貌亦娟好一日辭公去疑而訪之則兩美必合也公一笑置之至次年鄉試後揭曉土司子竟得解公謂中丞曰此人上年我甫取之入學筆下甚平何能作此等文試傳訊之一到卽款伏係倩浙江湖州某舉人頂替入場中丞大駭然以罪名重大頗思消弭之察公顏色不懌未遽言擬再爲周旋此日適有他事須奏升礦發摺中丞聞之疑公以此事上達已若不陳懼干譴責遂連夜繕疏入告次日詞公所奏之件並不因此也二公俱大悔恨疏上得 旨審

實照例正法兩人遂駢首死事越廿餘年公歸道山後有湖
州姚孝廉年廿餘文名藉甚會試報罷後留京與先大夫同
客查小山比部有圻處比部卽公嗣子也孝廉爲人恂恂篤
謹獨與先大夫善一日微疾握先大夫手曰吾將以後事累
君矣驚詢其故愁舉前事蓋土司子控於地下以查公有疑
其誘侍者一事心近於私當有挾嫌之罪孝廉則某舉人之
役身將往對質先大夫問何以不早發覺則曰科場舞弊例
應斬本無可言學政摘發弊竇亦是其職冥官以究竟事本
因公故待查公數盡之後始行提訊若查公誠無此心則土
司子亦不能再有異說第某不幸前世因之橫死今世又因
之夭死耳語訖痛哭次日遂卒此事比部本不知之既詢公

隨往貴州老僕則信有此事而此中曲折不能如孝廉所述
之詳噫孝廉既予轉生何必又令之再死且前世以孝廉罹
禍今世何爲又子以孝廉或曰孝廉轉生以前生之福未盡
而其夭死則其數已盡特借其自述以明此中因果耳孝廉
名某字某隱之可也

台郡大平縣有富翁崔姓積金卅萬三子皆不肖揮金如土
翁慮子之敗業也商之族弟蓮山蓮山係道光乙未孝廉少
與翁同窗共學者識見高卓能斷因代翁畫計曰但早爲計
兄財卅萬將九萬分與郎君將六萬自爲生養殁葬之費其
餘十五萬爲善樂施散之鄉黨鄰里能如是當免子孫凍餒
之虞矣翁然其言已而不能行因循姑待未幾長子次子入

都捐官揮霍十餘萬金幼子在家效尤未一星終家財蕩然
如洗三子凍餒竟如乞句而翁死不瞑目悔不聽弟言然已
晚矣大凡世之銖積寸累而成巨富者斷不肯施捨一文於
貧乏其故何哉蓋其入自艱辛出自鄙吝殊不知天道循環
極盈之家必有奢兒財貴流通且勿論悖人悖出子孫賢而
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玉滿堂子孫無福消
受廣種福田子孫庶食舊德余故曰積而能散乃長保其富
者也願世之富者能知保富之道不在垂裕後昆而在好施
樂善則富可長保而子孫必昌盛矣請細思之勿蹈崔翁之
轍

揚州某僧欠鄉人銀一百兩鄉人欲訟之出借券示某文學
蓋欲藉以爲援也僧早知其與文學善已向哀求文學遂於
借券上私添某月十幾日錢已還訖此券作爲廢紙凡十五
字謂鄉人曰子非善訟者不能爲汝援出券還之鄉人固不
識字亦無眼啟視也入城竟控諸官官曰錢已還訖如何健
訟鄉人力辯其無以券示之鄉人知爲某所賣細訴顚末官
曰爾不識字乃不識字數多寡耶豈有添註十五字而茫然
罔覺者鄉人無以辨遂被責某入秋闈薦而不售批云文短
十五字蓋定例必滿三百字某止有二百八十五字也所短
字數適符所添字數

錢東平豪放不羈揮金如土有俠客風作計逆檄文頗著名
曾起粵東義民燒洋人房屋恨所遇非人矜才使氣口不愼

言卒至取禍死於雷公鶴皋之營錢與雷在萬福橋營中本相得後論事不合輒忌之一日邀錢飲命張小虎刺殺之張乃虎頭之子亦錢引薦入營者錢冤未伸雷旋革職當時同儕中竟無一人救之奇哉然自髮逆犯江南我軍無兵無餉東平首爲釐捐招勇之策駐防萬福橋保障裏下河十餘縣地皆其功也及至克復金陵吳越皆賴釐捐助餉之力以成功由此觀之東平亦有功於國矣而竟以無事刺死此中必有因果耳或曰卽首創釐捐之策已造業不小其取死也又何疑哉其言亦有見

杜小舫曰人具五官百骸獨心則稱地稱田蓋心卽畢生境界也坦白則所歷皆夷途險詖則所歷皆仄徑佛教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正發明此旨耳道光丙戌冬余甫十二齡自浙奉母之楚次武昌青山水淺泊中流舟子以家近各歸省留老弱二人守之五更向盡北風肆虐並泊三舟擊撞簸場殆不可堪余舟存大鐵錨尙舉墜之期得共保而鄰舟齊舉墜之期得共保而鄰舟利在巧避各以斧斫纜颺去風力猛甚二舟竟被石撞碎余舟亦纜斷漂去纔兩箭許有大鹽艘二泊江心相離二丈餘適入其隙頃刻而安又辛亥三月攜家之官兩淮泊蕪湖江口浮圖下口內並泊二炭舟夜半聞呼救聲則一炭舟火發人皆驚逸鄰舟亦以斧斫纜逐流口外下游桅檣林立余舟在焉同時驚擾懼延燒乃火舟曲折而下一無所絆旋卽燬盡昏黑中聞斫纜之舟悲號慘切漸漸聲滅度已覆溺矣

此皆余所目擊者無援人之心頃刻各罹其禍此二事可爲心地心田之證

新市鎭李翁饒於資將嫁女於屠家壩胡氏出赤金數斤召匠人製妝奩中物製畢權之幾少其十之二舉室大譁謂匠人竊金也議欲褫其衣搜之匠人初亦嘵嘵置辨已而面赤不復發一言適翁自外至笑曰金旣就鎔豈無消耗汝輩亦太無理取鬧矣以好言慰匠人遣之匠人歸其夕卽死蓋匠實竊金每夕必攜少許歸是夕亦藏少許於身邊聞將搜之也設非置而不校則匠必死於翁家其家且執以興訟矣人生處世大度又曷可少哉

上虞某村婦將臨蓐夫自外歸晚聞二女鬼倚樹問答一曰爾何之曰將往薦橋索某婦曰索之云何曰是與我有夙孽將以九月八日產先是其家齋醮禳我我於初三入候之曰爾藏何處曰婦房中有大廚可藏廚中有縣可墊坐曰冤可解乎曰尊之三年始獲冤深不可解惟尙需半月耳時甫中秋也還相問曰爾何之曰卽在此地託生將往矣語畢各散夫急歸甫入門聞呱呱聲婦方產一男甚安健深喜己之無恙而憂某姓之不祥也距里許時往覘之事聞於某姓防之甚九月三日某婦將往烹茶忽仆於地姑掖之起手中茶具不動婦面已變色頭痛若劈急扶入房臥婦旋解衣袒於牀姑誡曰天甚冷爾將產宜保重速著衣婦忽瞠目直視曰誰

要你多事姑曰我姑也爾何敢然復厲聲曰爾是誰誰是爾家婦我乃冤家也繼盡弛下衣露體立信其遇冤鬼咸憂之求神建醮日夕隄防晚聞窗外臺階上鬼竊竊語夫某凝神諦聽乃悉數前生產婦爲小姑身爲嫂讒搆萬端慫恿其姑異常陵虐偏體鱗傷最後姑勒之小姑從而加功將繩數放良久始斃其命冤痛至深圖報久矣偏等始獲願得而甘心焉豈祈禱所能爲力耶婦自是終日昏狂舉止大異初七腹大痛神氣少清至晚痛忽止笑不可仰明日產一男胞衣隨下產畢歸牀乞姑於大廚取粗紙作墊益狂笑旋作呵欠聲曼然以長如是者三翁聞之急入視已僵矣少閒腹中作響嗚咳不絕聲半晌劃然而裂血液如注蓋棺後臭聞於外四

鄰爲之掩鼻云

樓子云自來興大獄者雖爲朝廷整飭紀綱實則大傷天地之和其人必終身坎坷甚則已亦不得其死以余所聞咸豐戊午科場案上自宰輔下逮優伶駢首者若而人竄逐者若而人而人褫革鐫級者若而人誠爲數十年來一鉅案當時首發其事者爲御史孟傳金先是榜發後孟赴宴文昌會館聞衆人談閩事次日即具摺入告事下廷臣集訊尙書肅順又從而鍛鍊之獄遂以成正考官某相國素與肅不協肅有意多方周內某相竟擬斬棄市之日肅揚揚得意曰今日殺人了後三年肅以跋扈謀逆伏誅孟旋以他事撤回原衙門行走抑鬱告歸晚年復出浮沈禮部十餘年年近七旬以事牽連

被劾褫職交刑部傳訊竟以蹭蹬終其身未始非興大獄之報也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戒淫邪五十三則

王葑亭通政友亮語余先叔祖太常公曰國家巨富有南季北亢之稱今殆無復知者余居金陵外兄羅履堂自江北歸爲言泰興有季家市居人三百餘家半爲季氏相傳市乃其女樂二部稧齒韶顏服飾皆值巨萬及笄或自納或贈人有修撰某得其一百方媚之姬悌泣廢飧謂弗若其主家厭養乃遣之此與鈕氏觚賸所載畧同余幼隨先大夫山西平陽任屬游城外亢家園中設　寶座蓋康熙中嘗　臨幸焉園大十里樹石池臺幽深如畫間有婢媵出窺皆吳中妝束也

相傳亢先世得李闖所遺輜重起家康熙中長生殿傳奇新出命家伶演之一切器用費鎰四十餘萬他舉稱是雍正末所居火凡十七晝夜珍寶一空計余往游時亢已中落規模僅存今則蕩然無人園亦鞠爲茂草矣余聆之太息曰盛衰相倚天也而人事居半焉當兩家盛時不思殖德以培其後驕奢淫佚如出一途轉瞬之間漸滅殆盡今季氏尚知課子有登第官侍御者其家雖替子孫猶得藉儒業自存亢氏以讀書爲苦日惟聲色飲博是耽迨乎困窮束手無策憂傷短折遂致餒而此非父兄失教使然歟世人崇貨殖薄詩書觀此可憬然悟矣　按葑亭先生爲太常公所述如此太常公自述弱冠時就婚山西亦曾游平陽之亢園尚可想其梗概及道光間家大人過平陽亦欲往一游倚導游者則土人以斷垣叢篁毫無足觀辭矣

家大人曰余十一歲卽隨先資政公游學廈門館於廈防廳署東人爲漢軍劉某時臺灣林爽文滋事軍興梗阻留滯三年始歸廈防廳爲吾閭第一優缺海舶麕集市廛殷賑官廨尤極毫奢大堂左右設自鳴鐘兩架高與人齊內署稱是署中畜梨園兩班除　國忌外無日不演唱館中學徒六八二弱冠餘則十三四歲不等無人不佩時辰表者十三四歲者遇歲時必盛服頭上必紅頂花翎腰間必荷囊索帕　卽　帨　日與梨園子弟相追逐但一近書館門輒爲資政公所訶禁不令入學徒在館中尚知嚴憚一出館門則無所不爲東人常以故學徒皆無所顧忌余每望而長之資政公常飭之曰汝輩不必畏他亦不必慕他此古人所謂紈袴子弟也杜詩有云紈袴不餓死若此輩者十年後吾眞恐其餓死也後東人以軍功擢嘉興守入覲和珅知其在廈防缺久索賄四十萬不應遂撫其冒功蝕餉狀籍沒之余初次公車至京訪之已散居各廟廡蕭條無以自存後余官京師再訪之僅存一名四格者與其生母僦居草屋中藍縷不堪余每月以制錢二千資之復令其以傭書津貼其筆法尚是資政公當日所授也迨余出守荊州荊州將軍某者宗室公也與劉有親誼余猶因將軍寄資之未幾余擢淮海監司去將軍亦物故此後

遂不知所終

浙有張氏子年少解音律素行佻達每値清明中元婦女野祭夜哭時輒窺伺竊聽樂此不疲意蓋希邪緣湊合也後於七月望夜乘月信步入曲巷聞有哭聲達戶外悽惋斷續知爲新婦傾聽良久魂蕩神怡因其地去家近亟返攜所吹簫至哭猶未已乃當門負牆立鼓脣按指覺烏烏聲入孔相應方快適間忽若有從背後批其頰者所吹簫噐墮地如裂遽負痛抱首歸氣續如縷向其妻述先後所遇曰吾平日以此爲樂豈知今乃遘大苦耶視所批處由紅腫而紫爛不日竟以此殞其妻每臨哭必先覘戶外闐其無人乃發聲惟恐有人竊聽似其夫者顧不能守未終喪而醮矣

道光甲午湖南鄉試有士子題一律於明遠樓下云千里來覲上國光卷中暗被火油傷半生只爲淫三婦七屆誰憐貼五場始信韶顏爲鬼蜮悔從驀地結鴛鴦寄聲有志青雲士莫道閒花豔且香可爲淫人閨閫者下一鍼砭時楊雪椒先生官湖南爲予述之如此

林于川先生云平湖某翁者老而鰥一子充驛卒婦有姿色門列酒舍聚無賴子賭有貴人俊僕數過其舍翁悅之遂以婦餌有日矣僕欲長據其婦與翁謀殺其子適子從驛晚歸促之行不可因堅留之婦不敢泄僕已暗里中酒徒具兒械歷於家至夜翁挾設酒與子飲且酣匿者從背後奮大椎擊之踣起大餘腦裂血淋漓不死婦惶恐早匿樓上翁乃以繩

繫頸命婦勒之婦不可因揮斃摟上劫婦引之自以兩手勒死先是無賴中有某甲日夜從翁舍賭忘歸其家東之戹昏夜不得出翁詰知其故曰豈有男兒受制婦女哉乃誘賣其婦甲既得金遂縱賭無忌金隨盡甲無失婦又亡金乃大衙翁早知翁與僕情是日見往來耳語狀疑之伺夜潛從窗隙窺之自其始飲及行兇之形歷歷在目晨起即揚於衆且首官貴人密以札與令寢其事衆怒鬨然因斂錢付甲馳杭城鳴鑼沿街賣新聞爲官所執問得其實悉置之法令亦以匿情枉法論死蓋令事發時貴人親詣令誘懷其札故令欲分其罪而無從也夫某翁窮兇極惡不足論奈何居民上者徒懾於貴人之勢而縱洎天之惡以殃及其身哉

乾隆間徽州黟縣有男子娶婦後父母俱亡弟幼兄嫂育之兄營生於外後弟年長兄自外歸嫂置酒慰勞之呼叔同飲席間先敬叔後敬其夫兄惑焉終一宿凌晨即起顧謂妻曰我貯貨他處須往發必半月始歸言已而去嫂謂叔曰爾兄向日還溫言絮語家人契闊固應爾爾昨歸後神氣索然劇可疑今我還家視我父母必爾兄歸而後歸也箱篋皆封鍵叔爲我謹守房戶可也叔諾之送於門夜臥更餘聞叩門聲甚急起出訊之不辨何人啟戶裸婦也急欲閉戶而婦涕泣跪檻前云有急難非君嫂莫救曰嫂已歸寓家中只我一男子不可留也婦緊持戶乞憐不已無奈解衣遙擲之令衣入宿嫂空房已乃喟然曰我一男子而深夜納一婦人何以自

解且渠無衣天明又將何以遣之於是鎖重門而出嫂父家不遠覓夜往告之使歸與之衣而遣之嫂曰夜已半我不可歸時嫂父在堂曰若然叔亦暫留吾家晨當同歸善遣之叔遂歸鑰於嫂自寢別室嫂弟聞而生心遂竊其鑰而往倉忙入戶不及鍵與抱臥適兄夜歸推門已啟側身潛進感重門伏於房外聞穢褻聲怒甚操刀入盡殺之奔告於妻家曰爾女與叔通我皆殺之妻父曰爾何言女與叔咸在是悉呼至兄愕然曰然則婦何人嫂與叔齊述夜間事兄憬然曰誤矣然則男何人嫂環顧一家不見弟急索鑰不可得曰是必弟不肖已爲刀下鬼矣羣奔至家驗之良是而不知婦所從來無何有殺姦逸其妻者喧傳徧索導之使驗曰嘻是也幸代殲之矣乃共聞於官令各掩埋而釋之　黟縣又有姊妹二人所適夫家相去不遠每歸甯妹常便道至姊所邀與俱歸暮宿姊所習以爲常一日將祝父壽約同往姊置饌候之日晡不來謂其叔曰此去涉嶺路艱勢難久待我先往妹至留宿我空房中待旦而行可矣良久妹至叔迎門述嫂意止之款而宿焉薄暮未瞑叔不耐臥反扃其門游於市過日間沽酒肆呼與語問何客來須置酒叔告之故肆人曰然則子不便歸留此共酌可乎叔諾之於是列佳肴斟美醞長談暢飲叔沈醉隱櫃而臥肆人竊其鑰悄然往入門瞰空房戶牡以錐剔之妹聞戶有聲曰叔向端謹何忽有此舉計牀後有板扉潛啓而逸匿於柴室譏中肆人入戶登其牀虛無人也曰

縱他遁我且伏而伺之月微明見屋間有婦匍匐而下擁而納諸牀事已詢婦曰吾某鄰婦也乘間思竊其物爾音非叔果何人乎肆人述其由婦曰素識也可頻來肆人患其擾惡而賊之潛歸叔猶然酣臥也納鑰呼之起日天將明矣黎明倉皇返適妹自柴中出讓叔曰汝何遽無良剔我戶牡叔力辨其無妹舉脫牡爲證叔訝而入見尸於牀曰此鄰婦也何自來哉抑孰賊之乃嗚之官官驗訖詳訊夜來情狀曰是必有異立拘肆人嚴鞫之吐其實乃定罪案而叔之無辜以雪妹亦免於難以保其身

吳中彭蘭臺孝廉　希涑　芝庭尚書孫詠莪京兆封翁也嘗手輯廿二史感應錄摘敘正史中果報之事足以啓瞶振聾讀者並可收溫史之益適所親朱蕉園　海　亭游戲翰墨著有紋燕園傳奇頗傳於世封翁斥之曰此桑閒濮上之詞最足壞人心術雖係假託名姓然宇宙之廣必有相同誣人閨閫之慫萬不可追吾鄉尤西堂太史倜儻狙中僅載鈞天樂弔琵琶黑白衛登科記尚有數種豔情麗事匪夷所思曾因才鬼降乩告以冥中削祿以西堂太史根器才望猶未免於冷宦不遷子孫不振吾曹可不知所儆醒哉後朱亦潦倒終其身文闈中遇鬼索命事往往有之然多見於鄉場而會場鮮有之甲辰會試余二場坐西閣字號十一日同號皆聞鬼叫十二日戌刻忽聞有人縊死謚號字六十八號即閣字前一號也次日余於辰刻即交卷出闈見西牆下擁擠多人其屍正

由牆頭弔出而尙未咽斯以縊死之由後於三場遇吳碩夫駿昌卽二場同在號內者振云其人爲閻作梁甘肅人年五十三歲自入本號後嗟歎之聲不絕並自言聯奎何必苦苦尋我豈克不能殺至場後云次日神色慘沮薄暮向號軍云我不久卽死你速請都老爺來話甫畢奔至巷末廁舍中將帶向頸上一套登時氣絕同號者見其題紙上書一詩云迢迢萬里爲何因只爲高堂有老親寄語三江諸舊友休將戲笑認爲眞款云一塘楊聯奎未定草又見其卷上寫四語云刀筆殺人者三雞姦致死者一此卽經文請大人正法又聞此人係慣放重債者罪惡多端一死不足蔽辜而天必死之於耳目昭彰之地吁可畏矣

勸戒錄選卷十一 淫邪 七

楊雪樵先生喜言科場果報事嘗告余曰乾隆癸丑間陝西一舉子應禮部試於號舍遇鬼驟發狂疾衆掖出歸寓鬼亦隨至自以首觸壁皮骨皆破避至外城鬼又隨之乃手書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八字付其友以刃自刺死 又曰安徽宿松令朱某分校江南鄉闈得一卷擬首薦夜夢神人謂曰此人不可中手書一淫字示之次日忘卻以卷呈主司初加獎賞後忽抹險阻二字朱請曰中卷有此二字者甚多似不應抹卽命朱洗去及洗而墨蹟漬透數層矣竟被擯 又曰漢陽諸生蔡某少有文名後值試期不肯進場其友詰之蔡曰吾少讀書某處鄰有好女每浴時常隙而窺之自是每入場雙目輒朦然罔見出則如舊遂坎壈終其身

林梅甫州牧 靖光宰直隸定興時將赴任所距城廿里北河店楊椒山先生墳塋在焉林拜禱墳下云惟公忠國愛民某甫莅茲土誓以廉愛立心如有稍涉貪殘惟神鑒之事力有不逮之處惟求神靈默助適天晚卽宿公墳祠中而迎接之吏役俱不知也莅任未幾有貢生某呈控伊鄰某雞姦其子六歲幼童血衣具在該犯已聞風遠颺貢生疊次喊稟援律請辦四捕無蹤及尋至鄰境見一人貿貿然來形迹可疑詰之卽鄰某也遂鎖拏抵縣當堂直供不諱林本欲開之謂貢生曰汝子現無恙雞姦六歲幼孩必無之事汝子將來或有成就豈可污其終身貢生堅執不允鄰某亦堅認不移不得已據情詳解旬日卽正典刑訊時問其既逃何以復返據云行至某村途遇一六十餘歲老人身頎而長青臉白鬚呼其名曰汝非某處人乎吾特爲汝而來幸勿隱也乃以實告老人曰汝事幸未釀命官司已息汝家父母囑我傳信與汝回家可勿慮也不料甫入境卽被獲察其所供形狀卽祠中所拜忠愍像也立志爲好官者其陰得神助如此

吳人薛端書楷自城西夜歸途次小憩桐橋闌上遇一皁隸繫囚先坐見囚啜泣不止隸頻慫恿之意覺不忍從旁勸解隸曰此南濠牙儈吞負客貲盈千累百逋逃時猶在狹邪淫樂居然一牙戶空拳赤手享用埒素封誰念客之履艱涉險撇妻子以性命博此阿堵物今冥司判爲山東道上驢卽之往生又異言行遠路生前以客資揮霍如糞土今日獨無一紙

錢餉吾沽杯酒尙淹留不肯去耶瑞書竦然起隸囚俱不見矣

嘉善縣北門內有殺尼姑衖莫知其所由名相傳衖中嚮有尼庵一尼先與屠者私復有他好屠妬姦乘夜入室殺之希滅迹支解其屍納諸袋負而出北門將沈之河時尙五更也門者詰之以婚家供神所宰對遂混而出至弔橋醬覩黑而鬍者持刀立橋心懼不敢過往返躑躅數次天漸明鄉人入市者見袋口血漉漉下詢之如對門者言顧神色慌張類有異强解所負視之一光圓女首四肢分截駭爲尼屍也號執赴官一鞫吐實按律處斬而燬其庵人遂以殺尼姑名衖云按北門外柳洲亭有關聖廟黑鬍持刀者蓋周將軍之靈路之振起精神游蕩者皆爲花柳場中之助若花柳場不但男子食之婦人亦有食者朱嘗於蘇州宴會間聞李老妓言食此之弊甚詳其言男子初食此淫房中可以鏖戰且勇加數倍婦人食此者正可與敵及其久也男子勢日縮漸至於盡不但不能戰且并其戰具無之婦人食此久者亦以房事爲苦有强之者則苦況尤不可言戒此弊恐人未能盡知也故記之以示警

乾隆間京師有宦家子年十六七聰俊秀麗週社會觀戲不覺夜深途中求飲民舍其家惟一少婦卽留小坐流目送盼

已及笄妻欲賣之陶某不忍乃贈匳具嫁一民壯並嘗恤其家陶某疑妻妒亦不與言年餘邑署前遇一星士推測富貴貲星爲家買幼婢執炊情如父女越數年稍有蓄娶妻時婢壽天多有驗適公暇過而問焉星士決其立冬日必死爲之憂疑不釋妻勸慰亦不解迨秋杪陶某雖無疾而憂甚妻曰恐或有無妄之災盍赴縣乞假勿出戶且邀平日故交爲伴陶某從之招友歡呼暢敘流連晨夕至立冬日幸如故及更餘客皆半酣主人連日酬酢極困僮困留客再飲自退內室少息逾時忽聞其室轟如雷電衆驚而趨見陶某頭面而俱破血流滿衣披髮奪戶出衆共追之行甚疾竟投河而沒打撈數日亦無尸獲莫不以星士如神謂陶負前生宿孽也陶某妻無所依卽再醮某甲平日與陶某交好者皆聽之而舊婢

民壯之婢一夜夫供役未返忽聞鬼哭聲漸見陶某謂曰我爲人謀死舍冤莫伸爾當爲我報之婢驚啼鬼卽滅告於夫不信未數日民壯復路遇陶某浴血而前責負往日情不代報冤遂以夫婦所見狀募白本官適某進士爲令年少有治才極留心民隱陶某舊住屋尙無人居住勘之壁腳有未淨血痕周視內外徘徊半日覺房後地有鬆處命眷掘竟得陶某屍拘究其妻乃知所讐某甲素善泅水少卽私通嫁後仍往來先囑壻士惑之並誘陶某每至二更神倦不可支必就寢乃藏某家乘機殺死自穿其血衣披髮蒙面奪戶投水妻食生人心腦至七具可復生故以財色誘餌之爾便心如木石不可誘我豈不能力取耶伸一掌如巨扇前來猛攫惶窘間遂以案上書亂擊之卽應手而滅及明走告宅主掘地得

白骨一具徧生黃毛申有司火之始知向之頭痛心痛死者皆此鬼之祟噫觀此可見非禮之色非義之財莫不與身命相關彼前之心痛頭痛死者職是故耳

吳有金媒媪者犇走巨室晚年家甚豐鄰里呼爲金太婆便佞口給與人貨售珠翠無不成而壟斷其利猾於牙儈一夜自提竹絲燈從封涇歸家路遠步蹇微雨復來正惶遽間黑暗中突出一人擎其袂曰金太婆還我碧霞犀手串來金大駭舉燈矚視殊不識認而面色黃瘦雙眼落窠相對凜凜肌生寒粟答曰子爲誰未之見也我何時取爾碧霞西碧霞東耶其人卽怒而毆燈亦撲滅金狂呼强盜殺人地鄰救命又遭土塞其口聲嘶不響披髮相掙撞毆愈急良久一人前勸

云已矣爾妻不思改適人彼亦無由得爾物先是某豪有少婦孀守三五年金爲之媒再醮婦以碧霞犀手串酬之問此語始知爲鬼叩頭乞命少頃巡更者至見金槍地哀告狀如癲癇呼甦送歸從此不復敢爲孀婦媒再醮圖重酬矣夫少年嫠婦苟不爲飢寒所迫儘易守節撫孤卒至再醮失身其爲花婆惡媪圖財誘惑之蓋十之四五也古人設立家誡不許三姑六婆入門所慮深遠矣

廈門庠生楊城積學士也嘉慶年間應試闈首場初九夜方兀坐搆思忽燭影搖紅幾於撲滅者再一綽約女僧揭簾入攀城肩俯闚曰誤矣即抽身去城駭甚俄聞鄰號有陵誶聲有啜泣聲有乞哀聲既而闃寂若無人城語衆共趨視之則

某僵臥死矣度某有淫行必始亂之終棄之以致飲恨九泉慘報若此楊生謂污辱佛家弟子世多忽之豈知爲禍亦烈寶不可不深思炯戒也姦淫官婢早有天譴明徐狎暱名娼不免風流罪過況玷釋教破禪規頓使淸淨法門變作煙花境界孽由自造悔其奚追自愛名流萬勿謂阿堵通神何事不可作也

吳中有陳生者居婁門少聰穎能文年十七其父遠官依外祖以居延師課讀師亦甚器重之一日晨起泣謂其師曰昨夜夢亡母告余曰汝三世前罪案發矣明日冥司當提訊閻鐵索聲卽去第囑家人毋哭毋移尸尙可還陽否則不能轉也師聞之叱曰是囈語耳至次日將晡生自謂聞鐵索聲師無聞也一霎時生已死矣舉家皆驚師亦駭甚因述所夢並囑勿哭之語閱三時許始甦生自言暈絕時被二役拘出胥門外見一廟引入跪階下與一女鬼質辨知三世前係諸生有同學婦新寡與之姦並誑其財物致憤鬱死訴之冥司削其籍轉生爲乞丐其鄰有某舉人者恆周給之於是諸惡丐亦求索於舉人不遂欲相約焚掠其家生陽許之陰洩其事於舉人及期諸丐譁然至舉人家已有備咸就拘縛投諸火而生亦與焉冥冥中謂已償夙孽矣冥司以生有報恩善念卽將舉人枉殺事奪其祿籍與生判今生可登科官五品而前世所私婦不服屢控東嶽神不已東嶽神判日且察其今生倘再有罪孽不妨提訊另科可也近因偶萌惡念遂被拘執生對婦力辨是和非强且係婦先來奔婦執以爲誘姦兩造爭不能決冥司怒乃命一鬼取孽鏡來與婦照之果得淫奔狀婦無辭可辨冥司遂判婦入犬胎生免作丐而不許爲官有號哭跪求於側者乃生亡母也冥司曰汝子應削籍不許識字急命鬼持湯來將灌生口其母又哭傾其半僅三嚥口甚腥而腸欲裂矣乃放出羣鬼爭來索賄其母又力爲支拄之臨別母再三囑曰汝回陽速行善事三百條尙可游庠耳推之而醒病月餘始平復後此生力行善事不數年果入學其師王君壽祺以其事詳告於人云

常州胡某與鄰婦相悅目成已久未得其隙聞其夫外出隨與鄰婦密約至家一會而礙其妻在室也迺胡某欠其妻母

四金遂勉力措金交其妻送還之妻因天雨不肯出門胡逼之前往而鄰婦敗節矣不料妻至中途雨甚隱身枯廟中猝遇惡少强污之又遇其戚攝破其事遂播於衆胡亦微聞之不敢深究天道報施未有如是速者吁可畏矣

南昌羅某精於命理所推乾隆間各造多奇驗自推命運無大祿籍惟庚子科可得一榜與王某同學推其命謂畢生無中理己亥冬館鄰有婿婦少年美豔不能自持初挑王王力拒之繼挑羅羅詫爲奇遇遂頻往來庚子秋王某登鄉薦而羅落孫山矣羅方疑命理不靈豈知冥冥中有默爲轉移者乎

汪棣香福臣勸燬淫書徵信錄云上洋一童子少孤三房僅一子大母以下甚愛之稍長束髮受書即不爲無益事一日閒步過書坊就而問焉問何等書最快意適觀書賈曰快意適觀者莫如風流詞曲童子曰何謂風流書賈以其童騃也即取濃情豔史示之童子遂賃觀焉閱甫半喟然曰世間有是書乎我必燬之翌日復往書坊大索風流書籍主人出數十種與之曰官人要看逐漸來賃可也童子曰我欲盡買此書主人曰我賃此書利息無窮安肯讓爾獨買去童子强聒不已主人曰我今有急用爾能備卅金來我便盡售與爾童子歸奔告大母母以爲需用經史鬻叙鈿與之遂買焚於書館中家人以告大母母大駭而凝獨子未之責也次早拾字紙灰得元寶兩隻持以獻母母轉悲爲喜越數日童子得劇

一子大母以下甚愛之稍長束髮受書即不爲無益事一日閒步過書坊就而問焉問何等書最快意適觀書賈曰快意適觀者莫如風流詞曲童子曰何謂風流書賈以其童騃也即取濃情豔史示之童子遂賃觀焉閱甫半喟然曰世間有是書乎我必燬之翌日復往書坊大索風流書籍主人出數十種與之曰官人要看逐漸來賃可也童子曰我欲盡買此書主人曰我賃此書利息無窮安肯讓爾獨買去童子强聒不已主人曰我今有急用爾能備卅金來我便盡售與爾童子歸奔告大母母以爲需用經史鬻叙鈿與之遂買焚於書館中家人以告大母母大駭而凝獨子未之責也次早拾字紙灰得元寶兩隻持以獻母母轉悲爲喜越數日童子得劇

證羣醫束手已待斃忽作神語曰汝命運平常未應得第今汝以髫年杜絕淫書免世人受無涯孽報上帝寘嘉乃心賜汝福相他日功名大顯無負初心也語畢酣寢及醒形貌頓改周身皮似蛇蛻而病霍然空中音樂嘹喨鶴聲盈庭異香數日不散此道光丙申二月事 汪棣香又云乾隆末年桐鄉一士好閱淫書搜羅不下數十百種有子少聰俊每伺父出輒搜篋中取淫書觀之從此纏綿思想琢喪眞元患癆瘵卒其父悲慟不已相繼卒又某邑一書賈好刻淫書及春宮畫像易於銷售積資至四五千金不數年被盜席捲而去兩目旋盲所刻諸板一火盡燬及死棺斂無措妻子離散此皆編造淫書之報也

紅樓夢一書誨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後其書始出相傳爲演說故相某公家事以寶玉隱某公名以甄眞寶玉賈假寶玉亂其緒纂寫柔情嫵變萬狀啟人淫竇導人邪懷自是而有續紅樓夢後紅樓夢紅樓夢後夢紅樓重夢紅樓復夢紅樓再夢紅樓幻夢衍支離不可究詰評者尚嫌手筆遠遜原書不知原書實爲厲階諸刻特衍誨淫謬種其弊一也滿洲玉研農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嘗語家大人曰紅樓夢一書我滿洲無識者流每以爲奇寶往往向人夸耀以爲助我鋪張甚至串成戲齣演作彈詞觀者爲之感歎欲獻聲淚俱下謂此曾經我所在場目擊者其實毫無影響聊以自欺欺人不値我在旁齒冷也其稍有識者無不

以此書爲誣蔑我滿人可恥可恨若果尤而效之豈但書所云驕奢淫佚將由惡終者哉我任安徽學政時曾經出示嚴禁而力量不能及遠徒嘆奈何有一庠士頗擅才筆私撰紅樓夢節要一書已付書坊剞劂經我訪出曾覈其矜焚其板一時覩聽頗爲肅然惜他處無有仿而行之者那繹堂先生亦極言紅樓夢一書爲邪說誣行之尤無非蹧躂旗人實堪痛恨我擬奏請通行禁絕又恐立言不能得體是以隱忍未行則與我有同心矣此書全部中無一人是眞的惟屬筆之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以老貢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稱爲矜恤衣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

錢塘汪梁香 前臣 曰蘇揚兩郡城書店中皆有金瓶梅版雖銷售城版藏揚氏楊故長者以鬻書爲業家藏金瓶梅版雖銷售甚多而爲病魔所困日久不離湯藥娶妻多年尚未育子其友戒之曰君早經完娶子嗣甚艱且每歲所入徒供病藥之費意者以君金瓶梅版印售各坊人受其害君享其利天故陰禍之歟爲今之計宜速毀其版或猶可晚蓋也楊爲驚悟立取金瓶梅版劈而焚之自此家無病累妻即生男數年間開設文遠堂書坊家業驟起人皆須之其楊州之版爲某書賈所藏某家小康開設書坊三處嘗以是版獲利人屢戒之終不燬某年某月偕其子到蘇子因他事先歸某在寓中忽病將不起同人送之歸竟死舟次飛報其子其子奔至見屍面腐壞蠅蚋紛集血水涌溢竟不能殮但以衣蓋屍而已諺

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而某以印售淫書竟至如此結局較楊氏聞言即燬者其得失爲何如哉某既死有儒士捐金買版始就燬於吳中自是蘇揚兩城無此壞種流傳人心爲之一快矣

臺灣唐某家富饒本以販饎獲利羣稱爲饎叟中年死於瘧妻尚少艾無子有族姪某常往來其家年少美丰姿覬覦唐叟之產百計挑其妻逆通焉並慫恿其妻告於族人立己爲嗣已據其室居之不疑矣族人有私議之者亦有囑胥役齮齕之者某皆以重賄消弭之值陳辦之亂全家遭戮其姪某獨橫屍路衢云

徽州程某精堪輿術名聞四遠吾鄉林某延之相地林某惡

人也奸盜邪淫無惡不作程某爲卜一穴眞穴也程某於定穴後夢郡城隍召之入廟令其毋點此穴醒而惡之既復以爲夢幻難憑復貪林某重利仍爲點穴未幾陰雨晦冥三日夜震雷一擊而穴破矣程某遂潛逃未到家而死林姓亦寢食謂陰地不如心地好相地者每舉以爲戒云　按此吾鄉近事嘖嘖人口者初亦不知何家覩因果錄始知爲林姓亦未詳其何郡縣也

鎮洋某公弱冠游庠忽一夜夢二青衣持柬叩牀下曰冥王相召公曰我豈數證耶曰非也有案欲相質耳遂隨往至一殿王降階迎揖分賓主坐王曰公有宿冤須作兩種報公前世致人死今世償之此爲直報託生公家破公產敗公名冤公乃解此爲曲報公將何從公沈思曰願得曲報王卽傳呼令上一女子浴血伏階下王謂公曰細識之他日相逢毋相拂也公遂醒旋大魁由文學侍從受封疆重寄垂卅年撫陝時太夫人攜一婢月兒至卽夢中人遂納之寵專房惟意所欲時幕中羅致海內知名士月兒招之款昵公亦不問後隨某孝廉逸去公悉發其衣飾并私蓄資之令去人皆服公大度而不知其有宿因也

咸豐王子浙江朱某入闈三藝俱脫稿俄見前所私女子搴帷問曰君文得意否今科中選矣有詩奉贈盍爲我錄之朱神色皆迷展卷代錄其詩曰記否花陰立月時倚欄偷賦定情詩看看親試西風冷冰遞綃箋君未知黃土叢深白骨

眠淒涼情緒渺秋煙何須更作登科記修到鴛鴦便是仙

書吳門細娘題於浙閩鑲院錄訖倉皇投卷出卒於肩輿中

此事山陰金蘭生纓茂才所目擊者爲余述之如此

山西賈客某自維揚溯舟上漢口路與舟婦通啖水手以重利推其夫於急流中佯呼救不及尸亦無獲竟納舟婦爲妾甚嬖之後賈以資捐納知府選楚省某郡攜眷涉江風猝毀舟被救均得生而妻及子女溺焉求其尸惟妻尸不得招魂設奠而去先是舟人墜水也遇救不死流落安慶爲人傭久之以捕魚爲業操舟江上一日見一婦附板漂流拯之莫識爲賈妻也訊離毀舟處已三百餘里遂留宿漁舟久與相狎若夫婦焉荳賈妻恨其夫溺愛於舟婦故亦安居不言其由

來也未幾賈以賑罷籍其家不得歸奴僕星散僅存舟婦及小僮流寓安慶欲覓僕嫗爲役舟夫賈妻往投相見大驚俱未明言是夕賈與舟婦悔恨同縊舟夫賈婦亦於是夜遞矣此嘉慶初年事

凡勸化最足動人者莫如演做好戲王陽明先生曰要民俗反樸還淳宜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故點戲者務要點忠孝節義等齣如精緻剪髮尋親泣杖蘆林看畫代殺別弟度蟻還帶硃砂記雷霆報之類見者每多感泣比尋常勸化之功勝過百倍此眞潛移默化莫大陰功萬不可點淫穢小戲敗俗傷風爲害極酷要知

臺上演戲臺下有無數年少男女聚觀其中暗受害者不勝言抑亦不忍言人亦何苦以一時意興造此無窮罪孽哉至於花鼓淫戲爲害更酷俗語云灘簧小戲演十齣十箇寡婦九政節浙西某縣某鄉於道光廿五年時曾演此戲八臺一月內本地寡婦再醮者六人其中有守節十餘年子已長大亦一旦改節欲留不可者一人又有一官家女年已廿三歲尚未許配因此隨跟班逃去此害之顯然者也其他少年男女因此受害者指不勝屈桑濮之風從此大盛思至此而猶以爲不急之務乎近見蘇郡京口皆有勸弗點淫戲單傳貼各廟宇極爲悚動感化者衆操風化之權者能奏請嚴禁教習演唱違者科以重罪並將淫穢傳奇刻本盡行銷

燬庶人心風俗可以還淳其功當不在孟子下千秋俎豆豈不宜哉 按勸化以表彰幽潛爲急蓋激濁揚清鼓勵廉恥所以感人者最捷晚近人心不古無所觀則不奮故凡地方中遇有孝子悌弟貞女節婦宜捐資代爲請獎或請於縣府或請於朝及學憲處或記以詩文傳序總以彰明倫理爲斯人勸 或建總坊或立扁額或於社廟祠宇之側設立孝子節婦公祠已經請旌者皆可送主入祠卽未請旌者可先立主以待旌表邀同人朔望拈香春秋致祭庶潛德幽光不致終於埋沒觀感之下當必有人人奮勉者 李二曲先生於所居鄉建十里間無再醮者 然必禁演淫戲乃可保全蓋請旌勵節不敵演戲誨淫若不嚴禁則 朝廷旌揚大典敗以三三優伶而有餘也風俗之害眞堪痛恨有心者當知所務矣

寵君勸善文於嘉慶己卯夏五月廿日戌時李坤華口述者也坤華係江蘇太倉州寶山縣月浦鎭人父母早亡入贅朱氏是年三月十三日忽見一鬼排闥而入厲聲一呼霎時靜滅是後屢屢纏擾至五月十九李獨臥鬼竟近牀曰江先生吾尋爾久矣特來索命李曰爾錯認了吾姓李非江與汝何讎鬼曰非今世乃前世讎也吾徐州府沛縣人姓陸名殿臣爾前世邑庠生爲吾近鄰姓江名元之曾私吾妻事泄吾妻投水死吾畏爾勢燄不敢鳴官但索葬費爾竟置之不睬吾恨極同家抑鬱而死本卽欲圖報緣爾事親盡孝廣積陰功樂行善事未能下手今祿籍已削轉生此地特來報冤不汝貸也李大驚趨出闔幃取刀望空亂斫家人急去其刀問其何不自至曰尙無替代不能脫身李岳父朱永祺具衣冠拜叩許送冥資一萬四時享祀勸其寬宥鬼不允永祺又焚香禱於竈神並誠意哀祈李至天明方醒醒時所述情由與昏迷時言語無異且言冤鬼不久應投生去今夜必來報讎永祺卽於是日虔誠祭祀多化冥貲至戌刻李又昏倒言曰萬惡淫爲首爾壞吾名節傷吾兩命言畢舞蹈作鬬毆狀按之不住久之乃曰竈君傳喚速去速去頃刻竈君亦卽借口示鬼曰查李坤華前生曾作善事轉世應中進士早登祿籍官至侍郎緣有因姦致死一案上帝已奪其壽算削其祿籍並

罰江氏子孫七世貧賤矣曾經定案今李氏惟此一子不應絕嗣爾不得仍此滋擾著即具結回籍鬼爽然若失歔欷長歎曰吾不遠千里跋涉至此過一百七十三處衙門進見費盡千辛萬苦今奉竈君押令回籍冤不得報但報冤有三有當世報者陰世報者來世報者直至七世方休今茲不報又待來世矣無可奈何乃具結收鋌臨行將李當胸一毆大哭而去李閉目片刻起索筆硯或問何用李曰竈君有勸善文命我代書李遂將訓文朗誦兩徧隨誦隨錄衆觀之眞寶訓也但願世人遵依奉行轉相勸戒勿負司命諄諄訓諭一片慈心定然轉禍爲福矣嘉慶廿四年六月朔日月浦里李坤華記

浙人某業儒頗正直欲爲童蒙師不可得父母蚤死無伯叔兄弟困甚自念非出門無可謀生有戚任黔中巡檢乃摒擋典囊徒步拮据往依之至則一年前已罷官回里矣某流落不得歸棲破廟與一二殘僧緝竹蓋茅賣字兼課二三村童藉以存活村有副貢曾任訓導者邂逅遇之喜其能自音繼知乃江浙人兼賞其字體端好倜相見晚欣然邀作西席接月脩金八百文約日赴館點俗重巫覡村近苗蠻尤尚符呪有道士某者能禍福生死人合村敬畏之有酒食必延爲上客座中咸加禮焉慢之禍立至某赴館日道士先在座見客傲不爲禮神情岸異及就席首讓道士亦不辭公然據上座某大不平勉就次位席間主人盛誇道士法術高妙座客亦交相諛贊不去口某益不服斜睨微哂之道士有怒容自言某人因敬我故使生意順遂某人因忤我故使事業顛倒語未已某不能耐大聲斥其左道惑衆天必不容道士大怒拂衣起主人極意周旋道士不顧很戾之狀見於顏面大步而去同席咸出追之堅請還席主人亦再三牽挽道士且笑且罵忿忿作色揚長去不顧衆皆嗟歎主人搓手跌足愁歎不已謂某曰君不知此人手段利害歷述其某村中某某等皆以觸怒致禍幾瀕於死盛禮哀求始蒙寬宥請速整治衣冠我與君負荊踵門謝或可挽回萬一否恐即有奇禍某固直強笑曰死生有命如欲余俯首乞憐於妖道萬萬不可主人太息曰君剛愎如是不聽眞言誠所謂不知死活者余不忍見君亡也請仍歸寺無累我且立囑某親筆作絕命家書留爲異日之據某曰余孑然一身家無親丁毋庸也主人遂親送回寺寺僧已知其事堅不肯留主人不得已仍與之歸愁容可掬某乃謂主人曰余數千里奔波至此不幸獲罪妖人以死數也亦命也雖然豈肯束手待斃今夕請君早歸內室不必管我乞借米一斗燭十數枚問曰何用笑曰彼自是邪術有法禦之主人喜曰君亦有法術耶答曰無之姑爲備而已恐未能效也主人入以燭米付之日既暮乃以米就地列爲八卦自坐其中手易經燒燭而俟約二更聞庭中簸簸作振翮聲窗頓闢欻一巨鳥入大倍於鵰喙長距直撲而前近八卦不敢動某高舉易經向之且朗誦不輟三舉三卻鳥

遂去少頃又一物來形若虎豹毛青綠色奮爪張牙如將搏噬近八卦亦卻步某如前法抵禦數拒數撲物亦退稍久則一奇鬼闖入長丈餘青面赤髮手執雙雪刃腰束豹皮吼哮狀極可怖勢將近身某急以易經投之喃喃然高聲朗誦物鬬易經仆地而倒燭之則一紙人長二尺餘某隨手折置卷中自此寂然天亦就明倦極伏几而臥主人啟戶出視某無恙大喜正詳問間聞叩門聲甚急啟視一婦人痛哭入云道士乃其夫也不合誤犯先生被擊傷腰脊跪求乞命某乃出紙人厲聲叱曰爾夫以妖術害人取財天道難容假手於我爲地方除害惡貫滿盈尙望活乎婦人急伸手奪之某固佔不釋紙人齊腰斷裂爲二婦人大哭馳歸問其家人道

士於榻上已狂吼一聲死矣乃嘉慶初年事也

某甲初行匄繼作賊後乃巨富子孫有登仕籍者稱封翁焉

初邑某氏家素封三世孀居有婦姒三人夫皆死無子嗣且絕幸季婦有遺腹未產共冀得男以繼宗祀値淸明日赴鄉墓祭二姒俱行道遠往返須三日獨季婦以有孕不往留一媼伴之某甲偵知之乘隙往窃踰垣入見季婦與媼持燈出視門戶甲遂匿季婦室婦坐燈下觀書媼侍側有醉狀促婦睡婦曰若自闔戶往睡媼遂虛掩其門而去俄頃有一少年推門入某甲疑爲同道而訝其衣甚楚楚婦見少年入驚呼少年遽抱持求歡婦堅拒呼媼媼不應少年見婦不從出襆中刀示之曰不從血我刃婦叱之曰家世淸門不能受無賴

未收銀數巨萬恐爲賣芋者所見遽掩之私念此豈卽神所賜耶然老翁失此簿何以收銀雖神賜不可受因復坐以俟久之賣芋者曰若出一文錢久坐不起將寄宿耶甲曰尙欲買食因出搭連中錢數文復買之翁果倉皇來遽詢曰我適遺一搭連還我甲笑曰不因翁物我早行矣因舉以還之曰原物俱在惟借用數文買食山芋翁旣不啟視亦不致謝惟曰僦居不遠盍偕往甲從之至一大宅門外木植堆積如山翁與俱入至中堂揖甲言曰余楚人也設木肆於此有年矣各邑木肆皆此間分出資本數千萬强半賒貨皆載遣所失簿中幸君歸我否則殆矣請以千金奉酬甲堅辭翁見其意誠因詢其向習何業甲忸怩曰無所習復詢其家有何人曰落拓一身未有家室然則何以爲生曰不敢欺我賊也並述姓名翁瞿然曰曩某邑殺蕩子以保全節婦者也此舉可質神明今復見利不取光明磊落衣冠所難君倘不棄盍從我遊甲喜諾遂依翁以居甲頗識字翁命之代收帳目出入兩年勤愼精密且無私毫苟且翁老無子竟以甲爲子攜之還鄉因離鄉久鄉人無知其僞者及翁死遂據其業子孫蕃衍有舉於鄉仕至觀察郡守者至今爲楚巨室

山西知縣朱應杓卽初錄敬惜字紙坎泉先生之孫也幼隨任江蘇器宇不凡文字俱可觀咸以翰苑期之應童試每前茅院考多以他故黜自亦莫解後雖援例以知縣銓選然志在科名不願就也咸豐元年春回杭掃墓時已廿九歲抑鬱不得志閒天竺觀音極靈步行上山祈禱比返心魂無主嗒焉若喪未夜卽和衣睡似夢非夢若有人招之去行路輕快似至城隍山巔忽進一大衙署令外坐候頗覺陰氣逼人少間聞傳請朱大人愧不敢應有人强拉之行已見有花卿紅頂官出迎以賓主禮相待言今日大士念爾孝思傳爾來看善惡簿隨有人持簿示之上書朱某某三大字下爲夾行小字醫見首行書十九歲入仁和縣學第三名後註某年月日據江蘇吳縣詳該員二夜連宿未破身妓女三人覆查無異實屬縱淫前程削去視之惶恐不安逐行看去廿四歲中丙午科本省鄉試第五十四名舉人廿五歲中丁未科會試第八十四名進士 殿試二甲五十一名卽用山西知縣廿八歲起復補定襄縣知縣卅一歲升澤州府同知卅四歲升澤州知府四十一歲升河東道四十三歲升山西按察使四十六歲加布政使銜四十七歲轉山西布政使下注一季二字正疑何謂轉何謂一季其目隨注到後行持簿者已將簿奪去然自此以下亦如前之因犯淫全行削盡而非妓女也蓋某容貌俊雅旣登富貴之場復處繁華之地少年不檢遂不免墮行耳紅頂者大加申飭以爲斲喪祖父陰功並謂儒釋道三教皆有魔此亦儒教之魔往往功名愈顯魔障愈深若能忍片刻歡娛卽保終身富貴爾貪色欲失富貴矣以目前論因汝尙孝母當有十八年實任官科名無望如不悔悟後不堪問連稱可惜可惜某慙汗交流不禁大哭家人以爲夢

魔喚醒之身冷發顫口不能言直至曉方克出聲徧告親友
誓改前非遂決計棄舉子業赴部投供一日見知縣缺單內
有山西定襄縣自知必選此籤掣果然到任後勵精圖治頗
有政聲未幾調繁並加升銜計其時正升知府之年後雖屢
欲升遷總有蹭蹬然於升道升臬加布政使銜之年分或疊
晉頭銜或保舉升階暗相符合至四十七歲乃慨然曰我不
久於任矣果然無端罣誤同官皆爲之稱冤而不知其夙因
也至藩藩司一季之說彼時適值藩司開缺廉訪帶兵在防
以雁平道兼理三月亦有明驗可不畏耶世間如朱某者正
未知凡幾不自罪已轉欲怨天惜無觀音城隍徧示以善惡
簿若朱某能得神明示戒正彼有可取之處所有情事皆其

自述藉以勸人消罪良可訓也時爲光緒二年余在金少伯
員外處與朱某相遇故得其詳
道光三年吳門有逆倫重案將請　王命提犯出則男婦二
人也知爲因姦謀逆重案時官廳有自徐州解案來者述其
致死破案之由因得盡閱其詳逆婦徐州人有姿色夫死依
姑以居姑年邁目雙瞽婦婦居不能貞乘隙與鄰右某通兩
情繾綣有婚嫁之約鄉里皆知惟礙其姑不能逞二人姦情
如火媒孽遂生顧念以他法致之死形迹易彰家有小樓遂
引姑登其上而去其梯轉於樓下喚姑不知梯已去倉卒
踏空遂殞絕於地婦復其梯而故號呼乞救迫鄰里聞聲四
集姑已不能言咸以爲下梯錯步失咎其媳不爲扶持而已初
不疑其有他也自後遂與姦夫晝夜往來無復顧忌而死者
顧屢現形爲祟婦恆命小鬟至市市冥錢市人見鬟來頻速
戲問之曰汝家日日市此何爲鬟剖不答後日益狎習一日
收其資而弗予貨曰汝家究何以日日市此勞告我無楮錠
給汝矣鬟爲不得已者而告曰無他一日不燒紙錠我老奶
奶即出現耳又小語曰老奶奶生雖雙瞽死而有靈甚可怪
也市人奇其言因窮詰之祕弗以告遂持冥鏹去明日復來
雙眸含淚告市人曰昨若久稽我我奶奶謂我必在外饒舌
撻以重杖又曰奶奶尚可某相公兇惡更甚昨非老奶奶有
靈我幾杖下矣市人復細詢其故某相公者即姦夫某也是
日婢歸婦謂其久稽操杖責之適某自外至謂婦曰此婢必
與人饒舌若久留之必誤我與若事非去之即賣之遠方遂
奪婦杖代之責杖欲下忽若有人掣其肘還擊之者杖凡三
起皆反擊其肩復聞姑靈牀震動遂棄杖而去婢既盡以杖
己事語市人又掩泣曰老奶奶死得苦我今亦不復爲之隱
矣因盡吐其實事遂顯露道路喧傳徐守及邑令畏其案重
不敢發適林文忠公觀察淮海廉得其事飭縣拏獲並置之
法
李某常州人以巡檢需次閭中充督轅巡捕有幹才白皙鬚
鬚眉甚日總督阿公林保深愛之會有相士來曾識阿公於
微時者也阿公館之巡捕房令李某爲之推算未兩月獲千
金相士深感之瀕去李餞之謂曰此來得多金緊誰之力相

士謝曰公賜也曰僕有事奉煩君將行總督或問君省中何官最貴君第曰僕則拜德多矣相士諾之比行阿公果如所問對曰歷覩巡撫以下應富貴者多然無逾於李某將來功名不下於公云云阿公自是待之厚一日謂曰我欲拔擢汝而汝官太卑今方開事例我資汝二千金汝可捐通判赴選我再爲設法李遂捐通判入都候銓阿公指名奏調卽奉旨發往福建差遣委用到省後人皆知爲總督所屬意者門如市李亦呼吸風雷大作威福矣未幾以獲盜功保升同知又未幾阿公遷去滇行密摺保薦得旨以知府記名旋署泉州府陳冠山撫洲場鹽大使正其所屬新歲到府賀正本省中有候補通判謙山俞君益舊識也相待亦最款洽越日省中大吏在場所目

者以公事至與陳大使亦舊識遂同寓寓固距府署不遠也俞往謁李李訂翌日晚筵並延陳大使次日聞升礮聲以爲太守且來答拜俞亟衣冠以待而久不至遣人探之云太守出門遇鬼伺署矣明日仍不出又明日俞往視之李延入臥內曰正欲召君當以後事相託俞詢故曰前日出門忽見數人擁輿擊我我呼隸執之不見乃知爲鬼入夜卽見冥王提往質訊緣有人控我十款我俱不承冥王甚怒昨夜復訊杖鐵棒百痛甚姑承一款因啓衾視俞兩股皆作黑色遂令僕開箱取錦軸畫展之乃一美女俞驚問何人曰不肖事何必言命取火燒之歎曰所承卽此案也俞出與陳大使言之共相歎詫越日天甫明李遣人邀俞並陳大使執手流涕曰死

矣昨夜冥王尤怒拷訊極酷最後竟炮烙我不能受已盡承矣今日不能過日中所以亟請二君至者牀下尙有三千金奉懇持作扶柩及歸擊之用歎曰人當安命美色何爲我命本合作知府因急於求進機械變詐多造惡孽致天天年可惜可惜數日後當有部文至矣切勸諸公居易俟命以我爲前車鑒可言訖遂瞑李本魁梧潔白比殮時縮短如童子通體顏色焦黑如椁炭知炮烙之加非虛語死之三日部文到省奉旨以李某補授泉州府知府此陳大使在場所目擊而轉述諸其子子莊刺史者

同治丁卯江甯鄉試戴彝齋明經場後回泰州向人云有宿遇人忘其姓名年一百零一歲本年入泮秋闈三場考畢文字不差精神矍鑠望之如神仙中人曾中堂國藩擬奏爲人瑞又卷房失火見魁星跳躍卷未傷火亦旋息有八十歲老人場中文成交卷忽發病身亡適有幼子同號得以送終亦一奇也吾兒功成場中見一士子文寫三藝未畢忽大書天理二字又書忽然錯了四字再畫蘭花一叢復以墨汁灑卷以發癡擯出號去又見一士倮體赤腳奔出頭門口稱賊中僨掘冢剝屍衣致有冤鬼剝我衣履逐我出去不許我作文云又閻程笠青六十九翁說前有上江士子四人各帶一僕到江甯租寓租金四十先付十金後搬行李進寓寓東見四士人後有一少年美婦隨入駭之因謂四士曰我租考客不租眷口君等攜一婦女來何也四人曰本無婦女爾獨見之

是大不祥我等遠囘故鄉不應試矣寓東送其出門囘家見鬼婦猶在堂屋怒謂房主人曰我萬苦千辛方尋得冤家討代被汝說破機關阮我不能報讎今日定取汝命以雪吾恨房主人曰無怒士去不遠汝去索命何遲之有女鬼曰噫場屋中奉命伸冤可以索命彼閭爾言懼而囘去不進考場萬難下手必索汝命以雪恨房主苦求許以齋懺即將十金超度乃去翟慢卿云場中有以竹籤籤心者有以刀剖腹抽腸者有斷臂者有在場病死者不一而足由是觀之士之無品敗行者入場即遭顯報平日間可不守身如執玉哉書此爲習舉業者戒並勸喪檢者改行率德焉

梁溪徐洪饒於財而好淫凡小輩如姪孫媳婦皆淫之鄉人

惡之曰此子將來不知如何死法西寇到無錫徐遣其眷出外鄉避寇獨自守家寇至村探徐身懷煙具煙膏知其富索金金盡取之先斷其左右臂繼刖兩足再斬其首而死人快之謂亂倫之報毫髮不爽矣沈旭庭同知梧與齊子治同客吳陵寓中長夜閒談因述亂中親見之事如此

山東林秀才長康四十不第一日有改業之想聞旁有呼者曰莫灰心林驚問何人曰我鬼也守公久之并爲公護者數年矣林欲見其形鬼不可再四言鬼曰公必欲見我無怖面後可林許之遂跪於前喪面流血曰某藍城縣市布者也爲掖縣張某謀害以屍壓東門城內磨盤之下公異日當宰掖縣故常侍公求爲伸冤且言公某年舉鄉試某年成進士言畢不復見至期果舉孝廉惟進士期爽焉林歎曰世間功名之事鬼亦不免誤報乎是夜閒空中呼曰公自行有虧耳非我誤報也公於某月日私調婦婦某幸未成姦無人知覺陰司記其惡而寬其罪罰遲二科林悚然謹身修行逾二年成進士受官掖縣抵任巡城見一石磨啓之果得屍立拘張某訊之盡吐殺人情實置之法乃嘉慶某年事

乾隆某科當塗黃勤敏公左田鍼入闈坐某字第一號薄暮見號門外一女郎頻來窺覘訝之以文場那得有女子至此試危坐以覘其異更梆初報女來益數似欲進號而不敢者公素有膽略迫而察之果一女郎亂頭粗服而姿色妖麗頗帶怒容心知非人因大聲叱問何處妖魅到此女頻蹙曰妾

抱沈冤請命於帝特來尋第幾號某生索命尚書公請賜垂憫無阻妾路幸甚公念某生爲同鄉社友倘放女去性命休矣又以女稱己尚書公膽益壯遂謂女曰某生係我故人有何負汝女靦然曰妾某氏父佃生田徵租嘗至妾家屢以遊語挑妾會生失偶指天信誓聘妾爲繼室妾信爲眞勉從之來往年餘屢促通媒妁但漫應之妾既體孕又力促之生遂絕迹不來且論婚某氏置妾不齒無何妾將分娩父詰知其由往告生堅不肯承父歸呵責妾力疾自踵生門將面詰之生預戒門者拒勿爲通妾進退無歸乃投繯死女且泣且訴並曰人孰無情似此薄情郎誓必報之公曰汝言固是然冤宜解不宜結論生負心不特汝銜恨九原即聞者亦無不髮

指但係我友又不忍坐視不救我今善籌一調停之法必使
服汝心汝肯從否女曰公試言之曰汝與生以怨終固以恩
始生固難肯汝須念當初恩好姑寬一線當令生對汝書券
約定場後負荊詣汝父請罪仍定翁壻並請汝骨歸葬其祖
塋立爲繼配所娶某氏生子先祧爲汝子某生倘貴顯誥典
當先及汝並請高行僧道諷經超度似此庶可稍紓汝恨汝
意云何女俯首沈思良久曰妾當一遵公命但未免徼倖薄
情耶矣公乃呼生至驟見女翼公時下駭欲死公先數其罪
次具道其調停之法問生允否生擊齒諾諾連聲應曰謹如
公命並向女叩首乞恕女麾令起曰君休矣非遇黃公妾與
君一重公案不知幾世方能了結也場後公恐負女督生往

農家訂翁其餘一如所約是秋公與生俱捷後公官大宗伯
某生官至河帥女封夫人按勤敏公與家大人有師弟之誼
嘗絮談及此而終不肯道出生名亦前輩厚德莫及處

無錫有蓄猴者其妻與人私惡其夫居家不得暢所欲因與
姦夫同謀殺夫埋屍於園其殺夫情狀猴獨見之猴遁去到
官衙見官坐堂猴哭訴之官謂猴曰汝有冤乎猴點首再三
官發籤擲地猴銜之前奔差役從之至婦家猴指婦以手式
令差上鍊旋引差至埋屍處指示之差掘地得屍又引差出
門至姦夫家伸臂攫姦夫衣差遂并縶之人犯到堂猴手舞
足蹈學姦夫淫婦殺夫埋屍狀官嚴訊得實按律誅之余謂
猴固靈敏或亦冤魂附之歟

嶺南多盜而沿海諸郡縣其藪澤也始則劫財他物棄擲不
取漸而衣服器具劫掠無遺近則遇男婦少壯者亦掠去男
子酋之入夥或令駕船不從者殺之婦女因繫俟其父母與
夫備貲取贖視貌之妍媸定貲之多寡焉海陽有金姓者饒
於財妻王氏被擄有幼子方離乳晝夜啼不止因挈子挾貲
赴盜舟求贖匍匐而前盜魁曰汝妻頗艾留供驅使無饒舌
以取禍金涕淚如綆縻而其子啼號更慘盜亦爲之惻然謂
曰念汝子幼姑許贖然須卅仝不如數汝亦無望生旋金解
囊以獻因引赴鄰舟其婦方與羣盜鬬葉子戲喧笑聲達於
外盜魁曰汝夫汝子覓汝來矣賀汝完聚骨肉其速歸婦若
罔聞鬬葉子如故也盜促之再四不顧因引其夫與子入艙

金見婦泣而呼子則疾趨至膝持其裾而泣羣盜之與座者
均淚下婦愾曰家中猶存姑與嫂乃專賴子一人撫子乎脫
子死將奈何盜魁曰汝歸否宜一言決毋令呱呱者煩聒也
婦囅然曰此閒樂不思歸矣盜因呼金抱子出還其金且倍
其數曰累汝遠涉此六十金娶婦有餘矣金不受抱子長跪
乞哀盜怒令羣盜挾其父子登岸入謂婦曰汝夫與子已逐
去汝無牽挂洵足樂也顧汝夫婦結褵數載而子實汝所出
於諸情理宜出送諄屬數語略盡夫妻母子情婦因出至舟
首未開言而盜自後斷其頸投屍於海曰此等不義婦恐龕
龕不食其餘也時盜舟林列齊聲歡呼海波欲沸噫盜豈無
道也哉昔晉懷宗后羊氏爲石勒所得寵之專房醜詆其夫

聞者莫不惡羊后無恥無義然懷宗被擄遇害國破家亡勢難完聚而勃方崛起兵强勢大不得不逢迎固寵所語未必由中也若其時懷宗不死國猶可爲羊后未必便委身胡羯出此無恥無義之言彼金氏婦者兒夫當前頃刻間骨肉可重聚顧乃忍棄其夫與子而曰此開樂不思歸盜乃聲其罪誅之殊快人意噫盜尙有道哉

嵊縣李某家有一妻一弟已娶婦一幼子趙寇之亂盡室遠避寇退相率先歸入已室則巨酋曾館於是所餘銀物尙多從此擁資稱富有矣村中張陳吳虞四姓無賴者知其家人無多咸覬覦之糾黨十六人突於晚間塗面持械破扉入兄弟大聲呼救皆被刺死幼孩驚而啼亦刺斃兩婦穀觫乞哀皆以物塞其口縛而淫之傾筐倒篋盡擄財物分藏身畔而去出門不數武雨傾盆大作霹靂聲甚厲電光左右相迫逐連擊三人斃於道一人躲於樹腹中雷電隨入擊之斃道旁有陂塘水頗深此十二人皆善泅水奔伏水底以避之少間雷止天亦晴霽悉登岸探死者身畔皆空無所有藏者麥稈灰也回探各人身畔亦然羣相震駭謀曰天怒至此我等恐不得生不如速奔言未畢雷又大作悉數擊死無一活者所奇者李宅盜去後兩婦遇救得釋檢視財物已合浦珠還如未被劫者然亂後鄉曲之虎而冠者往往恃劫殺爲生官法有所未及橫行無忌自此以往匪類稍稍斂戢行稱坦途焉雷之顯靈如此

余與包松溪直牧交垂卅年每至邗上必主其家同憶道光年先中丞公居南河下與松溪比鄰常承送給酒食余兩子亦時嘗過從甲戌夏挈長孫以公務至邗復相聚四代交期人所難也其長子小溪主持家務次子小松文筆頗超庚午癸酉兩科均得而復失然以小松造詣來科必有可望者與余同舟赴金陵縷言閭中異聞多關果報據云庚午科有某者交其卷於鄰舍看守自云我去即返旋有一人來索卷自言我乃某之兄鄰舍詰以三代其人對悉符遂與之後某歸向鄰舍索卷則以令兄攜取告之某大詫異謂並無兄大索不獲後聞鄰號喧傳廁中檢得一卷已破爛不堪其爲鬼之報怨無疑又鎭江紬鋪延師嚴姓薦一店友年餘處空十餘千賞以家計不足故耳時嚴欲赴鄉閭東人向師曰君所薦友頗有所空奈何嚴曰此人不可用矣當索其處項而絕之友即摒擋以還又以辭出無可贍家愈加憨憤遂於八月十一投江身死十五卽入闈向嚴索命嚴出闈日亦卽病故此皆庚午小松所親覩者又癸酉科閭得鄰號某者素長於文脫稿頗得意於卷後題詩云一二三四五明遠樓上鼓姊在家裏眠我在場中苦偏示同人衆目共覩遂喧傳於外非鬼爲祟而何更有安徽某士子以十六歲入泮時父死尙未終喪先經其庶母勸其緩應小試不聽後與其生母共謀殺之比入闈卽於十二日自刎而亡此亦癸酉闈中小松所目覩者誰謂文闈無果報哉

福州南臺某洋行某姓買辦子甲人頗聰敏年約三旬喜作
狹邪遊曾與某妓有嘫髀盟數年前甲以大婦性妒慢作歸
計紿妓妓信以爲善杜門絕客一日聞甲已納寵妓卽仰阿
芙蓉膏而逝知者無不歎惜未及半年甲偶被其父面斥一
事心常怏怏不樂每告友云某妓常侍其側意欲尋仇人亦
不之信無何神魂昏聵竟暗牖煙膏登城隅吞而畢命人咸
謂某妓死固爲情癡而甲失信於妓不及一女子遠矣天道
巧於報應固如是乎此光緒七年十一月事

江南某生客遊艤舟江滸登岸獨自游覽信步至一蘭若閴
其無人見內殿壁板所畫山水人物甚工以手摩挲不覺巧
觸其機壁上門忽洞開內有婦女數輩正與髡奴擲倒爲戲

瞥見生叱問何人生大駭急趨而出僧徒三五人躡迹馳追
將生挽回生泣哀求曰乞師慈悲恕我無知誓不饒舌僧衆
叱曰汝自尋死地尚望生耶一僧曰縊之便一僧曰縊之不
如烹之較易滅迹生聞而轂觫料不能脫再三哀之曰小生
冒犯自知無再生理求師慈悲賜全要領其功德勝於浮屠
合尖矣一僧曰我佛慈悲姑念無知其言也哀將來送活佛
生天可耳僉曰善遂將生髮剃淨幽請密室飲以痘藥日給
淡食不入粒鹽百日肌膚肥白如瓠且腰腳柔輭不能行立
乃於郊外架木爲高臺謂某日活佛肉身跌坐臺上涅槃示
寂藉火化以生天舉國男婦聞之扶老攜幼不遠而來皆香
花頂禮瞻拜祈禱一唱百和舞蹈若狂郊外距邑城密邇邑

令某公健吏也耳其事率幹役數人微服自往詗察見臺高
丈餘一僧戴毘盧帽面白皙如滿月身披五色袈裟趺足坐
榻上閉目淚涔涔下如雨臺下僧衆百數十人各執魚鈸鼓
磬笙簫琴阮旌幡羽蓋循環旋繞喃喃唪經幟衆男女從其
後同宣佛號一體膜拜臺前後左右置薪芻雜旃檀紙帛
高等邱陵待時至舉火送活佛生天公疑活佛生天復何流
淚豈尚有塵緣難割耶初固疑其妄睹此益信亟遣幹役馳
白主僧曰邑侯聞活佛生天歡喜無量親來拈香諭衆暫緩
舉火僧衆素知公威嚴不敢有違皆答曰邑主肯賜降臨爲
我佛光僧等曷勝榮幸理合敬候公亟反署盛設儀仗而至
僧衆合掌前迎公問活佛何在主僧笑指臺上謂趺坐者卽
是活佛並詳述其平日清修高行公嘖嘖稱歎謂今日天刑
暫住一夜藉使署中細弱得遂瞻拜主僧答稱活佛功行圓
滿卽絕口不言又肉體尊重不便行動礙難進署公笑稱我
自有法乃不由分說命健兒數人將活佛舁至署中僧衆不
敢阻止又莫測公喜怒殊切疑慮活佛既至署中公命安置
內記室夜半潛自研詰第見其涕淚交併言動俱絕心知有
異因問能作字否似點首命將筆硯至活佛胖輭臂不能舉
惟以指蘸墨書紙上約敘顛末公閱之大怒命活佛安心藥

貪調治俟差愈牒送同籍翌旦諭寺僧齊集臺下毋許擅離又密牒騎尉督營卒多人乘僧等出後圍寺窮搜果獲婦女多人所藏金珠衣物頗多僧衆齊至公笑曰活佛有命請主僧替代生天主僧大懼跼蹐稱知罪公叱左右將主僧縛擲臺上又指主謀助虐數人謂當追配亦命同縛擲臺上叱令舉火一轉瞬俱成灰燼僧衆環視面如死灰觀者聞知其事同聲稱快公命將餘僧笞責諭令蓄髮歸農其婦女各歸親屬乃將寺改爲義塾即變易其金珠衣物以資膏火云按浙人信佛余官杭州卅九年似此得道成仙者不下數起亦有被官知之飭拏而逃者大約皆此類也可哀也已惟我輩入寺若徑情闖入須防不測此種事在在有之可不戒哉

彭小峯孝廉 蒲雲湖南人任甘肅禮縣兼攝秦州篆時初一日赴廟行香大蹲轎旁叱之不去祀畢登輿犬向前銜其衣向外拖曳差役扑之彭急止且隨之行走里許見一飯店犬奔立於門前若跪迎者彭進店犬入臥房以足伏地扒土若指示內有冤枉者呼役掘土二尺許得一男尸年約卅餘七竅皆血迹訊知爲店主每與姦夫謀斃其夫深夜埋藏滅迹仍與姦夫夥開飯店並拢鄰里以夫奉調入營請其內弟幫同照拂故鄰里無有知者一鞫成招照律擬斮臨刑日犬亦先到法場若某婦者眞犬之不如矣此道光廿八年四月間事

懷慶郭君迪世謨之祖自某處貿易回行李不多腰纏頗富雇小車一卽俗所謂二把手也第二日屬俟黎明行而未五更卽促之起既就道荒僻特甚數十里望無人煙天又昏黑不可辨且疑且懼與夫似已覺之者笑而慰曰客何必爾耶客囊中所有一望而知設將行不利於客青天白日豈無僻靜處何必昏夜待吾輩近來已不爲此幸勿以夜行爲疑聽其言知舊爲綠林豪益懼然無如何姑聽之行數日非特無惡意且甚殷勤乃沽酒勞之從容叩其改行之故笑曰吾兩人向者自恃勇力匹馬縱橫燕趙之郊非一日矣某年間糾伴七人將至某處行劫行至一處天已晚見山前茅屋數椽四無居鄰屋旁一女年可廿餘借其夫轉轍轍汲井以灌地姿色甚媚同伴中一人揚言曰今夜宿此何如衆會意雜然應曰諾遂共赴之解鞍憩息以待日落凡吾輩見色而起淫心謂之採花犯此未有不敗者以故人定後五人者往而吾兩人留林中以待已而念一纖弱女子驟遭此强暴不知其作何狀乃潛登其屋後山靜聽之五人者早已排闥入而室內略無聲息方疑訝間忽聞女子語云汝竟高臥不起亦太懶矣男答之曰汝一人有何不了事耶少間男又問共得幾人女以五人對男曰明明七人何乃五也是必尚匿其二於林中吾當起與汝往共了之遂見聯袂去吾兩人大駭俟其去遠潛至室中偵之血流滿地五人者俱身首異處矣乃知此夫婦乃劍俠者流吾兩人得保首領者幸也於是乘行李馬匹趁其未回越山遁從此洗心向善不復萌往念云

友人薛環泉少尉道會垣某甲宦裔也家素裕少娶某氏中年艱於似續傭婦某氏點而有姿甲私而暱之恣所欲至爲妾其眷屬戚友勸納妾已有身傭婦故譜之謂妾有私遇甲不察贈妾於鄰右某及期而誕男也貌酷肖甲識者咸知爲甲兒甲深悔之索諸鄰不與歲餘家人借兒覩之笑貌聲音與甲莫辨然已謂他人父矣甲後復置妾卒不得男業亦漸替可爲淫佚者鑒

李老三浙某幕友弟工楷書寓相國寺左寺僧倩其手書妙法蓮華經七卷並囑代燒香者寫疏有某茂才妻及女請寺祈願女貌姣好老三爲書疏熟識之私焉兩情浹洽矢志靡他無何女孕父覺欲置之死母以家醜不可外揚且議酬其

私願父頷之未幾生有子矣嗣某友爲乃弟論婚大姓親迎有日女父偵知怒暨姦計逼令女死母大不忍意李有約必踐令女抱子登門自白女至適彩輿初到賓客盈門兄因照弟弟不承驅之門外女無以自明投河死逾月新婦循俗禮回門老三在家忽遇天雨雷電交作恍若繞身心虛甚思飲酒以壯膽挈壺行沽忘卻其蓋沽回見女鬼抱子尾追入門以壺拒之鬼忽跳匿壺中攜至內室知不可飲而雷聲轟轟心慌愈無所主遽以巨盌傾酒一飲而盡胸腹大痛手足拗厥鬼作人言數責負心半夜斃同居顧姓大鹽商也有老女僕長齋持佛夜夢老三跪求超生醒而復夢如是者三問曰我一貧婦何能超汝之生曰我現投老姆爲豕也曰豕有十

解遲延之故也太夫人聞之怒召那督入責之曰汝總督直隸全省乃境有烈婦而令衙冤地下平那督詢得其故出卽令保定府及清苑縣馳至其村縛某氏婦及傭工人偕來一訊咸伏由是生者按律定罪死者馳摺請旌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戒褻侮十八則

余秋室學士集文采風流甲於兩浙初榜下未得館選以纂修四庫全書積勞擢至學士余少時聞其名輒以爲古人後乃知家大人公車詣京時曾因間私請曰先生書法精妙乃爾何以不得鼎元學士笑曰此我生平一故事微君問亦將告君記得丙戌科榜下歸班時有廣東吳某者來訪因延入吳曰君其出恭看書耶予怪之吳曰我亦犯此罪過去歲曾大病夢入陰司自念母早寡予以遺腹撫成立今先母卒母將無依痛哭求閻王放還待母天年王取生死簿閱之顧判官曰彼陽壽尚未終何以勾至判官曰此人出恭看書已奪壽算王命取簿則一冊厚寸許籤書出恭看書四大字王展閱至予名予方跪迎案前叩頭哀泣因得偷目視冊果減壽二紀予之上名即君也君名下注浙江錢塘人壬午舉人丙戌狀元以下祿位注甚長乃於狀元字用筆勾去改進士二字王謂判官曰彼死惟以母爲念可謂孝子且世間不知此罪最重犯者甚多無以勸諭盡放之還俾流布人世有則改之可以自贖冀罪冊中人不至太多亦可貸壽一紀然此十二年中亦須示薄罰毋令其自適也於是判官以筆點予頭痛甚大叫而蘇則已死去一晝夜矣今頂間一疽醫亦罔效大約即判官點處也時予聞吳言方愕然痛悔誓改前愆當發誓願之時正四庫修書　詔下徵召之日也

楊雪椒光祿慶琛在山左藩任聞其幕賓云每歲泰山進香時士女往來如織有男女二人於半山僻處苟合旋爲人撞見方思逸去而下體已聯爲一欲强分之痛不可忍既而觀者愈衆有識其爲某處人者告其家往視之則嫂叔也其家人急以被裹二人舁回活埋之夫人生一舉一動皆有鬼神鑒觀況名山顯赫之區而敢不顧倫常肆行淫穢得不受此惡報乎

新安汪某者天資穎異過目成誦人歲能文但自恃其才侮慢師長一日呵欠口中忽跳出一物形如人指汪曰汝本狀元因侮慢師長陰司已削去吾亦不隨汝矣言訖不見次日翻卷不識一字窮餓終其身

湖南瀏陽縣有歐陽生者爲人輕薄與某生同塾讀書時某生新娶歐陽生以某生所娶新婦如何美貌與伊熟識往來常與相狎某生素性迂拙不知其戲已也歸與其妻尋事吵鬧因此不睦其妻亦不知所由來後某生聲言以妻在母家閨門不謹其妻無從剖白即投繯殞命同塾聞之皆以戲言誤事共咎歐陽生而歐陽生以同窗戲謔不爲介意旋亦息事乾隆戊申秋闈歐陽生應試入闈係某字第一號因號外嘈雜與第八號某翁調換某翁因茶水近便亦即應允是夜三更後忽有女子搴簾入訝曰何號是而人非也疑訝間旋即退出徘徊簾下作嗚咽聲某翁知其有異因詰之曰汝有冤相報欲尋何人何不告我我當爲汝計之女以歐陽生事

向訴且言歐陽生今科當中故來相阻以報夙冤某翁云此乃戲言誤聽並非有心可以原諒但汝死固冤令其超薦七七四十九日道場何如女曰此自可從但歐陽生爲人無信翁曰我當爲汝謀之留女少待翁即往告歐陽生曰某生妻某氏來尋汝矣歐陽生聞言失驚喑不能語翁因爲慰解告以今科必售出場後當作七七道場方可解釋歐陽生唯唯翁恐其無信索寫契據一紙回告女鬼某氏見字半信欲翁作保翁爲寫一保字將紙燒化女即垂淚斂衽謝曰只是便宜了此人後生出場即爲作道場及榜發果中式是科首題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歐陽生錯寫夫子聖矣乎磨勘罰停三科以一舉終其身

徐上舍本敬負才不羈好作歌後語每以經文斷章取義或涉穢褻會在某督學幕中作集四書歌後詩曰拋卻刑于寡妻來看未喪斯文止因四海困窮博得七年之病半折援之以手全昏詰問其目且過子游子夏棄甲曳兵而走才大心靈可以概見乃竟偃蹇不第未及中壽死家貧無子弟又乏嗣無可繼嫡妻刺繡餬口每念宗祧無望屢欲自戕一日忽見形謂其妻曰吾本名列清華位應顯要皆因褻瀆聖經祿籍削盡尚有餘譴冥王以吾好作歌後語乃罰絕後幸祖宗有陰德不斬大宗吾弟將有子也善撫繼子勿戚妻涕泣欲與語倏滅影明年其弟孿生二子乃以一繼嗣焉朱蕉園海

日褻瀆聖經冥罰如此之重余於童年曾集四書句戲作男

女居室題文即此罪案其隕越先緒千里飄蓬艱苦備嘗坎坷不遇功名惟送人作郡家計則假貸爲生豈非孽由自作尚有目不識丁之子殆猶祖父之澤不斬其嗣歟悔及噬臍但向隅一哭而已

安溪李家婦某氏某翁爲邑諸生去世已久家中書籍盈架氏生兒甫週歲每值兒下便輒折冊頁拭穢一夜適夫他往氏閉戶睡醒失兒所在欲起尋覓忽被雷震死明日族人出操作路經氏門見呱呱小兒知爲氏子不解何故擲置門外遂抱入懷及日卓午門仍緊閉不聞人聲衆破門入驚視冊頁成堆皆沾穢物氏尸在焉每輕世人拋棄字紙踐踏觸忌上干天怒加氏者可勝道哉不知朝廷非字道不尊官吏非

快而歸越數日某佃將至林家謝罪林某適遇諸塗恍惚間見某佃率十餘人手執兇器不可迫視疑某糾衆殺己急拔小腰刀向某佃當胸一刺某佃不及防卽仆地死林睜目諦視竟杳無一人始知爲鬼物播弄然悔無及矣鄰右恐相累扭送地方官至今繫獄候決此可爲慢神者戒也

余秋室學士以出恭看書折去狀元事載載堯垣春水居隨筆余於前錄中亦詳之在揚州時晤錢梅溪先生亦談及此事且云據秋室先生言陰府有出恭看書一冊厚至寸許可見世人不知而犯者甚多記得雲間有蔡禮齋者爲侍郎鴻業之孫總憲馮公光熊之外孫通才也最喜在窩桶上看書鄉試十餘科不中後以援例作江西縣丞候補南昌窮苦殊求附載榜人爲請於舟中客許之公坐舵旁朝夕朗誦不輟榜人私語艙中爲巨紳某公子兄弟赴京應試者勿擾之公杖畢矣神之不可瀆如是

金陵董文恪公其先德已詳前錄當未第時貧甚應拔萃朝考入都徒步襆被自負而往至邗上遇一舟天時尚熱力憊暫欲附載榜人爲請於舟中客許之公坐舵旁朝夕朗誦不輟榜人私語艙中爲巨紳某公子兄弟赴京應試者勿擾之公欲赴試求名耶狎客等從而和之公怒其輕薄不能堪負氣奔岸又走數百里勉賃小車抵都朝考列一等授小京官旋

讀如故艙中客方以飲酒度曲爲樂果厭之兩少年出呵問爾何人公具述名姓並言將應試遽嗤之曰爾寒乞如是亦

甚有長子甚聰慧未婚而死禮齋亦旋沒余嘗勸之不聽其一生困頓又安知不如余學士之折福耶

錢梅溪曰揚州有某鹺商女甚美嘗游平山堂遇江都令未避時令已醉認此女爲娼又不由分辨遂笞之女號泣回家其父兄怒欲白太守是夜夢神語女曰汝平日將舊書冊夾繡線且看小說曲文隨手置牀褥間坐臥其上陰司以汝福厚特假醉吏手以示薄懲否則當促壽也女醒告其父事遂寢後痛自悔改以夫貴受封

揚州有倪瞎子者子然一身寓舊城府城隍廟每日爲人起課得數十文以此度日每遇風雨無人來則枵腹過夜一日有商家小夥發財偶攜妻妾入廟燒香輿從甚盛倪聞之心動竊於神前默祝曰彼爲下賤榮耀如此我本故家飢寒如此何天無眼神不靈也是夕忽夢城隍神拘審神曰爾何告狀彼命應享福爾命應受苦俱有定數敢怨天尤人乎殊屬冒昧著發儀徵縣責廿板倪一驚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妹嫁儀徵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時忽腹痛不可忍遂開門欲出恭適遇巡夜官問之不答遂褫其衣責廿板其甥聞而出辨已杖畢矣神之不可瀆如是

金陵董文恪公其先德已詳前錄當未第時貧甚應拔萃朝考入都徒步襆被自負而往至邗上遇一舟天時尚熱力憊此何天無眼神不靈也是夕忽夢城隍神拘審神曰爾何告狀彼命應享福爾命應受苦俱有定數敢怨天尤人乎殊屬冒昧著發儀徵縣責廿板倪一驚而醒其明年冬倪有妹嫁儀徵病死往送之至三更時忽腹痛不可忍遂開門欲出恭適遇巡夜官問之不答遂褫其衣責廿板其甥聞而出辨已杖畢矣神之不可瀆如是

杭州某翁由薩業起家生四子翁沒後各授卅萬金伯仲季皆謹守叔性豪侈初入貲爲員外以不得乘輿改知府又不屑手板隨人復就郎中駕部需次數年終以仕途拘束棄之遨游吳越勝地紛華靡麗隨處流連嘗往來蘇揚寓青樓與諸紈袴博一擲千金無吝色勝則盡爲校書輩奪去一月率耗萬金又嘗攜美妾泛舟西湖榜人屢目之爲所見某遽曰爾愛彼耶卽與爾榜人斃觫大慙某正色曰余非戲言囑觫舟令其傾去榜人知其駭也跪啟曰小人家徒四壁區區微業何以謀生某曰彼珠翠滿頭值千金貨之尚不足耶又解金條脫並一洋表擲與之其妾涕泣不願去某搖首閉目曰緣盡矣不能留也揮之去妾憤憤登輿觀者如堵人人駭詫由是得瘋子名值初度置酒湖上聖因寺寺故通行宮撤其壁移祝　聖壽龍牌處演劇爲狎客密報有司將治以大不敬賄數萬金始得無事如是揮霍貲產蕩然諸昆季乃各勻五萬與之巨金入手侈態復萌未數年又費其半冬日至吳門游靈巖驟遇雨雪命一僕覓肩輿一僕市餅餌雪愈甚皆不至飢且寒鴉片癮又大作倚石壁僵凍而死或曰是人無大惡胡乃至是有知之者曰是人最惡佛入寺見禮佛者輒非笑謗毀經懺道場戲侮尤甚雲棲爲蓮池大師安禪勝地戒律精嚴董酒禁絕嘗挾妓攜酒肉往謔浪宣淫無所不至以肉汁灑佛面僧不能禁去後內外熏洗三日殆因觸怒鬼神之故歟子則曰某狂縱如是雖不侮佛亦斷無好結果況

事又屢聲曰爾忘善惡果報之事乎況爾素不謹言故采芹改遲十載頻遭喪偶輒見窘迫若再任性狂謬汝年促矣果能發願刊行勸得千人以上者不特前愆盡宥自有福報予卽驚寤冷汗浹身然予尚以夢幻無憑且以新年游戲徵逐不以爲意一日忽吐紅三口是夜又夢前神怒訪曰爾悟過稍明後又迷誤爾病繼之矣次早急告兩表弟以故子因發願持齋七日囑圖并敬謹貼說兩表弟亦隨展轉勸助竟得旬日圓成伏望善男信女廣爲勸導黏貼壁上朝夕警戒行之歷久自有報應其不信者可卽以我爲鑒是爲勸

幕中案牘餘閒偶以博奕消遣不致曠誤公事有時欣然一聚此或在不忌之列而賓主聚賭則不可也乃有某廉訪不

甚留意公事數至幕室與諸友爲葉子戲每局必邀刑友入座刑友本酷好此又以其多貲從不欠賴其妻性喜儉心弗喜也其夫勝尙可敗則不免詬誶且出貲頗難適兩日小敗方在曉曉勃谿庶訪又至笑謂其刑友尙敢一戰否友强應之突聞簾內大聲作越語長聲云大音情入音寄二字音同上倒要請教音告大音哿請我音哦哩師音西爺音牙來打音黨牌音爬箇呢辦公事箇呢廉訪聞之掩耳疾趨而走以轉身太急爲門限絆跌倒地亟爬起神色駭然吐舌搖首十數日不敢至衆皆竊笑其夫趕入內室扭結相毆怒而移榻於外或謂其妻太過予謂其夫本有不應妻何尤焉廉訪每語人曰此生平第一大釘從此可戒賭矣

杭州舒園本金氏別業舊稱金衙莊地極寬廣高臺曲館水榭風廊夏日納涼尤爲勝境武林諸園莫大於此近園有麪肆一日客觀荷坐久呼麪餉之進麪者十數齡童子徘徊不忍去僕訶之始怏怏出頗自悲因嘗曰他日得志不有此園非夫也聞者姍笑之童予歸終夜不寐展轉尋思欲償此嘗非讀書不可於是辭肆主投身某宦爲書童伺塾師課讀輒潛聽默識之傭貲盡以買書暇卽閉戶讀有時向師質疑問難頗能領悟或作破承小講呈師批改亦有思路問其父作何生業含糊以對常問師如欲小試能否無礙師曰爾雖微賤竝非契賣爲奴果有志上進能完篇予係廩生願保爾入場無人攻也僮大喜限後之餘絕不外出發憤用功主人亦喜其好學命伴諸郎讀半載成篇師益爲盡心指授是年適小試開履歷始知姓舒父爲府學諸生早卒叔不能養八歲廢讀逐入麪肆至是竟入泮次年鄉試未售益奮勉下科卽中式春闈聯捷以卽用知縣發江蘇補六合令其師以老明經不應試爲之出貲捐教職以報焉六合有膏腴名爲令十年引疾歸年未及强仕人怪問之笑曰宦途風味不過如斯余將尋泉石煙霞之樂正須及筋力未衰時耳時金氏中落一子將遠宦園林無主願賤價典質以五千金竟爲載後金氏子卒於官家益貧人口益少復予一二千金竟爲舒氏之業距在園立誓時未卅年而身享林泉之福且四十載可謂有志竟成矣然此並非陰謀巧奪全是一番苦心孤詣故上天亦爲玉成之至曾孫不能守又典與某氏後且屢易其主零星典售園亦日就荒蕪道光丙午余到杭欲覓寓所則索價二千金以東偏近城門夜閒難於防範不果購得至咸豐十年作軍需局令則爲四閒別墅規模一新常爲讌飲聚集之所矣四閒者萬篆軒吳曉帆兩方伯濮少霞許緣仲兩觀察也

道光廿年余居蘇城西麒麟巷一日大雷震天頃刻雨霽聞城中雷擊一小子因其覆飯陰溝故遭雷擊可見米粒不可不惜也記之以警世之輕棄五穀者

俗劇演靳包勉一齣靳包孝肅以鍘刀戮其姪事本不經鄉愚傳爲故實有崇師訓村童十數輩師出外衆童戲演是劇

時正暑令各童皆赤體遊嬉疊兩卓爲高臺一年長者扮孝
肅坐其上舁場上鋤草刀使兩童扶一童伏而受鋤忽師從
外入坐者自臺躍下正踏鋤背童身分兩截上半截幾斷摟
其師而走師驚死師妻方有妊從樓上驚墮亦死一時之戲
竟傷數命殆各有冤業耶戲無益戒之哉

光緒壬寅年夏六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慾海迴狂寶訓集說

予年二十有四得文帝慾海迴狂寶訓讀之不禁起而歎曰淫之孽海深矣帝君所言何若是之勤懇歟遂付剞劂以廣慈敕當是時猶未有註也越三載同里諸君重鐫帝君全書搜訪遺珠採及是訓予復捧而讀之倍深悚惕惜無註解參證難於感發因不揣蕪陋摭拾聖典賢書古今成語逐加疏註俾世人了然於目快然於心不自知其油然而興起焉註且拜手稽首於帝君之前以自責曰琳乎豈敢冒帝君之心乎將無穿鑿附會以失帝君之寶訓也天下之公言斯能集帝君之大成也琳何敢自作聰明惟欲萃此緒餘將我之望人同歸者人亦將勉我以共進也夫乾隆甲午仲秋望日皈依玉斗弟子錢塘邵志琳拜撰

光緒庚子年九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以為同志規耳又自責曰琳乎爾胡弗明白顯快以直解其辭乎寔弗慮為士人所知者或為愚蒙之所未解乎然琳非敢忘此也蓋世之知此戒而能言者固在於士人而旋戒旋失自言自蹈者亦莫甚於士人或為綺語士人之慧業也或命風流士人之遺行也反不若愚且魯拙且樸者可以稍緩其責也又自責曰琳乎信乎孔子之言戒之在色矣不又聞先自戒而後可以戒人乎爾年未三十保無業緣相湊乎其能槁爾身死爾心以自處於愚乎何嘵嘵然能言所言而不能行所言乎不且與旋戒旋失自言自蹈者等乎琳乎爾果能乎抑不能乎然琳非能也亦非不能也琳之所以註是訓者不惟戒人抑亦自戒也琳願彰帝君之化而表帝君之心

孽海茫茫首惡無非色慾

過淫說曰惡孽惟淫爲最蓋人淫念一萌便是邪緣湊合種種善願由此消種種惡念由此起雖未有其事已獲罪無限況顯蹈明行罔知忌憚沈淪孽海莫挽狂瀾故森羅鐵榜必以淫爲萬惡首也

塵寰擾擾易犯惟有邪淫

王大契問蓮池曰弟子自看師戒殺文遂持長齋惟色心不能滅奈何師曰殺是苦事故言戒易色是樂事故言戒難但戒之既難犯之必易紅塵苦海擾擾凡夫安可畏其所難而忽其所易也

礪山帶河之人坐此亡身辱國

呂祖戒淫文曰世人淫罪易犯即平昔硜硜以道自居以義自守以正人君子自命者猝遇邪緣不能定情鮮有不失足污地沈身慾海中矣

楊持巷五思一曰思敗亡妹喜亡夏妲己亡商褒姒滅周飛燕亂漢玉環亂唐以帝王之福而一耽美色遂至身危國亡況常人乎人能思敗亡之慘則不能不遠色

繡口錦心之士因茲敗節墮名

呂祖參同經曰淫之一字舉世易犯而豪貴文士其惡爲最切蓋淫之爲惡喪人機未除淫根未斷若妖冶在前而一心不亂一塵不染者世有幾人

始爲一念之差遂致畢生莫贖

高中憲家訓曰自責妄而外皆爲非已之色淫人妻女妻女人淫夭壽折福殃及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此身如白玉一失腳即粉碎視此事如鴆毒一入口即立死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吁可畏哉

何乃淫風日熾天理淪亡

朱文公曰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歸後世倡爲邪說謂之出家修道妄希來生福報於是血氣既盛情竇日開不婚之男無不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罔不肆爲淫行官司縱而不問則風俗日敗悉繩以法則犯者已多此雖其人不能自謀亦由父母不能爲兒女計慮久遠之罪也豈若使其年齒尚少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聘從便婚嫁夫夫婦婦各遂其欲豈不美哉

王倩修曰墮胎之惡全由藥術每見郡邑鄉鎮輒有醫人於通衢狹巷徧布招帖賣藥攬金煽惑男女服之者不但傷胎兼之害母且奸民恃此私奔苟合益長淫風爲民牧者宜嚴責里甲禁毀招帖時訪其人懲逐遠方則一可救

嬰兒之命一可杜邪淫之風功莫大焉上焉

以當悲當憾之行反爲得計

孫畏之曰嫖字有二體一從闕言入門便敗也一從嫖取女票勾人之義妓家雛色蒸淫毒入肺腑染之者小則瘡疾大則喪命余所見開有聾其耳者有半身不仁者有四肢癱輭腰直不可屈伸者有病久骨輭如筋者有病蝨燭瀉溏去其陽者有痿其陽至終身不舉者有鍾毒於妻至妻終身不育者有毒發在喉聲啞無音者有當額下垂若瘤者有發魚口下體迸裂者有毒發在趾漸漸脫落至腰而五臟皆見者有惹毒於妻妻生瘡腋下而死者有惹毒於妻所生子女徧體無皮者種種不可勝紀當悲當憾莫

此爲甚猶自謂得計乎知命者其戒之

遠之

戒色編曰淫念從幾微而起遏淫之法必從幾微邪念方起時便知可恥可畏則旋撲滅矣其可恥可畏之訣有四曰律極重報極近趣極淡名極醜昔伊川先生曰吾以忘生徇慾爲深恥意深遠哉

刊淫詞

帝君天戒錄曰造作淫書壞人心術死入無間地獄直至其書漸盡因其書而作惡者罪報皆空方得脫生

袁了凡曰取淫穢邪書惡狀及謗語焚化者得子孫忠孝節義報好閱淫詞小說將此等淫穢書與聖賢書並於者得子孫俠報翻刻淫詞小說惡狀敗賣射利者得子孫娼優下賤報

遠色編曰一勸文人凡士子富於才華筆耕謀利若能纂一部古今忠節孝義事實既可積功亦可獲利何苦無中生有造此淫詞成人之惡不有人禍必遭天殃 二勸梓友凡係淫豔書傳若不受梓則淫書不絕而自絕技也而進於道矣子孫必然讀書識字昌大門閭也 三勸書肆夫開設書林以取利耳試思何書不可獲利而必藉此壞人心敗風俗等書以覓蠅頭計亦左矣萬懇絕此淫書概

不發刻并不收兌所謂積陰功於冥冥獲福利於昭昭也

四勸書賈五車汗牛間闕道路大率聖賢典冊居多若雜貯淫書穢褻經籍必遭天譴盍思關河險阻千里求利不祈神佑反干天怒竊爲諸君危之 五勸閱閱舊家藏書以教子孫若將淫書一概什襲流傳後代是爲祖若父者教之爲不肖爲禽獸也亟宜檢出盡付祖龍方稱爲詩禮之家 六勸畫家勿畫春宮世間惡事未有過於此者將使天下識字不識字之人一概心醉神馳同入禽獸之域吾見擅此技者大都斬然無後蓋其畫幅流傳不知惑多少子弟壞多少閨門卽絕嗣不足報其辜也

談麗色

青緗雜記曰談淫污之事最易動人淫心敗倫亂俗皆自我一言啟之罪與淫惡等

不可不可錄曰禍從口出中毒之言不可道也古之人拒奔女而不向人言還納妾而反贈以金何其厚歟今之人見善而疑聞惡而信一聞閨中醜事不問親疏不審虛實轉相告語以爲新聞至使人夫棄其妻父斥其女甚或此婦無顏對人投繯自盡噫談者之津津而彼生則含羞死則遺臭冤鬼有知不來索命乎即使事果眞確在此女不足惜而其夫其父母其翁姑以及其兄弟姊妹祖宗子孫孰無體面與我何讎而必出其醜乎語云有一言而上干天地之和有一言而折盡一生之福者非有奇禍即有奇窮慎之慎之

目注道左嬌姿腸斷簾中窈窕

帝君蕉窗十則首戒淫行未見不可思當見不可亂既見不可憶

呂祖曰不但摟人妻女乃爲淫也一舉念間稍有所慾便是淫邪又曰見好婦女時時注念刻刻存思廢飲食而形夢寐謂之想淫見好婦女言語輕挑口角逗引恣諸謔以動心情謂之語淫見好婦女有心凝視著意偷觀眼目射而神魂飛謂之視淫見好婦女假託慇懃詐爲周匝飾禮節而圖媚悅謂之意淫若此之類雖在席不交形骸未接而淫心已蕩淫惡已彰止恨無便可得無隙可乘耳陰律然耳試思此輩皆良民或以貧窶身得金無幾或因宦勢投充未得身價既役其身復亂其妻女作何消受及亂而

生子則淪主爲僕使此子事我之子是兄弟相主僕也萬一生女有色己復亂之是父姦其女也己之子姪復亂之是兄弟姊妹相姦也聚麀宣淫廉恥一喪後遂不可窮詰遠色編曰污婢者有十害强姦殘忍爲其父母咒詛一也主母見妒毒加鞭撻弱命不保二也或父子聚麀或兄弟薦枕骨肉相雠三也方孕則毒藥下胎母子同斃四也既產則溺棄嬰孩人命如戲五也婢別有私情主人罔覺他人血脈承繼祖先六也懷孕而配下賤親生子女降爲奴僕七也始則誘騙作妾繼則得價遠賣萬一失所必至投繯自盡冤魂相報八也得寵之後撥弄是非家中不得安寧九也主人一死婢女改嫁致母子相失十也

既令親族含羞尤使子孫蒙垢

絕邪論曰穢行易著醜名易彰古人云殺人者殺其一身淫人者殺其三世蓋敗一人之節遂使其家上而父母翁姑中而夫下而子女一或聞知恥懸眉頰痛徹心脾人即至無良奈何殺人三世以快一刻之慾哉

閨箴曰婦人倘有醜行于歸之夕何顏對夫知而被出連累父母受辱親族棄賤此身必致流落即或夫家愛惜體面隱忍不發亦爲丈夫所鄙廢置終身非罪大惡極也哉

嗟嗟總因心昏氣濁賢遠佞親

省心錄曰經云一切惟心造夫心爲身之主宰變動不拘靈蠢迴判昇天入地毫釐俄頃克治則精瑩澄徹如玉映

氷壺何處塵埃可到縱之則顛倒縱橫如風中落絮飄揚到處黏留此養心之所以莫善於寡欲也

閨箴曰婦女邪淫每由三姑六婆乳媪侍兒所誘或由孌童俊僕出入內室及男親女戚往來歇宿并入寺遊山參僧禮道而起爲夫若父者嚴行禁絕邪淫之竇亦少塞矣

尤在男子不狎孌童不私僕婢使牀第之間情好無間且平日語言舉止毫無褻慢淫豔之書不置案頭一以古今節烈之事演述化導令所見所聞皆有規矩此又端本澄源之道也

豈知天地難容神人共憤

語云暗室虧心神目如電人當慾念初萌須思感應篇所謂司過之神在我傍也三台北斗在我頭上也三尸在身竈神在戶日月三光在天記錄者有之嗔怒者有之十目十手森然並集其可畏如此則雖慾火如焚不覺頓熄陸桴亭曰色之所在動天地感鬼神學者能察識乎此則不期謹而自謹矣又曰人能嘗知此身之重則自能不淫於色

道書曰凡人苦志修行諸罪俱可消解惟曾破處子之身者後雖道高行滿不能開釋必受過惡報方可成眞

楊誠齋謂好色者曰閻老未相喚子何急急自求押到

或妻女酬償或子孫受報

陰律云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朱子家訓曰見色而起

淫心報在妻女試看好淫之家不報於妻妾即報於女媳
醜聲外揚污人聽聞古語有云勸君莫借風流債借得快
時還得快室中自有代還人你要賴時他不賴誠至言也
若人欲免此酬償請鑒速報錄云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
妻乃可

絕嗣之墳無非好色狂徒

冥律載姦人室女者得絕嗣報此陰誅也若未有子而因
姦喪命方新婚而繼慾夭亡以斬先人百世之宗祧絕祖
宗百年之祭享罪無異於滅門者若夫狂徒漁色溺嬰類
多絕嗣此既殺於前自不能有於後矣又或通有夫之婦
懷孕生男雖明知為我子而未可認死之日繼子蹤踊親

子旁觀其報與絕嗣等

畜德錄曰世人無不急於生子亦知生子之道眞精交媾
氣清精濃鎔液成胎故少慾之人恆多子且易育氣固而
精凝也多慾之人恆少子且易夭氣泄而精薄也譬之釀
酒然斗米下斗水則酒濃且耐久其質全也斗米倍下水
則淡三倍四倍則酒非酒水非水矣其眞元少也今人徧
御妾婢精氣妄泄邪火上升邪火愈熾眞陽愈枯安能成
胎倖而生子亦不能育或殤於痘或殤於驚痘者熱毒驚
者熱風毒者父母之眞精不足風者父母之眞精不固也
殺之數者免矣色癆沈痼虛症百般虛扁難醫則司命又
殺之男子以有為之身置之必殺之地豈不愚哉

大清律載因姦同謀死親夫者男斬女淩遲　謀殺親夫傷

而不死者男絞候女斬決　因强姦不從將本婦殺死及其夫父母親屬聞聲赴救姦夫逞凶殺死者斬決　强姦未成或已成本婦及本夫父母羞忿自盡者斬候　强姦十二歲以下十歲以上幼童幼女者斬候致死者斬決雖和姦亦同强論絞候　强奪良家妻女姦占爲妻妾或配與子孫弟姪家人者絞候　親夫於姦所親獲將姦夫姦婦登時殺死者勿論　姦夫拒捕刃傷應捉姦人者絞候　因姦有孕用藥打胎以致墮胎身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和姦各杖一百枷號一月　抑勒妻妾子女與人通姦者

準旌獎

杖一百　縱容妻妾子女與人通姦者各杖九十以上各條如係本宗犯此者俱於應得罪外再照服制從重論不復細載　奴僕及雇工姦家長妻女者斬決　姦家長之妾及期親伯叔母姑姊妹姪女者絞候　姦職官妻者男女俱絞候　職官姦軍民妻女者革職杖一百　姦囚婦杖一百徒三年强姦者絞候　僧道尼冠犯姦杖一百枷號兩月　官吏生監挾妓宿娼飲酒杖一百爲民　男女定婚未過門私下通姦比照子孫違犯教令律杖一百

地獄餓鬼畜生殆受三途之苦

帝君天戒錄云姦人妻女玷人閨門在地獄中受苦五百劫乃復人身爲娼爲優設謀造計姦宿寡婦尼僧敗人操履在地獄中受苦八百劫乃復人身爲瞽方得脫生爲羊爲豕供人宰殺又八百劫乃復人身爲啞爲五官四肢不全之人以卑亂尊以長亂幼敗壞綱常在地獄中受苦一千五百劫方得脫生爲蛇爲鼠又一千五百劫方得人身或在母胎中死或在孩抱中亡畢竟不享大年皆此罪報深可悲也

從前恩愛至此成空昔日風流而今安在

世人好色多由貪迷恩愛自號風流豈知雲收雨散轉眼即空故心經云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呂祖指玄篇曰歎世凡夫不悟空迷花戀酒送英雄春宵

洞冰歡娛促歲月長時死限攻弄巧常如貓捕鼠光陰猶似箭離弓不知使得精神盡願把身屍葬土中

日乾初揲曰古有賢者當淫念勃發時以手置火不堪動楚淫念遂息如不息則澄心冥坐視身如死又神往故人之墓自思曰此人在世如我來日在墓如彼淫樂何爲哉

與其後悔以無從胡不早思而勿犯

呂祖參同經曰更有一等才智之人明知世事皆幻繁華易盡一切所有咸歸於空無如愛慾難除愛情難割雖欲强制旋踵即迷正知正見無由得開譬如杲日障於雲霧自性不明修身迷惑及至物消形化始悔從前晚矣晚矣

格言曰某幼見文昌戒淫文惕然自省而力制其心視此事如砒霜毒藥毫髮在身卽爛其皮毛以至筋骨幸此生無邪緣之湊深荷神明默相更盟於正神之前願我累生嘗如今世操心稍有不誠提撕我於夢寐之中再有不誠警醒我以疾病之苦立願深切以此砥行以此貽謀世世子孫闔門無失德則幸甚矣

謹勸靑年烈士黃卷名流

黃孝直曰論語云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聖人之於色無時而不戒也禮庶人非五十無子不娶妾其不二色可知男子三十而娶其不雜色可知諸侯不娶妾境內其不奪人之妻可知先王以分至日閉關其淸心寡欲可知乃

孔子概不之及特提出少之時戒之在色一語誠重之也抑畏之也蓋人之方少猶草木之有萌芽也百蟲之在蟄也草木當始生之日而逆折其萌芽未有不摧折者百蟲當藏蟄之會而忽發其扃藏未有不僵仆者聖人提醒少年使其力制色心悚然自愛以保養柔嫩之軀少年時能於此色慾一關把得牢截得斷他年元神不虧氣塞兩間立朝之日精神得以運其經濟立掀天事業眞人品眞學問皆由於此卽使不成大器亦得以盡其天年不致死於非命此少年所當猛省也

迪吉錄曰士子讀書作文辛苦更當節慾蓋勞心而不節慾則火動火動則腎水耗散水不能制火而火愈熾則肺金受傷金又不能生水相剋而傳變爲癆瘵必至夭亡

發覺悟之心破色魔之障

楊持菴曰人非禽獸皆具覺性乃貪淫之人眞性迷錮特未之思耳余嘗思聖賢同此心性而舉念邪淫皆緣惡孽深重色魔爲妖此非我之本心乃我之魔障也魔障其可縱乎人能思此魔障之害則不敢不戒淫

過淫說曰眼光落面妖態攢心有慧劍焉曰忍而已矣很忍而已矣饑不食虎餐渴不飲鴆酒忍之說也蝮蛇螫手壯士斷腕很忍之說也

芙蓉白面不過帶肉骷髏

潘仲謀曰防淫之念須要慧力試思今日之明眸皓齒二

十年後雞皮鶴髮甚不堪相對也百年之後皮囊臭腐甚不堪嚮邇也再思今日之淫行卽明日之死徵人至於死而雄心灰矣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達摩祖師皮囊歌曰尿屎渠膿血聚算來有甚風流趣此皆洞徹理境之談也請自思之

美豔紅妝乃是殺人利刃

呂祖詩云二八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凡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催人骨髓枯慈受禪師偈云女色多迷人人惑總不見龍麝暗薰衣脂粉厚塗面人呼爲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骨髓死而不知怨是美豔紅妝不特革囊穢惡且如利刃之可畏焉

王硯堂曰從來邪淫一事非盡出於男子而半由於婦人
婦人但圖男子之歡男子殺身時彼不顧也損壽折福時
彼不顧也貌則妍而心之很毒與虎狼何異倘能一眼看
破有目挑心招者即默念曰彼非愛我也是陷我也且非
豔姿也是毛角也則慾念庶可息矣
縱對如花如玉之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
一人慮好色問王龍溪先生先生日有人設帷帳一所指
謂汝曰此中有名妓汝褰帷就之乃汝妹汝女也此時一
片淫心亦頓息否曰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
作眞耳他如雞姦少艾頓忘齒誼請亦思淫其幼者何異
我子我孫淫其稍長者何異我弟我姪父事兄事之謂何

而淪污若此一轉念間當必汗流浹背翻然愧悔矣
未犯者宜防失足
蔡子之曰凡人最易失足只在豔冶當前勃然難制之一
刻試思閉目不窺坐懷不亂不過片念能持便可以登大
魁致顯位光祖考庶子孫較之半世青燈僅博一第者事
半而功倍今幸孽緣未湊正宜愈加防範方免失足半途
許太史曰古來三教之書每多同異而惟戒淫之語說罪
過說冤讎說果報不謀而合如出一轍可知此事萬不可
輕犯也英雄豪傑他事儘有執持而獨於此事失足者比
思偕老可憐獨守空房夫靈惟願婦爭光方遂九泉餘望
比皆是惟能有慧力有定力有忍力立定腳跟方可以入
曾行者務早回頭
袁了凡曰感應篇云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亦可轉禍
爲福夫改過最難日復一日因循不覺但塵世無常肉身
易殞一息不來欲改無及故第一要發恥心思平日所犯
不可對天地鬼神便是庸凡豈不慙愧第二要發畏心天
道昭明我犯淫惡將來沈淪地獄何日出頭豈不可畏第
三要發喜心夫一息尚存雖有罪惡猶可改悔古人有一
生作惡而末路移心易志遂得善終者正如千年幽谷一
燈纔照則千年之暗俱除識得此意如毒蛇嚙指速與斷
除無絲毫凝滯又如溺海登岸遠刀兵而得衽席豈不快
哉

更祈輾轉流通迭相化導
遏淫說曰夫淫報既重則防淫之功自當不輕普願人吐
舌上之青蓮揮案頭之彩筆表章感應輾轉流通刊刻訓
文迭相化導或羣坐危言或密室苦口毋畏揶揄毋避迂
腐宛轉勸誡救拔淫迷豈非贈人以言愛人以德之君子
乎
戒淫說曰一戒處女閨秀豈容玷辱一生名節攸關六親
體面沒遮攔結定冤家不散縱使臨婚瞞過隱微羞恥難
安痛纏心骨怨如山蒙垢千秋莫澣　二戒寡婦人孰不
思偕老可憐獨守空房夫靈惟願婦爭光方遂九泉餘望
假使乘其失耦智欺勢壓淫孀敗他苦節惡彌彰難免兒

孫孽障　三戒尼姑彼既修行離俗豈容强合謂情窺他孤寂壞他名穢及佛家清淨神目昭然如電地方百計相乘官刑私禍勢堪驚眞是墮身陷穽　四戒乳媪兒既託彼鞠育晨昏乳哺恩多宗祧關續朝調神豈得行姦恥辱況彼良人遠隔望他守節休疏莫言同室不妨污勸爾早些看破　五戒貧婦人有饑寒困厄我當周濟爲先逞財乘急肆行姦勢必家貲耗散縱或王章幸避難逃孽報循環阿誰能保後昆賢更恐穢行不免　六戒婢女青女皆期得所守貞待字于歸只因窮苦兩相違骨肉親情如水莫認階前之草休貪桌上之杯百年難保舊門楣祇恐後來不美　七戒僕婦僕婦雖然下賤含羞懷恥心同入牢籠臺無滯

無奈强相從穢孽一般深重彼即楊花水性我當嚴正家風古來義僕幹奇功都是主情感動　八戒怨女寂處深閨春怨狐奔妖媚迷人勿云來就可通情神正於斯勘審玉印逞姦削籍紙窗遠色登瀛須臾得喪係功名何弗操持堅定　九戒娼妓淫賤無如妓女何分清濁瑜瑕須知君子愛身家莫褻祖宗血脈彼既依然無損我終志穢行差且傷財物誤生涯染毒罹疴禍大　十戒幼童夫婦原爲正理龍陽乖舛倫常誤他行誼暗羞惶自己品行先喪浪費錢財無益彼人毆辱難當我身也要養兒郎何不反觀自量

必使在在齊歸覺路人人共出迷津

昔人題迷津寶筏集曰慾海茫無涘狂瀾不可收直須防失足及早猛回頭身向迷津度源從覺岸求慈航占普濟莫自墮中流

則大惡既除衆邪自消

蓮藥居士曰斷慾有十種利益反是有十害一身心清淨可免奇禍一正念歷然異諸禽獸一氣足精滿寒暑不侵一面目光華舉足輕便一禮神對聖無慙愧色一歲省藥餌所費之貲可以周濟貧乏一屏絕女子小人了無牽戀一讀書作字俱有精采一脾胃强健能消飲食一本地風光自有眞樂

靈臺無滯

者非倖受苦者亦非冤各有前因人當自反耳苟糟糠是
守罔希司馬之挑土木其心勿效登徒之行何患世系不
榮榮華不遠也然又不可因望報未至遽生退悔報速者
其福小報遲者其福大人惟業業兢兢如履春冰如蹈虎
尾殫修厥德以迓天休將子子孫孫受福無量矣

好生救劫編

兵戈之劫慘矣哉或百餘年一見或數十年一見罹其禍者斷脰折支肝腦塗地甚或全家被戮闔境遭屠聞者心酸見者股慄竊嘗怪天心好生胡爲坐視而不一拯救乎平心思之非天不仁由人自取耳蓋天心好生人物一體天不忍縱人殺人天又何忍縱人殺物上古之世稼穡未興茹毛飲血不得已也中古聖人既開耒耜之利乃於殺生一事大爲之防觀於諸侯大夫士無故不殺庶人年六七十方得食肉自上及下一歲之間一家之內殺生幾何故其時天地清明干戈不作民生熙皞咸登仁壽之宇何其盛也降及後世人心不古縱口腹之欲遂殘忍之私遂至普天之下人人嗜殺日

日戕生習俗相沿曾無有覺其非者積之既久慘毒之氣薄於太空聚爲惡劫殺人如草莫可拯救人知斷脰折支肝腦塗地人之遭斯劫者深可哀憐而不知此狀此形自物受之者千百年來無日無地不遭此劫也同此血肉同此性命同此痛苦人固無辜物亦何罪以殺召殺自然之機而又何疑於天乎嗟乎末俗昏迷誰爲喚醒平時重人輕物恣意割剝恬然晏然有進以戒殺之說者不斥爲謬必笑爲迂今大劫臨矣人之遭劫而死者無異屠豕割羊之備極其慘矣即未遭劫而死者終亦不知何如亦宜乎身寄庖廚命懸刀俎矣當此之時猶不惕然悔亟思拯救之方乎欲救殺運須除殺業予深憫焉用輯斯編以愛物之方行愛人之術

好生救劫編卷一

好生者天地之心愛物者聖人之教世人不察炎蕞萃割
習爲故常誠知戒殺放生非涉於異端實衷諸至道雖欲
安於習俗其可得乎輯明理第一卷

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是以四海承風暢於
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無他好生故也
又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
淵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鳥獸之不義尚知避之況於
人乎
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
遠庖廚也

程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程伊川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蹠不能無是以生但
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
殺戮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又先生養魚記曰吾觀古人之政禁數罟不入汙池魚尾不
盈尺不中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而不傷也
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魚乎魚乎細鉤密
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也
又先生與客語爲政先生憮然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
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
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
無用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
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
之災皆不善所致也
朱子曰人心若仁則萬物在吾生育之中
又語錄曰天地一無所爲惟日以生物爲事人念念在好生
利濟便是天地也
又仁術詩曰昔在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
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眞擴充從此念福澤徧斯民人
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觀此益知程朱之學眞聖人之學也世人動以愛人爲重
愛物爲輕轉誚戒殺放生爲煦煦之仁不過拾昌黎唾餘
而謂禽獸不必加恩者適成其爲庸俗之見也夫

陋矣程朱本領較昌黎何如後人見地又較程朱何如今
程朱不以愛物爲輕而言之肫切乃爾則世之務爲高論
眞西山先生戒殺文曰不殺生者所以存仁愛也夫禽獸旁
出性命同稟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情有巢穴之居有飲食
之念愛憎喜懼何異於人又如牛之有功犬之有義雁之有
序鯉鱔之朝斗此等之肉何忍食之至於羊豕皆由前生造
孽變作此身我食之孽根卽種於我卽云牽於世俗有所未
便但少食三淨肉漸入佳境可耳
王陽明先生曰人物原同此一氣奈何以同氣之物而忍加
戕虐也哉

薛文清公曰須知已與物俱從陰陽造化中來則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

袁了凡曰天地人不可動一殺機一念慈祥卽是太和滿宇宙

鄒元標曰上帝之德好生爲主苟能好生日日神明臨汝若未能然卽頂禮名山崇敬神佛亦有何益是猶不體親心不依親訓而曰吾將爲孝子也有是理乎

商文毅公曰廣放生之功以同人善化人樂善爲第一得人心肯次之强人出財又次之

又曰凡遠庖廚者爲君子充遠庖廚之心必不殺一物而後卽安養口體者爲小人極口體之欲卽日用三牲猶爲不足

天下有仁心偶萌之小人未有殺心未斷之君子與其心安於忍毋甯世笑爲迂

石天基曰世人多殺生亦曰物原供人之養殺之不爲喪心耳愚謂殺生者卽不謂之喪心實可謂之忍心亦不咎其忍心當咎其貪口腹之欲而失仁愛之心則一乎淺見者妄

張文貞公曰余奉長齋放生是非我者各半亦知三敎聖人功用雖異其仁慈愛物體上帝好生之心則一乎淺見者妄輕佛老豈佛老好生而吾儒尙殺乎白樂天有放生議眞西山有不殺戒顧魯公隨所守郡立放生池八十一所蘇東坡晚年極喜放生在杭州奏修西湖以續放生池數公節義文章彪炳千古使事在可緩數公其肯爲乎彼不信者豈識見反過數公乎

劉松喬曰人家一戒殺而庖廚無屠宰之慘則家人婦子目不覩斷喉剝體之狀耳不聞哀號乞命之聲使仁心常固而乖戾之氣不萌將見一堂皆雍睦太和之風豈有父子憎嫌兄弟戕賊夫妻反目者乎

唐翼修曰仁民愛物同一不忍之心忍於害物則必忍於害人不忍於害物則待人可知矣成湯推解網之心以及人故仁覆天下齊王不忍一牛之觳觫充之足以保四海使白起能有愛物之心則長平四十萬人可以不坑矣故愛人愛物同一仁也

高忠憲公家訓曰少殺生命最可養心最能惜福

紀愼齋曰世人不但傷生害命的藝業如屠釣漁獵之類斷不可做就是人家廚饌中若無故傷生習以爲常一種乖忍不祥之氣便漸漸日積月累令人隱隱不覺所以富貴人家或不能長久或遭意外禍患蓋卽此口腹一端傷生不少不祥之氣所鍾者已大也豈不可怕

史大成先生與吳檢討書云夫人居心好生如行春令根柢中暗地發生日後自然榮盛好殺如行秋令枝葉間暗地彫喪日後全歸消落

子鐵樵感應篇注云中庸盡物之性各安其飛鳴飲啄之常耳無故傷害之有損於物無益於我此等事我輩未必身爲之然或游獵嬉戲以一時高興而啟無窮之殺不可不戒至

僮僕之頑健而好事者多樂此尤宜嚴禁此好生之淺而易行者也

屠隆戒殺文曰萬物並育各得其所人之養生五穀蔬果足以取給不爲不厚豈有人生日用盡資萬物之命以爲養者今人縱不能長齋茹素擇已死之物一二種如佛家所謂五淨肉者稍資餓口以漸減除是吾所望於世人者也

陳藺芝曰祭祀燕饗非牲牢無以致敬事親養老非食肉不爲甘旨以及冠婚喪祭禮之所在宰殺不能盡廢也若夫窮口腹之欲爲殘忍之行或一餐而殺數命或一羹而害百生是亦不可以已乎亦不仁甚矣

洪文科曰古云節飲食以養身吾獨怪夫嗜滋味者恣意烹

調不厭不休飽矣乃啜苦茗檳榔以消之夫任情饕餮又憑他物消磨是何異揖盜入門伏兵勦殺直以吾腹爲戰場損傷多矣

鄭暄曰有一等沮善者見放生則曰人爲重見施利則曰賑窮親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完一件而後做一件耶洪州廉使問馬祖曰啖肉是不啖是中丞福此論極妙有志之士可以自決所從

趙宦光護生品云人有問道歡喜第恐守戒不堅因之狐疑退縮者愚則以爲今日受戒明日破戒勝於不受今日持齋明日食肉勝於不齋今日放生明日殺生勝於不放何也蓋一日行慈是一日福業一日殘忍是一日禍胎也

王龍舒曰凡殺生以恣口腹前口腹之慾何厭放箸之後滋味已空而殺業具在

柴紹炳曰吉凶賓祭禮或難廢而羅列牲牢窮極水陸以彼哀慘佐我歡娛侈費傷生尤有識者所痛懲也

蓮池大師曰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種種果種種蔬菜種種水陸諸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鹽之酢之烹之庖之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知覺之物而殺食之也哉

又戒殺文七條

一曰生日不宜殺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已身始誕之辰乃父母垂亡之日正宜惜福持齋廣行善事何得頓忘母難殺

害生靈以誇一日之宴樂事

二曰生子不宜殺生凡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不思一切禽畜亦各愛其子慶我子生令他子死於心安乎夫嬰孩始生不爲積福而反殺生造業亦大愚矣

三曰祭先不宜殺生亡者忌辰及春秋拜埽俱當戒殺以資冥福殺生以祭徒增業耳夫八珍羅列安能起九泉之遺骨而使之食乎有仁孝之心者當知所以饗親之實不在虛儀也

四曰婚禮不宜殺生世間婚禮自問名納采以至禮成殺生不知其幾夫婚者生人之始也生之始而用殺理既逆矣況婚禮吉禮也吉日而行凶事不亦慘乎

五日宴客不宜殺生良辰美景賢主嘉賓蒓韭烹菘益饒清致何須廣殺生命窮極肥甘杯盤之饜飫無多碔凡之冤號曷忍靜言思之食不下咽矣

六曰祈禳不宜殺生世人有疾殺牲祀神以祈福佑殊不思己之祀神欲免死而求生也戕他命而延我命逆天悖理莫甚於此夫正直者爲神神豈以飲食私我乎命不可延徒增罪業智者不爲也

七曰營生不宜殺生人爲衣食故或田獵或捕魚或屠宰以資生計不知殺生營生鬼神所殛種地獄之深因受來生之惡報莫斯爲甚何苦而不別求生計乎別求生計亦食亦衣未必其凍餒而死也

以上所列似拂常情達人覺之當以爲確論倘能全戒善莫加焉否則量力減除除一事則消一孽減一殺則杜一冤積養慈心漸入佳境更望展轉流通遞相勸化能勸一人不殺如救百萬生靈遞勸至百千萬人善果無窮矣

文昌帝君戒士子曰人生最好是爲善最害是殺生殺心一萌諸惡並起茂叔窗前草不除生意自可想也吾籍中所重罪惡莫如殺業吾願士子立心仁愛勿犯殺生之罪

又帝君戒殺文云勸人戒殺是第一件功行戒殺止殺故戒殺者不徒救物還以自救好殺召殺故好殺者既以殺物卽以自殺勸人戒殺非但救物實以救人非但救人實以救己爲牲如刃加身觳觫頓形一遇弋獵猶已爲禽如物哀鳴望救於人一遇綸繩猶已爲鱗如游釜鬻供人饕飧救度衆生自離火坑予物以生自證其眞

孚祐帝君戒殺文云世人不惜物命圖彼甘美資我貪饕一日之中一家殺一命百家殺百命以致盈千累萬殺氣血光上昏天日天心好生人心好殺積慘既久聚爲惡劫所以災傷刑戮盜賊刀兵殺人如草此自然之公案也富貴者筵賓肆設羅列珍饈一食萬錢一盤數命厨中痛苦堂上歡呼積孽既久以致破敗家門甚或斬絕宗嗣一身死後三尺孤墳半盂麥飯不可得矣此自然之因果也彼疾病者正宜惜福延生乃不知寡慾保精妄希滋補日殺多命以活己身豈知無過惡正宜素食爲之懺罪何可殺害生命增彼地下冤仇子孫新娶所望後嗣昌盛若殺物過多生理先傷欲求世代繁衍其可得耶雖禮不可缺亦當撙節惜一命是惜一福正爲子孫計耳至遇誕辰尤宜念父母艱難蔬素持齋以報罔極不宜戕傷物類上干天和冥冥之中減算削壽試問可慶乎可弔乎賓朋乍至不殺生款接不過謂我吝耳要知我非吝物實乃吝福尋常飽酌彼此俱無罪孽利敦大焉至於祭祀獨不言戒殺者何儒教聖人深言不豐不潔爲不孝豐之一字與不殺相反吾不可辨其是非雖然地下祖父果來食

人間肥膩乎明德馨香祖父享之方爲無盡再思之可也吾願普天下人人存心不殺自然天地清甯刀兵不作富貴久常疾痛無苦子孫繁盛天公公案生死因果陰陽報施皆不必言矣世人其勉之

理道雖彰矩矱未立貿貿者曷由遵循取前人嘉謨懿行明示師資平易中庸易遵易守非敢以空門戒律苦人所難也輯存矩第二卷

夏大紀曰昔先王之田也開三面而驅之順驅不逐逆驅則殺所以愛天物不惟務獲而已也是時田者張網四面合圍以殄天物於是成湯出田命去網三面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惟不用命者乃入吾網復古制也

魯孟孫出獵生獲一麑御者巴西憐而放之孟孫曰巴西尚不忍於害麑豈忍於害我子乎舉以爲公子傅

孔子君賜生必畜之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高子羔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夫子稱其質美

齊宣王不忍殺觳觫之牛孟子嘉其仁心

子產畜生魚於池而歎其得所

周茂叔庭草不除人問其故曰要與自家生意一般

爲膳太祖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

程明道爲上元主簿始至邑見人持竿以黏宿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弗爲及任滿停舟郊外聞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

明太祖當齋時禮部尚書牛諒言古禮凡大祀齋日宰犢牛徐節孝自少戒殺見蟲蟻惟恐踐之

程伊川書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養貓見其呴沫也不忍顏魯公隨所守縣郡即立放生池共八十一所咸乞御示以擇其可生者百餘養之作養魚記

垂不朽

伊川爲翰林講官時見哲宗憑闌戲折柳枝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帝喜從之又聞帝在宮中盥吐漱水必避螻蟻問有諸乎帝曰然誠恐傷之耳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

唐太宗觀魚內苑見魚躍問侍臣曰魚將乳也帝惻然命止網

宋眞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蹲道左怪望之左右對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眞宗不樂自是不殺羊羔

宋仁宗嘗夜飢思得羔羊蒸食羣臣曰何不令有司進之帝曰朕乃偶思恐爲定例故甯忍一時之飢不忍啟無窮之殺

宋高宗紹興十八年悉詔郡縣置池一所命曰放生

宋孝宗詔婺州市牛筋五千斤侍郎李椿奏曰一牛筋才四兩今必求此是欲屠二萬牛也上悟爲收前詔

金世宗曰亡遼日屠羊三百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食時嘗思貧民飢餓猶在己也

明太祖當齋時禮部尚書牛諒言古禮凡大祀齋日宰犢牛爲膳太祖曰太牢非常用致齋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

明孝宗時劉大夏奏光祿日辦供膳殺牲數百上卽敕裁革徐節孝自少戒殺見蟲蟻惟恐踐之

顏魯公隨所守縣郡卽立放生池共八十一所咸乞御示以垂不朽

趙善應家居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

所也

沈靚知杭州禁捕西湖魚鼈盡買放生

蘇文忠公竄海上將母遺簪珥盡買放生

文忠又曰余少不喜殺然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猪羊然性嗜蠏蛤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既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餉蠏蛤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庶幾萬一便不活愈於煎烹也非有所覬但以親經患難不異物類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

文忠又謂黃山谷曰某昨買十鳩中有四活卽放之餘者作一盃羹今日買魚數觔以水養之活者放之死者烹之雖腥羶未能盡斷且一時從權耳山谷曰善哉從權之說乎

海忠介公生平不殺生日惟市肉半斤以奉母自奉對客恆以菜有大賓至則加鹹魚一味雖有大故亦不殺也終身儉素如此

商文毅公曰予五六歲時卽喜生惡殺見有觸蛛網者脫之見有赴燈火者護之廚有活魚投之於水一日偶聞宰猪後凡遇目如聞其聲遂此永戒及備位中書事關民命百計矜全皆本五六歲之心爲之

高忠憲公曰供客勿多餚品兼用素菜切切爲生命算計稍可省者便省之省殺一命於吾心有無限安處

沈培本曰人於戒殺一事苟能猛勇力行大可超出孽海或不能戒亦當誓戒幾種以漸擴充

福延年之道文鄭仲亨曰以數十錢懸壁間用之率以爲常不可逾數嘗曰吾生平貧苦幸登一第苟不知足務求快意必滅子孫之福矣

唐翼修曰士庶之家除貧者不必立例外富貴與中家日用之豐儉當立有準繩富家五日一肉每日一小葷中家十日一肉閒日一小葷此爲適中之制過豐過儉非所宜也或謂余所言過儉非中道者余曰不然昔杜衍爲宰相每食惟一飯一菜軒轅軾貌爲兩浙上憲每三日一食肉人終不敢謂二公儉不中禮者二公所得之俸悉以周宗族親朋欲飲食少豐而不能觀二公自奉若此則余所言非過儉者

又曰凡待客最難適中過奢則犯侈汰之病過儉又招慳吝

之嫌薛文清公瑄魏尚書驥其待客也雖大官至止一肉一菜酒三杯而止劉忠宣公大夏公過之留飯飯惟麥糕菜惟糟魚一味而已余謂三公清操絕俗他人雖不能學然待客亦當立一定之規待同里近親密友菜惟三色酒六七行款留遠客或四菜五菜酒聽其量勿過勸若喜事宴客菜或六或七佐以二麪八碟半醉而止客多者酌加一二品至於會新親宴長官事在從宜不拘此例然亦勿流於侈可也倪畬香曰飲食所需切勿輕用魚肉若每膳必腥一見蔬菜不能下咽此惡習也須以蔬食菜羹習慣自然覺得清泊中自有眞味

昔郭文麓爲郡侯嘗自言曰吾蔬食則喜肉食則不喜子弟

當以此爲法

覺非曰餽送儀文人情不免世俗動輒用雞豚生魚之類受者充塞庖厨一時豈能盡食炎夏頃刻餒敗即在隆冬食物過多不過供人暴殄耳餽者枉費金錢受者有何濟益徒令衆生多遭刳剝之慘殺業日增良可歎也余意可送之物玉帛而已餽送之禮亦可備禮既多何必拘於口腹即用食物如茶筍果實之類亦可備禮既不殺生又可久貯我不枉費金錢人亦可取實惠設都會之處彼此交際盡皆如此所全衆生不可數計此亦美風俗之一端也

陳頤道蓮花筏曰殺業之重惟富室鹽商及官場爲多以讌客及送席爲常事也余昔在邢上爲水陸往來之衝貴賓過境洋滿漢席合雞豚魚蝦計之一席幾百餘命其實受者並未寓目更無論適口矣余以餅餌茶果酒脯等物代之受者適用不受則尚可存以待他日之用每月以四五次計每年所全數千命矣至於讌客殺生更甚故余有句云堂前歌舞開筵日廚下刀碪懸血晨紀實也嘗終年不讌客招飲者亦婉辭謝之余立心如此

周士安萬善先資集略云人而居官則日用烹包賓朋燕會所殺尤廣是以往昔賢有司隨在設放生之池不時懸禁屠之榜誠恐事權既去有善願而無善力耳普勸當道仁人速種善緣乘機作福爵尊者諭各屬以禁屠位卑者請諸憲以止殺惠澤一時福資後代否則何異入寶山而空手回乎

又曰刀杖殺生顯而易見言語殺生微而難知即如卜人占病妄曰某神爲灾遂使愚人殺牲供獻又如誇美烹調令聞之者轉相倣傚以及見人戒殺放生而曰不必甚且非笑之者皆言語殺生類也所貴信善留心戒之方即如延師教子以膳又曰人情莫不愛子而不知用愛之方故往往宰殺衆生以供之假令一歲傷千命十年即傷萬命積之久久子弟雖有大福亦削去矣況福澤未厚者乎如謂設膳不豐恐拂師意則當以殺生所費增其脩脯師當亦欣然相諒可以保子弟之福澤矣

紀慎齋家訓曰我今諄戒子孫除大祭大賓等事不能盡廢烹宰此外惟事老親者隨時酌用旨甘等物若平常無故宰

雞鴨等物充食便是殘忍當痛戒之

又曰大賓大祭等事亦只可酌用猶雞鵝鴨此外非人家常用之飛禽走獸俱不宜用致少年子弟妄動殺機至於牛犬尤萬不可用古人尚有燕賓客不忍烹殺多預備海乾如蝗蛤等類以代雞鴨者何況牛犬肆行宰殺干怒鬼神且世間可充庖饌之味不少何苦必用此耶

俞偉戒殺記云人如於食肉未能盡斷願漸次除去殺心一見殺不食二聞殺不食三專爲我殺不食四家無事殺不食如是既不廢常食於衆生亦無殺害意一身既戒一家效之一家不殺一鄉效之其爲功德不可限量

唐翼修曰凡存心放生者放不可稍遲恐物不耐其困也放

不可假人恐物反受其害也放不可有定期恐貪利者因此預捕也放不可有定地恐貪味者探此往取也惟於目覩之頃隨意買放曠野之間隨處遠放則放生而物得生矣

胡嘉棟曰世人有財則以放生爲主無財則自己戒殺之外仍用善言解諭親朋鄰里令各存惻隱處處留心亦口頭之大功德也

陳薦夫曰凡人一年之內手所誤傷足所誤踐傷殘物命不知凡幾苟能委曲防之亦可養吾不忍之心

又曰草木盡屬生靈蜾蠃蟻蜂都關佛性或毀垣而發蟄或覆巢以毀卵以至棄殲聚螳積水生蚓珍玩魚鳥致物以飼我雖無殺之心彼則有死之道皆宜避忌預護生全是謂不放之

放

又曰凡放生者隨緣量力無以殺小爲無傷無以放少爲無益無憚勞而阻善念無爭價而廢善緣一物非寡衆生非多肖翹非小馬牛非大一文非不足萬緡非有餘所謂有物生放盡於是矣

唐翼修曰鉤簾歸乳燕開牖出癡蠅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作此詩者專教人以愛物好生之方乎昔宋哲宗傾水必避蟲蟻曹武惠聲牆恐傷螯蟲皆教人愛惜物命心何仁也

余薄德人也安可不仿其法行之

願體集云清明拜埽之時正百蟲振動之候往往就地焚化紙錢土內蟲蟻盡皆炮烙甚有延及他處則傷生無算當令

填丁備一焚紙盆不獨保全生命在彼且有銷灰之利

惜物命文云飼金魚者細蟲之屬日以萬計飼鶴者細魚之屬日以百計至如撲蜨投蛛捕蟲喂蟻因戲而殺蓋非一端以彼痛苦博我歡娛苟有仁心奈何如此戒之

趙宦光曰人家如奴僕潑熱水蟻蛭之類多有所傷亦宜戒之至於小兒嬉戲殺蜨撲蠅及捕飛螢鳴蟬蟋蟀之類更宜嚴禁蓋非惟傷生亦恐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恕之道

蓮池大師放生魚池事宜一宜放魚蝦蚌蛤螃蟹蜬等一螺不放池之內以池有青魚喜食螺一黑魚鮎魚汪刺等最害好魚須另放之一不得洗油膩糟糠等物入池致魚食之死一不得多買草料防獺及惡鳥爪食

施愚山感應篇注云凡魚既死將子取出切勿損壞勿著鹽水攤放稻草紫葉上候水略乾以草和泥或新荷葉包之淺埋之泥沙間免爲魚所食但不可離水數日其子盡活物命之多放生之易無過於此有惻隱者宜行此法

李重舒曰釋教令置蝨於棉絮久亦餓死惟置青草葉上經宿霑露則化爲青蟲飛去

趙宦光護生品云如見有物方殺而力所不能救者卽須誠念往生呪以拔之於人之莫可救者亦然此無法之法不救之救也

見人捕魚鳥者一心專注其人不起別念對之默念佛號十聲或百聲念曰南無多寶如來南無寶勝如來南無妙色身

如來南無廣博身如來南無離怖畏如來南無甘露王如來南無阿彌陀如來如是處誦捕者終日無所得也　行路蟲蟻常恐踏傷默念呪曰唵地利日利娑婆訶二十一偏隨所去處不致傷命　清明日取柳枝七條浸淨水中將燈草同浸處對盆水持念南無慈悲救苦觀世音菩薩一千偏燈草浸一日至晚取出陰乾不曬夏日用以點燈飛蛾自不投入

又用草一莖或稻心長七寸許雙手拱執淨口念呪七偏曰波利瑟叱護生草救度衆生無煩惱念畢將草橫置燈盤上卽無飛蛾撲入　又臘月內用雪水浸燈草曬乾收用則無燈蟲亦驗

縱欲殺生本無一是執近似之說者每有以文其過而便其私爲逐一辨正俾無從置喙庶幾羣疑盡釋而信守彌堅矣輯辨惑第三卷

問仁者當宏濟蒼生憐貧恤寡親族尚少胴急何反加意禽魚終屬小慈非關大道曰仁民慈物原有後先拯溺救焚邪分疏賤且人有倫類尚可救援物只呼號誰爲解脫蓋施濟可俟異日而奏刀已在臨時可見救死更迫於解推誰謂放生無關乎大道

問世不殺生則鳥獸充滿矣秋獮冬狩聖王所行殺亦何害曰獸有茂草魚樂深淵並生何妨何礙今蜀不食蟹楚不捕蛙未聞楚蜀之鄉純爲蛙蟹所聚聖王之世鳥獸魚鼈咸若豈慮其充滿耶秋獮冬狩之行雖所不廢合圍掩羣之戒亦有明徵

問鱗鼠未舒網罟隨及既難逃死矣用放生曰凡在有命總屬無常倘以物命難延不妨烹炙亦將謂人壽幾何便可誅夷乃獄中必死之囚牀上臨危之病醫者猶欲留連於旦夕刑官亦必輾轉於秋冬況眼見其生即手援其死不敢必他日之終免於死亦惟求今日之得全其生此謂釋氏之婆心亦即吾儒之仁術

問衆生罹死最多此會放生極少救一漏萬奈何曰立達求仁不事博施濟衆矧茲物類恩豈能周但令就刀者忽翔雲漢游釜者倏返江湖睹此生全覺奠安之在我逢茲解脫如重恙之去身只欲慈悲何言挂漏

問買魚蝦而開漁人之利贖鳥獸而起弋人之貪費財放生反爲多事曰漁人弋人彼既擇術不仁何處不可轉售不因我之買物放生而始爲其事亦不因我之不買物放生而遂改其業也是彼之貪利非我啟之我之放生乃以消釋其殺生貪利之罪耳有識者當自辨之以上陶望齡

或謂自親及民自民及物等差既別緩急宜分不知禍莫甚於危亡施莫先於鰥寡民非創痛之深情猶緩於湯火物受刀礮之苦劫更慘於刀兵向涸轍而驚心忍吝一杯之水過屠門而大嚼誰聞半夜之聲

或謂一方之內一日之間所殺甚多所放甚少以此準彼曷能相救不知大旱之年一渠之水亦可活數畝之苗大寒之日一領之裘亦可甦一人之命但使願力堅定何慮功德難周

或謂居常食肉此日放生一暴十寒於事何補不知右手扶人左手扶人扶者之恩稍可抵夫扶者之毒千日謗佛一日念佛謗者之罪猶或消於念者之誠惟當舍舊圖新豈可順流不反

或謂釣弋之事聖人弗廢佛教戒殺儒豈其然不知聖人不全斷殺順凡情而立權教也聖人不忍多殺重物命以葆仁心也所以見殺不食隱傷共雉之非無故不殺特重賜生之

畜人宜法聖以體天毋妄援儒而闢佛 以上彭紹升

或問世間有一等微細衆生肖形旣陋論命較輕是可殺否

曰物無巨細總屬含靈凡有覺知誰非同體誠愛人者不珍乎物豈慈物者獨忍於微試看救蟻而掇巍科拯蠅而脫重辟則知天心等愛不棄肖翹仁術溥流孰宜偏執故殺一微細衆生無有是處

或問世間有一等定業衆生長備家珍永無釋路是可殺否

曰排空縱壑尚可優游棲桀食牢無能解脫彼已自少生趣我何更肆殺傷況羣棲族處不異於人一被擒縛子覩母戮而魂暗傷牝視牡亡而情倍惻見其生旋見其死不忍謂何聞其聲竟食其肉惻隱安在故殺一定業衆生無有是處

或謂物殺方得轉生早離苦趣答曰信如子言乞丐病人苦矣何不殺之早令超度乎彼畜生苦報未盡若便殺之不免再爲畜生重受宰殺惟其報盡不待殺自死斯免再爲畜類耳

或謂禽畜受殺乃欠債還債故無罪業答曰旣知夙債必還萬一錯討反成欠債奈何奈何

有人勸老者戒殺曰余衰年不能不資肉食耳其人曰卽此便可推廣慈願矣老猶愛命未老之肉先受刀碪於心安乎

人固樂生欲以肉補物豈獨樂死而甘以肉補人乎請試思之 以上周士安

或曰人但要好心何必戒殺曰心好無過於慈乃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痛癢之物戮其身啖其肉天下之凶心慘心很心毒心莫此爲甚好心恰在何處

或曰大仁無事小慈何在戒殺曰仁者宏濟蒼生豈以小慈而遂廢之古聖人仁民而愛物又曰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如謂執此而遺彼大仁豈若是歟

或曰細命似無關繫何必戒殺曰殺防風汪罔與殺孺子嬰兒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要知物命雖細皆知貪生畏死如蝦螺等物有數物不足充一羹百命不足供一飯者何忍以口腹之故而殺命致無算耶 以上海剛峯

或曰戒殺是乎非乎曰是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大惡曰殺明矣吾人體天地之心隱其惡而戒矣爲非是

或曰佃漁割烹創自聖人若云不忍見殺古聖王何不早爲禁絕乎曰上古衣食未備且禽獸逼人故聖人不得已而教民拚取禽獸以充飢遠害耳自民居奠定衣食飫足之後聖人卽存心愛物因嚴爲之防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且魚禁鰥鮪獸長麑麌鳥翼穀卵蟲舍蚳蝝其爲殺也彌寡矣則知稼穡之利旣興聖人未有不以殺生爲戒者

或曰罪孽報施似矣顧證之事實大抵謬悠有饕餮終日而榮樂有淡泊一生而枯瘁者曰釋氏報業通三世而言不定見在然罪福避就原爲中下立說若上流長者直問此心耳夫口腹甚微性命事大以口腹而殘害物命於心安乎不必

計報施也

或曰恣口多殺仁者惻心此於事理誠然乃釋氏則又廣之及於細微蟲蟻動須將護抑過矣曰此惡悲充類之盡也充殘暴之盡極於斬艾人命而不憐充惡悲之盡及於將護蠢蠕而必謹習慣自然何分巨細緣一念之忍不忍耳記曰凡有血氣之類勿身翦也其謂是歟以上柴紹炳

或謂天生萬物本資人食養如不食之生之謂何曰天生萬物與我並育並處天何嘗記署萬物曰某某悉以供人之食養者耶即如虎狼遇人則食天豈以人之命供虎狼耶

或謂出財佈施脫如戒殺放生答曰因果各自有報佛言佈施得富饒放生得長壽今世有福有壽者前世能作福兼戒殺放生也故雖廣修萬福不可不慈心愛物爲享福之基

或謂放生之功何爲莫及答曰人見人飢寒病苦危亡極力扶持者十人中尚有三四至於物類每曰細微之命何足深惜求其能放生者百難得一乃人人所不肯爲者我獨憐而買放之則救人之所不救其功誠不可及矣況愛物者必不忍害人充此一念善機更引而不窮乎

或謂所放之生終被後人捉取亦有何益答曰放生功德不必究他後來即一放頃已得圓滿勝果何以故譬如重囚臨殺暫赦還獄明知死在異日且喜今朝尚生彼物得放亦復如是況豈無漏網而幸脫者乎

召天和奈何拘於習俗而不思之

或謂燕客不得不殺生答曰若平日眞能戒殺放生物乎噫取彼至切之生命諒兒世間佳味頗多何必苦殺生物以娛他人一時之口腹惡業我閒泛之人情造自已身後之罪愆是亦不可以已乎

或謂祭神不得不殺生答曰天地仁慈好生爲大神明正直惡殺爲先殺物命以邀福天神必無此理若以諂祀淫昏其能挽回天怒乎

或謂需此養生者不得不殺奈何答曰苟可以滋生而不戕物命如所謂五淨肉及東海石首之屬何遽不足以通其窮歟或謂殺生藉血肉以補精益壽虎狼豺豹之年何曾勝於

猿猴麋鹿哉黃帝素問曰膏粱之變足生大疔呂氏春秋曰
肥肉厚酒爛腸之食益知養生卻疾不賴鼎烹也

或謂藉此營生者不得不殺奈何答曰愚夫殺物以求利是
猶盜賊殺人以劫財所得甚小所失甚大且世上生業甚多
不殺生者豈盡餓死彼業屠者何嘗富有乎蓮池大師曰人
若無生計甯丐食耳造業而生不如忍飢而死也

或謂我已戒殺故未嘗自已操刀聽他人爲之何如答曰然
則世間枉受官刑者何以不恨阜隸而反恨官府乎以阜隸
雖執杖而官府爲之主也故教人殺與代人殺者惡相等罪
亦相當

或謂案頭肉非爲我殺買之而食何罪答曰縱非爲我殺但

喜食其肉則同其殺緣先德云一日持齋不食肉則世上殺
生我皆無分如無人食屠者亦不殺矣屠者爲殺因買者爲
殺緣因緣具足方成殺業

或謂好殺者必短命今反得長壽何也答曰放生而壽短命
自短也若不放生則愈短矣好殺而壽長命自長也若知戒
殺則愈長矣經云種長壽因得長壽果種天命因得天命果
彼好殺而反長壽乃其前世福厚消折未盡故暫饒目前頑
福耳三途苦報其能免哉

或謂梁武帝始創放生之湖祭祀以麵代犧牲然反餓死臺
城何也答曰武帝正坐殺生報耳屠齊之子孫臣民以代有
其國而襲蓋德於水族必不然矣且淮堰之潰傷害生民十
餘萬口乃區區麵牲市仁達摩所以斥其全無功德也雖然
如是不仁以得天下然猶御宇五旬享年八袠安知非放生
所致乎

或謂衆生至廣今區區放得微命幾種何足爲慈答曰凡有
血氣痛苦則一我起一念慈悲救災恤苦永爲萬劫慈悲之
種所救之物當死得活必大歡喜永結萬劫歡喜之緣是救
一物卽具最大功德何況救多物命乎

或謂力行放生果得福報否答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一念
慈悲救一物命是一念上合天心矣念念慈悲日日放生久
而不息則念念合天心矣念念與天合我心卽是天心成仙
成佛由此可期況人世之福報乎

或謂貧人雖欲放生其如無錢何答曰無財力者亦當廣說
善語種種勸化見放生者隨喜讚歎常發大願願我財力充
足廣行救濟其有不須財者隨處方便功德原自無量也

或謂釋氏之徒無戒行但斤斤於戒殺其言亦不足信答曰
是不然豈可因士人不肖而輕孔子君子不以人廢言豈得
因其徒而輕其教乎況上帝好生理應仰體與釋氏分毫無
涉也

或謂故意放生則是著相不殺不放一切無心爲妙答曰諸
佛菩薩皆係積功累仁而成豈可空談元妙經言見死不救
忍心坐視名曰隨喜殺不肯放生獨非犯殺戒乎

或謂網罟制於伏羲似古聖已開殺機矣答曰古聖蓋因獸

之傷稼設爲網罟禁之也非捕之也故曰佃曰漁皆有田字在中此說本之王槐亭發千古所未發可謂大有功於世道矣或曰神農始爲稼穡網罟將奚爲曰古雖未稼草木之實猶稼也況人畜以强弱相勝設爲網罟使獸畏而避之但教民遠其害非教民食其肉也捕而食之後世之流弊也非聖人之意也以上慈心好生摘要

惻隱之心人所同具嗜欲蔽錮習焉若忘舉可悲可憫之
肰曲爲提撕必有覩刀匕如親嘗惻然動其不忍者嗜殺
之風將不禁而自止矣輯啟慈第四卷

晉許眞君少時好獵射一乳鹿其母鹿望見卽哀號奔出爲
砥箭傷比至家乳鹿死母鹿亦隨死乃剖母鹿見腹中肝腸
寸斷眞君大悔遂入山修道

桓溫入蜀至三峽中有得猨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
不去遂跳上船撫其子一號氣絶剖視其腹腸皆寸斷溫怒
黜其人

河南潘檉好獵入山見一母猿射之中臂猿度不能支遂抱

其子飽食之乳猶摘木葉數片盛餘乳置子旁聲鳴鳴然若
教子取食肰大號而氣絶諸子環視亦鳴鳴號泣不已

鎭江錢參軍部卒獲一雁籠之舟尾有一雁隨之哀號籠中
雁伸頭大呼空中雁忽下二雁交頸而死

江北人射一雄雁烹之其雌飛視不去釜蓋一開遂投入釜
中同死元好問將二雁同瘞作詩輓之名曰雁邱

雲南安甯州趙某宰一母牛既縛入宰取桶其犢在旁將刀
銜入石鏬屠兒刀不得鄰人告其故屠不信取刀置原處隔
窗視之果復然趙大悲悔遂入華山爲道士

邠州屠者安某將割一乳羊縛上架其羔忽向安前跪零涕
安驚異遂置刀於地去喚家僮共宰及回遽失刀覓之乃爲
羔銜至牆下而臥其上安頓悟釋之而自投身爲僧

韓忠獻公判相州日庖人驅羊欲殺之內一羊奔出公前跪
鳴公曰非乞命耶羊伏若謝肰公卽親書一牌曰長生羊繫
於頸令不殺後宴客不用羊

蔡君謨未遇時喜食鵝一夕夢褐衣老人數十輩來乞命覺
而異之詢廚中有黃鵝數十放之自此不復食鵝

眉州鮮子氏因合藥碾一蝙蝠爲末及和劑有數枚小蝙蝠
圍聚其上目皆未開蓋識母氣而來也一家爲之漉淚

學士周豫烹鱔見有鞠身向上而以首尾就烹者剖之腹中
有子乃知鞠躬者護其子也周爲慘然由是戒食鱔

紀愼齋家訓云水鮮中如蛙鼈螺蚌蟹蝦鰍鱔等類凡無鱗

者斷不可供廚饌雖有故亦不宜用蓋無鱗之魚最難死故
其死最酷與宰牛之慘皆仁人所不忍言又凡此類每一餐
殺害至數命或數十命是亦不可以已乎凡此等情形未曾
提破所以食之不覺自此提破心中便慘然不忍何苦爲一
刻口腹使家人操此惡手乎痛戒之痛戒之

宰鰋舉刀亂斬寸寸跳動見之令人股戰

烹鱔傾入沸湯極力跳躍上衝釜蓋其聲極慘

烹蟹之慘與烹鱔等湯火既熱釜中狂奔疾走其聲甚急少
頃方寂然亦有先用箸點死而後烹之然一點之下足爲之
自落慘痛如此又有蒸蟹法其痛與烹蟹同但縛其足使不
能動耳醉蟹亦然而一時不能速死其痛當更甚王若曩蟹

無不腰斬斬時兩鉗八足俱捧住刀口劃然一切分爲兩截足猶戰動不已

烹蝦先翦去其頭尾與足中段之身猶跳躍醉蝦移時不死往往上箸時猶動

水雞頭隨刀落猶以兩足抱空處皮既剝下全身猶跳且形體如人忍食之乎

花鱸魚等性最久剖腸之後移時不死鍋湯漸熱往往游動

刮魚爲丸往往肉盡露骨半身猶動

剝鼈剖蚌俱屬極刑至慘至痛

龜肉雖無烹食之理亦間有食之者聞得甚慘自方鋸及殼中剖出以至烹時終日不住牽縮

野鴨一網兜住俱活搶死與絞犯無異

火銃打鳥鐵珠入腹即殞命與戰陣時人遭火礮無異若鐵珠入他處當衝食喃雖時猶能忍痛迴顧其巢而後墜下

牛最有知其性如人將宰時淚落如珠其聲嗚咽頭既落兩目猶睜視不瞑見之眞令人心酸

羊性剛很臨刃時未嘗悲號然死則目不瞑與牛同

猪最蠢然畏死甚於他畜就縛及飲刃時哀嚎之聲震耳慘不忍聞

凡當痛苦時必大聲叫號聊解痛於萬一而宰雞宰鴨必緊握其頭而割之並不能少有呼號此痛直入骨髓

以上各條若一一設身處地思之眞不能下咽矣

高忠憲公曰凡物一般皮肉一般痛苦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間何等苦惱何等痛楚我卻以日用口腹人事應酬略不爲彼思量豈復有人心乎

蓮池大師曰人人愛命物物貪生何得殺彼形軀充我口腹或尖刀剖腹或利刃刺心或剝皮刮鱗或斷喉劈殼或滾湯活煮或鹽酒生醃可憐大痛無伸極苦難忍人何苦爲口腹故造此惡孽結此深仇乎

又曰予見屠肆中生置鼈鱔蝦蟹之屬於釜中而以百沸湯烹之彼衆生特力不敵耳弗能作聲耳若力敵則當如虎豹嗽人若能作聲冤號酸楚之聲當震動大千世界人縱能逃現報而千萬劫中彼諸衆生決不輕放

柴虎臣曰口腹事微性命事大今以口腹之欲恣行烹宰使其觳觫刀匕蹦躅庖廚哀聲未盡驚魂早飛畢命須臾流血狼藉燔剝剝裂焰燒煮炙楚毒酸痛莫可名言在我但得一時適口而酷虐物命如此目擊心傷果能安乎

沈培木曰人物莫不貪生畏死奈何不念物之死而宴然殺而食之哉試思我被強人勢縛將利刀割喉刺心斫支剖腹痛乎不痛設身處地思之則悲憫頓發感於器皿恍見痛狀含在口中常覺血腥自然齒不忍嚼喉不忍咽而慕素淡之味矣

劉喬松曰今人殺心未斷惡孽日增或一餐而斃數命或一羹而傷百生或貪脆美而使活物受無量之苦或取肥嫩而

令雞胎遭烹炙之慘無論報應何如試一冥思胡忍殘毒至此也

俞仲寬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當其被擒執時前見刀杖乞生無由旁見親類欲戀不得抱苦就終含悲向盡或慘受屠割或生投鼎沸種種痛苦徹入骨髓今人或小有損傷便言痛苦至於殺物則恣意慘毒不生憐憫何不恕之甚也

嚴紹庭曰世人恣意殺生謂物與人異耳試於執刀捕捉時同頭一觀觀彼眾生逃竄飛遁投冥入隙登天無梯鑽地無孔與人畏怖王法聞有擒追魂飛魄震者有異無異觀彼眾生驚類相憐棲啄相並割一雞則眾雞驚啼屠一猪則羣猪不食與人被執向官闔室悲痛眷愛難捨者有異無異觀彼時骨肉團圞珍饈羅列物於此時母離子散魂震魂飛故節日殺生最爲殘忍苟能於操刀之頃驀地回光一照雖嘉肴在御當必黯然神傷

戒殺傷心錄云人與物靈蠢雖殊生死則一夫人造次寒熱藥石禱祈願緩須臾毋死或遇盜賊臨斧鋸即汗流骨戰涕泗沾頤一如擁木而啼銜刀而泣冀從旁解免者以起死人而肉白骨矣則萬物生死之情痛苦之狀不可不知也

曾魯公觀畫鷹獲兔詩云雖是丹青物沈吟亦可傷君誇鷹眼疾我憫兔心忙豈動騷人興惟增獵客狂鮫綃百餘尺爭及製衣裳范文正歎曰眞仁人之言也

蘇文忠公詩云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溼剖腸彼交痛赤死神先泣物有千般苦人無一念恤

請君力放生斷殺以杜業

周思義詩云一指納沸湯渾身驚欲裂一鍼刺己肉徧體如刀割魚死向人哀雞死臨刀泣哀泣各分明聽者自不識

劭庵道人詩云有命盡貪生無分人與畜最怕是殺烹最苦有無量無數很心屠戶手執利刀宰殺衆生片刻之間閻浮世界幾萬萬生靈頭足異處積其尸當過泰山之頂收其血可赤江水之流覽其狀慘於城郭之新屠聽是聲悲於難民之號哭如是無量無邊所結冤仇皆我等口腹所致則口腹作孽豈小耶昔高僧有偈云千百年來碗裏羹冤雠如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

樂生編云良辰美景人逢之而色喜物遇之而心傷人於此時骨肉團圞珍饈羅列物於此時母離子散魂震魂飛故節日殺生最爲殘忍苟能於操刀之頃驀地回光一照雖嘉肴藥石禱祈願緩須臾毋死或遇盜賊臨斧鋸即汗流骨戰涕泗沾頤一如擁木而啼銜刀而泣冀從旁解免者以起死人而肉白骨矣則萬物生死之情痛苦之狀不可不知也

曾魯公觀畫鷹獲兔詩云雖是丹青物沈吟亦可傷君誇鷹眼疾我憫兔心忙豈動騷人興惟增獵客狂鮫綃百餘尺爭及製衣裳范文正歎曰眞仁人之言也

蘇文忠公詩云我哀籃中蛤閉口護殘汁又哀網中魚開口吐微溼剖腸彼交痛赤死神先泣物有千般苦人無一念恤

請君力放生斷殺以杜業

周思義詩云一指納沸湯渾身驚欲裂一鍼刺己肉徧體如刀割魚死向人哀雞死臨刀泣哀泣各分明聽者自不識

劭庵道人詩云有命盡貪生無分人與畜最怕是殺烹最苦有無量無數很心屠戶手執利刀宰殺衆生片刻之間閻浮

是割肉擒執未施刀魂驚氣先築喉斷叫聲絶顛倒三起伏
魚鼈無聲頻見死睜兩目掙命磕几間張口不能哭念此惻
肺肝何忍縱口腹

孚佑帝君戒殺歌云我書戒殺歌奉勸世人讀物類形體殊
豈甘遭慘毒利刃刺肝心尖刀剖胸腹皮掀肉顫搖喉斷身
顛撲血濺滿磕几悲號動牆屋鰻剁俎盤旋魚烹猶跳躍大
痛何可伸極苦難逃脫覩彼盤盂中億萬生靈逐

孚佑帝君戒食牛歌云君不見牛耕土曳步前奔用力努又
不見日當午血汗通身涎沫吐世間畜類多無如他報主可
恨貪財農心很如狠虎見他筋骨衰賣與人烹煮割下頭剖
開肚血塗鐘皮鞔鼓骨銼簪肉作脯當日耕田難不難今日

分身苦不苦吁嗟乎牛代人耕誰不睹殺而食之喪心伍我
今降乩普告人戒此方堪對佛祖

嚴調御詩云萬族皆畏死牛死更悽楚夜聞鼓刀聲雙跪淚
如雨哽咽不能言知死乞向賈賈怒奮椎擊刺磕信刀斧皮
血委地鮮生剝嬰萬苦赤懇已肉身蠕蠕動肺腑頭角雖搶
地中情未肯俯魄大命難絶心恨兩睛努筋膂餘跳戰霰薪
已成脯饒口涎箬邊冤魂泣中釜烹犢母念兒割母兒思乳
離離原上田猶是犁下土試看食牛報昭昭盈萬古

慧道人醒世歌云世人生兒如掌珍心心常恐兒難育不幸
少時疾病亡聲聲哭出親兒肉畜生亦有母子情犬多護兒
牛舐犢雞爲守雛身不離鵓因愛子身常翱物殺我子恨如

何我害他兒不怨毒世人夫婦願齊眉綢繆無限情交篤有
時恩愛不到頭最苦形單與影獨鳥有雌雄迭相呼獸分牝
牡羣相逐雙魚比目必同遊孤雁分離不獨宿人貪滋味美
唉嚨何苦拆開他眷屬畜生痛苦盡如人只差有淚不能哭
試把他身比自身何待閻君判直曲

好生摘要云天地好生非無謂也物之將死其哀號痛苦亦自有聲有淚但我輩血肉凡胎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耳惟上帝能聞之知之亦惟具天眼天耳之聖人能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故備燭此哀號痛苦不啻倒懸之在躬而速望人之一救也於此而能救護之眞是天地喜歡神明樂幸豈直所放之生感恩戴德於無盡哉

陶石簣先生好生文云好生惡殺人之本心世徒以口腹之慾而勇爲殘殺亦積習不自覺耳有戒殺者反笑彼爲釋氏之訓非聖人之教是亦未考於聖教而猥以習見論之也禮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夫天子之尊大夫之貴皆無故不殺生則有故而殺者無幾矣孟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見生聞聲君子咸不食之則不出於見聞而食者亦幾希矣聖教如此何嘗教人曰取無故不殺之物而殺之以爲饕飧乎堯舜之世鳥獸魚鼈咸若百獸率舞鳳來儀嗚呼此豈殘殺能致之哉喙動之物莫不有性虎狠有父子蜂蟻有君臣鴻雁有兄弟雎鳩有夫婦牛爲人代耕犬爲人居守此其仁義何

可勝數而小人或且不如也反曰殘而啖之可乎鹿斃於矢其麑反顧戚之射者未能不憮然也鶉將就烹感主人以轉殼之詠聞者未能不動心也射鳥者引弓入林則一林之鳥皆鳴屠狗者帶索入市則一市之狗皆嗥彼物豈甘就死哉而悍夫忍人乃誣物爲無知既曰殘而啖之儒者又重佐其燄至誣爲聖人之教甚矣迂儒之與不仁之甚者也曰若是則與釋氏何別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吾知天地之心而已又何嘗外聖人之教哉

惑念既祛慈心大現尙何假禍福以示勸懲然常人之情不勸則不興不懲則不畏爲下乘說法果報之說亦警世之微權也輯徵報第五卷

邵子曰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

嚴紹庭曰順物之性者生之則人之生機亦在是違物之性者死之則人之死機亦在是機者吉凶禍福之先見者也

柴紹炳曰凡人心本乎慈所至皆好生而生氣聚之故往往轉禍爲福心安於忍所至皆好殺而殺機隨之故往往化吉爲凶天道人事若合符契

隋李士謙善談元理一客不信報應之說士謙曰佛經云輪迴六道無復窮已此卽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鵑鳩竅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狼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龜宣武爲龜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生李家之子此皆見之經傳非佛家變異受形之謂耶客不能難

楚孫叔敖見兩頭蛇殺之曰無留以毒後人也歸告其母母曰汝決不死汝將死而有救人之心殺一命而救無窮之命非大陰德乎後果爲楚相

昔一比邱與沙彌在山中知沙彌命餘七日令其歸省八日早來道逢大雨侵蟻穴沙彌決水救蟻歸家八日還山師告以命應盡以救蟻故增壽八十餘年沙彌卽更勤修得阿羅漢果

温州蕭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隨父帥蜀設宴例進玉筯羹蓋燒紅鐵筯鑽牛乳穴而出之乳凝筯上以爲饌震知之遂白父索食牌乞判永免此味由是他官多效之已而夢神謂曰汝有陰德不獨免天可望長壽後果至九十餘

練塘郭暉性仁厚有無賴子每至夏買藥藥魚藥名雷公藤搗汁傾上流二三十里內魚蝦盡死暉每年買藤燒之曰吾力不能救物焚此亦可免數百萬性命後享高壽子孫登第

范軍婦患瘵疾遇人授一方用雀百頭餌以藥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卽愈范如數畜雀婦曰以吾一人殘物百命甯死不爲開籠放之病亦旋愈既而生子臂上各有雀形如畫

徽州高懷中業鱔麪日殺鱔數千一婢憫之每夜分竊缸中鱔從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高店被焚婢逃出爲火所傷困臥河濱夜深睡去比醒而火瘡盡愈視之瘡處堆汗泥而地有鱔行迹始知向者所放之鱔救之也高感其義遂罷業

縉雲管師仁少時元旦五鼓遇大鬼數輩狀貌獰惡叱問之曰我疫鬼也今行疫人間師仁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也問何故得免曰不食牛

太湖間民多業網釣獨沈文寶全家好善見獲禽魚者必買

放後值疫疾有人於黑夜見街坊兩瘟鬼各執旗一束語云除沈家放生外餘排門並可插旗其民居三百餘家疫死過半獨沈全家獲免後享高壽

宋曹彬所居堂室敝壞子弟請修葺彬曰方冬百蟲所蟄不忍傷其生來春驚蟄後爲大帥子孫貴盛無比

胡僖當省試謀徙僻地得潘氏園蟻聚於室以數十萬計童子將焚之僖曰以我一夕圖安傷數十萬命不忍也亟還故居迨入試思窘甚忽蟻聚筆端文思泉湧而出經義立就遂得薦

隋侯往齊國路見一蛇困於沙磧首上出血侯憫之以杖挑放水中後同至其所見一蛇銜珠向侯侯不敢取夜夢腳踏

蛇驚而覺乃得雙珠徑寸潔白夜有光明可燭百步故世號隋侯珠焉

萬歷己酉科應天府學李鑑祈夢神祠夢與楊應文同中楊名下大書祖父陰功浩大六字更畫一牛像在傍揭曉果與楊同中問其前代陰騭事楊曰某家不宰生食牛已三世矣

明太祖時袁柳莊善相術一朝士抱幼子求相袁曰此子十六歲恐難過朝士憂甚後遇一道者言其故道者曰惟有大不恤也屈慨然決堰出之棄其業後病死神語曰汝漁者而能改業有放生之心延壽一紀歸語世人勿殘天物也

京師許儼捕魚爲業忽一日身赤如火痛若炙煮自云見火車燒身有百萬魚蝦攢食其肉乃於神前誓戒殺病旋瘥家亦漸裕

徐仲子好焚獵一日被火燎指痛甚因念我一指尚如此痛彼鳥獸痛當如何遂折弓矢誓不復爲日誦金剛經懺悔後享高壽

元一富翁無子百計以求終不能得聞太嶽眞人判事極靈因往叩之判云汝前生殺業頗多使物類不能保有其子孫故今得是報今欲懺悔惟放滿八百萬生靈方可贖罪若誤傷一蟲一物須多放百命以準之挽回造化此爲第一良方翁大感悟卽於神前誓戒殺歸家廣出貲財以放生所放未滿八百萬卽生一子子後以孝廉出仕

湖州翟節五十無子繪觀音像祈禱甚至其妻方娠夢大士遶火走渴卽飲汁表裏皆熟乃死昌宗活欄驢於小室熾炭以盤送一兒妻欲抱取一生一牛橫隔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子置汁如前昌儀取搬釘地縛狗足於上放鷹活啄其肉肉盡而卒

唐張易之爲織籠置鵝鴨於內中起炭火益於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卽飲汁表裏皆熟乃死昌宗活欄驢於小室熾炭置汁如前昌儀取搬釘地縛狗足於上放鷹活啄其肉肉盡而卒

狗未死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抽腸後易之昌宗被誅百姓臠其肉肥白如豬肪煎炙而食昌儀打折雙腳執取心肝斬首通衢

蘇州徐某家甚富每宰割生物只取肥美處餘則置之不用三代不食牛汝父子獨未戒此倘能早戒狀元屬汝無疑矣

殺害極多萬歷甲戌元宵設席賞燈正欲舉箸忽腹脹如廁不食牛是年果狀元徐止得二甲第一

宗被誅百姓臠其肉肥白如豬肪煎炙而食昌儀打折雙腳失足飽糞而死

太和年間光祿廚欲宰一牛牛淚下如雨屈膝向屠跪屠竟殺之屠者忽狂走每日作牛吼食草少許以頭觸物月餘而死

徽州程氏兄弟宰牛爲業一日弟進圈有牛長跪下淚弟不忍殺之告兄兄不信殺而烹之未熟鍋內火噴出房室盡燬

仍不改業其子忽胸生一毒五臟皆見人必哭曰吾父殺牛胎累於我半年方死其弟改業後以善終

東海某家喚屠人宰牛屠者跛倚門側偶以牛刀剔耳垢忽風吹門轉激刀貫耳自右透左慘毒宛轉逾時而死

秀州陳五好食乾鰍製最佳人競往買後得疾跳躑牀上徧體俱爛妻言夫存日製鰍法甚慘今其疾宛然如鰍死時

蜀民李紹好食犬嘗得一黑犬畜養頗厚一日醉歸犬迎門號吠紹怒取斧擊犬其子自內出斧中其首一家惶駭捕犬不知所之

蜀民李貞家養狗名黑兒因醉持斧擊殺之貞後與鄰人白晝祚爭競晝祚醉以斧擊貞死焉時晝祚年十九與殺狗年正同晝祚小字黑兒冤報顯然

杭州方湖每歲暮執刀爲人屠宰積數十年矣後入京師醉行長安街正踉蹌道中大車猝至碾開胸腹肺腸盡出宛如破豬狀

杭州邵某業屠一日著屐立檐上持鉤收肉用力過猛檐倒墮地鉤穿掌心虛懸不能脫家人急救血暈仆地叫臥二十日而死

楓鎮顏復初業屠致富每宰猪不令氣絕用鹽水灌入猪心以槌徧體槌之後得疾徧體痛楚令家人以木槌槌之又索鹽水飲之如此三日夜宛轉如猪聲而絕

京師某屠羊爲業積[illegible]

某憂鬱而死死之日口作羊鳴

蕪湖張三以賣熟食致富一子年十二歲患肝症頭不能仰痛楚呼號忽見無數雞鴨等畜索命嘔血如注手足搐搖如物被殺之狀而死不一年家遭回祿產業蕩盡一門死於疫杭城有鬻燒鵝者姓馬人呼爲馬爛頭後足下患一毒爛入骨口內時作鵝聲兩手入沸湯始快皮膚剝落儼如鵝掌數月卒

長沙陳某性嗜雞每日必食三隻忽夢雞無數圍繞一雞飛啄腳面驚醒覺痛不可忍逾年潰爛見骨而死

德興陳姓弋獵禽獸年老不改業一日入城見賣紙鬼臉者買歸分與六孫嬉戲六孫戴之家畜獵犬數十隻見之以爲野獸爭前搏噬擊之不退一時皆斃

錢塘翁祿每盛夏林木茂盛時挾弓矢彈射飛鳥作羹爲食後中風不語咿咿作鳥聲右臂拳曲顫掉如鳥折翅狀二年而死

唐咸通中有人涸池取魚獲龜甚多悉刳其肉載龜板鬻之忽徧身患瘡痛楚異常須大盆盛水舉體投水中稍快逾年五體圓縮漸成龜形肉爛而死

昔一僧好食鼈以冷水養之釜中於釜蓋鑿一穴水漸熱昂首求出卽飲以五味汁未死而昧已調矣僧後睡失火延及其房煙燄迷誤牆有圓窗聳身欲出纔露首遽爲梁壓身不得出牆之外爲醬園救火者無措卽以醬汁代水淋漓入口

逾時而斃

有富民好食鼈每殺伺其首出以竹夾頸殺之有子數歲極聰慧一日在園中探首籬叢爲竹夾頸死

富陽趙二以捕魚爲業一日頭痒不能忍取梳齒痛刮終不快意呼其婦提髮搖頭以手助力至腦脫而死

蜀人韓立善作釣鉤爲業積有年矣後食魚鯁喉成瘡頷脫而死

吳興某貪鱔爲業後生惡瘡每瘡孔中有鱔頭形徧身纏繞痛苦而死妻子相繼餓殍焉

温璋爲京兆置鈴索於廳前使冤得達偶聞鈴聲迹之無人有一鴉集其上璋曰必有覆巢取雛者既得其人因杖之

錢塘呂五市炙鰻每置鰻滿斛中投鹽醋飲之令味入骨始加刃不數年忽胸腹燥渴但思鹽醋伏枕上時時呷之胸爛腸潰而死

建炎中謝亮經漢江晚泊見岸上蟻羣巢不絕入水悉化爲蝦迹所從來乃自小塚中出詢之居者云向一翁居此三十年以煤蝦爲業死數日矣此其葬處也始知蟻食其屍復還蝦形云

彭和尚性惡蟲蟻火燒湯潑不可勝計一日病篤蟲蟻滿牀周咂其身痛不可忍因遷於別室牀之四面俱用石灰圍繞蟻又自空飛來卒爲所害臨死七竅皆蟻埽之不去四方聞之傳以爲戒以上殺生報

鴨魚蝦之屬一席動殺數百命稽之歷代史傳每逢兵革之世其地無不受屠者

王洋帆曰昔賊匪蜂起死亡枕藉李秀才培德謁二仙觀林道長問生靈何辜遭此大劫道長昂首歎曰世人殘忍成風宰殺孳重積之久久大干天和故天降此饑饉繼以刀兵收錄人民以塡物命耳

嚴紹廷曰明季有王居士謁小洞天尊者叩云舉世盜賊縱橫干戈擾攘億萬生靈遭此大劫願吾師垂金臂救之尊者曰惟有戒殺放生可免耳以上殺劫報

明江山縣朱愷字壽仁忠厚力學其家不食牛犬三世矣少失怙體羸善病啜牛湯即瘥因貧課徒鄰村得束脩八金歸

途避雨古廟見壁上黏二紙一殺牛果報一食牛果報讀之詞旨慘切慚汗彌襟憮然曰吾今二十九歲尚未入口必食牛肉之故也況違祖宗之戒不孝食有功之畜不仁恣口腹之欲不義覩茲果報而不痛戒不智犯此四罪大禍且至矣尙何功名福澤之有卽叩禱神前誓不食牛雨霽將行適村屠尤光宇入廟朱問何來云近買一瘦牛慮虧本特來求籤問牛何在云在廟外朱出視之牛雙膝跪地淚下如雨朱惻然心動問其值云七金如數付之尤嫌色低復索三錢朱益之既成朱乃大書神明放生四字於版懸牛項遂解鼻繩縱牛去是歲游泮贅於鄉中王賢家王固望族也一日樽酒間與翁談放牛事忽蒼頭報門外有牛項懸版麾之不去朱出

認之果是已所放生者令引住後圃空房先是鄉有積賊渾號人獼猴者素稔王家因窺女妝豐夜傍牛住空房穴牆而進徑至朱房囊捲衣飾將出牛突入闖倒廚案聲甚厲朱驚醒大呼有賊盡室亦驚呼賊懼趨牛腹下過牛怒舉蹏絆囊時呼聲又急賊棄囊而遁王翁視囊物無恙甚德牛繩鼻住牛空房由是翁家永戒不食牛肉已而雨夕賊復至破後圃扉見牛若怒狀因前被牛敗隨牽牛出拋所懸版售屠獲四金適朱代翁收債經屠門瞥見所放牛印其由屠以實告牛向朱跪泣如前朱又買之另懸一版大書雷電放生四字復解繩縱牛去越數載館古田富室鍾寬家近村有盜鍾甚恐朱代謀策繕高垣以備忽小童報來一牛項懸版久立館外

朱瞿然曰是吾放生牛也素靈警盜將至矣遂與鍾述翁家禦盜事迨三日盜果至持刀放火鍾梯望之火光中睹牛怒叫衝擊如飛觝觸披靡盜竄牛德死旁橫二屍燭之尤光宇人獼猴也送縣捕餘黨盜悉平鍾德牛癌之碣表義牛墓由是鍾家永戒不食牛未幾歲值大比朱赴秋闈卷落歸安令某房閱朱卷不愜意置之夢牛跪地且哭且求覺而覆閱文殊不佳曰是必有陰德強薦之竟中揭曉謁房師師問何陰德朱曰無之再問朱述近年放牛事師歎異因告前夢及聯捷南宮房師亦有異兆選授商邱令有政聲嚴禁屠牛備示所放義牛顚末婉勸部民民多化之後擢顯秩乞歸養母享年九十一朱年九十六子二俱登仕至今子姪蕃衍焉

有士人某性慈其親串家犬生四子以爲不祥將棄之河某見而乞歸養之一日將暮忽聲如風雨草木披靡震撼山谷遥見大蟒身如車輪目光閃閃直趨某將加吞噬四犬徑犇蟒登跳扼其首競嚙之蟒死某無恙

鳳陽賈某販豬爲業內有一豬甚馴似識人意者甚愛之作樣豬每豬結隊行此豬爲前導豢養十數年矣一日至宿州徐溪口憩逆旅主人利其金殺之投尸舀井人莫知也鬻豬於屠逸去屠追之値州牧出豬伏輿前號若有所訴官異之命役隨所往奔至舀井側而嗥探之得一尸詰屠曰不知問豬所自曰買之某店者往喚以久出失人衣不釋捕至一訊而服豬送廟曰給粟升許牧陞任去新

任者不復給僧憂食乏呼豬募化豬點首若會意狀懸袋豬項導入市衆皆樂施次日豬即自往已給者不復討未給者守之不去衆曰此豬道人也自是風雨無間有以豬道人呼者即搖尾奔至給瓜果不食欲人併入袋中負歸人益奇之垂三十年僧賴以活乾隆戊子豬老斃僧以棺葬廟後表曰義豬墳

衢州里胥催糧某家貧無以備餐有伏雞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黃衣女子向前乞命且曰自死不足惜不忍兒子未見日光耳胥驚異至屋側見一雞伏蛋其家將宰力沮之後再來乃抱雞兒胥踴躍有似感恩狀既去行數百步一虎猝躍出忽一雞飛撲虎眼胥獲免

萬歷二年無錫縣秦貞中年無子時屆蒲節家人將宰鵝貞見羽毛潔白冠足如硃偶動慈念遂不宰送至北禪寺放生令吏置架上復寢睨視有碩鼠銜其卷復呈枕前如是者三勉錄取之李榜後來謁主司問其故李曰先人陰德不可知但三世不養貓耳主司曰此鼠報德也李來春聯捷

李昭嘏應試秋闈主司晝寢忽悟見一卷在枕前閱之平平江南諸生某夜夢環介胄者長跪請曰詰朝有難在公某友南康狄相圃太守署中桂花廳酒次述閻學汪巽泉先生主家幸垂憐往救生鷩寤亟起造友家見一奴攜竹籃入問何講豫章書院時予造訪焉偶談及果報先生曰善惡報應捷物曰市得魚充早膳耳前視則活鯉也向友白其故放之江不答導之前往不覺隨往至一潭側縱廣不知幾百畝也幽深靜綠寒氣襲肌二童履水上如步康衢予錯愕接踵黯黑

中恍惚殿宇曲折歷數重階陛二童置燈雨旁瞥見甲士森立王者冕旒危坐鬚眉蒼古予前揖之王曰汝汪某乎曰然曰汝曾戕生命數萬知之乎予曰夙世公案惘惘未悉現世惡業自信無戕生靈之事王曰非前身事也盡思之思之久不得曰辱承明問愚實未解王又曰且細思之當自悟思之久久乃曰憶總角時館師外出曾偕諸友嬉戲捉獲青蠅無算去其翼聚於高垤圍之引螻蟻藝至亦無算乃以火著硝磺突衝其圍蠅蟻灰飛一時滅殁互爲拍手笑樂得毋是乎王曰是也知罪未予曰童子何知希格外原宥王曰既知懺悔急宜努力當日同害物命諸童福命較薄俱罹冥誅汝本毛成就乃去數年忽與羣雀偕來哀鳴遶竇是夕忽夢黃衣盧唱第一人因此降爲一甲二名仕途得意中時有拂意事

近交命運五年中少亭衢行且入佳境矣勉之忽驚悟先生饒州樂平人嘉慶丙辰榜眼官至大宗伯以上錄太上寶筏呂祖寶訓云汝欲延生聽我語凡事惺惺須恕己汝欲延生須放生這是循環眞道理他若死時你救他你若死時天救你延生生子別無方戒殺放生而已矣

壽光佛偈云放生贖命事雖庸無限陰功在此中一歲積成千種福十年培養萬重功已赴網羅遭困阨將投湯火近驚仲臨刑遇赦恩無及彼壽隆兮爾壽隆

黃山谷戒殺頌云我肉衆生肉名殊體不殊元同一種性只是別形軀苦惱從他受肥甘爲我須莫教閻老判自揣看何如又云勸君休殺命背面復生瞋哭他還哭汝循環作主人

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他日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數年郊復遇僧於途僧大驚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性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不然蛸蟯之物皆命也郊徐思曰憶北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惶迫我編竹爲橋以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當首捷公終不出其下傍人議曰一歲豈有兩狀元及唱第祁果首名時章獻太后謂弟不可先兄郊改第一祁改第十

後漢楊寶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被傷墮地寶懷歸安置梁上又爲蚊蟲所侵乃移置巾箱中日採黃花飼之羽毛成就乃去數年忽與羣雀偕來哀鳴遶寶是夕忽夢黃衣

童子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不意被梟鳥搏傷蒙君救護今當奉使南海不得奉侍矣即以白玉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至三公當如此環也後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果應白環之數四世三公清白無比及楊震葬時有大鳥隨之蔡伯喈云此黃雀感恩而至者也

晉桓愷師事陶弘景共修仙術一日有二青童騎白鶴從空中下弘景接之青童曰太上命召桓先生陶囑桓曰某行教修道亦甚勤矣而淹滯上昇得毋有他過乎願爲訪之越三日桓君密降陶公之室告曰君陰功至矣但所修本草以水蛭蟲蟲爲藥功雖及人而害及物命以致淹留耳陶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易著本草三卷行世以贖其過十二年

始解形仙去

藏經云昔一沙彌性仁善常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豈宜戕殺其母不信曰設令有罪我當代汝沙彌他日煮油誤澆其指因白母曰願代兒痛母曰痛在汝身我何能代沙彌曰目前之苦尚不能代況三塗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

晉書載毛寶爲豫州刺史軍人於武昌市買一白龜來獻寶放之江後中原大亂趙季龍兵寇豫州官民赴江者皆溺死寶披甲投水如墮石上有物乘足而行及登岸顧視則所放白龜也

孔愉山陰縣人路逢賣龜者憐其渴買而放之羣龜得命至中流頻回首後愉以討華軼有功封侯鑄印紐有龜形回顧

好生救劫編卷五

狀製而更鑄龜紋如初凡三鑄不得易印工以聞愉悟放龜之報遂取佩焉及愉宰有龜銜樹種於墓上堅勁如鐵至今其樹爲龜銜樹橋名龜回橋

至元間有孫總管赴韶州任江船忽爲風飄至一巨山登焉見第宅如官府狀大殿上冕官端坐侍衛甚嚴旁一門守者皆狠牙鬼面猙獰可畏不許進曰此獄也陽世殺牛食肉者皆囚於此孫之舅在生時好食牛肉因以姓名問鬼曰汝舅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中有羔將產候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既而果生三羔

徐中行弱冠登鄉薦遊天目山遇僧相之纖悉畢驗且曰公終身爲舉人知縣耳徐曰吾不願爲舉人官僧曰惟陰德可挽回定數但陰德亦要機會盡爲放生隨處可以盡力必極多爲貴徐諾之然貧甚經歲所放無幾越九年復訪此僧相

禁宰牛並廣行勸諭越半年夢舅曰爾禁殺牛已勸至七百家功德浩大神明交贊我得昇天汝得增福矣

嘉興盛肇好食牛肉一夕有青面人叩門送一帖云六畜皆前孽惟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看畢人帖皆不見肇由此合家不食牛肉累世富貴

昔有一酒工但見蒼蠅溺酒中即取放乾處以紙襯之收其溼蠅以得活如此日久後爲盜所扳誣獄既成主刑者援筆決判蠅忽聚筆尖麾去復來判筆不得下因疑有冤呼盜再訊果知其枉酒工得釋

會稽陶石梁張芝亭過大善寺見鱔魚數萬陶曰我欲買此放生奈力弱兄爲倡首募衆成之何如張諾捐銀一兩募湊

八兩買放之至秋陶夢神曰汝未該中緣放生功大得中今科榜發果中私念曰爾時我雖發意實賴芝亭贊成奈何功獨歸我數日南京錄至張亦中

白龜年曾入仙洞得素書能辨禽獸語一日過潞州太守知其能延與之談適將吏驅羊三十羣至庭下中一羊額之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中有羔將產候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驗之既而果生三羔

徐中行弱冠登鄉薦遊天目山遇僧相之纖悉畢驗且曰公終身爲舉人知縣耳徐曰吾不願爲舉人官僧曰惟陰德可挽回定數但陰德亦要機會盡爲放生隨處可以盡力必極多爲貴徐諾之然貧甚經歲所放無幾越九年復訪此僧相

之曰未也一日有以三十金求文蔚徐乃買放水族不十日三十金盡後僧一見驚曰公何遽陰德滿面乎明年必第矣遂登庚戌進士官至方伯

後漢李信純家養一犬甚愛之一日信純醉臥荒草中太守出獵縱火焚草犬乃入水浮身近信純數步內將草盡爲浸溼火遇溼而止犬數入水病甚死信純旁信純覺而知之痛哭負歸具棺衾以葬太守聞而義之名其塚曰義犬

唐文宗嗜蛤蜊一日御饌中有劈不張者帝異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因問羣臣或奏惟政禪師深明佛法乞詔問之帝詔師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啟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卽現此身而爲說法帝

曰菩薩身以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大悅因詔天下寺院立觀音像

唐天寶中丹徒漁人劉成李暉載魚往丹陽販賣泊舟浦中李他往劉遽見船上大魚振鬣搖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於岸俄聞萬魚俱跳躍念佛聲動天地劉大恐盡投魚於江李至不信劉卽用已財償之明日於荻中得錢萬五千題云還汝魚值

縣令潘公禁百姓不許入江湖漁捕犯者加罪後榮陞去任水中大作號呼之聲如喪考妣人共聞之莫不驚異

商人楊序者夢神告曰子逾旬當死若救活億萬命方可免

也後爲大將一人不妄殺子孫貴盛無比

宋侍郎王敏仲喜放生有邪見者教云放生則蓍相不殺不放付之無心爲妙敏仲生疑以問法華禪師師厲聲叱曰公大錯豈可落空見耶面前木頭皆是無心蓍幾箇木頭能放得世間一箇苦衆生汝急懺悔邪見之罪敏仲駭汗發心再放百萬命因遇蛤蜊數十斛悉以買之誦經持呪投之中流夜夢文殊菩薩現金色身慰諭曰我憶往昔劫亦曾生蛤蜊中但堅汝心救衆生苦敏仲駭異因蓍文勸世

程氏夫婦性嗜鼈一日偶得巨鼈心欲釋之吾甘受箠撻耳遂手所殺鼈不知其幾今此巨鼈心欲釋之吾甘受箠撻耳遂放之池中主同索鼈對以走失遂遭痛打後感疫疾家人畀

王水閣以俟命盡夜忽有物自池中出身負溼泥塗於婢身熱得涼解病乃漸愈主怪不死詰之具以實對主不信至夜潛窺則向所失鼈也合門驚歎永不食鼈

太湖之間村民多事網釣以佐生業獨沈文寶全家好善遇所獲禽鳥必用錢買放衆笑其癡沈獨爲喜後値疫疾人有於昏黑登厠者見街坊兩瘟鬼過各執旗一束語云除沈家放生外餘排門並可插旗其民居三百餘家皆染疾死者過半獨沈全家獲免後享高壽

宋朝吳興太守王襄之素不信佛好賓客惟事宰殺曾養雙鵝於庭前夜忽夢鵝口銜一經卷取而看之皆說罪福報應之事明日果見是經遂大懼永不宰殺

屈師於元村遇一赤鯉買放之後夢龍王延至宮中謂曰君本壽盡以君救龍增壽一紀

劉子嶼吳江人冬月竭蕩取魚水放將半見二大鯉越出壩外復躍入如此再三子嶼異而觀之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中不得出故二鯉往來跳躍且銜且涉而救其子盎身陷死地不恤也子嶼慨然歎息乃去壩放魚越二年鋤地得

金遂致大富

李冲元將殺一鮎忽憶先夜夢一皁衣嫗曰妾腹中有五千子妾生五千子亦生妾死五千子亦死敢望哀憐特貸一命元遂放之立意戒殺後於水際得珠以成富族矣

祥峯和尚初出家香積寺性仁慈每過橋口麪店見門口活

鱔滿缸低徊不去嘗自語云打殺打殺店主不解其故疑以爲顚每笑之一日師忽大聲曰打殺也顧不得了店主習見不復顧師急撥缸傾鱔於河店主大駭痛毆之衆人問故謂曰打亦何益共糾錢贖之師乃免打後即忽開悟遇人疾病以手按之輒愈信香雲集然終好放生每日買放數金計其所活不啻億萬陰功浩大果證西方

京口周千秋在樞曹管米米蟲糾結一簸揚落地則羣蟻聚嘬之無何雞至則蟲與蟻俱葬雞口其夫人沈氏憐之令奴子每將簸揚先鋪蘆席於地事訖即聚蟲貯甕中併貯糠粞於甕爲蟲之糧滿則更貯別甕初第謂姑緩其死且不忍其爲雞蟻所殺耳乃至秋皆羽化而去初沈夫人消渴病甚醫

皆袖手勢已待盡千秋因以此事慰之曰豈有生百萬命而身自夭折者後病尋愈且更生子

張從善年十四被魚撥刺傷指痛甚自思我傷一指痛楚如是羣魚剔鰓刮鱗剖腹斷尾其痛可知特不能言耳自後不復傷一物享年九十八壽

錢塘名士鄭圭病中夢舉人陸庸成過訪時庸成已死數月矣儀從盛於生時問陸授何職答曰冥曹觀政因出二書以贈一則湖廣孝義圖一爲放生戒殺書鄭視放生書云此雲棲大師所刻公在冥途何以得此答云冥主每遇世間嘉言善行必紀錄且頒布遵行惟恐人之不信受也君能奉行此二書病將愈矣既寤病果漸減因傳其事以見庸成樂善一

念至死不變大師導善功德不惟世人奉持卽冥主亦甚瞻所出不問男女皆淹殺之一日夢中見十數兒輩來追殺人賊秀大驚起兩手兩足已爲牛蹄展轉於牀大叫三日頭斷而死陰府申聞天曹帝大怒曰性根不壞方得人身天人誦章始離母腹愚人何不節慾嬰兒有何罪愆以正條倍於故殺卽將元秀永錮地獄處以極刑四子悉皆天橫家財盡行籍沒又命下酆都別置一籍收錄此等罪惡差北方飛天神王統領將兵巡行天下有似此者許便宜行事押赴酆都地獄以正其罪

女子郭引鳳年十四歲被攝入冥見王者坐殿上下列數百婦人各有小兒號呼索命乃有因多孕而毒胎者有因家貧而溺殺者有因親兒不謹而死於非命者有因缺乳而死者有因無男而厭多女者王者一一詰問備受苦楚引鳳復生具白其父因大書天南寺壁以爲誡信

冀州有一小兒年十三喜探巢取卵以煨食之一日有人喚云彼處有佳卵可同我取卽牽之至桑田忽見道左一城城內花街繡戶笙歌喧鬧兒怪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喝令勿言因令進城中城門忽閉惟是空城滿地熱灰碎火烙足不可忍小兒號呼跑至南門其門又閉復走至東西皆如是未至卽開既至卽閉時村人採桑者見此兒在田中號泣奔走以

爲狂疾歸語其父父至呼之兒始應聲倒地城灰俱不見矣

父親其足膝以下燋爛如炙兒語其故及再視之仍是桑田更無他異抱歸療養膝以下遂爲枯骨矣

晉山令元汝之公庭判事胥隸畢集忽鵲銜草衣墮庭前元遂立命役物色之果有人脫草衣上樹覆巢取雛元命笞之鎮江華同子父子宰牛忽仆地作牛鳴臥病月餘額生雙肉角長寸許死時人皆聞牛尸氣此其報也

太和年間光祿廚欲宰一牛牛淚下如雨或令換之屠者不從操刀直前牛乃屈膝而拜伏地不肯起然竟殺之屠者忽狂走失常每日作牛吼食草少許以頭觸物月餘而死光祿官上其事於朝因詔天下無故不得宰耕牛違者杖八十充

徒罪

蜀郡金華寺僧人秀榮院內多松柏生毛蟲無數榮怒使人掃而埋之或棄於柴堆其徒又取曬日中供爨數年榮死時寺內有僧死而復生語其徒曰某到陰司見秀榮荷鐵枷坐烈日中有萬萬毛蟲繞咂其徒大懼不數日亦發背死

餘姚溪塘朱某屠狗爲業勸改不從後被火已躍出復投入爲火所燎急赴溪水中皮捲肉露宛如一新剝狗痛楚狂走繞城市叫呼一匝而死妻媳俱死瓦礫中髓腦血肉炙博有聲一家俱爐

泰州海安鎮姓韓者自幼屠豬忽自爨百沸湯傾滿宰豬大盆解衣就浴妻力阻不得遂入盆中輾轉皮肉潰爛不知痛隨卽死

楚且自拔其髮語妻曰若箇豬頭還有毛不潔淨人不買也

菜市橋楊某店以賣羊肉爲業店主婦親自操刀後家業漸饒此婦往五雲進香肩輿而上山峻路險轎少欹從輿中跌出直墜崖下竟爲齏粉而死

羽林軍士韓金生平好彈射鳥雀暑月坐廊門檻上乘涼因取箭鏃刮耳適狂風吹轉廟門其箭穿透兩耳血流如注而死

蘇州薛氏小兒屢升樹杪覆巢取卵雛一日上樹不期先有大蛇啖翻盪於巢中兒驚視張口蛇竟入兒口遂死

杭州婦人某氏素兇悍遇蟻循行廚竈輒用火燒之死者不可勝計後生一子方懷抱令臥牀上離房有故頃歸見牀上一黑團驚視之則其子也已爲羣蟻攢嚙死婦痛兒亦暴卒

宋徐僧保自幼便能釣蛙每年恃爲養身之計殺時先截其首蛙已剝斷爲二囓草跳躑久之方死至二十六歲夏秋之交病甚困輾轉於牀不能愈但咄咄自念曰今年壞了生意爲之奈何竟死未入棺之前身自腰下忽中斷如蛙被剝之狀

松江方愛橋燒鵝擅名父子分爲二鋪値歲暮子宿父家而夜半火發烟氣內攻父子俱不得出並死四肢張開徧體焦爛宛若燒鵝之狀

唐天祐中建慈和寺治地畢每爲蚯蚓穿穴一僧以石灰水澆灌殺蚓無數未幾其僧徧身奇癢抓破成瘡挑之各有蚯蚓在焉爛至肉盡骨露而死

正德間應天一舉人家巨富善食肉每食必數斤月宰三四豬宴集賓旅忽一夕夢城隍謂汝多殺不戒當變汝爲豬舉人不信且謂人曰城隍管閒事殺豬何罪卒不戒越半載暴死既殮聞棺中有吱唧聲開棺視之變爲豬矣江南人士悉知焉以上惡果

柴紹炳虎臣氏勸婦女戒殺編云殺生二字罪坐所由多出男子其間本於婦女者正復不少蓋婦女職司中饋刀匕是供怎麼膾鯉大抵藍關其手此爲見生致死聞聲食肉慘尤甚焉世間閨閣慈柔惻隱者每饒性成而亦有溺於習俗恬不省察者抑思人生得女人身五漏之體劣於男子若復多害物命夙愆未洗惡業又加嘗觀女流每易感癥瘕勞瘵胎產諸患根尋其理殺業與焉昔峽崛摩羅巡乞至一人家適婦以難產求救摩羅歸問佛佛言汝可於產母榻前抗聲曰我從賢聖法中來未曾殺生兒聞此言無不產者摩羅如敎兒果誕生又法師梵臻夜坐見一婦人哀懇日請師到家師是爲制禮以重之曰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

從至其門見數人畀此婦牀上大刀斫之如泥少時復活泣日妾生前善作鱠今受此報師爲授戒遂得超脫嗟乎殺生還報不殺度厄罪福彰彰秋毫非爽突抑更有進者兵革之世婦女罹殃若尤甚或闔家繫累死別生離誰非孽報耶蓋有情之類眷屬無異至於突遭屠割俯就烹燔存雌去雄棄子全母銜冤蓄恨飲泣吞聲天道好還出爾反爾徒以信宿輪迴改易軀殼倘令慧眼覩之正如投桃報李耳夫閻閻賢達自能戒殺放生造福無涯尤臻善果倘在中庸以下積習昏沈吾願慈母賢姑詰夫孝子苦口緩頰曲捭乳誘爲美羹嬰兒無知貫棚爲戲至今談者魄悸魂搖肝腸痛楚而當時之人恬不知怪何罪何讎酷毒如此佛氏冤仇不立凡諸疾苦殀橫殃禍流離俱可禳解矣豈不自他兼利也哉

海虞顧雲鴻撰雲棲大師戒殺放生文原序云戒殺非佛氏意也儒先聖人意也上古之世民未知衣食之原與禽獸混處盡力以相角幸而勝食其肉衣其皮不幸不勝糜其爪牙者亦不可數矣聖人既教耕稼以爲之食織紝以爲之衣弧矢重門宮室以爲之衛民得免於禽獸之害而亦不復藉乎禽獸之利聖人常不忘與之並育而不傷故龍蛇至變悍也虎豹犀象至猛暴也禹與周公不過驅而放之遠之而已不盡其類而殲之也聖人之意蓋常主於不殺而民之習於禽獸之利害者以爲殺則利不殺則害則未可以不殺令也於是爲制禮以重之曰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必有故而殺殺者蓋寡矣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揜羣伐一草木非其時曰不孝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齊宣王不忍一牛孟子感稱其美以爲可以保民致王以是知聖人之意蓋常主於不殺也惟令以不殺之不得故爲禮以防其淫而世之淫於殺者因曰殺固儒先聖人之敎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因俗行化導民不爭而曰獵較固出自孔子豈不悖哉蓋吾觀五代之亂寇賊聚人爲糧頭會以當升斗老羸者並骨舂之如破糠覈婦皮裨乳誇爲美羹嬰兒無知貫棚爲戲至今談者魄悸魂搖肝腸痛楚而當時之人恬不知怪何罪何讎酷毒如此佛氏冤仇不共戴天業報應之說當自不誣即不然亦其人習於嗜殺如世人之

習於宰屠耳今夫鳥獸失喪羣匹越日踰時反巡故鄉回翔鳴號躑躅踟躕而有人心者乃聽其宛轉礎几之上跳躑湯鑊之中曾不動色鳥獸之視今人何異今人之視亂寇乎嗚呼一飽何甘衆生何苦報應果信行遂及身卽使不然所習如斯惻隱安在亦可懼矣且夫居今之世與古之習於鳥獸之利害者遠不相侔今之所日事宰割者雞鶩魚蝦生之既無害於人而其所戲相踐撲者螻螘蟲蛾殺之又無利於己夫人惟利害切身不可化誘耳非利非害習成殺機旣戕物生又傷我性嗚呼亦可止矣此聖人可以不殺令民之時佛氏乃應機闡教故曰戒殺非佛氏意也儒先聖人意也嗚呼聖人以禮立戒佛氏以戒維禮今人恣餮以踰禮又借禮以

毀戒亦殘賊縱肆甚矣夫破習莫如戒救殺莫如生假如亂離被掠之民有大力者破其械繫出之刀鼎還見親戚啼笑相持讚歎歡喜何可勝道應死之物放縱天淵復反林藪何異於此又有導師說法寇中開其慈心永不嗜殺投戈釋劍復見太平抑何善矣世人戒殺普濟有情蠢蝡飛物物得所豈非天地大生之德聖人一體之意乎嗚呼有人心者念拘執之苦思曠蕩之樂究報應之因通禮教之旨戒殺如赴殺放生如脫生庶不負雲棲老婆舌耳嗚呼戒放至易生死至悲可不念哉可不念哉佛氏因果已具雲棲所陳余論其合於吾儒者如此

會稽莫晉撰生生編原序云宇宙間祇此生生不息之理散布爲生生不息之氣通天徹地亙古亙今無有窮盡故曰乾以大生坤以廣生生生之謂易苟無生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物之生各得天地之心以爲心在乾坤謂之元在人則謂之仁仁者人也有此惻怛慈愛之意方是人焉是心卽非人也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生氣所勿貫卽生理所不存仁者以萬物爲一體生理同出一原卽生氣無分彼此而或者謂戒殺放生說本二氏吾聖人初無此教噫是何異於借六藝以文奸哉夫生民之初未知樹藝不得不茹毛飲血以養生其端旣開豈能復禁中古聖人爲之植百穀百蔬以裕民食是卽不戒之戒不放之放也犬豕牛羊無故不殺何嘗不戒殺乎禁麑鮞長麛孺翼殼卵舍蚳蝝

何嘗不放生乎宿肉常珍惟以養老則未老而肉食者鮮矣有膽無脯不貳羹蔵則雖士大夫食不重肉矣禽獸魚鼈不中殺不嚢於市則物無未成而天者矣食時用禮不得已而以生道爲殺猶理髮者所去少而所全實多也猶植木者芟其繁正以助其長也猶鞫囚者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也曾謂古聖如天好生之仁反不如釋老乎哉今誠能撙節愛養如是何必更言戒殺放生苟未能然則莫如戒殺放生最得聖人之仁術此生生一編所以推廣孔門之至教也蓋吾心生生不息之理與萬物生生不息之氣觸處相通故周子不去窗前之草程子常觀盆內之魚爲與胸中生意一般耳若戕物之生以厚我之生一臠嘗有限之甘庶類

受無窮之苦每食而刀几皆腥殺機滿目既飽而橫陳噐蠟
惡氣塡胸徒豢養此幻軀漸斲喪其眞性哀莫大於心死未
有不反促其生者也語云甘脆肥濃腐腸之藥又云寡欲薄
味壽命彌長養德養身原非兩事世人縱不愛萬物之生甯
不自愛其生乎試閱此編惻隱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桐城姚瑩撰戒殺文云人雖殘忍不能生而殺人其始必有
所由以漸至於日滋月長而後殘忍之性成蓋機之萌也早
矣殺物者殺人之機也苟充無欲殺人之心則吾有取於釋
氏矣戒殺放生之說是也世之好辯者有三難焉一則曰物
無知也一則曰婦人之仁也一則曰此浮屠氏法非先王之
教也噫可謂不思其本矣天下之物惟死則無知耳苟蒙血

氣而生未有無知者也然即使無知而我不惟其義惟其知
是天下之蠢蠢者皆可殺歟夫知之有無物非得已也業不
幸而無知矣從而加之以殺何物之重不幸也所謂婦人者
謂其知愛而不知勞能養而不能教耳或縱惡養奸噬臍貽
患故謂之婦人之仁豈必殘忍而後爲丈夫乎世之殺生者
殺之吾不知其罪舍之吾不知其害也至以戒殺爲浮屠氏
法非先王之教則尤有不辨者亦嘗觀天地所以生人
物之本乎原夫乾坤端倪陰陽兆基氤氳摩盪黃白萌芽天
地之亭毒本無心於人物猶父母之胎孕本無意於男女也
及其既生而脂者膏者羶者羽者鱗者類分焉謂之大獸之
明之際也然則古者祭祀賓客與夫饔飧之饋先王不免牲
殺何也曰此先王之不得已也蓋血肉之食可以充養氣體
屬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類分焉謂之小蟲之屬
其於天地皆父母而子靑之耳於是蠢蠢蠕蠕各求自飽弱
者肉之强者食之互相吞噬血走肉飛當斯時也人以虛靈
之性獨含二五之精固已得氣至清秉生特厚矣然倫紀未
立政教未開則亦混混沌沌無以大異庶物故食肉衣皮木
居穴處爭奪相殺同類相仇逮乎後聖有作立之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以紀其倫定之上下尊卑貴賤長幼親疏以
辨其分城郭宮室以安其居水火木金以備其用七禮以制
其節六律以導其和而特憫其戕生殺物之慘也故教之種
五穀以爲食冶絲麻以爲衣政教既開民物大定然後豉行
嚢息蠉飛蠕動之倫各得其所而不相害自是萬物皆賤而

人獨貴天心亦有所歸矣然彼萬物者同受天地之氣而生
書曰鳥獸魚鼈咸若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於
物魚躍又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自古聖帝明王皆能體
天地生物之心仁及庶類萬物各得其所夫然後天心順而
風雨時地氣暢而蕃育息人情洽而四國和萬物得而鳳凰
降麒麟遊龜龍假瑞草挺夫惟好生之德有以洽乎上下幽
明之際也然則古者祭祀賓客與夫饔飧之饋先王不免牲
殺何也曰此先王之不得已也蓋血肉之食可以充養氣體

人非有清心內養者十日不肉食則面有槁容百日不肉食則體或骫骳聖人不強人以所難故爲酌中之制食有常牲物有常品取有常時製有常法不求遠物不珍異味其於祭祀賓客也於已之養有所加以致孝敬也推聖人之意豈不以爲有餘憾哉故禮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其摶節也如此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鴈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其愛養也如此且以聖人之功德於民物大矣其曰體之奉祭饗之儀所必不能廢者天地民物亦皆樂有以供之而聖人猶撙節愛養之如此故天地咸被其仁而

感其誠但見其生而不見其殺今無聖人之功德徒藉口古禮以濟其貪殘豈仁人之心也哉甚矣人之惑也惟其不惜物命果於殺戮日習既久不覺其慈祥愷惻之意漸以牿亡而剛强暴戾之心潛以滋長一旦殺人不難矣爲其機之先動故也嗟乎禮始諸飲食古聖皇教民稼穡其功最盛於萬世者非徒穀食之良民以無病也自農事興而天下萬世之物命賴以全者鉅矣儒者誦法先王不能從其最盛而爲撙節愛養之斯亦可矣顧不察天地所以好生之心而以戕殺爲浮屠氏病是所謂好辨其名而忘其實者也亦終於不仁而已矣

嘉善吳遇坤禹人著戒殺說云或問子戒殺生然則食市肆已殺之物與自死物者可以無孽乎曰如之何其可以無孽也藉非有食之者則市肆不得售而人亦何利於殺之雖魚鰕蟲鳥自死之物而非觸於網罟則彼不得死非有食之者而彼亦何自而麗於網罟也哉然則如之何而可以無孽也然則其孽奈何曰自我殺之而食之者此當以全科罪者也人既殺之而我食之與其自死而食之者此當以折半科罪者也今夫一人之身而日食肉半斤以終歲計之約得肉二百斤以五十斤抵一豚是爲一人而歲殺四豚也以折半科之是猶歲殺二豚也推而至於一月而殺數十豚與夫一日而殺數十百命者不可勝計也究亦無以異於其自殺之也然則其孽究同乎曰自我殺之而食之者既以

全科罪而比之於律則又所謂不准抵銷與收贖者也人既殺之而我食之與其自死而食之者既以折半科罪而比之於律則又所謂准抵銷與收贖者也雖然有人殺之而我食之而無異於我殺之而人食之而無異於我殺之者千人之俎百人之饌僕僕飫珍羞走卒厭粱肉此亦當與我殺同科何也亦爲我殺也爲我殺而我不知其罪半科而可以抵銷與收贖者也爲我殺而我知之而不禁之其罪全科而不可抵銷與收贖者也若其堂索珍庖家侈異饌而爲何曾之鯽魚舌爲張昌宗之鵝蹠爲徐可範之饒驅爲郝處俊之無脂羊肉又者爲韋巨源之食單爲李德裕之食

譜爲段文昌父子之食經食品其罪十倍科之而與於不崔抵銷與收贖之甚者也不崔抵銷與收贖奈何曰天道貴人而賤物其能功德及人者雖有所傷殄於物而天亦必報之以福雖福十而孽一而終不能銷去此福之十之一以抵彼孽之一此不崔抵銷與收贖之說也今夫富貴者有惡終者今夫賓厨仙館雞豚邨社太平豐庶懽洽醉飽然而兵寇奄至赭地千里髫齔不遺此豈盡稔惡之宗而遁逃之藪也哉殺劫之所積也昔者大業之江都天寶之長安五季之洛陽至元之錢塘明季之蜀皆以繁華之極暴殄狠藉劫爲墟塵故嘗論享數世庸人之福者亦當受一世惡人之報而欲避殺劫者其必自戒殺始哉

巴陵王而立元交爲咸陽王以主魏祀則猶知存亡繼絶也一置獨孤園再赦天下三立贖刑法則猶知卹民也遣使求成於魏而魏不許則其不欲窮兵之初志固可原也晚年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其悔殺出於誠然雖姑息之政不勝其弊而活人則既多矣殺人大惡也活人大善也而二者不能相抵而報有先後梁武殺人之報既往而活人之報方來此天道也載考梁武八子天胡獨於昭明太子之後而獨厚報之蓋昭明天性孝謹寬和容眾赦過宥獄賑視饑貧是其身亦種有善果焉此所以梁武之惡報諸子受之而善報則昭明之身若子若孫獨受之也令昭明不蚤世而繼位則身與弒禍突故昭明之蚤世亦其能

以善自免也此又天道之可知者也夫釋家多附梁武又不能證其福禍之所以然遂使報應之理不明愚特論之爲戒殺後說云

吳興周宗濂輯推仁節飲食說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人情所最懼者死原夫胎生卵育凡有知覺運動者其好生惡死之心與人無以異也禮曰君子無故不殺生庶人無故不食珍蓋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此卽推仁以節飲食之說也夫螻蟻亦貪生命當物之將戮之時被縛呼號情狀極慘是故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君子之於禽獸誠有不忍之心而且肉食者腥羶臊穢濁氣塡胸蔬食者甘潔芬芳清味適口有識者宜自審也況乎宰魚必除鱗甲苦若陵

遲烹蝦已斷頭鬚猶能跳躑物雖細微命則一也人奈何以片時口腹之歡使物抱無窮之戚耶或有從而辯之曰天生物以養人物之爲人所食亦固其所果如君言我恐百年之間不幾禽獸充滿宇宙乎余應之曰否否爾不見天地間水陸二族極毒之生靈如馬蟥蜘蛛蜈蚣之類俱爲人所不食從未聞塡塞街市亦謂自生自滅理固然也更以深山之草木譬之荊棘交橫人迹罕到若照熟山比較起來豈非其中草木無人斬伐直將上衝霄漢無有底止者乎此自生自滅之理無俟煩言而解矣世人每於婚嫁之事類皆廣招親朋大張宴飲余以爲可減者減之蓋能少害生靈實積福無窮也至若初生子嗣莫不筵開湯餅門慶懸弧而爲父母者誰弗冀其子無災無害福壽永康乃欲冀子之生而先戕物之生於理不甚悖乎卽如父母誕辰滿座賓客羅列珍羞爲子者不吝資財固屬盡孝之道然吾謂殺生以慶父母壽不如放生以益父母壽之爲愈也迨至居喪正宜修冥福以奚先靈不宜侈豪富以重其過雖素羞饗賓亦不失爲禮也平時饔飧日給尤不可輕戕物命積種種之冤牽何以縉紳之士殷實之家以世間難得之福消磨於杯盤之中美饌佳餚縱恣自喜卒至福盡災來而不之省吁良可慨已余之爲此說者非欲世人斷葷茹素之謂惟願勿貪口腹共發慈悲隨時隨事而撙節之既不傷天地之和亦且延子孫之澤其獲報豈淺鮮哉爰引前輩格言以證鄙見之當否諸君子幸毋笑

吾迂云

光緒辛丑年正月儀徵吳氏有福讀書堂重刊

自由女請禁婚嫁陋俗稟稿

婦女贊成禁止娶妾律之大會議

婦女贊成禁止娶妾律之大會議　失名

修律大臣會議禁止娶妾問題有贊成者有反對者而其結果當必以娶妾爲是禁止者爲非惟女界開通中之個人開此消息欣然贊成特派傳單柬請一班閨秀開大會議研究此問題屆時赴會者數千萬人異常踴躍公舉自由女爲臨時主席先由會長宣佈開會理由畢主席登壇略謂婚姻之制定自羲皇不過一夫一婦并無妾媵名詞厥後唐虞以娥皇女英下嫁有虞遂爲二妻之祖然當時平體相待亦無所謂妾也夏殷德衰人主流於逸欲遂以女戎買禍已開御妻妃嬪之階周代尚文其制益嚴然大備朝廷倡之於上草野自行之於下於是嫡庶分而名分嚴歷久相沿成爲習慣始尚藉口於嗣續繼惟貪戀於歡娛左擁南威右抱西子在男子樂則樂矣其如不平等何今國家有禁妾問題實行與否雖未可知正宜乘此時機嬰求政府尊重女子之人格上相有調燮陰陽之責任當不敢恝然置之也故請各姊妹到來一爲研究等語茲將議案錄下。

一禁妾問題不獨於大婦有益於侍妾亦大有益蓋侍妾平日備受大婦之苛待已屬煩鬱不平一旦湯網宏開正如非洲之放奴各尋生路不必受他人氣可否將此意宣佈爲人妾者知悉使有贊成而無反對請公議衆議應速行宣佈。

一大婦贊成禁妾並非因吃醋問題蓋存一點慈愛之心尊重女子人格起見同胞姊妹宜認定此宗旨庶外界不能以詖言中傷衆贊成。

一凡事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各姊妹贊成此舉自當設一禁妾會箝束丈夫不得再行娶妾以身作則然後人多樂從衆贊成。

一此舉事體重大當聯絡女界要求政府以達目的衆贊成。（電文如下）北京憲政館王大臣修律大臣鈞鑒頃報知朝廷擬定禁妾律女界會議贊頌王大臣文明請速定切盼自由女等電稟各人議畢茶會而散。

稟爲婚嫁陋俗大碍自由乞切實禁革以維女權事竊吾鄉女子出閣怪象固
多新婦回門燒猪尤重禮循來往本好事之所爲籍判貞淫乃解人之强作遠
稽古籍近攷歐風婚禮無此明文攀例遂爲傭見賤夫作俑純是褊心習俗移
人是前惡劇夫國家律例弗設專條閨閣英雄不拘小德眼孔豈宜太小面皮
尤要包羞日蕭牆之隱患一生裙屐之伧機偏伏其或訾言誤聽蠅玷妄加既
無郤扇之情遂作河爐之貨蛇影胎辰幾同問道於盲雀角啟爭遂致當堂出
醜閨房曖昧郎有錢難買證人鄰里沸騰恐無頭臧成公案妄攬者青之號不
知厚顏慘蒙不白之冤可憐弱質甚或愛憎頓易藉勢吹求搆擋已窮借題搪
塞犧人私德快已陰謀煽平地之風波等親家於陌路有甚求全之毀是真無
恥之尤顧此泯絕良心僅居少數太璞既堪問世無瑕不易戮人但念女權墮
落繞出生天俗例奇嚴宜留餘地方今新風輸人貿易亦講自由好事既諧貴
備豈宜太甚雌風苟競小節累拘矧斐猪爲淫婦之稱臭猪亦賤娼之號借爲
取締寧不雅馴而其利於男子之專制侵及他人之自由尤非文明之正軌也
伏乞偏諭鄉愚禁揚家醜虛文既革惡感全消從此內外平權共樂男家女室
便宜行事無非王道人情切候鈞批長勝私祝謹稟。

璇璣碎錦

璇璣碎錦序

紅友向居五雲莊之南園余時奉母子反哺巷相界一衣帶水花時月夕文讌爲歡丙午夏紅友製璇璣碎錦一百種鏤心刻骨窮極工巧卽蟲龍海市帝釋花冠無足取喻是歲蔚霞夏若昆季相招同過梁溪將請序于霓峯先生閒有知交晤語時時拈示展閱裝演精潔縱橫聯絡閱者不能讀讀亦不能竟惟有嘖嘖健羨而已一日開篋竟成烏有相視惋惜者久之所幸者有副葉五十種藏之于余滿擬歸時紅友亦十之四五貽于翼藩吳君處復得三十四種尙屬出家中殘稿追摹繕寫仍爲全璧不意其內子痛女情深返魂無藥遂埋玉于地下矣紅友傷逝無聊家徒壁立乃作客四方之晉之燕之閩之粵舟車水陸卒卒無暇及此大司馬三韓雷村先生愛其才依劉最久在肇慶著詞律二十卷傳奇四種空靑石黃金甕風流棒念八翻及香牒詞二帙皆大司馬分俸成書然則紅友之心神告瘁矣其寓予札云適來腕若枯荻心如燥泥非參苓所能療予謂果爾紅友將不久迨扶病歸行至湘江叕于烏榜嗟乎紅友尙忍言之哉噫昔之日刻燭分題拈華選偈鵝籠山頭一片石吾兩人坐臥嘯歌于其上不知幾朝伊夕也短簿祠前一江花淚片帆南挂淸淚盈襟此景此情依然如昨也而今已矣祇有翦紙招魂于亂峯落照間矣殯歸旅泊河濱淒其觸目中郎有女猶續父書孰意紅友所遭竟至是哉自爾錦囊嘔心之句散作殘編斷簡而余所藏副稿五十葉被一秀水僧發篋存亦十之四五良于翼藩吳君處復得三十四種尙屬紅友手筆參以余之剩副湊集六十種歲丙寅余遷都門作別山中索余寥廓集泥絮詞託言代予請序于董轂名家兼借璇璣碎錦一閱閱竟卽還遂一并挈之而去屢次致訊相索言失之于長安邸舍矣原稿尙在若會處若會獨行山中身膏暴客之斧自是余息意此書如廣陵散之不復在人閒矣甲戌秋予孫定沙彌謁余于梁溪之長壽院手捧一緘曰此璇璣原稿也謁所從來係若會室內見寄開函狂笑喜不成寐者累夕嗟乎初本百種失亡幸存副葉五十

種乃五十種仍失其半復得三十四種得而失失而復得者幾歷歲年今幸復歸于余仍然六十種惜乎尚有四十種之不復再見也豈化工之巧紅友發宣殆盡造物者祕之不欲悉傳人世耶抑金仙有言一切有爲夢幻泡影紅友已空諸所有任其或存或亡而予之惓惓于此反多罣礙耶然予終不忍捨置者重傷紅友之慧業自爾遂寂寂人間也且恐他日有人以璇璣全稿寸紐尺幅裁割攘爲己有也致訊亦閣主人俾速付梓廣諸同好并了芍藥欄當年一庵公案也泥絮道人宏倫謹述

璇璣碎錦

宜興萬　樹紅友著

選目

鏡蓂　蛛絲分飛鴻燕
顛倒鴛鴦　多麗碑柳帶同心結
錫朋九轉丹　六稜品字玦交枝方勝
連理箋　百念齡車輪
疊翠峯　一垣星斗　玉衡文印
土圭月影　合蓂梅　長命縷
連環方結　錦障泥　五雜組
重重結綺窗　陽關疊　桑籃
天度小浮圖　碧泉瓶　百花屏

蓂　鏡

鏡蓓竹枝詞 七言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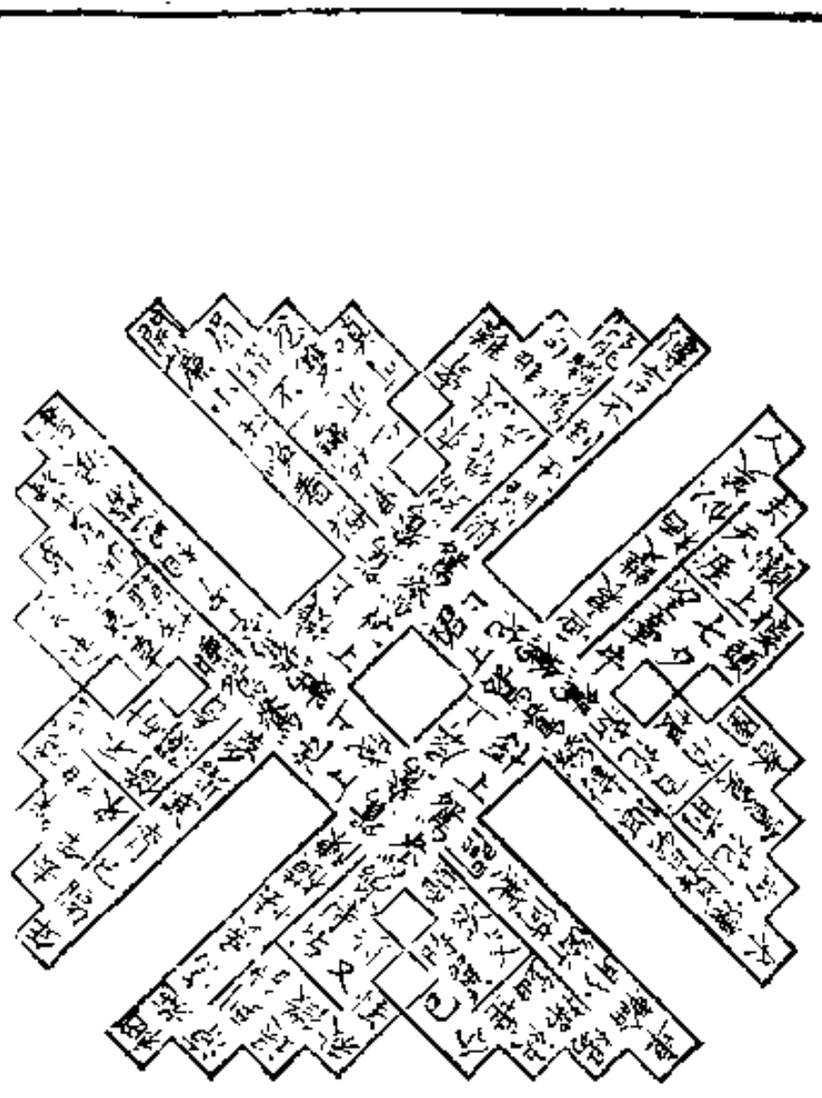
楚山如沐曉蒼蒼目斷長沙木落黃借問相思多少
湘恰如流水下瀟湘

湘字左水中木右目沐右爲目中爲木帖爲相楚爲湘成湘楚爲沐成爲湘水全爲湘

蛛絲 高隱吟 七言律一首

吾廬掩戶寂無人空谷歸田二十春和令香奩窮不
誰江郎綵筆老逾新思戛刀作樵薪斧貢禹冠爲漉
酒巾嘯傲每尋泉石樂坊名己等陌頭塵 五言律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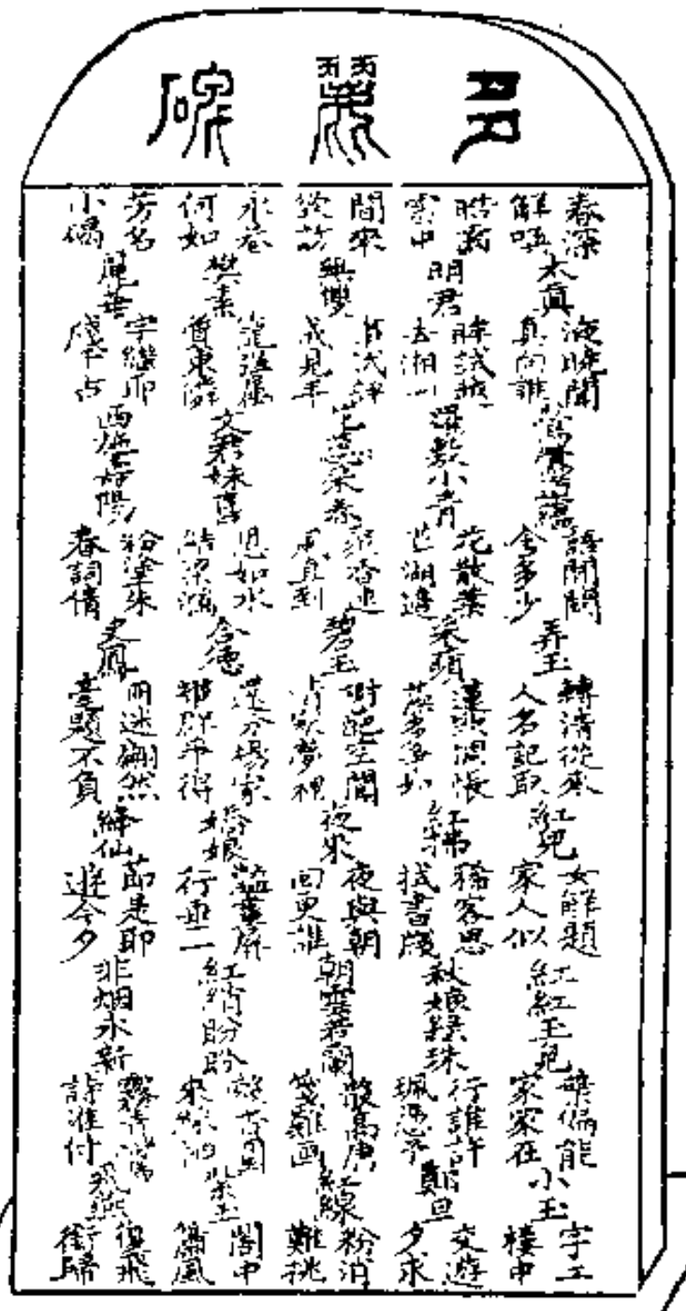
人境心偏遠春風特有情誰言貧作病
谷共山人出巾從野叟行樂天池上詠塵淨洗俱清
戶外遺田二頃奩中寓筆千章作賦擬爲屈宋尋閒
且等羲皇



顛倒鴛鴦閨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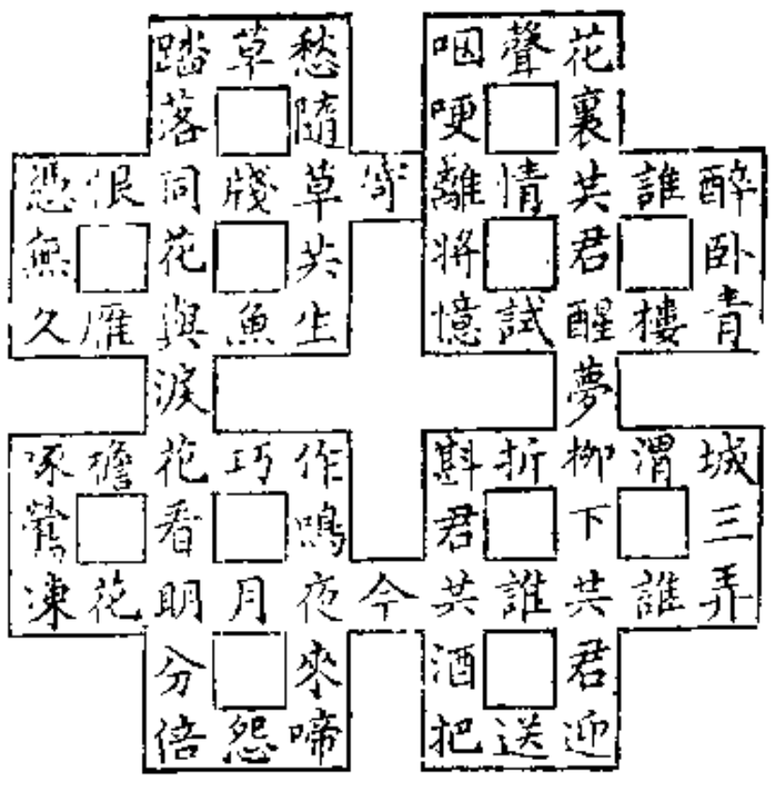
七言絕八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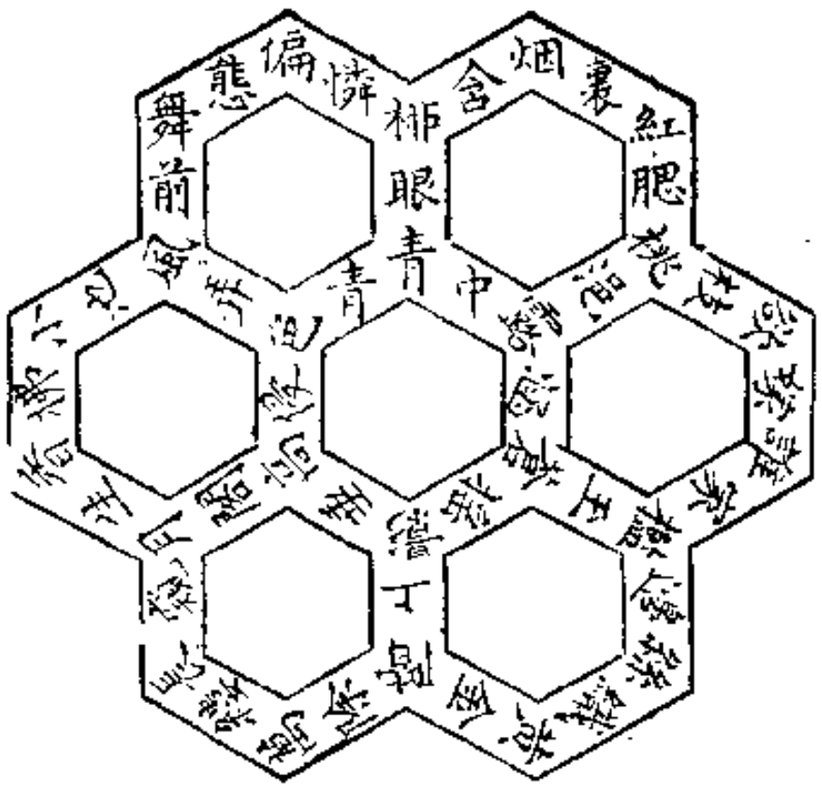
雖向瀧籠鸚鵡傳傳言不到玉關前鴛鴦枕上鴛鴦
夢夢斷寒宵已隔年去年來猶舊恨殘花不耐倚闌看鴛鴦
錦綢微成來欲寄難嚬忿雙眉鎖不開開簾小玉與看梅鴛鴦
繡綢得郎曾贊歎來來向花前賞暮春春園消恨百花新鴛鴦
果果核雙仁亦可憐分訣垂楊佛鉚車車輪盼斷倚寒閨鴛鴦
字字相思帶淚書書緘蒼鴻寄白雲雲連衰草黯斜曛鴛鴦
頸頸欲交時翼已分秋送微涼到錦裀裀施席展怯橫陳鴛鴦
畫畫裏雙樓似笑人人去天涯懶上樓樓頭七夕望牽牛鴛鴦
線線待拈將又怯秋



多麗碑 七言絕 十詠古美人 首

春深太液曉開鶯語闌干轉清曉解喚眞眞向誰
道嬴含多少玉人名鶯語闌干轉清曉解喚眞眞向誰
能小字工記取兒家家在玉樓中君去湘山
能小字工記取兒家家在玉樓中君去湘山
能小字工記取兒家家在玉樓中君去湘山
能小字工記取兒家家在玉樓中君去湘山
能小字工記取兒家家在玉樓中君去湘山
能小字工記取兒家家在玉樓中君去湘山
能小字工記取兒家家在玉樓中君去湘山
能小字工記取兒家家在玉樓中君去湘山
能小字工記取兒家家在玉樓中君去湘山
能小字工記取兒家家在玉樓中君去湘山





柳枝辭　七言四句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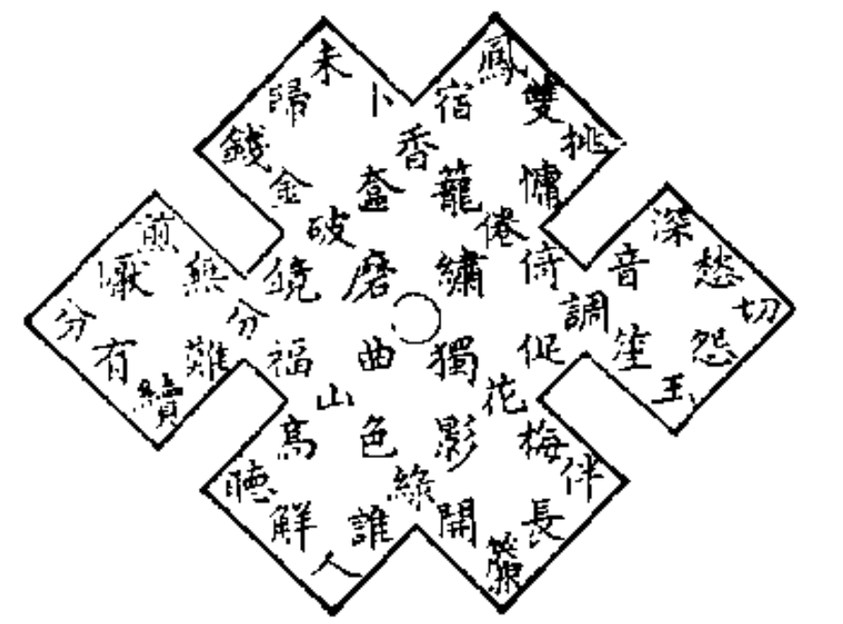
煙裏紅腮桃浥露　露中青眼柳含煙　煙偏憐柳眼青青
色色弄風前舞態偏　香拂小池風弄色　色侵高閣月生香　長窺月闇高垂
影影上階除蔓緩長　絲絲織黃金階上影　影搖蒼玉檻邊絲　誰家檻玉蒼涵
露露浥桃枝欲嫁誰

六稜品字玦　春景劉情　虞美人三調

低垂柳弱風枝小　處處迷春曉暗階苔點落花飛　對臥鵲鳴簷上日窗西　西窗日上舊鳴鵲臥對飛花
落點苔階暗曉春迷處處小枝風弱柳垂低　垂柳弱風枝小處迷春曉暗階苔點落花飛　對
玉鉶金揮字錦牋○牋詩歌沸翠樹綠鸝歌沸翠紛紅滿架花垂　垂花架滿紅紛翠樹綠鸝歌沸翠紛紅滿架花垂　垂
絡欲歸春睿沸歌鸝綠樹翠紛紅滿架花垂　垂花低露草芳叢碧燕舞斜風急夜深房曲帳垂紗白
花低露草芳叢碧燕舞斜風急夜深房曲帳垂紗白　月漾簾珠影鬧蜂衙○衙蜂鬧影珠簾漾月白紗垂
月漾簾珠影鬧蜂衙○衙蜂鬧影珠簾漾月白紗垂　帳曲房深夜急風斜舞燕碧叢芳草露低花
帳曲房深夜急風斜舞燕碧叢芳草露低花　五言絕六首

小枝風弱柳垂帳曲房深夜响前腦雨遲吹笛調音
夜深房曲帳垂柳弱風枝小雨腦前响音調笛吹遲
翠紛紅滿架花落點苔階暗鏡停妝黛籠篆重埋
暗階苔點落花落點苔階暗鏡停妝黛籠篆重埋
暮叢芳草露低絡欲歸春睿沸歌鸝綠樹翠紛紅滿架花垂
春歸欲絡低露草芳叢碧燕舞斜風急夜深房曲帳垂紗白
碧叢芳草露低絡欲歸春暮色凉亭亭洛紅閣紫更頻紅
暮春歸欲絡低露草芳叢碧燕舞斜風急夜深房曲帳垂紗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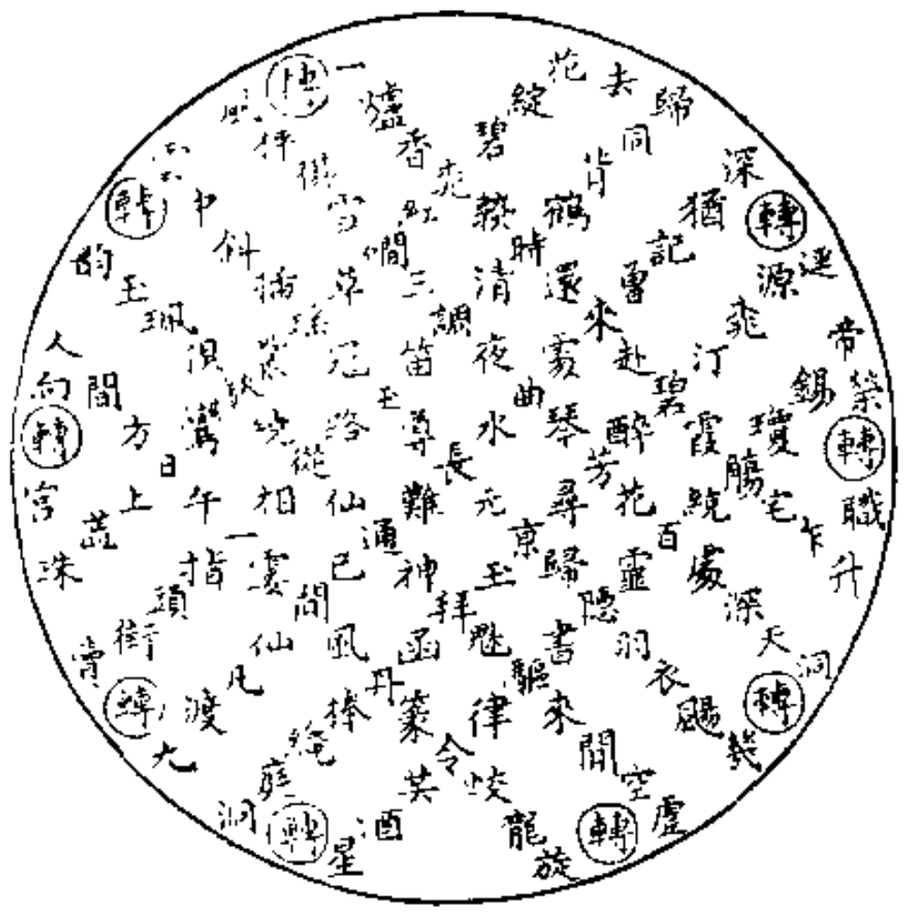
六稜品字玦　春景劉情　虞美人三調



交枝方勝 春寒曲

漁家傲一調

繡倦補挑雙鳳宿香奩破鏡分難續有分慨煎無分
隔山色綠開旗長伴梅花獨○磨破金錢歸未卜香
籠倦倚調笙玉怨切愁深音調促花影綠誰人解聽
高山曲



九轉丹遊仙詞

浪淘沙一調

九轉丹成玉蕊珠宮轉向人間
一遊仙子導長元京歸隱羽衣飄幾轉笙歌百靈隱書驅律令○共
方日午一爐香桃紅襯草瑤叢驂鶴日上蕊珠宮轉向人間
魅拜神通仙從幾騶俱佩玉劇轉雲中
斜插瑤冠玉導長元京歸隱羽衣飄幾轉笙歌百靈隱書驅律令○共
百花芳○琴曲夜調三弄雪棋杯風轉一爐香桃熟時還來赴碧霞鶴
宅升職轉榮帝錫瓊鸞統百靈隱書驅律令○共尋芳醉碧汀
酒星轉洞庭纔捧丹函拜玉京
桃源遲生查子一調
九轉遲轉深猶記曾來處曲水長難通已問仙凡渡
街頭指一記曾來處曲水長難通已問仙凡渡
相從路玉笛調清時鶴背同歸去

車輪

同心扼子 秋閨吟
七言排律一首

四出金花映月黃隔簾相對試秋芳云鬟綰得妝方就鸞鏡簪來影亦香水榭荷殘斜日遠山窗竹翠晚風涼月圓宵約還京洛霜落無書寄梓桑女媧木蘭征木葉郎翰銀雁返銀塘凡看仁智虞唐綿都爲蘇蘭一斷腸

花正全枝得雨栁將殘絮隨風約信久誣蘭閨薄情智術誰同

中灤字分爲四云水月女凡六字各列一聯之首腸芳香涼桑塘六韻先只借用月方日京木唐六半字

車輪

車輪別懷
七言排律一首

軒轅明鏡掛松枝照徹長亭酒一巵輻輳客遊誇遠志叮嚀人別贈將離轆轤金井啼烏早蝶蹙銀鞍上馬遲輾轉昨宵幃夢短淒涼今夜旅魂知輜軿千里看花日枕簟三更泣月時軹轍才高君獻賦琯璣情重妾題詞軏輗有信須前約鱗羽頻將莫後期輒軻苦辛持受取休教人歎玉顏衰

五言律一首

轔轔車不返鬱玉斷文琴軟弱佳人性輕狂蕩子心輒忘青鬢約輪作白頭吟較似蘇蘭怨輸他錦字音

世楷堂藏板

建瓴

直浴明修
年把口邊懸映向間
作敏靜簧無
賦心看聽箏花林事
甦壬岩花
菜野挺栖片枝名相
情檐鈺燈

連理牋　山居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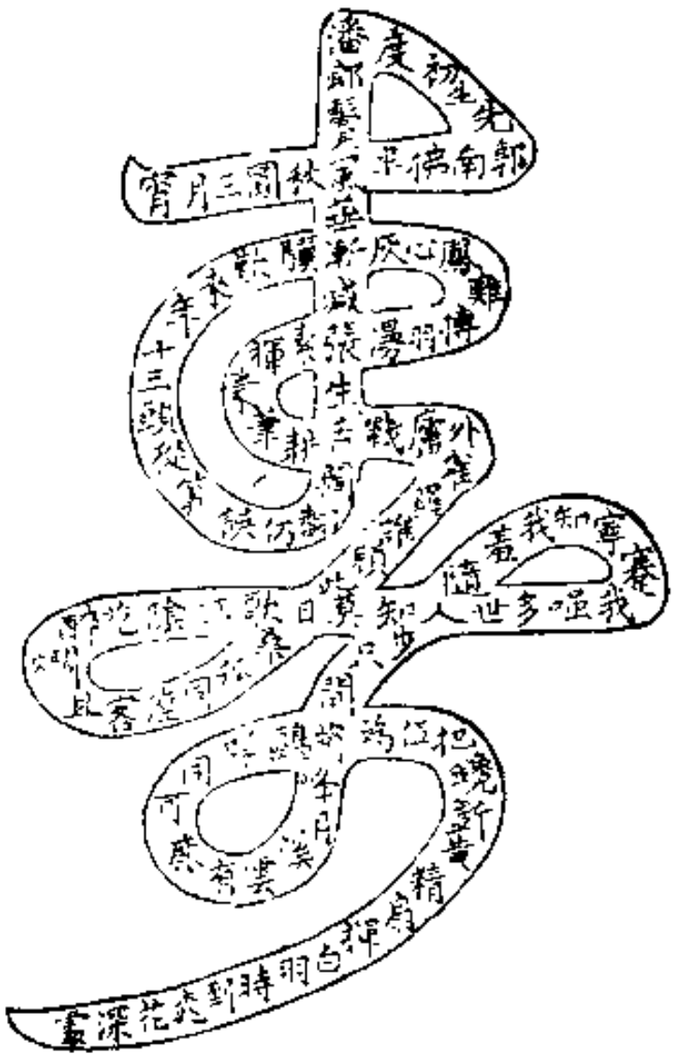
七言律一首

十年作賦草萊音且把文心化野心谷口每看山挺立水邊爭聽石栖禽月懸青笋千枝玉日映黃花一片金多向竹林生苔火人間無事更相尋直浴明多敏靜簀花岩玉甦惜檜鉦煇十五字合寫分讀

百念齡　自壽

夏雲峯　一調

宵月三圓秋風半拂南郭先生初度潘郎鬢滅張生舌瀾翻仍誤算從頭三十年來歎髏此日桑弧同座客且爛醉花陰詠鳳難搏羽漫張素揮毫筆耕舌戰盧外雀羅誰顧○嗤我窶窘知我羞隨人步只閉門謝將峯月溪雲有鹿可同羣鷗將爲伍把錢斟黃精扇揮白羽時到桃花深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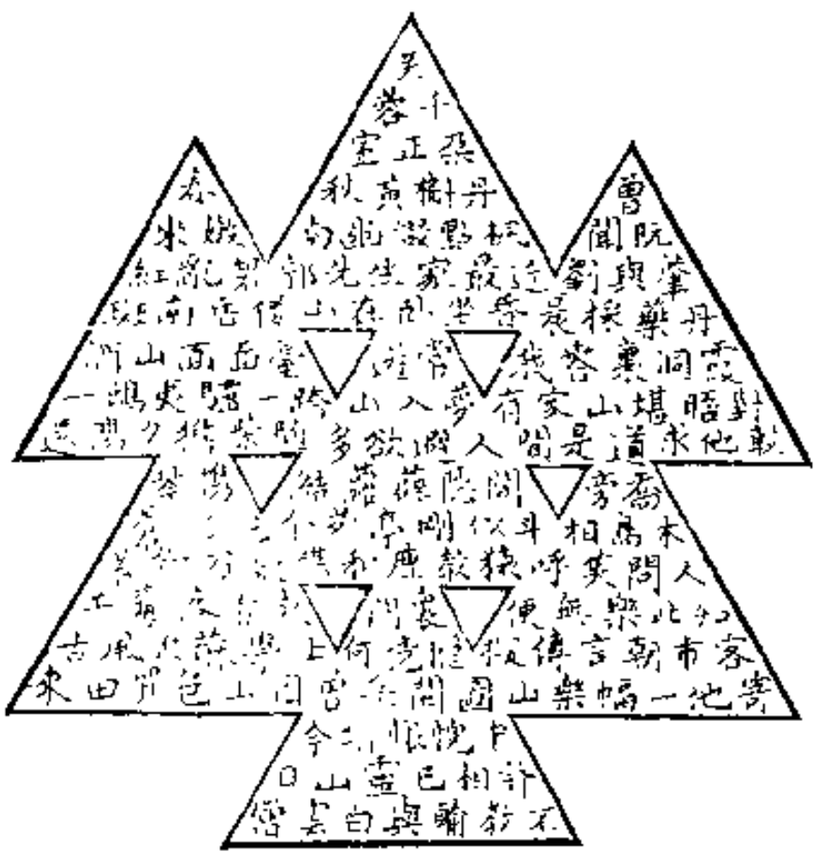
鏡門無夢足餘年　岳莊異似頑仙陰　潘冠烟咏閒棲共　生衲烽中原樂賭　任醉起鼓鼙志圍　髮同高眠樹篇棋　泉茗煮曉常外墅

賦陵猶惜未逃名　作同酌晚風清濱　惟醪耕里鄰家約　音皎躬心安最棹　塵月事嚴采有看　絲春烹共笋情花　聲鳥聽節聯徑落

齊物何妨偶六如　於行看唱步虛墅　甘廉書歸南畝閒　覺塵樹讀相樂身　漸揮種經牛樵青　貧談聽出龍溪鏡　餘甜黑事舊冠裡

映斜扶醉過芳堤　柳學綠透穿低磵　花課溪鳥多情寂　莊濺清起閒自寞　郵亦塵茅在春　處身兵譁罷啼無　題有時湖幽愛語

疊翠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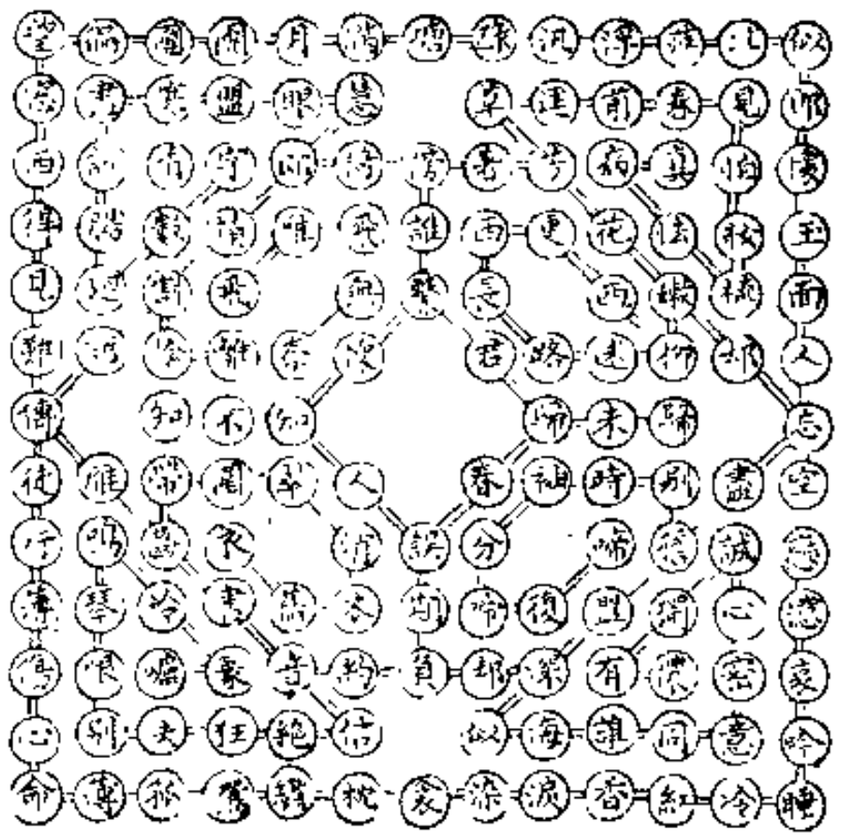
雷文印 詠懷七言律四首

中原鼙鼓起烽烟 因詠閒棲樂志篇 竹樹眠高同醉客 衣冠裝異似頑仙 山陰共賭圍棋墅 野外常燒煮茗泉 白髮任生潘岳鏡 金門無夢足餘年

心安采薇事躬耕 井里名逃徑聯鈴聽 最有情奇箭共烹春月 落草花薰我有家山堪晤 對武陵猶惜未迷名 南畝樂樵漁魚龍出聽談揮 麈 冠舊事黑 塵 象闕身青鏡裏衣 鹿鹿行看唱步虛巳歸 麋麋讀相牛經種樹書日 烏聲耳絕塵音淮作賦 皎白醮同酌晚風清水 甜餘食貧漸覺甘於蔗 起閒茅屋對清溪水鳥 懶心謀學稼道宇低人 有題是處蛩莊花柳映 從中螺紋讀至外卽用 中心讀起四字爲四篇首

多情自在啼口罷譚兵身亦 憐寂寞春無語吾愛幽閒賦 日斜扶醉過芳堤 隣

回文坐客



疊翠峰 山居樂 七言絕七首

芙蓉千朵正宜秋 黃 槲丹楓點綴幽 南郭先生家最近 晨昏坐臥在山樓

春來嫩碧亂紅斑 南岳樓臺面面山 酒一瓢夷 驅一跨多隨柴擔夕陽還

曾聞阮肇與劉晨 採藥霞洞裏春 我有家山堪晤對 較他求道是閒人

臥遊常夢入山多 欲避人間隱薜蘿 結箇茅亭剛似斗 相爲木客應敎猿

呼我問人間事 多 便無樂此勝傳言 朝市客 笑他一幅樂山圖

何曾每閱圖中媿 悵增今日山靈已相許 不敎輪與白雲僧

回文坐客

一垣星斗　閨怨

南鄉子四調

塘綠泥浮萍比似郎懷玉卻人忘卻嫩花芳卓徑前春見伯牧桃怯病眞○眞
病怯梳妝怕見春前徑草芳花慨卻忘人面玉懷空似綠塘
塘滿月圓圓漏望窗西得見難傳語劃青郎慧眼盟寒盡訴腸迴數字看○看
字數迴腸訴盡寒盟眼慧郎青劃語專難見得西窗望徧圓圓漏滿塘
衾染淚香紅冷睡玲哀憶愁空忘識誓盟深似海誰同意密心誠獨有儂○儂
有獨誠心密意同誰海似深盟誓識忘空愁憶哀吟雖冷紅香淚染衾
衾枕繡鴛孤薄命心傷薄行徒傳雁斷書音信絕狂夫別恨琴鳴冷篆爐○爐
篆冷鳴琴恨別夫狂絕信音書斷雁傳徒行薄倖傷心命薄孤鴛繡枕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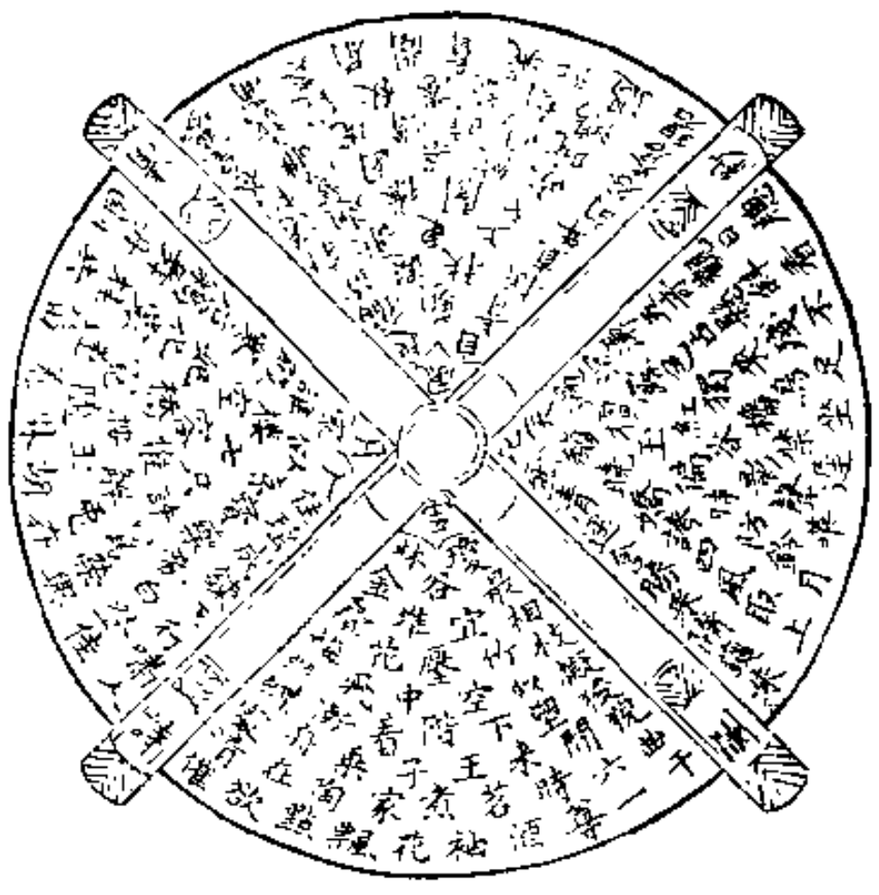
長相思四調

歸未歸君製誰傍著芳花嫩柳迷路長西更西○西更西長路迷柳嫩花芳著
傍誰製君歸未歸
歸未歸春誤期負卻深盟誓別時袖分啼復啼○啼復啼分袖時別誓盟深卻
負期誤春歸未歸
知不知愁繫誰傍倚郎情剗捨誰奈無飛雁飛○飛雁飛無奈誰捨剗情郎倚
傍誰繫愁知不知
知不知人誤期負約音書斷帶圍翠消衣舊衣消翠圍帶斷書音約負期誤人知不知

玉衡詠風花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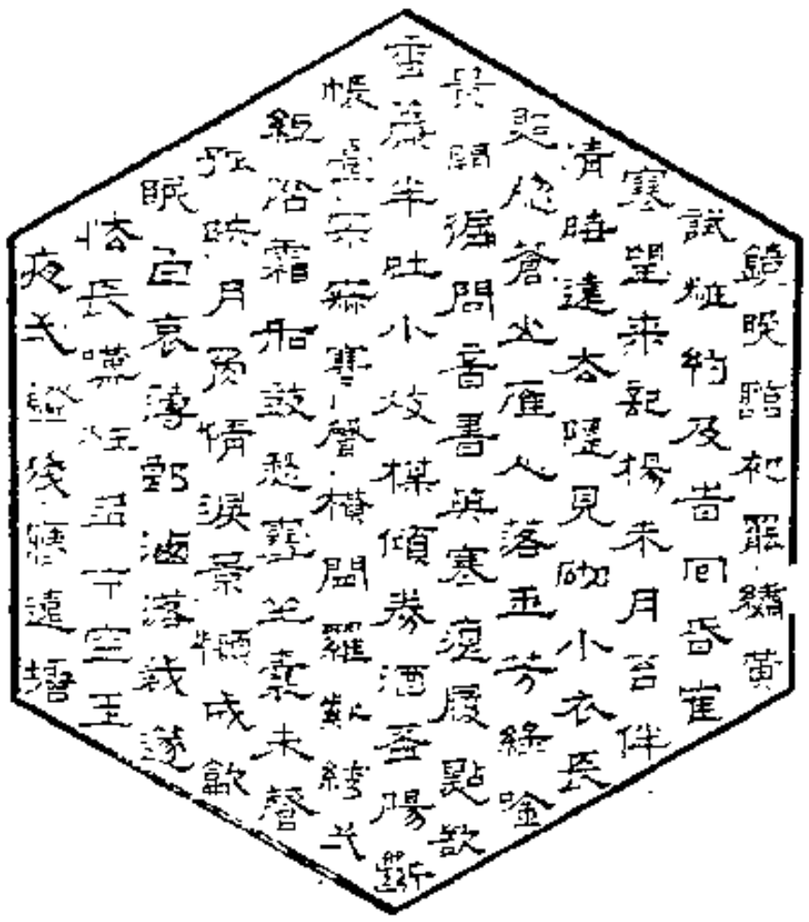
七言律四首

起自青蘋徧遍遐扶搖直上更歌斜　秋霞羲皇清夢蒲裘扇　天然清馥過沉檀曉徑舍嬌玉露凄凉五更殘
句吹綻梁園萬樹花雕虎嘯時鳴曉谷送題滕閣千年　朱四時春獨占奇觀懸來簷影防風墮　鳥殘斜日紗窗看不足坐遲華月上朱闌　茗時六曲闌干一尊酒袖花飄點欲催詩　人家誰似佳瑤京樓殿寒空七寶成鍊藥只容妃后在陶家煮
窮化橋惟許帝王行白鷺解按霓裳舞丹桂還隨玉色紅　蝶斷看階下墅猊閒來玉子乘舟處清在陶家煮　瓊林金谷最相宜堆疊梅花壓竹枝擬似空中飛蛺蝶　人家時六曲闌干一尊酒袖花飄點欲催詩
窮化橋惟許帝王行白鷺解按霓裳舞丹桂還隨玉色紅　蝶斷看階下墅猊閒來玉子乘舟處清在陶家煮　瓊林金谷最相宜堆疊梅花壓竹枝擬似空中飛蛺蝶



十二月景

合蒂梅



長命縷

土圭月影　詠月詩　七言律一首

湖上瞳朧兔魄幽　光明忽散一天秋
釣圓錠今期漾玉　毬霞郁桂芬雲外
中收憑開深夜看　逈朗何處笙簫作
以首月字作題湖　瞳明朓朓期朦朧
旁朗月任布瞳朓　朦月在左俱用眞
如勝期朗月在布　瞳朓朦朗等字分
朝朋等及骨月之　月俱不用朓字平
挑

合蒂梅　寒宵吟　七言絕十二首

梅枝小吐半簾香　影照清寒試鏡妝　來去雁書音問徧　開窗曉望遠山蒼
蒼山遠望曉窗開　徧問音書雁去來　妝鏡試寒梅香帳　泚孤眠怯夜長哀
角鼓聲寒寂寂　臺階映白月如霜　臺寂寂寒聲鼓角　哀長夜怯眠孤　泚帳香簾半吐小　枝梅
梅枝小吐半簾香　影照清寒試鏡妝　來去雁書音問徧　開窗曉望遠山蒼
蒼山遠望曉窗開　徧問音書雁去來　妝鏡試寒梅香帳　泚孤眠怯夜長哀
角鼓聲寒寂寂　臺階映白月如霜　臺寂寂寒聲鼓角　哀長夜怯眠孤　泚帳香簾半吐小　枝梅
梅橫雪影落空塘　遠夢殘燈一夜長　哀角鼓聲秋泪灑　才多枉嘆溝陵孟　酒傾愁裁成未
幾夢遠塘空落影　雪橫梅　梅橫雪影落空塘　玉笛吹聲一燈　裁成未繡紫羅囊　羅囊繡紫羅囊
斷腸孟酒傾愁裁　成未繡紫羅囊　羅囊繡紫羅囊　裁成未繡紫羅囊　羅囊繡紫羅囊
裁懶坐閒傾倦酒　孟腸斷一聲吹笛　玉塘空落影雪　橫梅梅英落砌月　昏黃繡龍初臨
梅英落砌月昏黃　繡龍初臨曉鏡妝　來去雁書人見未　回時及約記隄楊
初罷繡黃昏月砌　落英梅　梅英落砌月昏黃　繡龍初臨曉鏡妝　來去雁書人見未　回時及約記隄楊
斷腸孟酒傾倦酒　傾寒玉小苔衣綠　點屐痕芳　苔小玉寒傾倦酒　孟腸斷欲吟長伴　鶴黃昏月
初罷繡黃昏月砌　落英梅　梅英落砌月昏黃　苔小玉寒傾倦酒　孟腸斷欲吟長伴　鶴黃昏月
砌落英梅

長命縷　董蓉仙數逐琴方期而舉于風此賀之時令祖父母皆八旬尊公適任畿輔其侃儷則晏與錢氏也

鷰山溪一調

日長花院客騎臺相過笑語頌聲長誇謝室王門江左蘭馨毓秀初捧掌中珠麒麟趾鳳凰毛好向庭前賀○帝音先卜駿發輝青鎖還羨相魁梧料一躍煙樓應破天人三策天爲百年傳槐王植戶于興種德從來播

天仙子一調

向日元方千里騭年少岧嶢頭角異水幾星聚長文輝名賢萃歡聲沸後起重爲謀與紀○竇氏高堂花滿砌卻比蘭孫馨更美緣知種玉得瓊枝音徽繼能有幾鶺鴒椿萱看四世

振鷺沙一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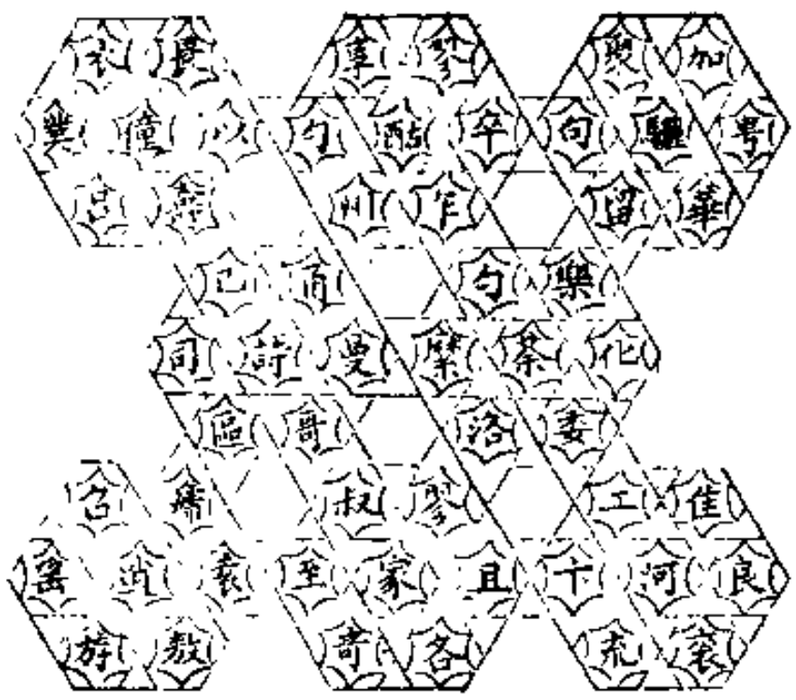
百兩向東陽方羨求凰新歡共祝鳳雛祥植得花叢更一載果綻圓香○佳信遣鴻將遠播燕邦孫枝喜接古椿長名業莫求過郭令願後人昌

最高樓一調

桑蓬至凡慧識重來家慶室祥開簾前亂玉初成燕庭中桐碧漸成材看犀錢分玉果有金罍○祥發長千枝萱共長瑞應來百男榴共廣將自此試萌胎桂添蘭叢偏加興亂同鵲報喜先催硯金星慶玉版爲君裁

連環方結

錦瓏璣



連環方結　鄉居緘

七言律三首

起看山色拂雲開萬壑千重翠來開戶鄭眞芳草徑閉閑許瑾落花堆醉醒只向書倉坐醒醉惟從夢境閑塵世簪纓從不問浮雲難上釣魚臺

舞去來鷗在水濱閒人言行已在皆濁吾謂持身良獨善獨歡世市交多惡客但令無得近雲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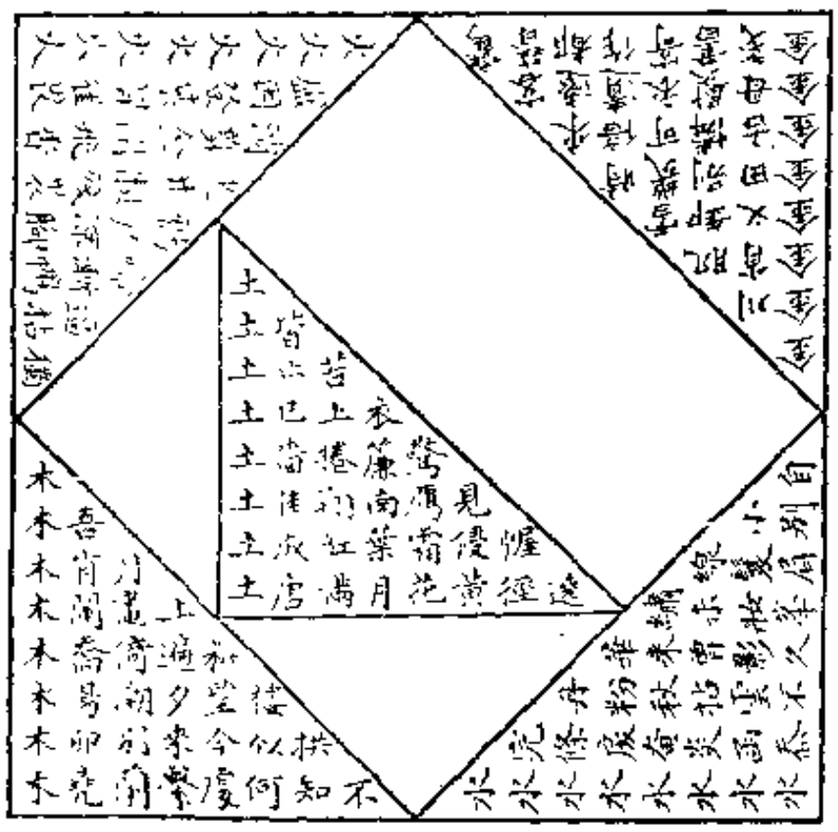
自憐衣褐老隆中憶自童年倏作翁湖海氣消年亦暮謝郵霞情重癖難攻謝山雲臥輸陶令蒋徑花香嗽鄭公將寄愁懷對明月只將琴拂弄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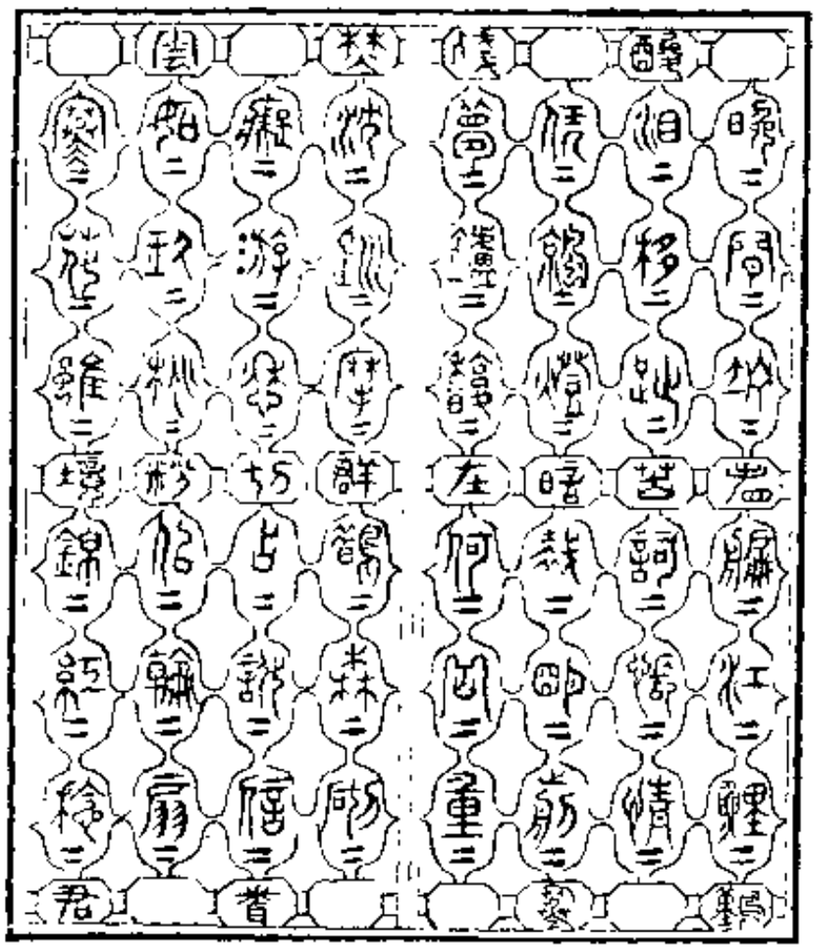
錦障泥　春暮送友北上
七言律一首

驅駒驟駕騁驊騮酤酌醪醪
招詩詞記誦漫謳茶藥苛
窈流家室寂寥宜客寄道遙遞茶藥花萎落河汴江淮浪
招詩詞記誦漫謳茶藥苛
窈流家室寂寥宜客寄道遙遞茶藥花萎落河汴江淮浪
遊遊

五雜組　閨怨
七言絕五首

釧鈿肌雪卸釵鈿別幾時來倍可憐鈷鍮熨衣遺遠
客鶯箸都作寄書錢
招梢月上畫欄橋倚遍妝樓望夕潮楊柳別來今似
拱不知何處繫蘭橈
浣滌丹華粉淚淹秋來繡線未曾拈淡涵雲影妝鬟
小自別嵩峯久不添
爐煙消盡翦燈煤金井鴉啼戶嬾開燭燿飛廔涼漸
遍獨拈鴨腳裏香煨
堦坳苔衣上把墻捲簾驚見雁南翔堆城紅葉霜侵
握遶運黃花月滿塘





重重結綺窗　閨恨

七言律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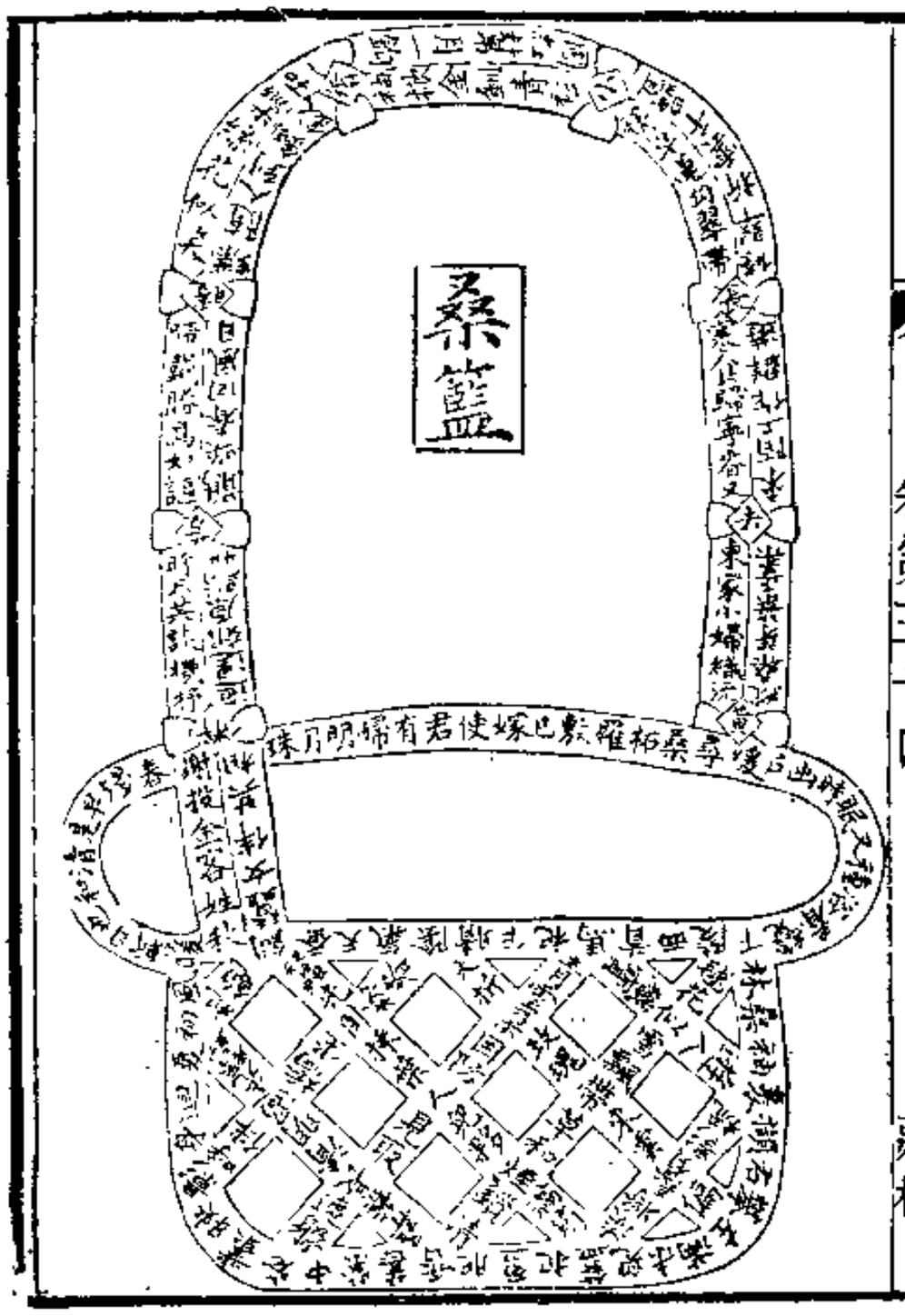
晚日閒門竚立看編舟江水鯉魚難心情長悵言詞
春足趾多移目淚酸凭几殿風燈火暗裁衣明月尊
刀寒千重山岳人何在香馥金鑪夕夢殘
石砌林森鳥鵲羣手摩金釧水沉熒癡疑遊子愁心
切占卜訛言信口開羽扇車輪人似扮木桃玉玦女
如雲蓑衣花草雖佳境錦帛紅糸稔念君

每句前六字逐字借半讀先讀全字次讀半字三
四兩句則先讀半字後讀全字故第一行自上而
下次行自下而上三聯同次行至左首行末聯同次行自上而
幅一首則又先半後全爲首聯亦相閒而下

陽關疊　送華小邢燕遊

長短句二百字

柳色青　柳色青　青青滿城煙雨春光送遠行
煙雨春光送遠行　遠行君向燕山路　君向燕山
路前去　前去旗亭芳草青　芳草青無數　無數
山翠翠水水　水水程程　程程千百里　里里人
人戀芳春　人人戀芳春不似君　不似君家有
老親　家有老親長倚門　長倚門望君君馬馬到
到堂　君君馬馬到金臺下　金臺下桂花香　桂
花香報報　報報高堂正正　正正稀齡壽　稀齡
壽壽杯杯　杯杯酒酒　酒酒遲遲　遲遲君君衣
衣　衣衣錦錦　錦錦傾傾　傾傾金金斗　金金
斗斗　斗斗汎汎　汎汎春春　春春風風　風風
人人　人人共共　共共醉醉　醉醉融融



天度小浮圖

桑籃　採桑人

七言律二首

飼蠶女伴共相將，逈選郊原踏草芳。鵑喚春同風日暖，蝶隨人到鈿釵香。袖掀金釧青衫小，裙罩蓮勾翠帶長。寒食歸寧春又去，東家小婦織流黃。

學小圍紅幫月一，如龜芳時只共談。機杼將謝投金客，姓秋御街行一調

飼蠶天氣陰晴乍，祀馬首西陵下穫。看浴種又眠時，出戶綾尋桑柘罅。敷已嫁使君有婦，明月珠相謝。夏週身影映叢花中，春殘早是消和也。日漸暖風初，拳右撚裹袖桑林下，紫甚香肥盈把籃兒未滿，左襒花一調

捷花初起飽飼蠶，先趵採桑人兒影。桑葉長，清明過，先蠶捷花似雪飄帶草和煙鎖。清香滿路花一調

梳裹遊人似織賓，馬青雲桑罔防人見。取長遮躲，花叢映影呼伴過橋生趵，抑春陰大折桑歡。

天度小浮圖　詠月詞　橫行之字讀週角即向上月字轉下

調江月一調

月華冷澈最嬋娟，第一清輝花月漫。問郎年少事江月，金尊赤墅牛渚風流南樓逸興皓傲清，輝發爭如靚兒貌。月裏宮闕○客是客滿梁園月明千里賦于誰能及斗轉參橫香影下，萬樹羅浮如雪染石波深瑤臺月在夢斷秦樓別玉人何處月中滿夜聞笛

沁園春一調

聞廣寒宮八萬四千七寶樓臺自媧皇綵石補天衡在吳剛玉斧修月傳來為問銀蟾幾株丹桂奔月何年予自救山河影料蠻和未測亥步難猶○誰知龍樣冰胎引惹得人開鵲應開每歡場得月金波添賞愁懷對月玉笛增哀月自常圓人非昔壯把酒須傾三百盃狂歌罷越清風兩袖飛上蓬萊

燭影搖紅一調

十二珠閒朧朧飛上桃花影晚來月掛梢枝高小院春陰冷長晝更宜月鏡照銀牀轆轤金井碧梧庭下紅茵池邊夜闌人靜○桂馥平分畫樓三五良宵永誰將滄海一輪冰蟾出琉璃餅月到秋來偏勝向寒天玉梅千樹天籟四時惟是

鵲踏枝一調

欲上瓊樓問玉京悲歡無限感人情春衣平樂花前酒夜笛陽關僧生公臺下可中庭上方品淨心如鏡坐對冷圍一卷經

碧泉研　遊石亭等聯上人汲澗水煮新茶作

百字令一調　供賦此記事

深山古磵潺湲水　幾出平隄曲徑遠自金鶯銅甑下流到石亭芳境十里幽深一泓澄澈萬斛涵香冷蒼苔開坐照來松竹清影○每到雨過泉飛風清花落紅點春來景汲取嘗閒品別堪敲中滌香勝瓦鼎彫脖松肋揭柚共論龍團餅足稱三絕佳僧佳水佳茗

鳳臺上憶吹簫一調　雙旗漸膀花開處燕巢高巖雨前新葉一槍初展　滿汲一瓶軍持茶煙繞禪寮白雀佛坐清規松扉長來剝啄無慧遠行沽陶令攜弧喜一壺方藝七椀堪撫聽取鶯啼紅樹流泉似珠玉笙簇桃源記小樓客到爭題

百花屏　詠百種名花　南曲二套

步步嬌　玉蝶梅花春初放雪壓瓊枝上花山茶魁領衆茗開芳更綠萼紅梅掩映清況小砌占春光正山坡羊月薔薇風前搖颺夜薔薇月中閬相向無如水仙鼓子花怎能同寶相人面牧丹和他素素紅杏爲屏障金谷名園日正長嬌奇是佛桑丁香蠟梅花有異香

五更轉　每到春花無量極妖妍是海棠楊妃睡足鮫綃帳遠望無分杏紅梨絳桃李花蘭金蕙蓮妃睡足都有都有花神掌便似他躑躅金錢也自羞雖殊睡華離仿

江兒水　美玳紗籃盆中各擷長雞冠虎耳只取形相是誰部把走獸飛禽相標榜杜鵑蛺蝶牛廣穗是前人名狀更有形容取錦帶糊糊穗相像雀幸黃鶯兒夏日小池塘遶亭臺荷芰芳有紅葉白藕青蓮漾一溪菱角菖

浦長露爲霜金風乍起紅蓼白蘋殘
琥珀貓兒墜漸秋來丹桂月中吐金叢早又是九月
茱萸泛玉觴看紛紛石菊蜀葵黃喜秋棠木僅同開
眞似素質紅妝
尾聲還將蘆荻芙蓉望多冷落曉來江上再等到嫩
蕊繁英滿洛陽

前調

步蟾棟子花開春殘矣花信風初止羣葩總入詩
便野菊山櫻滿銀佳致獨有鑑陽時多碧桃郁李鋪
紅紫
山坡羊菊花紅落霞難比菊花黃傲霜堪喜數瑤華
應推木香素珠輕爭得同梔子姊妹齊翻翻綵袖攜
紫花荊樹唐棣如兄弟淺淡濃深各鬪奇相依最情
長是紫薇辛夷玉蘭花損與葳
玉更轉人盡知薇花紫卻原來有白薇翠薇尤足尤
足稱珍異但不如他仙瓊花瑞香粉團月粉樹都同
一香
類芬如檀麝檀麝猶難繼怎似他茉莉玫瑰占斷人
間香氣

江兒水柚子香橼近濃開碧玉枝黃橙綠橘一攬滿
芬至相期都到夏日薰風香飄墜款冬枳殼甘菊金
銀蕊總入藥籠良劑更有仙家採枸杞烏花佳味
黃鶯兒喬木影離披有柔條每附依看株藤瓠子麥
青寄向朱樓碧池在紅亭翠堤蝶和蜂往來百合長
春裏曲闌西爭妍競寵金鳳玉簪菲
琥珀貓兒墜種北堂萱幕櫚子名多兒不獨爲蠲忿
忘憂照眼宜更將他萬壽八仙移到茶蘼天棘莓牆
又早紅紛綠綵尾聲花王芍藥牡丹希壓盡了人間凡卉管不得舞
絮顛狂出柳枝

附
碎錦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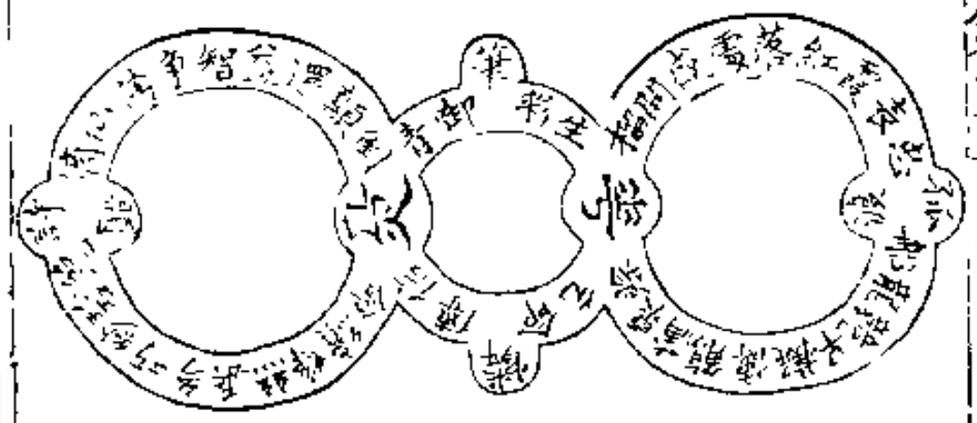
震澤 楊凌霄 樊舟

兵貴精不貴多織錦迴文特此體之權輿耳雖
讀法至千餘首詞義牽牽多亦奚爲厥後聲鑑
龜形諸製畢備踵事增華愈巧思絡繹矣抑未
人奪天工也自得紅友先生璇璣碎錦一書鬼
斧神工出神入化夫乃歎技至此乎觀止矣亟
與沈子紉芳參閱之紉芳請姑置抄句就圖索
讀暗合爲貴賭先悟而中多者勝蓋兩人什得
其七八云因歎才大如海心細如髮非先生誰
與歸而自有此書以來卤莽滅裂者卷未終而
攢眉掩之鮮不藉口于游戲小技會牧矣低回久之
復相與評隲品題軒輊次第不忍釋乎紉芳曰
披其沙則金之精愈見匿其瑕則玉之瑜不掩
曰雕曰琢良工故不示人以樸也請議改則如
藥籠之多閎宇棋局之少一行是也請議增則
如象棋羅經之必當有是也請議汰則如八行
葫蘆之無他謬巧是也余曰予不讀泥絮師之
原敘乎璇璣轆劫碎錦飄零百圖無破鏡之圓

六十類萍蓬之聚幸而存者未忍并其名而逸之篇之亡者抑可按其數而補之煉五色于天修七寶于月殆余兩人之事也夫且余以為有詩而後為圖詩恐添綴有圖而後有詩詩不單行蓋天下之物皆可入圖而紅友之圖不原皆字雖亦容有不必盡拘泥者而續貂尾以獅子威儀補笙詩以壁中絲竹神明存人此意自可發凡起例也紉芳曰善請先製四十題以補百圖之原數而各分其半并書之以為緣起

卍字　題虞美人畫　虞美人四調

如花不惜將身殉此際餘長恨夜中歌倍起傷心舞
草淚滋猶楚楚含情○枝柔染淚和凝血取映啼鵑
月只憐人美化為雲夢感霸王爭勝競虞名
名虞競勝爭王霸感夢雲為化美人憐只月鵑啼映
取血凝和淚染柔枝○情含楚楚猶滋淚草舞心傷
倍起歌中夜恨長餘際此殉身將惜不花如
消魂不獨花妝倩只愛朝來染粉脂從此也娟娟筆
壯感懷歌和楚先七怨怨七起古今憑取種閒窗
妙寫生餘積恨緜緜○空山化石猶夫望似比雄心
離閉種取憑和今古起怨七起先楚和歌愔種閒窗
也似望夫猶石化山空○緜緜恨積餘生寫妙筆娟娟
此從脂粉染來朝愛只倩妝花獨不魂消



同心珊瑚題扶桑錄

同心院詞四首

同心院十香詞勿亂女豚讓仇且入宮女相如獵何從諫同心院同賜斷腸懷差月落玉釣斜生世竟同人王家墮懷差同波賸賢如傳調入彈箏愛錫名同向合觀音懷古偏巫昭趙燕賢如傳焚祓怨簾隹開白線遠何來羅織同文成員錄香銷心字蕩飛灰簾隹開猛頭同

端陽文勝 午日辭

七言絕四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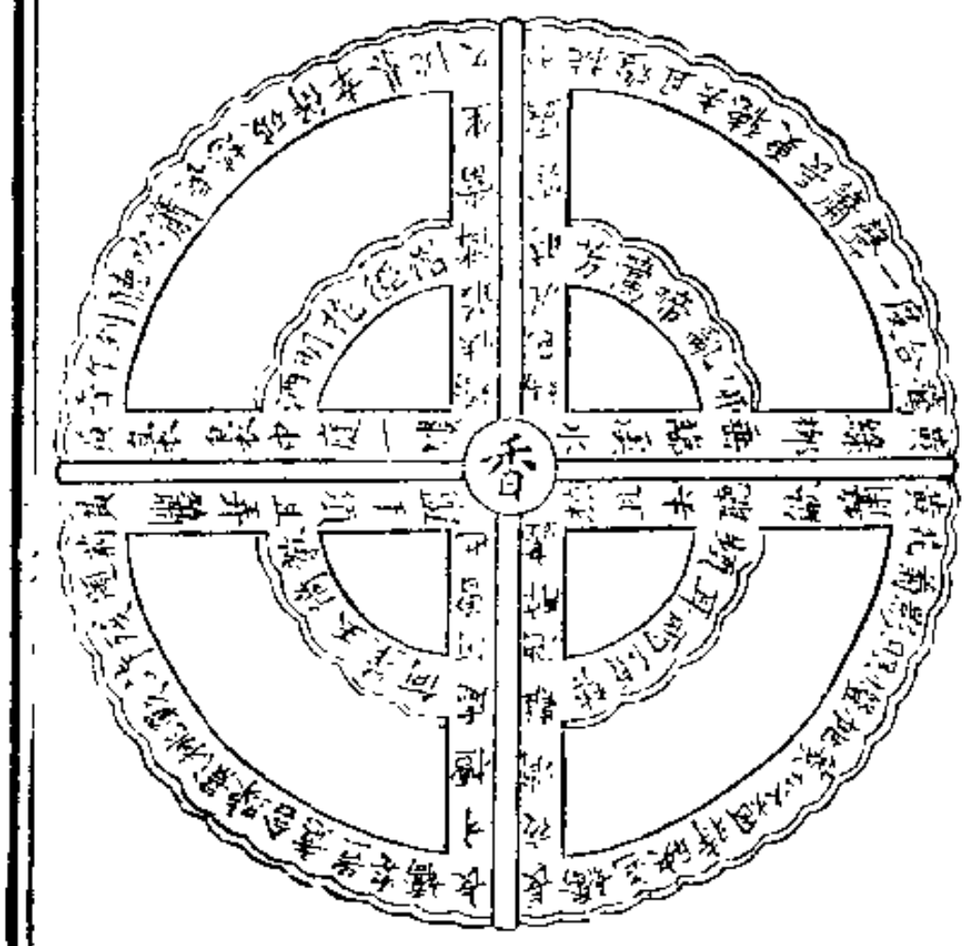
花生彩筆啣青鳥命續絲絲垂幻巧紗羅名籠詩題謫仙誇爭智益還顛倒倒顛還益智爭誇仙謫題詩籠碧紗巧幻垂絲絲續命烏青啣筆彩生花烏信傳隣命乞花榴開盛處落紅霞表競早擬傳鷓傳擬早競龍船渡孤忠表霞紅落處盛開榴花乞命憐傳信烏

雲母屏 七言律二首 雲水相逢詩

雲水雲到處便爲家水窮雲起機無盡
雲水由來結願賒水流意心自水清雲手挈
雲水吸西江紙落雲飛瀑連雲明水鑑奇峯翦水斷
雲斤白雲岫出滄浪朝盡雲去水還生有涯秋水雲停今舊雨春雲水落暮
雲水逝水雲冷若不同鏡湖一曲水平分雲垂南滇詞源
雲水尋到雲深持贈君
雲水道人題

雕牆 離合體牆字詩 七言絕三首

圭土影須表太陽土中風雨會天閽操鏝有悟王承
福莫面難坊糞土牆
從人底事矮觀場人貴爭天日月光如堵圃中宗嬰
捐矢門漫說進人牆
同口詩謎請試詳口成呂字妙中藏微詞宋玉休窺
此登望應僧多口牆



心字團香　閨情

何文屢韻七言絕八首

簫聲一度合鴛黃　綠柳垂陰溪水香　嬌色泥時霑露
雨挑燈且去聽更長　更聽去且燈挑雨露霑
時泥色嬌香水溪　臨垂柳綠黃鶯合　一聲簫
簫吹聽到三更後　庭中裊裊黃昏到　聽吹簫
久挑棋幸得破愁長　長愁裊黃昏到　聽吹簫
憐最佳嬌香縷一庭　中裊裊黃昏到　聽吹簫
簫弄且須手盥香也會　何處擅才長　嬌姿豈意含疎
彩挑戰詩殘題菊黃　黃菊題殘詩戰　挑影疎含
意豈姿嬌長才擅處何　會也香盥手　須且弄簫
簫吹聽去且棻香盡醉　酒蘸消夜長　嬌色映時煙似
篆挑照影菊花黃　黃花菊影照燈　挑篆似煙
時映色嬌長夜消難　酒醉黃花菊影　照燈挑篆似煙
芳時憐惜徑花明　酒中且飲倚玉笙　何處難禁頓雨
耳頻聽垂柳亂啼鶯

又七言律一首

藥籠　藥名詩　七言律一首

常山積雪草防風　落雁天南星密蒙　獺髓合歡蒼耳
子鸕膠續斷白頭翁　蚤休迷迭香安息甘
守宮知母當歸千　里及寄生旋覆寄居　蟲
無名異

練裙裴几　集王右軍法帖

四言絶一首集蘭亭詩句

肆眺崇阿亦有臨流欣此暮春今我斯遊

謝萬　孫綽　王羲之　王肅之

五言律一首集蘭亭敘字

臨亭騁興會觴詠有同情聽水懷初暢觀山目又清

春風知已集日永慨言生事悲今昔終將托老彭

又五言律一首集千字文字

故園結草堂四面受池光月上桐初靜雲生岫亦涼

引杯扶遯興投劍感歡場更約同心友雅歌秋水方

芙蓉

開緩瓦鏤文迴樹倚

簾霜院深槐井颯時

悰舊小蘭雰水紋驚寒

對塗總暁陰閒雁東心瑟影

寒雨雪點庭階瑟瑟

巖巖香爐獸炭添

行波箋　擬韋貫宮中曉寒詩

七言絶四首

開簾怯對曉寒嚴巖裊香爐獸炭添梅影瘦看時倚

樹迴文鏤瓦綴霜檐

陰陰雨雪點庭階瑟瑟寒風颯井槐深院小窗閒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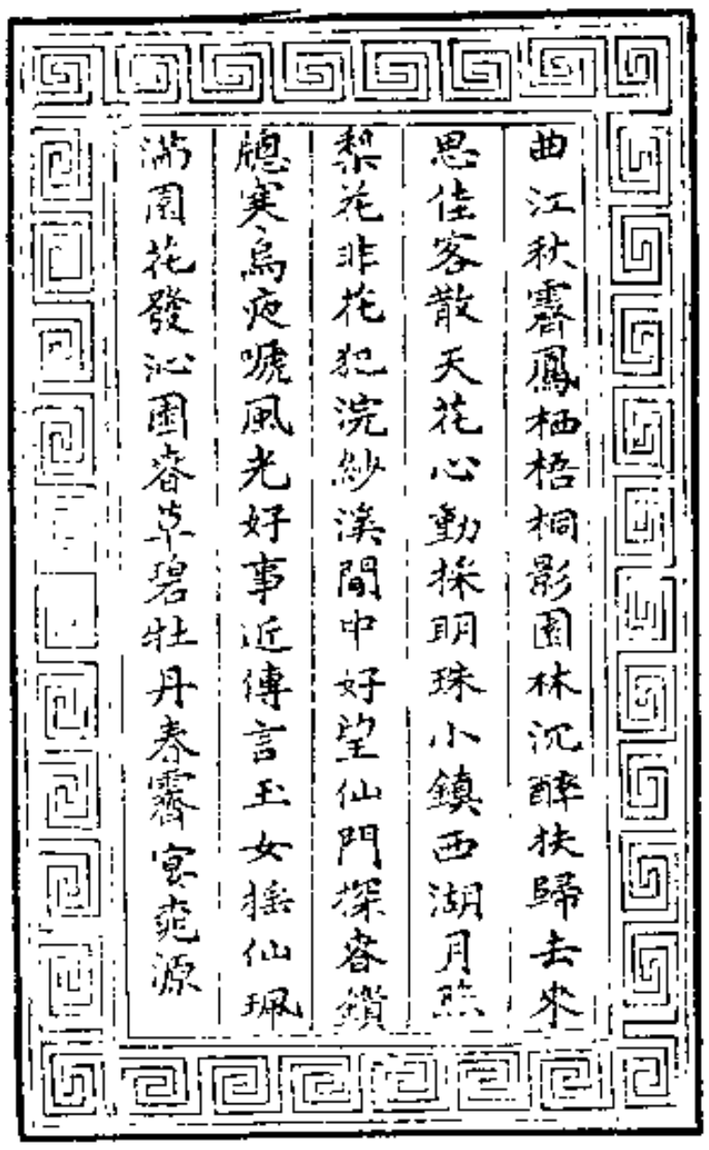
袖心驚幾處噤冰敘

敘冰噤處幾驚心袖擁閒窗小院深槐井颯風寒瑟

瑟階庭點雪雨陰陰

檐霜綴瓦鏤文罔樹倚時看瘦影梅添炭獸爐香裊

巖巖寒曉對怯簾開



曲江秋霽鳳梧梧桐影園林沉醉扶歸去來

思佳客散天花心動採明珠小鎮西湖月照

梨花非花犯浣紗溪閒中好望仙門探客鎖

牕寒烏疋嘐風光好事近傳言玉女搖仙珮

滿園花發沁園春碧牡丹春露宮桃源

曲江秋霽鳳棲梧桐影圍林沉醉扶歸去來思佳客
散天花心動採明珠
小鎮西湖月照梨花非花犯浣紗溪閑中好望仙門
探春瑣窗寒烏夜啼
風光好事近傳言玉女搖仙佩滿園花發沁園春草
碧牡丹春霽宴桃源

釋名

曲江秋霽　鳳棲梧　梧桐影　圍林沉醉
醉扶歸　歸去來　思佳客　散天花　花心
動　採明珠
小鎮西湖　月照梨花　花非花　花犯
浣紗溪　閑中好　望仙門　探春　春瑣窗
瑣窗寒　烏夜啼
風光好　好事近　傳言玉女　玉女搖仙佩
滿園花　花發沁園春　沁園春　春草碧　碧
牡丹　牡丹春　霽宴桃源

原跋

憶幸未夏得紅友先生璇璣碎錦一書百圖僅存
六十余方製題并爲敘以發凡擬與紉芳各補二
十圖筆墨殺遽都未卒業闌珊憨暫嗣余遞刻萬
一集例不附圖僅載其中寘美人二詞閨情迴文
七言絕二首而已不意玉午秋紉芳竟長逝故友
唐依然狡獪故態追溯幸未得紅友先生圖閱二
十五年卽輯交情集搜紉芳補圖而不得亦十三
年矣爰示次兒人誠不可以無年抑進銳退速亦
卽紉芳早世之識乎餘與未已拉雜生感塡憶故
之作得交情集八卷而紉芳擬圖渺不一得則余
之補圖又例無贅入嗟乎余與紉芳以互批才人
命續仙源定文字交而紉芳逝後續仙源且爲妄
庸子沉匿幷余之評而鶴去何有此圖僅存遺筆
一跋在余文後日樊舟得紅友迴文碎錦擬與紉
芳共補之特約課帖括未暇爲也今讀此文非第
四十幅不足補卽現存之六十尚當焚之嗟乎此
亦一識矣抑余重有感也紅友不可作矣卽序紅
友之泥絮師亦絕足空谷今紉芳又逝誰復替人
爲能補之者則余製諸圖不可不撿存子交情集
外爰略爲繪寫將河清俟慧心人云癸未中秋樊

舟附客自識

續跋

乙未秋次兒復吉叢書新編將卒業商附向時補
圖于璇璣碎錦之後重理舊藁並足前題老至頑
唐依然狡獪故態追溯幸未得紅友先生圖閱二
十五年卽輯交情集搜紉芳補圖而不得亦十三
年矣爰示次兒人誠不可以無年抑進銳退速亦
卽紉芳早世之識乎餘與未已拉雜生感塡憶故
之作得交情集八卷而紉芳擬圖渺不一得則余
之補圖又例無贅入嗟乎余與紉芳以互批才人
本意詞漫得入閨脫藁仍付次兒誦抄差自得

集罷文情文成數萬伊誰讀澆殘宿草殉焚琴腹痛州門哭○咳唾當年珠玉到而今飄零法曲瀟湘長逝芳草無紉仙源莫續

何況騷壇分題製錦成逋負珊瑚趙碎補璇璣未借澆紅友○我亦三分將就辛未補園在將就居起草殉君亡廣陵散又鹽車駿死紉芳源醬瓿亭荒錦機斷久

午未當年人琴頻慟山河藐獅弦斷絕漆投膠猶跳鰥居老○一紀只今又到問江花才何如了多

生結習料理名山重重不少

直息交遊鶯鳴空谷無遺響鶴鳴占和癖書香一脈淵源想○偶爲叢書搜訪錦璇璣補闕孤賞棋迷前劫夢斷幽尋灰燃技癢

只笑雕蟲幼而好賦進乎技抹塗三五阿婆曾負煞吾家事○染翰陳輸草制得名兒巧思有幾儘抽獨繭任忙大方故人已矣

壯不如人不知老至猶抽騃平頭我屆爾英年早啖紅綾餅○手版簡書自分一燈青且教細論借

宋桑世昌輯同文類聚　本朝朱彝尊又爲之補自若蘭璇璣以下採集略備然至紅友碎錦而其餘幾不足觀所謂鑿破七竅混沌死自爾難爲眞宰飄零殘缺良有由也此書原存六十今止遴其半與類聚所收互有異同後附家君子補圖共爲一編以成合璧抑余聞紅友著述最富若石蓮居新說陽羨書生口譜南州叢載海航錄素馨花譜諸種皆足供茲選所取材乃竟散失無一存者可嚼也夫丙申夏日震澤楊復吉識

孫撰嘉肇初校字

庾詞

嘗讀漢書至東方生與郭舍人以隱語相詰難未嘗不憤懣欲死夫隱語卽甚深微亦當使人可解何至如孔雀經楞嚴咒竟不曉所謂耶若夫黃絹幼婦之辭則明白而易見然自古人出之遂爲佳話使制自今人幾何其不笑爲淺率耶九烟黃先生作小牘四十幅每幅載詞四條以行簡政中者賞不中者罰瓊筵射覆眞足以益神智而長聰明有如此下酒物一斗豈足多乎夫文人慧業何嘗之有其大者爲持

世楷堂藏板

世鴻篇經天偉論而其緒餘亦無妨現狡獪神通著一二小品以相娛樂譬之天地既有五嶽四瀆以奠封疆而于一泉一石之微亦必極其曲折玲瓏之致既有松槚梧柏以供材用而于一花一草之細亦必傅以馨香艷麗之姿非好勞也亦古今靈秀之氣自有以結撰于無窮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今之詞何以異是雖然以黃先生之才不能效東方曼倩避世金馬門高談雄辨于人主之側而僅與二三知已作此冷淡生活不誠令鄧禹笑人哉心齋張潮識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 楙 悳 翠嶺 校

詞

上元黃周星九烟著

昔范文子退朝武子問其何暮對曰有秦客詞于朝大夫莫能對吾知三焉其古今射覆之祖乎然鞠窮庚癸之呼已盈聞于左史而壺酒拍塗之語亦明載于漢書下逮六朝

世楷堂藏板

讀曲之歌唐人藏鉤之戲咸增華而鬬巧遂月異而日新余嘗謂隱語一途不過兒童小技然必須親切有味爲佳如其浮泛支離徒供軒渠何益余夙有此意適遭同心偶拨簪以命題爰操觚而從事凡四十幅倣玉峰剪棄之規圖計二百人作金谷侑觴之具是皆因物肖象順理成章義必取其圓通音悉諧于韻堪憐長去夫假借簿名點鬼雖有類于盈川戲異牧豬或無譏于士行若和惱公五十韻

吉芙蓉之詞誰能醉我六千場聊寄于瞻芳
菊之句云爾桃葉渡童知子漫識
林間多暇集知已數人談謔竟日酒闌燭跋
之餘輒取古人姓名爲隱語以供射覆中者
舉大白酌之不中者罰以苦茗亦閒居樂事
也或曰日月如流何乃倣精神于無用余曰
然不猶愈于今之呼梟盧鬬棄子者日汨汨
于錢刀場中而不知止乎昔中郎黃絹之詞
北海蛇龍之句千載而下猶然膾炙騷壇彼
恨我不見古人正恨古人不見我江山風月

危峰猶在望緩步已山腰 戰國人三字
兩人名同姓各別姓雖各別也相連一個
畔一個在子房髻邊三代漢各一人各二字

第三牋 有委及厥交者各一杯

漢家子弟隸梨園六朝人二字
清簟疎簾方坐憑不知一葉下銀牀 戰國人二字
唐堯在上樂洋洋靜對空潭日月長六朝人三字
玉門西如天上朝也望來暮也望 唐女人三字
周武有亂臣握手如雷陳 宋人三字

第四牋 奉詩酒友女客陪飲如無女客擇座中
與前代美人同姓者代之後倣此

鴛鴦枝頭拜大人浮海堪同勇士行 上古二人各二字
淮陰行事果乖張 戰國人二字
往來韓魏中間幕如入尋常百姓家 漢女人三字
雖有桃葉共桃根堪配綠珠與紅玉 唐人二字

第五牋 富翁一巨觥女客陪唱

白虎關前虎子蹲 戰國人三字
素綆銀瓶令人消魂 漢人二字
艮嶽峰堆百尺高 六朝人二字
寂寂長門有異人 春秋人三字

童子六七人復有友五人只道三人中有一人誰知還有二千五百人朱女人三字

第六牋 奉苦吟客

他家做知縣與我有何干三代人二字

丹砂染就一猪兒 戰國人二字

第七牋 兄弟多及年紀少者各一杯女客陪乾

東海有樹蔭十洲獸羣三百大于牛 漢人三字

寅卯合戌巳人稱美男子 唐人二字

第八牋 住近神廟者飲

遙想兩兒堂上坐多應白晝對青春三代二人各二字

香滿羅浮富貴家 漢人二字

纔經函谷逢高鳳又過邯鄲遇士龍三國二人各二字

兵部燈籠掛滿街 宋人三字

第八牋 文士及善卜者各一杯

宦室雲仍能跨竈 戰國人三字

長安多空宅城外樂熙熙 漢二人各二字

有女辟纊不織絲嬴得餘光分四壁 唐人三字

堪嗟嬴政庭前樹蒼翠何曾似夏商 宋人二字

第九牋 奉伎佛及從戎者

兄在朝鮮國弟在臨淄城三代二人各二字

分明稷契皐夔輩却恨生當戰國時 戰國人二字

翰林新鑿放生池三國人三字

侯家五代君恩重博浪椎秦豈顧身 宋人三字

第十牋 兄弟多及年紀少者各一杯女客陪乾

三日嬰兒甫離懷天邊黑豹送將來家中有片花花板好似軍中抵箭牌 三代三人各二字

識得還丹顛倒用乾坤艮巽豈相離 戰國人二字

白也囚颯然到處堪容膝 宋女人三字

柳梢星月照黃昏 唐人二字

第十一牋 夏月生辰者飲女客陪乾

姓也是姓名也是姓姓也像名名也像姓其名無人名其姓有人姓姓是有人名名是無人姓三代人二字

潮陽嶺外寄書來 漢人二字

一片軟牛皮件件用得着 唐人三字

生在石榴花下性格不兇不詐 宋女人三字

第十二牋 奉富翁及吹唱客

六朝書裏齊梁紀春秋人二字

鳴金收隊後不禁往來人戰國二人各二字
並轡紫陌觀光上國唐人三字

第十三牋 奉秋風客及衣冠華麗者女客陪飲

石季倫西班宰相張茂生翰苑鴻儒宋二人一二字
猢猻皮作外郎袍春秋人三字
手挽千鈞弩口含百沸泉漢人二字

第十四牋 敬詞賦客

忽然冷忽然熱冷時頭上煖烘烘熱時耳邊悲戚戚
三國女人二字
咸陽道上開馳逐正是機雲入雒年宋人三字

第十五牋 好神仙者與女客對飲

擺齊隊伍以待暴客春秋人三字
金匱中藏傳國璽新亭風物異前朝戰國二人各二字
雲裏轟轟星斗明六朝人二字
城外小兒衣冠齊楚樹下小兒輝映台輔唐二人各三字

第十六牋 喜結盟社者一盃

準備文書報上司春秋人二字
觸藩之羝進退可憫東園小侯花紅似錦戰國二人各三字
漢殿班頭吏部郎唐人三字

第十七牋 敬族客及善醫者

本是東吳智將今爲大宋端人宋人三字
乳哺呱呱只想娘春秋人二字

八駿齊驅六駿先散一駿在旁觀者不見戰國人二字
子美致書退之別來幸俱無恙有人附報平安却在
山陰道上漢一人六朝二人各二字

第十八牋 合席猜三元拳飲

日暖千家雉堞紅唐人二字
自起開籠放白鷳春秋人二字
不是娥皇卽女英如何不號君夫人漢女人二字
上有叔度千頃下有說詩匡鼎中間兩代蟬聯有甚
寃家着緊三國二人各二字
百拜感仙師門扃已盡披六朝女人三字
怪道身如乾蝙蝠昨宵辛苦在河梁戰國人二字

除却歐蘇韓柳外當時豈少大家文宋人二字

第十九牋好議論者飲仍與女客喝兩拳

千仞岡頭去採薪春秋人二字

不信此鄉風俗美果然良憐勝沙門戰國人三字

二美名同姓不同妖穠富貴都相若一個兒雲嶺巫

峰一個兒筵開東閣漢六朝二女人各三字

冬官堂上掛真容唐人三字

第二十牋喜手談者飲

三世春米營生兒子不知去向春秋人四字

猿猴坐命宮那復怕刑冲戰國人三字

落花滿地無人掃半夜敲門不着驚六朝人二字

緇衣館裏魯朱家宋人二字

第二十一牋善奕善書者各一杯

契爾靈龜爰謀爰咨春秋人二字

三世家傳稱美善當場却是阿郎贏戰國人三字

雒陽年少在蓬萊唐人二字

民以食爲天通場第一篇宋人三字

第二十二牋奉多髯客

兩人姓同派又同中間名號却不同善哉善哉兩人中一箇西班一箇東春秋二人各三字

東方既晞顛倒裳衣戰國人二字

羊裘收拾夕陽邊唐人三字

吳門孔子驅車處憑眺時時見倚衡宋人二字

第二十三牋喧嘩者一大觥

不須尚緘默且自得逍遥春秋人二字

肆中學得烏龜法漢人二字

冬日盈堵竹不寒唐人三字

四人姓同名不同夏官堂上鬧烘烘一箇道田單破陣一箇道董卓移宮一箇道廉頗刎頸一箇道孔明火攻春秋一人三字漢二人一三字一四字朱一人三字

第二十四牋同姓者各一杯

彭城病倒老亞父仙宮瘦損太眞妃春秋二人各二字

季孟之間一脉綿綿戰國人三字

生在丙戌宮其人盛德復英雄唐人三字

兩人同姓異名大家樵採爲生一箇在咸陽古道一箇在曲沃名城戰國一人唐一人各二字

第二十五牋 歡笑者與女客對飲罰遝

兩人姓同名不同不同之中又不同一箇是山頭飛蟻一箇是田裏沙蟲 春秋二人各三字

塞外嗟君老荷戈 漢人二字笑呵呵六朝女人三字

廬到心枯無點血何如拍手笑呵呵六朝女人三字

彌天網裏且潛身 唐人二字

第二十六牋 敬遠客三盃

二十長亭行過半小奴辛苦負詩囊 春秋人三字

前頭掛着一張皮後頭跳出錦毛蟲 春秋二人各二字

越阡度陌十九東西一南北 漢人二字

曹瞞空僭妄元只是嬰兒 漢人三字

兩人姓名俱不同姓雖不同字却同尊卑顛倒一家中一箇兒蠶頭獨占一箇兒八面玲瓏 戰國一人漢一人各三字

滿引雕弧繞寨行 唐人二字

第二十七牋 開口者各一杯

四人二字一相同此字時時在口中吾父之孫兄及弟九宮八卦盡皆通 三代一人春秋三人各二字

朝家封禪稱東岱樵牧何人敢上來 春秋人四字

芳蘭已變盡極目盼天涯 漢人三字

學挽强弓未十年 唐人三字

第二十八牋 如作佛事者飲

陰變陽女變郎水火未濟請參詳 春秋女人二字

分明孔氏老門徒却似佛家大檀越 戰國人三字

丈二將軍舉鼎行 唐人三字

朱公次子久羈楚邸 宋人三字

第二十九箋 好花鳥者飲

兩人姓同名不同不同還有一半同東山紅西山紅前頭掛着一張皮後頭跳出錦毛蟲 春秋人三字

曹瞞空僭妄元只是嬰兒 漢人三字

楚天雨後見明霞 唐人三字

甲乙之鄉可以逃亡 宋人二字

第三十牋 同宗者俱一杯

倣首綠楊間貽金不用還 春秋人三字

兩人姓同名又同中間行派却不同總是大房親骨血二叔三叔鬧烘烘 戰國二人各三字

會得濠梁樂趣叅來道妙無窮 唐女人三字

新莽親排八陣圖 宋人三字

第三十一牋 敬江湖客

太僕兼衛管太常剛剛走失一羣羊 春秋人三字
不知醫藥何來忽然沉疴脫體 漢人三字
行路難風波苦九向九背從湘帆三朝三暮黃牛觴
六朝人二字

一聲方啓蟄花發十千番 唐人三字
第三十二牋 好龍陽者臣航

只道陰陽不顛倒如何離兌總稱男 春秋二女人各二字
洪澳家家綠竹陰 漢人二字

囊中不費一文錢賞盡清風與明月 唐人三字

右軍寫道經字字如金石 宋人三字
第三十三牋 合席數花嬌女狀元郎飲到三十三止

前房接後房生個好兒郎 戰國人三字

眼底桃花驚半落從前深悔念頭差 漢人二字

一派峰巒無限好幽禽相對更頻啼 唐女人三字

兩人並轡入皇都 宋人二字

地介齊滕非水國如何平地起波瀾 唐女人二字
第三十四牋 姓名中帶鳥獸字面者飲

萬物兩間皆並育何嘗盡被虎狼餐 戰國人四字

河橋有鳥獨高飛 漢人二字

是人不是人一分似獸二分人雖是二分人又非冠帶老成人 唐人三字

阿瞞欲迎曹嵩徐州凶問已至 宋人三字
第三十五牋 坐右席者俱飲女郎陪乾

萬頃良田一夜耕上古人二字

青龍門外歲朝寒 漢人三字

分明是柱下老子却疑作海濱太公 唐人三字

二美姓名相亞一字微分兩下好座閻城侑人還

道不大不大不大爲甚姐兒都嫁六朝一女人宋一女人各三字
第三十六牋 奉壯紳大盃女郎陪乾

點點飛鴉入手中 戰國人二字

紅雲一朵郎官列多是黃金博得來 漢人三字

三人姓同名各樣三代相傳乏主邕一在天分一在田一在朝中假度量 戰國二人漢一人各三字

地介齊滕非水國如何平地起波瀾 唐女人二字
第三十七牋 好絲竹者巨航女郎陪乾

東邊隴上日初升 春秋人三字

百畝元來授一夫 戰國人二字

三美姓名各別稍頭一字無差一箇兒芳草天邊半缺一箇兒瑩瑩白玉無瑕大名噢爛更光華不在公侯之下漢二女人各三字

梁鴻與孟光不着綺羅裳三國人二字

第三十八牋 奉醫卜客

呂雉當筵忽發狂手擎鐵柱驅牛羊上古二人各二字

生在午年午月緣何不做男兒戰國人二字

趙之西魏之北幸無災祲并兵革六朝人二字

兵占知賊至尅應果無差宋人二字

第三十九牋 合席分班猜將拳飲 古 世楷堂藏板

吾語汝戰國人二字

生芻之下人如玉漢人二字

思兼三代是周公宋人二字

忽然間四國兵爭未知他彼此輸贏只見那夫差呵

挺戈攘臂信陵呵偃旆回營平原呵貨橦席捲祖龍呵虎視羣英戰國一人六朝一人各二字

第四十牋 關

手握兵權樞府坐于今不必避廉頗漢人四字

第一隻

盤古　○豫讓　○黃香　○狄青

第二隻

宮之奇　○高漸離　○李耳　張耳　○劉伶

第三隻

奕秋　○陶淵明　○關盼盼　○王十朋

第四隻

巢父　許由　○韓非　○趙飛燕　○李白

第五隻

西門豹　○汲黯　○石崇　○李師師

第六隻

伊尹　○朱亥　○桑宏羊　○杜甫

第七隻

叔夜　叔夏　○梅福　○關羽　趙雲　○司馬

光

第八隻

公孫勝　○京房　郭泰　○盧照鄰　○秦檜

第九隻

伯夷　叔齊　○虞卿　○太史慈　○韓世忠

第十隻

微子　箕子　比干　○甘羅　○楊炯　○李易

安

第十一隻

伊尹　○韓信　○韋應物　○朱淑眞

第十二隻

蕭史　○畢戰　許行　○駱賓王　○富弼　文

彥博

第十三隻

申包胥　○張湯　○貂蟬　○秦少游

第十四隻

列禦寇　○匡章　陳代　○雷煥　○郭子儀

李光弼

第十五隻

申詳　○羊角哀　左伯桃　○劉長卿　○呂蒙

第十六隻

子濯孺子　○扁鵲　○[redacted]　○衛青　衛狄

第十七幾

子思　○馮驩　○杜康　韓康　稽康　○陽城

第十八幾

展禽　○虞姬　○黃祖　禰衡　○王會

第十九幾

高柴　○淳于髡　○陰麗華　張麗華　○司空

圖

第二十幾

公孫杵臼　○申不害　○謝安　○鄭俠

第二十一幾

卜商　○公輸子　○賈島　○米元章

第二十二幾

臧文仲　臧武仲　○白起　○皮日休　○蘇軾

第二十三幾

言游　○卜式　○温庭筠　○司馬光　○司馬牛　司馬遷

司馬相如　司馬光

第二十四幾

癰疽　瘠環　○魯仲連　○狄仁傑　○蘇秦

蘇晉

第二十五幾

微生高　微生畝　○終軍　○盧莫愁　○羅隱

第二十六幾

百里奚　○田橫　○孫叔敖　孫通　○張巡

第二十七幾

子牙　伯牙　叔牙　易牙　○公山弗擾　○蕭

望之　○張兆齡

第二十八幾

南子　○孟施舍　○高力士　○范仲淹

第二十九幾

陽虎　陽膚　○魏無知　○南霽雲　○林逋

第三十幾

柳下惠　○孟仲子　孟季子　○魚元機　○王安石

第三十一幾

司馬牛　○霍去病　○江淹　○雷萬春

第三十二歲

南子　西子　○衛青　○白樂天　○黃庭堅

第三十三歲

屋盧子　○晁錯　○崔鶯鶯　○馮京

第三十四歲

浩生不害　○梁湯　○牛僧孺　○魏了翁

第三十五歲

神農　○東方朔　○李商隱　○蘇小小　蘇小妹

第三十六歲

烏獲　○朱買臣　○公孫龍　公孫丑　公孫宏

○薛濤

第三十七歲

左邱明　○田單　○卓文君　王昭君　○呂布

第三十八歲

風后　力牧　○馮婦　○韓康　○寇準

第三十九歲

告子　○束晳　○王旦　○吳起　魏收　趙括

秦觀

第四十歲

司馬相如　○黃蓋　○山濤　○文天祥

廋詞之道製之者與射之者孰難曰製者難射不過期于中耳製則必期于佳夫安得而不難試聚數文人于此出一謎與之射中之者必有其人指一物以爲的使各製一謎則無有能之者且製而不佳尤屬無味也夫唯製之佳是以中之易耳今之廋詞不誠爲黃絹幼婦乎哉心齋居士題

聯莊

武林 王晫 丹麓輯
梁溪 顧彩 天石校

聊莊

天都張潮心齋著

九萬里而南九萬里而上笑鷽鳩斥鴳邓譏榆枋之外別有天池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蚖朝菌蟪蛄不知晦朔之全察惟上古

巢林不過一枝飲河不過滿腹誰能越樽俎而代庖

躩者無與鐘鼓盲者無與文章自爾驚河漢而無極

仰神人於姑射惟誇氷雪肌膚訪廣成於空同何有見聞耳目

適百里者一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矧鵬鵬能無積厚駢於足者無用之肉枝於手者無用之指

況仁義其可多方

庳埃野馬生物之以息相吹蠢蠢鼠肝造化者將予奚適

手有不龜之藥善於用大何難裂地而封樹有蕨牛之形托於不才自可終天而壽

形槁木而心死灰咯焉喪耦黜聰明而墮肢體今也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地籟何殊天籟爲舟則沉而爲柱則蠹散木不與散人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吹萬不同咸其自取左臂化爲雞右臂化爲彈時夜鴞炙任乃所求

[illegible]指朝三慕四喜怒不與於衆狙

胠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干之據梧末年徒昧乎堅白無莊失其美據梁失其力黃帝失其智乘成皆在乎鑪捶

秋毫大而泰山小殤子壽而彭祖夭斯爲樞始環中

殺博塞而臧讀書跖死利而夷狗名均是亾羊傷性

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六合之內聖人付之自然德兼於道道兼於天萬物之紛紜古者足於無欲

蜟蛆甘帶鴟鴞嗜鼠孰知正味之眞井蛙語海夏蟲語冰自致大方之笑
我固非魚因濠上可知其樂羊寧慕蟻笑卷婁自有其羶
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雖然早計何妨妄聽
妄言鬼脤續之則憂鶴脛斷之則悲任彼自然奚必論長論短
夢飲酒而旦哭泣夢哭泣而旦田獵夢中占夢誰爲大覺之人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以心而聽以氣齋是心齋適合集虛之道
夢栩栩覺蘧蘧不知誰爲莊周誰爲蝴蝶樂欣欣苦瘁瘁孰謂治於唐堯
無厚入有間恢恢乎遊刃有餘蝴蝶爲莊周栩栩然蒙人不覺
批大郤導大窾官知止而神欲行庖丁解牛何處有全牛可見連以羈編以棧前欞僊而後鞭策伯樂治馬誰能知眞馬難存
十步一啄百步一飲澤雉豈願樊中入火不熱人水不濡眞人能全世外
與天爲徒與人爲徒與古爲徒齋其口猶齋其心見杜德機見善者機見衡氣機旣其文應旣其實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鬼神將來舍又何有於坐馳安寢不夢睡息淡淡生死已相忘豈待言夫嗜慾
雨喜多溢美之言兩怒多溢惡之言傳其常毋傳其溢論其則肝膽楚越論同則萬事皆一視其異耋
視其同
藏舟于壑藏山于澤還逢有力之人竊國者侯竊鈎者誅斯乃聖人之過
桂可食故伐漆可用故割用以無用爲善人莫能知
雁以不鳴烹木以不才終才與不才之間唯其所處
鑑明則塵垢不生寠鑿而渾沌以死
眞人息以踵衆人息以喉故古者莫知其極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故先聖不一其能
凄然似秋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之氣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寤雨忘十日之貧

舳爲馬尻爲輪豈煩更駕耳無聞目無見乃可長生
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莫逆於心何妨相視
而笑君子交淡如水小人交甘如醴無端以合則
亦無故以離
遊方之外者臨屍且相和而歌國蜩之甿者爭地亦
歷仞而戰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閒桔槔何如抱甕爲漏先者斯
臨鵬
赤水依珠得之者豬惟象罔天池羊角遊之者乃有
鯤鵬
無若於上無臣於下髑髏之樂事過於南面而王乘
亦不知堅亦不知醉者之歷車所以犯害獨興
呼牛謂之牛呼馬謂之馬有其實何妨受其名入獸
不亂羣入鳥不亂行比於狂是以免於患
子步亦步子趨亦趨子馳亦馳若奔逸絕塵來兎瞠
乎其後以心復心以耳聽耳以目視目能陽和抱
德居然無所親疎
以陽召陽以陰召陰無難夏日造冰而冬日舍鼎鼓
宮宮動鼓角角動何妨廢一於室而廢一於堂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
陽春秋以道名分至若百家之學譬猶耳目皆有
所明
不能相通庖丁之解牛痀僂之承蜩沒人之操舟
乃知夢苟識占夢爲妄信蜩蜕不異莊周
仁義者先王之邅廬止堪一宿詩書者古人之糟魄
何事可傳
鬼壓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長短何勞
大鴻曰惕羽不以曰浴而白烏黔不以曰黔而黑
黑白寧待夫情心

梓慶之削鐻大馬之捶鉤汎汎乎之養鬬雞彼其
純氣所存任夫驚懼死生自然無悶
臭腐神奇天下無非一氣苓蹄魚兎得意可以忘言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吹劍首之一吷炎大魚
於任公子之釣何妨坐東海以三年
臭腐化爲神奇神奇化爲臭腐一氣之所以相通小
人天之君子君子天之小人戮民之所以獨異
蠛蠓稊稗瓦甓屎溺言雖鄙下莫非至道所存殤子
彭祖秋毫泰山物固不齊究與我生爲一
善養生者若牧羊唯在鞭其後耳爲天下者如治馬
可不去其害乎
運斤而鼻端之堊可除羨匠石郢人之各臻其妙弄
丸而兩家之難以解歎市南宜僚之獨寘乎言
畏影惡迹而影與迹猶存曷若處陰處靜得手應心
而心與手忘物所以不疾不徐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之日日何妨因曼衍以
窮年九竅胎生八竅卵生歎吾生之有涯不啻若
白駒之過隙

附
聯騷

名曰正則字曰靈均溯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日月遊重華之貌容
衆嫉蛾眉謠諑淫不禁誹謗余傷侘傺寧溘死敢怠
靈修
朝發苍梧夕至縣圃聯逍遥以相羊理令薜荔媒因
芙蓉憚狐疑而容與
代序歎春秋恐美人之遲暮先鳴怨鵙鴂悵百草之
不芳
製荷爲衣集蓉爲裳幼即好茲奇服落英可餐墜露
可飲生惟佹此瓊糧
徙倚遥思美往世之登仙而化去媮娛遐舉覽方外
之荒忽而自浮
二女御九韶歌湘靈鼓瑟遥羨南疑之音樂何妨容與
而徘徊漱凝霜吸湛露高掞青冥憑崑崙之標顛
能不歔欷而瀇泣
望美人兮忽而逝徒曰成於憨懷帶荷衣思公子兮未
敢言每寄懷於澧蘭沅芷

采蘋蕩於水中寒芙蓉於木心不同而思不甚歟
顦冰積雪徒怨媒勞蚊何爲乎水際蠅何爲乎庭
中沉有芷而澧有蘭望北渚秋風空愁帝降
玦鮮江中佩捐澧浦采芳洲之杜若聊爲下女之遺
百暢樹蕙九畹滋蘭畦留夷與揭車還哀衆芳之
穢
飲石泉臥松柏思公子兮徒離憂攬宿莽寒木蘭爲
美人兮傷遲暮
駟之昇昇鬼之泛泛生斯世莫辨去從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用君心何勞褊矣
行吟澤畔已蒙世俗之塵埃慘悴江潭何救衆人之
濁醉
清斯濯纓濁斯濯足依然此一道滄浪沐必彈冠浴
必振衣祇贏得十分皓白
世濁則掘泥揚波衆醉則餔糟歠醨聖人之獨無
疑滯蟬重而千鈞爲輕瓦鳴而黃鐘毀棄噤讒口
之偏善高張

擬合德諫飛燕書

延陵吳從先著

成帝既傾心合德。日遑正宮。飛燕輒命宮人。召輕薄少年。戲以褻辭。淫酒無度。合德憂不測。日夜惴恐。上書諫。

婕妤臣合德。敬書皇后姊陛下。臣聞日以陽德。月以陰德。升墜之間。天地晦明。故皇后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晦蝕之際。后避宮。減膳。藥酒心齋。神以示失德。而坤象改觀。古今以來。影響不僭。勿謂深宮何異大廷。勿謂長夜如月之明。勿謂玉石火焚。而焜毋儀天下后德。惟人臣竊見帝堯試舜。伸之皇英。後宮作式。萬國玉帛。垂裳拱手。而天下以清。朝覲時巡。風移俗改。實賴賢襄于二女。臣伏思賤時。合聚擁背。姊娘彩影。即或不敢私有指擬。何也。以身之託者輕也。及召見別宮。試之錦帳。臣之驚怖震慴。震心而竟有三日之愛。迫于流丹。雖帝之倦姊。蓋而臣之戴天深。此時知陛下乃天授。非復人間血肉也。後宮寵眷。篤厚彌年。貴爲皇后矣。人主之心。何常專定。詎無外幸。而皇后不鄙臣賤。重錫珍寶。持節召入。豈期皇帝比翼比目。卜晝卜夜。且遑暮幾以慰深宮。臣非不時勸帝念。勸進后宮。而帝意未解。紓見遲留。然臣之心有如日者。近趙赤鳳之歌。卿雲之舞。節陛下能自爲樂。而臣之深心婉曲。要死誠恐他人乘其閒胥。故臣從容于皇帝曰。貴人姊性至妬。且善虐萬一。天有所不聽。臣之骨亦粉矣。及皇帝親以日盟。而臣之怔忡稍定。夫豈薄于陛下。誠第臣之顏未韶久住。臣之愛豈得長居。天威罔測。逆鱗偷蝕。臣有疎辱伺臣隙者。借以投虾。斯何日也。臣願陛下。教二女之聖。全兄妹之懽。翻然一新。勃然自艾。允孚有終。不使九疑專美。斑竹徒聞。臣僭率書。

古今青白眼

三卷 齒冷鄭琦

光緒
六
月
乙酉
桑成

古今青白眼序

古今青白眼三卷余家舊有此書十幾年前失之族子廷玉以此本見借因窮日之力寫一本以原書還廷玉是書亦類纂之流而昔人實未有及之者惜注不明載出處少間當爲檢核且可廣其所未備也嘉慶十二年丁卯夏五月江都里堂老人焦循記

江都徐石麒文陵父輯　儀徵吳丙湘校栞

一錢太守　劉龍居官清正將去任父老各持錢送行劉悉一大錢受之時號一錢太守

百紙參軍　杜暹爲參軍吏以紙萬番爲贓暹受其百因號百紙參軍

三日僕射　周頌爲僕射頗以縱酒失事因罷去人號三日僕射

四時仕宦　傅游藝媚武后一歲遷官歷衣青緑朱紫時人號爲四時仕宦

三豹御史　唐王旭李全交李尚爲御史皆嚴酷時號三豹御史語曰若遇敎遇三豹

七松處士　鄭薰隱巖僊七松樹因號七松處士

五柳先生　陶潛作五柳先生傳云先生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因爲號焉

七字舍人　宋呂溱既貴每見賓客不過數語時號七字舍人

八磚學士　唐李程性懶入直常遲日過八磚乃至因號八磚學士

三旨宰相　王珪爲相唯諾而已初見上曰取聖旨有命曰領聖旨下語所司曰已得聖旨因號三旨宰相

四其御史　郭宏霸討徐敬業有抽其筋食其肉等四語武后大喜因授御史時人號四其御史

十錢主簿　後魏宗室元慶智貪鄙異常十錢亦取因號十錢主簿

三耳秀才　張審通入冥復甦額生一耳人號三耳秀才

五斗先生　王績飲酒五斗作五斗先生傳

五日京兆　張敞爲京兆尹被劾罪吏慢之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素事敞聞之竟致之死

三影先生　張先作詞有押影字者三語皆佳時號三影先生一云雲破月來花弄影一云隔牆送過鞦韆影一云浮萍破處見山影

五殺大夫　百里奚在秦稱五殺大夫

三紅秀才　唐應子和詩句三紅字皆佳時號三紅秀才一云蠟炬短燒紅一云風雨落花紅一云雨岸夕陽紅

六一居士　歐陽修以書錄琴棋酒並己爲六因自號六一居士

兩腳鬼鵝　東野究王號兩腳鬼鵝

五字舍人　裴休號五字舍人

三歲神童　朱蔡伯禧試童科未三周時稱三歲神童

一座顏回　謝尚八歲神悟夙成或稱一座顏回

再世希夷　宋陳濟守正不仕晚樂仙道人稱再世希夷

五言長城　劉長卿能詩自號五言長城

青錢學士　張鷟文猶清銅錢萬選萬中號青錢學士

白衣先鋒　薛仁貴稱白衣先鋒

黃驄少年　裴果乘黃驄陷陣甚勇人稱爲黃驄少年

白蠟明經　董方九舉不第號白蠟明經

皁雕御史　王志愔爲御史剛鷙時呼皁雕御史

白衣宰相　令狐滈子滈倚父勢招權納賄人謂白衣宰相

白頭尚書 梁武帝謂袁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

黑衣宰相 宋慧琳道高展貂裘與朝廷政事孔顗歎曰遂有黑衣宰相

白衣尚書 鄭均爲尚書以病告歸朝廷賜尚書祿終其身時號白衣尚書

黃瓜少師 後魏郭祚爲太子少師祚持一黃瓜奉之誘者號爲黃瓜少師

白兔御史 唐王宏義爲御史嘗恨一貴瓜者詐言園有白兔令人求之瓜田踐損號白兔御史

白馬將軍 魏龐德每戰常乘白馬號白馬將軍

青牛道士 封君達好道入山嘗乘青牛歸能療人病人號青牛道士

白衣御史 宋何祥嗜學好古善激揚人物時號白衣御史

黑面大王 宋尹繼倫嘗敗走契丹契丹主每出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

赤牛中尉 後魏元仲景爲御史中外肅然每駕赤牛出入人目爲赤牛中尉

黑稍將軍 六朝于栗磾好持黑稍號黑稍將軍

青箱王氏 王淮之四世中承何氏傳章誠之青箱世寶青箱王氏

黑王相公 宋王德用面黑人號黑面相公北虜畏之常呼名以懼小兒

錦緻夫人 唐竇寶妻洗氏凡戰必張錦緻夫人錦緻夫人

鐵面御史 宋趙抃號鐵面御史又吳中復爲御史上前爭事不已時人謂之鐵面御史

鐵面少府 楊王休爲府尉善鋤豪彊號鐵面少府

金舌和尚 唐有僧三召不至乃截其舌以進上命焚之化爲金舌因號金舌和尚

高陽酒徒 陸生往見高帝時高帝甚惡儒生陸生曰吾非儒生高陽酒徒也

滁園傲吏 莊子稱滁園傲吏

淮海長鯨 梁湘東王既破侯景羣下勸進王曰淮海長鯨雖已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

襄陽短狐 謂梁襄陽王蕭詧

三河領袖 裴駿忠義可嘉崔浩曰爲三河領袖

山中宰相 陶宏景隱茅山武帝每有大事必往詢之時號山中宰相

方外司馬 王晞仕齊爲長史不累世務號方外司馬又謝奕爲桓溫司馬常岸幘嘯詠號亦同

關西夫子 楊震號關西夫子

江左夷吾 王導號江左夷吾

江東步兵 張翰善文號江東步兵

江南夫子 朱蔡用之上萬言書上喜以示諸學士曰此江南夫子也

北門學士 元萬頃幾朝廷擬議表章密使參處因號北門學士

北郭先生 廖扶習詩書工風角號北郭先生

南州高士 徐穉號南州高士

竹中高士 張鷹隱居王右軍造之鷹遊之竹中一郡號爲竹中高士

遷城小娘 郭璞女精地理璞欲遷下葬城女勸之曰不如因故址損益之人號遷城小娘

草堂居士 魏野屢詔不出號草堂居士

大樹將軍 漢諸將論功馮異獨屏樹下不言號大樹將軍

花蕊夫人 費氏女以才色入後宮爲蜀主孟之號花蕊夫人

驄馬御史 桓典爲御史常乘驄馬時人畏之諺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餓虎將軍 魏元暉恃寵貪縱號餓虎將軍

餓鷹侍中 魏盧昶貪鄙號餓鷹侍中

瘦羊博士 甄字爲博士詔賜羣臣羊字獨白取瘦者

落雕都督 北齊斛律光射雕雲表號落雕都督

射雕都尉 魏宗室幹射下雙雕都尉

雙雕侍郎 高駢一矢貫雙雕人號雙雕侍郎

鳴鳩和尚 鄧州僧日食二鳩食訖從口中飛去號鳴鳩和尚

鵝鴨諫議 趙霈因祈雨上言禁屠宰鵝鴨胡致堂宜並禁鵝鴨諫議曰可謂鵝鴨諫議

魚頭參政 魯宗道爲參政忠鯁人日爲魚頭參政

雞冠秀才 張審通額生肉耳人號雞冠秀才

朝陽鳴鳳 唐高宗時中外以言詮者二十餘年李善感始上疏諫時稱朝陽鳴鳳

大頭龍驤 秦符雄拜龍驤將軍頭大而足短軍中號大頭龍驤

說法馬留 呂惠卿貌瘦言時好以手指畫時人號之說法馬留

湊氛獅子 邵雍高鼻捲髯以殿上泄氛出知東平人號湊氛獅子

閉戶先生 漢孫敬閉戶讀書嘗入市人指之曰閉戶先生來也

補屠先生 唐方干缺唇有司不肯與科第後遇賢補之號補屠先生

清白宰相 杜衍爲相苞苴貨殖不敢到門時號清白宰相

忠孝狀元 宋眞宗祝曰願得忠孝狀元遂得鄭獬

聰明小兒 唐盧莊道年十六擺第太宗謂爲聰明小兒

入鐵主簿 齊許錯達於從政以其能斷號入鐵主簿

天子門生 宋王奇未第帝見其詩召見因許殿試號天子門生又高宗自拔趙逵號亦同

小兒學士 梁宗懍少聰俊鄉里呼為小兒學士

天公宰相 元安童掘得白金以散貧者人稱天公宰相

卿子冠軍 宋義號

麴部尚書 汝陽王李璡嗜酒自號麴部尚書

有脚陽春 宋璟所至愛民恤物人稱有脚陽春

皮裡晉書 梁劉諒好學尤悉晉書故事號皮裡晉書

半天朱霞 梁劉訏博學能文劉峻稱之曰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

雲中白鶴 劉訏幼稱純孝劉峻稱之曰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

照天蠟燭 宋田況以德化民民不敢欺號照天蠟燭

金昆玉友 梁王琳二子銓錫孝行齊名號金昆玉友

酒囊飯袋 馬氏奢僭無才能時人謂之酒囊飯袋

龍駒鳳雛 閻鴻謂陸雲為龍駒鳳雛

金昆玉友 梁王琳二子銓錫孝行齊名號金昆玉友

氷清玉潤 衛玠為樂廣壻時人稱之曰婦翁氷清女壻玉潤

南阮北阮 南阮貧而才北阮富而無學

梅香賀臭 梅詢喜焚香賀元寶經時不浴時號梅香賀臭

丁瘦盛肥 丁晉公疏瘦盛文肅公豐肌時號丁瘦盛肥

河東三鳳 薛元敬與兄收弟德齊名時稱河東三鳳

濟北五龍 漢紀昭載所徐晏夏隱劉彬

江東二虎 宋楊億王鼎王偉

臺中三狗 何晏鄧颺丁謐

燉煌五龍 晉索靖張彪氾衷索紾索永俱馳名海內號燉煌五龍

大范老子 范雍

伏獵侍郎 薊吳為侍郎嘗栖伏獵為伏獵侍郎有伏獵侍郎

歇後鄭五 鄭縈好為歇後詩及為杜白歇後鄭五作相時事可知矣

了了令史 戴法興好學為尚書令彭城王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為記室

得得和尚 僧貰休入蜀上王建詩有萬水千山得得來之句因號得得和尚

酒甕飯囊 禰衡曰荀彧可與強言飯皆酒甕飯囊耳

大范老子 范雍

小范老子 范仲淹守延州夏人相戒曰今小范老子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小冠子夏 杜欽杜鄴皆字子夏欽自為小冠以別之人稱欽為小冠子夏

大冠子夏 杜鄴

荀氏八龍 荀淑八子號荀氏八龍

洛中三俊 劉宏字紹興弟三人號洛中三俊

南北二玄 張玄 謝玄

潯陽三隱 周續劉遺民陶淵明

睢陽一老 應曜

關中三傑 宋程伯[譚]張山甫朱光庭皆為主簿以才名稱號關中三傑

香山九老 白樂天等

鉅下二卿 漢馬嚴馬敦

江西三瑞 宋蕭定基之政事彭齊之文章楊丕之清操號江西三瑞

新昌三奇 宋彭淵林洪覺範鄒元佐

吳中四士 唐包融張旭賀知章張若虛

南山三友 宋高懌張堯訐勃

涼州三明 漢段紀明皇甫威明張然明

龍眼三李 宋李亮工李伯時李元中皆有才名同舉進士號龍眼三李

北京三傑 唐魏谷俛高嘉謨吳少微皆為主簿以文齊名號北京三傑

北朝四傑 北魏高濟邢顥李騫游雅

兗州八伯 晉人阮放郗鑒等八人任達好酒號兗州八伯

睢陽五老 唐杜衍等

竹林七賢 山濤嵇康劉伶阮籍阮咸向秀王戎

竹溪六逸 李白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終日沈飲號竹溪六逸

宏文三少 李嗣真劉獻臣徐昭同入宏文館皆年少時稱宏文三少

寺中二絕 魏宋世軌蘇珍俱為大理寺號寺中二絕

元祐七老 宋光庭等

建安七子 阮瑀陳琳孔融王粲徐幹應瑒劉楨

大歷十才 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李端司空曙崔峒耿湋夏侯審苗發號大曆十才子

至道五老 宋李昉等

上岸三傑 宋何大正等

一臺二妙 衛瓘索靖俱善草書號一臺二妙

芳林十哲 沈雲翹等十人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門名由此入內

離垢先生 劉慧斐於北山搆園名離垢時人稱為離垢先生

傳法沙門 王安石既罷相韓絳呂惠卿二人守其新法講繹號傳法沙門

護法善神 謂呂惠卿

補履先生 李德川舉進士不第著補履書十卷皆雄輒之旨時號補履先生

枯松太保 王建平東川諸將爭功惟王宗祐立枯松下未嘗自伐時號枯松太保

神仙童子 唐元嘉少年聰敏號神仙童子

公非先生 劉貢父生時自次其集藏之私謚曰公是先生及死人次其文亦私謚曰公非先生

冷面寒鐵 周新剛直敢言人稱爲冷面寒鐵

鬼面夜叉 唐御史李全交酷虐號鬼面夜叉

布毛侍者 道林禪師有侍者欲參佛法師取布毛吹之侍者遂悟號布毛侍者

浪子宰相 宋李邦彥

賣國牙郎 宋王時雍初在蜀爲市伍人謂之牙郎及金人立張邦昌時雍贊成之都人因號爲賣國牙郎

賣國吳牙 宋吳开事同上

啼哭郎君 金將曷离撒嘗爲曲端所敗登高望其軍輒哭金人謂之啼哭郎君

白水先生 宋劉勉之所居有白水人號白水先生

出寶尚書 宋許及之諂事韓侂胄嘗往上壽過門已閉及之從門閙下俯而入時稱由寶尚書

儒林丈人 曹髦謂裴秀爲儒林丈人

文籍先生 曹髦謂王沈爲文籍先生

聖口學士 元黃溍文章敏妙凡朝廷大詔令多出其手京師呼爲聖口學士

黃頷小兒 崔棁謂齊文襄

癩兒刺史 後魏瀛州刺史崔暹

被賊刺史 宋益州刺史垣閎

黑面僕射 後魏元欽

桃弓僕射 郭祚

銅山大賊 李義府

促船使君 唐檄州刺史郭氏

地藏菩薩 史思明 李光弼

人頭羅刹 唐御史李全交

侏儒郎中 唐兵部侍郎常愼

金牛御史 嚴昇期爲御史巡江南凡事入金則彈又性嗜食牛江南人因號爲金牛御史

美唐博士 唐楊景

判語博士 王仁裕

驅驢宰相 王仁裕爲相無他政但不許令史雙騎入衙終日追逐時人號曰驅驢宰相

麻青宰相 崔允

曲子相公 晉和凝

軟餅中丞 蜀韋椒

風月主人 蜀歐陽彬稱風月主人白居易歎之謂風月主人得青山綠水中爲風月主人

猢猻待制 王繩子閻爭

風流散骨 王梅運瘦極而有風致朋輩目之爲風流散骨

紫袍主事 唐韋君素

三覺侍郎 趙叔問爲侍郎善睡又厭賓客常揮麈息於門人呼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時也

三照相公 范覺民作相白如冠玉每旦起及衾頭帶出必攬鏡自照時謂三照相公

書中申韓 趙子固謂姜堯章爲書中申韓

澗上丈母 陳栝自號澗上丈人有里人子從之學文而好修飾容貌舉止妖嬈人號澗上丈母

風流宰相 王儉嘗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

白馬三郎 五季閩主王知審

六籍奴婢 劉黃謂文中子爲六籍奴婢

牧羊羯奴 顏杲卿罵安祿山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耳

焦磯娘娘 蜀主遣船迎其妹行至焦磯溺水而死人號焦磯娘娘

狐穴詩人 唐喬子曠作詩好用僻事人謂之狐穴詩人

東陽二乾 婺州名僧乾俊乾輔時號東陽二乾

會稽二清 越州名僧清江清甄時號會稽二清

逆流蝦蟆 周張元腹大腳短項縮眼凸吉項目爲逆流蝦蟆

文場元帥 唐元宗謂張九齡文章自古無比眞文場元帥也

惡啄薄徒 宋高英秀有口才好指人詩病爲啁笑人號惡啄薄徒

牛頭阿婆 周興爲刑官推囚獲忍法外苦楚時人號牛頭阿婆

賈絹牙郎 韓金吾家欲買梯氏婢婢見主人買絹親與評價鄙之曰吾豈忍伏事買絹牙郎

抵授賢良 謝惲舉賢良方正誤以禍受爲抵授劉安世曰昂有伏讒侍郎今有抵授賢良

小斯楮公 齊何戢

文章李益 唐李益能詩有文名時有貴家子與之同姓名時人恐不能辨遂謂益爲文章李益

門戶李益 貴家子爲門戶李益

三鹿郡公 袁利見性麤率方堂謂袁生已封三鹿郡

不櫛進士 關圖有妹能文嘗謂人曰有一進士但不櫛耳

白衣卿相 盧暉進士自號白衣卿相

四明遂老 賀知章

生色髑髏 金陵官妓有極疎瘦者府君宋世英謂之生色髑髏

溼活居士 有朝士飲不擇酒內不擇人時人目爲溼活居士

赤脚仙人 宋仁宗幼時嘗履襪即命去之常跣足而行宮中呼爲赤脚仙人

抵授賢良 謝惲舉賢良方正誤以禍受爲抵授劉安世曰昂有伏讒侍郎今有抵授賢良

賈絹牙郎 韓金吾家欲買梯氏婢婢見主人買絹親與評價鄙之曰吾豈忍伏事買絹牙郎

小斯楮公 齊何戢

牛頭阿婆 周興爲刑官推囚獲忍法外苦楚時人號牛頭阿婆

逆流蝦蟆 周張元腹大腳短項縮眼凸吉項目爲逆流蝦蟆

文場元帥 唐元宗謂張九齡文章自古無比眞文場元帥也

惡啄薄徒 宋高英秀有口才好指人詩病爲啁笑人號惡啄薄徒

會稽二清 越州名僧清江清甄時號會稽二清

東陽二乾 婺州名僧乾俊乾輔時號東陽二乾

雙桐沙門 僧瑜擔薪欲焚身請僧設齋忽房中生兩桐樹人號雙桐沙門

嵁嵲夫人 隋煬帝喜吳絳仙擢爲龍舟首攬號曰嵁嵲夫人

賽桃夫人 元順帝妃小娥者體白而紅著水如桃花帝曰此天桃女也因號賽桃夫人

聰明神仙 宋徽宗呼林靈素爲聰明神仙

梅仙祖師 唐僧坐化於梅樹下香聞數里號梅仙祖師

京師三穢 唐王怡爲憲臺之穢美晦爲吏部之穢崔泰之爲黃門之穢時號京師三穢

解事僕射 唐劉仁軌

錦衣西席 明桂廷珪館於錦衣門達家私刻印曰錦衣西席

翰林東牀 吳松陵驛丞甘棠洗馬江朝宗之壻私印曰翰林東牀

鐵史先生 元楊維禎進正統辨人咸稱爲鐵史先生

長慶方正 劉瑜舉方正對策高第人呼爲長慶方正

落水三公 宋褚淵墜水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大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王儉

勸窗舍人 楊炯爲中書舍人時閣作制誥令史將鏁匙出無本可檢乃斲窗取之時號斲窗舍人

書樓張家 宋張正爲戶部侍郎子郁爲郎中世尚儒學號書樓張家

當世仲尼 唐王起爲太子侍讀文宗題詩於笏以賜起又詔畫像於便殿號當世仲尼

天子私人 陸贄入翰林德宗親愛之凡宰臣大議贊常否時人以爲天子私人

翰林六絕 李邕號翰林六絕謂義烈英邁正直辭辨文章書翰也

皇身御史 唐韋澳爲御史久不調其兄勸謁中丞高元裕澳曰恐無皇身御史

鐵肝御史 劉頴上疏忤王安石坐貶蘇軾送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號鐵肝御史

中林蘭蕙 五代吳徼以后弟爲金吾將軍循循遜遜見重朝廷韓熙載潘佑稱爲中林蘭蕙

一路福星 宋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司馬溫公語人曰此一路福星也

湘中琳瑯 晉羅含與謝尚爲方外友尚稱之曰此湘中琳瑯也

阜雕都督 唐王志愔

今之董狐 吳競

今之韓愈 韓魏公薦歐陽修曰修今之韓愈也

一代龍門 晉王衍口中雖黃朝野謂之一代龍門又唐韓愈皇甫湜李翺張籍皆以文章自負湜嘗謂人稱爲南金東箭世謂之二妙湜自謂南金翺自謂東箭

南金東箭

人中騏驥 宋徐勉有才望徐孝嗣見之曰此人中騏驥必能致千里

水北山人 唐石洪韓愈詩水北山人得聲名謂洪也

水南山人 唐温造韓愈詩水南山人又繼往謂造也

中興三明 晉諸葛恢荀閎蔡謨俱字道明號中興三明

楊家三喜 唐楊憑與二弟凝綂大歷中登第俱有重名時稱楊家三喜

何氏三高 何點兄弟三人並棲遁號何氏三高

飲中八仙 杜甫作飲中八仙歌謂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李白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

方外十友 唐陸餘慶趙貞固盧藏用陳子昂賀朝王適之問畢構郭襲微司馬承禎譙縱釋懷一號方外十友

文章四友 唐李嶠蘇味道杜審言崔融號文章四友

酒家南董 王績著酒經李適風曰君酒家南董也

呷酸飣餖 唐李景略

度使

不利市秀才 唐相國夏侯孜

拗木枕措大 唐仇士良謂學士崔慎由

不解事僕射 有老婦陳牒於劉仁軌誤陳戴至德曰本欲投解事僕射此不解事僕射也

奉勅陋朝士 袁應中有才而貌寢蔡元度引薦哲宗見之曰太陋縉紳目爲奉勅陋朝士

奇俊王家郎 王珣美姿有才不謹狎邪輩歌大樂府曰奇俊王家郎蔡確薦之神宗曰此乃奇俊王家郎乎

江都徐石麒又陵父輯　儀徵吳丙湘枝棻

獨眼龍　李克用眇一目號獨眼龍又閻王延稟眇一目
亦號獨眼龍

兩足狐　楊再思諂事武后戴令言號爲兩足狐爲作兩
足狐賦

五總龜　殷踐猷博學問無不知號五總龜或謂猷與顏
元孫韋述賀知章陸象先五人相聚故云

九尾狐　宋陳彭年奸刑名性奸諂時號九尾狐

千里駒　苻堅以從子朗爲千里駒張東之謂李嵩亦云
武后謂李榮亦云(邱)仲字叔父稱之亦云

兩面羌　唐西羌內附又吐蕃因號兩面羌

萬人敵　張飛　李晟　關雲長

一字師　鄭谷改僧齊己詩數枝爲一枝以爲一字師蕭
楚材改張詠詩獨恨爲獨幸亦曰一字師唐李
口四皓詩方干改不爲臣爲不稱臣口拜爲一
字師曾吉父詩云白玉堂中發冷吉改中爲深裏爲冷吉父謂子蒼
近題詩韓子蒼改中爲深裏爲冷吉父謂子蒼
爲一字師李相讀春秋誤一字有小吏正之因
號小吏爲一字師

三語掾　王太尉問阮瞻老莊與聖教異同瞻曰將無同
遂辟爲掾時人謂之三語掾

萬石君　漢石奮父子五人皆位二千石時人榮之稱爲
萬石君又馮揚八子皆二千石亦號萬石君

八斗才　曹子建

萬石媼　嚴延年兄弟五有吏才俱至大官時人謂其母
爲萬石媼

王鐵鎗　五代王彥章常使鐵鎗因號王鐵鎗

三珠樹　王勃與兄劇勉皆有才名蘇易簡稱爲三珠樹

杜武庫　杜預博學號杜武庫

一谷柴　武行德荷力過人負薪自給里人號爲一谷柴

千丈松　庾亮謂和嶠森森如千丈松

一條冰　陳彭年屢官清秘人號一條冰

五經庫　唐房暕通博學牛宏稱爲五經庫

九經庫　唐谷律那淹貫羣書補遂良稱爲九經庫

三戟張　張儉兄弟三人門皆列戟號三戟張

百六公　張綰博學湘東王策問百條綰對僅其六號百
六公

朱萬卷　朱遵博學號朱萬卷

温八吟　温飛卿爲文不起草每賦詩一韻一吟而已號
温八吟

張三影　張先詞中有三影句皆押影字時人稱爲張三
影

任五經　蒲圌毋任氏知書里中呼爲任五經

韓發五　韓世忠少縱酒不檢人呼韓發五

趙倚樓　趙嘏詩長笛一聲人倚樓人傳誦之號趙倚樓

陳驚座　陳遵字孟公時列　有同姓字者每至人門人
皆驚動號陳驚座一云遵善書則一座皆驚故
號陳驚坐

會開門　會亮知鄭州道不拾遺外戶不閉號曾開門

王鐵鎗　五代王彥章常使鐵鎗因號王鐵鎗

杜武庫　杜預博學號杜武庫

張尋龍 張次賢上言八盤山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時號張尋龍

羅搶虎 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多方捕殺號羅搶虎

安沒字 五代安叔千無學時號安沒字

元才子 元稹有詩名宮中呼爲元才子

高賴子 五代高從誨以荊南三州介三大國間所向稱臣諸國謂之高賴子

廖鵝子 廖克順面青江南李氏謂之廖鵝子

蕭夫子 蕭顗士資性敏捷對策第一天子稱爲蕭夫子

張會子 漢張霸年數歲知孝謹舉動合禮人號張會子

袁佛子 宋袁紹知臨安理訟清簡道不拾遺民呼爲袁佛子

古今青白眼卷中　三　傅硯齋叢書

邊佛子 南唐邊鎬克建州俘獲俱全號邊佛子

邊羅漢 邊鎬守長沙務全活人號邊羅漢

邊菩薩 邊鎬克潭州市不易肆號邊菩薩

邊和尚 邊鎬爲節度使好修佛事號邊和尚

董閻羅 宋宦者董宋臣招權納賄人稱爲董閻羅

張嫦娥 陳後主寵張麗華作桂宮居之置白兔藥曰其中謂之張嫦娥

雷尚書 王導幸妾雷氏頗預政事蔡公謂之雷尚書

潘將軍 楊大眼妻潘氏善騎射嘗指謂人曰此潘將軍

來噲錢 唐來瑱爲潁川太守屢破賊時人謂之來噲錢

薛春遊 薛口後知成都隨俗出遊因自號薛春遊

蘇扛佛 會昌中命毀佛寺有蘇監察袖一佛以歸號蘇扛佛

薛出油 宋薛尹南京尚嚴猛人號薛出油

秦長脚 秦檜

范長頭 梁范岫

朱落雁 五代梁朱漢賓號朱落雁

賈長頭 東漢賈逵

古今青白眼卷中　四　傅硯齋叢書

郭雀兒 周太祖郭威少綜其面爲飛雀人呼爲郭雀兒

李八百 匈人李某不知其名年八百因號李八百

梅河豚 梅聖俞有河豚詩劉原父戲之曰當呼爲梅河豚

鄭鵓鴿 鄭都官有鵓鴿詩號鄭鵓鴿

貝獨坐 漢桓帝宮官專橫貝瑗號貝獨坐左悟唐衡徐璜皆有號

左冏天 左悟

唐兩噴 唐衡

徐臥虎 徐璜

孔獨誦 孔休源每有建議以所誦記隨機決之任昉號爲孔獨誦

鮮明珠 鮮氏女有色入宮時上問汝眉間鈿勝宮無缺明珠尚有珠因號鮮明珠

長鬚公 許愼遷尚書鬚垂至帶號長鬚公

長髯公 許愷

黑頭公 桓溫謂王珣曰王掾當作黑頭公又諸葛恢亦稱黑頭公

蒼頭公 沈慶之好戴狐帽每出軍蠻人見之曰蒼頭公來也

黃鬚兒 曹操子曹彰

白鳩郎 徐憲居喪極哀有白鳩巢其戶因舉孝廉人稱白鳩郎

白虎吏 王業爲刺史辛有白虎來喪既發又踰境去號白虎吏

青牛師 封君達嘗乘青牛能醫死人復活人號青牛師

白馬生 張湛常乘白馬好直諫光武有惰容每曰白馬生將諫矣

盧鼂兒 王衍又南宋廢帝

强項令 董宣

粥飯僧 李愚爲相多汪黷帝目爲粥飯僧

渴睡漢 呂文穆有詩曰挑盡寒燈不成夢胡旦曰乃一渴睡漢

疾雷將 唐鄭畋爲節度募兵五百號疾雷將盜不敢發

耐久朋 魏元同與裴炎號耐久朋

聰明尉 魏奉古爲雍邱尉下筆千言號聰明尉

青白吏 或勸楊震闢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

蒼頭公 沈慶之好戴狐帽每出軍蠻人見之曰蒼頭公來也

黃鬚兒 曹操子曹彰

白鳩郎 徐憲居喪極哀有白鳩巢其戶因舉孝廉人稱白鳩郎

白虎吏 王業爲刺史辛有白虎來喪既發又踰境去號白虎吏

青牛師 封君達嘗乘青牛能醫死人復活人號青牛師

白馬生 張湛常乘白馬好直諫光武有惰容每曰白馬生將諫矣

盧鼂兒 王衍又南宋廢帝

强項令 董宣

粥飯僧 李愚爲相多汪黷帝目爲粥飯僧

渴睡漢 呂文穆有詩曰挑盡寒燈不成夢胡旦曰乃一渴睡漢

疾雷將 唐鄭畋爲節度募兵五百號疾雷將盜不敢發

耐久朋 魏元同與裴炎號耐久朋

聰明尉 魏奉古爲雍邱尉下筆千言號聰明尉

通明相 翟方進號通明相

清白吏 或勸楊震闢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

聰明尉 魏奉古爲雍邱尉下筆千言號聰明尉

疾雷將 唐鄭畋爲節度募兵五百號疾雷將盜不敢發

渴睡漢 呂文穆有詩曰挑盡寒燈不成夢胡旦曰乃一渴睡漢

粥飯僧 李愚爲相多汪黷帝目爲粥飯僧

强項令 董宣

盧鼂兒 王衍又南宋廢帝

比肩人 吳陸東美與妻朱氏相愛行止不離時號比肩人

長嘯公 范鎮有長嘯却胡賊胡人呼爲長嘯公

春夢婆 東坡既貶有老媼謂之曰學士視往日富貴如一場春夢人號爲春夢婆

多田翁 盧從愿作宦多置良田帝目爲多田翁

守錢奴 客謂鄧生爲守錢奴

贅世翁 趙宋王樵號贅世翁

入幕賓 郗超

殺公掾 周震屢爲諸所辟辟者輒死號殺公掾後魏舒辟之無恙

着翅人 後周韓果破穡胡胡人號爲着翅人

筆頭公 古硯頭尖號筆頭公帝謂之筆頭奴

司花女 袁寶兒

來夢兒 韓俊娥

轉蓬隊 劉昶子居士黨與有力者號轉蓬隊

囁嚅翁 賈翠言若不出口號囁嚅翁

桑苎翁 陸羽自號

太牢公 李德裕謂牛僧孺爲太牢公

蜜翁翁 張師雄好以甘言悅人號蜜翁翁

詩家奴 廖融謂僧爲詩家奴贈之詩嘗曰且圖彼帶詩四方也

香案吏 元微之曰我是玉皇香案吏

謫仙才 李白高才賀知章見之曰此謫仙才也

聖小兒 祖瑩八歲能誦詩書人稱爲聖小兒

顚長史 張旭

香孩兒 宋太祖初生滿室皆香時呼爲香孩兒

髯參軍 郗超爲桓溫參軍多髯號髯參軍

短主簿 王珣爲桓溫主簿短小號短主簿

飛將軍 李廣守北平匈奴號之曰飛將軍

內宰相 王珪眷注獨異時號內宰相

眞將軍 周亞夫部伍嚴肅漢文帝幸其營歎曰此眞將軍也

拳夫人 鉤弋夫人初生兩手皆拳及入宮武帝開之號拳夫人

大毛公 毛亨善詩經

小毛公 毛萇善詩經

南鄭相 鄭緝家昭國坊南號南鄭相

北鄭相 鄭餘慶家昭國坊北號北鄭相

大鼢孫 孫覺

小鼢孫 孫洙

大鄭公 鄭述祖父子皆爲兗州刺史民歌之有大鄭公小鄭公之號

小鄭公

大南郡 劉之亨劉之遴相繼爲南郡太守士民懷之稱爲大南郡之亨爲大南郡之遴爲小南郡

小南郡

小萬卷 朱遵度號萬卷時有朱昂亦博學號小萬卷

小比肩 陸東美子陸宏與妻蘇氏亦相愛人號小比肩

行秘書 唐太宗出行有司請載書太宗曰庾世南在行秘書也

算博士 駱賓王爲文好用古人名人號點鬼簿

周禮庫 李浩博學禮樂之事號周禮庫

經史笥 許懋博通古今號經史笥

沒字碑 崔協偉儀表而不識字人號沒字碑

禿角犀 唐杜悰出入將相未嘗薦人時號禿角犀

蛾眉班 唐兩省供奉官謂之蛾眉班

無口匏 宋李沆爲相或譏之爲無口匏

下水船 裴延裕文思敏捷號下水船

急灘船 張洎爲學士號急灘船

豐年玉 庚元康爲豐年玉

荒年穀 王稱恭爲荒年穀

折襪線 蜀韓昭博羣藝而不精李台瑕曰昭藝如折襪線線無一條長

釘座梨 唐崔邠才貌俱美時號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裹頭氷

玉界尺 後唐趙光逢以文行知名號玉界尺言其溫粹而方正

温柔鄉 趙后妹合德

解語花 楊妃

肉屏風 楊國忠冬月令伎女圍之號肉屏風

肉臺盤 南唐孫晟每食不設几案使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謂之肉臺盤

肉腰刀 李林甫嫉賢妒能多所陷害衆謂之肉腰刀

玉筍班 唐蔣凝美丰儀朝士號爲玉筍班又李宗閔門生多少俊號亦同

霹靂手 唐裴潾爲司戶不理曹務案積數百刺史趨斷之潾一日而畢時號霹靂手

蜘蛛隱 龔舍兒蛛網蟲因歎曰仕路之爲人網亦如此遂挂冠去人號蜘蛛隱

麒麟楦 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楦

餓鴟隊 隋劉祕子居士不循禮法結黨三百人趨捷者號餓鴟隊

東翅鷁 李藹應舉敏勤絕人號東翅鷁

失窟鼠 唐蘇徵舉止輕躁朱元一日爲失窟鼠

不睡龍 錢鏐作警枕號不睡龍

獨擊鵰 王素升臺憲風力愈厲議者以爲獨擊鵰謂衆官皆退而素猶獨爭也

詩中虎 羅鄴

遼東豕 東漢彭寵自伐其功朱浮曰以子功論子朝則遼東豕也

羊公鶴 晉劉遵祖因殷中君鷹於庾公庾與語大不稱遂命爲羊公鶴

殿上虎 劉安世面折廷諍人目爲殿上虎

飛白虎 李克用十五從征摧鋒陷陣軍中目爲飛白虎

驚蝴蝶 北齊魏收性素輕薄人號驚蝴蝶

伏不鬬 伏湛清靜無競號伏不鬬

生張八 北都妓女畢止生澀人謂之生張八

談天衍 鄒衍迂闊而宏辯齊人目爲談天衍

雕龍奭　奭也文具難施齊人謂之雕龍奭

天口駢　田駢好談論齊人謂之天口駢

錦繡堆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

詩天子　王昌齡云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

詩宰相　杜甫詩宰相

凌霄花　馬慈明因勸李密歸國而死唐主旌爲忠臣門令大其標題見者欵美號爲凌霄花

車丞相　田千秋年老朝見得乘小車至殿因號車丞相

大錢師　龔素善草書伯祖惠融禪師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辨時號大錢師小錢師

小錢師

肉飛仙　北史沈光驍勇輕捷能騎索上竿透空而下號肉飛仙

三不開　五代馬裔入相臨事不決時號三不開謂不開口議論不開印視事不開門延上大夫

聰明泉　殷仲堪與遠公談易遠公愛其博辨曰君辭如此泉涌因號聰明泉

李常在　在姓李人世世人見之不知其名因號李常在

塵垢囊　林公謂王文度爲塵垢囊

白鷳鵡　韓偓與兩使會棋兩使將負姚增即以手壞之偓因呼增爲白鷳鵡

釣鼇客　王嚴光有才不達自號釣鼇客

得霜鷹　張元曰蘇味道如九月得霜鷹

被凍蠅　張元曰王慶方如十月被凍蠅

范履霜　范文正喜彈履霜操時人謂之范履霜

楊三畏　楊畏在熙豐則從熙豐在元祐則從元祐在紹聖又從紹聖時人目之曰楊三畏

小子房　楊淡書生多智孟珙稱爲小子房

劉青菜　劉璽居官清苦人號劉青菜

楊剝皮　五代時閩人楊思恭善聚斂國人苦之謂之楊剝皮

王夜叉　宋王德驍勇過人呼爲王夜叉又王夔爲都統制性殘悍亦號王夜叉

肉簡牌　宋楊愿爲中丞希秦檜意以舉劾人號爲肉簡牌

李鐵鎗　李全

廉孟子　元廉希憲好經學嘗讀孟子聞召即懷以進世祖問之即陳仁義之旨因目爲廉孟子

古今青白眼卷中 十二 傳硯齋叢書

不吠犬　宋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同爲言官無所諫爭人目爲三不吠犬

滿朝歡　宋章鑑爲相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人目爲滿朝歡

洪佛子　洪皓全活飢民甚衆人稱爲洪佛子

細眼奴　文中子謂房元齡曰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爲亂賊

羊鼻公　魏徵

長鬚公　魏許愷

僊荆卿　唐甄弋

酒可郎　唐節度使王諲鼎

醉部落　唐倪若水

癡宰相 楊再思

足穀翁 唐宰相韋貫

僕僮兒 漢劉銖謂李業

盡狀元 明吳偉工冊素武宗癖之稱爲盡狀元

盲宰相 關播

千里駒 劉德 曹休 傅咸 劉曜 張敦 蕭暎
王規 劉杳 王茂 任昉 袁昂 袁曜
馮翊 王淵 崔昂 杜果 李孝伯 元文
遙 李嶠 李榮 苻朗 成王千里 張乾
威 邱仲孚

任職相 後漢杜林

眞宰相 武后謂杜景佺爲眞宰相

黑矟公 後魏于栗

白鼻公 崔日謙

逍遙公 後周韋瓊帝呼之曰逍遙公

一禿翁 田畛罵竇嬰曰一禿翁

望火馬 宋皇祐間士人多馳驟請託有一人號望火馬言其奔趨不暫息也

日遊神 亦皇祐士人號日遊神

鐵補闕 唐楊貽德號鐵補闕

娘子兵 唐平陽公主初聞高祖起兵乃自招集亡命以迎軍號娘子兵

滿頭花 韓侂胄所幸三夫人者號滿頭花

小吳生 馬和善畫人物甚佳時人目爲小吳生

牛醫兒 黃憲父爲牛醫戴良母謂之牛醫兒

鐵笛仙 楊康夫

飛將軍 宋崎康中有李生者慷慨有節氣名震一時號飛將軍

眞御史 張康節爲御史彈論不避宰執時號眞御史

小許公 蘇頲文章出宋制誥多出其手時人以比其父蘇瓌謂之小許公

眞內翰 歐陽修

尹佛子 尹正善爲都督公平仁恕時號尹佛子

張羅漢 張元善畫羅漢時人呼爲張羅漢

賈尉遲 南唐賈崇

曾夫子 曾子固

李貓兒 南唐李德采任大理持法甚峻時號李貓兒

王癩獺 王熊爲澤州都督刑法苛刻時人歌曰前有尹佛子後得王癩獺

李水墨 道士李壽儀善畫人呼爲李水墨

生菩薩 薛口美姿貌性復和恕人號生菩薩

老博士 唐宣宗喜觀書晝夜不休宮中目爲老博士

草上烟京東有驢孕善行名爲草上烟

金剛杵薛保遜

索關雞李林甫狠狡面無和氣國人謂之索關雞

笑面虎王公口性和平居常嬉笑而能手刃掘墓之人
人謂之笑面虎

文中虎謝希深以敢謂楊大年嘉之曰此文中虎
也

人物志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族譜虞世南曰昔任彥
昇善談經術五經筍今宜改爲人物志

一棚鵷歐陽永叔余安道蔡君謨同在諫院時號一棚
鵷任彥昇

五經笥任彥昇

大宛兒賈復稱其子

白眼兒王衍呼裴逸

鐵小兒長孫業諸子

黃面兒唐楊儉蘇時

牧羊兒李信

活卦影日者每畫人物以寓吉凶謂之卦影好爲怪異
米芾嘗俗帽朝衣怪誕不常人目爲活卦影

行中書楊虞卿

獼頰郎武后之高祖武居常頤下下鬚洛人呼爲猿頰
郎

錦衣奴梅聖俞呼謝師直

李鐵面李倫爲開封尹執法人號李鐵面

高手筆陳希閔任刑官非其才每秉筆支頤半日不下
府吏目爲高手筆

羊公鶴女子試鶯能作獨自舞宋遷求其一舞不可得
因號羊公鶴

耿聽聲宋人能聽人聲知人休咎故號耿聽聲

嚴三點江西名醫以三指點問知人受病之原以此得
名

殺虎張元張興祖一參路虎生拔虎髭人號殺虎張

癡漢子唐張方同精神不爽時人呼爲癡漢子

張鐵山張俊敗李成于筠州乘勝追至江州成絕江而
去因呼俊爲張鐵山

小尉遲宋呼延贊以武勇爲衛士直長慕尉遲恭之爲
人白稱小尉遲

三舍人宋蘇頌李大臨宋敏求同知制誥以封還詔書
落職天下謂之三舍人

六君子宋太學生陳宜中黃鎬林則祖曾唯劉破陳宗
上書攻丁大全士論稱之號六君子

四先生宋陳襄陳烈周希孟鄭穆道義相友號四先生

四學士宋秦觀張耒黃庭堅晁補之皆遊蘇軾之門號
四學士

山谷臣齊顯獻被高帝敞既至稱山谷臣

花見羞五代劉鄩侍兒王氏有美色號花見羞

柳儉子唐柳璨博洽人目爲柳儉

方三拜唐方干嘗謁廉倅誤三拜人稱方三拜

書中虎李陽冰篆字人不能及號書中虎

連底清宋連庶字君錫爲人清修孤潔故當官人號爲
連底清

連底凍連庠字元禮庶之弟其淸介與兄不異而加以
嚴肅人號爲連底凍
張生鐵後唐張敬達性剛時人謂之張生鐵

臥龍　諸葛亮隱隆中龐德公稱爲臥龍

飛豹　晉王彌膂力過人號飛豹

臥彪　魏李崇爲將所向摧破號臥彪

瞎虎　後魏谷楷眇一目性嚴忍號瞎虎

雕龍　劉楨才學超羣人稱爲雕龍

繡虎　曹植七步成詩號繡虎

蒼鷹　郅都爲中尉行法不避貴戚號蒼鷹

白豹　唐李全爲御史嚴酷號白豹

黑豹　唐王旭爲御史嚴酷號黑豹

赤豹　唐李嵩號以上三人共號三豹御史

祖龍　秦始皇

鳳雛　龐統

虎癡　許褚勇力絕人而癡軍中呼爲虎癡

臥虎　後漢董宣號

喜鵲　唐竇參爲相子申招權受賂凡有遷除申先知之報人時人謂之喜鵲

水族　唐鄭注本姓魚時人稱爲水族

魚鄭　鄭注

龍文　裴宣明二子并有逸才河東人呼長子景鸞爲龍文子次子景鴻爲龍文

驥子　裴景鸞

杜彪　梁杜龔膂力絕人號杜彪

韋虎　韋敻勇果魏人畏之稱韋虎

顏彪　顏延年性褊急肆意直言號顏彪

李貓　李義府柔而害物時號李貓

程彪　陳程文季爲將號程彪

臧彪　臧厥守晉安政嚴厲人號臧彪

兩鳳　北齊崔陵與弟仲文同日受拜時稱兩鳳連飛

五龍　賈禹均五子號五龍

雙鳳　隋魏卿二子並有才行世稱雙鳳

五狗　唐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爲武三思耳目時號五狗

雙鸞　何朗奢豪與王齊同爲侍中時人謂之雙鸞

兩虎　廉頗藺相如稱兩虎

五豸　唐何唐禹唐詔唐介唐叔相繼爲吏時號五豸

二龍　許邵許虎人號二龍

三龍　蜀李朝兄弟三人號三龍

五鳳 宋白賈黃中呂蒙正李至蘇易簡太宗皆拜翰林承旨號五鳳

四龍 李脩四子皆中狀元時稱四龍

六虎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姤悍時號六虎

六龍 卞紛兄弟六人並登台輔時稱六龍

三狗 魏王謐馮默何時人呼爲亭中三狗

七龍 崔徹兄弟七人

三蠹 梁思韓陸驗徐璨人號三蠹

九龍 北齊王昕兄弟九人風流醞藉時號九龍

二驥 劉嗆王謝世稱二驥

十龍 魏張魯有十子時人語曰張氏十龍儒雅溫恭

三虎 賈彪兄弟三人并有高名號三虎

一龍 管寧華歆邴原三人爲友共號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尾

一鶚 孔融薦禰衡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聖童 任延年十二通三經人號聖童

神父 鮑德爲廣南太守人稱神父又宋澄爲汝陰令亦號神父

聖相 宋李沆

神君 喬知明爲縣令百姓號爲神君

素王 孔子作春秋卯明傳之杜預曰孔子素王卯明素臣

素臣 左卯明

清卿 袁聿修爲太常卿號清卿

清郎 袁聿修爲尚書號清郎

屠伯 漢嚴延年論囚流血數里人號屠伯

漫郎 元結稱漫士及有官人呼爲漫郎

媪相 內侍童貫得幸爲太尉與蔡京內外相倚人稱京爲公相因以貫爲媪相

隱相 內侍梁師成權重內外附之號陰相

香尉 漢雍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號香尉

倦儡 辛孟年七十與麋鹿同羣號倦儡

醉尉 李廣夜行逢尉醉呵止之廣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行況故耶遂稱醉尉

慈君 張湛爲和集令民愛之號慈君

計相 張蒼爲相主郡國上計號計相

飛將 單雄信事李密號飛將

仙尉 漢梅福爲南昌尉因棄家學仙號仙尉

黠伯 皆常袞爲相世謂黠伯言黠黠然無賢不肖之辨

睡相 徐光溥論事爲李曼所娛後遇會議但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睡仙 夏侯隱登山臨水亦閉目美睡人號睡仙

癡姨 符承祖用事姻親皆附之惟目姚姨爲癡姨

醉髡 詩僧可朋自號醉髡
癭相 王欽若項有小疣人目爲癭相
髯奴 王褒奴
鬼才 李長吉
內相 陸贄爲翰林時號內相
花姑 魏夫人弟子善種花號花姑
木聖 張衡馬忠善刻削之巧好木聖
穀伯 晉江泉能多食號穀伯
花師 宋單父種牡丹能變易千種號花師
梅妃 明皇宮人江氏好梅因號梅妃
木妖 唐內臣戎師競治宅第時號木妖
草聖 張旭稱草聖
草賢 崔瑗善草書王隱謂之草賢
書仙 唐妓曹文姬工翰墨號書仙
詩豪 劉禹錫善詩白樂天推爲詩豪
書聖 衛協張墨號書聖
畫聖 楊子華畫馬于壁每夕必踦蹻長鳴人稱畫聖
棋聖 殷子卿馬浮明號棋聖

玉人 衛玠
酒民 皮日休自號
鐵漢 李遵聽外柔內勁稱鐵漢
醫翁 薛翁賣醬於眉邛間善易程子與談服之號醫翁
鍼神 魏美人薛靈芝妙於鍼工號鍼神
釀王 汝陽王李璡自稱
癭王 晉江泉自稱
卯君 蘇子由己卯生東坡嘗稱爲卯君
女宗 宋鮑蘇妻聞夫更娶外妻委順不妬宋君表其閭曰女宗
充隱 恒元僖位恥無隱士使皇甫希隱山林徵之不就時人號爲充隱
莽伯 史寧肥大號莽伯
瑣伯 羊昧狠戾號瑣伯
猾伯 張嶷狡妄稱猾伯
召父 召信臣多德政民稱召父
杜母 杜詩爲南陽太守民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終童 終軍棄繻出關時年甫二十時號終童

傳聖 傅僧佑父子俱爲山陰令頗著能名號傳聖

張顛 張旭醉後以墨捽髮作草書人稱張顛

米顛 米芾

杜父 杜預守襄陽激水灌田民獲其利號杜父

賈父 賈彪爲新息長民貧多不舉子彪按治其罪數年存活數千因號賈父所生

余佛 余崇龜守江州舉家蔬食祈雨有驗民安樂之號曰余佛

趙鬼 齊髮倖有趙姓者號趙鬼能讀酉京賦

郭尖 後魏郭景讓善事權貴時呼郭尖

陳母 陳世卿亦知廣州奏免討口買鹽之害民歌之曰召父陳母兒我二苦

薛婆 唐薛訥與契丹戰甚怯懦虜中呼爲薛婆

蕭姐 梁遣蕭宏禦魏宏怯不敢前魏人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只畏江南有韋虎

呂姥 呂僧珍嘗勸蕭宏知難而退魏人故以爲呂姥

書癡 竇氏子弟皆好武惟竇威尚文諸兄笑爲書癡

錢癖 晉和嶠富而吝號錢癖

水淫 何佟好潔一日澡洗十餘過人號水淫

酒吃 焦遂口吃不能言醉後輒酬答如流時號酒吃

書淫 劉峻博學人號書淫

寶精 王處回初甚貧有相士曰此寶精也後當大富果然

地癖 唐李憕好植田產人號地癖

梅精 唐江妃好梅明皇謂之梅精

妬癡 李益防閑姬妾過嚴人號妬癡

瓶隱 申屠有涯常攜一瓶時身入瓶中世號瓶隱

金穴 漢郭況賞賜金錢甚盛人號金穴

水鏡 龐德公謂司馬德操爲水鏡又衛瓘稱樂廣亦同

書廚 齊陸澄博學不解文義王儉目爲書廚

學府 傳昭仕梁博極古今稱學府

智囊 晁錯　楊里子　魯匡　桓範　杜預

詩窘 高仁裕著詩萬首號詩窘

書庫 隋公孫景茂射策甲科殘書庫

書麁 唐李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書麁

羅鉗 羅希奭

吉網 吉溫

腰鼓 沈中仕齊爲中丞與兄淡深名有優劣世謂腰鼓

醍醐 穆員和粹號醍醐

天閹 魏李庶無鬚人謂天閹

鬼幽 何晏

鬼躁鄧廣

滑八唐口渙通中官宰相每議事使渙達之無不遂呼爲滑八

琴聰僧思聰善琴東坡謂之琴聰

蜜殊僧仲殊辟穀惟啖蜜東坡謂之蜜殊

孝泌江泌性孝族有同名者人稱孝泌以別之

懶瓚胡瓚大師號懶瓚亦曰懶殘

易京漢京房修易號易京

短李李紳形短號短李

小鍾唐鍾紹京乃鍾繇十代孫工草書號小鍾

小陸陸雲

古今青白眼卷下　十一　傳硯齋叢書

小杜杜牧之

大戴戴德

小戴戴聖

大任朱任孜任伋東坡號爲大任小任

小任任伋

大秦唐秦景道與弟暉俱精漢書時號大秦小秦

小秦秦暉

雙珠孟景與弟顗并美丰儀人謂雙珠

聯璧元魏韋孝寬獨孤信爲郡守俱有美政人號聯璧

雙璧魏陸暉與弟恭之并有時譽時稱雙璧

泰山何點兄弟三人并栖逸世號點爲泰山

東山何胤爲東山

小山何求號小山

人彘呂后斷戚夫人手足置廁中號曰人彘

帝豝契丹伐晉卒於道國人剖腹實鹽數斗謂之帝豝

人螭紂

人虎李徵

人梟李定不喪繼母時謂人梟

雁臣北魏南遷以北方酋長畏暑聽其秋朝春歸謂之雁臣

鴉軍李克用軍皆衣黑號鴉軍

竹祖隴西有人百餘歲遇死人輒取竹管中藥救之人稱竹祖

桐君嚴州有人結廬桐下人號桐君

醉聖李白醉後爲文未嘗差誤人目爲醉聖

筆仙汝潁高士每夜作筆十管過此雖官府督之無報也後數十年見者顏色如故時謂筆仙

老慳劉秀之性儉宋武帝目爲老慳

女表羊禕之女佩在母亡不飲食三日而死鄉號曰女表

和鼓 曹刊刑掌樞府馮寵自恣張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時目之爲和鼓

肉凡 明皇時有黃鼠兒性頗機慧帝常凭之以行謂之肉凡

鷄師 有人兒病者持鷄咒之令鷄入病者之所鷄死則府者庭人號鷄師

壁龍 柴紹弟有力能越百尺樓時謂壁龍一云壁飛

大鬍 陳惟寅

小鬍 陳惟允

癖王 盧仝自號

怪魁 陸龜蒙自號

碧鸚 韋詵以女妻裴寬寬時衣碧族人皆笑之呼爲碧鸚

古今青白眼卷下　十三　傳硯齋叢書

李錐 李世哲傾巧事人號李錐

吳猱 吳含靈爲道士居南嶽經旬不飲食好睡俗呼爲吳猱

睡王 契丹主年少每夜酣飲達旦乃寢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筌相 宋陳升之初附王安石及拜相即求解條例司世以此議之號爲筌相

肉譜 唐李守素天策府倉曹通世姓之學時人號之爲肉譜

伏鸞 鄧艾

隱鵠 陸雲

阿母 何承天

麒奴 宋武帝

鬼婆 武后

愚相 袁盎呼申屠嘉爲愚相

儒相 公孫宏

顓童 齊鬱林王

貉奴 陸機

僧傑 隋僧敬脫善作方丈大字號僧傑

醉龍 蔡邕飲能一石人號醉龍

豪友 長安富民王元寶等競以延致名士爲事每科場時文士咸集其家人目爲豪友

擬賢 唐張方罔精神不爽而抗疏論時精彩昂然人呼爲擬賢

乳腐 穆賞于兄弟最凡因號乳腐

氷山 楊國忠號

亞聖 張昪乃張芝弟亦善草書芝爲草聖人因謂昪爲亞聖

狂奴 王晃遇豪客輒呼酒悲吟人目爲狂奴

范寬 范中正爲人豁達大度因號范寬

續命 北齊淑妃馮小憐以五月五日進御因號續命

顧屠 顧子敦肥偉號顧屠

季劍 季瓚爲人俊爽人號季劍

贅叟元結初逃難入山稱浪士漁者呼爲贅叟酒徒呼爲漫郎

筆虎李陽氷善篆寶泉謂之筆虎

髯閻楊存中多髯而好逢迎人號髯閻

鐵嘴五代賈偉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高強儕輩不平目爲鐵嘴

聖君晉曹攄爲縣令歲令縱囚歸省父母至期相率而還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三豪宋杜默豪於歌石曼卿豪於酒歐陽修豪於文世稱三豪

四傑韓范富歐人號四傑

三君漢陳寔與二子紀諶並著高名時號三君

八友齊竟陵王子良與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爲友并以文章見親號八友

謫仙李白高才稱謫仙

醉虎謝玄飲至一石人目爲醉虎

光緒十一年春暮假寇平劉君建伯所藏鈔本付梓六月十九日覆校畢丙湘記

江都嚴寬甫鐫

倣元遺山論詩絕句

垓下凄涼楚聲美人名馬總關情高歌自是文人事却爲英雄寫不平

故鄉歸到樂如何雲氣飛揚感慨多一代眞人推巨手沛中留得大風歌

房中雅製屬紅顏古樂深醇不可攀道蘊若閑詩綺麗也應低首向唐山

千秋劍體柏梁臺各不相關各寫懷已是俗人堪絕倒不妨曼倩又詼諧

聲自蒼涼味自和河梁贈答感人多雕章琢句都無用後事何從更揣摩

別離重愧感行行疏越朱絃可聽却似曲終人不見眼前留得數峯青

綠中詩接羽林郎絕妙歌辭陌上桑舊曲演來新意少笑他優孟慣登場

五噫歌罷四愁新自寫情懷是率貞此調只堪時一見後來刻畫又何人

拉雜長篇激楚聲東南孔雀譬言情若非絕代文人筆誰識關芝與仲卿

金戈鐵馬看交馳鼎足英雄角力時不道老瞞風雅甚還能橫槊賦新詩

論入當塗漢業灰建安風氣一時開仲宣公幹皆能賦終讓陳王八斗才

做元遺山論詩絕句 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日飲亡何寄此身阮公胸次本天眞詠懷忽譯要時意莫把跡狂笑酒人

潘陸爭誇埒可憐腕脆堅宗風當年誰握如椽筆一代騷壇左太冲

坎壈悲歌郭景純遊仙諸詠璨堪存絕憐當日精風鑒荒塚江邊搨石根

五柳先生趣本奇不關人力勁天隨王儀身細傳終難曾絕後空前見此詩

慘澹經營別一家謝公風調獨高華自從蠟屐登臨後山水千秋屬永嘉

逸氣縱橫筆力高定推明遠是詩豪黃河一瀉能千里比似胸中萬斛濤

小謝新詩孰與儔亦饒明艷亦風流憐人好句知多少能使哥奴總不休

家令當年頗有名江郎水部漫相爭爲何八詠樓中住偏襲翻新譏四聲

機聲咿軋意遲遲絕妙情文絕妙詞只解歌行推李杜可曾熟讀木蘭詩

綺麗由來不足珍深隨詩筆屬何人評量心折惟開府春水桃花句有神

昔昔歌成格調低顰波難挽正途迷不應天子還爭勝妬殺空梁落燕泥

六代淫哇古意亡更從漢魏數吾唐曲江伯玉眞高蹈感遇篇篇各擅場

青蓮才筆劇縱橫炯炯長庚萬古明旁掠淵源還可溯鮑參軍與謝宣城

杜陵詩法老宗工今古騷壇一聚空莫道後人工變化有誰能出範圍中

左司座詰挹風流前數襄陽後柳州各有精神眞面目漫分誰劣與誰優

長句篇篇轉韻精高岑王李挹歌行初唐略備當時體風氣才開調未成

次山宗法本陶公質樸依然見古風雅尚不衷俗耳自臨幽澗撫焦桐

絕妙黃河遠上詞旗亭畫壁酒酣時諸公田舍吾寧妄笑指雙鬟是可兒

中唐七律數隨州秀朗風華筆力遒接武後來惟夢得一篇懷古有千秋

詩成尚媿亦教知才大何須用興奇不分當年最慶集即將白傅並微之

吏部才雄氣亦豪精神遠與少陵交誰知剿襲虛心甚推獎偏能列孟郊

昌黎東野鬪新奇險韻爭歸力不遺把讀未完頻咋舌爲他瞠目立多時

張王樂府變新聲別調彈來總可聽造物生才原不測又從昌谷泄精靈

翻新競巧意如何皮陸同時和韻多別有錢郎工送客不勞三麗泪城歌

做元遺山論詩絕句 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雪嶺松州句亦奇義山獺祭未容譏後人只愛綠情作誰解韓碑鑄偉詞

長句吾尤愛老坡風流絕世古無多別從李杜昌黎外更發懸河才浩浩歌

豈眞淺率不成邦說到坡仙意早降我愛唐翁宗杜老人言詩派衍西江

南渡何人號大家劍南翁最有聲華當時不解誠齋叟愛作兒眞捉柳花

鍾鼓合在秀容間集錄中州見一斑莫笑金源文物少遺山詩直接眉山

虞楊范揭舊曾譏斷獄粹花妙可參獨有王孫暎流落又將哀怨賦江南

樂府惟君許自時風流放誕作生涯門前桃李如林立艷絕誰開老鐵花

郁離子是漢留侯鼓吹興朝振末流非世何人稱勁敵青田而外有青邱

湘江春草綠茫茫莫忘茶陵一瓣香偏是後人輕老輩翻教比作夢顒王

信陽北地盡能歌秀骨豪情兩不磨解道高徐無絕響醉人心處不須多

華泉名與李何齊歷下談詩路不迷看到弇州如泰岱一峯橫絕萬峯低

抵掌高談岸幘巾山人流落老風塵同時一任分門戶五字誰如謝茂秦

幾人草際泣秋蟲都傍當時數巨公偏是升菴無附會自成一隊不雷同
黃門高步據詞壇亞玉鏘金作大觀一掃鉛譚餘習盡憑將隻手障狂瀾
詩才詩筆總難全阿好何能瞞後賢底事歐山老宗伯一生傾倒獨松圖
風華聯郁妙相關曲折低徊似轉珊若問梅村誰舉似瓣香應在白香山
瘴雨蠻烟海鎮頭嶺南三老儘風流更憐後起傳佳句柳色依人欲上樓
北宋南施兩詩老愚山畢竟韶全殊獨工五字眞消絕消受漁洋摘句圖
路人猛設造語奇談龍輕薄亦堪咄爲何耳食紛紛者艷鄙明湖秋柳詩
曝書亭集浩無涯學富才豐格律到底不曾瓣綺語教人指摘譏風悔
午亭遙比午橋莊健筆雄才接混茫休譏唐風太寥落世間得髓又天章
別裁僞體有誰如綺語淫詞一例除留得後人津逮在江南一個老侍書
心餘排奡簡齋輕一代龍門竟擅名無那雲松才萬斛不留餘地一齊傾
平生心折兩當軒風骨棱棱似論仙前後觀潮推絕作故應飲手到前賢

山河省文獻委員會印

一枝斑管論千秋放眼終當據上游海內何人主風雅莫教滄海更橫流
元遺山論詩絕句漁洋仿之久已膾炙人口近小倉山房亦有此作牛屋懷
人之句吝蔵石芳師嘗以此題試平陽士竟無作者昨與禹三先生語及先
生便欣然援筆立成六十章揮毫纚纚醉墨淋漓摩遺山之壘而拔漁洋之
幟時方刻先生續尤西堂明史樂府適竣師曰是可與樂府並傳也因附刻
之癸酉立夏日渭城劉汲於太原使院

問蘇小小鄭孝女秋瑾松風和尙何以同葬於西泠橋試研究其命意所在

懼內供狀

戲擬青年上政府請弛禁早婚書

代某校書謝某狎客饋送局帳啓

春人賦

閒蘇小小鄰孝女秋瑾松風和尙何以同葬於西泠橋試研究其命意所在

嗚呼綠楊春雨扁舟鳴漁父之櫂黃葉秋風滿路懸雄夫之旌弔芳魂於何處明月三更話前夢於當年墓畑一縷馮小青本爲情死李香君尙以名俠而況檢點香車盛稱油壁纏綿寶舫別築歌塲若蘇小小者非足增色西湖揚徽北里者耶考其墓址實在西泠橋畔石柱欲圮戶坏累封凄凉埋玉之鄉惆悵銷金之煖荒唐杜牧已隔揚州落拓香山空談湓浦指江山而屢釘閒城郭以皆非數百年來幸留斯塚孰意結褵中之伴雅願效犂聯方外之緣亦思接武附姓名於息壤留事跡於穹碑孝女鄰氏實彰彰者溯其縹釜爨炊嗚機夜織首雖蟊而不飾手已龜而忘疲一啟相依自傲蒼花之節十年不字羞題紅葉之詩女本湘人瘁此未久躓而起者厥惟秋俠秋以不羈之才擯無端之獄紅線久居於記室文姬何憚乎征塵距知縫騎乘傳覺目爲鉤黨遂令爰書驟定同殉於市曹天果閔知人眞愁煞桐城吳芝瑛女士乃携其柩而卜葬焉恰風雖沒亦傑寓學以禪得解脫於刹那什身軀於泡幻莫宏血冷已登無上之天先輕完歸預卜大幽之宅厥惟和尙亦託西泠愚謂一節之長固宜取善三代而下不外好名鄰有表貞之心秋寓呼冤之隱而恰風則學人提倡釋子繼承是可慕也不誠傳耶惜乎鑑湖東望已返靈幡秋社暮開僅存尺碣荒亭落寞榮陽之聲價如何隙地迷糊普陀之名譽老矣而獨此蘇小者一隄常駐百期不磨蕩闊盼之樓臺笑薛濤之門巷莫說美人黃土富圖歷桑海奇觀願留老衲青山永滋悟彭殤小劫

招招舟子

閨內供狀

失名

伏惟陰盛陽衰。巾幗之雄可畏。女強男弱。鬚眉之婦堪憐。裹坤而乃以乘乾。夫綱已墮。治內更衆乎正外。婁道何隆。鳳斯下矣。豈世間多燕趙佳人。敎且同寫。宵宇內。少昻藏男子。戰往古而已然。歎近今之更甚。某本儒生。家傳閫閾。自僧奚如城北。豈期配在河東。號閫內之大將軍。自他有耀。怕老婆之都元帥。舍我其誰。非關南國人柔。倍見北方風勁。鳩盤茶踞。白蓮台上。臙脂虎臥。紅錦幛中。一言觸惱。分明太歲當頭。片諂加嗔。儼似山魈破膽。抱衾稠猶有餘悚。侍飲食總莫妙紐。呆動怒。又何妨陪笑。出必告。似哀猿哽月。反必面。如怒馬齧槽。可駭者平時聲若洪鐘。到婁前而不聞其響。可憐者縱鋤勃然盛怒。入房中而忽改其容。誠何心哉。罪有以也。衆之娘子每抱采薪之憂。卑人獨斷割股之孝。茶湯自進。不同保母之煩呼。藥食親調。豈比梅香之偸懶。體心者意。痛癢相關。敲背搥肩。胶膝不離。比翼之鳥。盡宜乎恩威並用。賞罰兼施。奈何慈悲心不捨半寒。氷霜而居然之容。此閨內之真性真然。眞恐慕之苦衷莫解。不得已而傳之管城子。豬未盡我形容。無可奈何而寄諸楮先生。庶得知予苦楚。聊以澈拙。不敢書名。人各有婁。覩之莫笑。供狀是實。

原評　極情盡致非過來人不能道

終日縱使盈盈秋水但常見金剛努目之時如何潢潢春山不曾有菩薩低眉之日燈影下誰敎你屈體蛇行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人面前可長他大聲獅吼麼幾改之予日望之更可憚者立法尤嚴設刑備至大門閂使丈夫之驚魂墮地小棒槌乃娘子之扑作敎刑馬桶蓋製就圓枷像似中軍之帽裹腳布權爲長鍊寬同綿殮之尸綉房中一箇罪囚即夏禹泣之而奚益黑夜中渾身疼痛縱文王親之而徒傷欲討饒既應鐵鏈相纏將高喊又恐隔墻有耳無奈啞氣低聲學吞炭之豫讓攢眉咬齒等刺股之蘇秦古公何罪寬褊无妄之災陽貨遊恩常慼不孝之德狐犀牙如此鋒銛長頸邊時隱着一箇紫印麻姑爪遺殷利害瘦臉上早現出幾縷紅斑以云困頓不亦甚乎若謂風流未之有也將登山臨水總是驚心弔魄之場卽宴客娛賓尤多蹇步趺前之恐九子寃時時作伴翻剎女剎剎相依既難爲孟嘗君之秦地私逃亦徒爲齊景公之牛山隕涕頗情願削髮而心阿彌或告之吁無所禱也恨不能腐刑而爲閹侍彼將曰曙于女安乎是以生死均難進退維谷從未得吐氣揚眉之日恆抱此囚首蹙額

戲擬青年上政府請弛禁早婚書　失名

政府王爺大人座右。敬稟者。竊以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盡人皆有。況我豬蕃精蓄銳。年已成丁。正宜婚期及時。得趁製造。國民之目的。倘或遲之又久。姑准成婚。竊恐電力既足之餘。無所洩發。其願遂禮數者。將如桑間濮上矣。其假冒維新者。竊稱自由結婚矣。種種怪劇。固不勝言。即或人言可畏。畏子不敢。畏子不奔。而男則目送手揮。精神於無用之地。女則春心暗動。抱疾病於深閨之中。甚且男與男同居。斷袖餘桃。以爲樂。女與女相處。迷離摸朔。以爲歡。將見情實既閉。色心莫遏。凡此弊端。當較早婚爲甚。政府此舉。名爲强種。實則弱種而已。如謂壽元短折。體魄不壯。皆歸咎於早婚。然則男子之貧而久鰥。女子之自願不嫁者。必將壽逾彭祖。體堅金石矣。何以若輩並不聞有特別之壽元之體魄也。昔英儒哲學家斯賓塞爾有言曰。男子二十女子十七八年已成丁。體格一定而不變。可知體格既定。牀第之事。必無得其衛生。今乃限以廿四之期。毋乃太不近人情乎。竊竊諸公。其亦幸而過此時期耳。然回思少年時。其急於求匹之心。想亦與我輩相等。胡爲情遷境遇。浸不記憶。竟強人以所難也。至謂男女早婚。有礙事業。然以朝中大老。任大責重。自應愛惜精神。乃請公當乘暮之年。猶且左擁右抱。而我血氣方盛。寬不能卜室家之好。何其責人則嚴。責己則恕耶。嗟夫。人非草木。誰屬無情。色慾關頭。最難看破。彼夫世間腐物。生而天閹。猶有育不忘親。嫉不忘履之心。況當弱冠之年。正好及鋒而試。而乃故爲限制。不得一逞。其怦怦欲動之雄心。豈非一般青年之大不幸歟。區區之忱。尚祈原宥。務求如越王當日辦法。丈夫二十不娶。女子十七不嫁。罪其父母。庶幾標梅迨吉。不怨愆期。青年幸甚。大周幸甚。臨池瀝墨。無任悚徨待命之至。支那一份子青年仝拔稟。

代某校書謝某狎客餽送局帳啓　失名

綺窗沈愁。金閨寫恨。閒圍天上。惆悵人間。歎纖頭之不來。怨客心之易外。買脂乏力。供粲誰人。環綺陣於花叢。築債臺於香國。金釵叙取。其欲拔錢樹鬱。其將枯。豈者春鳥忽來。飛鈇送賜。婢幄慇懃。巾櫛銘想。冀城金錢。與恩膏而俱下。殊方鈔幣。隨晷唾以偕來。頒百琲之眞珠。香饋待步。受一規之青玉。嘉惠難酬。委聞醴泉無源。流膏靡既。溪川有女。贈珮亦仙。蓬使姊妹。開顏鄰家。歌笑起南都之頌。簫聲勝北里之歡。聲從豈瓊。笈珠囊。蓋藏孔厚。琪花瑤草。枝葉皆春。綃淚千行。感裴公之心印。瓣香一灶。拜管氏之留貽。妾惟有對月雞誠。臨風泥首。化蠶蒸謝。恩之雀。白玉四環。作漢水報德之鮫。明珠一寸。妾再拜。

春人賦

古漢粵易順鼎實甫著

易甫甫觀察駢文詩詞數百首。古艷鮮新。善爲才語。行卷中曾用廻文體成春人賦一篇。今爲分其廻讀倒讀之文。知左倒讀文云。

春人賦一篇。今爲分其廻讀倒讀之文。知左倒讀文云。

晚鶯啼恐多。花開半如畫。懶人春捲簾。脂粉淚滴滾。卯酒尊開午。眠衾風颺少。黛愁眉多。香病肺早。唱纖香暗啼。蛾翠懶上樓。夢中夢。愁舊迎歡新送。幽燈剪曛。斷釵敲重兜。竹簟涼。驚花雨凍不整。鈿螺濕吹簫。氣陽玉擘雙。鉤香倚共又。或落月催歌。留春約舞。錯諱穿針。寒驚換袷。樂遲名佳。茶嫌味苦。倒翠夢圍么。紅按譜。體轉多嬌。疑生偶語。莫恐遲蟬。誰知久佇。鵪歌最同。蘇屬靜風。捻借驚覓。提停鵲鼓。漲撲雲軟。圓瑠月案。挂仍夜卜。客有春迷。紗籠似隔。偶響先舞。遮身案蝶。返指爭鬬車。引塵香。榴艇波微。斜光碧岫。散影藍蒨。暖如障。綠花似薰衣。喧是圍闌。冷窗湖練。遲想跌雙。桃羞頰半。團東青路。浦南亭玩。乃若燕忽。廉窺。裡將綿。裹幔籍。遲眠。廊體轉步。屧去。蜂圍。紘低指。逗愜研。雪柔。顏描管。瘦怨亦將。鯉寵。鏡籠忽。蕪。若乃。琉翠。南浦。踏青。東園。半頰。羞桃。雙趺。想。蓮。綠湖。寫。淨。簡圓呈。暄。衣。薰似。花。錦。障。如。閒。摺。藍。影。散。岫。碧。光。斜。微。波。疊。櫛。香。屧。引。車。鬬。爭。語。迢。蝶。衆。身。遮。睛。先。警。珮。隔。似。籠。沙。迷。春。有。客。卜。夜。仍。娃。案。月。瑞。圓。歌。罷。奠。漿。鼓。羯。停。烟。篤。慵。倩。掠。鬢。靜。翻。籍。局。嚴。獸。鴨。仁。久。知。誰。鬟。遲。怨。寥。語。偶。生。疑。喁。多。轉。體。語。按。紅。久。圖。事。罷。削。苦。味。煑。茶。佳。名。遲。藥。紿。換。慈。針。穿。諱。錯。舞。約。春。宵。歌。催。月。落。或。又。共。倚。香。鬟。雙。擊。玉。甌。風。露。吹。罷。螺。鈿。整。不。凍。雨。花。壓。涼。雲。竹。兜。重。敲。叙。斷。輕。剪。燈。花。送。新。歡。迎。舊。愁。夢。中。夢。樓。上。樓。翠。峨。啼。晴。青。騅。唱。早。肺。病。春多。層。愁。展。少。風。委。眠午。開。尊。醉。卯。淚。滴。常。澆。脂。釀。捲。春人惱。意。如。開半。花。多。恐。啼。曉。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１８
作者＝
页数＝８１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